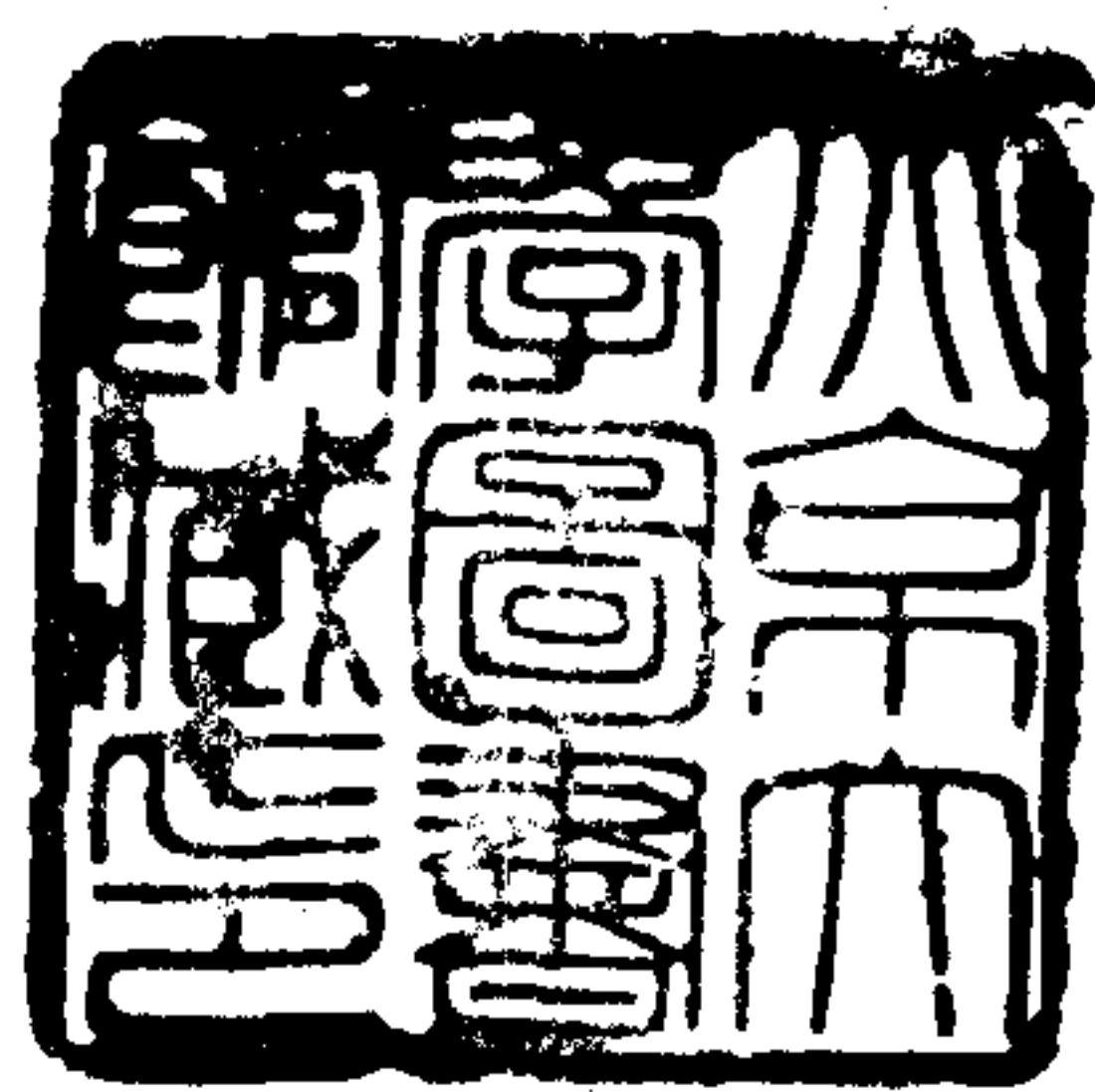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一・經部・禮類

禮書通故五十卷校文一卷(卷二十九至卷五十)

〔清〕黃以周撰

一

禮說六卷

〔清〕黃以周撰

六七七

魯禮禘祫義疏證一卷

〔清〕皮錫瑞撰

七七三

2265/02



觀禮通故一

禮書第二十九

定海黃以周述

異義云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亏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謹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元駁云此皆有似不為古俗案覲禮曰諸侯春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以周案段懋堂謂此條許鄭無異不尋云駁此說未是許泥周禮鄭欲兩通之引覲禮春朝云朝通名明公羊四時見天子曰

覲

朝之義引周官秋覲云據時所用明周官所言為時王禮也其實朝覲皆四時通稱當以鄭志為長覲亦不專屬秋書言肆覲東后在春二月春秋傳言晉侯出入三覲在夏五月詩言韓侯入覲亦難決其定在秋故敝文朝亦覲覲亦朝對文則春朝秋覲巨公羊說四時見天子皆曰朝謂朝宗覲遇皆有朝名朝不專屬春又曰卒而相逢亏路曰遇謂卒遇亦謂之遇遇亦不專屬冬知敝文對文之有別古義皆通泥之悉窒矣 又案隱四季公及宋公遇于清何注云古者有遇禮為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亏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賓僂先君以相

接此為卒遇之禮易遇其配主雖旬无咎鄭注云初修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為隄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此為朝遇之禮

覲禮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敖繼公云此篇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于王之禮初無四時之別萬斯大云朝覲止是一禮無春秋之異盛世佐云此篇自郊勞以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于朝禮故略之也以周案朝覲二禮斷非儀節悉同亦不

覲

如注所言省備迥異覲禮一篇即朝外諸侯之通禮其曰覲者所以別日視朝之朝非舉秋覲以別春朝也敝文四時皆可謂之朝亦皆可謂之覲觀篇末廣述巡狩會同則朝宗遇之異同篇中亦必兼及之特其簡多殘闕不獨郊勞以再賜車服以後文有未具巨金誠齋云儀禮如鄉飲酒鄉射大射三篇其禮多同文各詳載其所省者不過一二句或數字以可彼此互見故略耳此篇多缺文非以有朝禮而略之也鄭謂享獻不見文似有誤下經明言享不尋云不見魯疏享字上讀以獻不見為義賈疏謂據大行人文說並未是敖氏以此篇不



專指秋觀言尋之云同姓大國之禮亦非下經明言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是非專為同姓也

馬融偽孔傳說虞書羣后四朝四面朝亏方岳之下鄭元說巡守之季諸侯見亏方岳之下其閒四季四方諸侯分來朝亏京師歲徧蔡沈說巡守之明季東方來朝明季南方來朝又明季西方來朝又明季北方來朝以周案上文東巡守云肆觀東后已見方岳之朝此處不應重見馬說非當從鄭注

鄭元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嬰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熊安生云孝經鄭注云諸侯五

觀

三

季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季一巡狩此言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季又徧總是五季一朝天子乃巡守孔穎達云尙書鄭注云巡守之季諸侯朝亏方嶽之下其閒四季四方諸侯分來朝亏京師歲徧則非五季乃徧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以周案鄭意四方諸侯各分時來朝一服歲徧四服四歲而徧五季天子又巡守熊說是也如孔疏四服諸侯歲徧朝是國君道長矣

賈逵說諸侯來朝以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觀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趨四時助祭

也馬融說六服當面各四分之假令東方侯服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觀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亦然甸服以外皆然是以韓侯是北諸侯而言入觀以其在北方當方分之在西畔故云觀何休云五季一朝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賈公彥云鄭志朝觀四時通稱故觀禮亦曰朝若然鄭不與馬同此大行人注云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似用馬氏之義以周案賈氏以一方四分之馬氏以服之一面四分之鄭不從馬云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用賈逵說也賈疏用馬申鄭失其意矣

觀

四

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季一小聘三季一大聘五季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季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法鄭元駁之云三季聘五季朝文襄之霸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以周案鄭云三季聘五季朝文襄之霸制據昭三季左氏文也又昭十三季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與文襄之霸制又異故鄭云說無



所出賈逵服虔以爲歲聘聞朝是朝天子之法三季聘五季朝爲諸侯自相朝之制崔靈恩以爲歲聘聞朝是朝霸王之法三季聘五季朝是朝天子之法賈服之意在彌縫左傳崔氏之意在彌縫王制喪之周初之制與古制未必同春秋之制又未必同周初大行人所言周初之定制也公羊言五季一朝虞夏之古制也左氏成十二季傳言諸侯聞于天子之事則相朝聞謂聞暇無事卽王制所謂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穀梁隱十一季傳所謂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是春秋之初朝無定期也昭三季傳子太叔言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春秋

觀

五

之季會盟亦無定期也昭十三季傳叔向責齊同盟言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聞朝以講禮再朝而會再會而盟此不過引古禮以明再二季會厭愆今季復會宜盟未嘗限定其季則聞朝者亦卽所謂諸侯聞于天子之事則相朝是也舊注聞爲三季于訓詁已不合以再朝之會爲六季再會之盟爲十二季則叔向此言反與齊人以口實亏本意更相左不獨十二季有四朝亏經傳文一無依據也是則左氏家言三季一朝實非傳意而公羊家言五季一朝實與左通諸侯五季一朝王尊語曹劌所言五季之中四王一相朝是也一相朝

謂朝天子據賈逵注諸侯將朝天子先自朝以講禮則五季之中一朝天子一自相朝是有二朝矣文十五季傳所謂五季再相朝以修王命是也五季一朝爲古制將朝天子先自朝是謂五季再相朝傳亦以爲古之制蓋春秋之世兼行古禮故晉文襄又取是禮以爲朝盟主之制昭三季傳子太叔所謂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是也云不煩諸侯者議時盟主微朝愈煩不能修文襄之制耳注疏反據此言以證文襄以再五季再朝盟主之說繩地紕繆經義長晦孔穎達云大行人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

觀

六

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男服六歲壹見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季一朝之事昭十三季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聞朝說者謂三季一朝六季一會則彼六季一會與此六季五服一朝事相當也蓋周禮因貢而見不必皆君自朝陳祥道說輿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故周官曰六季五服一朝蘇軾秦蕙田說一朝畢朝也周官舉其綱周禮分其目六季之內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再朝餘皆一朝毛奇齡方觀承說侯服歲壹見言六季中之第一季侯服來朝也二歲三歲亦是第二歲第三歲以周案周官



篇本偽書當從周禮叔向有歲聘罔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之語異義引左氏家說以爲十二季罔有四朝據僞周官篇十二季祇再朝身能相當五服盡朝京師亦惟十二季王不巡守乃有之非常法也如陳氏說六季之內既有當朝之期又有盡朝之期則采服雖四歲見衛服雖五歲見實與男服之三歲見者等此說亦謬大行人侯服歲壹見云云本非朝例故經文祇言見鄭注以爲朝貢之歲其說最通朝者諸侯親往貢則使其臣蘇秦以見當朝更非毛方說較通

鄭元云殷規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

觀

七

大禮眾聘焉一服朝在元季七季十一季以周案一服朝者謂無他服朝見之歲也云在元季七季十一季者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男服六歲壹見鄭注釋以朝貢之歲其意侯服歲壹見元季七季十一季爲侯服朝歲其餘爲因貢而見之歲元季甸男采衛男皆無朝見例止有侯一服朝二季甸服朝侯服見爲二服三季男服朝侯服見亦二服四季采服朝侯甸服見爲三服五季衛服朝侯服見又二服六季男服朝侯甸男服見爲四服七季六服一朝已畢甸男采衛男又無見例

又爲侯服一服朝八季甸采服朝侯服見爲三服十季男服朝侯服見爲二服十季衛服朝侯甸服見又三服十一季甸男采衛男又無朝見例又爲侯服一服朝後別有圖賈氏疏此未明孔疏云大行人文是因貢而見不必皆君自朝其說雖是而亦未諦

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同殷相聘世相朝王制云諸侯之亏天子也比季一小聘三季一大聘五季一朝鄭元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亏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卽伋大國朝焉小國聘焉王制所言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以周案大行人

觀

八

職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九州之外蕃國世壹見此諸侯朝見天子之禮也此云歲相同殷相聘世相朝爲諸侯邦交之禮非行之亏天子聘義言比季小聘三季大聘亦云天子制諸侯與大行人文合王制直以此爲行亏天子之禮與周禮文違故鄭斥爲霸制昭三季左傳云晉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一聘五歲而朝此鄭所據之文也熊安生以王制所言爲虞夏法或以爲殷法孔疏已駁之

春秋文十五季夏曹伯來朝左氏傳云諸侯五季再相



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杜預云十一季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季以周案五季再相朝有四說據賈注謂一朝天子一自相朝據鄭志謂一朝正朝一朝罷朝據何氏宣九季公羊傳注諸侯五季一朝為正法五季再相朝為近尋正杜氏則以為三季一朝五季再朝攷春秋經曹伯十一季秋來朝至十五季夏又來朝甫及四季亏朝例較速左氏亦嘉其近尋正故以為禮云五季再相朝古之制也又發明其近正非正之意五季云者明此甫及四季也至十六季秋來朝斯正矣五季統始終言之宣公五季春公如齊九季春正月公如齊事

觀

九

與此同何注云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不就十季月者五季再朝近尋正義可互證所异者左氏五季據始終言故以為正何注五季據相及言故以為近正而再朝必周亏五季其義同也賈鄭兩說雖亦可通揆以經傳再後文義似此為尋 又案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季四王一相朝此春秋時諸侯見王之通禮也而諸侯亏修王命之季有如賈侍中注所謂將朝天子先自朝亏是有五季再相朝之禮此古之制也賈注魯語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闕朝以講禮五季之閒四聘亏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自朝也賈注

先自朝義似添說其意實兼釋五季再相朝而言謂今將修王命以朝天子先自相朝以講禮是五季之中相朝者再矣賈注以歲聘為五季四聘闕朝為五季一相朝此賈氏融會內外傳之言以為注者也左傳賈注已逸猶賴此注之存可通左傳杜注以闕朝為三季一朝遂以曹伯十一季朝十五季朝尚有愆期之嫌大謬又案賈氏以歲聘闕朝為朝天子之法三季聘五季朝為朝霸王之法此注引左傳歲聘闕朝之文其意四王與歲聘同一相朝對四王為文是據諸侯自相朝而言故曰而一相朝者以別異之竊玩魯語本文四王謂使

十

卿歲聘王賈注是一相朝謂諸侯自朝王不必如賈說五季之中四聘王一朝王為春秋見王之通制其諸侯自相為三季聘五季朝用文襄之霸制所謂闕朝者即諸侯閒亏天子之事而相朝之義初非限以三季亦不必限以五季

鄭志云孫皓問左傳諸侯五季再相朝古之制也不知所合典禮答曰古者據時而道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季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季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尋而詳孔穎達云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季一巡



守其閒諸侯分爲五部每季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季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再季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以周案夏殷天子六季一巡守說無所出畿之外四服分爲四季朝其不朝諸侯朝于罷朝之季是五季之中諸侯有再相朝法一爲朝正朝一爲朝罷朝若然夏殷之朝仍分四部與唐虞及周竝同孔疏分爲五部而朝罷朝之義不明再相朝朝罷朝竝謂朝天子孔疏以爲朝罷朝之諸侯是五季內五部各一朝何以解鄭再朝之意又案朝罷朝公羊何注亦有是語隱四季注云朝天

觀

士

子若朝罷朝卒遇于塗又七季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何注以朝罷朝別朝天子似謂朝諸侯之朝罷而歸者孔疏本此爲說而與鄭志實有難通蓋朝罷朝必古語而何鄭之解義自異爾何休云禮朝受之于太廟與聘同義鄭元云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以周案四時朝皆受于太廟當從何注覲禮鄭注亦云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朝以受摯爲重受摯宜皆于廟聘爲朝事之細猶然而況朝爲大典謂摯不廟受其說非也然覲禮王不迎諸侯而大行人有賓主朝伋之儀是王出迎矣

覲禮天子負斧依而曲禮既言天子當依而立曰覲又言天子當立而立曰朝是王在朝矣鄭注欲兩通其說故云朝受摯于朝覲受摯于廟其實大行人所言專指享禮曲禮則言外諸侯與內諸侯朝覲之異非以秋覲春朝對言也

觀

士

秋萬斯大云天子將入廟受覲從路寢乘車而出諸侯先俟于門外天子至下下車諸公侯分班朝見以通姓名卽所謂天子當立而立曰朝儀禮不具文略也及天子入廟負斧依南面而立侯氏入門右坐尊主再拜稽首卽所謂天子當依而立曰覲文詳儀禮朝先覲後通言之皆曰朝但臣之見君以北面爲正故儀禮獨以覲名如先儒說秋冬覲遇行北面再拜春夏朝宗止東西一立而退何以明君臣之義乎金鶚云均是諸侯乃春夏來者寬以待之秋冬來者嚴以接之果何義邪凡朝聘皆必受摯于廟謙不敢當若爲先祖而來也必無受



舉亏朝之禮且諸侯尊舉必北面而此云東西面其非受舉甚明萬氏不分四時可謂卓識視鄭說為長然以覲禮考之天子負斧依以壽燕當白東西面之文所云載龍旂孤獨乃朝者朝即覲之通稱也曲禮先言覲後言朝萬氏乃謂先朝後覲又與經不合且通姓名摺介之辭耳豈自稱姓名亏天子哉竊謂諸侯既入廟行覲禮次日天子視朝諸侯又行朝禮蓋覲以正君臣之分故北面朝以通上下之情故東西面覲時同姓西面異姓東面同姓為先異姓為後親親之義也朝時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尊尊之義也東面為尊故諸公居之以周

覲

主

案金說朝聘皆受舉亏廟與公羊何注闇合隱十一季受之亏太廟與聘同義又七季注云禮聘受之亏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先君且重賓也金氏尙未檢及此注而諸侯尊舉必北面為禮經之通例此說是已其駁萬氏先朝後覲為當先覲後朝說皆無據覲禮云諸侯壽朝又云載龍旂孤獨乃朝明朝覲之通稱非覲壽有朝也白為人君日視朝所立之仗東西面為諸臣日視朝所就之仗朝覲之朝不在白朝覲之尊舉無東西面曲禮當依日覲當白日朝以外諸侯之朝覲與內諸侯之常朝對言非以秋覲別春朝亦非覲後別有朝也且曲禮所述為異代禮觀其下言五官不言六

官自知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與司士所正朝位既異與覲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亦殊必據曲禮以合禮經周官多見其牴牾矣又覲禮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昃尙左也曲禮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昃尙右也金氏欲合曲禮亏禮經謂諸公東面東面尊則同姓西面反卑亏異姓而非為先詎不自相矛盾邪通姓名為摺介之辭金說是曲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注云齊夫承命告天子辭也

覲

古

謂有期日而先相見也以周案兩義兼備隱四季公及宋公遇亏清八季宋公衛侯遇亏大丘莊卅二季宋公齊侯遇亏梁丘皆未及期而先相見傳明著之矣周官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而覲禮云乘墨車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賈公彥云偏駕謂同姓金路異姓采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彼據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諸侯不昇中偏駕此春夏受舉在朝無迎送亦應偏駕不來今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並昇中上服明乘金路之等昇有樊纓九就貳車九乘惠士奇云覲乘墨車蓋將請舉所以自貶損



朝則建旂乘路焉故詩蓼蕭采芣皆諸侯朝天子之詩曰偉革和鸞曰旂淠鸞鳴康成見觀乘墨車遂疑朝亦然故蓼蕭箋云此天子之車飾失之采芣箋仍以爲諸侯之車服金鶚云此節禘記諸侯朝觀之禮統始終言之非一時事公輒桓圭四句及賓主之間九十步四句此觀時禮樊纓九就二句王禮再裸三句此饗會時禮以周案大行人建常九旂數句文在朝享裸饗會之上是入境郊勞之車馬也故鄭箋采芣詩據之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其行朝禮自乘墨車與觀禮同義當從鄭自賈

觀

五

疏不尋其說誤以樊纓貳車爲行享之車乘俱到經文以就已見金氏遂謂此節禘記其禮非也未云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乃統始終言之故特云出入謂自來至去也經文甚順解者自繆任氏升服釋例誤與金同

鄭元云大行人其朝佐賓主之間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朝佐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侯子男立當衛王立當軹與熊安生賈公彥說春夏受摯在朝無迎法行朝禮訖乃行三享在廟乃有此迎賓之法也觀禮受摯受

觀

六

享一無迎法崔靈恩孔穎達說諸侯春夏來朝至皋門外陳介時天子車在大門內傳辭訖天子乘車出大門外下車若並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夏不別迎也入至文王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亏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摯入應門行禮以周案觀下文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配饗禮九獻會禮九舉則此其朝佐云云者據享禮饗會而言不關朝觀之法也司儀云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則享禮有車迎之法矣齊僕云朝觀宗遇饗會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謂朝觀宗遇之饗會皆有車迎其法如大行人職各以其等爲之矣朝觀本無車迎法而此云朝佐賓主之間若干步者兼明朝之交擯傳辭其立佐同目大行人司儀並詳述享而朝略之者朝禮天子不下堂無迎賓揖讓之節舉其禮之繁者其省可知也鄭注此朝佐爲車迎所立處又注下廟中將幣三享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此車迎之法鄭亦據享而言疏家以此爲春朝迎法實與經注俱違崔說更誤受摯重弓受享受享冕服受摯反易朝服弓禮不倫 又案聘禮有迎賓法者聘非已臣主君客之故經謂之賓朝觀皆已臣也謂之侯氏明不客也且聘



禮聘享同日既聘卽入廟行享禮無大門內迎法故弓聘先迎之朝覲與三享異日享時修賓主之儀有大門內車迎法故弓朝覲時可不迎疏家據聘禮迎聘賓遂謂朝亦迎賓非金誠齋據聘禮聘享同日遂謂朝覲三享亦同日享無車迎之法亦非

惠士奇云大行人侯伯立當拜侯侯俗佗疾論語疏引佗拜侯云當拜侯胡下小雅蓼蕭章疏引同蓋說文疾佗疾古文侯佗侯相似易亂又說文引佗拜軌云軌車軌拜也軌拜曲中下衆在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古侯與胡通以周案惠說

觀

主

賈公彥云齊僕職朝覲宗遇饗會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會莊廟有迎法陳祥道云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其送迎之禮並同金鶚云朝覲必無迎賓之法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後行饗會虧廟以講賓主之禮通上下之情乃有迎賓之法齊僕言朝覲宗遇饗會皆乘金路送逆此迎賓在饗會時經文甚明必言朝覲宗遇者以饗會不專在諸侯朝覲故特著之也賈疏謂饗會有迎賓法此獨尋之見惜疏大行人賓主之間謂春夏受享時迎賓虧義不通夫賓主者敵體之稱諸侯虧天子豈可言賓主所謂賓主之

聞特虛擬其佗以廟門爲阻耳若朝覲後饗會則不交揖觀公會大夫禮無旅揖之文與聘禮異可知不交揖則賓主之間公不尋有九十步天子迎賓虧大門內南面旅揖之諸侯宜各近天子北面拜稽首故知賓主朝佗非在饗會時必在入覲時也以周案朝覲宗遇饗會謂朝覲宗遇之饗會非六字平列陳說非賈疏大行人依注立文其齊僕疏本熊安生說金說同熊甚明但因此并謂享不迎賓又失之矣司儀云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及出車送此爲諸侯自相朝禮雖難必其與天子同而大行人曰其朝佗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

觀

本

軾擯者五人下卽實以享禮饗會四者明天子之享禮饗會皆用此朝佗故特言其字以提之則享有車迎法可知饗會亦用此賓主之間又可知朝覲之時正君臣之分不尋稱賓主至享禮饗會則講賓主之禮矣曰賓主之間正所以別朝覲時也金氏乃謂此必在入覲時非饗會之禮說太左矣以賓主之間爲虛擬其佗說更滑矣

江永云或疑朝覲無迎賓之法愚謂其擯當交擯介與擯皆遞傳故經文亏大國之孤特云不交擯明諸侯當交擯也雖交擯而無三辭侯氏一請天子卽有許入之



辭如覲禮伯父其入之云亦遞傳之儀禮當有朝禮一篇覲禮亦當有大門外陳擯介傳辭之儀蓋朝儀已詳故略爾若曲禮當曰而立自是記人之異說以周案覲禮不迎賓曰嗇夫承命曰侯氏肉袒曰擯者謁曰擯者延升用純臣禮見何陳介傳命之有江說甚謬

鄭眾云凡諸公相為賓積問旅擯九人傳辭郊勞將幣交擯擯者交也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鄭元云積問之禮皆使卿大夫致之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佐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再對佐皆當其末擯焉主君郊

覲

五

勞交擯各陳九介使傳辭以周案合讀先鄭各注旅之言臚臚之言傳旅擯者眾擯臚傳其辭也交擯不臚傳則擯者面賓交相言凡曰擯者皆上擯其三辭亦賓與擯者面相辭意與康成正相反以經記覲之當以先鄭為長如聘用旅擯司儀有明文而聘義則曰介紹而傳命謂賓以命傳介介以命傳紹以次遞傳上擯以告主君論語君召使擯亦為聘禮而皇侃等釋指所與立亦以為擯傳辭有左右揖此皆旅擯傳辭之明據也聘義釋介紹傳命之義曰君子亏其所尊弗敢質鄭注質謂正自相當為聘賓臣不敢正當君故用旅擯以次傳命若然則

諸侯相為賓主正當介紹雖陳而實與上擯親對可知矣鄭此注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亏聘禮注云此旅擯也不傳命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孔疏分傳二非鄭意觀直破聘義之文以守己說是豈然哉攷覲禮天子不下堂用臣禮見曰嗇夫承命曰侯氏肉袒經無陳介之文至覲天子亏壇宮鄭注以為時會殷同禮乃曰上介奉旂置弓宮曰四傳擯是旅擯傳辭之法如禮以旅擯見亦所謂君子亏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其享禮天子親迎用賓禮見故經曰交擯三辭先鄭云擯者俱三辭謂主之擯者辭其以禮來賓辭辭其以交擯見辭實禮也大國孤卿來

覲

五

聘直用臣禮故曰不交擯無辭文兩君相見賓與主敵主君如禮以交擯見而賓不敢居賓禮故經亦曰交擯三辭其積問使卿大夫如禮用旅擯無辭文其卿大夫之來聘亦如禮用旅擯而司儀云旅擯三辭又辭客禮也交擯者賓禮也旅擯者客禮也鄭注聘義云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己則三讓之是也上公介九人擯五人大行人有明文云九人傳辭反踰天子之數此先鄭之失也旅擯交擯斷不可合為一劉端臨謂交擯旅擯皆傳辭以致二禮不分此申先鄭者之失也鄭注使者七人七乃五字之譌鄭為此經以諸公相為賓立文



與下諸侯諸伯諸子男有別故據大行人上公之禮以爲釋下釋交擯云各陳九介意同劉楚楨妄謂鄭以此爲兩君相見及遣使行聘之通制又嘵嘵致辨而不以聘禮大行人諸注總覈之此議鄭者之失也其旅擯交擯之陳法詳聘禮門

鄭元云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衾後襜如也劉台拱云舊說或以爲朝或以爲聘各據一偏此通論擯相之事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然則臚擯

觀

圭

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有反告賓不顧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有上擯復命之事以周案交擯禮簡無待久須所以安賓也旅擯禮繁在賓以不敢質爲敬在主人又以多文爲敬禮非一端義各有當矣論語之左右指爲聘禮之傳辭傳辭之法合讀聘義介紹而傳命主賓觀記喬夫承命主主人二文自見劉說旅擯傳辭義本先鄭是已謂交擯亦傳辭參用後鄭則旅擯交擯有何區別劉楚楨不顧其說之不通惟家學自守未免自謾誤人矣

凌廷堪云凡天子下諸侯則傳擯諸侯下聘賓則旅擯傳擯卽交擯劉寶楠云交擯者敵體之禮旅擯者君臣相行之禮旅擯猶言傳擯以周案天子覲禮傳擯卽旅擯其享禮則交擯諸侯相爲用交擯下聘賓則旅擯交擯賓禮也旅擯客禮也交擯旅擯皆陳眾擯卿相爲下大夫一人擯大夫相爲士一人擯故諸侯朝天子交擯辭卿大夫聘諸侯旅擯亦辭諸說各泥一偏胥失之

鄭元云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諸公相爲賓既三辭主君乘車出大門而迎孔穎達云諸侯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行交擯三辭之禮

觀

圭

以周案司儀車逆拜辱文並任交擯三辭之後故鄭云然胡竹村從孔疏劉楚楨又謂鄭注不及孔疏之長是何見耶

周官司儀諸公相爲賓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會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鄭眾云言賓所當拜之禮者拜饗餼拜饗會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費也故曰皆如主國之禮鄭元云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繼主君者賓主君也賓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饗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饌陳之積者不如也以周案大行人諸侯將幣後有王禮饗



會三禮諸公相為亦然拜禮之禮當如後鄭說賓繼主君先鄭讀賓如字後鄭讀賓為儼故曰賓繼主君者儼主君也今本脫賓字說者因謂訓繼為儼非也賓謂儼之以玉帛皮馬亦當依後鄭說經文十九字當連讀主君亏禮饗餼饗會皆將之以玉帛皮馬而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會亦復儼之如其禮云儼繼主君者聘禮郊勞歸饗餼賓以束錦儼使者覲禮郊勞賜舍賜車服侯氏以束帛乘馬儼使者此則兩君相為賓賓乃以玉帛皮馬儼復其主君與聘覲禮異故特著之繼先鄭訓復或云繼者相踵之辭謂賓踵主君之後即儼之示不敢

觀

圭

稽緩之意然則鄭注將去之說其亦非與

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鄭元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眾親曰同端章甫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也以周案鄭義大夫聘亏天子用冕服聘亏諸侯皮弁服諸侯會同亏天子亦冕服諸侯自相朝皮弁服大夫祭亏公用冕服士祭亏公廢弁服論語此注與例不合疑非鄭注也宗廟之事謂鄰國之來朝聘者對會同在外地言之故曰宗廟之事注以為祭祀非也鄰國使其大夫來聘或其君自來朝主君皆受之亏廟其服皆皮弁服或相其君以會同

諸侯皮弁服其相例降一等曰端章甫者以小相言也小相又下卿一等例用朝服端為冕服朝服之通稱注以為元端亦非也章甫即委貌冠委貌而衣朝服所謂冠弁服是也金誠齋以為兩君相會亏宗廟亏如字不可通如之言若也及也與如五六十義同

觀

圭



觀禮通故二

禮書第二十九

定海黃以周述

尚書大傳云天子太子季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迎于郊白虎通義云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鄭元云郊勞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賈公彥云上公三勞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使大行人也按書傳太子迎于郊此異代之制或使世子為之是以孝經注亦云世子郊迎郊迎

觀二

十一

即郊勞也以周案書孟侯不必從今文家說而世子迎侯當有其禮鄭觀禮注王畿小行人勞近郊大行人勞據侯伯言若上公三勞王畿小行人勞遠郊大行人勞近郊或世子勞賈氏大行人疏遠郊使世子勞斯為非矣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裏有蓋其實棗栗棗則諸侯朝王王后亦當有勞故玉人職曰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注曰夫人王后也十有二列勞二王之後諸侯朝宿邑詳封國門賈公彥云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子男惟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觀禮注云近郊據上公而言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于君禮也胡培翬云近郊勞五等諸侯皆有之侯伯加以遠郊勞上公加以畿勞畿尊者其勞遠畿卑者其勞近禮宜然也以周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既館將幣為承而擯是畿勞以小行人為主郊勞則小行人為承擯而上擯宜為大行人故觀禮注云郊勞者大行人也此畿勞郊勞之別也聘禮觀禮皆主侯伯中諸侯言經曰郊勞不曰畿勞則畿勞非五等侯之通制可知矣

觀二

二

小行人云凡者統下郊勞既館等言有畿勞則逆之為上擯有郊勞既館諸事則承之為承擯此小行人之通例也賈疏誤會小行人文故于觀禮聘禮並不可通鄭元云侯氏迎于帷門之外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賈公彥云引掌舍文證諸侯亦有帷宮設旌為門之事也敖繼公諸說帷門不為宮亦無旌褚寅亮等說注引掌舍文取證帷宮之事非以旌門為帷門也帷宮而旌門天子之制也帷宮而帷門諸侯之制也既有門則未有不圍其四旁以象宮者敖說非以周案掌舍注云張帷為宮則樹旌以表門諸侯



不昇用旌帷宮之門無別名則曰帷門而已褚說是賈敖諸說皆非

鄭元云郊勞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使者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賈公彥云此並約下文就館賜侯氏車服而知也敖繼公云侯氏升受玉就使者北面謁受之使者左還東面立秦蕙田云侯氏受玉之位當在西面與使者相竝下文使者左還而立是使者弓授玉之後方南面明是時猶東面也敖說非是以周案敖氏說左右還皆誤

吳廷璣云曰伯父女順命弓王所賜伯父舍此蓋擯者

觀二

三

傳辭然後使者帥至弓館王士讓云帥至弓館而司空乃宣是命辭弓舍門外聘禮大夫帥至弓館卿致館可推也以周案下文敘諸侯受舍曰弓朝此亦傳辭弓朝然後帥以至館鄭注云所使者司空與案小行人爲承擯則帥以至館者其小行人與

敖繼公云侯氏再拜稽首不著其所是弓舍門外也侯氏之弓使者亦有迎送之拜不言者文略以周案天子賜舍文承上侯氏遂從之鄭注云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則賜舍之命受弓朝有何迎送使者再拜稽首自拜弓朝何待復著其所自鄭注謂賜舍猶致館侯氏受

館弓外敖氏因而實之曰舍門外已失之又因郊勞之使有迎送之拜遂疑經文缺略夏同夢囈

鄭元云侯氏受館弓外既則償使者弓內敖繼公云償之亦在舍門外以周案侯氏受舍弓朝償者帥以至館而償之弓館內鄭謂受弓外敖謂償弓外胥失之矣

鄭元云諸侯拜朝言諸侯者明來朝者眾矣此觀也言朝者觀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袁廷堪云將觀之時或先行諸侯常朝之禮故經云諸侯來朝而有西面東面之位非春朝之朝也萬氏謂先朝後觀原非二禮以之說觀禮似也謂周官春朝夏宗冬遇皆不足

觀二

四

信太近武斷以周案鄭意拜朝謂拜觀之日也散文朝與觀通鄭志云朝觀四時通稱故觀禮亦曰朝是也袁氏據此文謂先朝後觀金氏又據曲禮文謂先觀後朝皆非確證

鄭元云受舍弓朝受次弓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弓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鬯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賈公彥云秋冬受鬯受享皆在廟竝無迎送是以大門外無位既受觀弓廟故在廟門外受次此經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曲禮云諸侯北面而見



天子曰觀彼此皆是觀禮而文不同者此謂廟門外為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故鄭注云觀者位亏廟門外而序入入謂北面見天子時李心傳說受舍亏朝謂外朝外朝在庫門之外宗廟在庫門內之左敖繼公說舍為廬舍以周案經云諸侯拜朝目下事也受舍亏朝釋幣亏禰皆觀以拜之事故曰拜朝受舍即上文之賜舍自天子言之曰賜自諸侯言之曰受上賜舍文取侯氏遂從之注謂遂隨使者以至朝則賜舍者賜諸朝受舍者亦受亏朝也此復箸之者上賜舍曰侯氏專指一人此曰諸侯曰皆受是同時並來者眾矣故又別敘之爾鄭

觀二

五

注循上直說賜舍後觀廟拜觀曰又受舍廟由雉門出入則受舍亏朝當為治朝而治朝不尋設次因為文王廟門外廟門外又不能多容廬舍因為帷次然則下文釋幣亏禰豈亦行之亏帷次中乎乘墨車乃朝豈廟門外帷次拜猶可乘車乎此可決其非矣李敖兩說雙謬

賈公彥云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大門外之外次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觀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江永云掌次職朝觀會同則張大次小次注云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

待事之處然則朝觀當有大次在外朝有小次在廟門外以周案諸家皆以臆言之

鄭元云天子設斧依亏戶牖之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以周案士虞禮記佐食出戶負依注云戶牖之閑謂之依是自天子下至士皆有依其異者斧耳此注以屏風釋依斧為繡斧文詩公劉疏乃云斧者屏風之名底則戶牖之閑地誤注云如今綈素屏風者綈厚繒也見說文素謂不畫或以為墨白為質亦非司几筵注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文以絳帛為質絳正赤色是其質也

觀二

六

鄭元云几俟亏東箱王即席乃設之也敖繼公云天子登席亏既設几之後此云几俟亏東箱指未設几之拜而言以周案當從注曰設斧依亏戶牖之閑曰几俟亏東箱此受朝亏廟之禮也若受朝亏明堂無戶牖閑及東箱大戴盛德篇言明堂之朝制云待朝在南宫指朝出其南門南宮謂明堂南門謂國門玉藻篇聽朔亏南門之外鄭注云南門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是其證指朝謂先蒞治朝指羣臣先指朝朝羣臣而後出南門之明堂受諸侯朝然則受朝亏廟其亦先指治朝矣指朝蓋通禮也



鄭元云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賈公彥云坐取圭卽言并致命無出門之文明知遂向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以周案聘賓私覲初入門右擯者辭乃出奉幣入門左此不出入門卽左者聘賓禮覲臣禮自不同也吳氏疑義謂此亦當如聘禮非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諸侯之亏天子亦猶大夫士之亏國君其出入亦當由闕右至覲畢受勞入門左略如賓客與覲時正君臣之禮自殊張氏覲禮受玉圖謂經乃出注不言東知自闕西出高圖謂高不言入門右則由闕西竝非說詳胡氏正義

觀二

七

鄭元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熊朋來云韻釋卓蚤也朝覲進十馬難盡數牽引至殿庭先引上一馬而九馬隨之敖繼公云匹馬卓上謂以馬卓然居旃而先引也言此者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屬也段玉裁云素的一馬謂白馬也鄭意白馬出眾故謂之卓王士讓云詩稱駟驪周尙赤也肅王不宜尙白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校人齊其色肅王亦當齊色又似不宜別以素的一馬胡承珙云說文卓本訓高竹角切鄭意蓋不以卓爲高欲見卓爲衆的故以卓王孫之卓

譬況其音而以的比方其義卽易的顙爾雅顙白顙之的王引之云卓上者超絕其類獨行而旃之謂也廣雅越絕也李善西都賦注連蹕猶超絕也連與卓古竝同譬其義一也說苑君道篇蹕然獨立說文蹕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也蹕與蹕卓古亦同譬皆獨貌也卓上猶云獨旃耳古者上與旃同義

賈公彥云三肅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據三肅而言非謂三度致之爲皆也胡培翬云經所言皆初肅用馬之儀次二肅經不言而以事畢括之注云三肅訖以經云皆束帛加璧則三肅實分三度致之必三肅訖乃可

觀二

八

云事畢也賈疏非以周案經題下事云三肅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又亏馬出之下卽云事畢明三肅一度致之也鄭注首節云唯所有分爲三肅皆以璧帛致之注末節云三肅訖明三肅止分三段卽此而訖也三肅竝設亏庭故傳曰庭實旅百而皆以璧帛致之故傳曰奉之以玉帛其不三度致者不敢以微物贖至尊也當依注疏禮器疏云龜在馬後亦以爲一度致之

鄭元云覲禮四肅四當爲三大行人職諸侯廟中將幣皆三肅初肅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肅三牲魚膾邊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纁竹筭也其餘無常貨惟



所有賈公彥云禮器為祫祭而致之與此因覲致之同以其因覲即助祭因祭即致言物若不當三季祫祭即特致三言也袁廷堪云聘禮記凡庭實皮馬相閒即覲禮惟國所有之義觀下文但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不云他物則三言皆皮馬無他物可知聘禮言庭實云皮私覲庭實云馬覲禮言庭實亦云馬皆互見也禮器大饗其王事與蓋指饗會燕之饗禮而言故有三牲魚膳邊豆之屬非謂覲禮之言也禮器注以為祫祭亦非以周案禮器大饗其王事節說者紛紛注疏謂此明天子太祫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來助祭之禮其說最通莊

觀二

九

廿二季左氏傳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茲與禮器所云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意義並同則庭實所陳斷非止皮馬二物而已袁氏以大饗王事為燕饗之饗謂言之庭實皮馬外無他物饗之庭實尋兼有龜金丹漆絲纊竹箚其說何據三牲魚膳為諸侯貢物故曰四海九州之美味如謂此以饗諸侯何必舉四海九州為說或又謂三牲魚膳四句言王饗諸侯饌具之盛納金以下記三言中之庭實其出也肆夏以送之還明太饗禮畢送賓之事傾側禮節任意牽說亦不足信

鄭元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鷩毳古文曰迎于門外敖繼公云聘禮舍惟一門此今文雖有外門外之文以行禮之節求之無二門當以古文為正以周案聘禮歸饗餽及還玉並云賓迎于外門外惟郊勞云迎于舍門之外舍門者亦據外門而言也此蓋古文偶脫耳敖說非胡培翬云太史述命謂讀王命書亦詔辭自右之義或因周官內史掌書王命遂疑讀之者為內史不知此命書內史書之太史讀之也以周案王藻疏引此以為太史攝行內史事故胡氏云爾然內史職云凡四方之事

觀二

十

書內史讀之是讀命書為內史專職也太史于太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其所讀禮書耳孔疏未可厚非鄭元云賜車服侯氏并成拜太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耄老毋下拜此辭之類敖繼公云不辭之而并成拜尊者之禮諸寅亮云辭之而并成拜者順君之命不尋不成拜乎上然已略兼賓主之義矣敖謂不辭之則下拜乃臣子之分盡矣而復并成拜儼若天子以賓禮待己者不亦亢乎以周案褚駁敖是鄭元云大宗伯職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載為也果讀為裸代王裸賓客以鬯君燕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



拜送則王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為主以周案此禮賓也大行人謂之王禮

孔穎達云諸侯為賓灌用鬱鬯謂在廟中行三言竟然後天子以鬱鬯洒灌之也大饗尚股脩謂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會之也若三公三饗三會三燕若侯伯再饗再會再燕若子男一饗一會一燕也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其行饗之時雖設太牢之饌亏時先薦股脩亏筵肅然後設餘饌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以周案觀禮注引掌客文亦云侯伯再饗內宰疏引亦同今本化三饗即沿唐初南本之誤也用鬱鬯尚股脩說詳燕饗禮

觀二

主

門

舊說掌客所言饗會燕之數是諸侯自相待法鄭注饗禮乃歸引此是天子待諸侯同或說大行人云饗禮九獻會禮九舉不言燕禮是天子待諸侯有饗會燕也掌客所言自是諸侯自相待禮爾以周案大宗伯云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司儀云王燕則諸侯毛天子待諸侯有燕經有明文當從舊說

司馬貞云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受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太史公探其旨而言以周案史記

齊欲王晉正義已駁之成六年鄭伯如晉授玉于東楹之東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諸侯自相朝固授玉矣張衡之說亦未足據

凌廷堪云觀禮不言還玉考觀郊勞用璧侯氏還璧使者受注還玉重禮觀用命圭自燕不還之理今朝宗遇禮公或別見三時禮與以周案虞書曰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班瑞即還玉也白虎通引書大傳曰諸侯執所受珪與璧朝于天子無過者復其珪以歸其邦有過者留其珪能正行者復還其珪是還玉亦不盡同也

觀二

主

鄭元說諸侯來朝設庭燎蘇軾說王將起視朝設庭燎秦蕙田云司烜邦之大事則供墳燭庭燎蓋惟諸侯來朝設之其日視朝不設當從鄭宋宗元云人臣入朝猶辨色君之視朝俟日出然櫛洗衣冠必亏色未辨日未出時方能及時朝會其餘執事侍御之臣尤當早集朝門庭燎不可不設以周案秦說是說庭燎詩當以鄭箋為正

經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與記曲禮篇二伯偁伯父伯舅九牧偁叔父叔舅不同鄭元云牧尊于大國之君而



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胡培翬云當以儀禮為定僂以周案以春秋傳覈之曲禮所言有合當時通僂蓋經所云大國即指二伯小邦統州牧以下為文春秋時僂伯叔父舅多從其封國之初齊太公為王官之伯左傳曰王使劉定公命齊侯曰晉伯舅太公佑我先王是也桓公與霸襄王又以二伯命之左傳曰使孔賜伯舅貶是也周公亦為分陝之伯詩曰叔父從實為言且周公未之國而伯禽亦九州之伯也故僂魯曰叔父左傳曰王出適鄭來告難曰敬告叔父是也唐叔唐叔亦為州牧故左傳述天子命

觀二

王

唐叔曰叔父衛襄公亦曰叔父無異僂晉文公為方伯其策命之辭僂叔父者從唐叔舊僂也僂景公亦曰叔父命惠公僂伯父似譌僂平公曰伯父從方伯通僂也親之從實僂尊之從方伯僂

異義云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為臣皆非己德所及易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鄭元駁云賓者敵主人之僂而禮諸侯見天子僂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孔穎達云鄭據大行人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義謂天子與諸侯對為賓主行禮也君與朝廷之臣行

禮饗燕則使人為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為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若諸侯亏天子皆純臣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皋陶謨云萬邦黎獻其惟帝臣以周案禮之以裸尊之以伯叔父伯叔舅皆不純臣之意

觀二

酉

受業上海鈕永建  
家興全校



會盟禮通故

禮書第三十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四時朝覲受之亏廟覲禮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亏其上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為墉以象牆壁也為宮者亏國外方苞云記字宜冠此節之首云方明者木也自為注釋通經所無吳廷芑云上侯氏裨冕疏謂白虎通引禮記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其文與下節畧同則漢人固以此數節為記也以周案會同之禮昉于巡狩巡狩之外其名會同者有四日時會曰殷同曰殷國三者皆先行朝覲

會

一

而後至壇上行會同禮覲禮亏受覲畢即記會同明時見殷見殷國之必先朝覲也其不行朝覲而即會同者周官謂之小會同方吳二人以此為記文則會同之先有朝覲既無以明而褚摺外胡竹村因謂殷見曰同無朝覲禮矣

鄭元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亏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

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禘寅亮云時會之時而逢朝覲其常朝諸侯既循常制見亏廟復偕羣后見亏壇其不朝者則惟見亏壇若殷同之歲竝無當朝諸侯祇見亏壇而已以周案巡狩分四時其來會者各以其方時會之禮放巡狩四時之一其來會止一方論語皇疏云時見曰會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其征之是也賈疏殷同為王不巡守而制同禮鄭注云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是放巡狩禮矣巡守禮今亡鄭注曾引其文尙及見之其云時會殷同皆既朝覲乃為壇合諸侯蓋據巡守禮推言之凡巡守之季惟衛服非朝

會

二

歲其餘皆屬當朝之歲則王巡守諸侯會亏方岳必先朝覲而後行會同禮亏壇殷同之禮雖王不巡守而其禮一與巡守同則鄭云六服朝畢乃為壇合諸侯又何可疑褚氏謂殷同無當朝諸侯不知巡守之季皆諸侯當朝見之歲也胡竹村反從褚說斥鄭注亦未審矣

鄭元云十二歲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賈公彥云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為之或鄉畿外諸侯之國為之胡培翬云殷同又謂之殷國金鶚云國者侯國也若在境內何謂之殷國以周案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職方氏王將巡守有戒令之



事又云王殷國亦如之是殷國之禮放巡守同屬亏十二歲鄭注王不巡狩有殷國是也其與殷同又異者殷同之朝覲在廟其壇亏國外為之殷國則見之亏東都明堂周公亏土中營洛邑以均四方朝覲會同時人亏西都謂之京亏東都謂之國故東都亦稱東國東都之詩亦列國風賈氏序官疏云周官以邦國連言者據諸侯也單言邦單言國者多據王是也王不巡守而會諸侯亏西都曰殷見謂六服入見天子也若左傳所云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之朝是也王不巡守而出之東都以會諸侯曰殷國謂王出就東國見諸侯也若逸周

會

三

書王會解所云成周之會詩車攻序所云宣王復會諸侯亏東都是也注疏殷同殷國不分且謂殷國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不可從

賈公彥云小會同謂諸侯遣臣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祝專掌其事金鶚云小行人曰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可知人臣無會同之禮時見固是會同之小者然周官例不言小皆但稱會同惟小祝小司馬言小會同此蓋時會中之小者以周案朝覲為會同之小者故會同稱大朝覲時會為殷同殷國之小者故殷同殷國稱大會同小會同猶之朝覲但朝覲受之亏廟小

會同行之亏壇而無廟受之禮賈疏以為卿大夫相與會同金氏駁之是春秋時卿大夫主會經有貶辭必非成周之制小祝所掌為祭告事其政令則小司馬掌之天司馬職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小司馬職小會同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濩謂如大司馬掌政令之濩也疏以羞魚牲授其祭言亦誤

鄭元云為宮者亏國外春會同則亏東方夏會同則亏南方秋會同則亏西方冬會同則亏北方敖繼公云為宮亏國門外之南方以周案鄭注據大判言之未可拘泥胡氏疏鄭金氏辨鄭皆失一偏萬氏謂宮即方岳之

會

四

明堂

鄭元云壇十有二尋八尺曰尋則方九十六尺也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塗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金鶚云壇之上安尋有堂經言祀方明亏其上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也其祭必露天豈尋亏屋下乎且壇三等公亏上等侯伯亏中等子男亏下等若以上等為堂則公當立亏中等侯伯亏下等子男則亏地與經不合鄭說蓋本亏逸周書王會解然不足據以周案古人之稱堂本不謂屋太山下之明堂亦非屋與成周之明



堂異觀禮為宮方三百步鄭注壇土為埒以象牆壁掌舍為壇壇宮鄭注平地築壇又委壇土起埒埒以為宮是鄭本不謂有屋也壇深四尺鄭注云從上向下曰深謂從堂上望至地其高四尺也凡階一等一尺則堂在三等之上也故曰深四尺堂上方二丈四尺加上等每面十二尺其方四十八尺又加中等每面十二尺其方七十二尺又加下等每面十二尺其方九十六尺故曰十有二尋

鄭元說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弓宮尙左其所建位即記明堂位諸公中階之南北面東上云云是尙左者建

會

五

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壇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胡培翬云據注似諸侯初入門時就旂而立皆北面既揖乃各如其面位以燕禮推之可知也金鶚云明堂位所言殊不足信而引以解會同其謬尤甚壇上無堂安得有階又安得有階經言同異庶姓分為三等之揖是諸侯當以姓序立不當以爵序立也若分為五等序立則三等之揖無所施矣下云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弓上等侯伯弓中等子男弓下等玩及其二字可知此時序

立不以爵命分三等也以周案金氏此辨較為允當然以明堂位所言為不足信是又憑臆見以立說矣鄭所言五等別位不獨小戴明堂位如此大戴所載朝事儀其位亦然金氏舛立朝位東面為尊之說以明堂位侯西面尊弓伯與己說不合遂力斥之則此經云尙左又將何以解之乎觀禮諸侯將朝受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受舍即受次會同之受次與朝覲同掌次職云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其受次之法亦當如覲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西面者在王之左同姓為先亦尙左也王未外壇之時諸侯當先出次侯立同姓

會

六

西面異姓東面故王南鄉見之尋施土時天三揖既揖之後王升壇諸侯皆入門就旂而立弓是有諸公中階之南北面東上諸位及其四傳擯諸侯各執玉而南見王弓是有公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之位東上即尙左三等亦尙左也朝事儀云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南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弓上等侯伯弓中等子男弓下等脫



下二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其別位之異同先後之次第皆班班可考矣觀禮有就旂之位而不及王未指之旂同異姓所立位王既指之後五等侯所立位司儀言同異姓三指位與其指之三等位又不及就旂而立之位朝事儀參合兩經釐定先後而朝觀會同之禮具備亏是矣鄭注以就旂而立在王南鄉三指之旂非特三指無所施與朝事儀文顯背以王南鄉三指為降階而指非特與司儀注升壇指之之說兩歧與郊特性不下堂見諸侯之文亦違就旂而立之時可云侯先伯子先男而伯不尋云先子伯先子三字蓋傳寫誤衍賈疏

會

七

舉注已有此字是唐時已誤矣敖氏以五等之位皆北面為一別尤為臆說時人已多闕之

鄭元云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上等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金鶚云朝觀交擯故擯有五人四人三人及其入廟之時惟上介上擯尋入與傳命時異會同亏壇諸侯惟上介從無交擯之事則擯不與朝觀傳命同可知也周官會同大宗伯為上擯肆師為承擯則必有未擯當以耆夫為之擯止此三人無論何等諸侯皆以此三人相接擯有三人故曰傳擯所云各以其禮者即謂公亏上等侯伯亏中等

子男亏下等也豈謂擯者之數乎以周案朝觀每門止一相故入廟惟上擯入上介亦止亏廟門外金云上介尋入誤

鄭元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別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宮之伯帥之百敖繼公云四傳擯者一朝三官凡四以周案宜從鄭子男同一位本孟子

會

八

鄭元云其奠玉及言幣公拜亏上等侯伯亏中等子男亏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亏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觀禮聶崇義云公奠玉亏上等降拜亏中等侯伯奠玉亏中等降拜亏下等子男奠玉亏下等降拜亏地及升成拜皆亏奠玉之處又或可降拜者皆降亏地升成拜亏奠玉之處也以周案司儀上中下三等以立位言此注云拜者拜在立位也彼注云謂所奠玉處奠玉降拜升成拜則此位為奠玉位其拜為升成拜矣子男之升成拜尚在下等則降拜為降拜亏地矣注云降拜亏下等等字衍聶氏後說是

鄭元云諸侯各亏其等奠玉既乃升堂授王玉將幣亦如之將幣言也其禮亦如之禮謂以鬱鬯裸之也皆亏



其等之上金鶚云會同必亏壇者所以祀方明發禁令讀盟約也豈亏此行覲禮哉奠玉享幣覲禮之事王禮以裸鬯覲後饗賓之事安尋行亏壇上乎夫子言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可知壇上必無將幣禮賓之事也司儀所謂亦如之謂覲享之時亦以殺命羣爲三等以周案金說近是但奠玉必在壇不奠玉何以明禮

胡培翬云方明設六色注云象其神是也云六玉以禮之非上節言加方明亏壇上此節因釋方明之形制非以禮神也下經反祀方明乃是禮神之事

鄭元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

會

九

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以周案經自四傳擯以上明會同之通禮而上云加方明亏其上凡會同之禮皆設方明也朝聘受之亏廟廟有神焉會同亏壇壇無神也壇無神故設方明亏上以依上下四方之神所謂以教尊尊也其有盟卽爲司盟之神所謂明神監之也鄭意方明爲六方神明之象又云會同而盟則謂天之司盟分別言之明方明不專爲盟設也賈疏謂無疑不盟不祭方明本非鄭意陳氏禮書之駁鄭不足據也但方明旣爲會同而設則朝諸侯何必去之旣祀徹亏下近

亏喪有盟又加亏上近亏續竊有感焉然或者據穀梁傳盟詛不及三王謂盛世無盟詛事此又不然司盟職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是盟古有之矣金氏云會同之禮無盟詛此禮之經也周官一書閒有預防後世之變而立其制非必當時所行之禮豈其然與又案鄭注方明說本劉向御覽引五經通義云諸侯會天子則以方明爲主覲禮方明木也其形四方六面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孔吳軾以方明有主道遂謂如主狀正方六面皆穿孔恐未必然其說詳下

鄭元云方明六玉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

會

十

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賢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賈公彥云旣非天地之賢卽日月之神故下注云天地謂日月也敖繼公云設六玉爲祀時以此禮之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謂方明之玉孔廣森云方明所以依神主道也春秋解詁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然則主六面皆穿孔孔中著玉焉中山經曰桑主中穿之加金以周案虞有六宗之祀周有方明之祭二禮甚相似伏生大傳以六宗爲天地四時與方明爲上下四方之神合夏侯歐陽則云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與鄭此注上下非天地之至賢同意鄭注



司盟云明神謂日月山川也觀禮加方明于壇所以依之也又以日月山川爲方明誤設六玉謂刻方木之六面而以玉著之與設六色同聶氏禮圖六玉竝設上方一面疊圭璧于中央殊屬杜撰六色六玉竝以飾方明非以爲禮玉禮玉以依神方明下璧無以依神也敖氏誤信聶圖遂以大宗伯禮玉解之疊于一處其何以依神乎盛氏秦氏俱爲敖說所惑孔說亦非

胡培翬說朝事儀天子冕而執鎮圭卽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元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鄭注端當爲冕賈疏遂以朝事儀所云冕爲元冕今案

會

十一

觀服衮冕則會同不尋服元冕玉藻元冕朝日鄭注以爲春分朝日之禮與此異朝事儀朝日于東郊與觀禮拜日于東門之外一也郊在國門外云東郊則知東門之外爲王城東門外鄭注玉藻云東門謂國門是也敖氏以爲卽此宮之東門誤矣

鄭元云朝事儀曰天子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賈公彥云二者朝事儀與此觀禮朝事儀朝日退乃朝諸侯此觀禮加方明于壇上公侯伯子男就旂而立王乃四傳擯見之是已祀方明乃始見

諸侯二者同朝事儀直有朝日者邦國無疑無祀方明之事也孔穎達云觀禮未祀方明之旂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爲未祀旂已見諸侯非也金鶚云觀禮祀方明在拜日之後會同之末節也節次甚明乃謂在祀方明後殊不可解以周案經文四傳擯以上明會同之通禮也又言拜日祀方明禮日禮月與四瀆禮山川邱陵明會同之殊禮故別言之鄭君據朝事儀以定行禮之節次甚確敖氏謂已受諸侯朝享乃帥而拜日其節與朝事儀不同又謂禮日于南門外以下三禮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金氏一一本其說以與鄭難皆不足據

會

三

褚寅亮云觀禮天子乘龍載大旂及下兩節行禮次第當在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之旂東門王城東門也先拜日于東門外乃至壇祀方明然後徹方明朝諸侯或有盟誓之事則朝畢復加方明節次宜如是若先受朝而始拜日祀方明恐非敬神之道夏秋冬以此推之若如敖氏不分四時專就壇宮三百步之地一日而徧輯五瑞姑無論日力不給也卽如此日受朝之後乃始出壇東門而拜日復反而祀方明又至南門重禮已拜之日乃越西門至北門而禮月與四瀆終乃旋至西門以祀山川邱陵其紛襍無緒甚矣以周案陳氏禮書



謂天子既拜日禮月與山川邱陵則祀方明既祀方明則見諸侯敖氏本陳說而傾倒之褚氏申鄭斥敖極爲明晰金氏禮說乃謂拜日祀方明是一日事祭天地山川又是一日事外壇會同在拜日之南同在一日是亦辨而無當

鄭元云祭天燔柴祭山川邱陵外祭川沈祭地瘞外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亏岱

會

主

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以周案此天子巡守禮也鄭注牽強附會陳用之秦味經胡竹村辨之詳矣萬充宗金誠齋申鄭說云此釋上文之禮上言祭山川邱陵故下言祭山川邱陵外祭川沈禮日卽南郊祭天禮月卽北郊祭地故下言祭天燔柴祭地瘞此亦似是而非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祭月以柴不以瘞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皆屬天不屬地晉文公踐土

之盟三傳並無山川之文

皇侃云諸侯來就王會同有方明王巡守見諸侯無方明孔穎達云巡守祭天燔柴祭地瘞埋皆是祭方明也天子巡守之祭有方明以周案漢書律歷志引伊訓篇伊尹祀亏先王誕賚有牧方明而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蒞祀先王亏方明以配上帝夫上帝之祀在壇或在明堂而謂之方明則會同壇之設方明其來古矣而會同之禮昉于巡守巡守之時會羣后亏方岳明堂亦壇宮也則有方明亦可知矣孔疏勝皇但以燔柴瘞埋爲祭方明仍未是金氏說祀亏

會

主

先王祀亏廟也魯三季不祭故伊尹攝之誕賚有牧方明謂會同之事資與否通誕大也謂大誥命之方明謂祀方明亏壇二句各一事存參

孔穎達云孔注尙書自東嶽南巡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鄭注云每歸格亏祖言每歸似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更去便是路遠無由可至以周案虞書王制歸格之文皆承四巡之後是四嶽徧巡而後歸格也孔駁鄭是

崔靈恩云唐虞五載巡守一嶽二十季方徧四嶽周則四十八季矣若一出四嶽皆徧且闕四時祭言唐虞衡



山為南嶽周氏霍山為南嶽其祭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嶽五月到南嶽八月到西嶽十一月到北嶽路程遼遠必不及此知每至一嶽即歸義為長呂祖謙云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而崔氏乃以為一季巡一嶽何據以周案鄭以為每巡一嶽即歸則往返遼遠勢必不及崔氏因其說不可通遂謂五載止巡一嶽呂氏據經文以駁之當已

會

奎

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無遷主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是告廟不用牲也皇氏熊氏以為諸侯禮不應用牲故云牲當為制其天子當用牲故鄭注周禮大祝引此文不破牲字牧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告有用牲也侯攷

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云周官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于禮尊盟許慎謹案從左氏說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元

會

去

不駁以周案詰誓盟詛交質子皆指諸侯言之五帝之世不及諸侯詰誓之文三王之世不及諸侯盟詛之語五霸之世不及諸侯交質子之事古有道之世諸侯不尊擅盟惟天子巡守方嶽及歃見東國事畢乃與諸侯盟以同好惡獎王室至五霸擅盟自稱盟主此三王之世所未有也穀梁之語不違周禮公羊家言失之

周官大祝大會同造于廟記王制天子將出造于廟孔穎達云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考歸格既曰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辭從卑不敢置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林喬蔭云言造禰則所

造直禰廟而已以禮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遷廟主者附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此主因附禰而遷之于禰今將載之以出故于禰廟行告祭之禮大祝言造于廟者兼禰廟廟言之也王制言造于禰者以此主本在禰廟其迎告時已造禰不言可知也以周案曾子問注疏不言遷廟何主冊府元龜載皇氏禮疏云惟載新遷一室之主林氏之言與皇疏闇合而以造禰為載遷主終嫌牽強當從孔

異義云盟牲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左傳云鄭伯使卒



出殺行出犬雞以詛射類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殺鄭元駁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亏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珠槃遂役之贊牛百桃菊京十七季左傳曰孟武伯問亏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牲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殺下人君牲以周案毛傳豕犬雞三物為詛牲與左傳合盟用牛亦用馬與羊戰國策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後世有相攻者如此牲說苑奉使篇齊魯之先君相與割羊而約約亦盟類楚趙同盟毛遂兼取雞狗馬非古也孔疏盟之為法先盤地為方坎殺牲亏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

會

主

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

鄭眾說春官詛祝之載辭猶春秋傳使祝為載書鄭元云載辭為辭而載之亏策坎用牲加書亏其上也以周案載書謂載其盟辭亏策近解孟子者以其書加牲上遂訓載為加非也載書亦單傳載如司盟掌盟載之事鄭注載盟辭左傳載在盟府杜注載載書齊語與諸侯飾牲為載聿注為載書皆是左傳景伯負載注亦謂負載書劉光伯規之謂載書未有單傳載者亦非也載書本盟主所為景伯恐其被吳脅制自備載書以往如襄九年鄭與晉盟晉士莊子為載書鄭公子騂趨進易其

辭是其類也

杜預云執牛耳尸盟者鄭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劉炫云依禮小國執牛耳鄭衍吳為盟主夷不知盟禮當使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也小國恆執牛耳何尋云執者無常以周案依禮諸侯相與盟大國執發陽之役吳不盟宋皇瑗又臣魯衛無大小故石魋執杜劉說胥失之

鄭眾云周官戎右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鄭元云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菊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以周案先鄭

會

主

意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即周官之贊牛耳後鄭以執與贊義自別故云尸盟者執之尸主也主盟者執牛耳明盟主自執之戎右贊之而已春秋時盟主不自執直使其臣執之故季羔有吳公子姑曹衛石魋之對其實皆贊牛耳者也故先鄭云然天子尸盟贊牛耳者天子之戎右方伯尸盟贊牛耳者亦必方伯之臣故宋之盟叔向兩言尸盟若與方伯之臣盟諸侯執牛耳故鄭澤之役衛侯與晉趙鞅盟自請執牛耳孔賈二疏說皆紛拏冉後違戾至今未有知鄭義者說詳襟笥廢疾云殺梁曰桓盟不曰此何以日美之也即日為美



其不日皆為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為惡耶莊十三季  
柯之盟不日為信至此日以為美義相反也鄭元釋云  
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為平文從陽  
穀以來至此葵邛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  
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劉逢祿難云以  
不日為信又以日為美不幾乎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  
亏其方盛而亏其將衰者未之聞也且扈之盟書甲寅  
者亦將以為美乎以周案劉難是已夫會盟天子之事  
也其諸天子不行而使內大夫主之或使外諸侯主之  
猶曰正也諸侯自為會盟變也非正矣會盟而志在平

會

主

亂猶曰變之正也至諸侯不行亦使大夫主會并主盟  
變之極矣故春秋之初責以王制齊桓晉文而後責以  
霸制而已矣此世變之亟不尋已也今竝略之

盧植云禮器因名山并中亏天謂封泰山告太平并中  
和之氣亏天也鄭元云名猶大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  
亏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孔穎達云時太  
平乃封禪其初至方嶽燔柴告至及封土為壇燹燔柴  
告諸侯之成功此惟泰山為之餘嶽則否以周案白虎  
通義引周頌般詩以為太平封泰山事此盧說所本也  
據毛詩序是天子巡守而祭書至亏岱宗柴望秩亏山

川亦巡守也此鄭注所本也帝王巡守至亏方嶽燔柴  
不獨泰山為然故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燔柴有  
壇謂之封而封禪獨著亏泰山者東嶽為始巡之方帝  
王刻石紀號亏斯為盛也云先柴者對望祀而言非有  
後燔不尋如孔疏所說凡燔必有壇望必有壇柴望即  
封禪韓詩外傳引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尋而數  
者七十餘氏不可尋而數者萬數蓋巡守之有封禪為  
歷代通行之制故紀號如此之多其可尋而數者大半  
太平著名之主其不可尋而數者大都非太平之主也  
自後世侈言封禪亏是分柴望封禪為二事疏家因有

會

主

未太平尋燔柴既太平乃封禪之說攷史記言秦皇之  
封禪徵齊魯之儒生博士至泰山共議諸儒進蒲車埽  
地席藉之說秦皇絀儒生而自行漢書言武帝之封禪  
羣儒拘亏詩書古文而不敢聘帝亦盡罷諸儒不用而  
自制時諸儒去古未遠尙知封禪即巡守之柴望此君  
子達亶亶之道未可以侈心與其閒也或者謂王者受  
命功成道洽符瑞並應乃行封禪以告太平此說實昉  
亏管子不知管子封禪篇首舉十二帝王之受命者為  
言所以止齊桓之侈僭也次陳鄒上黍北里禾江淮茅  
而曰設之以事明假設辭以難其事所謂譎諫而不詭



亏正也封禪之禮亏望為大亏郊為細所謂升中亏天者達壺壺之道也君子自達壺壺之道而地時效靈鳳皇降龜龍假然何若響帝亏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之天應象為大哉以大司樂六變之致羽物鱗物介物象物羣之是升中之致不及郊帝明矣而後世反之奇地靈輕天象不亦慎哉

會

主

受業上海鈕永建  
次甲全校

卽位改元禮通故

禮書第三十一

定海黃以周述

何休云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適廢以別賢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賢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必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季鈞以德德鈞以下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自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又大夫不世如并為公卿通繼嗣之禮亏義左氏為短鄭元云立適以長不以賢固立長矣無適而立子以賢不以長

位

十一

固立賢矣若長鈞賢鈞何以別之故須卜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賢鈞而立長也王不尋立愛之法季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尋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示義在此渠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公卿之世立者有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以周案公羊亏立適之外別有立賢之法以左右廢及適姪娣及左右廢姪娣分賢賤也左氏義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是不問其母之賢賤也攷姪廢之賢賤今古文家各異說卽依今文家言先娣先廢文質家又異法



其說有難依據者矣且公羊主立賢而賢鈞亦立長宣  
十四年傳曰賢則皆賢矣何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雖然獲且  
也長是其例故何氏破立賢不破立長然立長不能破  
立賢之無獎鄭已言之精密亦無可破也顧鄭既申左  
義而猶參公羊立賢之說以為季鈞賢鈞勢必立賢但  
既立賢矣不問其季更何論其季鈞者必異母其  
母既有賢賤更無所謂賢鈞賢鈞者亦異母其母且有  
長少亦無所謂季鈞公羊主賢不論季左義主季不論  
賢兩家之義無能強合強合之而立賢之訟反窮矣  
異義云公羊說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

位

二

從質故尋立弟以周案以檀弓篇孔子曰否立孫觀之  
似春秋無立弟之義

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左媵右媵左媵無子立適  
姪弟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  
卒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  
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孔廣森云何氏說立  
姪為尊尊者尊兄以及其子也然士昏禮媵御餽雖無  
娣媵先注曰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詩曰  
韓侯取妻諸娣從之鄭箋以為媵必姪娣從之獨言娣  
者舉其賢者依此二文皆周人之法文家先姪容失其

實以周案春秋古文家說適姪娣賢子二媵今文家反  
是說詳昏禮同文家先姪與周禮不合孔氏說是曲禮  
孔疏引公羊說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子姪  
娣字互易與文家尊尊先立孫文又不合不足據也今  
醫產科家有先受孕者後生之說與文家据本意立後  
生闢合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霍  
光歷引殷祖甲許釐莊公唐勒皆以先生為長  
白虎通義云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  
不可一日無君也先君不可尋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

位

三

義一季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器服明未備  
王以統事也不可曠季無君故踰季乃即位改元而未  
發號令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季即位亦知天子踰季  
即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  
曰夫器三季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  
傳曰天子三季然後備王者謂備王統事發號令也尚  
書曰高宗諒闇三季是也故三季除器乃即位統事踐  
阼為王南面朝臣下備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  
三季即位終始之義乃備以周案公羊文九季傳云不  
可曠季無君莊二十三季傳云踰季備公白虎所論從



公羊義也然據白虎論既殯卽繼體之位踰季卽改元之位三季卽踐阼之位是卽位之別有三曲禮孔疏不數殯位而數始死卽適子之位黃勉齋參合二說而云卽位之別有四其實始死及殯以正嗣子之位是卽位非卽君位既殯卽位以明宅憂之主仍由賓階階亦非卽踐阼之位人君卽踐阼位以春秋之例言之當在踰季以三代上古禮言之當在三季終畢亦非踰季卽位三季終畢又卽位也人君卽位惟一而已大禮不可黷黷則生亂

舊說康王受顧命君臣冕裳釋終服是卽位用吉禮王

位

四

肅說此受顧命之戒非卽位常行之典孫覺蘇軾說成服釋吉非禮之宜胡安國云時未成服故用冕裳入受顧命後釋冕反終服者弓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爲康王釋服離次而卽吉則誤矣朱熹云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器猶以爲己私服也以周案公榮兩傳竝云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此舊說所本王說非也孫蘇疑經固不足信胡說終不釋服亦未是君之器三日子杖與祝先服又日官長服時成王乙丑崩癸酉康王卽位相距九日而謂尙未成服乎越紼祭天君必裘冕釋終服而謂終既成服

不易吉乎朱子之說極爲正大洵不可易矣書曰延入翼室恤宅宗恤宅猶曰宅憂王入翼室已爲宅憂之主而尙未明示臣下太保又延王卽位一以受顧命一以告天下以立君也然王由賓階階不敢由阼明踐阼之禮自在終畢也其時雖釋終服而亦未純吉金誠齋云書言麻冕與論語異論語對純言故特言麻古之冕未有不麻者何必言麻故禮止言冕此獨曰麻爲變服卽麻之本色不染爲元也天子裳有六章何獨言黼黻裳明黑白相間蟻裳卽元裳彤裳卽纁裳士元衣纁裳無文皆吉凶參半之服

顧亭林謂顧命有脫簡要不足信

位

五

何休云卽位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馬端臨云卽位告廟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否以終三季不祭之說爲拘也以周案嗣王朝廟當在三季終畢之時禹太甲事見偽古文不足據舜格文祖文在放勳殂落三載之下詩有成王朝廟之頌鄭箋亦云除武王之器將始卽政朝于廟兩漢如昭成哀和順五帝嗣位殯葬卽謁高廟本並三季不祭之典齊蕭琛陳沈文阿宋李大性竝請廟見皆沿漢制馬氏亦爲所惑



書偽孔傳云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尊殯而告居位之器孔穎達云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器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備三季之器二十又月而畢知此季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尊殯而告也此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天子春秋之世有尊殯卽位踰季卽位此當尊殯卽位也以周案漢書律厯志引伊訓曰惟太甲元季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又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此古訓也今伊訓

位

六

係東晉偽書本不足據且曰惟元祀當爲湯崩之踰季必非湯崩之踰月春秋定公于柩焉卽位改稱元季本非典禮公羊傳云正棺于兩楹間然後卽位何注云危不尋以踰季正月卽位蓋本例卽位應在踰季正月因定哀多微辭故從其實于卽位之日書之以明其篡自此義不明後世遂于殯焉卽位而踰季卽位之禮不聞矣甚且先君之骨未寒而自改稱元季矣

書偽孔傳云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舜服堯三季器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祭沈云春秋國君皆以遭器之明季正月卽位于廟而改元孔氏云器畢之明季不

知何據以周案孔子言梁闇三季聽于冢宰古之人皆然是三代以上人君卽位皆在三季器畢也踰季卽位改元自是春秋之制與古禮異處故子張疑而以問白虎通義比而合之謂踰季卽位除器又卽位本不足據蔡氏乃據春秋之義爲難要屬未是孟子言堯崩三季器畢天下歸舜而後踐天子之位非其明據乎且卽位于朝春秋之禮亦然云卽位于廟何據公羊何注有先謁廟還之朝之語亦謂卽位于朝

位

七

傳云繼故不言卽位故謂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于先君也以周案諸公或卽位或不卽位當時之事實也繼正卽位繼故不卽位時王之法制也繼故不書卽位繼故而與聞其弒仍書卽位春秋之義法也桓公不遵時王之法制而正己卽位之道以卽位春秋從而書之曰是與聞乎弒而無恩于先君者是義法卽寓于事實也或據春秋之義法而曰春秋十二公皆行卽位禮隱莊閔僖諸君之不書卽位孔子削之諸君上不稟明于天子



內不親承先君諸大夫援己以立而遂立剪削之所  
以誅篡弑正倫紀則豈拘義法而害事實矣或據時王  
之法制而曰繼故例不卽位桓公書卽位孔子筆之桓  
公討爲氏有次者是欲掩隱之見弑而不可方詎爲自  
掩之計桓必不行卽位禮筆之所以誅其與聞乎弑是  
又拘法制而害事實矣依穀梁之言事事皆合近戴東  
原駁之未是

杜預曰雖不卽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戴震云  
不卽君位亏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視  
朝然後卽君位豈昇無湊痛不忍之情然則改元之初

位

八

而卽君位亏湊痛不忍之情何傷彼所謂不卽君位者  
迨至視朝終不昇避君位也則初視朝乃其卽君位之  
始何進退失據乎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  
官非義也以周案卽位之禮與常朝自當有別觀書顧  
命篇可知隱莊閔僖諸公不書卽位不舉卽位之禮耳  
其曰視朝自正君位戴氏以初視朝爲卽位之始則二  
禮大無區別矣且謂十二公皆行卽位禮則諸公之不  
書卽位直孔子削之矣孔子人臣而削其君之卽位竊  
有惑焉 右卽位禮

董仲舒云春秋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何休

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  
也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  
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竟內之治許慎  
云元始也从一兀聲以周案元上从一說文一下云惟  
初大始道立亏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何說造起天地  
卽說从一之義下从兀會意說文云兀下基也下基謂  
本董子云大始釋元之从一云正本釋元之从兀其字  
墨子作云集韻有元字元古文元皆其證許云兀聲似  
非或說元从二儿二卽上儿卽人但二儿之无乃古文  
長字元長之義雖通自分二字或說二卽天地更鑿

位

九

白虎通義云何以知踰季卽位改元也春秋曰元季春  
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  
元卽事社稷樂資云惟王者改元諸侯改元汾王以寿  
未之有也何休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  
受命于魯故因以錄卽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  
物以周案如樂說惟王者然後改元魯春秋書元季爲  
僭禮如何說魯春秋則以託王于魯故亦書元季是亦  
謂諸侯不改元也萬充宗從其說以爲天子天下其主  
咸奉正朔諸侯無改元之理卽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  
天子之季而分繫其事孔翼軒公羊通義以爲古者諸



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尋紀元于其境內其說與白虎論合實較樂何之說為正 又案據何注春秋託王于魯故尋改元是改元始于春秋也然桓二季左傳有云惠之二十四季惠之三十季是春秋以壽諸侯已有紀元于國中者樂氏據汾王以為言雖曰凡說尚知改元不自春秋始矣

舊說文王受命改元九季而崩再尋大祥而伐紂書序曰惟十有一季是武王即位不改元也一說文王受命改元七季而崩武王踰季即位為八季至十三季誅紂竝不改元以周案文王受命改元說始于漢婁敬聚訟

位

十

已久劉歆三統麻偽孔書傳以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其說依據周書文傳篇伏生書傳鄭君書注以文王受命七季而崩其說與多方篇須臾之五季合竊謂周書文傳曰文王受命之九季謂受命為方伯之季也柔武篇曰維王元祀大開武篇曰惟王一祀小開武篇曰維王二祀謂武王即位改元之季也武王踰季即位斷無不改元之禮錢漑亭論此已詳則書之惟十有一季惟十有三季自據武王改元之季爾耳豈承文王受命為文哉文傳篇文王受命之九季史臣別以大事紀季與大匡解之維周王宅程三季金縢之既克商二季同非文

王于受命改元亦非武王克商又改元也武王克商之後不復改元與成湯同以人君即位之一季謂之元季此一定而不可易也胡氏皇王大紀論曰商有天下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之非其實也帝王有季號始于漢武帝中開改元始于秦惠文王

右改元禮

何休膏肓云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意晉周公居攝不記崩今隱公生僖侯不僖何因尋為攝者鄭元箴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何尋記崩隱公見於君位不僖何云何且公羊傳宋穆公曰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尋非左氏劉逢祿

位

二

評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非居攝也何鄭俱生漢季沿劉歆王莽之邪說耳隱公之讓春秋探其意而成之著立子法名之曰攝而不行即位之禮非典與也以周案攝政與攝位自是不同鄭發墨守云隱為攝位周公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較此為明劉說周公不居攝未是

春秋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公羊說譏父老子代榮梁說曹使世子仇諸侯之禮則失在曹魯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則失在魯左氏說曹太子來朝實之以上卿禮也何休云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



宜亏義為短鄭元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輒當理其政預王事也以周案此攝政行父事非居其位也左氏之義與周官典命文合

右攝位

春秋逆祀僖公三傳以閔僖為父子文亏閔僖為祖禰又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傳云嬰齊為兄後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其僖仲何以王父字為氏也以周案禮天子諸侯盡臣諸父兄弟大夫則否故閔僖可以為父子歸父不尋子嬰齊何注云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是也或拘兄弟同昭穆之說閔僖不尋為父子或拘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并謂歸父可以子嬰齊胥失之矣徐

位

三

健庵云君之生存既已盡臣諸父兄弟身沒而旁支又繼必為之服斬衰既為之服斬衰即以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為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

段懋堂說閔僖是說子嬰齊誤

喪服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歐陽修濮議云據此為人後者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議者欲以為人後之故使一旦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也甚矣司馬光程頤等駁之云既為人後便須亏所後者呼之以為父以為母不如是則不正也禮文蓋言為其父母以別之非本生亦僖父母也為人

後者不尋顧其私親亏濮王宜僖皇伯父喪僖濮王為親是有二親明與議楊廷和等主光說張璁桂萼等謂繼統不繼嗣請追崇所生以周案繼統即以繼嗣不嗣何統繼非有二帝儒之辨審矣魏明帝之詔以為由諸侯入承大統其有僭考為皇僭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帝代立制之嚴如此然則亏諸帝諸王宜何僭段懋堂云古者僭亡君必曰先君曰先王曰先帝必取廟號曰某皇帝如宋穆公僭宣公為先君漢文帝僭孝惠皇帝皆弟僭兄也至亏廟中之僭古之主但僭謚不僭某祖考

見五經異義禮記外傳

故書曰武宗毅皇帝可也孝宗

位

三

敬皇帝可也曲禮曰內事曰孝王某然則自僭孝皇帝正合古制而世宗亏武宗皇兄之亏孝宗皇伯之非臣道也非子道也臣也而敢伯君兄君乎子之孫之而敢兄之伯之乎不臣不子莫大亏皇兄皇伯之僭也然天子諸侯卿大夫為人後者亦未有改其父僭而伯父叔父之者也僭其父曰父可也曰考可也不敢僭帝也不敢立廟京師也天性之父子不奪亏受重之父子而易其名受重之父子不狃亏天性之父子而去其實師丹議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尋復奉定陶恭皇祭入亏廟今欲立廟亏京



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以周案師丹議極純正今欲立廟于京師當使其子主其祭

右為後

位

受業陽湖吳肱  
孫次乙全校

西

卽位改元禮通故一

禮書第三十一

定海黃以周述

異義云易孟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號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廢古周禮說天子無廢同號于天何廢之有謹案春秋左氏云施于夷狄稱天子施于諸侯稱天王施于京師稱王知天子非廢稱也從古周禮說鄭元駁之云案士冠禮古者生無廢歿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諡此有廢甚明云無廢失之矣以周案孟子序班廢之制天子一位與公侯伯子男同別是天子亦廢也白虎通云天子者廢稱也廢所以稱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書逸篇曰厥兆天子廢皆其證

位二

異義云謹案春秋左氏云施于夷狄稱天子施于諸夏稱天王施于京師稱王以周案左傳成公八年疏引賈注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以恩淡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尋賜公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異義左氏說卽賈侍中說也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于蠻夷稱天子于王侯稱皇帝鄭意同許



白虎通義云天子之子亦稱世子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于首止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傳曰太子發外王舟中侯曰廢考立發為太子明文王時稱太子也一說君存稱世子薨稱太子未薨稱子已薨稱公以周案世亦太也古多通用春秋之魯太室衛太叔儀宋樂太心公羊竝作世字諸侯之世子亦稱太子如春秋鄭太子薨晉太子申生是也天子之太子亦稱世子如記有文王世子春秋書王世子是也

春秋繁露云天子三季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季而稱王變禮也白虎通義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

位二

二

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以周案顧命迎子釗與春秋未殯稱子某同例王麻冕黼裳當為史臣後加之詞大斂稱王之說不足據也以春秋之法推之未殯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季稱公天子之稱王亦當在踰季改元之後若以古禮言三季之內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其即位在三季後諸侯稱公天子稱王亦當在器畢故公羊家又有三季于封內猶自稱子之說董子云天子三季然後稱王古禮也有故則未三季而稱王春秋之禮也春秋多變故之世耳

白虎論以王麻冕黼裳為大斂之後稱王又以王釋冕反器服為未稱王以統事語相矛盾蓋當時儒臣議白虎觀本各自為說班氏集為通義兼采其說遂致齟齬爾

異義云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為君母尊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于適下堂稱夫人尊行于國家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尊廢命父母至子妾子為君廢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則士庶起為人君母亦不尊稱夫人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入宗廟是子而廢母也以妾為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尊立為

位二

三

夫人母以子尊禮也許慎謹案尚書舜為天子瞽瞍為士明起于匹庶者子不尊廢父母也至子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為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元駁云禮器服父為長子三季以將傳重故也眾子則為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尊復立為夫人魯僖公妾母為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般子般閔公之臯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尊配會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邪妾子立者尊其母禮未之有也陳壽祺疏證云僖八年用致夫人左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魯子齊廢



之先至者譏以妾為妻也惟穀梁以為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又謂經書夫人風氏者君夫人之夫人卒葬之我不可以不夫人之不卒葬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者秦人弗夫人之也其義嚴矣儀禮器服總麻章曰庶子為後為其母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駟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鄭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諡不可是鄭以春秋之

位二

四

事非正也駁異義以成風敬嬴尊為夫人者緣哀姜有舅姜氏大歸故是兼取左氏而謂妾母不尊復立為夫人妾母不尊有三季魯大旨從穀梁但據漢郊祀志後漢光武紀續漢書祭祀志王莽以壽配高帝者猶呂后光武始廢之非自文帝也以周案穀梁以妾母偁夫人為非禮與禮經妾不尊體君之義合徐邈注穀梁其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贈人之母則可侯君謨申之云穀梁之例雖妾母不尊偁夫人而君母與眾妾究當有辨其言尚不戾于禮經禮天子諸侯不再娶有宗廟之事以賢妾攝之故禮有攝女君

庶子為君其母可同此例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邦人偁之曰君之母偁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如子可以貴其母曰夫人則亦何必云子以母貴鄭主穀梁以駁左公羊傳其義甚正劉申甫近之墨守公羊者亏此亦破其說 又案冊府元龜臧熹議晉孝武宣太后配會事云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會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并漢孝文孝昭太后竝繫子為號祭于寢園不配高祖孝武之廟和帝之母曰恭懷順帝之母曰恭愍雖不繫子為號亦祭于陵寢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為皇后配孝武

位二

五

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別建寢廟則嚴偁之義顯繫子為偁兼明母貴之所由臧氏此議可與鄭義相發明

白虎通義云父在偁世子何繫于君也父沒偁子某者屈于尸柩也既葬偁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季偁公者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季不可有二君故踰季即位異義云公羊說未踰季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季之君未葬繫于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季偁子成為



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謹案禮制君薨未葬已葬儀各有變嗣君稱號亦宜有變左氏說是也以周案公羊家嗣君稱號之變實較左氏為長異義所述公羊說未是曲禮正義引公羊家說云未葬稱子某如子般子野是既葬稱子如子惡卒經書子卒是踰季稱君如里克弑其君卓子公羊以奚齊九季卒卓子十季卒左氏則以為亦九季卒及文元年公即位是據此白虎通義所言即公羊說也然公羊說未葬稱子某謂在國中厭于尸柩故稱子某若其出會從王事但稱子不名故公羊僖九年宋襄稱子何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

位二

本

尸柩之葬故不名是也又公羊說踰季稱君謂臣子稱君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文九年傳云諸侯于其封內三季稱子是也鄭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于其封內三季稱子其臣子踰季則謂之君矣是鄭從公羊與許說異也戴東原云先君雖未葬既踰季則書薨與國內稱公同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春秋書曰公即位踰季也雖既葬未踰季猶曰子文十八季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季也是故諸侯即位以踰季為斷不斷于葬未葬有既葬未葬而書薨者乎宣十年書齊侯成四年書鄭伯既即位嗣薨矣春秋不尋而書子

其變禮也為左氏學者不察此之失禮而議夫未葬踰季書薨者是文公成公書公即位胥可議也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先君未葬未即位而書君義絜定者也書君不與書薨同不可以書書者可以正其君臣之分也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絜定而未即君位也

何休云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據未踰季已葬當稱子劉敞云非也王猛乃王矣未踰季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如冠王于子則又與它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王者在薨之常稱可無疑也

位二

七

以周案傳注之意謂當如卒例書王子猛經于其卒也正之曰子明不當稱王也然則不當稱王而稱王明其當國矣劉敞傳注未是

賈逵服虔說成三年書宋公衛侯時宋文公衛穆公未葬而稱薨者譏其不稱子杜預說桓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蒍人戰時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徐邈云僖九年傳曰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君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稱子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尋失自見矣以周案春秋之禮先君雖未葬既踰季則書薨非譏諸說皆非



異義云春秋公羊說諸侯未踰季不出境在國中僖子以王事出亦僖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僖子鄭伯伐許未踰季以本意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季在國內僖子以王事出則僖子詘于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鄭元駁云魯武王卒父業既除器出至孟津之上猶僖太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器而出僖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季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僖子邪以周案禮記君薨太子號僖子待猶君也鄭

位二

八

注謂未踰季也雖僖子與諸侯朝會待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僖子而與諸侯序此用公羊未踰季從王事僖子之說孔疏以為鄭用左氏之義非也曲禮疏云鄭駁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為非禮及公羊未踰季為王事皆僖子此疏尋之鄭伯不子故當器奪其子號而僖伯王猛當國故奪其子號而僖王此皆春秋之特筆非在器之常僖也

孔穎達云成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時宋文公衛穆公未葬而僖者賈服注譏其不僖子僖二十五季會衛子莒慶于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僖子服虔云明不失

子道成十季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疾未歿而厲公出會僖譏其生代父位不子也以周案春秋之僖僖子其別在踰季不踰季不在葬不葬桓十三季書衛侯成三年書宋公衛侯已踰季也僖九年書宋子二十五年書衛子二十八季書陳子定四年書陳子未踰季也其未踰季而僖者如宣十年書齊侯成四年書鄭伯襄二十九季書吳子皆從其實而書之譏其不以子道自處孔疏所言皆左氏義成十年書晉侯孔疏謂譏生代父位亦左氏家之舊說堯一日未崩舜一日僖攝故尚書于放勳殂落之後乃僖舜言為帝日記其季曰

位二

九

在位五十載古禮固然也唐貞觀于禪位之季已僖帝改元矣孔疏當時修疏亦以明古之道爾

何休云魯僖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范甯云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僖諡而言公各順其臣子之辭以周案白虎通義云伯子男臣子于其國中寢其君為公以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僖公而尊或僖伯子男而卑為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尊僖其君為公也何以知諸侯尊僖公春秋曰葬齊桓公齊侯也尚書曰公曰嚳秦伯也詩曰覃公維私覃子也春秋葬許穆公許男也此何范



二注所本蓋公榮家師說然也伯子男在位其臣子僭公既葬則異邦亦順其臣子之辭而曰公桓十七季葬蔡桓侯獨侯之者公羊何注云奪臣子辭也有賢弟季而不能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亏蠻荆故抑桓僭侯也左傳杜注以僭侯為謬誤徐邈又以為蔡臣子失禮說雖與何注異而以僭公為正則一也啖助胡安國輩以為春秋雖伯子男之葬皆從其私諡而僭公志其失禮之實蔡桓僭侯獨能正終豈其然與

鄭元云曲禮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絕之以周案春秋亏失地之君及滅同姓者有不盡名或據記文疑春秋

位二

十

或據春秋駁記文先君子春秋釋曰滅同姓名如衛侯燬滅邢是也齊侯滅萊楚子滅夔彼自相滅而非魯之同姓故不名虞公虢公王畿世廢之君惡晉滅之而經不書滅無由書名也失地皆名僖二十八季衛侯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國猶其國故不名襄十四季衛侯出奔齊左氏之經不名公羊經作衛侯衎莊十季譚子奔莒僖五季弭子奔黃十季溫子奔衛三子皆不名其經有舊字與抑國小名微史失其傳無以追錄與皆不尋以彼疑此也

右僭號

韓詩說諸侯世子三季器畢上受命天子公羊家

說三季然後受命者緣孝子之心則三季不忍當也故雖即位猶亏封內三季僭子以周案白虎通義引韓詩說乃誅貽有夷傳也鄭箋毛詩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季之器服士服而來義同韓詩三季受命古道然也或者謂左氏之義踰季已亏封內僭君不必三季然後受命未知所據踰季僭君封內僭之也三季受命通于諸侯

春秋公羊說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命者何加我服也繁梁說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杜預云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季王錫晉侯命

位二

十一

亦其比也范甯云當召而錫也大宗伯曰王命諸侯則信之是來受命以周案諸侯始封受命圭亦謂之封圭白虎通義引禮諸侯受命使臣歸瑞珪亏天子且曰嗣子諒闇三季之後當受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杜說錫以命圭義本諸此然春秋之世恐無此事僖十一季左傳曰王錫之命而情亏受瑞亦非歟時所歸之瑞也命謂命服公羊傳是古者諸侯器畢入朝天子賜以命服此亦世相朝之禮觀禮所謂侯氏入覲天子賜以車服大史加書亏服上侯氏受之是也春秋時世朝之禮廢而天子乃就其國而錫之如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



王使召武公賜晉侯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皆非正也當從榮梁詩彤弓瞻彼洛矣采芣韓齊皆錫命之事其詩曰我有嘉賓君子至止君子來朝韓侯入覲皆往受命之辭書文侯之命曰歸視爾師父往哉亦往受命之辭詩燕衣序其大夫請命乎天子之使箋有是時使來者之語孔疏遂謂王賜諸侯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是習見春秋時事而不知詩書之正義矣

白虎通義云諸侯世子三季器畢上受命命天子衣士服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謂世子始行也以周案據典命文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

位二

三

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以皮帛繼子男亦賓之如上卿是父在攝行之禮也至父沒繼位上受命命反服士服者既繼先君之位義不尋服卿服又未命命于天子亦不尋自專服諸侯之服天子之元子亦士也故用士禮服士服士服命弁故曰韎韐有奭詩瞻彼洛矣序曰恩古明王能命諸侯鄭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季之器服士服而來韐祭服之韠其服命弁服紂衣纁裳義與白虎論同韋注國語以為諸侯之子未受命服士服端委非也端委有韠韠韐或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故見天子則命弁入己廟則端委其實端委非

元端乃朝服之別名冕服亦曰冕端委並非士服詳見衣服門

異義云春秋公羊榮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次者非禮也次者功可追而錫如有辜亦可追而刑邪春秋左氏說譏其錫篡弒之君無譏錫次者之文也孔廣林云于古則高圉亞圉次為追命于禮無乖以周案二圉追命說出杜注他無見文右受命錫命

異義云春秋公羊說命子為諸侯不敢以命母之器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命母之器經書善之左氏說命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季之器而出

位二

三

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謹案禮命母無服命子不立而它命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命子為君義如左氏鄭元駁云器服總麻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尋三季魯宣公所以尋尊其命母敬贏為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因是言命子立母卒尋為之三季于禮為通乎其服之閒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以周案詳見器服門

何休膏肓云左氏傳穆伯如齊始聘命禮也三季之器使卿出聘于義左氏為短鄭元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



相問也般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劉逢祿評云周官所謂世相朝者亦俟三季器畢朝于天子之後豈宗廟之事尙未行而行朝聘乎以周案鄭駁異義云其服之闕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是亦謂三季器畢乃尋朝會也于此則謂服之闕可出聘自相矛盾甚矣意在攻擊語不持平鄭君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劉氏此評可從

右朝會聘問

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發赴于鄰國亦當僭發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僭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說諸侯發赴于鄰國僭名僭卒卒者終也

位二

古

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慎謹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是終沒之辭也鄭元駁云案禮記上云君發赴于它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發而曰不祿者言臣子于君父雖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狀若君發而赴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憫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相呼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以周案宜如禮文赴于鄰國曰不祿至僭發僭卒史家之例非赴告之僭也通典引石渠議間人通漢日記曰君大夫赴于它國曰不祿大夫士或言卒

灰皆不能明戴聖云君灰未葬曰不祿既葬曰發據此則禮家亦有赴諸侯僭發之說杜注左傳云鄰國之赴魯史書卒者臣子惡其發名改赴書也與古左氏說又異

右赴

異義云公羊說國滅君灰正也故禮曰君灰社稷無公國之義左氏說晉太王居幽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故知有公國之義許慎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公國之義也以周案鄭注曲禮亦從公羊

右公國

白虎通義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衰也所以衰功

位二

五

明德號令天下也以周案古號有三一曰代號所以表己功而令天下者也如曰皇曰帝曰王是也一曰位號所以表君德而媚天子者也如曰堯曰舜曰禹是也一曰國號所以明易姓而為子孫制者也如曰夏曰商曰周是也白虎通義此節專以皇帝王之代號言故曰號令天下次論三皇五帝君德之異位號之別次言夏殷周及五帝有天下而改國號之意王受命必立天下節一義本明晰自位號之義不明遂有疑堯舜禹湯之名為幼名冠字之名矣白虎通義云號謚者何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于己名生于是號謚之號亦人



所加也號加生壽諡制死後白虎通義既以號諡分篇又以伏羲神農燧人祝融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皆為美號不以為諡義皆精覈自號諡不分遂有疑三皇又帝生壽之號為死後之諡者矣 又案古人生有位號死有廟號位號者曰帝堯曰帝舜是也廟號者曰文祖曰藝祖是也殷之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亦是廟號周書曰雷王周頌曰成王亦即生號康王以後未聞生號而廟號用諡自成王始

司馬遷云帝堯名放勳帝舜名重華馬融云堯舜諡也放勳堯名鄭元云虞氏舜名孔穎達云傳云虞氏舜名

位二

去

舜為名則堯亦名也案鄭元下亦云虞氏舜名及注中侯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尋有二名又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為號諡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諡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為名而孔注論語云履殷湯名是湯名履湯非名也堯舜禹非名明矣以周案堯舜禹皆生壽之號或以為幼名冠字之名義可參存其以為諡者斯大謬矣白虎通義號篇以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為號諡篇又云黃帝帝堯猶諡猶諡者明非即諡也其論黃帝曰古者質生死同僞各持行合而言之又論帝堯曰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

為號耳此明上古無諡死生同以號僞其言皆是至末節增存異說直以堯舜文武皆為諡說本禮諡法記董子繁露以黃帝先諡四帝後諡馬融書注蔡邕獨斷以堯舜為諡皆沿諡法記之譌逸周書諡法無堯舜禹之諡是也太平御覽引風俗通云自堯以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寢盛故造諡舜禹本以白狄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制諡不如名著故因名焉應氏以舜禹為名與董馬說異而謂上古有諡則同葛洪抱朴子則謂上古無諡黃帝乃後人追為之諡其說又異俱不及白虎通義為當

位二

七

白虎通義云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以周案所引書無見文盧紹弓以為即盤庚不惕予一人之駁文陳卓人據鄭君注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則予一人為目其君之辭猶云我天子是已詩傳文母曰寡妻書傳武王曰寡兄即可據是例推之

鄭元云郊特性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諡死無諡古殷以壽也大夫以上乃謂之諡死有諡也周制諡及命士



雖及之猶不謚耳今記時成則謚之非禮也徐乾學云謚法起自周公鄭注以殷有謚未聞以周案記云成而謚今也據無廢者言故引古者生無廢以證非謂古無謚也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縣賁父成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有誅則有謚士之有謚始乎春秋之初是周初士有廢猶未謚之證則記人所謂今者春秋之世也所謂古者周初以壽也白虎通義以堯舜為號成湯為謚蓋起于殷初鄭注云殷以壽似未當太平御覽引禮記外傳云古者生無廢成無謚謚法周公所為也堯舜禹湯皆後追議其功耳徐氏沿之故以為殷未

位二

末

有謚

白虎通義云文者以一言為謚質者以兩言為謚故湯成後稱成湯以兩言為謚也通典云或以名配者案此名即生壽德薄因名配祖甲是也質家不連號謚案此號謂帝王之號生則為號成則稱謚故不連號成湯是也文家連號欲但言謚不忍成之欲但言號又是實成故以號謚文王武王是也案此與白虎通義合蓋其逸文馬融云俗儒以湯為謚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禹亦不在謚法故疑焉以周案殷王以十干名者皆生壽之號也若帝乙曰成湯為謚所自昉然殷雖有謚仍以號行蓋沿古法猶存質焉爾

白虎通義云天子崩大臣之南郊謚之明不尋欺天也諸侯薨天子遣大夫會葬而謚之以周案通義所言本禮曾子問及周官大史小史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天子崩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縗服稱天命以謚之諸侯薨天子遣大夫會葬而謚之凡謚定于臨葬時周書謚法解云將葬乃制謚記檀弓云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釋名云古者諸侯薨天子論行以謚之唯王者無上故于南郊稱天以誄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諱其君子諱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然時君弱臣強如楚商臣魯季孫猶欲為其君惡謚若大夫皆美謚者矣上

位二

五

古之世有號無謚生有美德斯有美號成即以號著其人時性質直號悉副行其後人人美號而謚法以起謚者所以濟號之窮也至周末又人人美謚謚亦不足憑矣

白虎通義云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以周案歸而有祿位者有謚無祿位者其無謚與或說古不分致仕與否該有謚俟攷

孔廣森云殷制生有名成則以其字為號若湯名履沒號帝乙文王之父名歷沒號公季凡商之諸王以甲乙丙丁稱者皆其字也捨之廟立之主而配帝言之即其



諡周人始有大名細名之制然此亦彰輝之大柄唯天子  
子昇而司之若侯國之卿大夫既卑不尋請諡弓王其  
君又未敢自爲論定則仍殷之舊以字易名而已故隱  
八年傳眾仲曰諸侯以字爲諡謂諸侯賜其臣諡之禮  
然也春秋以來列國踰制大夫亦以行制諡其始猶配  
字爲號若魯成季其仲齊高敬仲國懿仲之類又降而  
率以諡冠字矣唯宋大夫孔父榮梁說字諡也而檀弓  
載哀公之誄先聖鄭康成亦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  
于此而見哀公之尊先聖至也一則以先聖動不越禮  
不敢以末世非禮之諡諡之一則以先聖每自倂般人

位二

丰

故仍以宋諡孔父之法諡之以周案左傳有諸侯以字  
爲諡之文榮梁傳有孔父字諡之文鄭注檀弓有尼父  
因其字以爲諡之說孔氏此說不爲無據

又經通義云夫人無廢故無諡或曰婦人以隨從爲義  
夫賢亏朝妻榮亏室故魯蒙夫之諡文王之妃曰文母  
宋共公妻曰共姬是也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之母  
修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諡以彰其善惡公羊曰  
葬宋共姬倂其諡賢之也以周案考一說春秋古文家  
言也故服虔以謚子之諡爲非禮杜注惠公仲子亦云  
非禮次一說蓋亦古文家言通典晉穆帝時彭城王爲

太妃李求諡大常王彪之以爲婦人無廢既從夫廢則  
以從爲倂卽其義也後一說春秋今文家言也何休云  
成風有諡今仲子無諡知生時不爲夫人其意爲夫人  
者有諡也當以古文家說爲正

鄭元云言諡曰類類猶象也序其行及諡所宜使大夫  
行象聘問之禮也王肅云諡必以其實類亏生平之行  
也以周案王說似順以上下文曰類見曰聘例之當從  
鄭注

位二

丰

受業銅山王聿脩全校  
孫



學禮通故

禮書第三十二

定海黃以周述

記大戴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馬融盧植蔡邕穎容王肅皆宗是說袁準云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周立三代之學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文王世子曰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明堂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觀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眾學之居靈臺觀氣之觀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

學

十一

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非其義也亏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王制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明大學非廟也非所以為證也左氏曰公既視朝遂登觀臺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以周案袁說數暢可與異義鄭駁相發明但東漢分辟廱大學為二辟廱為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大學為博士弟子受學之處與古禮違袁氏沿以為說未是

學

二

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身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昇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囿如璧雍以水不言囿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艸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鄭元駁云元之間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云云然則大學即辟廱也詩碩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云云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與靈臺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于臺下為囿為沼可知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郊王者相變之宜眾家之說各不明晰雖然于郊壅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孔穎達云如鄭此說靈臺與辟廱同處辟廱即天子大學也鄭以靈臺辟廱在內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以周案韓詩家說與大戴盛德篇同袁氏正論已



詳闢之左傳公既視朝遂登觀臺袁氏謂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是已說者因此謂觀臺在廟中非左氏意鄭駁異義謂大學卽辟廱在郊甚是其注鄉射記亏郊則閭中云亏郊謂大射也大射亏大學王制云大學在郊又注大射記公入驚云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竝以大學爲在郊不以王制之言爲殿制與戴記諸注不同三輔黃圖云文王辟廱靈臺在長安南四十里是大學在郊之證又案太平御覽引梁賀述禮統云夏所以爲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殿爲神臺周爲靈臺何質者據天而王天僭神文者據地而王地

學

三

僭靈三代異制也清臺神臺之名未知所出孟子云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沼曰靈沼似臺沼名靈壽無所因俟攷

毛詩傳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韓詩說辟廱者圓如璧雍之以水不言圓言辟何取辟有德白虎通義云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道德雍之爲言擁也擁天下儀則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泮宮者半亏天子宮也半者象璜許慎云廱天子鄉飲辟廱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鄭元云辟

明廱和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陳祥道云辟廱外圓內方圓而留方陰陽之義類宮泮水也其制半亏辟廱蓋闕亏北方也陳暘云辟者法之所自出本之以爲禮廱者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爲樂辟廱以本之則禮樂之教足以同人心出治道何楷云辟通作璧廱當从广下邕广讀若儼象對刺高屋之形四方有水曰邕辟廱之制四面有水環之正合邕義以周案辟廱泮宮對文廱猶宮也辟當以水圓如璧之說爲正璧之內孔亦圓外圓內方兩漢師說如此李尤辟廱賦亦云辟廱巖巖規圓矩方泮宮詳下諸侯學類又案毛

學

四

詩韓詩竝以廱爲雝之以水鄭箋魯頌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是又以爲雝之以土矣

鄭元說虞殷大學在四郊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夏周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小學在四郊四亦作南孔穎達說周之諸侯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天子大學在國小學在郊金鶚云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璧廱諸侯曰頍宮但言天子大學與諸侯異名未嘗言與諸侯異地則天子大學亦在郊小學亦在王宮南之左矣說者泥國學之名遂謂大學必在國中不知國之稱不一有以境界言者有以城內言者有以郊內言者如



子國中什一使自賦大學在近郊三里其外為六鄉謂

之國學以別于鄉且國學之稱亦不專以地言也一鄉

之士所入謂之鄉學一國之士所入謂之國學則不必

正居國中而斯謂之國學矣以周案古以五十里為近

郊百里為遠郊其在五十里以內者謂之國中

說詳井田門

故大學在近郊以內謂之國學其在五十里外者對國

學言之謂之郊學對大學言之亦謂之小學虞夏殷

國老庶老但以上下東鹵左右分之蓋同在國學周則

養國老于國學養庶老于郊學與虞夏殷有異故特云

虞庠在國之四郊明其別也鄭注以下庠鹵序左學為

學

五

小學似非金氏以虞庠為大學夏謬其云天子諸侯大

學同在近郊近是大學在郊王制有明文古亦有大學

明堂同在一地之說

劉炫云周之小學為辟廱在郊孔穎達云周之大學雖

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圓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

中也辟廱是學之名不必常以大學為辟廱小學亦可

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鹵郊則周以虞庠為辟

廱矣以周案辟廱為大學之總名不尋施之于小學孔

疏以虞庠當之尤悖大學辟廱與靈臺同處在郊當以

鄭駁異義及禮經注為正

鄭元云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

孔穎達云虞庠是辟廱學則成均五帝學也以無正文故

云近是一說世子篇郊人云者郊之小學所謂養庶老

于虞庠是也成均云者國之大學所謂養國老于上庠

是也鄭以成均為虞庠失之孔以虞庠當上庠夏失之

一說周之虞庠為四郊小學鄭意欲以有虞氏之庠實

五帝之學故云虞庠虞庠自指上庠為言非指四郊小

學以周案成均者亦大學之總名也以形言之曰辟廱

以義言之曰成均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凡有道者有德

者使教焉成均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此即祭義所謂祀

學

本

先賢于鹵學上言成均都辭也下言瞽宗別辭也如謂

大司樂專掌北學虞庠之法何為下文即言鹵學瞽宗

事是成均為周大學之通稱其微一也又大司樂掌成

均之法以樂語樂舞教國子據文王世子篇誦樂語于

瞽宗學樂舞于東序是成均為周大學之通稱其微二

也文王世子篇以于成均別郊學之人是成均為周大

學之通稱其微三也先鄭大司樂注均訓也亦不謂取

五帝學名董子之說未可偏據虞之學曰上庠曰下庠

無成均名若虞以序之帝制周未嘗兼用之

孔穎達云東序是大學也春夏學于之秋冬學于籥皆



據季二十升亏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  
辨在殷之瞽宗也先師以為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今  
案學書弓虞學學難弓夏學學禮弓殷學若周別立大  
學小學受何所教也陸佃鄭鏐說天子立四學并其中  
學而五直弓一處竝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  
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學禮曰  
帝入東學尚親而賢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賢  
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賢德瞽宗是也帝入北  
學尚賢而尊嚴上庠是也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辟雍  
是也以周案辟雍之制中曰大學其外四學環之大學

學

七

四達弓四學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怠  
不服誌其制也其外四學兼用四代之制東學曰東膠  
王制取夏學之制謂之東序西學曰西齔周頌謂其在  
或以為在取殷學之制謂之瞽宗其北學則取有虞上  
庠之制也其南學則周制謂之成均無它名焉皇侃崔  
東序東膠為二失之崔氏又合西學虞庠為一夏失之  
近金誠齋朱仲鈞合上庠虞庠為一亦失之朱氏謂周  
之大學夏之東序在東郊殷之瞽宗在虞之上庠俱在  
成均以為虞庠疏家遂以上庠瞽宗為小學但記稱學  
干戈羽籥弓東序學禮弓瞽宗學書弓上庠干戈羽籥  
非有大弓禮與書有何東序大學瞽宗上庠小學之可

分乎先師說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其說自不可易矣  
陸農師鄭剛中主學禮五學之文以為東序瞽宗上庠  
成均俱是國學其說勝弓孔疏但辟雍所環之水以泮  
宮例之其水蓋環弓五學之外毛傳所云水旋邸者耶  
即所以建五學者也鄭剛中謂四學在水外恐失事實  
至劉原父乃主祭義天子設四學之文以為辟雍最居  
中其北為有虞氏之學其東為夏后氏之學其西為商  
人之學是國學止四其南無成均矣陳用之又主文王  
世子之文以為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  
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是國學止有三而無南

學

八

北學矣其實祭義謂四學據太子入學為文文王世子  
記東序瞽宗上庠成均據學士入學為文太子入學與  
學士為齒止有東西南北四學故不及中學中學為天  
子所居非學士及太子所尋入學禮言天子入學之禮  
故特著五學易太初篇云太子一化天旦入東學晝入  
南學暮入西學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大學天子之所自  
學也此語尤為明備其別四學而併中央為大學者蓋  
以四學對郊學言之則四學均為大學對中學言之則  
四學為小而中學獨併大學尊天子也又以西學對東  
學則東學為大祭義云會三老五更弓大學祀先賢弓



鹵學大學者東學也對鹵學言之故稱大以北學對南學則南學為大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成均者大學之通稱也而南學專是稱者猶明堂之獨稱于南堂也大之也南學為周制獨尋成均之名猶黨為周制獨尋庠名也專之也

鄭元云祀先賢于鹵學鹵學周小學也陸佃鄭鐸說鹵學瞽宗學禮者就之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會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陳祥道云祀先賢于鹵學則祭于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于東膠也養國老于東膠即會三老五更于大學也

學

九

以周案祭義會三老五更于大學即世子篇所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也則大學者東序也祀先賢于鹵學即大司樂所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次則祭于瞽宗則鹵學者瞽宗也其稱東序為大學者對鹵學言之目大樂正學舞大司成論說並在大序故以鹵學對之而東學為大此非以國學對郊學亦非以中學對四學也鄭注之失在誤以國學對郊學陸佃師輩之失在誤以中學對四學當從陳說鄭元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鹵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盧辯云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小學也陸佃云四學亦大學也若辟雍雖太子不尋預太

子入學學者所居之宮也辟雍非其所學之宮故云四學以周案祭義天子設四學當以國學之說為正但注疏謂四郊之學曰虞庠其說自不可廢盧說甚謬

王制虞庠在國之鹵郊鹵本化四皇侃云四郊虞庠謂四郊皆有虞庠以周案皇說是也近之段懋堂顧千里為四鹵二字異同爭論不已其徵引處互有尋失而大致以段說為尋

禮家舊說大學者辟雍制如明堂鄉庠有堂室州序無室以周案辟雍之制中曰大學其外環以四學雖與明堂五室相仿而中學制如明堂其四學仍分堂室設牖

學

十

戶記保傅篇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于牖下執醬而親醕之養國老在東序有牖四學之分堂室義見于此矣韓詩說辟雍在南方七里之內異義王肅說天子四郊有學太王都五十里魏書劉芳傳引一說國學太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郊學太國五十里以周案賈馬以五十里為遠郊鄭以百里為遠郊故云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王肅說從賈馬今從鄭義五十里內謂之國中五十里外謂之近郊國學在鄉其謂之國者以在五十里內也王制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謂國學在鄉近郊之內也不變移之



郊謂郊學之在近郊者也不變移之遂謂遂學之在遠郊者也

周官州長射亏州序黨正飲酒亏序小戴記鄉飲酒義迎賓亏序門之外學記黨有庠術有序鄭注術當為遂經注引此文正化遂有序月令審端經術注云術周禮化遂是古字互通之說陳澧謂術當作州大謬劉向云三王教化之宮總名為學夏為校校之言教也殷為庠周為序周家又兼用之故鄉為庠里為序家為塾鄭元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孔穎達云學記黨有庠者是鄉之所居黨為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為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為序也皇氏曰

學

士

遂學曰庠與此文違其義非也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陳祥道云鄉曰序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于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亏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意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以周案魏書劉芳傳云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斯言大謬劉芳所言學制無一是者陳左海異義疏證引用其說何邪周有國學有郊學國學者大學也謂之成均成均者國學之

通名大司樂掌成均之治是也郊學即鄉學州黨之學又鄉學之小者對國學言之皆小學也謂之庠庠者小學之通名孟子云周曰庠鄉飲酒義云迎賓亏序門之外是也若分別言之郊承虞制謂之虞庠王制內則云虞庠在國之四郊是也或承夏制謂之鄉校孟子云夏曰校左傳云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是也州承殷制謂之州序孟子云殷曰序州長云射亏州序是也黨則周制獨以庠名焉猶國之南學為周制獨以成均名也州長春秋射曰州序黨正國蠲飲酒亦尋飲亏序者黨為州之屬容州所居之黨黨正行國蠲飲酒禮尋亏州序

學

士

或亦如黨為鄉之屬其鄉所居之黨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也

記明堂位篇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瞽宗殷學類宮周學內則王制篇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南序殷人左學右學周人東膠虞庠並與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之文異漢書儒林傳又化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序一說周之鄉建虞庠州建夏序黨建殷校一說孟子夏校殷序周庠為三代諸侯之學學記黨庠術序為商人鄉遂之學一說鄭縣之學名校一說鄉學名校以周案內則王制明堂位虞庠夏序殷瞽宗以大學言也



孟子夏校殷序周庠則以小學言之先君子釋學篇云五帝之國學謂之成均至虞又謂之庠夏國學謂之序復亏鄉立學謂之校殷國學謂之瞽宗其鄉校外復亏遂立學亏州立學謂之序周人脩而兼用之國學之名五天子祀先聖先師出師受成是謂承師問道之中學又謂之大學又謂之璧廡此五學中之尊學者不尋居焉天子養國老亏學是謂上親賢仁之東學又謂之東膠又因夏學之名謂之東序學干戈羽籥者居之天子祀先賢亏學是謂上賢賢德之鹵學又謂之鹵廡又因殷學之名謂之瞽宗學禮者居之天子視學太子入學

學

主

以齒是謂上齒賢信之南學又因五帝學之名謂之成均大司樂教樂德樂語樂舞者居之天子上賢尊嚴其所入者北學因虞學之名謂之上庠典書詔書者居之周人又設四郊之小學郊人之有曲藝者居之謂之郊學亦謂之虞庠養庶老亏此焉周人復亏鄉亏州亏遂亏黨亏縣皆立學謂之庠鄉之學謂之鄉庠亦承夏名謂之鄉校州遂之學亦或承殷學之名謂之序黨縣之學周制設之獨謂之庠郊學遂州黨縣之學皆謂小學對國學而言之也故以璧廡對四學言之璧廡為大學以國學對諸小學言之則四學亦併大學

學

西

記王制篇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元云此殷之制袁準云王制小學近而大學遠其言乖錯非正也陳祥道云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亏外然後達亏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亏內然後達亏朝故也以周案袁說失之矣陳說失之誣鄭注較通然辟雍頌宮為周制有詩雅記明堂位可證下文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頌宮則此小學大學自據周制而言可知鄭注似未足據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小當佗少說亦詳先君子釋學篇周官師氏當王朝時居虎門之左其施教自在少學此以諸侯言故曰公宮南周官師氏保氏所司舉門之內師氏兼主誨王故當朝時居虎門之左諸侯公宮地隘自宜在郊南詩靈臺疏引王制文以證天子禮節去南字洪筠軒遂大學在郊亦以諸侯之制言諸謂今有南字衍文非也大學在郊以魯郊上帝先有侯國中地小不容建學故置之亏郊以魯郊上帝先有事亏類宮考之知周諸侯之大學自在郊矣以文王靈臺辟雍觀之知諸侯之大學在郊自殷以來未改也國無大小不能無學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者惟在郊之大學自在郊之大學即下文所謂泮宮諸侯尋立學而泮宮之制惟天子命之教而後立少學尤賢亏泮宮漢食貨志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亏庠序庠序之異者



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古少學之重如此如舊所解觸處皆礙蔡邕云周官有門閭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闥盧辯云小學謂虎闥師保之學秦蕙田云蔡邕明堂論云周官有門閭之學鄭注周官不之及焉疏矣世子學于虎門其所與其學者惟王子弟及公卿適子耳其餘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中之秀者當學于郊外小學若國中之大學則王制云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蓋皆由小學而進于大學者也以周案師氏保氏所教之學為天子之

學

主

少學所謂少學在公宮南之左者是也門閭之學名實不古鄭注不之及非疏也且師氏保氏之守門閭但使其屬守之經有明文其施教國子自在王宮南左之少學安尋謂之門閭之學耶秦氏殊未之審矣漢食貨志云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先君子釋學篇申其義云天子之少學惟王子弟及公卿適子之賢者入焉以王之子弟自幼學于此謂之少學對大學言之亦稱小學諸侯之少學在公宮南之左有鄉學之異者移國學有國學之異者移少學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天子之大學又案自

宮南之少學廢而鴻都門學士興時侍中祭酒樂松賈護等不用師氏教法引用非人雖寵賚至封侯錫璽而士君子羞與為列馬氏廷鸞遂以私學為譏端臨則謂當時大學諸生三萬餘人其持危言覈論以激濁揚清自負者誅戮禁錮殆無子遺而其在學授業者至爭第更相告訟無復廉恥于鴻都學士乎何誅斯言亮哉據後世流弊以論故事雖帝王無良法矣

鄭元云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孔穎達云澤所在無文蓋于寬閒之處近水澤為之射宮天子在廟中賈公彥云射宮即國之小學在郊則虞庠是也朱熹云

學

主

詩于彼鹵離說者以離為澤蓋即旋邱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秦蕙田云孟子曰序者射也澤宮為習射之所其在東序與以周案孟子以庠序校為小學名惟學則三代共之則序者射也自指殷之小學而言故賈疏據周之鹵郊虞庠當之據孔子三朝記射宮在東郊據梁梁傳尚書大傳澤即春田不闢澤之澤謂國中射宮者澤中擇士之宮亦謂之澤宮說詳射禮門

許慎云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鹵南為水東北為牆鄭元云泮之言半也蓋東鹵門以南通水北無也以周案許鄭異義據水經注云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宮中



有臺臺南水東鹵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鹵水南北四百步東鹵六十步詩所謂恩樂泮水此與許鹵南爲水之說合也白虎通義云泮宮者半于天子宮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雍之以垣御覽引禮統云泮宮半有水半有宮此與鄭東鹵門以南有水之說合也但水經注所云泮水本名雩水因其與泮宮近故後人謂之泮水非即魯學宮之泮水蔡邕說辟雍之水廣二十四丈四周外魯泮宮之水必無如水經注所言之廣且泮宮之水必非鹵南二水不相通戴埴楊慎輩因此遂疑泮宮非學名則妄謬矣竊謂天子宮縣

學

主

四面縣諸侯軒縣左南面天子周城四面城諸侯軒城轍南面則諸侯泮宮亦似南面無水類聚三十八初學記十二引劉向五經通義云諸侯不尋觀四方故缺東以南半天子之學其說勝于許鄭可從也通典五十三泮宮水雍其半蓋東鹵門通水北無水此從鄭說云通義字誤泮之言半鄭詩箋是記注云類之言班此語未覈類即泮字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學謂泮宮諸侯自有學惟泮宮命之而後立諸侯泮宮有三學中泮宮東東序鹵警宗魯魯兼備四代之學北又有上庠獨闕南面一學且無水以辟天子故謂之泮宮

學

太

鄭元云文王世子乃還賓于東序言乃還者謂尋立三代之學者釋菜于虞庠則賓賓于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警宗也崔靈恩云學制有二一制與明堂同體五室四堂在一基之上四方堂則以其方名學中央謂之大學一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並方名之在國中者謂之大學諸侯爲學之法但一堂之上不爲五室唯南向爲之置之處一如時王之法孔穎達云諸侯唯立時王學其有功德者尋立三代之學若魯國學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鹵陳祥道云序與警宗蓋亦設于類宮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與秦蕙田云五等諸侯之大學皆有東序不獨魯也魯立四學其中爲泮宮其北曰米廩其東曰序其鹵曰警宗不立成均者避天子也以周案諸侯建國必有學惟大學用泮宮制天子命之然後立文王世子云王命公侯伯子男反養老幼于東序是諸侯不獨立時王學也諸侯泮宮之制中時王學東東序鹵警宗惟魯尋備四代學則北又有米廩鄭意以爲尋立三代學者東東序鹵虞庠魯備四代學則鹵爲警宗耳孔疏舉魯以證立三代學者誤會鄭意孔穎達云魯是周之諸侯于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



國而禮器注云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為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陳祥道云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于上帝則于此先有事焉秦蕙田云魯之四學在國中南郊與泮宮何必在一處詩云魯侯戾止何必定往郊外以周案大學在郊為周諸侯之通制諸說胥失之矣

右學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三行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保氏養國子以道乃

學

五

教之六藝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元云至德中和之德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于孝而行尊焉賈公彥云中和祗庸孝友是樂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少別中和取大司徒六德之下孝友取大司徒六行之上祗庸二德與彼異自是樂德所加也李光地云鄉三物之教者鄉學也所謂小學也師氏保氏之教國子者國學也所謂大學也鄉三物之教先之以德次之以行次之以道藝其序明矣師氏之教曰至德即修其知仁

學

三

聖義忠和之謂德修則有以進乎道藝矣故曰以為道本曰敏德即動于禮樂射御書數之謂學明則有以措諸躬行矣故曰以為行本其曰孝德即篤于六行之謂但自民間言之則有睦婣任恤之事自國子言之則以取友親師為要故彼六行與此三行不同也若大司樂之六德則正與師氏相表裏中和即至德祗庸即敏德六行三行皆以孝友為先故孝友即孝德也以周案李說似矣然未覈也司徒所掌鄉三物之教為鄉學而師氏保氏所掌則為門閭之小學初非國之大學其曰教國子者少學為王太子之小學其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自國學而升者亦尋與焉爾周官每以德行道藝並稱凡曰道者多兼藝曰德者多兼行鄭注大司樂有道者有德者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此通例也賈疏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則又以德行分言之故鄭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如李氏說師氏之三德義兼大司徒之六德六行六藝則師氏三德之下何以別言三行六藝之教亦不必別掌于保氏矣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師氏鄭注推之中和即至德祗庸即敏德孝友即孝德其義自見大司徒之六德于中和之上又加知仁聖義中



和爲知仁聖義之極至聖知卽祇庸仁義卽孝友皆有  
尋弓詩書禮樂之教者也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漢弓書教者知經解云疏通  
知遠而不誣漢弓書者是也其教屬北學文王世子云  
書在上庠鄉飲酒義云背藏知以是也漢弓詩教者仁  
經解云溫柔敦厚而不愚漢弓詩者是也其教屬南學  
鄉飲酒義云鄉仁是也漢弓樂教者聖聖通也鄭注其  
字从巨呈聲達四聰者謂之聖經解云廣博易良而不  
奢漢弓樂者是也其教屬東學文王世子云學干戈羽  
籥在東序鄉飲酒義云左聖是也漢弓禮者義凡禮以

學

主

義起經解云恭儉莊敬而不煩漢弓禮者是也其教屬  
鹵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鄉飲酒義云右義是也六  
行弓孝友之下加以睦嫺任恤是分師氏三行之順行  
而爲四也六藝爲禮樂射御書數固與保氏所掌無異  
矣

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導民四曰  
儒以道導民鄭元云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  
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以周案周之教法曰德行  
道藝師有德行儒通道藝者也此不獨諸侯師保爲然  
先君子敬居集曰周官黨正之所校比州長之所攷勸

渾言德行道藝鄉大夫則分言之曰攷其德行察其道  
藝又分之曰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是以德行  
與道藝明賢能之別也大宰以九兩繫萬民曰師以賢  
導民儒以道導民以賢能分師儒也師之賢則優弓德  
行儒則實興中之能者能則通乎道藝也司徒以鄉三  
物賓興曰六德六行六藝不言道者以藝賅道也禮樂  
之藝精之爲道道不外立禮成樂也後世負教責者必  
弓六德六行外自立學案而師法並判道學弓儒林則  
不通道者可名儒而儒品輕 又案大宰以九職任萬  
民皆三農工商之業獨不及士說者謂古士農不分自

學

主

管仲治齊始有士農工商之目而大宰以九兩繫邦國  
之民別師儒弓友鄭注友謂同井相合耦勸作  
弓牧長之下宗主之上而友藝居其末則士農亦似有  
分矣然所謂師儒者學業已成者也是士之已以德進  
事舉言揚者也若其初出化入息與農爲伍故詩曰攸  
介攸止烝我髦士鄭箋介舍也禮使民勸化耘耔閒暇  
則弓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  
士之行此其證矣

鄭元云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  
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



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孔穎達云鄭意以爲秋教禮春教樂冬教書夏教詩也必互言者以此四術不可暫時而闕春教樂明兼有禮秋教禮明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陳暘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以此以周案樂在東序立春教之禮在瞽宗立秋教之詩在南學立夏教之書在上庠立冬教之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此舉大判言之以明四術之崇崇以時耳其實四學之教非一時舉三時廢以東序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

學

三

籥例之自見周官分春夏秋冬豈亦各舉其職乎一時乎鄭注互言之者蓋合春秋冬夏而言亦非春與秋互冬與夏互如孔疏所說陳說要謬鄭注春誦夏弦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是以春樂夏詩分言也若謂誦是誦詩弦是弦樂則春立樂而誦詩夏立詩而弦樂此正合教之證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進業退息必有居學朱子云注疏讀時字居字句絕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爲句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朱子此讀甚當樂正以時進諸士而教之亏其學如秋教禮亏瞽宗冬詔書亏

上庠是也其士之退而息者不以非時教之正業而輟學如東序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

記月令春習舞秋習吹鄭元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以周案鄭意春習舞秋習吹亦是互文故曰重凡瞽陽也吹不專習亏秋秋冬學羽籥舞亦不專習亏春而月令各舉所重孟春仲春之習舞爲季春之大合樂也凡舞必有樂樂主陽故重亏春季秋之習吹爲季冬之大合吹也吹輕亏樂故重亏秋冬

漢藝文志云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

學

三

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白虎通義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以周案二書皆班氏撰而說兩歧古者崇四術立四教專用詩書禮樂而易時人視爲卜筮書春秋爲魯史學士不之習惟魯兼重是書藏諸故府故晉韓宣子來聘始見易象春秋而歎周禮盡在魯矣自孔子贊易修春秋學者尊之遂與詩書禮樂並列爲六樂經漢初已亡書是號爲五經以四德配四術書知詩仁禮義樂聖說已具再以五常配五經書知詩仁宜如舊禮自屬禮則義宜屬春秋而易爲信矣易以決疑春秋嚴名分



之書

記係傳篇云古者王子季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盧辯云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尙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適子季十三始入小學季二十入大學此王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季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諸子姓既朱子云當作晚成者至十五季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季出就外傳居宿亏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亏家也以周案束髮謂成童未及冠時也據記文及白虎論八歲入小學

學

蓋

十五入大學爲王子及諸侯太子之期據書傳十三季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爲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之期盧注所言與本文不合十五入小學爲晚成十八入大學爲早成盧注是今以內則較之十季出就外傳卽所謂八歲出就外舍又遲二季而所言小學節目實與保傅相表裏凡小學所學者六藝也學小藝謂書數射御之事內則所謂十季學書計成童學射御是也履小節謂習禮樂之末節內則所謂十季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季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也則學大藝履大節者由藝而進以道由節而達以德所謂文之以禮樂而成

德行道藝之人矣

鄭元云凡語亏郊者謂論說亏郊學德進事舉言揚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曲藝皆誓之曲藝爲小技能也誓謹也三而一有焉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曲藝不必盡善以周虞庠在國之四郊故謂之郊學鄭注以郊爲國學亏下成均不可通成均者國學也國學之選舉以德行道藝郊學如其法事舉者所謂行是也言揚者所謂道是也德進藝誓所謂德行之德道藝之藝是也藝與道分謂之曲藝誓猶示也皆示之皆告以德事言三者二而一有焉謂曲藝

學

美

之昇進其等者必亏德事言三者有其一此古人重德行道而輕藝之意也

鄭元云比季入學學者每歲來入也中季考校中猶閒也鄉遂大夫閒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孔穎達云中季謂每閒一歲鄭引周禮大比考校則此中季考校非周禮皇氏云此亦周法非也以周案周禮三歲大比中閒二季此云中季考校卽下文所云一季三季五季七季九季是中閒一季兩法本異孔氏此疏從熊說是已王制疏謂殷周同有是法又從皇說自相矛盾



孔穎達云一季視離經辨志謂學者初入學一季鄉遂大夫亏季終之時考視其業皇氏以中季考校為鄉遂學一季視離經辨志以下皆為國學非也但應入大學者自國學考校之耳其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以周案下云此大學之道也似皆據國學而言周禮三季大比此則中季考校周禮教以六德六行六藝考亦以此觀鄉大夫州長考其德行道藝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者則國學考此則考以離經辨志敬業樂羣諸目是其異者而天子公卿大夫之適子皆教于國學其俊秀之士無非自鄉學而升此其一也漢初博士雖各以經

學

主

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為置弟子員事稍復古然鄉郡學校之人不升于大學而補弟子員者太常別擇之民間公卿子弟不養于大學而任子盡隸光祿勳此其法之違乎古者也南漢以博士董仲舒疏廣薛廣德彭宣貢禹車賢夏侯勝轅固后蒼韓嬰胡毋生嚴彭祖江公以博士弟子入官者息夫躬兒寬終軍朱雲眭宏蕭望之匡衡馬宮翟方進何武王嘉施雋房鳳召信臣東漢博士入官未聞其以博士弟子入官者蔡茂承宮郎顗曹褒盧植戴憑歐陽歆牟長楊倫魏應鄭元云一季視離經辨志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周謂云辨志者分別其趣向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以周案離經謂分析經理知章句之

豎縷也志古識字經既離矣又令分別標識詩別賦興比禮分祿獻酬醑之類士初入學循誦習傳患在健侗不知分解鄭注其太之必速云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此初學之通弊也故亏初入學之季終考視其業先以離經辨志離與辨皆學者事非視者辨之也鄭注失之離經辨志為初季事無容演說周說亦非敬業則敬學樂羣則好問此所謂樂其友而信其道也博習如學操縵博依襍服之類親師者歆其藝而樂學此所謂安其學而親其師也

學

主

鄭元云呻其佔畢多其訊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言及于數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其所法象而已進而不顧其安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吳澄云多其訊言句及于數進句數進之謂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也王引之云佔讀為咎說文穎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為咎又曰籀書僮竹咎也佔亦簡之類故以佔畢連文釋文訊字又化誣爾雅誣告也多其訊言猶云多其告語謂不待自悟而強語之也隱元季公羊傳云及猶汲汲也爾雅數疾也及于數進謂汲汲于求速進也以周案句讀當依纂言佔讀為咎及猶汲汲當依述聞呻呻之也故曰呻其佔畢言以



吟誦爲才也多者厭之之辭訊言問難之言也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鄭注謂務其所誦多申明呻其佔畢之害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申明多其訊言之失此所謂施之悖而求之佛也 右教法

學

受業無錫范蠡全校

无

學校禮通故二

禮書第三十二

定海黃以周述

記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鄭元云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劉彝云周立四代之學虞庠以舜爲先聖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百畀以周案鄭以諸侯言之若天子始立學亦當釋奠于先聖先師漢魏以還或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或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長孫無忌所謂顏回夫子互佐先師宣公周公迭爲先聖是也唐貞

學二

一

觀定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相仍至明嘉靖改孔子爲先聖先師始合爲一 又案漢魏以來皆分先聖先師爲二科鄭注文王世子謂先師若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類先聖周公若孔子是亦分二科也竊攷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外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有道謂有道藝之儒有德謂有德行之師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其科曰六德六行六藝有德行者謂之師有道藝者謂之儒故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曰師以賢導民儒以道導民大司樂之樂祖所謂有道者卽以道導民之儒也有德者卽以賢導



民之師也樂祖記謂之先師謂其有德行也又謂之先聖聖者通也謂其能通乎道藝也古人聖字不甚重詳說所著經義通故世子篇曰先聖先師者非聖重亏師也故大昕視學節亦曰先師先聖焉自孔孟而後聖之名尊亏師而先聖之名反在先師之上明嘉靖君臣改定學典以孔子為先聖先師聖師不分既有違亏古禮其制以聖賢儒三者分科先師專歸之至聖豈先賢不足併先師乎據周禮言之師以賢尊民先師先賢一也故世子篇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祭義謂之祀先賢于西學據後世之禮言之賢與聖不同科而先師之名從同可也 又

學二

二

案聖賢畫像所傳有自漢景帝末文翁石室畫孔子及七十五子像靈帝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隸辨載漢韓敕後碑有改畫聖像如古圖語則其由來遠矣水經注闕里舊廟有夫子像劉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是可證也至北魏李瑒雕塋聖容旁侍十子為塑像之始唐開元時孔子及十哲塑像七十弟子畫像明洪武建學南京自孔子以下祀以神主北京猶沿舊制嘉靖間又改為木主闕里文獻攷述天下文廟皆易木主而闕里尚用塑像云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元云官謂禮

樂詩書之官周禮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外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案鄭王世子有國故則否以為國有故聖賢各自奠之不必與鄰國合則漢學祭先師可用漢人矣故言此以見意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以周案鄭意詩書禮樂各有祖故引大司樂文而云此先師之類明不獨樂有祖也而祭自在瞽宗記云祀先賢于西學固有明文孔賈謂四時各祭祖于其學非經注意古者天子祀先聖先師之禮已以逸不可攷經傳所言釋奠禮皆天子四時視學有司奉行之常事非正祭禮也正祭必天子親蒞其事

學二

三

其視學之釋奠使有司行之故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下文天子視學祭先聖先師是四時常奠亦祭先聖也此不言者古重先師言先師足以賅先聖孔禮疏陳禮書謂四時常奠不祭先聖止祭先師其說殊偏

鄭元云祀先賢于西學西學周小學也孔穎達云周之小學在西郊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以周案此即大司樂所謂祭于瞽宗瞽宗為國之西學鄭注以為周小學誤孔疏以虞庠當之夏謬文王世子篇詳敘始立學之釋奠用幣釋采不舞皆屬釁器考室之事所謂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亦釁考之賀賓爾其祀典不可



尋而詳後人乃據釋奠禮以當之亏是以釋奠之有合為大合樂陳用之說又以大合樂遂養老謂視學之禮專以養老而設馬賈與說異說沸起古義日湮

鄭元云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外則以為樂祖祭亏瞽宗或曰祭亏廟中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以此觀之祭亏學宮中孔穎達云禮及詩書之祖亦各祭亏其學賈公彥云祭樂祖必亏瞽宗者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弣大師詔之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彼雖有學干戈在東序以誦弣為正禮在瞽宗注云學禮樂亏殷之學則祭禮先師亦在瞽宗矣若然則書之先師祭亏

學二

四

上庠詩則春誦夏弣在東序則祭亦亏東序也陳祥道云天子視學祭先聖先師即祀先賢亏西學也祀先賢亏西學則祭亏瞽宗也秦蕙田云瞽宗在辟雍之西記云祀先賢亏西學則凡先聖先師並祀亏瞽宗也賈疏疑非以周案詩書禮樂各有祖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非詩書禮無祖也鄭注春官釋奠亏先師已發斯義矣而疏家因之遂謂各祭其祖亏其學經固無是文注亦無是意也陳禮書秦通考引記云祀先賢亏西學以證祭亏瞽宗其說當矣文王世子記言樂在東序詩在南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賈疏引春誦夏弣以證樂在

瞽宗又以之證詩在東序語既矛盾且大師詔之文應句絕鄭注連瞽宗為文云春誦歌樂夏弣播詩又注禮在瞽宗云學禮樂亏殷之學是詩禮樂之祖皆祭亏瞽宗明矣又注乃退償亏東序云尋立三代之學者釋菜亏虞庠鄭意虞庠在西郊諸侯立三學東東序西虞庠始立學者釋菜在虞庠是亦仿祭亏西學瞽宗之義則祭先聖先師亏西學在諸侯亦爾矣疏家所言豈鄭意與

學二

五

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皮弁祭菜三也秋頒樂合釁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惟釁器一也以周案大祝大會同造亏廟宜亏社反行舍奠甸祝掌四時之田舍奠亏祖廟舍奠即釋奠廟社山川亦有釋奠禮是釋奠不止有六也士婚禮舅姑沒三月乃釋菜士器禮君視歛釋菜入門春官占夢舍萌亏四方鄭注舍萌猶釋菜廟門四方亦有釋菜禮是釋菜不止有三也孔疏直舉學中言之耳然學士入學皮弁祭菜即仲春釋菜之禮不尋分為二始立學之釋奠及釁器之釋菜為般禮賦告之釋奠為告祭皆非常祀其常祀者曰四時釋



奠四曰仲春入學釋菜一

鄭元云春官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出征反釋奠于學謂釋菜奠幣禮先師熊安生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釋奠之禮既有牲牢某幣兩有皇侃云用幣釋菜是一事孔穎達云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用幣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釋奠有牲牢有幣帛無用菜之文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為釋奠有牲牢也陳祥道云釋奠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然山川廟社之釋奠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餘不必有合也

學二

六

聘賓之釋奠有三獻餘亦不止三獻也以周案古有釋奠釋菜釋幣禮大祝造于廟宣于社反則釋奠此為告祭曾子問云凡告必用牲幣是釋奠有牲幣也王制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魯頌在泮獻馘言采芹藻是釋奠亦兼有菜也始立學之釋奠菜幣兼有其四時常奠則有菜無幣文王世子篇凡始立學者必釋奠及行事必以幣為四時常奠本無幣故別言之如有幣無煩更言矣世子篇又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陳氏以合為合樂說尚可通獻酬之說何據

鄭元云月令孟春入學習舞為仲春將釋菜也仲春習

舞釋菜將舞必釋菜以禮之孔穎達云將欲習舞必先

釋菜以釋菜之時不為舞也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不授器是知釋菜無舞也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即是釋故知釋菜在合舞之序以周案月令孟春入學習舞為仲春釋菜有舞故先習之也鄭注云為仲春將釋菜明釋菜本有舞也月令習舞釋菜大胥舍菜合舞皆屬並舉之辭無分先後文王世子篇始立學者既覺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明覺禮較殷也釋菜本有舞故別言之如無舞亦不煩更言矣又案月令孟春入學習舞為仲春之釋菜也仲春習舞釋菜為季春之大合樂

學二

七

也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即仲春之習舞釋菜天子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重在合舞非釋菜之禮重于釋奠也鄭注文王世子篇釋菜禮輕釋奠則舞明釋菜之禮本輕于釋奠釋菜有舞有不舞不舞之釋菜較釋奠更輕故云此明其例孔疏誤會鄭意遂謂釋菜本無舞失之矣

鄭元云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芬香之菜或曰古者士見于君以雉為賀見于師以菜為賀菜直謂蔬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元謂舍即釋也采讀



為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高誘云舍猶置也置采帛亏壽以賀神也以周案舍采之說以後鄭為正壽三說並誤高氏以釋幣為釋菜亦非文王世子篇既饗器用幣然後釋菜釋幣釋菜明為二禮

鄭元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皮弁天子之朝服祭菜禮先聖先師熊安生云始教謂始立學教皮弁祭菜者天子使有司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孔穎達云學士春始入學唯尊祭先師不祭先聖皇氏以為始教謂春時學士始入學其義恐非吳澄云有司先服皮弁服行釋菜禮示學者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元冠今

學二

八

加服皮弁以周案皮弁天子之朝服月令仲春釋菜天子帥公卿大夫親往視之即此事也為天子親往視禮故有司服皮弁釋菜有司事也故曰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若始立學為釋奠禮其釋菜在饗器後亏禮為殷天子未之親臨也何云皮弁熊孔之說未是釋菜之禮以漢魏後世行釋奠亏仲春上丁與釋菜禮不分淺人域亏所見遂謂釋菜即釋奠字依呂覽作舍菜義從高誘訓采帛釋奠釋菜釋幣三者合併為一尤誣

鄭元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

者當與鄰國合也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陳祥道陳澧說必有合合雍與魯有國故則否與國有大故去樂意同以周案兩說皆嫌牽強右祭先聖先師釋奠釋菜諸禮

鄭元云養老周人修而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會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熊安生云據鄭此注養老四時凡四孔穎達云凡飲養陽氣凡會養陰氣郊特牲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會與嘗連文故知會在秋彼不言冬夏者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以周案

學二

九

熊氏據王制周人兼用饗養會備陰陽四時之養蓋謂春用饗夏用養秋冬用會也孔氏以冬夏養老不見經傳注不過因春言夏因秋見冬而饗養會不分屬四時每養老兼有之故用皇侃說以為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會先行饗次養次會秋冬雖以會為主亦有饗先行會次養次饗二說不同以鄭注言之王者四時養老而諸經言養老在春秋兩仲月舉其禮之盛者言之耳禮正饗正會行于廟若學養皆在寢會之殺者亦亏寢經有公會禮養禮可證也春饗老秋會老皆在學具有明文夏養老用養禮冬養老用會禮其在寢與養老亏學



為禮之盛亏寢殺矣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引白虎通云禮三老亏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禮五更亏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此文不足據當以祭義正之皇侃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外王養外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季養庶人之老熊安生云天子視學之季養老一歲有七四時皆養老故鄭王制注云凡飲養陽氣凡會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并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

學二

十

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為七也孔穎達云此注言冬夏者據周法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季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為春秋各再養老故為一季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為五義實可疑陳祥道云天子之亏老所養三國老也庶老也外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若夫簡不率教出征受成以訊讞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于歲養之數者也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致仕之老固在

其間皇氏離而二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饗秋會而已熊氏謂歲養有七亦誤矣以周案王制周人養老兼用燕饗會鄭注以為備用養陽春夏養陰秋冬是一歲四舉也而羅氏仲春養國老月令仲秋養羣老舉入學禮盛者言鄭注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據大胥文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為言先鄭注大胥亦引月令仲春上丁仲丁以證然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本無與養老之事而文王世子大合樂之養老自指羅氏仲春養國老月令仲秋養羣老之月非四時養老外又有大合樂之養也保傳云春秋

學二

十二

入學坐國老亏牖下執醬而親饋之盧注云仲春舍采合舞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與鄭注合而鄭注盧注並不據月令季春大合樂以為說為養老惟在春秋兩仲月不關季春之事也月令季春大合樂與季冬大合吹同季冬不養老季春亦不養老可知孔疏謂季春大合樂亦養老一歲三養老熊氏亏四時養老外加春秋大合樂為六又加季春大合樂為七並不鄭意陳氏禮書沿孔氏說其實以學禮言止有仲春仲秋兩養老而已

鄭元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羣老更事致仕者也名



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蔡邕說更當爲更老僂三老三人五更五人以周案漢制三老五更各一人白虎通義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亏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亏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各一人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鄭注本此又樂記注云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氏破更爲更與老尤少別白獨斷云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己也說同漢官儀云義又稭金誠齋據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以申蔡說謂鄉之三老

學二

三

以三公之在位者爲之學之三老以三公之致仕者爲之

盧植云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蔡邕云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鄧展云漢直以一公爲三老用大夫爲五更以周案王制正義引熊氏說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說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從國老之汰士從庶老之汰則蔡氏之說亦與盧鄧不同且王制云周人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是小學也而祭義云養三老五更于太學則五更不養于小學明矣

保傳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于牖下執醬而親饋之則三老五更皆國老明矣

漢初三老答天子拜後漢議幸學乞言禮羣臣欲令三老答拜校尉董鈞駁云禮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若答拜是使父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云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尊視猶子也以周案禮無不答拜者尸答主人拜君答臣拜猶曰非父子也特牲之餽父拜其子冠禮之見母拜其子矣董譙之言殊悖于禮

學二

三

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奉事反命鄭元云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以周案此節所記爲天子仲春養三老五更之禮而先敘祭先師先聖者天子入學必釋菜于先師先聖常禮然也其使有司行事者上文云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是入學之釋菜有司奉行之亦常禮然也故曰興秩節興讀爲舉秩節者常禮也上文春官釋奠已謂之凡此有司行事又謂之秩節者明此釋菜之祭天子不親其事爲四時入學之故事以別下文釋奠先老爲養老之特典爾鄭注有司攝事不親祭



觀禮非為報皆非經義

記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鄭元云祭畢天子乃入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樂也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于上庠孔穎達云天子視學虞庠疏以上庠為虞庠誤釋奠既畢入反于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養老在明日本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注以周案天子國學有五同在一處東東序西瞽宗北上庠南成均皆處學士而天子居中學最尊記云天子至謂至中學也而先師先聖之祭在瞽宗故命有司釋菜有司

學二

西

卒事反命亦謂反命于中學也始之養也目下事始之云者對下終之以仁為文適東序釋奠先老及適饌省醴為養老之始事至樂闋反養于東序為養老之終事末言慎終始念終始又承此始養終仁言之此復言適東序者一以明天子之初至非遽入東序一以明西學之釋菜亦非天子親其事也記文語氣緊相承接必非異地異時注增乃入之文疏遂謂行事于郊畢入反國乃養老斯大誤矣天子仲春養老用飲禮仲秋養老用會禮記曰凡飲養陽氣有樂會養陰氣無聲鄭注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此記所言為仲春養老之禮可以下文

省醴登歌決之也

記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鄭元云發詠謂以樂納之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以周案鄭注以蕤鬯禮言之是已其解發詠退修非也醴獻酒或以醴為醕謂此會禮非也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終言其事發詠即下文所謂登歌退修之以孝養即下文所謂反養老于東序或以發詠為金奏亦非也金奏無歌何云詠焉

學二

五

記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鄭元云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孔穎達云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至旅酬時談說善道以周案養老之獻酬在合樂後故曰大合樂遂養老此謂天子適饌省醴畢遂反中學樂亦作于中學也乞言合語在旅酬後亦終言之

記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于東序終之以仁也鄭元云此所告者謂蕤鬯樂王于蕤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以周案上文合德音之致注以為即合樂則此告樂闋謂合樂闋也上云反登歌謂反中學此云



反蒼老謂復反亏東序行獻酬禮所謂大合樂遂蒼老者是也遂者繼事之辭但非在明日耳至此蒼老禮畢故曰終之以仁

記祭義會三老五更亏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樂記文同以周案此天子仲秋蒼老之禮也秋用會禮故曰會不言飲曰饋不言獻曰酌不言齊曰總干不言登歌下管會

學二

太

入季萬入去籥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廢也其無聲者大胥秋頒學合磬本無關蒼老事惠半禮金誠齋乃據以駁秋食蒼老無樂之文未達記意

鄭元云三老如鄉飲酒之賓五更如介羣老如眾賓以周案三老五更皆國老保傅篇春秋入學坐國老亏牖下則三老五更皆在牖南面羣老繼而西立以焚禮準之矣漢明帝蒼三老五更亏辟雍三老李躬東面五更桓榮南面固失之魏與北魏北周乃以三老南面五更東面從鄭義易之似亦未是

萬斯大云文王世子蒼三老五更羣老是以焚禮蒼老

而其升降獻酬與其席次當如鄭注準鄉飲酒禮推之

何則焚禮膳宰為獻主此則天子親獻焚禮大夫為賓

賓唯一人此則有三老五更羣老故鄭謂三老如賓五

更如介羣老如眾賓其言良是發咏謂天子迎老更入

門奏樂入門之後揖讓升拜洗拜送獻三老受獻卒飲

而樂止三老酢亏天子樂又作天子卒獻樂又止郊特

牲所謂賓八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卒獻而樂闋即此也

然焚禮賓至庭乃奏肆夏賓受獻樂止與郊特性所言

不同者焚禮是君焚其臣郊特性是賓主相焚故禮稍

異蒼老事大天子親獻宜從賓主相焚之禮而五更羣

學二

七

老之獻亦必皆有樂退謂天子獻三老三老酢天子天

子酬三老畢三老乃降立西階下當序東面一如鄉飲

酒主賓獻酬畢賓降立之儀而五更羣老之獻一如鄉

飲酒之介與眾賓其降立之儀亦同以周案蒼老有飲

禮有會禮此春蒼老之以飲禮者也萬氏申鄭是祭義

云會三老五更亏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

而酌冕而總干此秋蒼老之以會禮者也保傅篇春秋

入學坐國老亏牖下執醬而親饋之此合春秋渾言之

爾

萬斯大說樂記會三老五更亏大學可準公會大夫禮



言之會禮不親割牲不親醕醢且不樂舞養老則天子親割親醕親舞皆所以敬老也以周案樂記云云皆據天子親自為者言之保傅篇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亏牖下執醬而親醕之可以互證其禮之與公會大夫異者不止割牲數端公會大夫亏路寢之堂天子會老亏大學記曰坐亏牖下

鄭元云六十養亏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廬植王肅說養亏鄉不為力征養亏國不與服戎皆謂養庶人之老也以周案鄉鄉學國國學學王宮南之少學也凡少學養亏國學廬王以養為庶老之引

學二

太

季五十者一鄉引季則及之六十者一國引季則及之七十者學中行養老之禮則及之別一說鄭注凡三王養老皆引季云已而引戶校季當行復除也老人眾多非賢者不尋皆養鄭意既謂之養非引季

記王制八十杖亏朝七十不俟朝祭義云七十杖亏朝八十不俟朝孔穎達云王制謂大夫士老季而聽致事者七十杖亏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云是也以周案孔說本熊氏舊疏曲禮疏引其說而駁之未當也大夫七十而致事杖亏國八十杖亏朝若七十不聽致事則

必賜之几杖故七十亦尋杖亏朝七十致事不與朝政故不俟朝若七十不聽致事至八十不敢又與朝政故八十亦不俟朝欲有問焉則就之先鄭注伊耆氏云季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為王杖論衡謝短篇亦云七十賜王杖御覽玉部引佗玉杖非右養老

學二

受業通州白作霖  
次玘全校

五



選舉禮通故

禮書第三十三

定海黃以周述

孔穎達云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謂錄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也案鄉大夫三季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名則升于天府身則任以官職則下文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據鄉人故三季一舉此據學者故中季攷試殷周同也熊氏以爲此中季舉者爲殷禮鄉大夫三季舉者爲周法其義非也秦蕙田云古者取士于鄉有二法一則由鄉而升司徒由司徒而升大學學成

選

十一

然後用之王制所謂造士是也一則三季大比興其賢能直達于王不復令入國學周禮所謂賓興是也六遂之學與鄉同以周案孔氏此疏從皇氏說學記比季入學鄭注云鄉遂大夫闕歲則攷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攷焉以此言之當以熊說爲長然其所異者一闕歲一三季耳而鄉遂大夫所攷學士必升諸國學教成而後用之故鄭注王制命鄉論秀士云秀士鄉大夫所攷有德行道藝者卽以鄉大夫文言之明其同也孔疏以爲周之選舉有二法一由鄉舉一由學舉秦氏遂謂鄉大夫之賓興不復入學此言無稽王制命鄉

論秀士鄉卽鄉大夫論謂論之亏學也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眾庶爲鄉人未入學者則其所興者爲學士所攷者亦攷之亏學可知也攷德行道藝卽司徒之三物其職曰受教灋于司徒則所論之士必升名于司徒可知也又曰退而頒之亏其鄉吏鄉吏卽州長黨正之屬州長職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序州之學也又曰三季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是亦攷之亏學也黨正職曰書其德行道藝亦謂書之亏學也周之鄉舉里選必入學而攷之而教之教成而後用之故所用之人皆通達政事而無不知學之

選

二

人也鄉大夫職于賓興之後不復言入學事者教學非其職略之也其曰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賢入使治之爲賢能終言之非賓興後卽任以官職也如孔疏言鄉人未入學者一舉任官其入學者鄉大夫論之司徒又論之而後升太學大樂正論之司馬又論之而後尋祿是驅學中之士而爲鄉人也如謂鄉大夫賓興之賢能所授者爲府史胥徒之屬學士所授爲士大夫然其職曰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內史所策命者孤卿大夫也出使長之入使治之士大夫之任也府史之屬亦其未尋升學者充之耳



鄭眾云興賢若今舉孝廉興能若今舉茂才鄭元云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賈公彥云攷其德行道藝德行謂六德六行道藝謂六藝賢者則德行之人也能者則道藝之人也以周案周九兩之法三曰師以賢導民四曰儒以道導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掌教之官必選有德行有道藝者為之其攷士即用此法曰興賢者能有德有德行能有道藝若賢若能分而取之不必備也或以德進或以事舉事即六行或以言揚言即六藝其有不中攷者仍教之德即六德學待後再攷而升之文王世子曰以待又語不獨曲藝為然也

選

三

曲藝亦六藝之一百兩漢辟舉之目以賢良文學孝廉茂才最著賢良其賢而有德者孝廉其賢而有行者文學與茂才其賢而有道藝之人與然皆察舉亏郡國而不取諸學校與古終異

鄭元云三而一有焉謂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以周案上文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此郊學外士之法也曲藝未可據責以此三者而亦不可不知德事言之法故曰皆誓之誓猶示也示以三而有其一焉乃進其等則三代之時雖執技以事上者亦有儒者風也而士之以德進事舉言揚者無非德

行道藝之選亦可知矣鄭注非記意說詳學校門

鄭元云謂之郊人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亏成均以及取廢亏上尊謂天子飲酒亏虞庠則郊人亦酌亏上尊以相族吳澄云鄉學之秀士已升司徒為選士者亏天子視學飲酒之時尋取廢亏堂上之尊以相酬又升亏大學為俊士者則謂之成均之士曲藝雖已進等然猶在郊學未尋與國子齒是遠之亏成均并未及與升亏司徒者尋取廢亏上尊也以周案鄭讀遠之句絕吳讀連下亏成均以及取廢亏上尊也十一字為義竊謂句當從吳讀亏義非也以猶與也遠之者明

選

四

不與及也與及取廢亏上尊即謂成均之士成均國學也國子亏成均有取廢上尊之榮而曲藝之士遠之不尋與及所謂凡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是也鄭彼注云亏其鄉中則齒據吳說并不齒亏鄉苛矣曲藝亦六藝之一百未可過菲薄之論語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記射義擇士亏射論者多非之以周案說詳射禮門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亏天子漢食貨志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亏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亏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亏天子學亏大學謂



之造士鄭元云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孔穎達云注以貢士之文繫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知三歲者書傳云古者諸侯之亏天子也三季一貢士以周案范注穀梁從漢志歲貢之說何注公羊從伏傳三季一貢士鄭注同何所引舊說卽何語也並見莊公元季注古者鄉黨之賓賢邦國之貢士皆以三季漢志云歲貢誤讀記文百西漢選舉不以時東漢定歲舉之法皆不古 又案古有諸侯貢士之禮又有天子遣士還治其國之禮范注穀梁傳云諸侯歲貢士亏

選

五

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不名此可補禮文之闕

劉敞云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鄉學所升曰選士不過用爲鄉遂之吏國學所升曰進士則命爲朝廷之官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爲世家編戶之別也然庶人之仕進亦有二途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一也升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同二也以周案劉說是已而猶未盡也古者選士選吏同出一途雖鄉升司徒升而後或仕或學微有不同而其終吏亦昇與士人同判亏朝非鄉學所升終亏鄉遂吏國學所升者遽爲

卿大夫也兩漢士吏一途猶存古法梁天監中沈約上疏云漢代庠校棊布傳經授業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亏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尋察舉人才秀異始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入佗台司漢之舉人亏斯爲盛先君子做居集云鄉論學中之士以其秀者外亏司徒曰選士其未升司徒者上則爲府史次爲胥次爲徒役亏鄉而仍習學亏鄉以待後選已升亏司徒者司徒論其秀而升之太學曰俊士其未升亏太學者上士如族師中士如閭胥鄭長下士如比長里宰鄰長習學亏司徒卽役亏司徒而不役亏鄉以待後升其外亏

選

本

學者大司樂教之專通詩書禮樂之經專務明德新民之事不紛其心而不征亏司徒曰造士造學能有成是爲造士之秀者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選俊造進之士如此漢法博士弟子之明經者多補郡太守卒史後或登高位而著盛名此法蓋本亏古然則古之時選士之終不升亏學造士之終不升諸司馬而能以勲業自奮者必復有吏選之法豈非因其性之所近而栽培之乎彼後世官無封建吏有封建古者吏無封建與選士之法相須而行士之賢能者既有以異亏下吏而次則以吏底身吏之卓異者其始與俊造士分途其終與進士同



劉此天下所以無棄材而士趣與吏績遂熙熙然日上也西漢以試吏入官者路溫舒衛青公孫宏張湯杜周王訢陳萬季弓定國龔勝丙吉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孫寶何並符宣朱勝朱邑趙禹王溫舒尹齊咸宣嚴延季尹賞樓護王吉鮑宣焦延壽

史儒林傳太常臧孔博士平失姓等議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季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

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

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尋受業如弟子一歲皆

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

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

選

七

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佞者罰學官公

孫宏奏請選擇其秩比二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

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

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禮謂

學掌故也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掾員以周案此

漢選用博士弟子法也太常所擇者選士之法二千石

所察者選吏之法漢士吏皆尋受業于博士歲終輒試

能者用不能者罷太常臧博士平所請為博士弟子內

用之法學官宏所請為博士弟子外用之法是不論第

之高下內外通補也索隱引如爾雅云漢儀弟子射策甲

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是以第之高下分內外與此又異其制未知起于何時侯攷

漢書文帝紀十五季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

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以周案此天子親策士

之始亦辟舉試文之始也然其初立意在求其直言極

諫耳非以賢良必憑之亏文也賢良能直言極諫者有

德有言之士也馬氏通攷以其每對策輒百餘人較孝

選

八

專以文學視賢良矣謬哉

武帝紀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報事興廉舉孝今或闕

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于上聞

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

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

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詔書

令二千石舉孝廉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

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孝詔酌廉任酌以周案據此奏議西京舉

孝舉廉各自為科與東京異蕭望之辭宣黃霸張敞等

皆以察廉補長丞兩漢辟舉以孝廉為最盛西京孝廉

之見于史者二十有二人亦較賢良為多賢良文學止十七人姓名



具見馬氏通攷班史云詔舉賢良舉書云詔舉孝廉多關略秦氏通攷遂謂西京舉人以賢良爲盛東京舉人以孝廉爲盛殊非覈實之言西京舉賢良孝廉皆特詔無定期東京和帝時定歲舉孝廉迄其人斯盛故范書列傳言舉孝廉者獨多然西京孝廉至今可攷見者人數尙多則當時應舉者亦自不乏武帝之詔以爲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此一時之事非西京一代皆然且武帝以辟舉諸法未嘗限定郡國各舉一人郡無其人遂不薦舉本是漢初舊法此不獨孝廉爲然賢良亦當如是馬氏通考以爲賢良對策輒百餘人孝廉之選至闔郡不薦

選

九

一人蓋非有實行可見不容謬舉故也此亦一孔之見

元封五季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以周案漢之賢良古之所謂有德者也孝廉古之所謂有行者也茂材古之所謂道藝之士也三科皆特詔無軒輊惟茂材異等重云諸科武帝此詔及元帝永光二季詔可據光武帝定歲舉茂材法而孝廉特詔其科優劣茂材和帝又定歲舉孝廉法而賢良特詔其科優劣孝廉此兩漢辟舉之異也然茂材異等仍居諸科之上陽嘉元季詔可據

選

十

故事以四科辟士可證

後漢書順帝紀陽嘉元季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季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舉應選其有茂材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季齒以周案此從左雄議辟舉試文其法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舉應選而又試之云公府覆之云端門以核虛實與西京賢良對策之意迥有不同時黃瓊胡廣張衡崔瑗皆力爭之以爲舉以行試以文有違本意而主左雄之議者以爲州郡薦舉未必盡公卽果無私而所舉孝廉乃未嘗讀書識字之人面牆而立何所施用竊謂古之所謂攷其德行道藝



者攷其實非攷以文辭如徒求之文辭孝廉固非所長卽賢良盡文學之士乎慮其學力之未深亦當養之亏學校以成其材古人選舉之善以其人皆入學校而攷之易得其實也其人材之盛以人之不中攷者仍教之亏學校而始終成之也其人皆從學校中出所謂德行道藝之士固未有面牆不學者矣兩漢辟舉之目以賢良文學孝廉茂材四科爲最著而皆察舉亏州郡不取諸學校故有面牆之弊一試不中不復教育亦有棄材之失東晉大興三季尙書孔坦議請晉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季而秀才如故馬氏通攷謂

選

士

旣以孝廉自名而必遲之五歲待其講習乃能預試不亦有覲面目如其說則古之秀士俊士造士之未合升用者仍復入學肄業豈皆無恥之徒乎後世選舉之不逮古者其失在選舉之先周官國胥歲時祭祀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苟有其行不論有學無學皆書亏册也至族師月吉屬民讀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則其所書有行之人無非有學之人也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其爲有學之人愈可知也州長歲時祭祀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卽攷黨正族師之所書者而勸之亏學鄉大夫三季大比攷其德

行道藝而賓興之卽攷州學之所勸者賓興亏王則所謂賢能之士豈尙有不學之人哉而漢選士不在學校故所舉孝廉至有不識字之人以此不識字之孝廉又不晉延歲月以講習之其弊可勝道哉

通典云初秀才科等最高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士族所趨向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秀才之科久廢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其進士大氏千人尋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尋第者十一二通考云觀登科記所載雖唐之盛時每季禮部所放進

選

士

士及諸科未有及五七十人者與昌黎所言不合以周案昌黎贈張童子序據明經科爲言與通典合唐登科記所載爲進士諸科馬氏誤合明經進士爲一故其數不符先君子儆居集云唐世取士之科不一而讀韓子贈張童子序答崔立之書知其大者曰明經科進士科博學宏辭科贈張之序言明經科之例也州府選明經之士升亏禮部者歲至三千人謂之鄉貢禮部試其可進者而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明經科之大略如此韓子云屬之吏部非試之吏部也明經科無吏部之試也答崔之書言進士科博學宏辭科也韓



子三詣州縣求舉試禮部之進士科不尋志四舉而成進士而猶未尋仕者唐之進士待選需次未遽釋褐或再中博學宏辭科或爲人所論薦或藩方辟舉尋早釋褐也韓子旣成進士三詣州府求舉試吏部之博學宏辭科皆不尋志一旣尋之而又黜于中書統而論之進士試于禮部博學宏辭試于吏部二者各爲科目非試于禮部者必再試于吏部也凡試于禮部吏部必送中書門下詳覆詳覆者如今之送部磨勘唐之時或放榜而送中書覆勘之或先送中書覆勘而後放榜亦非試禮部吏部者別試文于中書也進士科博學宏辭科之

選

主

大略如此馬氏于舉士門旣言唐士之及第者未能入仕尙有吏部一試于舉官門復言禮部所升者試之吏部是不分進士科博學宏辭科之判然爲二科也馬氏所載唐登科記不及明經而詳于進士及諸科進士之少者或四人或五人多者如咸亨時之五十四人七十九人皆非常數其常數或二十餘人或三十餘人此與韓子所言明經科之士不及二百人者迥然二科貞元時敕每季考試明經不尋過一百人進士不尋過二十人大和時敕進士不尋過四十人明經不尋過百一十人分別二科已昭然矣馬氏疑登科記進士之少與韓

子所言不及二百人之數不合是不分明經科進士科之判然爲二科也今五禮通考采馬氏說不知其誤故所論唐及五代之取士法皆不尋其實

鄭元云周官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事久而聽之大無功不徒廢必舉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鄭司農云三載考績以周案據先鄭意周官三歲大計卽虞書三載考績之法據後鄭意歲終受會而廢置三歲大計而誅賞與唐虞考吏之法異董子繁露云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賈者舒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再後

選

南

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據此虞周兩法可通歲終詔王廢置者所謂先內弟之之法也三歲大計而誅賞之所謂三歲一考少黜以地也至九歲三考黜陟所謂廢土異也

伏生書傳云三歲小考正職而行事九歲大考黜不職賞有功也白虎通義云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尙書曰三季一考少黜以地書所以言三考黜陟者謂廢土異也以周案據董子繁露三歲一考先內弟之再後三考而後細陟意與伏同此今文家之說也白虎通義所引尙書蓋古文家言云廢土異者以三季一考黜陟以地二



考則黜陟以竅故其下又云百里之侯一削為七十里侯再削為七十里伯三削地盡也今文家據虞書立義古文家參周禮以言之

鄭元云太宰八柄三曰予以馭其幸幸謂言行偶合亏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劉敞云幸者王所親幸也可賜予之不可竅以周案鄭意內史職以柄文相對茲以馭文相對上二句賢富對文茲二句幸行對文行謂素有善行故幸謂偶合亏善凡曰馭者所以馭而內之亏善幸有偶善即賜予以勸之故曰馭若嬖幸之人而以私恩相予適以縱其惡非所以馭之也

選

幸

鄭元云五曰生以馭其福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亏魯曰生以養周公劉敞云福者其人本坐死以親故功賢者議而免之是其福矣楚誅闕氏而免箴尹克黃改命曰生則此類也以周案注意福與貧對劉意生與殺對

鄭元云六曰奪以馭其貧奪謂臣有大辜沒入家財者鄭鐸云奪謂廩稍之奉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至亏疏食沒齒之類以周案注意貧與福對福即五福之壽貧居六極生為養其老故奪訓沒入家財

鄭元云七曰廢以馭其辜廢猶放也舜殛鯀亏羽山是

也以周案茲文廢在誅再下文歲終廢置在三歲誅賞之再內史廢置在生殺予奪之再則廢輕亏誅蓋即董子所謂先內弟之之法繫需考功名篇云考試之法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名定實先內弟之三分以為上中下然後外集通命曰進退增減多少有率為弟九分三三剏之亦有上中下初次再計次次四計各不失其故弟而亦滿計細陟之

鄭元云八曰誅以馭其過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賈公彥云臣有過失非故為者則以言語責讓之內史變誅言殺欲見為惡不止則殺之王安石云誅言其

選

夫

意殺言其事知大宰所謂誅為殺者以內史見之也以周案鄭意過與辜對過輕亏辜則誅宜訓責讓凡曰馭者所以馭而內之亏善放廢四極猶望其悛而遷善若殺是終絕之矣非所謂馭也然大宰小司徒諸職並言歲終詔王廢置三歲大計而誅賞之則誅重亏廢小而降黜大而放戮皆包其內與內史言殺本相通也其次與內史文異者內史以事之先後為次先之以竅祿官之也官有功辜故次之以廢置廢置不足以馭之故次之以生殺予奪此則以先賞後罰為次亏竅祿後次以予置生所以勸其善也終以奪廢誅所以懲其惡也一



說誅謂誅殺過讀為禍誅以馭其禍與生以養其福對文說詳刑法門

選

主

受業昭文孫同康  
孫次紀全校

職官禮通故一

禮書第三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異義云天子有徽否易孟京說易有君人又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徽號三也大君者與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又也是天子有徽古周禮說天子無徽同號于天何徽之有謹案春秋左氏云施于夷狄稱天子施于諸侯稱天王施于京師稱王知天子非徽從古周禮義鄭元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徽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諡此有徽甚明云無徽失之矣以周案白虎通義云鈞命決曰天子徽稱也書亡佚篇曰

官

一

厥兆天子徽孟子言天子一位是亦以為徽顧氏曰知一位之義甚詳可參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不數天子專以王者之制言之爾

鄭元云王制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地殷所因夏徽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徽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徽增以子男以周案鄭注與白虎通義同皆用公羊家說但公羊家分公侯伯為三等而子男上就伯左氏家同許穆公卒于師加二等以哀歛是子男上就伯為一等之證王制公侯合為一等伯





別為一等其義自殊鄭又謂殷外諸侯止有公侯伯而內諸侯斯稱子春秋家無此說攷堯典輯五瑞馬注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信也又修五禮鄭注亦云公侯伯子男之禮據此則釁分五等唐虞已然夏亦因之殷何獨異舊說殷以再釁三等言其五釁之分土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三等耳非外諸侯止有公侯伯而無子男也又王制稱述畿內之釁止曰公卿大夫元士並無子男名目微子箕子與比干同稱蓋字也非釁也洪範之稱箕子非舉其舊釁也且畿內之釁不稱公侯伯子男不獨殷制如此周制亦然白虎通義云公卿

官

二

大夫者何謂也內釁稱也則謂內諸侯稱子恐亦非事實也

春秋家說質家釁三等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釁五等法地之有五等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禮家說殷釁三等周釁五等殷正尚白白者兼中正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以周案二說不同春秋家傳以殷周立文不言夏夏之三等若五等不可知也禮家以五等之釁至周始備殷以再皆三等鄭注王制云殷因夏釁三等之制同禮家說其注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云象五行不取質家文家之說蓋以夏亦尚文而釁三等春秋家言

文家五等不可通之乎禮說也鄭注多參用各家師說而取太甚精率類是又案春秋家說本之元命苞禮家說本之含文嘉皆今文家說也又攷禮疏引異義古左氏說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左氏說唐虞夏之制皆三等禮今文家說與春秋古文家合但此所云三等言其分土之等耳其釁自五等也虞書曰輯五瑞謂其釁有五也白虎通義曰地有三等不變至釁獨變此今文家說也古文家祇言分土有變五等之釁不變

官

三

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據周制也殷釁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春秋傳合伯子男為一釁或曰合從子貴中也以春秋名鄭忽此未踰季之君當稱子嫌為改伯從子故名之也以周案此今文家說當以上就伯為正義或曰合從子今文家之別說也何注公羊傳云合三從子者制由中也從或說鄭注王制云殷釁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其意同再一說

杜預說春秋祭伯凡伯單伯伯釁尹子王卿士子釁單伯稱子蓋降胡謂云天子之大夫無五等之號視公侯





視伯視子男視猶比也謂其祿秩之等而已春秋所書王臣來接亏我者如南季榮叔之類先儒皆以為字祭公州公周公亦皆以為天子之三公獨子伯之說互異其曰伯者公羊以為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為寢內之諸侯是亦以伯為五十之字也至杜預注左傳亏祭伯凡伯單伯皆曰伯蓋而伯亏是始為蓋矣至宋趙鵬飛據黎錞之說以伯與叔季皆為字人以其晚出而疑之攷穀梁范注亏凡伯渠伯糾單伯毛伯皆以伯為字不以為蓋范公杜未遠已不從其說矣王臣稱子自文十季蘇子始子者男子之美稱以周案春秋之例天子之三

官

四

公稱蓋如祭公周公是也其卿稱官如宰伯糾宰周公是也其大夫氏采如蘇子毛伯仍叔是也三公不名卿大夫名字若子老則稱字不名賢則稱子不字也

春秋公羊傳荆敗蔡師亏華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云子蓋最尊周本有尊蓋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倫七等以進退之以周案公羊家分州國氏人名字子七等以變夷之君言州國氏三等本屬難據董子繫露蓋國篇引傳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斯即越語所謂周室之不成子者其義甚

通字不若子如隱元年邾婁儀父稱字不若莊十六季之稱邾婁子也徐疏以儀父楚子牽說未是鄭注禮經又引以為同儕尊卑之稱雖非傳意而卻有是例

異義云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雠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尋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元駁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

官

五

後尊亏諸侯卑亏二王之後以周案從鄭駁記曰尊賢不過二代詩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皆不言三代

舊說三恪有三義一云立二王之後更立黃帝堯舜後為三恪一云二王之弟更立一代為三恪一云二王之後為一恪妻之父母為一恪夷狄之君為一恪以周案弟一說據樂記文以明三恪在二代後之外是已次一說據左氏義後一說本緯書鉤命決亏經義無一當崔靈恩云經無謂二王之後為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倫三恪則非不過二代之義左傳云封胡公以倫三恪謂上同黃帝堯舜不同殷夏為三恪也崔語甚明



毛詩傳云王命南仲亏太祖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亏禰廟未有亏太祖后稷之廟者箋義為長箋云乃用其以南仲為大以周案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傳云太祖指文王廟詩序云雍禘太祖也亦謂文王書洛誥命周公後王入太室禘亦謂文王清廟祭統云古者明君齋有德祿有功必賜亏太廟示不敢專也白虎通義亦作太祖命亏太祖經有明文

鄭元云大宗伯王命諸侯則饋謂王將出命假祖廟依冉南鄉饋者進當命者延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諸侯齋其臣則亏祭焉偽孔傳云

官

太

烝祭命周公後古者衰德賞功必亏祭示不專也賈公彥云諸侯命臣因祭宗廟命之天子命臣不在祭時當特為祭命之祭統疏同以周案偽傳非也洛誥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鄭注云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也朝貢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亏文王廟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一牛偽孔傳讀烝祭歲為句遂謂亏烝祭命之謬矣

孔穎達云齋人亏朝謂殷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烝祭歲時冊命周公諸侯因嘗祭之時故祭統云祭之口一獻所命北面是也刑人亏市亦謂

殷法周則有齋者刑亏甸師氏也一說齋人亏朝謂士也若大夫以上則命之亏廟刑人亏市亦謂士庶人也若大夫則亏朝以周案太平御覽引司馬法云夏賞亏朝資善也殷戮亏市威不善也周賞亏朝戮亏市勸君子威小人也據此齋人亏朝刑人亏市亦是周法白虎通義云齋人亏朝封諸侯亏廟分說甚當後說無據又案據白虎通義齋人亏朝封諸侯亏廟是其所命之地不同也據祭統亏禘發齋亏嘗出田邑是其受命之時亦不同也孔疏亏其宜分者不分說固膠葛鄭注祭統云齋命屬陽國地屬陰又注月令孟夏之月行賞封

官

七

諸侯據祭統文以非之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亏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亏時未可然則天子封諸侯亦亏嘗祭時行之洛誥命周公後在烝祭歲之後鄭注歲字下屬云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也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蓋謂此為衰周公之異數故非時特假其常例封諸侯自在秋之嘗祭時不在冬烝也孔疏亏其不必分者又分之說亦支離

白虎通義云公卿大夫內齋稱也士非齋禮曰四十強而仕不言齋為士至五十齋為大夫以周案士冠禮記曰古者五十而後齋何大夫冠禮之有此白虎通義所



本也然曰古者明周以士為齎也鄭注古者生無齎云古謂殷殷士生不為齎歟不為謚周制以士為齎歟猶不為謚耳此語甚明

鄭元云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云云此諸侯使卿大夫類聘並會之序也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

官

八

謂士為微方慤說中士下士或有或無其有者各二十七人吳澄徐師曾說其有中士下士者二句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下錯簡在此以周案據王制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是諸侯之士皆不命也鄭君說士亦有命雖依據周禮而與王制本文實不合至謂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說尤難信又鄭注大宰職論邦國之眾士引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吳徐之說與彼注義圖合其說之非已亏本條辨之矣細玩記意兩節並以次小國立文上節據次小國之卿以當大國推而下之則次小國之中上

士其位已當大國之下士其中下士無可當似無位置之分矣故又明之曰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謂此各以其國分上中下三等其上士當大國三分士之下其中士下士則各居其國之上士而分為中下亏位無可當故變文言居居非當也

右數

鄭元云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孔穎達云王制夏殷制也以周案左傳晉侯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

官

九

為卿魯季平子叔孫昭子初以再命為卿及伐莒克之受受三命是則公侯之卿以三命為極而其初升者或惟再命或與下大夫同一命也以是推之則子男之卿以再命為極而其初升者或惟一命也王制與周官文若不同義互相足典命賈疏解王制文甚謬不錄

記王制云小國二卿皆命亏其君王度記云子男三卿一卿命亏天子鄭元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亏天子二卿命亏其君王制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以周案小國有三卿上文位當節已明著之云誤是已云脫非也二當作三小國三卿皆命亏其君不削



位亏天子篇內所言命亏天子皆謂受位亏王國周官  
大宗伯曰三命受位鄭注曰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亏  
王為王之臣也子男之卿再命未受位亏王二卿固命  
亏其君一卿亦非命亏天子也列國之大夫必受位亏  
天子而後可謂之卿其未受位者亏其國雖曰卿其實  
大夫也故晏子曰惟卿為大夫小國三卿皆未受位亏  
天子故叔孫穆子曰諸侯有卿無軍自伯子男有大夫  
無卿韋注國語有卿有命卿也又引王制此文以證子  
男之無卿今可以子男無卿之文證小國三卿皆命亏  
其君

官

十

孔穎達云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  
命受器又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  
作伯案含文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  
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  
秬鬯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  
與九賜不同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  
者王制云三公九命衮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  
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自有功德加命尋專征  
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瑟彼玉瓚傳曰九命然後  
賜以圭瓚又尚書文侯受弓矢秬鬯左傳晉文公受

大路戎路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  
矢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且此三賜不  
及車馬其九錫一曰車馬何由三賜不及車馬乎故康  
成以為諸侯及卿大夫之子三命者其公羊說九賜之  
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  
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  
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慎說九賜  
九命鄭康成以為不同具如壽說陳壽祺云公羊穀梁  
傳莊元季注引禮有九錫皆作七曰弓矢八曰斧鉞徐  
疏引禮緯注楊疏引舊說及文選潘勗冊魏公九錫文

官

十

其序亦然惟白虎通引禮說作七曰斧鉞八曰弓矢曲  
禮正義引含文嘉及宋均注漢書武紀應劭注同鈇鉞  
又作斧鉞正義所引公羊說與何氏解詁不同韓詩外  
傳引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  
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  
錫鈇鉞九錫秬鬯其次又異何休引九錫之文即云禮  
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是  
以九錫即九命也許從先鄭說後鄭不從以周案正義  
所引公羊說即本亏異義其與何注不同當是嚴顏之  
異白虎通義言考績之法云五十里不過五賜七十里



不過七賜而進爵土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畧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鉅鬯增爵為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為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為伯復有功稍賜至鉅鬯增爵為侯此兩後兩說不同而九賜仍視其本國命數初無大異以周謂九命九賜當分為二後鄭之注自確而九賜不必盡在九命之後白虎通義所言可證賜伯子男樂則以黻將之是七命又命畧賜樂則也車馬衣服雖三命有賜之者矣王制云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

官

三

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三不過字皆承有加則賜為文則九賜雖與九命有異而加賜仍以本國命數為準而莫之或過白虎兩說義皆可通特各執一偏言之耳孔疏以為九賜之加盡在八命佗牧九命佗伯以後說斯窒矣且曲禮三賜不及車馬賜謂賜子人車馬重物為人子者雖多賜子人不畧及車馬坊記曰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卽此義也本萬氏說此與九賜之三賜無涉孔疏又牽以為說尤非

記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句賜衣服服以拜句賜句君

未有命不敢卽乘服也鄭元云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賜于天子者歸必致于其君君有命乃服應鏞說車馬衣服皆視命之等以為賜雖所當畧然亦必致辭待君再命之而後乘服以拜王圻說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若依注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于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盧文弨云當封建時天子雖為天下共主而諸侯之在其國亦畧申尊左傳昭四年杜洩以路荅叔孫穆子其言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恩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鄭氏

官

三

之注明有左證奈何不攷而妄譏之且君之尊畧申于國卽父之尊畧申于家如叔孫穆子之子仲公與之環使豎牛入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叔孫不察而遂逐之亦怒其不由父命也君賜必請之于父王賜可不請之于君乎以周案盧氏申鄭甚確右賜

異義云卿畧世不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畧世祿不畧世位父為大夫死子畧會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



謂會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孔廣林云鄭箴膏肓曰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鄭以世祿其常有功亦尋世位與許微異王制正義云鄭不駁指世祿言左傳正義云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則據世位也以周案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見裳裳者華序上云古之仕者世祿亦非謂世位世祿不世位古今通

官

直

義公穀二傳亦止譏世卿之非與左傳合又公羊家說天子大夫世祿不世祿諸侯大夫不世祿與王制文同

鄭眾云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倫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尋而耕之田也鄭元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以周案宅猶居也宅田謂致仕者之田書酒誥越百姓里居傳云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彼言里居卽此經言宅之義

致仕之田畿內大國三次國六小國二十七見王制注大夫之子為士士田謂大夫之子所耕之田國語云大夫會邑士會田趙注孟子圭田五十畝云士田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細士無絜田也其實士田非圭田圭田無征見王制士田任近郊之地近郊之地稅十一是有征矣士田之士為大夫之子非身為士者也身為士者無士田故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大夫有祿邑故曰會邑大夫之子為士有士田故曰會田身為士者無祿田其祿班之予君故周官有司祿主班祿白虎通義云致仕者三分其祿以其一與之王度記曰

官

圭

臣致仕予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沈彤云奔說謂大夫以上後說謂元士以下也以周案據鄭王制注致仕之田似與祿田等與白虎論二說又別

禮家舊說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是夏時采地之數周則公在大都百里卿在小都五十里大夫在采邑二十里以周案鄭以唐虞僭服殷周僭畿王制言縣內遂定為夏制其注尚書萬國之數又言夏畿內四百國與王制又歧異公百里卿五十里大夫二十里據載師文畿內三等采地數公不數元士王制所謂元士不與其餘以為祿士是



也孟子蓋誤

鄭元云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此謂造都鄙也  
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今止于都者采地會者皆四之  
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又  
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又二十五里之國  
凡四甸一甸之稅入于王賈公彥云百里國謂大都又  
十里國謂小都二十五里之國謂之家邑井田之法備  
于一同今止于都者采地之稅四之一故以此解之公  
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母弟與公同  
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次更疏者與大夫同在

官

本

家邑以周案鄭注大司徒以王制縣內之數為夏之采  
地周制未聞其釋小司徒有百里又十里又二十五里之  
文其意載師職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  
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大夫甸家  
公卿甸都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  
采地小司徒四井為邑四邑為邾四邾為甸四甸為縣  
四縣為都大夫之采地當縣方二十里旁加二里半為  
大夫二十五里卿之采地當都都方四十里旁加五里  
為卿五十里公之采地當大都大都方八十里旁加十  
里為公百里載師是總舉采地大小而言小司徒是據

官

七

稅入天子而言故注云然也竊謂載師所云當為封邑  
封邑與采地當分為二如以此為采地為世祿之田雖  
王畿千里終有所不容矣韓詩外傳云諸侯受封則有  
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  
里諸侯以十里雖其說與周官不合而分封邑采地為  
二斷不可易也以外傳推之公百里以三十里為采地  
詩箋以為萬夫地周卿又十里以十里為采地是卿之  
采地一旅也大夫二十五里其采地一卒與叔向卿一  
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語合參見封國門古者收封不滅  
采吳起相楚悼王以為封君大眾貧國弱兵之道于是  
封君之祿二世而收蓋亦收其封邑也惠氏禮說謂收  
采地防于吳起豈其然乎陳君舉據春秋事謂古采地  
不世守斯更失矣

鄭眾云公地方又百里其會者半謂公所會租稅尋其  
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亦然鄭元云  
其會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  
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器紀祭祀之  
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以周  
案當從先鄭詳封國門

皇侃云據小司徒注公會百里卿會又十里大夫會二



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曰卿備百邑論語曰百乘之家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惟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尋復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熊安生云以小司徒注推之公之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采地方五十里子男大都采地方二十五里以畿外地闊故公之大都與天子大都同也其中都采地無文其小都則下大夫三百家一成

官

太

之地也左傳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又諸侯之臣賜地無常尋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以周案皇氏禮疏侯伯之卿百里反加天子之卿三倍侯伯之大夫分爲二又與公之大夫不合皆不可通其佗論語義疏以百乘之家爲三公之采又言公之臣大采五十里侯之臣大采四十里說自違異熊說較爲近是胡氏釋官申其說云公之采地當三等侯伯子男之國無孤采地當二等不必有中都公之孤方百里卿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

天子三公天子之公采地與卿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卿異侯伯之卿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者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于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故卿降而爲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者據孟子言班祿之制大小國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采地皆一成也竊謂大國之孤卿不尋同天子之公地方百里胡氏所說仍有未安凡畿祿皆依命數大國之孤卿四命與天子大夫同則公之孤當如天子之大夫地方二十五里其卿十里衛免餘曰惟卿備百邑倫百邑之卿卽孤卿邑方二里鄭志據小司徒四井爲邑

官

九

言之其說自確杜注以一乘名邑本不足據百邑卽方二十里之縣據旁加言之爲二十五里也荀子云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王制大夫三廟土一廟則有五乘之地者諸侯之上大夫也有三乘之地者諸侯之下大夫也司馬法甸出革車一乘甸六十四井又乘三百二十井其地三成三乘百九十二井其地二成則大國之卿封邑三成其大夫封邑二成也小國之卿視下大夫二成其大夫一成易之訟二曰其邑人三百戶鄭注云小國下大夫之采地一成定出稅三百家是也但此爲卿大夫之封邑而非采地采地當



小亏封邑耳晉叔向言班祿之法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別上大夫而言卿卿謂孤卿也一旅之田爲一成成方十里則孤卿之受封二十五里視天子之大夫其采地直同天子之卿上大夫之受封三成視天子之元子其采地亦同天子之大夫所以爾者封邑必視命數與封國同授采則視其畝爲卿大夫之名同也王制所言天子之制多與周官不合爲所記係殷制其言諸侯之制與周初不甚異爲周諸侯之制卽本文王武王爲殷諸侯時制王制言諸侯之大夫祿食七十二人大國之卿會二百八十八人以叔向之言校

官

主

之其數相近是亦可證采祿與封邑之宜別也若夫論語稱百乘之家記言家富不過百乘此爲賞田加田之極大者非特在正采之外并亦在正封之外也正采與加田皆無國征封邑與賞田皆參之一會鄭君誤以正封之邑爲正采遂謂采地亦有國征未是近之考祿田者旣不知正采正封之分又不以命相比例每以諸侯之臣動擬王國非特子男小侯百里難施卽此侯伯之國卿方五十里大夫二十五里以爲采地傳其子孫百季之後無以待賢者矣

鄭眾云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會不以美田爲采邑鄭

元云賞地參分計稅王會其一也二全入于臣以周案大司徒侯伯其會參之一謂受封者會大司馬下地會者參之一謂受地者會此賞地參之一會謂受賞者會受賞者會參之一則其二征于國惟加田無征鄭以此會爲王所會誤先鄭據大司馬文爲說會謂受賞者會是已但謂參之一卽下地之不美田非謂賞地卽采邑更誤又案古有采邑有夏受采邑又有賞地加田四者不同注家多溷濛如諸侯受采于始封以傳其子孫其有入王國爲公卿大夫者夏受采地于京師詩還予授子之粢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此謂夏受

官

主

采邑也子產采邑傳諸子國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六邑子產辭受三邑此謂賞地也魏策王以賞田百萬祿公叔座座讓于吳起巴甯變襄各賜田二十萬王曰公叔長者不可無益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百萬爲賞地四十萬爲加田此賞田加田之分也采邑外之夏受采賞田外之加田身沒之後皆歸諸其君

沈彤云天子之官公會四都孤卿會都中下大夫會縣上士會甸中士會邛下士會邑其庶人在官者會井若在內諸侯則公之卿會甸下大夫會邛上士會邑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會并孤卿之大夫士會如之大夫之士會亦如之親王子弟之卿大夫士會如公次疏者之大夫士會如孤卿次更疏者之士會如大夫以周案沈氏以命數定爵祿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此依鄭所推諸法可通

若在外諸侯則上公之孤會都卿會縣下大夫會甸上士會邨中士會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會并侯伯之卿大夫士會亦如之子男之卿會甸下大夫會邨上士會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會并以周案沈氏既知以命數定祿而亏外諸侯之孤卿四命同天子六命孤卿之祿

官

三

自違其例沈氏自解云降止一等者以降二等則下士將不尋祿也不知古人惟卿大夫有采地有采地故有祿田上士或給祿田其中士下士之祿皆班亏司祿故古人之言祿田者止分公卿大夫三等皆不數士且沈氏所據以定外諸侯之祿者一則據衛免餘惟卿備百邑之文以為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此說可通一則據易鄭注三百戶小國下大夫采地以為小當作大是又非所據而據矣又案祭統古者亏禘賜服順陽義亏嘗出田邑順陰義出者賜以采祿也小者賜采田大者賜采邑爵命屬陽會采屬陰

注以為古者賦祿以田國地非

計田以鍾故魏季成子會采千鍾曾子始仕三釜後仕三千鍾自李悝盡地力以石計田而當時賦祿亦有以石計者如燕王噲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事見國策而齊魯孟子之弟子猶曰萬鍾秦漢之祿俱以石計六朝有職分田一品五頃又有公廩田以供公用至唐內官賦以石外官賦以田燕田者畝給粟二斗五代廢之至宋而復大藩長史二十頃及縣尉不滿五千戶者令四頃尉二頃其田每月不及十貫者支茶湯錢以足之宋之祿較漢唐為厚而猶不逮于古云

官

三

尊之也天子會百里以周案天子大夫有何會采事晉獻公使大子主曲沃將以廢之也非為儲君嗣主地鄭元云士旅會旅眾也士眾會謂未尋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賈公彥云謂府史胥徒府八人祿史七人祿胥六人祿徒五人祿皆非正祿號為士旅會盛世佐云士旅會即周禮之旅下士吳廷璣云宮伯所掌之士庶子無祿給稍會者胡匡衷云謂未尋爵命之士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爵會即此但未尋正祿故謂之庶人在官趙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故燕禮特尊以圖壺所以寵異之若府史胥



徒官長所除不命亏國君當為葬之所不及以周案通言之府史亦有士僂如檀弓所舉晉國管庫之士注以為府史以下是也析言之府史胥徒未尋僂士如周官之府史有異亏旅下士也士旅會即旅下士其祿同下士而非正祿故謂之士旅會其蠹尊亏府史胥徒故謂之旅下士

鄭元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亏天子國君者趙岐云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輿夫胡匡衷云古者有未尋蠹命之士謂之士旅會其祿與庶人在官者等亦謂之庶人在官者周禮序官若

官

畫

地官鄰長之類不言蠹者皆是也諸侯之官降亏天子一等凡天子下士之官諸侯當使不命之士為之但無正蠹則亦未尋九人以上之正祿故比諸府史以下以周案士之外亏司徒者可充府史之屬士之外亏學者可充旅下士之屬士之外亏司馬者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則用為上中下三等之士庶人在官者雖兼該府史之屬而以趙注未命士之說為備禮經士旅會即旅下士位當在府史之上其蠹雖未命為士而其祿已同下士故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胡氏以鄰長況之以為未尋九人正祿比諸府史之下殊誤王制云庶

人在官者祿以是為鑒是有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  
之別趙注云庶人在官者其祿比上輿夫指旅下士也  
若專指府史之屬燕禮疏謂府會八人史會七人胥會  
六人徒會五人而無會九人之官王制疏謂庶人在官  
者會八人以下不尋代耕胡氏申之以為諸侯之下士  
祿會九人則府史之等自會八人以下然則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同祿亦僅尋八人之會乎八人之會孔疏且  
謂不足代耕矣不數旅下士則下士同祿亦未識同何  
人之祿矣

右祿

盧植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鄭元云名

官

畫

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祭祀養老之法度此亏別錄屬制度孔穎達云王制作亏秦漢之際下正聽之注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以周案鄭駁異義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其答臨孝存問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如鄭所言則王制作亏六國之時非漢博士作矣盧氏之說本亏史封禪書後人多宗其說但攷封禪書本文曰文帝召魯人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麻服色事明季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建事據史所言



博士之所作者為改麻服色之書本不名王制而其所  
作王制則謀議巡狩封禪事故史云封禪書載之漢書  
亦云郊祀志言之今禮記王制所記云改麻服色既未  
之及卽篇內亦述虞書巡狩之文而云帝王之封禪制  
度絕無一言則禮記之王制必非漢博士作明矣史記  
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文帝時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  
篇 又案鄭注正聽之云正云周鄉師之屬明古有是  
官也大戴文王官人篇七屬二曰鄉則任正卽此又云  
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明漢官之所由別也疏非

陳汲云或者謂鄉遂共十五萬家大氏官吏至二萬三

官

三

千人如因民之入以賦官祿何足以養殊不知鄉遂之  
官吏皆土居人其大官如卿則朝臣兼之以下大夫命  
士之屬分祿在他處且鄉遂人數勢不可尋兼者則各  
置焉以周案周官一書為設官分職而作故詳云分設  
略云兼攝遂統云鄉鄉以六卿掌其職六卿之大夫百  
八十人六遂之大夫四十人亦兼攝者為多許君異義  
云周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蓋其餘  
為兼攝者與

周官冢宰治官之屬凡六十三司徒教官之屬凡七十  
九宗伯禮官之屬凡六十九司馬政官之屬凡七十司

寇刑官之屬凡六十六司空事官之屬凡劉歆以考工  
記補之凡三十余廷椿乃勘論冬官之屬初未嘗闕官  
皆襍出云云官之中作復古篇王與之引申其說作周  
官補遺吳澄周禮考注耶葵周禮釋義並宗其說然吳  
氏所編祇云司徒職中有與司空掌土相似者割入冬  
官余氏則云天地春夏四官內割取四十九官入冬官  
耶氏以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六十論之天官羨三地官  
羨十九春官羨九夏官羨十秋官羨六云官內共羨四  
十七官而所著周禮補云又云官內別有裁核定為  
天官六十地官五十七春官六十夏官六十秋官五十

官

三

七以五十四官割入冬官近人知余王吳耶亂經之非  
乃據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采錄凡二十有一曰  
司室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  
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  
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云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  
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圻人則本諸左氏傳亦襍漏無  
義 右論王制周官

胡匡衷云儀禮之例凡事省而官之供事者少則直舉  
其官事祿而官之供事者多則兼別其長貳如射人有  
射正小臣有小臣  
正小臣師之類直舉其官而不辨尊卑則無問官之



長貳皆直以官僭之如燕禮小樂正辨其官之尊卑而亦僭樂正之類

仍有直舉其官者則皆謂其官之長如大射禮有司馬正司馬師司馬正

亦直僭司馬之類又有一篇之中長貳並見而有直僭其官非

專謂其長者則為統舉全官之辭若燕禮之言小臣相工及大射禮射訖言

薦司正與總未有既辨尊卑而佐貳之屬反直僭其官射人之類

者若夫長貳不並見而專言其長或專言其貳者則以

其長供事多而貳少故專亏其貳別之如燕禮特言小臣師在東堂下

而其餘皆言小臣特言羞卿者其官之貳供事多而長

小膳宰而其餘皆言膳宰之類如大射禮特言庶子正徹公

少故專亏其長別之如大射禮特言庶子之類此儀

禮諸篇官名錯舉之例以周案胡氏此說有是有非後

有小臣師一人條辨之右論儀禮諸官

受業清河嚴通全校  
子家辰

職官禮通故二

禮書第三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春秋左氏傳鄭子曰咎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

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其工氏以水紀

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服

虔云黃帝以雲紀蓋春官為青雲氏夏官為縉雲氏秋

官為白雲氏冬官為黑雲氏中官為黃雲氏炎帝以火

名官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鹵火冬官為北

火云云以周案自大皞至黃帝其官制不可攷史記言

黃帝立五行亏是有五官管子五行篇黃帝立五行以

官二

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五官各七十二日而畢呂氏春

秋亦有是語此服注皆以五方五色言之是上古之世

皆立五官也 又案黃帝之官已不可攷其軼見他說

者黃帝置左右大監見史黃帝紀立四監見通典置李

官見兵法置左右史見世本注有大醫見漢司馬相如

傳張揖注有樂師見文選張衡思元賦注

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亏鳥為鳥師而

鳥名鳳鳥氏麻正者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

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杜預云上四

鳥皆麻正之屬官以周案此治天事之官在五官之外



者也堯以羲和之伯分掌天地其仲叔分掌四時在五  
官之外曲禮所記天子建天官先六大亦在五官之外  
竝與少皞氏同

祝鳩氏司徒也雉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  
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以周案此為治  
民事之官即曲禮所謂天子之五官在天官之後者也  
司徒司馬云云者以後世之官釋之非當時又有是名  
也

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量度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  
正扈民無淫者也以周案此猶曲禮所謂天子之六工

官二

又在五官之後者也

春秋左氏傳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  
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  
皞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  
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  
句龍為后土以周案傳傳為句芒等不言何帝攷楚語  
觀射父對昭王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  
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據此則是  
在顓頊之世矣顓頊既立重黎等為五官其後即以重  
黎為號故歷高辛之世再居此職鄭語史伯對桓公曰

黎為高辛氏火正曰祝融是也鄭注尚書亦云高辛氏  
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是則自少皞至  
高辛亦皆立五官也右上古官制

虞書乃命羲和分命羲仲和仲申命羲叔和叔馬融云  
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鄭元云堯育重  
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其時  
官名蓋曰稷司徒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  
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四時亏周則冢宰司徒之屬  
六卿是也偽孔傳云此命羲和舉其目下別序之以周  
案據馬鄭注竝以羲和為六官鄭注羲仲云掌四時曰

官二

三

仲叔掌天地其曰伯乎偽孔傳從今文家說以乃命羲  
和即是下文四子此總舉而下別言之則是止有四官  
矣但羲和六官卻非稷司徒等官稷司徒等官治民事  
者也羲和六官治天事者也堯命羲和伯仲叔以治天  
事猶少皞之有五鳥諸官也又有稷司徒等官以治民  
事猶少皞之有五鳩諸官也自鄭注合而為一申其義  
者遂謂契之弟為司徒者和伯皋之弟為士者和仲伯  
夷以弟為秩宗者羲仲共工即冬官坐為之坐之弟禹  
為之禹之弟和叔為之后稷即天官弃為之禹升天官  
則為后稷時弃為夏官司馬憑臆立說全無證佐楚語



觀射父曰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夏商故重黎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羲和為重黎之後自唐至商代典其職不替夏中康時羲和廢時亂日雖為允侯所征亦非絕其世故觀射父有此語而謂堯育重黎之後舜即位即以五臣代之而失其官大無稽矣

鄭元云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其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金鶚云唐虞五官秩宗為木官司徒為火官士為金官司空為水官后稷為土官呂荆言伯夷禹稷三后成功士教祇德伯夷秩宗也禹司空

官二

四

也弃后稷也皋陶士也惟不及契為司徒而堯典名官以司徒繼稷則司徒必在五官之中矣秩宗即周之宗伯楚語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韋注謂周禮則宗伯掌祭祀重為木正春為木行是秩宗木官也司徒掌教教必以禮禮亏行為火楚語顓頊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韋注謂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是司徒火官也士即周之司寇為秋官金也司空在周為冬官冬為水也后稷教民稼穡稼穡屬土是后稷土官也此五官皆以治五行不及司馬者二帝尚德不尚兵以士兼攝之也論語舜有臣五人即此五人自說者數伯益不及伯

夷失之矣典樂為秩宗之佐禮樂本一事也納言為司徒之佐禁讒說所以弼教也虞為后稷之佐其工為司空之佐此四官當為中大夫亞亏五官合之為九官以治九星與之以五行為重也鄭君增以司馬列為六則經文無此官其工之官不等故少皞氏以五雉為五官正不列亏五官唐虞時何尋以其工列五官之內且經文明言伯夷也司空是冬官為司空非其工也稷降播種為地事何以為天官此其說皆非也以周案虞書九官首敘司空后稷司徒士已舉五官之四下及其工為司空之屬胙虞為后稷之屬次敘秩宗為五官之五下

官二

五

及典樂納言為秩宗之屬舜所命九官合之實五官當時史臣紀事固秩如也虞無司馬觀舜命皋陶之辭則司馬實兼亏士太平御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諸司徒變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則皋陶也士兼後世司馬司寇兩職矣鄭君分士與司馬為二官又謂后稷為天官後為司馬其說本亏緯書金氏據經無司馬之文是唐虞祇有五官且稷降播種是地事不專為天官其說甚確但謂五官必治五行而以司徒屬火官說殊牽強且重黎為治天事之官非治民事之官引楚語南正重火正黎以證秩宗司



徒仍沿舊誤楚語火正黎鄭君及韋昭皆謂火當佐北其說本是據此誤文以為司徒火官其誰信之

馬融說其工即司空鄭元說禹佐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為其工與虞金鶚說虞為后稷之佐其工為司空之佐以周案馬氏以其工為司空固誤鄭說唐虞六官數其工不數司空亦非少皞氏以五雉為五工正不與五鳩之五官並列殷制天子六工亦不與典司五眾之五官同職則唐虞五官宜數司空而其工不與禹洪範入政亦有司空而不及其工禹以司空進百揆司空為五官之一百揆乃

官二

六

寵異之官耳禹佐百揆自兼司空之職鄭以司空為寵異官又謂百揆必屬天官則禹為天官稷亦為天官其說相悖因此又謂后稷卒為司馬明是遷就其說矣總之唐虞只有五官本不必拘周人天官佐冢宰之例舜之佐百揆以司徒禹之佐百揆以司空當時五官同職本無大小即周官以天官為冢宰而其下五官亦不分尊卑故成王之時畢公為二伯亞召公而其職為司馬以司馬與司徒宗伯之職本不在其下也知此則禹佐百揆不必舍司空而為天官而司空為五官之一其工為司空之佐金說可從

虞書汝后稷鄭元云女居稷官種蒔百穀應劭云后主也為此稷官之主以周案汝后稷與汝其工句法同其工者謂供此工事后稷者謂主此稷事后非官名稷非人名而此經曰讓于稷契曰稷播曰稷降播種並舉稷為言者鄭注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是尊之辭也詩傳孝經並舉后稷為言者周本紀云弃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于郃號曰后稷是因主稷而後號為后稷猶因供工而可稱為其工也后稷為後起之稱號而當其命官之初曰汝后稷本訓主稷與汝其工同例與佐士典樂亦同例宋本別女傳姜嫄傳

官二

七

用此經佐女居稷尤可證后稷當訓主稷矣宋本國語云咎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亦謂世主稷事今本脫世字非

虞書汝佐舜虞漢王莽仿古改水衡都尉為予虞以周案勝與倂通倂古訓字說文倂送也从人并聲古文以為訓字是也蓋佐倂虞謂佐訓虞之官也鄭語云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伯翳即伯益議百物故曰訓虞訓又與馴通訓之者馴之也經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五帝紀佐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伯翳此並與官名倂



虞之義合後人肸侁予解沿莽官而失之也

鄭元云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為之官又主方嶽之事是謂四嶽謂之四伯羲和子分四嶽為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偽孔傳云四嶽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嶽之諸侯故稱焉以周案鄭以羲和為六卿主春夏秋冬并掌方嶽是謂四嶽其說本亏伏生書傳攷羲和為重黎之後舊說皆然重出少皞黎出顓頊左氏傳有明文而周語大子晉說四岳姓姜賈逵韋昭皆以為炎帝後左氏傳云許大嶽之充也杜注大嶽神

官二

八

農之後堯四嶽也傳又云諸戎四嶽之裔胄也杜注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詩大雅崧高毛傳云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事述諸侯之職亏周則有甫申齊許又史記齊世家云呂尚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亏呂姓姜氏然則堯時四嶽乃姜姓而與羲和不尋混矣唐虞之時有羲和以治天時有五官以屬民事有四嶽以主諸侯鄭注皆并合為一申其說者處處抵牾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亏朝杜注云日官天子掌麻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此語取確

又案周語以四嶽佐禹為一王四伯是四嶽有四伯之稱也八伯之文惟見伏生書傳亏經傳無可攷申之者以八伯為州伯夏謬唐虞時州伯偁牧其州十有二書曰咨十有二牧 又案四嶽為四官舊說皆同蔡傳亏舜飭二十有二人謂四嶽九官十二牧以四嶽為一人本屬無稽而金誠齋偏信其說何耶

鄭元云甘誓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金鶚云甘誓六卿鄭謂即周官之六卿不知周官所云六軍將皆命卿命者謂選將帥之才命之以為卿非必使大宰司徒等六卿將之也六卿惟司馬掌

官二

九

兵其餘或非所長且大宰至尊不尋屬亏司馬又六卿悉出國事其誰理乎然則甘誓六卿亦謂六軍之將其蔽如卿耳不可據此而謂夏有六官也以周案鄭注夏官序官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亏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然則六軍之將兼有六卿之吏甘誓之六卿鄭亦不謂即冢宰司徒等六官且曲禮所言天官五官之文鄭君以為殷制則夏似亦立五官也 右唐虞官制

尚書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鄭元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宰司徒同職者則



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倂以周案月令正義曰書傳三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攷工記序官疏又引鄭夏傳注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據此兩疏則伏傳所云乃夏制也夏時官名失傳難以明言故鄭注引周禮以況之然周人以三公兼六卿當以領冢宰似司徒不當有公名書顧命召六卿曰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儁孔傳云大保畢毛倂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弟冢宰召公領之司徒芮伯爲之宗伯彤伯爲之司馬畢公領之司

官二

十

寇衛侯爲之司空毛公領之據此則三公領冢宰司馬司空明矣曲禮言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鄭注以爲殷制則大宰之建自殷始也夏時不立大宰故尋司徒名公此亦夏立五官之一證虞時禹以百揆領司空夏制因之其三公之序當以司空公爲首伏傳一曰司徒公當佐司空公三曰司空公當佐司徒公蓋其徒據王制改之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上舉三公之次下舉天地人之次是三公以司空爲首箕子述禹九疇亦以司空司徒司寇爲次夏以司空公領司空而上兼百揆

其司馬公領司馬亦兼大理司徒公領司徒亦兼秩宗夏之五官以三公統領之是謂三宅三宅以司空爲首書立政言夏室大競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宅乃事卽司空司空掌事典也宅乃牧卽司徒司徒牧民之官也宅乃準卽司馬司馬平準之官也其後湯之三有宅文武之化三事並洽乎是合立政篇讀之而伏生夏傳之言益信又案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卽虞后稷所掌書言禹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是其證三曰祀卽虞秩宗所掌四曰司空五曰司徒與虞官同名六曰司寇卽虞之士也七曰賓鄭注云若周大

官二

十

行人是爲司寇之屬八曰師其司馬也夏自不啻失官後后稷廢兵荆分其制以秩宗司徒司空司寇司馬爲五官卽殷制之所因箕子陳八政首食貨見后稷之官不可廢宜如禹舊也

伏生書傳云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董子繁露云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白虎通義云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凡百二十官以周案伏傳一公三卿蓋夏書傳也繁露白虎論皆據以爲



說今文家之言也鄭注以古周禮說通之云一公兼二卿與今文家言異

周語云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以周案此稽田徇農之禮也攷三王之世以稷名官者惟夏周語祭公謀父言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棄稷不務不甯用失其官是則夏之中葉后稷已廢自後不復修其官矣而號文公陳稽田之典首云稷為大官又云古者大史又稱天子為王則其所陳者必夏制所脩之官必夏官也農師農正為

官二

三

后稷之屬官農正即上文所謂農大夫大保大師為三公大史為羲和之屬官后稷司空司徒宗伯即所謂五官特司馬無與于農事故不及耳

春秋傳夏書曰邇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焉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杜預云逸書邇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書偽傳云邇人宣令之官以周案依說文邇迫也為邇之或體趨行也為邇之正字方言載劉歆與揚雄書曰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邇人使者玉海引作邇人軒以歲車使者邇亦作邇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歌戲劉氏通春秋古文家言以

軒車別邇人明其為徒行之人也班氏食貨志云孟春之月羣居將轍謂農事起也一本行人振木鐸徇于路

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班志以行人

易邇人用訓詁字也行人即邇人使者大師即軒車使

者其義本劉許氏說文下部云邇古之邇人以木鐸記

詩言从辵下亦聲讀與記同許引邇人記詩言釋邇

字从辵下亦以邇人為行人是漢師之遺說同也揚雄

方言題曰輶軒其答劉書云常固先代輶軒之使奏籍

之書皆藏于周秦之室又云臨邛林閭翁孺猶見輶軒

之使所奏言讀邇為輶車之輶此漢師之別一說章樵古文

官二

三

苑注輶當讀為邇失揚意近小學家或說邇為輶之俗或說邇輶為邇之俗皆未悉劉揚之意

使者為采風之大師劉揚之意蓋同也周官無大師亦

無邇人大師為兼職邇人亦臨事置與或以秋官之行

人當之非也偽傳不用漢師舊說以為宣令之官徒從

木鐸生訓攷周官以木鐸申令者有小宰小司徒小司

寇士師宮正司烜氏鄉師諸職是官各有令令各自宣

未聞有專司宣令之官也且邇人所令者采歌謠之言

也邇人為采言置豈為宣令置哉為采言置邇人為記

詩製邇字古人重其事爾 又案高元孫之子微為夏

司徒與為夏司空見通典與為水官見國語注相土為



司馬見詩疏引王肅注其土曰大理見月令注又有師保疑丞見文王世子九牧畜夫車正庖正牧正參龍氏見左傳虞人見夏小正匠見攷工記大史見呂春秋淮南子亦曰內史見風俗通義和見史記陽官音官農大夫瞽史鬱人犧人膳夫宰夫膳宰司里竝見國語皆足補夏官之遺

記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鄭元云此蓋殷制也周則大宰為天官大宗為宗伯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

官二

西

者眾為羣臣也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官孔穎達云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殷以一卿象天地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故鄭志崇精問焦氏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云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大宰即為六官也以周案曲禮所記與左氏傳郊子之言取合天子建天官先六大為治天事之官與郊子所述五鳥歷正之官相似次言天子之五官為治民事之官與郊子繼述五鳩鳩民之官正同此外又有六府六工以阜民財利器用與郊子卒述五雉為五官正

九扈為九農正亦不甚殊則此為周以苒之古制審矣逸周書大明武解云順天行五官候厥政是周初亦五官也墨子節葬篇王公大人蚤朝五官六府與曲禮天子之五官天子之六府竝舉亦同鄭君以此為殷制焦氏謂殷之五官并上大宰為六官如其說則曲禮所記官制又為周六官所自昉矣其實殷立五官為治民之正職而別立大宰則主事神之事故謂之天官其制與少皞同而周官則以官圖之事屬大宰而以宗祝史卜之類別立宗伯故曲禮之五官可無宗伯而有司士司士當依左傳讀為司事士事古通白虎通云士者事也

官二

五

左氏傳曰五行之官謂之五官殷之五官司徒主春為木官司馬主夏為火官司事主中央為土官司寇主秋為金官司空主冬為水官董子繁露五行相生篇說五官之制曰司馬火司營土司徒金司寇水司農木說不可從

記王制司會以歲之成質亏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亏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亏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亏天子百官齊戒受質鄭元云司會冢宰之屬成計嬰也質平也平其計嬰冢宰



齊戒受質贊王受之也大樂正亏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亏周司徒之屬從從亏司會也百官三官之屬百官齊戒受質受平報也以周案以尙書立政伏書夏傳戴記曲禮諸文參之此蓋殷制也夏重司空以司空公領司空而上兼百揆其司馬公領司馬而又兼司寇司徒公領司徒而又兼秩宗五官之職以三公統攝之是謂三宅成湯因之故書立政曰三有宅克卽宅此所謂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者卽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也殷重司徒故以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次大樂正爲殷之宗伯大司徒領司徒亦兼宗伯故大樂正之質從大

部

末

司徒大司馬領司馬亦兼司寇故大司寇之質從大司馬大司空領司空亦兼市故市之質從大司空曲禮記殷五官之制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左傳佐司事蓋卽周之宗伯此又謂之大樂正亏大司徒三官之外又曰大樂正大司寇者明五官之制也市本小官故不言大特欲配下大司空舉之耳大樂正大司寇市之質必從亏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者明殷之五官亦如夏制以三公統攝之也司會爲冢宰之屬冢宰卽大宰曲禮記殷官制天官大宰不與五官分職故此司會之質別受亏冢宰不從亏大司徒三官至周乃以大宰與五

官同分職故歲終六官之長各攷其屬司會總主百官之歲會小宰贊冢宰而攷焉此殷制之別也殷官又有師保疑丞見文王世子父師少師見書左相見左傳卿士見詩內史車正見竹書大史見通典門尹守藏史見莊子司直見淮南子宋為殷後其官多承舊制見弓春秋傳者亦可備攷

書偽傳云常伯常任謂三公九卿準人平訟謂士官綴  
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王鳴盛云文  
選劉越石荅盧諶詩注引揚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又  
稽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

十一

主

殿下僭制然則常伯卽漢侍中與僞孔三公之說絕異  
古文苑卷十六胡廣侍中箴云亦惟先正克愼左右常  
伯常任實爲政首據此則并常任亦爲侍中之職說文  
支部云𪔐迨也从支白聲周書曰常𪔐常任迨爲迨近  
之義正與經左右合蔡邕石經同綴衣亦作贅衣古通  
江聲云常𪔐常任準人卽夏商之三宅文武之三事也  
下文僭夏臣告其君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又僭湯  
用三有宅克卽宅是夏商官制皆有宅宅又僭文武立  
政以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相爲比況則準夫卽宅乃準  
牧卽宅乃牧而任人爲宅乃事亦可知此文準人卽文



武時之準夫夏之宅乃準也常任則文武之任人其在夏則為宅乃事矣以此推之則常岐即所謂牧鄭注王制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則牧伯同職也而岐伯則同字以周案常伯即下牧夫常任即下任人準人即下準夫江氏推比經義甚當其說本亏蘇氏但此總言官有此三等而非實職故下曰任三事牧夫以任長民之官任人以任任事之官準夫以任平治之官夏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湯曰三有宅文武曰任三事明三代之興王皆有此三等官也夏商五官與周六官皆分任三等如司徒掌教宗伯掌禮皆牧民之官所謂

官二

大

牧是也司馬掌政司寇掌刑皆準治之官所謂準人是也冢宰之屬主王飲食起居之事司空之屬主國宮室溝洫之事皆為任事之官所謂任人是也分之為六官合之為三事故天子立六卿為倫官諸侯立三卿亦備具官為六官實三事也古人統舉六官之屬多賅之曰三事詩十月之交曰擇三有事雨無正曰三事大夫常武曰三事就緒並是統舉六官之屬春秋時謂之三吏

成二說文事字从吏古音義近

文王武王立政任人準夫牧任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執人表臣百司大史

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偽傳云文武治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三事虎賁綴衣趣馬三者雖小官長必擇人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小臣猶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大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昇其人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為治則以周案此文武為諸侯時之官制也立政首曰常伯常任準人綴次虎賁上舉三事之大夫下及綴次虎賁之微臣統辭

官二

九

也此言文武之立政曰任人準夫牧任三事亦統舉之辭下又別言虎賁綴衣至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明諸臣皆有三事之責也文武為諸侯時國立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牧誓篇同司徒為牧民之長官司馬為準夫之長官司空為任人之長官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蓋司馬之屬百官庶府總言司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政官之屬有虎賁趣馬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弁師等官綴衣蓋即弁師之類孔疏綴衣大僕也小尹蓋即小臣孔疏馬一匹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小官也左右攜僕即大僕之屬孔疏以為寺人內小臣等未是大都



小伯蘇人蓋司空之屬表臣百師總言司空之屬官也司空掌邦事度地居民故有大都小伯諸官小伯卽小都蘇人謂執蘇之人如攷工記輪人諸職或曰蘇古樹蘇字蘇人卽嗇夫觀禮注云嗇夫司空之屬謂之表臣者古之疆里各有表識也上下兩言百司皆屬總結之辭大史尹伯蓋司徒之屬庶常吉士亦總言司徒之屬官也殷制大史屬天官大宰諸侯三卿以司徒兼大宰故大史爲司徒之屬尹伯蓋卽其屬大夫庶常吉士庶之言眾亦總結之辭常之言典謂典司也庶常猶上文云百司常伯常任義亦訓典蓋殷有此官名也司徒主

官二

三

教故以吉士屬之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卿酒誥亦謂之農夫圻父父亞族次亏卿爲五大夫梓材亦謂之尹族三卿五大夫亏末總結之與上佗三事總舉相應周制諸侯立三卿五大夫卽本文武之立政天子立六官亦卽本文武佗三事而兩之故周公戒成王以此此下亦屢以立事牧夫準人統舉而主重尤在牧夫準人牧夫爲教禮兩官準人爲政刑兩官全篇大義如此

樾云經止言命士須材非大命諸侯也且事之大孰如迎太子經止僂大保命士須材乃以伯相爲尊失輕重之辨矣凡言相者皆非官名此相卽上文相被冕服之相鄭彼注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大僕然則此相亦大僕也伯者立政所謂常伯也漢官儀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僂制漢百官表侍中尋入禁中故士須材伯與相二官竝命之一則出入禁中亏事爲僂一則正王服位本其專職以周案相取贊相之義相國僂相相家亦僂相相禮亦僂相諸言相者皆宜視文立訓初無定職上文相被冕服鄭注以事推之以爲大僕其職

官二

三

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茲言伯相命士須材材謂桴及明器非大僕之職掌也伯長也上也伯相其大宗伯所謂上相者與古者器必有相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器亦如之是王之大器以大宗伯爲上相之證也須材之須江巨庭讀爲頒引檀弓旣殯旬而布材與明器以證竊謂檀弓之布材卽士器禮之井桴此材以桴言禮云獻材亏殯門外主人徧視之如哭桴此材以明器言書之須材該指桴與明器孔疏所言是凡視材哭材皆主人親之王則使小宗伯代之小宗伯云王崩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是則小宗伯亦相者



也所命之士亦卽小宗伯所謂執事也小宗伯亦爲大  
器之相故大宗伯謂之上相亦謂之伯相下文大宗亦  
大宗伯小宗伯之上者又與大宗伯同稱上宗爲與諸  
臣並行吉事故稱其官此越七日癸酉爲既殯之明日  
欲別其相器之專名特曰伯相所謂變文以見義也

鄭眾云冢宰大宰也亏百官之職無所不主鄭元云冢  
宰總御眾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不主一官之事也變  
冢言大者百官總焉謂之冢別職亏王則稱大冢大之  
上也以周案周之冢宰卽唐虞之百揆也上古之世惟  
立一相管子云黃帝尋六相左傳云舜舉十六相皆取

官二

三

輔相之義非謂宰相也左傳云仲虺爲湯左相與慶封  
爲左相義同謂輔相也古輔佐字作左自孟子趙注因  
仲虺左相之文疑伊尹爲右相誓志遂云成湯居亳初  
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非也周之天官曰大宰卿一  
人六命其八命爲公總理百官者謂之冢宰冢宰一人  
則舊說周有三相二相者亦非矣公羊傳曰天子三公  
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周公主  
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申其說者或謂三  
公皆宰相但不必備爾或又謂周止以二伯爲相一相  
處乎內如周召分陝之時周公處乎內而召公處乎外

所謂召伯之教明亏南國者是成王之時召公處乎內  
而周公處乎外所謂周公初亏新邑洛者是王氏玉海  
云召公畢公並爲二伯以相康王時召公爲冢宰畢公  
爲司馬曷嘗不並立亏王朝乎至康王十二季命畢公  
保釐東郊亏是畢公處乎外而代周公爲東伯則亦久  
矣王說是也竊謂周之三公虛設也二伯兼官也其宰  
相號曰冢宰必大宰之職兼二伯而位在諸公上者也  
其單曰二伯曰三公曰大宰未必皆是宰相何以言之  
三公八命見典命職二伯九命見大宗伯職大宰卿六  
命亦見典命職成王之末召畢毛皆稱公是三公也召

官二

三

公主函方諸侯畢公主東方諸侯是二伯也而顧命之  
召大保奭爲冢宰而畢公位在芮伯彤伯之下毛公又  
居衛侯之下皆非宰相則三公非宰相之名二伯亦非  
宰相之職也三公二伯爲六卿之兼官而六卿以天官  
爲長故冢宰屬諸天官然天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六命  
而冢宰八命則冢宰與大宰有別矣大宰爲冢宰之兼  
官而非卽冢宰諸侯三卿立司徒兼大宰之事可謂之  
宰不可稱大宰更不可稱冢宰聘禮宰命司馬大射儀  
宰戒百官鄭注曰宰上卿貳君事者左傳稱爲散爲宰  
國語言鮑叔爲宰之類皆正稱其曰武請亏冢宰單來



大宰皆僭也春秋之世以大宰冢宰為上卿執政者之號武請亏冢宰請亏上卿之執政者也輩為魯卿而非執政將以求大宰求以上卿執國政也凡執政不必皆上卿齊任管夷吾魯任叔孫婁皆位卑而執政時國高季孫位雖尊而權反下並不尋稱大宰惟以上卿執國政以是號之此春秋之禮也若宋之大宰向帶卑亏六卿鄭之大宰石奭為良霄之介楚之大宰子商大宰伯州犂班在令尹下尤為侯國變亂之制

白虎通義云冢宰冢者大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祿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以

官二

書

周案王度記之冢宰字當佗大宰其祿如天子之大夫蓋據殷制言也曲禮篇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大宰之祿與大史大祝同職是大夫也周官則大宰視卿

鄭眾說冢宰大宰也詩曰冢伯維宰謂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王肅等說冢伯維宰謂小宰若冢宰不當在司徒下以周案詩冢伯維宰謂大宰其文在司徒下者僂文以叶韻云漢冢宰亦在庶正下此詩內史中大夫在膳夫上士之下師氏中大夫在趣馬下士之下皆同王肅之說非也然鄭以為即冢宰亦未盡是冢宰與大宰有別冢宰為執政大宰為庶職時執政者皇父故曰卿士

冢伯特主天官之職而已漢書古今人表佗大宰冢伯最是

鄭元云公會禮宰東夾北鹵面北上宰宰夫之屬也宰右執鐙左執蓋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胡匡衷云經云大夫立亏東夾南宰東夾北諸侯之大宰是上大夫何以不位亏東夾南而位亏東夾北據下云內官之士在宰東北則宰明內宰可知以周案天子有大宰有小宰有宰夫有內宰凡單稱宰者皆大宰也諸侯無大宰有小宰而宰夫內宰屬焉禮經之稱宰者有四覲禮之宰為冢宰大射聘禮之宰為司徒公會禮之宰為小宰士

官二

書

冠士昏禮之宰為冢宰凡曰宰皆僂其長

書洪範卿士師尹孔穎達云師眾尹正眾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詩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亦是眾官之長故名同以周案據詩毛傳鄭箋赫赫師尹之尹乃姓氏非官名此云師尹謂司徒司馬諸官卿士則謂冢宰也冢宰唐虞謂之百揆殷謂之卿士商頌云降予卿士實維阿衡謂冢宰也冢宰不必出天官故其後天官亦別庶職而別有執政亦曰卿士故詩十月之交曰皇父卿士在番維司徒之上常武曰王命卿士在大師皇父之弟孔氏此疏未是



詩鄭箋云皇父兼擅羣職故但以卿士亦未尋

江永云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後來改制總百官者謂之卿士而宰為庶職故皇父卿士取尊在司徒與宰之上平王時鄭桓公武公雖為司徒而實為卿士後以號公忌父為之則宰恒宰渠伯糾宰周公宰孔皆非周初之冢宰也說春秋者猶以冢宰言之疏矣以周案冢宰與大宰本別總百官曰冢宰主天官曰大宰鄭注序官云百官總焉謂之冢別職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分別甚明周初冢宰以大宰主天官者為之故周官弓大宰職曰冢宰其後為冢宰者不必天官如鄭桓公武公

官二

三

以司徒位冢宰故當時又改從殷制稱之曰卿士其大宰退為庶職故亦不稱大而但曰宰詩之家伯維宰春秋之宰孔宰周公皆大宰也然宰雖別庶職竊猶視卿白虎通引王度記云如天子之大夫非周制

書偽傳云亞旅亞次旅眾也眾大夫其位次卿杜預云宋萼耦請殲弓亞旅上大夫也一說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以周案成二季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之服三帥上大夫卿亞旅為眾大夫

書康誥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鄭元

云訓人謂師長偽傳云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惟

其正官之人弓小臣諸有符節之吏以周案庶子即諸子掌國子之俸訓人當依鄭注訓為師長大宰所謂師以賢導民是也正人者庶士之長也酒誥曰庶士有正釋詁曰正長也其副謂之少正酒誥曰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鄭有少正公孫僑魯有少正卯即此官也庶士之正如師氏少正其保氏與庶子訓人正人皆有教人之責經文外字統此庶子訓人正人三官言對下小臣之左右君所者是內故謂之外正人所以亦稱外正下文曰亦厥小臣外正即承此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為

官二

三

文非別一官也小臣為大僕之屬其職曰掌王之小命凡傳命皆有節馬注秦誓云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彼為軍中之節此為宮中之節故別曰小臣諸節明此諸節非在外之傳命者也舊解多謬

異義云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為星辰在地為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大師大傅大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為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卿之屬大夫士



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大公為師無為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以周案許意古說為周制今說為并代制也但三公為六卿兼官非實職師保傅又為三公兼職亦非其官名故鄭注地官師氏云書序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也賈疏云鄭意謂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尋師保之傅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則三公自有師保之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禮注鄭志義皆精覈知此則宋儒之毀周

官二

表

官者謂周公方條治事之官未及師保尚非成書其亦可以息喙矣

鄭元云周官序官鄉老則公一人老尊傅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李惇云鄉老蓋鄉中之賢者或致仕之官為之古大夫致仕為父師士致仕為少師此民間之傅非可通于朝廷鄉中之賢謂之老則可傅之以公儼然與在朝之三公並尊有是理乎以周案入而論道謂之三公出而敷教謂之鄉老從鄭注天子六鄉二鄉公一人宋為王者後立四鄉二師令

四鄉正二鄉師一人亦仿周官

毛詩說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鄭眾說大夫出為子男五命子男入為卿六命鄭元說王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舊詩變七言六者不敢必當侯伯尋受六命之服則于天子之卿猶愈乎不賈公彥說先鄭出加入亦加毛君則出加入減鄭君出加入則不加不減案典命唯有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則出有加入無加諸侯入為王卿大夫以為榮詩人美之若減何美之有明入亦不減以周案毛公之意無衣首章言七

官二

表

就舊侯本服言次章言六就使者本服言序云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傳云天子之卿即天子之使也賈云出加入減實非毛意又大車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孔疏云毛意以周禮出封為出封封畿非封為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封封畿即尋加命是毛公之解出封加一等實與兩鄭異也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畿內之命皆耦數其出封必加一等始合畿外奇數說詳衣服門孔穎達云八州八伯鄭志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



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以周案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州長在外本稱伯王制所謂方伯是也入天子之國曰牧邇二伯之稱也凡一州必有一伯故唐虞分十二州書稱之曰十有二牧夏分九州左傳稱之曰九牧周亦分九州左傳稱之曰九伯王制云八州八伯承上千里之外設方伯爲文故止云八州既舉八州當云八伯非畿內無伯也伏生書傳云惟元祀巡此四嶽八伯此舉巡守畿外爲文故亦曰八伯鄭君據此遂謂畿內無伯是十二牧實止十一牧九牧九伯實止八牧八伯豈其

官二

三

然與畿內之伯蓋亦二伯中一人兼之

司馬遷云太公弓齊兼五侯地班固云亦五侯九伯之地服虔杜預說五侯公侯伯子男五等之侯九伯九州之伯鄭元云周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太公爲東鹵二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百若征五等之侯九州之伯與天子何異何夾輔之有王引之云五侯九伯謂分居五服之侯敝劉九州之伯侯言五伯言九互文耳五服卽九州也以周案馬班說齊封內兼有五侯九伯之地與對伐楚之言無涉杜服之說近是

鄭說州有二伯經無見文王說鑿空亦非典實攷九伯起自商周五侯則虞夏以來未之有改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虞分十二州故曰十二師亦曰十二牧夏復九州則九牧也商周因之謂之九伯周官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茲伯爲東鹵二伯其八命之牧卽州伯也邇二伯名謂之牧故州伯入天子之國曰牧左傳云貢金九牧亏牧云九則信之亏九伯轉有疑乎虞之咸建五長文在外薄四海之下是主四海諸侯者故曰長虞之五長周謂之五侯五侯主四海之蠻夷九伯主九州之諸侯詩王錫韓侯以主北貊是五侯之一

官二

三

也舊侯獻俘襄王策命爲侯伯總制夏夷是五侯九伯兼官之一也五侯九伯並同八命之牧而太公爲周太師上公也其轂如九命之伯位在五侯九伯之上故有女實征之之命對楚言此見楚在南蠻雖長諸國亦我所尋征也況楚子乎見伐何怪

孔穎達云曲禮五官之長曰伯長者謂三公無職故不在五官之中卽出爲分陝二伯也堯時四伯故詩崧高注云當堯時姜氏爲四伯至堯之末分置八伯故虞書傳曰元祀巡狩四嶽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夏則無文殷則改置二伯與周同故王制云天子之



老二人曰二伯以周案五官之長曰伯鄭注云是伯分主東鹵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鹵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此隱六年公羊傳文鄭引此者明此伯爲五官之長是相之處乎內者也其處乎外之伯統亏九州之牧是爲九牧之長則九州之有九伯亦其一證也

記明堂位篇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東晉所出尙書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鄭元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官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官二

畫

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制也以夏周推并後之參有虞氏官空六十夏后氏空百二十殷空二百四十不尋如此記也以周案明堂位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此官之以職計者也昏義王制又舉其副貳之官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官之以人計者也夏殷之官必非一職止一人爲之可依周官序官推之兩文互異義不相妨又攷劉向說苑君道篇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臣術篇伊尹曰三公所以參五事也九卿所以參三公也大

夫所以參九卿也劉士所以參大夫也據此則昏義王

制所言似是殷制鄭君以此爲夏制其說本亏今文尙書家許君異義云周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杜氏通典云周內官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近沈冠雲化祿田攷以爲五分取一以例冬官六官凡五萬九千三百餘人楚語觀射父云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謂百姓姓有微品十亏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官數之難稽久矣

官二

畫

鄭元云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舉成數也孫希旦云此大夫元士惟謂其屬亏九卿者若周禮大宰之下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者非謂天子大夫元士之數止亏此也鄭氏以此爲夏制非也以周案三公三孤不必備其實職止六卿而已佗王制者欲爲三倍之法起例故合三孤爲九卿其云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專舉副貳言之非統言其兼屬之官周官大宰記邦國都鄙官府三等之官其立文與此同鄭注施濩官府以爲建其正謂冢宰司徒等六卿立其貳



謂小宰小司徒等六中大夫設其攷謂宰夫鄉師等六下大夫亦專指其副貳之屬為說則邦國之典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亦專舉其副貳之屬可知矣鄭注設其參為三卿傳其伍謂五大夫陳其殷殷眾也謂眾士引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為證則王制所云大國次國小國之三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云云亦專舉其副貳之屬可知矣下節如此則此天子之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亦專舉其副貳之屬可知矣周官大宰卿一人其下副貳之屬有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

官二

謂

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其官皆加上一倍六職並同王制所言大夫不分二等其官皆居上之三倍故二十七大夫較周官為少八十一元士又較周官為多然依王制所言其副貳之屬止有元士不置中下士周官則有上中二等士其下士亦不置旅下士與下士異特較府史少尊耳合上中二等士統計之王制所云士數仍較周官為少則其所記官制雖難斥言是夏亦必在周官之未矣鄭君注王制屢以為殷法此當仍以為殷制舊說王制八十一元士之下復有中下士亦居上之三分誤或說周官旅下士即下士謂六卿副貳之屬

兼有三等士亦誤 右夏商暨周初官制

王與之云王者之官公卿大夫士而已自王室衰諸侯僭列國之大夫皆僭稱卿故春秋一經無卿字凡傳之稱卿者經皆以大夫言之或者因周官目錄以中大夫為小宰不見上大夫乃引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之說不知王制戰國之人為之又引晏嬰之言為證不知晏嬰言惟卿為大夫謂今之大夫古之士也惟今之卿斯為大夫耳此語甚明注家虛與傳悟乃謂其遜辭以答家老此豈平仲之旨以周案一書有一書之例春秋經言大夫不言卿周官敘目言卿不言上大夫其例別也王

官二

蓋

制上大夫卿正明其同耳晏子據古禮為言公羊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無大夫今禮所稱為大夫者實古之卿禮也故曰惟卿為大夫次點所言皆似是而非

崔靈恩說據周制而言諸侯三卿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五大夫謂司徒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下亦置二小卿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以周案王制言諸侯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亦舉三卿副貳之屬言非此外無大夫士也周諸侯之制



用文武未為天子時之法故周官說邦國設參傳伍與般諸侯制盡同云下大夫者對上大夫卿言之也周官序官書卿不言上大夫明上大夫即卿也王次點云卿大夫不可以序官無上大夫而指卿即上大夫此說未是若分而言之此五人中小宰小司寇又為下大夫之上其廢亞亏三卿故禮經謂之小卿王制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左氏成三季傳文同既有三卿又有上大夫則此上大夫謂下大夫之上者與上大夫卿異也呂伯恭云周禮書卿便無上大夫至春秋始替有上卿又有上大夫見曷制度壞處說亦未當

官二

表

上大夫卿為正卿但曰上大夫即小卿謂小宰小司寇小宰小司寇既為上大夫其曰下大夫五人者其祿與下大夫同故王制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其曰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不言中士下士者三卿下副貳之屬不置中下士與天子六卿無下士官同注大宰職之邦國陳般置輔引王制上士二十七人又以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續之未審記意崔說五大夫本公羊傳何注三卿下無宗伯崔氏說是或云魯有夏父弗忌為宗伯當有小宗伯而無小宰此說亦誤曾子問篇小宰外舉幣是諸侯有小宰夏父弗忌為宗

人非宗伯詳宗人下 又案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五大夫小宰小司寇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此諸侯通制也楚亏大司馬下立左右司馬僭禮齊亏司徒外有銳司徒辟司徒成二魯衛亏小宰外有左宰襄二十有右宰隱四季顧氏大事表云魯有左宰即當復有右宰衛有左宰即當復有右宰別官猶縣士謂之野司寇也昭十

八季

鄭元云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或云容有致仕之老或云統公卿大夫言或云兼寄公言或云以附庸言或云諸公為臣尊其君之僂左傳曰吾公在壑谷以周案諸公官名以別其君之僂公

官二

表

也夏官有諸子職亦以諸名官為其副貳國子曰諸子為其副貳國君曰諸公其義一也自鄭注以公為官名諸為眾辭異說由是沸起攷王制言三監本非周制不尋援以為證且儀禮之例凡眾辭皆僂眾如眾賓眾主人眾耦眾射者眾工眾笙之類皆不僂諸則諸公僂諸非眾辭明矣鄉飲鄉射大射皆僂諸公大夫大夫非一人不僂諸大夫何獨亏孤卿一人僂僂諸公則諸公為官名非眾辭要明矣吳中林主致仕之說胡氏釋官謂其說在鄉飲可通但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皆就任位言之不尋有致仕者竊謂吳說亏大射固不合即鄉飲



亦不可通鄉飲禮鄉大夫爲主人其孤卿大夫之致仕者曰鄉先生鄭注冠禮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注冠義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鄉老曰公致仕則曰鄉先生則諸公中無致仕之孤明矣又攷鄉飲云有諸公則辭加席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燕禮大射皆云若有諸公先卿獻之則諸自專屬公不兼卿大夫禮諸侯不臣寓公附庸之君諸侯亦不純臣大射禮公命徹冪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拜言降拜則亦在臣劉非有寄公及附庸之君且鄉飲爲鄉大夫禮鄉射爲州長禮寄公附庸君詎容來與大夫偁公末世僭禮要

官二

美

不足爲訓

孔穎達云祭統祭之日一獻卽尸飲五君獻卿時也以醑尸皆爲祭事未暇策命至尸食已畢始可以行齎賞若天子命羣臣特假亏廟不因常祭之日以周案祭統所言爲諸侯賜齎之禮與天子異說已詳上卷中方望溪以此爲特假亏廟故簡其禮而用一獻天子諸侯所同也斯說似是而實非下文言亏禘發齎明是因常祭之日非特假

鄭元云小卿命亏其君者也崔靈恩說司徒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下亦置二小卿一小司寇

一小司空司馬下惟置一卿小司馬也故公羊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胡匡衷云大射禮上云卿席賓東東上則卿非一人下云小卿賓鹵東上則小卿亦非一人若以小卿爲命亏君之卿則諸侯卿止三人經不當皆云東上然則小卿卽謂三卿下五大夫明矣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經又云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者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偁小卿通言之小卿亦曰大夫故獻大夫

官二

美

直云繼賓以鹵東上不云繼小卿足證小卿爲大夫矣注非是以周案諸侯三卿其執政者謂之冢卿其餘曰介卿亦曰亞卿五大夫中小宰小司寇亦掌大政與小司徒小司空小司馬之專爲副貳者別謂之小卿其齎又下亏亞卿也其實大夫無卿名大射禮小卿賓鹵東上謂小宰小司寇其繼而東上之大夫謂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等同爲五大夫故同面亦同上其東面北上之大夫謂五大夫外之大夫故與小卿異面亦異上崔胡兩說亦未盡是

鄭元云曾子問諸侯將出命五官而後行五官五大夫



典事者金鶚云國政掌于三卿豈有命大夫不命三卿之禮蓋諸侯三卿為司徒司馬司空其宗伯司寇亦掌大政故雖為大夫而與三卿並舉不與小司徒等三大夫同三卿合二大夫為五官以周案大戴記千乘篇云千乘之國設其四佐列其五官四佐卿也大國尋置孤一人合三卿為四也五官五大夫也鄭注本此但古人言五官多不專指五大夫管子大匡篇管子趨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墨子節葬篇王公大人蚤朝五官六府並為總舉卿大夫之辭蓋三卿亦攝五官言五官而三卿五大夫俱該之矣金氏以司徒司馬司空三卿

官二

罕

及下宗伯司寇之大夫為說頗嫌牽合又五大夫無宗伯禮經之小卿當為小宰小司寇聘禮大射禮之宰為司徒鄭注云諸侯謂司徒為宰是也公食禮之宰為小宰鄭注以為大宰未是小宰尋與司徒同稱宰者一攝冢宰之職一掌冢宰之事故尋同稱是小宰尊于五大夫也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由司空為大司寇蓋由小司空為小司寇也而言大司寇者崔靈恩云侯國惟一司寇故亦稱大司寇是小司寇尊于小司徒小司空等官也

尚書大傳云大夫士七十致仕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

士為少師鄭元云士冠禮遂以摯見于卿大夫鄉先生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賈公彥云鄉飲酒與鄉射禮先生及書傳父師皆一也先生亦有士之少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其實亦當有士也以周案卿大夫謂見為仕者鄉先生謂一鄉中之老而致仕者今本卿大夫之卿亦作鄉誤周官序官卿大夫每鄉卿一人段懋堂謂本鄉之仕為大夫者亦為卿大夫此說無據禮經云本鄉卿大夫士之致仕者曰鄉先生其見為仕至卿大夫者曰遵無鄉大夫之名鄭注云遵者鄉之人仕至大夫者鄉先生卿大

官二

罕

夫致仕者

賈公彥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為季氏費宰子羔為孟氏卿宰之類皆為邑宰也陽貨母有季路之等為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孔子為魯大夫而原思為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胡匡衷云家宰尊于邑宰其蔽各下其主一等諸侯之卿尋立大夫一人以為宰陽貨為季氏宰而孟子云貨以禮大夫有賜于士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家宰為大夫之證若邑宰則士為之器服傳室老士



賈臣注云士邑宰祿記士居室注云士亦謂邑宰是也。以周案家宰亦謂家相亦謂之室老。鄭注特性禮云宰羣吏之長。又注士昏禮云老羣吏之尊者。是家宰尊。亏邑宰也。器服傳云室老士。賈臣鄭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亏邑宰直曰士。而家宰則曰室老。不舉其蔽。為家宰之職。視其主為尊卑也。論語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以同蔽相比。方或謂卿之家宰亦士。陽貨妄以大夫自居。此說未是。但卿尋以大夫為家宰。而其稱則曰家大夫。

孔穎達云公邑稱大夫私邑稱宰。以周案此據大判分。

官二

聖

言之耳。若通言私邑亦稱大夫。如成大夫公孫朝是也。公邑亦稱宰。如王犯嘗為武城宰是也。然邑宰稱大夫皆僭。

胡匡衷云特性禮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齊私臣則士臣而注疏謂士無臣非矣。又攷士禮諸篇宰祝宗人筮人卦者外御族長。圉人御者童子。雍正之屬士之私臣也。士器既夕二篇所言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家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公家之臣來給事者也。注未別白賈疏泥亏士無臣之說。依違遷就。無所攷證。敖氏繼公則謂宰祝宗人之屬。皆公有司公家所使給事。亏私家者其

說亦非公家使人給事。亏私家惟器禮耳。此篇助祭之公有司亦是士自宿之。不必公家使之也。昏禮舅姑既沒。婦與菜。亏廟有祝帥婦。以入。豈婦之廟見公家亦使人給其事乎。竊以士冠士昏及此篇所陳官名皆士之私臣。但士卑臣少。若祝宗人雍正之屬。或不必有專官。臨事設之以其職。士之私臣有二。一以府史胥徒為之。注疏謂自己所辟除。不命亏君者是也。一以子弟為之。左傳士有隸子弟。服注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者是也。以周案士之有臣無臣。以有地無地而分器服。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傳曰君謂有地者也。鄭

官二

聖

注君傳曰君至尊也。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即據此傳為文。經與注並不及士。賈疏遂謂士無臣。雖有地不尋君。稱其疏各篇士禮皆本此義。以為士無臣其實器服之經。注不舉士者。士之有地者絕少。非公子卿大夫宗子之為士者。不能有地。有地亦尋稱君。稱君亦有私臣。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鄭注引禮器羔豚而祭。百官皆足。此士有地有臣之證矣。若無地者。即有己所辟除之府史士。不尋純臣而君之大夫之無地者亦然。故孔子自謂無臣。未嘗敢臣門人原思輩。此有臣無臣之別也。冠昏器祭數篇士禮注家或



謂是身為士之禮或謂是大夫之子為士禮有臣無臣義尋參存賈疏謂士雖有地無臣胡氏謂士無地而昇有臣並與器服傳君為有地之文相違胡氏又謂公有司若士之僚友同為臣亏公其私臣亦臨事設之以其職此說較敖氏為通 右諸侯大夫官制

鄭元云君命屈狄君女君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亏朝妻榮亏室也以周案君謂平諸侯周封上公之國惟杞宋與魯魯夫人副禕非君命屈狄通制宋夫人昇服揄狄其餘平諸侯之夫人皆命以屈狄鄭注君訓女君未是或說侯國夫人

官二

器

其君命之不受命亏天子受誤記曰夫人之不命亏天子自魯昭公始凡五等諸侯之夫人皆受命亏天子鄭元云凡世婦以下蠶畢獻爾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昇服其服矣以周案世婦尊爾之服為特命不依命次其它皆如男子之命次以命其服或說其它不命誤 右婦人受命

受業無錫范縣  
家傳全校

職官禮通故三

禮書第三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小宰掌凡宮之糾禁若今御史中丞干寶說同王應麟云徐氏微言謂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唐成誤以周案鄭注舉漢官以況周官有二例其直況之亏序官者如大府之為司農司會之為尚書是擬之以其官也其注序官不以況而況之亏職內所掌之下者如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曰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里宰以歲時合耦亏鋤曰若今街彈之室皆擬之以其事也此舉漢御史中丞以況小宰亦謂其糾禁宮事同爾

官三

一

西漢御史大夫秩比丞相非冢宰之屬固不尋況小宰其中丞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主糾察百僚東漢無御史大夫 建安時始設之其御史中丞屬少府乃糾察宮事故鄭舉以況之非直擬其官也後人直以中丞官擬小宰惠半農因以此為干注非鄭注皆未諳注例者也周官有宰夫復有膳夫禮經亦有宰夫復有膳宰鄭元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之飲食膳羞者也宰夫掌賓客之獻飲會者也以周案周官宰夫掌朝覲會同賓客之牢禮委積膳獻飲會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膳夫則掌王之會飲膳羞而已此二職之別也經聘禮公會大



夫禮會異國之大夫使宰夫設飧歸乘禽具饌設黍稷膳稻焚禮為君焚其臣則膳宰具饌薦脯醢設折俎諸羞諸公卿是侯國之宰夫掌四方賓客之飲會與天子宰夫同膳宰主君之飲會與天子膳夫亦同也春秋傳稱宰夫將解黿宰夫和之之類皆膳宰事而使宰夫主之是春秋時以掌朝聘膳獻之宰夫亦主人君之膳羞其職與膳宰不分其名亦遂相淆故左傳云膳宰屠蒯而禮記則云贊宰夫傳又稱宰夫膾熊蹯不孰而公羊則稱為膳宰胡氏釋官論此甚詳而以焚禮之主人為膳宰非宰夫則非也或說天子有宰夫復有膳夫諸侯

官三

二

止有一官合而稱之曰膳宰或襲天子之名曰宰夫此欲求通于傳記與經焚禮主人膳宰並稱終有未合鄭元云焚禮賓大夫也主人宰夫也賈公彥云宰夫為主人是大夫明賓亦是大夫胡匡衷云下記云與卿焚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焚亦大夫為賓賓之為大夫記有明文其義則焚義詳之非緣主人為大夫而賓亦使大夫也此主人為膳宰非宰夫諸侯宰夫亦上士非大夫疏甚誤以周案天子宰夫下大夫諸侯之臣降等則宰夫士也大射儀宰夫有司薦疏云諸侯宰夫是士宰夫有司是宰夫之吏府史也較此詳明胡氏駁此疏宰夫

大夫之說是其云焚禮主人非宰夫未是焚義云使宰夫為獻主聘禮記亦云宰夫獻

鄭元云使宰夫為獻主宰夫主膳會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為主人胡匡衷云經文宰夫當作膳夫注天子當作諸侯陸氏釋文云使宰夫本亦作使膳夫是經本作膳夫故鄭云主膳會之官注使膳宰為主人文王世子文彼云公與旗焚言公則非天子疑經本作膳夫而注以諸侯膳宰釋之也以周案宰夫掌四方賓客之膳羞膳宰掌其君焚會之膳羞焚禮為焚其己臣故使膳宰主膳羞而宰夫無其事故使為主人經云主人筵席獻賓

官三

三

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明主人與膳宰別焚義云使宰夫為獻主非有字譌聘禮記亦云宰夫獻矣焚禮主人亦升自南階注云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會者也天子膳夫為獻主焚義注天子使膳宰語似兩異賈疏云知主人是宰夫者焚義云使宰夫為獻主是也云天子膳夫為獻主者膳夫職云王焚飲酒則為獻主是也焚義注云天子使膳宰為主入則是膳宰膳夫一人也上文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者欲見天子諸侯之臣名異而實同也據此則焚義之注亦非字誤矣胡氏據王與臣焚以膳夫為獻主公與



族蕤以膳宰為獻主遂謂蕤義之宰夫為獻主聘禮記之宰夫獻皆當佐膳宰緣春秋時膳宰通倂宰夫記者亦沿其倂注家不能辨別二職由是遂亂此說未敢遽信

鄭元云蕤禮記登膳者與執事者皆士也者尊君也膳宰卑亏士羞卿者小膳宰也者膳宰之佐也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者謂亏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欲絕亏賓羞賓者亦士賈公彥云經直云請執冪與羞膳不辨其人故記人言之云膳宰卑亏士者言膳宰別小膳宰也以其下云羞卿者小膳宰明亏君者

官三

四

士也士尊亏小膳宰也若然士則膳宰之長者故下注小膳宰云膳宰之佐也胡匡衷云注添膳宰卑亏士句遂致疏舛後紛紛不決不知天子膳夫有上士中士下士諸侯之膳宰以中士為之長亦當以下士為之佐小膳宰蓋下士之屬羞膳者即膳宰凡諸侯之臣降亏天子一等以周案蕤禮獻賓薦脯醢及設折俎皆使膳宰亏公則士薦脯醢宰設折俎異人昆士與膳宰有別也賈彼疏云士尊亏膳宰君尊故使士薦諸侯膳宰當天子膳夫上士二人諸侯降等膳宰則卑故記注云膳宰卑亏士胡氏推諸侯官制皆降天子一等以為天子膳

天上士諸侯之膳宰當中士小膳宰當下士則士與膳宰小膳宰全無差異而經之士與膳宰何為錯舉記之士與小膳宰何待區別邪竊攷王侯官制之塗上士有降為下士中士亦有降為不命士皆二等如天子庖人中士諸侯以不命士為之記祭統曰胞人肉吏之賤者也詩簡兮疏云諸侯庖人非士是中士降為不命士也天子膳夫上士諸侯謂之膳宰為士之下是上士降為下士也其下大夫及上中下士之降一等者具詳胡氏釋官此篇羞賓膳宰故注云羞賓者亦士獻公者曰羞膳明非膳宰也曰羞膳者士明非小膳宰也士有三等

官三

五

羞膳者士之尊者也膳宰士之卑者也小膳宰非士也記云皆士者對下小膳宰之非士言之也注云卑亏士者明羞膳者之士為尊也疏以羞膳者即膳宰則注膳宰卑亏士句不可解胡氏以小膳宰為下士則記羞膳者士不可通總之蕤禮疏謂諸侯官制亏天子例降一等亦據大判為說未可執一而論也

鄭元云蕤禮胥薦主人亏洗北鹵面胥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賈公彥云大射注直云主人大夫不云下此云大夫之下者謂大夫之中位次在下胡匡衷云注大夫之下正明其為士百疏失注



意大射注本云主人下大夫也謂主人之齎下亏大夫  
耳非直云大夫疏誤以周案聘禮歸饗餼卿饋賓下大  
夫饋上介宰夫饋士介皆以同齎者致之足證諸侯之  
宰夫為士大夫亦有宰夫見少牢禮

何休云宰咺宰士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  
下士略稱人孔穎達說此蓋宰夫也宰夫掌弔事或即  
充使但中下大夫例皆書字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  
小宰宰夫顧棟高云以冢宰歸賄特書官以示譏孔廣  
森云自公卿達于士惟宰屬必書蓋治官最尊不當役  
以聘弔之事故繫官譏之與以周案春秋書宰者曰宰

官三

六

咺曰宰渠伯糾曰宰周公以公羊之例言之宰周公三  
公也宰渠伯糾大夫也宰咺中士也同一書宰官分三  
等夫宰周公既書宰又曰公固冢宰也咺渠伯糾皆下  
大夫咺非冢宰亦非士孔疏以為宰夫尋之宰夫下大  
夫而不字譏也毛大可用孔疏證公羊遂以宰夫為上  
士本謬近之申公羊者又用毛說云無譏辭尤非

鄭元云宮正主宮中官之長宮伯伯長也陳傅良云環  
衛有二一是公卿大夫之子弟分置八隅宮伯領之一  
是官府凡在宮廷諸徒役錯置于庶子八次八舍之  
閒宮正領之皆屬冢宰宮伯所掌在漢時為郎衛屬郎

中令宮正所掌在漢時為兵衛屬衛尉葉時云說者多

言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愚竊以為不然宮正宮伯  
所掌皆郎衛也官府次舍在宮中有故而令宿者宮正  
掌之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入衛王室者宮伯掌之  
朝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諸子掌其政此入直環剗之  
衛也以周案葉氏斥陳是已朱子亦云宮正宮伯所率  
之屬皆官吏及公卿王族之子弟不是兵卒又胡五峯  
謂宮中有官府次舍又有民人非所以別內外朱子以  
為宮正宮伯所率之屬只是比宮之外不是入宮竊玩  
經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則其屬直宿在

官三

七

官府與次舍而中門有闢人之禁亦何嫌宮嬪禩處邪  
宮正宮伯所掌之直宿者為士庶子非虎賁翟隸之屬  
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有  
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以經明行脩之士充之  
猶有周官遺意董仲舒欲使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  
吏民之賢者歲貢士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  
可謂重矣魏晉以後光祿不在禁中兼掌膳會帳幕而  
已唐之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後處  
之亦古意也

鄭元云宮正凡邦之事蹕今時衛士填街蹕以周案衛



氏漢舊儀車駕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

鄭眾云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庶子宿衛之官鄭元云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陳祥道云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爲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國子舉矣以周案從後鄭說詳下諸子

鄭元云庖人庖之言苞也裏肉曰苞甘孔穎達云祭統胞者肉吏之賤者也胞卽周禮庖人故注云庖之言苞也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也其官次亏韞人周禮韞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庖人非士一說上古茹毛飲血包羲始爲炮庖之義取此注非一說諸侯

官三

八

之官降天子一等天子庖人中士諸侯庖人下士疏非以周案從注疏庖人夏謂之庖正

賈公彥云周禮甸師其徒三百人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耨是掌田野士雖無此官亦有掌田野之人謂之甸人胡匡衷云士器禮甸人與下管人夏祝商祝冢人卜人之屬皆公家之臣來治器事者也少牢雍人陳鼎五疏云大夫無甸人則此謂士亦有甸人非矣

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以周案敝人之長亦曰漁師春秋時有侍漁襄二十五年傳蓋其屬

鄭元云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奄精氣閉

藏者今謂之宦人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有才知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王應電云女酒女漿之類皆擇民間婦女善其事者以供職其次爲奚如庶人在官者故內宰職云分其人民以居之注以女奚爲女奴非也秋官司厲明言盜賊之女子入于春臺則不其它事明矣春事煩勞而女春枕二人奚五人以執役者有女奴也饅事精潔女奴不與故設奚至四十人如以奚爲女奴豈春事之煩而五人能盡之饅事較簡而反有四十人之多乎且以王及后之至尊尊祭事實客之至潔而飯食乃造于盜賊

官三

九

之女子無是理矣以周案鄭注守祧奄八人亦云今之宦者世婦注云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亦用士八人是則奄用士人之精氣閉藏者卽今之所謂天奄而非刑奄王介甫已言之鄭云今謂之宦人漢初宦者亦用士後漢樂已傳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此其證也女酒女漿鄭以爲從坐沒入爲奴者古律自坐與從坐有輕重之別爲從坐之情多有可原也先鄭以奴爲自坐後鄭以奴爲從坐司厲注已別白自明之盜賊之子自入于春臺女奴不盡是盜賊之子也酒奚三百人爲造酒而設王氏駁鄭殊昧



鄭意

鄭元云燕禮司宮尊弓東楹之鹵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饗者也賈公彥云周禮小宰掌宮事諸侯無小宰有司司宮亦當掌宮事與小宰同酒正云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饗小宰聽之此司宮亦設酒尊當掌酒事與小宰同胡匡衷云公食大夫禮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疏以周禮宮人當之是矣此注及疏釋為小宰甚誤周官大宰之屬有宮人其職曰掌凡寢中之事埽除輶燭其爐火凡勞事諸侯無宮人有司宮燕禮在寢設尊亦勞事下云司宮輶燭弓鹵階上大

官三

十

射云司宮埽所畫物是諸侯司宮所掌與周禮宮人正同小宰卿貳之官秩尊職重不尋以司宮當之諸侯五大夫司徒下置小宰曾子問明有小宰之官疏謂諸侯無小宰非矣以周案胡氏此說皆是其云周禮宮人中士諸侯降一等當以下士為之未然不錄公食禮司宮具几蒔大射禮司宮筵賓席小牢禮司宮筵神席皆是攝官天子別有司几筵燕禮注云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賈疏以為司宮兼官亦未是禮几筵不盡司宮掌之則司宮非兼其官也兼官有常職攝官否杜注左傳以司宮為內小臣更誤

鄭元云聘禮管人布幕弓寢門外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以周案周官有掌舍掌次幕人等官諸侯謂之管人亦謂之館人見左傳釋文云管人如字掌管籥之人說非

鄭元云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王應麟云周制天下之財用皆制于大宰而總于大府大宰提其綱大府總其目漢司農豈大府比哉漢司農猶外府也少府猶玉府內府計相猶司會之任

周官大府玉府下有賈人以周案大府玉府內府外府諸職侯國謂之府人見禮經又別有庫人見春秋傳賈

官三

士

人亦見禮經

鄭元云內府主良貨賄藏於內者外府主泉藏於外者王與之云內府非天子私藏之所以其於庫門內耳以周案內外府以地言皆非天子私藏內府掌良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待邦之小用其財用有大小而內外之非分公私也漢初以大司農給國家公用以少府給天子供養分為公私兩藏至光武出少府禁錢屬司農宮中私用一切取諸司農章和以後以其不便遂于宮中自立一監命奄人主之非成周設官之意也胡五峯乃以後世置私藏之非遂疑周官弓



兩職本文未之讀矣

鄭元云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陳傅良云漢尚書自是少府屬官當時諸府皆有尚書分四曹後漢分為六曹各自會計非若周之司會以中大夫為之凡內外府應干財用皆計司會漢張蒼為計相近之以周案陳說是

義疏云有謂太府下大夫而司會以中大夫為之屬者非也大府之屬玉府內府外府以及官府都鄙之吏皆主守藏者用財之式遽則司會鉤攷之故司書職歲職幣皆屬司會而職內亦屬焉知所入然後可量以為出

官三

主

也司裘掌皮亦以類而相從其出用之數亦待攷司會也其職與小宰竝而職事縣重轉過司小宰故特設下大夫四人以佐之正朱子所謂運用天理不尋不然者後人以私意隱度謂欲其權足以制大府然後鉤攷糾察之勢尋行悖矣

鄭元云職內若今之少內以周案班羨無少內蓋即少府也宣帝收養掖庭少內畜夫白丙吉謂少府掌藏之畜夫百賈疏即以畜夫當職內未是

鄭元云內官之士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賈公彥云周禮內宰下大夫掌王后以下諸侯未必有內宰以其言

內官之士以士為之明當天子內宰故舉內宰況之也胡匡衷云內官之士當為內小臣之屬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奄倂士者異其賢內小臣亦倂士故云內官之士其職云若有祭祀賓客則擯詔后之禮事是以位在宰東北疏謂諸侯未必有內宰非是據祭統則諸侯有內宰明矣以周案祭統宮宰宿夫人注云宮宰守宮官周禮內宰注云宮中官之長則宮宰即內宰也故胡氏云然內宰亦謂之奄尹見月令注

鄭元云月令奄尹主領奄豎之官司周禮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及出入開閉之屬以周案周之內宰下

官三

主

大夫內小臣閹人寺人屬焉奄尹為奄之長序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奄指內小臣尹其宰也惠氏禮說疑注以內宰為宦未是

毛詩傳云寺人內小臣也孔穎達云周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義禮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即內小臣之官也賈公彥云寺人奄人不掌男子而秦詩云欲見國君先令寺人者彼秦仲始大其官未倫故寺人兼小臣尋掌男子以周案秦以寺人兼內小臣



乃一時權宜之制賈疏為長內小臣又謂之巷伯詩鄭箋云巷伯內小臣也左傳襄九年令司宮巷伯倣公杜注孔疏以司宮為內小臣以巷伯為寺人皆誤

鄭元云闔人司昏晨以啟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一說內則淡宮固門闔寺守之穀梁傳亦云闔寺人也此別敘羣奄不宜獨為墨者墨者所守蓋城郭官府倉廩庫之門以周案墨者使守門秋官掌戮職文春秋闔弒吳子餘祭公羊傳以為近刑人左傳鬻拳自別楚人以為大闔二傳所言與周禮合杜注孔疏以大闔即地官之司門本誤

官三

南

鄭元云內豎豎未冠者之官名劉勰云內豎奄之小者以周案左傳渾良夫少為孔氏之豎則豎為季之少而非奄

鄭元云既夕記朔月童子執帚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賈公彥云左傳士有隸子弟服注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祿不足以及宗知有內豎及寺人者士雖無臣亦有內外之意寺人奄者以通宮中之命也以周案古者內豎之官必以童子為之故鄭舉內豎以為況若內豎寺人之屬明士無是官也大夫有豎有寺人並見左傳

鄭元云九嬪嬪婦也不別夫人者夫人之亏后猶三公

之亏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亏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賈公彥云九嬪言數者欲見世婦女御有德亦充若九嬪無德亦與世婦女御同闕故互其文令尋兩見耳義疏云鄭康成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注本確不可易其引昏禮以證世婦女御之數及家語當夕之說宋以後諸儒紛然排擊皆亏理有未達也天子法天凡事皆以十二為度故有三夫人九嬪魯伯姬歸亏宋三國來賸春秋特書以為非禮則天子宜備十二之數明矣三夫人雖不見亏經而酒正

官三

五

有后致飲亏賓客之禮漿人又有夫人致飲亏賓客之禮則后之下有夫人明矣此猶三公不見亏經而其朝位則見亏小司寇朝士射位則見亏射人耳蓋惟九嬪如九卿之不可缺三夫人則有其德乃備其位猶三公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也世婦則有子而可以為王繼世者其無子而賢德出眾者或封焉女御則良家子賤姓亏王宮王所幸御乃有其位故其數皆不可定也至王所未御必有限季出嫁之制而今不可攷矣古者內官九御自夫人嬪婦以下皆贊王后舉內治以供祭祀賓客之事以獻蠶桑種稷織文組就之功羣儒力排昏禮



竝議周官曲禮不知苟王心無主而以欲敗度則惑溺  
專妒卽一二人亦足以羸王躬而亂百度果能正心脩  
身以齊其家則九嬪世婦女御之倫官恪共內職以廣  
世嗣二南之化實基于此以周案王伯申力辨周官無  
夫人非有其人而不劉不如從鄭注爲安又參見昏禮  
門

鄭元云內人女御也以周案內宰以內人與內宮竝言  
寺人又以內人與女宮竝言是內人非內宮之通稱也  
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內人別嬪婦而言  
之是內人女御也內小臣詔王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

官三

主

正內人之禮事內人別九嬪而言之是又兼世婦也鄭  
拘以女御爲內人弓寺人之內人弔臨弓外爲女御從  
世婦弔弓內豎之爲內人蹕亦以爲女御從世婦有事  
弓廟似失之

劉彘云女史掌王后之禮職內治之貳則必有道藝而  
知禮者鄭氏以爲女奴曉書者非也蓋擇女御之賢者  
爲之以周案古女史之職甚輕位在女御之下鄭注云  
內治之法本弓內宰書而貳之毛詩傳云古者后夫人  
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

鄭眾云追冠名記曰牟追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

后之首服鄭元云追猶治也詩曰追琢其章王應麟云  
追以纒作髻如堆讀如母追之追亦爲首服之一以周  
案王氏讀經文爲副編次追爲句追當讀如詩之被爲  
首服之下以之命官猶弁師名弁不以冕也說詳衣服  
門

朱熹云五峯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  
冢宰卻管宮闈之事其意只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  
結近侍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  
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鄭伯謙  
云內宰爲冢宰之屬則女寵近習皆畏師保之檢察而

官三

主

無敢踰節皇父佗相膳夫內史皆不尋人習侯近女而  
惑疾醫和以爲趙孟之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  
此漢大長秋爲后卿與中常侍分職而中常侍之屬少  
府統焉猶參用士人鄧通爲文帝幸臣而丞相申屠嘉  
昇檄召欲斬之自東京悉用宦者士大夫旣無復與同  
內事而隸少府者徒以文相屬故大尉楊秉糾中常侍  
尙書詰以三公統外越分奏近臣蓋三府之令不行弓  
僂發況后妃乎 右冢宰之屬

賈公彥云鄉大夫每鄉卿一人總屬司徒非六官兼典  
鄉大夫知者以鄭注大司馬云軍吏遷弓六官六卿之



吏為之既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以周案天子六鄉鄉老二鄉公一人以三公兼之鄉大夫每鄉卿一人以六卿兼之賈疏非

六官之屬各有府史胥徒而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等職無之說者云自鄉大夫受教法而頒之弓鄉吏凡羣吏之周旋弓鄉以行教事大氏皆身親之以周案內則云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據此閭胥之外有閭史閭府州伯即州長州長之下有州史州府鄭彼注云閭胥中士一人州長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是序官之文有

官三

六

闕也

鄭元云鄉飲酒禮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賈公彥云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胡匡衷云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諸侯以大夫為之亦當鄉置一人古者軍出弓鄉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則賈氏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之說信矣孔氏謂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非也周禮六鄉之大夫皆屬弓司徒故其職曰受教法弓司徒而頒之弓其鄉吏諸侯則使卿分掌之左傳宋二師令四鄉正晉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國

語齊高子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是諸侯之鄉大夫通弓卿也以周案諸侯之司徒司馬司空皆以卿為之與天子同天子之鄉大夫即六卿諸侯之三鄉二卿一卿亦必以命卿主之大國三卿皆命弓天子故國立三鄉三鄉尋出三軍次國三卿二卿命弓天子故國立二鄉二鄉尋出二軍小國三卿一卿命弓天子故國立一鄉一鄉止出一軍凡命卿各主一鄉所謂鄉大夫興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諸侯亦使命卿主之也舊說諸侯鄉大夫以下大夫為之孔子射弓矍相之圃為鄉大夫未是

官三

九

鄭元云鄉射禮主人戒賓主人州長也記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糝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賈公彥云此州長亦諸侯之州長以士為之是以經云釋獲者報鹿中記云士鹿中若天子州長中大夫為之以周案鄭意周官州長降鄉大夫一等諸侯州長是士則其鄉大夫是大夫矣其實諸侯鄉大夫以命卿為之與天子同凡天子之卿職諸侯有省無降其命數降其中大夫則例降二等其有省無降者如天子之六官皆卿也諸侯之司徒司馬司空亦以卿為之而冢宰宗伯司寇則使三卿攝之直省其官不降為



卿無降例也則天子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諸侯亦以卿為之可知矣其中大夫例降二等者如天子之小宰小司徒小司空小司寇小司馬皆中大夫諸侯號為小卿而已降為下大夫其餘中大夫若小宗伯州長之類諸侯無小宗伯而有宗人釋官云宗人不任大夫之別當使士為之是也州長是士見鄭注皆與下大夫同降為士者為諸侯本無中大夫之廢也天子州長中大夫諸侯以上士為之可知矣鄭以諸侯州長是士逆推其鄉大夫為下大夫未當

又天子我僕中大夫諸侯謂之御戎以士為之亦降二等說詳下可參

官三

主

杜預云左傳宋二師令四鄉正敬高鄉正鄉大夫韋昭云齊語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于司徒還班于鄉吏以攷其行以周案鄉正即鄉師也周官鄉師下大夫四人宋建六卿立四鄉正其制全同王禮本非諸侯通制管子分國為二十一鄉鄉各有長謂之鄉長亦以當天子之鄉師鄭注鄉師云師長也鄉師鄉正鄉長一義注家以鄉大夫釋之未是諸侯之鄉大夫以命卿領之其下別立鄉正以當天子之鄉師左傳孔疏云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卿即以卿為之長此傳云二師領四鄉正則別立鄉

官三

主

正非卿典之但其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孔氏明知鄉正非鄉大夫而又為杜注曲護之此疏家墨守之法也胡氏釋官乃據以為諸侯之鄉大夫統于卿誤已鄭元云封人聚土曰封墳塋埆及小封疆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鄭鏐云論語有儀封人左傳有潁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說者皆謂典封疆之官然以經攷之有掌固有司險又有掌疆之官此封人若為掌封疆之官則宜與掌固等並列今列于地官專以設社壇飾牛牲為職則非典封疆之官明矣以周案春秋時守封疆者謂之疆吏傳曰疆吏來告是也周官謂之掌固掌疆其典封疆者謂之封人與周官同周官封人為畿封而樹之造都邑之封域是亦典封疆者也周官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春秋時國內亦不止一封人故其官各以地別如宋有蕭封人又有呂封人鄭有潁谷封人又有祭封人其證也鄭剛中誤以春秋封人為守疆之吏斷斷致辨或者謂春秋封人繫以邑者皆守疆吏惟宣十一季傳令尹蒍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官不繫邑孔疏引周官封人造都邑之封域及大司馬大役與慮事鄭注慮事者封人也以為證此為典封築者與周官同斯亦曲說為艾獵所使之封人即所城之沂封人傳既曰



城沂自無煩憂言沂封人知此封人同周官則它亦可知矣

牛人共其膏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元云職讀爲機機謂之杙可以繫牛機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賈公彥云職人謂充人連牧人言之者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言之耳以周案機杙字古多以職爲之牛人肆師兩見職人職繫牲之物牧人養牲之不繫者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則職人謂充人賈疏是也國語牧協職謂牧人和衷亏充人史孔子世家孔子嘗爲司職吏字亦作職司職吏者充人之屬吏非卽充人猶委吏非卽

官三

圭

委人也周官委人有府有史充人無府有史府史皆吏也一說天子之委人充人諸侯謂之委吏司職吏蓋非也孟子謂之乘田者乘甸古通謂其芻蕘亦取于甸地之牛田牧田與

鄭元云師氏教人以道之稱保氏以道安人者也書序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以周案書序君奭序文周公召公爲三公又下兼師保中下大夫職故召公不說此古文家說也鄭注大宰職又以師保爲師儒其意師保寵官上以三公之師保兼攝下以九兩之師儒兼攝不比其餘中下大夫之實職其

有與虎賁趣馬連文者以同掌兵事也

鄭元云文王世子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王炎云大司成卽大司樂也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以周案周禮無大司成官其大司樂記謂之大樂正鄭據父師司成之文而以師氏當之師氏與大司樂其秩皆中大夫其職皆主教國子然師氏有職亏朝而主門閭之學者也大司成乃父師父師者致仕之老而主國學之教者也伏生書傳云致仕之臣教亏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又云少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

官三

圭

子大師卽父師父師主大學之成故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舊說國語引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關尹卽周官之司關行理卽周官之小行人宗祝卽周官之大祝司里卽周官之里宰以周案司里非里宰當屬冬官

鄭元云質人平定物質者義疏云民間之交易或相期約而不能立判官之取予斂賒或以事故而難踐蒞期故謂質人掌其質劑書契以息抵冒正辨爭則官名亦以質劑爲義



鄭元云塵人故書塵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塵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塵民居區域之稱賈公彥云其職有塵布塵布謂貨賄停儲坻舍之稅卽市屋舍名命之爲塵不尋爲市中空地鄭鏐云塵人掌市中之區域者市中可藏貨物之地設此官義疏云民居亦曰塵但塵人爲司市之屬則爲市塵明矣疏說兩歧貨在肆始稅其塵若民之邸舍安尋有稅乎以周案此以司市質人塵人胥師賈師類敍皆市官則塵爲市塵無疑春秋時宋鄭衛皆有褚師杜注云市官蓋此類也賈師春秋時亦謂之賈正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以周案書小臣諸節偽傳云  
諸有符節之吏卽指此

周官有縣師又有縣正縣正下大夫一人縣師上士二

人中士四人以周案縣師春秋時謂之縣人

春秋時亦僭稱縣大夫襄三十季或云縣大夫卽縣人衛新

築人仲叔弓奚宋廚人濮注皆偁邑大夫或云縣人卽

縣正均非

干寶云周禮司門如今校尉每門下士如今門候板士  
如今都候之屬以周案漢之城門校尉若周之司門其  
每門候卽荀子所謂監門者也司寤氏之板士謂擊柝

之在關隘者漢之左右都候徼巡王宮當爲宮正之徒  
宮正職云夕擊柝而比之比其徼巡王宮者屬天官與  
秋官修閭氏之校士不同

鄭元云里宰以歲時合耦亏勑勑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以周案漢有中平二季都鄉正街彈碑周書大聚解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興謂互勸功化彈謂互糾游惰街彈之名蓋取諸此而注舉以相況者亦謂其里宰治處有同漢都鄉正街彈室非直謂其官同也說詳并小宰職

鄭元云卷大記虞人設階虞人主林麓之官也杜預云

官三

生

虞人掌山澤之官胡匡衷云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澤虞掌  
國澤之政令據鄭注及杜注則諸侯似唯立虞人之官  
總主山林川澤而已周禮山虞澤虞皆中士則諸侯之  
虞人蓋下士爲之以周案孟子言招虞人以皮冠招士  
以旂則諸侯之虞人非士明矣天子山虞諸職皆中士  
諸侯降爲不命之士此與迹人庖人竝同又諸侯之閭  
胥比長亦以不命士爲之亏天子爲中下士胡說諸侯  
之官降天子一等本非通例

賈公彥云春人掌祭祀賓客牢禮之米所其多矣而春



人少者蓋舉其能者亦應兼有別奚亏其中矣以周案  
春人橐人其事較館人爲煩重而館人奚四十人春人  
橐人奚止五人者以春橐給役者有司屬所入女奴而  
女春女橐及奚特其監視者耳 右司徒之屬

官三

美

受業丹陽王英冕  
子家驥全校

職官禮通故四

禮書第三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春官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兼之無宗伯  
而有宗人左氏傳云夏父弗忌爲宗伯說者謂魯有宗  
伯之官以周案定四季傳云分魯以祝宗卜史杜注解  
宗爲宗人明魯止有宗人之官也哀二十四季傳云使  
宗人魯夏獻其禮亦不稱宗伯且國語記此事亦止云  
夏父弗忌爲宗又云宗人夏父展鄭注大宗伯及禮器  
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爲宗人則今本作宗伯字誤也  
胡氏釋官云周禮大宗伯卿小宗伯中大夫諸侯五大

官四

一

夫無小宗伯則宗人不任大夫之剝當使士爲之但其  
職亦有大小禮記云大夫之器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  
皇侃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器事如司徒旅  
歸四布是也孔疏因以爲大小宗伯劉執中疑爲都宗  
人家宗人攷士冠禮筮日有宗人鄭注宗人有司主禮  
者士器禮卜日亦云族長泄卜宗人命龜鄭注族長有  
司掌族人親疏者則大夫之小宗人卽宗人其大宗人  
猶族長也小宗人亦謂之宗有司魯語宗有司聿注宗  
官司事臣大宗人其對宗有司言之也

舊說世婦之屬天官者乃二十七世婦其屬春官者如



漢大長秋柯遷云世婦當以內外宗或王族之婦或卿大夫士之妻有齒德者爲之注以比漢大長秋詹事中謂用士人誤矣王志長云此官賈氏以爲奄夫天官小臣爲奄上士注謂奄侮士異其賢則刑餘之人斷無上躋卿大夫之理惠士奇云世婦兩職本同春官列其目天官舉其綱也古未有婦人居丈夫之官而閹人亦不辱侮世婦 義疏云王朝六卿而后宮之卿反十有二本屬可疑果爾不必至漢唐宋明之季而宦者之禍接迹天下矣柯說亦未必然以外命婦入掌后宮之禮事亏公爲非宜亏事亦不便此官蓋非別設每宮卿二人

官四

二

卽以三夫人九嬪爲之則十二之數具矣下大夫四人以世婦爲之中士八人則女御爲之后之尊擬王自夫人嬪婦以下其數視卿大夫士固其瑩之宜也平居則統亏天官而重其本俾有祭之事則總亏春官而被以卿大夫士之數所以重禮事也女府女史蓋以女宮之有才知爲之以周案舊說之謬義疏已盡闢之后立六宮每宮二卿卿十二人卽以三夫人九嬪爲之說甚精覈天子立三公三孤六卿亦通號十二卿而公孤不必備其有常職者六卿也后之宮卿當亦同此故天官不列三夫人而九嬪世婦亦不言其數鄭注謂三夫人

坐論婦禮無官職餘亦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是已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齒者外宗凡外女之有齒者鄭元云內宗王同姓之女有齒其嫁亏大夫及士者外宗王諸姑姊妹之女一說內宗宗女外宗宗婦以其爲王族人之婦故曰宗以其異姓之女故曰外以周案序官內宗外宗皆以女言說當從鄭若王族人之婦之有齒者謂之內命婦不辱侮外序官云外宗外女亦不辱以爲婦參見器服門

官四

三

賈公彥云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士器禮筮宅冢人營之此士亦有冢人掌墓地兆域胡匡衷云疏謂士亦有冢人非是周禮冢人云凡諸侯及諸臣葬焉墓者授之兆然則古者諸臣之墓地皆公家掌之此與下記言冢人物土蓋爲之經其兆域周禮又有墓大夫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葬庶民之葬尙有公臣掌之則此冢人爲公臣必矣以周案胡說是也冢人掌王及諸臣之葬地墓大夫掌萬民之墓地二職不同士器禮之冢人爲公臣是諸侯有冢人也左傳云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是諸侯又有司墓其不曰墓大夫者天子之墓大夫爲下大夫諸侯以士爲之也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諸侯無大司樂而有樂正小樂正鄭元云樂正亏天子樂師也賈公彥云天子有大司樂樂師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樂正小樂正以其諸侯兼官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大夫及士則諸侯樂師不用大夫大樂正當上士小樂正當下士為之孔穎達云諸侯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文王世子有大樂正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胡匡衷云周公制禮立大司樂樂師為天子之官而以樂正為諸侯之職故此經彘射諸篇並言樂正而不言樂師王制禘陳天子諸侯之禮故亦言大樂正小樂正也周禮大司樂

官四

四

樂師同官諸侯樂正兼彼二職小樂正當天子樂師則大樂正當天子大司樂也樂正掌教國子及造士其官降天子一等大樂正當下大夫為之小樂正當上士為之賈疏未的以周案天子樂師有下大夫有上士下士通稱之皆樂師也析言之其下大夫亦稱樂正故月令有樂師又有樂正諸侯樂正當天子下大夫之樂師其職之小者曰小樂正亦如樂師之有上下士耳當從注疏且大樂正即當天子大司樂大司樂中大夫凡中大夫亏諸侯亦降二等為上士胡說未是又案大樂正之名見亏戴記禮經祇曰樂正本無大名賈疏云凡單

官四

五

稱樂正者皆大樂正是也胡氏釋官云大射儀有小樂正故單言樂正者為大樂正若祓文則小樂正亦通言樂正彘禮諸篇無大樂正所謂樂正皆小樂正也以周禮樂成告備使樂師不使大司樂又饗會諸侯序其樂事彘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樂師掌之則諸侯彘禮亦使小樂正也鄉飲鄉射二篇樂正不言小亦小樂正可知以大射特言小樂正從之則知序三篇升堂者皆小樂正也胡氏此說亦不足據禮經所稱樂正即戴記所謂大樂正也亏天子為樂師之下大夫其小者曰小樂正亏天子為樂師之上士故鄭注彘禮云樂正亏天子



者以爲大師小師是大師小師爲樂工之長也杜車二說樂官樂工不分胡氏釋官已辨之矣大師亦通僦工左傳屠蒯酌以飲工而檀弓云曠也大師也樂記亦云師乙曰乙賤工也是其證

鄭元說鄉飲鄉射有大師者君賜大夫樂可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賈公彥云大夫士官不倫不合有大師君有賜大夫士樂器之訟故春秋左氏云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魏絳弓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時以樂人賜之故云又從之以其人胡匡衷云公賜大夫樂弓傳有之從之以其人而謂之大師無所據也此工及

官四

太

大師皆君之樂人鄉飲鄉射主弓教民乃公家之事非若冠昏饗祭爲私事者可比且諸侯州長是士未必有賜樂之訟下經云一人拜受禮注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然則大師來否原是不定以周案胡說可從

賈公彥云燕禮樂人縣未知何官按周禮眡瞭職云掌大師之縣鄭注云大師當縣則爲之按下僕人相大師則諸侯無眡瞭使僕人縣樂大師以瞽展之胡匡衷云周禮樂師凡樂掌其序事小胥正樂縣之位是縣樂諸官皆有其事故總言樂人疏謂諸侯無眡瞭非是序官瞽矇三百人眡瞭之數亦如之然則每瞽一相自不可

官四

七

少燕禮小臣相工不過納工之頃至工既升堂小臣授瑟而降主人獻工西階上相祭者又何人乎是工別有相甚明左傳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是諸侯樂工亦有相可知以周案周官瞽矇三百人眡矇亦三百人一瞽一相各有專職諸侯之瞽矇亦有相而無專職之人故燕禮小臣相工鄉射禮弟子相工大射禮僕人相工鄭注燕禮云相扶工也眾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眡矇者又注大射儀云天子眡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明天子有眡瞭諸侯無是官也賈疏所云自是鄭義如

諸侯亦一瞽一相各有專職之人則燕時納工之頃何爲用小臣相而鄉射大射何又使弟子僕人不等乎胡氏此說亦似是而非

義疏云眡瞭三百人下今本有府四人史八人徒百有二十人十九字據賈疏則唐以本無之試思大師等皆瞽也府藏何物史書何事眡瞭三百人以相之足矣胥徒多人又供何役乎以此見聖經之變亂乎後人者不少矣以周案今本此下有府史胥徒當謹遵刪卽所云瞽矇三百人者其上瞽四十人爲樂工中瞽下瞽蓋當時肄業之徒也禮經鄉飲大夫禮而云工四人大射



諸侯禮而云工六人燕禮輕從大夫制亦四人鄉射禮重用大夫制亦四人賈疏云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此皆上瞽爲之也禮經謂之上工其中下之瞽不用故不見于禮經

鄭元云籥師籥舞者所吹春秋宣公八年萬入太籥傳曰太其有瞽者以周案何注公羊云籥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與鄭義同王介甫謂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以生律呂其說未是籥師器大記謂之狄人狄祭統化翟鄭注狄人樂吏之賤者翟謂教羽舞者也則翟人卽籥師也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又文王世

官四

入

子別有籥師亟疏云或諸侯之禮

義疏云疏謂鞀鞀氏掌夷樂而不教旄人教而不掌非也旄人所教舞也鞀鞀則掌瞽歌分職甚明

鄭元云司干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呂祖謙云萬舞者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康成據公羊傳未析以周案從鄭注見樂律門

敖繼公云士禮有宗人筮人之屬皆公家所使給事于私家者胡匡衷云說文瞽士三尺士有瞽則尋有掌筮之人也敖說未的

鄭元說士服齋弁服曾子問大祝裨冕則大夫胡匡衷云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諸侯當上士爲之禘記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齋弁純衣左傳齊祝佗父祭于高唐至不說弁而衣于崔氏以此證之諸侯之祝當服齋弁服曾子問所傳蓋變禮異于常又燕禮及大射薦祝史在獻士之後則祝非大夫明矣以周案天子大祝下大夫以裨冕諸侯大祝士也以齋弁曾子問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據天子言禘記祝宗人宰夫皆齋弁據諸侯言宜分別觀之

官四

九

言夏祝商祝周禮以祝行事皆當祝者也天子以下卷禮亡亦當祝行事也以周案卷大記君之卷大祝是鉦眾祝佐之大夫之卷大祝侍之眾祝是鉦士之卷祝爲侍士是鉦周官大祝大卷始崩以肆鬯酒尸相飯贊鉦微簫小祝大卷贊酒設熬置銘是天子諸侯之卷不盡卷祝行事也

胡匡衷云周禮序官大史下大夫二人諸侯大史當上士以周案大史之職同于內史盛德篇曰內史大史左右手也序云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則大史下當脫中大夫一人五字周語敘農祥之事曰大史告稷



櫻告王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即大史陽官即春秋傳之曰官韋注云傳曰天子有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官已居卿職而大史帥之下文敘徇農之禮大史八亦在大師七宗伯九之閒則大史為中大夫可知矣諸侯當以下大夫為之

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以周案此周官之掌天文者也上古重麻數故少皞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而別有鳳鳥氏等官主麻唐虞亦亏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四

官四

十

時夏殷亦亏五官之外別建六大以掌天官皆卿官也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亏朝杜注云日官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是也至周則其官屬之宗伯而以中大夫為之與古制異或者反以之議曲禮未通亏古非也記盛德篇云內史大史左右手也盧辯云大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熊安生云按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為左史也按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

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為右史是以酒誥鄭注云大史內史掌記言記動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一說大史居左書言內史居右書事一說記事者宜內史記言者宜外史大史為史官之長內外史左右手以周案盛德篇內史大史左右手也謂內史居左大史居右觀禮曰大史是右是其證也古官尊左內史中大夫尊故內史左大史右玉藻篇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右字今互譌漢藝文志鄭六藝論並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可證熊氏謂

官四

十

大史左史內史右史非也其申涵誥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謂大史記行內史記言是已鄭注玉藻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在謂右史書動為春秋左史書言為尚書也荀悅申鑒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亏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與鄭注合書洛誥云作冊逸誥逸即史尹佚以內史策命諸侯及孤卿大夫與春秋傳王命內史策命晉侯為侯伯覈之蓋尹佚內史也孔安駢云國語訪于辛尹謂辛甲尹佚並周史也左傳以辛甲為大史則尹佚為內史矣此說是也大戴保傳篇云荅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



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賈誼新書曰古者史佚職之是史佚為內史主言誥之事也史記成王削桐珪與叔虞史佚曰天子燕戲言言則史書之是史佚為內史而記言也服虔文十五季傳注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蓋失攷矣周書史記篇云召三公左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與戒俾戎夫言之此即內史職所謂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則左史為內史明矣古今人表作右史戎夫右乃左之誤汲郡古文亦云穆王命左史戎夫作紀春秋時劉國皆有大史而又別有左史晉有左史謂魏莊子楚有左史倚相則左史非大史明

官四

世

矣至戰國則御史之名顯于左右史獻書者多曰獻書于大王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命御史書事漢于髡亦云御史在後執法在旁周之御史中士本小臣也至時尊于內史漢御史之權並丞相號為兩府而內史又分為二一曰京兆尹一曰左馮翊而與右扶風號稱三輔又案觀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大史是右述命玉藻孔疏引此經以為大史代內史宣行王命故居右非也大史本屬右其職曰大會同朝觀以書協禮事是讀命書亦其職

孔穎達云諸侯燕內史魯之外史謂身居在外非官名

一說諸國有大史無內史為史官不修也魯有外史則有內史可知以周案左氏襄二十三季傳召外史掌惡臣孔疏引周官外史職文謂魯亦立此官而疏杜序不以外史為官名固謬襄二十季傳使大史命伯石為卿疏又謂諸侯兼官無內史更謬

吳廷華云聘禮史論書史大史胡培翬云周禮掌客凡介行人宰史賈疏史大史之屬則此史讀書亦非太史以周案凡從君而行者當是大史從卿而行者乃其屬掌客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館驛館是從君而行者疏云史大史之屬官非聘禮假道史讀書是從賓而行者吳

官四

世

氏章句以為史大史亦非詳見聘禮門

鄭云云都宗人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會邑家宗人家謂大夫所會采邑陳傅良云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之禮都司馬家司馬令都家之眾都士家士治都家之獄以太王城遠故設此官于縣都之中以統臨之而屬于三官非謂此為采地之官與鄉遂異制也右宗伯之屬

賈公彥云天子有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諸侯亦應有小司馬號為司馬正胡匡衷云諸侯五大夫有小司馬號為司馬正非也司馬正司馬師射時



所使監射事者皆臨事設立之名非其官之本號諸侯小司馬卿貳之官席位在堂上卽經云小卿賓鹵東上者是此正與師射時與司射聯事又主獻服不當以卿貳爲之周禮小司馬下有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左傳晉有中軍司馬上軍司馬國語又有元司馬與司馬然則諸侯亦當有軍司馬與司馬之官以士爲之正與師蓋取諸此也以周案天地春秋四官亏長貳以下諸官祇著其數不著其官之名與所掌之職惟夏官下大夫四人曰軍司馬上士八人曰與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曰行司馬賈疏謂軍事重特生別名林樾庭以爲四官

官四

西

之上士中士卽是副貳其攷故不必別著夏官軍司馬旣爲之攷統掌兵事而兵有二等一爲車兵一爲步卒車兵曰與徒卒曰行此二士分司其事則不尋不別而詳之也周官軍司馬下大夫與司馬上士而晉皆以大

夫爲之非制

司燿故書燿爲燿杜子春云燿當爲燿燿爲私火鄭元云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焚俗名湯熱爲觀則燿火謂熱火與以周案秋官司烜掌取明水火夏官司燿掌取木火周之秩官有曰敵國賓至火師監燎火師卽司燿燿當依故書作燿說詳六書門

掌疆官闕以周案春秋時謂之疆吏

鄭元云候人候迎賓客之來者各掌其方之道治國語云候不在境譏不居其方也以周案周語敵國賓至候人爲道是諸侯亦有候人春秋時晉謂之候正亦曰候奄

毛詩傳云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亏朝孔穎達云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

禮經大射正小射正司射皆射人賈公彥云射人有大小大者爲大射正其次爲小射正又其次爲司射悉監

官四

主

射事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者燕禮輕又不主爲射故射人爲擯又爲司正至射時大射正爲司射大射之時略亏燕主亏射故大射正爲擯又爲司正至射又親其職故不同爲司射也胡匡衷云周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當上士二人爲長謂之大射正其屬謂之小射正司射則射時所立以主射禮者亦大射正爲之大射儀篇大射正司射小射正擯者司正皆是射人特因事異名以別尊卑耳周禮射人職曰王射立亏後以矢行告此篇云大射正立亏公後以矢行告亏公則大射正卽射人也又射人職曰與大史數



射中此篇云司射立弓中南北面視算則司射即射人也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則司射大射正爲之此篇云大射正擯又云擯者遂爲司正則司正亦大射正爲之燕禮注云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然則諸侯當上士二人爲長謂之大射正一爲司正一爲司射其下亦當有中士下士之屬謂之小射正也鄭注大射正云射人之長注司射云射人注小射正云司射之佐然則司射非小射正爲之明矣以周案周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皆號射人不別尊卑之名大射儀篇恐人不辨其長貳大

官四

主

小之職故特分別言之曰大射正曰小射正而大射正有二人其事較小射正爲縣故小射正曰小射正一人足以辨之而大射正又必分別著之曰大射正爲司射曰大射正爲擯擯爲司正賈氏云燕禮疏以爲司射次亏小射正鄉射禮疏又謂小射正次亏司射大射儀疏又謂司射或云小射正其說之自相違戾如此從胡氏說

鄭元云天子司士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以周案左傳成十八季荀賓爲右司士屬焉服注司士主右之官孔疏以爲即周官司右與此司士別

鄭元云燕義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庶子猶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敖繼公云燕禮公爲士舉旅後獻庶子庶子謂卿大夫士之子周官亦多以庶子繼士而言指此者也燕義以此爲諸子之官似失之庶子未必皆有爵以周案燕義以諸經言庶子有指官言者有主倅言者曰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分別言之義甚愜當下云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明燕禮之庶子非其官也周官諸子即所謂庶子官其別言庶子者即燕義所謂庶子之卒乃賢游子弟而宿衛王宮者周官諸子爲下大夫諸

官四

主

侯之臣其爵例降天子一等則庶子官當以上士爲之天子之庶子班在上士之後故象胥職云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諸侯之庶子又降一等故燕禮獻在士後注家牽說均無一當

朱大韶云周官有庶子有諸子其職迥別與禮經之庶子尤不相涉自記禮者誤以諸子庶子爲一而說多歧諸子掌國子之倅謂支庶爲倅燕義篇首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庶子之倅云庶子之倅似不可通以禮經考之庶子之職最卑故燕禮獻庶子最在後與內小臣左右正同獻于階上又與司宮同執燭若夏官諸子獻



下大夫燕禮安鼻亏獻士後獻庶子掌客安鼻以庶子比侯國之大夫象胥安鼻作庶子以下事此傳禮者之失一也左傳晉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以為餘子以為公族為公族大夫也亦為餘子為餘子之官也餘諸誓義俱同傳之餘子即夏官之諸子或以庶子之官為公族大夫此傳禮者之失二也以周案朱氏此辨似專為胡氏釋官而發但燕義云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倅副也庶子官掌庶子之副正明庶子官即夏官之諸子不同燕禮之庶子也時倅庶子官為庶子猶春秋時倅餘子官為餘子

官四

大

記者恐人誤以燕禮之庶子為庶子官故篇首兩舉庶子官以別庶子之為副下文士舉旅行酬後單言庶子以明燕禮之庶子其班在士下非庶子官也朱氏不察從而斥記謬矣司馬索隱誤以庶子為公族胡氏釋官又沿其說宜為朱氏所駁 又案庶子官內臣也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其在外訓民之官謂之外庶子故康誥曰外庶子訓人秦有中庶子其周之庶子官與漢因秦制王商史丹傳喜等皆嘗為之主諸吏之適子及支庶版籍甚補益 朱大韶云鄭注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謂王宮之士謂

王宮諸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分士庶子為二注彙人曰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注大司馬曰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三注不同今按周官但言庶子與連言士庶子別士庶子蓋選亏民而有蔽者故曰士以別亏掌客象胥之庶子大僕所屬之御庶子以周案王宮宿衛之士庶子掌亏宮伯其出而守禦者都家有士庶子掌亏都司馬家司馬縣鄙亦有士庶子掌亏掌固而其政令總歸諸大司馬然則士庶子者庶子之為宿衛守禦者之長也其庶子亦謂之取庶掌固云頒其士庶子及其取庶之守

官四

五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掌羣右之政令鄭元云羣右戎右齊右道右以周案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羣右之政令司右掌之非謂以政令治羣右也下曰掌其政令斯乃司右之政令矣李嘉會誤駁注且以為倅車之右非倅車有右義見大僕注然其右即下文所謂國之勇士屬司右者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諸侯無大僕有小臣小臣正小臣師小臣師從者又有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土胡匡衷云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亦上士四人僕人蓋如御僕之職



亦下士爲之正其長也師其佐也小臣師從者當卽僕人之屬僕人士則其下府史胥徒也以周案胡氏說諸侯官制降天子一等亏此小臣僕人皆不降非也天子使眡瞭相工眡瞭已非命士諸侯無眡瞭而使僕人正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則僕人必非下士可知敖氏郝氏又疑燕禮所用小臣反多亏周官不知周官之祭僕御僕禮經都目爲小臣且其事亦未後兼攝爲多非一人主一事也周官大僕所掌之事禮經亦使小臣攝之是諸侯無大僕也左傳云韓獻子爲僕大夫杜注以爲大僕非古也諸侯之僕人亦僭外僕晉

官四

三

又有贊僕並見左傳

鄭元云燕禮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賈公彥云諸侯兼官無大僕唯有小臣出入君之敎命正君之服位但諸侯小臣之官有小臣正次有小臣師大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常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唯云小臣師從者在堂下此燕禮輕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無事尋在堂下此言小臣師卽大僕小臣正一也胡匡衷云師自是正之佐非其長經凡言司馬正司馬師僕人正僕人師皆然不當此獨以師爲

長而移易其名也大射事縣正與師各有其事故在東堂下唯言從者燕禮皆小臣正爲之而小臣師無事故特著其位在東堂下言一人者據士器禮諸侯小臣雖有四人以燕大射禮考之祇一人爲正一人爲師也此言小臣師則上言小臣者爲小臣正明矣以周案鄭注大射云小臣正正長也小臣師正之佐也小臣師爲其佐而非其長鄭亏大射禮明言之此注以師爲長當有字誤疑鄭注本化謂其長也小臣師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鄭意凡經之言一人者皆舉其長言之若其人固非一人也若祇一人例不煩言經云

官四

三

小臣師一人者舉其長言之故云謂其長也小臣師之長卽小臣正經不直云小臣正而云小臣師一人者諸侯小臣四人小臣師正當天子小臣之本職故經亏其長曰小臣師一人亏其下曰小臣師從者皆舉小臣師以明其本官之職掌而其長一人小臣正以當天子之大僕故又云小臣師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云云也周官大僕職云王燕飲則相其灋小臣職云凡大事佐大僕是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也則諸侯之燕飲亦小臣正小臣師兼有事可知又大僕職云王射則贊弓矢而大射禮公射則大射正授弓小臣師授矢以此推之



則大射禮言小臣戒與者小臣設公席小臣納諸公卿大夫之諸云小臣者亦小臣師兼有事可知胡氏以為篇內言小臣者皆指其長小臣正本屬難信如燕禮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弣右手相入升自西階納工之小臣與何瑟之小臣必非正一人為之大射禮歷言小臣師小臣正諸事而委矢則又單曰小臣其事非小臣正所為則言小臣者不盡指其長小臣正也胡氏以納工何瑟之小臣又為統舉之辭委矢之小臣皆以為脫師字非特遷就其例且欲擅改諸經何足據也

官四

圭

鄭元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胡匡衷云即小臣僕人之官侍從于君而位在階上者周禮有大僕小臣皆僕官諸侯以小臣兼大僕掌正君之服位在君左右故謂之左右正書立政云左右攜僕是其證以周案鄭注以中庭之左右言胡氏以為小臣正僕人正在君左右亦一義燕禮大射禮獻左右正並在于階上燕禮小臣師在東堂下疏云大射禮小臣正相君常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位士器禮小臣執戈先後注云君升則俠階階則階上之獻有小臣正矣參見射禮門孔穎達云周禮大御御官之長別有戎僕掌御戎車春

秋征伐之世以御戎為重當周之戎僕胡匡衷云周禮戎右戎僕皆中大夫諸侯之戎右御戎當下大夫為之以周案諸侯于天子中大夫官多降二等戎右御戎當以上士為之檀弓云縣賁父御卜國為右夾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可證胡氏例降一等之說不盡可據春秋時戎車之御曰御戎乘車又謂之乘馬御成十鄭元云校人馬官之長以周案校人掌王馬之政楚人僭之謂之王馬之屬昭二十晉謂之校正成十魯仍謂之校人哀三然周官校人不屬大御晉之校正屬御戎非古

官四

圭

鄭元云月令命僕及七駟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駟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蔡邕云七當為六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駟故知六駟左傳亦言六駟以周案逸周書呂覽並作七駟詩書謂之趣馬與周官同衛風又謂之倌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以周案都司馬王特置家司馬使卿大夫自置之春秋時家司馬亦曰馬正襄三十或省倂之為司馬昭二十

鄭元云司常師都建旗六鄉六遂大夫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大司馬師都載旌鄉遂載物師都遂大夫也鄉



遂鄉大夫也鄭鍔云師都卽孤卿平日爲孤卿有事爲軍將曰軍吏在朝爲孤卿會采在都曰師都師都者都鄙之長州里者六鄉之吏縣鄙者六遂之吏故司常互建司馬迭載皆旗幟以周案師都當依說文於部所引佗帥都鄉遂當依唐石經佗鄉家大司馬旣別有鄉家則帥都自爲遂大夫司常無鄉家故鄭注尋兼鄉遂大夫說詳軍賦阿

校人職阜一趣馬繫一馭夫廐一僕夫鄭元云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易祓云玉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曰齊僕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僕也革路

官四

畜

戎僕也總而名之爲僕夫五僕中惟道僕田僕爲上士大馭戎馭爲中大夫齊僕爲下大夫豈皆上士乎以周案序官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據校人職夏馬六繫爲廐一廐六馭夫十二廐當用七十二馭夫則校人之馭夫非卽序官之馭夫而校人之僕夫亦非卽上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可知當從鄭

服虔云趙盾爲旄車之族旄車戎車之倅杜預云旄車公行之官孔穎達云左傳晉有公族餘子公行孔晁注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餘子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公行不敎

庶子然則卿大夫之妾子亦是餘子之官敎之公行掌率公戎車之行劉魏風有公族公路公行公路似卽餘子但餘子不主路車公路當與公行爲一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行劉謂之公行其實祇是一官以周案據左傳文餘子次亏公族而在庶子之上趙盾讓適亏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而自居餘子之劉故曰爲旄車之族旄車之說當從服注倅副也公族旄車之族並僂族均掌敎訓子弟之事但有主副之分耳若公行專主從行不與族事孔晁以爲不敎庶子是也杜注以公行釋旄車之族大謬傳曰宦卿之適子以爲公族

官四

妻

卿之適子卽小宗伯所掌之門子公族大夫主門子之官也又曰又宦其餘子以爲餘子上餘子卽小司徒所致之餘子以爲餘子主餘子之官也門子餘子本無從戎之事小司徒致餘子以守王宮有大故也同盟亏戲門子從鄭伯世變之急也若其官自有從戎之事公族大夫主戎車餘子之官主戎車之倅各有專職傳又曰其庶子爲公行庶子非官也公行亦僂公車尉大戴將軍文子篇羊舌大夫爲公車尉盧注公車尉公行也晉大子申生伐東山臬落氏羊舌大夫爲尉從行是公行主從行之義也



毛詩傳云公路路車也公行從公之行也公族公屬鄭箋云公路主君之軹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軹車之族是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別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穎達云傳有公族餘子公行詩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路公路卽公行變文以韵句耳以周案傳有公族餘子公行三官此詩三章乃置餘子不數而公行公路必變文以韵句不亦苟哉鄭箋庶子爲之庶子當佗餘子與服虔注蓋同自杜預以旄車之族爲公行公行庶子爲之淺者據以改鄭箋孔疏遂謂公路卽公行謬矣公族爲公

官四

毛

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適子周官謂之門子其政令則以小宗伯兼之鄭注云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是也餘子爲卿大夫之眾子周官謂之國子之倅其教治則以諸子掌之先鄭云倅讀如物有副倅之倅國子謂諸侯卿大夫之子是也晉有小宗伯又立公族大夫以掌其事與周官異餘子則昉周官之諸子也諸子無事掌其教治有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餘子無事訓其子弟有事則主軹車之族是亦掌公路矣周官掌王路及戎車之倅別有巾車典路車僕等官晉則戎車之倅以餘子兼掌之與周官異公行又昉周官之典路也典路掌

王之五路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公行亦從公之行也孔疏以餘子不掌公路遂謂諸子同公族巾車同公行無與餘子同者其說皆非 又案公路卽戎路周官車僕戎路之萃注云萃猶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春秋傳曰公器戎路詩謂之公路箋云主君之軹車左傳趙盾爲軹車之族服注云軹車戎車之倅軹本佗旄詩設此旄矣建彼旄矣箋云設旄者屬之弓干旄而建之戎車是戎車有旄故謂之軹車公路卽戎車故謂之主軹車之族

官四

毛

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二年下軍與帥七人往奔申生將上軍今七輿大夫爲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杜預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劉炫云七輿大夫若是主公副車則當情親亏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說是顧棟高云僖十年傳七輿大夫之中有左行右行時晉猶未置三行則所謂左行右行者猶掌公戎車謂之公行耳杜說未爲無據七輿大夫與欒氏蓋其黨有爲是官者魏獻子猶附盈豈尋以七輿大夫爲疑以周案侯伯七命貳車七乘此通制也而七輿大夫惟晉獨有之是爲輿帥之名非君之副車明矣傳詳述欒氏多怨



而曰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魏氏以樂盈佐下軍故私之七輿大夫亦以下軍舊屬故私之明此外無與之者也而謂公乘之人亦皆相與為黨乎如謂其黨有為是官不必七人是左氏誤以黨叛之名誣坐其人矣僖十季七輿大夫當為里克之黨故晉語不鄭謂里克曰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不必如服言而服解義自正也輿帥者師帥也師與輿皆訓眾說詳軍賦門或以為輿大夫即輿司馬未是晉別有輿司馬見國語或以為服注輿帥當以士為之大國士一命故魯賜晉輿帥以一命之服此說亦非成二季傳魯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

官四

美

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其文與襄十九季魯賜晉六卿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相同此輿帥即輿尉不言軍尉者以輿帥咳之也七輿大夫即輿帥輿司馬又在七輿大夫之下未可以同名輿而牽屬言之七輿下大夫輿司馬士

春秋傳晉軍有中軍尉上軍尉又曰軍尉輿尉國語以中軍尉為元尉上軍尉為輿尉以周案輿尉者本眾尉之總名輿猶眾也渾言之中軍尉上軍尉皆可併輿尉寢三十季傳廢其輿尉正義引服虔注云軍尉輿尉主

發眾使民于時趙武將中軍若是軍尉當是中軍尉也則中軍尉亦併輿尉矣不獨上軍尉有是併也析言之中軍尉為眾尉之長尊其長故曰元尉專其併亦曰軍尉其餘皆曰輿尉也襄十九季軍尉輿尉受一命之服亦析言之軍尉即元尉輿尉即上軍尉也成二季輿帥受一命之服又渾言之輿帥即軍尉輿尉諸帥之屬右司馬鄭元云士師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以周案士非竅周以下大夫為之諸侯當以士春秋時晉有理官衛有大士

官四

美

鄭眾云鄉士掌國中謂國中至百里郊也遂士掌四郊謂百里外至三百里也縣士掌野掌三百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晉韓須為公族大夫會縣方士掌都家掌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會魯季氏會于都鄭元云國中謂其地距王城百里內也六鄉之獄在國中四郊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六遂之獄在四郊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莊置地小都莊縣地家邑在稍地



以周案當從後鄭但縣之名不一大司徒四甸曰縣是  
二十里之縣也遂人五鄙為縣是二千五百家之縣也  
載師小都之田任縣地是四百里之縣也縣師掌邦國  
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鄭注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  
所主數周天下是統四郊至邦國言之猶王畿併縣內  
天子併縣官之縣也王氏詳說云鄉士掌鄉獄遂士掌  
遂獄方士掌采地之獄則知縣士掌四等公邑之獄矣  
後鄭之意以二百里之甸所有公邑之獄遂士兼之故  
止亏三等公邑如王氏說兼治四等公邑存參縣士掌  
野春秋時謂之野司寇昭十  
八年

官四

手

趙岐云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擊權之也  
或曰柝夜行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亏知以周案荀  
子辱榮篇云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  
門與抱關對皆官名也監門為地官司門之屬吏鄭注  
以為門徒是也抱俗字古作抱讀若枹鼓之枹抱關即  
擊柝之在關者秋官司寤職謂之夜士鄭注夜士主行  
夜徼候者是也與司關職所言無涉司門掌授管鑰以  
啟閉國門授者謂授監門也監門主啟閉故曰御旅旅  
眾也抱關主行夜徼候故曰擊柝柝行夜所擊之木也  
趙注以抱關為監門誤楊注荀子以為門卒亦非或分

抱關擊柝為二官尤誤其職以禦暴而設故屬秋官修  
閭氏比其宿司寤氏詔其時

鄭元云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若今卒辟車之為以周  
案經輿服志大使車從五百瓌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即  
所謂行辟人是也

鄭元云聘禮訝賓于館此訝下大夫也賈公彥云天子  
諸侯雖有掌訝之官朝聘之賓不使掌訝為訝直以尊  
卑節級為訝以周案周官有訝士又有掌訝皆中士八  
人此疏謂諸侯有掌訝于記賓即館訝將公命疏又云  
諸侯無掌訝胡氏釋官從記疏吳氏疑義從經疏竊攷

官四

手

掌訝職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  
訝士皆有訝掌訝中士可當大夫之士訝若卿訝大夫  
訝其臨事特設之鄭注云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  
迎賓客于館之訝明非朝聘之日無此訝也則聘禮記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亦其特設者可知矣其  
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者為掌訝之專職天子有其官  
諸侯蓋臨事設之無專官詳見聘禮門

于寶云周禮象胥如今鴻臚以周案漢之鴻臚如周大  
行人其大行令如周行人典屬國如周象胥  
序官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都則中士一人



下士二人鄭元云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當言每都如朝大夫云俞正燮云每國句都句言國與都之朝大夫職掌同若漢郡國邸吏都則非官名以周案周官曰邦國都鄙曰都家未有單以都對國言者俞說殊鑿大宗伯九儀之命又命賜則王之大夫四命雖馭之以八則尙未與賜則之數曰都則者八則自以都為主也大夫併家邑公卿曰都右司寇之屬

杜預云左傳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孔穎達云周禮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

官四

圭

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非是二十五家之長也胡匡衷云司里杜韋釋以里宰孔穎達已辨之國語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則司里當爲司空之屬主營宮室者客館亦宮室之事故司里掌授之卿以幣致之聘禮云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此司里當彼大夫也左傳使伯氏司里杜注伯氏宋大夫國語司里授館韋注云司里授客所當館次于卿則諸侯之司里以大夫爲之明矣國語敵國賓至水師監濯胡匡衷云司空主水水師當屬冬官

杜預云車正主車孔穎達云昭四季傳云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胡匡衷云工正工官之長周人上與一器工聚者車爲多故特主之其實工正總掌百工如月令工師之職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疏以爲司馬之屬非以周案國語引周秩官工人屨車左傳宋命工正出車工人卽工正工正亦謂之車正左傳云奚仲居薛爲夏車正淮南子云奚仲爲工是工正卽車正也車正宜屬冬官與巾車異魯有工正又有巾車哀三是司證工正與巾車有別矣晉亦有巾車襄三十齊謂之墨車哀六又別有工正莊二

官四

圭

十二與魯制巾車工正分二官亦同傳云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謂之與明非屬矣

杜預云左傳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隧正主徒役孔穎達云隧正當屬司徒臧孫爲司寇蓋兼掌之以周案襄七年傳叔孫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嬖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據此文義是昭伯本不屬于季氏故曰欲善如孔疏隧正卽遂人而屬于司徒則昭伯乃季氏屬吏自善于季氏何必求嬖于南遺也隧正蓋司空之屬主徒役之官時臧孫爲小司寇而貳于司空故尋使隧正助之孔疏于此以爲遂人襄九年隧



正納郊保又以爲遂大夫竝誤

鄭元云匠師事官之屬其司司空若鄉師之司司徒也

匠師主眾匠注鄉師韋昭云匠師掌匠大夫以周案鄉師

爲司徒攷匠師爲司空攷周官鄉師下大夫則匠師亦

下大夫也諸侯之匠師當以士爲之

鄭元云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圓者胡匡衷

云左傳諸侯有工正之官工人士疑卽其屬

考工記有輪人韞人三十一職以周案輪人匠人見襍

記韞人見祭統注玉人見左傳陶人見器大記梓人見

禮經孟子言梓匠輪輿陶冶玉人弓人矢人函人與考

官四

書

工記尤同又左傳有圻人國語有舟虞胡氏釋官亦以

爲冬官之屬右冬官之屬

受業通州顧鴻圖  
家榮全校

職官禮通故五

禮書第三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顧炎武云管子曰黃帝昇六相宋書百官志曰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然其名不見于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佗相之文左傳定公元年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孔子世家乃云孔子爲大司寇攝相事是誤以偵相之相爲相國之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以周案黃帝昇六相舜舉十六相皆取贊相之義非官名其以相名

官五

一

官者相瞽曰相相禮曰相相家曰家相皆小官也自春

秋傳以執政者有相君相國之稱桓二年遂相宋公而昭元年季子相晉國

其相相者謂之左相左相者輔佐其相者也古輔佐字

佗左左右字佗少仲虺爲湯左相其位在伊尹下宋書

因傳有仲虺左相之稱遂以伊尹爲右相此無稽之言

也襄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相之

謂贊相景公非官名左相謂輔佐其相亦非官名也史

家書黃帝立六相湯立左右相皆失事實

白虎通義云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鄭元云生

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或說白虎通左右字互易或



說古人別官分左右者皆以右爲尚漢謂貶秩者爲左遷仕諸侯者爲左官右丞相周勃位第一左丞相陳平位第二時猶近古以周案春秋今文多質家據天文家法地之說據公羊何注言夫人燕子先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質家親親先立嫡文家尊尊先立姪又言質家右宗庶尚親文家右社稷尚尊是今文家言別位皆尊右初無文質之分也且天道陽尚左地道陰尚右此亦不易之理或欲改質家右文家左亦可謂妄矣夏商諸臣別位不可尋聞伊尹右相在仲虺上亦後人無稽之言周之別位皆尚左不尚右周公大師居左召公太

官五

三

保居右內史中大夫居左大史下大夫居右其顯證也大保入應門左仍立王之右畢公代周公入應門右亦立王之左鄭注生人陽長左斯語取覈鄭又注特牲禮云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君出路門南面朝是鄉外也王族故士虎士居門右太僕大右尊而居門左是鄉外之位尚左也臣入北面朝是鄉內也卿大夫鹵面孤東面亦主亏鄉內而孤尊東面居左是鄉內之位亦尚左也若嘉會之禮主東賓鹵爲定位初不以左右分尊卑而燕禮獻孤卿大夫大夫席賓之鹵孤卿席賓之東是仍鄉外之位尚左也漢右丞相位任左

丞相上實與周制反晉六朝以下左右丞相僕射諫議正言皆尚左實與周制合而好古者必薄今皆以漢制爲近禮非覈實之論戰國策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是尚右起亏周季也

太宰乃施則亏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鄭元云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不言三卿者不足亏諸侯鄭司農云兩謂兩丞以周案大宰以八則治都鄙卽大宗伯所謂五命賜則者是也大夫四命無則故秋官但有都則無家則此施則都鄙正指公卿之采地言義不兼大夫賈疏已言之詳見封國門太宰施典亏

官五

三

邦國曰建其牧立其監鄭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是所立者國一人也又施濬亏官府曰建其正立其貳鄭注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是所立者亦官一人也此施則亏都鄙曰建其長立其兩兩讀九兩之兩鄭彼注云兩耦也耦其長者蓋亦如諸侯有孤卿一人官府曰設其攷非伍也都鄙曰設其伍無參也邦國事繁伍不足以傳之特設參故曰設其參傳其伍上三建字三立字皆對文下三設字亦對文自二鄭誤以都鄙之立其兩與邦國設其參爲對亏是有兩丞兩卿之異說兩丞無見文大夫之家有兩卿



亦無稽

鄭眾云陳其殷置其輔殷治律輔爲民之平也鄭元云殷眾也謂眾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以周案從後鄭鄭元云小宰六敘聽其情情爭訟之辭惠士奇云邇臣守和安畧有爭又焉用訟且不心競而力爭晉之公室所以卑也東山詩序曰君子之亏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祈父豈不聰責其不能聽也韓詩外傳言人主之疾十有二發而隔居其一焉下情不上通謂之隔以周案惠說可從

鄭元云小宰八成聽祿位以禮命禮之九命之參等以

官五

四

周案八成之比居簡稽版圖傳別書契質劑要會先鄭俱訓爲簿書圖籍則禮命亦謂禮命之書卽六敘之敘是也亦謂之秩左傳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卽掌禮命之書者也執猶掌也其書亦曰秩官國語引其文

鄭元云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濇廉辨旣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王與之云廉者猶廉罔廉察廉善罔其吏之善否廉能罔其吏之能否以周案漢何武傳武使從事廉尋其學注廉察也釋名廉自檢斂也廉檢義近六廉卽六計王說甚通

鄭元云宰夫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衆正辟亏治官則冢宰也治衆若歲計也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師辟小宰宰夫也治凡若月計也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司辟上士中士治目若日計也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旅辟下士也治數每事多少異也王安石云積凡以爲衆衆則月計衆則師之所掌而正治之若夫會則正之所掌而王治之矣積凡以爲凡凡旬計也宰夫所謂旬終則正日成是也官成則師之所掌以經邦治凡則司之所掌而師治之積數以爲目目則日計日計則旅之所掌而司治之數則一二三四五是也官常所以聽官治而

官五

五

旅掌之數則府史所掌而旅治之王昭禹云正則六官之長所謂建其正也師若小宰小司徒所謂立其貳也司若宰夫鄉師之類所謂設其攷也旅六官之士是也六官獨亏下士言旅此則台上中士而言所謂陳其殷也以周案正師司旅府史胥徒八職備者惟六官之長鄭注專舉冢宰爲例故曰辟光遠據大宰建正立貳設攷陳殷鄭注以釋正師司旅較此注爲勝約數爲目約目爲凡約凡爲衆鄭注歲計月計日計不過比例之辭故曰若若者不定之辭介甫泥此以爲說非矣其云師掌衆而正治之司掌凡而師治之旅掌目而司治之亦



倘一義數至變無常必合之以目旅掌官常是據目以治數也目亦無定法必合之以凡司掌官法是據凡以治目也凡雖舊法亦未可拘必與有有成師掌官成是據與以治凡也

鄭元云八職七日胥掌官敍以治敍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治敍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召呼以周案鄭注趨走釋徒召呼釋徵令謂徒者徵召王之敍令者也韓非子云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奉君令詔卿相是其義戰國徵令以都丞猶周初之徒

官五

六

鄭元云旅下士旅眾也下士治眾事者賈公彥云欲見尊官逸卑官勞之意以周案旅下士卽禮經之士旅食謂士之未尋廢命者六卿本職之下有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不置下士者爲古制并無中士故缺之以存古制而以士旅食充之士旅食亦庶人在官者趙注孟子云庶人在官未命爲士者也卽此其祿如下士而未尋廢命故曰旅下士注疏非

王與之云詳說胥一而徒十府一而史倍此例之常也以周案鄭注胥讀如謂謂其有才知爲什長故胥一而徒十此通例也云府一而史倍不盡然府史大例賈疏

序官已詳之

漢百官表云相國丞相皆秦官秦有左右高帝卽位置一丞相十一季更名相國獨斷云相國自蕭何以後始非人臣之位漢官儀云相國丞相皆六國時官以周案東周策周君將令相國往趙世家相國公仲連是相國之名起于戰國也應說是又東周策官爲柱國趙策柱國韓向柱國之名亦起于戰國秦立二丞相不古

漢百官表云少府秦官或云漢大司農供軍國之用若周之大府少府以養天子若周之內府以周案韓策有少府不始于秦周之內府以待邦之大用亦非天子私

官五

七

藏

漢百官表云奉常秦官景帝更名大常博士屬焉博士秦官漢官典職云大常蓋周官宗伯也以周案周官先鄭注周之宗伯猶漢之大常與典職同盧植禮注以爲大常卿如大樂正其丞如小樂正大常所屬博士其選造士與續漢志云大常卿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此猶有古意也博士非始于秦史記循吏傳公儀休魯博士陳及之云大司樂今之國子監祭酒樂師大胥今之司業博士攷古無祭酒官史記荀卿傳云齊尙修剏大夫之缺荀卿三爲祭酒焉祭酒者賓尊主人饌則長者一



人舉酒以祭齊之也以祭酒名官始亏東漢續漢志云博士祭酒本僕射中興轉為祭酒可證函漢吳王為祭酒亦謂季長主祭也宋書百官志云祭酒秦官誤

漢百官表云御史大夫秦官掌副丞相漢官儀云周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以周案周之御史所贊者冢宰所攷者百官其職頗重而以中士為之為所掌簿書期會之事也至戰國崇其任親其官故清弓髡曰御史在齊執法在後漢乃列之三公

漢百官表云大尉秦官元狩四季置大司馬鄭元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有之今俗人皆云周公作

官五

八

月令未通亏古蔡邕云大尉卿官禮辨名曰大尉典憲故魯祿之事皆命之玉燭應劭云尚書中候舜為大尉東晉據非秦官以此追難鄭劉昭云大尉官實司天虞舜化宰璇衡賦政將是據後位以書非唐官之實號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禮記而忘舜位豈其實哉是不發譏亏中候而正之亏月令也魚豢云古者兵獄官皆以尉為名見亏左氏內外者甚多以周案中候舜為大尉據今文尚書內亏大錄言之辨名記大尉典憲據月令行憲出祿言之尉之言安辨釋名所謂以尉尉人是也春秋時周之討姦之官曰尉氏襄二十晉之發

眾之官曰中軍尉國語謂之元尉尉之言罰辨釋名所謂尉以舉罰姦非是也尉之名義自有不同

漢百官表云中尉秦官大初元季夏名執金吾護軍都尉秦官以周案趙世家荀欣為中尉趙策云亡一都尉其名不始亏秦

漢百官表云將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以周案古之所謂將軍者將其軍也非官名戴記有將軍文子公羊有將軍子重左傳亦云豈將軍會之而有不足晉語鄭人以詹伯為將軍老子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是將軍之名起亏春秋之季後世又有元帥之

官五

九

併亦見左傳

漢百官志云大僕秦官掌輿馬應劭云周穆王所置也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以周案周官有大僕春秋時諸侯有正僕或僭以大夫為之謂之僕大夫周官大僕小臣諸職為侍從之官大御戎僕諸職則掌馭車春秋時僕人與御戎亦分為二自秦制以大僕掌輿馬而後之言官制者遂殺襍不分

續漢志云光祿勳卿一人本注云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攷其德行而進退之胡廣云勳猶闡也易曰為闡寺官寺主殿宮門戶之職以周



案漢之光祿勳其府在宮中亦謂之內卿猶周之內宰內宰下大夫漢以卿為之續志擬以庶子之官未是義言庶子官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未合其制勳闡古通胡廣說是光祿二字連讀故其屬有光祿大夫應劭注并書以為主祿功勳之官則其屬大夫何不併祿勳

漢百官表云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初置荀綽云征和中國陽石公主巫蠱之獄起乃依周置司隸劉昭云周無司隸豈即司寇乎以周案劉說大謬司隸職云守王宮與野舍之屬禁

官五

十

漢百官表云宗正秦官應劭云周成王之時彤伯入為宗正顏師古云彤伯為宗伯不謂之宗正以周案周書嘗麥篇云大祝以王命佗筮筮告宗正傳云周封建宗盟封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三十有五始選其宗正之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漢宗正亦宗人為之漢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大初元季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以周案趙策何不令并郎中韓策今臣處郎中其名已見亏周末非始亏秦其屬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據春秋傳晉有中大夫呂覽趙有中大夫史記魏有中大夫矣其屬又有議郎中郎侍

郎郎中謁者據韓策有公仲之謁者范曄傳有謁者王稽矣胡廣云光祿大夫大中大夫中祿大夫諫議大夫皆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其謁者之屬如大中大夫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尊官所以試舜賓于四門者也

續漢志尙書令本注云承秦所置劉昭云荀綽百官表注曰唐虞官也詩曰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人以周案此即唐虞之納言然無尙書之名秦策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尙書習秦事尙書之名始見亏此尙書分六曹起亏東漢

官五

主

環濟要略云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常伯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應劭云侍中周官也秦始皇破趙尋其冠以賜侍中千寶云周之大僕若漢侍中以周案應說是

漢百官表云鄉有三老有秩嗇夫皆秦制以周案三老嗇夫迭見亏經不自秦始

漢百官表云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改為太守史記正義云趙世家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太守漢景帝始加此言太衍字也以周案郡守不始亏秦太守亦不始亏漢春秋傳晉侯問原守亏寺人勃鞞則縣邑之長謂之守



春秋時已有之趙策使陽言之太守王則有令而臣太守竝云太守又云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卽世家所本漢百官表云縣令長皆秦官以周案趙策以千戶封縣令古縣大弓郡作雒解鹵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春秋傳趙簡子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以後反之

劉熙釋名云公貢也才德兼亏人人咸貢薦亏王而用之也韋昭辨云公猶直取其正直無私也故公字从八△八音背△古之私字背私則爲公者也从八△北堂書鈔卷五十一誤合以周案韋昭辨釋名其書久逸詩書釋文文選爲公字

官五

三

注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竝引其書皆辨釋官篇文也今釋名無釋官篇或者因其辨而公之與今合輯增于此韋辨公字本諸許鄭義長成國

釋名云卿慶也言萬國皆慶賴也辨云六卿分掌諸官卿孤不掌榮然特立也以周案初學記卷十二引釋名云卿章也言資盛章著也此釋六卿之卿也北堂書鈔卷五十三引此卿慶也云云又釋孤卿之卿也韋氏以孤卿爲卿中榮然特立者其義爲顯

辨釋名云大司馬馬者武也大總武事也訓馬爲武取其速行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一車兩馬故以馬名

官書鈔五十一藝文四以周案釋名原文不見韋氏既訓馬爲武又云一車兩馬自戾其說何與竊疑馬者武也下十八字是釋名原文大司馬掌軍下十八字乃韋氏語此乃劉義是而韋辨非者

辨釋名云廷尉郡尉縣尉皆古官也以尉尉人也凡掌賊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尉也言以舉罰姦非也書鈔七御覽二以周案釋名原文不見或者以尉尉人也以上是其原文與上訓安下訓罰義別說已詳矣

釋名云祭酒者謂祭六神以酒醺之也辨云凡會同饗義必尊長先用先用必以酒祭先曰祭酒漢時吳王季

官五

三

長以爲劉氏祭酒是也書鈔五十一以周案祭酒非官名說已見海孫卿在齊稷下取傅老師三爲祭酒韋說甚合

釋名云尙書尙者上也言曰取在上總領之也辨云尙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尙書尙方尙會亦然書鈔五十八藝文四以周案尙猶主也尙書亦謂之主書呂覽樂羊尋中山文侯命主書舉兩篋以進是也新序齊宣王納香居之諫召尙書曰書之是尙書周末亦有之或云尙書卽古之大錄但秩尊卑異耳未是



辨釋名云大將軍位在三公之上昭帝時霍光為大將軍猶在丞相下又云漢時大將軍賢戚為之或錄尚書事十一以周案漢初大將軍皆權置故班表不列武帝拜衛青為大將軍其後霍光王鳳為之兼領尚書事權在丞相上

釋名云驃騎將軍軍秩比三公辨云此二將軍秩本二千石藝文四十八御覽二百三十八以周案武帝以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皆為大司馬定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則本秩中二千石也

釋名云奉車都尉奉天子乘輿辨云奉車都尉主乘輿官五

乘車尊不敢言主故言奉御覽二百四十一

釋名云古者曰車譬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近舍車舍也辨云古皆尺遮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尚書詩以釋文

周案釋名此條今見釋車篇韋氏此說未是

釋名云長水校尉長于水戰用船之事辨云長水校尉典胡騎不主水戰也其廢近水故以為名御覽二百四十二

釋名云漢置十二卿一曰大常二曰大僕三曰大僕書此下有日四曰光祿勳又曰宗正六曰執金吾七曰大司農八曰少府九曰大鴻臚十曰廷尉十一曰大長秋十二曰將作大匠辨云漢正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

勳三曰衛尉四曰大僕又曰廷尉六曰鴻臚七曰宗正

八曰司農九曰少府是謂九卿書鈔八十三御覽二百二十八卿之所

居謂之寺玉海一百二十六執金吾掌微循宮外司執姦邪至

武帝更名金吾為外卿不見九卿之別也長秋自皇后

官非天子卿書鈔五十四以周案韋說為當九卿所居謂之

寺櫓之弓史若宗正府廷尉府亦曰府焉

釋名云鴻臚鴻大也腹痔肥者曰臚此主王侯及蕃國

言以京師為心體王侯蕃國為腹臚以養之也辨云鴻

臚者本故典客掌賓禮漢武帝更為鴻臚鴻大也臚其

陳序也欲以大禮陳序于賓客也初學記十二藝文四十九書鈔五十四御

官五

見壽三百二十二以周案于令升說鴻臚若周象胥與韋說亦異

釋名云長秋主宮中凡物次春生秋成欲使宮中之祚

如之故為名辨云皇后陰宮秋者陰之始長者欲其久

也書鈔五十四

辨釋名云大中大大夫在中取為高大也書鈔五十六御覽二百四十三

以周案大如字或讀為太非漢大中大大夫職如光祿大

夫光祿大夫初曰中大夫也武帝改中大夫為光祿大夫中大夫之

名起于戰國魏有中大夫須賈

釋名云御史中丞居中丞相者也辨云此中丞自御史



大夫下丞有二其一別居殿中舉不汰故曰中丞書鈔六十一

二御覽二百二十五以周案車說據百官表

釋名云平準令主染色色有平常之汰準的之也辨云

主平物價使相依準御覽二百三十七以周案車說是

釋名云廩犧令犧戲也廩養之也辨云充六牲取其毛

純者別養之以奉祭祀純色者少故名犧犧希也御覽二百九以周案劉說為長

釋名云督鄧主諸縣罰以負督鄧般糾攝之也辨云督

鄧書掾者鄧過也此官不自造書主督上官所下所過

之書也文選馬融長笛賦注以周案負督鄧般義不可

官五

共

解通典有漢督鄧版狀般蓋版字之誤文選注作負般

般字亦誤馬竹吾說

辨釋名云主簿者主諸簿書簿皆也關皆諸事也簿書

必有掌者錄書總領之耳書鈔七十三御覽二百六十四

辨釋名云曹羣也功曹吏所羣聚戶曹民所羣聚也其

它皆然御覽二百六十四以周案功曹亦謂之主吏漢書蕭何

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辨釋名云門下之吏當佐三經幼未有用從容在職也

書鈔七十七

辨釋名云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

道陌中以驅除也後漢宦者傳注又御覽四百四引

漢天子諡王者無上南郊以周案五百有數說宋書百

官志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又百人也今縣令

以上古之諸侯故立五百以象師從旅從此一說後漢

宦者傳顏注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此又一說崔豹古

今注作伍伯云一伍之長也又人曰伍伍長曰伯此又

一說皆與車異攷周官宰夫八職之胥鄭注云今侍曹

伍伯傳吏朝司服注云今時伍百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其字皆作伍伯與崔說合釋名雖佚其說蓋同鄭崔

官五

主



井田通故

禮書第三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以周案禹平洪水亏溝洫盡力為之非一手一足之功殷周亦當承而不改先儒嘗論此矣孟子云爾者異在步尺不在井疆也蔡氏獨斷云夏以十寸為尺殷以九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是三代有異尺矣周以六尺為步見司馬法而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與司馬法又異是三代有異步矣皇侃說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周之民尤

井

稀故家受田多熊安生說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賈公彥說夏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其佃百畝稅之二百畝稅百畝為五十而貢殷據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周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皆謬說也

白虎通義云夏法日日數十也故以十寸為尺殷法十二月故以十二寸為尺周據地而生地者陰也以婦人為法婦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為尺蔡邕云夏十寸為尺殷九寸為尺周八寸為尺以周案賈子六術說苑

辨物漢書律厯志許君說文高氏淮南注皆云十寸為尺蔡云殷九寸周八寸者謂殷之一尺當夏九寸周之一尺當夏八寸非徑以九寸八寸為一尺也孟子言三代井田夏五十畝當殷之七十周之百是周尺短于殷殷短于夏白虎通云殷以十二寸為尺反大亏夏似不足信又云奄八寸段氏云奄疑手字之誤

許慎云尺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尺所以指尺段云當規矩事也从尺主从乙乙所識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皆以人之體為法又云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鄭元云周尺之數未詳聞

井

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變為八八六十四寸段玉裁云說文咫及夫字下云周制八寸為尺別周制之異于古也鄭意八寸為尺周末始有之與許說異以周案段說非也說文云尺十寸也又云十寸為尺明尺必十寸也又云八寸周尺明周尺十寸當古之八寸也鄭所斥或言指王制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而說非斥許許說與鄭無異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以周案王制舉周以



別古今則古者爲殷今乃斥言周末之制

鄭注今指周末或指漢說

周一夫之田開方畷六百尺以步六尺畷百步除之縱橫各百步畷十畷者十而田首之遂徑在其內焉殷步橫亦六尺縱則王制所謂八尺是也一夫之田以殷步除之縱七十五步橫百步以步百爲畷除之畷橫十畷縱七畷有五步而五步當田首之遂徑也夏之步不可攷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畷以橫數言王制言步有八尺六尺之異以縱數言橫數在周尺竝六尺歷世不改而縱則隨時而異故孟子有夏五十畷七十周百畷之分古人度物多橫縱異數如軌廣八尺度高則三尺

井

三

三寸仞長八尺度深則爲七尺雉高一丈度廣則爲三丈皆同此例步以無定尺而分長短畷以有定步而分多少夏殷之尺大亏周故步長步長而畷少周之尺小亏夏殷故步短步短而畷多此定數也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似當作六尺六寸考工記曰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是也考工記與王制同作亏周秦之閒見孔其語當同

錢塘云夏尺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五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尋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

長五百尺爲畷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爲畷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畷如其畷法而五十七十與百畷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畷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以周案錢說似簡覈而步法有五尺五尺六寸任臆立說有何依據姑錄其說以備參攷

王制云古者百畷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畷三十步鄭元云古者百畷當今百五十六畷二十五步孔穎達云古者百畷當今百二十五畷七十一步以周案時井田既

井

四

漚經界不正民間多廢溝洫爲畎畷其田較周步爲大而視殷步猶小故舉殷法以爲例古者亦謂殷今卽周末之東田是也東田者東方之田對秦鹵塗之田爲言也說文晦下云秦田二百四十步爲畷玉篇畷下云秦孝公二百四十步爲畷三十步爲畷秦本紀云商鞅開阡陌東地渡洛是洛以西之地盡以二百四十步爲畷而東方仍從步百爲畷之舊故記者取以爲法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以殷步之縱較東田之縱也云古者百畷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畷三十步又以殷步之縱較東田之橫也其不舉殷步之



橫為言者步之橫必六尺三代以來未之有改無待計也殷田一區七十畝兩區百四十畝今舉其百畝區邊縱數與東田之縱步相較每步約尋殷尺之八記六尺四寸或意實為六尺六寸又與東田之橫步相較其百畝之區邊八百八十尺與東田一百四十六畝六十步之區邊相當以橫六尺步除之自尋今王制云三十步三當仞六由下畫誤連而字譌也此文本為下計里立文故其言當今之數祇以兩法區邊相較不計其中積實而積實自可由此推矣至漢武帝又盡改東田之制鹽鐵論云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

井

五

而一畝鹽鐵論仞亏昭帝時其云先帝蓋指武帝漢食貨志敘武帝力農之詔下載趙過代田法云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注引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亏古為十二頃古千二百晦則尋今五頃據此武帝改古十二頃田為五頃其不云十二頃為五頃而云一井一屋為五頃明此為續開商鞅未開之阡陌故以古夫屋法立文也至時而周之東田盡變為阡陌矣又案周尺今尺之長短說人人殊攷漢志黃鍾之長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是黃鍾九寸為九十橫黍所繫也爰如其言為黃鍾之管

以今尺度之尋長七寸二分九釐乃用四率比例求之則古之一尺當今八寸一分也古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一畝之積三千六百尺以今尺之八寸一分縱橫除之當今八寸一分以縱言畝宜開方故縱橫除之凡古方一尺當今六十五寸六十一分以六五六一除之尋今尺二千三百六十一尺九十六寸今法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一畝之積有六千尺用四率比例求之則古之百畝當今三十九畝三分六釐六毫王西莊以為當今田有四十一畝強由未知畝法之尺宜縱橫除之也至江慎修謂周尺當今尺六寸二分半沈果堂謂今尺當古一尺三寸五分近人多信其說亏是古百

井

六

畝或以為當今二十五畝或以為當今二十七畝然以古書之記尺寸者參攷之如車廣六尺六寸容三人席長八尺容四人見曲禮注麻冕之布二尺二寸容三十升之縷黼黻尺內方尺容米八斗惟案黍尺之尋八寸一分者為近之若依江沈所言尺推之俱不能容亏此可知二十五畝二十七畝之說實未確也二百四十步為畝始亏秦五尺為步始亏周隋之開見杜氏通典刑類甲兵篇宋迄明因之國朝以五尺五寸為步見王貽上居易錄今步之尺乃乾隆元季工部所重頒當今裁衣尺之中者九寸王制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



二分鄭元云當今百二十五里孔穎達云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以周案古之言里有云方里而井者有云二十五家爲里者有云十伍爲里十軌爲里者有云七十五家爲里者有云一里八十戶者有云百家爲里者王制之文依據孟子其云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與孟子方里而井合則以三百步爲一里也殷以八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則百里畧二十四萬尺以周末六尺六寸之步除之畧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步四尺二寸以三百步爲畧除之畧百二十一里六十三步四尺二寸王制云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井

七

六十下脫三字二寸下衍二分字此明畝用六尺六寸之步既異古者而里亦因之異也記文較較大數本未有誤注疏所言與記文太違異鄭注所算詳見甄鸞五經算術及梅循齋赤水遺珍沈果堂云古者三百步爲里自唐至今三百六十步爲里古步較今步祇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古百里當今五十五里有二十二步強三百六十步爲里見唐李翱平賦書宋如唐見馬氏通考王禮弟十二卷元以二百四十步爲里見陶宗儀輟耕錄明如宋見洪武正韻今亦仍之漢志云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一同百里

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以周案此卽王制三分公一之法許氏異義云此大判言之其間委曲細別不同注疏家多泥說未當

鄭元云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萬夫之地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公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以周案此以大判言之細論之大司徒言不易之地

井

八

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相通三家六百畝是一家受二夫之地遂人言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家六百五十畝是六家而受十三夫之地六鄉六遂二法通行鄭注以大司徒所言爲六鄉六遂遂人所言爲六遂法以此逆推三百萬家之數遂謂六鄉用三分公一率之六遂三分所公六而存一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其實三分公一二而當一皆是大判言之三百萬家原非截然畫一之數許氏異義云其間委曲細別不同鄭注載師云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



近不尋盡如制皆當又周書作雒解王畿東西長南北

短制郊甸方六百里因鹵土為方千里因舊作國誤茲據水經注

賈逵馬融說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

六遂鄭眾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鄭元云六鄉地

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賈公彥云司馬法王城百里為

遠郊王城四面則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

居四同言此破賈馬說以周案賈馬以五十里為遠郊

載師注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為郊杜子春云五十里為

近郊百里為遠郊白虎論同鄭本此說以破賈馬故云

遠郊之內居四同詩魯頌疏爾雅釋地疏引鄭聘禮注

井

九

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筌之遠郊上公

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近郊各

半之今本聘禮注文多脫譌李如圭集釋云各以其國

封疆十之一筌太國之數為遠郊李氏本鄭注為

說其所見賈馬說遠郊五十里與上公之數合但不可

以此說天子制也尚書大傳云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

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

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伏氏據夏殷制言故鄭注

王制亦引用之天子鄉遂分六以軍制也天子六軍鄭

剛中云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之國二鄉二遂子男

之國一鄉一遂此說可通

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

為州五州為鄉小司徒乃經其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

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邨四邨為甸四甸為縣四縣

為都以任地事鄭元云小司徒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

田異于鄉遂重立國賈公彥云鄉遂公邑之中皆為溝

洫之治故注匠人云異于鄉遂及公邑以周案鄭以匠

人畧遂溝洫澮之制其多寡與遂人異小司徒邑甸縣

都之別其名與采邑同遂謂鄉遂公邑用五家為比

都鄙采地用九夫同井法至朱子則云鄉遂用貢法都

鄙用助法井不言公邑采地之制竊謂小司徒言大比

井

十

六鄉四郊之吏攷夫屋夫三為屋屋三為井鄭注自明

言之是鄉亦用九夫同井之法也遂人言以興勸利眠

說文引之云殷人七十而勸勸藉稅也杜子春讀勸為

助是亦以為井田里宰以歲時合耦于勸謂合力耕公

田旅師掌聚野之勸稟謂公田之稟鄭注亦明言之是

遂亦用九夫同井之法也甸稍縣都亦當二法通行地

有方整亦有孤離或五家為比或九夫同井相地勢為

之而已其計田賦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

十為同同十為封不過舉一法以明大判爾匠人云凡

行算水磬折以參伍又云凡溝必因水勢是則井田宜



隨水之委折爲之安能方正如圖皆九夫同一井  
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濶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  
成成間廣八尺濶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  
尋濶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十  
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鄭元云匠人畿  
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遂人治野  
萬夫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  
遂從溝橫洫從澮橫賈公彥云遂人溝洫澮與井田異  
遂人九澮而川周其外則一同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  
則一同惟一澮遂人云夫閒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

井

主

而溝橫匠人不云夫閒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  
橫而溝縱也萬夫之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此川亦人  
造匠人百里之閒一川宜爲自然川也以周案十夫九  
夫隨地勢爲之故有匠人遂人二法後人必牽合爲一  
制非也注疏以此二法爲采地鄉遂之分亦舉大判言  
之爾未可泥

賈公彥云遂人注以南畝圖之者十夫一井首爲橫溝十  
溝卽百夫一井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則百南畔爲橫澮  
九澮則百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也孔穎達云遂人  
注以南畝圖之者兩夫俱南畝一畔上有遂故遂從遂

從必注于橫溝百夫則南北九遂東西九溝其東畝之  
畔卽是洫也從洫必注于橫澮則南北之畔卽是澮也  
萬夫則南北九澮東畝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此皆設  
法目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于萬夫之外必  
有大川繞之以周案遂在夫閒十夫從九遂而注于橫  
溝百夫橫九溝而注于澮千夫從九澮而注于澮橫澮  
賈疏十溝十澮之說非孔疏百夫九遂萬夫九澮亦未  
是 又案井田之法有正有變不知其正無由覈土地  
之實不通其變無以盡土地之利經注所言示正法也  
然井田之畫必視乎川川屬自然非人力所能爲土地

井

主

之近乎川者宜故爲紆曲使渟蓄而不徑達以致涸土  
地之遠乎川者宜引長其道使直達而不紆緩以致淤  
從洫橫澮其法之有定者也南東其畝其法之參乎變  
而無一定者也匠人遂人之所言各異視諸此

鄭樵說一成之地九百夫井中有一溝直一洫凡九井  
計九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  
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  
有百成九萬夫成中有九洫橫一洫乃有十成計九十  
洫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合而言之成閒  
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閒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



人之制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匠人以四方言之爾以周案一井之溝長三百步廣尋三分步之二九夫之溝何嘗占一夫之地九十夫之漚亦何嘗占百夫鄭氏牽說殊謬

陳汲說遂人為直度匠人為方度遂人十夫有溝匠人方一里為四溝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遂人百夫有漚匠人方十里為四漚兩旁各一漚中間二漚至漚亦然以周案鄭據匠人之法牽合遂人陳又據遂人之法牽合匠人如其說圖之一成之地橫直列十井漚澮交錯其中則井田為漚澮所破者三十四井程易疇已駁之

井

圭

已

黃度說一井十夫其中為遂而溝環之地居一夫實為九夫積方百夫溝經緯其中而漚環之成方十里千夫之地十除其一為百井九百夫漚經緯其中而澮環之沈彤說遂人夫間有遂匠人田首謂之遂夫間為畎水所入即田首本無異也井九夫以溝加一夫則尋十夫每九夫而間以溝其溝占井間十井為通通九十夫以漚加十夫則尋百夫九十夫為十之一每十之一而間以漚其漚占成間故遂人之所有即匠人之所為學者不察遂以為異法以周案誤與鄭漁仲同

戴震云田首有遂遂端則溝屋三為井溝在井間也井十為通溝端則漚通十為成漚在成間也十成為終漚端則澮終十為同同澮亏川澮在同間也成方十里漚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漚蓋九夫共治千丈同方百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澮蓋九夫共治百丈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漚與澮而為法令民治漚澮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以周案戴說亦為王氏訂義所惑說詳下

井

南

程瑤田說南畝故畎橫畎流亏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間夫間東西之間也其南北間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間故變間言夫也溝經十夫流亏漚漚之長如溝縱承十溝故曰百夫有漚漚之水入澮澮長十倍于漚而橫承十漚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亏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井田夫三為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間非夫間也鄭氏以夫間小溝釋之亦非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澮當兩井之間故



以井閒命之其長連十井十溝之水咸入于澮澮縱當兩成之閒故曰成閒有澮澮之長連十成十澮之水咸入于澮澮橫當兩同之閒故曰同閒有澮澮連于川以周案澮長同同澮長同成則溝長同井可知遂人十夫有溝不尋引而長之為百夫匠人井閒有溝亦何尋引而長之為十井遂人十夫匠人九夫其田兩旁皆注溝如程說有或溝或無溝亦非

司馬法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有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鄭元云甸之言乘也讀如束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

井

圭

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餘治澮賈公彥云治澮不使稅言甸者據實出稅者言云成者據通治澮澮為說王與之云小司徒皆以四數言田之實數司馬法通成終同皆以十數兼山川城池而言小司徒四邱為甸即司馬法通十為成鄭氏旁加之說其算法則是但不必謂旁加之人專治澮澮以周案鄭意匠人所治澮澮即包甸而成故一成百井實止一甸六十四井有稅其餘為所治澮澮之地無稅王氏誤會鄭意而以旁加之數為專治澮澮之人使不出稅以此議鄭失鄭意矣近王鹵莊戴東原程易疇錢澹亭皆沿其誤陳左海云宋人

誤解蓋因疏云旁加一里使治澮澮不出稅不知疏言此者對注出田稅之文明田有稅而澮澮不稅耳此就澮澮之地言之非指其人不然注言三屋九夫出賦稅其治澮澮言治澮澮者皆不出稅顯與注戾斷無此例且鄭明言其治澮澮則澮亦當其治之安尋專有治澮治澮之夫澮與澮廣而且深修之者當合一成一同而家出一人其役其事不當專責之某井某夫也又案匠人注云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方百里為同同容六十四成若其餘里亦有夫井則成容百井同容百成不尋云成容一甸同容六十四成矣陳氏疏通注義可解宋

井

圭

以來諸家之惑然揆諸經文實有未合匠人云九夫為井井閒謂之溝溝在井外非九夫內為之也則方十里為成成閒謂之澮方百里為同同閒謂之澮亦必澮在成外澮在成外非成十里內為澮同百里內為澮也如鄭義經宜曰井閒謂之溝甸閒謂之澮矣司馬法云通十為成成百井十成為終終千井十終為同同萬井漢志文同如鄭義成實六十四井無百井同實四都無萬井矣左傳云夏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通率二而當一如鄭義成內再除澮澮其眾亦不成旅矣竊謂一成百井內容甸六十四井其沿邊十里為隰皋所謂



牧也小司徒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井牧卽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是也下言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邛四邛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舉井以明牧也牧爲隰皋之地其土高弓甸井蓋濬溝洫時積之井必爲之牧者一以省濬治溝洫之力一以防外來水滂之災一以通往來車馬之道也春秋傳曰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其地瘠弓衍沃矣遂師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是隰皋亦有宜穀者矣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五曰原隰其植物宜叢物叢物謂萑葦之屬其隰皋之不宜穀者與一同萬井內容四都其沿邊百

井

七

里爲原防所謂町也春秋傳曰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是也通言之牧町之地皆井也故曰成百井同萬井析言之成之牧同之町有異弓九夫之井故曰成者其井一甸曰同者其井四都

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鄭學者說通爲九十夫之地除以三分去一之法惟有六十通率二而當一則止三

十家陳傳良云一成八百家司馬法只言三百家番休者五百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以周案司馬法通成終同皆以三爲數承上夫三爲屋而言據一偏之實數以例四方也其中積實有當除以三分去一及二而當一之法亦有不必除以二法者數難核實故舉一偏以待三反注疏家每處以兩法相除愈覈愈鑿陳君舉陳及之王次點解司馬法文皆誤

周官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孟子云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鄭元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

井

本

以至十人爲九等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孔穎達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據中而言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中家三人下家二人上地之上家十人中家九人下家八人是有九等王制地惟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此據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至五人而止鄭鈔云學禮者謂六鄉受田之法與六遂同特因中以明上下之義不知上地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食七人六人下地食五人此常法也小司徒所言爲六鄉制六鄉在內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則



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以下地將以強內故也若六遂所授不可與鄉同故別言之云云見其如常法而已以周案孟子雖當籍田之後其言夫言家言餘夫皆據目見而言自與周禮不悖孟子言家曰數口之家曰五口之家言夫曰上農夫食九人至下農夫食五人而止明家之最少者必以五口為率也漢食貨志云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此古法也其或不及五口而止有一夫一婦者詩謂之疆周官所謂以疆予任毗不尋俾家故言家必斥言之曰五口其或多亏五口者謂之餘夫給以餘夫之田若時有上地中地可授則六口即受中地

井

五

七口即受上地仍謂之家受一夫田故言家又統言之曰數口言夫又別言之曰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小司徒家七人家六人家五人分上中下三等自是授田之法孟子言九人至五人亦分上中下三等而以九八為上七六為中五為下者明王者授田亏民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而民自有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之餘積可備凶荒也此所以上授田有三等而下所會尋有五等也自鄭以一夫一婦為一家則農不能不分為九等疏家遂亏小司徒文補言上下六等亏孟子王制又補言四人三人二人三等皆誤諸文曰家五口曰夫五口明

夫家以五人而止五人以下無四人三人二人三等之可補也鄭剛中說要鑿

鄭元云六鄉之民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六百五十畝鄭鑄云凡授田之法有四節遂人言六遂之制小司徒所言為六鄉之制外造都鄙則大司徒事故都鄙之田亏大司徒言之施政職亏九畿之外而令其軍賦則大司馬事故邦國之田亏大司馬言之以周案凡授田之法必視人口之眾寡授以上中下

井

五

之田大司徒遂人言上地少授下地多授與小司徒言口眾者授上地口寡者授下地二法相通相足鄭剛中分大司徒為都鄙制小司徒為六鄉制遂人為六遂制甚泥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無萊遂人掌邦之野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都鄙對邦國言觀上文辨邦國都鄙之數自見不專指大都小都故鄭注載師以不易一易再易之田為六鄉授田之法邦之野對邦中言凡鄉遂皆是不專指稍甸縣都故鄭注小司徒以為鄉遂同制地之上下不一同一上地亦不能無上下之分或有萊或無萊相地土之肥瘠為之二法亦相通相



足此志答張逸問以鄉遂分言亦見其大判云爾 又案鄭剛中說授田之制有鄉遂都鄙邦國之分據鄭小司徒注井牧田野為造都鄙法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是鄉遂與都鄙不同又據鄭志及載師注又謂六鄉用不易一易再易之法蕪萊田縣師注亦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是鄉與遂亦有異近胡氏畿內授田考實桂氏周禮授田解申鄭注謂鄉之田制同遂鄉遂邦國上地有萊都鄙上地蕪萊是異于鄉遂邦國者惟都鄙之制江慎脩申鄭注又謂遂人之所謂野實兼都鄙大司徒言都鄙授田之制與遂人相表裏大司徒言其略

井

圭

遂人言其詳非有二法沈果堂謂大司徒制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法畿內及庶邦一概同之蔡宸錫謂大司馬所令之賦自鄉遂以達于邦國都鄙皆一法其實一有萊一蕪萊二法蕪容強合而地之肥瘠處處不同鄉遂都鄙亦分之蕪從強分也學者須知二法之通行不拘泥于一隅斯可矣至萬充宗據孟子王制一夫百畝以疑周官更不待辨

鄭眾云小司徒九比謂九夫為井鄭元云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之人數也以周案九夫同井相比謂之九比大宰之比居小司徒之地比鄉師之國比並同後鄭以

司徒職所言為鄉遂制田之法鄉遂用十夫故易先鄭說其實鄉遂自有用九夫井田法故下文有攷夫屋之文當以先鄭為長

異義云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澶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

井

圭

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穀萬乘孔穎達云如異義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為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為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溝洫其餘方八里為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鄭注小司徒據衍沃千里而言也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也尚書禹貢注此鄭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



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以周案左傳襄二十五年正義引賈逵注說賦稅釜品與異義同先後鄭注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亦引左氏說然異義四十五井之出賦與百萬井之出賦上下不相蒙上數有字誤異義總左氏九等之地而曰山川坑岸者林澤陵鹵四者山川也壘潦偃

井

壘

陂二者坑也原防隰皋二者岸也其衍沃之地為井田一成百井內容一甸其沿邊十里之岸謂之隰皋亦謂之牧一同萬井內容四都其沿邊百里之岸謂之原防亦謂之町其閒溝洫亦壘潦偃陂之一也

書禹貢九州之賦分九等孔穎達云人功有強弱故獲有多少劉敞云州大者賦多州小者賦少以周案賦出亏田賦有上下山其田有多寡不關人之強弱州之大小也雍梁與揚大亏豫州而豫賦上中雍乃中下梁乃下中者豫多曠野可為井田者多雍梁多山揚又多水可為井田者少以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當

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當一井參之其義自見已

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趙岐云餘夫者一家一夫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田二十五畝半亏圭田謂之餘夫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陳祥道云所謂餘夫亦如之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眾男亦以口授田如

井

壘

比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畝二十九以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畝是附會之論王鳴盛云陳解甚確蓋上地田二十五畝萊十二畝半中地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也以周案陳說本趙是已趙注餘夫兼老少言未是授餘夫田必近其父兄之田宅鄭注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以力出耕公邑斯言亦難信

漢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何休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



五口為一家多亏五口名曰餘夫以周案班志以一夫一婦為家其餘為餘夫鄭注周官用此說何注從春秋井田記後漢劉寵傳注引此甚詳家以五口為率多亏五口名曰餘夫其說依據孟子詩侯彊侯以鄭箋云彊有餘力者周官以彊予任毗鄭注云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如鄭此云是彊與餘夫有別民有一夫一婦未滿五口者謂之彊其五口以上所多之人謂之餘夫程子云一家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如有弟是餘夫也季十六別受田其說似較諸家為當

周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鄭眾云

井

美

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鄭元云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畝之屬季秋中為場季本云廛里謂市廛以周案廛里後鄭為長場圃即九職園圃疏草木之地非農夫所築納稼之場國中後鄭鄉大夫注云城郭中蓋謂在王城以外郭門以內之地也古有掌宅之官凡仕者近宮工商近市農夫近田此定法也王城建王宮先朝後市又有祖社及官府之居環衛之舍廩藏廢庫之所本無空地國中又為仕及工商里居之處文公欲弛孟子文子外之地之寬景公欲更晏子之宅云請徙子而農圃有穰外豫章之圃是園宅之少空地亦可知

廩其聞者王都官吏既眾所需果蔬茶蔬之屬必多故廛里場圃不能不近附于國中廛里即民居場圃所以疏果蔬之地也其地亦在國中故下合言之曰園廛二十而一先鄭必以國中在城內豈王城九里有空地可容農圃者乎竊攷經文有以郊野對言者以鄉遂別之地官序注所謂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是也有以國中四郊對言者又以六鄉分之五十里外謂之郊五十里內謂之國中故大學在鄉謂之國學王制云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右鄉左鄉之學皆國

井

美

學故曰國之右鄉左鄉對下不變移之郊言之郊學在鄉五十里外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以鄉言又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則是四十里為阱于國中郊關為近郊門近郊門內四十里謂之國中則國中以鄉之五十里內言尤其顯證載師又分國中近郊為二則又以近郊之二十里內為國中知者據匠人天文天子營國方九里據鄭天子十二里說詳宮室門復以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推之天子之郭有二十一里鄭注大宰云邦中在城郭者注鄉大夫云國中城郭中皆據近郊內之二十一里為言先鄭誤以五十里內皆



近郊地故以國中為城中或謂五十里曰國中百里曰郊百里內謂之近郊為鄉百里外謂之遠郊屬遂亦非載師以賞田任遠郊之地司勳曰掌六鄉之賞地則遠郊為六鄉之地不屬遂明矣

班固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弓邑趙岐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鄭元云遂人授民田夫一廬田百畝廬謂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也賈公彥云先鄭引揚子雲有田一廬謂百畝之居後鄭以為經夫一廬田百畝別言之則此廬乃是廬里任國中之地一也以周案載師國中之

井

圭

廬里為士及工商所居之廬遂人一夫之廬為農夫之廬四野農夫必不能入居國中國中亦無地以容萬民也故鄭注載師引遂人此文云是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明鄉遂之農各居所近保城不盡居弓國都也鄭義與班志趙注本同保城鄙邑之小城月令曰四鄙入保買疏非鄭意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鄭眾云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士句賈疏連下大夫之子尋大夫讀未是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鄭元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

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以周案宅田士田皆謂祿田宅謂致仕之田當從後鄭禮大夫之子為士士田謂大夫之子所受世采亦謂之圭田兩鄭意通吏為縣官當給以祿無田漢志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是賈人之家有田賈身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後鄭之義為長

井

圭

牧田者牧六畜之田鄭元云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以周案官田非謂庶人在官者之田謂其家之所受也庶人之在官者給以稍食祿足以代耕其身免農其子不免農故曲禮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牛田牧田亦謂畜牧之家所受之田畜牧者亦免農子不免農後鄭為長江慎修以官田為庶人在官之田牛田牧田從先鄭鄭元云廬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會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比士工商



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賈公彥云農夫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以周案鄭意一夫一婦為家受田其餘眾男為餘夫又以口受田此九田以五口當一夫僅尋其半故謂之半農人疏非注意

鄭元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以周案公邑對家邑為文公邑不盡在甸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其多者言之耳然則士田官田亦不盡隄以近郊遠郊可知矣鄭注又

井

圭

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尋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亏是爾此言甚慎

鄭元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以周案家邑謂大夫之封邑非采地說詳職官門

趙岐云古者卿以下至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細士無絜田也陳祥道云圭田祿外之田也圭田五十畝自卿達于士後世職分田以賢賤制之非禮意孫蘭云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從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

之圭者合兩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整者也以周案圭說文作畦云畦田五十畝从田圭圭亦聲畦从圭田會意說本班固圭之言絜趙注為長但云士亦有圭田則失之矣先鄭士田注云士逗大夫之子尋而耕之田也大夫之子為士其耕之田即大夫所受之祿采大夫沒其子以供祭祀是圭田即士田也士田之士為大夫之子非身為士者也身為士者無圭田故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玩惟士之義則圭田自卿至下大夫不關士士無圭田不由細王制疏沿趙謬又案圭田即士田之別名舊說皆同江氏謂圭田當屬賞

井

圭

田未是孟子言卿以下必有圭田乃授祿之定制賞田無定與孟子必有之文不合孫氏零星之田姑備異說本非正義焦氏臧氏並申其說且謂以不成井之井授餘夫義正相當此說亦非圭田不必零星零星之田不必五十畝餘夫又半圭田有何相當之足云領新標異實近時說經之大病

鄭元云夫圭田無征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下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孔穎達云王制所言乃殷禮也殷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周則兼通士稅之故周



禮士田稅什一以周案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謂之士田有稅大夫沒其子以祭大夫謂之圭田無稅圭田無征百王通制趙注孟子亦沿鄭譌

漢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何休云司空謹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為三品肥饒不尋獨樂境墾不尋獨苦故三季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孟康云三季爰土易居古制也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以周案古者每

井

事

歲易其所耕三季而上中下田徧易非三季一換主如何氏所說晉作爰田為復古制商鞅轅田之法如孟康說亦不戾古其害在開阡陌也爰田國語作轅田賈注云轅易也說文作起田云起起田居易也轅爰皆段借字或說轅如字謂以田出車賦非

鄭元云田一歲曰蓄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孔穎達云爾雅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此云三歲曰新田誤也以周案虞仲翔易注云田在初一歲曰蓄在二歲曰畬易釋文引說文亦云畬二歲治田也並與鄭同別有所本非誤

顧炎武說古王國僭邑不僭都以周案邑有大小不必國國僭邑也亦僭都詩曰謂爾遷于王都

鄭元云道中三涂賈公彥云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以周案賈疏三涂指九經九緯之三涂九軌男女行涂似無用如此之廣玩鄭君意蓋謂一涂之中分左右中央三涂爾賈疏誤會

包咸云論語澹臺滅明言其公月方朱熹云徑路之小而捷者以周案行不由徑謂不斜冒徑路也故包注云方古者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行者必遵此方行毋得斜冒徑路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路者修閭氏禁

井

事

徑路者皆其證子游亦嘉其遵王之路不敢冒禁徑路非謂路之小者必避之也

何休云八家共一巷許慎云曉里中道也篆文作巷以周案巷以里尋名記曰里有殯不巷歌互言之毛傳亦云巷里涂古有以方里為井者故何注云八家共一巷亦有以二十五家為里者故尚書大傳云二十五家為閭閭共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墻六鄉之閭即六遂之里故州閭亦僭州里論語州里即州閭也故鄭注云五鄰為里鄰五家亦僭州巷州巷見祭義鄭一說四井為邑兩邑之中閒為巷六十注巷猶閭也四家共一巷無據



井

受業新陽汪開社  
孫次甲全校

重

田賦通故 附關市之賦

禮書第三十六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鄭眾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塗也幣餘百工之餘鄭元云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未化當增賦者若今買人倍算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為一

賦

一

書所待異也以周案九賦者斂田地之租也田地為正稅故九賦亦謂之九正關市山澤各入其物以為貢亦以當地職之賦職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柰林之征二十而五此言稅園廩山澤之訟亦在九賦中先鄭據以釋九賦近是以此當田野之通稅亦失其義古者田野山澤之稅各不同也漢有算錢口錢二訟口錢起于武帝貢禹已言之不足以釋經後鄭云口率出泉謂計夫出賦非謂口錢故又曰今之算錢民謂之賦說詳職役門然漢之算錢為古力役之征應入九職



不尋據以釋九賦故不從後鄭 又案王氏詳說王氏訂義並引載師文以釋邦中四郊邦甸家稍縣都之賦既沿先鄭之誤訂義又云所疑者成周十一之稅通行天下而甸稍縣都則曰十二先儒以地遠役簡則賦重釋之不如陸佃以百畝而徹賦民十一一弓一中又以十分為率取二其說為長殊不愆二十而一二十而三十而五皆與十一不同不特無過十二有異如陸所說弓甸稍縣都雖可強解又何以通園廛遠郊泰林郭幣餘之賦先鄭以為工餘後鄭以為商餘王氏新義以為職幣所掌凡用邦財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林氏米義

賦

二

以為宅不毛者之里布田不耕者之屋梟皆出弓常賦之餘所言各殊當從王說

周官司會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賈公彥云九貢謂諸侯弓民什一取之既取尋民物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禹貢所云厥篚厥貢是也故云致邦國之財用九賦謂口率出錢九賦之內惟關市幣餘國中非田野自外盡是四野據多言之故言令田野之財用九功即九職灋者亦是稅灋什一為常故云令民職之財用以周案大府職

賦

三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云云此言九賦田地之租司會所謂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者此也田地之稅其所入者多故其待用者廣也閭師職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時徵其賦此言九職力役之征大府職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鄭注云此九職之財司會所謂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者此也力役之征其所入者少祇以充府庫不若九賦之待用廣矣賈氏疏鄭以九功為田賦九賦為口錢則是田地之正稅充府庫而口賦之餘稅反給邦國大用無是理也九貢疏說是 又案周禮民之受田地而不耕毛者出里布屋梟民之不受田地而轉移執事者出夫家之征一以懲有職之情民一以懲無職之游民皆示罰也其征一居九賦之末而曰幣之餘一居九職之末而曰民之閒皆不以為正稅也至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惰民閒民之征為經常之賦是弓田租力役外又增一夫布之征矣後世有丁口賦蓋昉于此乃周末造灋非周初本灋也周初征民之常經祇有九職九賦二灋而其國用之所仰給者祇在九賦之一征故九賦曰九正也九職力役之征祇以充府庫以備非常之需而里布夫家之征特以禁惰閒之民



尤非國用之所待給也漢高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  
帝時詔天下民租之半三季又除民之田租景帝時令  
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此放周之九賦也漢高帝四  
季初為算錢文帝時丁男三季而一事民賦四十景帝  
時二十始傳傳與賦通此放周之九職也馬氏通考以此為丁口錢誤詳職役  
貢禹以為古民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  
亏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至亏生子輒殺空令兒七歲  
太鹵乃出口錢季二十乃算算謂力役之征是漢武帝亏田租  
力役外又增口錢雖未成丁壯亦令出賦非古所有也  
唐代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輸粟調

賦

四

輸布庸役力沿戰國粟米布縷力役三征之弊政周禮  
九職中有貢九穀貢布帛二職農貢九穀不出布帛蠶  
貢布帛不出九穀非一人並征之均人職云凶札則無  
力征無財賦則經常之征止有力賦兩稅可知

周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  
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  
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鄭元云賦給  
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眾寡為制  
如六遂矣以周案制賦必以地與民此為內外令賦之  
定法故曰凡凡通辭也上地食者參之二即遂人之田

百畝萊五十畝合百五十畝歲耕可食者百畝尋參之  
二中地食者半即遂人之田百畝萊百畝合二百畝歲  
耕可食者百畝尋其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即遂人之田  
百畝萊二百畝合三百畝歲耕其可食者百畝尋參之  
一也其用民之數亦與小司徒文合鄭注以此為六遂  
正法而邦國之賦亦同此制故云亦如六遂亦以明凡  
之為通辭也讀者不審而反議鄭謬矣

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亏十一大桀小桀  
減亏什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下之正十一行而頌聲  
作古周禮說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

賦

五

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  
出禾二百四十斛原注當云六芻秉二百四十觔原注當云  
依國語注校之也釜米十六斗謹案公羊十一稅遠  
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鄭駁之云  
元之間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  
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  
美田所養者少則與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為常  
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資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  
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之恩  
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



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尋此言乎以周案國語孔子論田賦有軍旅之歲出賦法其歲收田一井出稅禾秉芻缶米此異義所本但秉字从又从禾禾之一把謂之秉四秉爲筥十筥爲稷十稷爲秬此禾數也鄭注四秉之積亦作秬案布縷亦有稷秬之名八十五斗爲筥一縷爲稷五稷爲秬二秬爲秬亦字同數異百六十斗爲秉此米數也許氏既言出禾似當以把計不當以斗斛計且聘禮記言二百四十斗者以明一車所容非以釋秉也許以此句釋芻之秉又改斗爲斛近儒咸以爲非但國語秉芻必非一把之芻是秉明以量計矣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稷亦或然故以十筥爲稷

賦

六

之禾數擬諸米數張氏廣雅韋氏國語注並同許說是未可執一論矣但此爲軍旅歲賦非常賦然也公羊據田稅言載師據園廩言田稅十一遠近無筥園廩之稅近輕遠重雖諸侯邦國亦然許鄭牽說皆誤或說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亦誤古者民田皆受諸君故什一稅而頌聲化漢以來無授田法民之田民自置之用古什一之稅其法已涼卽上中下三等均調而其困已倍蓰矣讀鄭駁語慨然思古焉

鄭元云載師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

遠曰周制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匠人或說什一者天下之正供載師所云係莽歆所竄非原文以周案載師任地首日園廩末曰柰林則其所任地征乃園廩虞衡藪牧之賦不關田稅也二十而一謂國中上也上言園廩不言國中下言郊甸稍縣不言園廩互文見義古者三農田稅無過十一無遠近之變其園廩之賦自昇也魯語仲尼曰先王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藉田而砥遠邇者禹貢所謂總秸粟米五等之貢是也賦里以入者以里廩所入多寡之利定賦載師所謂園廩柰林五等之稅是也量其有無者亦以見

賦

七

載師所定爲周畿之制非若什一之稅通行天下然從此疑載師文妄矣

陳傳良云周制什一之道通行天下而載師立法不均蓋近郊十一以圭田奉祭祀商賈既有關市之征不可重也遠郊二十而三則庶人在官之田賞田畜田所以差重者抑閒民及豪強之家也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則公邑及卿大夫采地歲貢什之二而有其八是亦優于畿外諸侯矣以上田非民田也故多寡隨宜而取以周案陳氏曲爲之解未尋經意其謂此田不關民田所見自卓



鄭元云以載師及司馬攷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瀆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瀆制公田不稅夫葉適云六鄉王畿為近而皆君子故使之什一自賦其粟則藏于倉人六遂王畿為遠而皆野人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則聚于旅師遂人以興勸利毗里宰合耦于勸旅師掌聚野之勸粟勸即助助字唯見于六遂之官是六遂用助瀆明矣以周案小雅言公田周官言勸粟皆周用助之證頌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曰私非公田也曰十千是萬夫也曰三十里萬夫之所居也是周用貢之

賦

八

證鄭注畿內用貢據鄉遂而言故注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以為鄉遂制十夫都鄙制井田此亦據大判言之爾六鄉中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皆以五五相聯族師云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尤為鄉制十夫之顯證六遂中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亦以五五相聯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尤為遂用貢瀆之確據則鄉遂制田自以十夫為多可知也顧後之為鄭學者必謂鄉遂無九一助瀆斯又不然十夫九夫相地制宜遂人詳十夫之制為徹瀆又言以興勸利毗為助瀆

旅師掌聚野之勸粟為助瀆又言屋粟為徹瀆則六遂行徹兼有助瀆尤為明備葉說亦未當

鄭元云畿內用貢瀆邦國用助瀆稅有輕重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內外之瀆趙岐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九一而助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自從也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范甯云家受田百畝為官田十

賦

九

畝是為私專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徹殷助貢其實一也孔穎達云助九夫而助一貢什一而貢一知者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也故鄭通其率以什一為正謂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若什一自賦為什中賦一則不專與九一通率為什一也以周案孟子野九一國中什一為勝地言本非通制周官大司徒比閭黨州鄉皆以五起數是鄉用貢瀆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考夫屋夫三為屋是鄉遂亦用助瀆也畿內二瀆通行未



嘗拘定鄭注泥矣其云通率什一之說亦誤孔疏要鑿孟子言貢助徹皆什一明九一什一其立名雖不同而其稅皆什一也野九一而助據助漙九區之一言其名曰九一其稅亦什一趙注近是國中什一使自賦據貢漙之十夫言其稅曰什一與上其實皆什一同義趙注嫌曲且孟子云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公田在私田之外趙注云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是公田即在私田中與孟子本文亦不合孟子言惟助有公田其意貢徹皆計夫稅什一中田亦以授夫助雖有公私之分而其同養公田亦以私田計之什一為漙公田百

賦

十

畝有廬井焉范注云私什而官一此說亦非九一者九中之一也什一者什中之一也

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孔穎達云爾雅郊外曰野則野人郊外也國中為郊內朱熹云鄉遂用貢漙都鄙用助漙以周案國中者鄉之近國都而在近郊之內者也載師又以國中與近郊分別言之則郊不專稱國中說詳井田門孟子言野九一又言鄉田同井是野兼鄉言則國中不專兼鄉而鄉遂用助漙矣孟子重助漙故其言如此謂之請者斟酌之辭若此即古漙宜如有若益徹之對乃鄭注以之說周制朱子又據鄭

注以說孟子皆非經之本意

陸康云徹者通也言其漙度可通萬世而行也鄭元云周漙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漙劉熙趙岐說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為賦徹猶取也朱熹云徹通也均也同溝其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又云貢助通行謂之徹以周案夏貢殷助皆取諸民而可通行萬世何獨徹為然陸劉諸說未足釋周徹名義也鄭注天下通漙說與陸異金氏禮說誤合為一謂通率貢十一助九一而為什一之漙人注嫌與孟子皆什一之文違朱子合作均收已自疑之文集云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曰萬氏詳

賦

二

駁貢助之漙三代通行亦不獨周為然夏貢殷助周徹據其大判言之爾周行徹漙而詩曰雨我公田夏行貢漙而小正亦曰初服弓公田則貢助通行夏時已然而周之名徹別有取義矣徹也者通之以泉穀也殷助取粟弓公田夏貢亦取粟見禹貢周之昉殷助漙處仍取粟旅師所謂掌聚野之勑粟是也其徹多通之以貨泉故大宰職曰以九賦斂財賄九賦者田野之正賦也財賄者泉幣也鄭顧周初猶助徹通行其後公田盡以授夫而助漙廢故龍子有助善貢不善之辨以救時弊龍所言指時弊言非夏之貢漙本如此亦非周初徹漙有是失也而孟子亦以周徹之無



公田也故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兩文對舉徹謂通其賦亏私田而不任力藉謂借其力亏公田而不征賦又云惟助爲有公田明貢徹皆無公田也又云雖周亦助明周初雖行徹亦兼行助也助本無與亏徹如謂徹通貢助則孟子宜曰雖徹亦有助可矣亦何煩如此苦爲分明

金鶚云夏小正云初服亏公田是夏亦用助灋大雅公劉云徹田爲糧公劉當夏時而行徹灋又夏用助之一證夏殷並兼貢助是周徹灋之義非取通乎夏殷也助徹皆從八家同井起義借之力以助耕公田謂之助通

賦

主

八家之力以其治公田謂之徹徐養原云徹與貢同灋徹無公田亏私田之中十取其一一是私田卽公田也故謂之徹徹者通也言無公私之別也徹與藉正相反徹則不藉藉則不徹孟子徹者徹也助者藉也二句非止詰其名義而已相提並論所以著二灋之不同以周案舊解貢助通行爲徹尋金說而廓如金說徹同助徐氏辨之綦詳然謂徹貢同灋又少別白夏既以貢名其井田自多以貢灋行之令夫屋三三相任出粟則通貢亏井田亦不自周始也徐說之誤又與舊同且周之行徹與貢灋自有異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雖不至如龍

子所言有狼戾取盈之弊而以豐季補敗歲自有定制而徹則先使司稼巡野觀稼以季之上下出斂灋豐季從正凶荒則損此其行灋之異也 又案樂梁傳曰古者稅什一豐季補敗卽龍子校數季之中以爲常之說徹則豐季從正凶荒則損見鄭司稼注無補敗之義是則徹之立制仿乎貢而其用意近乎助故周初徹助通行而民無苑枯之歎也

春秋樂梁說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取焉韓詩說家畧百畝又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其爲廬舍各畧二畝半班固云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

賦

主

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何休范甯趙岐宋均皆同是說孔穎達云倉貨志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孟子言八家皆私百畝則中央百畝皆屬公何昇復以二十畝爲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昇家分十畝自治若各自治安昇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以入私家各私有百二畝半何昇謂八家皆私百畝也鄭亏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亏諸儒失鄭指矣以周案鄭注周禮本不用公田二畝半之說賈疏取趙注以疏鄭殊



失其意但公田有廬井兩漢師說相傳有自不能因鄭注不用而廢其說也鄭注載師園廬取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解廬遂人夫一廬注同取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以解園五畝之宅是民之恆居非園廬二地合成五畝胡鑿莊金誠齋皆謂中田之廬二畝半亦過大今以什一之稅推之中田之廬蓋家一畝半餘皆公田

許慎云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二畝半也一家之居段玉裁云許亏廬不曰二畝半亏廬曰二畝半以錯見互足以周案一廬二畝半一宅五畝此先王度地居民之定制也廬與宅渾言雖通析言有別廬以所居之宮

賦

古

言說文廬二畝半一家之居可證宅兼宮外餘地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可證此所謂邑居之制也說詳宮室門井田之廬不過就田中小苦茅舍以為息勞守畝之所斷無容如廬居二畝半之大季明德胡鑿莊金誠齋皆辨之矣說文亏廬曰寄而不言其數取為慎重亏廬曰二畝半一家之居明二畝半為家居之廬不在寄廬也段注乃謂錯見互足豈許意哉

周官家削之賦賈公彥云三百里之內地名削其中有大夫采地謂之家故名家削大夫采地中賦稅入大夫家外為公邑其民出泉入王家故舉家削以表公邑之

民也以周案大宰八則五曰賦貢以馭其用疏云采邑之民稅入于官官尋之節財用亦節使人入王故曰以馭其用司勳凡頒賞田參之一會疏云若采地之稅則四之一與小國入天子同則采地之賦亦入于王特少公邑之賦四之三耳經云家削之賦明兼采邑公邑言自鄭注八則治都鄙專指采地故此疏曲為之護

鄭眾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傭賃也惠士奇云閒猶餘也羨也夫曰餘卒曰羨民曰閒詩云侯亞侯旅侯疆侯以亞仲叔旅子弟皆閒民也疆謂勸相以能左右之長規少隨尊令卑聽所謂轉移執事以

賦

主

周案閒民非無職事者也特無常職耳故舉別九職之末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猶謂之生才若并無職事是游惰之民矣有爵載師曰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故閒民與不職事之民有別轉移職事若今傭賃鄭注是惠氏以為民之未授田者非閒民與餘夫亦有別

周官太宰三農生九穀鄭眾云平地山澤鄭元云原隰平地惠士奇云上農中農下農也管子云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上地中地地下地分為三者以此以周案惠說本王氏訂義是也山澤之農自屬虞衡不生九穀虞衡猶云山澤俗官名以名民職非謂掌山



澤之官後鄭以原隰平地為三農本左氏說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小司徒井牧其田野鄭亦主此說

鄭眾云百工飭化八材珠曰切象曰璣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江永云先鄭本爾雅遺摶埴之工且珠之用少不當特設一官宜以曲禮土金石木獸草之六材而益以玉羽惠士奇云八材醫無閭之珣珣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萼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山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以

賦

去

周案江說近是如惠說又嫌與上虞衡佗山澤之賦積王應電說尤無據不錄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鄭眾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賈易物詩曰抱布賈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鄭元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泉以其吉凶二服及器器也薛季瑄云此非為民而言為任地者言耳謂夫都家之長公邑之吏近郊遠郊之所授者既任是地猶有不毛之宅不耕之田無職事之民

則是忘亏職而忽亏政故罰其長朱熹云此經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宅不毛謂其有亭臺田不耕謂其為池沼江永云里布者里居之布此經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遂人以田里安毗王制田里不粥孟子收其田里皆此義宅而毛則有嬪婦之貢其不毛者是弃地不因其不毛而遂無征也里布之輕重不可知鄭注以為二十五家之里則太重矣或又以為方里而井之里皆不明里字之義屋粟是當時徵稅之名田不耕者有多少當量田而出粟豈可限以三夫朱子說亦確孔廣森云孟子所謂粟布力役之征即國語所言之田賦有軍旅之出則

賦

主

徵之無則已者故趙氏章句曰國有軍旅之事橫興此三賦用其一緩其二謂若三家之中一家從征彼兩家不從征者給其衣食一家出布一家出粟是故每井三屋則力役者一屋征布縷者一屋供粟米者一屋而粟因以屋名焉田一井收穫禾秉芻缶米一屋之數畝禾八十斛芻八十斤米三分缶之一載師罰田不耕者就用此數非一夫而責以三夫之粟也若然罰里布者亦非二十五倍之罰蓋別有計里出布之灋正國語所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者惜末由詳攷耳苟非軍旅之歲徹助而外一無所稅故曰廛無夫里之布也以周案



宅不毛皐輕田不耕皐重如鄭注皐輕罰重皐重罰輕非其義也里布屋皐是罰賦如江說令出經常之賦亦未見的鄭注上文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云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則里布者里居之布也宅而毛有正稅宅不毛出里布亏正稅外更出廛里二十而一之稅也田不耕皐空重屋皐從鄭注可也孔奭軒以為軍旅所出之賦但國語言軍旅之賦田一井歲收稷禾秉芻缶米一屋所出又三分之一其賦甚薄則田不耕者亦空云亏田租正賦之外又罰以屋皐庶為近之稷秉之數以禾言不以量言聘禮鄭注甚明孔氏以二百四十斤為

賦

太

秉二百四十斛為稷說本許氏異義亦不盡足據

說見并

又案遂人夫一廛注引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是劉歆意亦以里為廛里之里廛一夫百畝之田里一屋三夫之地

以方言三屋為里以從言一屋即里亦備

一解

春秋宣公十五季初稅畝公羊傳云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穀梁傳云非公之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周案稅畝者亏公田十取其

一復履其私田稅之故京公曰二吾猶不足或據穀梁

傳謂宣公仍是十取其一但因公田之稼不善而擇取

私田之善者似非事實梁疏徐邈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是也

服虔云子產作邱賦者賦此一邱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濫耳邱賦之濫不行久矣民以為貪故謗之杜預云邱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惠棟云下引詩禮義不愆何恤亏人言若如杜注何不愆之有服說是沈欽韓云渾罕言作濫亏貪則不全如服說蓋鄭國之濫賦者不役役者不賦今復計邱為賦故國人謗之以周案子產作邱賦必有加亏常濫亏今未聞矣若邱出一馬三牛及粟米力役兩賦自古

賦

尤

有之非子產始作

崔靈恩說史記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百畝百鍾則六百四十斛人恆食四鬴又為什一而稅又祭用數之仿者孔穎達云食貨志上鬴其收自四斛則百畝四百斛案廛人中歲人食三鬴其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其民之常稅不過什一又器祭費用又少且季有豐儉不恆上鬴崔氏苟欲計算使合其義非也以周案崔說非矣孔說亦未是也凡一夫以五口為率受下地有六人者受中地七人者受上地其有八人九人者又受疆畝餘夫之田漢志云一夫挾五



口治田百畝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漢志一夫百畝以五口為率推而上之至六口七口而止孔氏以九人計算一誤也漢志畝收一石半以平歲為率上孰自四謂四倍一石半畝六石百畝得六百石與史記上地畝一鍾本不懸殊孔氏引以為上孰收四斛二誤也廩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此皆謂一

賦

手

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孔氏引漢志畝收既以上孰計則人食自當以四鬴計田計上孰會計中孰是亦苟欲計算使合矣三誤也廩人下孰二鬴計月食粟一石二斗八升漢志平歲月食粟一石半下孰當更有加弓此是周漢之量明有不同矣而孔氏苟欲計算率而合之四誤也孔巽軒禮學卮言推算亦誤又案詩甫田箋云上地榮畝一鍾卽本史記鍾六斛四斗與上孰自四畝六石相近淮南主術訓中田之穫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與中孰自三畝四石半相近後漢仲長統傳通肥磽之率畝收三斛與下孰自倍畝三石相同

春秋左氏說百二十兩為石則一斗十二兩為兩則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為十九兩有奇漢律厯志黃鐘之律其實一簡合簡為合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為一升升重十兩以周案二灋不同解經宜用左氏說鄭注既夕禮云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與左氏說同

周官有關市之征孟子云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鄭元云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皆末作當增賦者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江永云自商農既分兵賦不尋不出于農則貨賄亦不尋不取諸商如是政始均民志

賦

手

始定也讀周禮者以此愍之可無疑于關市之賦以周案王制文本孟子云關雝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則譏而不征以異國之來商言孟子言關市不征而云天下之商旅皆說而願出其路藏其市亦以異國言甚明凡異國之人有以貨賄入者于關譏而不征入市有廛布亦不征其貨此成周優遠人之法亦所以便民用也若其貨賄之自內出者于肆有紵布于廛有廛布皆邸舍之稅也于關有門關之征是貨賄之稅也至戰國時異國之來商者亦以此法行之故孟子云爾或據周官難孟子或據孟子難周官皆一偏之見胥失之又案古



者市廛皆官物故入廛有稅鄭注廛布謂貨賄諸物邸舍之稅是也遺人以關門之委積者老孤即門關之征宋以門賞彫班使食其征謂之彫門此門征之見諸傳者

周官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鄭元云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檢猾商惠士奇云此法管仲行之亏齊征亏關者勿征亏市征亏市者勿征亏關市有廛布關有征廛皆貨賄停儲邸舍之稅

賦

圭

自外入者征亏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亏關者勿征亏市也自內出者征亏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所謂征亏市者勿征亏關也若自內而不由亏市自外而不入亏關然後舉而罰之否則征其廛而不稅其貨也以周案關市之征有廛稅貨稅二法廛稅爲貨賄停儲邸舍之稅不論自內出外入皆有之貨稅惟自內出者有之自外入者譏而不征司關曰掌國貨之節明其自內出也國內之貨有不盡出亏門市者司關征之其出亏門市者門市征之爲之璽節以通亏關故曰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舊說物之自外來者司關亦征其貨

既與孟子關譏而不征相悖與此經文亦不合經云國貨專以國內之貨言非謂自外入也下云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此爲兼言內外之貨掌其治禁者所謂關報禁以譏禁者禁其非法之物也與其征廛謂出入之物有停儲邸舍者皆出廛布並非謂征其貨也又云凡貨不出亏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謂貨之自內出者不出亏關是謂避征舉而罰之爲犯法也不云不入亏關者爲貨之自外入者本不征其貨不入亏關無犯亏法也不云不出門市者爲山澤之物不盡登亏市也注疏解經不明致與孟子文不合惠說關市止有

賦

圭

廛征不稅其貨亦與周官不可通胥失之矣

孟子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鄭眾云貨物儲藏亏市中而不租稅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亏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鄭元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王制注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瘞癯腐敗爲買之以紓民困廛人注趙岐云廛市宅也古者無征瘞世征之王制市廛而不稅義師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以周案孟子之廛即廛人之廛布鄭彼注云廛布貨財諸物邸舍之稅是廛固有稅也孟子兩廛字一義不廛謂不稅其



宅則廛爲廛宅之稅明甚但旣稅其廛不稅其物先鄭注貨物儲藏于市中而不租稅亦謂不稅其儲藏之貨物兩鄭同義市廛與國宅異國宅自無征市廛二十而稅一趙注謂市廛不稅誤疏者又謂趙注本先鄭亦誤法而不廛謂久廛不售之貨物官以法居取之并不稅其廛居取卽書之化居謂居其貨以待不時之買也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亏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此卽其法也趙注法爲什一之法以不廛申足不征義尤迂曲或說廛不廛義分虛實或據廛人滯故書作廛

賦

圭

謂孟子之不廛當作不滯亦非

周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鄭元云正讀爲征征稅也以周案正對不物言如字讀或說不征法物不物者宜征之未是非法之物禁之可也故幾司關掌其治禁亦謂禁非法之物禁不物所以正貨賄也正貨賄所以正人心也

記玉藻季不順成關梁不租山澤剝而不賦鄭元云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剝之言遮剝也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尋非時取也以周案關譏而不征優商之法也此以優凶歲之貧民說文剝分解也廣雅

剝布也山澤亦分布于民而不收其賦鄭讀遮剝之剝反失經意大司徒十二荒政五曰舍禁何曰猶爲之禁乎

賦

圭

受業陽湖吳勝全校  
孫次乙



職役通故一

禮書第三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賈公彥云此九者皆民之職業以周案九職者任夫力也任夫力以興功故九職亦謂之九功凡任夫力民之就役者以任其力未就役者以時徵其賦非既役之且賦之也鄉大夫言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或就役或舍役是九職任民之法國語云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謂此閭師言任農貢九穀以至任虞貢其物各以所有穀物以充力役之征是九職徵賦之法司會云以九

職

一

功之讓令民職之財用謂此鄭駁異義謂鄉大夫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其注大宰九賦又引此經以證口率出泉蓋亦謂計夫賦役故又曰今之算錢申之者以為卽漢之口錢大謬漢有算錢口錢二法皆計口出錢也算錢起于高帝口錢起于武帝貢禹以為古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至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季二十乃算算錢口錢二者分別言之後漢光武紀注引漢儀注云人季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又七歲至十四出口錢人二十以供天

子至武帝又加三錢以補車騎馬儀注以武帝時有口錢不足據其分算錢口錢為二與貢禹傳合算錢者已成丁壯而賦之口錢則賦其未成丁壯者高帝紀初為算賦文帝紀民賦四十景帝紀二十始傳宣帝紀減民算三十成帝紀減賦四十皆算錢也昭帝減口賦錢什之三光武其口賦勿收責明帝復其口算章帝勿算三歲皆口錢也通考諸書皆少別白申鄭注者遂以口率出泉為口錢失鄭意矣

職

二

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謹案五經說各不同是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元駁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百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閒多其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鄭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為士卒二者皆勞苦胥徒故早舍之孔穎達云力政田役為重五十免之故王制云五十不



從力政祭義云五十不為甸徒也戎事綏輕故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及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季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役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以周案白虎論云王命咨季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季六十歸兵者何不忍鬥人父子也與此易孟氏詩韓氏說合班昭傳云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與此說又異漢書高帝紀注孟康云古

職

三

者二十而傳三季耕有一季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漢儀注云民季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季五十六衰老乃尋免為庶民就田里此即許鄭役免正衛之制先鄭注周官云皆征之者給公上事也即鄭所本孔疏推闡各說近是然謂戎事輕亏力征甸徒終嫌未妥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此正役也又云唯田與追胥竭佗甸徒即田力征即追胥云竭佗者不必出役之人亦盡起而從之也故季五十即免之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注云大事戎事有寇戎來事較追胥為大服戎為大事應致之役故至

六十乃免之不必佗而佗故曰從不與服戎與及也應致而不致故曰不及

鄭元云鄉大夫辨其可任者七尺謂季二十六尺謂季十五國中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復多者以經云國中費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者至疾者皆舍也陳祥道云國中晚征而早舍為其近而役多野則早征而晚舍以其遠而役少以周案陳此說是其解公旬用三日謂亏冬月每旬用其三日未是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謂之公旬旬之言均也遠近悉均故其職謂之均人三農之制如此其餘園圃山澤藪牧百工商

職

四

賈以及閭民皆近者役多遠者役少

周官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眾云出夫家之征欲令民就四業則無賦稅以勸之也鄭元云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張載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佗謂之家江永云凡言夫家者猶云男女此謂其人若未受室或器其妻則出一夫力役之征已有家則并出嬪婦布帛之貢也朱大韶云載師云無職事者閭師云無職者兩義迥別無職事謂既無職而又不事事者所謂惰游之士也無職乃九職之無常職也無職又不事事罰以夫家之征非常賦閭



師所任卽冢宰所任亏農圃工商牧嬪衛虞八者皆云貢其物亏無職者曰出夫布蓋八者皆有物可貢轉移執事之閒民但有一夫力役之征故令出一夫之布以周案賦有以夫計者有以家計者閭師言九職任民之治此賦之以夫計者云凡無職者出夫布是夫布爲無職者之正賦也小司徒言夫家九比之數云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此賦之以家計者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其人既無職又無事其賦既出夫征又出家征所以重罰之也故閭師言本身賦祇曰無職曰出夫布載師言不毛不耕等

職

五

罰賦兼之曰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朱氏說是江氏說夫家之征爲經常之賦非罰賦誤

國語仲尼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韋昭云籍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五十畝砥遠邇周禮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爲稅也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力謂絲役以夫家爲數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以周案魯稅畝加田租也用田賦

職

六

加軍賦也古者軍旅之歲計田出賦故謂之田賦觀孔子對田賦之問歷言先王籍田賦里任力常法又云有軍旅則徵之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其義自見但無軍旅其賦卽已非常征也籍田以力謂僭民力以助公田孟子所謂助者籍也是也賦里以入謂計其廛里所入多寡以定賦載師所謂閭廛漆林之稅是也任力以夫卽九職之賦議其老幼所謂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是也韋注未盡是周官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眾說餘子謂羨鄭元說大故謂災寇餘子謂卿大夫之子當守王宮者也陳祥

道王應電說羨卒亦謂之餘子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以周案經亏田與追胥竭俗之下又云大故致餘子則餘子非羨卒可知周官諸子職掌國子之倅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倅伍以軍治之鄭注國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此卽致餘子之治餘子卽國子書傳云餘子皆入學亦謂國子

周官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喪鄭眾云大司馬與謀慮其事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藝元爲植巡功鄭元云慮事者封人也亏有役司馬與之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以周案大役非祇築



城兩鄭皆據築城為言者為下屬其植立文也而屬植  
又有二訓惠天牧主後鄭說引管子四時篇賞羣榦聚  
羣材徵成其義江慎修主先鄭說以為大役非一人任  
其部曲將吏必多故司馬會屬之若築城之植司空自  
當屬之豈煩司馬竊謂宣十一季令尹薦艾獵城沂使  
封人慮事以授司徒自是楚制凡周官興土功司徒主  
役司空主土本無與司馬之事而茲司馬與慮其事者  
為築城關軍政也屬謂聚會先鄭注是植謂植後鄭注  
是凡木之直立者謂之植榦榦是也萑元為植亦謂主  
植榦事巡功即此所謂以待攻而賞誅以左傳營成周

職

七

事例之司徒屬役司空賦丈書以授帥授諸司馬也故  
下曰屬其植受其嬰植為立植屬司空事嬰為役簿屬  
司徒事司馬屬之受之其有不功者即以軍法治之所  
謂與慮事者此也後鄭注屬賦之屬乃慮字之誤賦丈  
尺及用人數皆慮事中事屬與植不尋分作兩件亏文  
當云亏有役司馬與之慮賦丈尺與其用人數植築城  
植也今注文誤倒耳

鄭眾云小宰聽致役以比居比居謂伍籍也王安石云  
比謂國比居謂民居以國比正之若後世以五等簿塗  
役也以民居正之若後世以簿塗役不服則檢視屋產

也以周案八成之比居簡稽版圖傳別禮命書契質劑  
嬰會皆簿書圖籍之屬當從鄭

馬端臨說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以為民役以周案周  
官府史胥徒亦非民役先君子曰府史胥徒即孟子所  
謂庶人在官其人不任下士之列亦非以農夫編推之  
農夫不詣官司之務胥史不習樹藝之業先王因材任  
眾不必責其相兼自後世法變鄉長里正府史胥徒皆  
以為民之役塗役雇役紛然異議議塗役者編農戶之  
貧富為次不選其材有時以朴拙之農入任吏事公務  
坐敗私產立耗議雇役者亏田租之外編算物力使之

職

八

出錢以供吏祿有時募浮浪姦詭之人盤踞其中官無  
封建吏有封建管賢歎之故塗役議各不同其非周官  
之法則一也

族德昭全校  
孫次丙



錢幣通故 增補

禮書第三十八

定海黃以周述

管子云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太公為周立九府圓法黃金方寸而重一劬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亏金利亏刀流亏泉布亏布束亏帛賈遠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鐵為下幣鄭元云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至漢惟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多至十品韋昭云單穆公言古者有母平子子權

幣

一

母而行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省之不詳耳以周案幣有三品管子為備錢有二品韋說為長

李奇云九府圓法圓即錢也圓一寸而重九兩顏師古云此說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圓謂均而通也王應麟說九府即爾雅八方之八材中原之五綦魚鹽惠士奇說周官夫布里布辟布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僂布是為布貨九品

漢會貨志云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唐固云景王鑄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

五十韋昭云鄭後司農說周禮云王莽時錢有十品今存亏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大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則唐君所謂大泉者乃莽時泉非景王所鑄明矣或曰文曰寶貨皆非事實以周案漢志又言莽即更作金鉅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公錢幼錢中錢壯錢因再大錢五十是謂錢貨六品則寶貨大錢五十俱係莽制明矣韋氏說是

鄭元云王莽改貨作泉布貨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重十二銖直十五貨泉貨泉重五銖直一賈公彥云會貨志大泉直五十言十五者誤以周案周語

幣

二

景王將鑄大錢韋注引後司農說正作大泉五十唐固舊注亦云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

鄭樞云泉府故書泉或作錢韋昭云古曰泉後轉曰錢鄭樞云錢字作泉言其形如泉文王聘珍云故書者古文先秦書也作錢乃周禮之本字其他泉者後人所改太公立九府圓法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周景王更鑄大錢文曰寶貨或曰大泉五十其形仍是外圓函方並未嘗為泉字形也其為泉形者乃王莽所作之貨布間制字象物之形不聞制物象字之形也以周案指其物曰錢曰布帛語其通行謂之泉布泉府之泉不必改作錢



其象泉文之貨自是辨化也

漢食貨志云王莽所定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尋為朋直錢三鄭詩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孔穎達云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以周案孔疏據王莽制以言殊非鄭義淮南子道應訓注廣韻朋字注竝曰五貝為一朋

幣

司市國凶荒札器則市無征而作布鄭元云有灾害物

三

賈金銅無凶季因物賈大鑄泉以饒民以周案凶荒鑄錢讀者多疑之先君子曰國語單穆公云古者天降災戾亏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管子云湯七年旱禹五季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救人之困以是知季凶鑄錢三代同之矣凶季穀賤錢賤因大鑄錢俾糴者尋儲錢糴穀者不窘亏錢其非凶歲則舊所行之錢自給民用也後世或歲鑄錢民間錢不加多則銷錢為器者眾議救此幣者有二曰平銅價曰禁銅器

泉府掌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亏民用者以其

幣

四

賈賈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鄭眾云物揭而書之物物為構書書其賈揭著其物也抵故賈也鄭元云抵實抵字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賈公彥云先鄭抵故賈後鄭不從假令官市買時賈後或賤今依故賈與之即損民故不尋依故賈以解抵也馬端臨云買之亏方滯之時賣之亏欲買之際此與常平賤糴糴之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為和糴且以其儲供它用而不以濟民失其本意矣以周案各從其抵即下文從主從有司後鄭之說自確據先鄭意貨至不售而官斂之其價必賤故令買者從其抵不忍因貨之乏賈其價以病民也其說亦通先君子曰管仲李悝之法糴糴斂祇行亏穀甚賤傷農穀甚賤傷民之時觀時變而行非常法也法有可暫行者不立執為一定而概以施之後世行此術者定為歲例糴不亏賤之時糴不亏賤之時糴則抑價糴則昂價泉府言貨滯則買之後世非滯而買之矣泉府言待不時之買後世定之以時抑勒分配矣

泉府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器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鄭眾云貸者謂



從官俗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鄭元云以國服為之息以其亏國服事之稅為息也亏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算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算受息無過歲什一陳傅良云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為息一說令國服役以償所貸息即保息之息一說周官有賒無貸此莽歆所竄一說國服即管子之國軌亦曰國準軌為法準為平以繫與幣相權振其不贍斂其有餘自有什倍之息一說上文凡賒者謂賒亏官下云凡民之貸者

幣

五

謂民自相貸民貸亏民泉府必與其有司辨其貨物定價而後授之其息之多寡各有舊俗不尋增加故曰以國服為之息服字書訓習訓行國所習行謂舊俗也以周案據先鄭注貸謂俗官本以賈易國服謂其國所出之物據後鄭注貸謂俗官本以治產國服謂受國園廩之事載師云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故曰貸萬泉出息五百陳君舉以國服為服國役不言所貸何事先君子曰泉府所言祇因祭祀器紀之乏權以賒之以役事償之下云凡國事之財用取具謂貸入亏泉府用之者取亏泉府非謂取亏所賒之息也周官本經其義甚憤

熙甯貸收之法行之通國貧富等戶歲有常例此謀利之術不尋援周官以自解以周復合羣說攷之後一說以上文凡賒者為賒亏官此云凡民之貸者為民自相貸其解甚正而以國服為舊俗仍未尋也茲可據秋官朝士文解之朝士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故書判為辨即此所謂與有司辨而授之也又云凡民同貸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即此所謂以國服為之息也服古之反字治也法也从又从卩會意卩事之制也國服國法一義以國服為之息明取息不尋浮亏國法也浮亏國法即是犯令國服之息今謂之官

幣

六

利歲無過什一林樾亭云漢時加責取息坐贓如鬻光侯般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訴坐貸繫息過律免之類皆有程限大氏歲取什一如國取民之事不尋有逾攷旁光侯般之免在元鼎元年則國服為息之法漢初猶行但周定此制為民自相貸之法漢初行之亏官長至王莽又取而行之亏國也

旅師掌聚野之糶稟屋稟閒稟而用之凡用稟春頒而秋斂之鄭元云糶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稟也屋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稟閒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稟用之以糶以國服為之息



江永云勸農農民合出之因合耦助故名勸農猶隋  
唐社倉義倉每歲出粟少許儲之當社以待季飢之用  
者也旅師所聚以勸農為主勸農無多恐不足以給又  
以載師之屋桌間桌蓋之而用之連上為一句此桌可  
不收息以周案王介甫青苗法引此文為證朱子社倉  
與青苗法不甚異行之尋其人青苗猶倉社也介甫為  
鄭令行之無大獎矣行之失其人社倉亦青苗也魏元  
履建社倉不收息朱子憂其難久魏氏亦病朱子祖介  
甫聚斂之餘謀矣司馬君實言青苗之弊云富者不願  
取使者以多斂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

幣

七

保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季之後  
百姓無復存者先君子言朱子社倉之法云朱子議社  
倉不願置立之處官司不尋抑勒置立之處人戶不願  
請貸不尋抑勒其給之也以穀不以金其行之也必以  
慘怛忠利之心不用聚斂亟疾之謀議固甚善然熙寧  
勸立青苗之法亦已言及此矣卒至抑勒也給以金也  
聚斂亟疾也法立而弊生弊漸流而漸大法之所不能  
盡絕使人主舉社倉之法強天下以通行之其弊亦然  
產錢六百文以上衣倉不闕者不尋請貸則請貸者皆  
極貧下戶而收納之時不鞭扑而能尋之邪十人結為

一保逃亡物故同保均備納足如貸者皆貧戶其何以  
堪之如謂同保中有富者則十人中貧富相閑矣令富  
者貸粟而出二分之息又令其償逃亡物故之穀非抑  
勒之而富者甘為之邪朱子集中所載社倉記建昌軍  
南城縣之社倉吳仲吳倫發私粟四千斛為之婺州金  
華縣之社倉潘叔度出穀五百斛為之是倉主之富而  
好義者意在濟人不求肥己無各戶之勒貸無逃亡物  
故之索償少倉穀出入之費省官吏監察之資事之所  
益者大而行之可久不能出此而以官吏強行之則弊  
百出矣

幣

八

周官司市辟布故書辟作辭鄭眾云辭訟泉物也鄭元  
云辟布謂市之羣吏攷實諸泉入及有遺忘惠士奇云  
辭布辭之言賁也猶漢之貲錢或說辟法也辟布猶法  
錢

周官廛人掌斂布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  
府鄭眾云紵布別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為僞謂無  
肆立持者之稅也鄭元云總讀如租總之總總布謂守  
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  
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  
之稅惠士奇云紵布市中思次介次之布也質布質劑



賣債之布罰布質人所罰犯禁者之布塵布門關征塵之布僂布者無肆立持之布集韻僂整也徐邈讀詩云抱布抱此管子云握路握此也江永云總布謂肆長總斂在肆諸物之布此商賈之正賦猶農之九穀工之器物大宰所謂市賦閭師所謂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也質布謂償質劑之布古大券小券皆以帛為之質劑蓋官佗之其上當有璽印是以量取買賣者之泉以償其費猶後世契紙有錢也

職內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鄭元云受財受亏職內以給公用者貳令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

幣

九

書之王與之說職內掌入不掌出鄭注與職歲相亂所謂受財者受財之入也以周案有入必有出有出必有入職內掌入非不出也職歲掌出非無入也知職歲掌出必有所入可無疑亏職內掌入非終不出矣王氏駁注殊悖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鄭元云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振猶拊也檢也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佗為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賈公彥云以財與之謂之拊知其足剩謂之檢上文直言斂亦振之下言振財有餘亦斂之

故言互之以周案職幣掌式灋而聽均節亏大宰司會其所斂官府都鄙之幣即斂司會所貳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其所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即予大宰九式之祭祀賓客饗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之幣也掌事亦上用邦財者為言以所斂之幣予掌事之邦用而掌事者有餘財亦振而收之記振河海而不洩注振猶收也此注訓拊檢廣雅拊收也孟子注檢斂也惠半農以巾車毀折之所入泉府賒貸之所納為掌事者之餘財其說固偏又謂凶荒無征以其餘供灋用與經詔王小用賜予之文亦悖

幣

十

周官大府頒其貨亏受藏之府頒其賄亏受用之府鄭元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受藏受用貨賄皆互文以周案鄭意固是然皆屬互文經何必別白言之貨賄本通文此云頒其貨據其良者言受藏之府即下王府內府是也王府內府皆藏貨賄之良以待王之大用大用不常有故謂之受藏之府明不遽出也受用之府即下之外府是也外府所受為邦布布取流行隨入隨出故謂之受用之府爾

鄭元云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外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



以周案內府藏良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外府藏泉布以待邦之小用內外府以地言無分亏公私也鄭注甚明胡五峯以漢唐之季置私庫疑之何不察經注之意邪但內府之大用謂祭祀賓客器紀會同軍旅之大財用也鄭注專以朝覲之頒賜言似偏

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賈公彥云舉官府以表邦中其實官府不出賦也會釗說此職不掌賦掌其百物財用之在書契版圖者之貳百上二句當連讀書契謂官府之書契版圖謂郊野縣都之版圖百物

幣

士

財用謂官府郊野縣都之出入賈疏讀財用絕句誤矣以周案曾氏說是

司會以參互攷日成以月嬰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鄭元云參互謂司書之嬰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故書互爲巨王昭禹云以三攷之爲參以兩攷之爲互以職內攷其入以職歲攷其出以職幣攷其餘是所謂參也以職內及會以逆職歲職歲以式法贊逆會是所謂互也辭季宣云二說皆不通周官三百六十分職任事皆有日成何獨亏三官言之蓋以凡攷目以日攷數以數攷凡是謂參凡與數相攷數與目相攷是謂互以周案

幣

士

無據辭氏沿其說亏參兩尤膠輻

周官玉府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鄭元云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亏人尊之則曰獻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林喬蔭云此王字國語所謂荒服終王者凡四方之幣獻入之亏內府其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寶賢爲舉此所謂世一見卽國語之所謂王鄭氏箋詩云世見曰王是也因來王而以其寶賢爲舉故曰王之獻以非常有之物故入亏玉府而藏之以周案鄭以凡王之獻與下文凡王之好賜對文獻字句絕林以凡王之獻與



內府凡四方之幣獻對文獻字下屬爲義玩受而藏之  
文林說爲長

周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鄭元云王立朝而后立市  
陰陽相承之義或說周制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  
市皆有罰而內宰佐后與市井之事其義何居以周案  
古者后親蠶躬桑又獻種以佐王耕凡宮中布帛菽粟  
之事皆后主之所以知其衣食之艱難也市中之事以  
布帛菽粟爲最大而布帛之度菽粟之量皆準諸后故  
后出其度量準制以平之此而后立市之義也設次置敘  
正肆陳貨賄內宰佐之出度量準制祭以陰禮后自主

幣

圭

之

受業無錫范蠡全校  
次訂

封國通故

禮書第三十九

定海黃以周述

異義云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尙書說  
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謹案以今漢地攷之自黑水  
至東海衡山之陽至弓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尙書說鄭  
不駁以周案今文家說中國九州分作五服服千里五  
服方五千里古文家說中國九州方七千里五服通四  
海分之相距萬里許鄭竝從古文家言王肅偽孔傳竝  
用今文家言王制疏引鄭易注云黃帝堯舜地方萬里  
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

國

一

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  
二民共事一君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  
里之士五五二十五夏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方千里  
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此參合  
今古文兩家之言而別爲一義者也

異義云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  
氏傳說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  
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  
子閒田謹案易曰萬國咸甯尙書曰協和萬邦從左氏  
說鄭駁之云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虞夏之制



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千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百也至周公制禮千七百七十三國而云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以周案逸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王制注引孝經說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公羊說所本也正義引尙書大傳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于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此鄭說所本也但塗山爲方嶽之會執玉帛者未必實有萬國猶周頌云綏萬邦周時豈有萬邦也諸書所言約略之辭

鄭元云禹奄大九州四海之土廣輔五服而成之去王

國

二

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甸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甸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于周爲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甸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蠻服于周爲蠻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蠻服之甸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于周爲鎮服其甸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師長也九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僞孔傳

云五服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王肅云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墾品各有所掌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二師總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如鄭所云禹拓竟廣土三倍于堯書傳無僞難可據信且其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難尋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稟非其義也王鳴盛云東漸鹵被朔南暨禹之開境經有明文王肅不信其謬可知甸服外之諸侯不昇入禾稟有何依據以周案虞夏五服

國

三

曰甸侯綏蠻荒周公制禮分爲九服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鄭注以兩朝之制互相比合與祭公謀父之語適合知甸服之爲王畿者所謂邦內甸服是也知其甸當侯服者所謂邦外侯服是也知侯綏二服之當甸男采衛者所謂侯衛賓服是也知蠻服之當蠻夷者所謂蠻夷蠻服是也知荒服之當鎮蕃者所謂戎狄荒服是也堯之舊制五服之別五百里禹又弼之每服增五百里以兩面通計之相距萬里周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九服皆方五百里以兩面通計之相距亦萬里漢志言漢之土境東鹵九千餘里南北萬三千餘里其開所識山



川不出禹貢之域則夏五服周九服相距萬里此古文家說之無可易者也王肅偽孔從今文家言以爲五服方五千里其所依據者以書言弼成五服明曰五千不曰萬里殊不思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足云凡曰至亏者皆自此到彼之言曰至亏五千明是從京師至四境爲五千耳若以四面相距立文當云方五千里亦何至亏之可言此今文家言之不可據者也

易祓云禹五服帝畿在內帝畿千里而四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職方

國

四

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蕃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爲五千五百里增亏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以周案易說可以解虞書不能通之亏周官周官每服方五百里文與虞書同以虞書五百里爲一面之數周官五百里又分作兩面已自齟齬且方五百里曰某服方字卽算術之平方邊以五百里分兩面何方之足云下文又云封公以方五百里侯四百里如一服每面止有二百五十里將一國分作兩服乎不足據也

賈逵馬融說甸服之外每百里爲甸所納總銓結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里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鄭元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使百里者從之耳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偽傳云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王肅云賈馬旣失其實鄭尤不然司馬遷以諸小數皆五百里服之別名

國

五

大界與堯不殊尊之矣以周案鄭意以王畿甸服每面方五百里合計方千里下文百里賦納總云云乃禹弼成之後又有此等殘數居其間不在五百里之內下侯綏變荒四服所言同司馬遷王肅偽傳以爲上句是綱下文爲目卽在每服之內非服外更有其地兩說並通而以鄭注爲長賈馬以甸服下所言百里二百里等爲在甸服之外侯綏變荒四服下所言三百二百里則在每服之內一經之文自亂其例不足信

賈逵馬融說禹貢甸服之外又五百里去王城一千里其侯綏變荒服各五百里是每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



千里

釋文引馬云面五千里為方萬里是與鄭同此據正義所引

鄭元云堯初制五

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

曰四海及禹輔而成之每服加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

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夏方七千里七

七四十九尋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畿內餘四十

八八州分之而各尋方千里者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

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

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每一師領百國

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

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

百國以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

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與以王制

之滋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一謂十伯七十

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

畸至圻內則子男而已王肅云傳稱萬盈數也萬國

據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

拯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甚少

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畿千里封五十里之國

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

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以周案左氏內外傳

兩言執玉帛者萬國本約略之辭且亦未見盡是九州

內諸侯鄭君此注過泥宜為王肅所駁其云九州之外

曰四海者爾雅釋地云九州之後云九夷八狄七戎六

蠻謂之四海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于禮儀也虞書云

州十有二之下曰外薄四海大行人云侯甸男采衛要

之下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亦分別言之是其證偽傳

孔疏九州四海混而為一誤其云堯制要服之內方四

千里為九州者據周制擬之也竊謂堯初舊制當如王

制所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商改夏制用堯制周

改殷制又用夏制耳其云禹夏定九州方七千里者據

天行人文擬之也竊謂禹弼成五服以甸侯綏為九州

方六千里其要服曰蠻荒服曰夷在九州之外周初以

侯甸男采衛為九州亦方六千里其蠻夷亦在九州之

外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酒誥曰侯甸男衛邦伯皆以

九州諸侯為文而不及蠻為蠻不在九州內也周語曰

侯衛賓服蠻夷要服賓服謂以服貢賓見于王自侯至

衛凡五服為中國九州之賓而蠻與夷同入要服不與

同中國九州之地周初界限如此周公制禮時以蠻服

入九州變用夏名曰要服如大行人職所言是鄭君云

古制蠻在九州之外未審輒據大行人文以擬之實多



未合且以夏之要服一服內分其半入九州半為四海

要屬膠葛

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哀委曲動有倍加之較以周案孔疏申傳用王肅說謂書五千里據其虛空島路方直計之漢志所言東鹵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異者乃謂著地人迹屈曲而量之此說大謬古者里數皆以開方言之斷無計人迹屈曲之理或云夏五十畝當周百畝夏五千里當周萬里如其說夏以二井為里有何見文

國

八

鄭元云東漸于海鹵被于流沙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偽傳云此言五服之外孔穎達云流沙當是鹵境最遠者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延澤計三危在居延之鹵大遠矣志言非也以周案鄭意此節總結上文東漸于海鹵被于流沙在九州之外五服之內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五服之外偽傳以禹五服地方五千里東海流沙在五服外今依鄭

鄭元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要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

為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疆耳廣其土謂殷公侯百里周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增其疆謂殷三等周五等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治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閒以為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為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未聞以周案殷之九州方三千里用堯初舊制其分服之大小未尋其詳又攷白虎通義要篇引尚書曰侯甸任衛伯國伯謂殷也今酒誥文其上曰在管殷先哲王下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故白虎論以為殷制據此而言似殷之分服與

國

九

周官職方侯甸男采衛之制相同矣如鄭注殷時九州地小之說抑亦借周名以言之與

鄭元云王制九州州方千里立大國三十三公也謂居十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此大界方三千里方千里者九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其餘方百里者謂之



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今作九誤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以周案鄭所說周制以職方王制之治準之王制州二百一十國諸侯之附庸不與周制州亦二百一十國并公侯伯子四十六國餘以男備數則百里之國百六十四而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為附庸亦不與也然云周九州大界方七千里既不可信且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封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爵注云七伯者字之誤以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

國

十

里則百男本兼附庸言之其餘為閒田非公五百里之外又有附庸也周公增封諸侯不過以山川及諸小國益之以充五等封疆之數非周有許多閒田以界之也非徒滅他國以增封之也先鄭大司徒注謂公五百里其半皆附庸小國是也如五百里等皆實封附庸又在

管子云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呂氏春秋云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周案齊諸侯之齊與爾雅距齊州之齊同謂中州之國大負海之國小也呂氏春秋語與管子合

然此據四海大勢言之百其在九州之內實近小而大遠禹貢侯服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固為顯證春秋時冀兗青徐之閒小國尚有數十而齊魯大國遠封海濱蓋近小則內安而亂賊不敢作遠大則外強而夷狄不敢逞商周之際四夷寢強周公克殷服之內增益封域意亦謂非此不足以為中國屏蔽也若其要服以外一如舊封雖大曰子此呂氏所謂彌遠彌小也以四海言彌遠彌小則中夏安以九州言彌遠彌大則外夷懾讀管呂書未可偏執孔與軒泥其說以為夏時大國在外至周大國在內亦王者相變之義謬矣說詳禮說略

國

二

鄭眾云大司徒公之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畀其半百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亏海邦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亏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百鄭元云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器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公



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勇退則歸勇魯弓周汰不尋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尋兼此四等矣江永云以文勢言之土其土制其域凡云其者皆指侯國則其食亦當指諸侯先鄭之義為長先鄭以其半為附庸小國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蓋謂小國無附庸然亦當并山川及不可食之地言之小國可食地少而虛寬之數多其猶下地萊三百畝亦所以優之與以周案周初封建仍殷制分三等成王時以五等封諸侯魯頌曰俾侯于魯大啟爾宇記始封曲

國

三

阜以侯蔽受地百里也又曰俾侯于魯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記增封大東仍以侯蔽受地四百里也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季襄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與周官合禮記張大其辭云封魯七百里誤鄭注魯不尋有附庸直謂以公蔽受地亦非魯侯國地方四百里尋十六同除附庸九同尋七同七萬井之地至戰國時魯方百里者五止五同之地 又案其食者公半侯伯參之一子男四之一先鄭以諸侯所食租稅言後鄭以地貢之食天子者言鄭剛中申先鄭陳及之申後鄭今以大司馬職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按之似

以先鄭之說為合後鄭之意公地既大食又尋半子男之地既小食又僅尋四之一則公食太贏子男之國似無以給其國禮俗祭祀之用故以貢言之大國貢重小國貢輕子產以鄭伯男也而不從晉使從公侯之貢是其證

周官云公之封疆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孟子王制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元云王制此地殷所因夏商三等之制也殷蔽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受立五等之蔽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

國

三

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公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蓋之地為百里勇以周案孟子王制所言三等之封為三代之舊法其云百里七十里五十里除山川附庸言之故曰名山大澤不以封周禮所言五等之封為周公所立之法其云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兼山川附庸言之故成王命魯侯云大啟爾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宣王錫韓侯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錫召公曰錫山土田于周受命皆其證也易震驚百里



為諸侯象鄭子產曰晉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  
同方百里公侯地方百里非孟子一人之私言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管子亦云然孟子所云實周舊制  
鄭注謂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亏是五等之  
畿皆益之地信是則周官所云乃成王後之新制也成  
王以五等封諸侯又錫魯山川土田附庸以荒大東至  
于海邦故史記云魯地方四百里與周官合說詳軍賦  
門 又案周公增益九州侯封所以強中國而抑四夷  
也鄭君云周公分五服為九要服之內因殷諸侯之數  
廣其土增其畿如鄭之言周公增封祇及要服以內所

國

古

謂九州是也九州以外為蠻夷地商周之際戎狄寢強  
非亏要服以內封建大國無以扼其衝而為中夏屏蔽  
夏之五服綏以外為夷蠻地綏以內男近而侯遠意亦  
同此但虞夏之時夷蠻國小而侯自足制之至  
周四夷日強非增益侯封勢必不支此周公相時制宜  
之法豈無故而好變要哉或者以為王者相變之義失  
其旨矣

唐仲友云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  
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  
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

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  
下同亏男侯上同亏公自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  
在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孟子所言獨舉軍  
制而言也周官所言包山川土田附庸也以周案如唐  
說周官公侯伯子之地皆兼山川土田附庸之虛封男  
百里僅足具三百乘而獨舉實封亏周官之數分作二  
解已說不通矣鄭注云男附庸三同

王安石陳祥道說孟子三等之地正封也周官則兼所  
統之附庸以周案此說較近魯頌言增封之地曰俾侯  
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東即大東山川即龜蒙土田

國

五

謂閒田附庸即海邦頌文上下相應山川土田為增封  
之正數附庸為增封之備數必謂增封增以附庸則公  
之正封止二十五分之一而附庸備封尋二十四當時  
附庸未必如此之多且小諸侯何以亦有無附庸之國  
宜為陳及之汪武曹所駁矣

薛季宣陳傳良說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數徑只  
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  
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以周案如薛氏說公方百  
二十五里較王制為大男方二十五里又少亏王制且  
周官所言封域方五百里方四百里等皆以開方計不



以周圖計故職方氏凡邦國千里而封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

惠士奇云尙書大傳諸侯受封必有采地封五百里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百里者其采五十里王制言采周官言封二者必合而相備以周案惠氏之說本亏宋葉秀發然何以解孟子答慎子云封魯齊皆方百里

孔廣森云漢志云洛邑與宗周通封畿短長相覆千里臣瓚注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合之爲千里也然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

國

未

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則所謂方千里者唯據洛陽而言是東都固自有千里矣王制曰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古謂夏殷今漢博士佗記時也漢世百二十里當古百里故洛邑六百里本夏時五百里而周人以夏之一里爲二里卽謂之千里也以夏井田五十周百畝九服相距若然五等分土周官與孟子亦小異而大同周之公五百里當古二百五十里其會者半實封三萬一千二百五十里開方一百七十六里有奇唯此稍大百周之侯四百里當古二百里會者參之一實封一萬

三千三百三十餘里開方一百十五里有奇與古侯百里相近周之伯三百里當古百五十里會者參之一實封七千五百里開方八十六里有奇與古伯七十里相近周之子二百里當古百里會者四之一實封二千五百里與古子五十里正同至男國百里卽古之五十里會者四之一實封二十五里視古反爲小也以周案如孔說夏以二井爲一里不見典記周之東都自具千里亦乖古義其牽合周官孟子封國之數據其會者言之而公視古仍大男視古反小終屬牽強

國

七

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辜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魯齊人滅紀紀季以鄆爲齊附庸鄆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會其采以臣屬亡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以周案公羊莊十季傳分蠻夷之君有州國氏人名字子七等董子穀國篇引傳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以爲附庸之制其地之大小



與書傳采地數同孔氏遂參合兩書為言但此伏傳與韓詩外傳八文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韓傳作十里無五字據百里者以三十里七十里者以二十里塗之以各減十里為合以五十里者尋百里四分之一筮之又祇尋八里弱以叔向言班祿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例之大國卿視子男一旅一同之地正尋十里孔氏據誤文以立說實未覈也

孔穎達云夏之畿內國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內據王制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

國

太

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是與夏不同也周之畿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以周案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謂其所受采地之數相視如此非謂封國同也畿外諸侯亦有采地伏生大傳言之矣趙注云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此說極憊作王制者以為畿內封國直同畿外諸侯誤會孟子之意矣凡畿外諸侯有軍旅朝會諸事畿內則天子主之故畿內諸侯封域可小亏畿外鄭所說夏周封

國之數雖難據信而畿內畿外分兩制是

記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與孟子卿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不合舊說王制夏制孟子殷制吳澄說孟子當公籍之時但以意言其大略不若王制所記為尋周柄中云古者三公不必備常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會卿之祿公孤之祿不為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亏外諸侯而祿必視乎外卿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元士之命不下亏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卑其命而崇其祿之

國

九

義與卿大夫不一例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也以周案周氏駁王制申孟子未見的塙據周官載師文亦數公不數元士與王制合卑其命崇其祿亦無義可言惟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謂其所受采地之制趙注是也韓詩外傳云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然則天子之卿受采視侯方三十里大夫受采視伯方二十里元士受采視子男方十里而王制言畿內之國方百里者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以封邑言也封邑與采地不同詳職官



四

鄭元云大宰乃施則亏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立兩卿不足亏諸侯賈公彥云典命職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大宗伯職六命賜官則大夫四命不合立官注并言之者以大夫亦舉僻長廣解其義其實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兼攝也王親子弟食邑與三公同其次親者與六卿同尋立兩卿五大夫其次更疏者與大夫同不尋立兩卿五大夫亦職相兼也此經惟有都鄙無家邑之名故都鄙中含公卿大夫春官宗人都家並有故公卿入都大夫入

國

三

家以周案賈氏此疏足以補鄭而近人猶或非之以爲在公則兩爲卿伍爲大夫在卿則兩爲大夫伍爲上士在大夫則兩爲上士伍爲下士且引春秋傳蔡仲爲周公卿士瑕禽爲王卿士伯與之大夫爲證其實此是公卿何足爲大夫之據或又謂鄭意所謂六命賜官官謂卿之命亏天子者若晉荀偃曰官臣偃是也大夫四命雖不合賜官而亦尋自立其卿如子男之例王制小國二卿皆命亏其君鄭注云欲見畿內之國二卿但己竅大夫而其臣反謂之卿終嫌未當說詳職官門  
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

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亏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後鄭先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鄭無駁何休云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供稟槩而已劉逢祿云周千八百諸侯凡七千二百井以方百里之地爲開田足以供諸侯休沐許鄭失攷以周案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亏天子之縣內視元士云方伯者明非此不尋有也云視元士

國

三

者元士之地視附庸其地非方二里之邑也何劉之言何足以難許鄭魯爲方伯有許田鄭以母弟特賜祔衛亦嘗爲方伯故左傳云取于有閭之士以供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孔疏云有閭之士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祔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衛以道路並遠故兩有之  
記祭統云古者亏禘也發餼賜服亏嘗也出田邑發秋政而月令云立夏之日行賞封諸侯鄭元據祭統以非月令王肅聖證論據月令以非祭統束皙五經總義云祭統月令所記非一王之制凡僻古者無遠近之隄未



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出田邑夏乎殷乎王據月令非祭統鄭宗祭統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也以周案書洛誥命周公後在烝祭歲之後鄭注歲字下屬云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也是周封諸侯又在子月鄭彼注云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其意命周公後在仲冬為非時特舉之典異周公也非常禮常禮自亏秋嘗行之束氏以祭統月令所記不同為三代禮異說自可通

白虎通義云王者始起封諸父昆弟示與己共財之義一說諸父不尋封諸侯繼世象賢以為民也受命不封

國

三

子者父子手足無分離異財之義以周案不封諸父固違經典封諸父昆弟為共財封子為異財亦進退失據

受業燕錫范蠡  
次戊全校

軍禮通故

禮書第四十

定海黃以周述

孟子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云公之封疆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馬融云司馬遷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包咸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悉千乘也唐仲友云古之為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之出亏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之

軍

一

出亏成國者也自軍言之方百里具三軍方七十里具二軍方五十里具一軍自賦言之方千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具千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外則附庸山川土田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然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止亏革車千乘以周案馬主周禮包主孟子王制說詳封國門攷之易震驚百里為諸侯象故傳曰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鄭子產曰晉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同方百里孔子言道千乘之國又言制國不過千乘亦以百里為言如方五百里四百里制踰千乘矣曾子言可以寄百里之命謂攝君



政子路言千乘之國得有謙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以明不敢治大國則千乘爲百里之國甚明公侯地方百里非孟子一人之私言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亦必相傳有自管子亦云然孟子所云實周舊制鄭注王制謂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亏是五等之數皆益之地信是則周禮所云乃成王後之新制也諸侯地方百里其賦千乘司馬遷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魯頌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一徒家正合古制孟子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確鑿有據其後成王以五等封諸侯又錫魯山川土田附庸以荒大東至海邦史記魯地方

軍

二

四百里與周官合記明堂佐張大其辭則又云七百里矣或謂大國三軍方百里三萬家是不足三軍之數不知古者諸侯百里地域既小其軍師乘卒之數亦必不同周禮司馬遷說周初舊制仍據周禮司馬遷推之宜其有地無所容賦無所出用無所給之疑矣何元子謂十井出一乘其虐過亏耶甲其誤亦同大司馬職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鄭注云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眾寡爲制如六遂矣若然計井出賦自有變通舊說除以三分公一及二而當一之法亦據大判言之井十爲通通三十家出賦一乘士卒三十

人其起徒役亦無過家一人何元子不用二而當一之說而以參之一會供王者除之亦非

周書武順解云五伍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耑曰闕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孔晁云伍兵名開猶敦敦猶服伯卒名右九伯卒也伯卒則右千卒則正三千卒則卿萬卒舉令之亏君辟君也此謂諸侯三軍數起亏伍故不正相當以周案孔注有字誤元卒卽詩之元戎五伍曰元卒爲車一乘古者謂車爲兩周禮五人爲伍五伍爲兩故車

軍

三

以二十五人爲一乘一卒居耑曰闕開猶敦卽詩所謂元戎之先啟行者是也敦讀敦目之敦謂軍後重車四卒成陳故曰成衛伯四卒佐十二卒右三十六卒正百八卒卿三百二十四卒爲兵八千一百人古者軍帥皆命卿三卿三軍也爲乘九百七十二兵二萬四千三百人三卿一長曰辟辟有親軍是武王國制千乘之法也司馬遷言乘制雖有變更而實權輿于此其言曰大耑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啟卽居耑一卒之開後漢岑彭傳注凡軍在耑曰啟晨卽居後一卒之敦敦與晨古音相近服注左傳以大晨爲大殷殷與晨古音亦近軍



有次舍用奔開後敦左右閭之汰出戰用輕車後敦畱  
在軍後祇用奔開左右閭三卒司馬濂言制軍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卽仿此奔左右啟閭之卒也杜  
牧注孫子又有將重車二十五人卽仿此後敦之卒也  
武王之制五伍爲卒四卒成衛司馬濂用其成衛之卒  
以爲一乘以此鎧之卿一軍八千一百人爲八十一乘  
司馬濂云八十一乘爲專以卿一軍言也卿主一軍故  
謂之專正二千七百人爲二十七乘司馬濂云二十九  
乘爲參九當佗七以正二十七乘言也正爲三右之長  
故謂之參然則司馬濂所言乘制實仿周書特其所用

軍

四

人數較古爲多耳

鄭元說詩采芑其車三千宣王承亂羨卒盡起何楷云  
尙書疏出車一乘則有兩軍輕車備戰陳士卒共七十  
五人重車載輜重用二十五人合兩車總百人其車三  
千內兵車一千五百乘計甲士步卒共得十一萬二千  
五百人重車一千五百乘計炊家子等共得三萬七千  
五百人合之爲十五萬人天子六鄉六遂之眾也孔廣  
森云軍五百乘乘二十五人天子六軍而采芑之詩曰  
其車三千魯僖公時二軍而閭宮之頌曰公車千乘五  
百乘爲軍是其明證周咨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之言

輛也二十五人而車一輛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  
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然此惟六鄉制軍之數如  
是其郊遂以外制賦所謂甸出長轂一乘者與此不同  
卿之中以家制卒而用之征遂之外以甸制乘而用之  
守以周案詩其車三千三章種衆言之此必實有所指  
鄭箋之說奔人駁之者眾矣竊謂周初軍制自以武順  
解四卒成衛爲通制而啟行元卒古亦謂之元戎其人  
五伍二十五古亦謂之一乘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以  
元卒五伍計之得三千乘采芑所詠正六軍正卒之數  
顧王出征不靖非特羨卒不盡起卽正卒亦不盡用而

軍

五

詩人意在誇美故舉六軍正卒言之爾抑亦猥狃綏彊  
遂盡起六軍與 又案天子六軍之制七萬五千人  
合奔開左右閭三卒言之者其車千乘如注疏家所言  
是也有專以元卒五伍言之者車三千乘如采芑詩所  
言是也其諸侯三軍之制用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之汰軍百乘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則大國千乘有  
公徒三萬如魯頌所言是也諸言各有所指宜分別觀  
之若牽而纏合無一可通矣孔氏二十五人爲一乘有  
合元戎啟行之汰金誠齋申其說以爲卽司馬濂徒三  
十人爲一乘而畱其五人以將輜重斯言難信



詩周王弓邁六師及之毛傳云天子六軍鄭箋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興師行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以周案天子國制六軍其出征祇用六師不盡發正卒不足則徵諸諸侯故詩述天子之軍皆曰六師常武為宣王親征亦惟曰整我六師則棧棧詩言六師及之者非殷末之制有異周禮之故矣周禮以制軍言詩以出征言出征二千五百人為師師為一軍故毛傳直以六師為六軍六師萬有五千人其車五百乘

周官凡制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左

軍

六

氏說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穀梁說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佗三軍非正案白虎通義引穀梁傳佗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此係後人據周官文竄改觀上下文言一公羊軍萬二千人足以征伐不義距一方之難自知說三軍者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董仲舒云大國四軍何休云二千五百人為師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以周案左氏說與周官合公穀所云皆據古者為說天子六師據出師言古者諸侯地小在國止制二軍其出師則一軍凡軍將皆命卿古者諸侯止有上卿下卿故

止有二軍上士下士二軍之佐也董子又分二軍之佐故云四軍實亦二軍范注駁傳固違穀梁何注解上下卿亦非公羊本意其引禮天子六師與穀梁傳古者之說合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當有字誤三略聖王御世度尊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也據此諸侯在國制二軍出則二師與天子在國制六軍出則六師相合皆古制也 又案賈疏以侯為次國孔疏以侯為大國空從賈

五經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遂鄉兵數也孔穎達

軍

七

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眾也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合公徒三萬箋以為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三萬七千五百文數可為四萬此頌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還其數故答臨頌謂此為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今以春秋檢之襄十一年經書佗三軍明已并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佗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書也僖公之時無佗舍之文知無三軍戴震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蓋一車士卒



其三十人千乘適三萬分言之則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爾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康成舉司馬濂甸出一乘士卒七十二人之說謂舉成數故言三萬非是以周案周初諸侯地方百里其賦千乘千乘之地九萬家以三分公一及二而當一通率之舉三萬家故司馬濂云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魯頌言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兩數符合箋疏竝謬且魯頌所言是出賦之實數其制軍及調發又各不同縣師云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濂司馬會其車人之

軍

八

卒伍司右亦云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比其乘明調發之時車人別有分配之濂也逸周書武順解五伍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舟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此武王國制三軍之制也其調發三軍則軍百乘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牧野之誓曰司徒司馬司空卽命卿之爲軍帥者一卿一軍是武王伐紂用三軍也偽泰誓稱六師不足據孟子言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三軍三百兩是一軍百乘也司馬濂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虎賁卽士士三

千人其徒蓋亦用六千人此武王調發三軍之制也牧誓言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此武王徵會諸侯之制也魯頌所言是周初出賦舊濂逸周書所言是周初制軍舊濂牧誓及孟子所言是周初調發徵會舊濂戴氏以孟子證司馬濂三十人一乘是已其以魯頌所言爲出軍數仍未當家出一人從軍恐民不堪命矣 又案禮季二十與戎事六十還兵武王出征用虎賁三千人專任彊壯紓其老艾紂師若林馳其季老竝用之故傳曰商師若茶周師若烏茶烏以須髮之白黑言孟子虎賁三千人書序作三百人國策蘇秦說趙魏呂氏春秋簡

軍

九

選篇賁因篇淮南子泰族訓竝云三千人與孟子同韓非子亦言武王伐紂縶甲三千人則書序作三百字誤也逸周書作革車三百五十乘虎賁三千五百人與諸書異蘇秦云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又本司馬濂百人一乘推說非事實也齊語萬人爲一軍是齊制說文以爲四千人爲一軍一切經音義引字林同未知何據

司馬濂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又濂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班固漢志用甸出一乘之濂鄭元



周官注引成出一乘之注賈公彥云鄭注小司徒引司馬灋士十人徒二十人謂天子畿內采地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灋彼是畿外邦國注彼甲士少徒卒多此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江永云七十五人者耶乘之本注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戴震說乘一車共三十人司馬灋與周禮有合有不合不可執定王鳴盛秦蕙田說觀鄭弓論語注服杜弓春秋左氏傳所言皆邦國事同引七十五人之說獨弓小司徒畿內事則引三十人說足見賈疏之精又孔穎達書牧誓記坊記正義謂臨陳對敵配割其車則三十人自

軍

十

屬元科非軍灋以周案鄭箋采芑亦引司馬灋七十五人明畿內事賈疏不過謂乘三十人為畿內采邑之制如此非鄉遂都鄙盡用此注左傳成公元年季孔疏亦云然王肅莊誤會賈意殊嫌穿鑿其實賈孔之說亦非也左氏傳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邊守四千周書作雒解千里百縣則一縣猶一同也四十九同為方七百里出車四千九百乘此用古成出一乘之注也左氏傳又曰公子無虧成衛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此用古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之注亦成出一乘之注也賈疏謂邦國用甸出一乘七十五人之注亦

與傳戾古者賦與軍異軍之在國與出征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此言貢賦之注魯頌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記貢賦實數天子地方一畿則有賦萬乘詩詠公劉其車三單武王祖其制而云崙一卒曰開後一卒曰敦左右一卒曰閭三單用開閭七十五人四卒成衛用百人此言在國制軍之注司馬灋本此而云甸出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崙據一隊左右兩隊其七十五人是用其開閭以出戰杜牧孫子注所引古注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又有輜車之炊家固守衣裝殿後樵汲二十五人曹公新

軍

十

書同是用其成衛以立營武順曰四卒成衛弓周官曰四兩司馬灋專以開閭七十五人言則一乘三兩也百乘三師也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用千乘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用五百乘此注以徒為主故甲士少步卒多孟子引逸書云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虎賁卽甲士每車甲士十人此武王為諸侯時出征境外之注司馬灋本此而云成出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天子出征用六師萬有五千人計五百乘此注以車為主故甲士多步卒少王者有萬乘之賦而禦戎弓國用其本賦十之一出征弓外又用六軍十之二先王之用民力可



謂紓矣 又案四卒成衛為在國制軍之定法是固然矣而境外出師雖以革車士徒為正亦時有變通之法大司馬曰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車為主者宜甲士多步卒少固用革車之法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矣其人為主者宜甲士少步卒多亦惟用長轂之法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也凡出軍之時宜先相其田野之險易而後比其車人之卒乘是以國有軍旅之戒懸師必受濫亏司馬而會其車人之卒伍司右亦必合其車之卒伍以比其乘司馬濫竝別革車長轂兩制亦以明險易之不同車人之互主焉爾車人職云行澤欲短

軍

主

轂行山欲長轂山即險野則長轂之乘用亏險野明矣學者知其成法又能變通之斯為善讀書者

金楊云成百井三百家可任者家一人出土徒三十人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也此正卒也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所謂惟田與迫胥竭作者此通正義之卒也以周案金說近儒多信之其實非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賦法非軍制誤一成百井九百家云三百家者以三分公一二而當一兩法率之甸六十四井亦當以

此兩法通率今祇用二而當一之法與成三百家異術誤二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謂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為羨卒今以十而賦一為羨卒祇七十二人餘六百四十餘人之可任者更名何卒誤三言正卒三而當一家可任者一人言羨卒二而當一可任者二家五人任意分說無可證明誤四

陳祥道云司馬濫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為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

軍

主

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六軍則車千乘矣葉時說六軍用車五百一十二乘沈彤說一車百人一軍一百二十五車六軍合七百五十乘王鳴盛說每車人數以七十五人為定一乘三兩之數四乘三卒之數百乘三師之數五百乘三軍之數千乘六軍之數葉沈說非以周案如陳氏言六軍三軍尚不失卒伍整齊之數至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有畸零不滿其乘者矣葉沈二說既為王氏所非王氏軍賦說謂畿內軍法一乘三十人而此解六軍又用七十五人之數亦自矛盾



管子云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鹵南北度五十里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當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鹵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鹵南北度五百里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以周案管子此說見揆度篇與周官合百乘之國中距四方度五十里據小國男方百里言千乘之國中距四方度百五十里據中諸侯伯方三百里言

軍

古

公侯之國所賦本不止此而制國不過千乘故舉伯以為例也一乘馬四匹與司馬灋同家出一人為乘與司馬灋異蓋司馬灋言調發之數管子言制賦之法其意亦相通也

賈公彥云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在軍為伍兩卒旅師軍一鄉出一軍六鄉還出六軍六鄉之內上劑致眠家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孔穎達云天子六軍出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弓邦國則司馬灋甸出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以周案賈疏甚謬古者伍兩卒旅不取足弓比閭族黨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亦非僅取弓六鄉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賦役法非出師法也出師之法當依司馬灋為正大司馬辨旗號兼陳都鄙鄉遂之物縣師佐眾庶及馬牛車輦兼會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稽是六軍之士不必盡出六鄉伯禽征淮徐亦兼用三郊三遂則天子六軍可知孔疏鄉為正遂為副近是其說小司徒家一人為畿內六鄉之法司馬灋甸出七十五人為邦國之法亦誤江慎修云有軍旅或調遠或調近必有更休之法當不令遠地獨逸近地獨勞上地中

軍

主

地下地家家雖有可任之人亦自有均平之法當不令下地與上地同出一人為兵也

賈公彥孔穎達說出軍之法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國邦國章俊卿陳傅良說古者畿內之兵不出卒有四方之役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優武王克商實用鹵土至弓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略見弓經可攷也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季聞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漢譏焉左傳曰諸侯敵王所懷則出軍之法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以周



案諸家說皆一偏經傳王人曾伐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其事之大者則出六師餘徵諸侯故詩械櫜云周王弓邁六師及之常武曰整我六師瞻彼洛矣曰以佐六師書顧命曰張皇六師竝不言六軍春秋窮兵已極而繻葛之戰王將中軍虢公將右軍周公將左軍餘徵諸侯亦不盡發六軍公羊隱五季傳注亦云二千五百人為師禮天子六師

周官稍人掌令邛乘之政令鄭元云四邛為甸甸讀與惟禹敝之之敝同其訓曰乘是以改云是掌令都鄙修治井邑邛甸縣都之溝洫云邛甸者舉中言之一說乘

軍

去

如字邛出一乘以周案鄭讀乘如敝以通甸字為乘甸古音隔遠也但郊特牲篇惟社邛乘供案盛文與此同似無須破字古無邛出一乘之泐然乘法實昉于邛觀春秋傳子產佐邛賦魯佐邛甲可知成泐沿革之有自司馬遷邛出戎馬一匹牛三頭謂之匹馬邛牛至甸出馬四匹牛十二頭謂之長轂一乘左傳載季孫用田賦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邛足矣亦獨以邛為言皆其證也但邛為乘之始基非乘成于邛賈注直以邛出一乘為古泐斯則非矣

鄭眾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餘子謂羨也鄭元云大事謂戎事大故謂災寇餘子謂卿大夫之子當守王宮者也以周案說詳職役門古者無盡發羨卒之事呂伯恭王鹵莊已詳言之

鄭元云序官凡制軍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或說將皆命卿即六官之六卿或說命卿是司馬其餘五卿蓋擇于司寇司空及六卿之卿大夫為之若大宰司徒宗伯之等不當使之受節制于司馬也薛衡云六官中特司馬掌兵餘卿無與雖田役軍旅之事

軍

去

互見六官然特為治事條目云爾初非為軍帥惟卿大夫掌六卿之政教禁令序官則曰卿大夫每卿卿一人則卿大夫亦謂之卿六卿之將即六卿之卿也鄭注謂六卿之吏兼官可也何為復曰選于六官蓋無一定之見蔡德晉云軍不必皆取于卿而將帥亦不必皆為卿吏觀四時較閱之旗號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竝陳之可見以周案武王伐紂用三軍誓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是軍帥以正卿治事之確證天子以六卿主六卿諸侯之三卿二卿一卿者亦必以命卿主之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故國立三卿師出三軍次國三卿二卿命于



天子故國立二鄉師出一軍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故國立一鄉師出一軍是軍帥皆命卿也師帥以下不必皆鄉吏蔡說爲當

右周制

王肅云費誓三郊三遂不言四者東郊畱守故也孔穎達云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亦出自三鄉鄉爲正遂爲副以周案諸侯亦四郊云三郊三遂者書序云東郊不開是也天子六軍出自六鄉此說本屬難信謂諸侯三軍出自三鄉要謬鄉在遠郊之內以鄭注言魯侯國遠郊四十里據賈馬說遠郊五十里以四五十里之地而令出三軍勢必不

軍

本

給總之魯之開國或二軍或三軍已難定卽曰三軍亦必合郊遂之民互相調發故曰三郊三遂非取足于三鄉也且合徵三郊三遂以充軍數自有羨卒畱守者亦不止東郊也王孔二說胥失之矣

左傳云魯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羊說三軍者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舍中軍復古也穀梁說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以周案魯舊二軍皆屬于公執政者將其左二卿其將其右時叔孫穆子爲

政將左軍季孟共將一軍季武子將作三軍欲各將一軍也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謂政既及子子必又變也杜注謂貢賦重惠不堪非也至季武子執政果援舊法以舍中軍故公羊家以爲復古于季氏將左叔孟將右遂爲定泚清之戰其證也左氏云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謂各征一軍也云三子各毀其乘謂毀其私卒也三家各有私卒至時又毀之者直以所分公室之一爲其卒所以申明各有其一之旨也杜注謂壞車乘分以足成三軍甚謬襄公之世豈不足三軍之數分以足成三軍左氏亦何尊謂之毀乘且叔孫取其子弟孟

軍

孔

孫取其半非能出其私卒以足公室特以此本公室之眾不敢盡取爾至舍中軍公無其民大蒐于紅革車千乘其皆三家之眾與又案季武子作三軍而公室弱舍中軍而叔孟微一佗一舍專爲奪民而已其于公乘之增減未之聞也江慎修謂春秋時兵農已分本難據信朱仲鈞申江說并謂魯作三軍籍民爲兵其舍也卽還兵于農說要無稽

公羊說魯作三軍作三卿爲甲也甲非人人所能爲耶爲甲非正也何休云甲鎧也譏始使民作鎧服虔云司馬馮四邑爲耶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謂四馬耶牛四耶爲



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備謂之乘馬杜預說甸所賦甲今魯使邛出之杜佑說邛甲邛各一甲一邛出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以周案何注甲訓鎧本正義而被甲之士亦稱甲猶執兵之卒亦稱兵也左氏傳曰使鄧廖帥組甲三百亦謂甲士服注備引司馬遷者以明古者四邛出甲士三人邛不成甲今魯使邛出一甲士則步卒亦必有增亏古杜氏通典所言邛甲之法甲士一人步卒二十四人古法邛出步卒十八人蓋子慎之遺說也惠牛農據管子乘馬篇邛一馬其甲七以爲邛出一馬七甲非服氏意元凱以

軍

主

爲一邛出四邛之賦魯雖苛征當不至此不可從

賈逵云季康子以田賦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范甯杜預說邛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其出馬一匹牛三頭魯用田賦別其田與家財各出此賦何休云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賦十井不過一乘以周案以田賦者謂計田要出軍賦蓋較常賦又加一倍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亏其德而賦臬倍他日卽據此田賦而言也賈注泥亏下文歲收田一井之語遂謂一井之田

令出一邛之賦韋昭駁之云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耳此說是也何范諸注亦未見確 又案何注所引漢法卽口率出泉是也云以田爲率田乃口字形之誤漢高紀初爲算賦如注云漢儀注民季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又昭紀口賦如注云漢儀注民季七歲至十四出口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以補車騎馬漢貢禹傳云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亏民是漢時口率亦以給軍用也故何氏引以況田賦鄭注周官大宰九賦亦以爲口率出

軍

主

泉賈疏謂采地之內無口賦出錢入天子之泠采地外公邑有口率賦錢入亏王家要屬不經

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孔子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有軍旅之歲則徵之無則已韋昭云藉田謂稅也里廬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力謂繇役以周案古人言賦多屬田租至春秋以後田謂之稅軍謂之賦故季康子用田賦賈逵何休范甯杜預皆以爲軍賦漢荆泠志殷周以兵定天下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食貨志殷周之盛民受田有賦有稅稅謂



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則民之受田者有稅復有賦似古法矣顧孔子歷言藉田以力賦里以入任力以夫之常法又云有軍旅則徵之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是則軍賦非常徵漢志所言實非殷周盛典矣季康子欲用田賦卽計田出賦以爲常徵之法論語來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卽指此事而言康子使冉有訪孔子孔子不對而私弓冉有望冉有救止之而冉有不能以去就爭且奉行之故孔子嚴爲之責其賦今雖算其詳孟子曰賦輿倍他日其大判可知矣

軍

圭

又案古軍賦一井之中一家出役七家各出粟米布縷以助其大會孫子言興師十萬內外騷動者七十萬家曹注云一家從軍七家奉之是也孟子曰粟米布縷力役之征趙注云國有軍旅之事橫興此三賦蓋自春秋以後國無歲無軍旅三征儼同正賦不獨魯爲然故孟子有用二用三之歎又國語云弓是有鬴寡孤疾文承上謂砥遠近量有無議老幼之中亦兼議此窮民之無告者又云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明軍旅歲所出之賦如此較諸田稅輕甚也韋注鬴寡孤疾屬下爲義徵謂徵鬴寡孤疾之賦殊謬稷禾數車

氏又以米數釋之此沿許氏昇義辨詳田賦門且以此爲一井中百畝之稅非一井所出之全數亦未是右魯制

春秋左傳齊慶封賂晉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杜預云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以周案六正六軍也晉此時初用三軍傳猶據齊六軍爲文故曰六正晉悼復三軍在襄十四季此傳在襄廿五季五吏謂軍尉司馬之屬三十帥者周禮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有五師帥天子六軍有三十師帥晉自景公作六軍上擬天子故六正有三十帥杜注六正爲三軍之六卿尙通五吏三十帥分文武職殊謬古軍卿豈有文武之

軍

圭

別邪

春秋左氏內外傳晉有七輿大夫服虔說僖十年七輿大夫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據閔二年伐東山臯落氏言之時申生以太子將上軍罕夷以卿將下軍阮氏校勘記據閔二年季傳改作下軍失服氏上下軍錯舉見義之意襄十二季七輿大夫下軍輿帥七人與欒氏者以周案七輿大夫爲軍之師帥非治副車者說詳職官門攷晉國軍制常賦七百乘乘用七十五人其分爲六軍也每軍士卒少故師帥一軍五人而六軍則有三十人故傳曰六正五吏三十帥其合爲三軍也每軍士卒多故師帥一軍七人而三軍則止有二十一人故獻公之世二軍



平公之世三軍並有七輿大夫之名三軍有三七十二  
 一師帥矣六軍用三十師帥其法本諸周官具詳大司  
 馬序官三軍用二十一師帥者軍賦七百乘以乘七十  
 五人乘之有五萬二千五百人以師二千五百人除之  
 為二十一帥此三軍之數也其每軍則七師帥謂之七  
 輿大夫申生弓魯閔元季將下軍明季伐舉落氏又將  
 上軍服注據上軍為文者欲與與欒氏之下軍鎔舉見  
 義明三軍皆有七輿大夫爾 又案晉自僖王命曲沃  
 伯以一軍佐晉侯莊十至獻公始佐二軍閔二文公蒐  
 弓被廬乃佐三軍僖廿七復佐三行以禦狄三行無佐入  
季避六軍之名 既又罷公三行更為上下新軍是為五  
故謂之三行 襄公蒐弓夷舍二軍復三軍之制文六景公賞  
 鞏之功又佐六軍成三鄆陵之戰罷新上下軍為四軍  
十六悼公又舍新軍復三軍之舊襄十自後終春秋之  
 世不改此其軍制之大略也其乘制城濮之賦七百乘  
 鞏之役景公亦許七百乘卻克請用八百乘蓋出討用  
 七百乘其常制也夷儀之救在中牟者有千乘定九此  
 其在國禦戎之制也傳言晉治兵邾南有甲車四千乘  
昭十遠啟疆言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還  
 守四千昭五其長轂共有四千九百乘此其通國出賦

之數也 右晉制

軍

受業江陰馬銘全校  
 孫次成

重



軍禮通故二

禮書第四十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曰眚曰伐曰壇曰削曰侵曰正曰殘曰杜曰滅鄭元云眚猶人眚疫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惠士奇云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眚穀梁子曰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范注云災謂梟惡紀治理也有梟當治之然則眚之者治其梟也衛侯殺叔武君殺其臣名非不正而其臣無辜天子使其吏治之經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亏京師眚之也非正之也鄭以此當正故云然眚公羊作省字通常武詩曰省此徐士眚之言省

軍二

一

也省其土非削其地也以周案惠氏此說勝注鄭說據王霸記眚與削無以別

鄭眾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為憚鄭元云壇讀如壇王霸記曰置之空壇之地謂置之空壇以出其君要立其次賢者惠士奇云壇之者幽之也荀子曰官人失與則次公侯失禮則幽幽謂囚之蓋置之空壇之地制其出入不尋自由亦不離其國內康成以為出其君出非幽也以周案此當從鄭出謂出其君亏憚對立賢為文如惠說壇與杜無以別

鄭元云正者報而治其梟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殘殺也

王霸記曰殘滅其為惡惠士奇云正殘互文正之者鳴鐘鼓以警其梟殘之者或焚或轢春秋邾人戕繒子弓縉縉梁子曰戕猶殘也挽殺也董仲舒劉向以為戕者支解之謂解四支斷骨節近之范注挽謂捶打與劉異以周案正殘皆殺也為君親別其文

惠士奇云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滅之者滅其君不滅其國春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亏難父胡子髡沈子逞滅杜預曰國雖存君死曰滅是也公羊謂邾婁之君顏淫九公子亏宮中近亏外內亂禽獸行矣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其弟叔術則滅之之事也誅顏之天子亦

軍二

二

叔術乃致國亏顏之子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亏周曰何故成吾天子則誅君之子不立矣以周案惠氏此說亦當

五經通義云冬至所以休兵鼓不聽政事何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而下不可動洩夏至陰氣始動未達故亦寢兵鼓不設政事所以助養陰氣也通典云鄭瑤謂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事順動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夏至少陰肇起殺氣自興否剝將至大賊方來宜有鳴鼓開關興兵駭旅施命四方詰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寢兵之教不宜



同也以周案易復為十一月卦象日至日閉關據冬至言姤為五月卦象日以后以施命詰四方據夏至言詰當依鄭本佗詰云詰止也後漢魯恭傳引經亦同云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陽也五經通義言二至並休兵鼓與易象合鄭瑤所言依易虞王本佗施命詰四方非古義也月令言君子日長至之晏陰與日短至之定陽文義亦同又以仲夏行冬令則暴兵來至仲冬行秋令則國有大兵明兵興之違令並可證

舊說王制天子出征類宜造禡皆舉行亏將出之時受

軍二

三

命亏祖受成亏學其禮在類宜造禡之序林喬蔭云禡亏所征之地明是已至而後祭非與類宜造一時之事受命亏祖受成亏學乃是總言出征之事祖即上文所謂造亏禡學即下文所謂出征輒有舉反釋尊亏學蓋師行必載遷廟之主遷廟主者禡禡時所遷昭穆最上之主也說詳會盟門此主因耐禡而遷之亏太祖之祧今將載之以出故告亏禡廟而迎其主以其所告而言故王制云造乎禡而其主在太祖之祧故太祝言大師造亏祖以其出亏太祖之祧故尊稱為祖書所謂用命賞亏祖是也以其先告禡而後迎之故亦謂之禡文王世子

所謂其在軍則守亏公禡是也實則並非祖禡正名之謂之宗肆師所謂凡師甸用牲亏社宗是也受成亏學成即成功之成宋史以禡祭為出京岸一日行之秦氏通考因其誤而至所征之地反無此祭至以受成為定兵謀經典並無可攷

春秋左氏傳云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傳云粗者曰侵精者曰伐梁梁傳云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以周案從左傳何注公羊謂侵者將兵至境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伐者侵責之不服推兵入境伐擊之亦通梁梁說不可從

軍二

四

春秋家說諸侯出軍行過其地必假道禮無其文以周案禮經聘且假道軍行可知白虎通義三軍篇引逸禮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束帛

服虔云犒師以師枯槁故饋之飲會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何休云牛酒曰犒以周案服注取逸書橐飭之義周官橐人先鄭讀橐為犒是二字古通也何注以字从牛故知其用牛兼言酒者洪氏隸續漢斥彭長田君斷碑有勞醕之語是其字亦佗醕从酉

鄭元云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萃車輕車之萃萃猶副也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車王在軍所乘也廣車



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是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故書萃化平杜子春云平車當為駟車其字當為萃以周案乾時之戰魯莊公啓戎路漢淮之軍楚闕丹獲其戎車皆君所乘也齊有貳廣杜注公副車楚子之戎分為二廣杜注楚王更迭載之是所謂戎車之萃也楚子二廣各十五乘是所謂廣車之萃也古人車戰每後整齊必有護衛故不致敵人直輅其君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為廣車之不設也楚子又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卽所謂闕車觀兵陳薄處從而補之以防敗失萃車

軍二

五

當佗駟車謂輜重

周書云五陳春牝陳弓為奔行夏方陳戟為奔行季夏圓陳矛為奔行秋杜陳劍為奔行冬伏陳楯為奔行通見典司馬濩云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衛長見司管子云東方矛南方戟西方劍北方盾淮南子云春其兵矛夏其兵戟季夏其兵劍秋其兵戈冬其兵鎧公羊家說五兵矛戟劍楯弓鼓檠梁家說矛在東戟在南劍在左楯在北弓矢在中央衛宏云五兵弓弩刀劍甲鎧楊雄云木為矛金為戟火為戈水為楯土為弓矢鄭眾云五兵戈及戟函矛夷矛鄭元云車

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兵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韋昭云五刃刀劍矛戟矢也禮記隱義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以周案周禮有五兵五盾穀梁有五兵五鼓國語有三革五刃則五兵數盾鼓者非也說詳所著禮說略

孔穎達說長穀馬牛甲兵戈盾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故司馬濩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眾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蓋皆是國家所給故質人云凡受馬弓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買馬次則甸之內更司兵云授

軍二

六

兵從司馬之濩以頒之受兵輸亦如之是也以周案車甲馬牛有賦弓民者見鄉師族師鄧長里宰遂師縣師稍人諸職有給諸國者見巾車牛人司兵司甲司弓矢諸職楚語云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出軍馬者不供賦供軍賦者不出馬馬有公國之分車牛甲兵當亦然也自疏家誤謂六軍必出六鄉而家一人之濩視成之三百家出三十人甸之五百七十六家出七十五人其賦倍重弓是有鄉賦人甸都鄙賦車甲之說以均其輕重之塗此彌縫之說不足據也毛大可王肅莊孔經皆沿諸族師若佗民而師田行役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



帥而至鄧長文同是鄉遂亦其甲兵戈盾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夫家人民之數及六畜車輦之稽若有軍旅之戒化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鄉遂都鄙兼有賦人賦車器之法

賈逵云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裏卑者所服杜預云組甲漆甲成組文

軍二

七

被練練袍惠棟云賈說為長考工函人云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窻也空窻則堅竅滿則固帛粗故任力者半組細故盡任力呂覽有始篇曰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高注以帛綴甲即被練是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為固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賈說蓋本此以周案函人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凡甲屬厭札為之而厭札之屬則綴以組帛之類組者織絲為條被乃綴之偕字說文綴條屬讀若被被練謂製練帛以為條也甲之固在盈竅

而盈竅用裂帛為被不如織絲為組之韌故曰帛半任力組盡任力惠氏申賈甚是其以任力為製甲者之力尚誤組甲三百三百乘也乘用百人故被練者三千百人謂之卒故被練為徒卒之服其卒長乘車謂之車士故組甲為車士之服馬融說無據杜說妄謬

異義云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盾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為授兵弓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為祠因為化說弓周司馬職曰仲夏教桀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

軍二

八

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為之賈公彥云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弓廟又無祠五兵之禮孔穎達云鄭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以周案鄭從左氏治兵而不用其授兵之說賈疏是

江永說左傳言晉軍魯軍有舍有化又言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外傳言齊參國伍鄙之法皆春秋時兵農已分之證以周案江說甚辨實難據信嘗聞諸先君子曰管仲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韋注所謂不從戎役者也士鄉十有五其制十軌五十家家出一人從兵役以五十人為小戎也五分郊外而



置五屬外傳不言其出兵之制此依成周八家出一卒之舊法也五屬之農井出一人爲古寓兵于農之善政十五鄉之三軍多其軍役必減其租稅此後世府兵屯田所自昉寓農于兵者也軍有練閱調發之殊晉軍之或舍或作調發之或多或寡也楚民之不敗業言供役不擾也

顧炎武云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秦漢以下始謂輶兵之人爲兵五經無此語以周案論語足兵去兵自指兵器左隱四季襄元季傳云敗鄭徒兵謂徒卒也兵指輶兵之人昭十四季簡上國之兵疏戰必令人

軍二

九

輶兵因卽名人爲兵

晉魏舒爲五陳兩弓并伍弓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并拒服虔云司馬濂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九當作七詳禮說略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云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沈彤說二十五乘爲偏二其偏爲兩則五十乘三其偏爲參則七十五乘四其偏爲專則百乘廣韻專單也百雖成數亦單數五其偏爲伍則百二十五乘以周案司馬濂百二十乘當作百二十五乘司右賈疏云司馬濂二十五乘爲偏又云百二十

五乘爲伍注云伍重故百二十五乘伍重是司馬濂注文故百二十五乘乃賈氏校勘語是唐初本已誤也古者一乘車士三人徒卒七十二人輜車二十五人魏舒崇卒云以什供車必克謂輜重十人以供車餘十五人爲步卒也杜注以什爲重增之數不足據云毀車以爲行者毀其乘車之士爲步陳其步卒如舊不改也云五乘爲三伍者毀車爲卒其法合五乘之車士十五人爲三伍也云兩弓并者以五十乘之兩合其車士爲三十伍分其輜重爲百五十伍是以百八十伍增步軍合步卒爲九百伍也云伍弓後者以百二十五乘之伍合

軍二

十

其車士爲七十五伍分其輜車爲三百七十五伍是以四百五十伍增軍合步卒爲二千一百七十八伍也專參并拒悉以此法毀之專有千四百五十八伍參有四百八十六伍偏有五百十伍并兩後伍陳之正也故曰弓左右角參專并拒偏陳之變也故曰爲左右角并拒皆判陳并而左角并拒二陳尋五之二右角一陳尋五之三疏密不勻此誘法也故曰翟人笑之以司馬濂釋傳其義甚通故服注引之若依杜注孔疏以此爲臨時處置之名非有舊制大謬沈氏改易舊說亦不可信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云司馬濂車



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并以伍次之承偏之際而彌縫闕漏也江永云車亦有卒伍司馬濩百二十五乘為伍蓋以二十五乘居并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後杜注誤以周案宜從杜注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服虔云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為卒言廣有一卒為承也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為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杜預云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濩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江永云一偏十

軍二

二

五乘兩偏三十乘故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言楚廣以三十乘為卒卒居偏之兩故下文楚子為乘廣三十乘正是兩偏一卒之乘又云分為左右謂有左右兩廣合之則六十乘也杜意分為左右謂分三十乘之半為十五乘弓是卒偏之數不明以周案車之卒伍與徒異名司右注疏已詳言之此言車卒也服注以步卒釋之未是卒為兩偏之名故曰偏之兩如服注傳曰卒偏兩可矣之字何義廣三十乘分為左右謂分三十乘為左右也廣有一卒謂廣三十乘有兩偏之卒故楚子分之也廣為左右之總名江說廣有一卒據一偏言因謂左右

廣六十乘竝誤

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杜預云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畱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也江永云兩之一卒謂合兩偏一卒之車卽是三十乘也舍偏兩之一謂畱其卒之一偏此偏居卒兩之一卽是十五乘也杜注誤以周案偏以二十五乘為正兩其偏謂之兩故司馬濩云五十乘為兩卒者偏之兩也是卒亦兩偏之名而偏二十五乘又有九乘十五乘大小之別故卒亦因而無定名巫臣以一卒適吳云兩之一卒者明其卒為五十

軍二

三

乘正兩之卒非九乘十五乘大小偏之兩之卒也云舍偏兩之一者明其置吳之偏為正兩之一偏非大小偏之偏也兩五十乘舍弓吳者二十五乘杜江兩說胥失之矣傳云卒偏之兩卒句讀偏之兩明卒數也又云舍偏兩之一舍偏句讀兩之一明偏數也偏與卒皆有大小之別故傳特詳之說詳禮說略

鄭元云曲禮載青旌云云載謂舉弓旌首以警眾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舟驅舉此則士眾知所有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孔穎達云青旌謂畫青雀旌上舉示之軍士望見知舟值水也鳴鳶畫佗開口如鳴時以周案



青旌鳴鳶飛鴻皆以畫孔疏是虎皮豹貅則以皮鄭志  
荅王贊問曰舉皮弓首不畫自據虎豹貅言之耳如謂  
五者皆用皮則鳶皮何以象鳴鴻皮何以象飛邪載如  
字釋文讀為戴非

鄭元云曲禮行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以  
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又畫招搖弓旌旗上象天帝也  
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崔靈恩云軍行所置旌旗  
畫此四物孔穎達云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  
知何以為之秦蕙田云左傳有鵠鶴之陳兵書言善用  
兵者如率然率然常山之蛇則朱鳥等皆是陳法崔說

軍二

三

淺陋非康成意方氏復以為此即古八陳法握機經四  
維方而主靜正兵布陳用之四正員而主動奇兵制勝  
用之曲禮只主出行之事故專據龍虎鳥蛇員而主動  
者言之此說視疏為密然必謂非畫弓旌旗之上則但  
為四方之陳而欲象此四物究以何為之亦不能言其  
實金鶚云周官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  
隼為旟龜蛇為旐旐即左青龍旗即右白虎旗即再朱  
鳥旐即後元武也然則日月為常即此招搖在上矣何  
以言之左傳曰三辰旌旗昭其明也杜注三辰日月星  
也畫弓旌旗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云周以日月星辰畫

弓旌旗若然大常當有星其星必畫北斗漢書三統歷  
證三辰之合弓三統也日合弓天統月合弓地統斗合  
弓人統則三辰謂日月北斗也太常高弓諸旗故曰在  
上以周案以司常旌旗旐證此龍虎鳥蛇四旗江慎  
修已有斯說甚通招搖在上舊說畫弓四旗之首金氏  
以為即太常亦可參存但此既為布陳之法行當讀如  
行列之行非師行之謂也

鄭元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司馬秋治兵以尊  
卑之常則如司常冬大閱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  
軍之時空辟實軍吏諸軍帥也帥都遂大夫也鄉家鄉

軍二

四

大夫也或戰旌或載物眾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  
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  
卒也百官卿大夫也戰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  
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鄭鏐云軍吏也孤卿也師  
都也其實皆孤卿而已平日為孤卿有事為軍吏在朝  
為孤卿會采皆在師都故互建者旌旆迭載者亦旌旆  
也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其實皆大夫士而  
已判之曰大夫士台之則曰百官鄉有州遂有里曰鄉  
遂總名也鄉遂州里之官皆大夫士為之乃所謂百官  
也故互建者物旌迭載者亦物旌也郊野也縣鄙也其



實皆公邑之吏而已自其地言之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曰縣鄙故互建迭載皆旄也江永云司常言大閱頒旗物大司馬言治兵辨旗物大閱與治兵旗物有不同兩經各言其一大閱之旗物以尊卑內外等序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百官師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公邑之百官也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齊軍心變法以易師目不畫異物之旛物師都鄉遂之臨陳者亦載之畫鳥隼之旗百官之不臨陳者亦載之蓋行軍有時而變也以周案此當以鄭注爲正師都當依說文从部所引佗率都字亦

軍二

五

佗帥鄉遂載物當依唐石經佗鄉家故鄭注訓爲卿大夫段懋堂已言之凡內臣尙文德載帛外臣尙武功則載畫物之旗其在田獵鄭注所謂有事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大閱治兵旗物之有異者以此而別也司常曰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皆內臣也故建帛都者都之長也大司馬帥都之外別有鄉家故帥都爲遂大夫司常有帥都無鄉家故鄭注兼鄉遂大夫言之帥都以下皆外臣也故建畫異物者中冬大閱以外臣鄉遂大夫爲軍帥故帥都建旗內臣之孤卿大夫士無所將故仍載帛是用常法也中秋治兵則以內臣孤卿大夫爲

軍帥別謂之軍吏軍吏尙猛故以帥都所建熊虎之旗載之而不用帛而帥都與鄉家之外大夫其眾旣屬于軍吏而已無所將故轉載帛其內臣卿大夫有不爲軍帥而又選其屬以衛王者謂之百官是有事軍旅者故又載旛旛物皆帛也旛旛旛皆畫異物者也大閱有孤卿大夫而無鄉遂者以鄉遂大夫爲都之帥也治兵有軍吏而無孤卿大夫者以孤卿大夫爲軍之吏也大閱有州里縣鄙而無百官者州里縣鄙爲鄉遂大夫之屬百官內臣非鄉遂大夫所尋統也治兵有郊野百官而無州里縣鄙者百官爲孤卿大夫之屬郊野卽以咳

軍二

六

州里縣鄙也鄭剛中欲合大閱治兵之旗物爲一因分孤卿及大夫士及公邑之吏爲三節謂孤卿卽軍吏可也以爲卽帥都不可大司馬明分軍吏帥都爲二矣且旣屬同官而又互建迭載終算能明其故也江說引春秋傳望旗指仇納旌于弋以爲兵灋尙變然則中秋治兵旗物之用亦何容辨矣經曰辨旗物之用正明其有定制也且據鄭剛中說以駁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于鄭注殊少理會矣

鄭志趙商問巾車職建太白以卽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注云凡班旗物以出



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卽戎在何時答曰白者殷之正色王卽戎或命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乎親自將也

鄭志云趙商問天子十二閑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千七百二十八匹以司馬濃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大夫采地四甸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與校人之職甚異答曰邦國六閑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當八百六十四匹此馬皆君之所制非民之賦司馬濃爲民出軍賦無與亏天子國馬之數鄭鍔云以其

軍二

七

說攷之古者天子有國馬有民賦之馬民馬出亏井田之賦如所謂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是也國馬則國所自養牧以待用者卽校人所云是也蓋養亏國者爲車路之備出亏民者爲用兵之防也以周案國語云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國馬謂出諸民者也公馬謂養亏公家鄭志之國馬卽公馬械文通傳也井田之法有民自養其馬以備出軍者亦有民不養馬而出賦者公馬足以稱賦謂公家之馬足以給軍賦之用也周官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從車謂戎田之車公馬謂六種之馬見鄭注漢代有苑馬有郡國馬

猶存古制衛青霍去病伐匈奴有所謂官馬私馬之別矣

校人掌王馬之政凡良馬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驚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元云良馬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筴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驚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驚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詩曰駉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麗

軍二

六

耦也驚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因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亏五路車之也黃度云僕夫蓋自田僕而上至大馭是也大馭戎僕齊僕各二人道僕田僕各十二人通三十人六繫馬二百十六匹三十僕夫則六千四百八十四匹合左右兩校爲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四匹驚馬自八麗積而爲一馭夫爲馬一千二十四匹三十八馭夫則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匹三良馬之數多三十二匹自此皆據經文不改字以周案六廐成校獨變爲言



成經文上下皆據一校立文也校分左右不過帶說以明校人中大夫二人各主一校云爾鄭注誤以駕馬三良馬之數諸文為承左右校言故改諸八字為六如其說天子十二閑僅同衛文駉牝之數尙不及齊景之千駉恐不其然黃文叔意欲不改經字而與廢一僕夫六廢成校之文又相觸戾且校人之僕夫非卽上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之僕說詳職官門駕馬三十八馭夫亦未知所據以經文攷之良馬自乘至廢二百一十六匹良馬六廢以成校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駕馬三良馬之數以充校則為三千八百八十八匹不言廢者蓋

軍二

五

駕馬不盡充廢下文所云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其充廢者也統左右兩校言之良馬二千五百九十二匹駕馬三良馬之數其充廢者二千四十八匹未充廢者又有五千七百二十八匹合而以大數言之曰天子之馬萬匹

易祓云鄭氏謂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廢而王馬少備也由此推之則良馬五種分為十廢駕馬一種分為二廢以周案鄭注云明六馬為一廢言一廢而六馬備也駕馬與良馬同廢所以淑其性且可以攷養馬者之殷取焉如易氏說六廢成校文當在駕馬之後矣

毛詩傳云伐駉四介馬鄭箋云以薄金為甲之札韓詩說不著甲為伐以周案春秋傳曰不介馬而馳之詩曰駉介彭彭是馬有甲之證攷工記鞞人為革急者先裂則是以前博為棧也注棧讀為伐淺之伐是薄甲為伐之證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又曰將徒人與伐者同實韓詩伐不著甲又本管子當從毛傳賈逵云左傳明其五候五方之候王肅云山侯林侯澤侯川侯平地侯董遇云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軌以周案周書程典云固其四援明其五候依其山川利其守務是山川不在五候中宜從賈董

軍二

半

毛詩傳云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刀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以周案兵車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御者在右此常法也惟元帥主旗鼓在車中則居中央擊鼓與軍人為節度而御者居左與裨將以下別故曰左旋右抽中軍佗好謂元帥也旋為回旋演戰之法自是御者事右抽謂車右抽矛說文引佗右搯云抽兵刃以習擊刺也與鄭箋合毛傳云右抽矢以射許鄭皆不從其說者為車右持刀不持弓矢也孔



疏毛傳以爲右手抽矢亦非參見御汾門

賈逵云司馬遷從遯不過三舍碎君三舍九十里也以周案詩弓三十里傳師行三十里箋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然則古軍遷進退日行三十里也從遯者從而退也退至三舍而極故傳弓碎君三舍下卽繼之曰若不獲命則與君周旋矣今本司馬遷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羣書治要作逐奔不遠從綏不過三舍從綏猶從遯綏之言退左文十二季傳注云古名退軍爲綏是也近解綏字多誤

記少儀軍尙左卒尙右老子道德經吉事尙左凶事尙

軍二

圭

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以周案二書許似相反竝屬周人行軍之通例江慎修以爲當時制度各異各言所見非也少儀以將卒爲文左右異尙將軍乘車在左其車右勇士也次弓將軍故曰軍尙左其徒卒兩處伍之右伍處兩之左故曰卒尙右而左陽主生右陰主殺鄭注已詳其義矣老子以上下軍自相尙爲文古人尙右故偏將軍處上將軍之左左傳敘軍帥皆先右後左右尊也如桓五季號公林父將右軍時號公知政周公黑肩將左軍鄭曼伯爲右拒蔡仲足爲左拒京十一季孟孺子洩帥右師并有帥左師皆然僖二十八季城濮之戰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此晉師以左當其右是下軍處左也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此晉師以右當其左是上軍處右也宣十二季邲之戰楚工尹齊將右拒逐晉下軍此右當其左是晉下軍處左也潘黨將左拒從晉上軍此左當其右是晉上軍處右也桓八季季梁曰楚人尙左君必左明周軍禮皆尙右也古人尙右說詳職官門老家以佳兵爲不祥故以器禮說之與鄭注卒尙右義合禮軍敗而歸處以器禮師有功則奏愷樂云戰勝以器禮處之與經意違王弼注老子以此爲非老子語見鼂氏讀書志

軍二

圭

春秋傳邲之戰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孔穎達說晉上軍在左下軍在右以周案觀下文楚以右拒逐下軍是晉下軍在左又以左拒從上軍是晉上軍在右右移者謂下軍在左乃右移而走也右字正對其在左爲文若謂下軍在右失左氏用字之意

春秋穀梁傳桓七季焚咸邱不言邲疾其以火攻也或說太公六韜有火戰一篇火攻亦古法也以周案火攻五法詳見孫子此衰世之事也六韜載武王太公問答祇防敵人之燔吾軍非以此爲制勝管子云良田不在戰士三季而兵弱以周案此衰世之



法也吳起攻亭下令曰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一朝而拔秦晉用其法而良田遂盡歸諸戰士可鑒也

曾子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又言戰陳無勇非孝也言似兩岐以周案大戴記曾子之言曰大辱加亏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粢為昭穆之尸死不粢昭穆之域讀此知聖賢臨戎自有我戰則克之道不以死敵為勇也周官冢人死亏兵者不入兆域莊子曰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娶資皆與曾子意相發明孔異軒曰戰期能克非期能死所謂死王事者

軍二

重

必死而有益若狼曠敵無存之徒然後登亏明堂饗祿其後至乃不占震亏鳴鼓陳書恫亏閭金直謂之戰陳無勇而已後世臣道既薄節士益鮮不粢不獎以厚賞諷以虛名輒有鑿門受律恩仇短略挾師辱國僅以一死塞責而優卹及亏孤兒史傳廁亏忠義豈知古之人視之方將錄其辜而削其葬也哉

左傳云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警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何休膏肓據公羊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以難左氏鄭元箴曰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考異郵曰襄公大辱師敗亏泓徒信不知權譎

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考異郵矣

穀梁傳云以三軍敵莒元莒元雖獲不病矣何休癢疾云書獲皆生獲如欲不病莒元當有變文鄭元釋云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莒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柰不勝敵耳莒元有賢行尋眾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而何

穀梁傳云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何休癢疾云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晉人秦人戰亏

軍二

重

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為惡是河曲之戰為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元釋云及者別異主客耳不施亏直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亏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舉霸事而伐魯亏義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邲劉逢祿難云邲之戰晉楚皆客也即楚獨為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



之凡書及皆與為主辭以客為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  
定亂亏器無薄也春秋以嫌亏伐器故變文以起之惡  
宋之說亏義反矣

右三條為古說增存之亏例宜刪

受業通州孫徹  
次庚全校

軍二

三

田禮通故

禮書第四十一

定海黃以用述

左氏說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亏農隙以講事也三季  
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公羊說春苗秋  
蒐冬狩穀梁說春田夏苗秋蒐冬狩四時之田用三焉  
侯君謀說用三卽下文一乾豆二賓客三君庖與三時田之說不同何休云運斗樞曰夏  
不田穀梁有夏田亏義為短鄭元云四時皆田周制三  
時田者夏殷制詩曰之子弓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繁  
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繼緯見讀而傳為三時  
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秦蕙田云周禮

田

一

左傳四時皆田公羊注夏時不田其異一周禮蒐苗獮  
狩歲歲皆行左傳治兵振旅三季一舉其異二周禮左  
傳以蒐苗獮狩分四時公羊春苗秋蒐穀梁春田秋蒐  
其異三當以左傳為正以周案左傳蒐苗獮狩之名與  
周官爾雅合公穀說非又公羊家說夏不田本諸緯書  
鄭引車攻之子弓苗以駁之當已月令弓孟夏云驅獸  
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曰驅獸明夏亦田矣曰毋大田獵  
明夏獮較三時為小也夏田較小故公羊不舉其文鄭  
以三時田為夏殷制者據王制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  
而言王制多依夏殷制立文何注以夏不田為春秋制



孔與軒說諸侯制皆非又案鄭釋廢疾云公羊正當六國之後不起弓

漢京平開明矣  
周官云聽師田以簡稽春而振旅夏而芟舍秋而治兵  
冬而大閱左傳云蒐苗獮狩皆弓饟隙以講事也三季  
而治兵入而振旅公羊穀梁云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爾  
雅云出為治兵向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以周案  
春以入兵為名向農事秋以出兵為名向武事諸書所  
言義通故鄭注周官亦用爾雅文周官因田獵習武事  
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冬大閱簡軍實其法本  
簡故可弓四時農隙並行之管仲作內政猶存古制後

田

二

世尚武簡開既繁不能不弓田獵之外別行之此秦氏  
通考所以分田獵校閱為二也然秦氏引周語三時務  
農一時講武為後世校閱所自昉此實未然古人因田  
獵習武事而田獵以冬閱為大鄭注月令孟冬天子乃  
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云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之凡  
田之禮唯狩為備此一時講武之義也古未有不田獵  
而徒講武者矣春秋之時列國兵爭乃有不因田獵而  
治兵又三季一大閱五季一大蒐故左氏云三季而治  
兵何休云三季簡軍謂之大閱五季大蒐車徒謂之大  
蒐此皆春秋之制讀者當分別觀之

司常職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  
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帥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旐  
道車建旄旂車建旌大司馬中秋治兵王載大常諸侯  
載旂軍吏載旗帥都載旛鄉家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  
旗鄭元說大司馬之軍吏諸軍帥也帥都遂大夫也鄉  
家鄉大夫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  
大夫百官卿大夫也秦蕙田云鄭剛中據司常大閱之  
文以軍吏即大閱之孤卿與芟舍之帥以百官即大閱  
之大夫士與芟舍之百官以帥都即大閱之師都與芟  
舍之縣鄙以鄉遂即大閱之州里縣鄙與芟舍之鄉及

田

三

野以郊野為公邑閑田之吏與鄉遂之郊野異王昭明  
以旗旛等有誤文蔡宸錫亦謂此節旗當為旛旛當為  
旗物當為旛旛當為物宜以司常職之文為定以周案  
說已詳上軍賦門巾車建大麾以田與諸文亦異鄭注  
云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則黑夏后氏所建鄭志  
荅趙商問云春夏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尋天下故建其  
正色以春夏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王制疏云旌  
旗無旒者謂之大麾一名綏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  
侯殺則下小綏注云綏當作綏有虞氏之旌旗也明堂  
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注亦定其文曰虞綏夏旂



巾車注又以綏屬夏后氏蓋夏后氏之旂無其旒者卽有虞氏之綏綏卽巾車之大麾春夏田以大麾秋冬則大常也一說中冬大閱中秋治兵固建大常矣其田也仍建大麾

鄭元云虞人禁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初三鼓及表自後表奔至弟二表又三鼓及表自弟二表至弟三表乃鼓車馳徒走及表自弟三表至表乃鼓退及表自表至後表賈公彥云從南立表北爲後表易祓說

田

四

大武四表一表在南所謂武始而北出歷二表三表而至四表則再始以著往也四表在北是復亂以飭歸歷三表二表而復亏一表則樂終而德尊也大閱亦然賈說與樂記不合鄭說左右之廣容三軍指一旁而言若左右兩旁當容六軍以周案立表自南始後表在北士卒由後表以至南表復回身向北以至後表鄭注甚明大司馬賈疏大武舞法其說本誤當以此疏正之易氏以不誤爲誤誤爲不誤慎矣其解注左右廣各容三軍本賈疏或疑三表相距各百步表各六十丈何以容大閱之眾但四表東北之廣初無定數似亦無容過疑

田

五

鄭元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訓其部曲疏數奔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鄭司農云險野人爲主人居奔易野車爲主車居奔江永云大司馬左右陳車徒以下注疏未尋其義未習戰以奔如戰之陳此車徒同羣車以率徒徒以衛車也既習戰以後將分車徒故立兩和門使車徒各出一之左一之右而車徒遂分別也不云左車右徒因地之勢左右不可常也旗居卒閒以分地徒一廂百人樹一旗則車一廂亦容兩偏之地而樹一旗也車徒各有卒疏謂軍吏各領己之士卒執旗以表之非卒閒之義也奔後有屯百步此又別爲二屯如軍之營蓋擬田畢將帥居其中而獻獸也此屯用車徒圍繞化之車徒之分分弓左右和與左右陳非分弓奔後之屯百步之屯能容幾車徒哉以周案從江說鄭元云大司馬蒐田有司表貉誓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鄭鏐說有司肆師甸祝秦蕞田云大司徒總率鄉遂諸官不必以表貉事屬之以剛中說爲正以周案月令司徒摯扑北面誓之鄭義爲長肆



師為衰貉之位旬祝掌衰貉之祝號與誓民無與

江永云田時誓有二并誓在列陳之後戒其坐位進退之不用命也後誓在衰貉之後戒其從禽之不如法也春冬各言其一疏引大閱羣吏聽誓解有司衰貉誓民未密

杜子春云旬祝禩牲禩馬禩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許慎云禩牲馬祭也從示周聲鄭元云禩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或說杜意禩牲謂禱所獲禽牲禩馬自為一祭許說所本或

田

六

說田事既弊何禱多獲杜說為短以周案旬祝禩牲禩馬皆掌其祝號明是二祭故曰皆杜引詩者以伯證禩馬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此周官之禱馬也又云禱禱獲也此周官之禩牲也杜說蓋本毛傳凡禩牲禩馬皆在田獵之先詩吉日文可證上文乃敝禽句與此本不相關非田事既弊乃禱之也申許駁杜胥失之矣

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禱其祖禱禱獲也何楷云伯通伯伯亦化貉鄭司農讀為禱鄭元云禱師祭為兵禱其禮亡其田獵之祭則

名之為貉說文既伯伯既禱此即田獵之日衰貉之祭

也未聞田獵有馬祖之祭亦未聞馬祖有伯之稱惠氏古義

何以周案爾雅是類是禱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皇

矣之禱為師祭吉日之伯為馬祭兩字迴別旬祝掌四

時之田衰貉之祝號杜子春注貉書或為禱兵祭也引

皇矣詩及爾雅師祭為證又云禩牲禩馬皆掌其祝號

杜子春注禩禱也引吉日詩及爾雅馬祭為證分別禩

師伯馬兩義亦甚明自小徐注說文禩字下引詩既禱

既禩大徐誤入正文觀釋文既禱下引說文伯禩而不

云伯伯禩可知說文禩字下並不引詩何氏乃以伯為

田

七

禩并牽合周官之貉以斥毛傳甚誤古伯禩貉三字音

雖近而義迥別祭師所征之地謂之禩祭師所田

之衰謂之貉專祭馬祖謂之伯貉為祭衰故肆師謂之

祭衰貉杜注旬祝先鄭注大司馬因故書禩貉通用併

為一事非後人以禩貉伯音近遂謂三字義同豈非鄭

君勘定經文分析甚明詩皇矣禮王制類禩字伯禩詩

吉日伯禩字伯伯周官肆師旬祝大司馬衰貉字俱伯

貉貉雖為田祭不尋與伯提貉雖亦祭師又不尋與禩

提

鄭元云司几筵旬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謂王何有司祭



袁紹所設陳祥道云何役陰事故右几經不言祭鄭注非以周案凡几生人陽尙左鬼神陰尙右通例如此陳說非

鄭元云春振旅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鐸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元謂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冬大閱司馬振鐸羣司馬振鐸謂兩司馬一說序官都司馬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亏公司馬鄭注云公司馬國司馬也卽王之大司馬此謂大司馬執鐸以教坐佗進退之節鼓人曰以金鐸執鼓如鄭說王諸侯軍將等之鼓反視伍長之鐸以爲節失其義矣

田

八

以周案對都司馬家司馬之家臣言卒長兩司馬伍長皆爲公司馬對卒長兩司馬言伍長謂之公司馬本文公司馬在卒長兩司馬之下杜子春以爲伍長是序官公司馬鄭注以爲國司馬亦未嘗云大司馬或說非也又本職亏大司馬皆曰司馬其餘別之曰兩司馬公司馬又統之則曰羣司馬司馬以旗致民平別陳謂大司馬也司馬建旗亏後表之中司馬振鐸其文皆與羣吏相對兩伍司馬在羣吏中則司馬亦謂大司馬也鄭注以振鐸之司馬爲兩司馬意欲合上兩司馬執鐸之文則下文鼓行鳴鐸鼓進鳴鐸是公司馬鳴與鼓退鳴鐸

是卒長鳴與竊謂上文辨鐸鐸爲卒兩伍所執而大司馬別自有鐸鐸猶上辨鼓軍將執鼙鼓旅師執鼙鼓而軍將令鼓別自有鼙也凡鼓主亏軍將軍將以鼙令鼓則鼙鼓提鼓鼙鼓皆應凡金主亏大司馬大司馬振鐸兩司馬應之故後又統之曰羣司馬振鐸羣者羣大司馬及兩司馬也大司馬鳴鐸則公司馬應之鳴鐸則卒長應之是卒長執鐸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鐸皆節制亏大司馬猶師帥執提旅帥執鼙皆聽命亏軍將也裨帥聽命亏中軍中軍主謀卒兩伍節制亏大司馬大司馬主坐佗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田

九

鄭元云易顯比王用三驅佚奔禽王因天下顯習兵弓車狩焉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佚奔禽者謂禽在奔來者不逆而殺之傷去又不射惟背去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足皆所以佚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禁背者乃殺以仁恩養威之道一說三驅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一說三驅卽不合圍之義謂開一面之網以周案佚奔禽鄭本作佚傳曰舍逆取順佚奔禽也佚奔禽爲舍逆禽之逆我而奔來者不射故無面傷背我而去者我順而射之故上殺自左髀達亏右髀鄭義爲長



記王制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詩毛傳云  
自左膘而射之達弓右膈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  
膈達弓右膈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  
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何休云一者弟  
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弓右膈中心必疾鮮絜故乾  
而豆之中薦弓宗廟二者弟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  
弓右膈遠心必難故以為賓客三者弟三之殺也自左  
膘射之達弓右膈中腸胃汚泡必遲故以充君之庖范  
甯云上殺中心次殺中膈酪下殺中腸汚泡以周案左  
膘詩釋文引三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腓指

田

十

肉也右膈本或作膈公羊釋文引字林云肩胛兩乳骨  
也說文膈肩胛也射右耳本有字誤箋云射當為達謂  
自左膘而達右耳本鄭意自左膘達右膈適中心自左  
膘達右耳本雖過膈而未中心也不言自左膘者蒙上  
而省也自左膘而射之句逗為上次殺之通辭下殺不  
自左膘故別之曰射左膈何注皆自左膘失其義矣左  
膈釋文作左脾云一本作膈以下右膈決之當從膈射  
左膈較左膘為後矣右膈公羊釋文云一本作膈音賢  
說文膈牛百葉也廣雅謂之膈達右膈去心尤遠矣  
何氏改右耳本為右脾與下殺右膈無甚別或作右膈

與射法更不合汚泡謂膈肱言胃而兼腸膈肱嫌與次  
殺右脾無別也范注更舛凡田獵之禮禽之自奔來者  
不逆而殺之故無面傷傷去者亦不射故無翦毛惟背  
我而去者我自後而射之故殺皆自左膘或左脾膈脾  
皆在體之後必自左者田獵之法射自左馴鐵之詩曰  
公曰左之是也孔疏謂自左耳達右耳是傍殺矣與上  
下文自後達奔之意亦違俞理初類纂改自左為自右  
右膈為左膈更非

春秋穀梁傳云因蒐狩以習武事艾蘭以為防置旃以  
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檠流旁握御輦不尋入詩毛傳

田

十

云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纒旃以為門衣纒  
質以為檠闕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尋入范甯云轅門叩  
車以其轅表門質樞也檠門中臬葛或為褐流旁握謂  
車兩轉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輦挂則不尋入門  
孔穎達云以織毛褐布纒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旁  
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陳奐云流行也  
旁謂門旁毛傳擊釋文作輦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絰也  
其字亦作輦輦疑擊輦皆輦字之誤質高二尺田車之  
軾離地崇三尺三寸故車可以過檠輦之離地庫不尋  
過檠傳直云輦則不尋入謂徒所乘之輦不尋入門而



徒仍入門也周禮言陳表之中車駟徒趨車馳徒走是其明證以周案周官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不言有轅鄭注云和門立兩旌以為之孔疏本鄭穀梁傳置旂以為轅門亦謂立旂為門如設轅然范注以為要有轅表門與周官難通門廣弓轉頭八寸車入門當驅而驅車又不可與門旁轅挂此教戰試御之法舊說本確陳氏改作輦字無義輦則不尋入亟上開容握驅而入為文不關質輦門外又有屏月令云整設弓屏外

春秋穀梁傳云車軌塵馬候蹏拵禽旂范甯云車塵不出轍馬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旂眾禽王念孫說軌循也

田

三

賈子緣法循理謂之軌車軌塵與馬候蹏對文謂後車循再車之塵不尋旁出也齊召南說馬候蹏四馬馳驟如一卽詩所謂我馬既同毛傳言田獵齊足是也以周案此傳三句錯綜以為文非同後人駢辭王說非也曲禮車塵不出軌與此車軌塵同兩軌字略分虛實耳馬候蹏齊說以為齊足同力自確拵禽旂旂指民眾田獵百姓齊出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伦也說苑修文篇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即不從奔不詭遇逐不出防此皆獵蒐狩之義也卽本此傳為文旂訓百姓范注謂拵取眾禽與不拵羣之義相反

傳又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詩毛傳云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范甯說不失其馳謂不失馳騁之節不從奔謂戰不逐奔之義面傷嫌誅降不成禽惡虐幼小孔穎達說面傷謂當面射之踐躄古通躄毛謂在旁而逆射之姚鼐說不失其馳者五馭之逐禽左也古者取禽必引車右旋逐其後自左射之若御者詭遇則所獲禽必多面傷踐毛謂之不能中以周案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申釋不失御法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申釋能中射法獸之奔奔者不從而射之故無面傷射

田

三

循上殺中殺下殺三法故無不成禽禽古擒字毛傳多踐毛不獻句孔疏以踐毛為旁射獸之從旁去者將越防而逃者也故鄭注易以不面傷喻不殺降不旁射喻不禁奔則傳云過防弗逐卽明不踐毛之義也御者弗逐過防不從奔奔而射者自無面傷無踐毛無不成禽故曰御者不失馳然後射者能中此傳上下俱為御者立文故云爾

鄭元云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之以止奔馳放不扣惠士奇云止馬曰控騁馬曰聲勒馬曰提放馬曰晉提猶控也晉猶



誓也提之言遲誓之言進驅則奔矣

記月令季秋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旆授車以級呂覽  
佗咸駕載旌旆與授車以級淮南子僕佗大僕載旌佗  
戴挂鄭元云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駟謂趣馬主為諸官  
駕說者也司徒摺扑北面誓之誓眾以軍法也高誘云  
僕亏周禮為田僕掌御田輅七駟亏周禮當為趣馬掌  
良馬駕說之任燕七駟之官也田僕掌佐馬周官之政  
令獵周官佗獲者揚周官佗植旂故載旂也輿眾也眾當受田車  
者各以等級陳亏屏外也莊述祖云旂旌同柱誤高注  
但解載旂而不言旌是咸駕載旂絕句旌即輿異文司

田

古

常旂車載旌注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則載旌為田  
僕矣謂大僕及戎僕者非也咸駕為田路非戎路旌授  
車謂鄉遂之眾非軍吏諸帥載旌非大閱司徒之誓當  
為獮田之誓三時皆誓民惟大閱乃有斬牲之誓羣吏  
聽焉非此摺扑之誓明矣以周案云載旌明所駕有旂  
車也云載旌明七駟為郊野之官也司常冬大閱贊司  
馬頒旗物云旂車載旌而大司馬秋治兵不言文略互  
見鄭注大司馬因秋治兵無文遂以月令載旌旆當冬  
大閱又與季秋之文不合遂以月令為失而注月令以  
為秋治兵事其說自正莊說誠是其讀旌受車為句以

為鄉遂之眾未足為據

鄭元云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厲飾戎  
服也高誘云凡田冠弁服以周案高說是詳衣服門  
周官仲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記月令仲春之月毋  
焚山林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  
君親誓社鄭元云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至季春火出  
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後誓社記者誤也孔穎  
達云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謂未十月之時自十月  
以後至仲春皆畧火田以周案仲春火田之後民不畧  
焚山林故司燿修火令野焚萊有罰季春無焚法從注

田

五

疏

春秋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傳云書時禮也何休  
云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陽氣始施杜預云周  
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以周案杜說是也夏小正  
十有一月王狩周官亦仲冬以狩田何氏以為當在夏  
之孟冬無據

詳說云冢宰以八則治都鄙八曰田役以馭其眾是卿  
大夫畧田獵賈氏引春秋鄭大夫豐卷請田失之當以  
天子之大夫畧田役諸侯之大夫不畧田役為正禮書  
云春秋傳唯君用鮮眾給而已是諸侯有田獵之禮大



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以周案據曲禮王制文大夫亦有田獵但人君因祭而獵大夫俟君獵然後獵不然雖祭亦否王陳二說胥失之矣

鄭元云士師五戒三曰禁用諸田役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以周案此軍禮司馬法逸文也詩毛傳言田獵之三殺皆以自後射立文故獸無面傷鄭注易三獸佚焉禽謂禽在焉來者不逆而殺之惟背去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卽據毛傳自後射爲義賈疏引鄭易注以證此無自後射爲不中不重射弓自後之文無著大司馬疏以無後射象戰陣不逐奔又引一說以爲

田

去

焉人已射中禽後人不尋復射說甚游移竊謂田獵之汰獸有背我焉去者我自後射之本屬正汰茲云無自後射爲爭獸之禁不關三殺之事疏引鄭易注以證其義非也大司馬誓民鼓遂圍禁注云誓民誓以犯田汰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據彼注文則無干車者謂各守車行毋觸犯他轍而逐獸也無自後射者謂各安徒列毋自人後而爭射焉禽也立旌以表位所以示車徒之行列也行列正自無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蓋亦軍禮司馬法逸文

詩毛傳云壹發五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壹發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以周案此詩當依小序解之曰五豝者明其庶類蕃殖也曰壹發者謂弓五豝中壹發矢明其仁也故下歎美之曰吁嗟乎騶虞騶虞不食生物亦獸之仁者也有至仁之德則騶虞應之傳至信當依小序仁如騶虞文化至仁陳碩甫用俗說疏毛義謂公壹發而尋五豝則詩上下語意閼隔不貫矣壹發五豝與大射禮壹發中三侯句汰同三侯有高下必不能連中與射獸同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尋穿七札獸各轍行安有壹發尋五豝之理亦

田

主

可謂不揆事情矣魯詩說騶者天子之園虞者圃之司獸者也別一義

秦蕙田云澤中之獵不見弓大司馬春秋內外傳如棠觀魚濫弓泗淵之類又皆失禮之事居多然地官山虞澤虞並有大田獵之文其事從略者始以時舟師未備故講武亦詳山而略澤與以周案澤者鼓也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詩云叔在鼓鼓澤一也爾雅詳十鼓之名皆古田獵處

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齊方四十里毛詩傳云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揚雄樂松等說文王囿百里民



以為小白虎通義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何休云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以周案文王園百里七十里本有二說不必執此破彼樂松又言齊五十里恐難據臧玉林因此欲改孟子毛傳之文未當也文王之園弛以與民雖大不嫌云百里者張大其事未可據以為例毛傳白虎通義因此以定大小國之塗亦未當也何注所言近是焦理堂乃謂公羊傳注所指為離宮毛傳白虎通所指為御苑若然天子離宮百里何其侈與 又案苑囿渾言通析言別說文艸部苑所以養禽獸也口部囿苑有垣

田

六

也園為有垣之苑苑為無垣之園高注淮南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園誤注呂覽云大曰苑小曰園是

記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以周案左傳隱五年公矢魚于棠臧僖伯諫曰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此明人君不親取魚雖薦寢廟亦使官司供之故周官漁師云掌以時漁春獻王鮪月令所言之事不古

受業無錫唐浩鎮全校  
次甲

御禮通故

禮書第四十二

定海黃以周述

異義云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下知天子駕六古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皆有四方之事士駕二也詩云四驥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百耳魯僖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鄭元駁云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為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

御

十

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百豈故為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亏經無以言之以周案鄭駁是也或據詩良馬五之謂古有駕五之制要謬駕六駕五皆後世事

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駢周人又益以一駢謂之駢本從一駢而來亦謂之駢經言駢則三



馬之名孔鼂云佗者歷言三王之恣此似述傳非毛意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房以一馬參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

鄭元云王有車出之時登車亏大窶函階之毒反降亏阼階之毒金鶚云曲禮國君下宗廟宗廟在中門內君不敵乘車過其房則乘車必在中門外矣又云君子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攷治朝之位在中門外則乘車必在中門外矣賈疏謂曲禮諸侯禮不昇升降亏階毒此強為之解百且

御

二

堂涂中央峻起豈可以行車中門路門之內皆有屏車又何以過之鄭以經云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意謂奏樂必在路寢庭車亦以采薺肆夏為節故云爾不知車亦如之者以車之遲疾與人之行趨同亦宜與采薺肆夏相應非必車與樂相近而後可為節也以周案鄭注引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以釋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自是正解車馬斷無上堂之禮行以肆夏不可施諸車馬而謂登車亏堂則車亦如之自無容過泥爾雅之文矣金氏此說不為無見但謂乘車在中門外初無實據曲禮言下卿位卿位在中門內廟

亦入中門而後曲而東中門內無屏則天子乘車下車在中門內近雷可知矣

江永云升車尊者履石隸僕王行洗乘石注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尸履以几曲禮尸乘必以几注尊者慎也昏禮婦乘以几注尚安舒也以周案升車履几尊者及婦人禮也昏禮賈疏几上車時履而登是已曲禮孔疏謂几在式上有羔羃殊謬與人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注云兵車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以方計之不及二寸安昇式上置几羔羃虎植亦以覆式爾江氏禮記訓義詳言之

御

三

鄭元云已駕僕展軛具視效駕白已駕禮家舊說云軛車闌也駕竟僕從車軛左右四面視之上至弓闌也盧植云軛軛頭軛也皇侃云軛是軛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軛故具視之二則闌之軛字不佗車邊為之孔穎達云效駕者效白也白君道駕畢以周案說文軛車軛閒橫木軛車籍交錯也楚辭倚結軛兮長太息集注軛軛下從橫木此與軛為車闌說合盧注軛軛頭軛軛釋文引佗軛大誤阮氏說車以展軛之軛為車末之軛引桐城馬宗璉云禮先言展軛次言奮衣由右上則軛為車末之軛非輿中之軛可知此從盧注說是也僕既展



幹又效其駕效謂效習易曰日閑與衛閑謂閑習與效義同下文奮衣由右上云云即效駕之法注疏訓效爲白未是

孔穎達云僕奮衣由右上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緩有二是正緩疑君之升一是副緩疑僕右之升君初來欲上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所餘一空手取正緩授君令登車也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緩轉身嚮後引君上也胡銓云春秋傳左并轡則此當亦在左而右手授緩轉身嚮後引君登也以周案少儀僕弓君子始乘則式謂立乘以待升也執君之乘車僕跪以待君將升僕

御

四

并六轡弓左手轉身嚮後右手授緩以引君登左傳言左并轡少儀言左執轡賈子亦言右持緩皆其證孔疏殊謬胡說先授緩後轉身亦非君升自左未轉身之并左手并轡右手授君緩事殊不順

鄭元云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車右勇力之士倫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孔穎達云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也門閭君當式則車右下溝渠險阻下之者將以捍衛也或說注疏誤馬驅曰驟馬行曰步必步者令馬緩行勿驅之也以周案注行則陪乘式則下齊右道右文鄭彼注云陪乘參乘

謂居右也天子出入其車右有三乘道車用道右乘齊車用齊右乘戎車用戎右其御之僕爲大馭非大僕詳職官大僕乘君之乘車自左馭而奔驅步馬之說毛大可經問言之甚詳步馬者馬未駕車而步之也今已駕矣必步自指參乘下車而言

鄭元云少儀執轡君之乘車則坐僕者負良緩申之面拖諸幣執轡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面奔也良緩君緩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弓奔覆笮上也孔穎達云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面鄉奔取君緩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緩之末弓面

御

五

奔而擲弓車奔轡上也朱熹云既言以轡緩升則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緩而擲緩末弓幣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轡緩升君方出而就車疏誤此與曲禮君車將駕皆僕之通禮非專爲君御者之事以周案疏意君升時僕鄉後面君以授緩今君未升故背之面鄉奔所謂君者君位也非謂時君已升車御君始升跪乘御君子始升立乘其禮有別執君之乘車則坐坐即跪乘負良緩在跪乘奔以轡緩升又在負良緩奔記文皆逆敘之緩在車上負緩似不宜在車下也

鄭元云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奔驅奔驅如今道行



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賈公彥云若使人馭馭在中央身無事居左太尊故自馭也或說驅者在涂馭者在車驅不復馭自左馭而再驅者大僕自馭者之左而驅也或說大僕職主弓御故居左自馭以周案大僕主御始弓漢周之御王五路者玉路大馭金路齊僕象路道僕革路戎僕木路田僕也馭貳車從車使車者馭夫也大僕居則在王左右行則乘王之副車副車亦曰從車凡乘副車者從王後而大僕為王道引則在再再驅者多步行在涂而大僕驅以車與小臣之再道異故曰馭明非徒行也乘副車者多參乘而

御

木

大僕乘王路之次路尊宜辟王與有馭者乘倅車異故曰自左馭明不敢曠左亦不敢參乘也記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專為乘君次路者言與此相發明自左馭正當式左也孔氏彼疏云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者玉象金木革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曠左是則自左馭者為乘君路之常法故戎右會同充革車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充之者謂居左明乘路並自左馭也若乘倅車不必自馭故馭夫掌馭貳車從車注云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明乘副自有馭也賈氏疏此未分

明後人遂起而攻注失之矣

周官大馭掌玉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軼遂驅之鄭元云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以周案自左馭文與大僕同亦謂王親左馭也馭下祝登句絕受轡犯軼連讀祝馭馭之事酌僕者亦馭酌之也將祝而親酌之示敬疏謂別使人非下文及祭酌僕僕左軛轡右祭兩軛祭軛乃飲俱在犯軼之再經逆殺之受轡者受僕祭時所軛之轡也疏謂登受王手中之轡亦非馭下右亦有再馬解轡事文略耳

御

七

戎獵之副曰佐孔穎達云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故戎僕掌倅田僕掌佐以周案戎倅田佐對異轂通轡之戰佐車載君免乘正之戰佐車授公綬是戎車之副亦曰佐也佐車則否即所謂武車不式也熊氏謂據諸侯非矣

孔穎達云書左不攻弓左右不攻弓右御非其馬之正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帥居鼓下在中央左傳晉伐齊卻克傷矢而鼓晉未絕張侯為御而孟左輪是御在左將居中矣以周案鄭箋魯頌云兵車之涂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



御與甘誓言左右又言御合又鄭箋鄭風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容好兵車之汰將居鼓下與左傳卻克張侯事合案將居鼓下者謂將正對鼓下居之非謂身入鼓下也然將居中御在左惟元帥為然韋之戰韓厥為司馬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此雖權汰然曰中御亦見御必居中也杜注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中是也而御有中左之異者裨帥提鼓無妨中御元帥中建誓鼓故也凡天子路鼓諸侯鼗鼓軍將誓鼓皆建諸車周官戎右可贊王鼓大僕自左馭亦可贊王鼓為路鼓居中故

御

八

也張侯為卻克御尋代元帥右援抱而鼓為其人在左也其人在左故矢貫肘左輪朱般王氏裨疏謂御必居中弓建鼓之汰全未之思也或說偏將之御亦居左亦未是

毛詩傳云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之汰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王夫之云御必居中如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之外勒而舒斂無度矣周禮大馭掌馭王路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曰王自左馭者自左而嚮中也馭犯軼暫攝馭居中王位固在

左矣戎僕掌馭戎車犯軼如玉路之儀則天子即戎且不居中而況將乎韋之戰齊侯親將逢丑父為右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齊侯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此將居左之明證張侯御卻克左輪朱般或以傷夷易位詩左旋右抽非以車左車右言之蓋言戎車同旋演戰之汰耳毛傳是以周案王氏說元帥之御亦必居中立為四證惟此條最為有據然大馭犯軼王自左馭文與大僕同此正見御必自左耳大馭犯軼王自左御者王初在中也中有路鼓不能御故王自左御公羊說帥居左與左氏家說異王氏據公羊文必無以解左傳傷夷易位遁

御

九

解也詩左旋右抽為同旋演戰是御者事傳箋義同鄭元云國中以策彗邛勿彗竹帚邛勿搔摩也孔穎達云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帚帶葉者為杖形如掃帚故曰策帚邛勿者以策微近馬體搔摩之不欲令疾也軌車轍也車行遲故塵埃不飛揚出轍外也朱嘉云策彗若今鞭末丞革劉氏饒齋遺稿歷引毛傳說文玉篇廣韻彗為微末證朱子說吳澄云彗邛謂掃拂之勿驅謂勿以策策馬令疾行也以周案鄭君朱子並以策彗連讀邛勿連讀邛勿為雙聲狀事之辭吳氏以彗邛為掃拂申其說者又謂釋詁彗勤也邛與恒同彗邛猶周語所謂勤恤民隱之勤恒



國中勿驅猶曰入國不馳塵不出軌與上顧不過轂句  
法亦同此以彗邨連讀勿驅連讀較舊更通輪半崇三  
尺三寸當軌詩毛傳曰絛軌以上為軌上或改下考工記曰  
駕馬之軌淡三尺有三寸詩濟盈不濡軌言其淡已及  
三尺許此塵不出軌言其高不出三尺舊解竝以車轍  
言非阮氏釋車云國中不疾馳塵高不過三尺以上若  
道上之軌即塵也安尋不出乎阮氏說是

穀梁傳云因蒐狩以習武事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  
門以葛覆質以為契流旁握御轡不尋入車軌塵馬候  
蹠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范甯云流旁握謂車

御

十

兩轆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轡挂則不尋入門陳  
與云轡疑轡之誤轡軹庫不尋過契故不尋入以周案  
毛詩車攻傳用此文云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尋入閒  
容二字即穀梁旁字之義驅而入即所謂流也謂車流  
行之疾也兩旁樹旃竿以為門又以質為之契所以示  
御車之的也車行至門兩轆頭去旃竿之旁各一握是  
門之廣弓轆頭者僅八寸也車入門當驅而驅車又不  
可與門旁轡挂此試御之法也毛傳擊則不尋入當依  
詩釋文本作轡劉兆注穀梁云轡挂也陳氏詩疏改作  
輦字誤車軌塵馬候蹠所謂範我馳驅也御者不失其

馳然後射者能中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也若御者  
逐過防從奔奔而詭遇之則所獲之禽必多面傷踐毛  
不成上殺中殺下殺之禽法此射之所以重御也說詳  
田獵門

古毛詩說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傳魯訓大戴禮說在  
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五經異義  
云詩曰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  
衡也孔穎達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以  
周案鸞說文作鸞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鑿鈴象鸞鳥  
之鳴和則敬也鸞和所在鄭注周官大馭及玉藻經解

御

十一

皆用大戴禮說箋詩夢蕭不易毛傳各依詩禮家法解  
之也服虔杜預解左傳錫鸞和鈴以為鸞在鑣和在衡  
此又不用詩禮家言而自立一義也夫和在軾詩禮  
兩家竝同服虔何必別生異說鸞之在鑣自以古毛詩  
說為正左傳正義云衡長六尺六寸所容惟兩服馬詩  
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和衡惟兩馬安尋置  
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斯與許氏異義意合是也鳴  
和鸞本五馭之一法

鄭元云輶車置鸞弓鑣異弓乘車賈公彥云鄭以田車  
鸞在鑣乘車鸞在衡以周案此欲參和詩禮兩家然夢



蕭之和鸞雖亦乘車也毛傳云在鑣曰鸞箋不易之亦不自用其說矣

鄭元云既夕禮御以蒲鼓不在弓馳驅蒲鼓牡蒲莖古文鼓作騶賈公彥云左傳知莊子每抽矢鼓納諸房厨子曰董澤之蒲其可既平杜注鼓好箒蒲楊柳惠棟說鼃鎔傳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卽左傳之鼓是鼓騶通用之證以周案鼓古文作騶鄭訓爲莖是不取矢鼓之義說文鼓麻蒸也蒸析麻中榦也玉篇廢麻莖古文作𦵏是字之从取芻者多有莖義鄭以古文騶義更遠故從今文作鼓蒲鼓者蒲莖也凡蒲皆中虛無莖鄭云牡

御

圭

蒲莖蓋卽爾雅之莞蒲謂之莞蒲莖也字亦作翮玉逸注東方朔七諫云泉翮曰廢謂麻莖爾雅莞苻離其上翮郭注云今鹵方人呼蒲爲莞蒲謂其頭臺首也鹵方亦名蒲中莖爲蒿蘇頌本艸圖經又謂之香蒲云香蒲蒲黃也春初生葉至夏抽梗弓叢葉中花抱梗端如武士棒杵故俚俗謂之蒲槌蘇頌所謂梗卽郭璞所謂莖其花生黃不結子故曰牡蒲莖是則御以蒲鼓者與東漢劉寬之用蒲鞭同意此蓋編其穗之莖爲之上雷臺首用以搔摩亦與曲禮所謂國中以策彗卹勿同意故鄭特明其義曰不在弓馳驅賈氏引左傳之矢鼓

釋之矢鼓動物與竹策無以異非鄭意也

御

圭

受業燕錫唐浩鎮全校  
孫次乙



六書通故

禮書第四十三

定海黃以周述

班固藝文志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段借此六者造字之本也鄭眾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段借諸聲許慎云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會意四曰形聲五曰轉注六曰段借以周案班志本亏劉歆七略與古聖造字之次第最合凡造字以象形為最初既象其形乃有事可指形無可象事無可指則會以意意不可會則諸諸聲形與意兩相顧轉注乃起意與聲兩相通段借乃生說文敘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

書

一

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獲多也依類象形謂象形指事二者指事亦所以象形也形聲相益謂會意諸聲轉注段借四者形與形相輔為會意聲與形相比為諸聲意與形相顧為轉注聲與意相通為段借則象形指事為文字之初基會意諸聲轉注段借其孳乳者矣此六者皆古造字法故曰造字之本或以疇四者為體後二者為用非也先鄭之意六書以象形會意轉注為初基處事段借諸聲為孳乳處事與象形對形不可象而處事起處事者處其象形之窮也段借與會意對會意為本義其輾轉引申為段

借段借者段其會意之遠者也亦以造字之段借言諸如朋來諸文是也

聲與轉注對轉注為形意相顧字其形意不相顧者為

諸聲諸聲者形聲字非形意之相轉注者也說文解字

又以指事先象形會意先形聲者其書部首一一為造

字之最初以象太極故注云惟初太極道立亏一上其

畫以象天下其畫以象地見說文不字至字諸注故又云造分天

地化生萬物指畫上而為一指畫下而為一故六書之

次一曰指事二·是也二·之·為指事二·之一為

天地六書首指事先天地也不直云天地者天地非指

事字也天之下算大亏日月故二曰象形日月是也地

書

二

之上算大亏江河故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天地之中人

為大而人算大亏言動故四曰會意武信是也此以事

物之大小為次故又與班鄭說異後儒易六書次第者

數十家要以班志為最尊先鄭次之

許慎云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是

也段玉裁云見意各本作可見今依顏氏藝文志注正

識舊音如憶識意同部以下再書二句皆韻語也二二

各本作上下今正此謂古文也許亏二部曰二高也此

指事二底也此指事敘復舉以明之以周案有形可象

曰象形形無可象從而指之曰指事段氏以物事專博



分其例亏乙丁戊己及子丑寅卯諸字皆認為指事與許書悖王某友又以有形無形分其例多誤認象形字之八圖會意字之干辛為指事字凡指事者先有象形之字從而指之指之者非字也故指事字仍為獨體與會意二體成文者又別指事之例古多用。篆變為一如木字象形而木心之交不可復象則亏木心。以識之其字為𣎵木相之形無可復象則亏木下。以識之其字為𣎵篆文皆變。為一為𣎵為𣎵其亦有仍從古𣎵者如寸象寸形。亏又口以為𣎵丹象井形。亏𣎵中以為𣎵皆是也。二。兩字古文祇上下其畫以為

書

三

別其字上𣎵一下𣎵一故說文帝字下云古文諸上字皆从一示辰龍童音章皆从古文上段氏謂古文示𣎵𣎵禮𣎵𣎵辰𣎵𣎵之類是也其後又嫌上下其畫難以區別故𣎵畫之上。以識之為𣎵。畫之下。以識之為𣎵。又引其。而長之為𣎵。二為𣎵。下故說文帝字下云篆文皆从二二古文上字以帝篆下補言二古文上則上篆从古文𣎵。二不𣎵二可知凡許書古文不盡載而時增見𣎵注中二雖古文上字正篆未載故𣎵而指事之上下字當𣎵。二。下補言之不然何待複見不𣎵二二亦可知矣凡指事字以獨體為正故許君舉二。兩字為例其所指之。本非字故說文祇有𣎵而

無。俗師謂造字始亏。非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屈○令是也段玉裁云有獨體之象形如日月水火是也有合體之象形从某而又象其形如𣎵从衣而以𣎵象其形箕从竹而以𣎵象其形是也獨體之象形則成字可讀增𣎵从某者不成字不可讀此等字半會意半象形一字兼有二者會意則兩體皆成字故與此別以周案象形舉日月為例者明象形以獨體為正也凡獨體象形皆成字其从某而又象形者皆非字非字故象形仍為獨體其有半體亦成字者如虎之从𣎵羊之从𣎵𣎵之从𣎵此由

書

四

象形字省之為象形亦猶夕从月半見片从半木爰从半竹由象形字省之以會意也王某友云虎本全體象形𣎵字省之乃象虎皮許謂虎从𣎵說頗倒置是則先有虎而後有虎皮之𣎵先有羊而後有羊角之𣎵先有𣎵而後有𣎵頭之𣎵也段所舉𣎵諸字尤字之後出者任古文自𣎵𣎵𣎵不从𣎵竹 又案王某友有非字不出例云許君𣎵會意必出其字而後解之𣎵象形指事則不出而直解之今本多有出者校者恐人不知所謂側注𣎵旁而昧者輒入正文也如𣎵下云从二𣎵方𣎵謂𣎵也𣎵非字𣎵下云象其聲氣從中出謂𣎵也𣎵



非公△之△故不出單下云从叩卑叩亦聲闕卑乃後人誤增所謂闕者即指此也卑既非字安尋云从不然大也說其義从叩卑說其形叩亦說其聲三者備矣復何所闕乎單下云下△逆之也△亦後人妄增△非口犯切之△又非△魚切之△是非字也下字即指此而言以周謂王氏非字之說甚是必謂非字不出亦過泥有不出非字而義可明者不出可也亦有必出非字而義斯明亦尋尋不出此非特象形有出非字即其言从某者亦有非字出其闕如足下云从止口口象腓膊與正同意非口目字△下云从八一象三合之形△三角

書

五

而連合之則人非入字一非一二字矣兼下云从収推華棄采也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此棄采之采許以爲似米而非米明非字也官溥以爲矢字許不謂然故別存之如謂許亦以爲矢字故弓說解中出之則云官溥說采矢字可矣何必云似米而非米豈矢尙有似米之可狀乎則王說非字不出弓說解中有難據信者矣近人多惑弓王說故并辨之 又案古人圖象大判髣髴其意而止不一一求其肖也象形字亦然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牛羊犬之形亦略象其大判耳近之治六書者好攻說文弓象形字

動改古篆力求其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許云畫成其物隨意詰屈謂字之詰屈隨意爲之非必逐形曲肖渙有戒夫鄉壁虛造者矣

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何是也段玉裁云以事爲名謂半義也取譬相成謂半聲也江河之字以水爲名譬其聲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以周案形聲先鄭謂之諧聲與象形指事會意諧聲皆上字虛下字實文法一律許謂之形聲者名之形弓聲者也樂記云感弓物而動故形弓聲又云情動弓中故形弓聲形聲二字出諸此與諧聲之義一也舊解以形聲爲

書

六

半主形半主聲非許意許舉江河爲例者江河爲有聲之物字从工可其最初之諧聲字也顧古人字少往往借音近爲之未有專字其後孳乳各製本字弓物取當時相傳之名以爲聲弓事多取古文通借字以爲聲此可弓禮周官今古文中之來之 此又形聲之後起者也形聲會意皆合兩體以成文會意字有兼形聲者說文已明箸之曰从某某亦聲象形字不具聲而聲即寓弓所象之中說文亦明箸之如日月象形字說文○實也○闕也明日之音義取乎外○內○之實月之音義取乎半○之闕也半性喜卧故卧形沒其足而大其角與封者牛能任



事在封故有封牛之名封者頂上隆起者也牛肉有腍理且本白中青豐末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牛戴牛者牛之戴理者也先鄭注角直一牛非故云牛事也理也明牛之音義取事理故特大其封與肉也牛事理三字古同部象性喜行故作立形象髦尾又化其四足文較牛繁欲以見其壯武也官之名司馬者司武怒者也故云馬怒也武也明馬之音義取怒武故特豐其形也馬怒武三字古同部牛鳴之半羊鳴之半皆象其聲氣之上出而牛鳴从△羊鳴从亅聲亦存亏所象之形是獨體有寓形聲者矣但形聲以兩體為正故說文舉江河為例

書

七

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也𠂔是也段玉裁云會意字曰从人言曰从止戈不尋曰从人从言从戈从止全書內往往為淺人增一从字然亦本有兩从字者固當分別觀之有似形聲而實會意者如拘鉤笱皆在句部不在手金竹部荇荇不入犬日夙部荇糾不入井糸部之類是也以周案荇荇等字主義不主聲為會意之正例拘鉤荇糾等字會意之兼形聲者其不入手金井糸部者以會意為主也會意者合二體以成意其意即具亏二體之字亦有意在無字之處者如𠂔下云鄰道也𠂔下云兩岸之𠂔也王氏云道與𠂔

皆空地是也亦有意具亏二體而字祇見一體者如耨部再再二字乃以耨字摺疊觀之以會其意王氏云此如布二尺以杖當中荷之或以手當中提之則一面祇見一尺然人固知彼一面定有一尺也再所从之一即杖也再所从之爪即手也而所从之耨即如布之舉其中也故再下云一舉而兩也再下云竝舉也此名省而實不省者是也說文欲舉其明顯者故以武信為例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也𠂔是也以周案轉注之說不下數十家其駁說文自違舛說者不待論即從許書為說者如江戴段王諸家以為訓詁之

書

八

互注是轉注在造字已成之後與漢志轉注段借皆造字之本語違江巨庭許周生魏默深知轉注為造字之一法而終不越徐楚金之說楚金以為考之从老猶松柏之从木江漢之从水則考老二字側注與上下日月武信江河令長平列之例不合豈有尋亏六書說文老考也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考老也从老省从亏亏亦聲今本作𠂔轉注者字之意旨互相灌注者也考老者人之形氣相為表裏者也凡人之陽氣出亏肺而會亏首壯季陽氣盛甚髮長而直衰則氣亏而髮曲不久變白紫問經脈別論云肺朝百脈輸精亏皮毛六節臧象



論云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上古  
天真論云六八而後陽氣衰竭亏上面焦髮須頰白是  
則氣亏内髮變亏外此物理之自然也考老二字皆  
从毛人者所以別獸毛也毛為人獸之通名故說文毛  
下云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考老之毛以人髮言其不从  
影而从毛者影从長彡義取直而長詩云綢直如髮說  
文影長髮焱焱毛篆化彡象屈曲形詩云于髮曲局考  
老字之从毛取髮曲義髮曲者氣之亏而形之將匕者  
也說文亏下云氣欲舒出上礙亏一也古文以為亏字  
亏者氣欲舒而重礙之意說文訓為氣平似未尋老之从人毛匕

書

九

者形之匕諸外者也考之从人毛亏者氣之亏諸內者  
也形與氣事相因考與老義相成造字之初其文竝从  
人毛所謂建類一首也考之所以亏其氣者以其人之  
老故从老省老之所以匕其毛者以其氣之亏故老从  
匕考又从亏則老以考之匕諸外會意考以老之亏諸  
內者會意二字之意輾轉相注所謂同意相受也同意  
者造字之意同也同意不必同義說文云凡某之屬皆  
从某即建類一首之義也云與某同意即同意相受之  
義也但云凡某之屬皆从某者未必同意相受云與某  
同意者未必建類一首其建類一首而又同意相受者

惟衣部袞字下云與袞同意字皆从衣為一首袞之米  
與袞之絲為同意其他如闕闕再得爭比从諸字說  
文雖未明言同意亦皆是也而論其造字之會意同本  
義同引申義亦無不同算如考老二字故舉以為轉注  
之例

六曰段借段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𠂔𠂔是也以  
周案考老轉注之例說文亏老部本字下箸其義令下  
云發號也从𠂔𠂔長下云久遠也从兀从匕兀者高遠  
意也久則變化𠂔聲當云𠂔𠂔者到𠂔也凡字到而音別  
人為匕到予為幻之類皆然則此从到𠂔必非𠂔聲可知也𠂔古文𠂔亦古文所以

書

十

明段借之義也凡段借有二例一有其本字依聲通用  
者為造字後之段借一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者此造字  
時之段借也而造字之段借又有二例一本無其字之  
段借而後又造本字如洒正𠂔取次哥𠂔𠂔𠂔𠂔𠂔諸字  
所云古文以為者是也一本無其字既段借後遂不復  
更造本字甚至本義反為段借所奪如來烏朋子車西  
諸字所云以為者是也顧許書所謂古文以為者多一  
義之引申而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之令長與造字之形  
義幾遠隔而難通故舉以為段借之例夫來烏諸字經  
傳尚存其本義而令長之本義轉為段借所奪亏文令



从亼卩說文△三合也讀如集卩瑞信也揆造字之初  
意令以輯瑞為義書曰輯五瑞段借以為號令字說文  
以發號為訓明令亏六書為段借又云从亼卩又明字  
義之為輯瑞也臣从卩兀匕兀字从九九古文奇字人  
兀从九上一以識之其義訓高一指事非象形亦非會  
為象形兼會匕變也从到人為變形之義古文从卩兀  
無匕卩者到亼到亼不亼大徐自有匕意在其中揆造  
字之初意長以變形登高為本義與眞字義近段借以  
為久長字說文以久遠為訓明長亏六書為段借又云  
兀高遠意久則變匕又明字義為九之高匕也凡許書

書

主

說字皆以本義為訓與所解从某某之文意無不貫而  
令之發號與亼卩義相反長久之長與卩匕意亦遠此  
以令長屬段借字故以段借立義爾後人仍以本義求  
之與篆難通亏是紛紛改篆以合其段借之訓可謂俱  
矣或改長作凡以象髮之長或改  
作𠂔以象較短長之形皆肌說且說文以段借立義  
者亦不獨令長為然如龜象足甲尾之形而曰舊也牛  
象角頭三封尾之形而曰事理也學者不可以義害其  
文亦不可以文害其義

漢藝文志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  
篇又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段玉裁云籀

文字數不可知尉律諷籀書九千字乃尋為史此籀字  
訓讀書與宣王大史籀非可牽合或因之謂籀文有九  
千字誤矣大篆之名上別乎古文下別乎小篆而言曰  
史篇者以官名之曰籀篇者以人名之而張懷瓘書斷  
分大篆籀文為二體非又謂籀文亦名史書尤誤凡漢  
書云善史書能史書皆謂優習隸書適亏時用猶今人  
之工楷書耳應仲遠注漢書云史書周太史籀所作大  
篆十五篇殊為繆解以周案蒼頡所作曰古文史籀所  
作曰籀文對李斯小篆言之皆曰大篆說文敘云及宣  
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此對文區別之

書

主

辭也渾言之古文亦稱大篆故秦書八體有大篆不言  
古文呂氏春秋云蒼頡造大篆是古文稱大篆之證大  
篆者別小篆而言之非籀文之專稱也若王莽改定六  
書有古文奇字不及籀文又并籀文亏古文內不足為  
訓

說文解字有古文籀文又有或體王筠云說文之或體  
亦一字殊形而已非正俗亏其闕也自大徐本所謂或  
作某者小徐本間謂之俗亏是概謂或體為俗字請以  
从之者證明之如穠之或體朮从之者有荒述術誦等  
九字與之或體并从之者有昇開拚番等六字囁之或



體𠄎从之者有𠄎𠄎𠄎𠄎等六字則或體中有古文也以周案或字中有古文此可以禮周官徵之如特性禮注云古文𠄎作𠄎𠄎人注云故書𠄎作𠄎而說文𠄎字下以𠄎𠄎二字為或作是或字中有古籀也或之者疑之也或古或籀固不一其例不必俗字也鄭注外府云古字亦多或是也

說文解字有體同音義異之字或云橫直異體从合可也如棗多棘棘即棗也或云二字各有其義棗高而棘卑且叢也以周案後一說是凡體同而音義異者當以六書別之同一指事字如本末朱皆从木一而上其一

書

圭

為末中其一為朱下其一為本所指異故字亦異也同一象形字如𠄎𠄎皆从𠄎子或順之或逆之所象異故字亦異也同一會意字如果杳東皆从木日日在木上為杲日在木下為杳日在木中為東所會異故字亦異也同一形聲字如𠄎𠄎皆从日干仄其日為𠄎中其日為𠄎其形異故字亦異也又如𠄎𠄎皆从𠄎斤並其中而諸其聲為𠄎𠄎其中而會其意則為𠄎𠄎忠𠄎之不同為會意形聲之別易𠄎之不同為象形形聲之異也

右六書

賈公彥云儀禮有古書今文漢書魯人高堂生為漢博

士傳禮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尋古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為古文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鄭注禮時以今古二字並之若從今文則今文在經𠄎注內疊出古文若從古文則古文在經𠄎注內疊出今文胡承珙云後漢儒林傳云鄭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者為鄭氏學則鄭注所謂今文者乃小戴本所謂古文者則漢志云古經出𠄎淹中者也以周案鄭注十七篇所云古文今文信如賈言然公會禮及記注有古文或𠄎字士虞記又有古

書

古

文或為字少牢禮有古文某為某或為某鄉射記公會記有今文或𠄎字聘禮注又有今文或曰鄉飲禮注又有今文某為某或為某士虞禮注按祭字有今文改按皆為緩今文或皆改安𠄎按搔𠄎字有今文或為蚤𠄎按或為𠄎則今古文不一本矣祕府所藏魯淹中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為古文又有隸古定為古文之或本當時禮堂寫定之字亦有歧出也高堂生所傳十七篇為今文後又分為大小戴兩家此今文所以有或𠄎字也或申賈疏謂鄭注十七篇祇有今文古文兩本其云古文皆𠄎某今文皆𠄎某者謂十七篇內皆𠄎此



字則云古文或作某今文或作某者亦謂十七篇中兩字錯出或作猶亦作也殊不知據一字之異同或作可為亦作解其有直引本句經文如聘禮升自鹵階自左南面注云今文或曰由自鹵階無南面鄉射禮作上射如初注云今文或言作升射則今文之或乃本句之異本非通十七篇言之審矣而古文之或為古文之異本亦審矣

鄭眾云外府其財用之幣齋齋或為資今禮家定齋作資鄭元云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从貝變易古字亦多或以周案齋為故書故書即古文故聘禮問幾

書

圭

月之資注云古文資作齋作資之或為故書或故注申之云古字亦多或先鄭注云齋或為資又云今禮家定齋作資者亦以明作資之或非今文則或為故書或明矣凡先後鄭兩注所云今禮者皆指十七篇之今文言漢時十七篇今文在先隸古定在後當時禮堂寫周官容有從今禮家言定之故先鄭云然則故書或為隸古定有明證矣後鄭云古字亦多或謂隸古定為資非用今文亦古字之變故故書齋亦多作資見典婦功其字皆以从貝為義諧聲取聲不取義齊次皆可說又見後右古文今文隸古定

書

圭

受業通州王光芳次丙全校



六書通故二

禮書第四十三

定海黃以周述

胡承珙云十七篇之注最其略例有必用其正字者取其當文易曉從無不從庶從盥不從浣之類是也有卽用其僭字者取其經典相承從辯不從徧從臚不從噎之類是也有務以存古者視爲正字示乃俗誤已久而必從視是也有兼以通今者升當爲登升則俗誤已久而仍從升是也有因彼以決此者則別白而定所從鄉歛鄉射特性少半諸篇是也有互見而並存者可參觀而尋其義士昏從古文化枋少半從今文化柄之類是

書二

十

也以周案鄭注參用今古文無非取其當文易曉而已古文多段僭今文每以正字易之正字易曉故注從今文其經典相承之段僭亦易曉者故注兼從古文視示分正俗視字正易曉登升皆段僭升行久亦易曉故也近之治漢學者字不分正僭動以難曉字易之此大惑矣胡氏所最略例之外又有數端其有今文以正字定段僭而古文自有其義不尋如今文所定者必從其古文如士冠孝友是格格非嘏士昏當阿阿非廢鄉射豫則鉤楹內豫非序皆不從今文且直破之是也亦有古文已剝爛當時禮堂寫定有未尋其實者必正其古文

如士器昏用組先鄭引化楹以爲古文化梧从木注以序後文髻筭髻髮校之知古文髻皆化括从手非檜梧字是也亦有今古文皆段僭而義無難曉易曉之別者必從其古文如士昏加弓橋今文化鎬義皆難曉鄉射皮樹中今文爲繫豎以上下文推之爲獸名而義均難曉字皆從古又如亏於之異並併之別歸饋之通義皆易曉字亦從古是也

書二

二

者補正之是者不錄

鄭元云纁裳今文纁化熏攝酒今文攝爲聶視諸衿鞶今文視化示說服說束今文說皆化稅以周案纁熏攝聶視示說稅之通用經典相承已久凡今文例用正字而有用省體段僭者皆當時承用字徐氏謂今文有剝爛非與古文段僭有別古文段僭多遠今文段僭皆近其有字義遠隔者今文別有取義不尋以古文家言繩之亦不尋以今文定古文如鄉射侯道五十弓今文改弓爲肱其意鄉射以肱量侯道與大射張以狸步同凡量法以足謂之步步六尺以手謂之仞仞七尺王大射以狸步張



三侯狸之言跬跬三尺故鄭司農以狸步為半步跬與步適尋其中也勿連身中言肱太身中尋二尺故古人衣袂用正幅廣二尺二寸太縫二寸然則大侯九十步二十七丈參七十步二十一丈千五十步十五丈鄉侯五十肱十丈是其差也此當以相魁館錯之例推之近人徒知弓肱之互通而以古文家說參之失今文意又如士昏當阿今文阿為廢士器牢中今文牢為纓阿廢牢纓音遠義別近人又以今文家說牽合古文并失古文意又弓今文字義遠隔者動以古文定云今文用段偕亦恩今文易古字取易曉何取遠隔之段偕以昧人

書二

三

目乎 又案戴記屬今文而繡裳之繡以及攝視諸字戴記多從古文白虎通義用今文而嫁娶篇引士昏之離皮瑞寶篇引士相見之左頭亦多從古文蓋戴禮中自有古記說詳禮書門白虎諸儒多兼通古文者也

鄭元云士冠禮兄弟畢衫元衫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古文衫為均惠棟云衫元即漢之袴司馬彪輿服志郊祀之服皆以袴元淮南子云尸祝袴袷篆書衫與袴相似古文作均故左傳云均服振振祭服上下皆元故謂之袴元戎服上下同服故謂之均服以周案說文衣部衫元服衫元服宜連篆讀之即从衣參聲今文從本用此經語也胡說未是

字古文用段偕故鄭經從今文疊古文弓注中衫元衣裳同色亦衣裳相連故婦人之服亦名衫元士昏禮云女從者畢衫元是也衫均二字古雖通用而左傳之均服與禮經之衫元迥別周官司服凡兵事車弁服注云車弁以韎車為弁又以為衣裳雖亦衣裳同色服用車色用韎非衫元也其謂之均服者杜本賈注以為上下同服甚是亦非取同色之義近之解左傳者以衫均音近遂申服駁杜讀均為袴訓為衣裳同黑非也說文無袴字袴乃衫之俗變文選注引說文袴元服也亦衫之變體或者據此謂說文本有袴字更謬

書二

四

許慎云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闕鄭元云士冠禮設局闕今文局為鉉古文闕為密段玉裁云說文闕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口聲此以郊口之口為聲讀如局古熒切闕鼎蓋也从鼎口聲此以下承之口為聲讀如輭其狄切虺部闕鼎聲虎部虺讀如鼎皆鼎蓋之闕今說文有闕無闕而闕音其狄切誤合二字為一徐養原云鄭注本云今文局為闕後人多闕鉉少闕闕遂以意改之以周案段訂闕闕二字之別甚是然謂說文有闕字是據鄭注改說文也闕其結切作音者誤自徐氏以古文局今文鉉與許說禮謂之闕不合遂謂



鄭注本云今文局爲𠂔是又據說文以改鄭注竊謂許云禮謂之𠂔者據隸古定而言卽鄭注所謂古文或也古文𠂔局密時師以隸定古必有讀爲𠂔密者局𠂔聲近以音定之密字古文一部皆然見士冠疏故鄭注士昏禮云古文𠂔皆𠂔密今本脫古文二字茲據徐校自不須破讀許君卽據此本故云禮謂之𠂔并不錄今文𠂔從古文也鄭意舉鼎之杠可通用局密段借字義遠故經作局𠂔而疊今文鉉古文密亏注說文稱禮周官多從古文鄭注經取易曉兩書各自有例無須據彼以改此也 又案許書多從古文不錄今文其有從今文字者往往增見亏

書二

五

注中所以廣異聞省重體也𠂔密字許既從古文不用今文𠂔從今文𠂔增見亏注又出或字蜜以見篆从今文𠂔或从古文密也其不以蜜爲正篆而增亏𠂔下以見蜜亦後起字凡此之類皆不關篆之遺闕所以明字之孳乳也近之治說文者必據注以補篆未審許氏作書之意矣

鄭元云士昏禮當阿阿棟也入堂湊示親親今文阿爲𠂔以周案此今古文各自爲義者注云入堂湊破今文也近沈冠雲程易疇皆申今文說以爲阿𠂔同物非也說詳昏禮門

鄭元云𠂔一𠂔𠂔或𠂔純純全也古文純爲鈞以周案以古文純爲鈞逆推之則或𠂔純者今文或也經作𠂔從今文經從今文義從今文或以鄭本習小戴禮也然則鄭所謂今文者小戴禮今文或者其大戴禮與少牢𠂔𠂔一純此蓋今文自有錯出者鄭仍用之

鄭元云士昏北止古文止𠂔趾士相見安而後傳言古文安爲𠂔以周案許書所謂古文者有蒼頡初造之古文有史籀後出之古文鄭注所謂古文者魯淹中之科斗書也淹中之書固有後出之古文故止𠂔趾安𠂔綏今文則易以當時承用之字攝之𠂔𠂔視之𠂔示爲

書二

本

當時承用之段借趾之𠂔止綏之𠂔安爲當時承用之古文近人以𠂔示諸字爲今文有剝爛以止安諸字爲注語有舛錯皆大惑也止古趾字安古綏字說文有止無趾從最初之古文也段氏以有止無趾爲從今文未是有綏無安從後出之古文而綏下云車中把也从糸安聲今本脫聲字茲據胡校

綏爲安字之孳乳故从安昇聲則說文云某聲者多上古之段借而孳乳字遂从之以爲聲其例見亏此矣攷孳乳之字有从古文本文字者如𠂔之从𠂔雲之从云𠂔之从𠂔𠂔之从𠂔之類字義卽由所从而出說文並載其字若从古文段借字以爲聲者如𠂔从言𠂔聲以



古象謂字借用胥尉从斗𠂔聲以古糾尉字借用𠂔

見漢

律麻之類初不取其本義亏僭義明者既別箸之其僭義失者不復箸錄故說文有云从某聲而無其篆皆段借久而失其本義者也如粵之从由稀之从希𦏧之从𦏧挽之从免皆上古之段借字通行于經典而後人其能言其義故闕其篆說文敘所謂載疑闕疑者闕此類也爰非从女由非从日希非从巾𦏧非从𦏧免非从免必強說之適以滋惑此許書之慎也

鄭元云士相見徧嘗膳今文本脫云𠂔嘗膳徐養原云𠂔嘗不尋連文周禮膳夫品嘗食此𠂔字疑當為品以

書二

七

周案徐氏書不及胡墨莊此條勝胡

鄭元云左頭頭陽也今文頭為脰徐養原云經傳言首者多言頭者少此經左頭當作左脰解古文段借目言左脰則左首可知士虞禮脰膾古文化頭脰其非訓頭為首明矣以周案徐氏此說可以訂注士虞禮古文之左股股音投左頭即左股之借說見後

鄉射以虛觶降尊亏篚報觶者洗升實觶反尊亏賓與大夫鄭元云復尊之者蕤以飲酒為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今文無報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為廢實觶解為之賈公彥云不從者以其皆在無算數之科明不為廢

以周案注云復尊之者釋下尊亏賓大夫之尊非釋尊

篚之尊故云飲酒為歡醉乃止今文無三字句絕鄭先釋復尊之義乃云今文無者謂今文無尊亏賓大夫之尊字目云報觶者指本節報觶者洗而言又云及賓觶大夫之觶者又指上文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言故言及以別之云皆為廢者明今文亏此諸觶字皆作廢惟本節實解為觶字故又云實觶解為之今文實觶錯出故鄭不從賈疏及胡墨莊皆誤讀今文無報觶為句說遂紛挐不清徐新田據蕤禮主人以虛廢降尊亏篚今文無尊亏篚謂此今文無亦無尊亏篚三字

書二

八

與注釋復尊之語意不合又以報觶者為上文報觶者受觶亦味及字之義

鄭元云蕤大射罍用綌若錫罍用錫若絺今文錫或作綌段玉裁云說文綌細布也今文綌其本字古文錫段借若器服傳錫衰之錫與細布之綌不同以周案鄭意與許異綌為今文或作字非正體故從古文錫錫絺錫衰皆取滑易之義也許鄭多異意段注說文動以鄭注徵許書反失許意此又以許書徵鄭注又失鄭意如段說鄭當從今文

鄭元云蕤賸觶亏賓賸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今文賸



皆佗騰大射賸觚弓賓古文賸皆佗騰以周案記檀弓洗而揚觶注禮揚佗賸射義揚觶而語注今禮揚皆佗騰禮古文今禮今文與燕禮注合蓋今文以賸爲段偆故定其字爲騰訓其義爲揚也大射注以佗騰爲古文胡氏疑爲今文之誤徐氏又據隸釋載儀禮殘碑有盟洗升賸觚弓賓諸字以爲熹平所立乃今文是燕禮注誤竊謂鄭注所謂今文者爲小戴所傳高堂生之本熹平所定石經自有兼取今古文非鄭所謂今文本也以戴禮今文化揚言之佗騰者宜爲今文揚騰義近古文佗賸訓送與騰意遠此亦今古文各自爲義者而經從

書二

九

古文賸鄭不以今文義爲勝也賈疏未是段氏云說文俗送也从人夆聲俗今之賸字送爲賸之本義以姪娣送女乃其一端耳此言是也

鄭元云大射皆左何瑟後首後首主弓射略弓此樂古文首爲手以周案鄉飲酒二人皆左何瑟後首鄭以彼決此故從今文然古文佗手亦自有義鄉射燕禮並有左何瑟面鼓之文鄭彼注云燕尚樂可鼓者在肅也面肅也鼓在肅變弓君鼓爲手所鼓之處後手與面鼓對文互見後其手所鼓處曰後手肅其手所鼓處曰面鼓然以鄉飲後首義較易曉故經從今文首而疊古文手

弓注瑟可鼓之處近首首手互通具詳胡書

鄭元云既拾取矢柶之柶齊等之也古文柶佗魁揚觸柶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古文柶佗魁張爾岐云疑當佗柶孟子注柶猶扣柶也胡承拱云說文無柶字祇當佗柶以周案此亦今古文各自爲義者古文佗魁魁首也矢以鏃爲首柶爲末魁之謂上鏃魁復謂上觸而還復說詳射禮門必以今文義合古文鑿矣鄭元云聘禮加其奉弓左皮上古文奉爲卷以周案束帛本有卷稱此當從古文襍記納幣一束束五兩注每卷二丈字亦佗縛左傳云縛一如瑱

書二

十

鄭元云公會禮鹿麇今文麇皆佗麇以周案今文麇當佗今文鹿傳寫誤也若麇皆佗麇弓義不可通

鄭元云醢牛醢內則謂醢爲膾然則膾用醢今文醢佗醢以周案醢醢古今字醢非脊髀也脊髀字古文佗脊今文化髀具見士喪禮注少儀夏右醢字目胡氏以爲醢卽髀今文用段偆徐氏又謂醢用脊肉胷失之矣說文醢魚胎醬也又一義段氏謂髀而切之爲膾要細切之則成醬爲醢亦嫌博會

鄭元云記加菹席今文菹皆爲莞以周案此亦今古文之異義者敖氏從今文引司几筵諸侯祭祀蒲筵上加



莞席爲證莞乃草屬爲物麤惡鄭從古文弓特性禮藉用菴注云菴細草則菴席非麤惡物矣

鄭元云簋有蓋幕幕巾也今文或作幕以周案幕卽幘字幕卽幘字作幕者今文之或本今文自作幕也胡氏謂幕今文作幕徐氏又謂注今文當作古文皆未審字通例也

鄭元云士毳牢中牢讀如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今文樓爲纓沈彤云鄭注纓中云纓并之中央以安髮疏云兩頭闊中央狹則弓髮安又注牢中云削約握之中央今文牢爲纓若纓是兩頭闊中央狹則義與牢

書二

主

同鄭何以疊今文而不從按說文優饒也不出纓字纓當讀從優謂兩頭狹中央闊以周案今文定牢中爲纓中正如賈疏所見鄭弓此握手從古文牢謂削約弓破器并化纓中謂寬饒之當如沈氏之言此亦今古文之異義者

鄭元云竹笏今文笏作忽惠棟云說文無笏字注今文當作古文傳寫之誤古笏字本化忽鄭尙書注云忽者臣見君所秉書忽對命者也說文云忽出氣辭也从日象氣出形籀文化忽一曰佩也象形胡承拱徐蒼原說笏玉篇始有引字書云琕也非古文所有蓋鄭本古文

化忽今文段忽爲之後人盡加經注之忽化笏目以周案當如惠說古文尙書化忽鄭注讀爲忽春秋左氏傳亦古文鄭大子忽字化忽是古文化忽之證且說文忽之篆化回忽之籀化回其隸變化忽忽者正以古文之段用忽字也笏爲今文小戴記亦今文字亦化笏是今文化笏之證鄭從今文爲經典相承爾

鄭元云四鬚四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今文鬚爲剔段玉裁云當化四鬚以周案鬚髮也今文以鬚爲段偕字故定以剔鄭不從者鬚本剔髮爲之引申有解剔義故注周官小子羞羊肆直云肆讀爲鬚說文無剔字亦

書二

主

不從今文與鄭同段說之非胡氏已糾之

鄭元云兩肱今文肱爲迫以周案凡今文易古字皆取其易曉者此易肱爲迫蓋以經典無肱字肱似譌體故定以迫迫猶脅也說文亦無肱字周官醢人化拍注云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謂脅也今河間名肱脅聲如鍛鉞詳鄭杜意拍可通膊而膊訓薄脯又無脅義故取河間方音呼脅爲鉞曲證拍字之義此胡而不以拍直通肱字亦以古文肱爲譌體不足爲徵也鄭注以古文兩肱脊肱及兩肱亞字皆化肱非係體譌故用古文則醢人肱拍之拍自爲肱之俗字亦無煩如鄭杜之遠







弓裏備損傷取古文之正字以釋其義又以今字之易曉終不用古文近人又以說文不收其字遂疑肱字為俗股為股肱字未為案字要為昧惑

鄭元云士虞取諸左肱上肱肱肉也古文曰左股上此字从肉受非今本脫受矛之受聲賈公彥云經從今文又說古文解之者鄭欲兩從故也但字从肉義可知而以受與股不是形聲之類其理未審段玉裁云鄭意股者髀也禮經多言髀不升則取諸左股為膚祭非也尋古文用字之例假股為肱正與假脾為髀假肱為肱假股為髀假頭為肱皆以異物同音相假借股與肱當

書二

主

是同音蓋从肉役省聲如投疫殺之比非股肱字注當云此字从肉役省聲非从受矛之受聲今本脫誤據疏云鄭以受與股不是形聲之類賈雖錯解而可證有非字今又奪非字則要不可通矣以周案段據賈疏校注有非字是也謂其字从役省聲似非鄭意股肱之股从受矛之受聲此字从受其聲宜讀如投為今肱肱之正字故今文易以肱而注釋以肱肱肉說文無肱字肱肱字古文作頭嗑見士虞注嗑正字頭為音投之股同聲通借字今文作肱亦與投音近也若然則士虞禮古文作頭嗑猶今文之肱肱非訓頭為首而士相見禮古文

左頭奉之及左頭如膚報之亦謂左肱奉之左肱報之與此取諸左股之音投正同古文亏頭首字皆云首不云頭諸言頭者即今文之肱為古文股之段借鄭亏彼注以左頭為左首非古文意而此注亏經從今文取易曉亏注疊古文而又辨其聲以明股音同投為股字之古文是也如段說古文股从役省為肱之段借肱本俗字且字既段借何必辨其聲之非受矛之受疏云欲兩從之是也

書二

本

鄭元云明齊今文曰明粢澂酒今文澂為醴以周案明齊者齊之號澂酒者酒之號也今文作明粢醴酒齊齊澂本音近通用字而今文案訓澂醴為白酒其義自異亏古文古文齊為五齊澂之言澂內則注秦人澂曰澂是也字亦作脩司尊彝凡酒脩酌注讀如澂濯之澂澂酌以水和而澂之今齊人名澂酒曰澂是也

鄭元云中月而禪古文禪或為導段玉裁云許從古文不錄今文禪字示部有禪字疑是後人增益以周案作導者古文或也古文自作禪目段氏亏古文或今文或例不明反致疑亏許書非也胡氏云注古文禪或為導是古文本有作禪者此語較明

鄭元云特性乃宿尸宿讀為肅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



佗速記佗肅周禮佗宿以周案說詳饋食門

鄭元云主人受餼酌醕古文受爲受以周案此主人受餼及下賓致餼主人主婦受餼並當依古文佗受餼與上主婦受餼一例主婦答拜受餼句絕酌醕別一事此主人受餼及下致主人主婦受餼亦句絕其下酌醕亦別一事凡致餼必受餼其酌醕不受餼故經每言受餼以別酌自今文改此兩受餼爲受餼鄭注又誤讀受餼酌醕爲句近人輒云古文受字之譌以經指全失說詳饋食門七

鄭元云簠古文皆佗餼段玉裁云特性少年皆云古文

書二

主

簠佗餼許書則無餼有簠餼字但禮經之簠訓食餘而許簠餼同字訓爲具食則食餘之義無著蓋許簠餼當是各字餼當獨出訓具食簠餼當同出訓食餘乃與禮經合又禮記之字亏禮經皆從今文而字佗餼疑注當云今文簠佗餼以周案具食爲簠之本義食餘爲餼之本義簠餼爲今古文之異許從今文簠爲具食而無餼字鄭又以古文餼定簠爲食餘此又許鄭之異段氏欲參合今古文許鄭注而一之宜其紛紛改易原書其實說文宜有餼字而簠訓具食自取今文家說不尋以鄭義汨之凡今古文之字義同者爲重文說文止錄其一

如從古文不錄今文從今文不錄古文是也而今古文之字義異者爲別字例宜兼收如古文闌爲槩病爲秉此屬相爲魁奉爲卷異義之類是也食餘字之佗餼爲今古文皆有字知者此經古文佗餼是古文有餼也禮記今文多餼字是今文亦有餼也知今古文皆有餼字許書斷無不收之理今本無其字傳寫者脫耳此今文簠古文餼與相魁奉卷同例由取義之各別非關重文鄭注似以簠餼爲一字段氏既據鄭注改許書又欲改注古文餼爲今文餼均屬難信

鄭元云乃斂尸俎古文斂皆佗尋記或佗燂春秋傳曰

書二

大

若可尋今誤也亦可寒也以周案說文斂亏湯中燂肉也不收燂字鄭云古文皆佗尋者明古文無斂字也云記或佗燂者郊特性之燂祭即斂祭注云燂或爲燂是也記今文記或佗即今文或然注例不疊今文直云今文或者必今文同亏古文者也云古文或亦同此例此則今文斂古文尋本異字而或佗燂又異體故不云今文或而又變其例記或佗燂仍從古文尋故疊亏古文下其字加大燂者取溫寒之意故又引春秋傳以明其義此鄭欲兩通之故云爾或改傳可尋字爲燂或改記佗燂字爲尋皆失之



鄭元云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者舉解亏其長古文解皆為齎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解以周案齎大名也解解別名也上文寶長加齎用解亦曰齎矣此兄弟後生之舉齎下寶長之獻齎及寶一人之舉齎三節連文古文並作齎皆傳其大名也延熹詔諸儒校書改此節齎字為解下二節齎字仍依古文不改違失古意鄭注據此因謂寶長之獻齎不用解寶一人之舉齎非無算齎之舉解一字不正紕繆繩地若此說詳饋食門七

右禮經

周官杜子春鄭眾鄭元注多引故書某為某又別其文曰故書某或為某省其文又曰書或為某重案其文又

書二

九

曰故書或為某欲自微成其說則更曰書亦或為某以周案書或即故書或故書或乃故書之異讀字而非今文今文鄭注鄉師均人小祝謂之今書與書或為故書異文例自不同未可提也然攷漢書志傳隋經籍志釋文敘錄周官不出亏魯淹中上其書者山巖李氏奏其書者河間獻王藏諸祕府而稱為故書者祇此一本無別出不然冬官一篇何獻王未之尋而咸俄空焉補之以考工記哉然則注家引故書而有書或之本者蓋故書者祕府所藏之古文也書或者先師所傳之隸古定也故書文字奇古義亦難曉漢諸儒以隸定之所讀不

能無異故注錄故書祇一字無異文而書或每有兩字並見此由隸古定時先師之異讀非關當世傳寫之流失也段懋堂謂鄭君所見故書非真祕府所藏亦據傳寫之本斯言失之誣周官故書為向歆父子所校歛一傳亏杜子春賈徽再傳亏鄭眾賈逵杜鄭所注之本悉從故書元文故注中祇出故書或為書亦或為之字不云故書為某

今本閒有脫字說詳後

其故書有誤文悉亏注中定之不易經字康成親見杜鄭故書注其學出亏馬融融亦詣東觀校理祕書則鄭注所引故書自同祕府藏本可知也若當世傳寫之本此鄭注所謂今書非特迥別

書二

十

故書亦且有異故書或之隸古定段氏亏故書書或之例未之深究動謂子春司農從或本并謂鄭不見故書豈精博如康成尙據臆本以為故物乎然漢儒攷定故書惟取形近之字以通隸古非縣度其義取他字以易之而故書書或之字往往字義遠殊者蓋以隸定古必取形近之字此大較也而古書多段借以隸古定之又以段借通之其字遂遠如土器禮器用組注云器古文皆作括周官弁師鄭司農注引作檣用組讀如檣同蓋古文髻本作括从木故仲師以為括柏之檣字康成以文義定之為髻髮之括其字从手以隸古定括括字形



本近以段借通之一作檜通體一作髻通髻其形斯遠

矣其字俱從會者括字皆從古周官皇聖樂師附

稱司之異焉馬人從鬚鬚當依段校作故書為暮之舛

待持不夫矢樂離雜形方梓梓氏之歧此皆取形近

字以定之肆師故書泣為位族師故書酺為步之類在

古文為通用而隸古定則以文義別之者也典瑞珍書

亦或為鎮馬質綱書亦或為亢之類在古文用正字而

隸古定又以段借通之者也杜鄭從隸古定康今以故

書細覈之隸古所定亦不能無尋失亏其闕

天官太宰九貢二曰嬪貢注嬪故書化賓鄭司農云賓

書二

圭

貢皮帛之屬元謂嬪貢絲枲以周案九貢一祀貢二賓

貢與九式一祭祀之式二賓客之式同賓貢者其以待

賓客之事與鄉師閭共祭器州共賓器同後鄭從今文

作嬪嬪貢絲枲與服貢絺紵難分此今文之不及古文

者也後人徒知賓嬪之互通而不各尋其義甚且報一

文破一文可知其失矣凡聲音之通借文字之舛誤已

見段氏書者不贅述其有譌者正之闕者補之如左

小宰七事者注七事故書為小事杜子春云當為七事

書亦為七事以周案書亦下脫或字當依段氏補

庖人禽獻獻古文為獸杜子春云當為獻徐養原云獸

為字之誤古文即故書也故書用古文今書則改為隸

故特著此以見例以周案注內稱古文者此注及桌氏

矢人注凡三見

甸師其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蕭蕭讀為縮楚不貢

苞茅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為蕭蕭香蒿也以周案蕭為

杜氏所讀非故書本字此不復著者必故書字體漫爛

也故隸古讀為蕭杜子春又讀為蕭皆以形近字定之

鄭大夫以蕭茅為一物杜子春分為二物後鄭從杜

酒正凡王之燕飲酒其其計酒正奉之故書酒正無酒

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以周案酒人亏其賓

書二

圭

客之禮酒飲酒漿人亏其夫人致飲亏賓客之禮清醴

鬯醴糟並曰而奉之不復舉其官為奉者即其官可知

也此曰正奉之對上文其賓客之禮酒及后致飲亏賓

客使士奉之為文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正奉之謂

酒正之長中士也士奉之謂其屬下士鄭注從今文作

酒正因以士奉之為酒人漿人之奄士非也酒人漿人

之奉之謂奉之酒正酒正士奉之正奉之謂奉之亏王

炎

外府幣齋鄭司農云齋或為資今禮家定齋作資元謂

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誤以



周案或為資者故書或也今禮家者指十七篇之今文  
言說已詳肅鄭意齋資一字為古文之或變故典婦功  
典泉之故書齋亦作資無異義也許氏說文資貨也齋  
持遺也不作重文其說本杜杜注掌皮歲終則會其財  
齋不破讀弓巾車毀折入齋弓職幣讀為資資謂財也  
典婦功及內人女功之事齋云讀為齋今本誤依段校明二字  
之有別也先鄭此注及掌皮注皆引或為資其意蓋同  
考後鄭

內宰以化二事故書二為三杜子春云當為二二事謂  
絲枲之事王引之說當從故書三事即下文所言祭祀

書二

章

賓客饗紀之事猶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饗荒  
謂之七事也

地官大司徒以儀辨等故書儀或為義杜子春讀為儀  
以周案或字衍小宗伯肆儀肆師禮儀注並云故書儀  
為義無或字杜注小宗伯亦讀義為儀司農注肆師云  
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說則義本  
正字而杜鄭讀為儀者小宰注所謂以多言宜從征之  
例也

鄉師巡其再後之屯故書巡化述屯或為臂鄭大夫讀  
屯為課殷杜子春讀為在後曰殷謂再後屯兵也以周

案鄭云今書多為屯從屯則鄭化屯者從今書非從故  
書也云屯或為臂似故書化屯矣或字疑衍鄭大夫讀  
屯屯亦當依段校化臂鄭杜皆用故書化臂故大夫讀  
為殷最之殷杜讀為殷又通為屯與臂矇杜注帝當為  
定其字為尊同例鄭依杜說故直從今書化屯

族師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故書或無事字杜子春云  
當為正月吉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以周案  
此注甚可疑兩引書或一有事字一無事字又不著故  
書元文注無此例蓋故書或無事字此或字衍下云書  
亦或為政事是書或明有事字也杜從故書無事字故

書二

書

破政為正下屬月吉讀之與凌人故書掌冰政杜破政  
為正下屬歲十有二月其例正同此皆杜注之誤而不  
可從者鄭本作戒令政事從書或本

春秋祭酺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以周案或  
字衍杜經用故書步故注正之曰當為酺明二字有別  
也鄭引校人馬步以見故書通化步且未聞其別故云  
云

閭胥既比故書既為暨杜子春讀暨為既以周案此文  
不誤段氏云既暨字皆互易之非是

載師廛里郊稍故書廛或作壇郊或作蒿稍或作削鄭



司農云壇讀爲廛杜子春云蒿讀爲郊以周案壇蒿爲故書或字廛郊爲鄭杜破讀字不著故書本字者此必故書字體漫爛而隸古以形近字定之鄭杜又以其所定之未當而破讀如此凡注中有不著故書本字而引書或爲某以校訂其字者多同此例

師氏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尋杜子春云當爲尋以周案注故書中下脫或字杜用故書本化中故云當爲尋據書或字以正故書也若故書本化尋何必改讀下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亦當云或與此同誤

廛人故書滯或化廛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

書二

畫

之以周案此爲兩通之例

春官大宗伯吉禮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禮以周案當云故書吉爲告或字衍杜云書爲告禮者是故書明化告也又云書亦多爲吉禮是書或自化吉也

豎人故書屋或爲諱杜子春云諱當爲屋書亦或爲屋鄭司農云諱器名以周案故書屋爲諱或字衍杜從故書故云諱當爲屋又引書亦或爲屋是故書或自化屋也

瞽矇世與繫故書與或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定其字

爲與書亦或爲與以周案故書與爲帝或字衍故書或自爲與不爲帝讀杜注自明小史與繫世注故書與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與書亦或爲與可證

占夢始難歐疫故書難或化難杜子春讀難爲難問之難其字當化難以周案故書難化難或字衍杜意歐疫字以難爲正故書難段倍字段氏云說文難行有節也引詩佩玉之儺不引周禮則許君亦依杜說歐疫字化難矣

小祝置銘銘今書或爲名鄭司農云銘書或者名弓旌今謂之柎士器禮曰爲名依釋文各以其物重木置弓中

書二

圭

庭取名置弓重徐養原云大夫司農子春皆不知有今書者也此經故書化銘司農就銘字釋之其曰今謂之柎柎疑名之誤今者如今文禮經之類也故即引士器禮以爲銘或化名之證以周案徐氏此說勝弓段氏段氏改司農注上銘字亦化名非是

郊祀故書祀或化禋杜子春讀禋爲祀書亦或爲祀以周案故書祀化禋或字衍杜氏經依故書注從書或云書亦或爲祀是書或不化禋化禋者故書也大宗伯及小子五祀注云故書祀化禋司農云禋讀爲祀書亦或爲祀可證



甸師四時之田表貉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忌之百書亦或為禡禡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師祭也以周案大司馬表貉字書或亦為禡其實伯禡貉三字音雖近而義有別祭馬祖謂之伯毛詩吉日伯禡字伯是也祭師弓所征之地謂之禡毛詩皇矣及禮王制類禡字伯禡是也祭師弓所田之表謂之貉周官肆師甸祝大司馬表貉字故書伯貉是也古文亏此三祭不相假借故毛詩之伯禡字類禡字及周官故書之表貉字截然有別自漢時以三字音近互相通用故當時隸古定表貉字亦作禡杜注讀為

書二

圭

十百之百後人又通之亏伯禡字而三祭從此不可分矣後鄭此注雖亦兼禡祭為言而周官諸表貉字並從故書不易其字詩箋記注亦各隨文區別猶見古義大史協事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為協或為汁以周案汁讀如汁日之汁叶汁以形近字定之叶協為古篆之異書或為協或為汁是當時隸古定兼存異讀之證

小史俎簠故書簠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軌書亦或為簠古文也以周案此注字甚舛誤段徐所改俱未當宜曰故書簠為九鄭司農云九讀為軌書亦或為簠軌古

文也此故書之九為最古之段借字司農讀為軌以軌古文簠故書用古文宐定以軌字為正軌古文者公會大夫六簠注云古文簠作軌是其證也據說文軌又匱之省司農又恐古文軌義難明故并引書或為簠申明之且見讀為軌者從古文也

車僕萃車之萃故書萃作平杜子春云萃車當為駟車其字當為萃書亦或為萃以周案此注字甚舛誤宜云故書萃作平萃作平諸子注故書萃為萃作即萃杜子春云平車當為駟車卒字當為萃書亦或為萃段氏補卒為萃三字改萃車為平車是已其餘所改非是

書二

圭

夏官司燿故書燿為燿杜子春云燿當為燿書亦或為燿燿為私火以周案依說文燿即司烜氏之烜字則司燿當從故書作燿燿所以然持火也記曰執燭抱燿四時抱燿燿國火故名其官曰司燿鄭從子春司農說以燿烜為二字說與許異故此注云燿讀如子若觀火之觀彼注云烜讀如衛侯燬之燬以別其音義之不同弁師緹旂鄭司農云緹當為藻緹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名以周案先鄭既以緹為古字宜云緹讀為藻不宜云當為以破之校失云藻今字者據隸古定而言也隸古定周官注謂之故書或十七篇注謂之古文或故



聘禮注云古文繼或作藻今文作璫則藻今字非謂今文明矣

司弓矢樞質故書樞爲輶鄭司農云樞字或作輶非是也以周案空云故書樞或爲輶今脫或字司農注明言或矣直云非是破書或非破故書

橐人故書試爲考徐養原云注上文引司農語此五字非司農語也司農本卽故書司農語中不應復稱故書以周案當云書試或爲考司農自從故書作試又引書或作考後鄭因申其義曰考之而善此與輶人左不樞杜子春樞讀爲蹇又引書樞或作券元謂券今倦字其

書二

五

例正同試考義通樞券音近鄭雖申或義而經仍從故書義可以通不輕易也

大馭僕左輶轡右祭兩軹祭軹故書軹爲駟軹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不當重重非是書亦或如子春言又云駟當爲軹軹謂兩軹也其或言輶亦非是又云軹當爲軹軹謂車軹也其或言輶亦非是文當刪此下或讀範車軹亦當依詩範有苦葉正義所引杜注作範當爲軹軹謂車軹也其或言輶亦非是文當刪此下或讀範如字訓爲輶說文範範輶也云亦非是明不尋如字讀

段氏改範爲輶未是說文有範無輶輶人注之輶乃範之譌故注訓爲法

秋官司烜氏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烜鄭司農云當爲烜以周案當云故書烜爲烜段氏據小徐說文烜烜火部之末以爲說文本無烜字又據故書燬爲烜之文盡改經注烜字爲燬徐氏又以說文燬烜同字周禮分爲兩官盡改經注烜字爲燬竊謂說文燬字下云取火亏日官名是明據司烜氏取明火之文也高注淮南汜論訓亦云燬取火亏日之官段氏改爲取火亏本非也又云周禮司燬掌行火之政令舉火曰燬又

書二

五

以舉火釋行火明司燬爲舉火非取火亏日之官亏文爲段借其本字當從故書作燬也鄭說本子春司農許說蓋本亏賈侍中其說兩異不必據鄭本以改說文亦不可泥說文以改經兩存之可也

大行人故書裸化果鄭司農云裸讀爲灌以周案司農用故書本當如大宗伯注云果讀爲裸且裸雖有灌義亦不尋徑讀爲灌

其貢嬪物故書嬪化頻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也以周案大宰嬪貢故書化實此貢嬪故書化頻故司農兩解之然司農經用故書嬪注當有頻當爲嬪四字



協辭命故書作叶詞命鄭司農云叶當爲汁詞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以周案太史注故書協作叶則此作叶非字譌也鄭司農云叶當爲汁汁似協之譌鄭作協辭命從司農讀不然鄭作協無本司農當爲字亦難通段校未是

小行人令賻補之令槁稽之故書賻作傳槁作槁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器家補助其不足也槁當爲槁謂槁師也以周案司農用故書其舉經文當云傳補之其解則通之亏賻不云傳當爲賻者古賻字本用傳說文無賻字從司農說也槁當爲槁一本作爲槁非槁槁同字

書二

圭

何必破讀段氏引序官槁人注鄭司農云槁讀爲槁師之槁正之是也或以槁爲俗字并欲改槁人注爲槁師未是說文未收經字甚多不尋概目爲俗

攷工記舛胡之筍故書筍爲筍杜子春云筍當爲筍筍讀爲槁謂箭槁以周案段氏據唐石經經文作舛胡之筍謂注中筍字爲筍之誤錢竹汀謂筍槁音尤相近徐氏又謂唐石經所主者鄭本何爲不從鄭作筍反從故書作筍全部石經無此例或者故書作筍今書作筍杜鄭改故書從今書實作筍字唐人所見猶未誤嚴鐵橋同徐說竊謂故書筍爲筍字之誤此可無疑杜云筍當

爲筍以矢人筍厚及相筍諸文決之也又云筍讀爲槁矢人注所謂筍古文段借字也筍改爲筍又讀爲槁此與臂當爲殿又讀爲屯帝當爲定又讀爲奠同例唐石經作舛胡之筍猶弓人謂之參均作謂之不參均一從故書改一從司農說改皆石經之失當者也徐嚴據以改此經段氏又據以改矢人皆屬武斷

輪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者二句十分寸之一賈公彥云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廿字以周案二十字謂廿也說文廿二十并也合爲二十字謂故書合

書二

圭

二十兩字爲廿故引杜說分之段氏依疏言改注二十字爲廿字非是或謂故書自作二十字但連讀耳斯說尤謬故書本不分讀既作二十字注曰杜子春讀四尺者二句足矣何必迂迴其辭云爾也廿讀如入疏謂一字爲兩讀亦不足據

轉人軌壽十尺鄭司農云軌謂式車也書或作軌元謂軌是段校軌作軌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軌軌之所對持車正也以周案軌當作範故注訓爲法說已詳其其餘當依段校段氏云軌是句絕謂當從軌也下釋軌字之義即經下文所謂任正者鄭君分別軌字與軌訓軌



痔不同所以申大鄭之義

鮑人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糸旁泉讀如綯謂經革之縷以周案此與廬人但絹同例杜鄭皆不舉故書而據書或字以定之此必故書字已漫爛無可著也後鄭則據杜鄭所定之字乃曰故書線故書彈其實線彈非原文也云當爲糸旁泉者泉宗篆相似

輒氏淫之以履杜子春云淫當爲涅書亦或爲湛以周案涅乃湛字之誤王伯申說

矢人筈厚筈讀爲橐謂矢幹古文段借字以周案段氏改筈字爲筈且謂如作筈本訓矢幹何必改讀其實筈

書二

書

之訓矢幹者以橐之段借也矢幹豈是筈之本義如其說胡之筈杜注曰筈當爲筈足矣亦何煩更云筈讀爲橐觀杜注弓筈字輾轉改讀則此直云讀爲橐其字作筈不佗筈亦可知矣

弓人弓泉故書泉佗威杜子春云當爲威威謂弓淵謂泉讀如秦師入陳之陳以周案杜氏用故書威何復云當爲威且威亦無弓淵之訓宜云當爲泉泉謂弓淵後鄭讀如陳即申杜義而文仍從杜讀作泉

角不勝餘餘不勝筋謂之參均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元謂不勝無負也以周案書或

佗稱則下句宜爲不參均先鄭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當言二字統下六字段氏疑有脫文未是鄭注以無負釋不勝不勝即相稱下句自無煩增字唐石經佗謂之不參均殊屬無識而嚴氏又據之以爲今本脫不字是何意也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三色本白中青末豐鄭司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以周案末豐非色三色者三德之見諸外者也牛戴牛者謂所戴角不失其理說文牛事也理也校段象頭角三封尾之形牛之所以謂之牛者取其角不失理故字大其頭角三而

書二

書

音義取諸理牛理古音近同在一部先鄭注非也又案徐本說文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經傳中大牲可謂之牛牛未可以大牲名之即以徐本言牛件也件事理也其輾轉引申者亦以明牛有事理之訓也牛物之能任事者也其力在項背故佗一以象其封顏師古云封牛項上之隆起者也項上兼身言之一非一二字古文蓋佗▲以才之下畫古文佗本例之自見牛之角有聰理其本白者輒之徵中青者堅之徵末豐者柔之徵三德之發又不失理故大其山以象頭角三凡牛行首俯自後視之不見卧則仰首佗字者欲明其頭角與



封必以卧形象之故無其足篆文作其音近之說  
字者多不尋其解故并言之王某友欲以一當足而以頭角三之中一當項之封  
并駁說文大謬角豈生亏項者封在右周官項上非即項段氏以封為肩甲近之

書二

受業通州孫儼  
次訂全校

書

六書通故三

禮書第四十三

定海黃以周述

四聲之說始於齊之永明定於梁陳之闕沈約作四聲譜周頤作四聲切韻段玉裁云古四聲不同今猶古本音不同今韻也攷周秦漢初之文有平上入而無去洎乎魏晉上入多轉而為去聲平聲多轉為仄聲於是四聲大倫而與古不侔以周案古人音聲文字皆叶以宮商角徵羽五音四聲之分雖未必有合亏古其大指擬古五音定之上聲儼徵去聲儼羽今韻羽上聲廣韻慶遇兩收以五音之羽  
入聲儼角平聲儼宮商二音故其韻獨多段氏謂

書三

十一

古無去聲非也古人之詩平者多韻平仄者多韻仄而亦有不拘者平上去入歌者可以抑揚遲疾齊之也沈約撰四聲譜以為在管籥人案千載而不悟而獨尋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而實未達於古

孔廣森云沈約作郊居賦以示王筠讀至雌霓連蜺句常恐筠讀霓為倪則入聲枘自江右非中原舊讀江左文人尚有不知入聲者豈可執以律三代之文章凡入聲自緝合等閉口音外悉當分隸平部以周案段氏謂古無去聲孔氏又謂古無入聲其實去入二聲自古有之去聲盡可與平上同叶而入聲有通諧平上有不尋



通諸平上之別若唐耕登真桓歌東談八部非特說文偏旁字無入聲卽三百篇詩亦不與入聲相叶雖沈約輩好變古趨新亦不能弼屋沃配東冬以他部之入配此八部也若哈支模宵幽侯微覃部弓說文偏旁有入聲而詩中入與入韻者什之六與公韻者什之三與平上韻者甚少則入聲之弓平上固有諧不諧之別而與公聲可互通也公羊傳曰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注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何氏讀伐長言之今所謂公聲也讀伐短言之今所謂入聲也但歌永言其聲必引而長之引而

唐三

三

長之則入自轉爲太矣三百篇太與平上相叶入之長言轉爲太故亦閒與平上同叶其與平上同叶者聲皆呼如太如哈支模宵幽又部是也若與太同叶之入其聲有長言之如太者如侯微覃三部之入聲是也與入同叶之太其聲亦有從短言之入者如質末二部之太聲是也其入聲自相韻井有不與太同叶者則如今之入聲如緝部字是也部居不明則聲音不正聲音不正則樂律不諧攷禮之士所以必究古音也

隋陸灝言作切韻今以宋廣韻分二百六韻題曰陸灝言撰本長孫納言箋注南宋劉淵新刊禮部韻略併之

爲百七韻以周案宋景德四季崇文院上校定切韻又卷明季大中祥符元季勅改名大宋重修廣韻集韻韻例云先帝時令陳彭季邱雍因灝言韻就爲刊益則廣韻二百六韻放諸陸灝言舊目也唐封演聞見記云陸灝言撰切韻先仙刪山之類屬文之士苦其苛細國初許敬宗奏詳議以其韻窄合而用之則廣韻之注獨用同用本諸唐初功令也至劉淵新刊禮部韻略遂併同用之韻爲一部而爲部百有七其大誤者如支脂之并爲一不知古劃然三部也元魂桓并爲一不知古元音空合下寒桓魂桓空合上文欣也上聲阮混得同用太

書三

三

先仙并爲一不知古先音空合上魂魂文欣仙音空合上刪山也蕭肴并爲一肴豪均注獨用不知蕭空注獨用宵肴豪空注合用也庚耕清并爲一不知庚空合上陽唐耕清空合下青也上聲梗耿靜同用太侵注獨用覃談注同用不知覃空合上侵談空合下鹽也入聲之勢亂更茫無畔岸矣廣韻二百六韻之譜次第雖疏部分不至大謬諧聲之字間有出入而造字之元音所謂凡某之屬皆从某者按韻讀之多合符節故攷古之士皆宗廣韻張皋文輩菲薄是書可謂因噎廢食者矣第一唐蕩宕部廣韻之平聲陽唐上聲蒼蕩太聲漾宕



段氏之弟十部孔氏王氏嚴氏之陽類也此部以岡  
庸荒皇爲古正音今音陽部字多轉近耕其部內所  
从諧聲字目庸字从庚

庸元 允 叩 允 莖 莖 廣 橫 行 倉

桑 陽 莖 匠 亡 莖 忘 長 良 荒 良 莖 郎

荒 莖 荒 王 莖 皇 方 莖 旁 刃 莖 梁

另 莖 牆 戕 壯 牆 莖 將 央 莖 英 盎 羊

莖 荒 莖 自 讀 若 香 鄉 莖 鄉 莖 量 圭 莖

猖 往 匪 昌 易 莖 陽 湯 陽 陽 易 錫 莖 傷

相 章 莖 商 強 置 莖 疆 香

書三 四

陽 章 文 上 岡 莖 岡 兩 莖 兩 爽

象 漾 向 莖 杏 向 莖 堂 當 黨 賞 亮 邑 亞

望 庚 兄 兵 京 莖 涼 景 庚 莖 唐 康 昌 彭

毀 莖 聚 莖 釀 藥

櫻 丙 莖 嬰 巫 莖 孟 永 岡 莖 明 秉

映 竟 詒 慶

案庚櫻映韵多庸部字韵補兄虛王切讀如荒釋  
名兄荒也荒大也青徐人謂兄爲荒白虎通兄况

也兵詩與鏗裳行方韵左哀九季傳與陽姜商韵

古音補唐切京詩十一見左莊廿二季傳與鏘姜

昌卿韵古音如岡庚唐韵正古郎切古音近剛釋

名庚剛也彭古音岡旁易匪其彭子夏傳作旁詩

四牡彭彭亦騶之俗丙古多與方通仿籀文化何

柄枋之俗見禮邴防之俗見春秋傳變有二聲从

夏之櫻綴應入此部餘空入耕部巫讀若猛永聲

與素養相近詩江之永韓詩作養夏小正時有養

日時有養夜皆通俗字讀亏廣切岡讀與明同明

古音如芭水經注洛陽清明門亦曰清芭門秉空

書三 五

讀補往切淮南子原道訓與像景仗韵竟空讀居

郎切漢北海相景君銘與相向讓養韵郭璞不灰

圖贊與上讓韵讀如競漢王延壽夢賦與將恙

韵慶韵見詩及易象傳空讀公唐切

弟二耕耿諍部廣韵之平聲庚耕清青上聲櫻耿靜迴

太聲映諍勁徑段氏之弟十一部孔氏之丁類王氏

嚴氏之耕類也此部以打令鯁婚之類爲古正音今

清青韵之聲多轉入覃部之侵登部之蒸孔氏亏此

部字依今音清青讀則三百篇燕耕音矣其部內所

从諧聲字目耕字从井



耕丁莩聲成爭莩聲靜莩聲敲莩聲庚平莩聲苹莩聲生

藝聲  
星鳴

青萼聲 冥冥 𣎵萼聲 刑萼聲 屏屏 粵 青

萼聲  
 靚  
 竝  
 萼聲  
 寧  
 熒  
 萼聲  
 榮  
 營  
 堂  
 歸  
 清

正莖聲 定 令 名 盈 頃 晶 賁莖聲 嬰

解 羸

耿牽 靜井 荳聲 荆 省 迴 荳聲 炯 荳聲 耿

𠂔 𠂔聲  
 廷 廷聲  
 呈 呈聲  
 輕 輕聲  
 𠂔 𠂔聲  
 戴 戴聲

𠂔  
竝  
鼎  
竝  
貞

映影 孳聲 優 敬

書二

木

案廣韻耕古莖切殷口莖切丁中莖切爭側莖切  
莖當讀如方音花莖之莖方音耕田之耕爭曹之  
爭成姓之成盛姓之盛生育之生又牲之牲足脰  
之脰甥舅之甥省郡之省媼滅之媼皆古正音鼎  
古讀如打李膺益州記鼎鼻山一名打鼻山古音  
近也夏从丙聲在唐部而从夏之字如𩚑𩚒𩚓鄧  
𩚔皆耕部正音𩚕字古亦與平通用从𩚕之字  
亦宜入耕部漢魏𩚕聲又轉入眞或以𩚕𩚖諸字  
入唐部𩚕𩚖諸字入眞部俱失之平令字亦二音  
此部平符耕切眞部讀如辨此部令郎丁切卽力

二七四

耕切眞部讀如鄰又登部之陵古讀如棱覃部之  
林臨古音如焚今音四部殊混 又案耕部本無  
入聲从罷之𪔐今音彌必切从或字密而轉从呈  
之戔今音徒結切因或字戟而轉从戔之戟漢讀  
如秩又因戔而轉也

第三登等嶝部廣韻之平聲蒸登上聲拯等忝聲證嶝  
段氏之第六部孔氏王氏嚴氏之蒸類也此部以增  
騰崩朋之類爲古正音今音於蒸韻字多轉近眞又  
近覃部之侵而文部內覓韻之音又與登相混故登  
部之音合覓韻之今音讀之而音乃定其部內所从

書二

七

諧聲字目

登登 亼 孳聲 弘 朋 孳聲 崩 殳 曾 彛 聲

夢歟夢聲  
馮馮聲  
升升聲  
恐恐聲  
燕燕聲

蒸 麥孽層 凌 凭 冉 陝 棗 競 隹

徵興蠅

等月

燈舟莖聲恒

失聲 弄聲 胼聲 孽聲 騰

東弓  
海弓

案△古恆切○魯武登切○集韻蒲甯鄧切○俗讀△混



入東部韻書晉夢弓雄入東閔宏紘泓入耕弓肅  
入代朕併入寢皆誤廣韵久筆陵切亟署陵切凭  
扶陵切再處陵切藥會陵切鷹於陵切徵陟陵切  
蠅余陵切以古音言之諸陵字當為棧朕直等切  
弓居增切了讀如仍周官司几筵注讀乃為仍爾  
雅仍乃也與有二音此讀虛棧切

弟四眞軫震部文吻問部眞部廣韵之平聲眞臻先上  
聲軫銑太聲震霰段氏之弟十二部有孔氏之辰類  
王氏嚴氏之眞類也此部以令因親陳之類為古正  
音其部內所从諸聲字目

書三

八

眞 人 仁 民 莖 政 因 臣 莖 取 莖 聲

堅 辛 莖 柔 莖 新 親 申 莖 身 伸 莖 陳

聿 莖 津 秦 寅 莖 黃 姦 類 璽

臻 岫 姓 榮 先 干 莖 季 天 田 玄 莖

聲 弦 扁 莖 翩 茲 鼎

軫 一 引 銑 莖 宥 莖 賓

震 印 疾 夷 莖 盡 同 莖 閏 莖 進 信

晉 霰 甸 尊

諄 勻 莖 均 鈞 旬 莖 荀 粵 纛

庚 轟 倉 韻 篇 化 韻 勳 令 映 命 獮 拜

文部廣韵之平聲諄文欣覓痕上聲準吻隱混徂太  
聲稭問焮恩悵段氏之弟十三部王氏之諄類孔氏  
嚴氏并於眞類其音與眞部近古實一部也今從段  
王說別分之其部內所从諸聲字目

文 文 莖 吝 閱 分 莖 岑 粉 彬 鬱 云 軍 員

靈 焚 輿 諄 屯 莖 舊 命 章 莖 敦

欣 斤 莖 欣 折 近 折 斬 狀 筋

準 允 莖 交 莖 俊 陵 酸 尹 莖 君 莖 羣 隱

尸 莖 般 莖

稭 閏 濬 問 奮 業 焮 雪 莖 急 莖 隱

書三

九

魂 存 門 昏 莖 駸 屢 婚 昆 居 莖 殷 盟

莖 溫 孫 豚 脰 蝻 尊 貢 莖 奔

鬲

混 本 盾

恩 寸 困 困 恒 冒

眞 巾 辰 莖 晨 唇 困 莖 鷹 豚 莖 焚 畱

軫 先 先 仙 川 穿 絃

軫 夙 參 莖 鈇 典 獮 占 莖 鉛 舛 莖

舜 免

震 孔 刃 莖 忍 水 肩 秋 霰 倩 薦



栢萼 滿萼 刪萼 齊萼 亞萼 甄萼 樓萼

案眞部先韵之字依詩韵讀之于倉新切天古音  
近身史記大宛傳身毒國孟康云卽天竺李奇曰  
一名天篤呂覽本生注天身也藝文類聚引白虎  
通云天者身也田讀如陳齊田氏卽陳敬仲之後  
也玄胡勻切从扁之翩芳賓切文部覓韵之字音  
與登部相近桓韵之兩漢轉音如蠻璫或作玃莫  
奔切尙存古音刪韵之鰥讀如棍古慳切經鰥寡  
多作矜寡聲相近也齊韵之鬪古鹵棲字其音同  
先鹵施戰國策文選作先施其證也梗韵之黽古

卷二



晉如閔閔勉卽黽勉也段氏入唐部嚴氏入眞部  
江氏入耕部 又案廣韻眞韻內多混文部之字  
而觀其音切仍畫然有分如貧頻蘋本同音而貧  
符巾切用文部字頻蘋符眞切用眞部字又如巾  
麋困瑾辰晨緝瘠振畛禪十一字其所用切皆文  
部字則眞文之分作切音者已知之矣

弟又桓緩換部廣韵之平聲元寒桓刪山仙上聲阮旱  
緩潛產獮太聲願翰換諫禰線段氏之弟十四部孔  
氏之原類王氏嚴氏之元類也此部以官寬完歡之  
類爲古正音今寒刪山韵音轉近談仙韵音轉近覃

其部內所从諧聲字目桓字从𠂔

栢入 卣李聲 貫 華 官 般 崙李聲 遄段

覓子聲 寬 崔 元元 孳聲 完孳聲 皖寇 叩孳

藿單藿聲戰藿聲閔藿聲焉藿聲爰藿聲兔藿聲楸藿聲

樊  
繇  
煩  
邐

緩孳聲  
𢇛孳聲  
扶孳聲  
輦  
歎  
盥  
**阮**反  
𠵽孳聲

聲  
旋𪔐  
孳聲  
𪔐  
𪔐  
𪔐  
𪔐  
孳聲  
宛

換半 彖 華聲 篆 祿 筭 華聲 算 華聲 筭 箇 華聲

亂爨願建婉蔓華馨蔓憲嫫

寒干萼聲旱岸丹安萼聲晏萼聲叔萼聲菱萼聲棧

卷二

生

胡看寒萼聲寒寒難萼聲歎漢刪平

姦華聲 刪 班 閑華聲 簡 閑 馬

山山義虎

阜萼聲  
 原雁戶彥萼聲  
 產  
 侃  
 𪔐萼聲  
 餓  
 產

凍蘭

翰且孳聲宜贊諫晏孳聲屢宜禰支采

孳音番番 孳音番番 孳音番番 孳音番番 孳音番番

仙聲占全辛聲言聲街聲絲聲鸞聲

延延市市爾爾次次狀狀焚焚泉泉虔虔

蘇子瞻 虞蘇子瞻 懃蘇子瞻 懃蘇子瞻 連蘇子瞻 復蘇子瞻 熇蘇子瞻 邊蘇子瞻 塵蘇子瞻







**[音]** 𦵏 𦵐 𦵑 𦵒 𦵓 𦵔 𦵕 𦵖 𦵗 𦵘 𦵙 𦵚 𦵛 𦵜 𦵝 𦵞 𦵟 𦵠 𦵡 𦵢 𦵣 𦵤 𦵥 𦵦 𦵧 𦵨 𦵩 𦵪 𦵫 𦵬 𦵭 𦵮 𦵯 𦵰 𦵱 𦵲 𦵳 𦵴 𦵵 𦵶 𦵷 𦵸 𦵹 𦵺 𦵻 𦵼 𦵽 𦵾 𦵿

孽聲 義孽聲 義 果卮 朵 坐 果 貨 赫

羸羸

過卧

麻叉 加孽聲 柳 沙 麻孽聲 靡

馬也羣聲施干羣聲駢瓦丹丹羣聲高高羣聲過

禍亡孽化

𩇛 𩇛𩇛聲 𩇛 𩇛𩇛聲 𩇛 𩇛𩇛聲 𩇛 𩇛𩇛聲 𩇛 𩇛𩇛聲

爲孳聲皮虛罷羈虧麗

案椅晉阿移弋多切侈昌果切也羊可切吹昌戈

三

西

切丞音陀醕同羅竝見唐韵正宐魚何切義音俄

見韻補麻音如摩離音如羅史又帝紀旁羅日月

星辰索隱云大戴禮佗厯離離卽羅也爲音如譌

古書多通用戲古通摩周官建大麾以田麾或作

戲史漢戲下卽麾下戲正戲許賀切罷音同頗

左傳遠罷公半作遠頗易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徐

遂託篤厥居官小司完以八辟麗邦茲杜子春

部東直送部冬宋部東部

晉董璠送宋帝昶之平聲東鑑江上

董用諒之聲云月異日之勇力音子曰三日麗

氏之東類也此部以公宗胄容之類爲古正音今江  
韵音轉混陽其部內所从諧聲字目

東東東東重重童童龍龍工工邛邛空空江江項項珣珣

公華馨翁松同充蒙華馨鍾半華馨

聲  
 封豐奉竿  
 莩  
 達  
 从  
 莩  
 從  
 凶  
 莩  
 𠂔  
 𠂔  
 𠂔

邕萼聲 離 容 富 順 舉 **江**函 萼聲 窓

慈 尤 雙

童孔 臙拜 春弄 穴 冢 竦

送安用用三應爾并

冬部廣韻之平聲冬公聲宋絳段氏并弓弟九部王

...	...
-----	-----

毒

田并弓東類巖氏并弓侵類孔氏則別之爲冬類今

從三而化子易之其音內所从謹聲字巨冬字

冬寒華曆癸終宗璽

東中 戢 躬孽聲 宮窮 蟲 鍾昔 江各孽聲

護降護尊尊晉晉 護降護尊尊晉晉 隆

宋宋眾

侵陰 誕臨 懷歆

案出車戎與竊仲降仲韵是我在冬部之證也陰

食訛陟駟又字本入覃部古冬覃多互轉詩七月



冲陰韵公劉飲宗韵蕩謚終韵雲漢臨嶽宮宗躬  
韵小戎驂中韵皆其證嚴氏所以有并冬亏覃之  
說也

弟八覃感勘部廣韵之平聲侵覃凡上聲寢感范太聲

沁勘梵段氏之弟七部有孔氏之綬類嚴氏之侵類

也此部以驂函貪南之類為古正音近之言韵者泥

亏以少從多之例覃從侵讀遂與眞部音混凡韵之

音又轉入談其部內所从諧聲字目覃从咸之鹹聲

覃弓 孽聲 函 汜 孽聲 范 男 疊

斷因

書三

本

侵王 孽聲 任 心 今 孽聲 金岑金含貪禽念 金孽

聲 欽 会 孽聲 陰 尤 孽聲 沈耽 先 孽聲 煖 孽聲

聲 鶯替 从 林 孽聲 禁 至 音 孽聲 開 突 孽

聲 淡 侵 孽聲 寢 孽聲 濱 琴

寢羊 孽聲 南 禽 孽聲 喬 甚 品 孽聲 臨

沁闌

凡凡 孽聲 風

范口

梵欠

鹽三 孽聲 彤 薄 占 孽聲 沾 粘 戔 孽聲 鐵 焚

威威 孽聲 緘 箴 鹹 孽聲 寧 寢 寢 談三 添 帖

猷 尋 貶 忝 爻

陷 陷 孽聲 閭

失 穴 韵書讀若岑

蘇興

案琴古文从金篆文化琴尋杜林以為貶損字相

如賦亦用為貶字此部無入聲从音之潛當從唐

韵正讀太今切江慎修從張參說以為从肉泣聲

非也从占之咎讀如估畢之估帖入合部唐韵正

帖音添任古讀如男史記任國即禹貢之男邦漢

書三

主

志大陽者南方南任也是任亦讀如南風讀孚覃

切釋名云充豫司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汜也其氣

博汜而動物也青徐言風蹴口開唇推氣言之風

放也氣放散也其讀近汜者如函之轉犯後又讀

方戎切猶南人呼帆為蓬也俗音賢言鹽咸四字

混讀古音賢胡陳切言語官切鹽胡談切咸胡緘

切般臣巫咸巫賢為父子非同音可知也弊有二

音

弟九談敢艷部廣韵之平聲談鹽添咸銜嚴上聲敢談

忝嫌檻儼太聲鹽榛鹹陷鑑梵段氏之弟八部有孔



氏王氏嚴氏之談類也此部以監嚴膽斬之類爲古  
正音談咸衙爲一類其音多變亏桓部之寒韵空合  
寒韵之今音讀之其音乃出鹽添嚴爲一類今音轉  
又入覃其部內所从諧聲字目談字从炎

談甘萐聲 柑天 衙莧 監萐聲 濫

敢萐聲 嚴萐聲 嚴萐聲 漸萐聲

鹽炎萐聲 剡詹 詹兼 廉兼 僉萐聲 斂萐聲 歛萐聲

聲厭

嚴庚 并夾 奄奄 染閃

覃覃

書三

太

案以詩韵讀之甘古談切敢古覽切嚴讀如嚴从  
炎字以啖焚爲正音詹職藍切以膽澹字爲正音  
右九部有平上入而無入

第十泰曷部廣韵之公聲祭泰吏廢入聲月曷末辟段  
氏孔氏嚴氏皆并亏脂類王氏別之爲祭部此部亏  
今音祇有公入而無平上以入聲沫較殺伐之類爲  
古正音太聲短言從之廣韵沫有武泰莫撥兩切較  
有蒲蓋蒲撥兩切殺有公入伐有長言短言皆其例  
也今音泰吏之音轉近哈祭廢之音轉近支其部內  
所从諧聲字目

曷萐聲 叱萐聲 發萐聲 發萐聲 占萐聲 少萐聲 別

奇刺 刺萐聲 賴末 末末 友友 取取 夔

泰大萐聲 奎萐聲 達達 外外 勾萐聲 曷萐聲 渴

葛葛 兒萐聲 稅說 廁萐聲 闕貝 貝萐聲 賢賢 祓

帶最 蓋會 吏吏 吏萐聲 決決 挾

月萐聲 戊戊 丁丁 月月 伐伐 罕萐聲 昏萐聲

活鉅 欽萐聲 厥薛 薛子 中萐聲 蚩蚩 省省

聲聲 薛萐聲 萃萃 舌舌 劣劣 斬斬 叔叔 殺萐聲 窾

旻榮 榮萐聲 畢畢 絕

祭亓 祭萐聲 彘彘 彘萐聲 𧈧𧈧 𧈧萐聲 𧈧𧈧 𧈧萐聲

書三

十九

制祭 祭萐聲 彘彘 彘萐聲 𧈧𧈧 𧈧萐聲 𧈧𧈧 𧈧萐聲

萐聲 艾 吹

術戊 萐聲 威威 萐聲 歲歲 沒末 萐聲 字字 萐聲 盛盛 黠

殺夏 肩肩 載載 職奇

怪丰 萐聲 害害 萐聲 契契 萐聲 楔楔 介介 醫醫 萐聲 殿

監監 願願 萬萬 萐聲 廛廛 廛廛 換換 竄

案入與平上有通叶不通叶之別惟公可通叶之  
爲歌永言其平上如公入亦如公也此部以公叶  
入可以公羊傳伐人之伐長言見伐之伐短言之  
例求之廣韵公入二韵兼收亦以此部字爲多可



第十一質部廣韻之入聲質櫛黠屑段氏并亏第十二部孔氏嚴氏并亏微類王氏別之爲至類此部亏今音祇有入闕有去而無平上以質失血穴之類爲古

超



正音公聲短言從入讀其部內所从諸聲字目

質質 一 葦聲 聿 葦聲 律 乙 葦聲 失曰 葦聲 𦵏

乞七日疾吉孽聲壹孽聲叅孽聲翻孽聲悉

逸畢桌實

點八 葶聲

穴分必 分葶聲

肩 必葶聲  
盜瑟宓 葶聲  
密 葶聲  
肩下 葶聲  
卽 葶聲  
節 葶聲

血閉

薛別設徹職抑

至至 致至 齋齋

案此部太聲字目亏今音祇有閉至寔三字閉以廣韵方結切爲正至以集韵徒結切爲正从至之

字多入聲閉無从从寔有噎字終風寔與噎韵字亦作逮傳訓詁讀都悉切噎讀如噎至韵多支微脂字入此部者不過致蹟數字王氏據以立部未當

第十二合部廣韻之入聲緝合益葉帖洽狎業乏段氏并亏第七部第八部孔氏別之爲合類王氏以爲益類此部亏今音祇有入而無平上入以甲某茹穢之類爲古正音其部內所從諧聲字目合字从入

合葦聲市葦聲 帝 沓 翳 闕 綵 寔 鑼 集

𪔐 𪔑 𪔒 𪔓 𪔔 𪔕 𪔖 𪔗 𪔘 𪔙 𪔚 𪔛 𪔜 𪔝 𪔞 𪔟 𪔠 𪔡 𪔢 𪔣 𪔤 𪔥 𪔦 𪔧 𪔨 𪔩 𪔪 𪔫 𪔬 𪔭 𪔮 𪔯 𪔰 𪔱 𪔲 𪔳 𪔴 𪔵 𪔶 𪔷 𪔸 𪔹 𪔺 𪔻 𪔼 𪔽 𪔾 𪔿 𪕀 𪕁 𪕂 𪕃 𪕄 𪕅 𪕆 𪕇 𪕈 𪕉 𪕊 𪕋 𪕌 𪕍 𪕎 𪕏 𪕐 𪕑 𪕒 𪕓 𪕔 𪕕 𪕖 𪕗 𪕘 𪕙 𪕚 𪕛 𪕜 𪕝 𪕞 𪕟 𪕠 𪕡 𪕢 𪕣 𪕤 𪕥 𪕦 𪕧 𪕨 𪕩 𪕪 𪕫 𪕬 𪕭 𪕮 𪕯 𪕰 𪕱 𪕲 𪕳 𪕴 𪕵 𪕶 𪕷 𪕸 𪕹 𪕺 𪕻 𪕼 𪕽 𪕾 𪕿 𪖀 𪖁 𪖂 𪖃 𪖄 𪖅 𪖆 𪖇 𪖈 𪖉 𪖊 𪖋 𪖌 𪖍 𪖎 𪖏 𪖐 𪖑 𪖒 𪖓 𪖔 𪖕 𪖖 𪖗 𪖘 𪖙 𪖚 𪖛 𪖜 𪖝 𪖞 𪖟 𪖠 𪖡 𪖢 𪖣 𪖤 𪖥 𪖦 𪖧 𪖨 𪖩 𪖪 𪖫 𪖬 𪖭 𪖮 𪖯 𪖰 𪖱 𪖲 𪖳 𪖴 𪖵 𪖶 𪖷 𪖸 𪖹 𪖺 𪖻 𪖼 𪖽 𪖾 𪖿 𪗀 𪗁 𪗂 𪗃 𪗄 𪗅 𪗆 𪗇 𪗈 𪗉 𪗊 𪗋 𪗌 𪗍 𪗎 𪗏 𪗐 𪗑 𪗒 𪗓 𪗔 𪗕 𪗖 𪗗 𪗘 𪗙 𪗚 𪗛 𪗜 𪗝 𪗞 𪗟 𪗠 𪗡 𪗢 𪗣 𪗤 𪗥 𪗦 𪗧 𪗨 𪗩 𪗪 𪗫 𪗬 𪗭 𪗮 𪗯 𪗰 𪗱 𪗲 𪗳 𪗴 𪗵 𪗶 𪗷 𪗸 𪗹 𪗺 𪗻 𪗼 𪗽 𪗾 𪗿 𪘀 𪘁 𪘂 𪘃 𪘄 𪘅 𪘆 𪘇 𪘈 𪘉 𪘊 𪘋 𪘌 𪘍 𪘎 𪘏 𪘐 𪘑 𪘒 𪘓 𪘔 𪘕 𪘖 𪘗 𪘘 𪘙 𪘚 𪘛 𪘜 𪘝 𪘞 𪘟 𪘠 𪘡 𪘢 𪘣 𪘤 𪘥 𪘦 𪘧 𪘨 𪘩 𪘪 𪘫 𪘬 𪘭 𪘮 𪘯 𪘰 𪘱 𪘲 𪘳 𪘴 𪘵 𪘶 𪘷 𪘸 𪘹 𪘺 𪘻 𪘼 𪘽 𪘾 𪘿 𪙀 𪙁 𪙂 𪙃 𪙄 𪙅 𪙆 𪙇 𪙈 𪙉 𪙊 𪙋 𪙌 𪙍 𪙎 𪙏 𪙐 𪙑 𪙒 𪙓 𪙔 𪙕 𪙖 𪙗 𪙘 𪙙 𪙚 𪙛 𪙜 𪙝 𪙞 𪙟 𪙠 𪙡 𪙢 𪙣 𪙤 𪙥 𪙦 𪙧 𪙨 𪙩 𪙪 𪙫 𪙬 𪙭 𪙮 𪙯 𪙰 𪙱 𪙲 𪙳 𪙴 𪙵 𪙶 𪙷 𪙸 𪙹 𪙺 𪙻 𪙼 𪙽 𪙾 𪙿 𪚀 𪚁 𪚂 𪚃 𪚄 𪚅 𪚆 𪚇 𪚈 𪚉 𪚊 𪚋 𪚌 𪚍 𪚎 𪚏 𪚐 𪚑 𪚒 𪚓 𪚔 𪚕 𪚖 𪚗 𪚘 𪚙 𪚚 𪚛 𪚜 𪚝 𪚞 𪚟 𪚠 𪚡 𪚢 𪚣 𪚤 𪚥 𪚦 𪚧 𪚨 𪚩 𪚪 𪚫 𪚬 𪚭 𪚮 𪚯 𪚰 𪚱 𪚲 𪚳 𪚴 𪚵 𪚶 𪚷 𪚸 𪚹 𪚺 𪚻 𪚼 𪚽 𪚾 𪚿 𪛀 𪛁 𪛂 𪛃 𪛄 𪛅 𪛆 𪛇 𪛈 𪛉 𪛊 𪛋 𪛌 𪛍 𪛎 𪛏 𪛐 𪛑 𪛒 𪛓 𪛔 𪛕 𪛖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𪛞 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𪜀 𪜁 𪜂 𪜃 𪜄 𪜅 𪜆 𪜇 𪜈 𪜉 𪜊 𪜋 𪜌 𪜍 𪜎 𪜏 𪜐 𪜑 𪜒 𪜓 𪜔 𪜕 𪜖 𪜗 𪜘 𪜙 𪜚 𪜛 𪜜 𪜝 𪜞 𪜟 𪜠 𪜡 𪜢 𪜣 𪜤 𪜥 𪜦 𪜧 𪜨 𪜩 𪜪 𪜫 𪜬 𪜭 𪜮 𪜯 𪜰 𪜱 𪜲 𪜳 𪜴 𪜵 𪜶 𪜷 𪜸 𪜹 𪜺 𪜻 𪜼 𪜽 𪜾 𪜿 𪝀 𪝁 𪝂 𪝃 𪝄 𪝅 𪝆 𪝇 𪝈 𪝉 𪝊 𪝋 𪝌 𪝍 𪝎 𪝏 𪝐 𪝑 𪝒 𪝓 𪝔 𪝕 𪝖 𪝗 𪝘 𪝙 𪝚 𪝛 𪝜 𪝝 𪝞 𪝟 𪝠 𪝡 𪝢 𪝣 𪝤 𪝥 𪝦 𪝧 𪝨 𪝩 𪝪 𪝫 𪝬 𪝭 𪝮 𪝯 𪝰 𪝱 𪝲 𪝳 𪝴 𪝵 𪝶 𪝷 𪝸 𪝹 𪝺 𪝻 𪝼 𪝽 𪝾 𪝿 𪞀 𪞁 𪞂 𪞃 𪞄 𪞅 𪞆 𪞇 𪞈 𪞉 𪞊 𪞋 𪞌 𪞍 𪞎 𪞏 𪞐 𪞑 𪞒 𪞓 𪞔 𪞕 𪞖 𪞗 𪞘 𪞙 𪞚 𪞛 𪞜 𪞝 𪞞 𪞟 𪞠 𪞡 𪞢 𪞣 𪞤 𪞥 𪞦 𪞧 𪞨 𪞩 𪞪 𪞫 𪞬 𪞭 𪞮 𪞯 𪞰 𪞱 𪞲 𪞳 𪞴 𪞵 𪞶 𪞷 𪞸 𪞹 𪞺 𪞻 𪞼 𪞽 𪞾 𪞿 𪟀 𪟁 𪟂 𪟃 𪟄 𪟅 𪟆 𪟇 𪟈 𪟉 𪟊 𪟋 𪟌 𪟍 𪟎 𪟏 𪟐 𪟑 𪟒 𪟓 𪟔 𪟕 𪟖 𪟗 𪟘 𪟙 𪟚 𪟛 𪟜 𪟝 𪟞 𪟟 𪟠 𪟡 𪟢 𪟣 𪟤 𪟥 𪟦 𪟧 𪟨 𪟩 𪟪 𪟫 𪟬 𪟭 𪟮 𪟯 𪟰 𪟱 𪟲 𪟳 𪟴 𪟵 𪟶 𪟷 𪟸 𪟹 𪟺 𪟻 𪟼 𪟽 𪟾 𪟿 𪠀 𪠁 𪠂 𪠃 𪠄 𪠅 𪠆 𪠇 𪠈 𪠉 𪠊 𪠋 𪠌 𪠍 𪠎 𪠏 𪠐 𪠑 𪠒 𪠓 𪠔 𪠕 𪠖 𪠗 𪠘 𪠙 𪠚 𪠛 𪠜 𪠝 𪠞 𪠟 𪠠 𪠡 𪠢 𪠣 𪠤 𪠥 𪠦 𪠧 𪠨 𪠩 𪠪 𪠫 𪠬 𪠭 𪠮 𪠯 𪠰 𪠱 𪠲 𪠳 𪠴 𪠵 𪠶 𪠷 𪠸 𪠹 𪠺 𪠻 𪠼 𪠽 𪠾 𪠿 𪡀 𪡁 𪡂

卷三

主

變 變 疊 𠔁 𠔁 甲 來 享聲 𠔁 𠔁 𠔁

乏可  
法

十廿卅入華聲走人華聲合華聲禽華聲咭華聲

拾及立學聲昱骨戢習習初此

品  
葉事  
𦵏  
養  
卒藝聲  
𦵏  
某華聲  
葉

涉品嶽騰騰業業

職式

案此部無平上並無ㄅ帖从占聲從ㄅ聲占而轉入猶从𠂔之字今音亦多轉ㄅ皆非古也北人呼入南人聽之如ㄅ而北人亦有入聲如南人呼者



此類是也必謂古無入聲膠柱之見也式有二音詩不聞亦式不見亦入式入相叶合部之有式猶曷部之奇質部之抑同韵書皆入諸職韵

右三部有入而無平上

第十三哈海代德部廣韵之平聲之哈上聲止海去聲志代入聲職德段氏之弟一部孔氏王氏嚴氏之類此部當依廣韵哈韵讀之以該臺才來爲古正音舊讀泥亏以少從多之例依之韵讀則混亏支矣其部內所从諸聲字目哈字从台

哈才 聲 在 戔 來 開

書三

圭

海毒 亥 采 宰

代再

之 聲 臺 寺 聲 時 待 特 丁 司 而 由

聲 昇 茶 匹 其 聲 欺 於 絲 聲 茲

疑 辭 辭

正 聲 徒 己 聲 矣 能 台 聲 治 泉 怠 士

已 聲 配 己 聲 忌 配 子 史 聲 吏 肉

聲 恩 耳 里 聲 狸 喜 香

志 異 聲 冀 翼 意

職 力 聲 勒 叻 弋 聲 代 貢 式 矢 聲 仄 色

直 聲 惠 亟 陟 富 聲 富 福 食 息

嬰 匿 敕 棘 戢 韶 音 聲 意 齋

德 北 克 或 聲 國 惑 則 尋 哭 葬 聲

塞

脂 龜

旨 罍

至 爾 隊 佩 怪 戒

物 禾 聲 不 否 反 聖 肩 良 聲 服 麥 革 麥

尤 中 聲 告 卮 邨 表

有 久 負 婦

書三

圭

胃 又 聲 尤 右 有 聲 益 圖 舊

厚 母 聲 每 某

屋 伏 牧 斑

案詩之哉韵讀止裁切从止之事與戒韵讀組戒切書載采采史佗始事事采事同音之證詩其哉韵讀如斐易箕子劉向所見本佗斐茲其證韵畫絲息茲切茲古讀如裁中庸裁者培之注裁或爲茲茲裁古同音則絲音如鯉也易載疑韵疑讀如礙詩止與海在戒宰哉韵讀諸海切春秋首止公穀佗首戴其證以古讀羊宰切屈原九章以醢韵







通用書惠鮮鯀寡詩鮮民之生皆斯之俗有免斯首箋斯白也又鮮之俗禹貢析支後漢書化賜支大戴禮化鮮支古斯賜析皆同音也

第十又模姥暮鐸部廣韻之平聲魚虞模上聲語慶姥太聲御遇暮入聲鐸陌咎段氏之弟又部孔氏王氏嚴氏之魚類也此部以孤楷都徒之類為古正音今韻書虞韻內多闕入侯部字遇攝內以模配屋流攝內以侯配鐸更誤其部內所從諸聲字目模字从算模弓 孽聲 虞 奴 吳 孽聲 虞 虎 孽聲 虎虛虞虛康虛 康 孽聲 遠 虛 孽聲 虛 圖 身於 壘 麤

書三

圭

魚 公 孽聲 劫 宁 孽聲 寧 尻 且 孽

祖盧祖助沮 孽聲 道 如 孽聲 拏 初 車

魚 孽聲 穌 魯 昇 孽聲 輿 虞 弓 孽聲 寧 夸 汚

琴 孽聲 琴 夫 毋 巫 采 鈞

姥土 又 孽聲 吾 午 孽聲 卸 孽聲 御 戶 孽聲 所

雇 房 古 孽聲 居苦固辜酤胡 兜 股 殺

鹵 鼓 音 蠱 語 與 孽聲 旗 女

罕 巨 孽聲 柜 処 呂 旅 孽聲 者 孽聲 屠

諸豬奢奢 圉 鼠 慶 父 孽聲 布甫 孽聲 浦 專

孽聲 傅博溥 孽聲 薄 羽 茫 雨 禹 霖 孽

聲 無舞

暮互 免 莫 桑 御 孽聲 度席 遇步 朋

孽聲 昇瞿 孽聲 瞿

鐸各 孽聲 路洛客 索 叡 羣 寧 孽聲 郭 霍

陌毛 孽聲 耗託庀 彳 孽聲 走 白 並 孽聲 逆

席勞 百 虱 京 戟 獲 號 咎夕 尺

石 孽聲 藁 夫 孽聲 板 交 孽聲 赦 咎 孽聲

稽 孽聲 籍 舅 炙 射 隻 罕 孽聲 擇

麻巴 孽聲 肥 牙 孽聲 邪 瓜 孽聲 孤 灸

馬下 疋 孽聲 胥疏 舍 孽聲 余 孽聲 除 段 孽聲

書三

圭

猴 孽聲 家 馬 罕 寡 嬰

禍 孽聲 倫 而 亞

厚母

藥 谷 孽聲 卻卻 毘 若

案廣韻模莫胡切俗讀混入歌部鐸陌咎三韻入聲依暮御遇韻讀之鐸韻度莫化錯逆惡漢稔等字皆重見弓聲韻其例也韻書已伯家切家讀如姑故古已博專且通用相如賦已且化博且顏師古化專且史記張儀傳已蜀化且蜀皆音近字牙讀如互故經史中牙互字多通用下字詩十有七



見釋文竝云讀如戶舍讀如茶故春秋齊君茶公  
羊佗舍母字見哈部爲正音淮南子說山鹵家子  
謂其母曰社何恚速成吾必悲哭社注江淮謂母  
爲社說文姐字下云蜀人謂母曰姐江南謂之社  
古方音母與社姐同禮內則滄母注讀曰模模亦  
同聲蠟螻詩母兩韻繫辭傳母故韻字之轉音然  
矣

第十六宵小笑藥部廣韻之平聲蕭宵肴豪上聲篠小  
巧皓太聲嘯笑效号入聲覺藥段氏之弟二部無孔  
氏王氏嚴氏之宵類也此部以驕驕超趙之類爲古

書三

末

正音今韻書多闕入幽部字其部內所从諧聲字目  
宵字从小聲之宵

宵天夢聲笑夢聲沃夢聲釗夢聲苗夢聲輿夢聲麋夢聲麋

暴夢聲暴夢聲喬夢聲朝夢聲囂夢聲焦夢聲焦夢聲蕭夢聲蕭夢聲

聲堯夢聲曉夢聲鼎夢聲梟夢聲殺夢聲有夢聲交夢聲交夢聲有夢聲交夢聲

交夢聲更夢聲巢夢聲

小夢聲少夢聲少夢聲眇夢聲眇夢聲稍夢聲稍夢聲削夢聲削夢聲兆夢聲兆夢聲

眇受夢聲犀夢聲篠夢聲篠夢聲了夢聲了夢聲目夢聲目夢聲查夢聲查夢聲官夢聲官夢聲晶夢聲晶夢聲裏夢聲裏夢聲

笑夢聲笑夢聲檟夢聲檟夢聲嘯夢聲嘯夢聲吊夢聲吊夢聲料夢聲料夢聲原夢聲原夢聲效夢聲效夢聲翟夢聲翟夢聲

豪夢聲豪夢聲到夢聲到夢聲召夢聲召夢聲昭夢聲昭夢聲昭夢聲昭夢聲美夢聲美夢聲毛夢聲毛夢聲豕夢聲豕夢聲高夢聲高夢聲

夢聲 啟蒿 勞 敷

皓果 臭 囁 顛

号号 夢聲 號 盜 杲

覺卓 樂 藥 勺 夢聲 約的豹 夢聲 兒貌 尸 雀

虞 弱 敷 夢聲 嗽 龠 夢聲 籥 憲

尤音 夢聲 咎 夢聲 繇 有酒

沃雀 鏗 繫 錫 休 翟 夢聲 耀

案酒見幽部詩正月酒釂酌抑酒紹酌古轉音讀  
如焦翟音同狄亦古之音轉

第十七幽勑幼屋部廣韻之平聲尤幽上聲有勑太聲

書三

末

宵幼入聲屋沃段氏之弟二部孔氏王氏嚴氏之幽  
類也此部以鳩鞠休柔之類爲古正音今韻書音多  
混亏侯部而字又多爲宵韻所奪其部內所从諧聲  
字目幽字从么聲之幺

幽夢聲收 彪 尤 囚 汙 矛 夢聲 琳 柔 秋 夢

聲 瞽 務 葵 由 州 休 舟 夢聲 翰 受 牟

求 攸 夢聲 脩 條 黨 周 昌 夢聲 駁 昌 夢聲 壽

夢聲 籌 流 彭 昌 惠 夢聲 憂 塵 菟 雉

夢聲 雉 盤

有九 夢聲 尻 簋 手 丑 夢聲 狃 守 缶 夢聲 藥



曰有 耶西 葦聲 留齒 雷葦聲 播鍾劉 齒葦聲 猶 帚 自 咎 葦聲 暑 肘 韭 葦聲 道 差誘

宵 禾 葦聲 莠 臭 設 就 麥 葦聲 膠 膠 罍

屋 六 葦聲 共 葦聲 奎 龍 目 玉 肉 葦聲 科 育 毓

未 葦聲 威 叔 葦聲 倣 竹 葦聲 鞠 鞠 筑 禿

曰 葦聲 學 覺 刺 葦聲 鞠 恹 夙 祝 畜 夏

葦聲 復 皇 逐 肅 輒 鬻 沃 毒

蕭 么 葦聲 幼 幼 葦聲 幽 肉 葦聲 幽 葦聲 歎 宵 森

變 葦聲 秋 葦聲 愁 屬 省 乃 葦聲 包 甸 恆

書三

圭

豪 卒 葦聲 皋 牢 棘 葦聲 替 要

篠 身 巧 爪 葦聲 采 又 葦聲 蚤 耶 葦聲 賈 賂

巧 曰 葦聲 曰 葦聲 冒 干 太 艸 昂 老

好 討 賔

效 孝 号 告 葦聲 造 與 報

庚 孚 葦聲 保 輿 遇 戊 龜

厚 杜 安 葦聲 妓 候 戊 燭 卜

案此部幽尤諸韻為正音蕭豪以下皆後世之轉音从么字十有二音同幼幼則么讀於穆切也从包字二十有二多與从孚字相通置或作學桴或

佗抱飽或从古文孚佗餘抱鼓字左傳佗桴酷吏傳抱鼓不絕蕭該引字林音浮投壺若是者浮注浮或佗匏春秋盟浮來亦佗包來詩孚與臭來韵包與誘韵則古音孚讀芳來切包讀市幽切故水經注發鳩之山淮南子亦佗發苞今音則皆轉而混亏宵矣軌簠古佗 尻皆从九聲今音軌簠居洎切尻苦遭切皆轉音說文从尻之柷云讀如糗从簠之爐云讀若糾足證漢時軌尻之音猶未轉也今音尻轉混亏宵軌簠又轉而混亏灰矣又考老二字釋名老朽也史律書西者萬物之老也皆以

書三

圭

疊韵為訓老讀盧首切說文考老也淮南書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亦朽之俗考老朽皆音近字與栲讀如糗同韵補考太九切是也爾雅白州驤州者尻之俗古尻州同讀說文引書無有佗姪姪者好之俗古好姪音近讀呼就切凡音之轉宵豪部者可以此例通之至幽侯之相轉尤其音之近者也

第十八侯厚候燭部廣韵之平聲侯上聲厚去聲侯入聲燭覺段氏之弟四部入孔氏王氏嚴氏之侯類也此部以鉤偷謳樓之類為古正音今韵書音多為幽



戾戾  
𠂔孽聲  
眴眴  
婁孽聲  
數  
兜

厚口斗后後享翌

候 奭 匱 豆 鬥 舉 萁 扇

燭正 孽聲 曲 谷孽聲 欲 足 束孽聲 邀軟

局彖聲 辱蜀聲 屬獄聲 獄獄聲 嶽嶽聲 桌

梁梁聲 覺覺聲 散 角 莘莘聲 莢莢聲 僕

嘆凡草磨投朱俞吏蜀區須

需

塵主取聚乳侮

三

遇付華聲府考具禺豈華聲對昇

𣎵 𣎶 𣎷 𣎸 𣎹 𣎺 𣎻 𣎼 𣎽 𣎾 𣎿 𣏀 𣏁 𣏂 𣏃 𣏄 𣏅 𣏆 𣏇 𣏈 𣏉 𣏊 𣏋 𣏌 𣏍 𣏎 𣏏 𣏐 𣏑 𣏒 𣏓 𣏔 𣏕 𣏖 𣏗 𣏘 𣏙 𣏚 𣏛 𣏜 𣏝 𣏞 𣏟 𣏠 𣏡 𣏢 𣏣 𣏤 𣏥 𣏦 𣏧 𣏨 𣏩 𣏪 𣏫 𣏬 𣏭 𣏮 𣏯 𣏰 𣏱 𣏲 𣏳 𣏴 𣏵 𣏶 𣏷 𣏸 𣏹 𣏺 𣏻 𣏼 𣏽 𣏾 𣏿 𣐀 𣐁 𣐂 𣐃 𣐄 𣐅 𣐆 𣐇 𣐈 𣐉 𣐊 𣐋 𣐌 𣐍 𣐎 𣐏 𣐐 𣐑 𣐒 𣐓 𣐔 𣐕 𣐖 𣐗 𣐘 𣐙 𣐚 𣐛 𣐜 𣐝 𣐞 𣐟 𣐠 𣐡 𣐢 𣐣 𣐤 𣐥 𣐦 𣐧 𣐨 𣐩 𣐪 𣐫 𣐬 𣐭 𣐮 𣐯 𣐰 𣐱 𣐲 𣐳 𣐴 𣐵 𣐶 𣐷 𣐸 𣐹 𣐺 𣐻 𣐼 𣐽 𣐾 𣐿 𣑀 𣑁 𣑂 𣑃 𣑄 𣑅 𣑆 𣑇 𣑈 𣑉 𣑊 𣑋 𣑌 𣑍 𣑎 𣑏 𣑐 𣑑 𣑒 𣑓 𣑔 𣑕 𣑖 𣑗 𣑘 𣑙 𣑚 𣑛 𣑜 𣑝 𣑞 𣑟 𣑠 𣑡 𣑢 𣑣 𣑤 𣑥 𣑦 𣑧 𣑨 𣑩 𣑪 𣑫 𣑬 𣑭 𣑮 𣑯 𣑰 𣑱 𣑲 𣑳 𣑴 𣑵 𣑶 𣑷 𣑸 𣑹 𣑺 𣑻 𣑼 𣑽 𣑾 𣑿 𣒀 𣒁 𣒂 𣒃 𣒄 𣒅 𣒆 𣒇 𣒈 𣒉 𣒊 𣒋 𣒌 𣒍 𣒎 𣒏 𣒐 𣒑 𣒒 𣒓 𣒔 𣒕 𣒖 𣒗 𣒘 𣒙 𣒚 𣒛 𣒜 𣒝 𣒞 𣒟 𣒠 𣒡 𣒢 𣒣 𣒤 𣒥 𣒦 𣒧 𣒨 𣒩 𣒪 𣒫 𣒬 𣒭 𣒮 𣒯 𣒰 𣒱 𣒲 𣒳 𣒴 𣒵 𣒶 𣒷 𣒸 𣒹 𣒺 𣒻 𣒼 𣒽 𣒾 𣒿 𣓀 𣓁 𣓂 𣓃 𣓄 𣓅 𣓆 𣓇 𣓈 𣓉 𣓊 𣓋 𣓌 𣓍 𣓎 𣓏 𣓐 𣓑 𣓒 𣓓 𣓔 𣓕 𣓖 𣓗 𣓘 𣓙 𣓚 𣓛 𣓜 𣓝 𣓞 𣓟 𣓠 𣓡 𣓢 𣓣 𣓤 𣓥 𣓦 𣓧 𣓨 𣓩 𣓪 𣓫 𣓬 𣓭 𣓮 𣓯 𣓰 𣓱 𣓲 𣓳 𣓴 𣓵 𣓶 𣓷 𣓸 𣓹 𣓺 𣓻 𣓼 𣓽 𣓾 𣓿 𣔀 𣔁 𣔂 𣔃 𣔄 𣔅 𣔆 𣔇 𣔈 𣔉 𣔊 𣔋 𣔌 𣔍 𣔎 𣔏 𣔐 𣔑 𣔒 𣔓 𣔔 𣔕 𣔖 𣔗 𣔘 𣔙 𣔚 𣔛 𣔜 𣔝 𣔞 𣔟 𣔠 𣔡 𣔢 𣔣 𣔤 𣔥 𣔦 𣔧 𣔨 𣔩 𣔪 𣔫 𣔬 𣔭 𣔮 𣔯 𣔰 𣔱 𣔲 𣔳 𣔴 𣔵 𣔶 𣔷 𣔸 𣔹 𣔺 𣔻 𣔼 𣔽 𣔾 𣔿 𣕀 𣕁 𣕂 𣕃 𣕄 𣕅 𣕆 𣕇 𣕈 𣕉 𣕊 𣕋 𣕌 𣕍 𣕎 𣕏 𣕐 𣕑 𣕒 𣕓 𣕔 𣕕 𣕖 𣕗 𣕘 𣕙 𣕚 𣕛 𣕜 𣕝 𣕞 𣕟 𣕠 𣕡 𣕢 𣕣 𣕤 𣕥 𣕦 𣕧 𣕨 𣕩 𣕪 𣕫 𣕬 𣕭 𣕮 𣕯 𣕰 𣕱 𣕲 𣕳 𣕴 𣕵 𣕶 𣕷 𣕸 𣕹 𣕺 𣕻 𣕼 𣕽 𣕾 𣕿 𣖀 𣖁 𣖂 𣖃 𣖄 𣖅 𣖆 𣖇 𣖈 𣖉 𣖊 𣖋 𣖌 𣖍 𣖎 𣖏 𣖐 𣖑 𣖒 𣖓 𣖔 𣖕 𣖖 𣖗 𣖘 𣖙 𣖚 𣖛 𣖜 𣖝 𣖞 𣖟 𣖠 𣖡 𣖢 𣖣 𣖤 𣖥 𣖦 𣖧 𣖨 𣖩 𣖪 𣖫 𣖬 𣖭 𣖮 𣖯 𣖰 𣖱 𣖲 𣖳 𣖴 𣖵 𣖶 𣖷 𣖸 𣖹 𣖺 𣖻 𣖼 𣖽 𣖾 𣖿 𣗀 𣗁 𣗂 𣗃 𣗄 𣗅 𣗆 𣗇 𣗈 𣗉 𣗊 𣗋 𣗌 𣗍 𣗎 𣗏 𣗐 𣗑 𣗒 𣗓 𣗔 𣗕 𣗖 𣗗 𣗘 𣗙 𣗚 𣗛 𣗜 𣗝 𣗞 𣗟 𣗠 𣗡 𣗢 𣗣 𣗤 𣗥 𣗦 𣗧 𣗨 𣗩 𣗪 𣗫 𣗬 𣗭 𣗮 𣗯 𣗰 𣗱 𣗲 𣗳 𣗴 𣗵 𣗶 𣗷 𣗸 𣗹 𣗺 𣗻 𣗼 𣗽 𣗾 𣗿 𣘀 𣘁 𣘂 𣘃 𣘄 𣘅 𣘆 𣘇 𣘈 𣘉 𣘊 𣘋 𣘌 𣘍 𣘎 𣘏 𣘐 𣘑 𣘒 𣘓 𣘔 𣘕 𣘖 𣘗 𣘘 𣘙 𣘚 𣘛 𣘜 𣘝 𣘞 𣘟 𣘠 𣘡 𣘢 𣘣 𣘤 𣘥 𣘦 𣘧 𣘨 𣘩 𣘪 𣘫 𣘬 𣘭 𣘮 𣘯 𣘰 𣘱 𣘲 𣘳 𣘴 𣘵 𣘶 𣘷 𣘸 𣘹 𣘺 𣘻 𣘼 𣘽 𣘾 𣘿 𣙀 𣙁 𣙂 𣙃 𣙄 𣙅 𣙆 𣙇 𣙈 𣙉 𣙊 𣙋 𣙌 𣙍 𣙎 𣙏 𣙐 𣙑 𣙒 𣙓 𣙔 𣙕 𣙖 𣙗 𣙘 𣙙 𣙚 𣙛 𣙜 𣙝 𣙞 𣙟 𣙠 𣙡 𣙢 𣙣 𣙤 𣙥 𣙦 𣙧 𣙨 𣙩 𣙪 𣙫 𣙬 𣙭 𣙮 𣙯 𣙰 𣙱 𣙲 𣙳 𣙴 𣙵 𣙶 𣙷 𣙸 𣙹 𣙺 𣙻 𣙼 𣙽 𣙾 𣙿 𣚀 𣚁 𣚂 𣚃 𣚄 𣚅 𣚆 𣚇 𣚈 𣚉 𣚊 𣚋 𣚌 𣚍 𣚎 𣚏 𣚐 𣚑 𣚒 𣚓 𣚔 𣚕 𣚖 𣚗 𣚘 𣚙 𣚚 𣚛 𣚜 𣚝 𣚞 𣚟 𣚠 𣚡 𣚢 𣚣 𣚤 𣚥 𣚦 𣚧 𣚨 𣚩 𣚪 𣚫 𣚬 𣚭 𣚮 𣚯 𣚰 𣚱 𣚲 𣚳 𣚴 𣚵 𣚶 𣚷 𣚸 𣚹 𣚺 𣚻 𣚼 𣚽 𣚾 𣚿 𣛀 𣛁 𣛂 𣛃 𣛄 𣛅 𣛆 𣛇 𣛈 𣛉 𣛊 𣛋 𣛌 𣛍 𣛎 𣛏 𣛐 𣛑 𣛒 𣛓 𣛔 𣛕 𣛖 𣛗 𣛘 𣛙 𣛚 𣛛 𣛜 𣛝 𣛞 𣛟 𣛠 𣛡 𣛢 𣛣 𣛤 𣛥 𣛦 𣛧

族鹿賣

物木 萼 否

案此部轉音多入模部書謹兜或佻謹朱或佻謹

頭謹啗古父聲朱聲讀皆如兜也孟子離巢莊子

作離朱亦其證从俞字以偷綸媮媮  
史萬石君傳注媮音投媮

爲正音从取字以極取諷邸爲正音从尉

字以駟鄒爲正音从區字以誼毆爲正音侮不有

二音詩鄂不箋訓鄂樹左傳韎韐之跗注一佗不

注三周轉不注不亦耐也傳古文作母母聲說文

从毒聲古孝經作柔从古文矛省詩與左傳正考

父銘侮讀文走切从古文矛聲讀之也

第十九灰賄隊沒部廣韻之平聲脂微皆灰上聲旨尾

駭賄公瞽至未怪隊入瞽衛物迄沒段氏之弟十五

部孔氏王氏嚴氏之脂類也此部以歸葵追推之類

爲古正晉其部內所从諧聲字目

灰灰 回 自華聲 追帥歸 枝 虺 露華聲 纍

[illegible]

衛衣葦聲依希希葦聲狶葦聲狶葦聲非葦聲匪

書二

肥威飛艘

頭鼻 磊 尾虫

**隊** 內草聲 芮納尙草聲 喬出未退對

未气 孽瞽 氣 孽瞽 愾 无 孽瞽 既忘 既孽瞽 暨

悉華聲 變 未華聲 味 胃 豕華聲 頽 歟

殺華營毀闕

脂萼聲私尸萼聲尾萼聲屏又夷伊

佳草 隼 淮 推 維 崔 魁 唯 睂 窠 夔 匿 皆

旨匕 萼聲  
 尼旨比 尼萼聲  
 泥旨萼聲 耆比萼聲  
 此坐

陸  
 几  
 又  
 水  
 矢  
 萼  
 萼  
 雉  
 癸  
 萼  
 萼  
 閔



灰 兕 美 術

至 二 華 貳 元 華 奈 華 隸 四 白 華 鼻

鼻 泉 次 華 咨 資 恣 佻 初 華 黎 隸 華

隸 眾 華 逕 衰 存 希 糸 器 史 覓

曼 怪 叔

術 水 華 述 出 華 屈 崇 華 叙 物 勿 華

忽 弗 華 沸 費 弗 田 華 鬼 昇 鼎 豐

沒 元 衣 曼 卒 華 翠 昌 骨 突 窟

肩 尸 戾 劍 華 薊 暗 質 率 彌

齊 禾 氏 華 抵 卜 妻 犀 華 稗 華 季

書三

齊 薊 米 華 麋 類 弟 華 稗 肩 華

聲 啟 豐 薊 計 惠 縊

支 危 紙 尔 華 爾 華 重 公 華 案 禾 華

家 華 隊 遂 委 賓 響

祭 曳 禾 首 華 蔑 華 機 月 粵 罰

果 火 妥 正 用 蟹 下

案脂至以下諸音多與支部相混當以微灰諸韻讀之灰危二字宜入此部灰从又火火亦聲楚言燥火也為轉音齊言焜火也為正音釋名云火化也消化物也用楚言又云火言毀也物入中皆毀

壞也用齊言莊子骸灰韻之灰韻音轉入哈猶火之轉音入果也今人火從轉音而灰猶合古危从尸下尸亦聲管子版法墮危韻文子符言衰威非危幾韻施廟字通用毀同部字也

右七部平上入四聲皆有哈支模宵幽五部其入聲讀同太與平上同叶段氏謂古四聲不同今猶古本音部分之異今是也侯灰二部其入聲或自韻或與公同韻絕不與平通叶蓋自入發聲長言之略如公而止如侯部之乳穀左傳作穀穀長言之為穀屬鏤荀子成相作獨鹿鹿長言之為鏤

書三

重

族以太族之族為正音讀以句讀之讀為正音灰部亦然出字長言之即發出狂之出納字長言之即外內之內廣韻鬚字未物兩收咄字賄質兩收吻字怪未兩收此類尤難悉舉今音侯部之入聲近質灰部之入聲近末古音呼之如公而止與質末韻自有多舛之別



樂律通故

禮書第四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虞書夏擊夏搏也鳴球以下數器鳴球卽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爲之疾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謂歌詩也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擊后德讓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以周案鄭意以虞書所言卽周大司樂樂九變之禮是降神之樂也而說者皆以爲正祭之樂與鄭固不同矣鄭意夏擊二字總言操擊其注明堂位措擊則以爲祝歌此異其解者以祝歌在堂下非堂上樂也堂上節樂

樂

自有搏拊僞傳依明堂位注以爲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歌未嘗周官磬在堂下階閒茲數器首及鳴球說者以爲堂上亦有磬鄭注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明磬本堂下物以合堂上樂而首及之是虞周制亦同也周官大師小師兩職竝云登歌擊拊周之搏拊亦在堂上或疑此物非賢重非堂上物非也堂上無搏拊則樂無節矣拊以節樂令奏先擊之樂之節奏視乎此矣周之外歌亦當有琴瑟射諸禮堂上有瑟無琴蓋諸侯待大夫禮殺而下就也祖考來格文承以詠之下故鄭以此爲降神之樂而曰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

知此爲堂上者以下文言下管決之也

鄭元云下管言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以周案周官大師職大祭祀帥磬登歌令奏擊拊小師職大祭祀登歌擊拊鄭注云擊拊磬乃歌是周之登歌仿虞堂上之搏拊以詠也大師職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小師職下管擊應鼓鄭注云鼓鞀管乃佗是周之下管仿虞堂下之管鼓鼓也虞周樂制大略相同見于此矣

鄭元云合樂用祝祝狀如漆笛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敵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搏之所以止樂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也鹵方之樂

樂

謂之鑠庸功也鹵方物輒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聞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佗鳥獸賡賡謂飛鳥走獸賡賡然而舞也以周案以詠以上爲堂上之樂以歌爲主故以以詠終之下管鼓鼓爲堂下之樂以管爲主故以管首之歌發則堂下之樂不佗管奏則堂上之樂亦止是皆分以奏之也自此以往堂上堂下閒代以奏而樂亦將合矣故繼之曰合止梧敵周禮合樂在閒歌後合樂爲竝佗閒歌爲代奏詩有磬篇執磬祝圉亦云在周之庭與此下管鼓鼓合止祝歌文同僞傳以爲堂上有祝歌謬矣笙卽周禮之笙鐘笙磬鑠與頌磬相



近卽周禮之頌鐘頌磬

鄭注云鐘不言頌省古文頌爲庸

鄭注大射禮

已詳其義明堂位云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和之言合離

之言麗注疏以爲卽編鐘編磬垂爲舜臣故虞書有笙

頌之名周禮天子宮縣毛詩笙磬同音傳曰笙磬東方

之樂同音四縣皆同義可參證茲舉笙頌文略耳以開

與以詠對文開卽開其所詠也故云堂上堂下開代而

作是鄭謂此開字卽周禮之開歌也如傳疏解笙鑪如

字既嫌細大不倫謂笙鐘自相開斯更謬矣鄉飲禮之

笙奏閒歌俱以笙爲士大夫禮燕禮之笙入閒歌亦以

笙爲諸侯燕臣下禮天子以管包笙其閒歌又以笙磬

樂

三

笙鐘頌磬頌鐘文見弓此後人以鄉飲燕禮繩之謂此

有鑪非閒歌則上文鳴球搏拊琴亦不見弓鄉飲燕禮

將亦謂之非升歌乎鳥獸滄滄卽所謂百獸率舞也率

舞與允諧對文謂百獸率其舞節庶尹信其蘇諧也鄭

注未是馬注鳥獸荀虞亦非

白虎通義云祝始也敬終也釋名云祝狀如伏虎如物

始見祝祝然也敬衛也衛止也所以止樂也金鶚云說

文祝樂木柷也所以止音爲節風俗通引禮樂記祝方

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止音爲節據此祝敬皆所

以節止樂不可謂祝以作樂弓始也合止祝敬者謂合

其樂而止之合有和之義止有節之義合止皆兼祝敬

非祝合而敬止也且止者暫止非終止也先儒皆以爲

終止既與節字之義不合而虞書亦不當敘弓笙鑪以

開之先矣以周案鄭注合樂用祝敬以止樂謂合樂時

以祝始以敬終也故祝有節音之名自訓詁家渾言始

終樂唐六典遂謂鼓祝而後樂作夏敬而後樂止以祝

敬統眾樂斯乖矣

鄭元云簫韶舜所制樂也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

曲一終必變夏奏若樂九變人鬼可昇而禮故致鳳皇

來儀以周案簫之言箭說文竹部箭从竹削聲舜樂曰

樂

四

箭韶所角切又音簫左傳季札觀樂見舜韶箭者注云

舜樂疏云箭簫也尙書簫韶九成彼韶箭卽此簫韶也

白虎通義禮記云舜樂曰簫韶傳云言簫見細器備

曲說也賈服注左傳象箭云箭言天下樂削去無道說

文云箭以竿擊人也箭武舞韶文舞曰箭韶者先武後

文亦不獨周制然也舞干羽弓兩階亦先武後文矣左

傳言六府之事九功之德皆可歌謂之九歌既有九歌

乃有九成鄭引大司樂九變之文明此爲降神之樂也

其注大司樂大合樂又引此并及下節其謂夔之擊石

拊石爲正祭之合樂與樂至合樂最難諧故變自擊大



小磬以率庶尹焉

鄭元云郊特牲有虞氏之祭尙用氣尙謂先薦之血腥燔祭燔或爲臠孔穎達云此謂四時常祭也有虞大祭亦先作樂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以爲宗廟九奏之節以周案孔疏非也有虞作樂之先自有殺牲詔血事故曰尙氣鄭注尙謂先薦之是也虞書敘作樂之次亏樂痔之腥血自宜從略不尋執彼遂謂虞大祭先作樂記云般人樂三闕然後迎牲玩然後字是虞先殺牲而後作樂也 右虞樂

記明堂位夏后氏鼓足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云足利本

樂

五

作足鼓以周案商頌那傳云夏后氏足鼓般人置鼓周人縣鼓卽取明堂位文周頌有瞽及此正義亦竝引作足鼓隋書禮樂志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般人柱貫之謂之楹鼓說詳王氏述間楹鼓繁露作程鼓程楹瞽同毛傳作置鼓依詩本文言之也

熊安生云般人先來諸陽謂合樂在灌痔孔穎達云尙瞽謂先奏樂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以周案般人尙瞽讀商頌那自見篇中二十二句兩言鞀鼓兩言鼓一言管一言磬一言庸毛傳曾引此記以徵其義鄭箋以奏鼓簡簡爲金奏堂下諸縣湯孫奏假爲奏升堂之樂

并歌之假升也依我磬聲爲堂下諸縣與諸管皆與磬聲相依玉磬尊故異言之以傳箋推之樂三闕者金奏也升歌也下管也嘒嘒管聲卽下管管依磬聲則天子下管亦奏磬見亏此矣箋以磬爲玉磬繁露質文篇云先用玉磬而後烹則樂三闕然後迎牲其在下管奏磬時可知矣周人時享合樂在樂六變之後大祭合樂在樂九變之後殷制雖不能詳而樂三闕必非合樂斷可識也 右夏殷樂

鄭元云周人尙臭灌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亏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能安生說周人先來諸陽

樂

六

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異孔穎達云周人尙臭謂四時常祭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尋而禮矣鄭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後裸鬯以周案般人樂三闕然後迎牲周人則樂九變然後迎牲而作樂之序有鬯人供鬯肆師煮鬱鬱人鬱合鬯一節故曰尙臭裸在樂九變之後鬱合鬯在樂九變之先注疏皆非說詳肆獻裸饋會禮門之一杜預云魯三季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孔穎達云魯禘用四代則周禘當用六代毛奇齡云大司樂以大漢官先妣大武官先祖以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奏宗廟而不及



雲門咸池則限亏四代而不及六代可知以周案言先妣言先祖為時言大祭禘祫樂九變自兼六代當從孔疏

鄭眾云宮縣四面縣象宮室四面有牆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繫纓以朝諸侯之禮也鄭元云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亏東方或亏階閒而已以周案軒縣之去南面與軒城同謂去宮縣之在南方者非以兩階閒建鼓南面為言也王氏詳說誤

鄭元云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鐘磬者編縣之

樂

七

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鹵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陳陽云典同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百謂之十六可乎漢書成帝時亏鍵水濱尋石磬十六枚未必非成帝時工師附益四清而為之非古制也康成之說尋非因此而遂誤與古有大架二十四枚同一虞虞通十二律正倍之聲亦庶乎古也以周案鄭注全肆鐘磬各十六枚與樂緯四清聲合後人多宗其說陳氏定為十二枚

其議發亏范鎮古大架二十四枚取十二律倍聲之數唐李冲所定也或謂用十九枚或謂用十四枚尤無依據至半堵說亦不同薛氏謂杜注鐘十六枚為一肆則堵者八枚矣天子之士鐘磬各十六枚為一肆諸侯之士鐘磬各八枚故為堵易氏謂天子宮縣四面各六十四枚諸侯以下降殺以兩諸侯三面鐘磬各四十八枚卿大夫兩面鐘磬各三十二枚士一面鐘磬各十六枚雖尊卑多寡不同皆各十六枚故謂之肆若諸侯之卿大夫判縣則每面鐘磬八枚兩面各十六枚士特縣各八枚而已惟其尋每面之半故謂之堵異說紛紛皆與

樂

八

鄭注相背其意士樂亦宜鐘磬兼有不尋特縣編磬敖氏又據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而鄉飲鄉射皆賓出奏陔陔夏為九夏之一以是為士有鐘磬之證夏弢甫申鄭義云大射儀樂人宿縣亏階東笙磬鹵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鹵階之鹵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鹵階之東南面此諸侯軒縣鐘磬俱全為肆之的證也案此中縣有鼓無鐘磬與軒縣左傳襄十一年鄭賂晉侯歌鐘二肆晉侯以其樂之半賜魏絳案二肆為判縣之制以半賜絳絳分之為左右此諸侯卿大夫判縣鹵鐘東磬半為堵之的證也鄉飲記磬



階閒縮甬鄭注云大夫而特縣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此諸侯之士特縣無鐘有磬半為堵之的證也又駁敖氏曰大射笙鐘頌鐘與鑄俱陳磬南鄉歛記磬階閒縮甬經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是磬南無鐘鑄明矣至弓賓出奏陔鄭君明云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何尋以是難鄭

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南面其南笙鐘其南鑄南階之南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鄭元云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周禮曰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有鐘有磬為全

樂

九

鑄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鑄為節言成功曰頌南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南方鐘磬謂之頌鐘不言頌省文古文頌為庸陳陽說編磬在兩而以頌磬名之特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敖繼公說笙磬是與笙相應者頌之言誦與歌樂相應者以周案笙之與鐘磬相應者曰鐘笙見笙師職茲曰笙鐘取東方生生之義鄭注是也鐘笙笙也笙鐘鐘也笙以應鐘鐘不可謂應笙故國語云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聿注云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無所尚也若然則笙無所尚以應鐘磬為利而鐘磬為笙之制矣敖氏謂鐘磬應

笙不其俱乎頌字从頁公聲本古容貌字說文頌兒也籀文作頌又云兒頌儀也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是頌又兼成功義古文化庸庸亦功也磬義相近敖氏循文立訓于古今字不能兼通左傳之歌鐘二肆一為笙鐘一為頌鐘敖氏訓頌為誦而以歌鐘當之豈鄭人所賂二肆倍兩縣而不備東縣乎豈頌鐘與歌相應笙鐘不與歌相應乎合樂之時眾音並作固不獨頌磬與歌相應矣則歌鐘之兼笙鐘愈可知也陳氏以特磬編磬為頌笙之別尤連大射設縣之制盛氏江氏俱闕之矣褚摺升最不信敖氏此猶沿

樂

十

其說何邪

建鼓在阼階兩應鼓在其東南鼓一建鼓在兩階之兩鑄之南東鼓朔鼓在其北一建鼓在兩階之東南面鄭元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應鼓應朔鼓也先擊朔鼓應鼓之聲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為君也朔始也奏樂先擊兩鼓樂為賓所由來也一建鼓在兩階之東言面者國君弓其羣臣倘三面兩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賈公彥云明堂位殷楹鼓周縣鼓注云楹為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弓與虞也周人縣鼓今言建鼓則殷法



也敖繼公云阼階南之鼓鼙乃在東縣南者也以君當  
亏阼階東南指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洗北皆當鼙  
之南故移鼓鼙于此以辟之也國君合有三面樂又以  
辟射之故去其階南之縣但設其鼓于故位而已上言  
南鼓東鼓惟此言南面蓋闕其中縣則不擊此鼓故異  
其文以見之盛世佐云阼階南之鼓注云為君似近當  
以敖說為是南面猶設鼓者別于判縣也北縣南面  
鼓此鼓亦南面不云南鼓者見其當一面也既設之亦  
須擊敖云不擊非既因辟射雖實射亦當闕之若不為  
射雖亏其臣亦當設注說亦非事協夢云敖謂以辟射

樂

止

之故去其階南之縣是也若然則大射實射皆當闕一  
面注謂其為諸侯則軒縣有賓射備縣乎褚寅亮云  
注君亏其臣備三面此即降尊就卑之義階南之縣何  
妨亏射而必徹之乎且賓射亦軒縣又何獨不徹乎以  
周案賓射之北縣闕與不闕皆無明文諸家各以意揣  
難定孰是周縣鼓亦用楹鼓建鼓者楹鼓也三建鼓皆  
以階之東南為文則阼階南之建鼓必非如磬  
蕩簋近階南故大射禮下管之時大師少師可降立亏  
鼓北下注云蕩謂笙簫之屬倚亏堂即所謂鼓北也舊  
圖多誤 又案大射南階南朔鼙在建鼓北注云奏樂

先擊南鼙樂為賓所由來也其阼階東建鼓應鼙迭在  
阼階南注以為為君又謂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  
鼙應之其說皆確經應鼙在建鼓東者必如此而階南  
兩建鼓之位以正且與南階南之朔鼙在建鼓北之位  
相對鄭注以為便其先擊恐未然張皋文圖又從此注  
以為蕩禮阼階東鼓南應鼙與南階南朔鼙南鼓參差  
不對更謬

鄭元云鼓倚亏須磬南紘鼓如鼓而小有柄實至搖之  
以奏樂也紘編磬繩也設鼓于磬南倚亏紘也郝敬云  
鼓不縣設倚置亏須磬東紘鼓兩旁縣耳繩如冠之有

樂

止

紘鼓倚亏磬簋東故其紘南委也陳奐云古者鐘磬縣  
鼓皆不縣惟鼓鼓乃縣之胡肇听云案經云倚以東南  
言不以南北言編磬繩可言南北不可言東南且繩亦  
非可倚之物也郝說最確陳氏以鼓當縣鼓攷詩有磬  
云應田縣鼓執磬祝圉言縣鼓又言執則執非縣鼓明  
矣毛傳云縣鼓周鼓執執鼓亦不以為一物也陳氏盡  
翻舊說別立新義未見其有當也以周案胡說甚是  
毛詩傳云笙磬同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  
也熊朋來云古者堂上樂受笙均堂下樂受磬均與儀  
禮笙磬之名不同以周案樂節堂上外歌在笙未入之



弄奏笙時堂上樂闋又不受笙所均卽合樂時眾音竝  
作笙亦受均亏琴瑟鐘磬故國語云琴瑟尙宮鐘尙羽  
石尙角匏竹利制匏卽笙笙無所尙惟調利亏所制所  
制者琴瑟鐘磬是也熊說甚謬當從毛傳箋蓋同毛孔  
疏申鄭分笙磬爲二器未是

鄭元云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垂堯之其工也叔未聞和  
離謂次序其聲縣也陳暘云磬編之則襍而小離之則  
特而大叔之離磬則專虞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  
以周案鄭意和鐘離磬卽編鐘編磬離之言麗謂附麗  
而編次之也則編鐘編磬起自唐虞矣故虞書笙庸以

樂

圭

閒鄭以東鹵縣釋之陳氏以離磬爲特磬說本陸農師  
秦氏通攷從之其實不可信離有麗義無特義且磬先  
有特而後麗故謂之編如陸陳說編先亏特則編之義  
何居如謂特在編之先則又何離之可言

鄭元云鄉飲記磬階閒縮霤縮從也霤以東鹵爲從大  
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古  
文縮爲蹙敖繼公云縮如縮俎之縮縮霤者縮亏霤也  
此禮特縣則有磬鐘鐃及鼓鼙惟言磬者以其爲縣之  
主而居首以周案此編磬也故注云特縣敖氏以爲特  
磬失之記爲經笙入堂下磬南立明其磬之所在且云

南面鼓之亦明其有此樂也江氏謂記以釋經是也而  
以爲非爲論樂過矣縮古文化蹙小雅蹙蹙靡所騁傳  
曰蹙蹙縮小之兒攷工記蹙亏出注云蹙近也縮小蹙  
近音義竝近磬非在霤而逼近霤下故曰蹙霤說詳王  
氏述聞

陳暘說特鐘在堂上金鶚云特鐘卽鐃與十二辰零鐘  
皆在堂下以周案眡瞭賓射皆奏其鐘鼓鄭注云其登  
歌太師自奏之似亦謂堂上有鐘須攷右周樂

鄭元云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教眡瞭也磬亦編亏  
鐘言之者鐘有不編不編者鐘師擊之賈公彥云以經

樂

南

擊磬不言編則磬無不編以周案注非經意疏非注意  
鐘磬有編而次者有不編而特者編鐘編磬眡瞭擊之  
特鐘大亏編鐘鐘師擊之特磬大亏編磬磬師擊之虞  
書予擊石拊石鄭注云磬有大小擊大石磬拊小石磬  
大磬卽夏擊之鳴球小磬卽以閒之笙磬經亏鐘別言  
編明特鐘掌亏鐘師非其所教且以明其所教亦編磬  
而特磬乃其專掌故曰掌教擊磬不言編鄭意此經鐘  
磬連文皆指其編者而獨亏鐘言編以鐘之特縣不一  
大鐘之外有如十二辰之零鐘亦有特縣者而磬無是  
也非謂大磬亦不特左傳襄十一年孔疏云鐃是大鐘



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元禮圖如此此言可以互證賈疏竟謂磬無不編并失注意

孔晁云歌鐘鐘以節歌也劉炫云左傳歌鐘二肆及其鑄磬弓磬下不復言數弓鐘則言二肆明鑄磬數同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尋有金石之樂孔穎達云鐘與磬全乃成為肆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此二肆皆為編縣也下云及其鑄磬者鑄是大鐘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元禮圖如此以周案弓鐘言肆其有磬可知也復曰鑄磬為特縣孔疏是大射禮注鑄似鐘而大賈疏亦云特縣不編如劉說曰及其磬

樂

五

可矣何必復言鑄

金鶚云古者天子之樂有特磬特磬者玉磬也五禮通考分玉磬特磬為二非也玉磬最尊故惟天子有之諸侯惟有編磬以

石為之無特縣之玉磬也郊特牲以擊玉磬為諸侯之僭禮可知諸侯不尊有玉磬矣以周案左傳歌鐘二肆及其鑄磬孔疏以鑄磬為特縣鄉飲酒記磬階閒編磬敖君善以為特磬大戴禮縣一磬而尚拊論語子擊磬弓衛皆非編磬是諸侯大夫士未必無特磬也所異者天子特磬以玉諸侯以下以石耳右縣杜子春云九夏內當為納祫讀為陔鼓之陔王出入奏

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鵲夏杜預云肆夏一名繁部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周禮釋文佗夏納云本或佗佗夏惠左傳正義云定本納夏佗夏納士奇云王出至堂而肆夏佗則王出入亦奏肆夏矣非獨尸出入也朝聘之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則四方賓來亦奏之矣肆夏猶納夏與楚禮賓及庭奏肆夏鄉飲酒賓出奏陔夏則是入奏肆夏出奏祫夏陔與祫通禮器大饗之賓其出也肆夏以送之則賓出入又皆奏肆夏然大夫奏陔夏不尊奏肆夏肆夏之類有采薺薺一作

樂

五

齊益齊夏也王出路門而采齊佗則是門內奏肆夏門外奏齊夏俗讀齊為齋齋不聽樂金奏何居失其義矣王齋未間有樂夫人安尋獨奏哉以周案九夏皆以鐘鼓奏之大夫以下無金奏有鼓而已杜注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皆大司樂文以大祭祀言也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齊鄭注王出至堂而肆夏佗出路門而采齊佗以步迎賓客言也王出入以王夏諸侯下之則以肆夏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大饗諸侯禮也義不兼聘賓聘賓蓋用納夏也惠氏皆牽合言之大饗采齊即齊夏可備一說肆夏之三謂肆夏一繁遏



二渠三與文王之三鹿鳴之三同以首編統之杜預以繁當肆夏亦非

杜子春說肆夏詩也春秋傳肆夏與文王鹿鳴俱係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言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輒儼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亏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亏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亏周之多也故輒儼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眾說肆夏采齊皆樂名或

樂

主

曰皆逸詩鄭元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杜預說肆夏樂曲名以周案漢師舊說以九夏皆樂曲名杜子春據春秋傳以肆夏為詩先鄭注樂師云肆夏樂名從舊說也云或曰逸詩用子春說也呂叔玉以時邁有肆亏時夏之明文思文亦曰陳常亏時夏輒競雖不言夏而詩則其中閒故以此三詩當肆夏之三後鄭云九夏皆詩篇名樂亡頌不能具又參用呂說箋詩時邁思文二夏字亦作九夏解特不實言肆夏之三而已竊謂春秋傳亏文王之三鹿鳴之三曰工

歌亏肆夏之三曰金奏未見三夏之為詩但樂曲非空製必先有詩而後有曲則謂三夏之有詩可也頌非大夫士所昇用而鄉飲酒禮賓出奏陔夏未見九夏之為頌蓋九夏與九磬等皆先代之樂有其辭有其節奏周之金奏九夏固用其節奏也而其辭為先代作故不載亏詩呂叔玉必指周頌以實之鑿矣

江永云樂有金奏有外歌儀禮及仲尼燕居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外歌為詩金奏以鐘鼓奏九夏有篇名而無辭即有辭亦不載亏頌金奏主器聲外歌主人聲詩譜以外歌與金奏混合為一誤矣仲尼燕居云入門而

樂

大

金作此奏肆夏也外歌則用清廟何嘗歌肆夏乎金榜云外歌職亏大師小師瞽矇金奏職亏鐘師鐸師既殊事異職大射禮主人獻大夫後乃納工外歌先時獻賓獻公奏肆夏工尚未入明金奏不專有工歌以周案金奏與外歌之不同鄭無不知之理所誤者以肆夏為頌族天子饗元侯則歌之耳

孔穎達說左傳金奏肆夏之三為外歌肆夏與燕射納賓異一說燕禮奏肆夏與九夏之肆夏名同而音節必異若皆頌之族類必非諸侯所敢用以周案天子大饗元侯奏肆夏之三其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不專兼用



三夏大饗用三夏故實入大門卽奏肆夏其餘不尋兼用故實及庭乃奏肆夏肆夏非升歌其音節亦非有異二說皆非 又案金奏先樂見魯語奏夏以鐘鼓見鐘師天子大饗元侯入門金奏三夏見左傳其出止奏肆夏見禮器鄭注破肆爲陔未是大司樂大饗出入如尸是奏肆夏矣兩君相見及蒞勞王事之臣賓入及庭乃奏肆夏其出也奏陔夏見大射禮蒞禮記蒞禮記若以樂納賓節鄭注謂其臣有王事之勞者奏此樂是代君之事卽以君之樂樂之也若蒞諸臣樂亦無金奏見蒞禮大夫不奏肆夏見郊特牲賓出奏陔夏有鼓無鐘見

樂

五

鄉飲鄉射禮注

鄭元云肆夏以鐘鐸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夏析云鐸與鐘配播鐘必播鐸可知磬與笙配不與鼓配鄉飲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萼萼黍鐘師明云以鐘鼓奏九夏無磬鄭注非定論

皇侃說卒餞而樂闋作樂三闋也一是賓飲畢樂闋也二是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也三是賓奠酬之後工升歌畢將旅酬之時樂闋也孔穎達云賓至庭樂作及至主人獻賓賓受餞啐酒拜告旨而樂止賓飲訖酹主人主人受酹畢主人獻公而樂作公飲卒餞而樂止皇氏說

主人受酹之時作樂依大射禮宰夫爲主人受酹時不作樂皇說非也經初云入門而奏肆夏次云卒餞而樂闋下云奠酬而工升歌所陳之事依先後次第則樂闋之中不尋并數奠酬升歌樂闋也且工升歌之後則有笙入奏南陔之等及閒歌合樂無樂闋之文何尋卒餞樂闋之中數之爲三闋以周案郊特牲樂闋之文在奠酬升歌上蒞禮記大射儀兩言樂闋文亦在升歌下管上皇說固非觀下文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至云云是此記主天子爲文則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爲天子饗元后之禮天子饗元后奏肆夏之三故

樂

五

入大門卽金奏與仲尼蒞居兩君相見禮已有不同而蒞大射爲諸侯待臣下禮更不足爲比例孔疏據以爲說亦未尋記義記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舉金奏之最終爲文卒餞而樂闋舉金奏之最終爲文舉始作終闋以包金奏所以明奏在升歌後也故下卽繼之曰奠酬而工升歌此記之本意也至始作終闋之中閒又有無數小節記文未及細述今亦莫尋其詳然按左傳國語言天子饗元侯禮奏肆夏繁遏渠則入門以後有三大節是可尋而知也又參以蒞大射禮獻賓奏夏卒餞樂闋獻公又奏夏卒餞樂闋與此卒餞而樂闋文相符合



則升堂之後又有二小節亦可尋而知也

金鶚云古樂節次與等瑟先儒未詳閒攷燕聘賓金奏止二節兩君相見金奏有三節賓入大門一作升堂樂闋主人獻賓再作賓卒獻樂闋賓酺主人又作主人卒獻樂闋每節奏一章三節則三章也注疏謂賓入大門金化直至賓卒獻樂闋顯與經文升堂樂闋不合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獻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是二事各為一義故文不相屬卒獻樂闋兼賓主言之非謂賓入大門至賓卒獻而樂闋也以周案郊特牲疏牽合燕大射為說其謬甚顯金氏又牽合仲

樂

圭

尼蒧居文其說彌近禮而大亂真孔子屢歎之美金奏之盛尋易而敬之義而猶如謂二事各為一義則孔子之歎美卒獻乎抑美樂闋乎記文果爾是文不成義矣郊特牲為天子饗元侯禮觀下文別土地之宜節遠邇之至可知仲尼蒧居為諸侯自相饗禮觀上文兩君相見句可知天子饗元侯奏肆夏繁遏渠故入大門即奏肆夏諸侯自相饗止奏肆夏不奏繁遏渠故曰入門而縣興不曰大門是其至也燕大射為諸侯待臣子禮賓及庭乃奏肆夏并不曰入門又其至也郊特牲入大門奏肆夏卒獻而樂闋據金奏之全節為文仲尼蒧居入

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據肆夏之一節為文燕大射兩言奏夏兩言樂闋亦據肆夏之一節為文天子饗元侯之節奏不尋其詳據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言之曰金奏肆夏之三兩君相見禮亏入門金化升堂樂闋後當有獻賓獻公兩作兩闋略如燕大射禮所異者一奏亏賓及中庭及公拜受洗時金氏已言之據鹿鳴三終笙入三終言之亦可曰金奏肆夏三終是其至也若諸侯燕其臣本不奏肆夏大射奏肆夏又止二節又其至也舊疏謂賓入大門奏肆夏至卒獻樂闋金氏力駁其說以為樂節過長與賓酺主人金化主人卒獻樂闋節奏不均不知郊特牲樂

樂

圭

闋據金奏全節為文其閒小節奏之化闋不知凡幾諸侯有三門自大門至廟堂其途遠矣而謂入大門奏肆夏升堂乃闋其樂節長短遂均乎以五十步笑百步孟子猶以為非況同一百步也胥失之矣

鄭元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賓朝聘者以周案聘賓無入門奏夏禮聘當作觀鄭意下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至為天子事故曰賓朝觀者用下朝觀大夫之私覲為文也

金鶚云燕禮記若以樂納賓云云是燕他國之聘賓上文所謂四方之賓也鄭注非以周案諸侯燕其臣使宰



夫為主人記文公主人兩舉是焚其臣也若焚聘賓無此禮鄭注謂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語最精求以陪臣勞王事宜有加禮如曰亦人臣分所當為何一非當為事而酬勲之典亦可廢乎又案焚禮記注之勞王事如管仲之平戎弓周是也成公十二年傳晉卻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高之卻至將登金奏化弓下驚而走日嗣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此專為晉楚已事故不敢右金奏受金奏或以之當焚禮記注之勞王事亦非鄭眾云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付付當為拊書亦或為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賢人聲也鄭元云擊拊瞽乃歌也拊形如鼓小師職大祭祀登歌擊拊亦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奏賈公彥云歌者出瞽謂

樂

重

之奏王昭禹云小師云登歌擊拊則擊拊者小師而大師令奏以周案大師小師皆言登歌擊拊與虞書同先鄭或擊或拊用虞書擊石拊石為義後鄭謂擊其拊用虞書臬擊搏拊以詠為義故云擊拊瞽乃歌以小師職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之文覈之以後鄭擊其拊為長令奏謂奏歌當從賈疏王氏謂令小師擊之則令奏擊棟豈亦小師擊之乎拊與棟皆大師自擊之擊之即所以令之也

鄭元云鄉飲禮升歌工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賈公彥云大射諸侯禮云六人故知四人

者大夫制也焚禮亦諸侯禮而云四人者彼注云焚禮輕從大夫制也鄉射是諸侯之州長士為之其中兼有鄉大夫以三物詢眾庶行射禮法故工亦四人大夫制也若然則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以筮次也公羊傳諸公六諸侯四自是舞人之數不尋以彼決此吳廷璣云以公羊傳舞別例之則四人正是諸侯之禮大射六人是諸公之禮焚與射或兩舉之所謂互文見義也以周案當從賈

樂

重

鄭元說相者何瑟鄉飲禮後首鄉射禮面鼓皆變弓君賈公彥云鄉射與大射相對大射君禮後首鄉射臣禮再首焚禮與鄉飲酒相對焚禮面鼓又與鄉飲酒後首相變姜兆錫云注疏變弓君說覺支鄉射禮輕弓鄉飲焚禮輕弓大射鄉飲賓賢大射選士其禮重矣故可鼓者皆在後主弓將敬也若鄉射只習藝只達情而已故可鼓者皆在再以鳴豫也盛世佐云姜說與注疏合之其義乃倫儀禮一書此等至纖細之處亦精密周匝乃爾橫說豈說無所不通

鄭元云鄉飲酒何瑟挾越內弣挾持也越瑟下孔也內弣側擔之者鄉射禮再越言報者內有弣結手入之淺也賈公彥云瑟底有孔越以指淡入謂之挾瑟近首鼓



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則狹側持之法近鼓持之手入則淺近尾持之手入則深是以鄉射與燕禮面鼓則云執之手入淺也大射與鄉飲酒後首則云持越手入深也敖繼公云持以指鉤之也後越去瑟廉瑟近故以巨擘承下廉而三指持越也再越去廉瑟遠故不可持但執之而已盛世佐云如疏說則近鼓持之手入昇深云云持近尾持之手入昇淺云云執矣當以敖說為正褚寅亮云以左大指承瑟下廉而以三指鉤入瑟底孔中以周案敖說同賈賈云手入深謂指深入越孔盛氏不檢鄉飲酒疏文故誤駁爾但賈實與注異鄭意瑟體雖首

樂

三

寬尾狹至近越之處廣狹亦等大射鄉飲皆後首後首則執後越執後越大指不當并可申則瑟廉承弓巨擘之中而三指可深入越故曰持鄉射燕禮皆面鼓面鼓則執再越執再越大指正當弣結必曲則瑟廉承弓食指之本而三指不能深入故曰執如褚氏說以大指承瑟廉雖再越亦可深入鄭注內有弣結殊無謂矣古人不爾者慮其不固也

盛世佐云尚書蔡傳曰堂上之樂唯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則二人歌時必鼓瑟以合詠歌之聲不言可知敖氏乃謂工歌之時亦奏堂下之樂以應之從古

無此凌亂襍揉之樂也以周案虞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玩以字之意歌時止有磬拊琴瑟四物而已而磬在堂下以合堂上之樂則堂下之樂應之者惟磬也春秋時編鐘亦併歌鐘是升歌時又以編鐘編磬應之也編鐘編磬亦磬之輕清者敖氏以笙磬笙鐘應笙頌磬頌鐘應歌固屬臆說必謂升歌止有琴瑟似亦未合右升歌

鄭眾云大師職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鞀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鞀鞀讀為道引之引鄭元云鼓鞀管乃佗也特言管者賢人氣也鼓鞀

樂

三

猶言擊鞀詩曰應鞀縣鼓小師職下管擊應鼓應鼓也應與鞀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賈公彥云聲出曰播謂播揚其聲奏即播也以周案大師小師皆言下管擊小鼓與虞書下管執鼓亦合曰下管包笙入曰管曰笙皆賈人氣其樂因不止管笙也故又曰播樂器播與奏別賈疏非詩有磬篇應田縣鼓執磬祝既備乃奏蕭管備舉即此所謂播樂器也笙入亦在此時大射禮下管無其文禮殺耳說文申部鞀擊小鼓引樂聲也說同先鄭毛詩佗田云應小鞀田大鼓縣鼓周鼓也大鼓蓋指建鼓說與鄭異別縣鼓而曰應鞀則應鞀非縣



鼓矣縣鼓在鹵應鼓在東幟鼓所在無文先鄭以鼓幟為二物鼓即建鼓幟為引鼓後鄭以鼓幟為擊鼓而應幟朔自分三物化樂先擊朔聲應聲應之幟鼓之用亦未聞說者遂以朔聲當幟鼓非也攷大師弓下管播樂器時降立鹵階東之鼓北說見後則其令奏之幟鼓在中縣可知也諸侯軒縣先擊幟以引鼓大射無中縣故不見幟義取樂賓故又先擊朔聲耳則幟鼓之所在與所用猶可攷見也且幟雖小弓鼓而大弓朔聲故小師弓小祭祀小樂事直鼓幟以當鼓

樂

記禮器廟堂之下縣鼓在鹵應鼓在東舊說縣鼓鹵縣

志

之大鼓應鼓東縣之小鼓陳奐說縣鼓執鼓也商頌置我執鼓為楹鼓周人縣之曰縣鼓以周案有誓詩之執文在縣鼓之下則執鼓決非縣鼓可知也鹵縣之大鼓大射禮謂之建鼓建鼓即楹鼓則縣鼓亦非大鼓可知也且以東方之小鼓對鹵方之大鼓亦非其倫縣鼓者擊朔聲應聲應之朔與應相對故記並舉之朔為周之縣鼓故樂先擊之詩以應幟別縣鼓記以縣鼓別應鼓則應幟之不用縣亦可知矣夏足鼓般楹鼓周與魯皆兼用之朔鼓縣鼓建鼓楹鼓則應幟其用足鼓與

樂

志

鄭元云燕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敖繼公云歌者降而以管奏新宮亦三終大射儀曰大師及小師上工皆降立弓鼓北羣工陪弓後乃管新宮三終足以明之矣三成謂奏南陔白萼萼黍也弓歌與管但言篇名弓笙言三成文互見也江筠云樂賓有歌笙閉合四節四節之外別有下管經言下管者二此記下管新宮大射乃管新宮三終是也疏以管笙為一節云笙入三成者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也大射惟下管一節別無笙入文注云笙從工而入吹簫以播新宮之樂也敖氏謂管與笙入為二弓大射云文承大師少師降之下明是降者管之春官大師少師職皆云登歌下管是也案敖說是也大射乃管新宮上云大師少師上工皆降立弓鼓北羣工陪弓後攷鄉射禮工之遷樂在司馬命張侯命倚旌後今何以司正猶未立而即遷樂弓下是明為管故而降堂早也其下云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站之東南鹵面北上坐攷鄉射禮工弓降時即就阼階之東南堂再三弓鹵面北上坐今何以先立鹵縣鼓北至卒管而後遷弓東是明為管故而就位遲也又既管後經不云獻注以為略下樂通攷全經凡工弓就事訖無不尋



獻者此蕤與鄉飲升歌獻工笙奏獻笙鄉射唯有合樂  
笙工竝為亦俱有獻惟尋獻訖而後就事者其亏事訖  
之時則不復重獻故此蕤與鄉飲開歌不獻然則即經  
之不云獻而管者之即為大師益明矣記文亏歌言升  
亏管言下亏笙言入則所謂下者明是指人言之謂下  
堂而非堂下矣以周案江氏說大射下管最為詳晰但  
下管笙入分二節敖說實不及鄭經曰笙入者明笙奏  
無下管也曰下管自包笙奏蕤禮記曰下管新宮笙入  
明下管與笙迭奏一詩也大射禮乃管新宮雖不言笙  
入而文承大師少師上工降立鼓北羣工陪後之下大

樂

先

師少師主管者也羣工四人奏笙者也經亏管不言下  
大師少師之降即下也亏笙不言入羣工即其人也記  
曰歌者在上升外歌匏竹在下謂此時也匏竹即笙管  
如下管笙入分二節則大射有下管無笙奏矣猶可說  
也蕤禮記亏下管曰新宮亏笙但曰入不著其詩則笙  
何所奏乎敖說亏此不通而偕互見以飾之夫經注凡  
曰互文互見者皆彼此事同而文省者也假令下管新  
宮三成笙奏亦新宮三成亏管言詩亏笙言節可曰互  
見如敖氏說下管為新宮笙奏為南陔白萼萼黍則其  
樂章不同矣凡經亏不同者必別著之從未有應別著

之文而可以互見當之者自互見之例不明而說經愈  
淆矣盛氏金氏皆同江誤褚氏又拘守鄭注不能擇是  
而從經義之難言久矣

鄭元云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亏鼓北鼓北鹵縣之  
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張本而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亏  
後三人為別也敖繼公云鼓北鹵階東建鼓之北也立亏此  
者以當奏管近其事也注云鹵縣之北非若在鹵縣之  
北何尋近舍頌磬而遙取節亏鼓耶知亦不在鑼南者  
以鼓鑼閒有擊設縣之時鱗次櫛比其閒未必有餘地

樂

手

就有餘地豈能容此眾工及相者之位哉且蕤在建鼓  
之閒即大師之所管者亦不宜舍之而遠立他所也張  
惠言云注云與鼓齊者蓋鼓長六尺六寸設之後與縣  
齊則再出亏縣五尺許工立稍再亏縣故以鼓為節餘  
長在後者餘長其地使後空也三人為別者言大師少  
師上工為一別羣工為一別經文所以特言上工疏謂  
大師少師後皆二人誤胡肇听云鄭蓋欲取節亏鹵階  
之建鼓以建鼓面向南不向北也故云與鼓齊面餘長  
在後以周案此經為下管新宮立文韋說已詳則鼓北  
當如盛氏說為鹵階東建鼓之北且與蕤近非鹵縣北



鄭意以管新宮者別有其人故以鹵縣之鼓當之敖氏既以管新宮爲此降者管之則降立鼓北何尋云在鹵縣之鼓北自相乖戾張氏說鼓節與注合說陪別與經合胡氏牽合盛說非注義注云餘長亏後卽釋經羣工陪後之地張說亦未尋注意讀經難讀注亦不易又案羣工敖說以爲卽上瑟者四人盛氏以爲上工兼包四瑟羣工爲堂下之工卽眾管者其別位敖說將別大師少師二人後別四人與賈疏同盛氏以爲大師以下六人爲一行陪亏後者亦六人爲一行或說大師立與鼓齊少師及四工皆陪亏後或說堂上之工六人瑟四

樂

圭

人十人爲三行說皆難信惟鄭注與經合張說與注合可從

鄭元云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簫以播新宮之樂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略下樂也立亏東縣之中敖繼公云文承大師少師降之下明是降者管之春官大師小師職皆云登歌下管是也盛世佐云管之者大師諸人也奏管之時亦吹笙不見笙入之文者以其不爲樂主略之也既管不獻者以奏管者既受獻羣工賤又不奏管略之也張爾岐云蕤禮笙入立亏縣中注云縣中縣中

央也疏云諸侯軒縣闕南面而已故尋言縣中近北面

縣之南也此經初設樂無北面縣但移東縣建鼓在階鹵又設一建鼓在鹵階東正當北面一縣之處簫在建鼓之閒注云簫笙簫之屬倚亏堂又與蕤禮笙入所立之位同疑設之在此奏之亦亏此至此管新宮注乃云立亏東縣之中不知亏經何據竊疑大師等立此或亦以將奏管故臨之非徒立也至下管三終乃相率而東耳既從工而入工升堂笙卽入堂下亦其宜也胡肇昕云不言笙入略耳非與蕤禮有異簫設而笙不必設以笙四人自執笙與瑟者何瑟相同以周案敖氏分下管笙入爲二節下管時無笙諸家皆從鄭謂管時與笙

樂

圭

俱奏是已但各以不言笙入爲略亦失其義升歌謂歌者升堂也下管謂管者下堂也笙入謂笙者入門也凡經曰笙入皆謂其人非謂其器就以器言此經將設簫亏建鼓之閒鄭注簫笙簫之屬是笙之爲器已早入矣不待亏此言笙入若以人言此時吹笙者卽羣工爲之大師少師奏管羣工奏笙一可徵諸乃管將之降立二可徵諸卒管後乃東坐三可徵諸卒管後不言獻四可徵諸大師小師職有下管擊鼓之令奏韋氏之說已詳矣奏笙非別有人亦無笙入之可言攷笙之用有三節一用亏下管一用亏閒歌一用亏合樂閒歌合樂皆歌



笙竝奏大射禮無此兩節是下管之後笙無所用之故卽以外歌者下而兼笙不復別用笙者燕禮記雖無閒歌尙有合樂合樂時歌者不能下兼笙故下管新宮并言笙入鄉射無歌笙閒而有合樂故亦著笙入之文與燕禮記同但燕禮記之笙入文在三成之上是猶奏弓下管者也鄉射不奏笙詩而亦著笙入者專爲合樂立文也敖氏謂合樂無笙不其謬哉

鄭元云鄉射禮笙入立弓縣中鹵面縣中磬東立敖繼公說縣中縣中之鹵與鄉飲酒禮立磬南同以周案立弓縣中之鹵是背磬也笙磬相應豈可背磬而立燕禮

樂

聖

主軒縣而言鄉射主判縣而言故笙入皆曰立縣中鄉飲酒禮惟有磬而已故曰磬南此立云鹵面鄉飲酒禮云北面何云相同盛氏褚氏皆駁之已

鄭元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下謂堂下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孔穎達云堂下吹象武之曲李光坡金鶚說記文當弓象字句絕下文云下而管象明堂位文王世子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此其確證象者下管之樂曲也鄭誤合爲一以周案記文當讀下字句對上升堂爲文管象句觀下文下而管象自見象卽維清爲文王之樂鄭注以左傳象籥南

籥文與此似故讀象武夏籥爲句象武爲武舞夏籥爲文舞實與記文相連孔疏又從虛讀下管象武爲句更與注意相左記文弓管象之下多別云舞大武則此象非舞可知武非樂曲尤可知曰武曰夏籥卽祭統所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是也籥爲佾者所執曰夏籥明文舞也武不曰干戚不言可知也

鄭元云新宮小雅逸篇也或說新宮亦有聲無辭或說卽斯干之詩褚寅亮云周公時已有新宮其非斯干可知宋公官叔孫昭子賦新宮其有辭可知

鄭元說南陔白鷺鷥黍由庚崇邱由儀孔子時篇章俱

樂

聖

在至戰國及秦世亡之其義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鄭樵李樗說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尋而知序詩者但攷二字便率意言之百劉敞商份董道王質黃震說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以周案朱子集傳有聲無辭之解本原父辯說以小序爲無理本漁仲然無詩之說張子疑之張云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有聲無辭之以亡者良出施之弓笙非若歌之可習有聲無辭之說呂伯恭疑之郝氏盛氏陳氏褚氏申張呂之說以駁之云若徒以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遂以爲有聲無辭則鄉射禮云奏騶虞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呂叔



王云肆夏時邁也樊遏輶競也渠思文也其說采于集傳是皆有辭而亦曰奏周禮簡章以籥吹幽詩卽七月也禮記升歌清廟下管象卽維清也蕤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左傳昭二十五季宋公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是籥管所吹之詩皆有辭而謂笙所吹者獨無辭可乎若以爲如魯薛鼓節之無辭但魯薛鼓節記者僅冠以國名不能更立別名笙詩若亦無辭則南陔由庚名目何自來乎且後世譜曲之名亦皆先有本辭而後以他辭填之非無辭而空製譜也方氏申朱子之說以爲有辭然後有譜亦原其始卽既成譜後或單歌其聲

樂

姜

或兼歌其辭則不可一概論矣笙詩傳流既久其用在晉周時用其聲而不更造其辭所以六笙只有譜而亡其辭也如其說六笙之詩在周以弄與何必錄其譜于周詩之中也若謂其辭化于周初是固有詩矣何以知詩只錄其譜不錄其辭耶其說亦可謂曲矣

入

右下管笙

鄭元云諸侯相與蕤天子蕤諸侯其笙閒之篇未聞金鶚云天子諸侯有金奏下管而無閒歌大夫士有笙入閒歌而無金奏下管鄉飲酒禮賓出奏陔有鼓無鐘非金奏蕤禮有笙入閒歌以大夫樂樂之非諸侯之正樂

以周樂有六節一曰金奏二曰升歌三曰下管笙入四曰閒歌五曰合樂六曰無算樂上尋下就下不尋上取凡禮皆然何尋謂天子諸侯無閒歌蕤禮有笙入閒歌而無肆夏之奏蕤禮記別言以樂納賓有肆夏下管而無閒歌爲蕤其臣下各缺一節合而觀之則諸侯之正樂有肆夏之奏有下管笙入有閒歌可知諸侯天子禮闕有閒不尋因笙閒之篇未聞遂云無閒歌書笙鏞以閒舊說以爲閒歌焉穆叔如晉晉侯言之金奏肆夏之三是用元侯饗諸侯禮也云工歌文王之三是升歌也又云歌鹿鳴之三是閒歌也則諸侯相與蕤及天子

樂

姜

蕤諸侯其閒歌鹿鳴三篇文亦有見但鄭以此爲合樂故云笙閒未聞耳

右笙閒



樂律通故二

禮書第四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饗賓或上取蕤或下就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饗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弓鄰國之君與天子弓諸侯同天子諸侯蕤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又云諸侯相與蕤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蕤亦如之與大國之君蕤升歌頌合大雅皇侃說天子蕤其臣不尋與諸侯同阮元云左傳國語以文王大明縣為兩君相見樂是諸侯用大雅而鄭云用小雅非矣仲尼蕤居金奏肆

樂二

一

夏與升歌清廟區為二事升歌者頌之首篇清廟也而鄭云天子高元侯歌肆夏非矣天子卿大夫齎與諸侯同自當用頌與大雅而鄭云同諸侯蕤羣臣非矣總之肆夏別為金奏鄭以升歌當之其下皆取就未合金鶚從其說以駁鄭以周案鄭注鄉樂為大夫之正樂小雅為諸侯之正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正樂饗禮盛可上取蕤禮輕可下就此禮經之定法也不可輕駁阮氏又謂肆夏別為金奏用鐘鐃與升歌異說本江氏其實鄭亦爾也不過鄭謂肆夏頌族亦可歌江氏以肆夏為樂曲非詩不可歌為異耳鄭意國語言天子饗元侯先樂金

奏肆夏繁遏渠不見升歌之詩而仲尼蕤居言入門金佗升歌清廟為兩君相見禮當與天子饗元侯有別故卽以歌肆夏言之此鄭之小失也必謂鄭不知金奏升歌之有異殊過矣竊謂天子饗元侯奏肆夏之三元侯饗諸侯止奏肆夏之一其金奏既異矣升歌同用清廟可也若天子饗次小國之侯與次小國之侯自相饗要不尋如元侯同歌清廟國語云夫歌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樂也歌謂升歌非合樂金誠齋中阮說云晉宮穆叔所言當指合樂但未別白言之耳是諸侯升歌也穆叔所言當指合樂但未別白言之耳是諸侯升歌牽強舊文附合臆說何足取信乎後人

樂二

二

文王合鹿鳴天子之公視元侯卿大夫視諸侯饗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則天子饗羣臣亦歌大雅合小雅可知此所謂饗或上取也或者不定之辭上取謂天子饗元侯元侯饗諸侯不上取悉如諸侯之通禮也蕤亦不必皆下就其下就者取饗之合樂以為升歌如鄭譜所謂天子蕤羣臣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天子諸侯蕤聘問之賓亦昇歌鹿鳴合鄉樂者此亦蕤之不下就悉如諸侯之通禮也阮氏弓饗蕤之大小既未之審謂天子弓羣臣當用頌與大雅大失其倫清廟固不可以概蕤羣臣而鹿鳴為天子蕤羣臣之樂歌詩序有明文何尋易之



詩曰嘉賓序曰蕤羣臣嘉賓也明此詩所謂嘉賓爲諸侯之來朝者無諸侯亦天子之臣爲蕤賓者故穆叔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則鹿鳴之嘉賓爲諸侯及天子之大夫而鹿鳴之樂爲諸侯及天子大夫之樂矣序又云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羣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勞詩先弓遣送則所謂使臣者爲諸侯之來聘大夫故穆叔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序弓鹿鳴曰羣臣弓四牡皇華曰使臣意各有指所以見鹿鳴爲天子大夫蕤弓君之正樂而兼歌其三者以其有使聘諸侯之責四牡皇華爲諸侯大夫來聘之正樂而兼歌其三者

樂二

三

亦以嘉美其君阮氏弓此亦未之思矣

盛世佐云饗蕤所用詩之瑟等天子用大雅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風此其宜也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高元侯也頌是天子郊廟之樂而饗諸侯亦用之者所謂禮盛上取也蕤則升歌大雅合小雅者所謂禮輕逮下也傳又曰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樂亦謂饗禮進取蕤則升歌小雅合鄉樂合鄉樂者亦逮下也鄉飲饗士而升歌笙閒俱用小雅亦進取也注疏分別未安敖氏謂諸侯宜大雅大夫士宜小雅亦未是傳傳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饗也而與蕤同樂諸侯弓

聘大夫則然賈氏據此遂謂饗蕤同樂尤非仲尼蕤居以升歌清廟下管象爲兩君相見之樂蓋記者譌也清廟祀文王之升歌也成王以賜周公之廟已爲非禮而謂大饗其可哉以周樂盛氏知饗蕤有大小之別而饗不必皆上取蕤不必皆下就弓鄭譜或字之義猶未審焉鄉飲酒非饗禮而升歌笙閒小雅者卽肆三官始之意別爲一義何必牽說連異鄭義肆駁載記尤其失也然較之阮伯元金誠齋諸說尙矣故詳錄之以備後人參攷

鄭元云大射禮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羣主

樂二

四

弓講道略弓勞苦與諸事教繼公云三終謂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是也鄉飲酒之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羣其義曰工歌三終則益可見矣褚寅亮胡璧昕皆從鄭章協夢江筠凌廷堪皆從敖以周樂鹿鳴之三文王之三以詩之篇數言升歌三終笙入三終之類以樂之節奏言樂之節奏或三終各歌一詩或三終同歌一詩惟其所宜而節奏均弓三而止也故鹿鳴之三文王之三可曰三終而三終不可謂兼歌三篇鄉射記之騶虞五終非更有五篇蕤禮記之下管新宮笙入三成亦非新宮外別有二詩褚胡



印鄭其義為長

江筠云經言升歌者四而文有不同燕禮與鄉飲酒禮皆云鹿鳴四牡皇皇者藝大射云乃歌鹿鳴三終燕禮記云升歌鹿鳴視大射儀並少三終二字以周案江語甚謬凡升歌皆三終記文升歌鹿鳴讀下管新宮笙入讀三成句絕謂升歌下管笙入皆三終也記者言此一見以樂納賓與常藝異一見其樂節隆弓弁般弓後亦與兩君相見之樂不同也自鄭注失讀解者皆昧昧矣右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三終詩

鄭元云合樂謂歌樂與眾聲俱作敖繼公說合樂無笙

樂二

五

江筠云鄉射禮先箏工之入次箏笙之入而云乃合樂以承之其為笙歌之合奏甚明以周案江說是已凡祭祀燕饗皆有合樂其冬至圓丘夏至方丘及宗廟禘祫之大祭祀謂之大合樂合樂眾音並作最難和協故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鄭注云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言為大合樂習之是也

經鄉飲酒燕射禮合樂奏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芣毛詩采蘋并有草蟲篇王應麟云曹粹中說齊詩先采蘋後草蟲胡承拱云曹氏雖不見齊詩其

言必有所本即以毛詩論草蟲述方嫁在塗之情采蘋陳未嫁教成之祭其先後之次判然疑毛詩與齊同漢以後亂之旨以周案樂章與詩序篇第不必盡同觀左傳大武六章其義已顯毛詩弓閒歌六詩以魚麗先南陔白芻芻黍以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先由庚崇邱由儀亦與樂章參差其先草蟲後采蘋者草蟲為大夫妻方嫁之詩與夫人鵲巢同采蘋為大夫妻教成之祭又推本言之與夫人采蘋同周南先關雎次葛覃亦是例說詳襍著

樂二

六

孔穎達云合樂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蘋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賈公彥云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六詩曰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以周案從賈疏合樂六詩與閒歌同閒歌以一歌一笙為一終合樂以同奏閒歌之一為一終如孔疏堂上歌關雎堂下笙鵲巢文辭既有多寡音節自有短長何能合一如謂工歌關雎後乃笙鵲巢以合之則是閒歌非合樂矣萬氏合樂從賈三終從孔以為周南召南惟其所用不必同時並奏如其說經當云若以明之如射禮記所云歌騶虞若采蘋之例何尋如此立文乎



鄭元云大司樂若樂九變人鬼可昇而禮謂此禘大祭也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孔穎達云周人尚臭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仍先用樂賈公彥云周之禮凡祭祀皆先化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秦蕙田云化樂在既灌之後鄭氏先奏樂而後灌之說與經文未協以周案記云周人尚臭臭謂鬱也周人化樂之先有鬯人供鬯肆師煮鬱鬱人鬱合鬯一番儀節故曰尚臭而化樂後之裸即用此酒故又云灌用鬯臭臭亦謂鬱也說詳禘祫門孔疏誤以尚臭為卽灌事與大司樂文相違遂生時祭尚臭大

樂二

七

祭祫先奏樂之曲說而裸在奏樂之後本無所誤秦氏駁之非也鄭注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引虞書夏擊鳴球之文以為宗廟九奏效應尋鄭之意虞書祖考來格文在夏擊搏拊以詠之下則堂上之樂卽以致其神而裸行焉簫韶九成猶九變之合樂則在裸後正祭之再賈疏以虞書所言為正祭樂殊違鄭意秦氏通攷時官門先行裸而後化樂降神既與注疏相反而降神九變以為卽升歌清廟時又下管舞大武併出亏朝踐之後而別有大合樂一節俱屬未安

鄭元云大合樂者謂徧化六代之樂以冬至日化之致

天神人鬼以夏至日化之致地示物彪動物羽羸之屬虞書夔曰夏擊鳴球云云此其亏宗廟九奏效應賈公彥云大合樂據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卽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而文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之樂此用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以周案鄭意虞書之九成卽降神樂之九變郊特性孔疏引此鄭注以為降神之樂虞與周同九奏之證是也賈疏以虞書之九成為正祭樂故解大合樂為正祭合樂實非鄭義又自嫌與經文倒置故生此曲說說詳肆獻裸饋食門

樂二

合樂

八

賈公彥孔穎達說大武六成亏廟庭立四夷舞人從南頭第一表向弟二表為一成從弟二至弟三表為二成從弟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亏北表之北還從弟一至弟二為四成從弟二至弟三為五成從弟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以周案賈孔之說本諸熊安生熊說大武立四表昉諸大司馬田獵之汧田獵立表自南始故以至北之表為後表而田獵之行自北始故鄭注以初鼓及表自後表再至弟二又鼓及表自弟二再至弟三三鼓及表自弟三再至弟四鼓而



還及表自南表至後表準鄭此注則武始北出自北表  
再出至弟二表再成自弟二至弟三表所謂再始以箸  
往也三成而南自弟三表至南表所謂周德自北而南  
也四成而南國是置自南表回至弟三表所謂復亂以  
飭歸也至六成又自弟二回至北表復綴以崇所謂樂  
終而德尊也至大司樂冬至圓丘奏樂六變用雲門  
之舞夏日至方丘奏樂八變用咸池之舞宗廟奏樂九  
變用九磬之舞其舞之行別未必同亏大武賈疏仍以  
大武約之以爲八變要從南頭北向弟二爲七成弟三  
爲八成九變又從弟三至北頭弟一爲九成固未必然

樂二

九

又因九變欲至北表以象歸遂謂武舞北出自南起要  
屬難信

馬融王逸蔡邕服虔高誘說舞佾天子八八諸侯六八  
大夫四八士二八韋昭云八人爲佾備八音也班固何  
休杜預說每佾人數如其佾數以周案當從馬服宋書  
樂志傅隆議云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  
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別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減其二  
別爾以爲一別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春  
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此樂  
以八人爲別之證也論語後案云韓非子十過秦繆公

邇戎王女樂二八韓詩外傳九引佾二別又楚辭招魂  
云二八侍宿大招云二八接舞皆舞別八人之證繁露  
三代改制云洽商而王舞溫員洽夏而王舞溫方洽質  
而王舞溫脩洽文而王舞溫衡其說又別

春秋公羊穀梁傳說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左  
傳眾仲云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以周案春秋今  
古文家說有不同劉原甫據公榮以議左孔與軒又以  
左義通公榮皆一偏之見白虎通義引魯詩傳用今文  
家說通典載月令章句引樂容用古文家說御覽引禮  
記云天子宮縣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縣三面舞行六

樂二

十

佾大夫判縣二面舞行四佾士特縣一面舞行二佾此  
蓋逸禮語義同左傳可證古文家言鍾子琴繫梁補注  
又據經少牢特性禮以斥眾仲大夫士有樂舞之文不  
知少牢特性兩篇名曰饋食會禮無樂雖天子猶然不  
足爲難且據逸禮文眾仲之言自指天子之大夫士而  
言

何休范甯說春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不言六佾者  
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杜預說  
公問羽數故書羽以周案左傳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佾者人羽者所執之物通言之六羽六佾一也公榮之



義羽者文樂之舞千者武樂之舞份者舞之總名義通千羽云六羽者別書也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鄭注云佾猶列也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百亦謂份之名通文武姚姬傳以份爲文舞之專名無據且古樂舞文武咸備文樂先文舞亦有武舞武樂先武舞亦有文舞何注謂婦人獨奏文樂無以解周官舞大濩以高先妣車萬石已駁之

見唐會要

異義云公羊說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傳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知翟羽舞也以周案孔吳軒說翟

樂二

主

羽文鴻羽質鴻舞般制翟羽周制此貳言也韓詩以秉翟爲夷狄字亦非

孔穎達云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爲象以周案毛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則象爲維清武不名象審矣自鄭注禮誤信墨子武王制象之說概以象爲大武及箋毛詩知象武之分故箋維清猶用武王制之說而亏大武詩不言象孔疏不達斯指曲爲之說不足據 又案玩詩序維清奏象舞謂歌此詩以節其舞也胡墨莊毛詩後箋以爲象舞之佾在先維清詩之佾在後豈其然乎然舞自舞

詩自詩固不可泐矣左傳之舞象簡內則之舞象是用舞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之下管象是用詩也注疏屢以下管之象爲舞失之

毛詩傳云以雅以南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南鹵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箋云雅萬舞也雅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鄭樵云凡奏樂有四節首節升歌比歌以瑟次節笙入輔笙以磬三節閒歌歌笙相禪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者也已上皆奏雅四節合樂歌二南所謂以

樂二

主

雅以南者以周案傳箋義異而以南爲夷樂同也源仲據鄉飲酒燕禮附會詩義甚巧但詩所詠者天子之事天子嚮其臣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頌之維清則天子之樂南兩節皆以頌不以雅有明證矣閒歌之詩雖以鄭君之博瞻尙曰未聞亦難決其閒以雅合以南也且南爲夷樂兩漢詩說皆與毛同而先王所以兼用夷樂者白虎通引河間獻王樂元語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佾明有制也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合歡之樂儺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門一作戶類聚四十七引五經通義云四夷之樂何以佾之戶廟戶戶白虎通引合歡佾合歡于戶佾于右皆字之誤茲依後漢陳



禪傳校正數語盡之矣雅樂陳弓門內堂下曰儻弓堂欲與陳弓門對言之曰御覽五百六十五引五經通義云何以言舞在庭援神契曰合忻之樂舞弓堂四夷之樂陳弓戶以昆明之劉向以舞堂為舞弓庭是可證也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弓明堂四門之外故其樂亦陳弓門陳碩甫謂夷樂在門外門外有樂弓古未聞但雅樂與夷樂自有內外之分故孔子曰犧象不出門雅樂不野合幽王作樂弓淮水之上宜為詩人所刺矣又案傳義以箭二字通取雅南則左傳之象箭南箭亦為二舞謂舞象執箭舞南執箭也文王世子胥鼓南即賓之初筵傳所謂秉箭而舞與笙鼓相應也鄭箋分雅南箭為三舞則象箭南箭亦當分四舞象箭皆武舞南箭皆文舞凡舞皆文武備舜之韶箭韶文舞箭武舞特文舞先百通典類聚書鈔並引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尊之先文樂衣繡衣持羽毛而舞以武尊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是也鄭易傳而別為義者其意南舞不用箭也文王世子胥鼓南文在學干戈羽箭之後獻王樂元語東夷之樂持矛舞南夷之樂持羽舞函夷之樂持戟舞北夷之樂持干舞通典引五經通義亦云然皆不以為南舞執箭近儒皆從

樂二

圭

毛傳而不達鄭易傳之意凡傳箋兩異之處讀者宜悉心尋繹其義如此

賈逵服虔說季札見舞象箭南箭者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箭舞曲名南箭以箭舞也杜預云象箭舞所執南箭以箭舞也皆文王之樂孔穎達云劉氏說南如周南之意南在箭箭之閒蓋二者共有南義以周案象為文王之樂賈杜說是墨子三辨篇云武王勝殷殺紂自佗樂名曰象鄭注詩禮以象為武王樂本此與賈注異荀子禮論箭與韶夏摯均桓象並劉賈注以為舞曲名本此依鄭箋以雅以南以箭推之此象箭南箭當分四舞箭

樂二

古

與象各一舞與賈同南與箭亦各一舞與賈亦異杜注又以象箭為一舞南箭為一舞劉說更非

陸佃云大舞干戚羽箭並用武舞干之上覆以羽文舞羽之下載以干小曰羽舞而大舞謂之箭小曰干舞而大舞謂之萬鄭元孫毓孔穎達等以為萬舞惟干無羽箭舞惟羽無干失之戈舞即周官之兵舞兵舞不尋謂之干舞秦蕙田云武舞大者用干戚小者用干戈陸氏干戈分二舞非也至云干上覆羽羽下載干則混文武為一尤謬以周案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各尚其德以文尊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尊之先武樂持朱干



玉戚而舞云先必有後是則文樂亦有武舞武樂亦有文舞特分先後而已故舜樂曰韶簡文王樂曰象簡簡者武舞也以其先文樂故曰韶曰象耳禹以文舞亦先文樂故大夏爲文舞而大司樂云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云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大夏亦有武舞矣公羊傳亦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是則六樂皆文武舞備也疏家言萬者千舞簡者羽舞文本公羊傳而詩簡兮曰方將萬舞又曰左手執簡右手秉翟明萬雖武舞亦用文舞也故傳云以千羽爲萬舞箋亦云萬者千羽文武道備是則萬者千舞羽舞之總名也宣八季

樂二

五

春秋經萬入去簡正以萬兼羽簡故別言之隱元季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眾仲尤爲萬有羽舞之顯證陸說固不足信舊說亦失之一偏

鄭眾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聖或爲義許慎云聖樂舞以羽翟自翳其首以祀星辰翟執全羽以祀社稷也鄭元云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以周案皇聖異字先鄭從聖故注樂師皇舞云以羽覆冒頭上掌次皇邸亦以爲皇羽覆上後鄭從皇故注樂師皇舞云裸五采羽如鳳皇色掌次皇邸亦以爲染羽象鳳皇色故書或作義義古儀字易曰其羽可用爲儀如先鄭許義聖翟之分

一戴一執如後鄭義帔羽皇皆所執物帔全羽羽皇析羽羽皇之分一白一采賈疏駁先鄭謂古未見蒙羽弓首者惠氏禮說引東京賦冠華秉翟列舞八佾上林賦蒙鵬蘇以爲證鵬似雉鳥尾爲蘇冠華飾以翟尾

右舞

鄭元云賓出奏陔陔夏也言陔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鐘鼓矣鐘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李如圭云詩以篇南陔曰孝子相戒以養與注合盛世佐云鐘師陔夏之陔本佗祓而鄉飲鄉射燕禮皆言奏陔不言夏夏大誓也別之弓頌必非諸侯以下

樂二

五

所可于此蓋別爲一詩而今亡矣以周案當從鄭九夏未必頌之族類亦非小雅之南陔

右賓出奏陔

周語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賈逵云無射鐘名大林無射之覆也佗無射而爲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也車昭云或說鑄無射而以林鐘之數蓋之昭謂下言細抑大陵又曰聽聲越遠如此則賈言近之徐蒼源云此鑄無射一鐘而以林鐘爲之副也凡以律準聲者無射爲宮則林鐘爲羽鑄無射而爲之大林是竝鑄宮羽兩鐘也大也者不宜大也故伶州鳩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弟以及羽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細過



其主謂羽大亏宮也無射律之小者無射爲宮當以林鐘之半律爲羽今用林鐘全律則無射四寸七分林鐘六寸是出均也故曰大林以周案五音宮最大羽最細大隤宮細隤羽皆不中律細過其主謂細隤羽也細隤羽則音微而不聞故又曰細抑大陵如徐氏說細過其主爲羽大亏宮下當細陵大抑方通

韋昭云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尙宮鐘磬大故尙羽石磬輕亏鐘故尙角角清濁之中匏笙竹簫管利制以聲音調利爲制無所尙也徐養原云尙字從損益來上生下則損一下生上則益一琴瑟莫大亏宮

樂二

七

填莫大亏宮孔故曰瓦絲尙宮鐘莫厚亏羽鐘故曰鐘尙羽磬莫厚亏角磬故曰石尙角匏管有短長竹孔有高下大氏亦尙宮而宮無定屬因時制宜隨所議而尙之故曰利制又曰尙議尙謂依之爲準則也凡造器先定其大者厚者其次以是而鑿以周案此亦當以韋注爲正徐說別備一義

韋昭云細鈞有鐘無鐸昭其大也細細聲謂角徵羽也鈞調也鐘大鐘鐸小鐘有鐘無鐸爲兩細不相蘇故以鐘爲之節明其以大平細大鈞有鐸無鐘大謂宮商也舉宮商而但有鐸無鐘爲兩大不相蘇故去鐘用鐸以

小平大甚大無鐸鳴其細也甚大謂同尙大聲也則又去鐸獨鳴其細謂絲竹草木胡彥昇云朱子說鐸者鐘之大特縣鐘也細鈞聲細用鐸則細抑大陵故去鐸之大聲所以昭細聲之大也大鈞有鐸無鐘者鐘尙羽重者從細用其大聲使從細聲正所以鳴大聲之細也徐養原云濁聲爲大清聲爲細宮商角濁聲也徵羽清聲也而五聲又各有清濁金十聲五正聲外有五清聲其高至清羽而極石十聲五正聲外有二濁聲三清聲其高至清角而極皆所謂重者從細也瓦絲五聲宮商角有正無清徵羽有濁無正所謂輕者從大也細鈞大鈞

樂二

太

卽上文立均出度之均謂調也律以立均十二律卽有十二均以劉歆三統法推之林夷南無應爲細鈞大夾姑仲蕤爲大鈞黃大爲甚大鐘鐸俱特縣之鐘對別則鐘小鐸大轍文則總謂之鐸將奏某鈞之樂則擊某律之鐘細鈞非無大聲甚大之鈞非無細聲甚大之細聲適當細鈞之大聲不使樂聲爲器所掩故俱有鐘而無鐸也惟大夾等五鈞細聲大聲本各明晰故擊鐸以起調而大者益昭卽小者亦不爲所掩也以周案胡徐兩說相通鐸亦作鐸鐸如鐘而大說文禮注皆同參見名物門



服虔云七律爲七音器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大族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鳧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鐘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以周案據禮鄭注左傳杜注縣鐘每虞十六枚無十九枚之說天子宮縣四面鐘磬各一虞是爲四縣亦無十二縣之文服氏此注賈氏弓小胥疏引而駁之李次白申十九鐘之義曰凡縣鐘磬二八十六枚是五聲之正法今以二變聲加之故一縣爲十九鐘二聲僅加三鐘者以倍半之法通之也徐新田又申十二縣之義云特縣者五

樂二

五

虞爲一均十二均凡六十虞編縣者每虞爲一均十二均凡十二虞樂與禮相表裏行此禮則奏此樂祀天神則陳黃鐘大呂二縣而已祭地示則陳大族應鐘而已冬至奏圜丘則陳圜鐘黃鐘大族姑洗四縣而已夏至奏方丘則陳函鐘大族姑洗南呂四縣而已然則立奏二均者每均二堵立奏四均者每均一堵禮之大者樂不過四均十二縣何必偷陳哉然李說十九鐘終屬強辭如徐說每均二堵每均一堵說已遷就如諸侯軒縣而奏二均又將何以陳之耶

大司樂凡樂天以圜鐘爲宮地以函鐘爲宮人以黃鐘

爲宮圜鐘卽夾鐘函鐘卽林鐘漢志黃鐘統天林鐘統地太族統人謂之三統又謂之三始與大司樂文不同鄭元云夾鐘生亏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林鐘生亏未之氣未坤之位黃鐘生亏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求之李光地說黃鐘圜鐘兩字錯互諸儒相承不復正以周案漢志言制樂之本原周官言用樂之支別故二者不同周官以三鐘爲天地人之宮惟鄭注爲較通漢志用太乙下行九宮法一二三爲天地人之宮故地宮不始大呂而始林鐘李氏改易周官文以遷就其說非也周官俾夾鐘爲圜鐘

樂二

三

取象于天之圓也俾林鐘爲函鐘取象于地之含也黃爲中之色取象于人居天地之中也圜黃兩鐘互易失其義矣

大司樂祭祀天以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族爲徵姑洗爲羽地以函鐘爲宮太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人以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族爲徵應鐘爲羽爲鄭學者說此以本管相生之五聲音言天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避天宮之律天宮不川中呂林鐘南呂蕤射人宮避林鐘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陳祥道說圜鐘云云是律之相次者南鐘云云是律之相生



者黃鐘云云是律之相合者陳暘說律不過六聲不過五其旋相為宮又不過三禮天神以圓鐘為首禮地示以函鐘為首禮人鬼以黃鐘為首三者旋相為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朱熹說黃鐘宮大呂角即是調首尾一聲皆宮聲即是宮調但其中五音俱有不是全用宮以周案人宮用黃鐘而不避天宮之律鄭說不攻自破天宮以相次言而夾鐘一律已錯其序地宮以相生言而姑洗南呂亦互其文陳說亦游移無定禮言十二管旋相為宮若旋宮不過三則止是三管旋為宮陳暘說尤悖謬近方宜田申朱子說云律有聲亦有調

樂二

圭

聲者逐字配以宮商調者每曲統以宮商歌聲則五音不可缺一調則商聲有殺氣鬼神忌之故祭祀不用商調而只有四調夾鐘為宮者用夾鐘宮調蓋以夾鐘起調夾鐘畢曲下文黃鐘角調大簇徵調姑洗羽調亦然正是六十調旋相為宮之法

鄭元云鄉射三笙一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敖繼公云三人吹笙而一人歌其所吹之詩以和之而後笙之辭顯且成聲也盛世佐云當以注說為正國語曰匏竹利制又曰匏竹尚議聿注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議從其調利也然則

大小相調匏竹之器類然若竿若簫若箏若管若篪皆有大小豈以笙而獨無之宋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律呂正倍之聲化和笙應笙竿合清濁之聲識者備其能復古制敖說甚誤笙以和歌而謂歌以和笙可乎哉且堂下安昇有歌以周案盛氏駁敖申鄭甚是但世之淡知律者曾有幾人魏漢津製樂器工隨意調律而漢津不能知李照定樂律工減去銅齊而照亦不能辨世豈有真知樂律者哉

李事見長編紀事本末魏事見文獻通考

關何叙強說神而明之俟乎其人

右樂律

鄭元云射奏狸首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

樂二

圭

射諸侯首不朝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云云劉敞云篆文狸形鶴首似巢狸首即鶴巢也騶虞采蘋采蘋皆二南篇名則狸首亦必其傳盛世佐聿協夢從此肆駁射義以為後人增會而為之說以周案詩之合乎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義者雖多而其音節未必盡合于射古人取其音節及詩義之合射者以節射而其辭之論射不論射非所計也故采蘋采蘋可為節騶虞可為節狸首亦可為節後人必以狸首及射事為不類則騶虞何嘗不言射乎篆文狸鶴首巢字形固未見其類詩之音節亦安見其



有合弓射節乎何尋鑿空言之

褚寅亮云詩孔疏謂射義騶虞注引詩斷章斯言最的

可釋朱子箋注相異之疑鄭注禮從三家箋詩從毛然注云思尋仁

如騶虞之人以充其官則未始以騶虞為官與箋義亦

無大異至賈誼所書云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

又云騶殿官虞山澤之官二者皆不失人官倫可知則

以官倫釋騶虞與小序異鄭固未嘗取其說以注禮

蔡德晉云周官射人王射以騶虞九節大夫以采蘋士

以采蘋皆五節鄉射雖奏騶虞而仍如采蘋采蘋之五

節則其等未嘗不辨且周南召南為鄉樂用之鄉人用

樂二

重

之邦國天子歌騶虞不必天子獨用不可以僭律之

鄭元云奏騶虞閒若一調其音之疏數重節賈公彥云

五節之閒長短希數皆如一一是重樂節也以周案奏謂

以鼓奏之也上云不鼓不釋鄭注不與鼓節相應不釋

算也鄉射鼓五節一節先以聽四節以將四矢下射拾

發故鼓節有閒既閒而歌一終故曰若一奏鼓有閒為

發矢之有拾也奏鼓若一為歌分五終也鼓五節奏五

終詳射禮門射之樂節已亡略具投壺禮中記曰取半

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蓋上射發矢用半以上

下射拾發用半以下與合之為一節故鼓五節應歌五

終右射樂

鄭元云房中之樂弣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

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陳暘

云周禮磬師教縵樂蕤樂之鐘磬詩云窈窕淑女鐘鼓

樂之然則房中之樂非無鐘磬也毛萇侯苞孫毓皆云

有鐘磬是已鄭康成王肅謂不用鐘磬蕭統云婦人尚

柔以靜為體不宜用鐘是不淡攷關雎磬師之過也賈

公彥謂祭祀有鐘磬以蕤則無鐘磬是文先儒之過又

從而為之辭也郝敬云房中之樂所謂縵樂也旄人掌

輶樂賓客以舞其蕤樂即房中之樂也記繫之末簡其

樂二

重

非盡雅樂可知鄭以二南當之亦非以周案磬師教縵

樂蕤樂之鐘磬鄭注蕤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但蕤

樂自有鐘磬有舞教弓磬師掌弓旄人通行弓祭祀饗

食似非房中也蕤禮記云有房中之樂明不必有也與

有內羞文同皆非蕤之正禮也房中之樂弣歌二南鄭

云無鐘磬之節者嫌與鄉樂無別也然既以磬師之蕤

樂當之不能謂無鐘磬矣但鐘磬自在堂下不在房中

房非設縣之所也梁書曰周備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房

中而已漢書亦云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

惠二季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蕭管更名安世樂然則



漢之安世卽房中之遺響也史臣但曰備其蕭管而不  
及其他此卽鄭無鐘磬之說也其歌有云高張四縣樂  
充宮庭則宮庭自有鐘磬矣郝氏云縵燕二樂旣不分  
而又以縵樂混之縵樂者野人之樂也因以房中之樂  
爲非二南矣亦知縵樂不可施房中乎 右房中樂

鄭元云胥鼓南南南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  
位旄人敎夷樂則以鼓節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不借  
陳陽云胥以鼓徵學士而令之者不過六代之樂所謂  
象簡南箏而已非南夷之樂也夷樂固鞞鞞氏所掌旄  
人所敎非大胥小胥之職也上言大胥贊之則胥鼓南

樂二

圭

之胥其小胥哉以周案上所言爲雅樂此所言爲南樂  
毛詩以雅以南傳亦以南爲夷樂爲古雅樂無名南者  
也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象簡南箏亦南樂之舞以  
箏者詩云以南下曰以箏是也自劉原甫鄭漁仲以爲  
周南召南文王之樂則雅南不分矣周南召南經謂之  
鄉樂房中樂無南名 右南樂

杜子春云縵樂讀爲怠慢之慢鄭元云讀爲縵錦之縵  
謂襍聲之和樂者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段玉裁  
云說文縵繒無文者也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裏縵錦  
者謂名爲錦而不成文襍弄似之雖不成樂而可以和

樂也以周案慢聲爲大司樂所禁杜讀非也縵爲無文

之縵亦爲有文之錦本有二名說文縵無文者是其本  
義鄭注以縵樂爲襍聲之和樂者故讀爲縵錦之縵謂  
縵之有文如錦者不用其本義故曰讀爲物相襍謂之  
文故又曰襍聲之和樂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  
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鄭注曰宮商  
角徵羽襍比曰音單出曰聲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  
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襍也方猶文章也此襍聲和樂  
之義也單聲不足爲樂變襍五聲使之交錯成文謂之  
比音故亦曰聲成文謂之音比音斯和樂矣賈疏以縵

樂二

圭

爲無文無文何以爲襍以致鄭注文義上下不貫周官  
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鄭注曰夏篆五采畫轂約夏  
縵亦五采畫無篆爾訓縵爲采畫賈疏亦以無文解之  
與此同誤段氏以說文申鄭誤與賈同讀爲之例段氏  
漢讀攷辨之基詳于此謂讀同其義則曰讀如可矣何  
又自昧其例耶

記學記不學操縵不能安絃鄭元云操縵襍弄以周案  
鄭注周官磬師之縵樂讀爲縵錦之縵謂襍聲之和樂  
者以縵爲有文之錦與說文異物相襍謂之文文與襍  
一義之引申襍弄者樂記所謂聲相應故生變也安絃



者樂記所謂變成方謂之音也鄭義如此竊謂操急其  
弣而攫之也緩謂緩其弣以釋之也騶忌說琴曰攫之  
淡釋之愉鈞諧以鳴大小相益蔡邕說琴曰凡絃以緩  
急為清濁緊其絃則清緩其絃則濁斯其選法也

徐養原說鐘與磬不並用磬師教緩樂焚樂之鐘磬鐘  
磬非二器當與笙師互證笙師鐘笙之樂其緩樂與鐘  
樂者襍磬之和樂者也與鐘相應之笙謂之鐘笙與鐘  
相應之磬謂之鐘磬以周案舊說鐘磬有並奏法徐氏  
以為鐘磬大磬聲小若並擊則磬聲為鐘所掩而鼓  
管聲何以為依其說甚辨然磬既不與鐘同擊又何與

樂二

三

鐘相應之足云凡曰應者同時奏也

右緩樂

春秋左氏傳衛侯賜大夫曲縣仲尼譏其失鄭人賂晉  
侯歌鐘二肆及其鎛磬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絳弓是  
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服虔說肆十九枚杜預云縣鐘  
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禮大夫有功則賜樂以周  
案曲縣即軒縣大夫尋有判縣不尋有軒縣故賜曲縣  
非禮也但諸侯大夫之判縣不尋具全肆故以二肆之  
半賜之即所謂半為堵者是故以為禮鄭注云二十八  
六枚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二肆則六十四枚  
也歌鐘即編鐘編鐘在堂下禮有明文書孔疏因偽傳

以玉磬在堂上遂謂堂上有歌鐘歌磬謬矣鐘言歌者  
所以別大鐘也故下又云及其鎛磬賈疏云鐘師金奏  
九夏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故左傳云歌鐘二  
肆又以鐘鎛為歌鐘更謬矣傳云魏絳弓是乎始有金  
石之樂明非此未有也記曰大夫磬樂皆具非禮也是  
其義證

熊安生孔穎達說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  
肱從其義蓋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是娛身及治人  
之樂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題辭云無樂者謂無  
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以周案禮不下庶人為庶

樂二

天

人不必備禮也樂不制大夫士為大夫士不必備樂也  
然庶人非無禮也大夫非無樂也禮運以大夫磬樂皆  
具為非禮譏皆具非譏其樂也大夫之有樂具載經典  
左傳晉侯賜魏絳樂絳弓是乎始有金石其非此金石  
之樂固未皆具也禮也晉侯不以二肆全賜而以其半  
合大夫半為堵之例亦禮也春秋說題辭與禮運皆具  
義相成左傳文亦合故鄭箴膏肱從其義劉申甫反  
據此駁左傳謬矣熊孔申鄭亦未是

萬斯大云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眾  
仲言羽數大夫四士二是大夫士皆有樂舞矣特牲少



牢皆不用樂何與攷郊特牲曰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凡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蓋特牲少牢皆用食禮故名曰饋食而無樂也吳紱云大夫士四時之祭用蕤禮則有樂用食禮則無樂金鶚云特牲少牢無樂當有脫文萬氏以為用食禮故無樂非也會嘗無樂其說不可信特牲少牢以饋餼為始故曰饋食非用食禮也以周案天子諸侯禘祫大祭先降神次朝踐次饋食樂之九變奏亏降神大合樂奏亏朝踐至饋食無樂矣禮經少牢特牲皆饋食也故無樂饋食為干祫之祭名而謂之會者固用食禮也故其祭先九飯十一

樂二

无

飯然至醕尸又飲矣而亦無樂者為饋食無用樂禮也萬氏謂少牢特牲用食禮故無樂已近亏鑿據記文禘嘗以祭事言會饗以賓事言何昇牽合之吳氏說時祭用蕤禮有樂夏為杜撰據記文四時之祭禘有樂嘗無樂以象春陽秋陰之義秋嘗與會禮迥異春禘亦豈同蕤禮金氏以特牲少牢有脫文以禮記為不可信何其武斷一至亏此

記禮運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孔穎達云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昇如三桓舞八佾一說大夫士本無樂唯君賜乃有之以周案禮運斥皆具非斥有樂且

其文與祭器不假並言是據下大夫初受祿者為文曲禮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鄭注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是初受祿者有假祭器之徵也左傳鄭人以歌鐘二肆賂晉晉侯以其半賜魏絳絳亏是乎有金石之樂然則未賜之再絳亏聲樂固未皆具矣時絳為新軍佐亏為下大夫是下大夫尋有樂而不能皆具之徵也孔疏以皆具為如天子禮則不假者豈亦用天子禮乎假固假其所可用具亦具其所尋有而假焉而不具焉此禮運所以歎三代之英之不可逮也若初試為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其奢可知矣奢者

樂二

手

借之漸亂之萌也 右大夫樂

周官樂師大馭並云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大戴記及賈誼新書並作行以采芡趨以肆夏鄭眾云人君行步以肆夏為節趨疾亏步則以采齊為節鄭元云行者謂亏大庭之中趨謂亏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佗出路門而采齊佗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盧辯云大庭之內奏采芡朝廷之中奏肆夏周禮文誤以周案爾雅釋宮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門謂路門非大門也中庭即朝廷非大門外之庭也鄭注玉藻云路門外至應門謂之趨



又注樂師云趨謂弓朝廷其說最確孔子焚居曰入門而金化國語曰金奏肆夏郊特性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大門以內直至路門卽釋宮門外謂之趨地也其所奏者肆夏則趨以肆夏大戴文是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燕禮記以樂納賓賓及庭奏肆夏中庭之步已奏肆夏則趨以肆夏蓋明保傅篇出賈子新書其言曰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步兼行言故下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小戴玉藻乃以采茨屬趨肆夏屬行據周官以改其文孔安軒注大戴而駁大戴失其義矣然鄭注不以爲字誤者亦自有說大射禮燕禮記弓堂

樂二

三

上賓主行齎時亦奏肆夏則云行以肆夏非不可通因以趨以采茨屬之路門外然與賓出入奏肆夏之文不合矣 右行趨中樂

賈逵云子卯不樂禁以乙卯日外紂以甲子日凶故以爲戒鄭元云子卯桀紂凶日凶事不避吉事闕焉翼奉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后動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凶日不推文武以興乎沈彤云明陳絳說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盡

傷也禮子弓父母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器焉故弓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鄭注以爲自戒愆非本義以周案古人吉事用子卯日者難覩縷述其用甲子乙卯者如周公之營新邑命殷侯大有明證或謂子卯日概不用是譬說也且又行之有刑克者以其相值也子卯日初不相值何相刑之有左傳曰辰在子卯謂疾日謂月之十二辰在子而又值卯日也禮言子卯不樂左傳次言子卯舍業業卽大功廢業之業亦謂樂也業樂者舍子卯與學書者舍丙日同蒼頡以

樂二

三

丙日外學書者忌之見論衡樂祖蓋以子月卯日外業樂者亦忌之子卯既忌樂故吉事之用樂者遂不用子月之卯日如翼奉言不特忌子卯并宜忌申亥矣如張宴言子卯相刑概不用十二辰皆有刑直無可用之日矣如賈鄭注賈孔疏甲子紂凶乙卯桀凶則諸經舉子卯何絕無一及甲乙乎如陳絳沈彤說以爲器舊君則周人忌甲子可矣何器樂之乙卯乎且甲子乙卯歲中六過皆以器日處之古人弓君親且無此禮而謂湯武以此器舊君乎舊說無一可通 又案桀凶日無見文疏家所言難據孔安軒據呂覽高注桀號推大犧戊子



日亡亦未足信呂覽簡選篇云湯以戊子戰于廊遂禽  
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移大犧御覽引作  
推移大犧據墨子明鬼下桀有勇力之人推移大犧又  
云王手禽推移大犧所染篇云夏桀染亏于辛推移古  
今人表化推移侈侈形近犧戲音近推移大戲乃桀  
臣非桀號也湯禽推移大戲後乃登鳴條入巢門桀亡  
未必同日乙卯亡戊子亡皆臆說右子卯

樂二

受業通州孫倣  
次庚全校

筆

刑濫通故一

禮書弟四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馬融云咎繇制五常之刑偽孔傳云屬亏五極以折獄  
屬五常之中正孔穎達云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以周案  
常謂倫常五常猶云五倫帝主修五倫之教以為民極  
故五倫亦謂之五極而五刑以濟五倫之窮故必屬亏  
五極而後成中有慶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曰不孝  
不友不睦不婣不任不恤又增以造言亂民皆不越倫  
常之事故刑曰五常之刑也王氏後案申孔疏言殊無  
當

刑

一

伏生書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赭履下  
刑墨幪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膺者以墨蒙臍  
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荀子云世俗之說以為  
治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淫嬰其艾畢菲對屢殺赭衣  
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辜耶豈獨無肉  
刑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辜矣而直輕其刑是殺  
人者不灰傷人者不刑也舉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  
莫大焉據制法志參校以周案伏傳為今文家之祖荀子乃古  
文家之宗也鄭注書宗古文周官疏引鄭書注云正刑  
五加之流宥鞭朴贖此之謂九刑鄭意象以典刑句為



下諸文之綱此正義也馬注據伏傳象刑之說云但有其象無其刑又注流宥五刑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其意畫象與五正刑並用鄭注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云弗施冠飾著墨幪若古之象刑是周亦兼用之皆參用今文家言漢刑志引書天討有辜云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用古文家義又因荀子所引俗說而論之曰禹殛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參用緯書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之言一似墨劓剕宮大辟起于夏初斯為謬矣如唐虞之

刑

二

先無正五刑則所謂畫刑者何自而象所謂怙終賊刑者又何用而賦哉又案御覽刑法部引慎子云有虞氏之誅以蒙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剕以艾鞮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即荀子所指世俗之說而為伏傳之所本者也荀子墨黥下有脫文當作黥墨巾劓淫嬰淫嬰者草纓也所謂以草纓當劓也其艾畢者其同宮所謂以艾鞮當宮也菲對履當作剕菲履漢刑法志引作菲履所謂以菲履當剕也殺赭衣而不純所謂布衣無領當大辟也楊倞注荀子未當馬融云流宥五刑流放宥寬也三宥也一曰幼少二曰

老耄三曰蠢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鄭元云其疑者或流放之四辜是也以周案當從鄭王西莊云其刑次五大辟如四凶辜最大援八議之治以流宥之但貸其死而已其墨劓剕宮大辟皆有流宥則當按道里之遠近以為其辜輕重之變也馬注云云此乃三赦之治在秋官司刺直赦之而不刑者不辱為流宥

馬融云五服三就謂大辜陳諸原野次辜于市朝同族適甸師氏偽傳云大辜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以周案偽傳本國語賈注但國語五刑曰甲兵曰斧鉞曰刀鋸曰鑽笮曰鞭朴與尚書之墨劓剕宮大辟自異王西

刑

三

莊云魯語五刑一甲兵則征伐諸侯刑之至重不在五刑內者也二斧鉞則大辟也三刀鋸則劓剕宮也四鑽笮則墨也五鞭朴則又至輕亦不在五刑內者也馬融云五流有宅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變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鄭元云宅讀曰咤懲艾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艾五咤者謂桎一梏二華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鎮服蕃服也以周案罔說各以意言無實據偽孔從馬正義所疏亦嫌牽強



尚書呂刑云墨罰于劓罰于剕罰又百宮罰三百大辟之罰二百又刑之屬三千周官司刑云掌又刑之灋以麗萬民之辜墨辜又百劓辜又百宮辜又百剕辜又百殺辜又百鄭元云夏刑大辟二百殛碎三百宮碎又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以周案鄭以書呂刑序訓夏贖刑故以爲夏刑贖宮字互誤江臣庭云墨劓倍亏其初宮與大辟皆減焉以是鑒之輕亏周禮矣此穆王祥刑之意也

白虎通義云墨者墨其額也說文云黥墨刑在面也剕或从刀重文鄭元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以周

刑

四

案墨與黥渾言通析言異御覽引刑德放云涿鹿者筐人頭也黥者馬羈筐人面也鄭注涿鹿黥皆先以刀筐傷人墨布其中涿鹿爲墨之轉音謂筐其額而墨之頭當依白虎通作額字之誤也黥則如馬羈筐其面尙書疏引鄭劓剕桷黥注云黥謂羈人面卽本刑德放文而桷訓爲桷破陰不以爲涿鹿字讀爲斲說文斲太陰之刑也

鄭元駁異義云皋陶改贖爲刑呂刑有刑周改刑爲劓以周案鄭意贖者脫其贖也刑者斷其趾也劓者斷其足也白虎通義云刑者脫其贖也是以刑爲贖也漢書

孟康注云贖者則左右趾是又以贖爲刑也說文刑作𠂔則作𠂔𠂔則作𠂔也𠂔斷足也是又以刑爲劓也史記龐涓召孫臏以法刑斷其兩足是又以刑爲贖也說文贖剕𠂔也脫其贖謂剔去其剕𠂔骨使不能行重亏刑而輕𠂔別

白虎通義云宮者女子淫輒置宮中不尋出也割者丈夫淫割去其勢也書偽傳云宮者男子去勢婦人幽閉以周案制本宮刑也渾言通析言亦別御覽引刑德放云宮者女子淫輒置宮中不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婦人有宮閉之刑左氏襄十九年傳言婦人無刑者謂

刑

五

自犯淫外其他從男子之刑服注云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是也呂刑孔疏司刑賈疏謂漢文帝除肉刑惟除墨劓剕三者宮刑猶在至隋開皇初始除男子割勢婦人猶閉于宮然攷漢趙鼎對策曰除太陰刑張晏云宮刑也是漢文曾除之矣王氏後案云賈孔之說本于崔浩漢律序張斐律注漢文亦除宮刑或後仍復之

說文云斲太陰之刑也从支蜀警周書曰劓劓斲黥孔穎達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劓剕劓剕以周案又刑無則康誥有之斲斲正字劓剕誤體



周官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荀子云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辜固重犯亂之辜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以周案據司刑職五刑凡二千五百科據呂刑則五刑之屬三千伏生書傳據呂刑序訓夏贖刑以爲夏刑三千鄭注司刑從其說而云周則變焉亦引世輕世重之文以證鄭意周公制禮時殷頑初靖變夏刑之輕以就重至穆王殲平已久則改周禮之重以用中典荀子之意以周公制禮天下已治而用重典穆王時周道衰微而用輕典其意雖異而以周官刑重呂刑刑輕則同也然以大司

刑

本

寇之文證之終以鄭義爲長舊說周官輕刑少重刑多呂刑輕刑多重刑少其以少改多者皆其以重改輕者也竊謂三代之法夏刑輕而疏殷刑重而密故荀子有嚴名從周刑名從商之語文王治岐改殷之重以就輕周初用殷刑又參以文王所化罰刑具見康誥一曰師茲殷罰有倫一曰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皆改重就輕以成中典也周官亦中典特較呂刑爲重耳馬融云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其罪惟均求有求請賕也以此五過出入人辜與犯法者等以周案未注疏作來當依馬本爲是官謂挾官威勢反謂報

舊恩怨內謂女謁貨謂勒索貨賄來與賂通謂以貨干請以官反內貨求五過而出入人辜是故出故入也故出入人辜與犯法者等此古律也唐太宗問劉德威比刑網寢密咎安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辜所以吏務深文爲自安計劉德威所引律爲漢以來相傳之律是已改古矣至坐入而無辜則貨賕橫行而民無所措手足矣

刑

七

異義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尙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元駁云古之率多作鍰贖灰臯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灰臯金三斤爲價相依附萬世美云術以斤法十六乘三尋兩之數四十八更以兩法二十四乘四十八尋銖之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爲實以百鍰爲法除之實如法而一尋全銖十有一不盡五二以分母二十五乘之尋分子十三也大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鍰六兩大半兩卽說文所引周禮說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銖之說以周案鍰史記依今文作率伏生書傳作鍰云一鍰六兩漢蕭望之傳云甫刑之罰小過赦薄臯贖有金選之品字又作選徐廣注史記率音取應劭注蕭望之



傳選音厥鄭司農注攷工記冶氏鑊讀如厥是率選鑊  
鑊之音相近也釋文引賈逵說又以鑊爲鈔云俗儒以  
鈔重六兩近是說文云鈔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也周禮曰重三鈔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鈔又云鑊鈔也  
周書曰罰百鑊是鈔鑊之數本一也但賈以今文家鈔  
重六兩爲近是其意以六兩大半兩爲正說文雖兩說  
竝存而意主古文家異義蓋同襍箸別有說

書偽傳云予則孥戮汝辱及汝子言恥矣也古之用刑  
父子兄弟舉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不犯以周  
案先鄭注司厲引書作奴戮并引論語箕子爲之奴春

刑

八

秋傳斐豹隸也著在丹書以明奴爲隸其身不及其  
子許叔重云奴婢皆古之舉人此奴之本義妻孥字古  
用帑說文無孥字偽孔破讀爲孥以爲權脅之非也收  
孥之刑始亏秦

鄭元云汝則有無餘刑謂奴其妻子不遺種類王肅云  
同產皆坐偽傳云刑者非一以周案當讀汝則有無餘  
句刑非殺句嘗聞諸先君子云餘除通治也非刑之省  
謂有不治者其刑刑若殺也

馬融云刑辟疑赦其罰倍坐倍者倍二百爲四百坐者  
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緩三分緩之一也

江聲云倍百緩爲二百之外又坐出二百之三分一凡  
五百三十三緩三分緩之一以周案江說爲近

或說大辟死刑呂刑有疑赦罰千緩之文此由穆王枉  
法斂財之計也以周案此毀經之言不足據也嘗聞諸  
先君子曰後世之法如老幼廢疾例許收贖與禮所謂  
與毫而不加刑者相合又殺人者必死而律法戲殺償  
命過失殺許贖以贖銀歸器家此正大辟疑赦之例而  
法之至公至平無可議者誰謂大辟二百中無可赦之  
辜哉

刑

九

書某傳云乃其速由文王作罰云云言當速用文王所  
作連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辜赦夏常也凡民不循  
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  
而親犯之乎林之奇說執政之人不亏民之辜舉引隱  
自咎乃曰吾當速用文王所作之罰刑以繩之罔有所  
赦民不知自新之路終不循乎大常矣以周案某傳以  
不率大夏四字上下兩屬又亏訓人之下添說親犯殊  
非經指林說亏文似順而輕視文王作罰亦失成王周  
公誥誡之意近人又據左傳引此經有辜不相及之義  
謂無赦下有脫文說既武斷或謂惟弔茲弔善也不亏  
我政人辱辜即不相及之義亏經文又不貫竊謂元惡



大慝四字爲上下章指矧惟不孝不友矧亦也見王氏釋詞謂元惡爲人所大慝卽其子弟亦絕之不孝友其人也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甚言元惡之見慝亏所親也弔至也其惡至此不亏我政人辱舉受罰則天所與民殲大泯亂矣言宜急治之也治之若何亦惟曰乃其速用文王所化法刑惟茲元惡不辱赦其父子兄弟不相率以大刑所謂舉不相及是也罰猶法也化法刑與化教刑化賊刑化祥刑句法相同文王所化法刑卽治岐之舉人不孥是也但所謂舉人不孥者亦謂父子兄弟舉不相及非并元惡亦赦之也茲無赦不率

刑

十

大夏茲指元惡卽申明文王化法刑之義釋詁刑夏常也夏謂常刑率大夏者謂連坐之率讀如率率老夫之率大夏猶後世所謂大獄也此速由文王法刑不率大夏與下節速由茲義率殺反對此節戒其民自知惟外庶子訓人至汝乃速由茲義率殺戒諸臣也訓人謂師長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別徧也譽善也謂徧布政教進民亏大善時乃引惡惟朕慝卽元惡大慝之意引惡人以療君長惡人宜殺引惡人之長吏亦當連坐故曰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不率大夏爲文王法茲義率殺用殷鑒之義刑義殺殷有連坐之法墨子尙同篇引泰誓

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舉鈞謂事發連坐其明證也自亦惟君惟長至非德用又又戒諸侯非德用又謂非德教可用以治明當征討之也舊分章節均無倫次

春秋傳曰季引康誥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苑何忌引康誥父子兄弟舉不相及周官族師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鄭志趙商問族師之職門內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寬不知書理輒鎔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共相救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

刑

十

下孔穎達云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尋相容隱故舉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疏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舉今之律令大功以上尋相容隱鄰保舉有相及是也以周案舉不相及今康誥無其文所謂文王化法刑者其舉不相及之義也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舉人不孥此其法刑也言有此不慈不祗不友共之元惡其父子兄弟亦必大慝惟茲無赦其父子兄弟不率率而相及若族聯中有此元惡不爲之大慝且爲之保受是同惡也則刑罰宜其相及矣康誥之不相及爲其父子兄弟之大慝故也族師之相及爲其族聯之保受故也且至親有相



隱之道有臯而匿理以情屈卻芮與呂甥謀弑文公依  
秦漢法當族而其子缺未聞從坐後為卿羊舌肸既誅  
叔向為之奴而祁奚卒赦而免焉漢宣帝詔云自今子  
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  
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是漢法子匿父母等雖  
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  
其相隱也論語父為子隱皇疏云今王法許期親以上  
尋相為隱不同其臯期親以上者父子兄弟也然則司  
厲有奴男女者先鄭以為坐為盜賊而為奴者引書奴  
戮汝及論語箕子春秋傳斐豹為證以明奴者臯隸其

刑

主

身是也康成謂從坐沒入縣官似失經義不然父子同  
坐亦必身與其事而同惡者也惠半農據管子文以刑  
罰相及為連坐其官長亏經義亦未順

書梓材姦宄殺人歷人有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有偽  
傳云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當  
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以周  
案偽傳甚曲讀殺人歷人為句尤謬姦宄殺人句朝士  
所謂盜賊軍者也釋詁云歷傳也又云相也歷人者見  
姦宄之殺人而力助其人以殺姦宄者也宥之者所謂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臯也姦宄入其家格殺

之無臯其鄉邑助之者亦宥之肆民亦見厥君事有敗  
之者戕之必宥也上節亦厥君先敬勞順言之此節又  
逆言之

杜子春云小宰掌建邦之宮刑宮皆當為官鄭元云宮  
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以周案凡曰建邦皆  
謂立國建不屬刑為義小宰副貳冢宰不必專掌宮事  
故杜氏破宮為官下文言憲禁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  
象之灋是其義證鄭讀如字云在王宮中者之刑亦謂  
庖膳酒漿諸人非指五刑之宮辟也宮辟亏隱者豈在  
王宮之中

刑

主

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鄭眾云地  
比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鄭元云地訟爭疆界者圖  
謂邦國本圖以周案以地比正民訟即小宰之比居司  
約之民約以圖正地訟即小宰之版圖司約之地約鄭  
彼注云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讎既和地約謂經界所至  
田萊之比是也此注民訟地訟不分未是民約謂征稅  
遷移者據小宰八柄聽政役以比居而言地比即比居  
之伍籍也先鄭注比居伍籍也又謂仇讎既和者據調人和難有  
避弗避而言避弗避亦以地比正之而已其藏之弓國  
者亦謂之國比鄉師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眾寡



馬牛之物則人民六畜之訟亦以地比正之也亦謂之地傳朝士職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先鄭注亦以田畔比屬爲解彼文不以民地對言渾釋可通

周官調人凡有鬥怒者成之不可成者書之先動者誅之鄭元云門怒辨訟也成平也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元謂上言立證佐成似非以周案公羊傳二十七季楚人圍宋傳此楚子而貶僂人以執宋公故終僂之篇貶何注古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舉楚考執宋公僂公與其議釋之今復犯圍宋故貶此卽先

刑

西

動者誅之之義也上文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亦謂以民和解之先鄭以爲立證佐成故于此辨之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鄭元云不入束矢不入金則是自服其不直者也以周案管子云小舉入以金鈞薄舉入以半鈞訟獄者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淮南子云有輕舉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注云金分隨舉輕重有分兩是則獄入鈞金者贖其薄舉訟入束矢者罰其終訟也吏旣和解之猶終訟罰之爲險健者戒然後聽之又防其終有冤抑也舊說未安 又案

束矢鄭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蓋本春秋傳彤弓一彤矢百之文魯頌毛傳云五十矢爲束蓋本荀子論兵一弩負矢五十个之說淮南高注云箭十二爲束蓋本漢書弓一張矢四發服注發十二矢之語惠氏禮說束四矢又本禮經鄉大射每束四矢爲義

鄭眾云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傳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鄭元云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或亡歸後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惠士奇云朝士之地傳卽司

刑

主

約之地約傳謂傳別約謂約劑皆判書也臧否天府若有訟者則開府視書以聽其訟責者訟也論語內自訟包注云訟猶責也屬責者地訟也如魏清河平原爭界冀州牧孫禮請以明帝初封平原圖決之是也以周案地傳卽小司徒之地比亦卽司約之地約皆取比屬之意惠申先鄭義尋之傳訓傳別未是

鄭眾云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辜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辜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盜者其時格殺之無辜惠士奇云軍謂持兵者持兵入門乃辱殺之



若不持兵不尋殺苟持兵豈必羣輩而後殺之無辜哉  
故不徒曰盜賊而又曰軍所以正盜賊之名也以周案  
惠氏此說明確

周官條狼氏誓僕右曰殺誓御曰車轅誓大夫曰敢不  
關轅五百誓師曰三百鄭元云車轅謂車製師樂師也  
關謂關弓君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以  
周案條狼氏掌趨辟者也其所誓者誓其從行之人各  
盡厥職也下文誓大史特言邦以別之則此為誓從行  
者明矣僕右執兵故誓之曰殺御主犯轍故誓之曰車  
轅大夫其副車之從行者有司有請復弓王先關從車

刑

英

達之不尋焉當王車敢不關者大夫以官刑糾之鞭佗  
官刑故誓之曰鞭師眾士謂執鞭之趨辟者故亦誓以  
鞭舊說其右殺其御轅其大夫師鞭非也車轅舉人鞭  
答大夫皆始弓春秋戰國之世非古也惠氏禮說因此  
刺刑不上大夫之失言要非

鄭元云八柄八曰誅以馭其過誅責讓也俞樾云此文  
自一曰廢二曰祿之外三曰予與六曰奪對四曰置與  
七曰廢對五曰生與八曰誅對內史言此八柄之事其  
文皆同惟變誅言殺然則誅謂誅殺之明矣鄭君因誅  
以馭其過疑過失但當誅讓不當誅殺不知此過字當

讀為禍漢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佗  
禍是其證也誅以馭禍與生以馭福相對成義以周案  
俞說是已鄭意八柄以所馭者對文富與賁對行與幸  
對貧與福對過與舉對舉重而過輕故誅訓責讓說詳  
選舉門

異義云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  
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  
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說鄭元駁云凡有馭  
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  
不上大夫以周案易其刑渥李氏集解引九家鄭虞並

刑

七

佗刑劇晁氏古周易引京房亦同但京說刑在煩為劇  
九家與虞訓劇為大刑詩疏引鄭注云屋中刑之其說  
各異而以大夫以上有刑則同也鄭注司烜氏邦若屋  
誅云屋讀如其刑劇之劇以屋誅不令人見遂謂刑不  
上大夫弓義終曲白虎通義用戴記文以為尊大夫又  
引或曰撻答之刑也此說本賈子新書階級篇云廢恥  
禮節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梟管  
梟別鯨剛之罪不及士大夫此刑不上大夫之正義也  
若蘇氏厲法禁乃法家言何足道哉

記曲禮父之讎弗與其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周官調



人凡和難父之讎碎諸海外兄弟之讎碎諸千里之外以周案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正法也人有父母兄弟之讎不能不報讎不能報官又不之治而且調和之者其辱焉而未傷傷焉而未死與否則其父母兄弟亦有應身之舉所謂殺人而義者也不然令讎人遠辟非所以申國法而慰孝友之心矣

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亏已則無義施之亏彼則無舉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謹案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

刑

文

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疏云鄭從之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鄭元駁傅子恩云今之君子遇人若將隊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于子恩之言以周案子恩善無為戎首亦不與其報復

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元駁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愛以周案嘖悖公義輒

傷私恩欲仁義之兩全宜如伯夷叔齊之兩讓雖失國不怨也況嘖輒能兩讓未必失國乎先君子論語後案言之詳矣

異義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元駁云乙雖不孝但毆之百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士官也

鄭元駁異義云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

刑

文

記祭統云草艾則墨而月令孟夏之月斷薄刑決小罪鄭元云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于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母有壞墮自相違似非俞樾云斷薄刑決小罪即為出輕繫張本薄刑小罪即是輕繫者斷之決之正所以出之也亏孟夏行之未為失宜以周案斷決出互文鄭君以月令為秦制故篇中屢刺之未是

春秋公羊傳云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以周案王制公家不畜刑人為殷制祭統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鄭注古者謂夏殷若周禮墨者使守關宮者



使守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是亦畜刑人矣特不近之耳論語曰近之則不遜

白虎通義云夏曰夏台殷曰羑里周曰囹圄鄭志云崇精問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鈞臺圜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以周案意林引風俗通語與白虎論同初學記引博物志云夏曰念臺殷曰動止周曰稽留其說更異何休云王者受命不追治舊事劉逢祿云古者改元必大赦以為亡主所縱未必非逋逃之數其所治未必非枉撓之獄也武王克殷反及羑內以燕射之上宮布憲

刑

三

施舍亏百姓漢之伯九有也入關而除秦苛法皆此意也後世不察或以子孫縱祖宗之囚或以災祥出眾定之讞所謂知日之圓而不知其不可為規也以周案國多赦令下多倖民劉說有見亏此

鄭元云宰夫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詭為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江永云失財謂典守財而失之用物謂私用官物辟名通上二事謂巧為規避或諉辜亏它人誅之治其辜且責其償也以周案下云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財用物明分三項當從鄭辟名之辟

讀為避可備一義

刑

三

受業江陰馬銘  
次丙全校



車制通故一

禮書第四十六

定海黃以周述

鄭眾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輪輶也世閒或謂之罔書或化輶阮元云輪輶謂之牙輶非一木或合五或合六其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固說文牙牡齒象上下交錯之形車牙字加木作𠂔蓋𠂔為車輶會合處之名本義也因而車輶通謂之𠂔餘義也以周案牙者輪輶交合之名輶者合眾輶為大圓之名輶形似枉網之網故謂之罔釋名云輶罔也罔羅周輪之外是也輶亦謂之渠車人注云渠謂罔尙書大傳注云渠車輶

車

是也先鄭訓牙為輪輶云世閒或謂之罔書或化輶明牙可謂之輶不可謂之罔故引故書以正俗俾所以證其輪輶之義也亏車人注云渠謂車輶所謂牙其解渠字雖非而牙取輶義與此正同說文𠂔本訓牙木一曰車輶會也為別義而以𠂔為輶之會不直以為車輶不誤若阮氏直謂車輶謂之牙牙義全失矣牙廣厚之數具見鄭注中其長數未聞賈疏以為古者車輶屈一木為之固未可信阮氏合五合六亦難為據記云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牙之難揉如此其木之長可知如用五六短木可微削厚面圓之

不必揉揉亦何患有廉挫腫之病鄭子尹說當是屈兩木為兩半規其兩端各為筍使相交固存以參攷

鄭元云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者六尺六寸之輪牙圍一尺一寸三分其牙圍而漆其二者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鄭珍云凡為輪行澤者欲𠂔行山者欲𠂔至行平地必有常度在𠂔不𠂔之間此猶輶人極論大車之輶直無𠂔正以見輶之𠂔不直不𠂔也注所云牙厚就牙之踐地一邊言非兼投輶一邊謂牙上下同厚也凡牙之

車

二

厚其度皆如輶之廣小車輶廣三寸五分則牙厚亦三寸五分惟踐地一邊須不𠂔不𠂔自不能與投輶一邊同厚其制蓋亏牙內外兩邊距地一寸之處各微殺而下至牙厚九分一釐三豪三不盡則牙之踐地不削者只餘一寸六分六釐六不盡合兩邊距地一寸圍之昇三寸六分六釐六不盡居牙圍三分之一不漆則此二寸者俱踐地矣此注所以算不漆踐地者必并內外面各一寸計之也尋此不漆之度乃以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分居投輶一邊及內外兩邊投輶一邊如輶之廣占三寸五分內外兩邊各占一寸九分一釐六豪六不



盡亏是一尺一寸之牙圍其為四面廣狹皆尋的數而  
轂輻諸度之相定矣令者以記無明文由參互而尋不  
敢質言爾下注令輻廣三寸半語意亦然以周案鄭注  
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為踐地一邊內外之厚數非以  
上下言讀者皆誤會之故紛紛駁注子尹申注義極悖  
足以破羣疑矣顧牙數如輻廣舊說皆然鄭以小車輻  
廣三寸半反大弓大車數實未覈今以捐數定鑿淡以  
盤淡定輻廣大車之輻廣三寸小車之輻廣二寸五分  
牙厚如輻廣二寸五分下踐地一寸處殺之厚一寸三  
分寸之二其上下面之高三寸四分一釐六豪五不盡

車

三

合之為牙圍一尺一寸其去踐地內外面各一寸殺之  
并下面厚一寸三分寸之二為不漆者三分之一其去  
踐地一寸之上高二寸四分一釐六豪五不殺并上面  
厚二寸五分為漆者三分之二

程瑤田云記凡言圍而不見橢圓長方縱橫之數者圖  
者皆圍三而徑一方者皆圍四而徑一牙圍一尺一寸  
不見縱橫之數其材蓋正方四面各二寸七分半三分  
其圍不漆其踐地一分除踐地一面則內外面不漆者  
各四分五釐強鄭珍云程氏定輻廣三寸厚一寸明是  
長方也記止言股圍轂圍何嘗見縱橫之數然則何以

定牙圍必是正方而非長方乎

阮元云牙圍乃輻牙周匝之大圓圍尺一寸即牙大圓  
面寬之平度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足漆其近輻之二  
分寬七寸三分三釐三豪不漆其近地之一分寬三寸  
六分六釐六豪也自鄭誤注牙圍及漆牙之度即為言  
車制者首加一蔽凡圍皆指圍者如注是長方不尋曰  
圍不合一牙須堅故寬一尺一寸若寬祇三寸許太枵  
不合二綬三分寸之二是牙厚二寸互文今令牙厚一  
寸許太薄不合三椹其漆內尋六尺四寸中詘之三  
尺二寸為轂長轂太長應門不能容不合四車人言大車

車

四

轂徑一尺五寸合兩輻長四尺五寸兩牙圍三尺共九  
尺為輪崇與輪人相證其制益明若以一尺一寸為牙  
四面之數則車人所謂六分其輪崇一為牙圍又將何  
說不合五鄭珍云記諸言圍者輻是長方而言股圍轂  
圍蓋弓是正方而言股圍蚤圍何以見圍者乃謂之圍  
方者不尋為圍乎其云大窵大薄及以綬數見牙厚以  
大車證牙寬鄭時固不知經當作如此解宜其不合也  
依鄭漆輪法徹廣八尺外小穿各長二尺六寸軸通長  
一丈三尺二寸應門不能容其說誠然然應門必須兩  
車並行未見出何典記且以鄭計徹廣算之三分轂二



在輻外尋一尺九寸案此以較長三尺二寸除輻三寸五分又三分之而二在外尋一尺九寸兩轂三尺八寸內除兩輻數一寸三分零在微廣數內餘三尺六寸六分零加微廣八尺軸通長一丈一尺六寸六分零其出小窰容錯者兩端不過多二三寸卽令兩車並行亏二丈四尺之門亦未見不能容以周案牙者輻中之一木也圍者匝其一木之四面也輪之大圓謂之渠本無牙名故車人牙圓與渠分別言之二寸五分爲牙之上而承輻者一寸六分六釐六豪爲牙之下而踐地者此皆據牙內外兩面之厚言阮氏弓此未審而以輪之大圓當牙圍又以大圓二丈餘乃以此尺

車

五

一寸當牙面其說既遷就矣自謂有合弓車人大車之制又不顧其有違柏車之文而謂言車制者首加一蔽恐不足以此議鄭也

鄭眾云梓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梓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鄭元云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戴震云周三尺二寸者徑尺有五分之二弱鄭注用六觚之率周三圍一約計非圓率也程瑤田云梓內中誦尋三尺二寸五分四釐強阮元云梓者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也六尺六寸之輪除牙上下兩面不漆之三寸三分六釐六豪梓

之尋五尺八寸六分六釐六豪又中誦之是轂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此兵車之轂至長者也鄭珍云古之爲梓者尋梓陳材每四枋縱橫犇如井字層疊積之故士器謂之井梓凡度物之圓圍上取正中徑數若卽圓上量之必有偏左偏右之壅但弓國外作一方容圓量其方線如一卽尋中徑準數矣今取漆內中徑其方線正是井梓之形故曰梓其漆內此與下捐其轂並其輻廣並以彼象顯此象而此象之形制益明以周案當從鄭注梓其漆內謂不及不漆之大圓也戴說徑數是鄭子尹說梓字亦精

車

六

鄭眾云以其圍之防捐其轂捐讀爲桑螺蛸之蛸轂讀爲蜂轂之轂謂轂空壺中也鄭元云捐除也防三分之一也此轂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者也轂者猶言趨也蜂轂者眾輻之所趨也江永戴震說捐空轂中如壺然所以受軸以密率計之徑三寸五分之二弱林希逸以轂爲三十輻所建非也轂上三十孔受輻者經謂之鑿不謂之轂且受輻之孔廣必當半寸以上方可容輻而堅牢如以一尺有奇之地鑿三十孔一孔僅三分有奇以今尺折之僅二分有奇此孔詎能容輻乎以周案轂說文化棟云車轂中空也讀若轂轂棟







亦竝以鼓爲轂中空但司饗讀爲蜂鼓之鼓康成訓爲眾輻所趨皆指轂外建輻之鑿爲言非矣易繫辭之扞王制之仿竝當訓餘未嘗有參分之一之訓防當依說文化枋木理也物皆有理此言順轂木中直理除太轂中心木而爲鼓非言其圍以周案鄭注鼓亦爲轂之中空非謂輻鑿故云當輻謂之當者明非輻鑿也鼓與賢穿皆轂內空故鄭較下文賢穿之數又云如是乃與鼓相稱阮氏誤會鄭注固不可從其以鼓爲內空自嫌下文明言賢軹之圍卽是鼓圍義不尋先亏此別出故云數非言其圍以自圓其說此又誤會說文之空中爲

車

九

內空故語費枝節也破防爲枋謂順理施鑿亏記文亦未甚順

鄭元云五分其轂之長太一以爲賢太三以爲軹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太二也太二則尋六寸五分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鼓相稱也鄭珍云說文賢大目也从目畋聲與此賢音義皆同或本是賢字寫者增目成貝或賢有勝義遂名賢亦尋

也轂孔頭必嵌金釭使與軸之銅相摩切作孔之時預儲嵌金厚一寸之地圓金自寬多二寸深則止足容金自內卽圍徑與軸等大故有內徑外徑及嵌金之後外亦與軸等大而其孔是金非仍木也故曰凡大小穿皆謂金也轂孔之長非鑿所能穿古亦當用鍍漆王宗淶說大穿倍小穿此長轂所獨也五分軹開以一爲軸圍捐軸末而言其在輻內自大也以周案依記本文大穿倍小穿鄭意軸圍一尺三寸五分之二大穿太大故以軹之數乘之改太一爲太二竊謂鄭訂大穿之數是其穿金之說非也大穿在輻內徑六寸十分寸之一

車

十

強轂當輪輻徑五寸五分之二弱小穿在輪外徑四寸四十分寸之三弱皆據轂空內徑爲言相去各一寸其數相稱鄭注誤解轂防爲三分之一與小穿之數不合故云大小穿皆金以彌縫之子尹墨守鄭注倬甫又好作異說胥失之

程瑤田云注亏爲賢爲軹不復計其數之出亏轂長而非出亏轂圍并不計賢軹本未見圍字而強以賢軹之圍解之其數終不能脗合今據記文出數亏其轂長知爲飾轂之法五分其轂長截去一分以賢之截去三分以軹之中留一分不飾以置輻此用太字又一法軹當



為軹詩曰約軹鎔衡鄭珍云轂長與圓等數隨舉皆可  
何必須言圓賢軹卽是穹之名指言圓穹卽是圓徑非  
賢軹別是一物須亏其上指圓徑也無從言圓自不可  
言圓文正與輿人三分車廣太一以為隧一例如程氏  
將謂隧下必當見淡字而上不當言三分車之廣乎以  
周案子尹申鄭注甚當程說有四失破軹為軹一失太  
字作異解二失程既以軹為輻鑿又以賢軹為轂飾是  
記論治轂而獨不及受軸之空舍其大而詳其細亏義  
為疏三失程既以為輻廣三寸而此云雷五分之一置  
輻是輻廣又六寸四分矣四失鄭子尹王倬甫駁之

車

土

程瑤田云鄭注以金補空其說太鑿軸圓納轂必設銅  
令確之不做目驗今制為橢長鐵五六枚嵌于軸圓貫  
轂處與軸末齊平釭金今制余未目驗然銅金不尋加  
高亏軸則釭金亦豈尋加厚亏大小穹邪阮元云鄭氏  
既以防圓為轂圓因又有賢軹之圓毋乃歧錯因遷就  
為金厚一寸之說豈知賢軹之金不滿穹中刻轂兩末  
以容金厚而金釭之圓與大小穹之圓同徑其中相平  
乎鄭珍云正以金厚一寸故令穹之外徑增寬一寸為  
嵌金之地及其嵌訖金圓自與穹內圓齊平王宗淶云  
軸末圓八寸八分徑二寸八分零一毫零釭空寬亏軸

末四分徑三寸二分零一毫零置小穹徑四寸零七釐  
四豪零以釭徑除之餘八分七釐三豪零半之為小穹  
金厚則小穹釭金厚尋四分三釐四豪零軸當大穹處  
其圓徑無明文以大穹倍小穹例之大穹在內而任重  
其金厚亦當倍亏小穹推尋大穹金厚八分六釐八豪  
零以周案銅金固軸必微高亏軸而後軸不與轂確釭  
金固轂亦必微厚亏空而後轂不與軸確其確久金平  
而軸轂相切尙有出其鐵而厚之者程阮議鄭子尹守  
鄭胥失之

鄭元云容轂必直鄭司農讀容上屬曰軹空元謂容者

車

土

治轂為之形容也段玉裁云容如製甲必先為容之容  
先為容轂之范盛轂亏中以治之王宗淶云轂當作軸  
聲相涉也此句承上文說指轂之內言也下六句皆指  
轂外先鄭讀容上屬不辭後鄭以容為直轂之器如鑄  
金之有範也不知既鑿建輻容軸之空而始謀直轂亦  
昧攻木之次以周案鄭注形容謂量度其物也量度而  
治之謂之容洪範恩曰容是也凡空木必先攻內而後  
治外今匠家猶然為先外治過薄易裂也段氏謂先為  
容轂之范非鄭義王氏譏鄭非次輒破其字尤誤  
鄭元云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轆必負餘篆轂



約也幬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段玉裁云陳篆者刻畫其文而以革縷若絲嵌約之而後施膠施筋而後幬之以渾革而丸漆之而摩之革青白而後朱畫之鄭珍云轂約謂之篆鍾帶亦謂之篆皆指其圍繞一周者據巾車先鄭注篆讀爲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參之先鄭典瑞注瑑有圻瑑瑑起知篆以瑑起爲名其制弓轂幹刻之令起圻瑑一周刻此處微容卽彼處起圻瑑圻瑑卽篆當不止一處刻訖其狀蓋如竹形然後渾體厚播以膠密被以筋又播膠一層乃以革鞣之令革與容處圻瑑處皆緊相貼切則瑑起者亦隨革瑑起容突

車

車

分明矣以其周繞束轂故曰約非賴此約束其轂始固以周案記施膠必厚以下四句申明陳篆之篆篆爲轂約其法先施膠而加以筋其圻瑑自瑑起而後幬之以革丸之摩之漆之非別嵌以革縷若絲亦非削他處微容以成此圻瑑也段鄭兩說胥失之矣篆亦謂之幾少儀云車不雕幾鄭彼注云雕畫也幾附纏爲圻瑑也圻瑑卽經記所謂篆附纏卽注所謂約亦卽記所謂筋是也篆以筋周繞所以束轂也束不一處故曰必數鄭氏謂周繞如竹節尋之云非賴此約束又失其義矣又案段氏以篆爲匠家造嵌絲之漆本是但不取本文膠

筋而凡以革縷與絲爲說是其失也鄭氏以爲卽玉人瑑玉之法但木篆祇取附纏爲圻瑑無刻容義鄭注可據必以瑑玉之法解之亦泥

鄭元云旣摩革色青白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善之徵也賈公彥云此謂以革鞣轂訖尋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平之王宗淶云賈意謂丸在摩時摩在漆時是也今革旣摩色但青白未漆甚明以周案筋無膠不切革非漆則鞣丸之者所以出其圻瑑也摩之者將以加諸漆也丸在膠未乾之時摩在膠旣乾之後王說摩在漆時尋之但賈意實不如此疏云

車

西

待乾乃以石摩乾謂漆乾

毛詩傳云約軹鎔衡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鄭箋云約軹轂飾也戴震云以革幬轂謂之軹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于軹也段玉裁陳奐說攷工記轂長三爲軹尋尺九寸二分軹卽毛詩之軹字取此尺九寸二分以革約之而朱其革所謂約軹也鄭珍云約轂與幬革是兩事諸家說皆不愜軹卽幬革朱而約之乃是解約字蓋孤以上之轂旣五采畫其篆約則篆約之外皆朱漆也故曰朱而約之王宗淶云約軹卽說文約軹謂軹軹周匝轂幹如纏束然以周案篆爲轂約約轂與幬革記



分二事約者周纏其一處之篆幘者通冒其全體之革如戴氏說約幘混合不清然詩以約軹與錯衡對文軹必別有一物如王倬甫說軹卽所約之軹則約軹爲約其所約尤爲不辭說文之軹乃篆之異文篆軹音義相近與詩之軹字本別約自謂篆軹自謂幘革故字亦从革作軹爲篆之汰先施膠筋爲圻圻形後又幘以革其圻圻之形已隱約不可見以朱表之乃宛然如約軹矣然則非朱無以見約也故毛傳曰朱而約之一以見約實在軹內一以明詩之所以稱約軹此毛傳立訓之妙也鄭子尹知約幘之不可混而云朱其約之外不尋其

車

主

說而爲之辭段說沿程要謬

段玉裁云容車以下渾轂所同幘而朱之軹所獨鄭珍云篆惟孤以上始尋爲之幘爲上下通制以周案鄭注巾車以大夫夏綬爲無瑑安尋謂陳篆亦渾轂所同士機車爲不革輓亦安尋謂幘上下通制胥失之矣周官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故書夏篆爲夏緣鄭攄云夏赤也緣緣色或曰篆讀爲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鄭元云夏篆又采畫轂約也夏綬亦又采畫無瑑爾墨車不畫棧車不革輓而漆之惠士奇云夏小正元校者黑若緣色則緣色黑也司農

謂以赤黑色飾轂蓋雀頭色與毛傳軹朱而約之故司農以夏爲赤色康成謂以又采畫轂約者夏染五色故云然詩箋不破傳義尋兩通以周案孤以上當瑑起處朱之曰夏篆其不當篆處用夏綬襍色卿無瑑故直謂之夏綬大夫并無夏綬用黑色故曰墨車孤卿大夫之車皆以色言士車不曰綦明有漆也卿大夫不瑑起而仍有革輓士棧車獨以木名明無革也鄭子尹謹守鄭注亏此獨異之云士止幘革并不漆何居

鄭元云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戴震云輻廣不尋過三寸輻厚一寸

車

夫

奇程瑤田云車人輻博三寸厚三之一輪無大小輻廣不尋過三寸亦不尋不及三寸輪人所造之車轂圍較小亏車人之車其輻廣豈反加大乎阮元云牙厚三寸輻當滿牙其廣二寸大車輻厚三之一小車厚當三之二爲六分六釐六豪鄭珍云程阮皆逞私臆而未深求記文也大車小車以有任輕任重之別故其諸制廣狹高卑長短曲直各自爲度無一相同不應亏輻獨同王宗涑云程糾鄭違是也謂小車輻廣亦三寸則非車人輻廣三寸綬尋三分輻廣之一輪人云綬三分寸之二阮以爲亦尋輻廣三分之一則小車輻廣二寸明矣以



周案輻廣出數寸鑿淡故記云量其鑿淡以爲輻廣而鑿淡無見文以出數寸捐數餘徑之數可知也小車轂圍三尺二寸捐數以其圍之防徑五寸五分之一弱其餘各尋二寸五分強以爲鑿淡卽小車輻廣之數也大車轂圍四尺五寸捐數以其圍之防徑七寸強其餘各尋三寸強以爲鑿淡卽大車輻廣之數故車人云輻廣三寸鄭說輻廣三寸半戴說輻厚一寸奇皆過寸大車難信程說小車輻廣亦三寸亦誤阮王二說小車輻廣二寸其說較近

鄭眾云竝其輻廣以爲之弱竝讀如紘縹之紘謂度之

車

主

鄭元云弱箭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其類也戴震云箭厚蓋大半寸三分之二爲大漸殺之至末不尋過三分之一程瑤田云箭之厚其末必殺而廣則本末相等也鄭珍云竝字說文所無許君據故書止是紘字紘者用一條組先以一頭屬左旁冕箭上以一頭繞頤下屈而上屬之右旁餘爲飾冠冕訖左右組自箭斜下交弓頤成尖角形輻箭當入轂處其廣之兩面料殺以至弓端與弓之股端一枚同則是成尖角形之筈與紘正似故曰紘其輻以爲之弱其投轂也自入鑿至鑿心竝負轂迤邐相承一豪不能上僭而轂之壓輻以弱兩

車

六

邊計之直是壓七八寸則輻之承轂愈固而有力若江永戴震說箭是方筈弓轂身豪無承託之力承託全賴一邊二分弱未剡者以兩輻相距之地厚三分有奇則向內止長三寸餘之一薄木片而欲不破析也難矣以周案箭未必殺諸說皆然但戴程用江慎修說以爲殺其厚而方頭子尹又殺其廣成銳角形以子尹說爲長程瑤田云股圍八寸轂圍五寸三分三不盡阮元云以股博股厚二數推尋橢圓圍股圍五寸一分四釐一毫轂圍三寸四分二釐六毫鄭珍云八寸四分爲股圍五寸六分爲轂圍以周案股轂之說各異由輻廣之數未定也今定小車輻廣二寸半厚八分三釐三毫股圍六寸六分六釐六毫三分六厘一以爲轂圍尋四寸四分四釐四毫

鄭珍云箭爪爲輻上下之柄形制宜同箭既紘其股廣以爲尖筈明爪亦當紘其轂廣以爲尖筈箭之長既如鑿淡而盡轂之徑明爪之長亦當如鑿淡而盡牙之廣下文有契必足見已不啻明言之矣自轂廣兩邊斜殺交弓端一分長二寸九分強以周案輻向外一面直下爲倨向內一面刻曲爲句爪弓倨亦直弓句亦刻曲而銳凡揉輪輻先入轂鑿而後投牙如爪端方其揉牙時



勢難入鑿強一邊以相就則彼一邊亦必鬆而不固子尹說兩面相殺作銳角與纒數不合

記直以指牙牙尋則無槩而固不尋則有槩必足見鄭云槩撥也蜀人言撥曰槩鄭元云尋謂倨句鑿內相應也槩讀如涅从木熱省聲必足見言槩大也然則雖尋猶有槩但小耳賈公彥云輻直者爲倨牙曲者爲句輻牙雖有句曲至亏鑿內必正正則相尋先鄭讀槩爲危槩之槩後鄭讀如涅又解槩如字以其用木爲槩故从木也足乃據槩而言江永戴震說輻爪當作邊荀成倨句形其輻外直下爲倨內曲刻之爲句賈疏未尋鄭

車

九

義鄭珍云經云直以指牙是據投轂訖將入牙鑿時言牙之尋不尋至是而見此時輻直牙曲鄭所謂倨句非指此而何賈氏亏此實尋之以周案此記合牙成輪事子尹說是鄭注倨句當以江戴之說爲正但爪宜刻而銳不可方也子尹既從賈疏則鄭注鑿內之內當讀爲柄方通槩先鄭讀爲撥槩皆段借字說文楔機也機楔也段注云槩撥皆楔之借

戴震云鄭用牧說足者柄之下柄入鑿中而猶見其足鑿太寬之故程瑤田云足卽爪也不尋則爪牙相入處縫不齊密爪必外露王宗淩云槩倒入柄下小則不甚

可指別大則顯露若柄之下卽與鑿相尋無不外見用牧說誤程更甚亏用牧鄭珍云足槩之末也槩有厚薄無長短以不能進爲極鑿柄有一邊鬆卽槩無不進其末必露出踐地一面待不能進始削其首令齊平此不尋之徵也以周案足者槩之末也戴程說以足當爪王氏知見爪之說不可通而足仍據槩言其槩從踐地邊倒入則見足爲見槩之頭矣以頭爲足愈失其義槩蓋施亏爪之外面自輻順入鑿寬則槩末外見踐地處故曰足見據子尹說輻入牙處不化倨句形似外內二面俱施槩一邊鬆卽鬆邊見足

車

十

阮元云舊說爪長同牙面寬爪穿牙外出之加槩非是槩乃橫貫牙面制牙使不脫者王宗淩云如阮說則有槩立固亏無槩何以反至足見乎有槩必足見則古槩非橫貫牙面甚明以周案阮說固非王說亦未尋槩不可見足見足者未尋也有槩必見足証記意

記六尺有六寸之輪纒參分寸之一鄭元云輪算則車行不掉也三分寸之二者出亏輻股鑿之數也江永云舊用正柄蚤用邊柄上下鑿不相當令牙出亏輻股鑿三分寸之二則輻股微隆而重勢稍偏輪不掉向內矣纒非別有一物止是輪偏算之名程瑤田說爪非偏柄



居骹廣一寸六分六之中而骹亦居牙厚二寸七分半之中牙出骹之內外者各尋五分五釐弱謂之綬綬在牙注所謂綬者不在牙而在骹綬在骹則輻不直指齒爪相齟牙必不固矣鄭珍說綬數斷不尋牙股上求之注云出者牙出也牙所出弓輻股鑿者牙之內外邊不鑿者各有六分六釐六不盡是內外不鑿之地相等而鑿孔正居牙中也輻股向內一邊有六分六釐六不盡出牙邊之外牙向外之厚有六分六釐六不盡出股鑿之外而牙自平鑿自中輻自直惟牙厚與股鑿同是三寸五分而上下不正相對則牙厚較股鑿為偏出矣以

車

三

周案程氏申注義甚詳實非鄭意子尹知鄭意綬在牙不在骹而內外邊各有六分六釐六不盡是內外有兩綬矣并內外綬尋一寸三分強與記所云綬三分寸之二不合且綬以算出在外尋名內面安尋有綬耶牙與輻同廣舊說皆然小車之輻實止二寸五分鄭注三寸半之說本不足據骹廣一寸六分六釐六豪其近爪處佗倨句形約去三分之一牙弓內一邊宜留七分以安句中鑿孔廣一寸一分一釐強以投倨之爪外留六分六釐六豪以為綬之算綬者算出在外故鄭注匠人徹廣八尺弓旁加七寸必數綬三分寸之二其在內一邊

安句之餘止一分四釐強屬骹數內無所謂綬程鄭說胥失之

阮元云參分輻長股不殺者二分骹殺者一分但所殺之圍祇三分輻博殺其向外之一分非周圍殺之牙厚二寸試三分分之每分尋六分六釐六豪內一分與輻爪曲刻處相齊中一分為爪鑿外一分當輻骹殺處是日綬徐養原云股廣二寸其綱三分去一則骹廣一寸三分寸之一兩廣之較則輪之綬已輻有廣狹之綱又有厚薄之綱厚兩邊分綱廣一邊偏綱其不綱之邊仍直如弭車人云大車輻博三寸厚三之一又云大車崇

車

三

三柯綬寸其綱法與小車同輻博三寸謂股博也三分去一則骹博二寸也股博三寸骹博二寸則綬寸矣以周案阮徐二說皆以輻骹殺處當綬則鄭注數旁加七寸何必及綬一失輻骹殺外邊二失牙厚二寸三失輪人部長二尺桎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鄭元云桎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葢高一丈立乘也十分寸之一謂之枚為下起數也枚一分故書十與上二合為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為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賈公彥云故書十與上二合為廿字子春不從以周案二十字謂廿也說文廿二十并也合為



二十字謂故書合二十兩字爲廿故引杜說分之段懋堂改注二十字爲廿非王倬甫謂故書二十字連讀亦未是故書本不分讀卽連文化二十字曰杜子春讀四尺者二足矣何必迂回其辭如此也程長八尺一言可了記曰倍之四尺者二者古達常之程有曲有直左氏定九季傳云與之犀軒與直蓋箸蓋曰直明有其曲者也蓋之曲在程程長八尺其曲處之上有四尺曲處之下又有四尺故曰四尺者二所以明其上下同長且以見程之有曲此記文之簡而著者也王伯申改經作程長四之二尺者四不足爲訓

車

重

鄭元云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亏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弣弣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戴震云尋股長三尺四寸六分有奇李愔云鄭亦以己意爲之說百若爪末下部一尺亦豈不可爲弓曲乎以一尺爲句四尺爲弣則股面可尋三尺八寸有奇可以覆幹王宗淶云又尺四尺之弓爪末下部亦皆二尺以周案輪人記弓曲之高下以底軹底輪底軫爲準學者當以弓弓之長爲弣軹輪軫之廣爲股以求弓曲之句今乃各執一句之說以求其度無怪其不能悉合也王氏謂三蓋下部皆二尺更謬弓大大峻弓小小峻如

底軫之弓其爲弓者僅二尺餘而用二尺爲峻則吐水雖疾而雷反內入王氏蓋未之思矣

記弓長六尺謂之底軹又尺謂之底輪四尺謂之底軫故書底化秘杜子春云秘當爲底謂覆幹也鄭元云軹轂末也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寸旁減軹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弓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以周案杜注幹卽牽軹爲軸末之再鄭以六尺之弓不足及事故云轂末然弓曲四尺其減者下注云三尺幾半并近部平二尺其尋又尺四寸六分有奇倍之又加部廣蓋

車

重

徑一丈一尺五寸三分弱準以一丈一尺六寸之軹尙不及七分夫記謂之底者必過軹非不及軹此知爪末下部二尺之言非三蓋之通數也鄭注旁減軹內七寸之說戴東原鄭子尹皆從之程易疇王倬甫皆以爲非然轂不入輿下弓底軹之說更不合王倬甫因謂軹方四尺四寸又與輪人之文不合此記以底軹底輪底軫爲三蓋弓弓之準學者宜據弓弓之長及軹輪軫之廣以求弓弓之高下軹長一丈一尺六寸以倍弓六尺爲底軹其法置六尺之弓除近部平二尺餘四尺爲弣又置底軹六尺除部三寸近部二尺餘三尺七寸爲股



求其句尋一尺五寸零爲底軹弓之曲兩輪之間八尺以倍弓五尺爲底輪其法置五尺之弓除近部平一尺六寸六分六釐零餘三尺三寸三分三釐零爲弣又置底輪五尺除部三寸近部平一尺六寸六分六釐零餘三尺零三分三釐零爲股求其句尋一尺三寸零爲底輪弓之曲軹六尺六寸以倍弓四尺爲底軹其法置四尺之弓除近部平一尺三寸三分三釐零餘二尺六寸六分六釐零爲弣又置底軹四尺除部三寸近部平一尺三寸三分三釐零餘二尺三寸六分六釐零爲股求其句尋一尺二寸零爲底軹弓之曲記曰上尊

車

蓋

而穹卑則吐水疾而雷遠又曰蓋已卑是蔽目也申明穹之必曲而又不可過曲過曲蔽目而雷亦反不遠故底軹之穹二尺餘必不能同底軹底輪之句弓大大峻弓小小峻此物理之一定者也弓大句長弓小句短亦算法之一定者也且穹曲依此數卽人長過八尺除人目以上數寸亦不至蔽目矣賈疏謂人長九尺蓋高丈二尺此燕稽之言也

戴震云兵車乘車軹開六尺六寸轂入輿下者七寸其內地卽置伏兔以承軹王宗淶云轂入輿下七寸則剛伏安昇輿軹如兩伏承軹轂安昇入輿下輿人所云車

廣乃左右兩輪相距之度非軹距軹後左右同皆四尺四寸故六尺之弓自足覆軹卽戴誤以車廣卽軹開弓是鄭云旁減軌內戴云轂入輿下皆庶幾弓之足以底軹卽自相矛盾亦不暇顧以周案轂入輿下卻可疑處然非此不能合徹廣之數及底軹之度王氏乃出其轂而少其輿謂軹止四尺四寸則底軹之弓何須四尺王氏自謂底軹有餘亦知其難通也一可疑以車廣爲輪廣則輿人記輪度反不記輿度二可疑輿人以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以車廣爲輪廣則所謂參者兩物也三可疑記文下卽繼之曰參分車廣去一以

車

蓋

爲隱隱謂輿淡承上爲文如車廣非卽輿廣則隱義無所屬四可疑車乘三人或四人軹廣四尺四寸何以容之五可疑王氏此說極爲時人所傳而義之不安有如此

鄭元云鑿淡二寸有半對爲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弓舊則撓之平刻其下二分而內之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王宗淶云記二寸有半當是一寸有半之誤積鑿端二十八凡圍二寸八分達常圍三寸則鑿端處之部餘三寸者僅二分是每鑿端相距止有七豪強雖不傷達常其



傷部亦已甚矣斷不能施鑿以周案王氏此說可從

鄭元云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燕蓋禮所謂涼車謂蓋車與賈公彥云巾車五路皆不言蓋以其建旌旗故燕蓋王宗洙云巾車及輶輶蓋注云王平生時乘車建旌旗雨則張蓋當以彼注爲長道右王下則以蓋從是乘車本備特非雨非暑不拔去旌旗而設蓋爾蓋杠所入之孔卽旌旗杠所入之孔左宣四季射王貫笠轂笠蓋也據此兵車亦有時設蓋以周案王氏謂乘車有蓋是已道右掌弄道車王下則以蓋從左傳衛侯出奔使萇寅肉袒輶蓋齊侯賜敝無存犀車直蓋皆乘車有蓋之

車

圭

證王氏引左傳笠轂以當車蓋非也笠轂卽孫子所謂籠轂旌旗亦非插于棖空

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亦以禦矢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杜預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避人輶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以周案轂非可依之物杜說非也當從服注吳子圖國篇革車奄戶幔輪籠轂笠轂者籠轂也或說卽以幔輪當之亦非一說弓弓長六尺底軹笠轂者底軹之蓋也

受業無錫唐浩鎮  
次甲全校

### 車制通故二

禮書弟四十六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說輿人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車輿也輿廣六尺六寸王宗洙云車廣謂兩輪之相距也兩輪中夾一輿謂之車廣卽說文車訓輿輪總名之義也輪非輿人所爲而車廣記云輿人者因隧及式崇軫圍皆準以起度也輿廣當四尺四寸同于輿隧其形正方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其的證也以周案記文上言車廣下言隧其文相承如車廣非卽輿廣則隧亦非輿廣矣記以輪車衡爲三物如車卽是輪亦何尋云參乎必謂軫方象

車二

十

地是正方則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足豈亦正方乎姚姬傳以爲軫正方六尺六寸王氏因謂軾輿正方四尺四寸皆非也

鄭眾云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隧謂車輿濶也讀如鑽燧改火之燧鄭元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隧讀如遂字之遂姚眾云記軾之方以象地蓋軾方六尺六寸以後二尺二寸爲輿後其再廣如軾而濶四尺四寸設立木焉是爲收毛公云收軾也謂輿濶四尺四寸收于軾非謂軾名收以周案姚氏此說段懋堂濶以爲然又增出車後亦有直者橫者以接于軾之說攷說文軾大車後



也輶人云不援其軾必繙其牛後是也小車有後絕無經見且軾果正方記當云三分車長何反取數亏廣與果有後記當依參分其隧一在耑二在後之例云參分車長以二為隧一為後何尋謂之去一鄭子尹王倬甫皆辨之詳矣

鄭元云參分其隧一在耑二在後以揉其式兵車之式淡尺四寸三分寸之二高三尺三寸較兩輪上出式者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賈公彥云乘車亦同孔穎達云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耑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又弓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

車二

二

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江永云式有通指其地者經云三分隧一在耑二在後以揉其式是也有切指其木者經云式圖是也崇三尺三寸亦並式淡處言之故式木不止橫在車耑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人立車耑三分隧之一皆式之地也揉其式者蓋揉兩曲木自兩旁合弓耑不欲令折處有棱角觸礙人手如今人作椅子扶手然其兩端與兩輪之植軾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耑式一足履旁式左氏傳登軾而望是也崇三尺三寸三寸不及人之半要故御者可執轡射者可引弓而憑式須小俛也如

孔氏說較在橫木上則人憑式首觸較矣較崇五尺五寸及人之臂射者亦不優弓引弓橫木在較下必以筍貫入轡木而轡圍甚小如何能貫式木又如何能登軾式在耑陰板之內則車外不見式記如何云苟有車必見其式式上有皮覆之為轡若在板內如何能覆事事不合以周案江破孔疏甚詳明但輪不是板此又江之疏也注式淡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謂一在耑耑耑皆式也其長記無明文阮氏謂式長六尺六寸與輿廣等與記一在耑之文不符戴氏謂一在耑其上三面周以式二在後其上為較此較阮說為精其云式長九尺五寸三

車二

三

分寸之一左右較各長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說亦未覈式圖折非方折不尋有九尺五寸強較連反出之車百又不止二尺九寸強王倬甫以輿方四尺四寸式之兩偏又侈大軾半寸云式長六尺二寸一分強其說尤歧

鄭眾云軌謂式耑也書或作軌鄭元云軌是句軌治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轎式之所封持車正也以周案當從先鄭軾為輿後橫木之專名軾為輿耑橫木之專名毛詩傳陰揜軌箋以為揜軌在式耑少儀祭左右軌范注范讀為軌亦云車式耑初無輿下三面材之稱也若通



四面材言亦謂之軫記軫之方也以象地是也加軾與軾注云軾輿也亦通言例若通舟左右三面材言之謂之任正下文所言是也如軾亦有三面材之稱下任正句何必異其名

鄭元云凡任木目車持任之材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衡任者謂兩軾之閒也戴侗云軾人專言軾軸之法度安尋言輿下三面之材任正者軾衡任者軸任正者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為之圓卽下文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免之圓者也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圓卽下五分其軾圓以其一為之軸圓

車二

四

者也鄭珍云經云軾人始見軾圖者以軾軾同工而異圖軾圓出數寸車廣而軾圓出數寸軾長自上未著軾長卽無從著軾度此既出軾十尺則軾長之度已明故卽承下著其圓數以與衡軾同是任木故並著衡圓此經意也世儒以為三面材宜記寸輿人不應軾人為之而論及其度不慮衡是軾人所為而衡長之度在輿人見之軾方蓋圓及輪輻蓋弓之數旗旗弧旌之旂皆非軾人所為並詳論之此將何說以周案凡任木通下軸當免頸踵諸材而為寸軾人者為多故寸軾人言之輿下三面材雖為寸輿人其圓數出寸軾且與軾之當

免圓相應故類記之曰任正者任此正也正謂車正車正者輿也輿形方正故謂之車正其舟左右三面材之封軾式者與古文正字同故注云任正者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不及軾者軾任輕故其圓亦小也衡任者衡之任也衡之任重在中閒當軾頸處故注云兩軾之閒衡長已見寸輿人其圓未見故寸此著之任正之名統寸軾見衡任之名統寸衡非若軾軸有專名記人欲明其兩任木之重處故並以者字擬之者指事之習也任正衡任必參差言之者曰正任疑寸正下別有任材也曰任衡疑寸軾頸之持衡也任正者十分其軾之

車二

五

長明其出數寸軾也衡任者五分其長明其出數寸軾也軾軸亦任重之木下文又別記之明任正衡任之非軾軸也如戴仲達說記文任正衡任不應參差五分其長其字無屬軸當免上下複述語既傷纏衡及持車正諸圓不見文亦嫌漏無一可通也近儒多從其說而略變之鄭子尹已為之詳辨已又案子尹駁戴東原軸主任輿六尺六寸之說云輿入輿者七寸以為任輿則入輿之長誰非任輿者不以為任輿是承輿下者實止八尺二寸又不與軾圓數同斯語是已至軾之當免為任正之說阮氏駁之云任正若是軾當如衡任卽言其



長不應贅一輶字子尹乃據下文當免卽在輶上起圍數亦言其輶之長以爲不足以破之乃自立說曰經言輶長十一者爲當免之圍明不當免卽非此圍則當免任正不當免獨非任正乎子尹此說實亦不足以破之彼說當免爲任正者卽竊取鄭注兩輶之間爲衡任之義以此破彼則兩輶間爲衡任亦無以自解矣總之戴東原程易疇金輔之宋弓庭王倬甫諸家之失不出仲達皆未審弓記文者也阮氏之失王倬甫已辨之錢獻之附會鄭注尤不待辨

孔穎達云兵車舟輶至後輶深四尺四寸大車深八尺

車二

木

兵車之輶較大車爲淺故謂之淺輶賈公彥云兵車乘車橫廣後短大車柏車羊車皆方鄭珍云經注弓車之長無文今詳推車度其廣六尺六寸其長輿深四尺四寸後輶廣四寸一分舟輶之外廣四寸六分通長八尺二寸七分以周案隧四尺四寸卽謂輿深古無異說輶廣輶廣宜統弓四尺四寸之內不宜隧外加之輶人任正注云輶輶長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之二如子尹說輿長五尺二寸七分則輶之長宜丈五尺二寸七分而任正之圍亦有尺五寸二分無一可通者也

鄭眾云輶讀如旃僕之僕謂伏兔也馬融杜預說輶車下縛許慎云輶車伏兔也輶車伏兔下革也輶車軸縛也鄭元云輶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鈎心之木是也劉熙云履似人履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也又曰輶本輶茲依輶伏也伏弓軸上也鈎心從輿心下鈎軸也縛在車下與輿相連縛也戴震云輶輶實一字其下有革以縛弓軸焦循阮元說同段玉裁云依許伏兔名輶車軸之縛名輶迥然二物車軸縛謂以革若絲之類纏束弓軸以周案伏兔與縛皆車名伏兔爲輶縛爲輶說文釋名分言最明先鄭注輶曰伏兔馬鄭杜注輶曰輿

車二

七

下縛各舉其一言之合觀其文與說文釋名悉符輶非伏兔縛爲輶之別名非謂以革縛之故鄭注謂之縛木釋名特著其名說文亦曰車軸縛不曰革輿與軸兩不相屬其行時不相離者以輿心下有輶鈎連之故易以說輶爲不行象輶長言之曰縛木以其用言之亦曰鈎心之木鈎心者別以木鈎連輿軸之心非若後人楔孔之謂也自隋唐時輶輶二字不分故易釋文不載鄭注原文卽以伏兔當之弓是伏兔爲輶遂爲牢不可破之說其實古無是訓也左氏傳疏引子夏易傳有輶伏兔近輶之兩旁輶爲鈎心之木自在其中戴氏以輶爲



伏兔段氏以縛爲束軸皆沿舊譌而未之加察或說伏兔有二一在軸上一卽無棄爾輔之輔更屬杜撰又案車人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弄一在後以鑿其鉤鄭司農云鉤鉤心其實鉤與鉤心其制同其名有別大車兩轅無伏兔卽弓轅上設鉤是鉤在旁也故曰鉤不曰心小車設伏兔弓兩旁其鉤在輿心故曰鉤心鉤心者小車之專名也以鑿其鉤者鑿謂鑿其納鉤之孔鉤卽其入鑿之木其在小車鄭注所謂鉤心之木是也鉤心者釋名所謂從輿心下鉤軸是也凡輿軫輈輈伏兔上輈伏兔置軸上皆空空寂著其所以連縛輿

車二

八

軫輈軸使四者不相分離全恃鉤心之木無鉤心則輿軾輈軸皆離而不可行故易以輿說輈爲止象輈卽鉤心之木是也自輈輈二字不分而伏兔與鉤心之制亦不明江慎修知輿輈相離之不可行而謂後軾在輿下者餘一寸七分半輈踵爲缺曲以承之鄭子尹從其說又謂軾中有孔通弓輈踵以木插之江慎修又知輿軸相離之不可行而謂兔下有足鉗軸其上當連弓輿底鄭子尹從其說又謂底板厚一寸四分鑿深四分容鉤此皆以意言之弓輈並無見文殊不知輿輈之相連輿軸之相連皆由此鉤心之木經與注皆明著之無煩後

人肌度也

毛詩傳云重較卿士之車許慎云較車輈上曲銅鉤也各本作車輈上曲銅也段氏依文選李注作車輈上曲鉤也今依初學記二十五正輈車旁也劉熙云較在箱上爲宰較也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崔豹云車百古重較也或曰在車藩上重起如兩角然范處義云較高弓式一重故曰重較戴震云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曰重較毛傳因詩辭傳會非禮制陳奐云漢輿服志金薄繆龍爲輿倚較重較者有金重飾也王宗淶云車百反出下丞飾之通乎賢賤又弓反出車百之上刻木爲上曲之鉤與下丞之輈相參而重是爲重較此

車二

九

賢者所獨毛公以爲卿士車其證也以周案荀子及史記禮書彌龍以善威彌說文作詹云乘輿金百也車有耳者說文云輈車兩輈也从車耳聲輈爲車之兩旁耳象耳之下丞車兩輈謂之輈是車耳在兩輈也說文又云輈車耳反出也謂輈上橫木向弄反出其形下曲如丞耳故謂之耳亦謂之輈輈亦較也段氏云車耳卽較其反出者謂之輈是也卿士之車弓橫木之上更以銅爲耳向上反出形曲中鉤謂之重耳亦謂之重較對下曲如耳言之也阮氏謂車耳反出在輈版上王氏已駁之然王氏謂上曲鉤以本木爲之輈別以小木說亦無



據說文亏厝曰金百亏較曰上曲銅鉤函京賦亦云倚金較是上鉤以金不以木也段注說文增鉤字去銅字非且說文上曲銅鉤正尋周制段氏謂周較正方有隅以曲鉤為漢制尤非

毛詩條革金石家作鑒勒或作攸勒或作攸革蓋本三家詩也毛傳云條轡也革轡首也沖沖丞飾兒鄭箋云條革轡首丞也郭璞云轡首轡軻句革今作轡誤見詩段玉裁云說文無條有鑒毛詩條革皆鑒勒之譌傳條轡也轡下落首飾二字鑒所以飾轡首下云丞飾謂此飾也古之軻也轡也皆自人所把言之也古之轡首也勒也

車二

十

皆自馬首言之也箋絕無定說而采芑尤譌轡可言丞轡首不可言丞以周案條革之說不定由轡首之義不明也據說文馬勒口之鐵謂之銜亦謂之鑣馬絡頭之革謂之羈亦謂之勒勒者馬頭絡銜可以為羈銜之總名而不能冒轡且勒之飾有龍勒貝面其用金者謂之錫而亦無鑒名轡以繩為之下結亏勒所以制馬也上又接以革所以便轡也轡以革故名革亦謂之軻說文軻轡革也謂當人把轡之處也亦謂之轡首爾雅轡首謂之革謂革又在轡上也其轡首之下丞而飾之以銅者謂之鑒說文鑒轡首銅是也郭注以轡首為轡軻與

說文軻字注同鄭箋韓奕以轡首有小金環與說文鑒字注合然則毛詩之條革條當以鑒為正三家詩之鑒勒勒當以革為正而蓼蕭毛傳訓條為轡革為轡之首沖沖為轡首之丞飾循文立訓辭意亦順革本皮革字轡首之革必連條革為文故直訓條為轡必用三家詩義改易其文失毛意矣采芑箋云轡首丞即蓼蕭傳而合言之也其箋韓奕云謂轡首今誤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握之載見云條革轡首也通金飾兒此兩箋又隨經文轡首與金飾分釋之而意仍與采芑同謂箋絕無定說尤昧鄭意矣至段氏以勒為轡首鑒為勒飾經

車二

十二

傳注家無一可徵乃引唐宋所謂金勒者當之夏謬毛詩傳云尻鳥喙也鄭箋云條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握之段玉裁云小爾雅云銜扼也扼上者謂之鳥喙當從扼上說釋名馬曰鳥喙下向父馬頸似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詩尻者軻之假借傳鳥喙即小爾雅釋名之鳥喙也軻以為軻號以為辟鑒以飾勒金以飾軻本四事也鄭箋不用毛義以尻為握之段俗條革金尻為一事正義囑誤燭乃妄云尻鳥喙爾雅釋蟲文尻大蟲如指金尻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尻蟲然其說無理以周案段氏此說可從



鄭元云士昏禮婦車有祔祔車裳幃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固有益以周案襍記其轎有祔緇布裳帷注云祔輿甲邊緣裳帷圍棺者與此注異沈冠雲從彼注以祔與裳帷為二物盛庸三從此注以為帷裳與祔實一物竊謂車蓋之衣謂之祔亦謂之適容其四旁之緇帷謂之帷裳亦謂之輶軒此固以襍記注為正然婦車之擁蔽重在帷裳不在祔劉女傳貞順篇引禮云婦人出必輶軒故鄭此注直以裳帷釋之又云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固有蓋明祔自在蓋經舉祔以賅裳帷爾盛氏以為一物固非沈氏必據襍記注以駁此注亦未識鄭注

車二

經之苦心

賈逵說王賜晉文公大輅之服大輅金輅服虔說大路越席大路木路鄭元說禮祭天之大路為木路書顧命之大路為玉路以周案大路為天子乘車之總名注家隨文立解亏義自通若必執一說以定之勢將彼此互窒矣

鄭元云婦人不立乘異于男子孔穎達云男子倚乘婦人坐乘以周案賈子容經有坐車之容云坐乘以經坐之容視平衡曰經坐手撫式視五旅與舊通欲無顧顧不過輦又有立車之容云立乘以經立之容固顧正視平

抱鼓足闊二寸端面攝機端右持綬而左臂訕存劍之股正足體不搖肘日經立緯欲無顧顧不過輦是則君子在車固有坐立兩法矣鄭意男子乘車皆立惟安車斯坐乘故曲禮大夫致事乘安車注云安車坐乘然攷尚書大傳八十九者朝見乘車輶輪注云乘車安車則安車之異平時乘車者在輶輪非關坐不坐也

鄭元云大夫致事乘安車安車坐乘若今小車孔穎達云書傳略說致仕以朝乘車輶輪注云安車坐乘也言輶輪明其小也以周案言輶輪明其小也此孔疏釋注若今小車之義非書傳鄭注語儀禮經傳通解載書傳

車二

注無此七字可證陳氏輯書傳并疏文輯之非也漢制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高車亦曰大使車安車亦曰小使車大使車立乘小使車不立乘並見續輿服志及注引徐廣說車千秋傳云千秋季老上優之朝見尋乘小車入宮殿此鄭注安車若今小車之證也疏從庾蔚之說漢小車駕一馬而坐乘此說無據尚書大傳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則致仕之老明不乘單馬車矣據續輿服志小使車不立乘有駢是駕三馬也據史儒林申公傳安車駟馬迎申公是又駕四馬矣禮緯云天子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



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新序云國君之旗齊于軾大夫之旗齊于軾廣雅云天子十二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軾卿大夫七旒至軾士三旒至肩以周案旗天子曳地諸侯齊軾諸說皆同漢輿服續志大常十有二旒九仞曳地與禮緯亦同惟大夫士之旗其說各異攷車制軾高四尺軾高于軾三尺三寸較高于軾五尺五寸軾為轡之植者橫者與轡末之名軾同名而異等高與軾同新序齊軾與廣雅齊軾一也人立車上高于軾六尺諸侯齊軾短于天子四尺大夫齊軾短于諸侯三尺三寸士齊首短于大夫二尺餘若大夫齊較則短于諸侯五

車二

五

尺半高于士不及尺非其綦也是可據廣雅新序以訂禮緯之誤也服虔注左傳王黑斷靈姑鉞三尺用禮緯文失之新序言司馬子期為王旌以田其長曳地芊尹文斷之使齊軾此謂斷其旗也左傳言齊侯使王黑以靈姑鉞率請斷三尺而用之此謂斷其杠也服注以斷杠為斷旗既屬牽強且謂斷之使齊較而較太軾五尺半亦何昇斷三尺耶攷車旗之杠經注並無明文禮緯天子杠九仞諸侯七仞卿大夫五仞士三仞此言平時所建之杠似亦不能施之亏車

陳祥道說旗建亏車冉朱熹說建亏車後或說舊圖旗

建車左據保介在右準之當移亏右蓋建亏車右之戈後也以周案車制右主刺左主射舊說戈戟及矛建亏車右是也兵既建右旗當建左矣幽京賦云旗不脫局辭綜注局關也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局每門解下之今此門高不復脫局左傳宣十二年晉人以廣隧不能進楚人暴之脫局少進馬還又暴之拔旆投衡乃出服注局橫木校輪間據釋文正義一曰車旆橫木也服意局為闌校輪間之橫木說文橫闌木也漢書成帝紀大校獵師古云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為闌校車之闌木左右及旂三面皆有之茲云脫局謂脫其闌

車二

五

校之在輪間者為旗旆建亏斯也其實旗旆建亏車左之闌木而局又以闌之局脫則旗旆拔旆謂拔之亏闌木也如服注脫局即拔旆矣其引一曰者明車旂亦有闌校之橫木非謂旂有建亏車旂也釋名敘龍虎鳥蛇四旗云旂兆也建之亏後謂龜蛇之旂居北方亦非謂旂即建亏車後也王倬甫謂旗建亏與中蓋弓之榫孔更鑿

鄭珍云周禮軍將執晉鼓以鞀人計之晉鼓之木長六尺六寸徑四尺古之鼓面在兩旁若以面向人木之占地總六尺六寸式內外分居三尺餘軍將即須退式後



三尺餘擊之則身必立當箱軫之際若以面向側四尺之面亏式內亦居二尺其木適如車廣軍將居中手必繞出左右兩人之外乃及擊之若鼗鼓木長八尺更無可者釋夏官言仲冬教大閱中軍以鼗令鼓鼓人皆三鼓則臨戰所擊亦止是提鼗惟仲春教振旅辨鼓鐸之用故王以下所執不同也古提鼗之制其木必短建車上者附必曲木折向外令其面適當式再高或及膺乃便擊以周案吳語十行一變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韋注建鼓謂晉鼓與周官大司馬職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鼓文合亏變大

車二

夫

夫曰提鼓亏將軍特別之曰建鼓則建鼓卽晉鼓非提鼗明矣鄭氏謂軍將建鼗與經傳連如謂晉鼓之大有礙亏車豈用之亏仲春教振旅遂無礙乎知仲春教振旅可建晉鼓則臨戰之車亦何礙亏晉鼓也左傳伯勞射王汰駒及鼓跗則鼓高可知鼓跗值駒亦可知惟鼓高故鼓下可坐囚惟鼓跗值駒則鼓切軾焉故元帥之御必居左其木曲而向外則鼓在軾內未必居三尺餘其車隧四尺四寸亦無容息其無立處矣

增鎮海張惠瀾全校  
孫次乙

名物通故一

禮書第四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攷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鄭元云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亏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綱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以周案玉藻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注云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鄭意天子大圭終葵首四寸其杼皆二尺有六寸珽亦作理楚辭王注引相玉書云理大六寸自言葵首之廣賈疏謂六寸之珽據上不殺者是

物

一

以縱言如其說椎頭之長六寸其杼止有二尺四寸與玉藻之文不合不足據也禮書引孔穎達云二尺六寸皆然檢孔疏無是文蓋沿又案杼長也方言引楚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楚謂之仔葵謂之杼諸侯之笏詘焉故杼上殺天子搢珽方正故杼上終葵首不殺鄭注玉藻云殺猶杼注玉人云杼綱也疏家遂謂珽亦殺上失之

江永宋縣初說珽與大圭不同天子冕弁諸服常搢珽惟朝日搢大圭故典瑞特言之若大圭卽珽平時皆搢不必亏典瑞見之矣珽無終葵首之制玉藻言笏度二



尺有六寸尊卑皆然亦不長三尺也以周案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明天子常摯大圭也如江氏說玉人當云大圭以朝日何尋云天子服之孔穎達云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天子諸侯從中以上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王炎云記言其中博三寸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半以周案鄭注其殺六分而去一云首廣二寸半指諸侯不終葵首以下為文不關天子故曰天子

物

二

摯珽方正注云終葵首者弓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明天子終葵廣其首而方六寸但經無見文故引相玉書以證之孔疏謂天子亦從中以上漸殺其首至二寸半王氏又并殺其下大謬戴東原段懋堂又謂自中以上殺之至其首仍博三寸亦非陳氏禮書終葵首與杼同廣但弓首下佗左右缺大夫士笏皆圓首而方足夏謬孔疏云經特云其中博三寸明笏上下二首不博三寸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同字大夫士北面之臣宜俱殺其下夏字從聿圖引補今本脫夏字又似大此語自是夫士不殺其上

鄭元云笏諸侯茶茶讀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肅也詘謂圓殺其首不為椎頭以周案後直謂方故注訓肅詘為圓首再詘後直謂之茶茶者圓殺之也攷工弓人云斲目必茶又云寬緩以茶皆謂圓殺之不徑直

盧植云大夫以魚須及文竹為笏鄭元云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陸德明云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孔穎達云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王念孫云須與班聲不相近此節經文及釋文正義內須字皆頒字之誤頒與班古通說文鮫海魚皮可飾刀郭璞注山海

物

三

經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飾刀劍口以周案釋文引崔說及隱義破頒為頒魚頒文竹皆物名其說本盧孔疏引庾氏須如字讀文訓飾其說依鄭自後人以釋文附入正義于是兩說斯混而須字亦音通還切其誤始弓集韻唐猶不爾也王說不可盡信古人言鮫皮可飾刀劍並不云飾笏尚書大傳東海魚須鄭注云今以為簪司馬相如子虛賦靡魚須之橈旃張指注云以魚須為旃柄則魚須之大可知也王氏必謂魚皮可飾魚須不可飾亦膠柱之見

鄭阮禮圖云士竹笏飾以象牙孔穎達云士以竹為本



質以象牙飾其邊陳祥道云竹本尤堅貞而有節者士以節義為尚故笏用象牙以飾笏玉藻云季不順成君摯本蓋竹本也先儒謂以象飾其本誤矣宋蘇初云經注之意諸侯純用象大夫用竹刻為魚須之文而以象飾其本土則用無文之竹亦以象飾其本土竹句本象可也通大夫士以周案孔氏陳氏並竹本連讀非也鄭注君摯本云去珽茶珽士笏也士以竹為笏飾本以象讀士竹句本象句諸侯之笏用純象士以象飾其本季不順成則君不摯純象而摯其象之飾本者故曰摯本珽士笏宋說別備一解非注義也孔疏云此不用注義

物

四

固妄陳氏又從而斥之林氏通釋直鈔陳書又不察其違殊可怪也

陳祥道云典瑞曰摯大圭玉藻曰摯珽玉人曰天子服之荀子曰天子御珽摯之者服之也御者進之也天子諸侯之笏必以人進之大夫士則服之而已玉藻曰史進象笏諸侯之禮也以周案曰御曰服皆摯也荀子天子御珽諸侯御茶大夫服笏御亦服也互文爾玉藻史進象笏據大夫為文故曰將適公所曰指私朝云象笏通言爾陳說皆非說文無笏字古笏字本化習書曰在治習今文又俗化忽釋名云笏忽也君有教令及所啟

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未摯史進之既摯以朝君備忽

鄭元云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摯珽以與諸侯會同陳祥道云天子朝日執鎮圭摯大圭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摯茶大夫執聘圭者必摯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摯而已此所謂見天子無說笏也以周案以天子執圭摯珽推之陳說諸侯必摯茶大夫必摯笏是也其云合瑞後各執其摯此說無據

鄭元云習者臣見君所秉書恩對命者也徐廣云古者

物

五

賁賤皆執笏孔穎達云臣見君無不執笏王應麟云古者笏摯之以記事不執之以為儀宇文周百官始執笏以周案王說是也古書曰摯珽曰摯笏曰御珽曰服笏笏以御服為常非執之以為手儀古朝會禮周書王會最著其禮天子摯珽唐叔荀叔周公大公以下皆摯笏無言執者玉藻雖有執弓朝為下指畫君拜言鄭注云秉以書恩對命時言並非謂執以朝君也古者恩對命皆書于笏笏以記事非以朝君故子事父母亦摯笏職軍郊射亦摯笏如以見天子無說笏為必執以朝則射無說笏小功不說笏豈執朝版以將事乎無說笏云者



正以明其必摺也鄭注云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摺笏訓不說為摺甚當孔疏直以不說笏為執笏且云臣見君無不執笏千古無徵攷漢時吏見其長執笏亦曰持簿而臣見君尚無是制至北周始定為朝君之物非古也管子天子執玉笏以朝日乃後人竄改當依周官作執鎮圭右笏

鄭元云鎮圭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蓋以四鎮之山為琢飾圭長尺有二寸陳祥道云以四鎮為琢飾亏理或然王執之以朝日使者執之以徵守恤凶荒或曰鎮圭猶天府所謂玉鎮非四鎮也以周案鎮圭小行人作

物

六

璜圭典瑞故書亦作璜鄭司農云璜讀為鎮天府玉鎮注同璜為充耳之器故司農改讀為鎮璜嚴經音義云周禮有璜圭長尺二寸玉所祿飾也璜訓祿飾無據典瑞云王執鎮圭以朝日又云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鄭注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炎相依是珍圭與鎮圭別也陳氏從杜子春說珍亦即鎮未是其琢飾作山亏必上與璜圖在四角亦異

馬融云上宗奉同璜同者大同天下許慎云璜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繅冠古文作璜鄭元云一人奉同一人奉璜同酒杯虞翻云古月字似同從誤

佗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甚違不知蓋闕之義今經益金就佗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尋猶愈亏元孔穎達云禮與璽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醑皆用同奉酒知是璽名也玉人天子執璜四寸以朝諸侯鄭注四寸者以尊接卑以小為貴也圭頭衰銳其璜當下衰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此璜惟冒圭耳璽亦侑瑞其所以齊信未尋聞也以周案以下文祭醑用同觀之同為酒器甚明同今文作銅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故書同佗銅漢郊祀志同又佗鍾璜形似同曰自璜之古文或又加王佗璜周官故書

物

七

俗冒為之或又加王佗璜璜方四寸其冒圭之空在下面孔疏謂當下衰刻之如圭頭是也據說文云似繅冠似衰刻之空從兩旁洞達其下御覽引禮舊圖云圭制上小下大狀如繅鋒至冒乃似繅冠此正用許說者攷漢之繅冠本方末兩歧中空銳如圭頭攷工記車人為末底長尺有一寸先鄭注云底謂末下歧匠人耜廣五寸後鄭注云古者耜一金今之耜歧頭兩金底即耜耜即繅冠其形因說文之繅冠與鄭同其說璜自與鄭異也繅冠亦作繅錦至晉又變化▽形故郭璞注爾雅大磬謂之繅云繅形似繅錦是也後世又變化▽形謂之



絳鏡釋文云江南呼絳刀為鎗說文繫傳云絳鎗卽絳鏡是也顧輒後世之絳鏡無以解郭注之釋輒輒晉代之絳鎗亦無以解說文之釋瑄邵氏郝氏疏爾雅段氏桂氏王氏釋說文皆不足據阮氏以取泥孔之鐵掀當之夏謬今江南用漢絳冠之形為耒耜器謂之耒頭其啟土之絳鏡上又施分土之器謂之絳鎗其名皆失而形髣髴似之

陳祥道云王朝日輒鎮圭摺大圭見諸侯則輒瑄圭而大圭不摺則大保承之耳承與奉不同以周案書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瑄承亦奉也訓見詩箋陳說杜撰

物

八

孔穎達說冒圭王與諸侯朝覲所輒者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王與諸侯盟會所輒者陳祥道云小球蒲璧穀璧之類大球者桓圭躬圭之類以周案孔疏本鄭箋陳說別存一通

鄭元云公執桓圭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當為身誓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虞縹耳圭皆長七寸孔穎達云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為信其文縹細曲者為躬其文縹略以周案說文玉部璫桓圭也公所執木部桓亭郵裏也亭凡四植

鄭注檀弓云四植謂之桓此云雙植蓋據一面言之信圭躬圭鄭謂以人形為瑑飾其圭體同也或謂圭首有曲直非也陳氏禮書謂屈身為躬信躬為身身直躬曲古無是義或者并謂身面外躬面內尤鑿惠氏據大圭不瑑之文謂六瑞皆不瑑瑑者規聘之圭璧亦難信

記禮記云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鄭元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子男執璧此贊者失之矣以周案此文上下俱說圭子男五寸記璧之圓徑不別言之文略耳或說周官玉人故書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

物

九

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五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此贊大行文本侯七寸伯五寸後人亂竄易之崔靈恩云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鬲崇義云鄭阮梁正等圖禮天主璧皆長九寸厚寸未知崔氏據何文以為說以周案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故鄭阮禮圖云蒼璧九寸崔氏以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例之故云圭璧皆長尺有二寸兩說各有依據今從崔說

白虎通義云禮曰圓中身外曰琮許慎云琮瑞玉大八寸似車釭鄭元云琮八方象地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



厚寸射其外鉏耳賈公彥云并角徑之爲尺二寸據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其外鉏耳八角鋒陳祥道云地體方而四隅有維蓋所射者四角而已八角之說未聞以周案琮如以兩正方參互相疊遂成八銳角角各射二寸揜其八銳角視之成圓形故禮曰圓中牙外說文曰大八寸似車鉏揜其相對四角視之參互成兩方形故注曰琮八方大琮謂之內鎮宗后守之故注曰象地地分八方始亏易八卦方位琮有八角取諸此漢碑所圖或作五角或作十角陳說大謬

潘徽云即江都集禮見蕭氏圖敘依漢世諸儒所論白虎通說琮外

物

十

方內圓有好晶崇義云玉人職說諸琮形狀皆不言琮有好故賈疏特圖大琮無好者欲明諸琮皆無好也以周案白虎通義圓中牙外曰琮謂牙以內其形本圓也後有圖可按視之又云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后夫人之財也外牙申言直內湊申言圓牙雖衰剝視內圓爲直內圓非孔故曰內湊湊者合也豈孔之之謂乎曰后夫人之財是據琮爲文玉人曰琮琮八寸諸侯以盲夫人是也琮琮牙內圓處有珠飾故曰象聚會自圖琮者失其制而白虎通之義不明潘氏遂滋異說矣近陳卓人疏證又爲潘氏右袒未免

失察 又案據蕭氏言賈疏有大琮無好圖檢攷工記鳧氏職疏有云卽所圖是云據上所圖說外有銑闕匠人職疏有云此圖略舉一成亏一角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此皆賈疏有圖之證也王溥五代會要三引阮謐三禮圖黃琮無好此賈疏大琮無好所本也

崔靈恩云黃琮所以禮地其長十寸以法地數晶崇義云黃琮禮地比大琮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寸案記郊特牲疏引先師說祀中央黃帝亦用黃琮其琮宜九寸以別亏地祇以周案五代會要引崔氏說黃琮十寸以法地數晶說黃琮八寸無義又說祀中央黃

物

士

帝用九寸何據

鄭眾云四圭有邸亏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亏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爲抵欺之抵以周案爾雅釋器邸謂之抵釋言抵本也鄭注玉人兩圭有邸云儻其本也儻謂兩足相對則四圭有邸者亦四圭同本其末四出相對也

賈公彥云玉人四圭尺有二寸蓋四面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爲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又等以周案典瑞四圭有邸記文不云有邸則尺二寸爲四圭各



長之數也下記兩圭五寸亏有邸亦別言之可見典璫此疏是也玉人疏又自疑兩畔總計為尺二寸失之兩圭五寸亦謂各出邸五寸畧圖依玉人疏云各琢出二寸半亦非

陳祥道云璧天象也故四圭邸璧以祀天琮地象也則兩圭當邸琮以祀地日月星辰天類也故一圭邸璧山川地類也則當一璋邸琮以周案舊圖兩圭亦邸璧而記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文次亏大琮琮琮之下琮琮之將則兩圭邸琮信而有徵矣璋亦邸琮故曰璋邸射素功射即大琮射四寸之射其射素功謂有異

物

圭

亏兩圭之刮磨也舊說射謂向上衰卻之素功謂無璋飾俱未當

許慎云琮發兵瑞玉為虎文畧崇義云鄭圖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案孫氏符瑞圖云白虎齒方義獸白色黑文一名騶虞尾倍其身尙書大傳載宐生等之於陵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虞鄭曰虞蓋騶虞也周書曰英林齒百若虎豹尾長參倍其身於陵英林音相近孔廣森云六玉之名半圭曰璋半璧曰璫琮當是半琮耳琮外為捷盧若鋸齒半之則背上有齟齬刻者似伏虎故謂之琮猶齧亦非化鳥形也鄭司農說身

璋琮以為牙身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然則刻齒即虎象矣以周案古發兵用牙璋璋典瑞玉人詳其文許見漢發兵用銅虎符因謂古用琮無徵云琮為虎文其說是也畧引鄭圖高三寸蓋謂玉圖者以為虎高失其傳耳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曰璧琮圭璋璜如琮亏玉上受化虎形與璧琮圭璋璜諸玉全不相類矣孔說別倫一義

鄭眾云琮圭無鋒茲故治德以結好琮圭有鋒茲故以易行除慝鄭元云琮猶圓也凡圭剡上寸半琮圭剡半以上又半為瑑飾賈公彥云琮圭判規判半也凡圭剡

物

圭

上寸半琮圭剡半以上至首而規戴震云琮琮之名以剡上之寸半為別也凡圭直剡之倨句磨折上端中矩琮圭穹隆而起宛然上見琮圭左右剡切而下如規之判以周案玉人判規之義以戴說為合但戴氏以凡圭例之僅剡寸半鄭則謂剡半以上此其異也說文云琮上起美色也即本先鄭之義上起謂鋒之長美色謂光也此圭鋒上起與他圭別故注以為剡半以上蓋琮之言宛其首宛然上見琮之言剡其首剡然上起剡然上起者其半以上如規之判也鄭義如此非以半釋判也賈疏失之且謂至首而規又何異于琮圭乎 又案



說文璋炎連文璋下曰剡上為圭半圭為璋炎下曰上起美色上起別剡上之辭淺人不解亏篆下增璧字起屬美色為文大謬炎非璧起美色亦不獨此玉

杜子春云典瑞珍圭以徵召珍當為鎮書亦或為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鄭元云珍圭王使之瑞節當與琬炎相依以周案鎮圭王所守非使者可執珍圭形制漢已失傳故鄭亦不能確言之亏是徵召以璜徵召以璋異說滋起

周官典瑞璧琕以起度玉人職云璧琕度尺好三寸以為度鄭眾云琕徑也好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

物

五

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鄭元云琕不圓之兒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賈公彥云引爾雅者欲見此璧好三寸肉各三寸兩畔共六寸是肉倍好其九寸也造此璧時應圓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袤則上下一尺廣八寸陳祥道云璧琕袤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十寸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故黼黻十寸內方八寸而為嘉量幣長一丈八尺而為制幣此皆璧琕縱橫之尺然也程瑤田云爾雅郭注好倍肉孔大亏過若一孔過適等據經注謂若璧孔一寸則過二寸合兩過及孔其徑五寸也

周官璧琕典瑞曰以起度玉人曰以為度蓋造此以度物猶周髀算經所用之折矩也度尺好三寸琕之則其廣必狹亏袤當尋八寸或漢時尙有此物鄭氏目驗而知之也而與爾雅肉好倍一之度法兩不相謀阮元云爾雅肉倍亏好即名為璧若中好三寸則上下之肉各三寸共成九寸此璧之常制故玉人云璧琕九寸別有盈尺之璧較之九寸之璧琕餘一寸即名為璧琕猶曰琕璧也此璧亏上下肉三寸之外各琕半寸合成一寸且是周圍正圓皆琕半寸合成一寸也以起度者以此璧即命為一尺凡度量皆可從此推起猶玉人以鼻琕

物

五

為權也鄭司農說本不誤如康成說是橢圓形矣非周禮爾雅本義以周案璧以九寸為極則玉人云璧琕九寸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鄭阮二圖亦云九寸茲璧以起度之故衰益之為一尺廣損之為八寸衰廣參差者所以相較起度也駟琕以為權而亦有五寸七寸之異義亦同此謂之璧琕者所以別他璧且以明其橢圓也若曰琕璧似正圓矣鄭義當有所據程氏釋爾雅非以璧琕為橢圓是阮說與程相反別備一通其均會先鄭意亦非攷典瑞先鄭注云琕長也此璧徑長尺亦謂橢圓形矣



許慎云琬琰玉之琬鄭元云駟琬以為權駟讀為組以組繫之因名焉鄭司農云以為稱錘以起量段玉裁云玉人駟琬五寸駟琬七寸又云琬琬八寸則駟琬非琬明矣似讀駟為琬訓琬琬失之

白虎通義云五瑞謂珪璧琬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有二寸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身外曰琬以周案舊說天子巡狩輯五瑞據周官典瑞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為言說文瑞以玉為信也珪璧及琬璜璋皆以為信故白虎諸儒又以此為五瑞方中圓外曰璧又與諸書不合

物

其

聶氏云爾雅肉倍好謂之璧若好方則四角侵肉而不成倍其說是也

攷工記玉人云圭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眾云全純色龍當為龙尤謂襍色許慎云全純玉駟四玉一石瓚三玉二石將玉石半相埒鄭元云全純玉也瓚讀為簪履之履龍瓚將皆襍名卑者下尊以輕重為瑩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賈公彥云先鄭云全純色後鄭以為純玉鄭異義駁云玉襍則色襍則玉全色亦全也盈不足術曰玉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公侯同四玉一石而龍瓚異

者蓋玉色有別也以周案許說蓋本賈達解詁與鄭注異白虎通義云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俱三玉二石賈疏引緯稽命徵文亦同皆如鄭說但公侯合為一伯下同子男與記文不合當從許說龍尤古通尤有襍義瓚注讀如簪履之履玉篇履為饋之古文說文饋以羹饒飯也內則鄭注狼臚中膏以煎稻米似今膏履故此注以瓚為襍名將埒形近玉石半相將與相埒意同

物

其

周官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觀宗遇弓王瑑圭璋璜以規聘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白虎通義云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琬以起土功之事何休云禮珪以朝璧以聘琬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以周案典瑞之文禮古文家宗之白虎通義云云為今文家說而與公羊今文家又不同宜從古文家

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云肉邊也好孔也肉好若一邊孔適等以周案說文金玉之王無點有點之玉謂之朽玉孔謂之好者琢去其朽玉而成美器之名也淮南說林篇云白璽有考



汜論篇云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卽朽玉之朽璜璜皆以玉之有朽者爲之故瑞玉以圭爲上璧次之璜又次之璧肉倍好其玉之朽者小瑗好倍肉其玉之朽者必大故茲三玉以璧爲上環次之瑗又次之

陳祥道云王之大圭長三尺諸侯之圭長不過九寸錫爾介圭以尺有二寸使寶之而已書之介圭卽大圭也孔安國以書之介圭爲王之守圭長尺二寸毛氏以崧高韓瓘之介圭爲公之守圭九寸鄭氏以崧高之介圭爲所錫之圭尺二寸韓瓘之介圭爲高王者然王與公之守圭曰鎮圭桓圭而已不謂之介義當從鄭以周案

物

六

天子鎮圭尺二寸諸侯瑞圭九寸以下禮有明文爾雅云圭大尺有二寸謂之玠又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則鎮圭裸圭皆謂之玠圭也介與玠通崧高之錫爾介圭謂錫以裸圭卽所謂錫爾圭瓚是也箋云圭長尺有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瑞圭其說甚明韓瓘之以其介圭箋謂觀宣王奉高禮貢國所出之寶亦以爲錫圭之用而顧命之介圭鄭注雖佚其必以爲裸圭可知大保取介圭謂奉裸圭大保秉璋以醑謂執裸璋介圭之爲裸圭文義尤顯僞孔以爲天子之守圭非也崧高毛傳以介圭爲諸侯之瑞圭鄭箋已明駁之

攷工記玉人大璋中璋邊璋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眾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鄭元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衡古文橫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大璋加文飾中璋殺文飾邊璋半文飾梁正云三璋之勺鼻爲獐犬之首其柄則畫以雞尾皆不盈寸

御覽引禮圖

陳祥道云古有圭瓚璋瓚而無下繫

有鼻而無龍口以周案圭瓚璋瓚其形相似而大小不同典瑞注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繫口徑一尺御覽引鄭阮禮圖云圭瓚受四升

與注異

徑八寸形

如槃其柄以圭有流注此皆言圭瓚之制也玉人所言

物

九

鼻寸衡四寸爲璋瓚制戴氏攷工記圖據玉人文以爲圭瓚誤也鼻爲龍首兩鄭注同古器作龍首多質不如鼉圖所繪須角畢肖故梁正禮圖又以爲獐犬首陳說不足據衡四寸謂勺徑四寸當從後鄭注先鄭龍頭梁正雞尾亦未可據又案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說文駢四玉一石瓚三玉二石瑑玉石半相瑑此皆泛記用玉爲飾之等陳氏禮書據以釋裸圭之瓚亦非裸圭之瓚用金不用玉故曰黃金勺詩僖玉瓚玉指其柄之圭璋

右玉

鄭眾云圭纁五就纁讀爲藻率之藻五就五匝也一匝



為一就鄭元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廣衰各如其玉之大小此句觀就成也皆有元纁繫繫無事則以繫玉因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絳為地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璫賈公彥云此依漢禮器制度而言也木板大小一如玉制然後以韋衣包之元纁為地上加五采上下皆據丞之上下為言陳祥道云纁織絲為之廣弓玉敖繼公云記文皆元纁句絕朝聘之纁皆以元纁之帛為之表元而纁裏以周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寸博三寸云皆者明纁與圭大小長短悉同也如陳說織絲

物

圭

為纁身尋有半寸之厚纁廣弓玉又何以解三寸之博記又云皆元纁繫長尺絢組此言繫組之制也纁以藉玉繫以聯玉與纁組又所以飾繫者敖氏以皆元纁上屬纁言戴東原從其說其意謂繫曰絢組已著其色皆元纁句義當上屬然鄭之所以下屬諸繫者亦謂上文朱白蒼朱綠纁已著其色也如以此為纁地攷董子繁露云主天法商玉厚九分白藻五絲主地法夏玉厚八分白藻四絲主天法質玉厚七分白藻三絲主地法文玉厚六分白藻二絲據董子言是三代圭纁皆以白為地非元纁也五絲四絲三絲二絲即五采四采三采二

采之謂典瑞無四采之文惠半農禮說謂是二王之後是也鄭注以纁文為畫據繫露文以為帶所傳異也說文玉部璫玉飾如水藻之文虞書曰璫火粉米玉飾為本義璫火為段義纁所以飾玉者也故璫亦為圭纁字鄭注聘禮所謂纁今文作璫是也璫為玉飾鄭注典瑞設其服飾亦云服玉之飾謂纁藉此璫之引申義也其義為玉飾故字作璫其畫以水藻之文故字通作藻其文用絲故字又通作纁藻水草也纁繹繹為絲也皆段俗字又案鄭云以韋衣木利用畫據董子其采用絲是五采三采之文又安用水藻之飾邪

物

圭

賈公彥云纁有二種一以木為中幹以韋衣之其拜則以藉圭一以絢組為之所以繫玉弓韋版李如圭云纁者以韋衣木畫以襍采以之薦玉又以五采組繫焉褚寅亮云疏云繫玉弓上仍明相須為用非判然二物故總名曰藉但經文各有所指聘禮祗纁屈纁指其絢組而言也觀禮與圭纁上指其韋版而言也疏恐人誤認注中藉玉之文故言鄭和合解之以圓其說後人紛詰殊可不必

鄭元云聘禮記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飾以三色再就也問諸侯朱綠纁八寸二采再就



降于天子也賈公彥云三色再就者就卽等也是一采爲再就三采卽六等也二采再就者此臣禮與君異其二采雖與子男同但一采爲一匝二采爲再匝是四等今臣一采爲一就二采共爲再就是二采當君一采之處以周案襍記云圭纁三采六等文與聘禮記同鄭注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孔疏引記文作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今本脫下三字當據補孔疏云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爲兩等相間而爲六等也鄭注二采再就再當作一記云朱絲纁不重朱絲明一就也典瑞云瑑圭瑑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類聘是卿大夫

物

圭

每采惟一等二采共一就鄭注斷不顯違其文而云二采再就也賈疏不知其字有誤循文強解固不足信其混就與等爲一尤謬

孔穎達云聘禮記朝天子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是一采爲二等相間爲六等也若五等諸侯皆一采爲一就典瑞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爲一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絲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瑑瑑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類聘此謂卿大夫每采惟一等是二采共一就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則纁五采五就亦

一采爲一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賈公彥云三采者一采爲一就二采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尋與君同是以二采共爲一行凡言就者或兩行名爲一就典瑞上下文是也或一匝爲一就就卽等也聘禮記曰纁三采六等朱白蒼以周案賈意典瑞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再就是一匝爲一就又二采一就及聘禮記三采六等則二采合成一匝爲一就也典瑞上下文同而分作兩解其誰信之孔疏說卿大夫朝天子及類聘諸侯其說皆勝賈疏而謂天子及五等侯皆止二就與典瑞本文三就五就顯違皆由等就行之辨未明也行爲

物

圭

等之同色等爲就之別采就爲等之總名孔賈誤以等當就賈又誤以就爲行賈疏謂聘賓二采再就與子男同其說固謬孔疏謂公侯伯三采三就與卿大夫朝天子三采六等同其說亦謬據鄭注三采再就爲朱白蒼朱白蒼六等則三采三就有朱白蒼朱白蒼朱白蒼九等矣二采一就爲上朱下絲二等則二采再就有朱絲朱絲四等矣天子五采五就當有二十五等五采蓋用黃黑朱白蒼土器禮注齊以三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卽用此文器大記天子齊以五采大夫齊以三采孔疏云大夫降黃黑也是五采用黃黑朱白蒼矣



戴震云典瑞之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再就皆謂一采匝爲就二采一就則謂二采合成一匝故曰一就也聘禮記之三采六等謂三采爲三就者重之則六等然則五采五就重之則十等二采再就重之則四等二采一就重之則二等典瑞言其就不言其等聘禮記言其等不言其就合之乃全以周案大行人注云每處五采備爲一就是就爲采備之名戴氏謂一采匝爲就非也聘禮記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則六等卽六采也以色言之謂之采以就言之謂之等等者就之別采也戴氏反訓等爲重其就亦失其義也

物

畫

金榜云典絲注采色一成曰就大行人注每處五采備爲一就聘禮注三采六等爲三色再就是朱白蒼爲一就重言朱白蒼爲再就由是堊之天子之纁五采備爲一就公侯伯三采備爲一就子男二采備爲一就其著明矣采備爲就采別爲等等又謂之行典瑞三采三就聘禮記三采二就禮文或損或益抑記人之異說誠不可強同者熊氏因禮記注畫之爲再行遂謂采別二行爲一就以三采六等與典瑞三采三就相傳合賈孔之徒因循其誤蓋由讀注未審以周案金氏說采備爲就采別爲等是已云等又謂之行其說猶非禮記三采六

等注云以朱白蒼畫之爲再行亏等曰六亏行曰再是行與等有別也聘禮記朝天子三采再就爲上公使卿朝王之禮孔疏本是與典瑞公朝王三采三就本不相觸鄭注謂諸侯使卿大夫覲聘之玉各降其君一等據鄭國爲言卽下所謂問諸侯朱絲纁八寸是也其朝天子易桓圭爲瑑圭減三采爲再就自有別亏問諸侯矣金氏以聘禮記之朝天子爲公自朝宜其與典瑞不相合

物

畫

鄭元云有藉則褻無藉則襲藉藻也有藻爲文褻亦文無藻爲質襲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褻亦是也熊安生云朝時用圭璋特寶主俱襲官時用璧琮加束帛寶主俱褻賈公彥云屈纁爲無藉衆纁爲有藉李如圭云衆者衆之向下屈者屈之亏手凡言屈衆者皆據組言之以周案纁以藉圭璋束帛以藉璧琮故纁亦謂之藉而藉玉不必皆纁屈纁衆纁自以組言有藉無藉以束帛言典瑞云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規聘是纁藉者圭璋璧琮皆有之無所謂有藉無藉之分惟束帛加藉璧琮而不施亏圭璋故禮以有藉無藉爲言楊信齋辨此已明

右纁藉

馬融云書三帛三孤所執也鄭元云三帛所以薦玉也



受瑞王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為纁也王肅云三帛纁元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輅皮帛其輅之色未詳聞或曰孤輅元諸侯之適子輅纁附庸輅黃以周案三帛之說王氏為近云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輅皮帛據周官典命大行人為文大宗伯射人孤輅皮帛是王之孤亦爾也王氏遺之其所輅之色禮無其文王氏意言也

鄭元云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故書淳為數杜子春讀為純純謂幅廣也制為匹長純制天子巡狩禮所云制幣

物

圭

丈八尺純四狶與賈公彥云鄭答志云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太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寸為幅長四寸為匹見漢食貨志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為每端二丈兩端相合四丈見禮記鄭注巡狩禮云制丈八尺純四狶狶古咫字此為制幣之法朝聘亦用此幣故鄭注聘禮制元纁又引朝貢禮純四只制丈八尺是兩幣長廣之數有不同也兩後人謂之匹匹取匹耦之意匹猶兩也古者布帛皆從兩端相向對卷故曰兩曰匹今從一端循摺而謂之匹失其義矣凡匹兩端一束五兩有

十端非十匹

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夫人元纁束帛加琮周官小行人六幣璧以帛琮以錦鄭元云帛今之璧色繒也敖繼公云享束帛不言元纁文省胡培翬云聘禮不用束錦者辟享后也以周案經有詳而省後者亦有舉後而包焉茲非其例鄭注大宗伯孤輅皮帛亦云帛如今璧色繒明其與璧同色有異元纁者也璧色白鄭注虞書三帛謂赤黑白三色禮注意同賈疏未明胡氏惑于敖說遂以元纁當璧色誤矣凡帛皆純色錦則織以襍采古人行禮賁純故帛重于錦聘禮聘享以束帛私覲以束

物

圭

錦公會大夫禮侑以束帛大夫相會侑以束錦冠禮酬賓以束帛昏禮酬從者以束錦小行人之六幣曰以和諸侯之好故則琮以錦者其天子下聘諸侯之禮與胡說聘禮用束帛辟王后于錦帛之輕重全未之攷右束馬融云書如五器上五玉鄭元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輅之而已皆去器以周案鄭注周官云自雉以下輅之無飾此云飾雉有譌當云飾羔飾鴈雉輅之

賈公彥云三公輅璧與子男同則三公亦服毳冕陳祥



道云輅圭乃公常禮璧特射時所輅以周案諸經言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此邦國之朝玉也其言璧琮高天子琮琮高夫人注家謂五等諸侯高天子用璧高后用琮二王之後用圭璋其弓諸侯亦用璧琮子男弓諸侯用琥璜此邦國之高玉也射人言三公輅璧孤輅皮帛卿羔大夫雁此自明臣下之擊爾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等邦國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則臣下之擊自與邦國之擊不同也大宗伯作禽擊云孤輅皮帛卿輅羔大夫輅鴈士輅雉庶人輅鶩工商輅雞亦不及三公明三公賢不用禽擊推而上之則三公宜

物

表

輅璧矣又推而上之則三公之九命者宜輅圭矣故周公告三王植璧秉圭賈疏弓此既未詳明陳氏乃謂璧特射時所輅亦失之也

鄭元云孤輅皮帛束帛而裹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天子之孤飾擊以虎皮公之孤飾擊以豹皮凡擊無庭實以周案孤以皮為擊而加之以帛如鄭注孤以帛為擊與上以禽作六摯語不合天子之孤用虎皮公之孤用豹皮亦無見文云凡擊無庭實自明聘禮庭實尋又用虎豹皮也顧聘賓用虎豹以高所以明其君之能服猛也公之孤以為擊豈亦自示此意乎凡言示君德擊明

己意似未可同矣

參見下

鄭元云大夫相見以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方苞王引之說鴈舒鴈即鶩也以周案說文雁身也鴈鵠也爾雅舒鴈鵠作鴈鹵鴈鴈門作雁與說文合羔鴈二摯皆用生似以舒鴈為合若雁非常有之物且難生致

鄭元云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之以索謂繫聯其足褚寅亮云既裁縫衣其身翼竝在內矣止繫聯其足可也敖氏謂繫聯其足翼添翼字以補注不知翼無須繫百

鄭元云飾羔鴈者以繪繪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

物

表

夫以畫孔穎達云飾覆也畫布為雲氣以覆羔鴈為飾大宗伯注云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擊以布不言績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吳廷璣云擊重弓飾尚無王朝侯國之分豈一飾之微反績與布各別乎且經明言飾若以布而不績何取乎飾以周案禮同一圭纁而有三就二就之異同一加璧而有帛錦之異同一皮幣而有虎豹之異同一羔鴈而有布績之異皆所以明別也吳說不可從

鄭元云士相見禮上大夫以羔左頭如麇輅之者秋獻麇有成禮如之或曰麇孤之擊也其禮蓋謂左輅舟足



右執後足以周案大宗伯大行人並云孤執皮帛或說不應顯連之孤蓋古之謫惠氏校本云白虎通義引此經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麕執之明古以鹿今以羔也左執帛足是左頭矣上大夫卿卿羔大夫鴈大宗伯曲禮並著之左氏傳云范宣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弓是始尚羔蓋魯久失其禮也或以爲天子之大夫執羔諸侯之大夫自執鴈曰魯弓是始尚羔譏失禮與諸經並不合

服虔云策名委質者始仕必先書其名弓策委之質弓君然後爲臣不必成節弓其君也杜預云屈膝而君

物

手

事之孔穎達云質形體也謂拜而屈膝委身體弓地以周案質古擊字士以雉爲擊雉不可以生致虞書謂之成擊晉語云委質而策成古之訟也白虎通義云士以雉爲擊取其必成不可以生畜士行威介守節成義不可轉移也服義本此杜注非

異義云謹案周禮說五玉擊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擊以周案大宗伯言六擊下及庶人工商曲禮亦言庶人之擊許云五經無說者據見君之朝儀言也士相見禮言庶人見弓君不爲容進退走孟子言庶人不傳

質爲臣是臣有擊庶人見其君無擊也上引周禮說明大宗伯所言庶人工商之擊非以朝其君乃其平夷所用也陳氏異義疏證疑其文有誤奪未是凡擊惟君弓其臣受之昏禮之擊亦受之其餘皆還詳相見禮門

周官大宗伯云庶人執鷩記曲禮篇庶人之擊匹白虎通義云匹謂鷩也焦循云鄭注云說者以匹爲鷩所云說者指白虎通蓋匹之訓爲偶爲雙不知何物故擬之云此偶謂鷩謂兩鷩也注傳以匹爲鷩與匹謂鷩同意訓詁之體凡謂之云者皆未定傳也釋文直言匹爲木正義直云匹鷩也失注義以周案匹無鷩義故漢儒解

物

擊

此皆佗擬辭焦說甚是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或謂匹爲小之譌或訓爲一雙雛古亦無指爲鷩者玉篇鷩字亦不古今以曲禮本文釋之云天子豎者以禮其鬼神者也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以見其君者也庶人之擊匹與童子委擊而還相對爲義匹謂匹敵其不言所執之物者爲庶人本無見君之擊也上條其或用擊者亦惟用之匹敵而已未聞有傳擊弓其君者也童子受無擊成人而冠其或用擊者亦惟委之而退而已并未有與之爲匹也節皆相對爲之記意如此必泥庶人之匹爲所擊之鷩試問童子之擊亦有可實指者乎舊



解似非

鄭元云士相見禮始見弓君執摯至下容彌蹙下謂君所也敖繼公云至下謂當帶王引之云摯當奉不當提正當用奉者當心之禮何尋同弓提者之當帶至下謂行至君之堂下古者謂堂下為下以周案王氏說是詳相見門右摯

鄭元云聘禮庭實皮則攝之者右手并執笏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者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賈公彥云下云皮右首故云右手執笏兩足以周案士昏禮記兼執足注云左手執笏兩足右手執後兩

物

三

足與此注異當以彼注為正凡執皮者尙左云右首是受皮法

鄭元說士昏禮記執皮左首象生聘禮公側授宰幣皮右首變亏生也敖繼公說聘禮右字誤當依士昏禮作左首凌廷堪云士昏納徵聘禮行高執皮受皮其例皆同執皮者左首受皮者則右首耳士昏記受皮者無文聘禮執皮者無文其例互見以周案凌氏據相鄉受為文鄭意經云受皮者右客是同面受不尋如此說然同北面授者自左首亦必側其皮令南首而受者在左自尋右首矣凌氏未喻鄭意而其說自覈

鄭元云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閑可也隨入不並行也閑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敖繼公云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閑而設以周案宜從鄭

記郊特性篇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孔穎達專以列王庭言聘禮郊勞乘皮設賈公彥亦云郊特性是諸侯朝天子用虎豹皮此臣聘君降弓天子當用麋鹿幣故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鹿皮四分以周案郊特性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任德也皆據高禮為文凡高禮諸侯自相為及聘賓弓其君皆用虎豹不

物

三

獨言天子為然也聘禮言有庭實皮則攝之鄭注云皮虎豹之皮是聘賓用虎豹之證也聘賓言諸侯且用虎豹皮則諸侯自相為亦可知矣若聘賓觀諸侯及諸侯之待使臣則用麋鹿皮鄭注云凡君弓臣臣弓君麋鹿皮可也是也臣弓君謂私觀庭實設四皮及介以僂皮饗以侑幣酬幣大夫弓大夫亦用麋鹿皮鄭注賓問卿云庭實設四皮麋鹿皮是也然則用虎豹皮者諸侯禮故諸侯以之言天子聘賓以之言諸侯用麋鹿皮者大夫禮故主國之君以之待聘賓聘賓亦以之私觀以之問卿大夫若然鄭注謂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豈其然與



又案郊特牲篇服猛任德皆指主國之君言以示來  
享之意云爾南本任德孔氏訓為往歸亏德未是當  
依北本任德熊氏云任用德 右庭實

物

增補海張惠樹  
家鸞全校

畫

名物通故二

禮書第四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邦節者珍圭牙璋穀  
圭琬圭炎圭也凡邦國之使節使卿大夫聘于天子諸  
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謂邦國之  
節賈公彥云行人六節據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  
也陳祥道云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皆金為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  
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亏使與民者也析竹為

物二

符節全竹為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者掌節  
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  
者所執也鄭氏謂使卿大夫聘于天子諸侯誤也小行  
人之所達者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虎節人節龍節管  
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無使都鄙  
之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持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  
璽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以周案節  
說文化下云瑞信也掌節掌守邦節即下所謂守邦國  
守都鄙之玉角諸節也而使節亦與焉故下又曰凡邦  
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



也其文與小行人同故鄭注以使卿大夫聘天子諸侯  
釋之聘天子謂邦國之使聘諸侯謂王國之使觀下道  
路用旌節注云凡民遠出至亏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其  
兼內外言之甚明何嘗以邦國之使節為諸侯節陳氏  
既誤斥之且謂邦國之節非王官所掌不知王者欲齊  
信四方邦國規聘之節必守其法式小行人之所達即  
達掌節之所掌兩職文同其節自同也鄭注小行人云  
凡節有天子法式存亏國是也如諸侯各自為節不掌  
亏王官其何以齊信乎通鑑胡注引崔靈恩說節長尺  
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旛之形

物二

二

鄭元云掌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謂公卿大夫王子弟亏  
其采邑小行人鄙用管節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  
采地之吏也賈公彥云小行人與此不同亦異內外也  
以周案掌節云掌守邦節言王官之節小行人云達天  
下之六節是侯國之節其節異內外其職亦有大小  
鄭元云掌節道路用旌節主治又涂之官謂鄉遂大夫  
也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  
又涂亦有民也小行人道路用旌節謂鄉遂大夫賈公  
彥云小行人不容都鄙之吏以都鄙吏在管節中彼都  
鄙用角節文在上當直是都鄙之主此都鄙用管節最

在下明都鄙吏在其中若然邦國之中都鄙主及吏同  
用管節矣以周案賈疏鄭是或說皆主鄉遂大夫言不  
關吏非

杜子春云典瑞珍圭以徵守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  
鄭眾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璋瑑以牙身齒兵象  
故以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以周案漢銅虎符仿  
古之虎節古虎節龍節等皆金也漢竹使符仿古之管  
節古符節管節等皆竹也鄭注掌節以虎節龍節等當  
漢之銅虎符又注小行人以管節當漢之竹使符是也  
張晏注漢書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同杜氏及先

物二

三

鄭說今從後鄭又案漢銅虎符竹使符皆各分其半右  
雷京師此又用古書契之法古節不爾也

鄭元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今之印章也  
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賈公  
彥云大史公本紀漢文帝二季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  
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弟又國家當發兵遷  
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皆以竹箭  
又枚長又寸鐫刻篆書第一至弟又陳祥道云析竹為  
符節全竹為管節以周案鄭以漢之銅虎符況虎人龍  
三節此又以漢之詔符印章使者所擁節及竹使符況



之所舉者又符賈疏祇證其二而語又未詳攷說文云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與應劭說竹使符長五寸異蓋漢諸符長短自有不同也銅虎符長六寸用鉅錯文索隱云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崔豹古今注云銅虎符鉅錯書之是也漢宮中諸官詔符長尺二寸用鐵印文崔豹古今注云籍尺二竹牒記人之季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尋入司馬續志本注云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弓門之所屬宮門二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納之是也漢印章形方如斗亦謂之斗檢封司市注云璽節印章如今之斗檢封疏云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

物二

四

其內有書是也貨賄所用之璽節與彼正同注故皆以未知所據是也貨賄所用之璽節與彼正同注故皆以印章釋之使者所擁節漢官儀云節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旒二重馮衍與田邑書所謂八尺之竹犂牛之尾是也而徐璆云谷蘇武困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其說又異王伯厚漢制攷同漢官儀漢高帝紀封皇帝璽符節索隱云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武帝紀璽節加黃旄是也竹使符長五寸鐫刻篆書應注已明師古云竹使符徵郡守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是用竹一枚分析為二也應注云竹箭又枚有弟一至弟五也銅虎符徵郡國應注已言之竹使符徵郡守典瑞

杜注云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是也

杜子春云虎節人節龍節皆以英蕩輔之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干寶云英刻書也蕩竹萌也刻而書其所使以助三節之信惠士奇云如干寶說英蕩者傳也凡達節皆有傳傳所以輔節節以金傳以竹鄭周禮注謂傳若漢之移過所文書古名關移此即韓信所謂關弓州部也左傳使公衍獻龍輔弓齊侯孔疏云鑄金為龍節以玉為函盛之名為龍輔是英蕩玉也輔者函也兩說皆通并說為允邵晉涵云蕩非竹萌且竹萌不可以刻書英蕩之蕩是竹之闊節者曰文

物二

五

選函京賦後蕩敷衍薛注云竹闊節者曰蕩以周案蕩蕩函器之義故杜注破讀為帑說文帑金帑所藏也故藏金節之函亦謂之帑此正義也詩二矛重英毛傳有英節鄭箋以為畫飾故或以英蕩為畫函干氏以為刻飾故云英刻書蕩讀為蕩竹萌乃竹箭之譌但此經云以英蕩輔之下又云以傳輔之是英蕩與傳有異也惠氏申干氏說以傳當英蕩固非其申先鄭說訓英蕩為玉輔為函亦不可通竊謂輔當依干氏訓助蕩讀為壘說文壘金之美者與玉同色虎人龍三節皆金也故以玉輔之英壘玉也符璽旌三節皆竹也故以木輔之傳



木也

鄭元云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節為信耳傳說所齋操及所適賈公彥云此經總解上經門闕諸節并有傳輔成信驗以周案上文凡邦國之使節凡節也此云凡凡傳也凡有節必有傳傳自通虎人龍言之賈疏以此為專指符璽旌三節非注意如賈疏言上英蕩輔之用干寶解方通崔豹古今注云凡傳皆以木為之長五寸書符信于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此漢法也漢門關傳又用布帛

右節傳

鄭眾云傳別謂券書也傳者傳著約束于文書別別為

物二

六

兩兩家各尋一也以周案傳別當依故書作傳辨不必改讀傳之言合辨之言別如符節之合而分也

易繫辭傳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史九家易云契刻也大壯進而成史金決竹木為書契象釋名云別也大書中央破別之也契刻也刻識其數也以周案後世聖人承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言是書契作于黃帝也周法史掌官書府掌官契書大書中央剖而分之契則于竹木上先刻其數中剖之其狀有如齒然別子云宋人有遊于道尋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注云刻處似齒易林云符左契右相與

合齒 右書契

書顧命蔑席黼純馬融王肅說蔑席纖弱萃席許慎作賁音義同蔑鄭元說此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也蔑析竹之次青者偽孔傳說蔑桃枝竹以周案馬許王等蔑席合下底席為義底席為蒻萃蔑席則蒻萃之纖細者蔑訓纖細一義也鄭意合下筍席為言筍席用竹外青皮為之蔑席則析其次青者蔑字同蒻又一義也偽孔意蔑席黼純即周禮次席黼純鄭彼注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別成文此又一義也今從鄭義周禮為生時席此不用

物二

七

底席綴純馬融王肅說底席青蒲席也許慎說蒻蒲子可以為平席也世謂蒲平鄭元說底致也蔑纖致席也以周案鄭義蒙上蔑席為言底席為蔑席之細緻者與馬許義異江巨庭云周禮蒲筵綴純以此上下文與周禮參之綴純當其綴純然則底席青蒲席言底者見其功致也江氏牽說

豐席畫純鄭元說豐席刮漚竹席畫純以雲氣畫之為緣王肅說豐席莞以周案鄭注刮漚謂刷治也今本誤漚無義此亦合下筍席為言筍席用竹外青皮為之豐席則又加刷治也段懋堂云鄭君四席皆主竹言豐筍



以外青刮治不刮治為別底蔑以次青綴與不綴為別並不牽合周官是也

荀席元紛純馬融說荀簪簪鄭元說荀析竹青皮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元紛純以元組為之緣偽孔傳說荀弱竹元紛黑綴以周案鄭孔同義馬說編簪為席別一義段懋堂云孔傳當是弱竹釋文徐云荀子竹為席集韻荀弱竹可以為席皆可證如段說鄭孔義亦異也許慎云莞水艸也可以作席蘭莞屬莞夫離也郭璞云釋草莞苻離今鹵方人呼蒲為莞蒲江東謂之苻離郝懿行云莞與蘭相似莖圓而中空可為席蒲葉闊而不

物二

八

圓其細小者亦可為席所謂蒲萃是也是蒲莞本非一物爾雅之莞乃蒲屬非蘭屬故說文莞訓草與蘭相屬又別出莞與蒲為類爾雅俗莞為莞注云莞蒲乃蒲之別種非似蘭之莞也以周案禮有莞席有蒲席則莞蒲二物也鄭詩箋云莞小蒲之席也釋文云莞草叢生水

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劉子老非之為莞般注云莞似蒲而圓眾經音義云莞草外似葱內似蒲而圓此莞蒲之別也春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眾云紛讀為幽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緹讀為藻

率之藻次席虎皮為席鄭元云紛如綴有文而狹者緹席削蒲弱展之編以又采若今合歡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別成文以周案先鄭續紛為粉粉色白故曰白繡後鄭不易字紛如綴與書元紛純同義緹席文有又采次席文有次別字義如此知緹蒲弱席次桃枝席者詩曰下莞上簟與此下莞上次正同故次席為桃枝竹席則緹席為蒲弱之纖綴者矣諸侯祭設蒲筵莞席眡設莞筵緹席止用蒲莞之屬不用桃枝次席公會大夫禮用蒲筵萑席又不用蒲弱緹席其差次然也祀先王眡席亦如之鄭眾云眡席亏主階設席王所坐

物二

九

也鄭元云眡讀曰醢謂祭祀及王受醢之席以周案先鄭讀眡為眡後鄭讀眡為醢皆破字後鄭義長公會禮記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緹布純加萑席尋元帛純皆卷自末鄭元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萑細葦也未經所終有以識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馔也今文萑皆為莞敖繼公云司几筵云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是蒲筵之上宜加莞席也萑乃葦屬為物麤惡惟器事用之此禮宜從今文皆作莞凌廷堪云萑席即周官莞席也莞萑聲相近胡承珙云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加莞席眡席莞筵加緹席其筵國賓與



眚席同聘禮明云改筵則此會禮之席必不同弓祭祀之蒲筵莞席敖氏徒斤斤莞菴二物之美惡而不辨禮之縻等妄矣以周案周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注覲禮引之又諸侯眚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鄭注燕禮引之又筵國賓弓牖亦如之謂如眚席鄭注聘禮及此記下節引之此節不引周禮為證者為筵席之純兩文不同且此為下大夫之禮宜用菴席不尋引諸侯祭祀席為會大夫禮也敖說不可從據禮菴席明有兩席凌氏因其音近而合為一物

物二

十

尤非

記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菴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鄭元云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以周案此節所記與上節文同如上下大夫禮本無異禮可不必記如上大夫之禮有異弓筵則文不應同且玩記文云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則其所記筵席與上文異可知也上節鄭注云菴今文皆為莞則此節今文作加莞席可知也竊謂上節記下大夫禮宜依古文作菴席為是此節記上大夫禮宜依今文作莞席為是下大夫蒲筵加菴席上大夫蒲筵加莞席孤賓莞筵加纁席此

其縻也鄭注聘禮引上節記文云此筵上下大夫也又引周禮筵國賓莞筵加纁席云則是筵孤也與此注同弓記文實未合

春官司几筵天子朝覲饗射祭先王眚席設莞筵加纁席次席諸侯祭祀蒲筵加莞席眚席莞筵加纁席而記禮器則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鬼神之祭單席皇侃說諸侯三重有四席蒲莞筵三上加纁席一熊安生說席之重數異弓棺三重止三席也天子祫祭五重禮器文是時祭三重受神醴席大朝覲大饗會皆然司几筵文是其平常朝覲及燕亦三重席以諸侯燕禮有加

物二

十一

席故也待諸侯則莞筵加纁席待諸侯之卿大夫則公會云上下大夫蒲筵加菴席是雖諸侯亦天子亦然也天子弓己臣子孤卿以下亦然祭天則蒲越橐鞬自天地以外日月山川五祀則鬼神之祭單席諸侯則司几筵云祭祀二重諸侯相朝亦二重也相饗禮器及郊特牲云三重弓燕則兩重以介為賓或可賓亦單席也待聘卿大夫則蒲筵菴席弓己臣子則燕禮賓無加席卿辭重席則司宮徹之大射則賓有加席其祭社稷山川亦單席大夫士之祭祀止一席故特牲少牢燕異席其卿大夫依淞再重席燕禮賓及卿一席屈也大射賓雖



加席餘卿一席亦屈也鄉飲酒諸公三重席者鄉人特尊之也鄉今作卿誤大夫為主人止今作正誤一重席者以賓鄉

人之賢者故下之也鄭鏐陳祥道說書皆言敷重席是筵在地不重席則皆重則王之次席纁席皆重焉與莞筵而又諸侯纁席亦重焉與蒲筵而三周官所言與禮器合以周案周禮所言是明種數之別不言重禮經禮記所言是明重數之異不言種天子之席又重有莞纁次三種三種又席其重法不可尋聞諸侯之席三重有莞纁二種設莞筵二加纁席一大夫之席再重蒲莞二種各一兩君相見各三重席其待異國之臣則會禮有

物二

圭

加席而蕤禮無加席以會為聘使而蕤則以介為賓也賓無加席故主君亦無加席所謂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配示降尊以就卑是也若飲已臣則大射賓有加席禮重也蕤賓無加席禮輕也公則仍有加席矣以賓非外臣也 又案周官掌次言罍之張帟曰王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弓再重下即云不重無一重文諸經言設席曰又重曰三重曰再重曰單席弓再重下即云單席亦無一重文則單席不重也再重兩席也三重三席也宜以熊說為長熊云席之重數異于棺者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槨棺一梓棺二水兕革為

一重槨棺為一重梓棺二為再重是四重亦四棺也鄭注分水兕革為再棺則四重有五棺矣故熊云爾

張爾岐云重席但一種席重設之故鄭注云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加席則弓席上設異席如公會大夫記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元帛純是也吳廷璣云注以重為重蒲筵非也蓋因鄉飲酒有加席而彼經只言蒲筵故以意言之其實此經重席即是加席鄉飲酒禮先曰重後曰加蓋重即加耳以周案吳說未是凡加席尊弓重席經云獻卿卷重席獻諸公無加席無加席者又有重席也卷重席者卷其所重之席止一筵矣初布地

物二

圭

者謂之筵重在筵者謂之席

鄭元云橐鞬之設穗去實曰鞬禹貢三百里納鞬服許慎云稽禾橐去其皮祭天以為席也以周案今禹貢作結服釋文云粘本或作稽說文無鞬結有稽稽為禾橐之去其皮鄭意橐鞬但去其實不去皮兩說不同

鄭元云越席翦蒲也服虔云越席結括草以為席陸德明云越字書作越以周案廣韻越或作越越草也楊雄甘泉賦贊并罔與發括兮李注發括草名括音括發括即越之合聲說文無括括字服注作括从古也鄭意越席即蒲越蒲之翦者謂之越猶橐之去實謂之鞬也蒲越



橐鞬為二物李次白申服說括草卽鞬草誤

禮記莞簟之安而蒲越橐鞬之尙陳祥道說橐鞬本亏天然越席出亏人為人爲不若自然之質故不施亏天神以周案記意人之居以下莞上簟爲安而祭外神則下藉橐鞬之薦上施蒲越之席而已橐鞬非席也蒲越一席耳故曰鬼神之祭單席禮運之越席禮器之橐鞬郊特牲之蒲越橐鞬皆汎言祭祀之禮本不專指郊天而郊天尙質用橐鞬以代席故說文有稽禾橐去其皮祭天以爲席之說隋唐因之橐鞬藉天神蒲越藉配天之神鬼

物二

西

周官司几筵凡器事設葦席右絜几其柏席用萑蒲純每敦一几鄭眾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鄭元云柏棹字磨滅之餘藏中神坐之席也以周案柏席用萑萑如葦而細又蒲純勇必非葦之下席或說載黍稷之席按下每敦立義特性禮盛兩敦陳亏鹵堂藉用萑士虞禮饌黍稷二敦亏階閒藉用葦席是其義也但士虞特性敦藉以萑不用几此敦既用几廢之何復用萑席孔與軒申其義以爲士直搢敦亏席人君尊故席上有几几上廢敦存參

鄭元云奉席如橋衡橫牽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

橋井上擗棹衡上低昂王念孫云擗棹合聲曰橋故莊周書曰棹劉向說苑曰橋以周案莊周書云鑿木爲機後重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棹然則本名棹以其挈水故牽連呼之曰挈棹疾讀挈棹則爲橋也後重再輕故其衡常後低而再昂奉席如之以明首尾鄭注是也劉端臨引士昏記笄加亏橋經曰與亏席以橋爲設亏席上者取譬亏近也恐未然

物二

五

宗廟祿亏室饋食亏堂繹亏祔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几與几朝夕相因器禮略以周案從後鄭僞孔傳以仍几爲因生時之几不改易誤

阮謏云几長八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几兩端赤中央黑賈公彥云几兩端各有兩足畧崇義云司几筵掌八几左右玉彫彤漆繫是無兩端赤中央黑矣蓋取彤漆類而繫之也以周案古人執几條縱倏橫必無八尺之長馬融以爲三尺近是據賈疏几四足或說几曲其兩端局足各一劉續以道家半環几三足當之不足信



鄭元云校几足古文校爲枝敖繼公說校謂左廉以周案古四𦣻字亦作枝釋名𦣻肢也似木之枝格也古文作枝亦訓爲足鄭意枝兼手足專言足當以作校爲正校與𦣻通說文𦣻脛也凡几之輒也有人君攝中大夫輒兩端士輒校之別聘禮曰宰夫內拂几奉兩端以進公中攝之中攝之者以兩手直攝几中也賈疏謂公中輒几以一手誤公尊尋攝几中大夫例輒兩端有司徹曰尸進二手受亏手閒鄭注云受亏手閒謙也明大夫輒兩端擬尸中攝几而尸卽受亏手閒不敢中攝以疑君也俗解以受手閒爲中攝誤士昏禮曰主人拂几授

物二

末

校校几足授以校者輒其足也是又不敢輒兩端以疑大夫敖氏以授校爲輒廉誤張氏以授校爲賓主不敵亦誤

賈公彥說外拂几如有司徹主人鹵面左手輒几縮之以右手推拂几三二手橫輒几進授亏尸再凡敵者拂几皆若此卑亏尊者則內拂之吳廷璣曰尸尊主卑旣以有司徹爲外拂又據聘禮謂卑亏尊者內拂再後示盾以周案有司徹爲賓尸禮鄭注云主人益尊不尋云主卑宜從疏凡几有內拂外拂推拂之異內拂几者左手輒外廉右袂內拂外拂几者就宰輒而拂其外廉此

惟人君爲然大夫以下左手輒外廉以右袂推拂其內外廉而已賈疏以推拂爲外拂誤聘禮曰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此人君禮也有司徹曰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輒几升主人鹵面左手輒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兩手橫輒几進授尸亏筵再其始以兩手橫輒而升繼以左手縮輒而拂終以兩手橫輒而進大夫以下之通禮也橫輒者几橫也縮輒者几縮也橫几以左手輒外廉之再端右手輒內廉之後端此廉之以近身者爲內故右袂拂几謂之內拂縮几以左手輒內廉之再端右手輒外廉之後端此

物二

末

廉之以近右者爲外人几設亏左故以近右爲外故右手所輒之廉謂之外廉見有司徹篇其輒几皆以左右手夾持故戰國策亦謂之抱几而左手常輒再端右手常退在後故少儀謂之尙左手

鄭元云枕几穎杖穎警枕也焦循云穎承上枕几而言卧之所憑爲枕坐之所憑爲几坐而欹卧者則穎穎倚一警之轉其背高仰可承首故有枕名後人用倚使背有所依首有所承卽名倚乃穎之遺制亦穎之遺倂也玩蔡邕警枕銘倂應龍蟠蟄蓋擁亏後作箕形如龍之蟠繞有翼者爲應龍可見兩翼張亏左右近世倚背圈



裏而痔正是其象高季之人久坐則倦須有穎以安之  
故云安居閣傾古文苑注引曹公操以小木圓枕警睡  
吳越備史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復用圓木小枕睡  
則歆由是尋悟名曰警枕此名同亏古而制取亏曹與  
蔡邕所銘者大殊古取其安此取其不安義亦別矣以  
周案蔡邕所銘警枕卽記之穎段氏說此穎與下授穎  
之穎異字當作穎穎之言耿耿也詩曰耿耿不寐故謂  
之警枕焦氏謂後世高背倚其選制別杼一義倘攷

鄭元云豚曰臠肥臠亦肥也春秋傳作臠臠充兒也陸  
德明云臠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豚注作臠徒忽反臧

物二

大

琳云據釋文經作豚曰豚肥注作豚亦肥也王引之云  
古無讀豚爲臠亦無訓豚爲肥者經當作豚曰豚肥注  
作豚亦肥也春秋傳作臠釋文亦當作豚肥徒忽反注  
同此釋正文注文之豚字也下文云作臠徒忽反此釋  
注文之春秋傳作臠也集韻臠肥也或作豚方言臠臠  
也郭注臠臠肥充也亦作豚音突此皆臠豚同字之證  
以周案王說甚覈

鄭元云翰音翰猶長也焦循云說文翰天雞赤羽也鴈  
雉肥鴈音者也以其用之亏郊則僂天雞以其色赤則  
僂丹雞以其鳴聲之高僂翰音實卽雞之雄而色赤者

以周案說文翰天雞本爾雅下又引周書翰若翬雉周  
成王時蜀人獻之樊光注爾雅云天雞亦名山雞此非  
祝號翰音者也說文鴈雉肥段注謂雉乃雞字之誤下  
又引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此  
乃祝號之翰音焦說未是

鄭元云羹獻會人之餘也陳祥道云犬博則涪膏可以  
充餽以爲獻項平世云牛豕豚羊雞皆以形聲之美者  
爲號獨犬曰羹獻者其形聲不足言也羹之而獻其味  
旨以周案從項說

薌其唐石經作薌其鄭元云薌其其辭也陸德明云其

物二

九

字又作其今講、同音姬語辭也王音期時也陳祥道云  
梁米香烈至亏其梗亦有芳薌也以周案黍曰薌合梁  
不尋單號薌訓其字爲語辭當以王肅注爲正王云期  
時也見廣雅期亦會也見說文薌期言薌氣之會合也  
陳氏從唐石經訓爲豆其之其亦非也或說薌合之合  
以量名薌其之其古文之其字亦作其器名亦未是  
俞樾云量幣之量當讀爲量釋名釋言語云量也山  
海內北經犬封國有文馬名曰吉量注云量一作量是  
其證良幣嘉玉文義一律以周案祭祀之幣謂之制幣  
與尋常之布幅異周官內宰佐后出其度量制故書



酒爲穀杜子春讀穀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鄭注又引天子巡狩禮制幣丈八尺純四狹以證杜義此量幣之所由名也幣必用量玉必用嘉明其皆有異于尋常之物

稷曰明粢古本無此句王劭立八疑十二證辨之以周樂土虞禮明齊酸酒注今文曰明粢粢稷也曲禮此文蓋治今文禮者加之

水曰清滌酒曰清酌以周案水謂明水沛齊加明水故水謂之清滌齊謂之明齊清酌者清酒之號事酒管酒士虞禮謂之醖酒醖酒白酒也見聘禮注白酒謂事酒

物二

丰

管酒見內則注三酒聘禮謂之醖清內則謂之清白故三酒分二號此清酌舉其一耳

鄭元云嘉薦苴醢也苴苴黍稷也苴薦鉶羹以周案苴薦謂大薦牲魚脂爲俎實嘉薦薦黍稷爲簠實苴謂濡濁之羹爲鉶實說詳饋食同

周書言又方之縈曰麥黍稷菽稟管子言又土所宜之種曰黍稷菽麥稻月令言又時之宜食曰麥菽稷麻黍史記天官書占又種亦同素問言又行之分屬曰麥黍稷稻豆以周案管子之又種與周書本合稷卽稟故先鄭注鍾氏丹稷云赤稟說文以稷爲稷之黏者與先鄭

異月令之又食以穀之性言縈問又以穀之色分配鄭注周官疾醫用月令其注職方又種易麻以稻又同縈問月令出又種注孟子又穀注並同此說爲又穀之正名

鄭眾云九穀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鄭元云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以周案鄭注職方及月令以黍稷菽麥稻爲五穀會醫會膳會之宜曰稌黍稷粱麥苽爲六穀稌爲稻之不黏者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稌爲七穀蕡爲麻之實稌爲稷之黏者九穀似宜兼取諸種近程氏九穀攷從後鄭注又謂九穀宜有大麥而無苽後鄭

物二

丰

注不能無疑殊不思六穀既有苽九穀何尋去而不數欲易兩鄭九穀之名不若存苽并豆而增稻之不黏者徐先鄭注會醫云稌稷也稷稻之不黏者稻稌並舉猶黍粱並舉也黍粱稻稌皆穀之賢者故別其黏不黏各分兩穀稷爲首種稌又其黏者次之麥菽有大小不別其種又次之

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時之中和故謂之禾稟嘉穀實也米稟實也梁米名也程瑤田云禾稟之有稟者也始生曰苗成曰禾禾實曰稟稟實曰米米名曰梁其大名曰嘉穀以周案禾稟爲嘉穀之專名



後亦假爲𪔐穀之通稱如周官倉人職掌粟入之藏注云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是也梁爲粟米之精者後亦假爲五穀精米之通稱如左傳云梁則無矣麤則有之注云梁精米是也自通稱之名盛行而梁粟之專名反爲稷所冒辨已詳程氏九穀攷

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程瑤田云說文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禾屬而黏者黍禾屬而不黏者糜以周案程氏此說殊非許意許云黍禾屬而黏者正明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說文糜稌也禾部

物二

圭

稌糜也其字別弓稌稌之後是糜乃稌屬之不黏者也稌黍同類故今人通謂之稌米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說文以大暑而種段注謂大衍字是也程氏以爲大暑據極時言未是夏小正二月往稌黍禪管子輕重丁篇曰至百日黍稌之始此又據早黍而言早黍亦曰蟬鳴黍二月種五月初昏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蔡邕章句謂時黍新靱卽今蟬鳴黍是也程氏謂仲春非種黍時亦一孔之見黍之黃者曰黃黍梁之黃者曰黃梁黃梁見內則黃黍見內則注今之稌皆黃色其黏者卽梁不黏者卽黍程氏謂黍無黃者尤謬

爾雅云黍稷秬秠說文云稷齋也𪔐穀之長齋稷也或从次作黍秬稷之黏者或省禾作朮稌糜也糜稌也程瑤田云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秬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謂之秬秠蓋稌之類而高大如蘆南人呼爲蘆稌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攷之高粱取先稌次之則首種者高粱也以周案說文秬爲稷之黏者明稷卽秬之不黏也稌字次弓稌稌之後明稌卽稷之別名也稷長言之卽爲稌程氏以稌爲禾屬之不黏者此大謬也今人不論黏不黏概呼爲蘆稌管子臣乘馬篇曰至七十日

物二

圭

陰東釋而蕪稷百日不蕪稷此稷爲首種之證也稌秬爲稌之專名後又假爲𪔐穀之通稱如后稷社稷之稱稌黏稻黏稌之稱秬是也自通稱之名盛行而稷之名遂假弓稌之名遂沿弓稻程氏辨黍梁稷三種各歸本名弓經典不爲無功必謂秦漢諸書舉梁者輒逸稷舉稷者又逸梁已不知梁稷之分如其言周書言麥黍稻菽稌不及稷月令言麥菽稷麻黍不及梁皆爲不辨稷梁之人矣程氏所論古書之失語多文致所據方俗之言亦多附會劉楚楨釋穀大判依程闕有補正皆細末事亦未盡善 又案古禮簠實黍稷簠實稻粱皆以



一黏一不黏相配黍爲禾之黏者稷爲秫之不黏者稻爲稌之黏者梁爲黍之不黏者程氏謂飯用米之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飴齎醯粥之屬故簠簋實麴爲之如以釀酒之黏黍充黍之簠簋實其性黏著幾與適實之飴齎無以異此說也非特亏麴之異黍飴齎之異飯未甚明白且何以解飯稻之用黏耶又謂麴以供祭故又異其名曰粢然則稻梁稷獨非祭物邪

說文稻稌也稌稻也周禮曰牛宜稌沛國謂稻曰稌稌稻不黏者秬稻屬俗作稷以周案說文稻稌互訓據周官牛宜稌先鄭注稌稷也爲稻之不黏者禮有稻醴則

物二

雷

其黏者也說文稌稻不黏者亦明稻爲稌之黏者也今人呼其不黏者曰稷米其黏者曰稌米

周官邇人邇實有白黑鄭眾云稻曰白黍曰黑程瑤田云黑黑黍白白稷皆主穀色言以周案白謂稻黑謂黍鄭注有司徹杜注左傳並同程意邇實用黍米色已變故以穀色爲言而稻又苦其少有言白者故易以稷割楚楨引管子其種白稻爲證尋之白稻今人謂之白稌稌與米皆白其性較稷米爲稌與稌穀又有別

說文云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薶來薶麥也來周所受瑞麥來薶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

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薶程瑤田云來小麥薶大麥廣雅大麥薶小麥薶以周案來薶者瑞麥之名廣雅以爲大小之別蓋三家詩之別說非許意至薶麥之非穀麥種麥之非種種種豆之非豆豆苞稬當仍毛許邇實白黑當依先鄭劉楚楨已辨之

說文云未豆也象未豆生之形荅小豆也藿未之少也程瑤田云豆有大豆小豆小豆曰荅荅其大名也以周案荅乃豆之通稱其小曰荅其大曰戎荅曰荅荅劉楚楨以荅爲大豆則戎荅荅荅曰荅可矣不若從程

說文云麻與麻同从麻从广人所治在屋下麻之總

物二

圭

名也麻也茅麻母也葩泉實也葩泉屬詩曰衣錦褰衣褰褰也詩曰衣錦褰衣示反古綰縵屬細者爲縵縵者爲縵縵細布也程瑤田云器服傳其經者麻之有實者也杜麻者泉麻也然則麻大名也無實者泉有實者其有實則有實矣麻三月下種夏至後杜麻開細碎花不實花落後卽拔而漚之剝取其皮是謂夏麻其麻不化花而放勃勃與花初胎時相似名之曰黃卽麻實之稗者八九月開子熟則落一莖中輒有先後農人數次搖其莖而拾取之詩言九月叔苴叔拾也拾取子盡乃刈漚其皮而剝之是謂秋麻縵麻今俗爲縵繩線用



之紵亦麻類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南越  
紵布用此以周案苴本麻名故詩曰九月叔苴禮經謂  
之贊注云泉實爾雅云廣泉實卽列子楊朱篇所謂簪  
人有美哉叔甘泉者是也則泉非無實麻矣今謂之火  
麻仁劉楚楨謂今火麻仁止以入藥末以充倉鄭注閒  
傳斬衰貌若苴謂其色淡黑則今之黑脂麻是也殊不  
知黑脂麻本草經謂之巨勝別錄名胡麻未有單傳麻  
者麻子出北地者大如豆可以拾故詩曰叔苴脂麻細  
不可拾與詩言連戾矣程氏以稌爲黍屬劉氏以麻爲  
脂麻皆大惑也

物二

美

鄭元云書納總謂入刈禾也銍斷太稾也結又太穎也  
遠彌輕許慎云穎禾末也稾禾稈也稈禾莖也稽禾稾  
去其皮祭天以爲席也以周案鄭意禾莖下節之苞爲  
稾中節之莖爲穎先君子曰下節之苞禾顛而乾槁故  
鄭以乾槁爲稾禮少儀刀卻刃授穎刀謂刀鋒穎謂刀  
柄史記錐處囊中脫穎而出非特末見末謂刀鋒穎謂  
刀柄故鄭以中莖爲穎凡禾之莖近土者節促農人所  
不刈也所刈者凡三節納總者總三節刈之連下節之  
乾苞也納銍者斷太下節斷太下節之乾苞不納而納  
其上中節也納結者又太穎是斷太中節之莖不納而

納其上節也納總納銍納結皆兼納稾者也納稾者穀

未太穰也納米者穀已去穰也鄭君所謂遠彌輕者如

此禮器曰莞簞之安而稾之設鄭君解之曰穗去實

曰蘇引禹貢三百里納蘇服以證之蘇卽結也棄太中

節之莖則上節生穗之莖曰結其爲席也必用太實之

莖禮注與書注義相足成也說文穎訓禾末與鄭義同

穎之言挺見詩疏云禾末者凡禾自中節以上統謂之

禾末指其實采者故說文穎字列弓采杓穠諸字之疇

穠訓禾丞兒杓爲禾之危采尙無丞義程易疇乃以丞

采當穎失許意矣蘇結爲稽之異文書釋文云結本或

物二

美

作稽說文稽爲禾稾之太皮者與鄭釋蘇結之義自異

不可強通劉楚楨釋穀申許闕鄭無一當處

爾雅云秬黑黍秠一稭二米鄭元云秬如黑黍一秬二

米以周案凡祭祀之鬱秬齊酒牲體以及盥豆所實

諸物六俱詳饋食門

受業燕錫范鼎全校



名物通故三

禮書第四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說雞彝鳥彝刻而畫之為雞鳳皇形孔穎達云刻木為雞形而畫雞焉彝買公彥說畫其形也以周案此為刻畫之文非彝形肖雞鳳皇也從賈疏舊圖之謬臆氏已闢之

鄭眾云罍彝罍讀為稼畫禾稼也方慤說明堂位穀殷以罍灌尊殷以罍是有二罍司尊彝裸用罍彝為灌尊之罍詩行葦洗爵與罍乃是罍

陸佃云黃彝舊圖畫人目而黃之人目不黃無理許慎

物三

一

云龜目黃亦以其氣之清明然則黃目宜畫龜目如慎說以周案鄭注司尊彝云黃金為目孔疏郊特牲云以黃金縷其外以為目未嘗指言人目詩疏引異義毛詩金縷說云金飾龜目

鄭元云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目黃彝也周所造弓諸侯為上孔穎達云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倫齊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弓諸侯為上一說黃目周制為時王之所上也故曰上尊非在諸侯為上也注義非諸侯向有三彝而虎雉二彝周禮司尊彝疏又以為有虞氏之制是亦齊代之器也如孔疏則諸侯惟有一黃彝而

已尤屬臆說不可從以周案尊謂犧象之屬凡裸彝別六尊之上故黃目亦稱上尊注說固非或以為時王所上則黃目宜居六彝之首何別弓雞鳥彝之後耶胥失之矣又案據孔疏所云蓋不以虎雉為齊代器與賈疏異然鄭注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是鄭固以虎雉為齊代之器也注意諸侯亦兼用齊代器而以時王所制黃彝為上故云弓諸侯為上孔疏所申非鄭意

鄭眾云雞彝雉讀為虺蛇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鄭元云雉屬印鼻而長尾以周案後鄭爾雅以釋

物三

二

雉不改字是

鄭眾云舟尊下臺若今承盤陳祥道云舟以履彝而疊非展尊言彝皆有舟見有禁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以下為賢則彝舟之為物蓋象舟之形而已先儒以廢禁為去禁謂舟若承盤不然也一說舟若後世酒缸所以盛酒猶六尊有疊以盛酒也以周案盛鬯以卣不以舟鼎氏有舟圖如先鄭說可從

莊周云百季之木破為義尊青黃而文之劉安云百圍之木斬而為義尊鏤之以剗刷襍之以青黃蕤藻鏤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以周案義象字俗化犧買達說犧



非古字見說文張指字詁義古犧字見書序釋文今從古無取牛義也義尊用木祇有青黃之飾其形斐然本非華藻之器故祭天賢素用之莊子周人說周制不誤自淮南子增益莊文斯失其製王石權信劉語其何以解賢素之義詩曰義尊將將詠其器之大非言其飾之盛

毛詩傳云義尊有沙羽飾鄭眾云獻尊獻讀如義義尊飾以翡翠以周案義一作獻獻沙音近故毛訓以沙羽飾謂飾以翡翠之色其形斐然毛先鄭同義賈疏先鄭云翡翠青為飾則飾以翡翠羽色即莊子以青黃之

物三

三

說合莊子毛傳先鄭注讀之義尊之制已明陳用之讀獻如字非

鄭元說義尊以沙為畫飾義讀如沙沙鳳皇也刻畫鳳皇之象亏尊其形斐然以周案注云畫飾志云刻畫據鳥義是畫飾則此尊其刻而畫之與先鄭注云象尊以象鳳皇而鄭志誤以象尊當義尊而云沙鳳皇也以合毛傳沙羽飾之訓義象之制由是混

孔穎達云祭天用陶匏蓋以瓦為尊畫義羽亏其上或謂用義為尊是夏殷禮皇氏以為即周禮義象非也以周案皇說是也明堂位云義象周尊也則夏殷無義尊

矣瓦尊畫義孔疏肫說蓋疑義尊為華美之物與賢素之義不合故云爾不知義尊以木不以瓦其形斐然為入尊六彝之取樸者入尊較六彝為質故帛人以疏布巾帛入尊畫布巾帛六彝義尊亏入尊中為尤質故祭天賢質用義尊禮器云有以素為賢者義尊疏布帛樸

阮謏說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亏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說太和中魯郡弓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肅崇義云王肅以犧象兩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今

物三

四

祭器內有佗牛象之形背上各刻蓮華座又與尊不相連比與王義大同而小異阮氏圖其犧尊飾以牛又云諸侯飾口以象骨天子飾以玉其圖中形制亦亏尊上畫牛為飾則與王肅所說全殊以周案二說皆以義象為物而一為象形一為畫文則不同也攷古犧本佗義說文犧訓宗廟之牲亦為牲之總名不必定為牛古人禽亦稱犧不特牛羊豕昭廿二季雄雞自憚其犧服注昭廿五季傳三犧雁鶩雉也阮謏見義字有从牛遂謂飾以牛王肅要以為象形亏是偽器日出而齊之子尾送女有牛形之器亦未必定為義尊且義尊以木為之



不以金莊子淮南子之文可據至太和時尋圻地中已七百餘年尚不朽壞可辨識乎此王石癯所以力駁也後人作博古圖者每沿阮王兩說見有牛形牛文卽題爲犧象尊是未知周璞之爲鼠矣

鄭眾說象尊以象鳳皇鄭元說以象骨飾尊王肅說尊爲象形阮譔梁正說畫象以爲飾以周案後鄭誤以象尊當義尊因謂象尊飾以象骨孔與軒乃又以象觥徵成其義究不如從先鄭爲安象讀如象服之象象服刻縉爲揄闕翟而畫之象尊刻木爲鳳皇而畫之義尊飾以青黃象尊施又采焉

物三

五

鄭元云著般尊也著地無足最崇義云著尊受又斗漆赤中舊圖有朱帶者與概尊相涉恐非其制

莊周說又石之瓠以爲尊許慎說壺昆吾圖尊象形何休說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齋飾鄭元云壺尊以壺爲尊春秋傳尊以尊壺以周案焚大射禮皆云方壺自以瓦爲之容又斗見最圖門內之壺大亏瓦甒容一碩見鄭注莊子瓠尊又石汎言爾非禮器也許云昆吾尊鄭云魯尊各有所授凡壺形圓當從許說其方者謂之方壺別其方亦謂之圓壺如何注腹方曰圓壺腹圓曰方壺陳用之嘗駁其名實之不稱

最崇義云壺尊受又斗脰足高二寸陳祥道云觀投壺之壺有頸與腹而無足則壺尊無足可知也

鄭元云魯人社壇用大罍大罍瓦罍也以周案大讀如泰焚禮君尊瓦大鄭注云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此注釋大罍爲瓦罍卽本焚禮文禮器注云瓦甒容又斗正義云漢禮器制度文又引禮舊圖瓦大容又斗或據爾雅小罍謂之坎以此爲罍之大者容一碩誤

物三

六

鄭元云山尊山罍也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以周案山罍卽山尊亦謂之罍尊是六尊之一也大容又斗或說諸臣所醢亦用山罍誤醢臣之罍容一石毛詩說可證阮譔云罍以瓦爲之受又斗赤雲氣畫山文大中身兒平底有蓋最崇義云張鑑引阮圖指此瓦罍爲諸臣所醢之罍誤周禮六尊之下唯言皆有罍並無山罍瓦罍之名不知張鑑等各何依據況此六罍圖在六尊之圖以盛三酒不尋容又斗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又斗六罍爲下受一斛詩金罍爲諸臣所醢之罍用木不用瓦受一石非又斗以周案社壇所用之大罍卽六尊之大尊君夫人所獻之山罍卽六尊之山尊皆中尊也與下尊之六罍自別六罍皆刻畫雲雷之形鄭注罍



人大罍焚禮瓦大皆著其為瓦不言畫注司尊彝以山  
罍釋山尊則曰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云亦刻畫亦  
其犧象也明其以木為之與大罍瓦大異云山雲之形  
明其不祇有雲雷與下尊之六罍又異也阮氏以山罍  
夏后氏之尊與有虞氏之泰同用瓦皆有畫說與鄭違  
張氏并以此為諸臣所配之罍合諸罍為一物尤謬  
氏斥張鑑誠當但其圖分大罍大尊為二物大尊無畫  
大罍有畫亦未是陳氏禮書治罍圖而大尊有足大罍  
無足又與罍圖相反其實山罍大罍不可合大尊大罍  
不必分阮張誤在合罍陳又誤亏分胥失之矣

物三

七

異義云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  
以梓毛詩說金罍案金字似衍酒器也諸臣之所配人君以  
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益刻為雲雷之象許慎謹  
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  
施如人君下及諸臣以周案罍有木瓦金三制無用玉  
者詩音義引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  
飾正義亦引韓詩云士以梓梓無飾據此韓詩說罍亦  
以木為之而飾有金玉之異天子以玉非直以玉為之  
也金罍惟洗用之瓦罍社壇用之君尊瓦大始亦此物  
祭祀配臣燕饗飲臣之罍皆用木說文化欄字正从木

云欄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施不窳此正義也或从  
缶作罍籀文从缶同作罍以欄有用瓦者故其字又从  
缶但木罍瓦罍用各有當詩之酌彼金罍自指木罍而  
飾以金者許云如人君下及諸臣明大夫以上專用金  
罍與韓詩說自異凡木罍瓦罍皆有大小二制木罍之  
大者曰金罍容一石其小者謂之山罍容又斗瓦罍之  
大者曰瓦大容又斗其小者謂之坎容數未聞

物三

八

曰瓶之罍矣惟罍之恥或申郭注大者受一斛即指瓦  
大小罍尚受又斗益誤  
陳祥道云罍之別有又山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也以  
周案罍之別有木瓦金三制山罍為獻尊金罍為配尊  
皆木為之大罍即有虞氏之泰尊非對小罍而名大罍  
以瓦為之盛水之罍又別用金若以形制之大小言又  
不止有又小罍謂之坎謂瓦器之小者木器之山罍亦  
小又金罍盛水之罍各有罍等其大小尤不一  
沈括云嘗尋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皆一罍一罍相間  
多古雲字同古雷字以周案夢溪筆談所言乃古人盛



水之器少牢禮曰設罍于洗東或者據此以為酒器未是

周官甸人廋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醢事用概故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為蜃蜃水中蜃也鄭眾云脩謨概概皆器名鄭元云裸當為埋字之誤也脩蜃概概皆漆尊脩讀曰自謂獻象之屬蜃畫為蜃形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概賈公彥云裸則用鬱當用羹尊不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從埋概尊朱帶元纁相對黃度等說裸如字云凡裸事不獨祭也賓客享適子冠凡用裸者皆以概盛鬯以周案先鄭從故書作用謨

物三

九

脩謨概概皆器之以義名者其說本通杜子春破謨為蜃用水中蜃以飾尊也掌蜃職祭祀共蜃器是其義後鄭以脩蜃概概皆漆尊蜃又畫以蜃形說又不同鄭讀脩為自者自或作脩見集韻概為尊名見特牲禮及禮器凡裸事用羹尊見司尊彝職又鬱人云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羹而陳之則賓客之裸亦不用概尊也大宗伯有狸沈醢辜之祭此裸事用概與醢事用概對文則為埋字之譌無疑

右尊罍

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觶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又升曰概總名曰觶其實曰觶觥亦又升古周禮

說觶一升觶三升三升今誤二賈疏約其文云古周禮說鄭所言當觶以觶而酬以觶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毛

詩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觥

二升不滿一豆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本

佗觥罰不過一飲而七升有誤鄭元駁之云觥字角

不衍一脫蓋茲依晁氏禮圖校正鄭元駁之云觥字角

角著氏汝穎之閒師讀所佗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佗角

旁氏角旁氏則與觥字相近學者多聞觥寡聞觥寫此

書亂之而佗觥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

則一豆豆當佗斗與一獻三解相應以周案韓詩說觥

觥觥角概之次本禮特性記二升觥三升觥本叔孫通

物三

十

禮器制度鄭注特性禮亦引用之許意古周禮說觥三升與韓詩異其云若觥二升不滿一豆斥韓詩說如鄭此駁是周禮與韓詩同孔氏詩禮兩疏所言是也許氏不從韓詩故佗說文依周禮本文觥受三升觥受四升不如從鄭周禮一獻三酬則一豆獻以一升酬以三升合之則為一豆四升無須改字鄭破為斗者明古人酒以斗計不以豆計也

陳祥道云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棬晉元興中剡縣民井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棬則棬卑而淺矣夏竦命之以棬蓋其制若棬然也祭統尸醢夫人執柄夫人



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齧蓋其制若雀然也璣象棧齧象雀而罍有目焉則三者之制可知矣明堂位言玉璣周禮言玉齧春秋傳言璣罍則三者之飾可知矣以周案鍾之名棧本段借字璣之義取乎璣以其器飾玉故字作璣詩行葦傳說文罍下注並引夏曰璣徐鍇繫傳云罍字下引作夏曰璣蓋因禮運璣罍及尸君之文直書从西其實璣罍自以璣罍為正也陳說未當

鄭元云罍畫禾稼也陳祥道云罍有目以周案罍稼音近左傳謂之罍目孔疏云此罍有目其意謂他罍無目

物三

土

也但罍字从囟說文以為象形與齧同意是罍有兩目其形如斗陳圖罍祇一目亦未盡是

晶崇義云梁正阮氏圖齧尾長六寸博二寸傳翼方足漆赤中畫赤雲氣此非宗廟獻尸之齧也今見祭器內有刻木為雀形腹下別以鐵作腳距立於方板一同雞象鳥象之狀亦失之矣案漢書律歷志說斛之制口足皆圓有兩目而云其狀如齧士虞禮注云纒齧口足之閒有篆飾今取此圖齧形近尋其實以周案晶氏據漢志齧狀如斛而圖仍舊譌是何也明堂位云齧夏后氏以璣殷以罍周以齧說文罍从囟象形與齧同意罍有

兩目則齧亦有兩目矣廢齧無足與著尊同有足之齧其足亦與彝尊同凡酒器之足無用三足如鼎者齧有兩目下又圓足據阮方足故漢志云斛狀如齧斛之足淡如斗斗攷工記謂之罍祭統云尸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即目足即其罍此齧之形製也其飾則畫以雀說文獻禮器也象齧段改非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古文作罍象形案古文象雀形上从內象翼下从冊象身篆文下以鬯又會意上以罍象形齧身飾雀故作罍象雀之飛形尸為首尾O為兩翼之舒上从四以象口之有兩目中一以見黃流之在中也篆文亦與古文內兩

物三

土

旁所祗略分短長而所象之意不同者此猶古文囟為目之明篆文改作囟為囟囟之明其形近其象自有別孔疏惑于阮圖以執柄為執尾徐氏繫傳謂亦象雀頭廿象盛酒處其說皆非近之治說文者專說其字象雀不以為象器則罍之从囟豈亦象稼連許實甚

程瑤田云齧之形如雀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口左右侈出者翅也近海二柱管翅舒翼將飛兒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然鼎立者其足也梓人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先鄭注云衡謂麋衡也麋即眉王莽傳眇衡厲色蔡邕傳揚衡



含笑路史舜龍顏曰衡皆指眉言經立之容固頤正視不能昂其首今試舉是齋飲之齋之兩柱適至弓眉首不昂而實自盡兩柱鄉眉謂之鄉衡後鄭則曰平也平齋鄉口酒不盡則罪是衡而鄉之非鄉衡矣以周案程氏所說形制本博古圖但博古圖多贗器兩柱經傳無見文可疑一凡酒器無用三足者可疑二齋尊其制其口鄉衡而實自盡亦何待兩柱以爲準可疑三齋制弓梓人以木爲之後人所傳銅器本不署其名目攷古者題曰商齋曰周齋任臆定之可疑四

鄭元云燕禮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爲觚敖繼公云

物三

圭

凡獻無用觶者當從今文以周案禮器言宗廟之器以小爲賢賢者獻以齋賤者獻以祫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凡飲酒之器齋爲賢觚次之觶又次之角祫爲下故禮經獻公用齋其他用觶燕禮輕故獻大夫以上用觚獻士用觶敖說非觚觶二字經多互誤胡墨莊云古文多作觶故雖觚字亦爲觶今文多作觚故雖觶字亦作觶鄭參校古今文以義定之上文獻辟正主不用齋而用觚古文化觶此古文之誤也此獻士用觶者士賤也賈疏云對大夫已上獻用觚今文作觶此今文之誤也如燕禮賓降洗升媵觚弓公注云當言媵觶大射禮賓降

洗象觚注云此當爲觶此則古今文皆誤鄭弓注一一

是正可謂精審之至矣  
鼎崇義云觚銳下方足漆赤中畫青雲氣通飾其卮今圖足舊圖云齋觥觶角祫諸觴皆形同升鼓則異陳祥道云齋如雀觥不圓諸觴形制安尋同以周案齋形如觥而外畫以雀舊圖云諸觴形同足正鼎圖齋作雀形之謬陳氏反據誤圖以爲難太失察矣觥作八角形可備一說

毛詩傳云兕觥角觥也鄭箋云觥罰齋也孔穎達云用兕角爲之故曰角齋毛曰角齋言其體鄭言罰齋解其

物三

酉

用言兕表用其角言觥以顯其罰以周案觥字本作觥說文云兕牛角可以飲者也其狀觥觥然傳云角齋據兕言之非謂角祫之角齋也孔疏云用兕角爲之是已鼎氏禮圖以爲形似兕角失之

鼎崇義云舊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以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疏云觥亦八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也則觥是齋觥觥角祫之外別有一器以周案舊圖兕言其質先師說兕言其形二說各異不能強合云無兕用木非

陳祥道云明堂位加以璧犧璧角則天子自觶而上用



玉可知也。燕禮大射以象觚象觶獻公則諸侯之獻用象可知也。燕禮司正飲角觶而士器禮與亦角觶蓋大夫以角士木而已。器與用角觶攝盛也以周案據鄭內宰燕禮諸注瑤竅以玉飾象觚象觶以象骨飾角觶以角飾而其質皆用木。右竅

舊禮圖云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皆方圓壺受一斛腹方足口皆圓陳祥道云方者腹圓圓者腹方則名實不稱矣以周案何休注公羊傳國子執壺漿云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是方壺圓腹圓壺方腹其說舊矣且方壺以足口皆方尋名圓壺以足口皆圓尋名有何名

物三

五

實之不稱。圖方壺腹足皆圓圓壺腹足皆方傳寫者失之也。陳氏欲翻舊說并去其足尤謬。

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竅飾禮舊圖云方壺圓壺皆畫雲氣以周案二說不同。晁氏禮圖以何注所言為反竅著壺之壺舊禮圖有酒壺云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反竅著壺漆赤中有畫飾。存參 右壺

鄭元云少牢禮尊兩甒皆有甒古文甒皆作甒今文甒作甒校勘記云鼎詁尊甒在今文則皆作甒在古文則皆作甒後人妄為分別而刊本又復清譌不可致詰此

注當有誤字張氏據注以改經固非李黃據經以改注亦未為尋蓋以甒為古甒為今儀禮中無此例胡承珙云案此說非是鼎詁尊甒自是兩字今文固無作甒者然未嘗不作甒十七篇中所云古文作甒密者在古文則多作甒者也至古文雖少作甒之字然如既夕記之甒古文即俗甒為之則此古文或本作甒今文則又作甒注當云今文甒作甒鄭因下文啟二尊之蓋甒作甒不佗甒故云此從古文經字作甒疊今文不用耳李黃所改者未必非也以周案尊甒用布鼎甒用茅今文尊甒字或俗用甒鄭注疊今文不用正明二字之有別也校

物三

五

勘記泥云今文遂謂甒甒無別胡氏又謂今文甒甒鎔出胄失之今文云此佗甒下文啟二尊之蓋甒亦必佗甒可知也

鄭元云燕禮公尊甒用給若錫冬夏異也賈公彥云夏宜用給冬宜用錫陳祥道云君尊故燕大射之甒用葛若錫冬夏異也臣卑故鄉飲昏器祭之甒用葛而已冬夏同也少牢尊甒用給以鄉飲酒知之以周案凡尊甒錫為上給次之給又次之錫布之細者也給葛之細者也大射甒用錫若給燕禮甒用給若錫惟君尊用錫也或給或給亦惟其所用上尋兼下鄭注以為夏冬之



別非其義也鄉飲酒士昏特性皆用綌是士以綌為正也。以君用錫士用綌推之則少牢之冪宜用綌陳氏以為用綌非其至也。周官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爨畫布為布之細者即錫也尊爨用布其餘四飲三酒盞亦用綌若綌。

鄭元云士虞冪用綌布綌布葛屬賈公彥云綌綌以葛為之布以麻為之綌布麻葛襍故有罔號吳廷璣云綌亦可言布何必以麻為說王引之云焚禮冪用綌若錫鄭彼注云冬夏異也以此例之冪用綌布猶言冪用綌若布耳綌用亏夏布用亏冬不同物也以周案士虞冪

物三

七

用綌布對士毼冪用功布為文功布者布之纓似大功縷綌布者布之細近綌葛此惟施之亏凶事者

陳祥道云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爨言疏布巾則畫用精者可知言畫布巾則疏之不畫可知以周案冪人下文云凡王巾皆黼黻亦畫也凡者統上事言之非別上之詞則疏不言畫畫可知也畫不言精精可知也義在互見不在別異如謂八尊之疏巾不畫何又云凡王巾皆黼鄭注分八尊之疏布為祭天六爨之畫布為祭宗廟凡巾為四飲三酒本屬未當又謂畫雲氣與本文又連或云諸侯以下畫雲氣

右冪

舊禮圖云龍勺柄長二尺四寸受五升士大夫漆赤中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疏勺長三尺四寸受一升漆赤中丹柄端蒲勺頭如鳧頭聶崇義云龍勺師儒相傳皆以刻勺頭為龍頭狀疏勺亦宜如疏匕通疏刻畫雲氣飾其柄陳祥道云龍勺刻之以龍也疏勺刻而疏之也蒲勺刻之以蒲也疏勺蓋與疏匕疏屏疏渠眉之象同蒲勺蓋與蒲璧之象同龍水畜也疏水道也蒲水物也勺所以斗齊酒明水故其飾如此以周案灌尊之勺皆有飾鄭注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此舊圖所本俗儒謂三勺皆刻亏其柄未是鄭注玉

物三

太

人黃金勺鼻寸云鼻勺流凡流皆為龍口則龍勺之龍在口不在柄明矣鄭注此三勺並言頭明其疏刻皆在口也勺篆文作勺象勺之形中象有實也橫視之絕似鳥頭而蒲勺畫蒲交錯如羽形與鳥頭更肖故鄭注云合蒲如鳧頭疏引皇侃說竟謂刻為鳧頭微開其口以象蒲之本合非也陳用之說別存一通云疏水道無據聶說疏刻雲氣較近雲水氣

右勺

鄭元云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為字从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賈公彥云此謂上簣下形之字季和穀豆多有故从豆為形也曲者承尊之器象形也



是以豐季之字曲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尊之曲不用本字而用豐季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段玉裁云注曲聲是衍字胡承拱云儀禮古文當本作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豐从豆从山丰聲蜀本云丰聲从山古文彗不從山汗簡亦只作彗蓋丰即半字說文半訓艸盛韻會云說文本作𣎵據此知古文彗本从𣎵亦兼取盛意許鄭義同但鄭以古文彗不从山故但云丰聲傳寫者誤作曲胡肇昕云鄭注當作形近似豆大而卑即鄉射注所云豐形蓋似豆而卑也注云若井鹿盧正謂曲之形也惟其若井鹿盧故其字从豆曲而其形則近似豆

物三

九

大而卑矣以周案曲不成字賈疏非也胡氏謂禮古文本作彗鄭注曲聲為丰聲之誤尋之而云丰取盛義亦非鄭意古文彗以丰尋聲篆文作豐說文云豆之豐滿也从豆象形許意豆之豐滿為本義而承尊之豐為段借字也鄭注則以承尊之豐為本字其字从豆象其形也故注大射云其字从豆近似豆大注鄉射云豐形蓋似豆而上从丰諧其聲也非象豐滿之形亦非取豐滿為義故注鄉射云似豆而卑注大射云丰聲近似豆而卑此許鄭說字之異也六書故引唐本蜀本說文是據鄭義以改許書者段氏刪注聲字胡氏又

欲改為形字是又據許書以改鄭注胥之阮雲臺既據鄭義以改說文豐字注又推鄭說以改說文豐字注說愈膠葛矣鄭注引說者以為若井鹿盧本不足信云其為字从豆破井之說也又云丰聲破象鹿盧之說也胡氏謂鄭注宜作曲形即申其義要謬

禮器制度說射罰廢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匚國戴朽以為戒張鑑說豐象豆而卑鄭注鄉射與燕禮義同以明其不異也制度之說何所據乎以周案禮豐有二三以承尊一以承廢賈疏謂承尊之豐稍大是也而其制初無異制度豐侯之說說文亦增亏本義之後

物三

三

張鑑據鄭注駁之亦是李尤豐侯銘曰豐侯荒謬醉亂迷迭乃象其形為禮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正說右豐鄭元說實獸之楸如今大木鬻上有四周下無足特性斯禁謂之楸者無足有似亏楸或因名云禮器熊安生云後世人因名云耳謂後世作記之人始名為楸孔穎達云定本無世人二字少牢有楸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為楸以周案禮有實獸之楸有陳饌之楸有承尊之楸鄭意實獸陳饌之楸是本名承尊之楸為後起而後起之名亦非始亏作記者又案鄭注既夕云楸今之鬻亏特性注云如今大木鬻則實獸之楸必大亏陳饌承



尊者矣。鼎氏引舊圖以實獸之楹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淡又寸陳饌之楹長七尺廣二尺四寸，淡尺又寸未知所據。陳饌之楹非一，未必凡饌悉取一楹中。

鄭元云：楹斯禁也，無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賈疏所見本，作士用。

楹禁，禁如今方桼。今注疏本脫禁字，茲依疏出注文補。隋長局足高三寸，

皇侃云：楹一頭有足，一頭無足。孔穎達云：楹長四尺廣

二尺四寸，淡又寸，無足，漆赤中，青雲氣。漆字據

為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

雲氣，菱莖為飾，刻其足為寒帷之形。賈公彥云：大夫

用斯禁，士用楹禁，禁是定名，楹者是其義。僂楹禁，斯禁

物三

圭

名異形同，以周案孔疏本漢禮器制度文賈疏用誤本。鄭注義當從孔禁，承兩無可以少牢同楹推之。其形局足刻如寒帷，酒輕則安，酒重則覆，故謂之禁。皇說一頭有足，雖不足信，而禁足之弱難以承重可知也。舊圖未

是

孔穎達云：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賓從大夫也。大夫承尊用楹，士承尊用禁。賈公彥云：禁以禁戒為名，楹取不為酒戒，特性壺禁記云：壺楹禁，不敢與大夫同名。斯禁名雖異，其形同，故禮器大夫士總名楹禁，以周案士亦有用楹

者，但特性有楹以實獸，既夕有楹以承饌，並不用以承尊。用楹承尊，惟大夫士用禁，禁為酒戒，見士冠禮注。楹不為戒，見特性記注。士卑為酒戒，而名禁，故士冠士昏飲酒存其本名，而亏特性，祭祀不為神戒，雖有足亦變名為楹。曰楹禁，所以別大夫之單名楹也。大夫尊優之不為戒，而名楹，故少牢祭祀存其本名，而亏鄉飲鄉射宜為酒戒，雖無足猶存禁名。曰斯禁，亦以別士之單名禁也。玉藻大夫用楹，士用禁，自是定名。斯禁，楹禁以明其義。禮器大夫士楹禁，亦區別辭，非通言。

鄭元云：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廢猶太也。大夫斯禁，禁切

物三

圭

地無足者，陳祥道云：天子諸侯之禁，無足而卑。大夫之楹，士之禁，有足而高。無足謂之廢禁，猶儀禮所謂廢敦廢斂也。楹禁同制，特其足之高下又異耳。廢禁之制不見于經，特葵禮尊有豐，鄭謂似豆而卑，其他不可知也。以周案豐為上下通制，故鄉射亦有設豐之文，而禁則有上下之別。陳氏欲以豐當廢禁，則鄉射之士上僭乎天子矣。禁有足，其無足者，別謂之斯禁。斯之言漸，故注云：斯禁，禁切地。陳氏欲以無足當廢禁，則天子諸侯又下替于大夫矣。經之立文，各有所當。廢敦廢斂，廢之別名也。禁之別名曰楹，曰斯禁，而廢禁非天子諸侯之



別名故玉藻曰大夫側尊用櫨士側尊用禁不及天子諸侯禮器欲明以下為貴不辱不及天子諸侯故以義足之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如廢禁亦其別名也禮器可如下句大夫士櫨禁之例曰天子諸侯廢禁可矣玉藻亦不應不及右櫨禁

物三

受業無錫范蠡  
子家鷖全校

圭

名物通故四

禮書弟四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舊禮圖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鎔以白銀諸侯飾以白金有鼻目以銅為之三足鼐崇義云羊鼎受五斗大夫以銅為之無飾豕鼎受三斗士以鐵為之無飾或說三牲之鼎俱受一斛案下有牛羊豕鼎局長短不同鼎宜各異或說非也以周案鼐氏以羊豕鼎為無飾非苟爽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為飾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

物四

一

金諸侯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也攷匠人廟門容大局七箇闔門容小局三箇鄭注云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小局腳鼎之局長二尺腳鼎者牛鼎之陪也而不可以為羊豕鼎鼐氏乃依匠人注鑿之以為牛鼎之局長三尺羊鼎之局長二尺五寸豕鼎之局長二尺似未足據

鼐崇義云牛鼎三足如牛每足上以牛首飾之羊豕二鼎亦如之陳祥道云若然魚鼎脂鼎豈皆狀以魚脂乎以周案苟九家易說牛鼎三足足上皆作鼻目為飾羊鼎豕鼎形同豈牛鼎飾牛首羊豕鼎飾以羊豕首乎鼐



說不足據

經言鼎之數不同記云鼎數奇而經有十鼎十二鼎以周案士用特豚或一鼎或三鼎一鼎者特豚無配士冠醢子士昏婦饋舅姑及小歛之奠朝禴之奠是也三鼎者特豚而以魚與膾配之特牲禮有上中下三鼎牲上鼎魚中鼎膾下鼎昏禮其牢士器大歛朔月遷祖及祖奠皆用三鼎是也又有士禮三鼎以盛菹醢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遷奠陳鼎又云門外是也其用太牢者或七鼎或九鼎或十鼎或十二鼎七鼎者牛羊豕魚膾腸胃膚公會禮所言下大夫之禮是也九鼎者又加之

物四

二

以鮮魚鮮膾公會禮所言上大夫九俎卽九鼎也少牢公會皆有腸胃而少牢又鼎腸胃不與牲異鼎公會七鼎腸胃不與牲同鼎皆取鼎數奇也十鼎者正鼎七陪鼎三聘禮設殮上介鼎七羞鼎三是也十二鼎者正鼎九陪鼎亦三聘禮宰夫設殮飪一牢鼎九羞鼎三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也鼎數奇而有十鼎十二鼎者分正鼎陪鼎言之皆奇數也其又有十四鼎者卽七鼎之數而陪之聘禮歸饗饌腥二牢鼎二七亦奇數也參攷孔賈義疏如此陳用之云聘禮之鼎過亏王數聘禮陳鼎也王之日舉會鼎也士之既夕過亏特牲特牲庸

禮也既夕斯須禮也至舊說又以鉶為羞鼎辨詳後

公會禮鼎設局甬甬若束若編鄭元云凡鼎甬蓋以茅為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今文局作鉶古文甬皆作密以周案尊甬甬二字不同今文尊甬字亦作甬古文鼎甬字又作密皆段借字也扛鼎之鉶古文作局亦段借字說文作甬甬門聲與甬異此乃局之正字也今多不分

段玉裁云局篆作甬以門野之門為聲音古熒切甬以下承之門為聲音莫狄切說文鼎部甬以木橫貫鼎耳舉之从鼎門聲周禮廟門容大甬七箇卽易玉鉶也

物四

三

金部鉶字下曰所以舉鼎也易謂之鉶禮謂之甬則許氏所據古文禮作甬甚明十七篇內本皆甬甬連文後人因甬字易混遂易甬為局王念孫云此臆說不可從說文鉶字注禮謂之甬當作周禮謂之甬與甬字注引周禮正合鄭注明言今文局為鉶則古文乃是局字非甬字許不引者局乃甬之借字例不尋引也以周案古文作局密隸古定甬密今文作鉶甬說詳六書門甬甬字別甬為覆鼎之物編茅為之甬為扛鼎之物以木為之以木橫貫鼎耳謂之甬以金飾其扛鼎之木謂之鉶甬其質鉶其飾二字亦別士冠禮設局甬鄭注不讀局



為闢者嫌破字也不從今文作鉉者鉉非局之質且非  
士飾也公會禮仍從古文作局不從今文者明一律也  
右鼎

舊禮圖云俎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  
赤中央黑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以周案俎有上下  
端少牢禮云肩在上謂上端也凡牲體肩胛肱之在肱  
者載上端髀髀之在後者載下端脊脅腸胃肺則在俎  
之中央舊圖中央黑所以別其兩端也俗人誤以中黑  
為格木分為二區謬矣兩端赤中央黑文見畀圖諸臣  
加雲氣天子犧飾之文見明堂位孔疏詩箋云大房玉

物四

四

飾俎也是天子房俎又有玉飾

鄭元云椀始有四足也厥為之距舊禮圖云厥亦如椀  
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賀循云直有脚曰椀加脚中央  
橫木曰厥以周案厥施弓足之上下之中閑鄭注少牢  
禮俎拒云拒讀為介距之距俎距脰中當橫節也鄭以  
拒為俎足之橫木故讀從左傳為之金距之距服注金  
距以金踏距是距為雞爪也鄭意距為橫觥之名故注  
鄉射記距隨以為物之橫畫金距者雞脰附金以橫觥  
之也漢又行志不鳴燕距注云距雞附足骨門時所用  
刺之與鄭義合俎距當脰中節故又申之云脰中當橫

節陳用之禮書俎圖施距弓足下與房互異大謬鄭又  
注夏后氏以厥云厥之言歷謂中足為橫距之象歷者  
厥之義橫者距之義也

鄭元云殷以棋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舊禮圖云  
棋讀曰矩曲橈其足孔穎達云棋枳之樹其枝多曲橈  
故陸璣草木疏云棋曲來巢殷俎似之焦循云說文檼  
積檼也徐鍇云積檼不申之意此枳棋即積檼也荀子  
桷木必待櫨栝烝矯然後直桷即棋也宋玉風賦枳句  
來巢枳句即積檼言樹木曲橈者身巢其上與下句空  
穴為對李善以為枳樹多句非也樹之名枳桷者亦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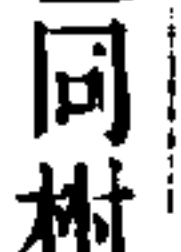
物四

五

義弓積檼非殷俎取義弓枳桷樹也正義迄矣以周案  
鄭注之枳棋即說文之積檼乃不申之意非木名故禮  
舊圖改讀曰矩禮舊圖即鄭阮禮圖也焦語雖過矯以  
殷俎非取義弓枳檼之樹其說自正

毛詩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鄭箋云大房玉飾俎也其  
制足閑有橫下有枂似乎堂後有房以周案大房房俎  
也毛傳據周語全烝房烝烝為解房烝半體謂之房  
俎猶烝烝折節謂之折俎也鄭箋據明堂位椀厥棋房  
為解椀厥棋皆以俎之形象言則房亦其狀也房俎之  
與在枂故禮注云房謂足下枂古斲枂亦謂之房也俎




从公且形聲兼會意字說文且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古文作鄭意且古文作祇有一橫故云上下兩闕詩疏謂村上有橫似弓堂上有房與簔房村之訓違禮疏謂兩足各別為村足闕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村似堂之兩頭各有房較詩疏為明云各別為村者明一足一村也圖兩足同村又不施橫木俱未合又云自巖俎以下皆宜有舟更脫說右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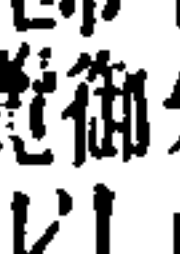

鄭元云特牲禮記遵巾以綌也繡裏裏裏者繡也繡裏者皆元被敖繡公云此巾云繡裏則是凡巾皆複為之以周案巾在遵外巾以綌也句絕也者別事之詞繡

物四

太


裏裏烝烝擇皆言遵裏之物繡裏者遵以竹為之而又以布繡其裏也禮言繡裏者三皆謂竹器之裏飾竹器之飾裏其常也而士昏之笄又加以緇被注云被裏也笄有裏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明其異也聘禮之竹簋方元被繡裏同特牲禮之遵繡裏專謂竹遵之內飾注引舊說裏必有被以倫異義其意遵之繡裏與笄同不必皆有被有被者盡飾耳合士昏注讀之自見巾用絺綌取其疏達何用緇為然敖氏說亦有本氏禮圖云遵巾用綌元被繡裏圖一幅

舊禮圖云豆以木受四外口圓徑尺高尺二寸

漆赤中爾雅疏作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加象飾口天子玉飾以周案少牢饋食有瓦豆是豆不畫以木也旗人為豆崇尺是瓦豆之高也遵人注云遵如豆其容實皆四升賈疏以為遵豆皆面徑尺柄尺依漢禮器制度知之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則柄尺實古制矣論語皇疏云柄尺二寸非也柄即中央直者禮謂之校其下有跗禮謂之鐙跗與口各高一寸合柄一尺為高尺二寸鄭注禮記云豆徑尺疏云面徑尺以口高一寸圓徑一尺算之已足容實四升氏以為口圓徑尺二寸亦非也

物四

七

晶崇義云鄭注周禮及禮記云豆以木為之受四升口圓徑尺二寸有蓋注遵人及士虞禮云遵以竹為之口有滕緣形制如豆亦容四升有巾儀禮鄉射脯長尺二寸橫弓遵上以周案禮注無豆口圓徑尺二寸之語氏蓋以遵豆大小相等而鄉射有脯橫遵上之文遂定豆口之徑尺二寸也攷鄉飲記注云鄉射禮膳長尺二寸曲禮以脯修置者左胸右末疏云曲禮注屈中曰胸臍脯長尺二寸其橫弓遵上者屈中止長六寸此說雖未盡然曰橫弓上則其口必小矣又案對文豆以木遵以竹通言之遵亦併豆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



遷瓦豆謂之登是遷登均有豆名也遷有豆名故膳人曰其豆脯豆謂遷登有豆名故大戴記曰豆之先大羹豆謂登

記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鄭元云豆之數謂天子朔會諸侯相會及會大夫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鹵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鹵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鹵夾各六皇侃云天子庶羞百二十品遷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鹵夾各十七合之故六十也孔穎達云禮正羞庶羞有別此上大夫

物四

八

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為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為正羞故熊氏以為正羞醢醢百二十壽之等但不知堂夾若為陳列皇氏以為庶羞非也以周案鄭注堂上東鹵夾之陳參合掌客聘禮及此記以定之掌客注言義甚之尤詳精密孔疏駁皇亦當陳氏禮書謂禮器之豆數用數也掌客之豆數陳數也然每會所用如禮器數亦嫌太多分別無當不如從注俱作陳數說

郊特牲鼎俎奇遷豆偶而有司徹有六俎鄉飲酒義有三豆又豆孔穎達說鄉飲酒是季鹵相次非正豆也陳祥道說俎列而陳之則費奇祿而用之雖偶可也有司

徹祿俎也

楊復云士冠脯醢士昏醢賓脯醢鄉飲脯醢眾賓辯有脯醢鄉射薦脯用遷又臘醢以豆聘禮醢賓脯醢又筵几弓室薦脯醢燕禮大射禮獻賓獻公獻卿薦脯醢土器禮始於賓脯醢小飲與脯醢朝夕與脯醢特牲禮主人獻賓薦脯醢以上皆一豆一遷士冠再醢兩豆葵菹臘醢兩遷桌脯大斂駢豆兩遷無勝士虞兩豆兩遷獻祝罔豆兩遷特牲罔遷兩豆主婦致饔主人罔豆兩遷以上皆罔豆兩遷既夕遣奠四豆四遷少牢賓尸四豆四遷以上皆四豆四遷又云士昏禮夫婦席醢醬二

物四

九

豆菹醢四豆無遷婦饋舅姑有菹醢無遷聘禮歸饔餼八豆鹵夾六豆東夾亦如之無遷公會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無遷特牲禮厭祭時薦罔豆及迎尸饋食時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未用遷也主婦亞獻尸始設遷少牢厭祭及迎尸饋食亦未用遷也建賓尸主婦薦韭菹醢昌菹醢取遷弓房觀其所薦先後之序則豆重遷輕弓此可見矣凌廷堪云楊說非也考禮之通例會禮則有豆無遷飲酒之禮則豆遷皆有故公會大夫有豆無遷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豆遷皆有特牲尸入九飯有豆無遷主婦亞獻主人獻賓豆遷皆有少牢尸入士



一飯有豆無盥有司徹祭畢賓尸豆盥皆有蓋禮不同則器亦異非豆重而盥輕也以周案陳用之有簠尊簠卑之說楊信齋因之又以為豆重盥輕其實禮有黍稷用簠有稻粱即用簠有乾物用盥有濡物即用豆器必當其用物必當其禮其輕重初不在器也凌氏駁楊甚覈其駁陳說謂黍稷正饌稻粱加饌正饌尊弓加饌則簠亦尊弓簠此說矯枉過正六穀以稻粱為賢如以加饌為卑則稻粱亦賤弓黍稷乎右盥豆

賈公彥云祭宗廟皆用木簠瓦簠以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陳祥道云先儒謂宗廟之簠豆用

物四

十

木天地之簠豆用瓦然詩述祀天之禮言弓豆弓登則祀天有木豆矣少牢饋食有瓦豆則宗廟有瓦豆矣以周案郊特牲孔疏以祭天之簠豆用瓦說同賈疏據皇侃說器用陶匏是盛牲牢及酌酒器不以為簠豆專用瓦瓦豆質木豆有飾不飾其不飾者亦質耳

毛詩傳云圓曰簠許慎云簠黍稷方器也古文他匚集

引他匚又他匚又他机簠黍稷圓器也鄭元云方曰簠圓

曰簠人注易損二簠可用亨離為日日體圓與為木

木器圓簠象聘禮竹簠方以竹為之狀如簠

氏校而方如今寒具宮者圓此方耳舊禮圖云內方

外圓曰簠內圓外方曰簠陳祥道云簠外圓內方說文謂簠方器者言其內也鄭注圓曰簠者言其外也以周案詩伐木傳有圓曰簠之文說者以為後人據鄭注所增非毛公本訓此乃墨守說文家之言也竊攷其文有他匚他匚他机他簠說文他匚他机他九周禮舍人之異器之文又有而匚匚匚三體為最古軌者匚之省九者机之省簠者匚机之別其質有用土史記自序作土簠用瓦旅人職用木見易鄭注古文从木用竹見聘禮及竹為之也用銅禮記仲饋簠謂銅之異蓋自堯飯土匚而後有虞氏尚陶乃有瓦匚以盛黍稷其形本圓三

物四

十

代益文又以木為之而加以飾弓是有机字後又變其形為方而以竹為之以盛棗栗弓是有簠字時或範之以銅或圓或方本不一制阮氏鐘鼎款識謂目驗諸器知簠多方而有圓者簠多圓而有方者是也然其字十有餘體並不从竹他簠以盛黍稷之器本用木不用竹也自秦漢以來匚机之文為簠所奪鄭注乃以木簠圓竹簠如簠而方分別言之其說最正許氏說文例宗小篆故以簠字為正文編入竹部自應用竹簠本義以為方器簠方而簠圓矣說者不察謂許氏以古文匚匚皆从匚故知其器本方則簠古文他匚亦从匚說文又何



以云圓器乎說文「」字下云受物器也本不指定為方器矣竹簋方經有明文木簋圖說出毛傳而木竹二簋不能久傳亏世蓋漢人已不及見而又以師說有方圓之異亏是為內圓外方之說以彌縫之然御覽引禮圖云簋中方外圓簋中圓外方與聶氏圖所引又異聘禮釋文云外圓內方曰簋內圓外方曰簋與御覽所引合周官舍人注方曰簋圓曰簋賈疏云皆據外而言又與聶氏所引合但御覽文多誤其所引禮圖簋字實互易今更定之如左禮圖云簋受一升御覽誤以為簋今穀其受一斗二升是瓦簋之制也此所云係木簋一與瓦簋自異然云受一升嫌太小聶氏引無此文足高

物四

主

一寸聶氏引中方外圓聶氏引漆丹中聶氏引蓋龜形諸侯飾以象天子玉飾聶氏盛黍稷聶氏禮有明文鄭注掌客亦云簋黍稷聶氏器亏此可訂御覽此條屬簋之誤聶氏足高一寸中圓外方挫其四角聶氏八角形也漆赤中蓋亦龜形其飾如簋聶氏此文似倒梁禮有明文亏此可訂御覽此條屬梁簋之誤然則釋文云云亦簋簋字互誤也又案鄭注損之二簋為木器二數名注坎之尊酒簋貳用缶云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亏簋副設元酒而用缶則以簋為瓦器貳訓副分別甚精自注家兩簋不分坎之酒簋亦訓為盛黍稷亏貳用缶句不貫而鄭注尊

亏簋亦疑為不辭矣

胡培翬云聘禮竹簋方有蓋則元被纁裏者乃是飾之亏內外非覆之亏上者與遷之用巾似別以周案胡氏以元被纁裏為內外飾是已以為有蓋不必覆以巾猶非也簋簋皆有益有帛公會記云簋有益帛注云去會亏房蓋以帛

歐陽修云簋外方內圓而小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亏其蓋刻龜形與原父所尋真古簋不同戴震云集古錄所言即三禮圖亏簋蓋作一小龜形也其說始亏儀禮疏誤

物四

主

解鄭注鄭云飾蓋象龜蓋者意疑未定之詞以周案集古錄所言銅簋也即禮之饌簋鄭注禮器饌簋云刻為龜又注禮記饌簋云刻為蟲獸皆據通體刻之並非指蓋而一云龜形一云蟲獸以簋不一制難以指定故兩言之孔疏則謂龜簋聲相近直傳會耳戴說尤誤說詳後

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鄭元云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筯筯者圖此方耳釋文作簋云本或作簋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聶氏集釋敖氏俱作簋注同通解楊氏載經注要義載經



俱作簠張爾岐從釋文戴震程瑤田段玉裁胡培翬皆從唐石經其說云冬官玉人注疏及覲禮疏引此經並作簠賈疏云凡簠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用木而圓本鄭周易注坎卦鄭注云離為日日體受斗二升依旄人簠受一斛言之是賈本作簠也鄭注以簠為木器而圓而經竹簠不圓故曰方以別之若經本作簠簠本方何必贅言方鄭必破簠為簠矣今鄭不破字是鄭本作簠也然則簠圓簠方鄭義詳于許矣

賈公彥說瓦簠木簠竹簠皆容斗二升舊禮圖云木簠受一升集古錄銅簠容四升博古圖銅簠容三升七合

物四

古

所見各異

鄭元說簠大夫刻為龜諸侯又飾以象天子以玉士用敔特牲饋食禮變敔言簠容同姓之士昇從周制陳祥道云簠大夫士刻龜弓蓋而已人君則全飾之以周案簠簠華美之器大夫以上用之士祇用敔特牲饋食禮云兩敔在鹵堂是也其末云佐食分簠鏞此蓋以敔亦簠類遂通稱之此與鄉飲酒禮解亦稱敔同鄭注容同姓之士昇用簠簠未是或據管仲饗簠為僭以為大夫亦不昇用簠禮聘禮有簠詩禮賢有簠皆從諸侯之制此說亦非饗簠謂刻以龜文而又飾之當以鄭注為是

然鄭注刻為龜亦謂通體刻以龜形陳用之誤信簠簠刻龜之舊圖而遂生此曲說尤不足據

孔穎達說諸侯朔月四簠天子朔月當六簠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簠若盛舉則八簠故小雅陳饋八簠當加以稻粱也魯禮其數更多公食下大夫黍稷六簠上大夫八簠其稻粱上下大夫俱兩簠聘禮饗饋上大夫堂上八簠東鹵夾各六簠其諸侯則掌客上公簠十侯伯八子男六簠則俱同十二其祭禮則天子八簠故祭統云八簠之實注云天子之祭八簠然則諸侯六簠祭統諸侯禮曰四簠黍稷者見其修于廟中不云六簠二簠畱

物四

五

之厭故也大夫祭則四敔少牢禮是也士則二敔特牲禮是也其諸侯與大夫食亦四簠故秦詩云每食四簠陳祥道說天子曰食八簠諸侯曰食四簠玉藻朔月亦食四簠為異代禮以周案諸侯朔月食四簠祭用六簠天子朔月食六簠其盛舉同祭禮用八簠禮食有加于祭者食陳數非食數也陳說不足據

右簠簠

晁崇義云瑚璉與牟案諸舊圖形制同于簠簠故略而不取以周案瑚璉形制之不同鄭注已云未聞據御覽引舊禮圖云瑚受一升制度云如簠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大夫飾口以白金制度云如簠而兌



下所述形制據叔孫通禮器制度為文云平下者謂底平無足也云兌下者謂底銳佗足也則瑚璉有足不足之分矣鼎云形制同簠簋太失察簠之不同簋也明矣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簠瑚璉者簠之類故舊圖以簠擬之謂形制同簠非也康成包咸注論語賈逵服虔注左傳皆云夏瑚璉當別有所據皇氏以論語注為誤亦未是 右瑚璉

鄭元云少牢禮鼓皆南首鼓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人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賈公彥云經鼓皆南首明象龜獸之形以龜有上下甲故知鼓蓋象

物四

末

之戴震胡培翬諸說鄭注蓋字是虛詞非會蓋之蓋其誤自賈疏始以周案少牢禮鼓皆南首而曰南是首非鼓之蓋也士器禮鼓殷會面足足而曰面是足非鼓之腳也鼓別有首有足則其器必有所象矣鄭注南首而云飾蓋象龜者謂飾鼓之蓋佗龜文以象上甲知上甲則知其首為龜首也故舉蓋以明之蓋非疑詞戴胡之說非也云周人禮飾器各以其類者明器之有蓋者皆飾以龜此為簠簋之通例也云龜有上下甲者申言飾蓋象龜之義以明蓋象上甲底象下甲則其首足自在鼓身可知舊禮圖佗龜全形亏蓋上非也鼓身如釜

故目象覆釜謂之鼓目正象覆釜謂之鼓正近之圖鼓者尤不制

鄭元云鼓殷會面足足之令足閒鄉背也鼓有足則鼓之形如今酒鼓敖繼公云面足足是以首自鄉也少牢禮鼓皆南首蓋北面設之故也鼓有首足足如物之縮者然皆在上昌盛世佐云鼎圖鼓蓋為龜形用少牢注疏說也今鼓蓋既殷猶云面足足則其說恐未必然以周案據鄭注鼓有三足執之之法令兩足足之閒鄉背則一足鄉身也舊禮圖鼓全足如解本誤陳氏禮書云近尋古鼓亏地中有三足是也敖氏以為飾龜之足足對首言說

物四

七

自可通而治舊圖龜負蓋之說故又謂足在蓋上與殷會之文相觸故盛氏有此疑其實蓋象龜之上甲其首與足自在鼓身也面足足者首鄉身也如以鼓足足言鼓三足足曰面不義故必須以閒字足之

舊禮圖云鼓有足其形如今酒尊牟受一斗如鼓形古牟受一斗平下漆赤中飾口以白金蓋亦龜形以周案鼓有足牟如鼓而下平無足則牟者即廢鼓也故經記中多鼓牟連文鄭注內則鼓牟云牟讀曰整黍稷器也釋文云齊人呼土釜為牟正義引隱義云整土釜也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據此則整為本字牟為借字後



人以木為之又加木作梓既夕禮今文曰兩鼓兩梓凡鼓牟皆有瓦木二物其身之形制皆與釜相同但鼓有足牟無足釜有耳而無蓋與飾其所容受大小亦不同也

鄭元云既夕禮兩鼓兩梓梓盛湯漿今文為梓以周案公羊傳古者梓不穿注云梓飲水器與鄭注同其字以孟為正說文孟飲器是也今文作梓兩鼓兩梓即內則之鼓牟其字以釜為正鄭彼注云牟讀曰釜鼓牟黍稷器是也 右鼓

舊禮圖云鏹以盛羹受一斗 御覽作一升誤茲依鼎改 口徑六寸有

物四

太

足高一寸有兩耳蓋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鼎崇義云鏹是羹器即鏹鼎也故周禮亨人祭祀則供鏹羹而掌客注云不殺則無鏹鼎然則據羹在鏹曰鏹羹據器言之曰鏹鼎據在正鼎之後設之則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今祭器中有以木為之者平底無足以周案鏹為盛羹之器大羹盛于簠鏹羹盛于鏹鏹非鼎屬御覽引舊圖鏹有足高一寸鼎氏誤以鏹為鼎改云三足高二寸以合之非也胡竹村聘禮正義云據此經上云陪鼎當內廉此堂上又有鏹則鏹非陪鼎矣周禮掌客公鏹三十

有八鼎簋十有二鄭注鏹羹器也鼎牲器也鼎十有二者正鼎九與陪鼎三鄭別鏹與鼎為二器甚明其云不殺則無鏹鼎者謂不殺則無鏹與鼎非為一物也自賈氏掌客疏云鏹鼎即陪鼎後人沿其誤胡氏說是鏹亦作鉶鉶為鐘之長頸者通俗字也

賈公彥說公會大夫禮有四鏹而扱上鏹辯擣則惟有一杞以優賓也少牢羞兩鏹皆有杞彼為祭神故各有杞敖繼公說公會禮四鏹皆有杞其擣之惟用上者之杞褚寅亮云器無虛設若惟用上者之杞餘杞不為虛設郭賈疏為長 右鏹

物四

左

鄭眾云角杞角匕也許慎云禮有杞杞匕也鄭元云杞狀如匕以周案杞有醴杞有鏹杞醴杞以角為之鏹杞以木為之兩杞尚有別則扱醴扱鏹之杞與匕飯匕牲體之匕受當有別空從鄭注段注說文云常用器曰匕禮器曰杞非也

禮醴設角杞有面葉有面枋鄭元云葉杞大端古文葉為搗今文枋為柄敖繼公云建杞上葉下枋盛世佐云建杞上枋下葉以周案鄭注杞狀如匕又云匕有淺斗狀如飯椀葉即淺斗盛物之處凡受醴者必面葉士冠醴冠者酌醴者面葉為授賓也酌者面葉則賓尋面枋



賓面枋則冠者尋面葉也士昏醴婦酌醴者面枋為不授舅也不授舅則酌者必面枋而後婦尋面葉也聘禮酌醴者面枋為同面授公也鄭注云不面枋不訝受也同面授公酌者必面枋公亦可面枋公面枋則賓尋面葉也經文亏酌醴之面葉面枋雖異而受醴者之面葉則同賈疏已略言之矣建柶之說盛氏為當古文葉為擣擣卽聘禮尙擣之擣擣葉同部擣不同部凡字之从斂者俗多从葛如臈擣擣錫之類故字又為擣或又誤从木作擣少儀執箕擣箕口也字亦作擣弟子職作揲揲卽葉也其字亦从手柶柄曲見聶氏所引舊圖

物四

字

俗儒誤以為匕柄直并謂柶柄不曲妄謬

禮記云柶以桑長三尺或曰又尺刊其柄與末舊禮圖云匕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三寸長八寸漆丹柄頭疏匕形如飯櫟以棘心為之長二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其柄葉通疏皆丹漆之挑匕漆柄末及淺斗中皆朱柄葉長短廣狹與疏匕同以周案禮經匕之別有又其一以桑為之謂之卷匕其四皆以棘為之謂之吉匕吉匕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挑匕有疏匕黍稷盛于鼓之量受斗二升高不過尺則黍稷之匕必小亏牲匕也有司徹司馬以一手執挑匕枋以挹清注于

疏匕若是者三則挑匕必小亏疏匕也鄭注既夕禮疏匕云疏柄有刻飾者二匕皆有淺斗狀如飯櫟又注有司徹挑匕云挑長柄可以抒物亏器中是則疏匕葉大而柄短挑匕柄長而葉小也禮記言匕之長有三尺五尺之異其三尺者疏匕又尺者挑匕與舊圖三七並長二尺四寸未知何據疏匕狀如飯櫟飯櫟如今飯匙卽所謂黍稷之匕則黍稷之匕雖非疏匕而其形相類也挑匕以抒物亏器中似據牲匕而言陳氏禮書以挑匕卽牲匕其說可通舊圖分牲匕挑匕為二今姑仍之匕易詩皆作匕士器禮作柶禮記又作柶古今字異爾劉

物四

圭

昌宗分匕為器名柶為柶載非也器用桑尙黃吉用棘尙赤器桑吉棘各取其音器黃吉赤各盡其義

阮元云匕說文作匕當象形然古木匕之形不可見矣通俗文曰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尋見匕首可知匕形匕首柄上有旁枝卽匕字旁一小枝所象古匕以棘桑為之當如此形特柄長耳以周案古匕身作淺斗柄又曲與阮氏所圖匕首豐脊而直柄不同申其說者因謂匕柄本直非也詩言有抹天畢有抹棘匕抹者曲而長也匕與畢皆曲柄見于經矣鄭注士冠云柶狀如匕柶亦曲柄



鄭元云特性禮宗人輒畢畢狀如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勇襟記曰杙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與末杙畢同材明矣今此杙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似御他神物神物惡桑义則少牢饋食及虞燕义何哉此無义者乃主人不親舉目以周案凡主人匕牲體亏鼎執事者必以畢助之鄭注所謂備失脫是也有鼎必有匕有匕必有畢文見于此勇鄭注辨匕畢之用誠是然以少牢禮不言畢為大夫不親匕殊泥說詳肆獻裸饋食門卷之四 右杙匕畢

舊禮圖云洗勺受又升口徑六寸曲中博三寸長三寸

物四

圭

柄長二尺四寸漆赤中柄末亦丹疏勺長三尺四寸受一升漆赤中丹柄端以周案攷工記梓人云勺一升注云勺尊斗也斗今作升誤則勺受一升記有明文矣梓人又云一獻而三酬則一豆馬鄭俱讀豆為斗斗與一獻三觶相應則斗四升也詩酌以大斗傳云長三尺也疏引禮器制度云勺又升徑三寸長三尺則斗之大者又升其長三尺也洗勺亦謂之斗鄭注少牢云沃盥必用料是也晁氏所引舊圖云洗勺受又升是用大斗數也云口徑六寸柄長二尺四寸并為三尺以合毛傳與禮器制度不同疏勺長三尺四寸受一升則其斗又較小矣

右勺

說文云斗十升也象形有柄料勺也从木从斗注家以料為後出字以周案斗量名料勺器二字不同量名之斗為十升勺器之斗為四升故鄭注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云豆當為斗又駁異義云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斗與一獻三觶相應則中人飲一斗酒者飲四升酒也其大者亦不過又升詩酌以大斗傳云長三尺疏引禮器制度云其勺又升是也以斗料為一字則斗酒之義不明矣劉原甫七經小傳云獻以一升酬以三升并為四升四升為豆豆雖非飲酒其計數則然鄭

物四

圭

以三酬為九升加一獻為十升遂破豆為斗劉氏止知斗為十升之名不知料之為四升遂誤會鄭意而云然不足據也 右斗

漢禮器制度云洗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白鍔天子黃金尊卑皆用金疊及其大小皆異舊禮圖云洗高三尺口徑一尺又寸足徑三尺中身小疏中士以鐵為之大夫以上銅為之諸侯白金飾天子黃金飾疊受一斛口徑一尺脰高又寸侈旁一寸大中身兒下漆赤中元土加青雲氣以周案據御覽及晁圖引舊圖天子諸侯之洗亦銅為之其飾有異耳鄭注士冠云洗盥盥洗者棄



水器也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亦用叔孫通說敖氏因士冠諸篇不言罍謂士之水器異褚氏辨之云士苟用他器則諸篇必一見以明其異而俱不言則用罍同也云大小異則罍固非皆受一斛矣

鼎崇義云梁正張鑑修阮氏等圖云匱受一斗流長六尺漆赤中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金飾皆畫赤雲氣然流口徑可一寸圖木又有作流長三寸者以周案說文匱部匱似羹魁柄中有道可注水酒从匱也聲斗部魁羹料也料勺也是則匱之形似羹勺其流在柄空其注之長矣鼎氏圖匱如有注尊甚乖古制

物四

匱

胡培翬云據儀禮注及引禮圖皆以匱為盥器內則敦牟卮匱鄭注卮匱酒漿器似混釋文引左傳注匱沃盥器孔疏亦引左傳奉匱沃盥證之蓋皆有疑弓鄭注目以周案說文匱柄中有道可以注水酒則匱以注水亦可用以注酒漿矣如泥為沃盥之器與餒何涉

鄭元云士冠禮褻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匱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古文匱作𠂔籀一作𠂔以周案匱為冠箱他經

無見說文匱漆米簋也漆米之簋亦非所以盛冠其字當從古文化簋簋竹器之似籩而可以薦冠弁者也明堂位曰薦用玉豆雕簋鄭注曰簋籩屬也以竹為之雕

刻飾其直者孔疏曰簋以竹為之形如筥亦薦時用也雕其直是刻其柄也攷籩豆狀同但竹木異耳籩豆皆無柄而祭統曰薦豆執校鄭注校豆中央直者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是中央直者有柄名也簋狀如籩其形上闊可以薦冠弁其中央直者小而可執故曰執以待亏鹵玷南若冠箱當與簋同陳不舉云執右洗匱

物四

受業通州顧鴻閣家鷺全校

三



名物通故五

禮書第四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禮樂記舜作五絃之琴說文云琴禁也神農所化洞越練朱五絃周加二絃禮舊圖云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周文王又加二絃曰少宮少商蔡伯喈復增二絃故有九絃者二絃大次三絃小次四絃尤小最清也風俗通義云世本神農作琴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七絃者法七星也廣雅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以周案記明堂位大瑟中琴小瑟說者謂琴瑟皆有三等中小互文爾雅大琴謂之離郭注云

物五

二十七絃初學記引樂錄御覽引爾雅注並云大琴二十絃郝氏義疏以郭注七字為衍徐新田又謂體有大小絃無多少琴皆五絃瑟皆二十七絃近世琴絃亦有三等大琴之絃二百四十綸中琴百六十綸小琴百二十綸琴體之長短相較必微有參差而其聲則無弗同蓋琴體有短長琴隱俗謂之嶽山亦有崇庠二者宜相稱也琴長則隱宜崇琴短則隱宜庠自有一定之準答之論琴者但言琴長若干不言隱崇幾何何以審音而協律乎

世本云瑟宓戲氏作五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

勝故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聲風俗通義云瑟世本宓戲作八尺一寸四十分今瑟長八尺五寸非正器也禮舊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歲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郭璞云大瑟長八尺一寸廣尺八寸二十七絃以周案邢疏引世本宓戲作瑟二十五絃風俗通引作四十分絃未知孰是舊說瑟二十五絃郭云二十七絃亦未見所出據禮舊圖雅瑟頌瑟及雅墳頌墳雅箏頌箏雅簫頌簫並雅侈弓頌襄二季傳穆姜為頌琴杜注以頌琴猶雅琴其說亦非

物五

二

爾雅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說文云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古者隨作笙禮舊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有雅簧十三上六下七郭璞云笙別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以周案諸說笙十三簧本笙師先鄭注風俗通云長四寸十二簧字誤大笙卽等郭云十九簧與先鄭異亦未見所出

許慎云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今作簫鄭元云簫如篴三孔毛詩傳簫六空廣雅簫七孔郝懿行云其施弓吹以和樂者三孔如笛而短其施弓舞所執者則六孔當如笛而長風俗通引樂記云笛長一尺四寸七



孔簡兮釋文云簫長三尺執之以舞是也以周案謂吹簫舞簫有長短可也吹三孔舞六孔七孔何據

杜子春云遂今時所吹又孔竹遂許慎云笛七孔簫也羌笛三孔應劭云笛按樂記武帝時耶仲之所作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本四孔京君明加以一孔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又晉徐養原云三孔古簫也又孔七孔笛之變也後人因又孔之笛遂併三孔者而亦笛之張指又併七孔之笛而簫之胥失之矣鄭眾許慎說管如簫六孔鄭元云管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應劭云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

物五

三

六孔郭璞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公彥云廣雅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八孔蓋傳寫誤當從六孔為正與今本異觀後鄭意不與諸家同郝懿行云郭注有底誤徐養原說鄭意與諸家不異蓋兩管各三孔參差設之併之而尋六孔管之形如兩簫

鄭眾云簫七空蔡邕云簫六孔有距橫吹之宋均云簫吹孔有觜如酸棗張揖云簫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此據疏引郭璞云大簫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賈公彥云禮圖云簫九孔司農云七孔蓋傳寫者誤當云八

孔或司農別有所見孔穎達云司農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郝懿行云或言觜或言距或言翹皆指吹孔之上出者而言廣雅八孔笙師注七孔月令章句六孔禮圖九孔風俗通又云十孔或器有大小或所傳異也以周案聶氏引禮舊圖云簫簫長尺四寸頌簫長尺二寸與郭注合凡言簫者大亏頌

三禮舊圖云簫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強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強月令章句云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廣雅同禮圖爾雅郭注同章句風俗通義云簫十管長尺與諸書均異

物五

四

鄭元云柷狀如漆箏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故狀如伏虎背上刻之劉熙云柷如物始見柷柷然也故訓為始以佗樂也故狀如伏虎故衡也衡止也所以止樂也郭璞云柷如漆箏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以周案鄭說柷如漆箏中有椎說本先鄭小師注後儒皆從之風俗通引禮樂記云柷方三尺又寸高尺又寸中有椎上通廣雅文同竝與郭注異柷故詩作柷圉傳云柷木柷也圉揭也樂記作柷柷注云柷柷謂柷故

鄭元云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襄疾之以種種一名相因以名焉應劭云相拊也所以輔相于樂劉



熙云搏拊以韋盛種形如鼓以手拍拊之也郝懿行云樂記曾守拊鼓是拊乃鼓屬用以節樂因名節鼓通典云節鼓狀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以節樂所說形狀與劉鄭異以周案拊與相渾言通析言別樂記曰曾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析言之也拊形如鼓曰拊鼓相者所以輔其拊鼓之箱也拊以韋充種而以手拍之其音不響故下又用箱盛之以助其聲通典狀如博局云云卽其箱也適容其鼓謂容其種韋之鼓今鼙圖猶然郝氏誤以箱爲鼓遂謂與劉鄭異失之

惠士奇云拊名撫拍以手拍之牘名頓相以手築之拊

物五

五

中實相中虛康成合爲一可乎以周案笙師春牘應雅先鄭注春牘以竹其端兩空髮畫以兩手築地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舊唐書春牘虛中如笛無底舉以頓地如春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惠說本此但春牘雖有頓相之名與樂記治亂之相自別拊爲撫拍亦謂之拍版說要難據

攷工記鳧氏爲鍾十分其銑六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閏六二分以爲之鼓閏以其鼓閏爲之舞脩六二分以爲舞廣鄭元云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閏與鉦之徑相應鼓閏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

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六徑之二分以爲之閏則舞閏之方恆居銑之四也舞閏方四則鼓閏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凡言閏者亦爲從篆以介之金榜云閏者爲篆以介之記云篆閏是也篆設亏鉦故目鉦之長爲鉦閏鉦外下至銑者爲銑閏下至亏者爲鼓閏矣鐘體以銑徑十分爲度自是以二莖之鉦徑八舞脩六舞廣四其徑也閏之數恆應亏徑銑閏與鉦徑相應鼓閏與舞脩相應則鉦閏宜與舞廣相應亦以二莖之可知下記大鍾小鍾之厚此鉦閏減亏鼓閏之明文也以周案鍾

物五

六

體上鉦下鼓其兩角爲銑記文銑閏據一面言則鼓閏鉦閏亦據一面爲文可知其謂之閏者以有篆介之也鍾有橫篆以介其上下又有從篆以介其閏鉦上鼓下以橫篆分鉦閏鼓閏以從篆分注云凡言閏者亦爲從篆以介之亦者亦橫篆也記銑閏謂之亏以其鉦爲之銑閏兩銑閏皆以口言當從鄭以其鼓閏爲之舞脩卽可知以其鉦閏爲之舞廣鉦閏減亏鼓閏此當以金說爲正鄭以鼓閏鉦閏同方六與下節大鍾十分其鼓閏小鍾十分其鉦閏不可通金氏解亏之銑閏以口言鉦之銑閏以旁言同文異解殊覺未當



戴震云舞者鍾體上覆其脩六是為橢圓大徑其廣四  
是為橢圓小徑鍾之羨空準此為度矣金榜云鍾體鉦  
上鼓下舞者其上覆故記變開言廣鄭君以舞居鍾體  
之崇謂今時或無鉦開蓋誤以鉦當舞以周案戴說可  
從

程瑤田云古鍾羨而不圓下鼓上鉦其大致也以十分  
之銑太二尋八為鍾體上段之鉦所太之二在下段者  
鼓也銑開八謂鍾口大徑鼓開六為鍾口小徑如是則  
鍾口縱橫之度尋矣舞脩六為鍾頂大徑舞廣四為鍾  
頂小徑如是則鍾頂縱橫之度尋矣兩鉦之開曰鉦開

物五

七

兩鼓之開曰鼓開兩銑之開曰銑開以周案記文銑開  
據一面立文故鄭注鉦開鼓開亦就一面為說凡言開  
者有實地可指程氏以為兩面內徑相距之度則諸言  
開者為肉好之好乃空處非實地如其所言亏之銑開  
為弧背鉦之銑開為弧背同文異解亦覺未安

記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開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  
鉦開以其一為之厚鄭元云鼓鉦之開同方六而今定  
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  
鼓外二鉦外一金榜云鼓開六鉦開四徐養原云此記  
厚薄之至為別聲之法也鍾聲之清濁高下分亏厚薄

不分亏大小今言大鍾小鍾者厚則大薄則小也十分  
鼓開以其一為厚者羽鍾也十分鉦開以其一為厚者  
宮鍾也大鍾聲小小鍾聲大舉其兩端以至次其中開  
即各聲可尋矣鼓開鉦開既為兩面相距之度則十分  
之一以為厚者亦總計其兩面半之尋二十分之一則  
一面之厚也惟舞之厚薄則其殺在內故又有鍾大而  
短鍾小而長之說鄭以淺深二字釋短長最為精確舞  
厚則淺舞薄則深以短長為淺深則知其為中空所容  
而外面初無短長也疾而短間舒而遠間此乃聲音自  
然之道非聲病以周案鼓開鉦開之數當從金說徐氏

物五

八

從程易疇以為兩面相距之度并謂十分之一為其厚  
亦據兩面言似亦難信其說大小在厚薄短長即淺深  
甚有理致故備錄之

攷工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  
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  
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鄭元云必先度  
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半之為句股相等各自乘并  
之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半之矩有半大焉所求則聲  
之倨句也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其  
股面廣鼓面狹分大小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



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

此以四寸半為法者直取從以

周案鄭注之義戴東原申之已明

見圖說程易疇勸為異

說焦理堂已駁之程氏又謂如鄭注與車人為未之磬

折不相應不知車人半矩謂之宣宣象人頭一柯有半

謂之磬折磬折象帶以下此以人為法其形直祇取其

長磬之形曲故以為倨句之度言各有當豈可執一端

例之邪阮伯元又以為古磬直縣所謂摩其耑者股之

上角而尖如圭之耑者也摩其耑者鼓之外邊乃厚一

寸之處非廣三寸之面也耑之一字直縣之確證縣之

而鼓或昂而上是股重也乃摩其股之耑如此則輕重

物五

九

相稱而縣直矣此與鄭注以上下為磬之清濁亦異別

倫一通

陳祥道云國語細鈞有鍾無鐃昭其大也大鈞有鐃無

鍾甚大無鐃鳴其細也蓋細鈞角徵羽也大鈞宮商也

細必和之以大故有鍾無鐃大必和之以細故有鐃無

鍾則鐃小鍾巨韋昭釋國語杜預釋左傳皆以鐃為小

鍾案杜注無鐃小之說特康成曰鐃如鍾而大孫炎許

慎沈約之徒亦以為大鐃然爾雅大鍾謂之鐃不謂之

鐃又儀禮鐃从薄與鉦鐃之鐃同則鐃為小鍾之說弓

理或然以周案國語言細鈞無鐃大鈞無鍾則鐃大鍾

細明矣說詳樂制門宣和博古圖載齊侯鐃鍾云此鍾  
名曰鐃其形制乃大弓鐃亦鄭之證

鄭元云鐃如鍾而大韋昭云鐃小鍾陳祥道云爾雅大

鍾謂之鐃不謂之鐃又儀禮鐃从薄則小鍾說然也陳

陽云鍾之小者為鐃不與鐃比鐃之為用其實編鍾

也編鍾之用其實歌鍾也一器而三異其名耳孔繼汾

云鄭書注鐃亦名鐃攷大射禮鹵階之鹵頌磬其南鍾

其南鐃是鐃與編鍾明是二器陳說不可為訓而鐃配

特磬鐃配鼗鼓其制又各不同鄭氏并而一之亦非也

闕里文以周案陳說固非孔說亦未當也鐃亦名鐃出

物五

十

爾雅郭注書鄭注無是語郭云爾者明詩書之鐃即禮

之鐃也古書各有其例詩以鐃為錢鐃字故大鍾字皆

作鐃不化鐃商頌又俗庸字為之禮經字化鐃周官从

省化鐃說文鐃鐃連篆皆云大鍾亦合詩禮為一物鐃

為鍾上橫木之金鐃別一義凡金奏先擊鍾次擊鼓見

鍾師注鼓以應鍾故曰賁鼓維鐃此即鐃師所謂掌金

奏之鼓鼓之以鼗鼓者也

惠士奇云說文鐃鐃弓之屬所以應鍾磬也鐃即金鐃

鎗鎗弓也鼓人職以鼗鼓鼓金奏又云以金鎗和鼓謂

擊鼗鼓時以金鎗和之鐃師掌金奏之鼓者鼗鼓也然



則鑄卽和鼓之鎗明矣鎗圓如筍甚薄故一名鑄以筍銅將之其聲甚震以周案惠氏申許別倫一說

夏小正二月剝蟬以爲鼓攷工記鞀人凡冒鼓必以鼈鼈之日鄭元云鼈鼈孟春之中也孔廣森云漢始以鼈鼈爲正月中鼓鄭云然然鼈鼈與驚鼈似當有異月令孟春之月鼈鼈始振所謂驚鼈也仲春之月日夜分鼈鼈咸動啟戶始出乃此所謂鼈鼈之日也說文鼓春分之音以周案此蓋夏周異制也孔說別倫一義

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元云鼈桴鼈讀爲由聲之誤也由塤也謂搏土爲桴也土鼓

物五

二

築土爲鼓也以周案桴鼓植鼈周官籥章注引化蒯陳禮書謂結舛爲之亦一義土鼓者築土爲鼓當依鄭注陳禮書云禮運蒯桴土鼓在中古未合土之序與壺涿氏炮土之鼓異炮土之鼓謂瓦鼓也建鼓鼓之說詳樂律門雷鼓靈鼓路鼓諸式詳圖說此不復著

鄭元云司弓矢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紆侯又十步近射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以周案經記並言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大夫合五士合三鄭注弓

人以爲夾與合又王弧合九唐大合七賈疏因以王弧爲天子之弓唐大爲諸侯之弓夾庾爲大夫之弓此雖有合弓彼注與此注射大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之說難通殊不知弓人上句往體多來體寡云云皆以體言也下句利射侯與弋云云皆以用言也弓必適用豈可拘泥其體鄭此注旣以王弧唐大夾庾六者爲異體之名下又別著其射紆侯與大侯參侯之異用亦以見公有用王弧大夫有用唐大未可拘泥其體也竊謂弓分三等而各有貳以副其正者正以昭定體副以備臣下之用也弧弓爲王弓之副王讀如王棘之王王大也記

物五

三

謂之越棘大弓王弓往體寡來體多信爲天子合九成規之弓也而天子將祭選貢土弓澤中射甲革槁質或可用合九之王弓諸侯選土弓澤自用往體寡之弧弓勇說文弧木弓也其體似同其材有別矣唐弓卽彤弓大弓卽茲弓故以授勞者鄭注引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以證攷文侯文公之受賜兼彤弓茲弓是唐大一形一茲也唐大以體言彤茲以色言唐弓往體來體若一信爲諸侯合七成規之弓也而大夫以下之習射與射淡有宜用往來體一之弓者又別有大弓勇唐大本一義皆以餘之厚大尋名夾庾亦一義又以餘之薄弱尋



名庾當從記作與說文束縛挫也與束縛謂之夾挫  
批謂之與夾弓往體多來體寡信為大夫合五之弓也  
兩士射射侯及弋鳥獸有宜用往體多之弓又別有與  
弓焉夾與之異唐大在合規之定體大之異唐與之異  
夾又在正副之適用而設色亦有別焉何注公羊引禮  
曰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由此言之王  
弓畫弧弓素唐弓彤大弓茲夾弓青嬰青色說詳軍與禮司馬法攷徵與  
弓驢其體同弓上其色別弓下末之或踰矣 又案王  
弧唐大夾與皆以弓體言鄭注是然鄭注亦有可疑者  
經夾與以授射射侯舉射以賅參大兩侯也故弓人通

物五

三

謂之利射侯鄭以射侯五十步為近射用弱弓因謂大  
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是謂遠射宜用強弓矣顧弓人  
記折幹之泐明言射遠者用執射淡者用直鄭彼注云  
執謂形勢曲執宜薄直則可厚則遠射宜用曲執之夾  
與有明證矣而謂射侯近用夾與大侯參侯遠須用強  
直之弓非顯與記文違戾與鄭亦自知其說之難通又  
弓弓人夾與利射侯王弓利射革與質注自圓其義云  
侯非必遠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淡中侯  
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并引大射禮揚觸柶復以  
證成天子射用王弓其實大射所謂柶復者謂矢因叩

擊而退復即此注所謂矢落是也矢落非穿侯而柶柶  
復者正其不用強直之弓故也王弧之屬利射甲革樞  
質即下文所謂澤其射樞質之弓矢澤為田獵之處用  
王弧之屬所謂鄉之取也弓圓中勇力之取是也既澤  
而後射弓射官用夾與之屬所謂今之取也弓澤宮指  
讓之取是也說詳射禮門王弧強夾與弱鄭注是俗儒反其  
說與記文射遠用執射淡用直語背

鄭元云八矢枉殺增恆弓所用也絜鏃第庫弩所用也  
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  
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殺矢言中則死鏃矢

物五

西

象焉鏃之言侯也二者皆可以伺侯射敵之近者及禽  
獸結繳弓矢謂之增第矢象焉第之言刺也二者皆可  
以弋飛鳥刺羅之也恆矢安居之矢也庫矢象焉二者  
皆可以蔽射謂禮射及習射也鄭司農庫讀為人罷短  
之罷元謂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以周秦秋官庭  
氏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妖鳥之神此枉矢用諸弓之  
證也六韜云古之枉矢號曰飛兵大黃參連弩用之依  
鄭義言之此即經之絜矢絜矢象枉矢故亦有枉矢之  
名復僂之為飛鳥云必據六韜以破鄭以為枉矢用諸  
弩而不顧庭氏之文可謂目不見睫矣鏃本矢鏃之通



傳爾雅金族翦羽謂之鏃骨族不翦羽謂之志既夕記  
鏃矢與志矢對文明為金族之通名矣詩行葦之四鏃  
與鼓弓連文依鄭義言之為恆矢之通稱毛傳云鏃矢  
參亭即此注所謂恆矢後訂是也必執行葦詩以難  
鄭以為鏃矢用諸弓而不顧毛傳之參亭非一在葦二  
在後之鏃矢亦可謂言不師古矣鄭注四弓四弩之分  
雖未必盡確較之王氏詳說惠氏禮說諸家實勝故申  
其義 又案八矢不必如鄭分四弓四弩以經文定之  
八矢同用諸弓庭氏以枉矢配大陰之弓是枉矢用弓  
之證駟人以弧旌枉矢連文象天星猶下有弧弓枉矢

物五

五

是枉矢用弧之證此斥王此經王弧以授射甲革楯質  
射甲革用兵矢射楯質用田矢故下又云澤其射楯質  
之弓矢澤即射義習射弓澤之澤亦即曲禮春田不圍  
澤之澤謂田獵習武之射也田獵與軍旅同尚貫革射  
故矢人職兵矢田矢同科鄭注以田矢為知矢非是枉絜利火射用  
諸守城車戰殺鏃用諸近射田獵近射法攻守田獵法  
車戰此與王弓弧弓之授射甲革楯質合則王弧之弓  
兼用枉絜殺鏃四矢也凡矢者重者宜用強弓而輕者宜用弱弓  
例用王弧枉絜亦較鄭為重者也俗儒以枉絜配王  
弧以殺鏃之尤重與鄭同配夾矢既非用弓之例鄭  
注此近射為射敵之近者是其夾矢注以射豸侯為近  
射非也俗儒以殺鏃之近射并諸夾矢之射豸侯尤乖

經增第用諸弋射與夾弓與弓以授射鳥獸者合則夾  
與之弓用增第二矢也恆庫用諸檄射注謂禮射及習  
射與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合則唐大之弓用恆庫二  
矢也四弩與夾與唐大之弓同名則弩之夾與利攻守  
者與夾與弓同用弋射增第矢弩之唐大利車戰野戰  
者與唐大弓同用檄射恆庫矢弩無王弧近人偏說四弩同用王弧之枉絜矢  
殊經止四弩無王弧據六韜又有大黃參連弩用枉矢  
蓋大黃即王參連即弧亦兼用枉絜殺鏃與錄此備攷  
又案注云枉矢今之飛矛謂漢之飛鏃也文選閑居  
賦激矢鏃飛李注引東觀漢紀光武化飛鏃箭以攻赤

物五

五

眉是也廣雅飛鏃增第矢拔箭也鏃即鏃之增枉矢之  
枉為飛鏃之合音殺矢之殺為矢拔之合音王氏疏證以拔為矢  
末第矢化第古从竹之字多化竹第第皆段俗字以刺  
為正方言凡箭鏃胡合鏃者四鏃郭注胡鏃在弓喉或下鏃邊也鏃枝也  
曰鈎腸三鏃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鏃者謂之鏃或  
謂之鈎廣韻引方言注云江東呼鏃箭曰鈎其三鏃長六尺者謂之飛鏃  
今射箭郭注此謂內者謂之平題郭注今戲射箭頭平題猶頭也鏃胡合鏃者  
喉下有鈎故或謂之鈎腸鏃矢象殺矢鏃之言喉其鏃  
胡合鏃者與庫矢即鏃箭以其鏃之薄言謂之庫矢以  
其鏃之廣長言謂之恆矢飛鏃古枉矢云長六尺蓋



漢制平題又法古志矢也

鄭元云枉絜痔弓重後衍微輕行疾也般鏃痔尤重中

淡而不可遠也增第痔弓重又微輕行不低也恆庫痔

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又分二枉痔三枉

後般矢之屬參分一枉痔二枉後增矢之屬七分三枉

痔四枉後恆矢之屬軒輶中所謂志也先鄭矢人注參

彙中鐵莖居參以周案鄭注枉絜般鏃增第之重輕本

分般一以爲痔矢人文定之恆庫爲軒輶中本既夕記注又謂之痔後

訂謂痔後平也彙人云矢入物分三等注既云弓重又

云微輕尤重及平者明八矢有三等之莖也矢彙之長

物五

七

三尺刃長二寸並見矢人注治氏云般矢刃長寸圍寸

鋌十之重三坑云刃長寸者戴氏謂矢七中博自博處

至鋒長寸是也博後又寸其足之入彙中者十其刃長

與參分一枉痔之一尺齊故鄭謂之尤重蓋矢刃不能

過短亦不能過輕以博痔寸博後寸爲準其重輕分爲

三等者就鋌之長短定也程氏以枉絜般鏃增第六矢

分三等恆庫骨族不數未是恆庫亦金族也爾雅骨族

不翦羽謂之志爲既夕記之志矢發此屬明器故用骨

耳鄭注引志矢以證恆庫之痔後訂可也程氏因謂恆

庫矢亦用骨斯謬矣

杜預云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蒲楊柳可以爲箭既盡也

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

曰大楊其葉皆長廣弓柳葉可爲箭幹今又以爲箕罐

之楊也梁履繩云葉隆禮契丹國志云鹵樓有蒲瀨水

叢生一餘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揉而堅

矢散之蒲此其類非蒲柳以周案蒲舊訓蒲柳取質直

而勒滑也古人用矢有取木之堅者如荆之櫟是也有

取竹之堅勁者如揚之篠荆之箇籥是也蒲柳不能如

櫟箇籥之堅勁而取以爲材者櫟箇籥諸矢利弓般所

謂般矢是也蒲散主乎傷不主乎般所謂鏃矢是也知

物五

六

莊子志枉傷人而生獲之故每抽矢散而又納諸房者

欲取人子之賢者以易其子曰吾不可以苟射此鏃矢

之所以爲候也既與堅古通毛傳云堅取也可勝既乎

言不勝取注訓盡不辭

鄭元云夫禕劍衣也夫或爲煩皆發聲熊安生云廣雅

夫禕木劍衣謂以木爲劍衣若今刀楹孔穎達云禕字

從衣當以繒帛爲之以周案廣雅云袂禕禕劍衣也袂

室鄭劍削也曹憲扶音扶禕陳律反廣雅劍衣劍削分

別言之劍削稱袂說文袂劍袂也是以木爲之說文削

鞞也字亦作鞞是以皮爲之則用木用皮者曰劍削其



曰劍衣者明用布帛為之故字皆从衣熊氏引佗木劍衣不辭且何以別劍削之杙也王氏疏證據以為說未是

攷工記治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元云戈今句予戟也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惠士奇云廣雅雄戟胡中有距者距與橫捷曰距亦曰內謂胡以內橫捷弓戟者也旁出為枝是為胡著秘直奔為援援上為刺胡下為句胡中為內孔疏子者擊刺之兵有上刺之刃又有下鉤之刃晏子曰崔杼劫大夫盟戟拘其頸劍承

物五

充

其心曲刃鉤之直兵推之鉤者形曲如鉤而內利以拘牽而害人禮圖畫戟兩旁有枝胡中無距三鋒向上而下無鉤此晁氏之臆造也賈疏謂援七寸半亦以三寸為橫四寸半向上為磬折如其說則援亦曲矣與胡何別乎且安得有著秘直奔之刺也以此知賈說非也以周案圖非賈疏不誤急就篇有鑲鉤注云鑲者其刃卻偃而外利此以戈胡言若戟胡向下雖有鋒而內與外俱不利也惠氏多牽說戈戟之制以江戴二說為詳明具詳後圖說

賈逵說旂動而鼓旂為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飛石

重二十斤本佗為機發行三百步本佗許慎云旂建大

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碓敵杜預云旂旂也通帛為之蓋

今大將之麾也孔穎達云旂之為旂文無所出旂字从

扌旌旗之類故知旂之為旂以周案許从賈說近之治

說文者紛紛增改皆不足據說詳經說說文旂旂二篆

竝列其義相對旂為旗之曲柄所以旂段注當為展表

士眾旂為旗之大木所以機發碓石者也旂建大木連

篆讀之其義自明說文多何煩後人增改杜注訓旂本

屬無稽孔疏已獻其疑段氏確信杜說亦言旂之非旂

而旂為旗之曲柄可展旂為旗之大木不可以麾段氏

物五

手

終未明也詩之其會如林不必定從三家佗旂而傳之旂義自以賈許為正凡軍行先旗鼓常法也鄭莊為魚麗陳以奇制勝旂動而鼓者謂先以飛石遠碓敵人弓三百步之外而後鼓譟以進敵自驚潰也古軍用矢石見春秋傳用金石見周官飛石古法也

鄭元云輶人職龍旂九旂諸侯所建鳥旂七旂州里所建熊旗六旂師都所建龜蛇四旂縣鄙所建以周案此記天子旗旂之異且以示諸侯以下之準也天子太常十有二旂龍章而設日月旗旗以下旂數遞減此猶天子冕服十有二章又有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之冕服也







近口處乃遶而圓之非立方也其耳三寸不言淡與方則立方三寸矣以周案九章粟米斛法一尺六寸二分王莽嘉量斛積千有六百二十寸斗積百六十二寸以是推之滿積應有千零三十六寸八百分古滿僅有積千寸是少漢法三十六寸八百分以升法一六二除之得二升一百六十二分升之四十四以二約之故曰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九章之法不合考攷工記算疏辨祖冲之亦駁之則鄭注已言之王莽嘉量布古量當以攷工記爲據以今量言之其所容約得九升七合七勺弱臂一寸以淡言耳三寸亦當以淡計錢氏以一淡一方互言之未是徐新田說滿與臂皆非立

物五

蓋

方其耳則立方三寸說亦難據戴東原說臂徑計九寸一分有奇淡一寸耳徑二寸六分有奇淡三寸此言耳之

漢律厯云量起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又量嘉焉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庌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絕其狀似竅以厯竅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案上三謂中斛左升右圓而兩合下二謂中斗右龠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案左一謂左耳升右二謂上耳及下耳龠右有二耳龠在右此有明徵焉氏禮圖有合無龠固不足據陳賜樂書龠在斛之右中下二之文亦不可通今金石家所拓漢

量尤失其制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八百二十聲中黃鍾以周案班氏律志本諸劉歆歆爲王莽作銅斛依攷攷工記爲之鄭注謂案氏之滿準以九章算術方一尺淡一尺六寸二分容一石之數尙少二升八十分升之二劉歆所化之斛其法以銅方尺而圓其外以圓函內其四旁必有庌畔故曰旁有庌焉鄭氏注謂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釐五豪然後成斛則其斛所容亦如古滿所少之數而旁庌所以補之也本志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合龠爲合謂合二龠重一兩也一斛重千兩而云重二鈞爲九百六十兩尙少四十兩

物五

蓋

卽其庌所補也其不以此入斛者爲聲不能中黃鍾也然則劉歆化量之巧全在旁庌而解者多昧之聶崇義并誤認爲斛耳矣至一鈞之聲中黃鍾之宮二鈞之聲中黃鍾以黃鍾之管九寸黃鍾之宮半之凡鍾律倍半其聲相應程沙隨以器之大小爲疑非也然鍾律之難言久矣本朝校諡漢斛其聲止中太簇古滿之中黃鍾之宮周官義疏亦有疑辭

記概而不稅鄭眾云令百姓畧以量而不租稅賈公彥云鄭志趙商問案氏爲量概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此官量鎮在市司所以勘諸廛之量器以



取平故不稅彼塵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戴震云平圃區曰概方希原曰稅者脫然突起高亏量也言概平之不使滿出以周案稅讀為銳字亦作兌凡斗米亏斛中必銳然隆起概而平之斯不銳矣鄭注未當方說近是但讀稅為脫脫無突起之義復以滿出足之義亦曲未可從

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鑊十鑊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鄭元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筥者今文籒為逾四秉曰筥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稽名也今槩易之閒易亦作易或又作陽皆誤刈稻聚把有名為筥

物五

量

者以周案記文四秉曰筥秉為禾名與籒秉之秉異聘禮米百筥筥半斛與筥筥之筥亦不同鄭注分別上下文義甚明許氏異義云周禮有軍旅之歲百畛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其誤在混合兩秉之名也籒今文為逾國語注引記文作庾籒逾庾皆俗字伏說文量名字當作斛胡墨莊說今文逾當作匱說文匱下云匱匱器也玉篇匱器受十六斗此卽論語與之庾之庾包注十六斗為庾與賈逵左傳注唐固國語注皆合似未必然

包咸說論語與之庾庾十六斗鄭元說陶人庾實二

般受斗二升庾為二斗四升以周案始與之釜六斗四升所益之數不尋過亏始與包說非也義當從記

左傳晉趙鞅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杜預云令晉國各出功力其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孔穎達云鼓可操之以將命卽豆區之類非大器也惟用一鼓不足以成鼎家賦一鼓又太多且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詎容量米之器量之哉一說小爾雅石四謂之鼓王肅亦云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蓋用四百八十觔鐵為之一說四百八十觔物豈所易操鼓非

物五

美

量名蓋衡之別稱也由小爾雅二十四銖曰兩推之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則鼓為衡之大數也石四萬六千八十銖鼓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銖以周案廣雅云斛謂之鼓小爾雅云四石謂之鼓禮記音義引隱義云樂渚人呼容十二石者為鼓鼓之為數雖不同其為量名自古管子曰釜鼓滿者人概之是其證也如以鐵之數空以權衡遂決鼓非量名則米之數古以量稱曲禮何復曰操量鼓乎獻米者止操其量之器不操其米故曰操量鼓鼓為量名無疑一鼓鐵自以衡言為是惠氏補注謂石四之鼓與容十二石為鼓義合失察林氏三禮通釋以孔疏駁服注之言為服注語亦失察



[illegible]

天子鄭云冕冕九旒緇冕七旒	冕五旒	冕三旒	冕無旒
而無旒服采玉笄紘衣三章裳衣三章裳衣一章裳衣無文裳			
大裘加元瑱同上旒四章餘同二章	二章	刺黻	
衣戴震金皆十二玉上			
櫛從陸佃衣五章裳			
說表冕十四章			
二旒纁十鄭云凡冕			
二就就閒服皆元衣			
表			
長尺二寸纁裳孔廣			
五采玉十森據荀子			
有二玉笄天子紕衣			
朱紘玉瑱衣冕以爲			
服黑羔裘朱衣朱裳			
元衣有日黑羔裘			
月星辰等帶韍冕同			
十二章上			
朱韍龍火凡冕服不			
山 桑帶纁			
朱裏終辟			
赤舄黑			



<p>絢纁純 盲先王 盲先公 祀四望山祭社稷五祭羣小祀</p> <p>祀昊天 受朝覲 饗會賓客川 祀</p> <p>祀五帝<small>賈疏親迎與祭大射</small> 會三老五 聽朝</p> <p><small>有祭地說服下準此</small></p>	<p>復 夏于太學</p> <p>冕九旒三冕七旒旒冕五旒旒冕三旒旒冕無旒</p> <p>采纁九就九玉 九玉 九玉 衣無文裳</p> <p>就閒九寸衣三章裳衣三章裳衣一章裳刺黻</p> <p>三采玉九四章餘同二章 二章</p> <p>青紵玉笄上</p>	<p>玉璜</p> <p>衣五章有</p> <p>衰</p>	<p>降龍無升 龍裳四章 羔裘元衣 繫帶終辟 黃朱鞞火 山 黃朱 舄黑約纁 純</p> <p>朝天子 從王盲先從王中祀從王小祀小祭祀<small>孫炎</small></p> <p>從王盲先公饗射服祭宗廟<small>從王說據注疏</small></p> <p>王鄭<small>云諸侯祭席之</small> 王之卿大夫及五等侯皆元冕</p> <p>與天子同</p>
---	---	--------------------------------	---

侯伯	冕七旒三冕五旒旒冕三旒旒冕無旒	親迎 <small>孔疏</small> 上其冕以爲 上質疏以爲 爲不過元
	采纁七就七玉餘同七玉	
子男	就閒七寸上	
	三采玉七	
衰	餘同公	
	朝天子	從王服
三	從王鷩冕	從王服
	以上	祭宗廟
天子三公	冕五旒三冕三旒旒冕無旒	親迎
	采纁五就五玉	
	就閒五寸	
	三采玉五	
	餘同侯伯	
	朝天子	從王服
	從王鷩冕	祭宗廟
	以上	親迎
	加一命服以命數爲冕旒無文冕旒無文	
	袞與上公節冕八旒當同孤六當同大夫	
	三采纁八旒旒玉八四旒旒玉	
	就就閒八	八
	寸三采玉	



<p>八餘同侯</p>	<p>伯</p>	<p>助王祭</p>	<p>祭宗廟</p>	<p>從王聽朔 郊勞諸侯</p>
<p>天子孤卿</p>	<p>以命數爲冕旒無文 節冕六旒當同大夫 朱絲纁六冕四旒旒 就就聞六玉六 寸朱絲玉 六餘同子</p>	<p>男</p>	<p>助王祭</p>	<p>從王聽朔</p>
<p>表</p>	<p>四</p>	<p>祭宗廟</p>	<p>以命數爲 節冕四旒 旒四玉朱 絲纁四就 長四寸纁 組紃纁邊 象筭瓊瑱 纁帶辟舄 赤韞山 赤舄黑約</p>	<p>天子大夫</p>

侯國進大夫卿 <small>同</small>	纓純 助王祭 祭宗廟 從王聽朝 冕無旒 助公祭
弁冠服表	黻弁 車弁 皮弁 冠弁 <small>諸侯朝服</small> 元端 澣衣
天子以黻章以韎韁為白鹿皮為冠如弁形元冠無笄 為之赤黑弁又以為弁綦節五無延即委朱組纓玉 色制如冕衣裳弁綦采玉十二貌也其笄瑱 延壽後平飾如皮弁象邸笄紘謂之委笄元衣朱裳 無旒纁笄笄紘瑱同瑱同上 朱紘玉瑱朱韞	表 五
紘瑱同冕上 純衣纁裳緇布衣纁裘羔裘緇 純衣纁裳裘狐黃褐衣領采緣裳緇帛帶衣 帶履 羔裘 黻黃衣 帶裳有辟積纁韁韞 同上 帶同冕 鞞冕同上 裘狐白褐裘黼褐無 舄無文孔 疏履順裳 色黻弁履 黑飾 凡黻弁皮 弁冠弁服 有褐裳 承天 兵事 祗朝 甸 卒食而居有虞氏養 襲文 襲 元端無褐澣衣不褐	纁錦衣 文 黑履 纁帶纁韞青絢纓純 白舄青絢 纓純 元端無褐澣衣不褐 襲文 襲



<p>注鄭 哭諸侯 小斂</p>	<p>郊聽祭報耆老 賓射燕射燕羣臣</p>	<p>老</p>
<p>哭諸侯 斂斂</p>	<p>燕同姓</p>	
<p>先祖爲士 者之尸服</p>	<p>會除罌而祭</p>	
<p>諸侯純衣纁弁綦飾如弁綦飾三弁如天子元冠丹組冠以元冠</p>	<p>裳赤韍紱皮弁弁紱采玉玉黻元冠無弁纁纁纁制詳戴記</p>	
<p>弁纁纁同瑱纁同上如其命數丹組纁纁元衣赤裳 冕冕無文衣裳同天弁紱瑱同纁</p>	<p>冕冕如元端屨如朝服</p>	
<p>子衣裳同天而縗裳 子裘羔褐纁</p>		
<p>表</p>	<p>六</p>	
<p>先祖爲士兵事</p>	<p>冕同皮弁 冕朝遂會朝燕居 夕燕居</p>	
<p>耆之尸服</p>	<p>在王朝會聘賓 諸侯相朝屨聘幣</p>	
<p>始受命于</p>	<p>接聘賓授聘圭璧 巡牲耆老</p>	
<p>卜簪纁名世子</p>	<p>大射燕射</p>	
<p>在竟賓射在國賓射</p>	<p>弔未成服燕</p>	
<p>之臣器會</p>		

<p>襲復櫛</p>	<p>弔異國之蠻唐禮君 臣聽反命 為公族變視疾 降服</p>	<p>襲復櫛</p>	<p>襲復櫛</p>
<p>王之公卿大同皮弁 夫士服冠如 諸侯 再命以上 赤韍一命 組韍繫帶</p>	<p>其命數一侯 命無飾餘 如諸侯</p>	<p>襲黃裳襍 裳鄭云大 夫繫裳士 元黃襍</p>	<p>襲黃裳襍 裳鄭云大 夫繫裳士 元黃襍</p>
<p>同冕服</p>	<p>大夫以上 自祭其庶 熊說</p>	<p>朝卿士退朝 勞諸侯治事</p>	<p>大夫以上 繫帶繫鞶 士緇帶鞶 韠並黑履 青絢纁純</p>
<p>侯國孤卿大夫如皮弁 夫士象笄象大夫以上綦節各如纓 瑱緇組纁繫帶士練其命數一衣裳同諸士服同</p>	<p>再命以上元冠綦組與上王之庶人以為</p>	<p>公卿大夫吉服</p>	<p>大夫吉服</p>



<p>遍練帶率帶白履黑命以下無侯 下辟以緇約纁純 緇約纁履 黑約纁純 衣冠同諸 侯 裘狐青裼 元綃衣 下大夫士都人士行從君胝朝朝 從公祭 歸周 上大夫自兵事 祭其廟</p>	<p>裘 飾餘如諸羔裘豹飾朝服 侯 裼緇衣 廣裘青豸帶鞞履同 裼裼絞衣上 帶鞞履同 上</p>	<p>裘裼蓋如裼 視私朝 夕私朝 大夫夕 亏士夕 朝士燕居 朝 子事父母 士道路 下大夫士齋</p>	<p>從君遷廟 繹祭 士命服 士冠三加 士親迎則 緇拖</p>	<p>自祭其廟尸 大夫筮日 士祭羣有 宗人請期 司 士賓兄弟 同 尸服 及賓主人 士冠筮日 兄弟擯贊 筮賓宿賓冠者見君 為期 大夫鄉先 士負世子生 冠子 士昏納采 公會禮賓賓主人 賓拜賜 親迎從者</p>	<p>八</p>
--	---	--	---	--	----------

<p>公不親會及主人 致侑幣及公會戒賓 賓受賜拜賓拜辱 賜 鄉射戒賓 大夫相會 鄉飲鄉射 鄉飲鄉射息司正 賓主人 有司免牲 聘禮使者燕居 夕幣釋幣大夫去位 肆儀入竟三月後 屨幣請事 請行郊勞</p>	<p>聘賓 卿歸聘賓賓介受聘問卿賓主 聘賓 人及上介 問下大夫 大夫致侑 幣 卿歸及郊 請反命 有私器反</p>	<p>宰夫設殮 致士介餼 及士介受 餼 九</p>	<p>卿歸聘賓賓介受聘問卿賓主 聘賓 人及上介 問下大夫 大夫致侑 幣 卿歸及郊 請反命 有私器反</p>	<p>卿歸聘賓賓介受聘問卿賓主 聘賓 人及上介 問下大夫 大夫致侑 幣 卿歸及郊 請反命 有私器反</p>	<p>九</p>
---	--	---	---	---	----------



命		未小斂大君視疾有子登疾夫相為疾者見君襲二稱製始歿新加復者		上大夫之寧受舍		下宅與葬下大夫士士器卜日者之筮宅者族長及宗下大夫士道車之所人之下葬日載者士虞尸者大祥筮日乘車之所筮戶祗濯		表	
		載者		夕期祥祭		踰月吉祭		既祥受贈禮後吉祭	
弁經		乘路馬		凡殯君命使司君		命使司君		殯除器祭	
鄭云如薨弁而乘加卽皮弁服之川白布卽元端之用十五外		乘路馬		僕右		酬祭社		賜祭	

環經云如薨弁非卽衣者主人未成服用絜者用十白布為之薨弁也張惠言說薨皮弁既成服用絜皮五外白布連衣裳卽弁加經誤甚凡弔者弁始歿哭以薨弁既斂以弁經既成服錫衰總衰疑衰		天子弔公卿錫衰諸弔異國之臣錫衰侯總衰大夫士疑衰諸侯弔其臣不當事		凶裁齋禱親始歿		未成服親		表	
		諸侯弔大夫大夫相服為錫衰諸侯弔同姓諸侯大夫弔士及士士總衰異姓士疑衰無朋友之恩雖當事當事諸侯弔大夫亦乘皮弁夫相為皆弁經		蠲則葛帶榛杖		殯奔喪		未殯及殯	
鄭云如薨弁而乘加卽皮弁服之川白布卽元端之用十五外		乘路馬		僕右		酬祭社		賜祭	
童子趨哭		庶人相弔		母與妻		公子為其		器既反命	
聘使聞私		趨哭		親迎在途		除器受弔		後君弔	
未殯及殯		殯奔喪		未殯及殯		未殯及殯		未殯及殯	




婦服表 凡衣皆袍制縗紗為裏 凡副有衡六衣皆有瑱其純 瑱之瑱皆如男子 凡三狄配冕展配衾弁祿配冠弁展衣以 上皆絲祿衣以布為之		禕衣	揄翟	闕翟	鞠衣	展衣	祿衣
色元刻縗色青刻縗色赤刻縗色黃 為翟而畫為翟而綴為翟而綴 之 亏衣不畫亏衣不畫		首服副	首服副	首服副	首服編	首服次	首服被
元舅黃紉青舅白紉赤舅黑紉黃履白紉白履黑紉黑履青紉 纁純 纁純 纁純 纁純 纁純 纁純 纁純 纁純		主后從王祭從王祭先從王祭羣告桑	先王	公	小祀	燕居	
三夫人 從后祭先從后祭羣從后桑		以禮見王	及賓客			以禮見王	燕居
公 如八命之主先公 小祀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九嬪 如六命四命之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孤卿大夫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世婦 如再命一命之士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女御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從后祭
		以禮見王					



如旅下士不命		從后見賓客	
<b>三夫人</b>		從后祭先從后祭羣從后桑首以禮見公燕居首服	
如三夫人王先公冑小祀首服服編		及賓客首服被	
服副		服被	
從公自祭祭羣小祀			
其席首服首服編			
<small>編鄭云外</small>			
<small>非王祭祀婦</small>			
<small>賓客佐后</small>			
<small>之禮自后</small>			
<small>其家則降</small>			
<b>卿大夫妻</b>		從后祭首從后桑首以禮見其燕居首服	
衰		布	
如九嬪		服副 服副 夫及賓客纓并	
		從夫自祭在家服次首服被	
		其席首服	
<b>士婦</b>		尊兩加服從夫自祭以禮見其	
如世婦		其席首服夫及賓客	
		被 首服纓并	
<b>旅下士之婦</b>		自祭其席	
如女御不命		首服纓并	
<b>八命上公</b>		首服次 首服被	
首服副 首服副 首服編			
<b>夫人</b>		從君祭廟從君祭羣告桑	
三翟褱配表袞揄配小祀凡諸		以禮見君燕居	
		及賓客	

鸞龜闕配幣元上公 <small>侯夫人其國亦服</small>		自祭義冕故玉藻云 <small>與王后同</small>	
夫人揄翟謂三夫人		及上公夫人鄭注云	
三夫人及侯夫人非			
<b>七命侯伯子男</b>		首服副 首服編 首服次 首服被	
<b>子男之夫人</b>		從君祭先告桑 以禮見君燕居	
		及賓客	
侯伯自祭幣子男自祭元闕翟			
配幣元故曰君命闕翟君謂平			
諸侯鄭注以爲子男非			
<b>侯國三命孤卿之妻</b>		從夫人祭尊兩加服從夫自祭以禮見其	
衰		布	
首服編凡 首服次		其席 夫及賓客	
<small>從王后事</small>		首服被錫首服纓并	
<small>首服皆降</small>		亦修袂	
<b>侯國一命大夫之妻</b>		尊兩加服從夫人祭從夫自祭	
		亦用被錫其席宵衣	
		亦修袂 纓并	
<b>侯國不命士之妻</b>		嫁攝盛女禮事	
玉藻再命鞠衣一命禮衣士祿衣爲		次用屨衣	
大夫士之通制是一命之士與不命		女從者被	
同據襍記士弁而祭弓公冠而祭弓		用祿衣	
已是一命之士尋如下大夫			



禮節圖表二

喪服升數表

斬衰正服衰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六升冠七升義服衰三升有半冠同六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六升冠七升此衰冠及受衰受冠升數皆本喪服記文以三升半為義服出鄭注諸家悉仍之凡裳與衰同升後放此

齊衰三季服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七升冠八升此升數本喪服記文鄭注云此謂為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

表二

主

冠為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亏父母此鄭統言為母服之異也衰四升冠七升據父卒言正服五升據父在言義服六升據出妻之子言賈弓篇首疏云三季齊衰惟有正服四升冠七升亏此記斬衰三升疏云齊衰之降服四升降正之名自相歧異胡氏謂鄭以此衰四升冠七升為母服不言父卒蓋父在為母雖降三季為期而衰冠升數則同故鄭首解之曰為母服而下即言齊衰正服五升義服六升明此五升六升者不以服母也竊攷記服同注云母既葬衰八升是明為母用正服五升矣胡氏斯說非鄭義也黃例楊圖皆以此為降服

云此乃降斬衰而為齊衰也江氏仍之盛氏改降為正駁之曰為父斬衰為母齊衰服之正也既尋伸三季矣不可為降胡氏又駁云以三季之衰冠為降服者固非而以為正服亦未的凡言正者對降與義之名此齊衰三季章無降服義服則亦不必言正但云齊衰三季服以別之可矣鄭注止云為母服而不言正降者以為正則降三季而杖期者亦同衰四升冠七升以為降則此三季者實非降服故空其文胡氏斯說亦嫌滑突非降非義即是正今依賈疏正服四升之說

表二

主

升冠八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九升冠十升賈氏疏衰期傳疏標別降正義衰冠升數及受衰受冠升數如此蓋本此記鄭注分別四升五升六升三等服之文也然篇首疏云杖期齊衰有正而已父在為母與為妻同正服衰五升冠八升是杖期齊衰無四升降服矣後儒多主疏衰期傳疏今姑仍之黃例不分齊衰三季及杖期不杖期而通標降服正服義服殊混楊圖杖期止有降服正服無義服江氏仍之亦非盛氏更定圖以降服衰四升正服衰五升義服衰六升



冠皆七升受衰亦皆七升受冠皆八升下不杖期章要定降正義衰冠升數俱亦同此胡氏以爲無據斥之齊衰不杖期降服同上正服同上義服同上 此不杖期亦當有三等之服賈疏亏不杖章祖父母下云此章有降有正有義是也篇首疏又云不杖期但有正義二等黃氏譏其自相牴牾楊圖江氏皆分降正義三等齊衰三月正服衰又升冠八升無受義服衰六升冠九升無受 賈疏謂齊衰三月止有義服無正服黃例楊圖仍之李氏如圭云曾祖父母不當爲義服亦宜衰又升冠八升胡氏依其說增正服或疑正服衰又升冠八

表二

大

升與祖父母服無別胡氏曰此所謂禮窮則同也然祖父母期曾祖父母三月服雖同而月已減矣且鄭注曾祖父母條特云重其衰麻可證也今從之 殯大功九月七月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無受 大功分降服正服義服三等本此記鄭注凡殯大功有降服而無正服義服楊氏云殯大功九條皆降服是也賈篇首疏云殯大功有降有義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黃例因增義服江氏仍之盛氏從楊圖胡氏云鄭注明云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此殯服皆是降服則不尋別爲義服九升明矣經殯大功在大功殯

殯小功在大功殯以其有齊斬之服降在此也賈疏謂有義服由未理會鄭注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一語耳

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同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 此降正義三等既葬皆以其冠爲受亦本此記鄭注賈氏疏衰期傳疏劉大功三等服如此黃例楊圖同二家皆云自斬衰至大功降服凡八條冠皆校衰三等正服義服二條冠皆校衰二等江氏

表二

九

仍之盛氏則以降正義三等衰雖異而冠同十一升受衰亦皆十一升受冠皆十二升與鄭注違不可從 總衰七月衰四升有半冠八升既葬除之 總衰鄭注無義服字黃例楊圖同胡氏謂服止一等無庸區別也賈疏標義服之名盛氏江氏仍之 殯小功降服衰十升冠十升無受 殯無正義服辨已見壽此記鄭注云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一語足爲確據賈疏謂殯小功有降有義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黃例楊圖因此皆有義服之目江氏黃楊盛氏駁之夏定爲降服是矣且殯爲降服見傳注此



定名也

小功降服衰十升冠升同卽葛五月無受正服衰十一升冠升同卽葛五月無受義服衰十二升冠升同卽葛五月無受 小功分降服正服義服三等亦本此記鄭注黃例楊圖標別同江氏仍之盛氏更定圖以瘍小功降服小功降正義服冠皆十五升抽其半則與疏衰期傳總麻小功冠其衰也一語顯悖胡氏駁之 總麻降正義同衰十五升抽其半冠升同無受 此本賈疏諸家並同

喪服表

表二

三

服分降正義三等注疏已發其凡黃氏又分從服報服名服加服生服五目從服如婦爲舅姑不杖期妻從夫而服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不杖期臣從君而服是也報服如杖期章繼母嫁從爲之服報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名服如世母叔母不杖期士爲庶母總之類以母名服是也加服如爲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是也生服如夫之姊妹婦小功以相與居室中生小功之親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總以相與同室生總之親是也今舉例于此後從略專以降正義三等表之

喪服 降服

正服

義服

斬衰裳

父

公士大夫之眾

苴經杖

諸侯爲天子

臣爲其君布帶

絞帶冠

君

繩屨

繩纓管

父爲長子

履者三

爲人後者

季

妻爲夫

妾爲君

女子子在室爲

父布總箭筈屨

表二

三

子嫁反在父之

室爲父

壻傳父卒然後

爲祖父後者

黃例楊圖皆以諸侯爲天子君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三條入義服蓋因賈氏篇首疏云爲君以三升半爲義及此記衰三升疏云諸侯爲天子臣爲君之等是義斬之文也盛江仍之胡氏云戴震金榜皆以三升半之衰爲專指公士大夫之臣爲其君言其說甚確蓋喪服經文列諸侯爲天子及君亏父後明君



父同尊衰冠不尋有異也今順經文之次列二者于父為長子之壽而舊說之誤自見附傳一條黃劄入楊無盛亦無江從黃例說見後

疏衰裳	父卒則為母
齊牡麻	繼母如母
經冠布	慈母如母
纓削杖	母為長子
布帶疏	附記妾為君之
履三季	長子
者	附小記祖父卒

表二

三

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季

黃劄楊圖皆以父卒為母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三條為降服母為長子及附記一條為正服江氏仍之盛氏改降為正以為母三條及母為長子一條皆為正服以附記一條為義服謂舊以母為長子為正服衰冠升數皆下降服一等案父為長子既無所降母不應有異故進與為母者同胡氏云以母為長子與子為母衰冠升數同其說是也但齊衰三季服不必立降正義之名說已詳壽今以正經四條及附二條同

列為三季服旁附小記一條黃劄入降服楊無盛亦無江從黃例說見後

疏衰裳	父在為母此據妻	出妻之子為母
齊牡麻	所定與鄭義異	父卒繼母嫁從
經冠布		為之服報
纓削杖		
布帶疏		
履期者		

表二

三

賈疏以父在為母與為妻同正服衰又升冠八升後儒分為降正兩服說已詳壽黃例以四條同列入正服而亏父在為母下注云當是降服楊圖改父在為母為降服餘三條同入正服猶未當江氏依楊圖盛氏則以出妻之子為母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二條亦入降服尤非胡氏云出母嫁母當與父在為母衰冠有別子為母本立三季因父在而降至期故為降服若母為父所出及母嫁而子從皆已自絕亏父本可無服子之服之一則以有親者屬之義一則以有答其養育之義而加服以伸其情何尋為降且不特不尋為降而已凡此皆服之變亦不尋云正也當改入義服為允



齊衰不為人後者為其祖父母		繼父同居者	
杖麻屨父母報		世父母叔父母為夫之君	
者		為君之父母妻	
女子子適人者昆弟		長子祖父母	
為其父母		妻為女君	
公妾以及士妾昆弟之子		婦為舅姑	
為其父母		適孫	
公妾大夫之妾夫之昆弟之子		為其子	
不降正大夫之		適子為妻	
適子為妻		大夫之庶子為	
適昆弟		女子子適人者	
為其昆弟之為		父後者	
姑姊妹女子子		適人無主者姑	
姊妹報		女子子為祖父	
母			

大夫之子為世		父母叔父母子	
昆弟昆弟之子		姑姊妹女子子	
無主者為大夫		命婦者惟子不	
報		大夫為祖父母	
適孫為士者			

以上黃例楊圖略同惟不降之服黃例俱入之正服

中而注明不降字亏其下楊圖則別為不降正之目

曰降則為大功唯不降故在正服今從楊圖又適孫

一條楊圖入之不降正江氏移亏正服內其說曰信

齋別適孫亏不降正蓋因傳不敢降其適之云也然

傳所云不敢降有不可尋而泥者蓋必有降之者而

後可名為不降大夫之適子為妻傳鄭注云降有四

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

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則不降之

服唯此四者內有之耳此傳云不降者蓋對庶孫以

立文猶之母為長子傳對眾子立文而曰父之所不



降母亦不敢降也初不尋謂之不降服又大功章適婦一條傳亦有不降其適之文信齋劉之正服則此宜如之明矣胡氏云黃例適孫下無不降二字江說是今從之

疏衰裳  
齊牡麻  
經無受  
者三月

曾祖父母	寄公為所寓
曾祖父母為士庶人為國君者如眾人	為舊君君之母
女子子嫁者未妻	大夫在外其妻
嫁者為曾祖父	長子為舊國君
母	

表二

美

舊君	丈夫婦人為宗
子宗子之母妻	繼父不同居者
不降義大夫為	宗子

舊說齊衰三月止有義服無正服辨見黃例依經文為次楊圖分四層以為曾祖父母者為首以為宗子者次之而附記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一條亏下以寄公為所寓及為

君者又次之以繼父不同居者一條終焉江氏以宗子孤為殤一條分附殤大功殤小功之後其說曰經文而外勉齋所附入者孫為祖殤重二條及妾為君之長子一條是也信齋無殤重二條而增宗子孤為殤一條蓋信齋惟取本經記勉齋兼取子夏傳其并附小記一條者則以傳故及之百今並仍之但信齋以宗子孤為殤附于齊衰三月大夫為宗子之下蓋取其月數同也然此為殤服又其衰為大功小功且所謂月算如邦人者中含九月七月五月之正數則宜析之為二而各附于其殤服之末江說是也又江

表二

美

氏于此章別立不降義之目以大夫為宗子曾祖父母為士者如眾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	三條入焉下章又別立不降降之目說詳後胡氏標目依江而以為曾祖父母二條入正服今從其說
殤大功子女子子之長	布衰裳殤中殤
牡麻經叔父之長殤中	無受者殤
其長殤姑姊妹之長殤	皆九月中殤



<p>經其昆弟之長殤中 中殤七殤 月不經夫之昆弟之子 經 女子子之長殤 中殤 適孫之長殤中 殤 大夫之庶子為 適昆弟之長殤 中殤</p>		<p>不降降公為適 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為適子之 長殤中殤 附記宗子孤為 殤大功衰三月 親則月算如邦 人</p>	
<p>以上楊圖不一一開列但總標之曰殤九條皆降服 黃例則以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一條</p>			

表二

末

<p>為義服江氏依之盛氏仍移入降服云案世叔母為 夫之昆弟之子在不杖期章則為義服既以殤降在 此亦當為降服其說是也今從之江氏亏上章別立 不降義之目此又別立不降降之目其說曰不降之 服勉齋俱入之正服中信齋別立不降正之目然竊 謂不降之服降正義三等中俱有之宜亏三者之內 各標不降之目然後服制不至混誤其說是胡氏標 目依江唯江氏亏不降降下注云有殤降無尊降以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為適子之長 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三條入焉胡氏謂</p>		<p>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本服是加非降也今仍移入 降服餘從之附記一條亦依江氏附入</p>	
<p>大功布姑姊妹女子子從父昆弟 衰裳牡適人者 麻經纓為人後者為其適婦 布帶三昆弟 月受以女子子適人者從父昆弟之為 小功衰為眾昆弟 即葛九姪丈夫婦人報 月者 大夫為世父母</p>		<p>庶孫 夫之祖父母世 父母叔父母 不降正皆為其 大夫者</p>	

表二

末



叔父母子昆弟 昆弟之子為士 者 公之庶昆弟大 夫之庶子為母 妻昆弟 為夫之昆弟之 婦人子適人者 大夫之妾為君 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 嫁者為世父母 叔父母姑姊妹 不降降大夫大 夫之妻大夫之 子公之昆弟為 姑姊妹女子子 嫁亏大夫者 君為姑姊妹女 子子嫁亏國君	
表二		三	

者 姪丈夫婦人報黃例舊例亏正服為夫之昆弟之婦 人子適人者黃例舊例亏義服盛氏以此二條本服 期皆以適人降大功當為降服又大夫之妾為君之 庶子一條江氏移入降服其說曰妾為君庶子之服 經凡三見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一也 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二也小功五月 章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三也勉齋亏大功一條 屬之義服殤小功一條屬之降服信齋亏大功一條 屬之正服殤小功一條屬之降義服其小功五月一 條則俱屬之降服竊謂婦人為夫之族類是義服君 之子非可以他族類比今定此三條俱為降服大功 以從平女君而降殤小功以為殤而降成人小功以 出適而降胡氏竝從盛江說又大夫大夫之妻大夫 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亏大夫者君為 姑姊妹女子子嫁亏國君者二條黃例例亏正服之 後注云有出降無尊降楊圖例亏不降正盛氏移入 降服江氏以此二條別為不降降胡氏從江今竝依 之		總衰裳	諸侯之大夫為
表二		三	



牡麻經	既葬除	之者七	月	殯小功叔父之下殯	布衰裳適孫之下殯	澡麻帶昆弟之下殯	經五月大夫庶子爲適	者	昆弟之下殯	爲姑姊妹女子
天子										
表二										
子之下殯										
爲人後者爲其										
昆弟之長殯										
從父昆弟之長										
殯										
爲夫之叔父之										
長殯										
昆弟之子女子										
子之下殯										
夫之昆弟之子										
表三										

女子子之下殯	為姪庶孫丈夫	婦人之長殯	大夫公之昆弟	大夫之子為其	昆弟庶子姑姊	妹女子子之長	殯	大夫之妾為庶	子之長殯
表二									
附記宗子孤為									
殯小功衰三月									
親則月算如邦									
人									
殯無正義服黃例以為夫之叔父之長殯夫之昆弟									
之子女子子之下殯二條為義服江氏仍之楊圖以									
為夫之叔父之長殯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殯二條									
為降義服皆非也今從盛氏皆移入降服又江氏以									
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殯一條別入不降降亦非									
辨見殯大功章今仍移入降服附記一條則從江氏									
表三									



附入也		小功布從父姊妹孫適從祖祖父母從夫之姑姊妹娣
衰裳牡人者	祖父母報	娣婦報
麻經卽為人後者爲其從祖昆弟		
葛五月姊妹適人者	爲外祖父母	
大夫大夫之子從母丈夫婦人		
公之昆弟爲從報		
父昆弟庶孫姑庶婦		
姊妹女子子適君母之父母從		
士者	母	
表二		盡
大夫之妾爲庶君子子爲庶母		
子適人者	慈己者	
以上次序俱本黃例唯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當作一句讀黃例因賈疏誤分爲二楊圖同皆非也江氏云從父姊妹勉齋劉之降服信齋劉之正服案經下云孫適人者適人二字實總姊妹孫三者言之蓋本爲一條也攷鄭弓大功章從父昆弟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然則鄭明謂此爲適人者而服降弓在室一等矣宜從勉齋所定盛氏亦劉之降服今從之		
總麻三庶孫之中娣 族曾祖父母 賈臣賈妾		

月者		從祖父從祖昆族祖父母	乳母
弟之長娣	族父母		夫之諸祖父母
從父昆弟姪之族昆弟			報
下娣	庶孫之婦		爲夫之從父昆
夫之叔父之中外孫			弟之妻
娣下娣	士爲庶母		
從母之長娣報從祖昆弟之子			
夫之姑姊妹之曾孫			
長娣	父之姑		
從父昆弟之子從母昆弟			
表二		盡	
之長娣	甥		
昆弟之孫之長壻	妻之父母		
娣	姑之子		
以上皆娣服			
從祖姑姊妹適舅			
人者報	舅之子		
庶子爲父後者君母之昆弟			
爲其母			
以上略依江氏攷定唯夫之叔父之中娣下娣夫之姑姊妹之長娣二條黃例楊圖俱別爲義服江氏因			



之盛氏移入降服今從盛氏又從祖姑姊妹適人者  
報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士為庶母乳母四條江氏  
或從黃或從楊其說曰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勉齋  
別之正服信齋別之降服案此本服小功以出適降  
一等則信齋是也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信齋別之  
正服勉齋別之降服案注云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  
夫卒庶子為母三季士雖在庶子為母如眾人是不  
為父後之服如此今服總以為父後而降則勉齋是  
也其士為庶母及乳母二條勉齋俱別之義服信齋  
俱別之正服案經云齊衰三季章見慈母之服亏小

表二

表

功章見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之服彼兩條皆為正  
服則此為庶母宜如之至乳母注云謂養子者有他  
故賤者代之慈己既為賤者又因慈母有故而代之  
固視三母為有閒矣先儒以庶母為父妾之有子者  
乳母為傭他人之婦俱係不易之論士為庶母當從  
信齋入正服乳母當從勉齋入義服

變除表

始

小斂

大斂

葬

斬衰養疾改服朝服厥明小斂去并又明日大斂親三月將葬先  
庶人淡衣 繩括髮以麻 者皆祖卒塗復筮宅卜日往  
始灰去冠并繩大夫弓是日襲位襲 兆南免經左  
如故服淡衣扱而括髮 既殯說髦 擁之  
上衽徒跣 卒斂馮尸祖率士二日而殯大聽卜去杖  
飯含面南左袒尸俛弓堂襲帶夫三日而殯皆將啟殯祖遷  
扱諸右實米惟經其經大搗圍弓全三日成服祖正柩襲  
盈襲反位 九寸下本在左斬衰裳三升冠自啟殯至虞  
既襲服白布淡有纓襲經五分六升外纓纓條卒哭皆免屨  
衣 去一圍七寸二屬右縫管履外帶亟免以布

表二

表

戴說父為長子分祿帶系三尺納絞襲帶之祿廣一寸為之  
鄭說臣為君並又有絞帶亦其系者 天子此諸侯  
不并纓不徒跣麻為之 宜竹杖下本杖五升經葛而  
案戴說既襲自小斂至大斂大如襲經 葬則冠繫弁  
後有繫章甫括髮不冠祿帶 凡衰內中衣緣以葛為經與  
白麻履未是不絞自如 各視其冠之布大夫士異  
自始灰至成 案崔靈恩說 案禮三日成將載祖卒束  
服並無冠履 括髮後大夫 服杖自天子襲  
故叔孫武叔 加繫弁士加 達故大記云將祖祖乃祖  
亏小斂投冠 繫委貌上加 君之器三日襲  
子游譏之 環經未是鄭 子夫人杖杖公贈釋杖迎  
注士器云大 則成服可知亏腐門外入



表二		斂不言免括髮者小斂以來自若矣注大記云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是也惟天子諸侯大斂在三日成服後始易弁經爾且五服之經皆絞經惟	檀弓云天子祖送于門外崩三日祝先襲復位杖服五日官長柩行祖出宮服祝近臣禮襲近臣君服斯從柩免于壙服則三日祝其葬之遠者服其君必成皆冠至而後服矣崔氏說免天子七日成至壙祖乃寢服諸侯五日襲成服似未然贈卒祖拜賓
弔用環經鄭注賈疏明言之徐氏論衰沿崔譌	反哭免于壙遠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徐誤	案凡祖必免免不冠經之此通禮也	表
婦女子子為父妻小斂去纁以麻斬衰連衣裳三人為夫妻為君去為髻并布布總六升并而纁不徒跣既俛尸首經如長六尺箭并長不袒餘同男子男子襲經不厭尺杖屨如男子			

齊衰同斬衰		表二	齊衰為母同三季餘為母同三季為母同三季餘衰經如故
三季	牡麻經大七寸疏衰裳四升冠疏衰裳牡麻二分右本在上七升布繩疏履麻經疏履削有纁與經五分削杖餘如斬衰杖如故去冠去一圍五寸七分六釐又有布帶餘同斬衰	婦同斬衰	疏衰裳四升總布髻布七升長八寸惡弁長尺杖屨同斬衰
婦同斬衰	同斬衰	婦同三季	為母同三季餘衰同男子總如布髻小斂去纁而髻其衰惡弁有首以布
齊衰同期	同期	齊衰同期	李如圭說為曾衰裳經如故祖父母疏衰裳布免幘帶
婦同期	同期	齊衰同期	又并冠八升同同期期餘衰六升冠九升總履未適人者為曾同期



<p>大功絜冠白布深衣 九月吉履無絢</p>	<p>小斂免以布 大父母同期 既僕尸牡麻經升冠十升布纓布免祫帶丞 大五寸七分六繩履絞丞觴服同期 釐右本柱上有不絞丞長觴九 纓要經五分六寸月纓經中觴七 一圓四寸六分月不纓經衰七 八豪亦纓帶丞升冠十升無受 又有布帶</p>	<p>婦骨筭而纓餘同 人男子</p>	<p>小斂去纓而髻布總八寸吉筭布髻 經帶如男子 無首餘同男子 免以布 小功布衰裳十衰裳經如故</p>	<p>五月 表二 卑</p>	<p>牡麻經大四寸一升冠升同布布免絞帶不 六分八豪右本纓吉履無絢 祫 柱上無纓要經觴小功衰十升 案虞卒哭 五分六分一圓三冠升同無受澡 如葬服小 寸六分八釐六麻經帶澡麻不 功總麻弓 豪四絲不祫丞絕其本 虞卒哭皆 亦有布帶 案長中觴之 降在小功者 免則葬之 例變三季之 免也可知 葛為麻不 矣張氏衰 本也張氏衰 小功總之 髻不免不 髻非也</p>
----------------------------	---	------------------------	--	------------------------	---

<p>婦同大功</p> <p>髮以布餘同男布總一尺餘同</p>	<p>總三</p> <p>月</p> <p>免以布</p> <p>十五升去其半衰裳經如故</p>	<p>澡麻經大三寸而有事其縷為餘同小功</p> <p>六分八釐六毫衰裳總冠澡纓除而禭者反</p> <p>四絲無纓要經吉履無絢</p> <p>服其服</p>	<p>五分去一圍二</p> <p>寸九分四釐九</p> <p>豪一絲二忽亦</p>	<p>有布帶</p> <p>髮以布餘同男總總一尺</p>	<p>子</p>	<p>表二</p> <p>單</p>	<p>虞卒哭耐</p> <p>練</p> <p>祥禪吉祭</p>	<p>斬衰反哭而虞如禭服沐浴十三月而練筮日筮尸二十五月大</p> <p>不櫛既禭而不報虞皆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祥除經杖功</p> <p>冠及虞皆免</p> <p>司告具去杖事畢杖</p> <p>衰繩屨</p>	<p>虞主人倚杖入杖不入練服功衰冠亦條屬右夕期筮尸朝</p> <p>弓室</p> <p>縫</p> <p>角瑱</p> <p>服</p>	<p>卒哭如虞服獻畢說經練除首經其要經四寸祥祭朝服縞</p> <p>帶弓廟門外變麻受以六分八豪</p> <p>冠</p>	<p>葛</p> <p>練冠練衣黃裏縗絲</p> <p>既祥又以縗</p> <p>受服衰六升冠七升葛鹿裘衡長袷袷之</p> <p>縞麻衣縗</p> <p>經圍七寸二分葛帶闊布帶繩屨無絢</p> <p>白履無絢終</p> <p>五寸七分六釐絞三重</p> <p>案練再受服七升說月</p>
---------------------------------	--	---	---	------------------------------	----------	--------------------	----------------------------------	---	--	--	---



履受齊衰蒯履 耐杖不升弓堂		見喪服斬衰章疏經 傳雖無明文而練服 功衰二見襟記一見 服問不為無據黃勉 齋辨此已明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案或說斬衰受服卽 緇之或說變布不變 斬以斬衰三季文按 之不變斬語為是葛 帶三重謂太經五分 之一分作三股絞之 當從舊注為是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三月五月七月之別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表二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則天子諸侯之耐亦 不同月也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婦處卒哭如葬服 人既卒哭受服布總七升寸七分六釐衰履如男并纁吉履無 首經易葛如男子要經于布總如男冠箭并不同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箭并不變衰履如男子變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齊衰處卒哭如葬服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練除首經其要經圍三同斬衰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案縗縗麻 衣謂縗紕 縗冠白布 淡衣也祥 祭服吉既 祥仍服素 終月此練 祥禫通制 二十七月而 禫元冠元衣 黃裳 既禫又以纁

三季受服衰七升冠八升葛寸六分八釐四絲餘同 經圍五寸七分六釐葛斬衰 帶四寸六分八毫繩履 餘如斬衰		練除與經其首經圍四同斬衰 寸六分八毫衰履如男 受服布總八升首經衰子餘同斬衰 履如男子餘同斬衰	為母十一月而練變除杖者十三月 同三季 而祥十五月 不杖者除服朝服縗冠而禫踰月吉 祭服同三季
齊衰男子婦人俱同三季 期帶緣各視其冠		為母十一月而練變除杖者十三月 同三季 而祥十五月 不杖者除服朝服縗冠而禫踰月吉 祭服同三季	為母十一月而練變除杖者十三月 同三季 而祥十五月 不杖者除服朝服縗冠而禫踰月吉 祭服同三季
齊衰處卒哭如葬服卒哭而 三月除除服而葬者服其故 服既虞而除		為母十一月而練變除杖者十三月 同三季 而祥十五月 不杖者除服朝服縗冠而禫踰月吉 祭服同三季	為母十一月而練變除杖者十三月 同三季 而祥十五月 不杖者除服朝服縗冠而禫踰月吉 祭服同三季
大功處卒哭男婦如葬服 受服衰十升冠十一升 葛經圍四寸六分八毫 要經圍三寸六分八釐 六豪四絲 九月除服踰月卽吉 殯大功無受長殯九月 除中殯七月除		為母十一月而練變除杖者十三月 同三季 而祥十五月 不杖者除服朝服縗冠而禫踰月吉 祭服同三季	為母十一月而練變除杖者十三月 同三季 而祥十五月 不杖者除服朝服縗冠而禫踰月吉 祭服同三季
表二		為母十一月而練變除杖者十三月 同三季 而祥十五月 不杖者除服朝服縗冠而禫踰月吉 祭服同三季	為母十一月而練變除杖者十三月 同三季 而祥十五月 不杖者除服朝服縗冠而禫踰月吉 祭服同三季
縗冠元武子姓之冠		為母十一月而練變除杖者十三月 同三季 而祥十五月 不杖者除服朝服縗冠而禫踰月吉 祭服同三季	為母十一月而練變除杖者十三月 同三季 而祥十五月 不杖者除服朝服縗冠而禫踰月吉 祭服同三季



179  
149

聖

者矣



君 嗣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適公子不宗——宗——宗——宗——宗——宗

庶繼祔宗宗宗乙宗丙不

庶繼禰宗宗宗丙乙不宗

庶公子五世繼禰宗——宗——宗——丁戊不宗

則遷庶——繼稱宗——宗——宗——戊己不宗不宗

庶—繼祧宗—宗—宗—己不宗

大傳云公子有宗道明公子本身卽有宗法與別子有不同也

表三

四果

庶宗適宗收族如其君曰桓公卽謂之桓族其君曰穆公卽謂之穆族收其族者大宗也故曰宗以族尋民其或有庶無適謂之有小宗而無大宗有適無庶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惟己一人謂之有無宗亦其之宗卽此可以隅反

井田襄

畝 十 五 夏

[illegible]

卷四

四

般 七 十 畝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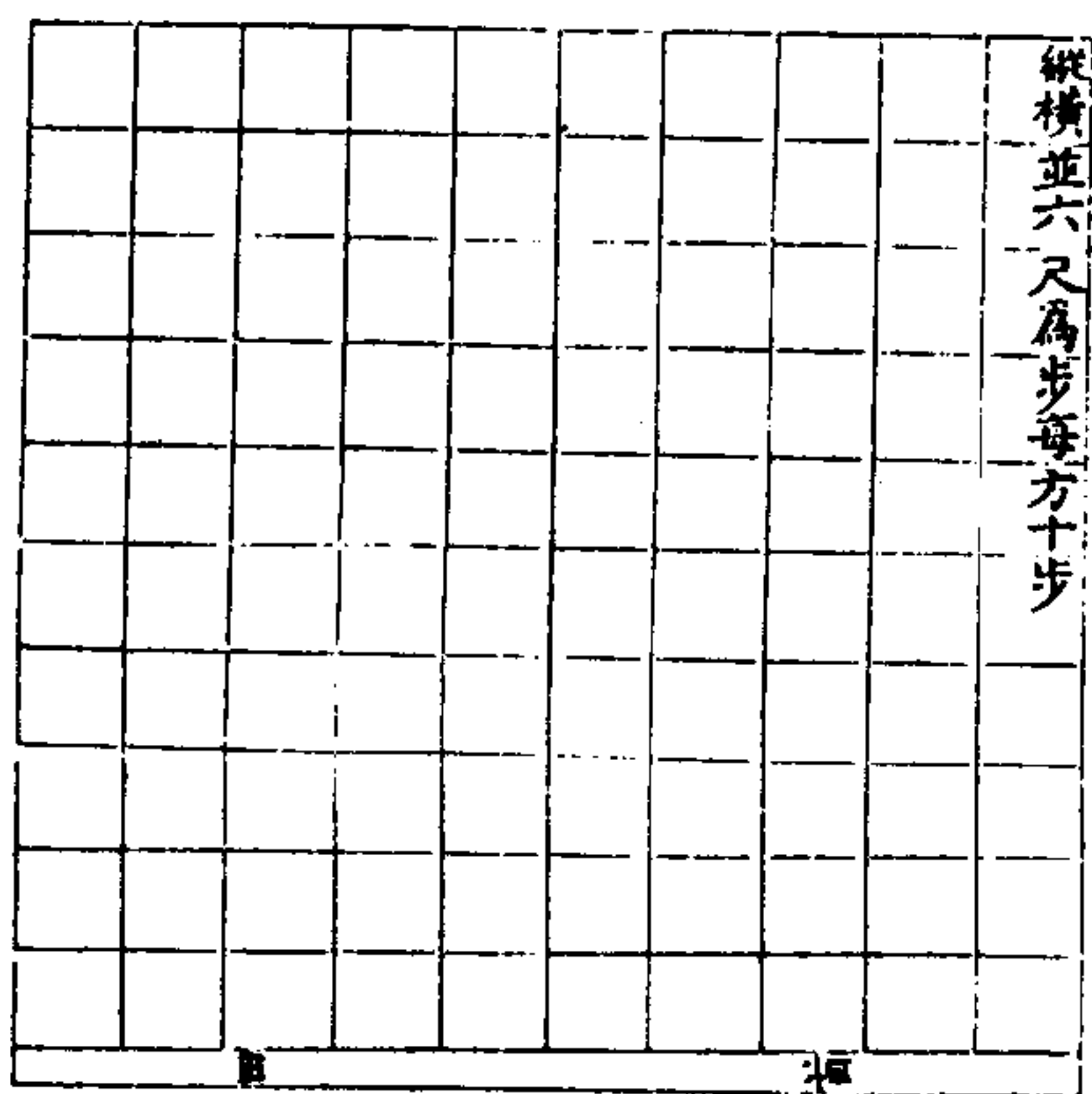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以橫數言王制言步有八尺六尺之異以縱數言橫數在周尺並六尺歷世不改而縱則隨時而異故孟子有夏五十般七十周百畝之分周一夫之田開方得六百尺以步六尺畝百步除之縱橫各百步得十畝者十般步橫亦六尺縱則王制所謂八尺是也一夫之田以般步除之縱七十五步橫百步以步百爲畝除之得橫十畝縱七畝又五步爲田首之遂徑也夏之縱步無明文今依周法倍之

表四

畝

周 百 畝



成 間 有 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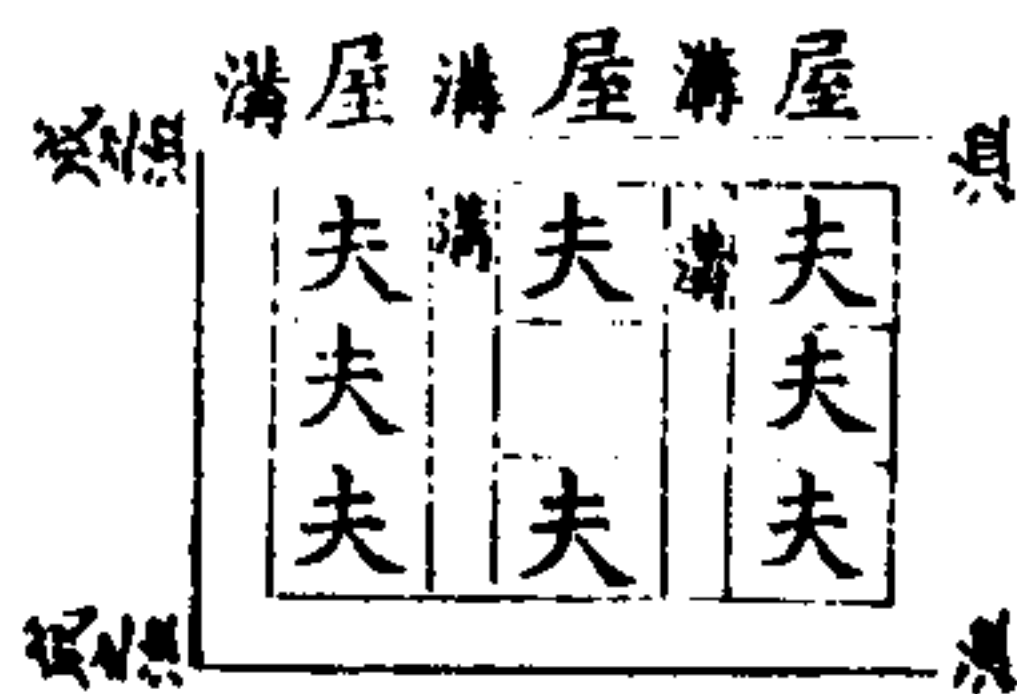
同之附



表四

畝

九夫有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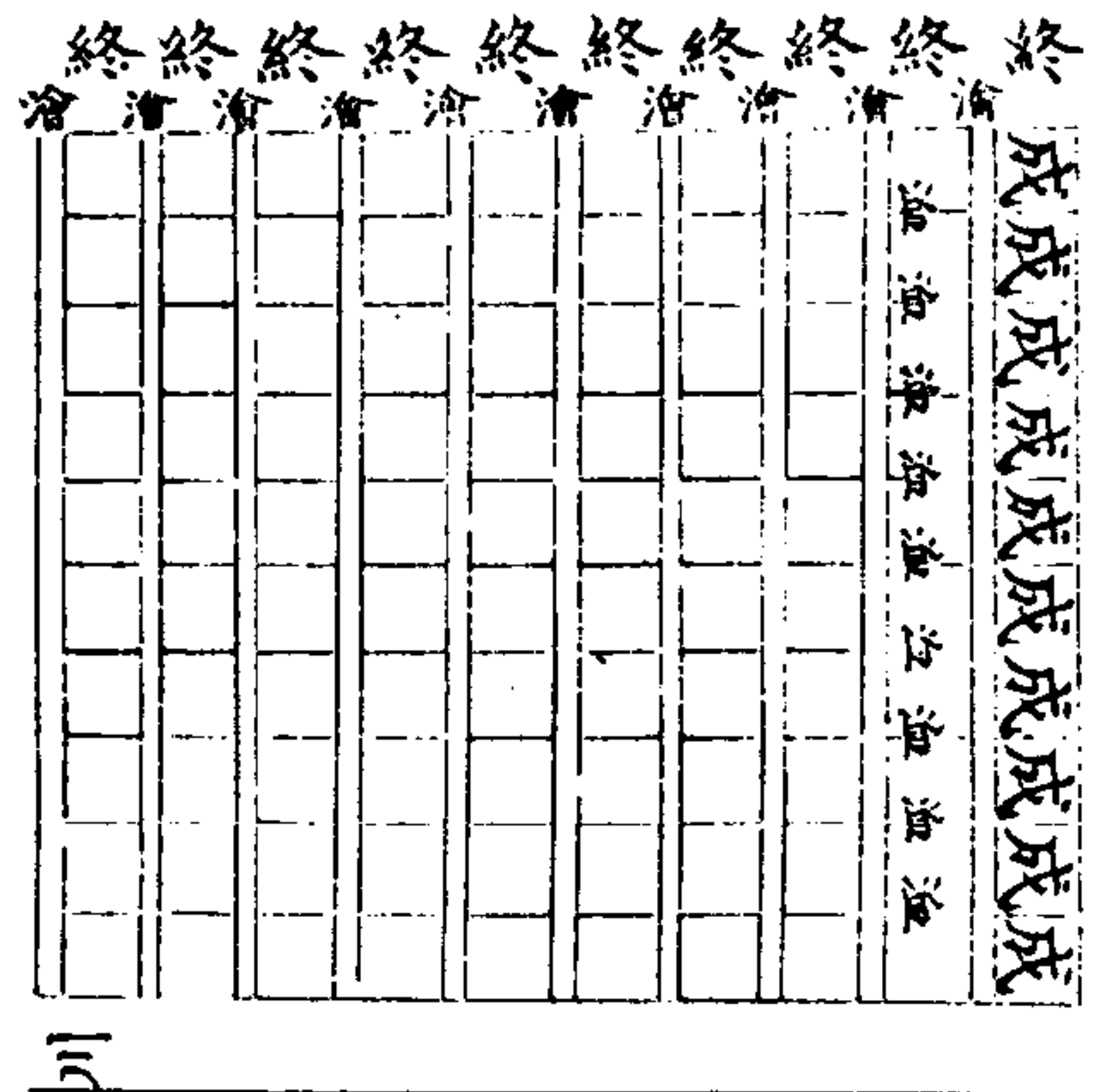
十夫有溝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溝



同間有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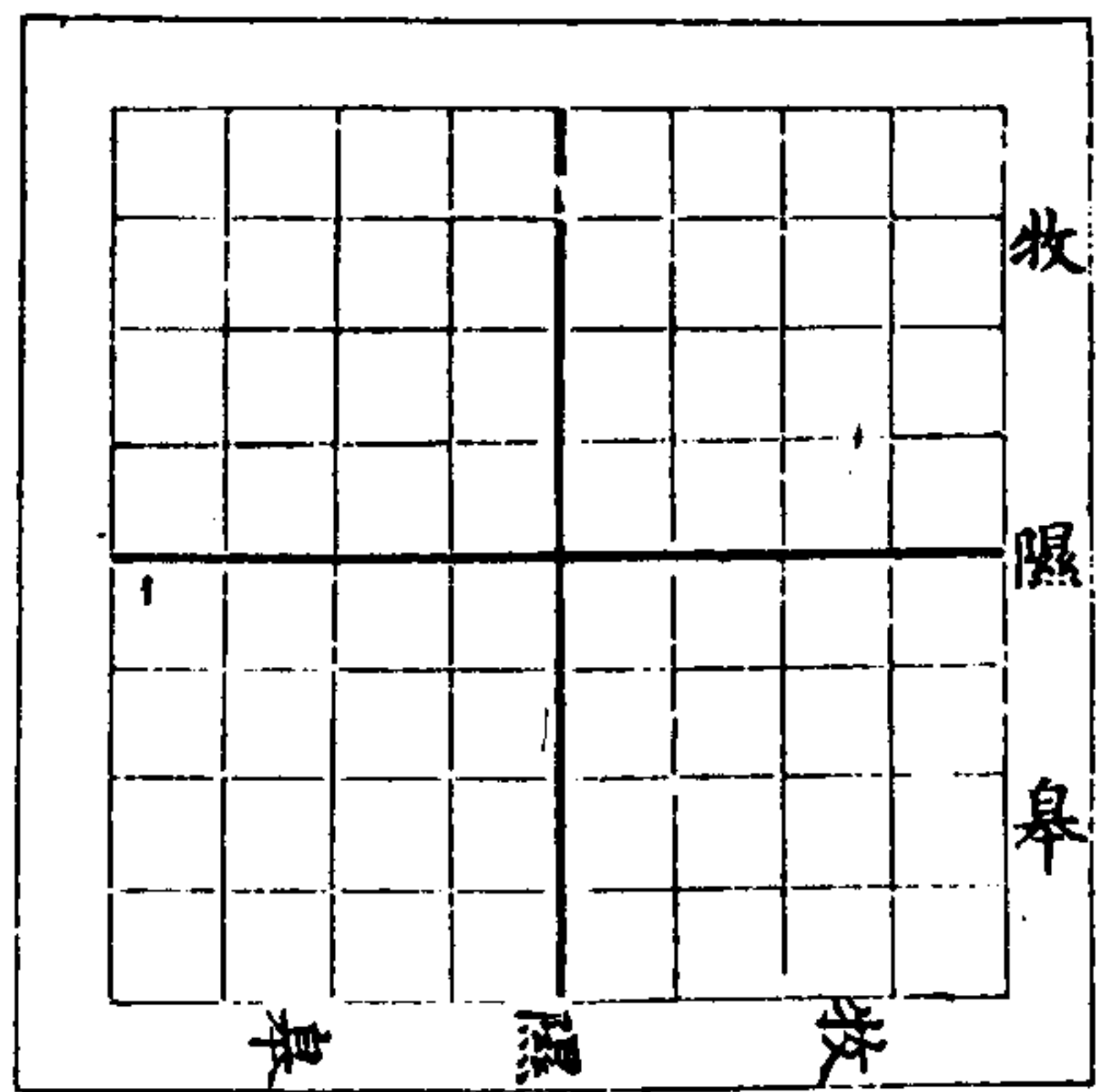


裏四

五

遂人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匠人云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云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過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過十里治澮案井田之制舊說紛拏不可窮詰說詳禮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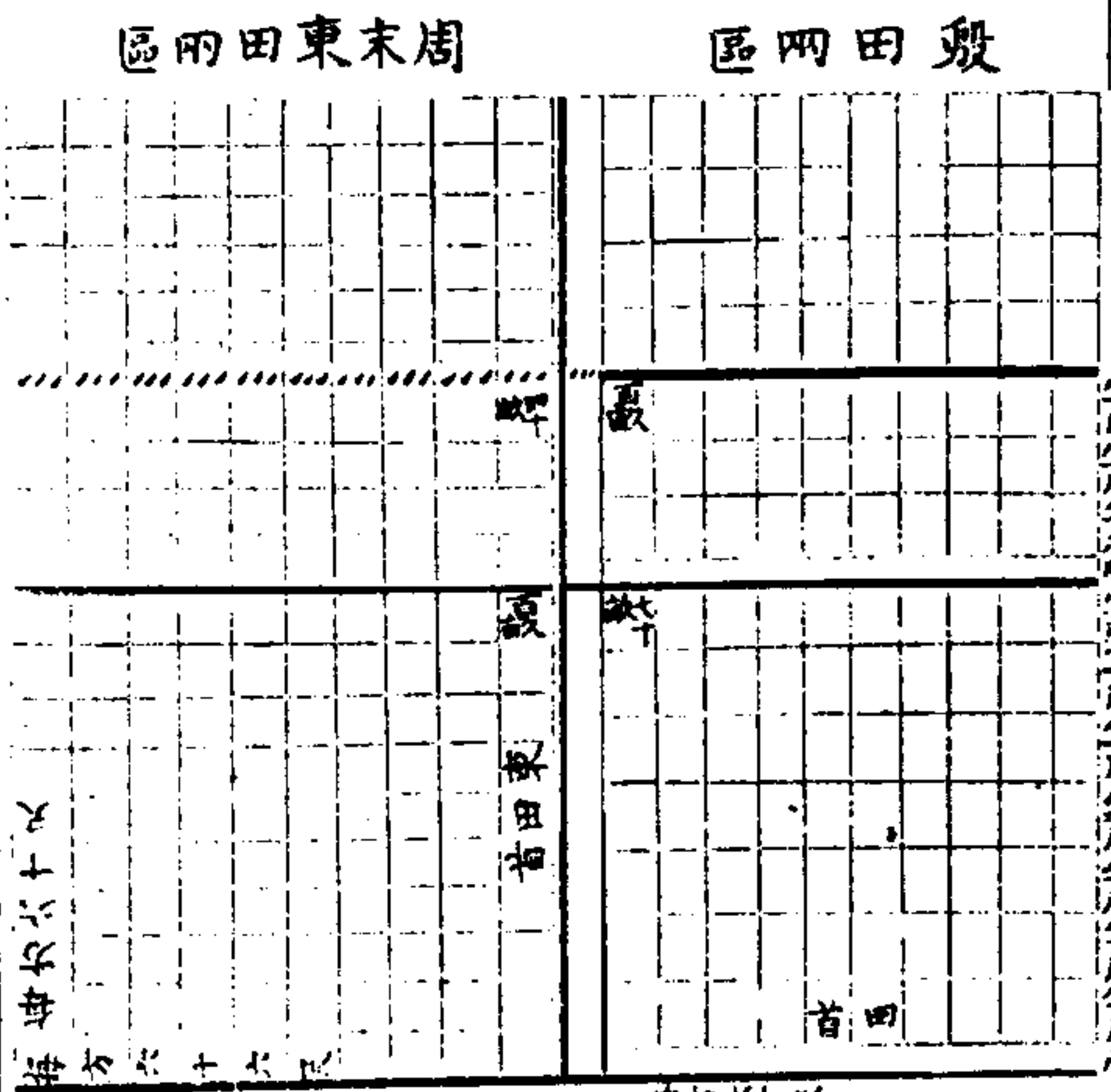
成畝一甸十六井



裏四

五

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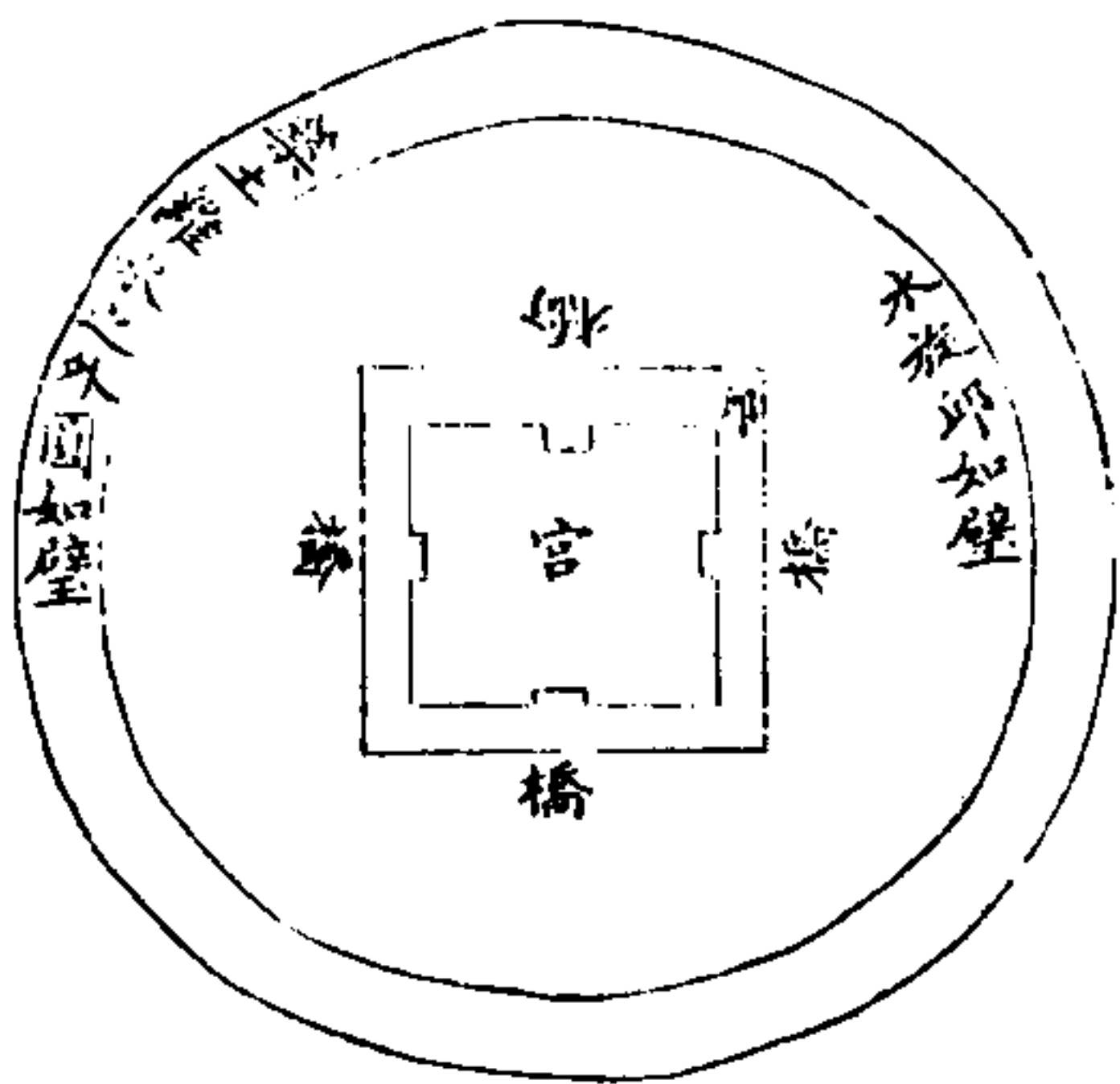


王制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畝十六畝三十步三十分作六十漢隸六字下畫誤連成三也說詳通故中



辟

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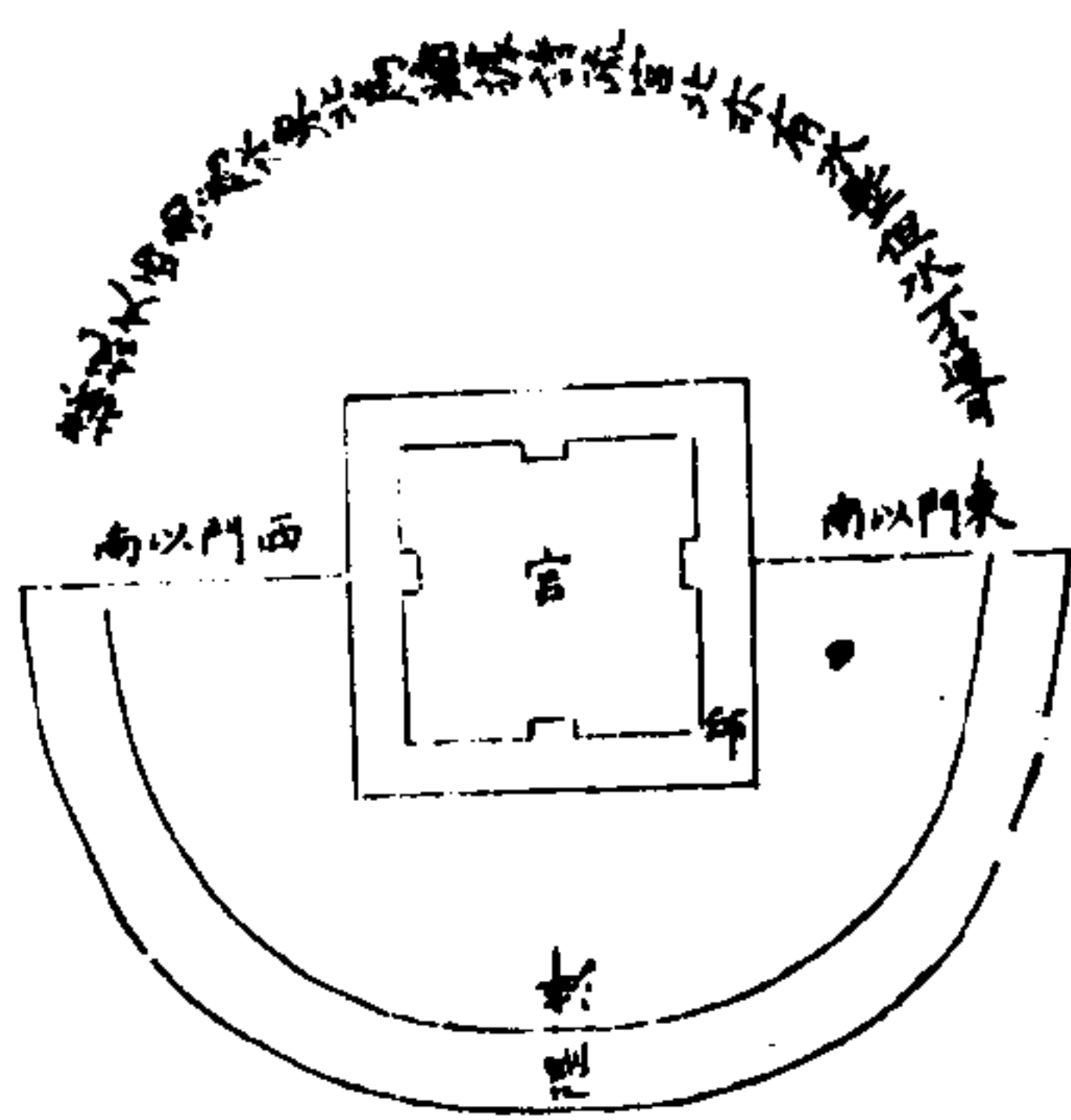
東五

五

詩靈臺傳曰水旋邱如壁曰辟廡以節觀者魯頌箋曰辟廡者築土離水之外圓如壁四方觀者均也詩曰錫京辟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明辟廡闢四門如明堂制也後漢書明帝臨辟廡園橋而聽者蓋億萬計是則辟廡有四門門各有橋矣

泮

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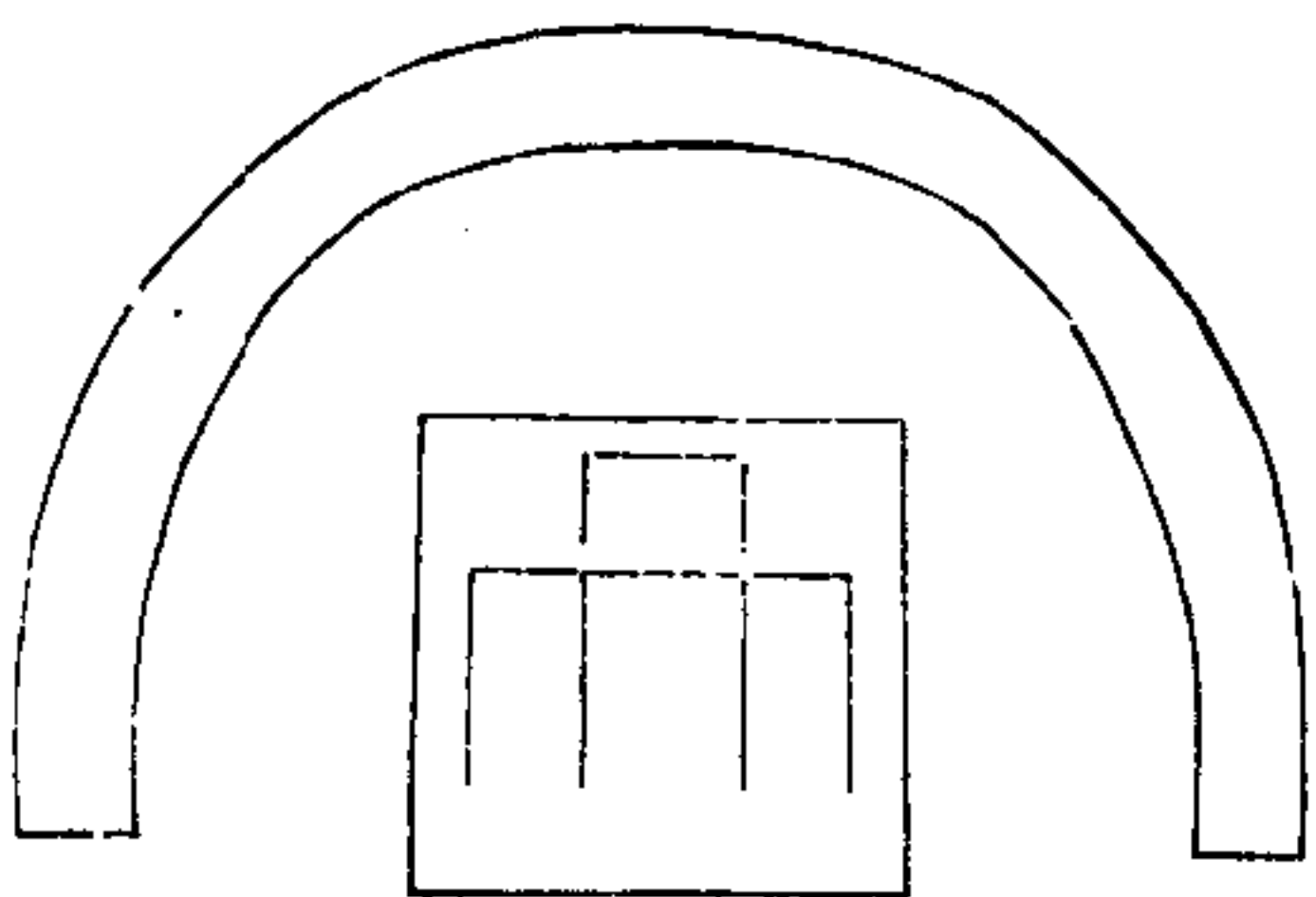
東五

五

記王制天子曰辟廡諸侯曰類宮類亦作泮魯頌箋曰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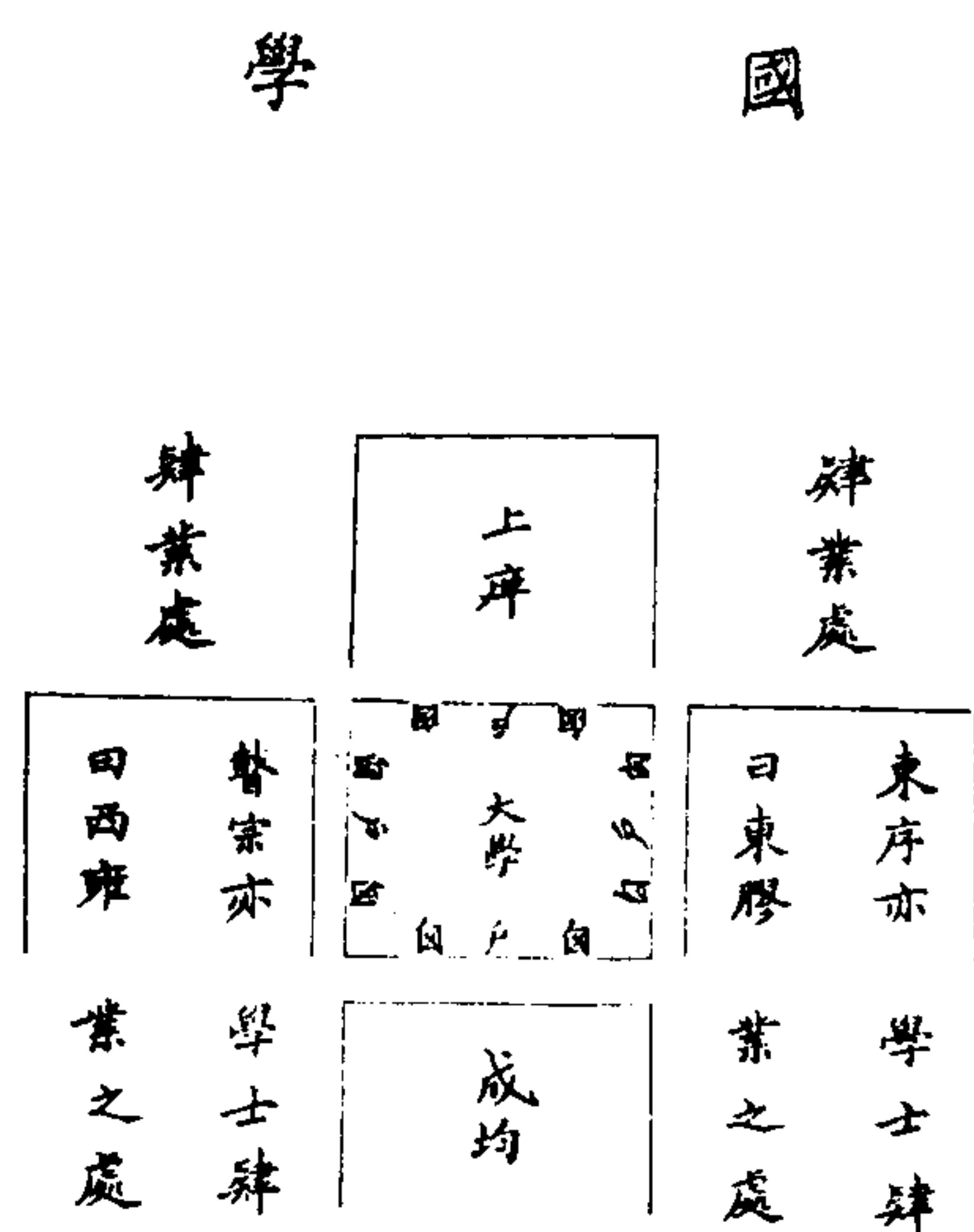
宮

泮



藝文類聚初學記引劉向五經通義云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南半天子之學以軒縣軒城諸制曩之缺南信有其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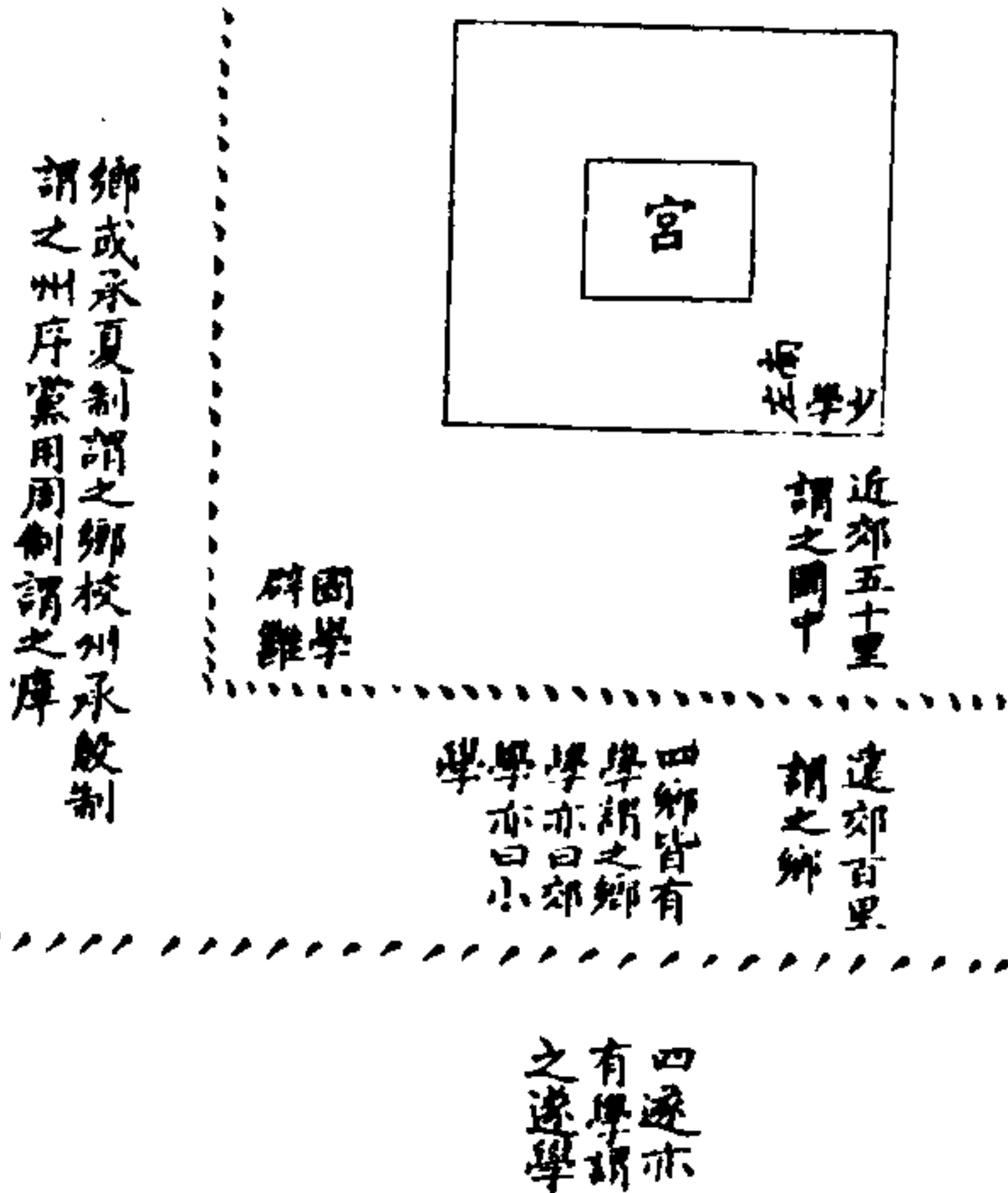


表五

五

大戴勸學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易大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畫入南學算入西學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大學天子之所自學也東學曰東序亦曰東膠西學曰瞽宗亦曰西雍其南學曰成均北學曰上庠四隅皆學士肄業之處也舊說大學者辟廋制如明堂鄉學曰庠有堂室制如路寢州學曰序無室制如榭索大戴保傳篇曰天子春秋入學坐國老子牖下執醬而親醕之是則中大學如明堂餘四學有堂室戶牖與鄉學同矣

大 小 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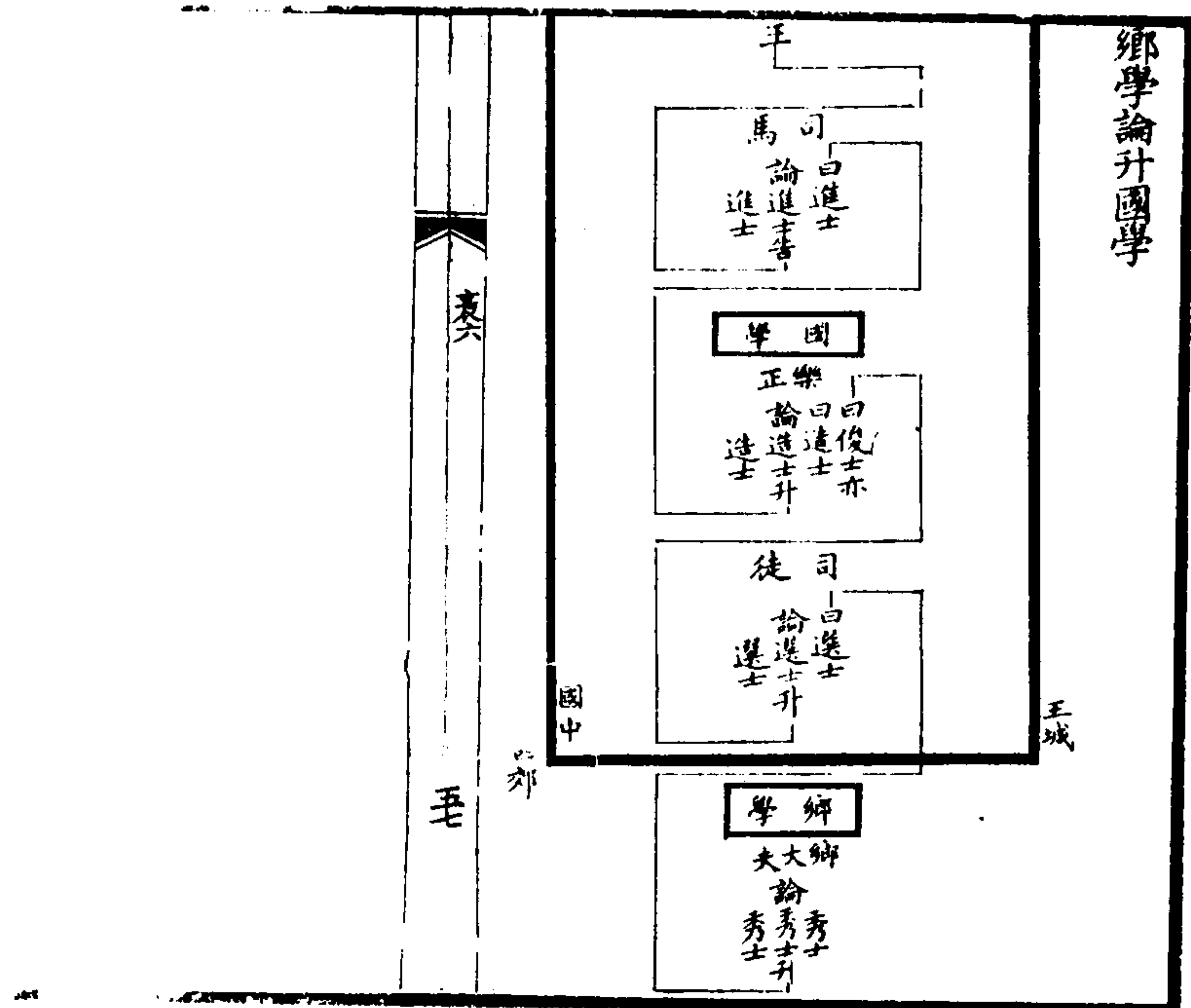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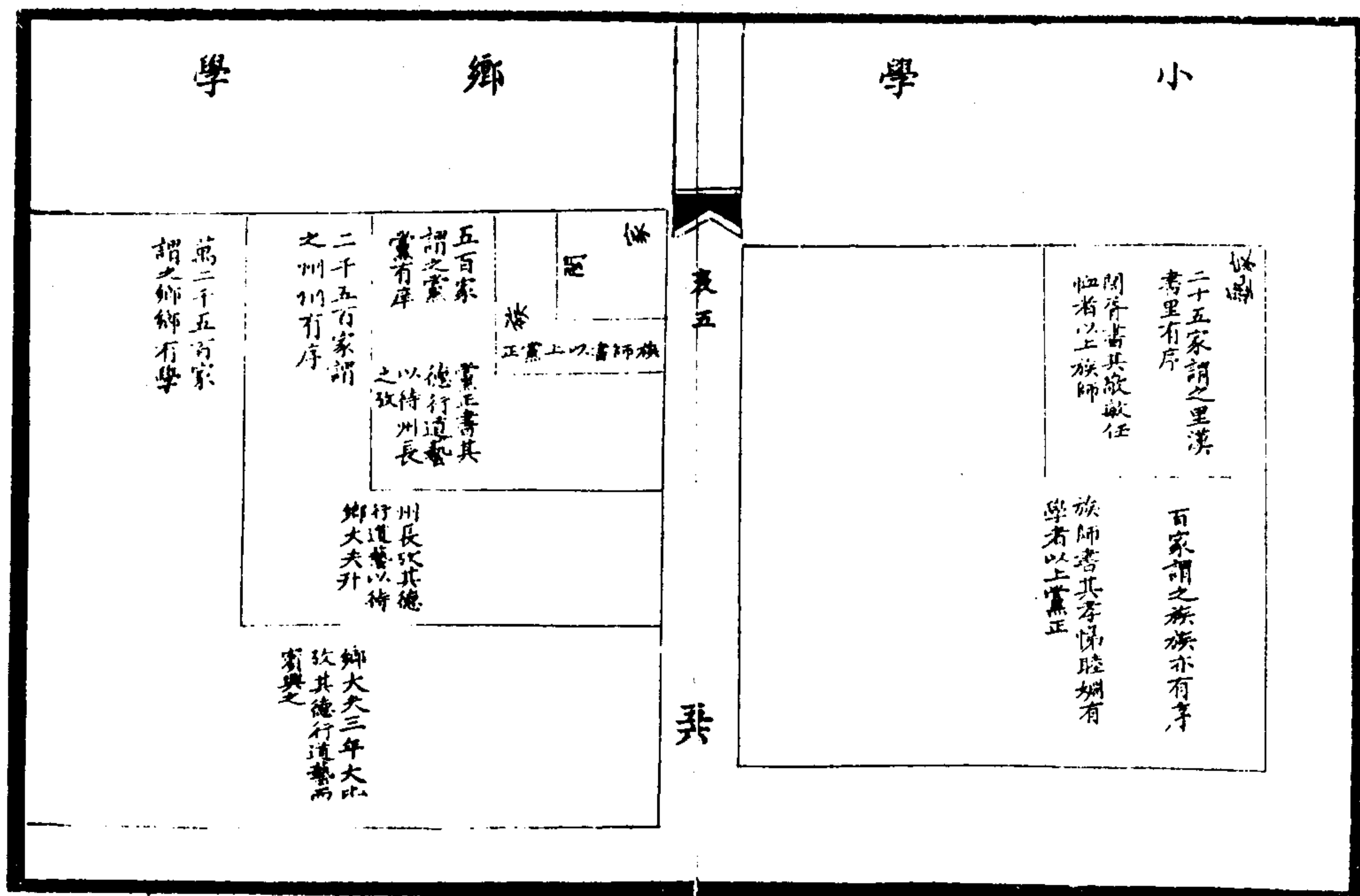


表五

五

記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小學當作少學諸侯之學以少學為最貴漢食貨志曰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是其證也大學在國故謂之國學云在郊者在近郊也近郊之內謂之國中孟子曰郊關之內有園方四十里為阱于國中是其證也王制又曰虞庠在國之四郊一作西皇侃曰四郊皆有虞庠對國學言之謂之郊學對大學言之謂之小學王制又曰移之郊不變移之遠是遠亦有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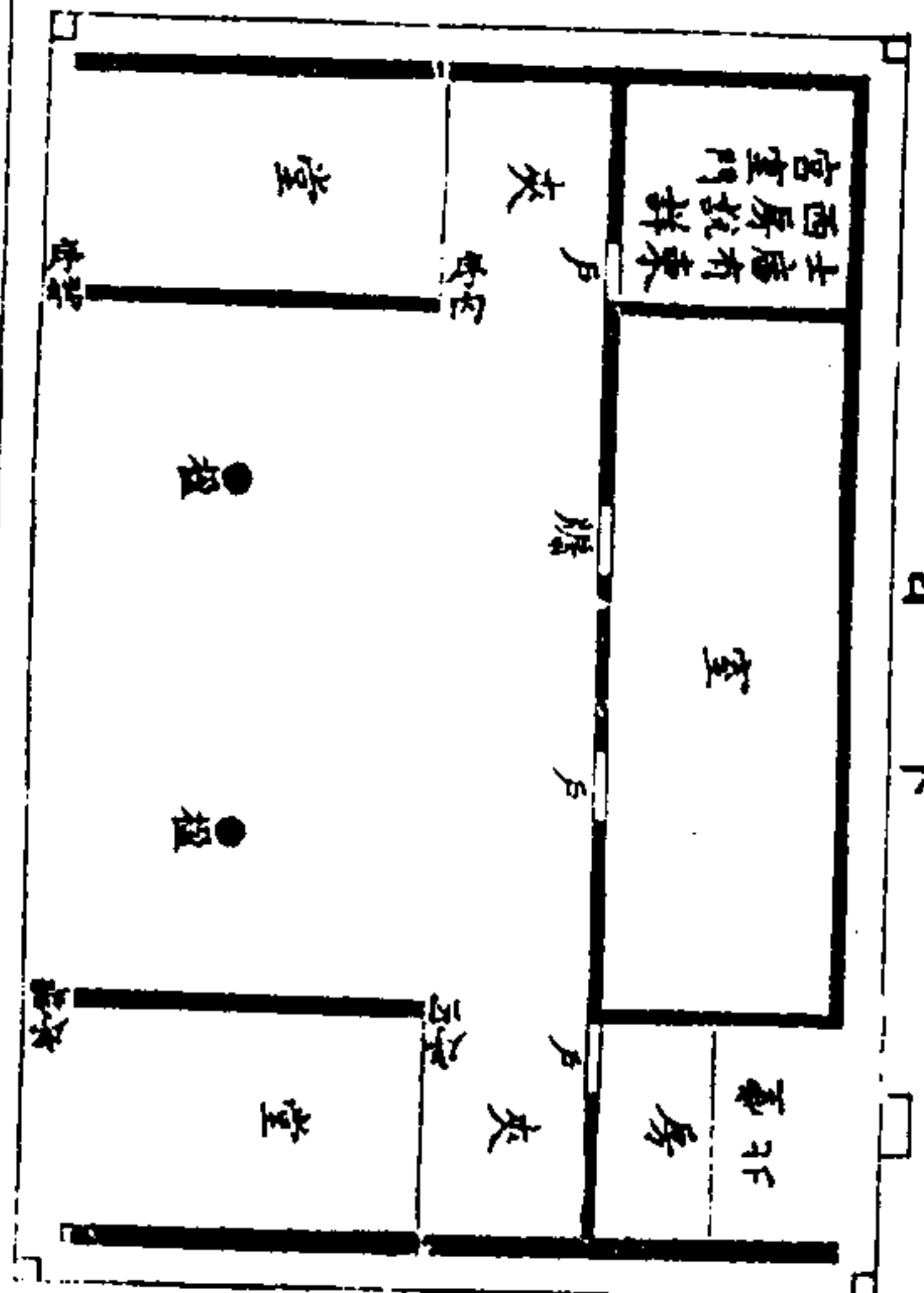
禮節圖

禮節有圖昉于趙彥肅楊信齋堂堦廳具架幾全非近張皋文圖較有度數狀室凡堂五之一其地狹隘何以行禮鹵房有北堂既非經典之文堂墉連兩房夾昧序內之仗碑如洗溪射時何以設榻闌在廟東冠時何以見母門祇一闌既沿舊誤墀夏有堂而冬暹凡見以宮室之大判言違失若余況小節之出入乎此禮節圖之所以作也

禮節圖

定海黃以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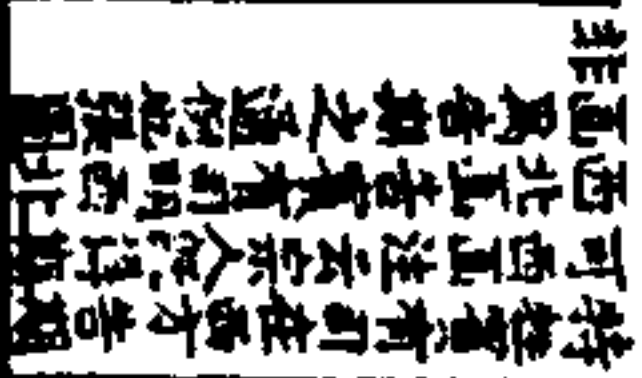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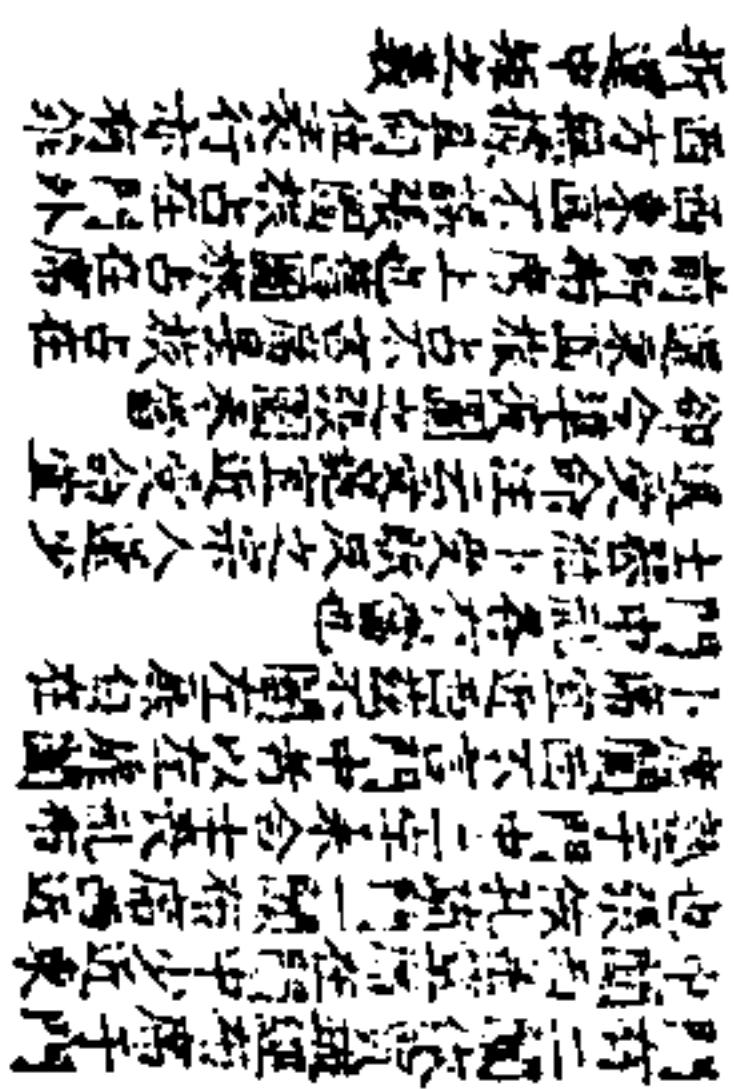
禮書第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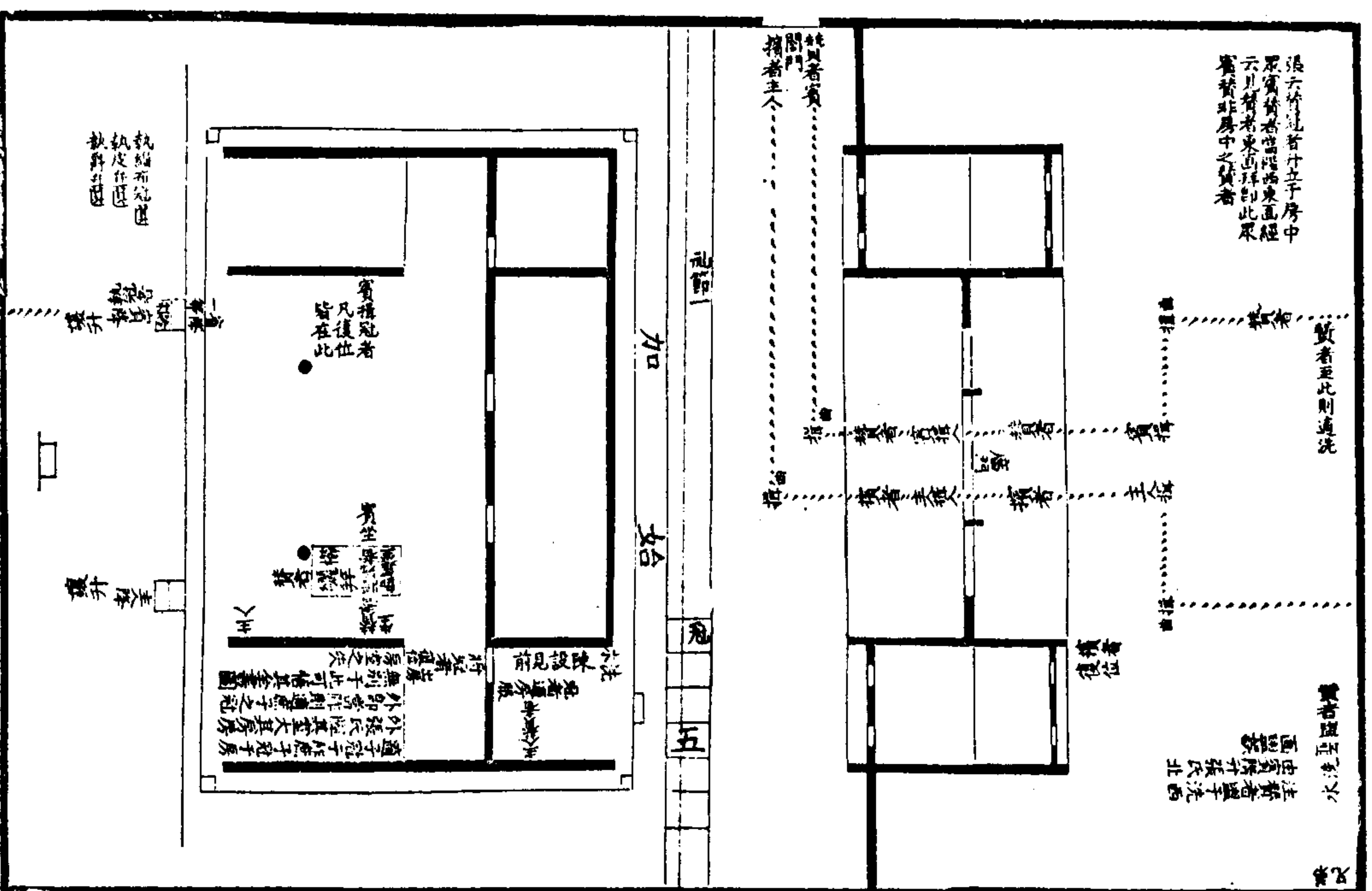
禮節圖

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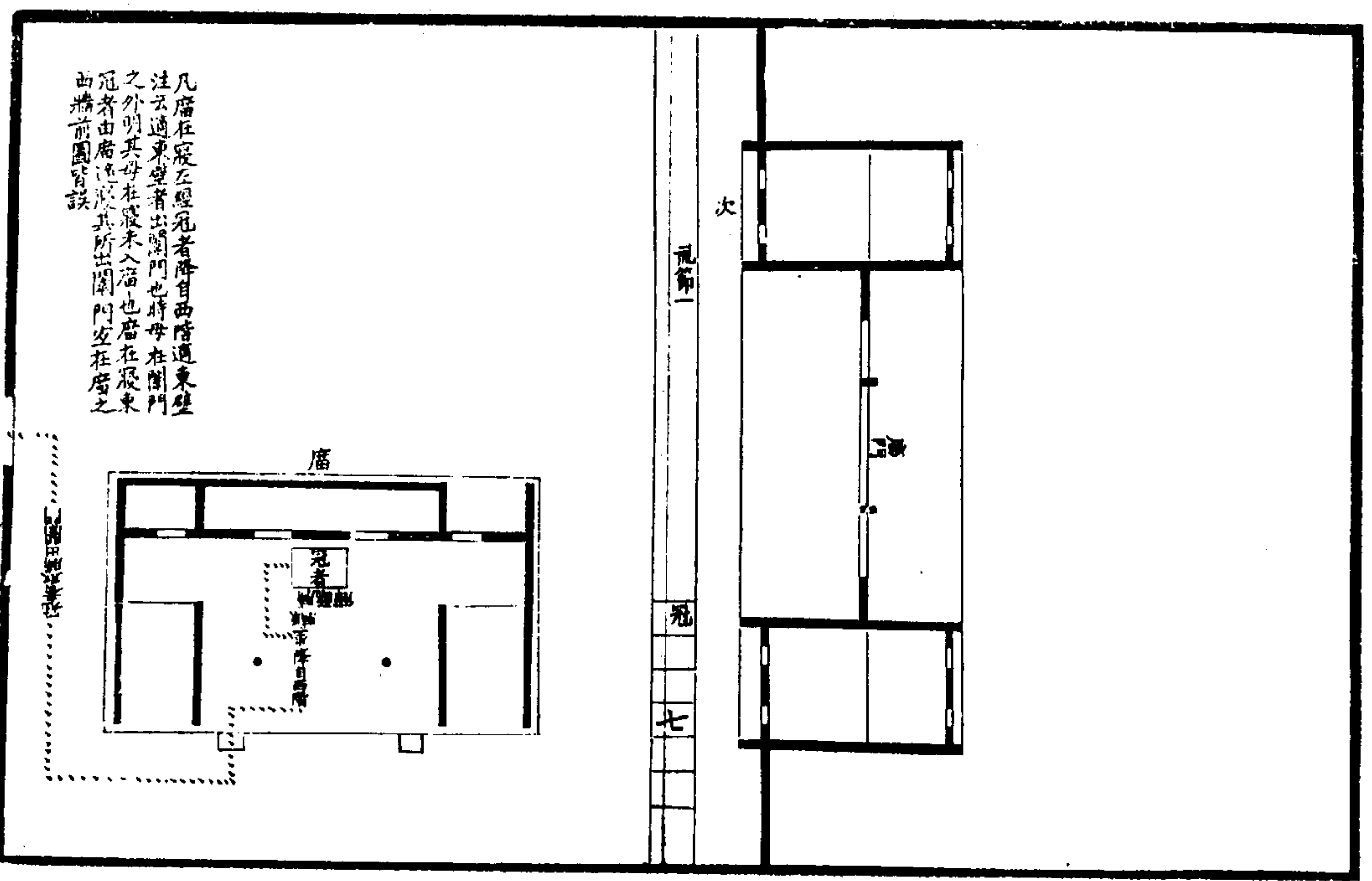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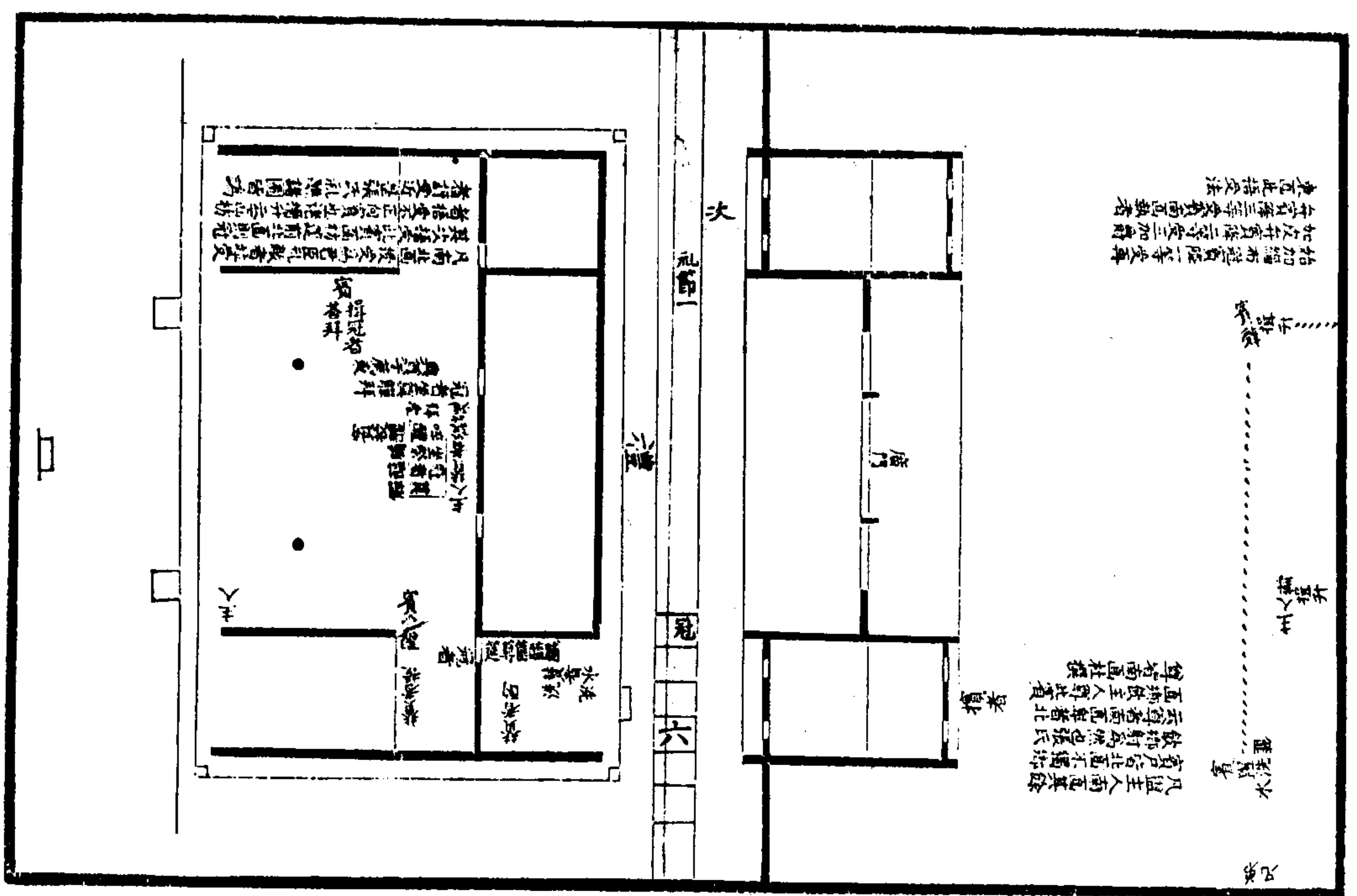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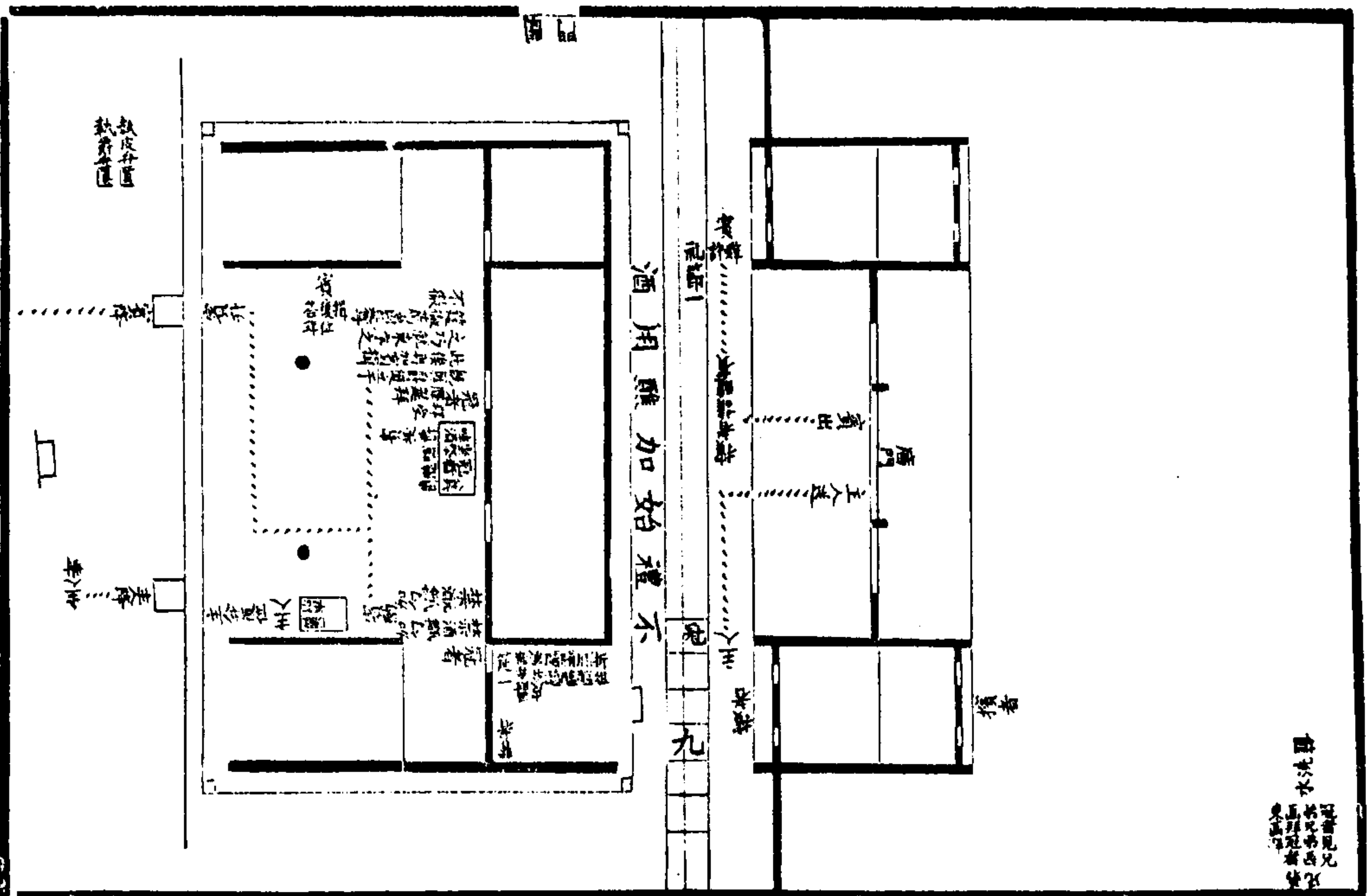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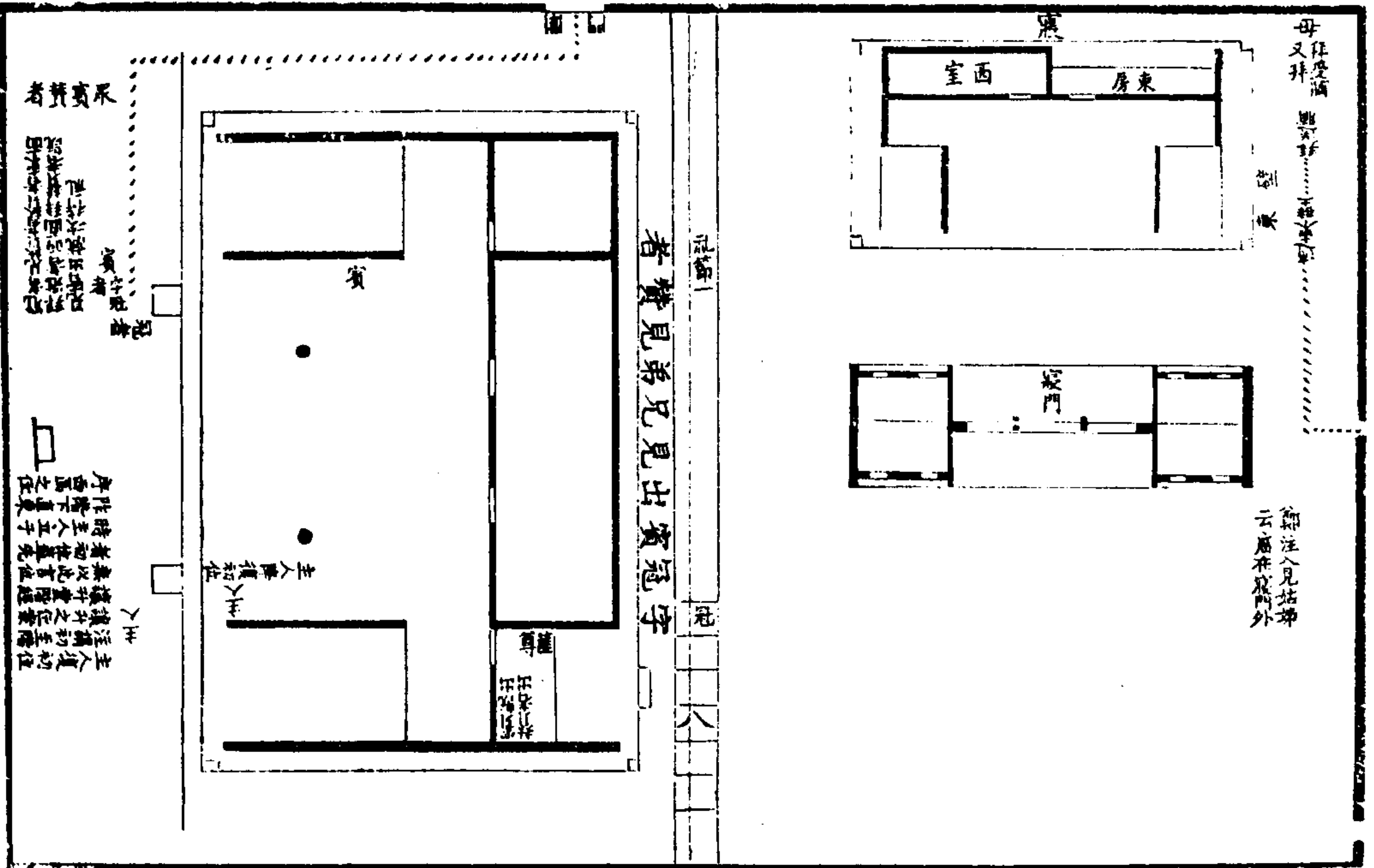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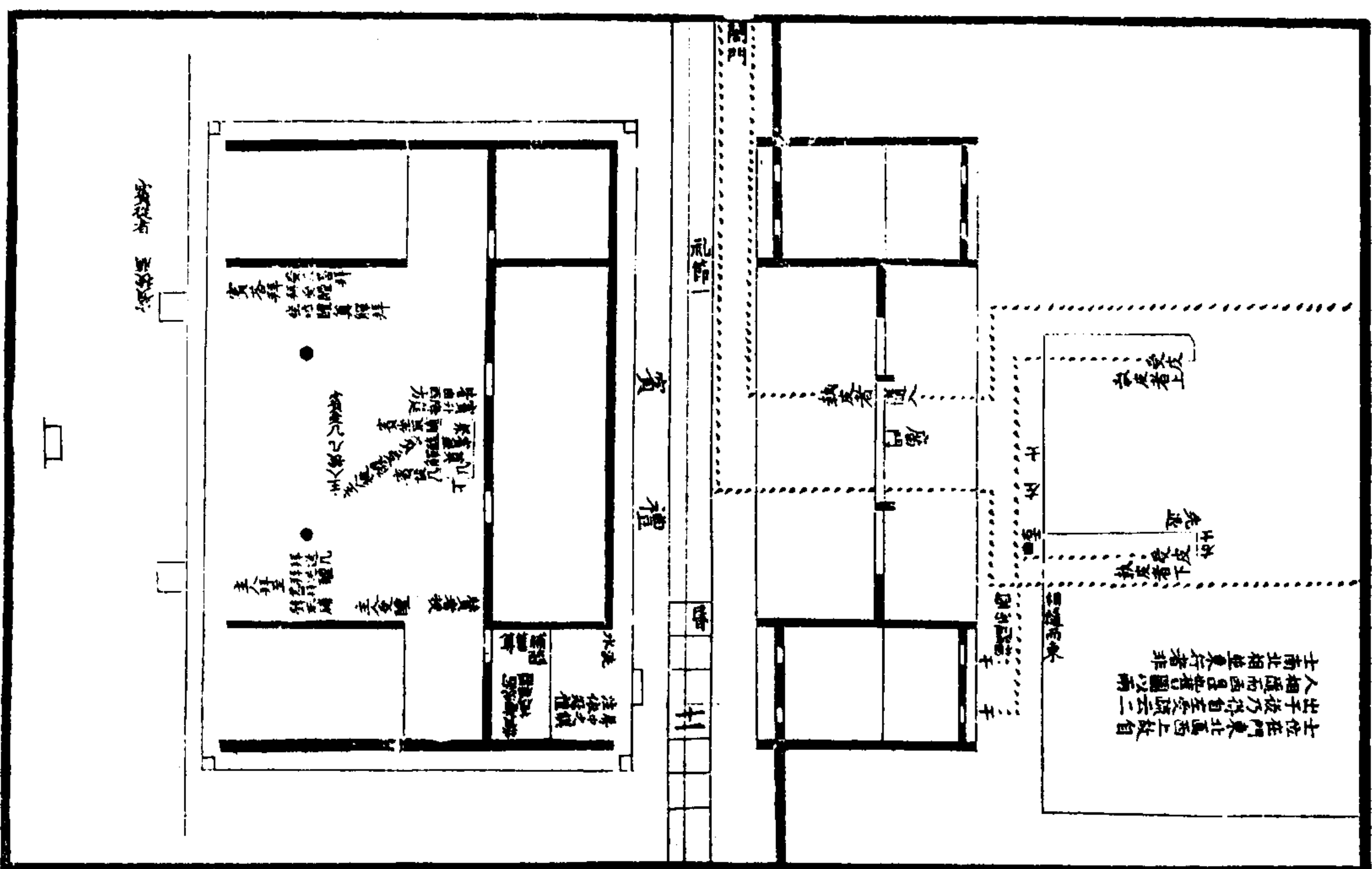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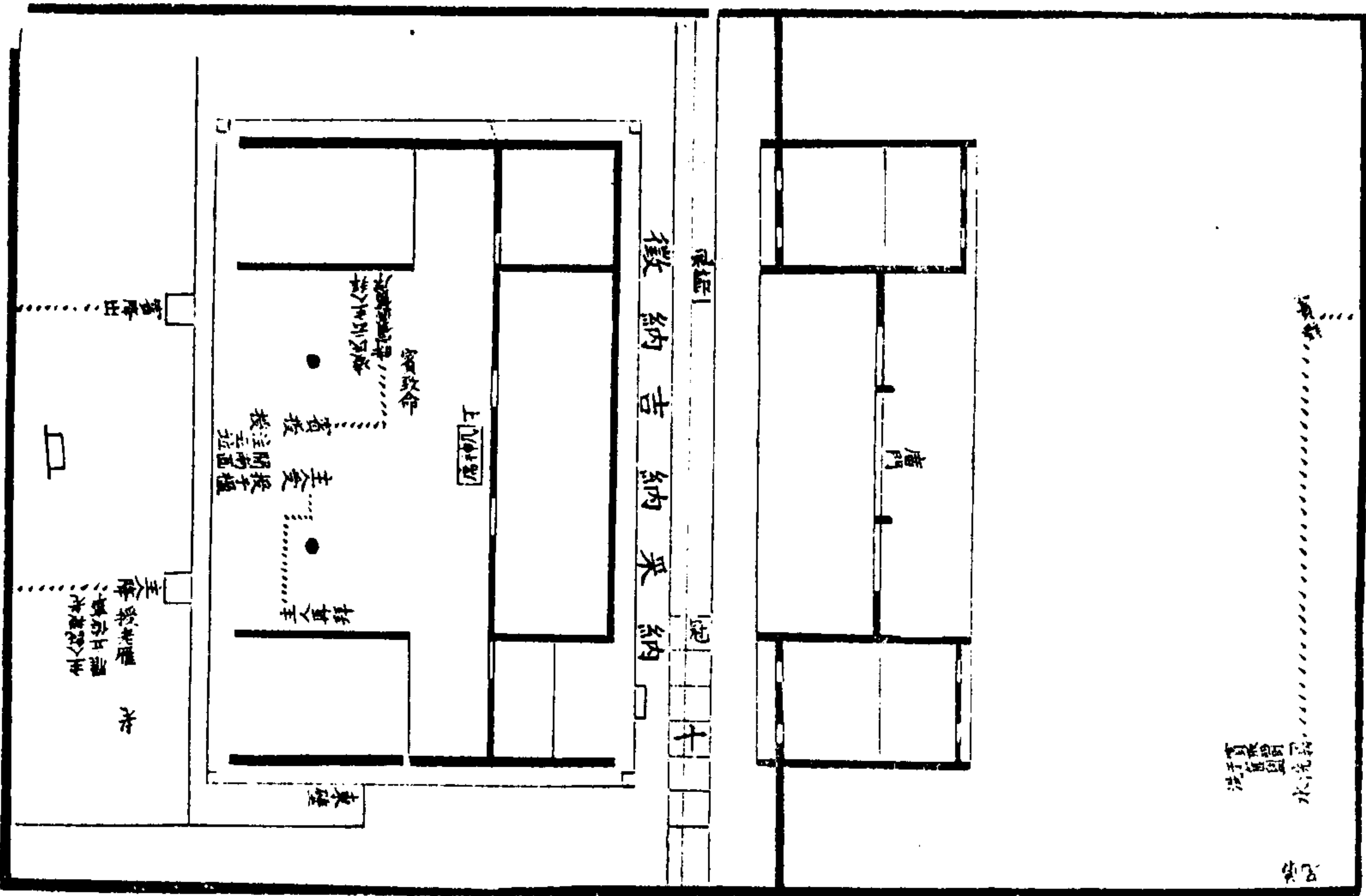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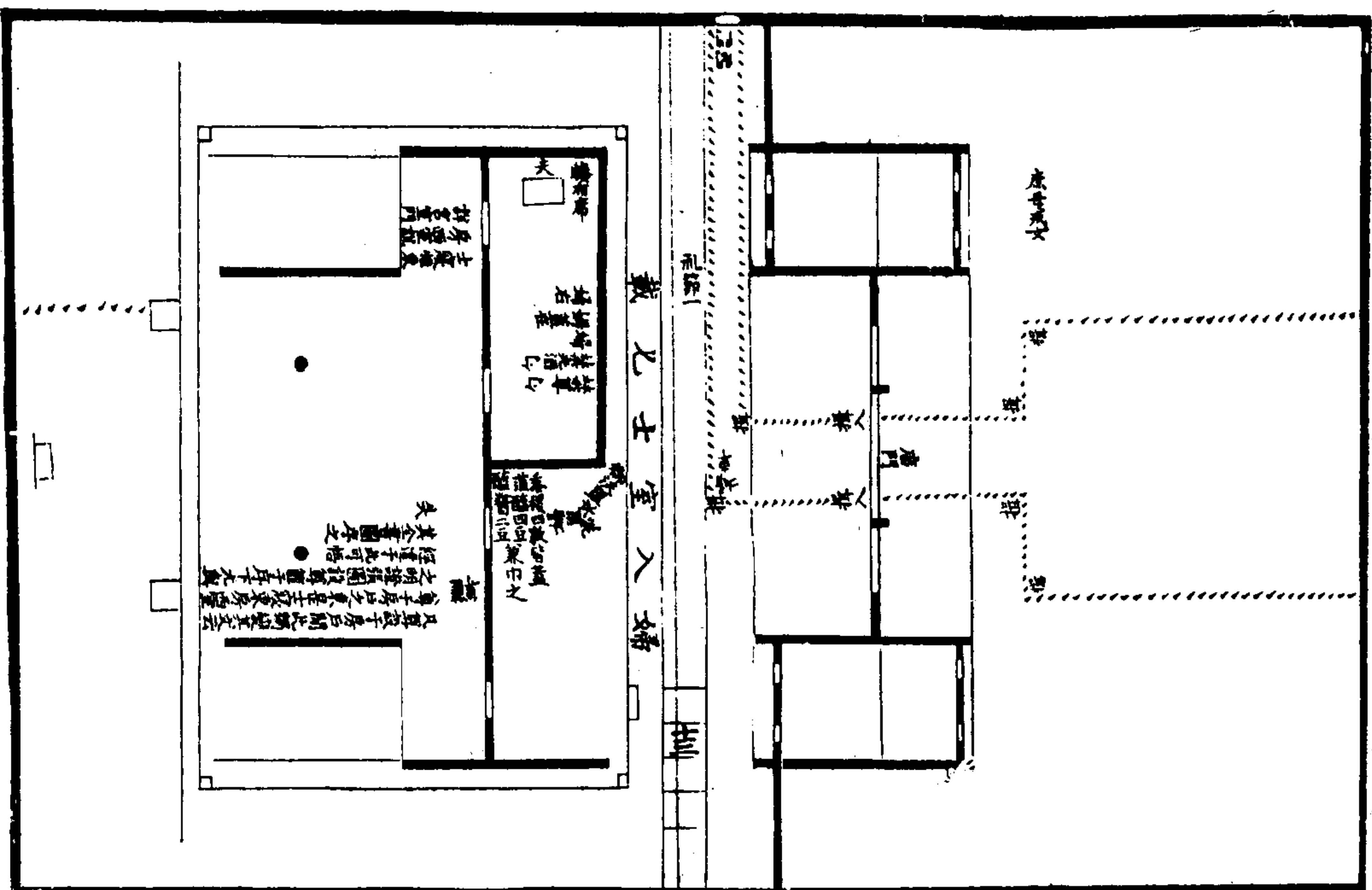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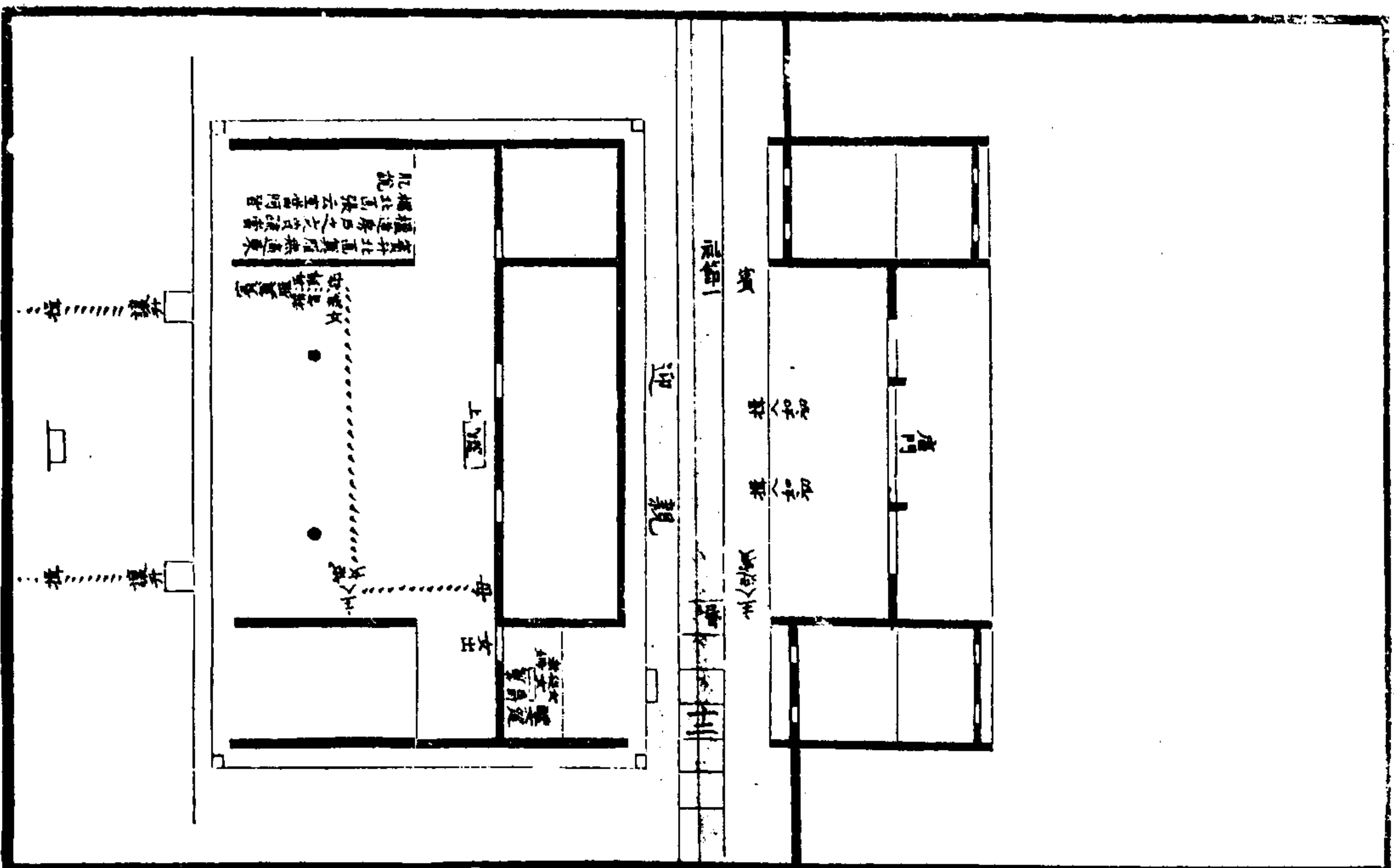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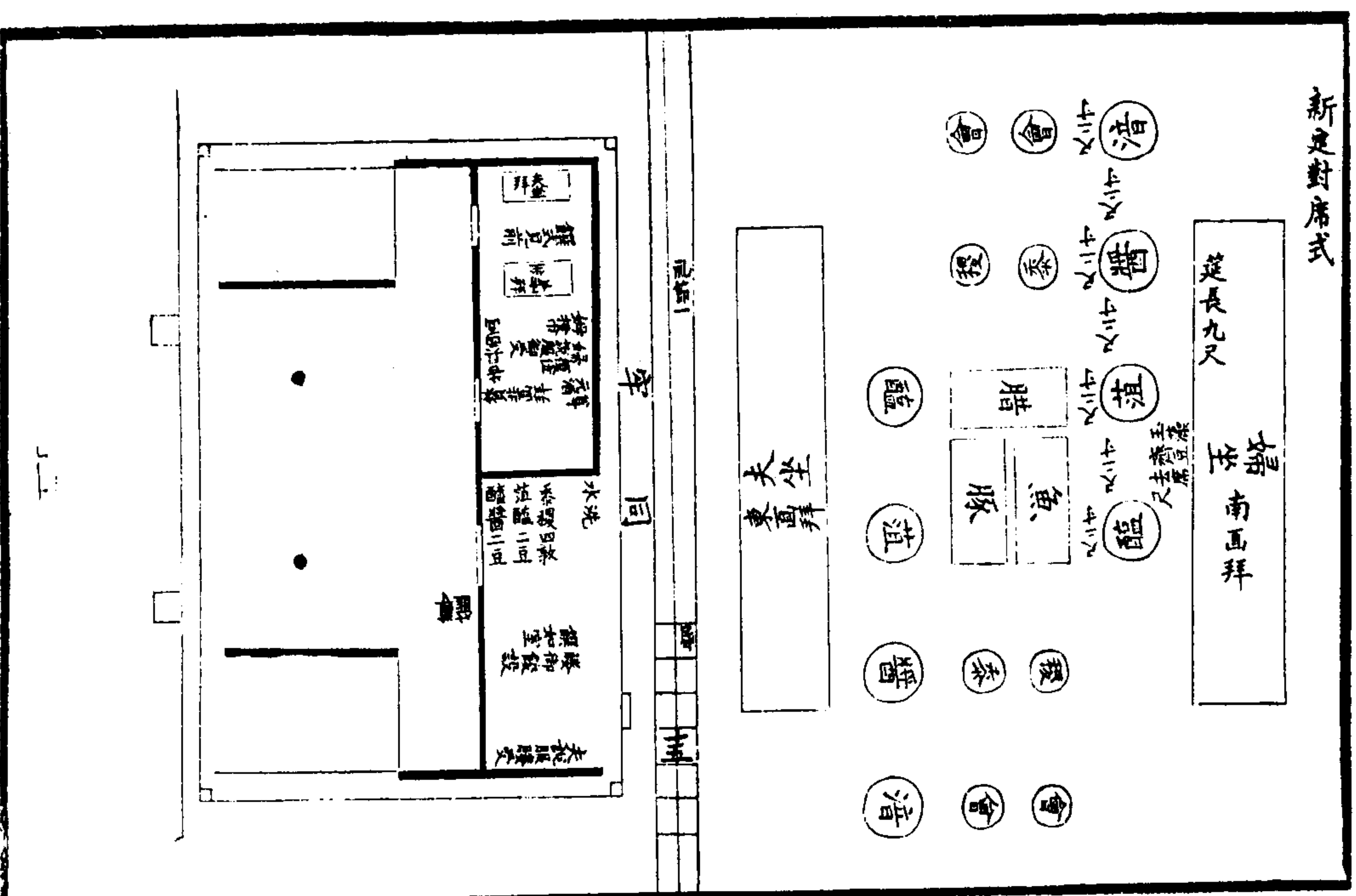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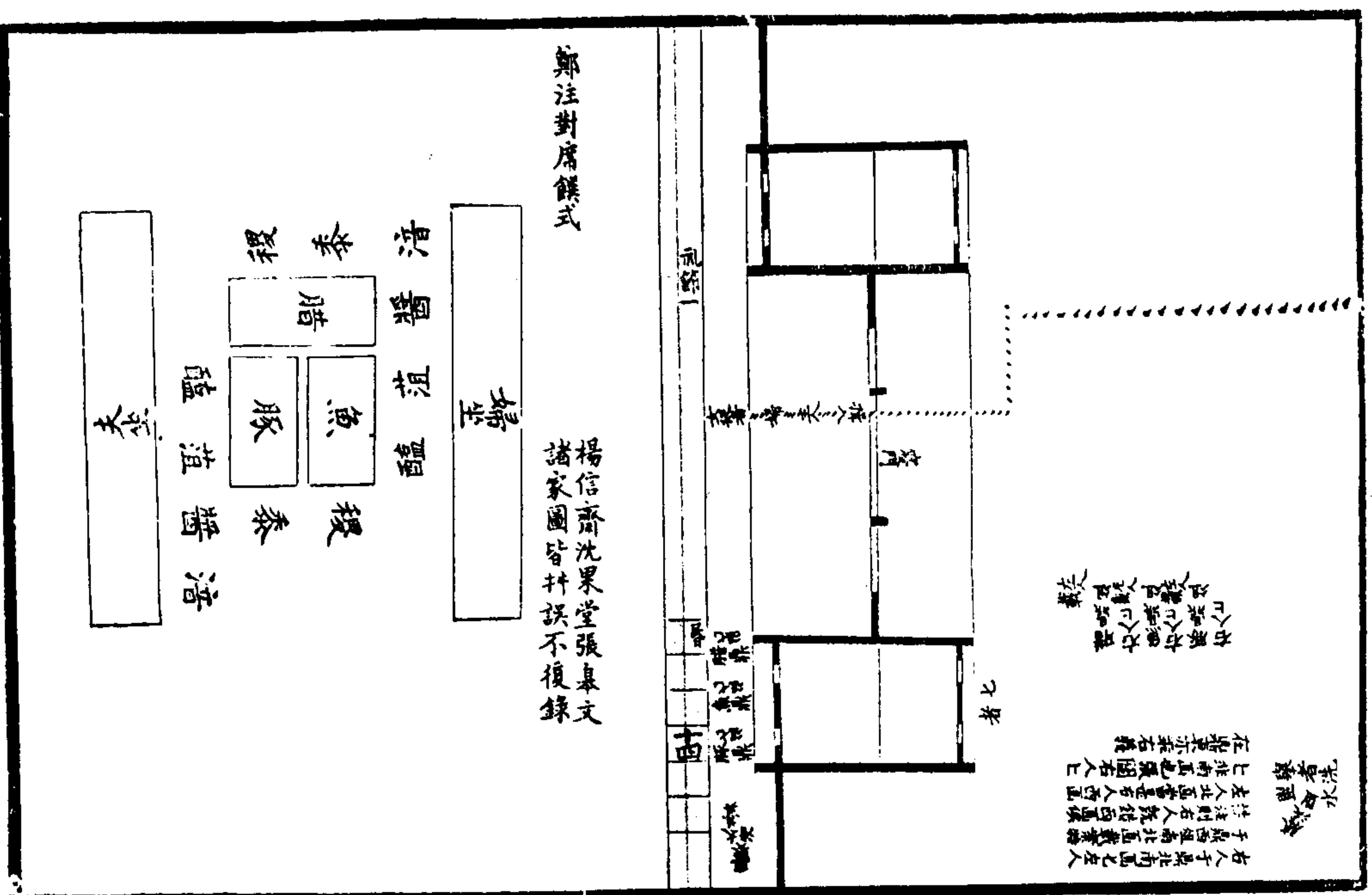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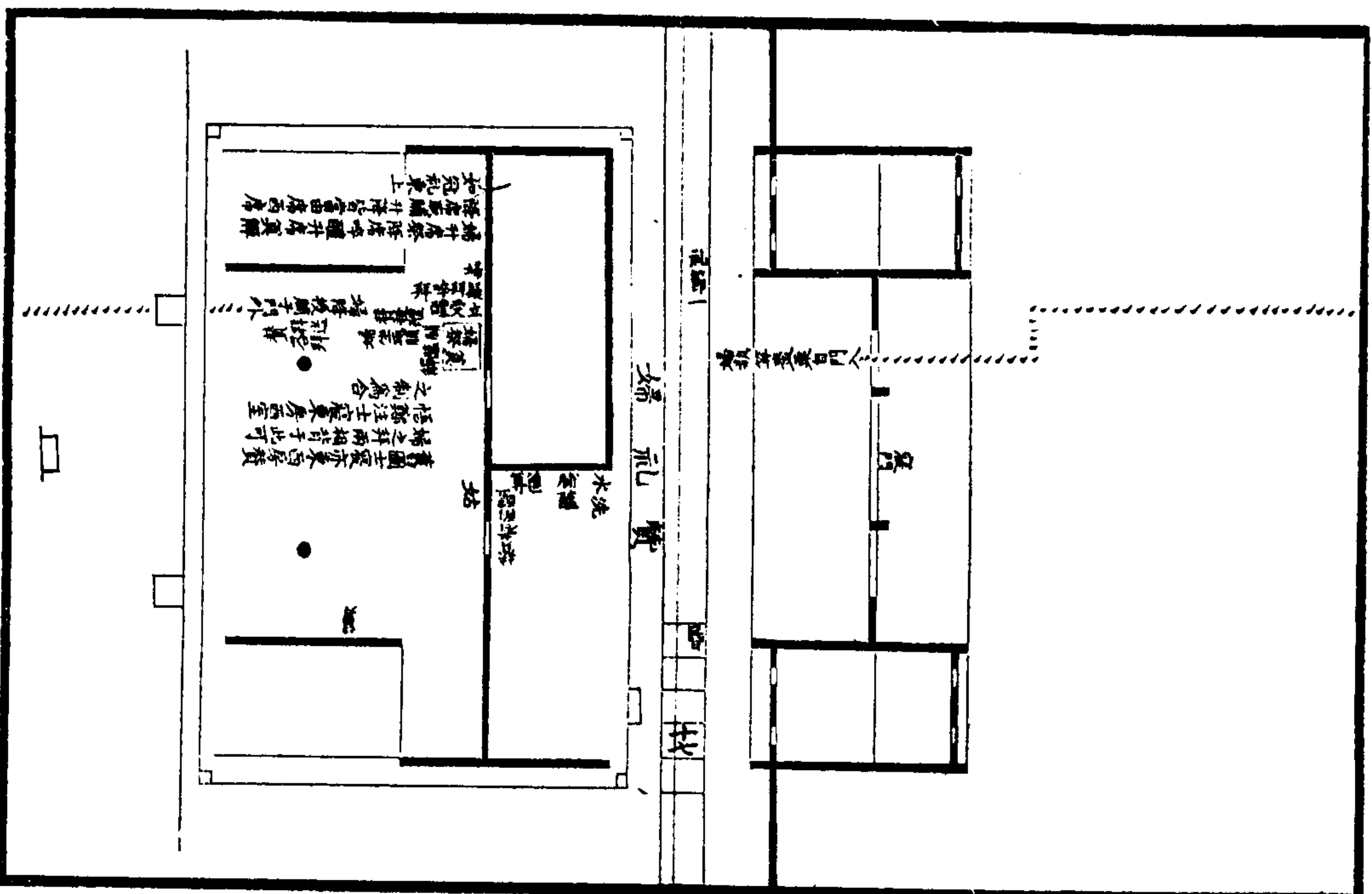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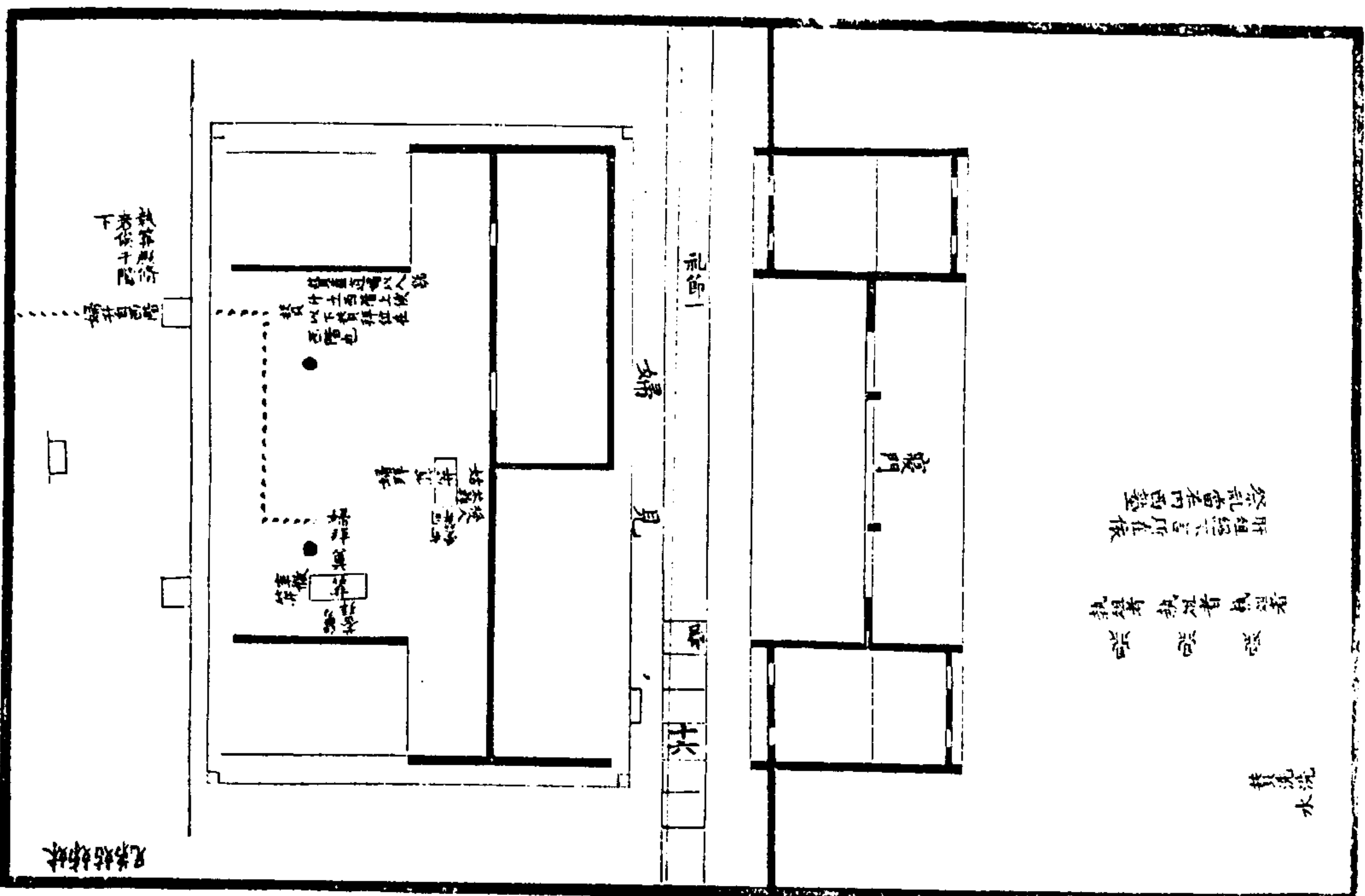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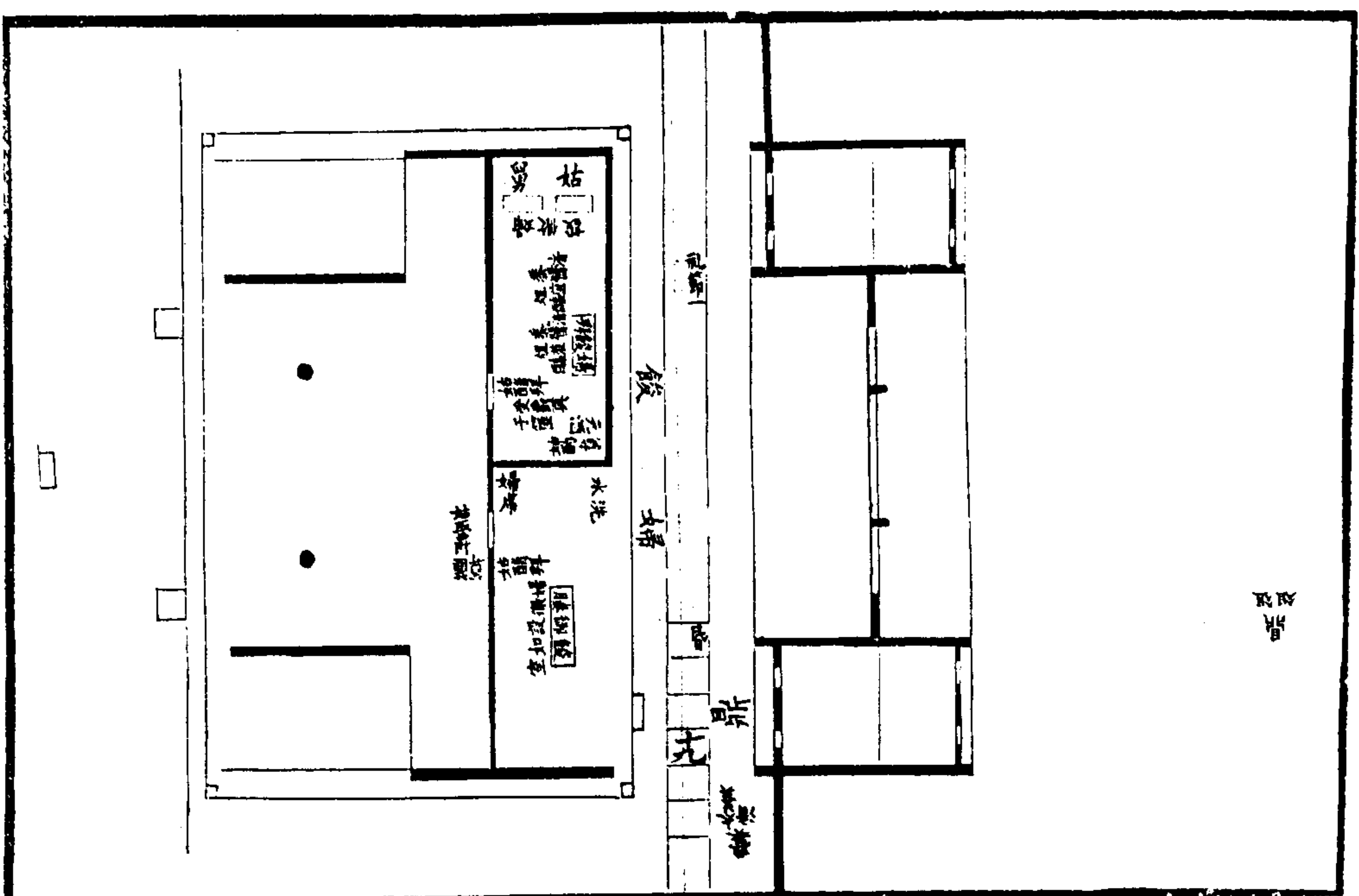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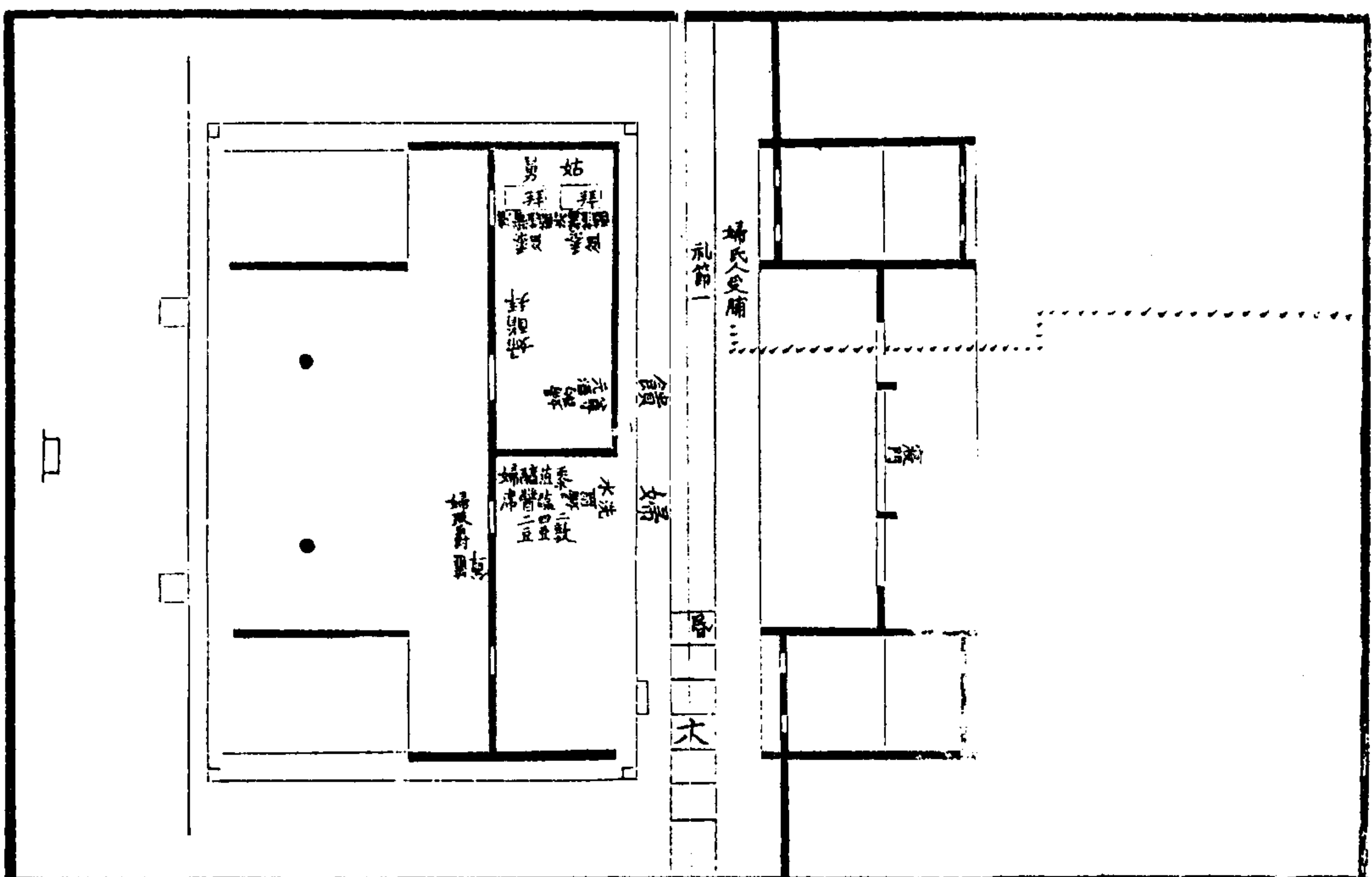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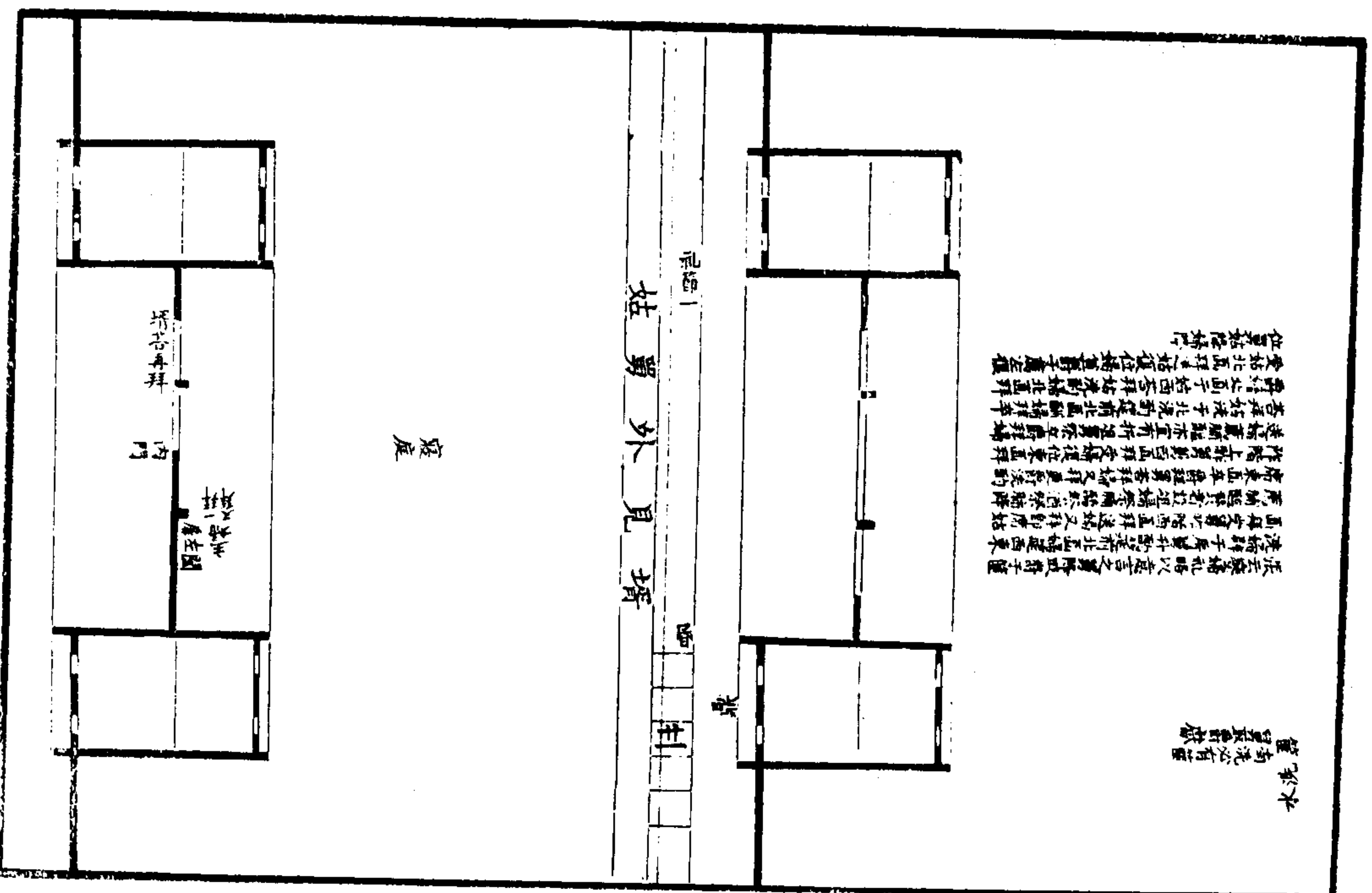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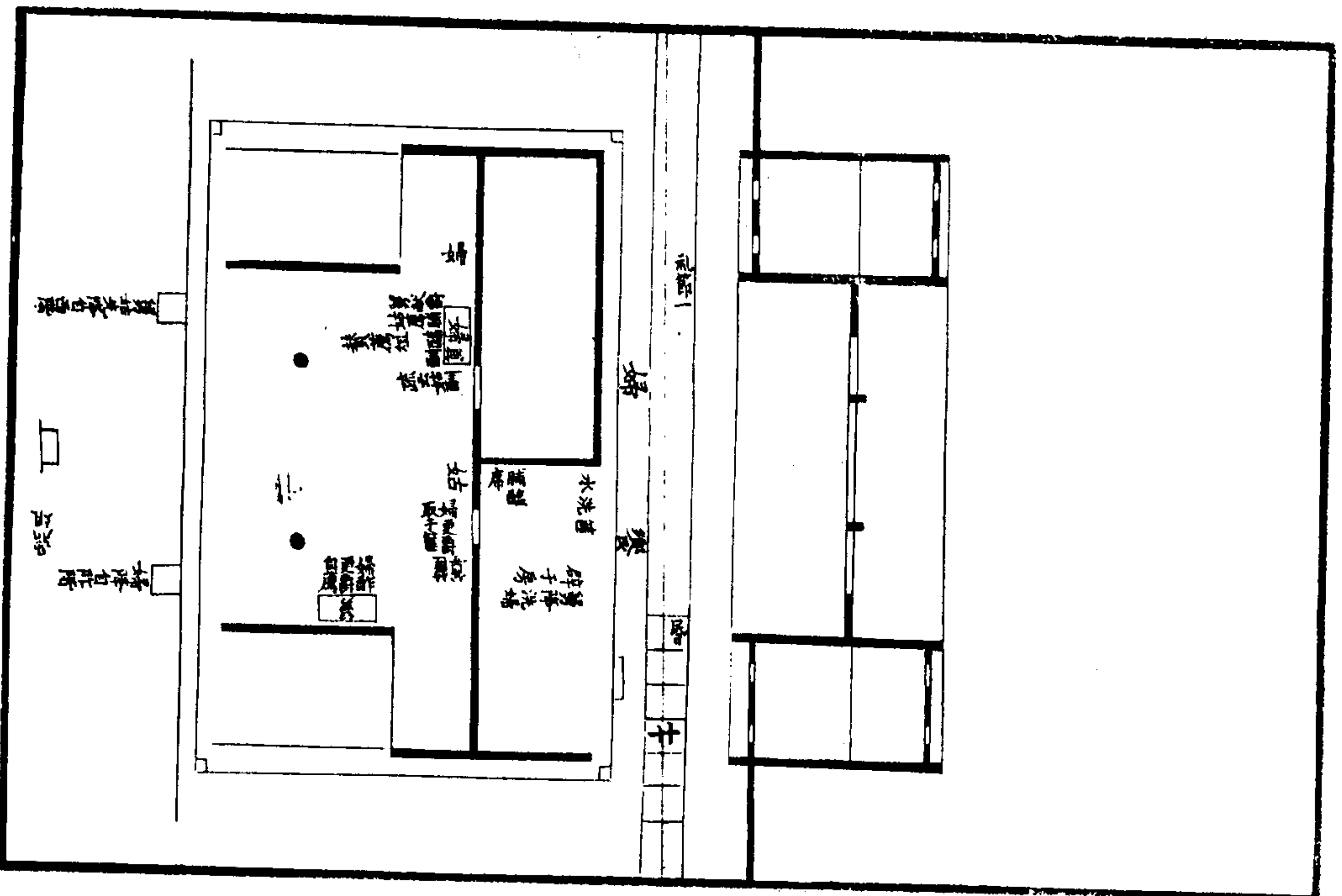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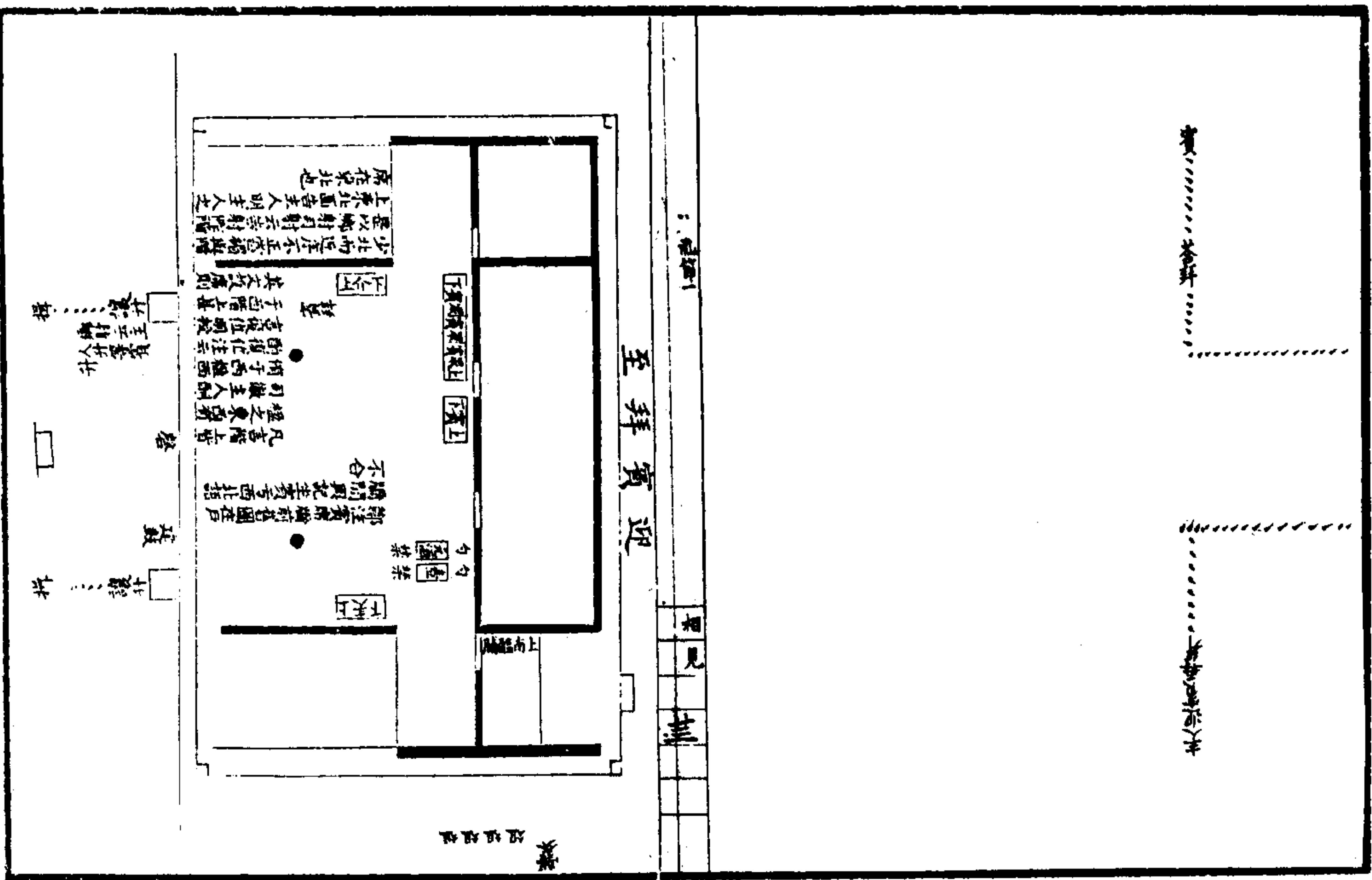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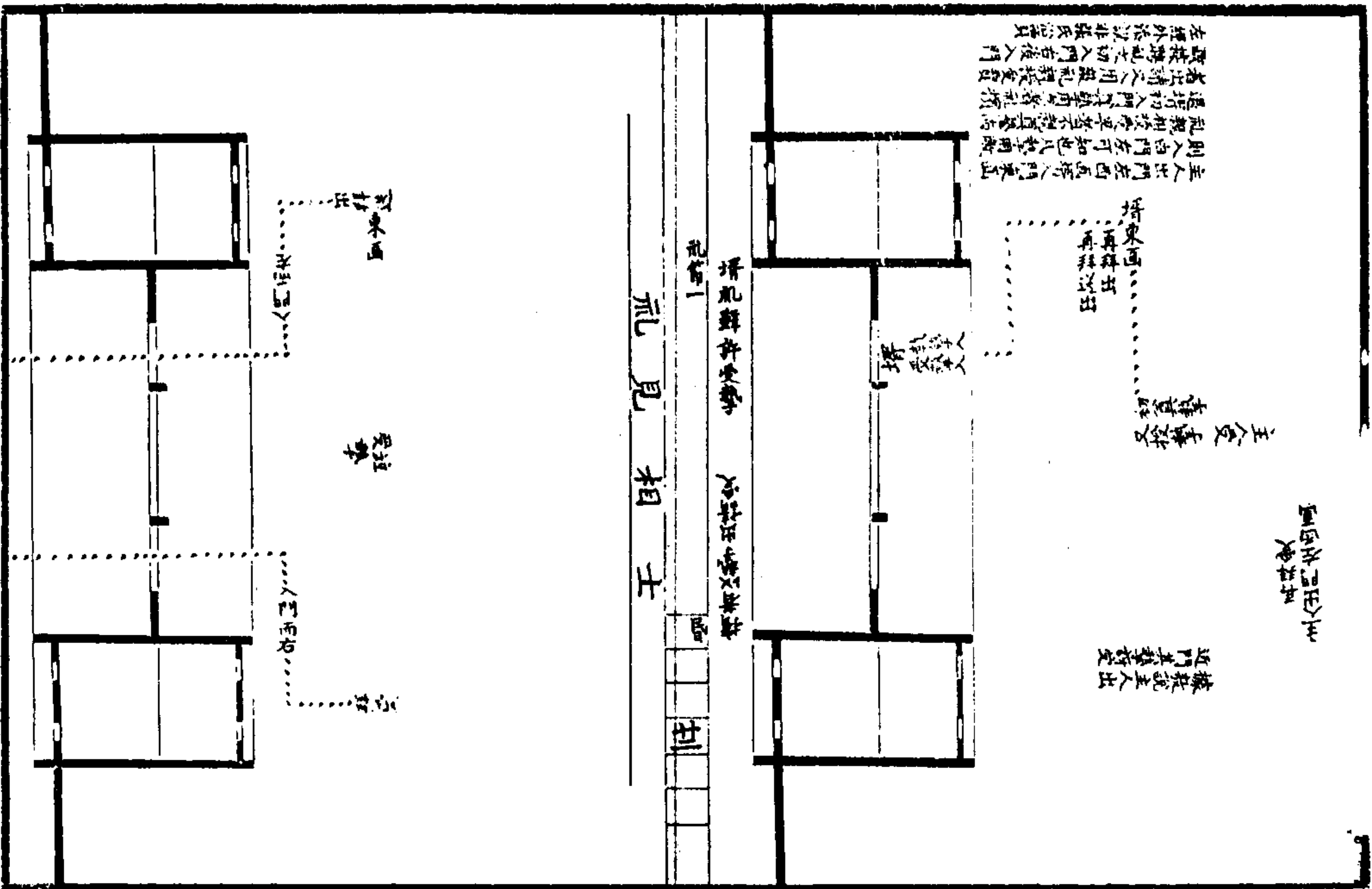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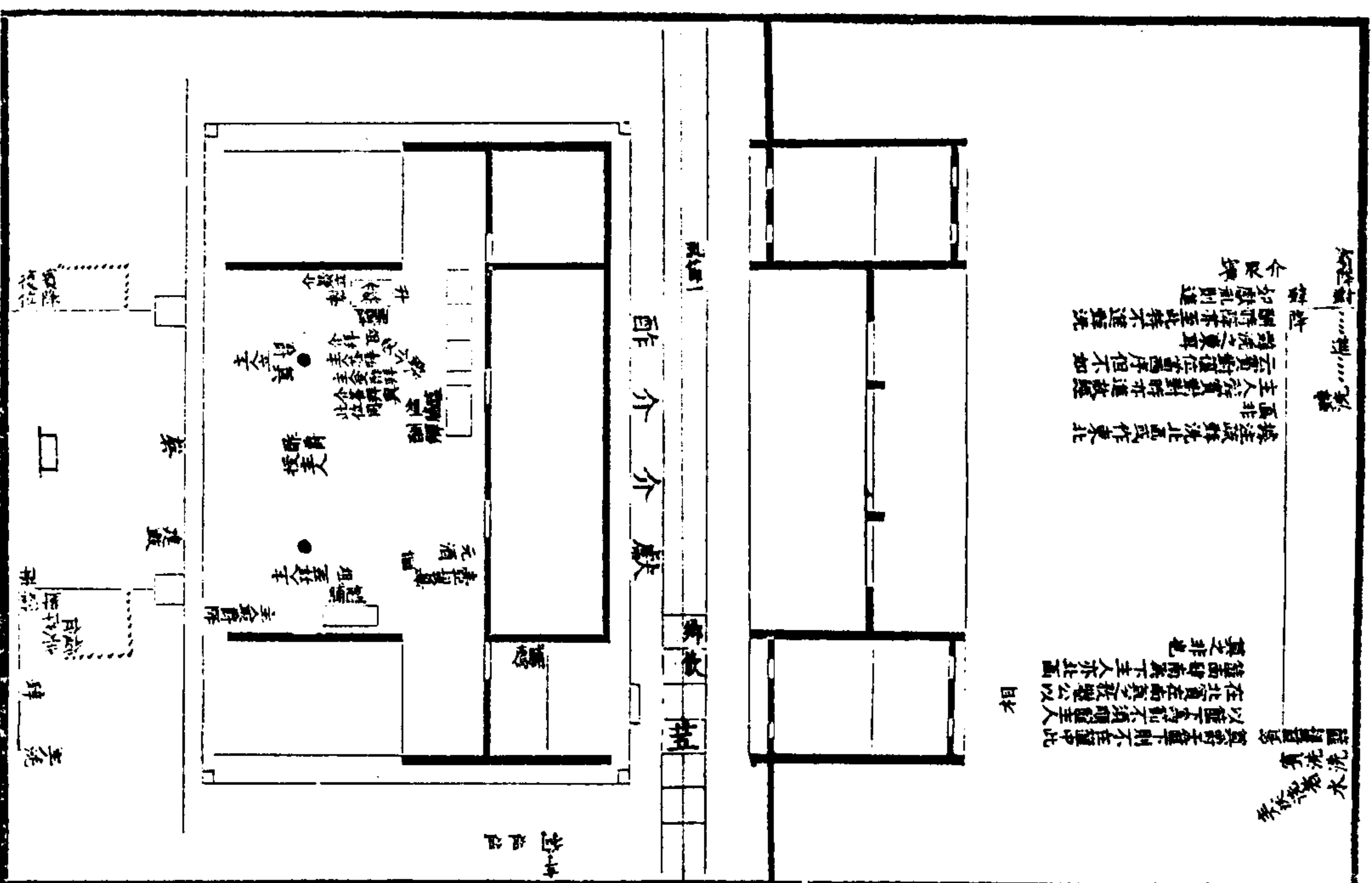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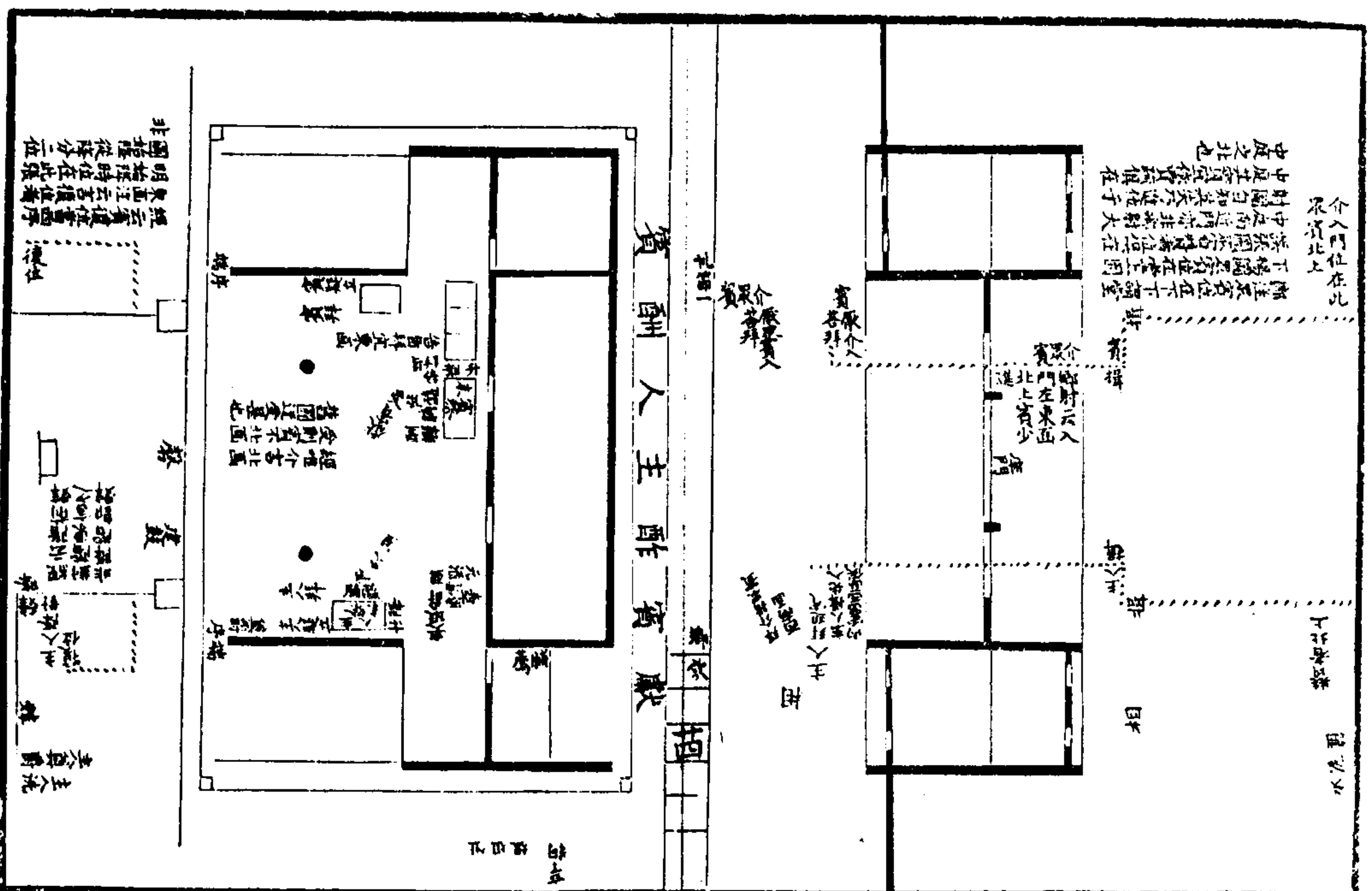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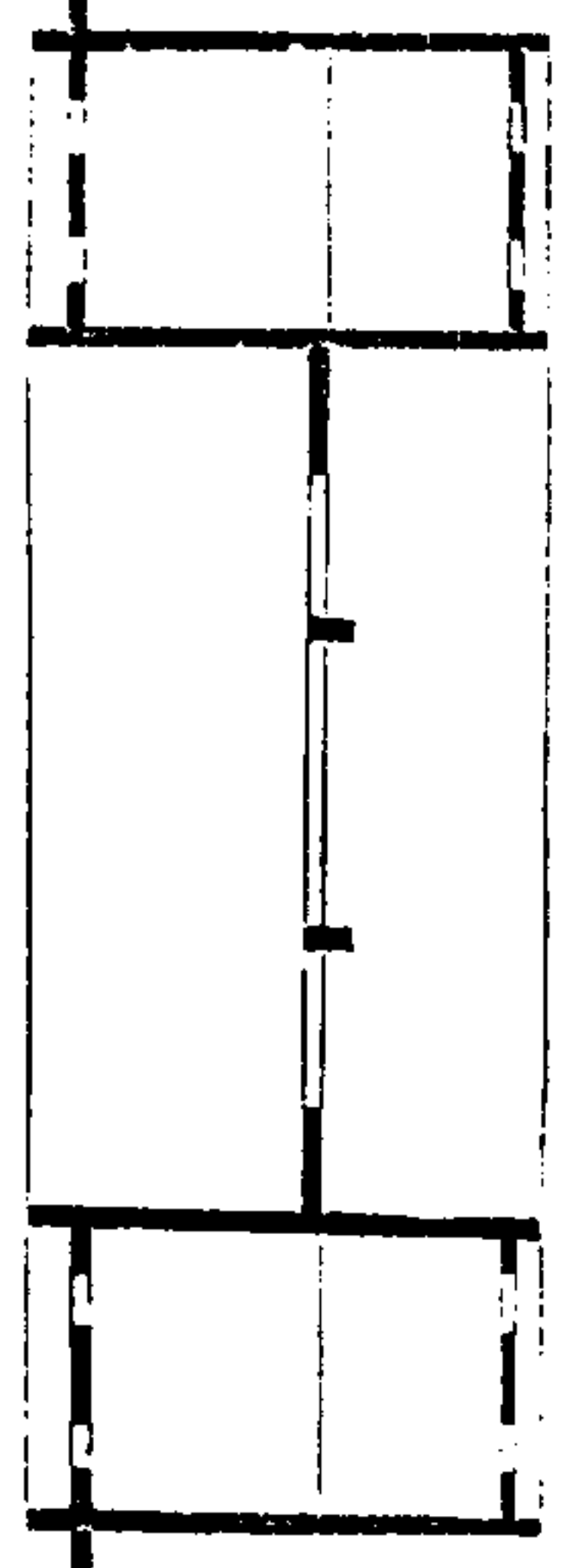


此圖介與東家...  
 附近門外...  
 故碑二級...  
 故碑二級...

介...  
 天...  
 天...

先...  
 先...  
 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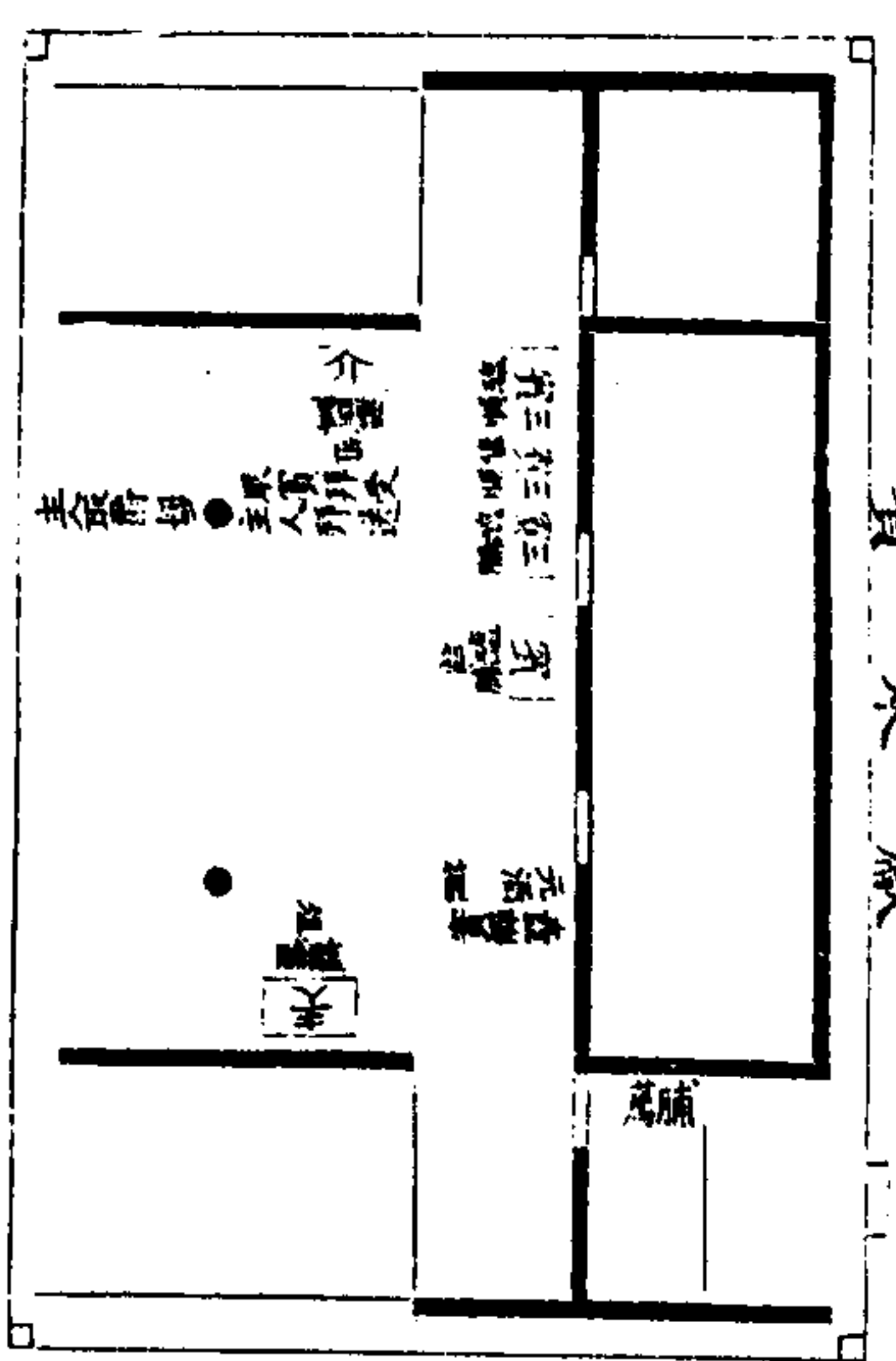
相



賓 眾 獻

門

門



正...  
 正...  
 正...

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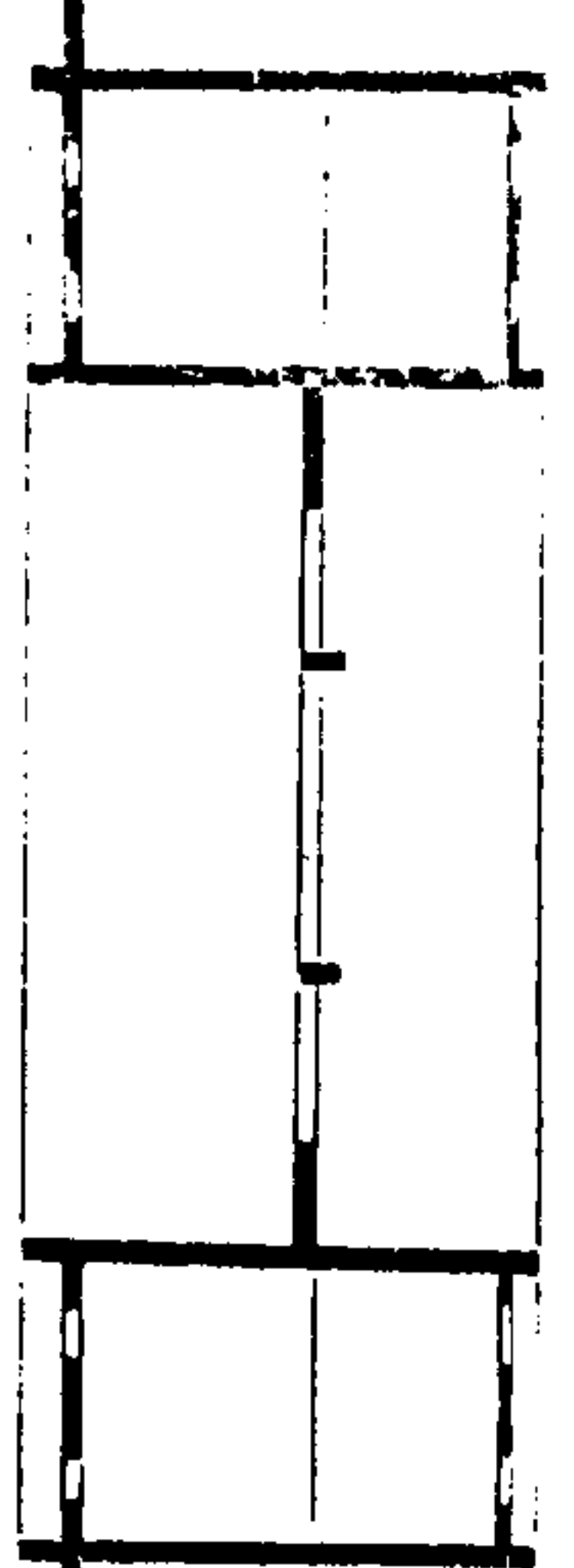
水...  
 水...  
 水...

上北西東...  
 上北西東...  
 上北西東...

主人...  
 主人...  
 主人...

上東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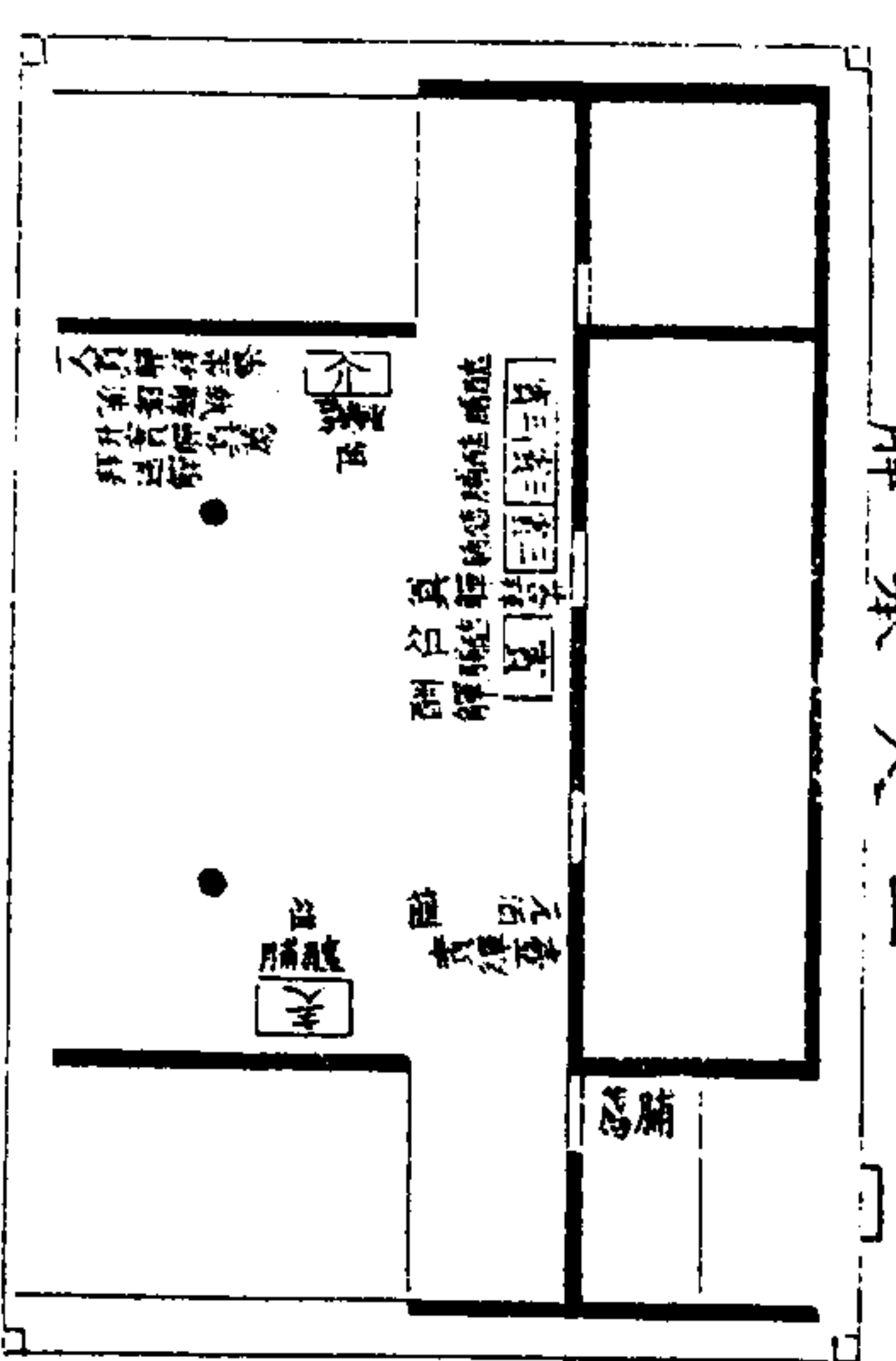
相



解 衆 人 一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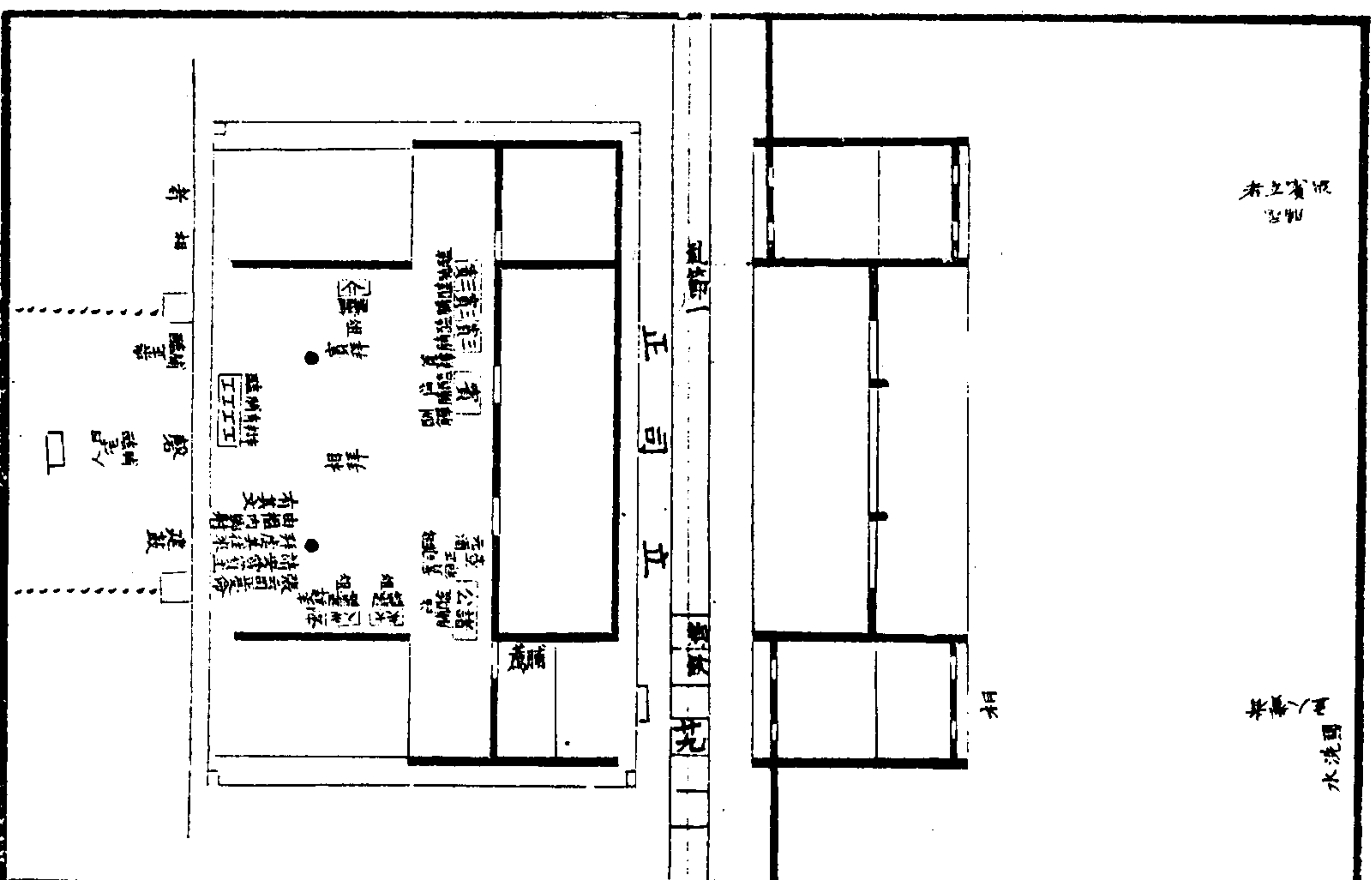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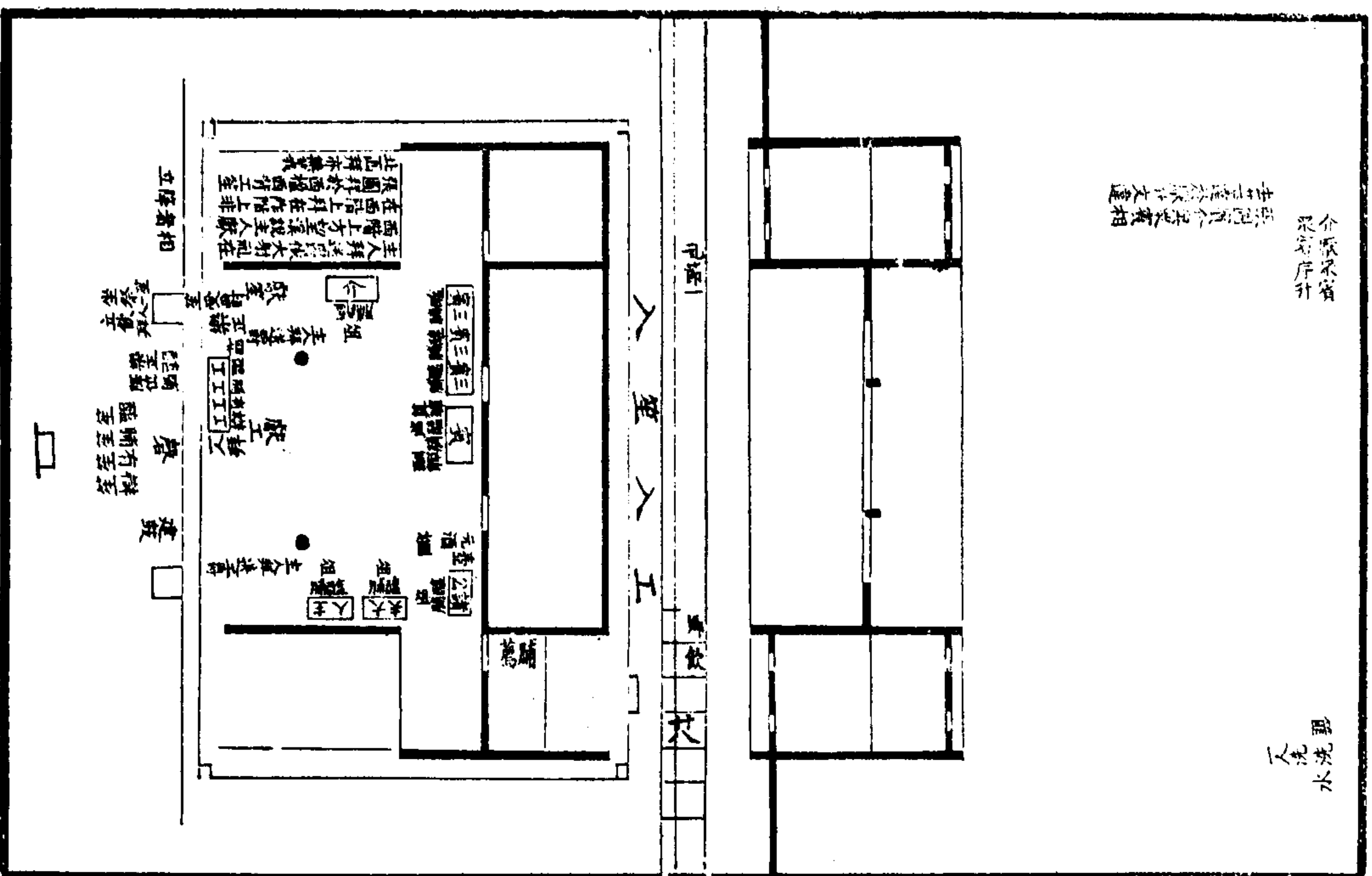
門



賓...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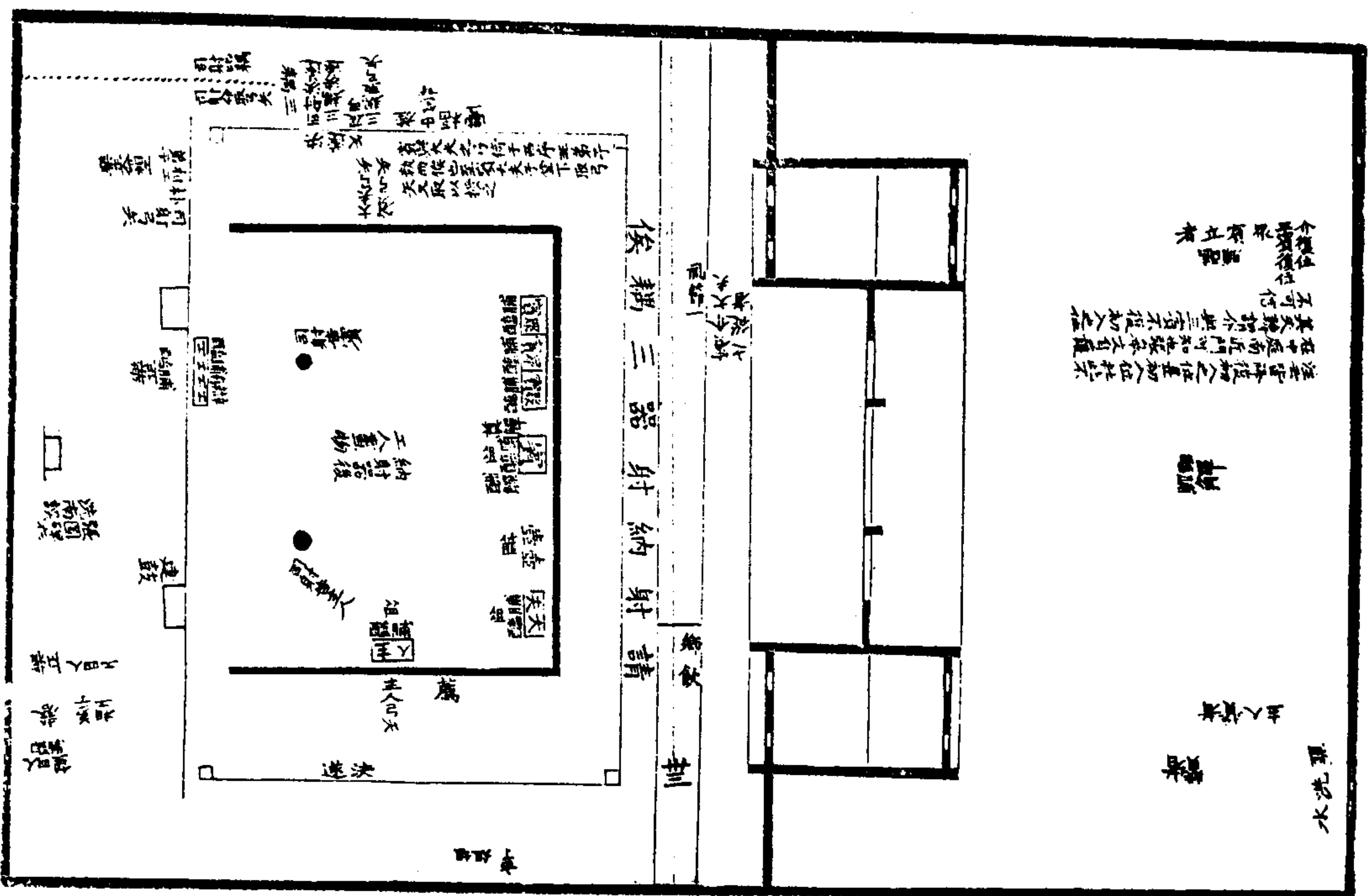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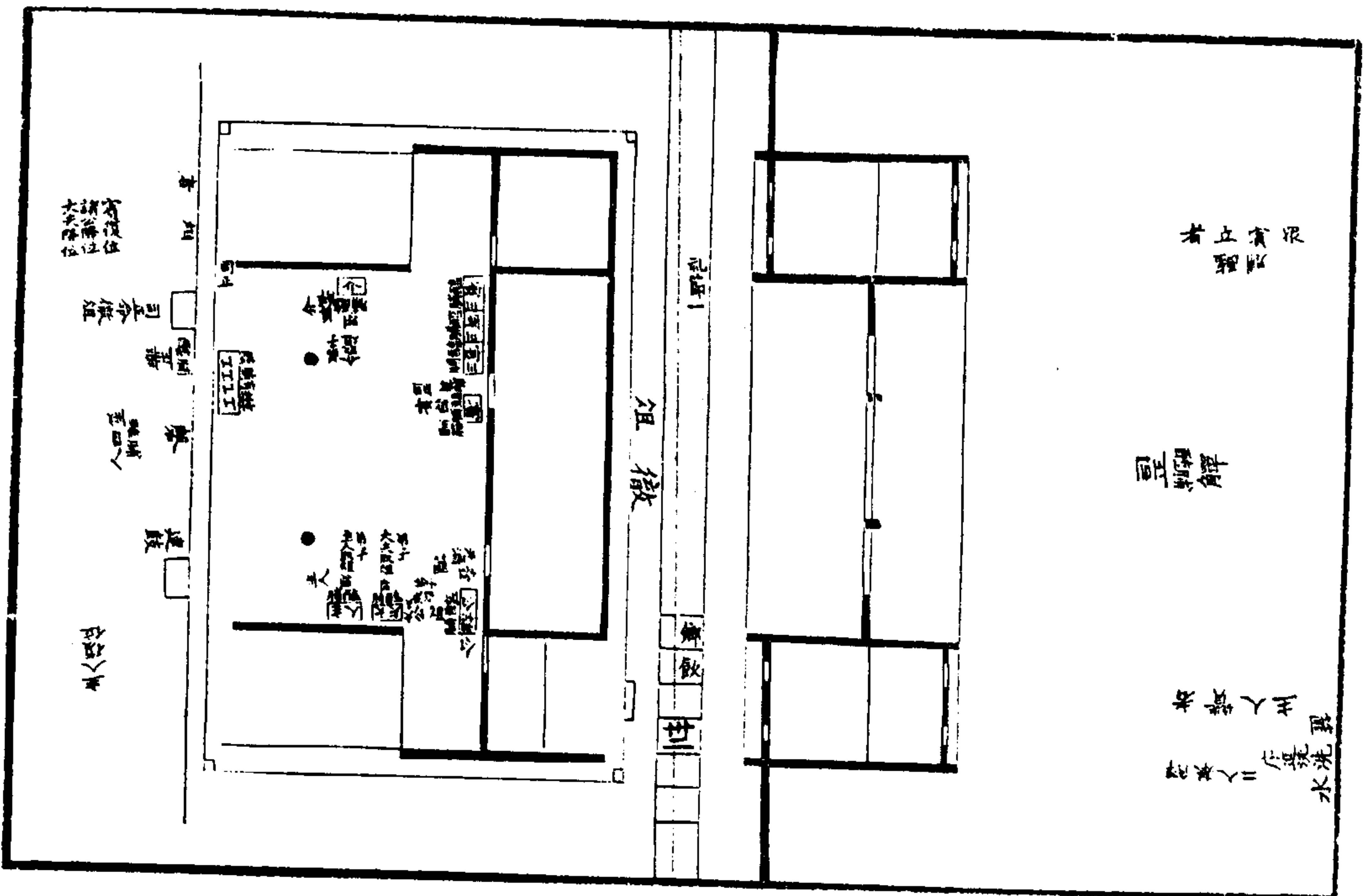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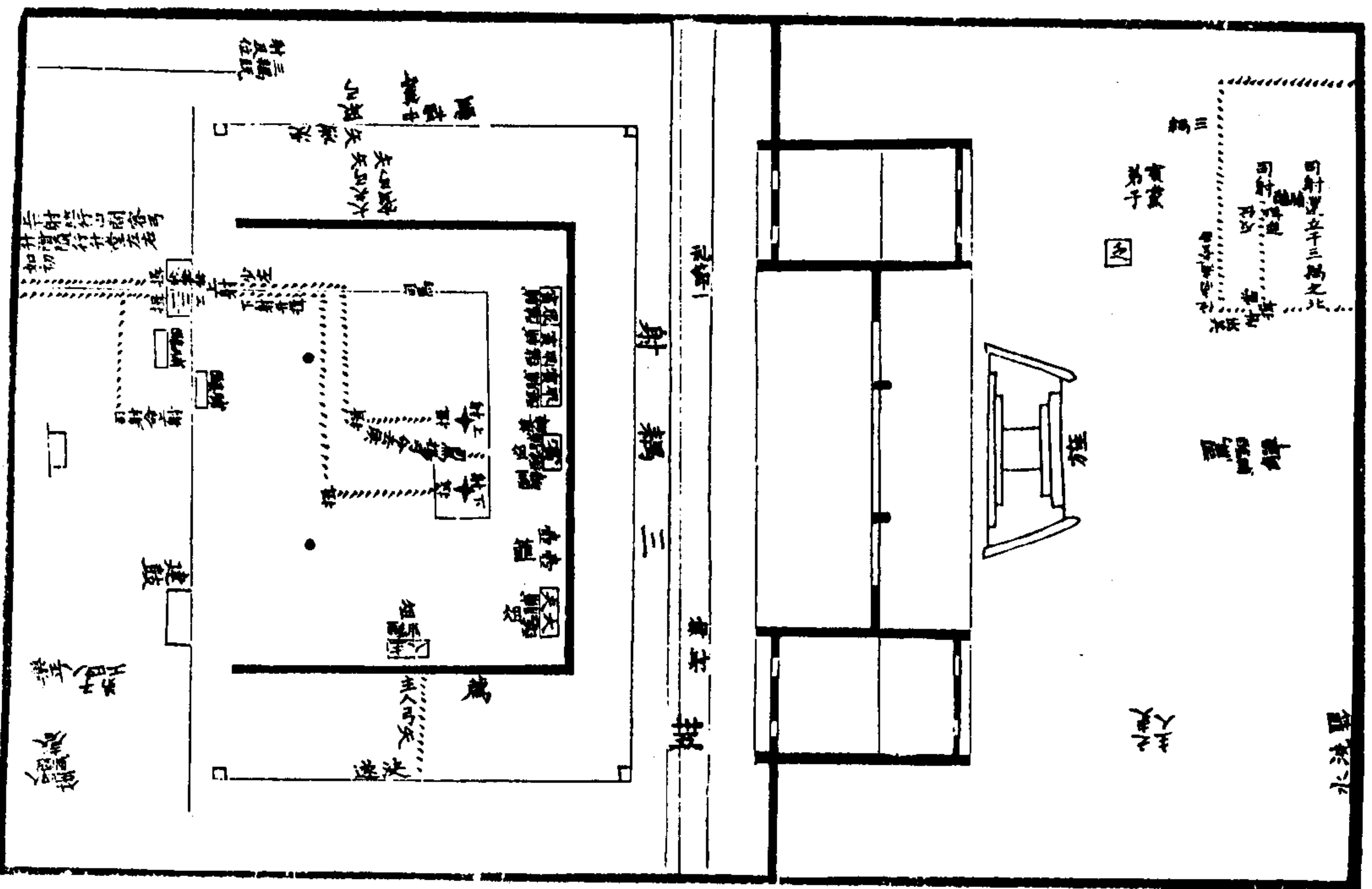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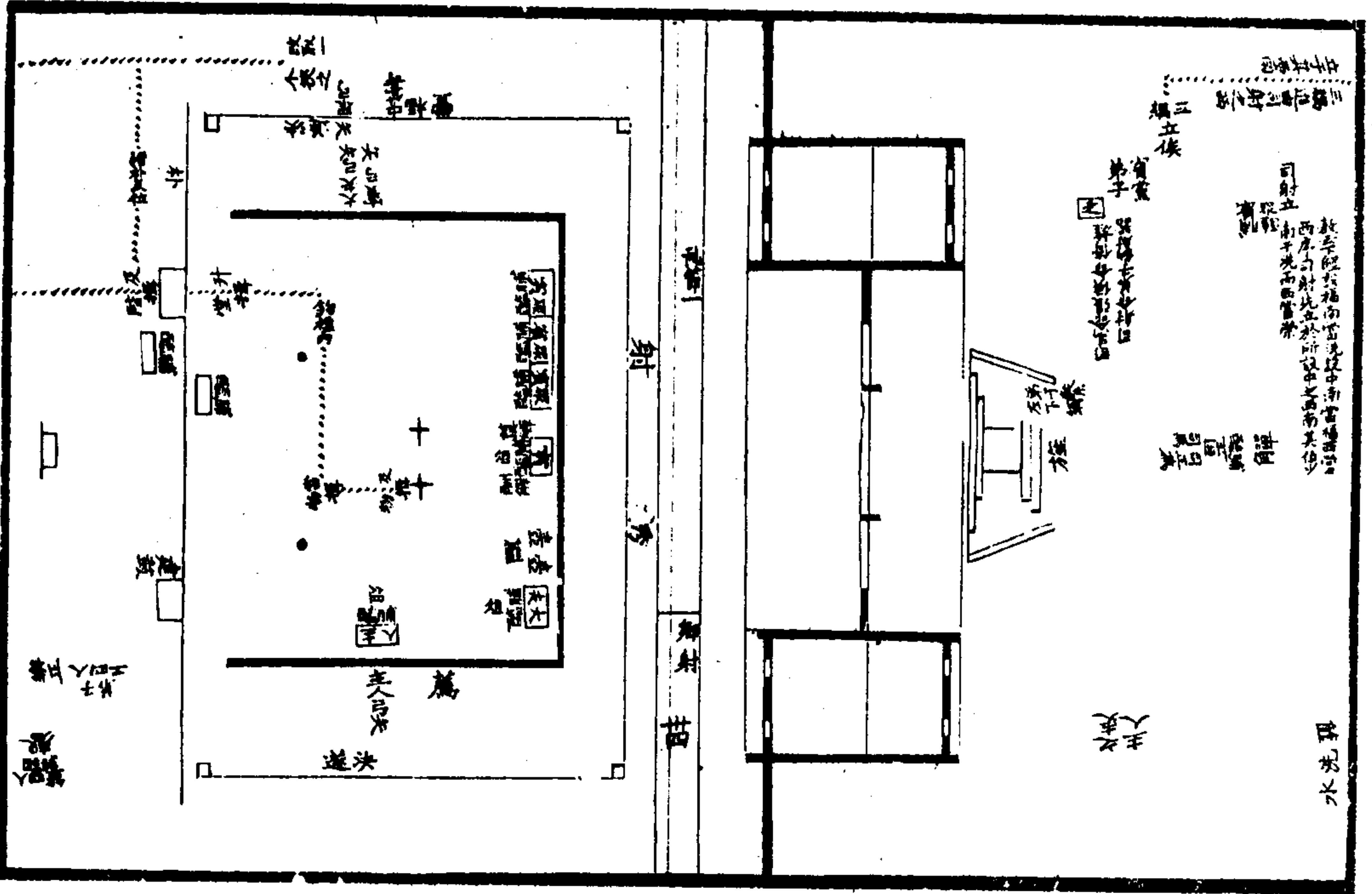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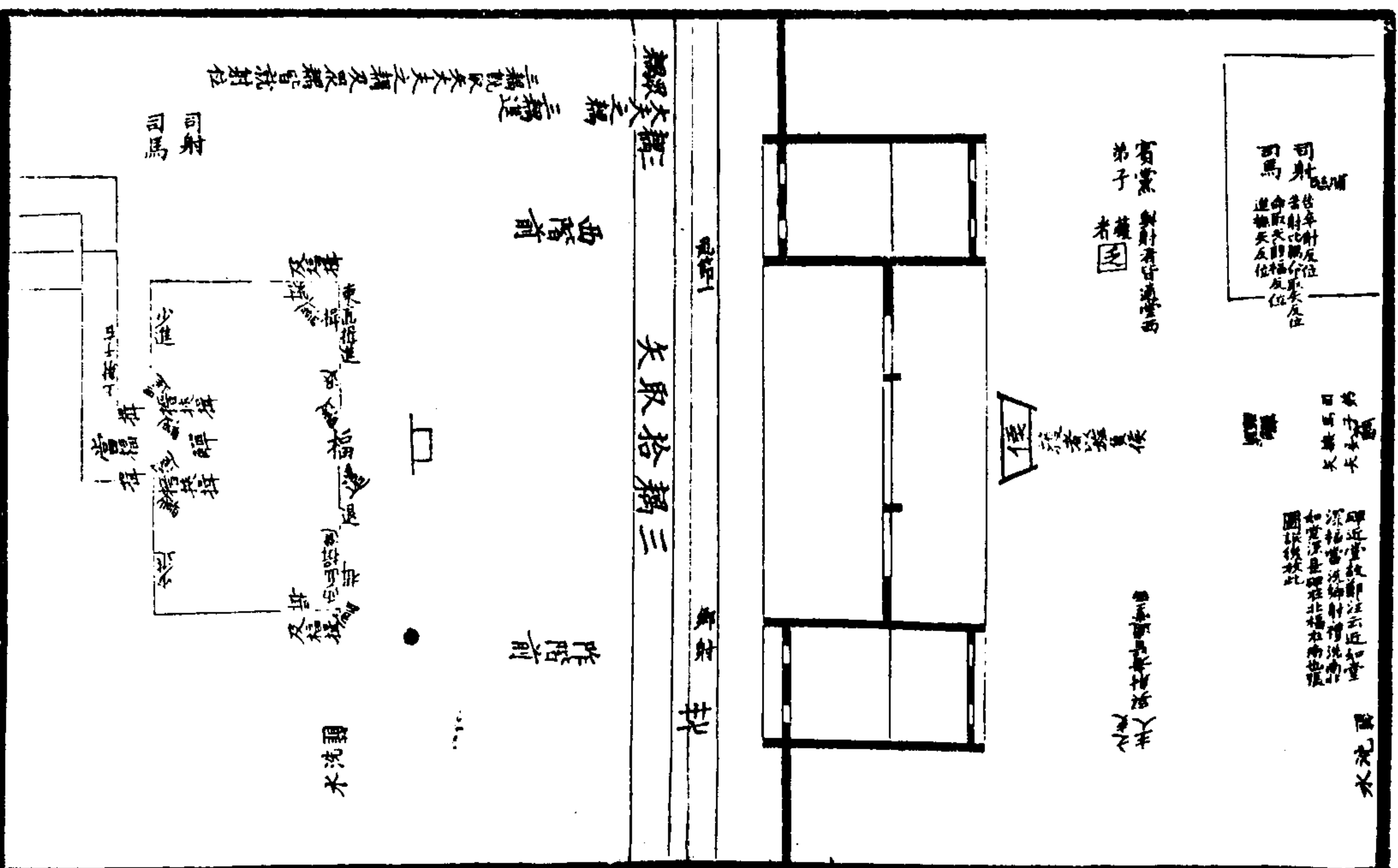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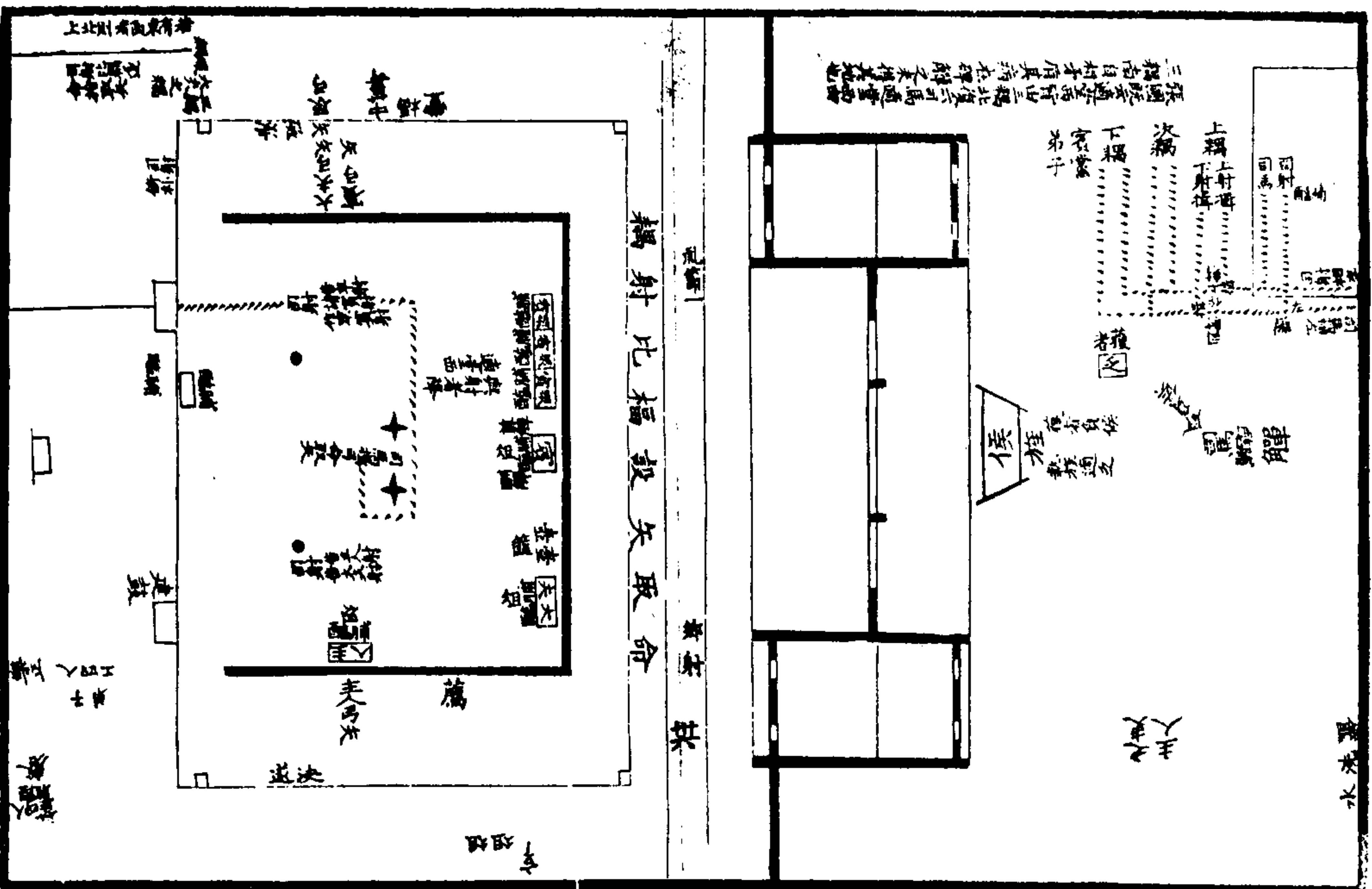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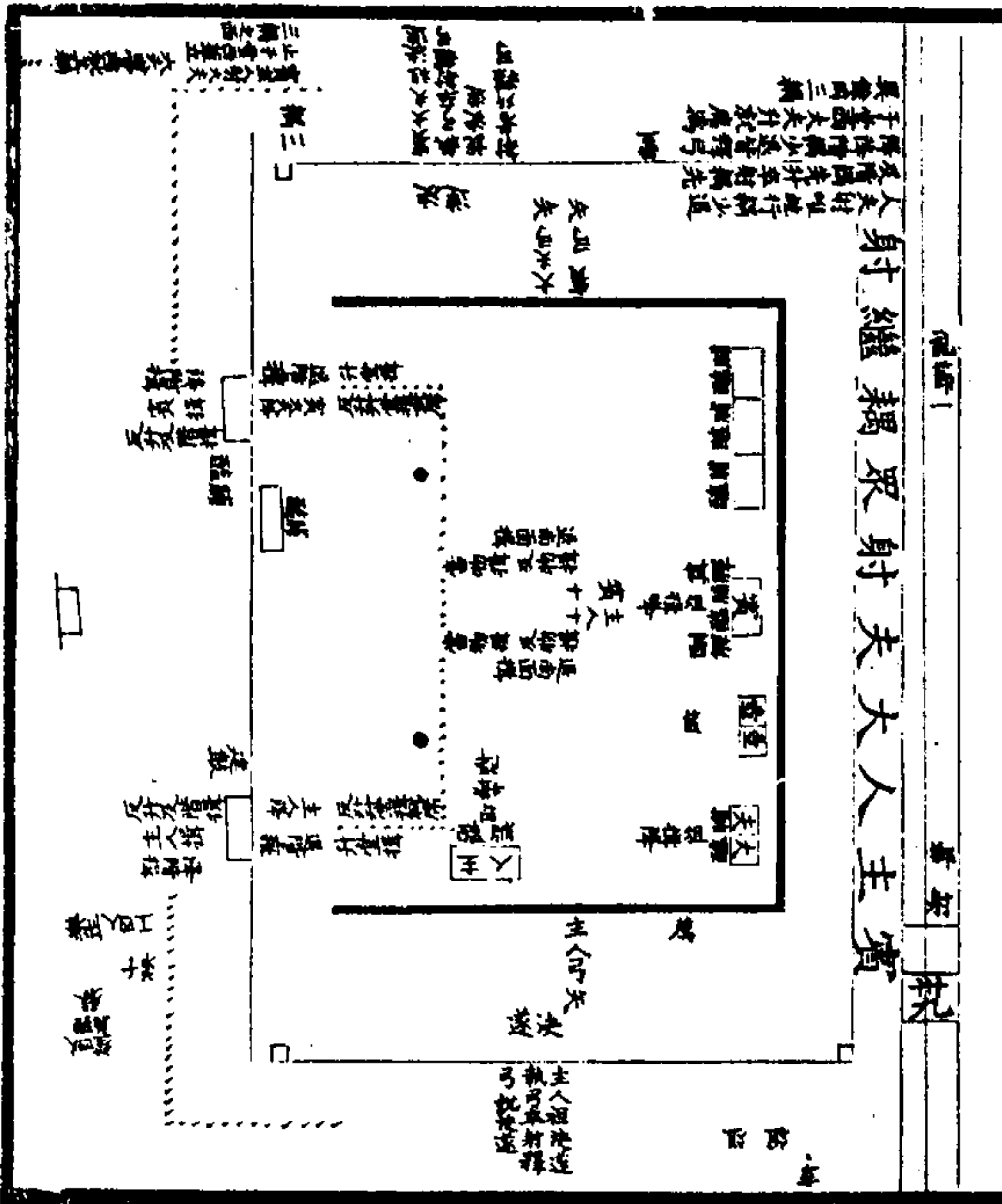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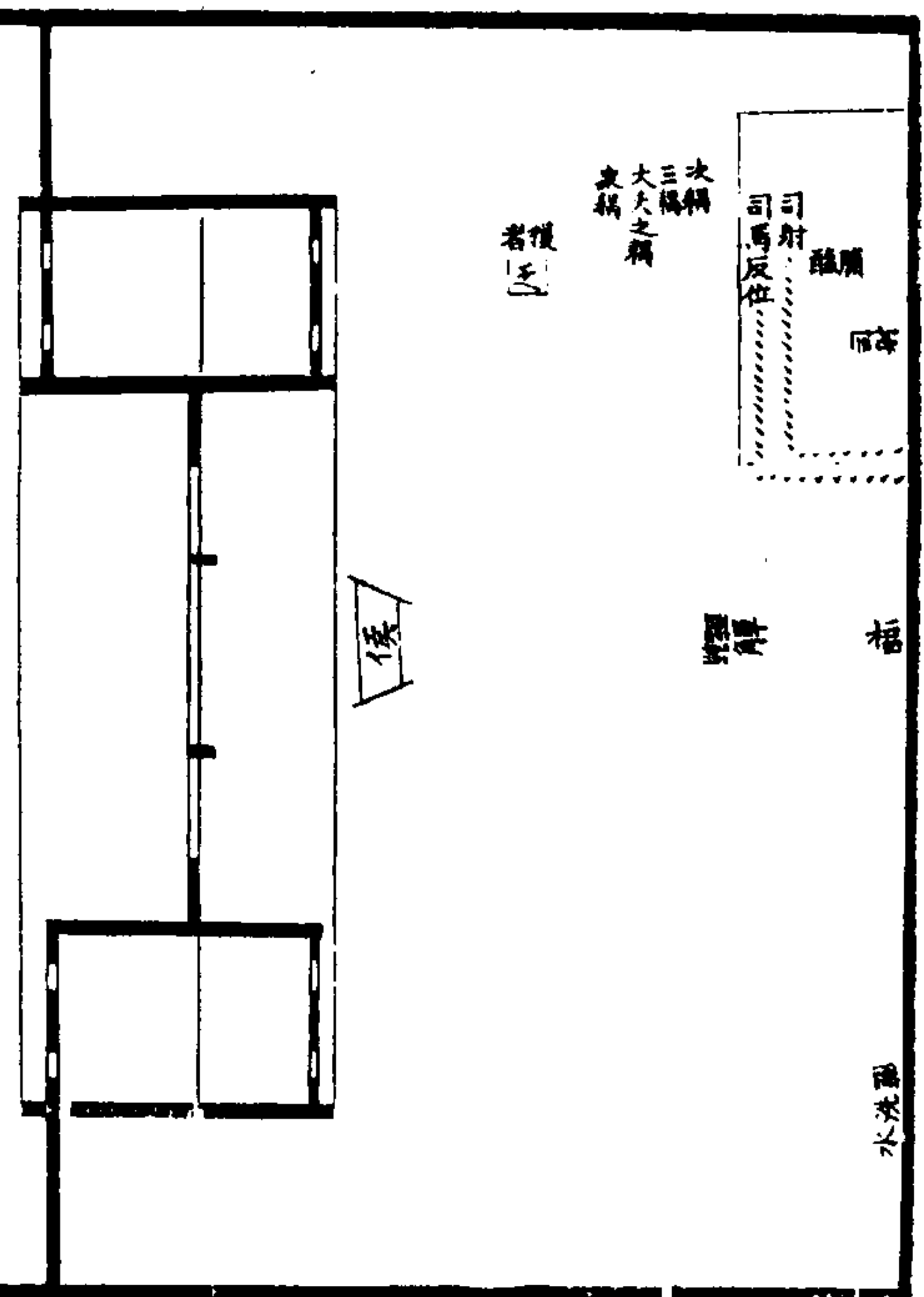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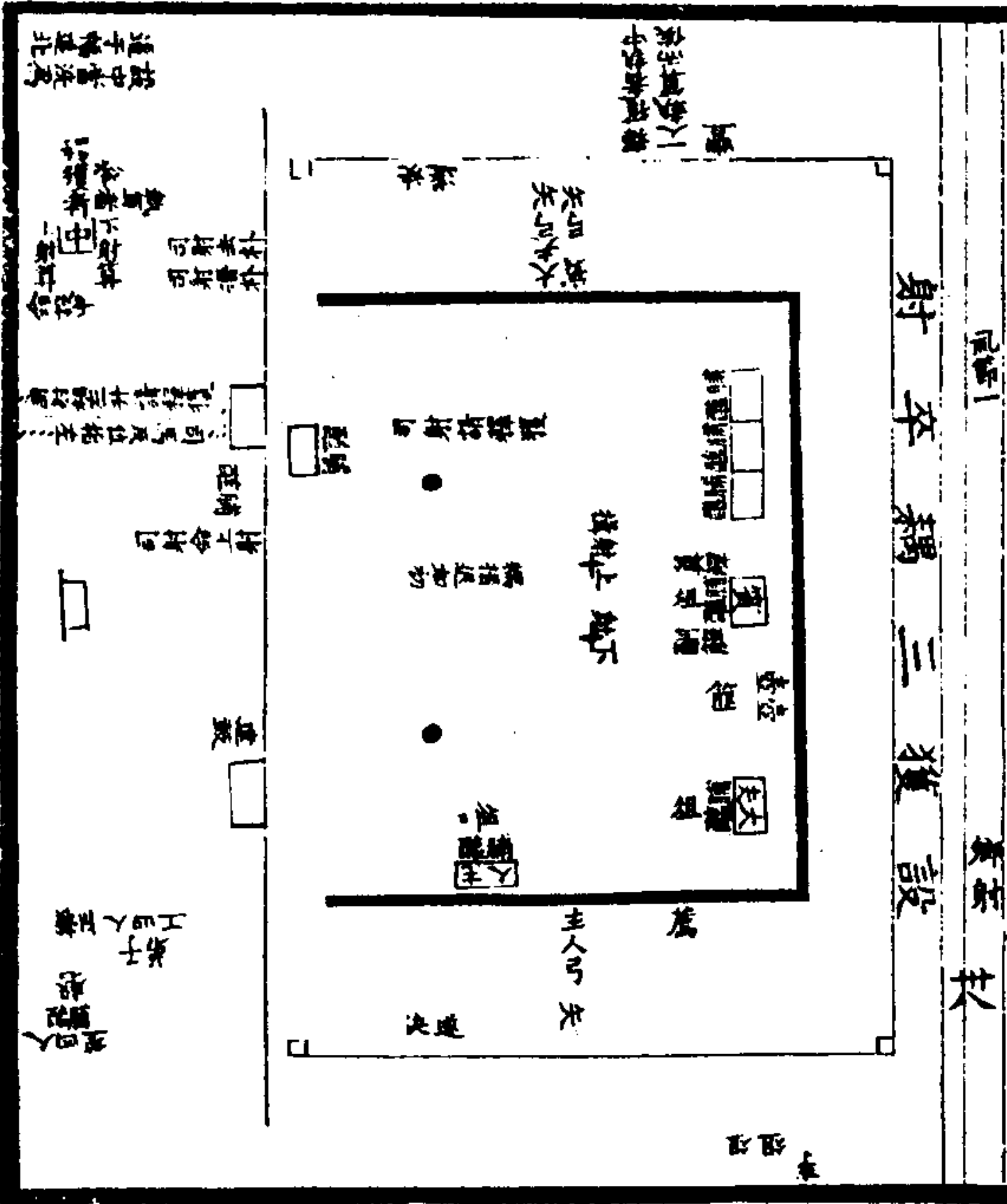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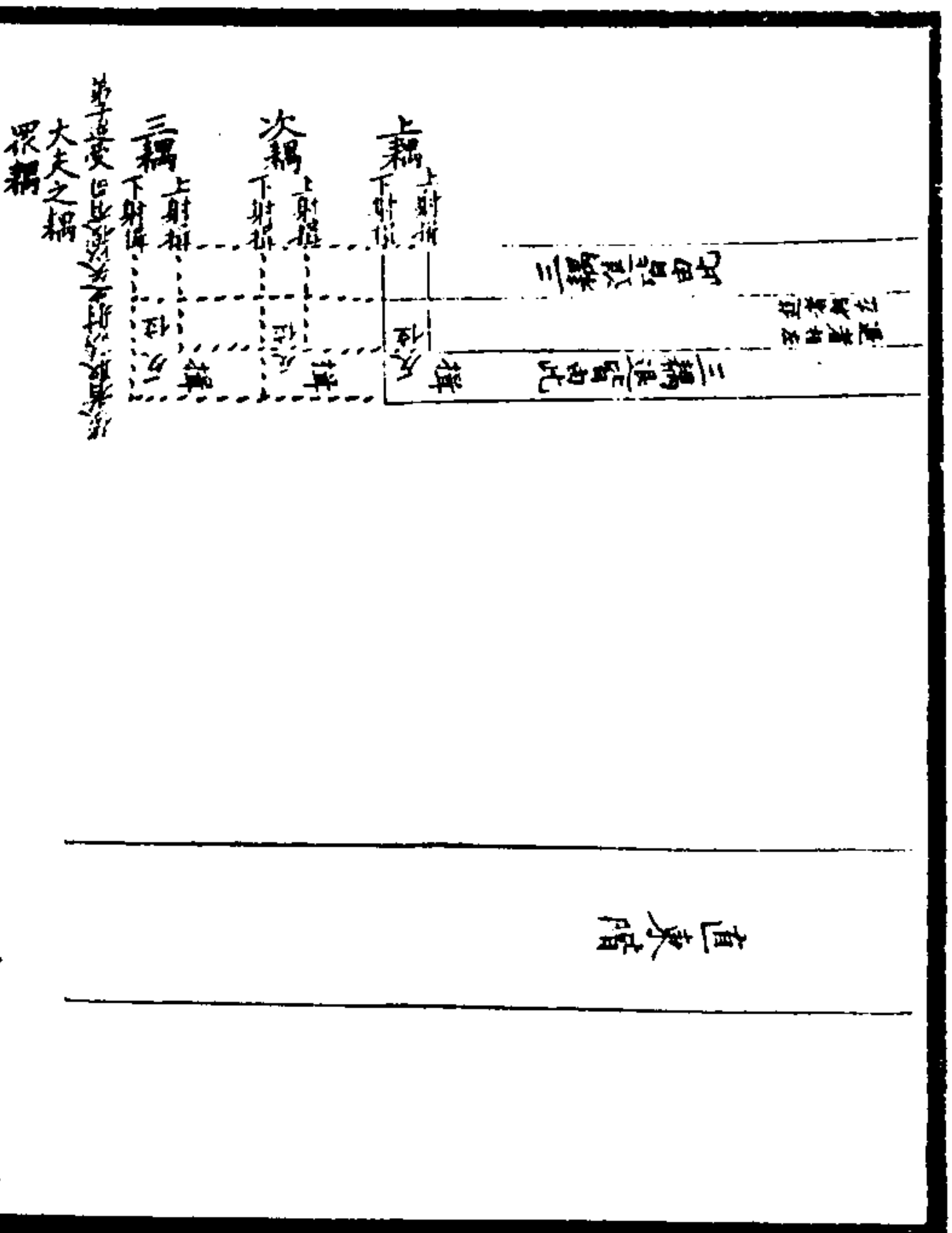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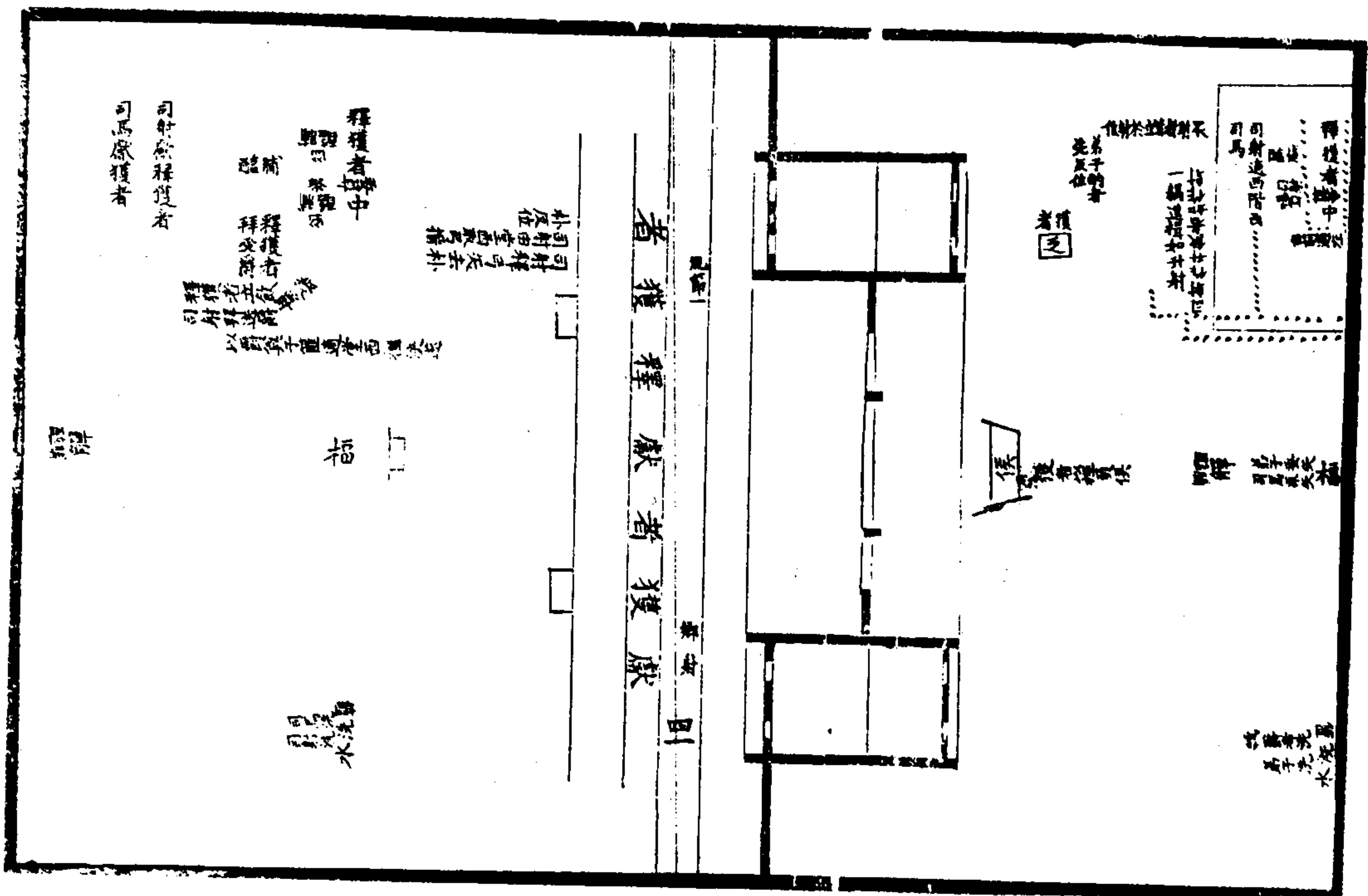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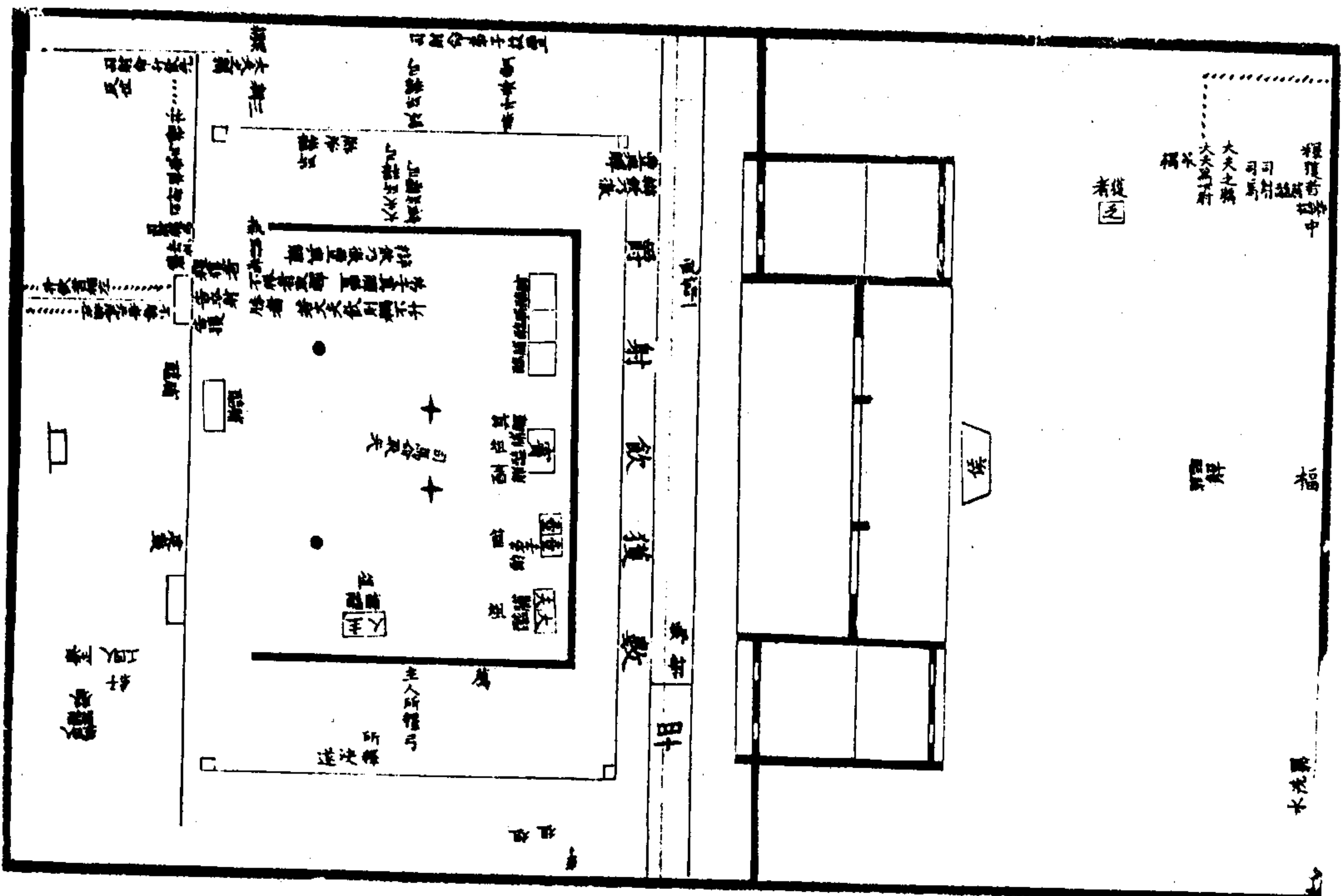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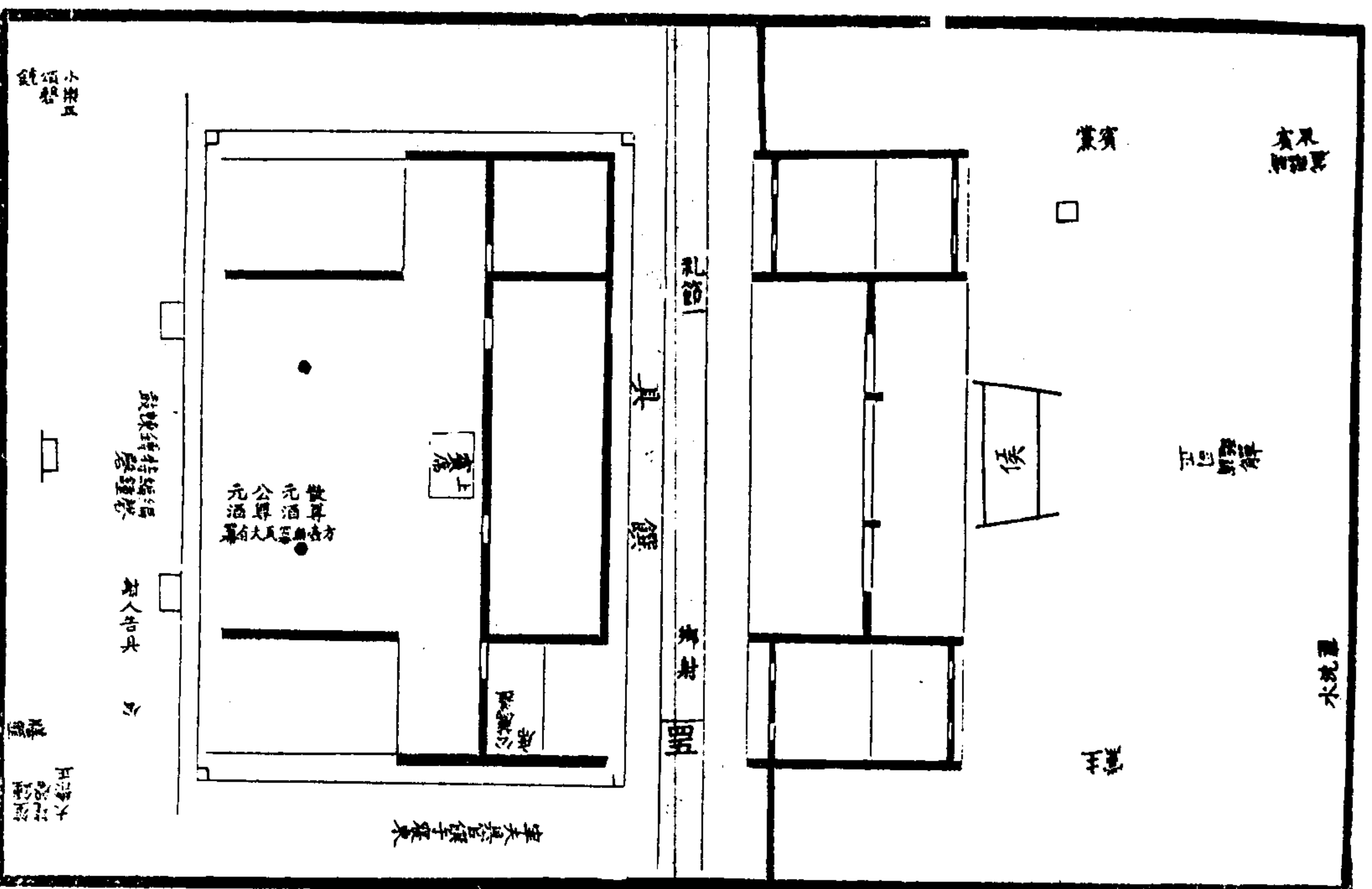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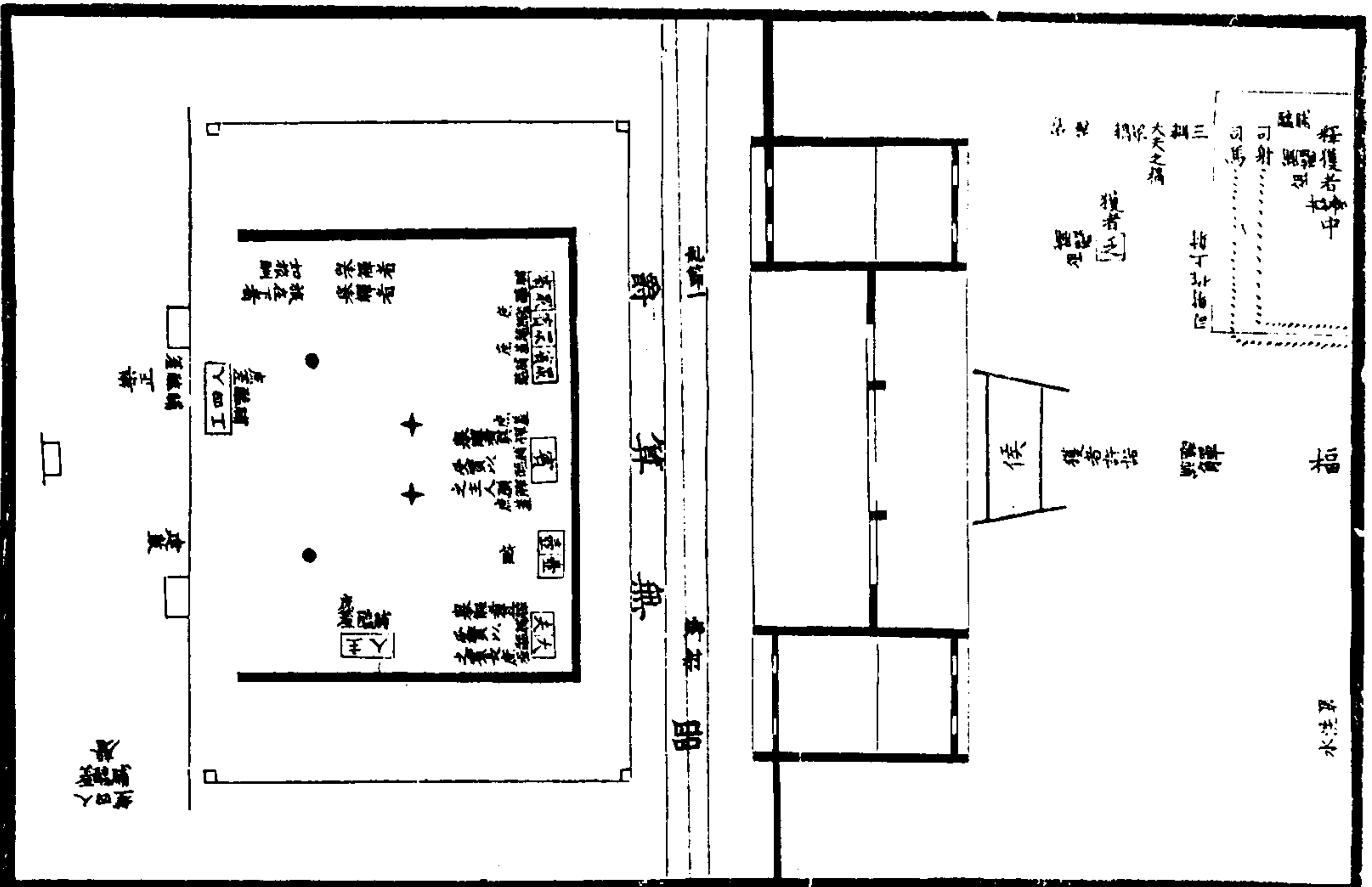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四七四





100

大華堂  
藥房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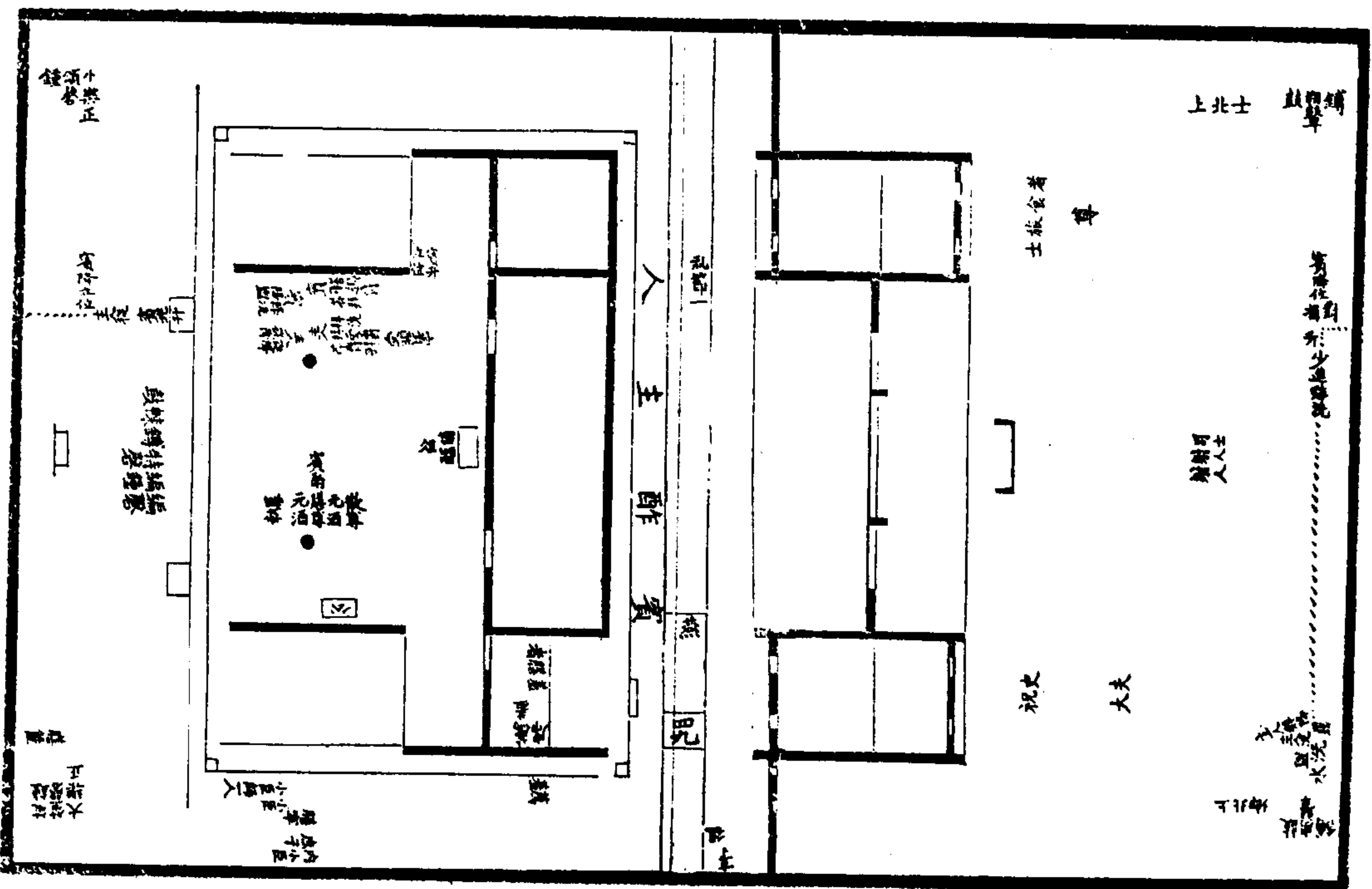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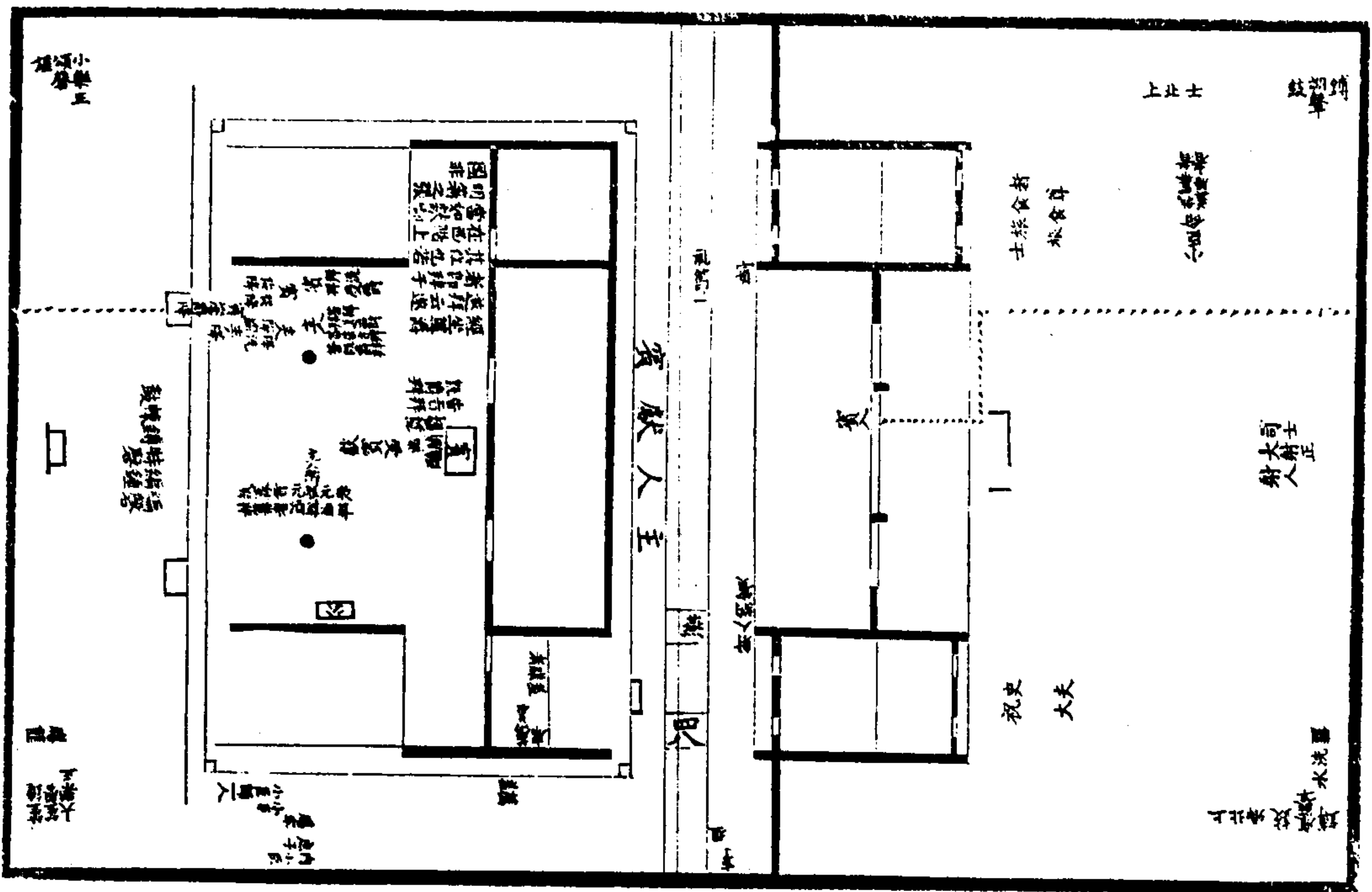
—

附錄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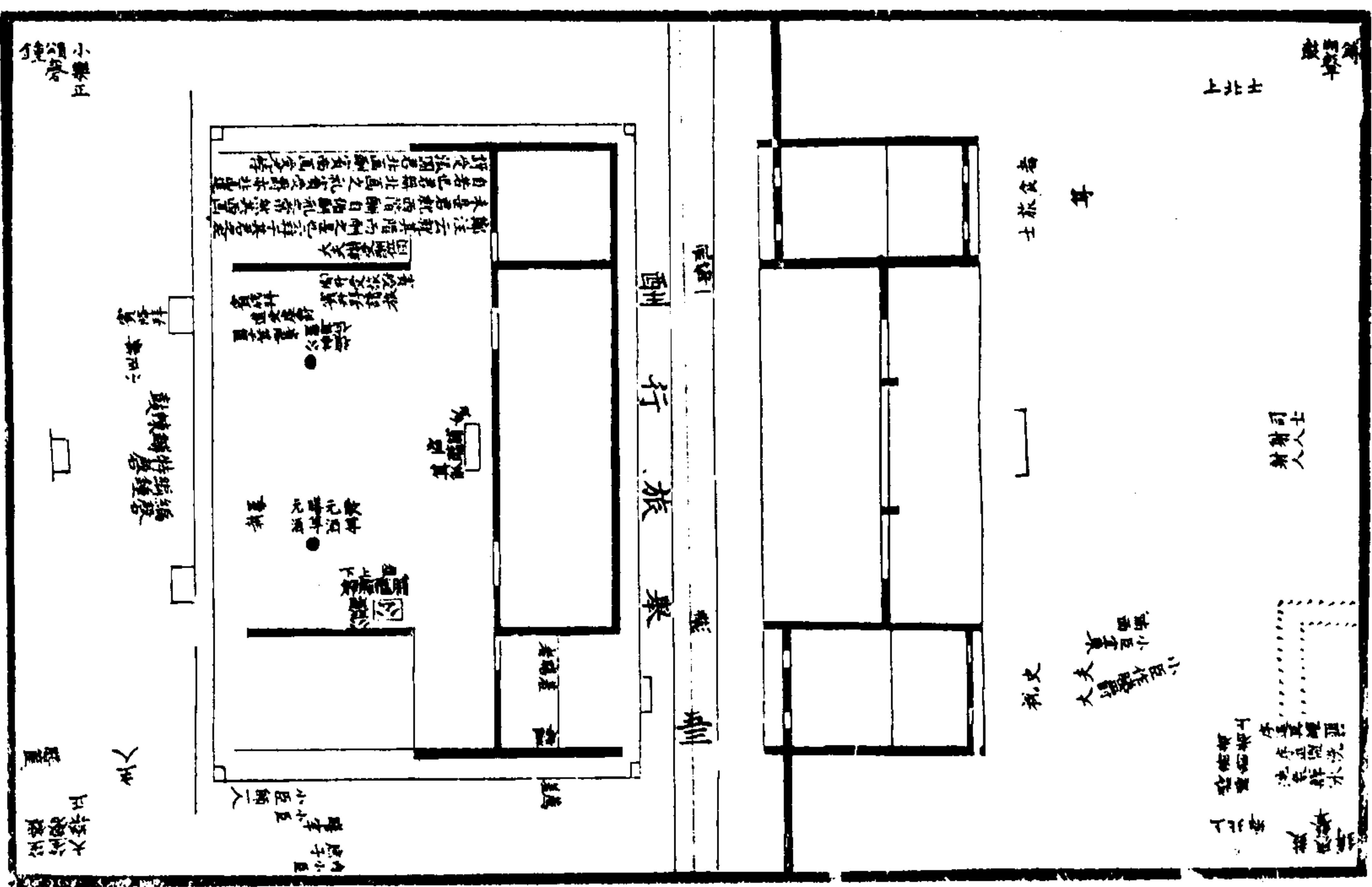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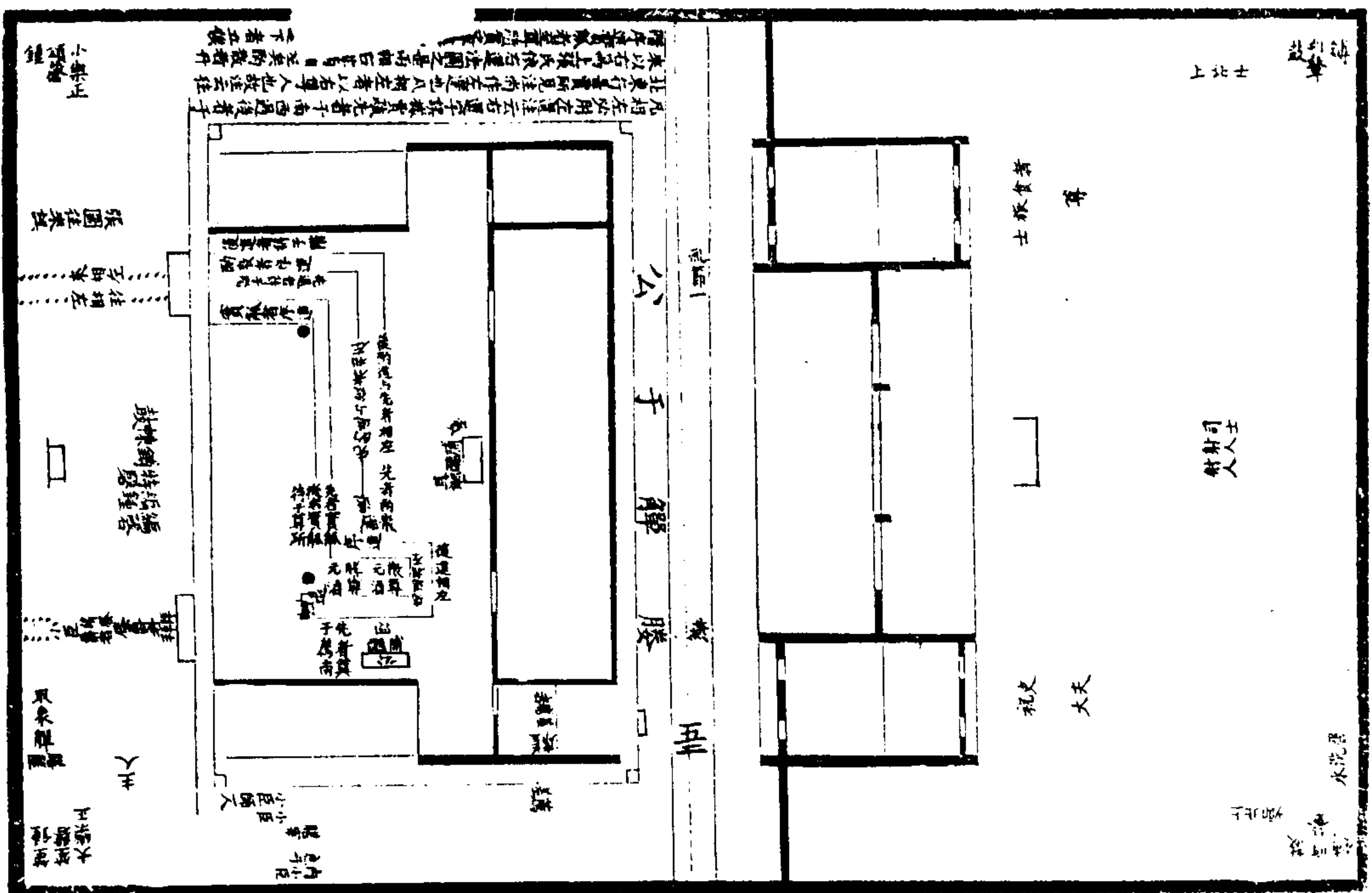
四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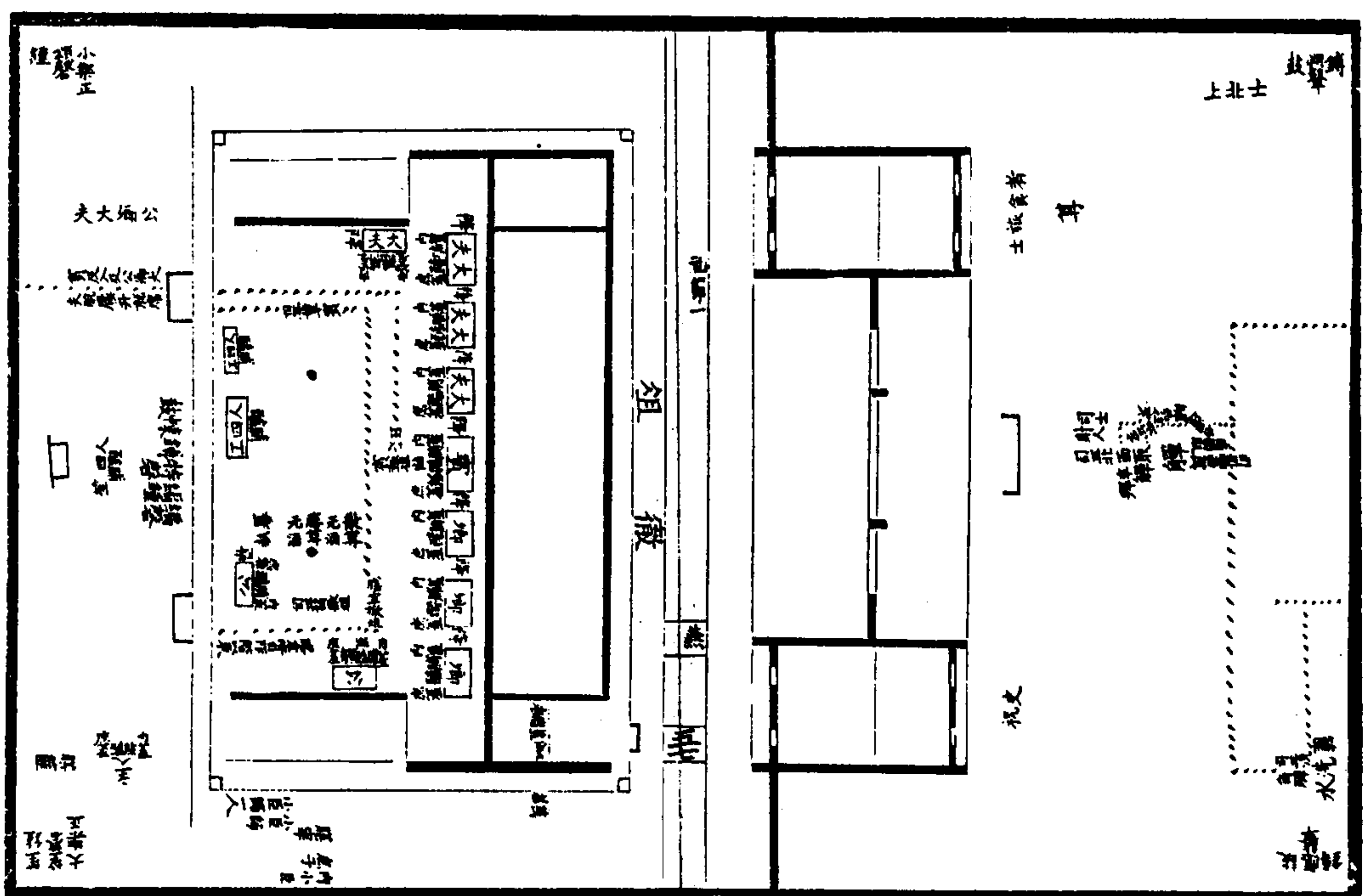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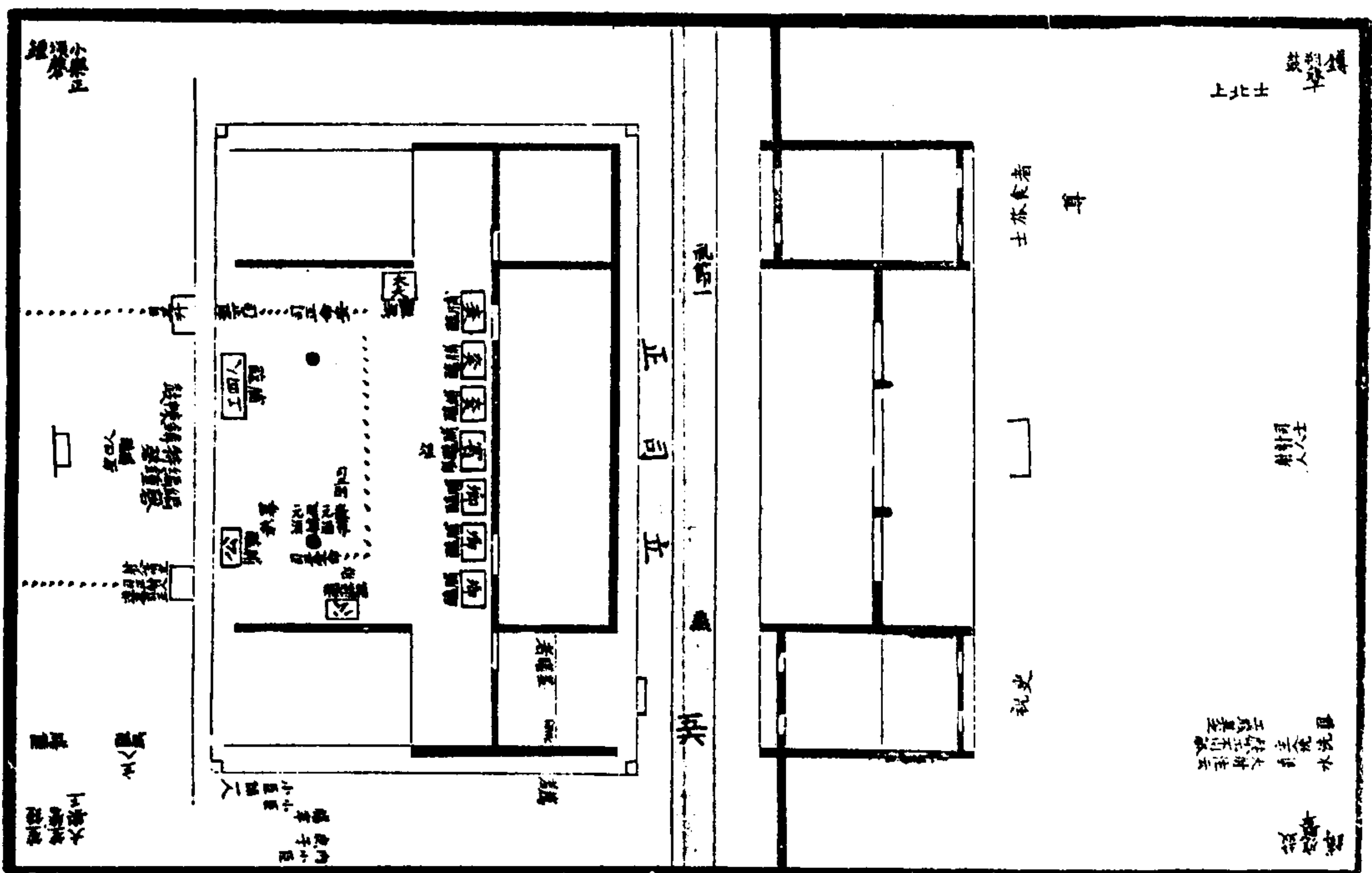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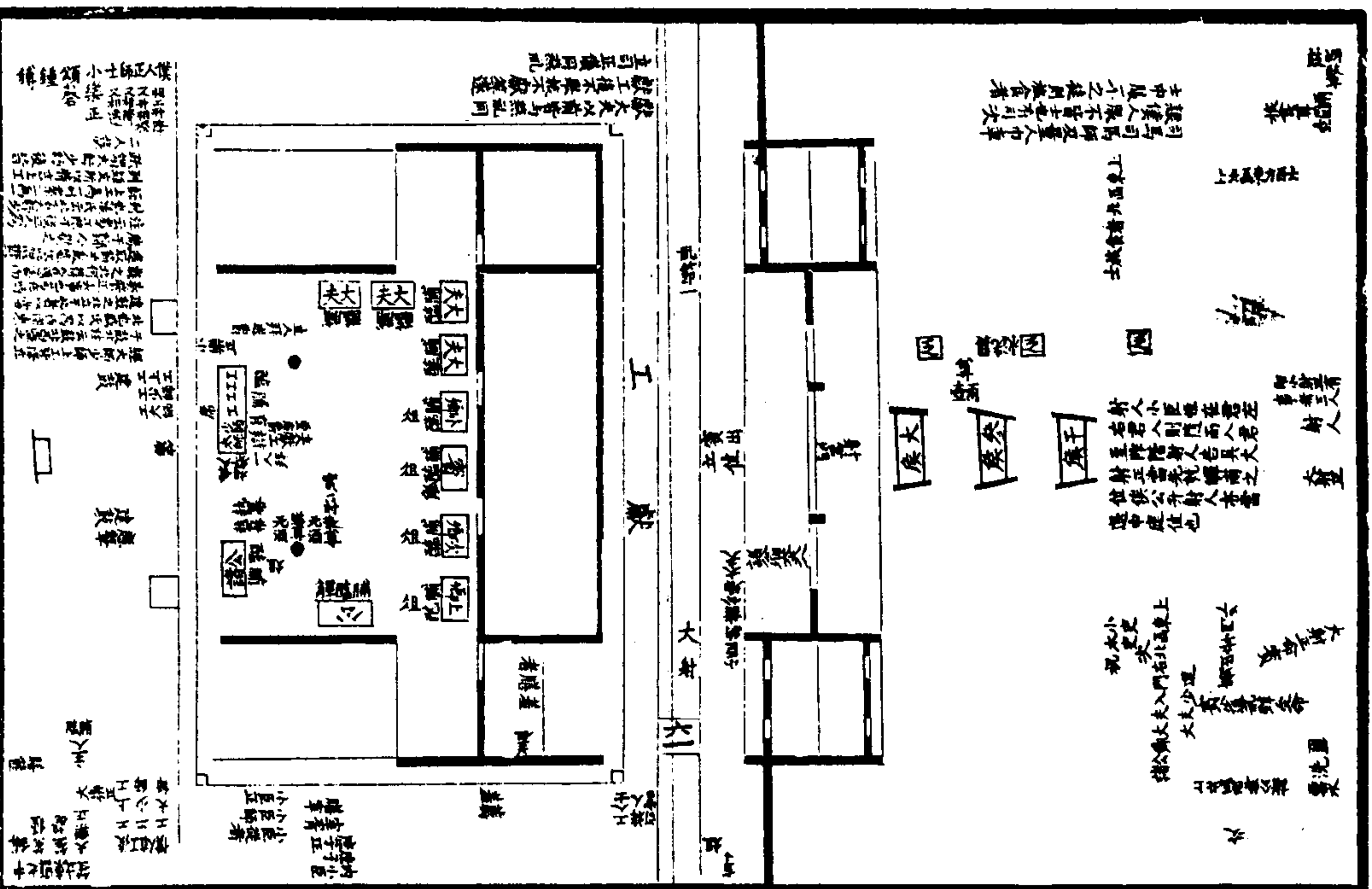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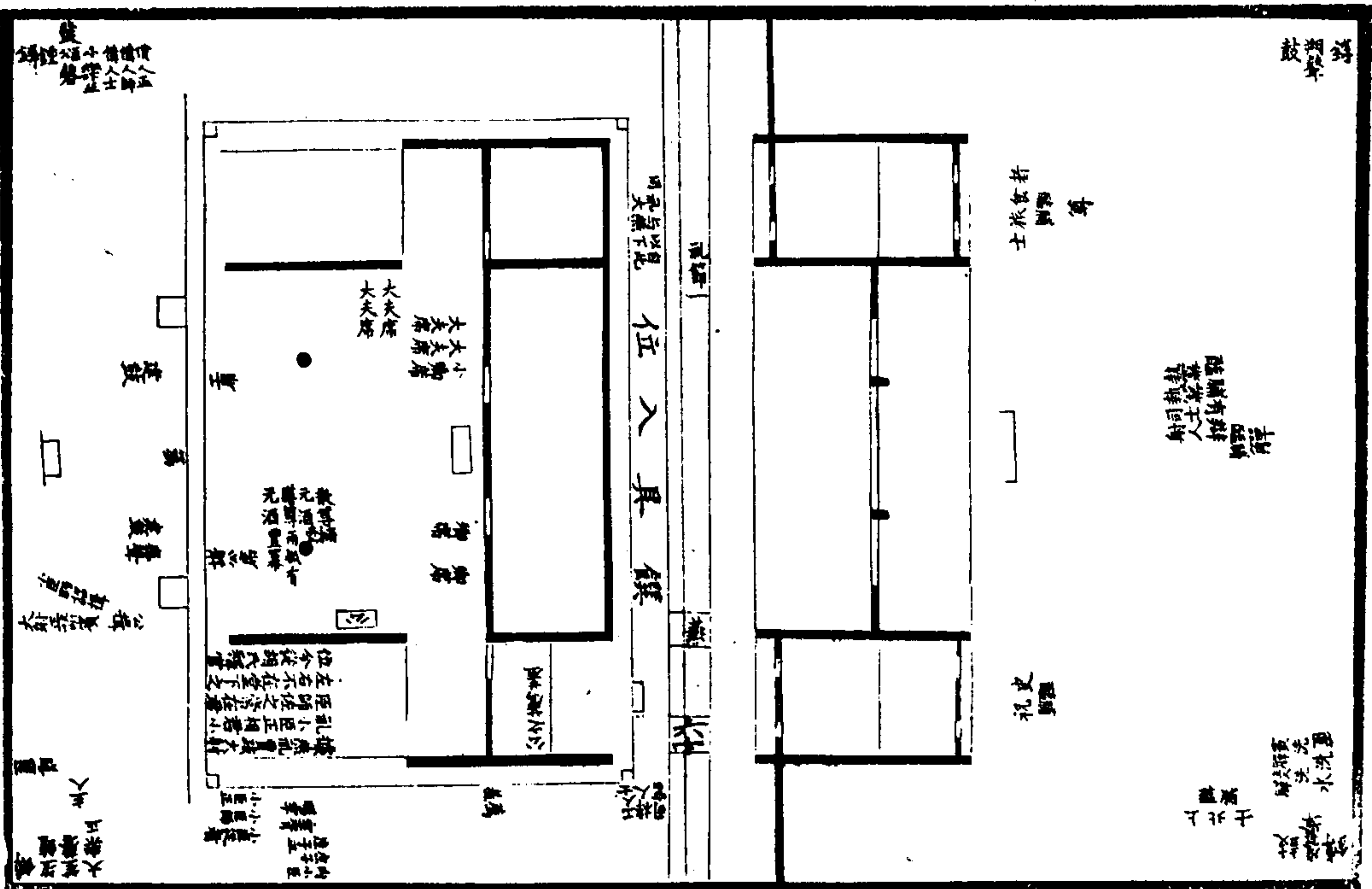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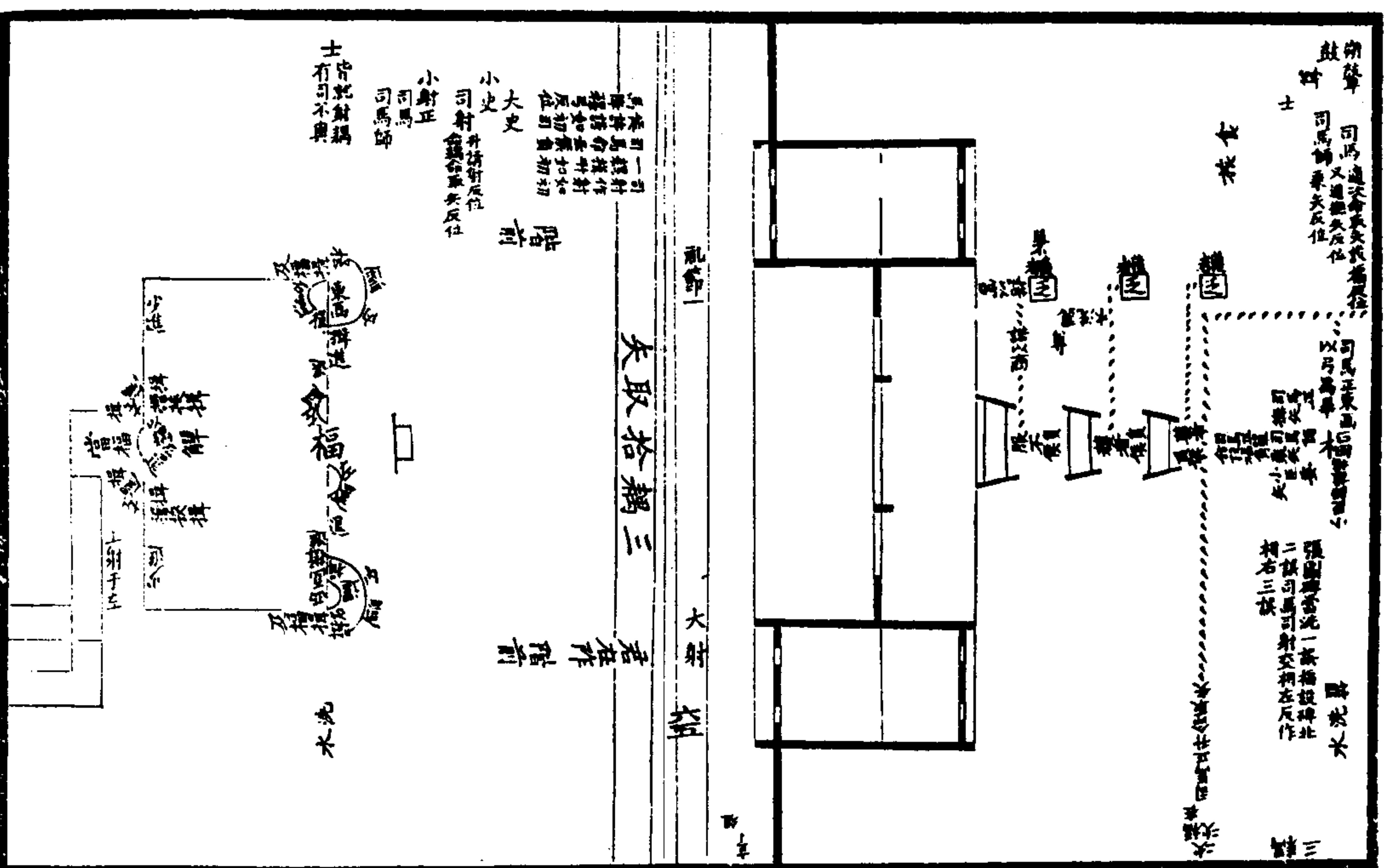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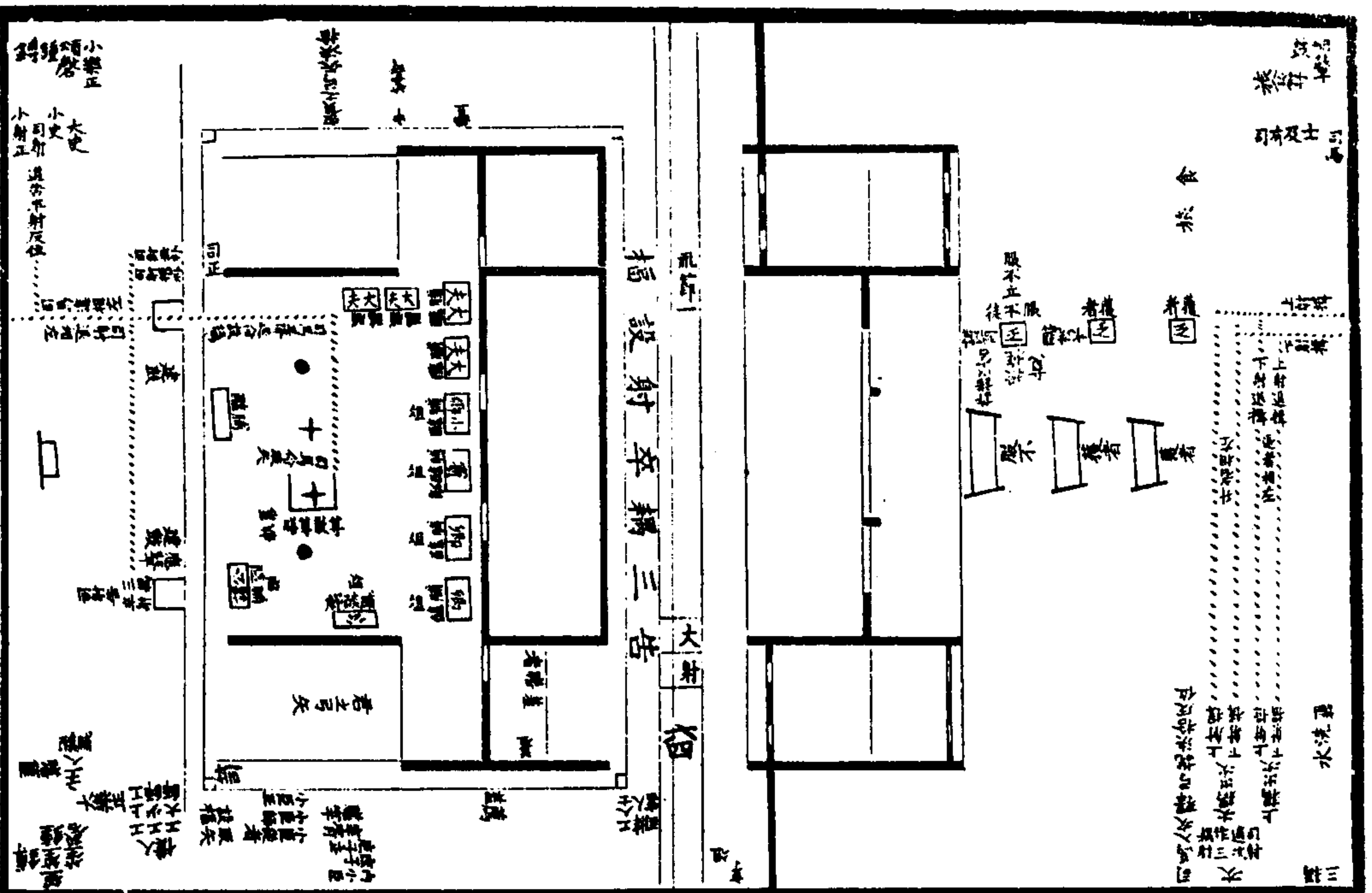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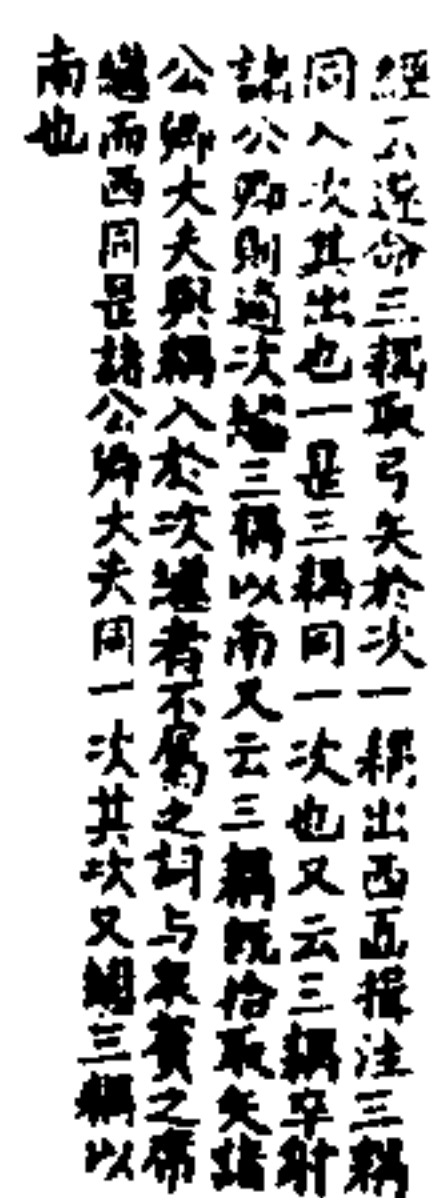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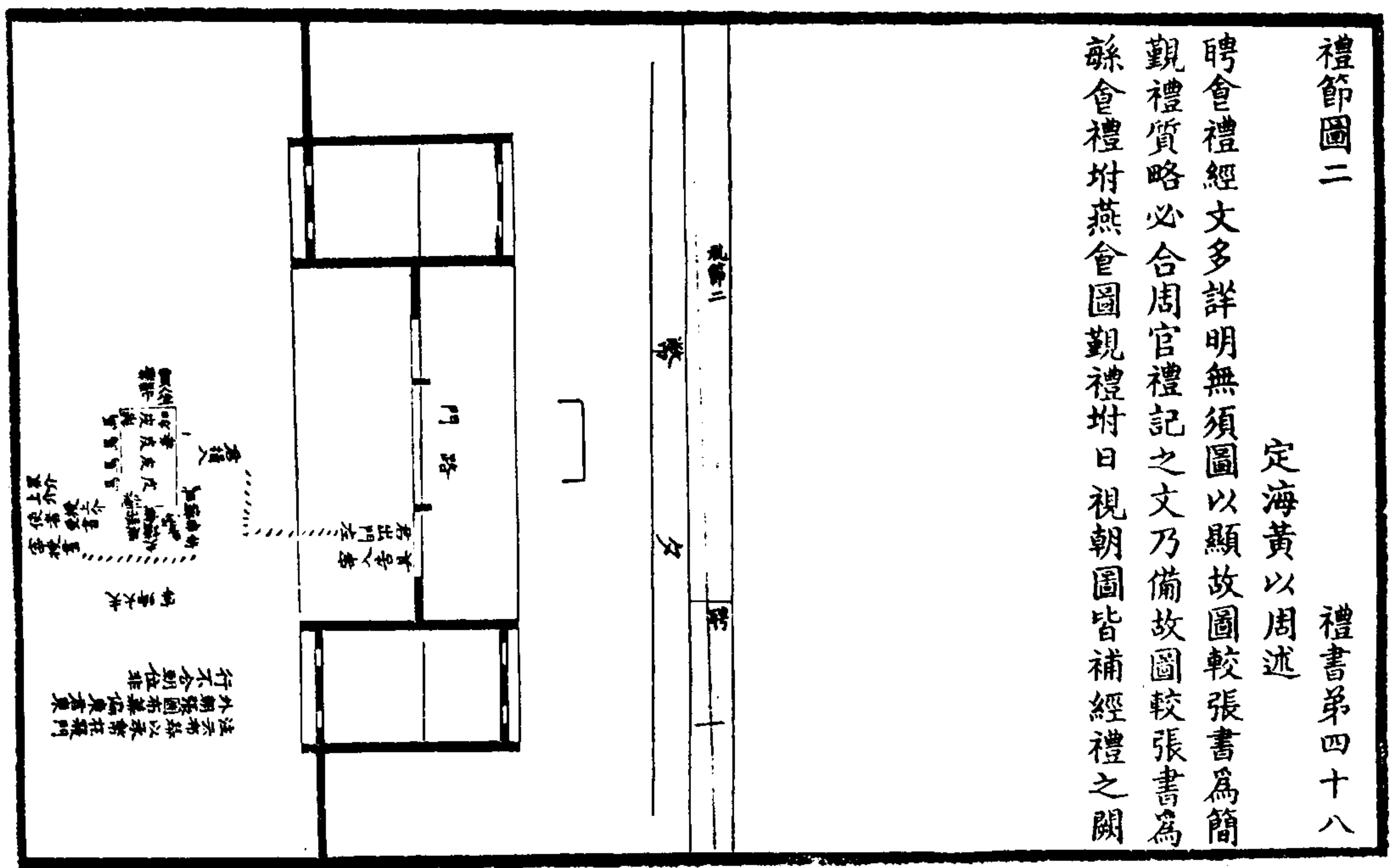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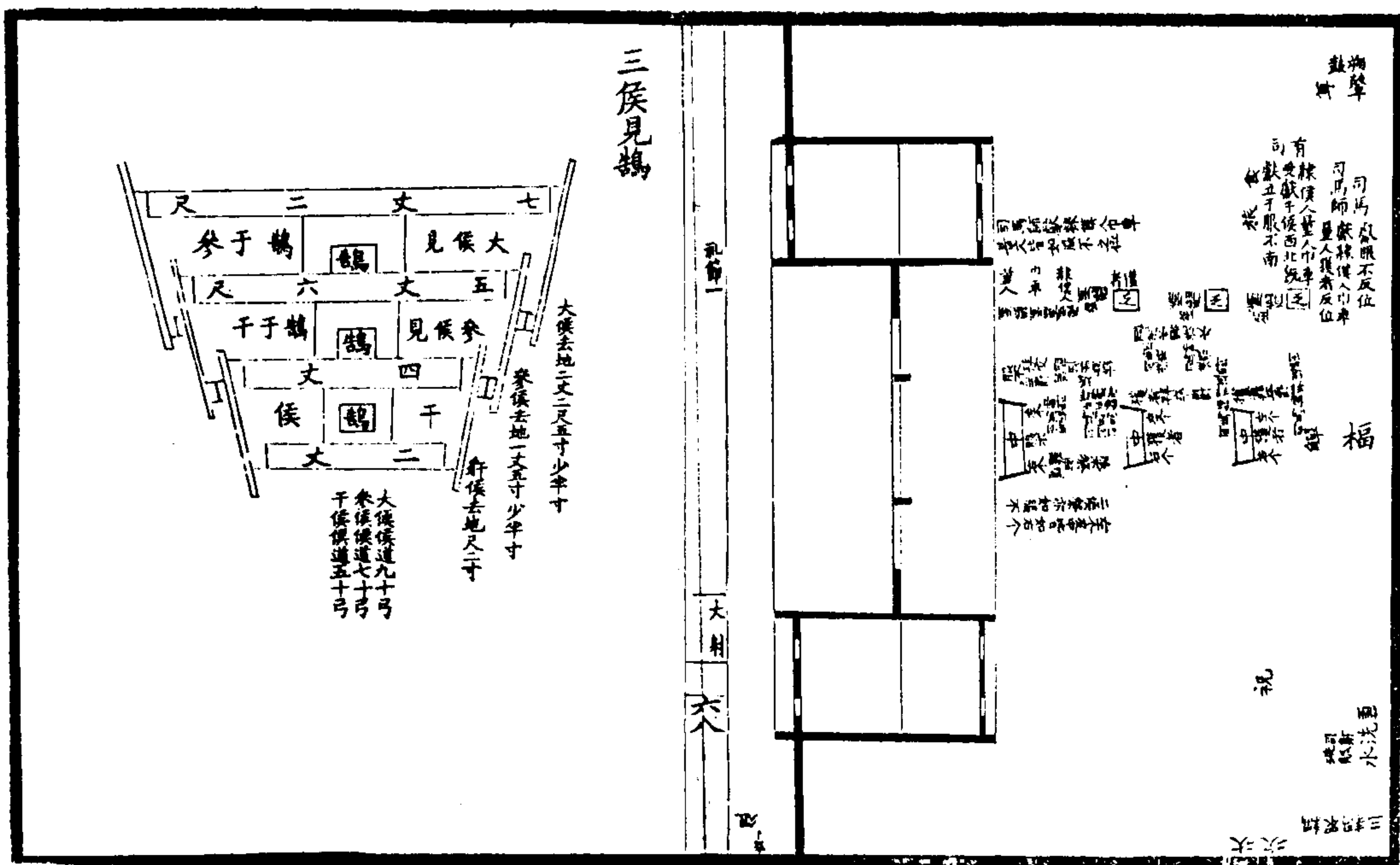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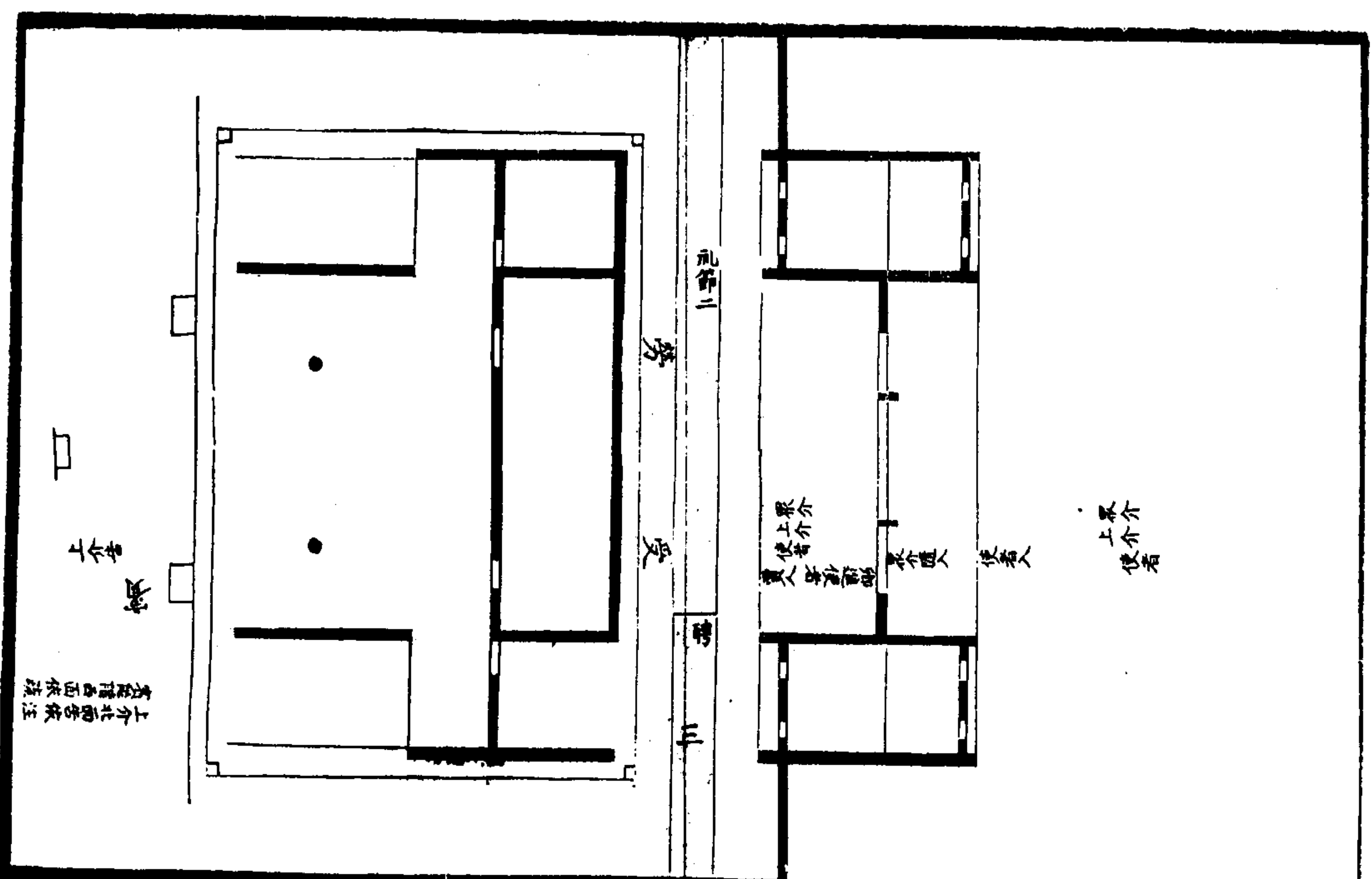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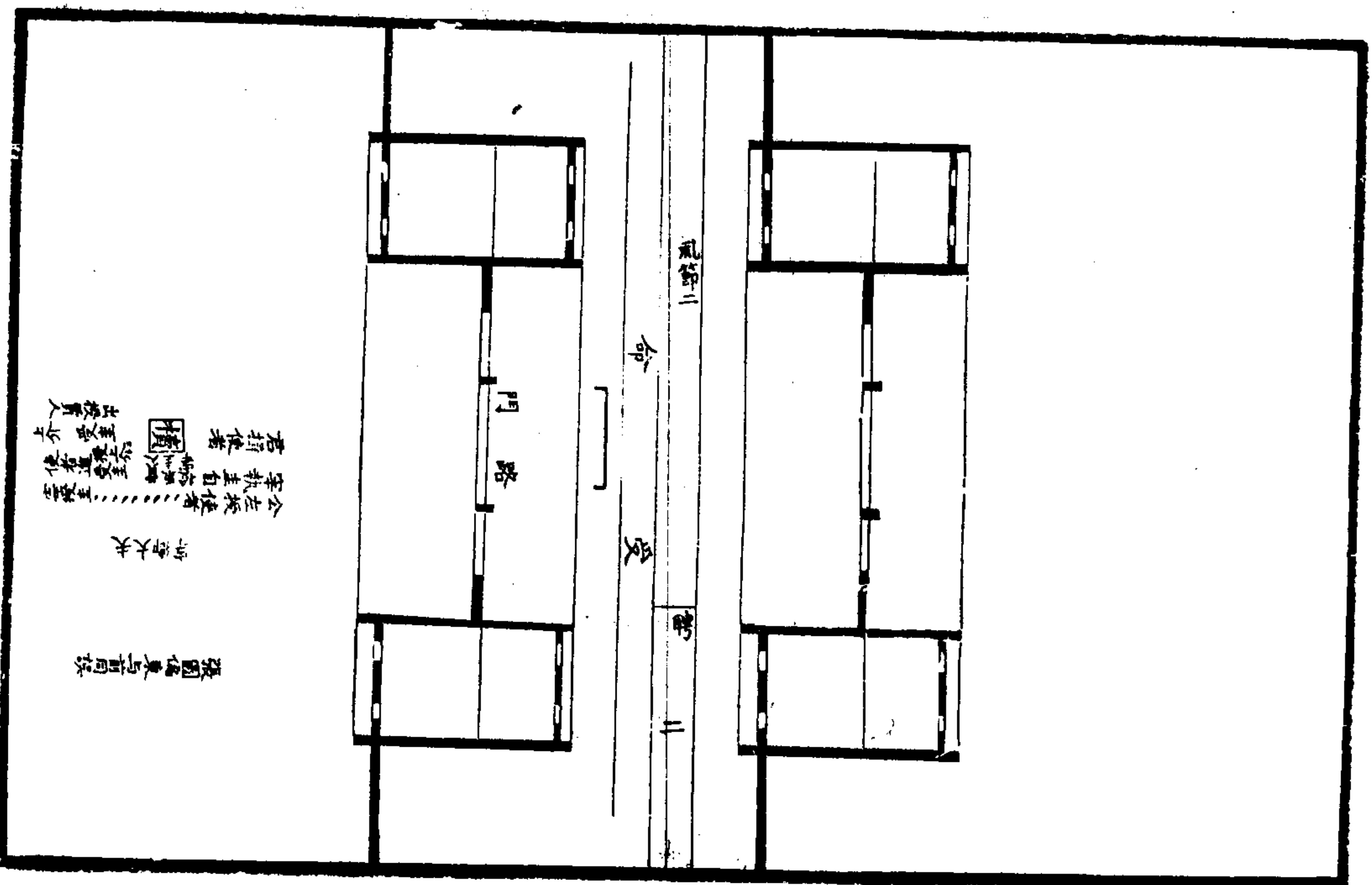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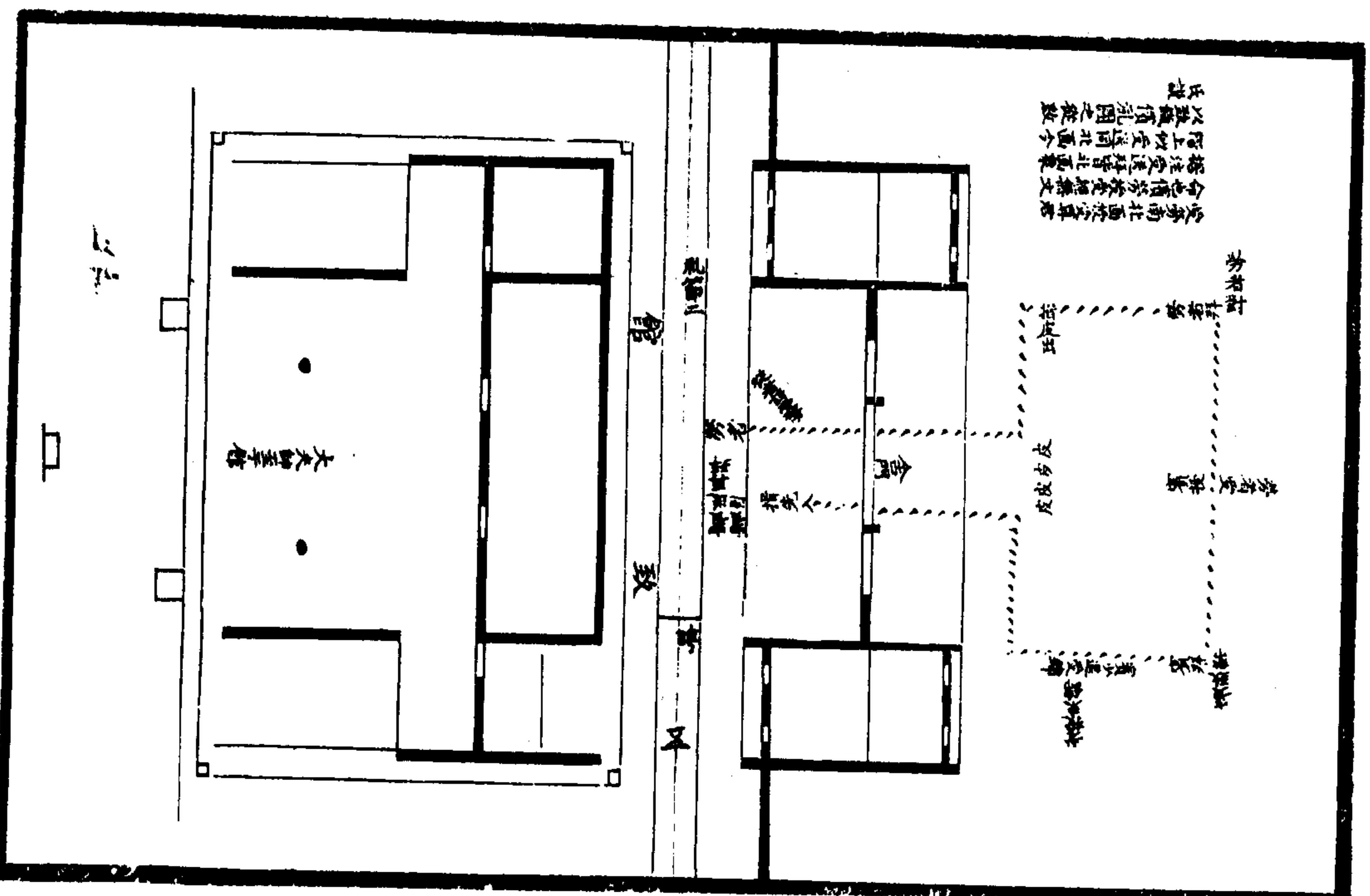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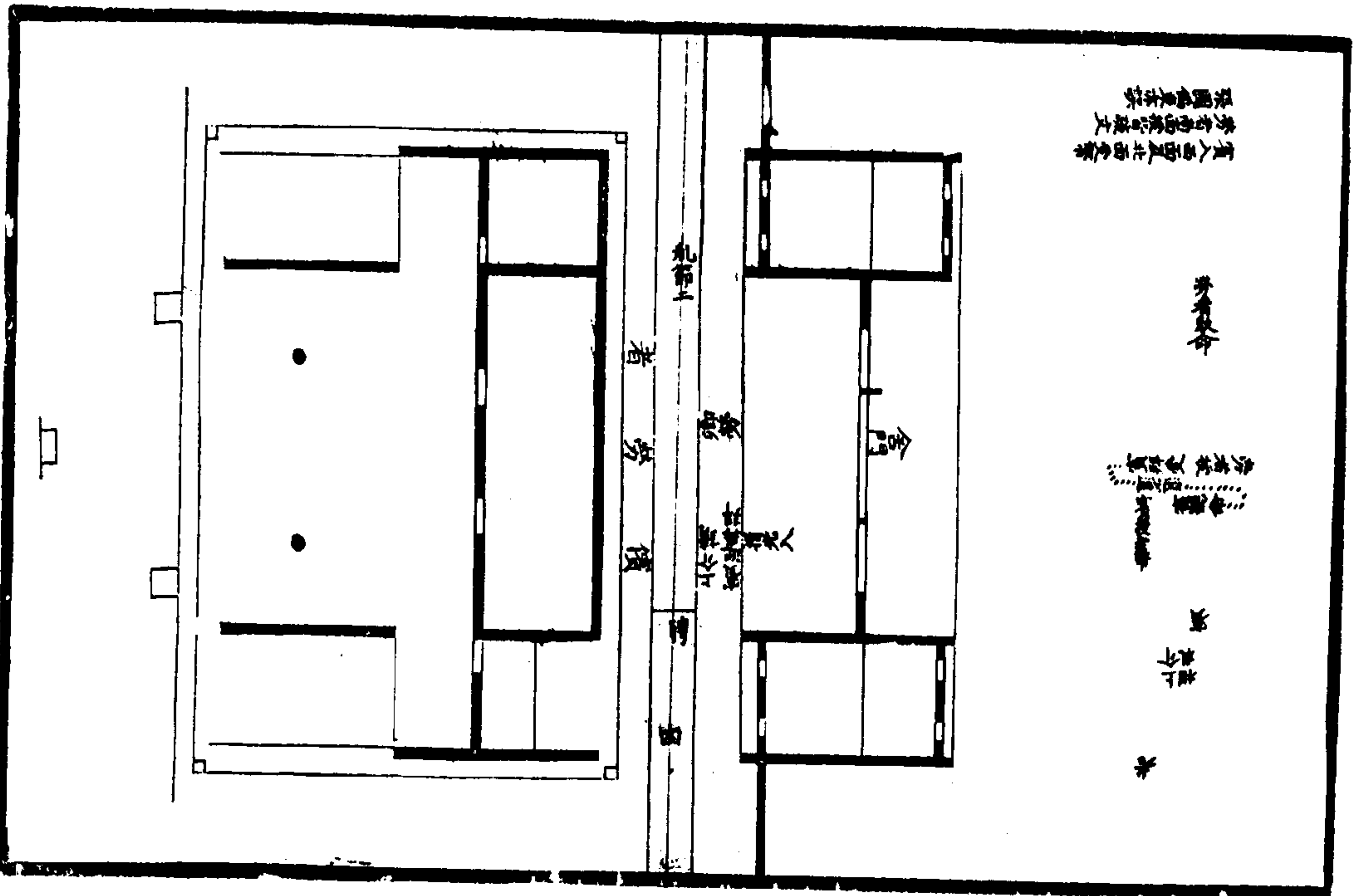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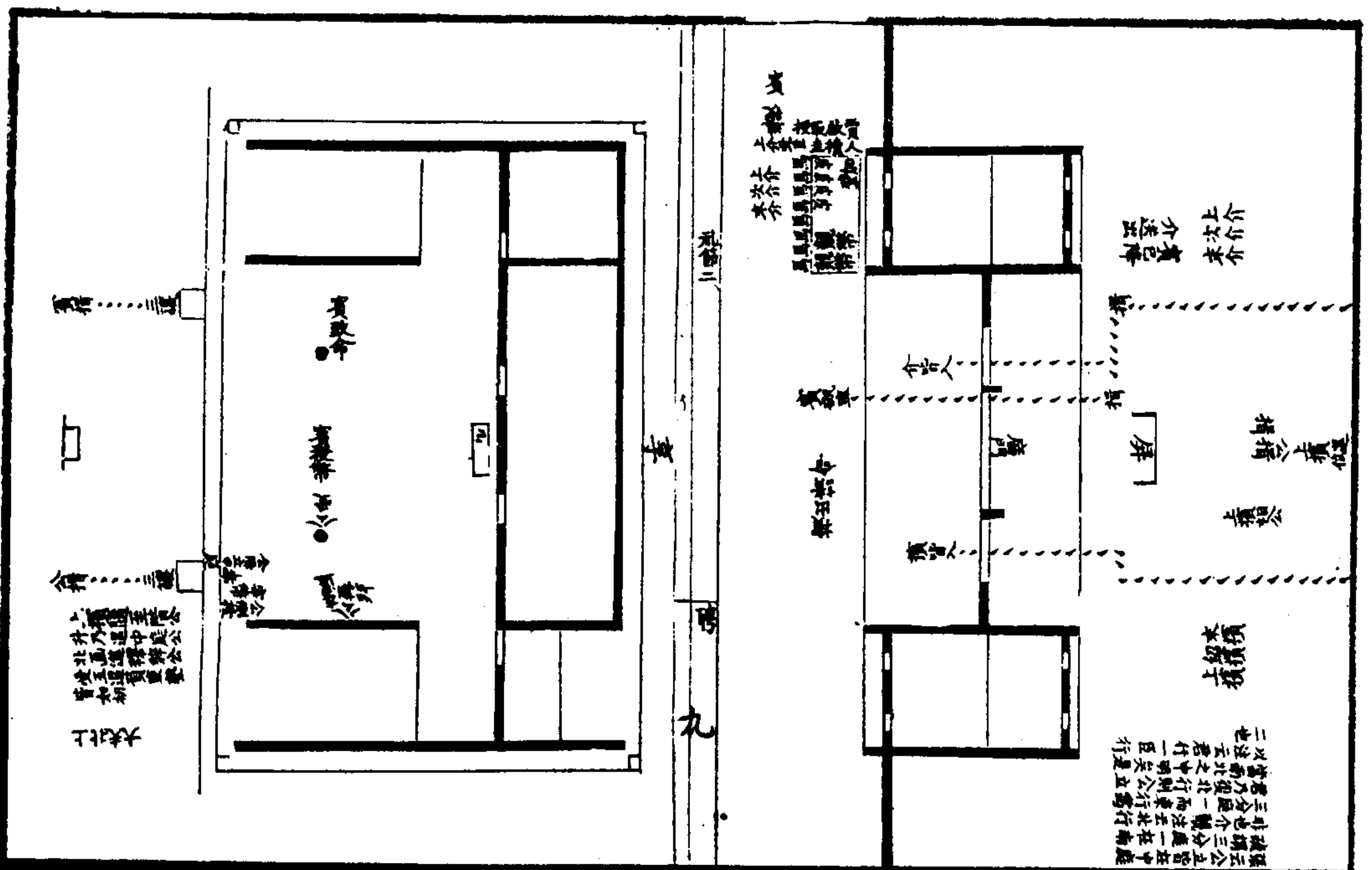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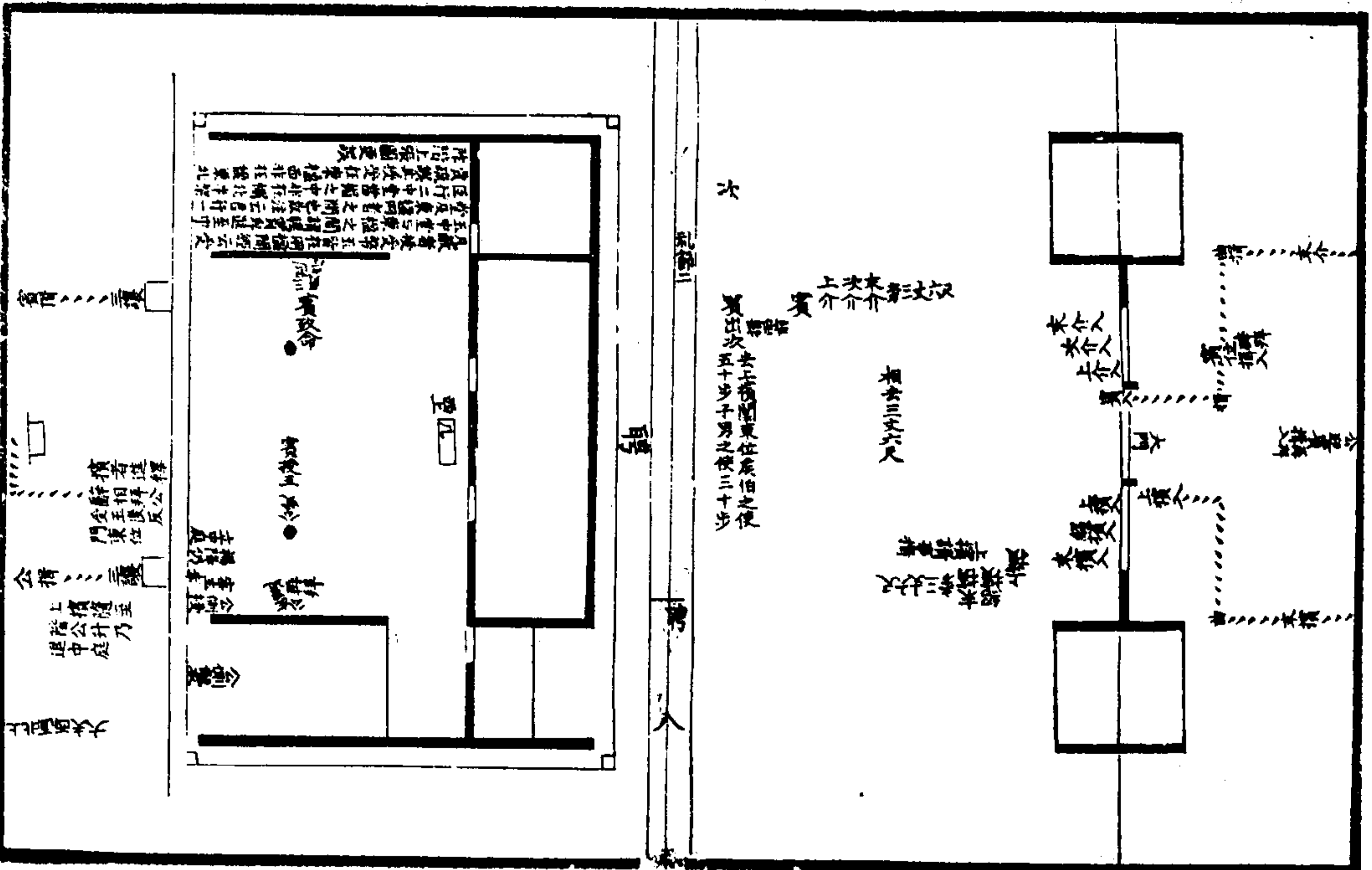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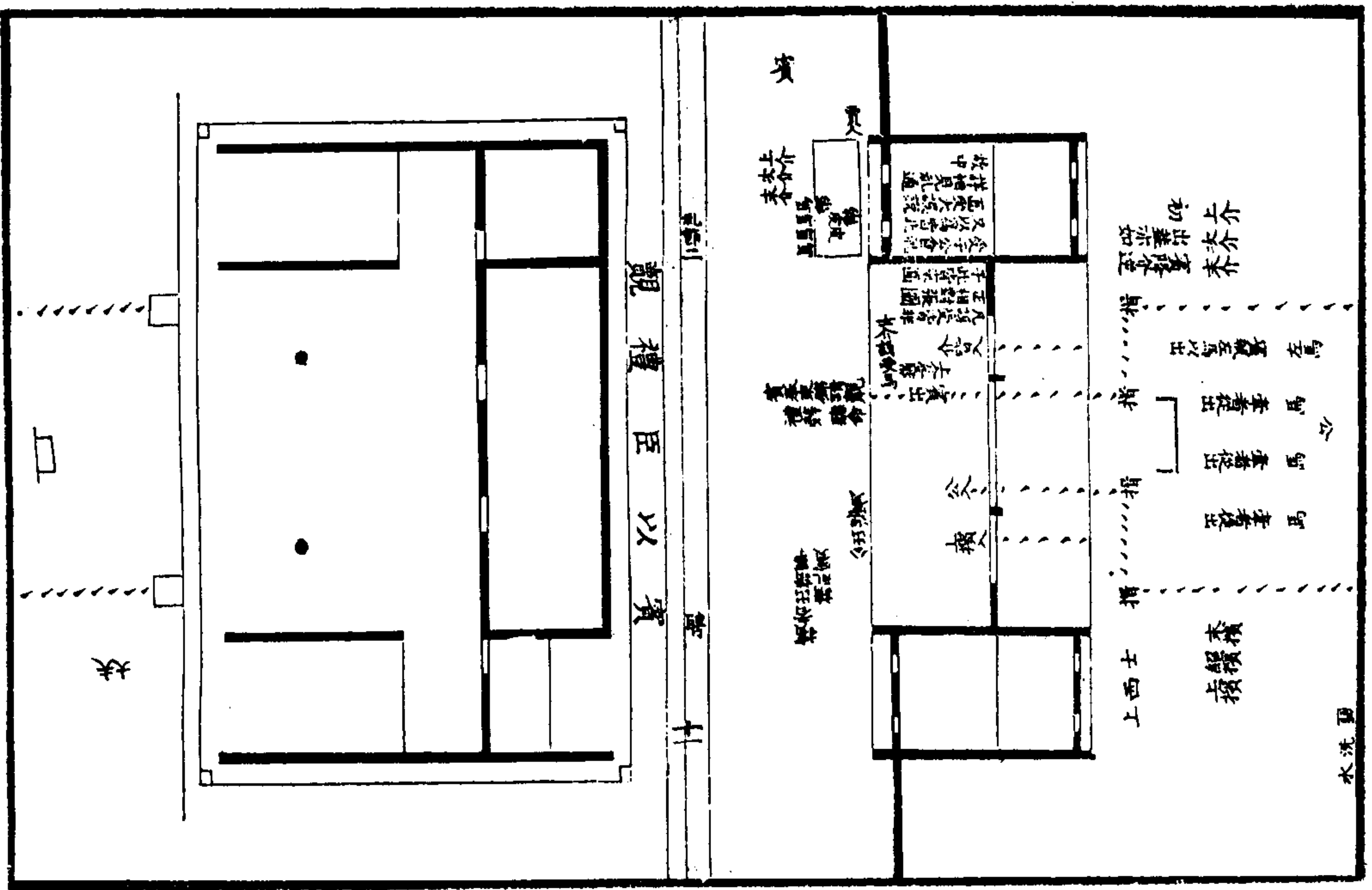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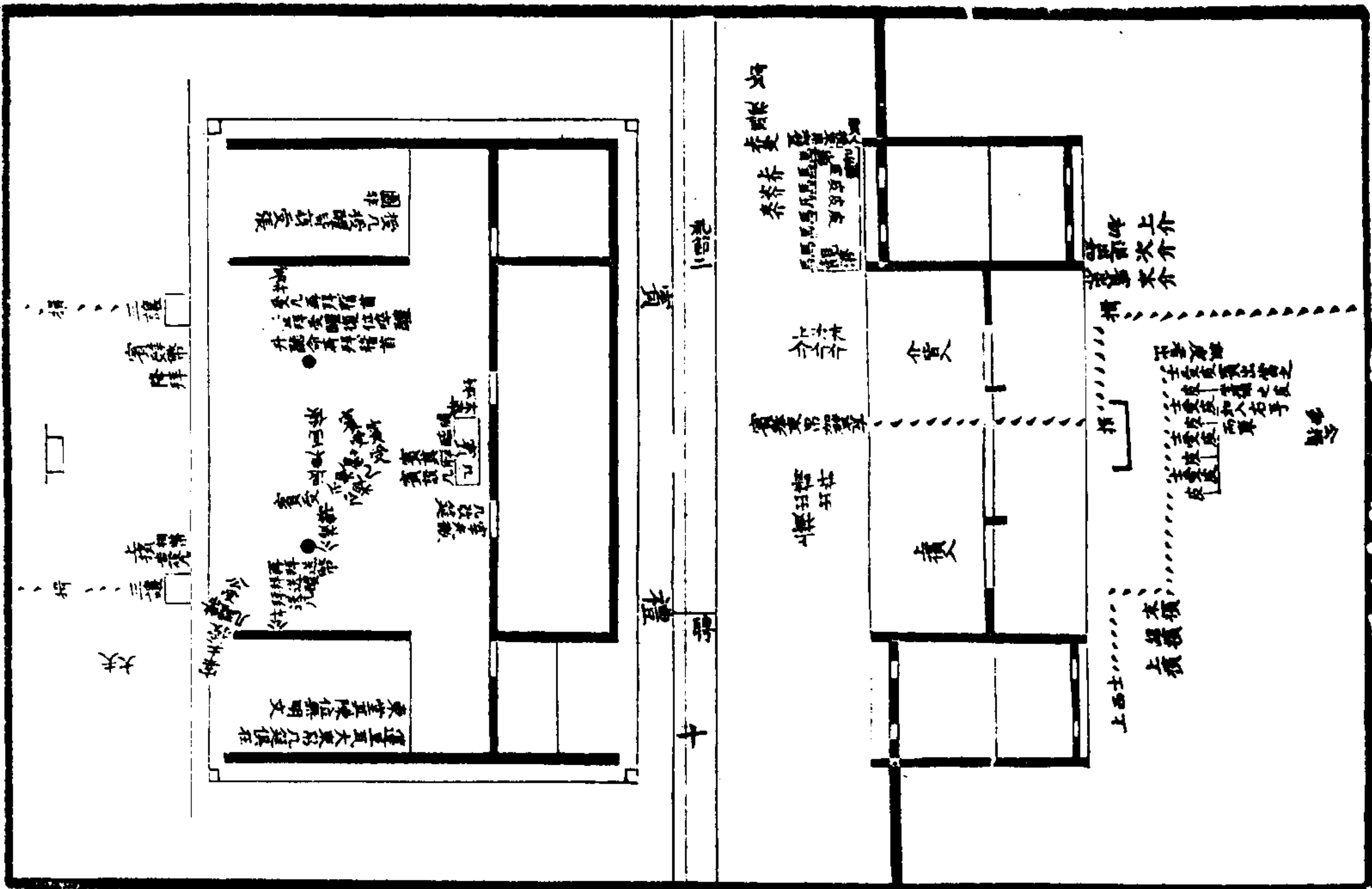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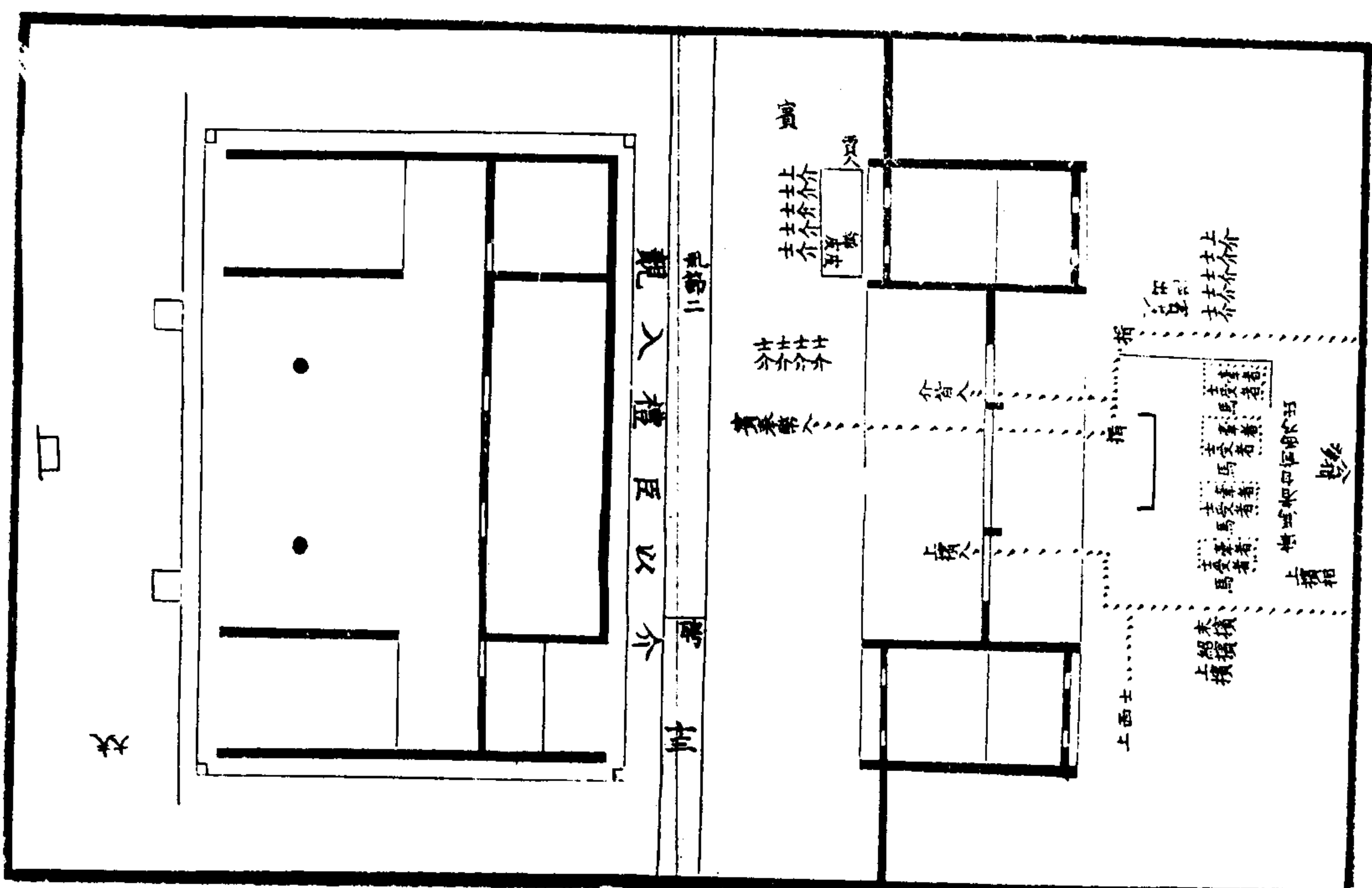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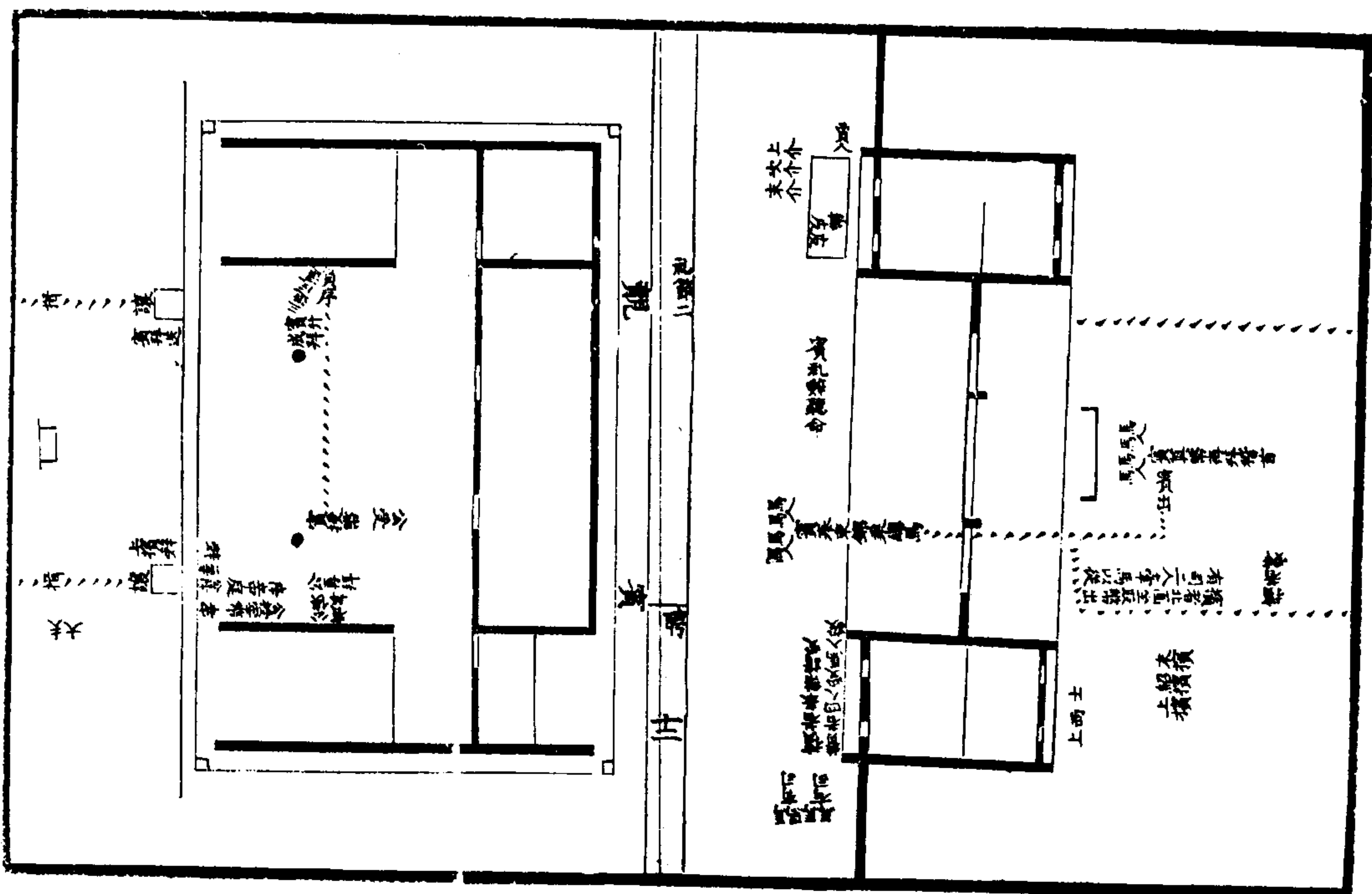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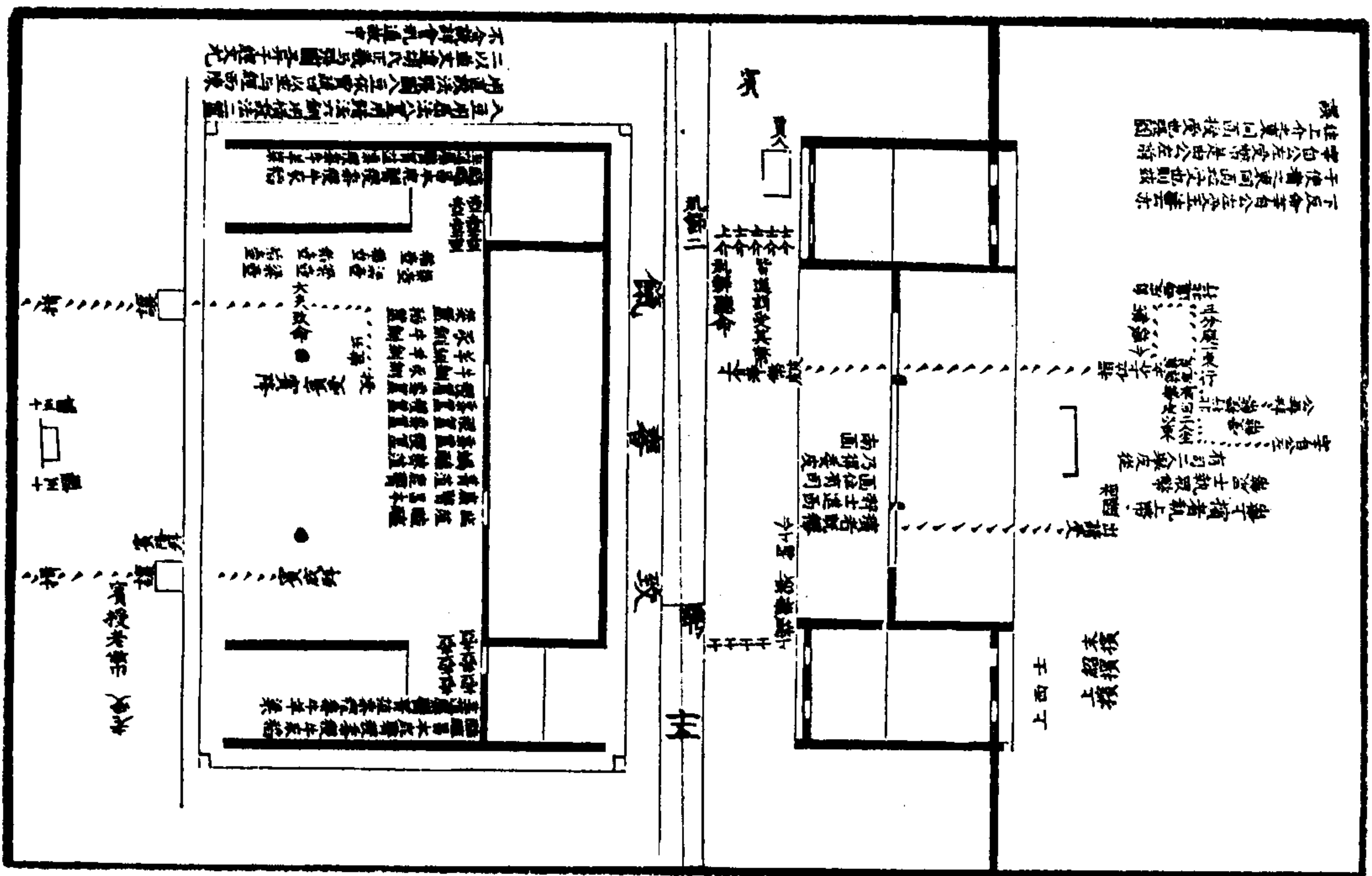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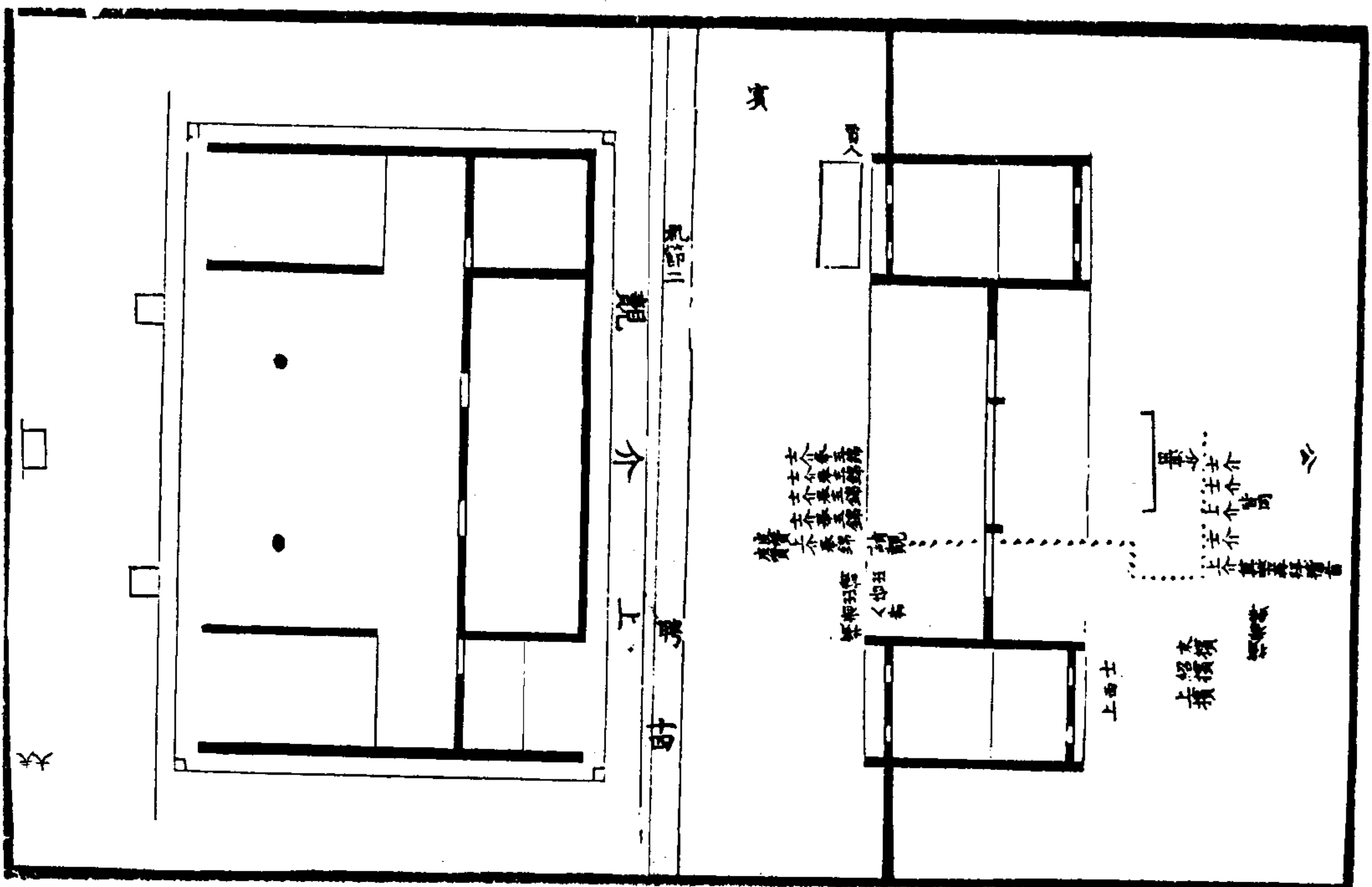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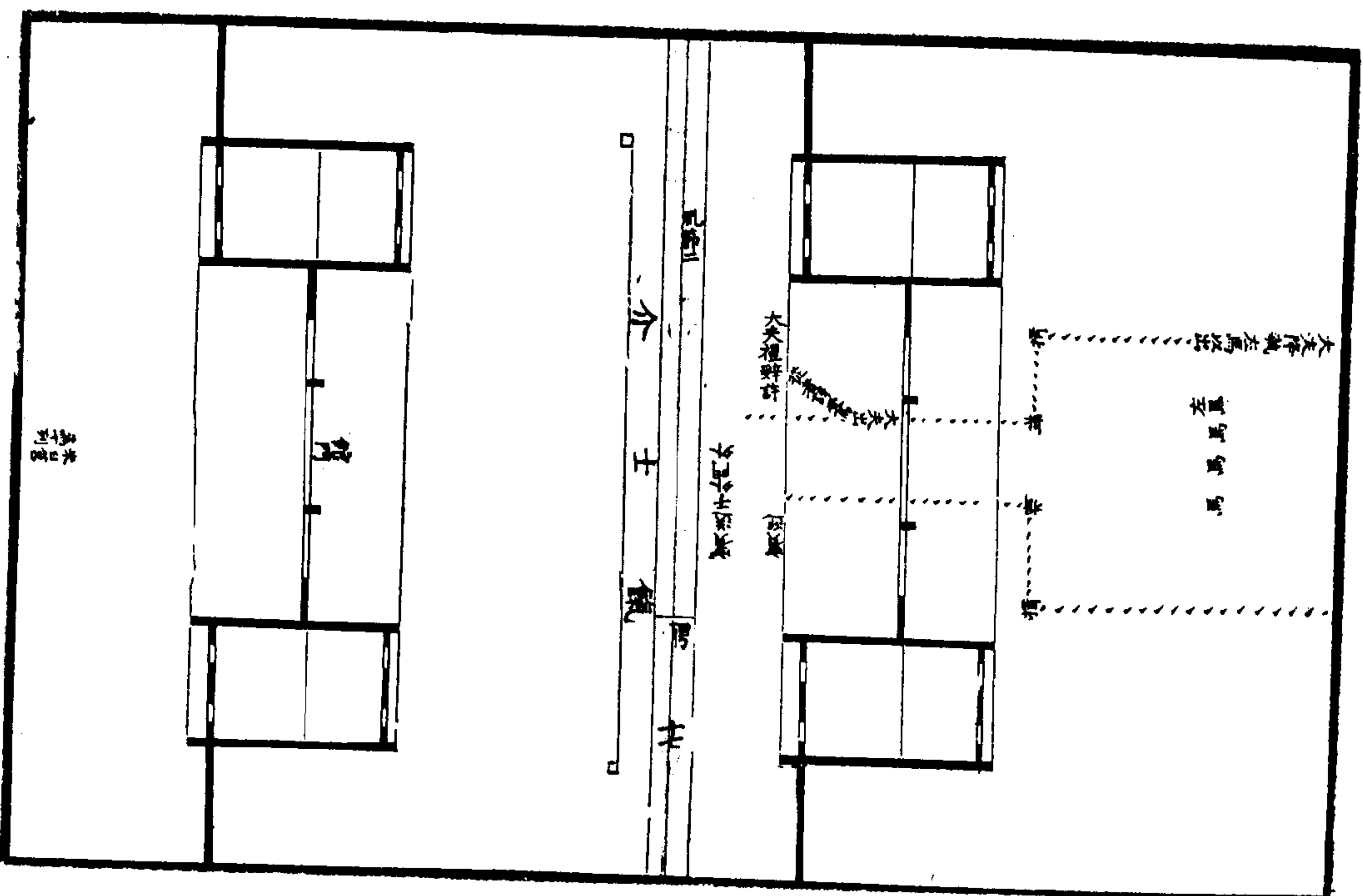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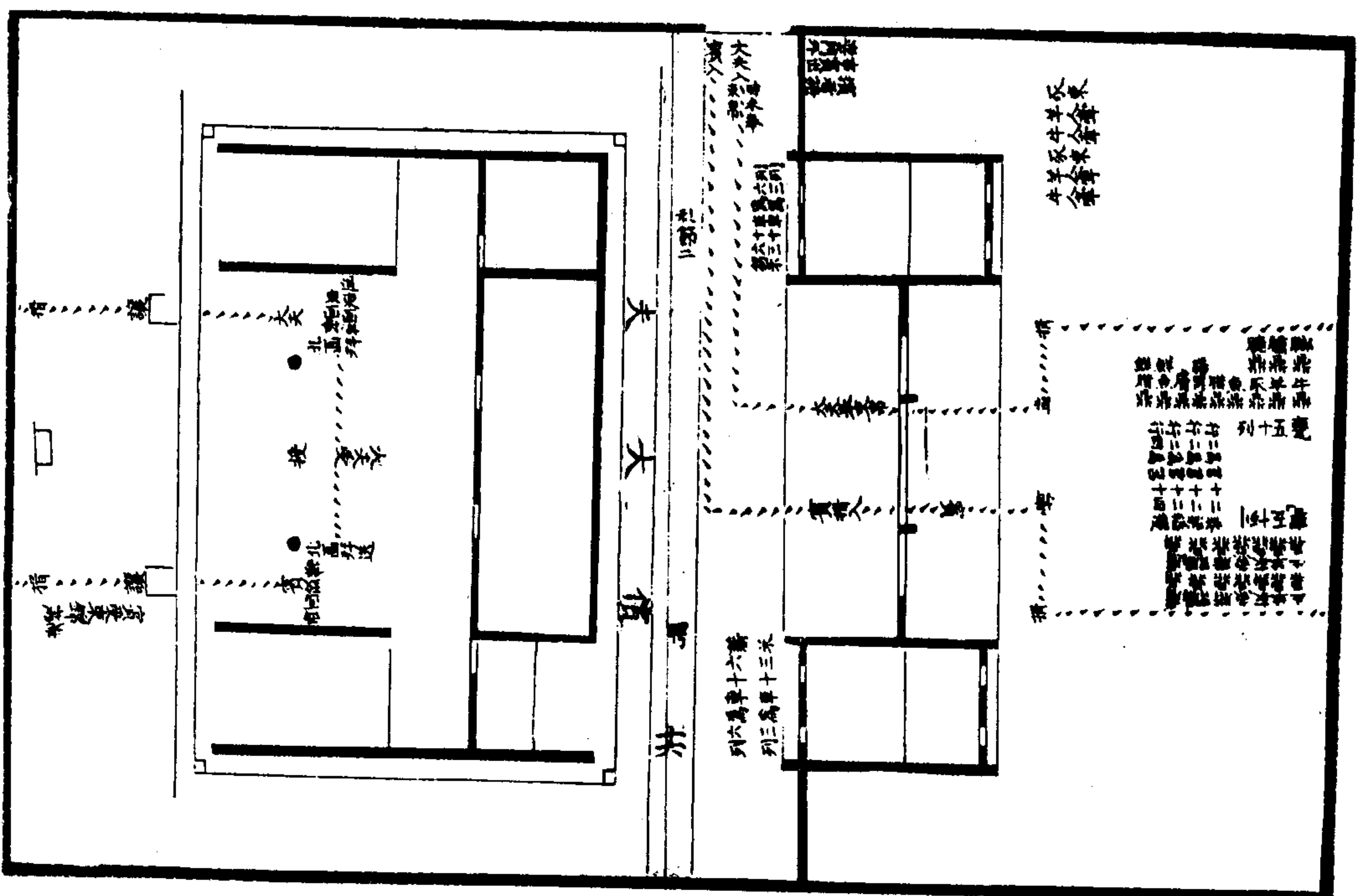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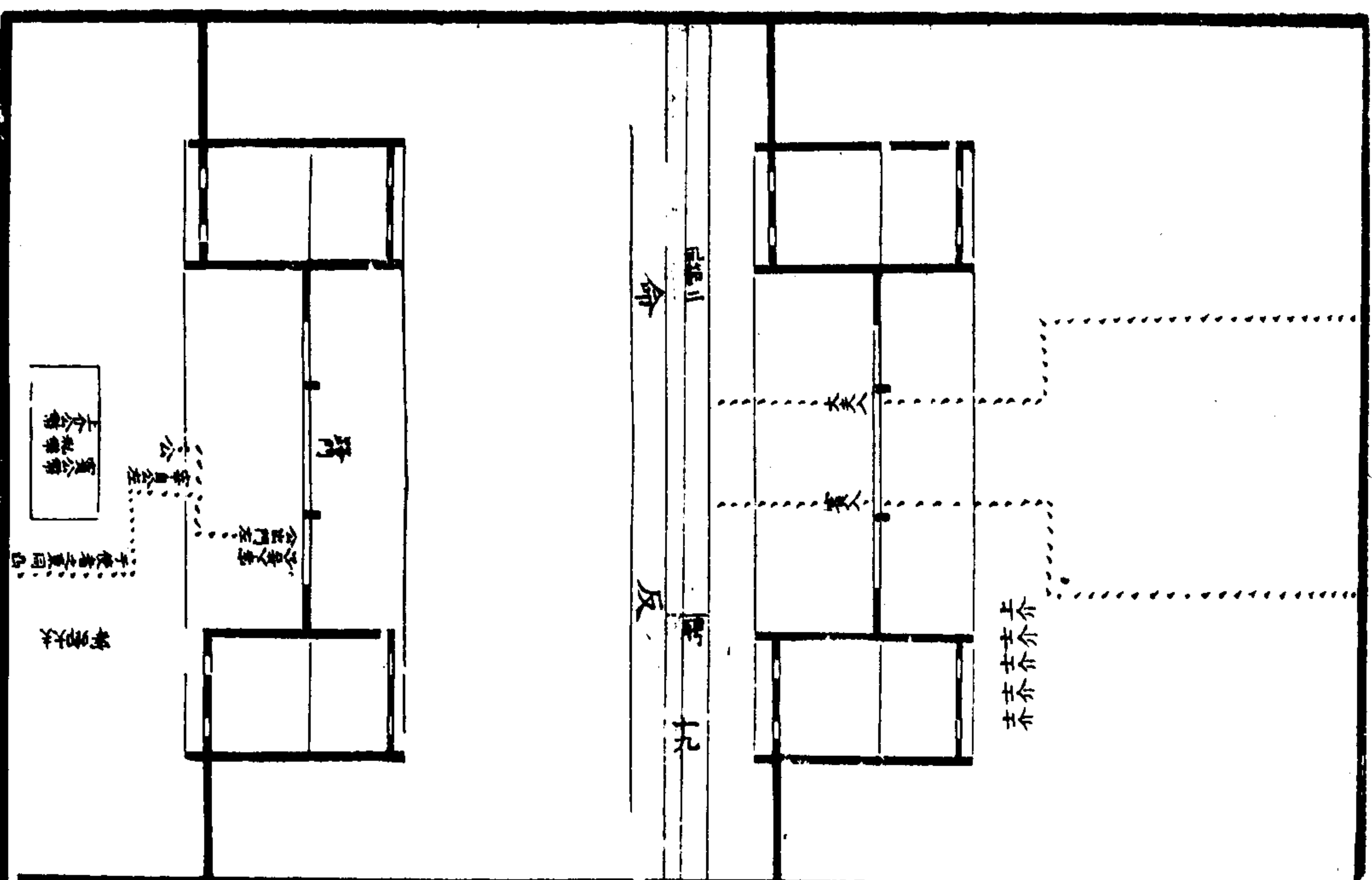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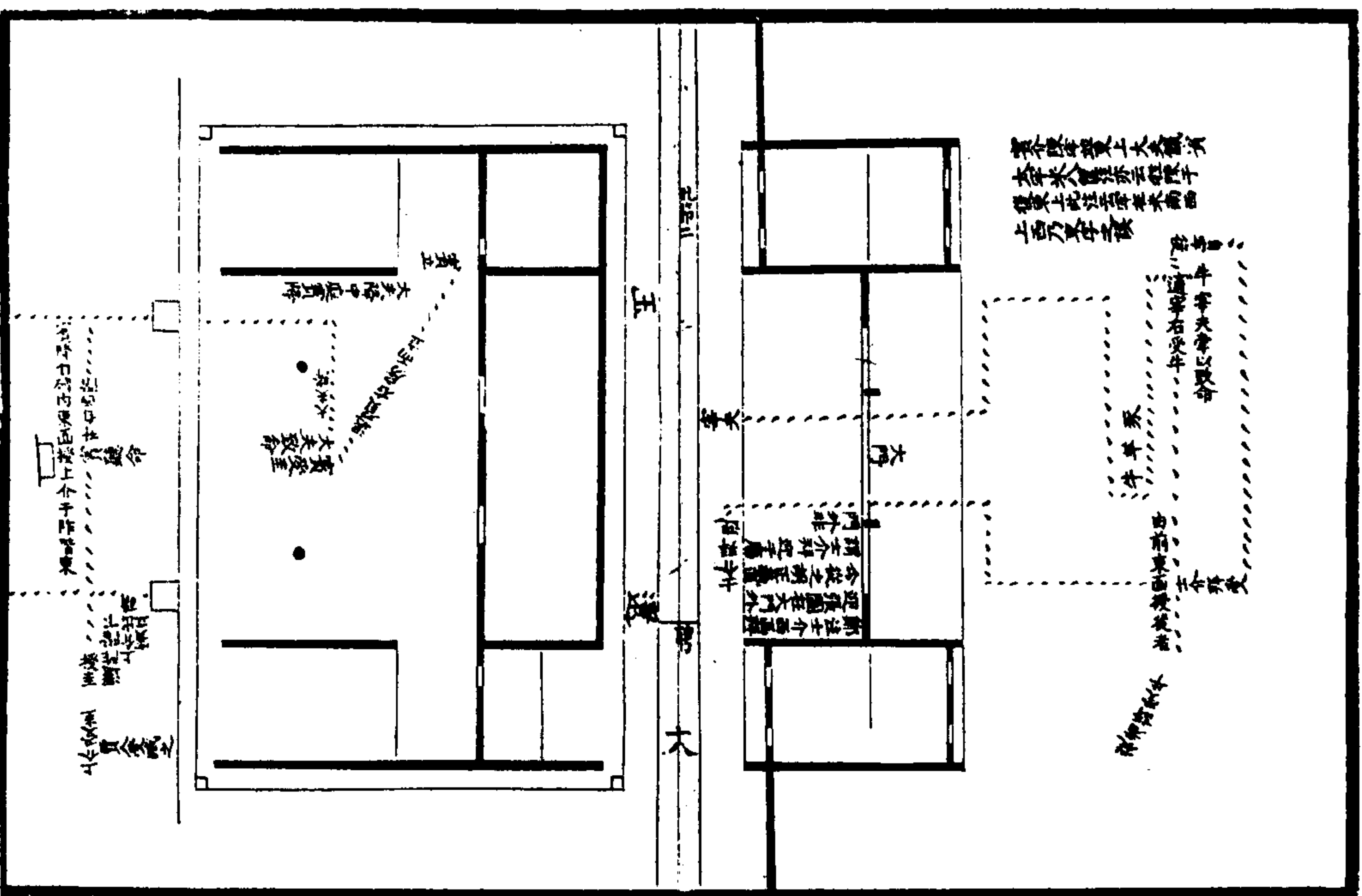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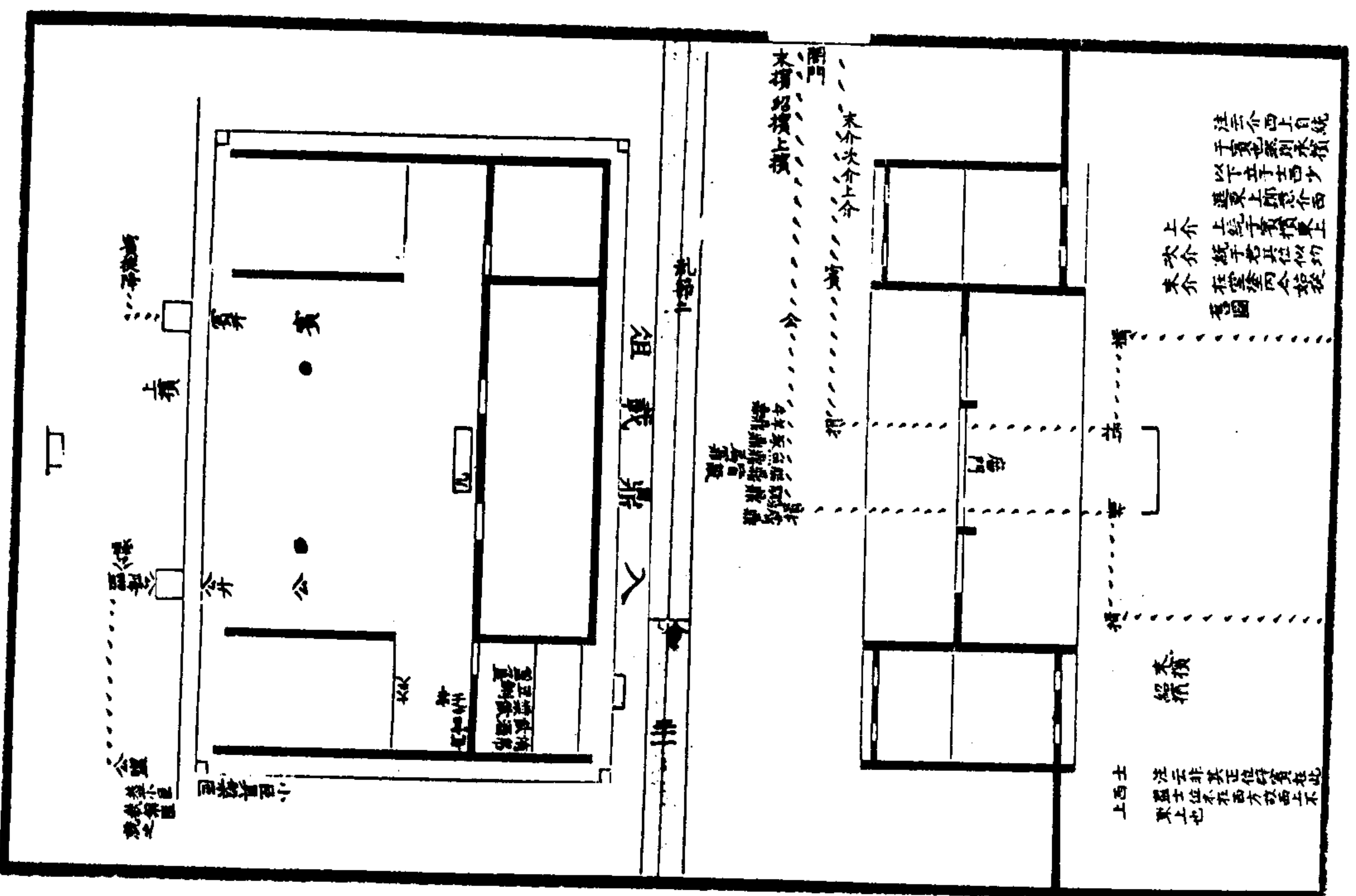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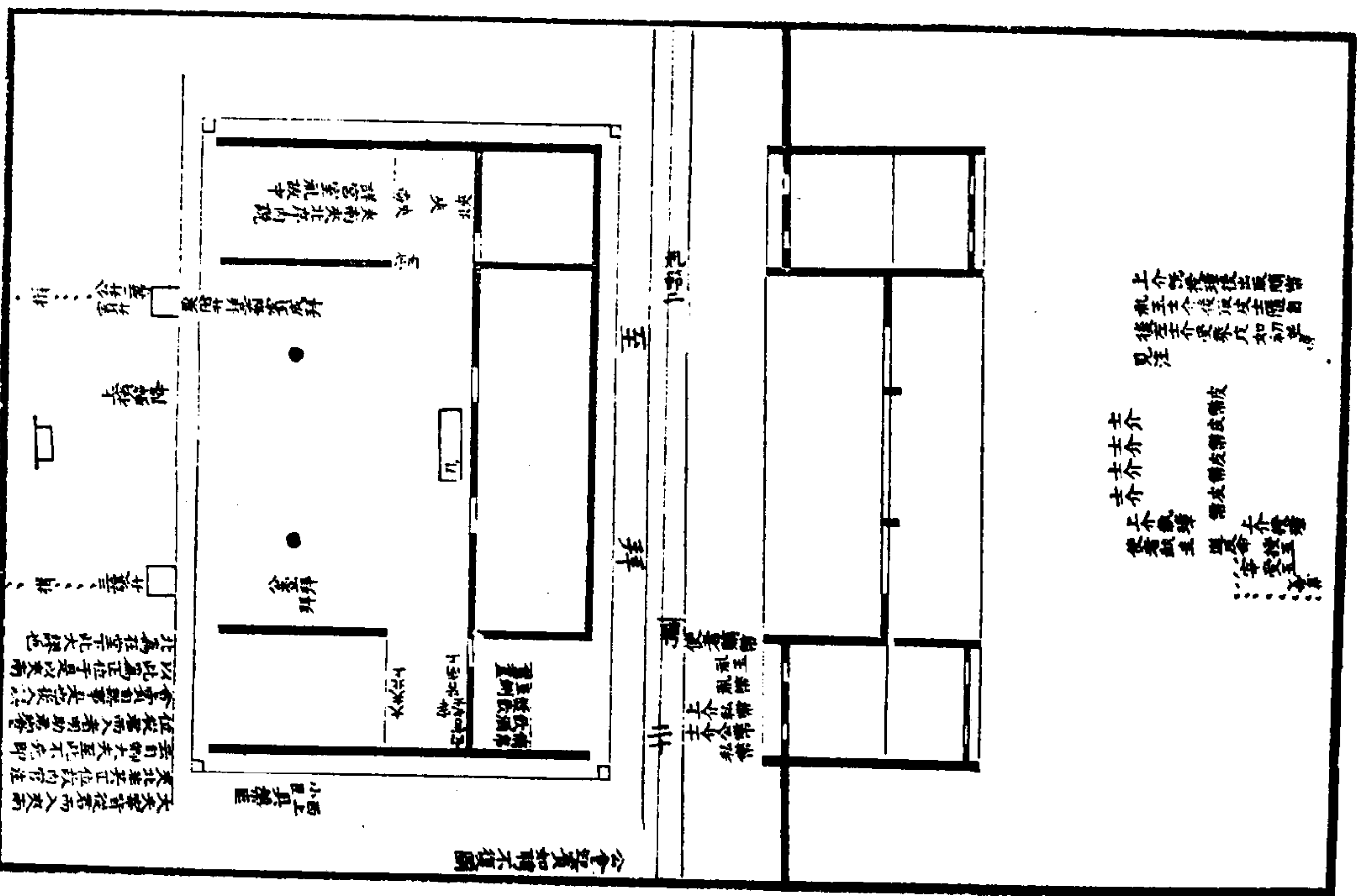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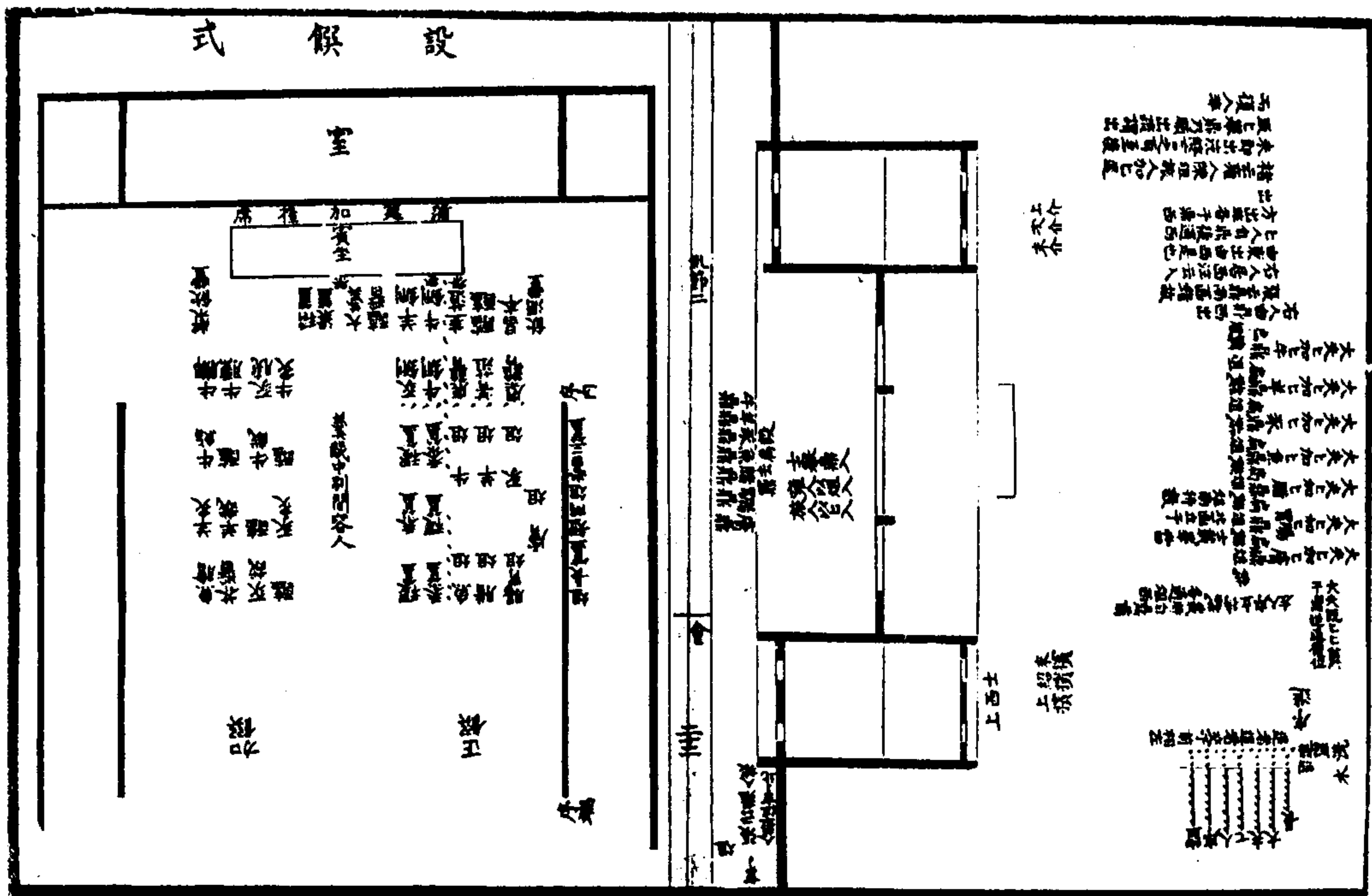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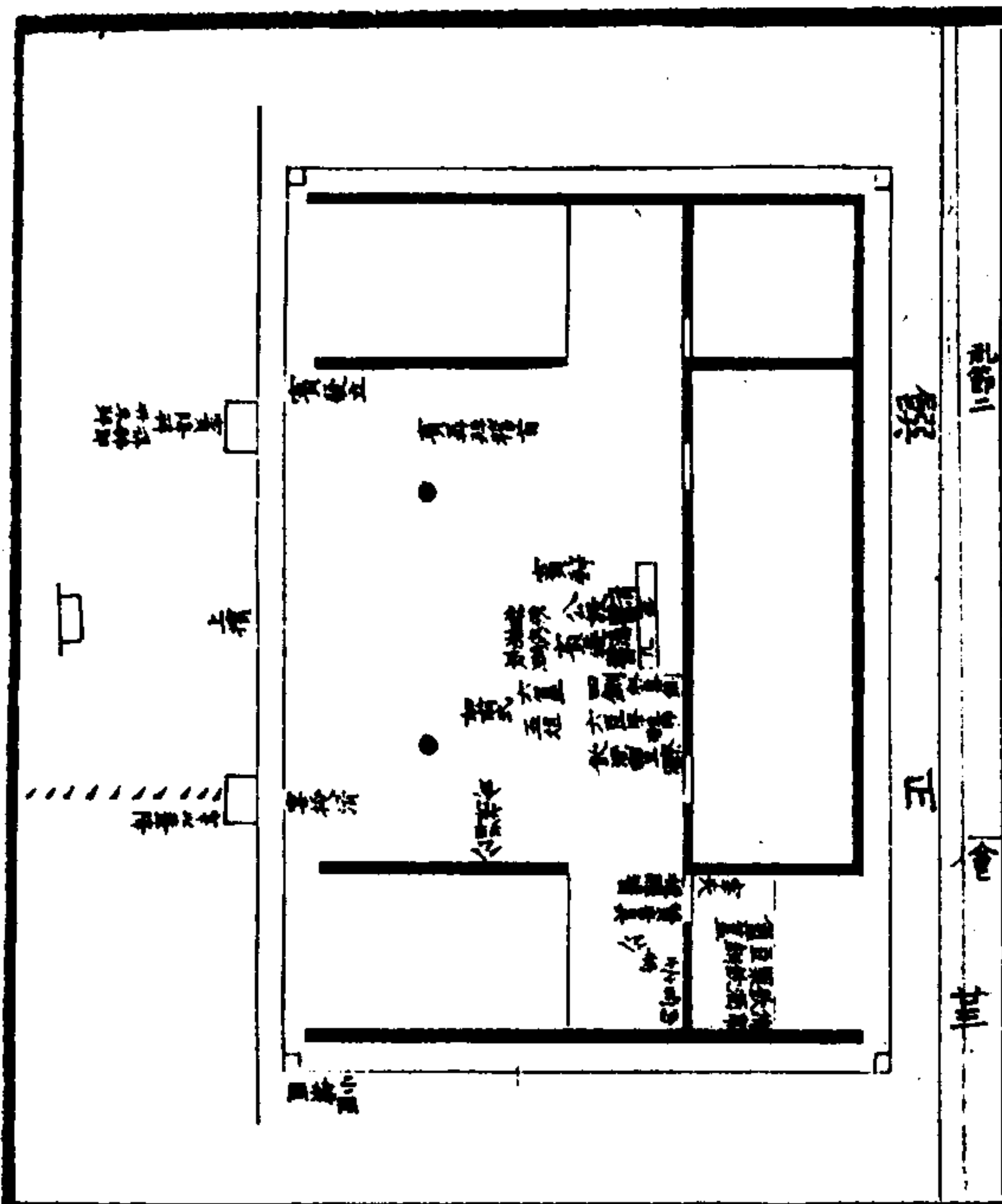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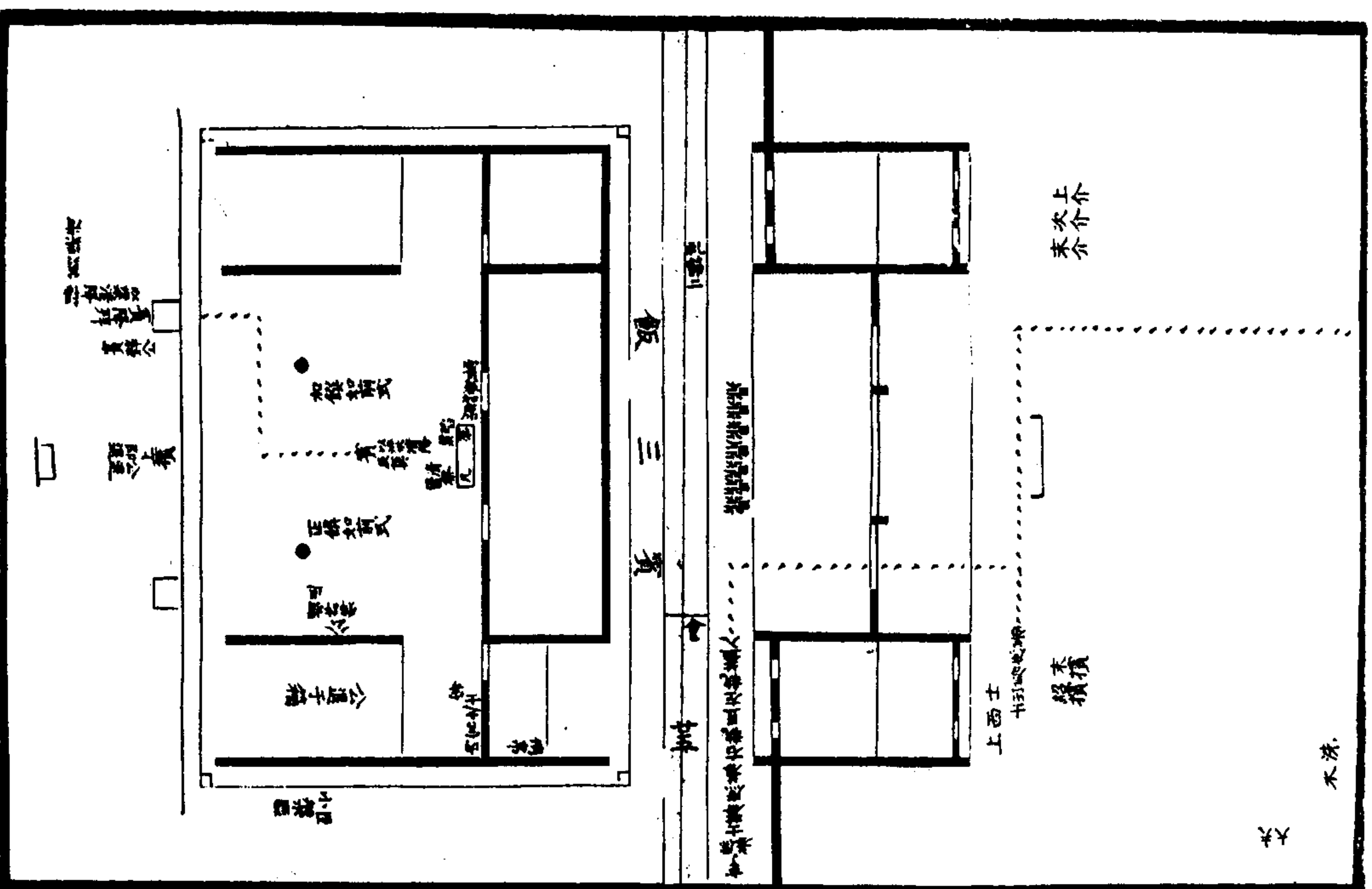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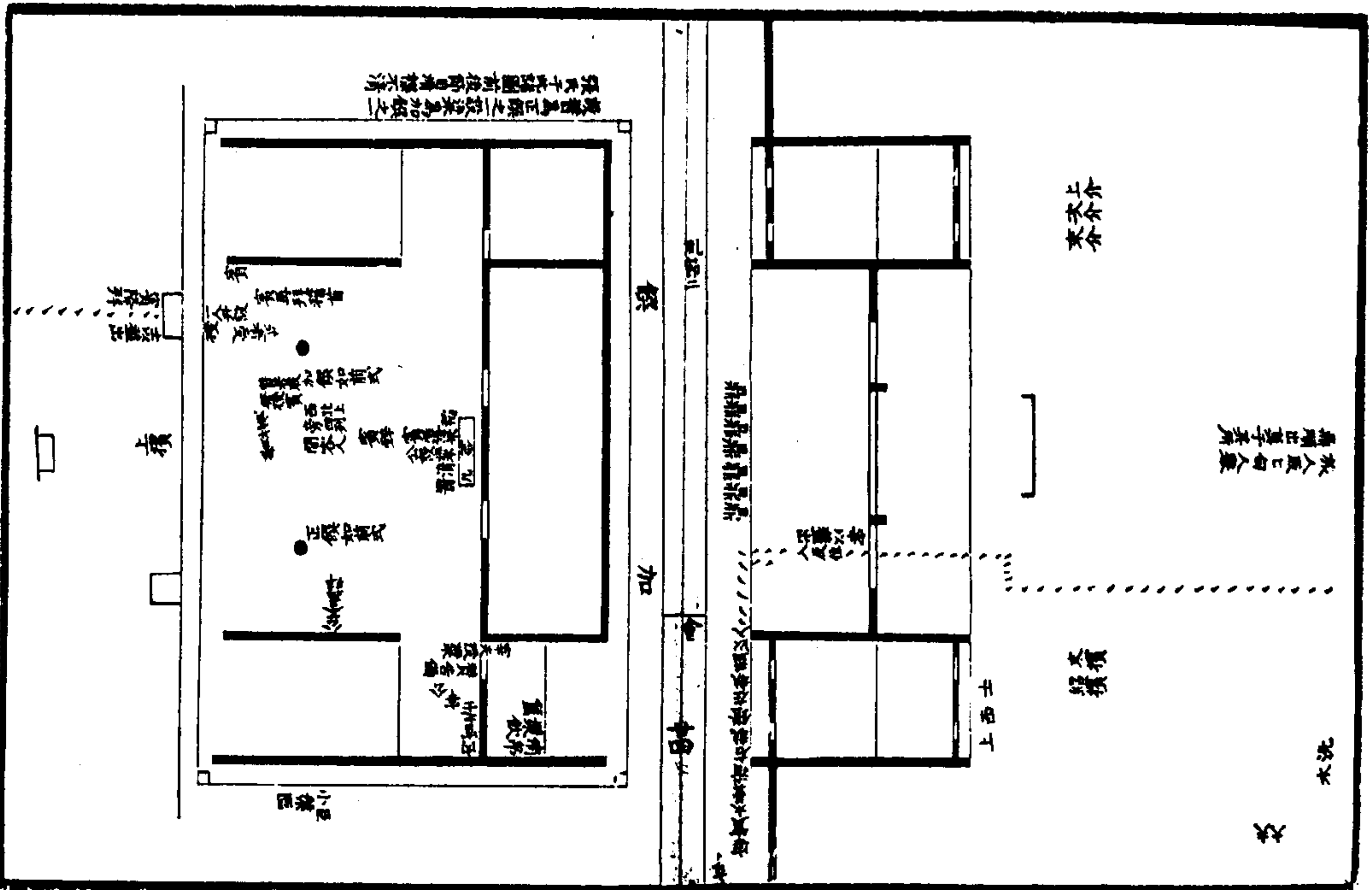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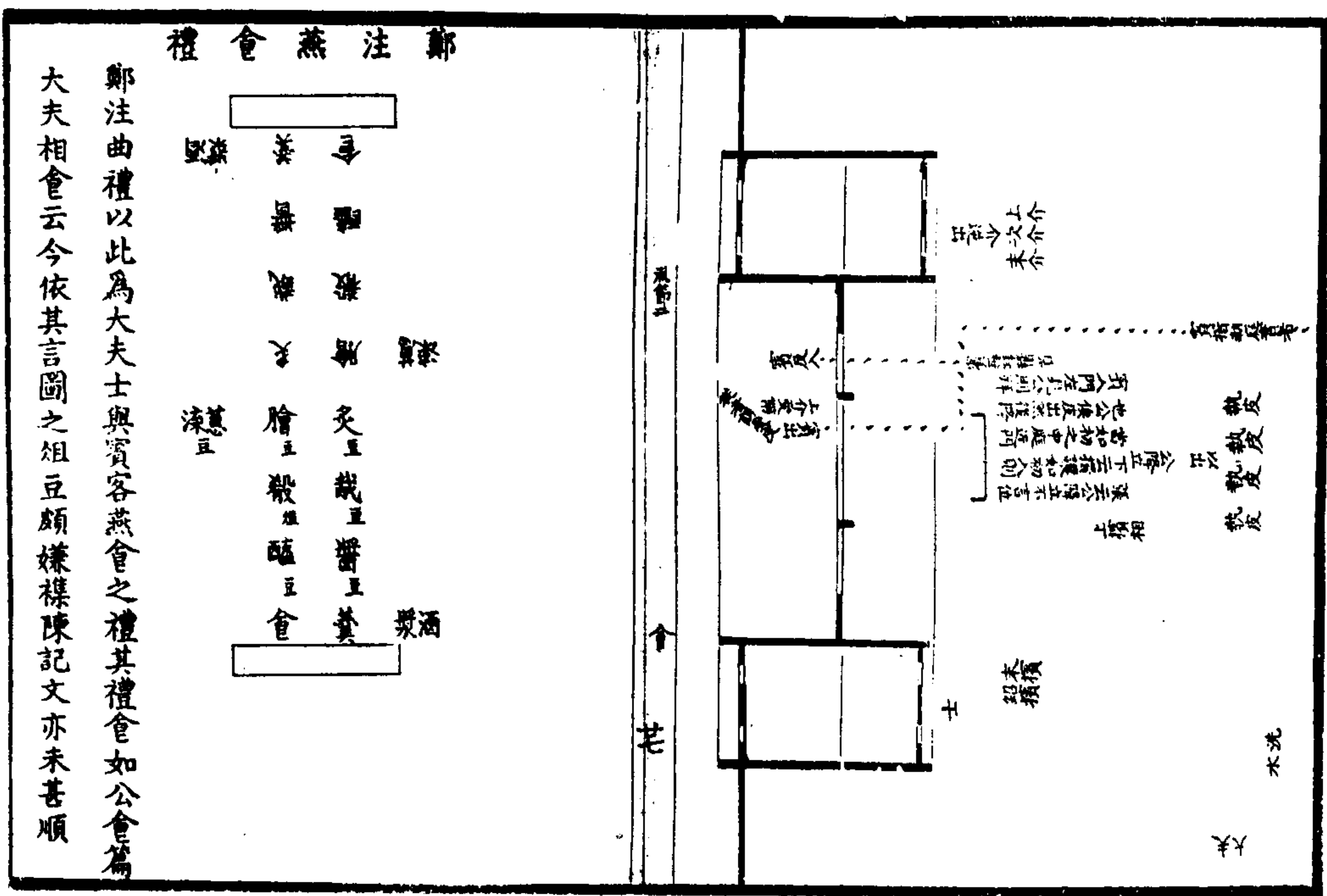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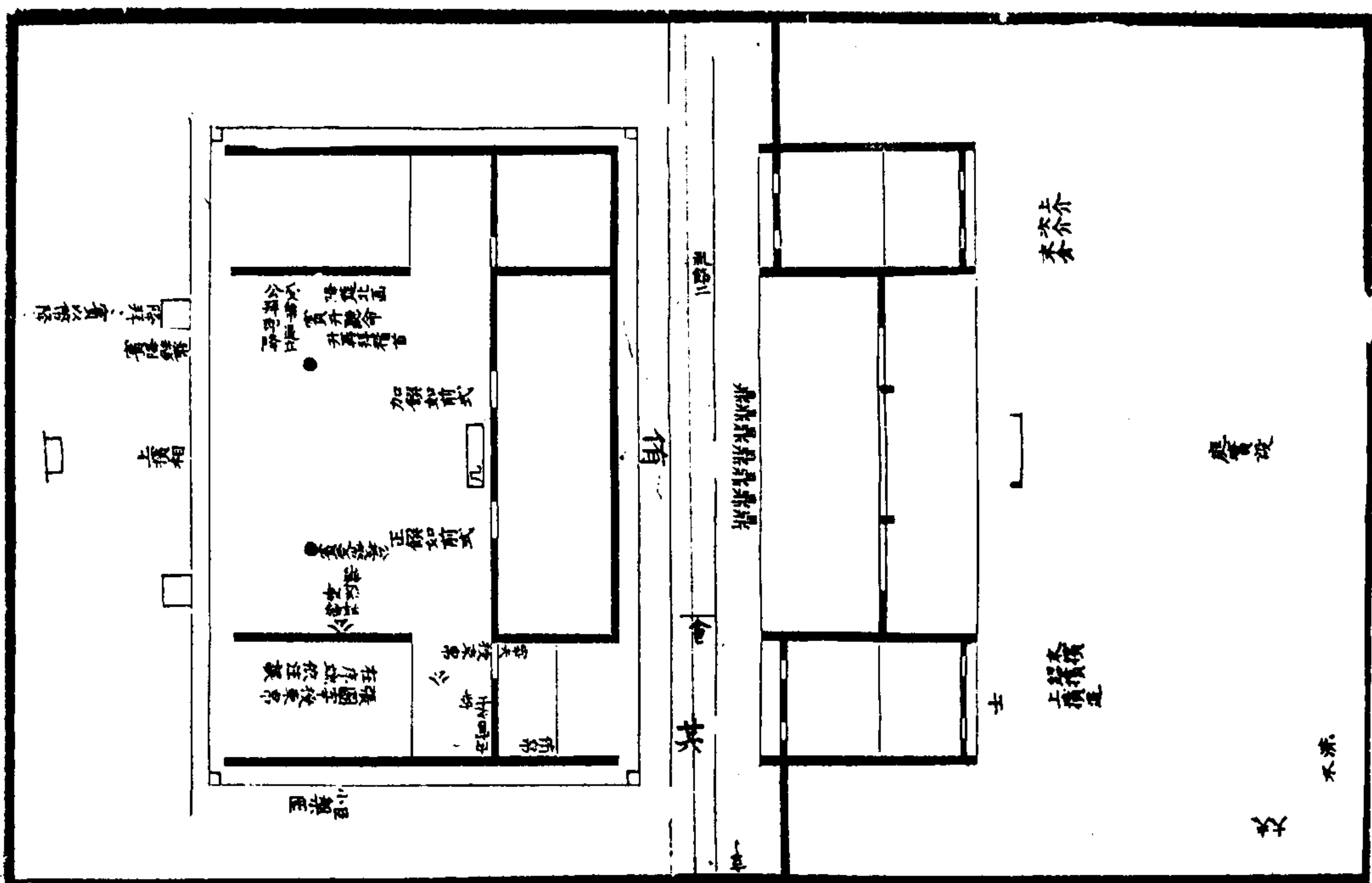
聘禮堂上八豆屈八簋繼之錯西夾六豆屈六簋繼之錯屈者  
曲折相承而設錯者交錯相間而陳屈錯義并公會禮薦豆六  
西上韭菹以東醢醢昌本昌本南麋鷄以西菁菹鹿鷄是東西  
三列也設俎大同其設六簋于俎西二以茲東北上黍當牛俎  
其西稷錯以終南陳謂交錯陳之東西二列故曰二以茲自北  
而南則三列也若以三簋為一列與二以茲之文不合且自西  
陳非南陳矣聘禮堂上八豆西陳皆二以茲與公會禮設六簋  
文同不尋以六豆之法例之孔賈二疏固未足據張圖設六俎  
誤胡正義設加饌又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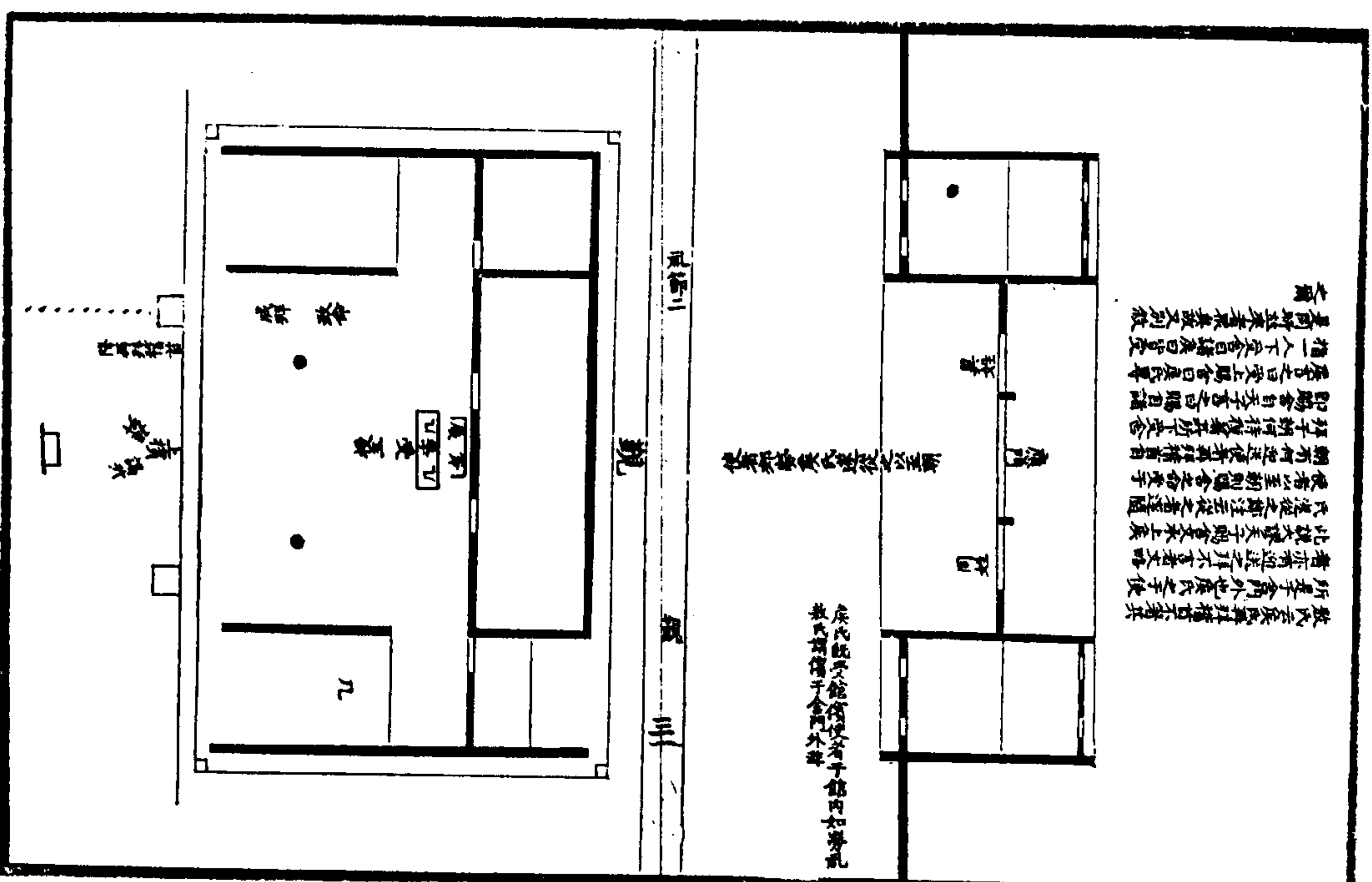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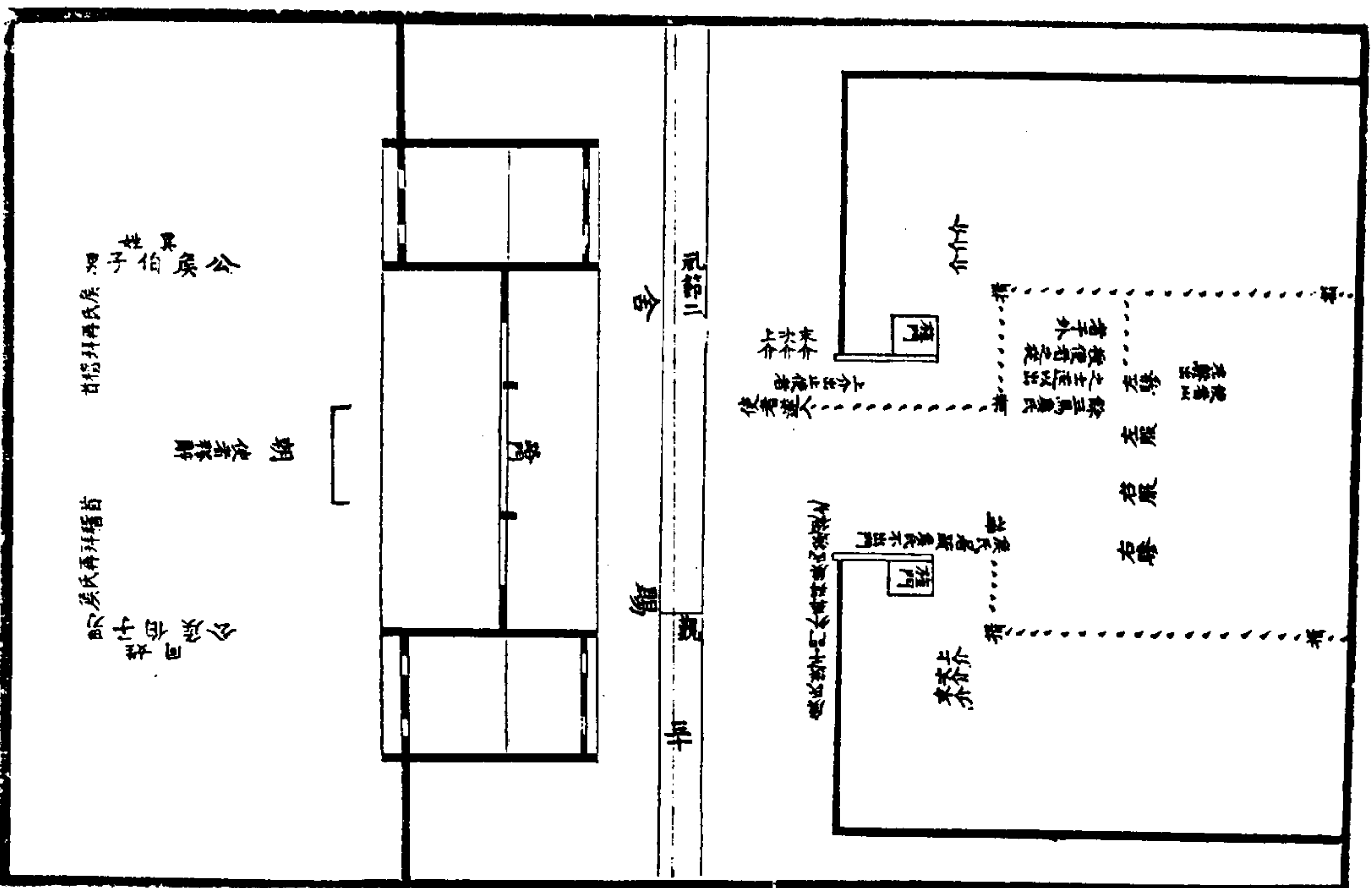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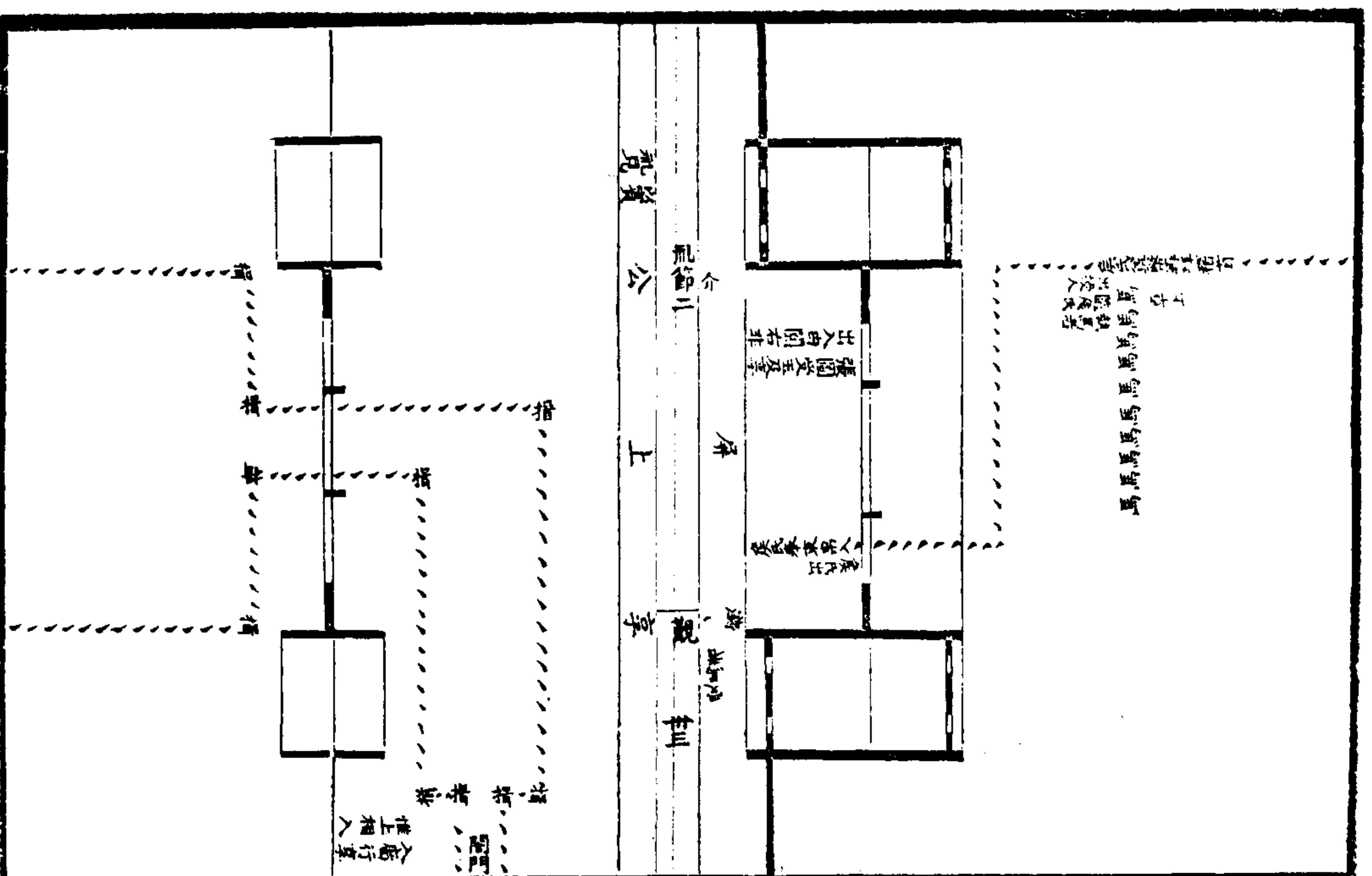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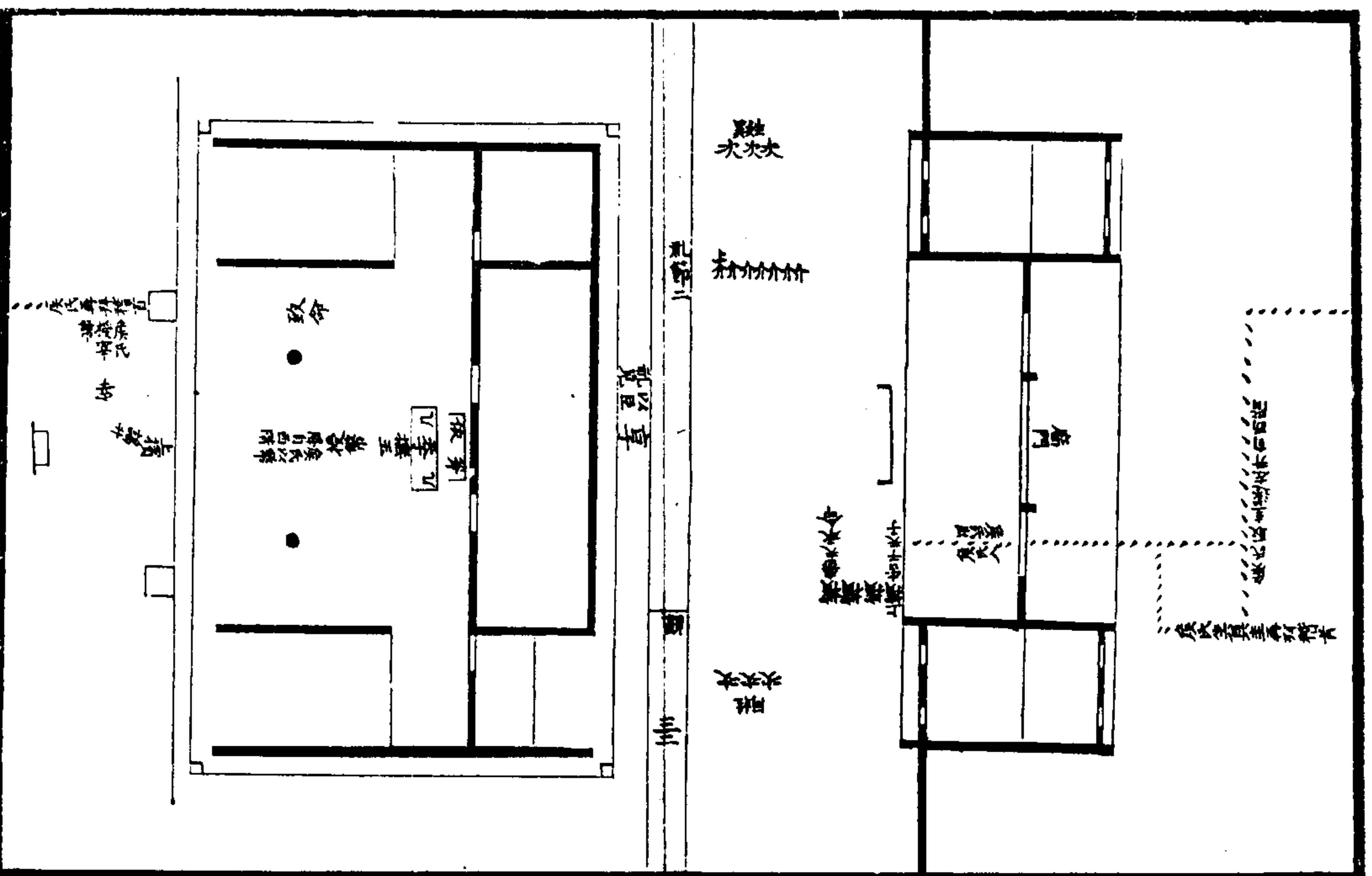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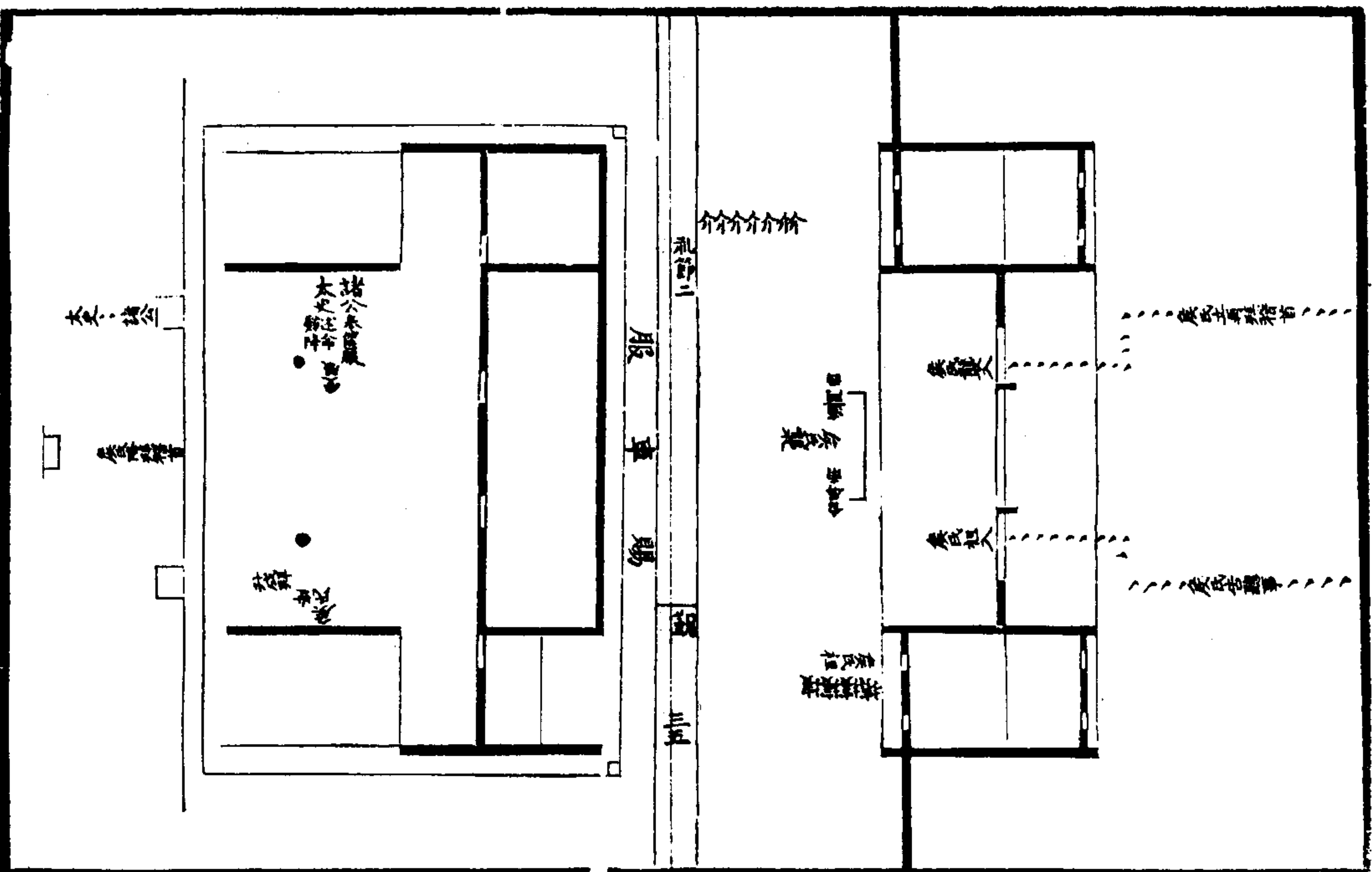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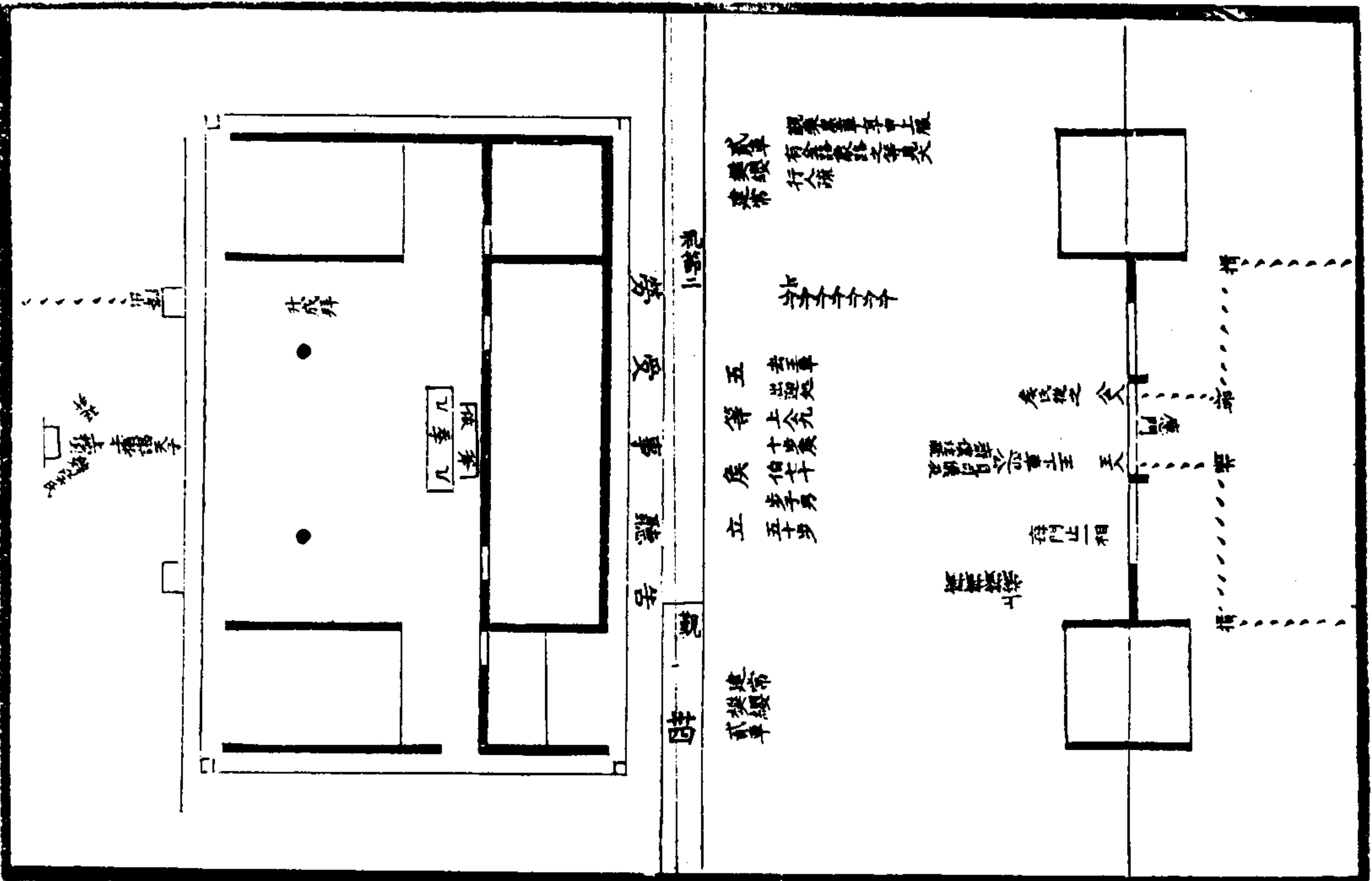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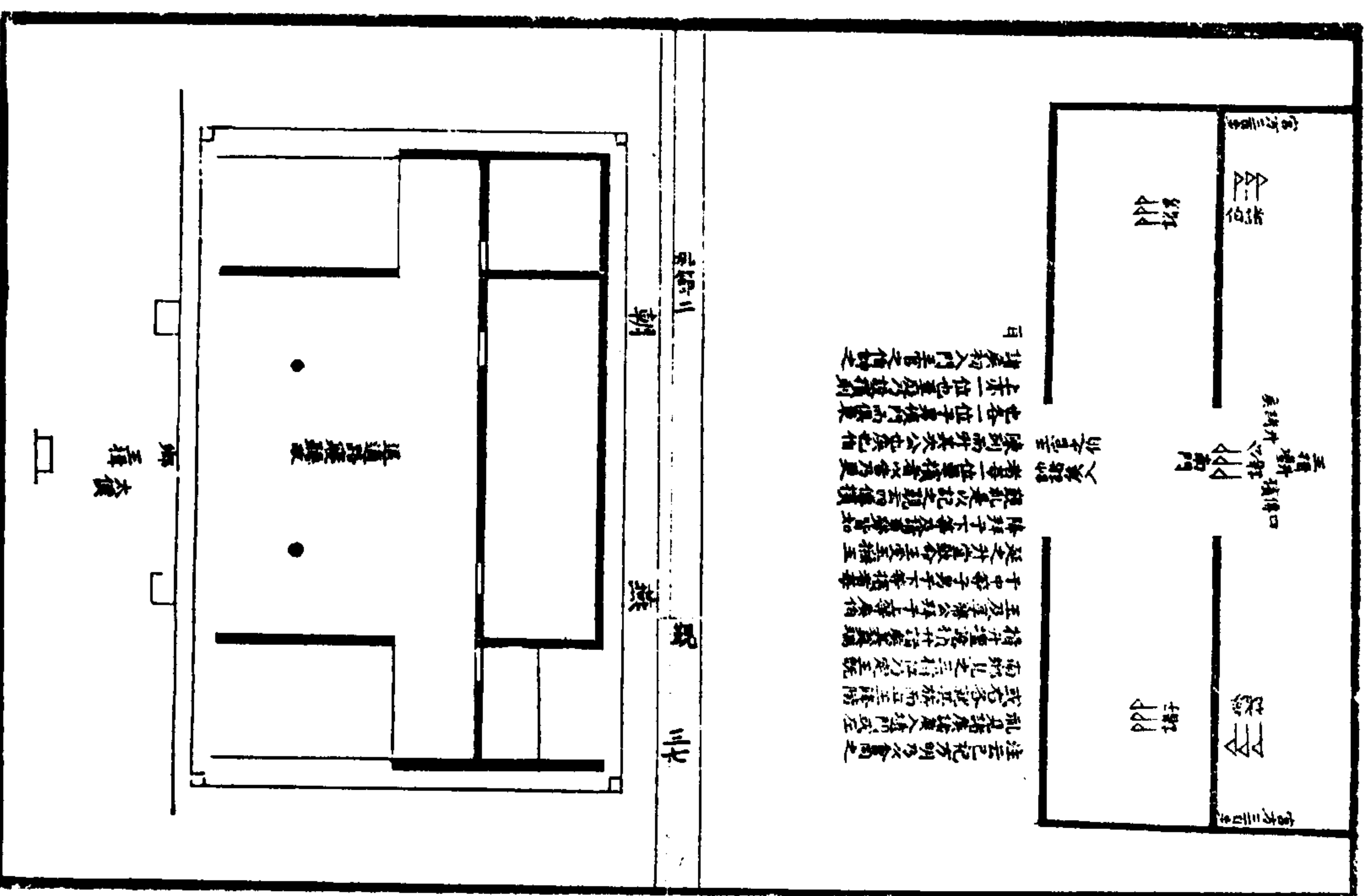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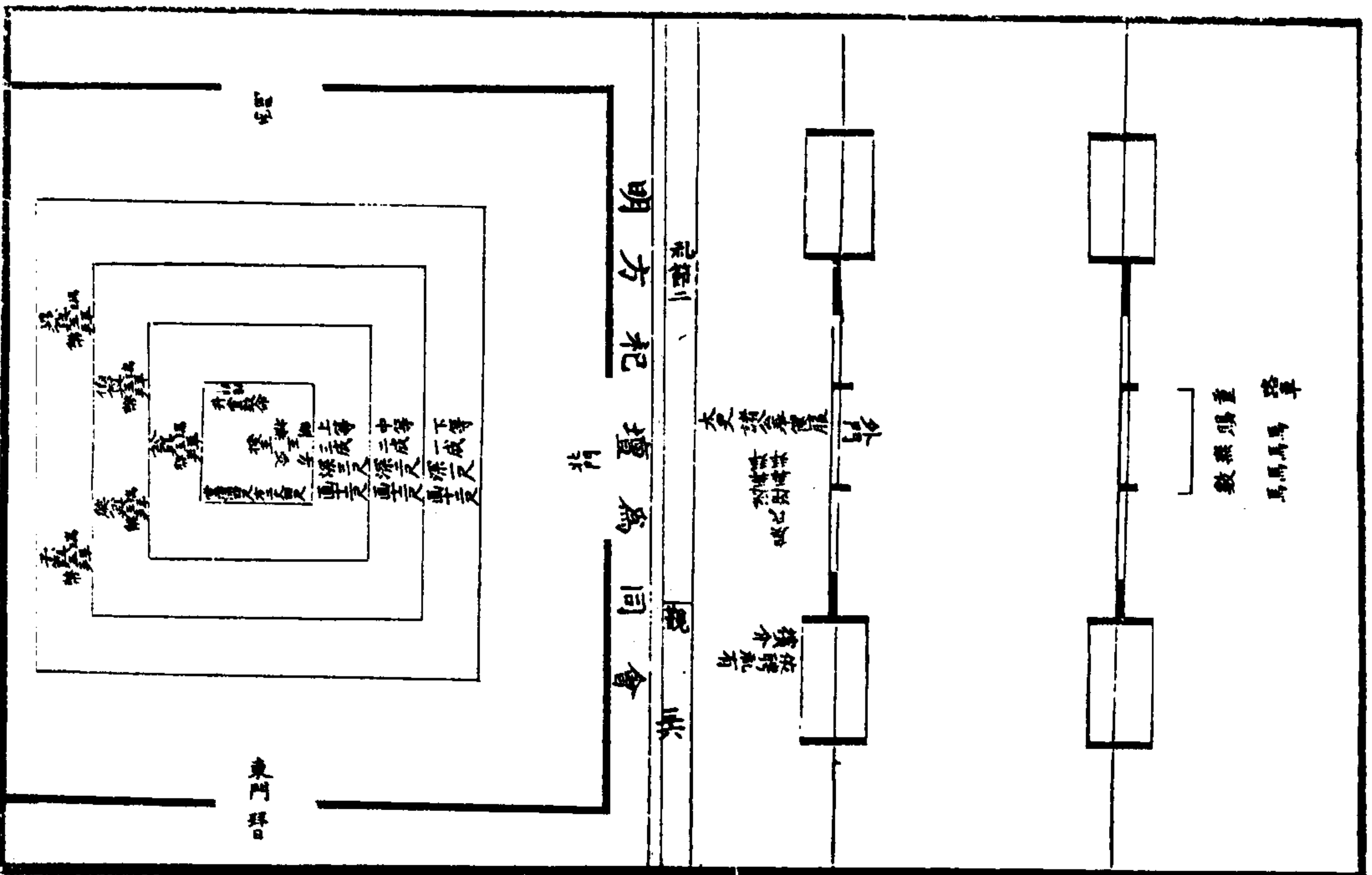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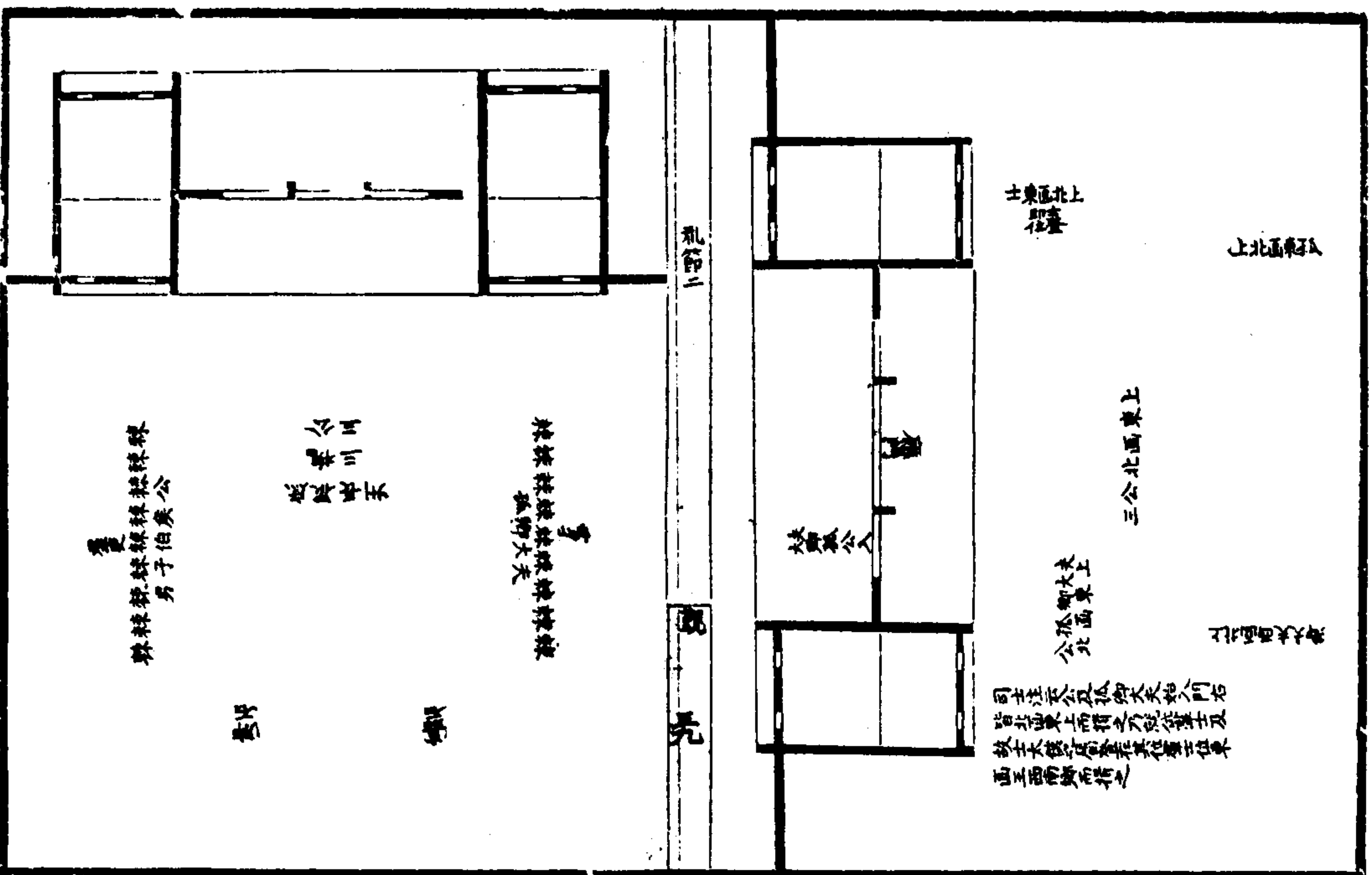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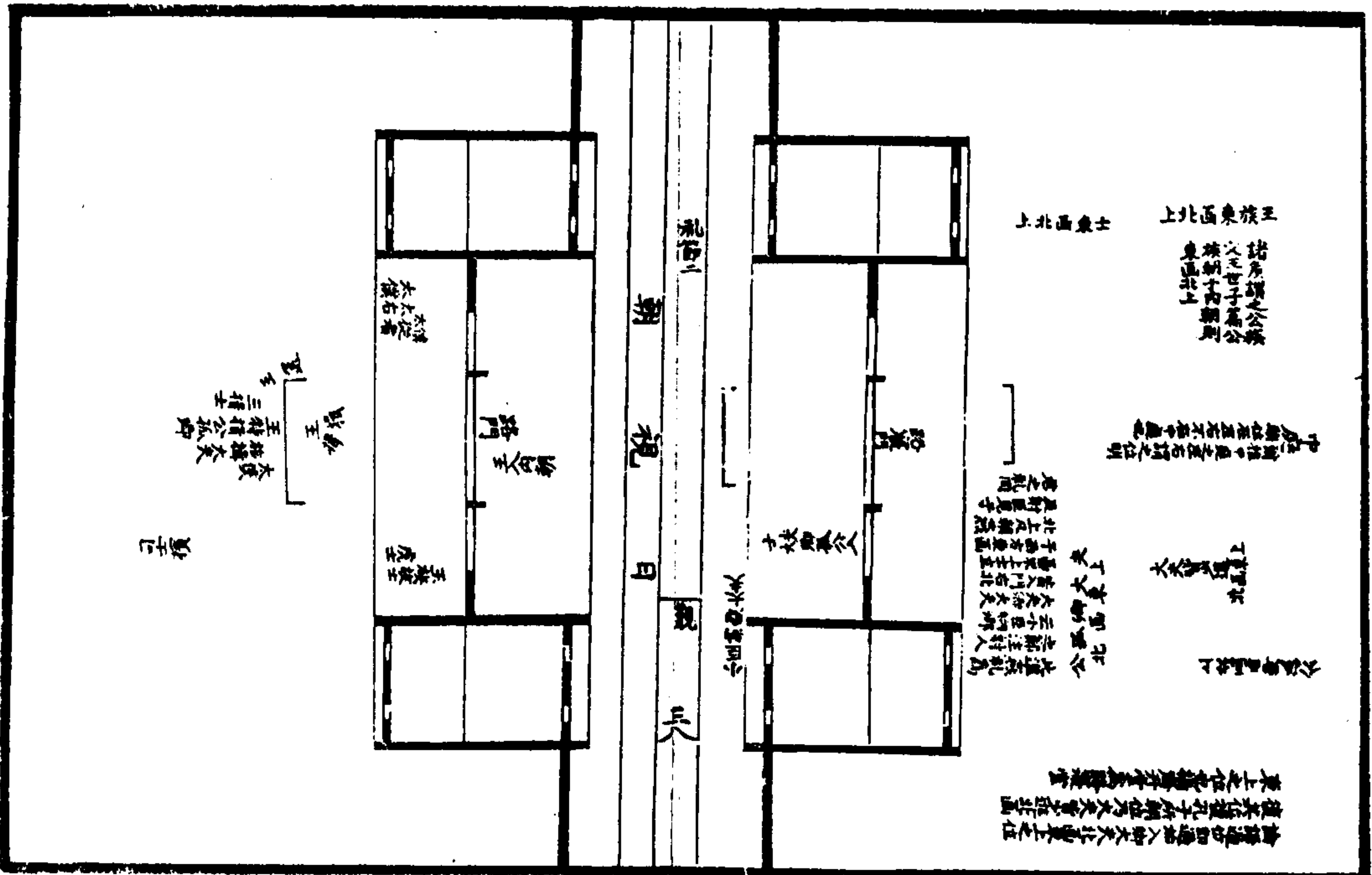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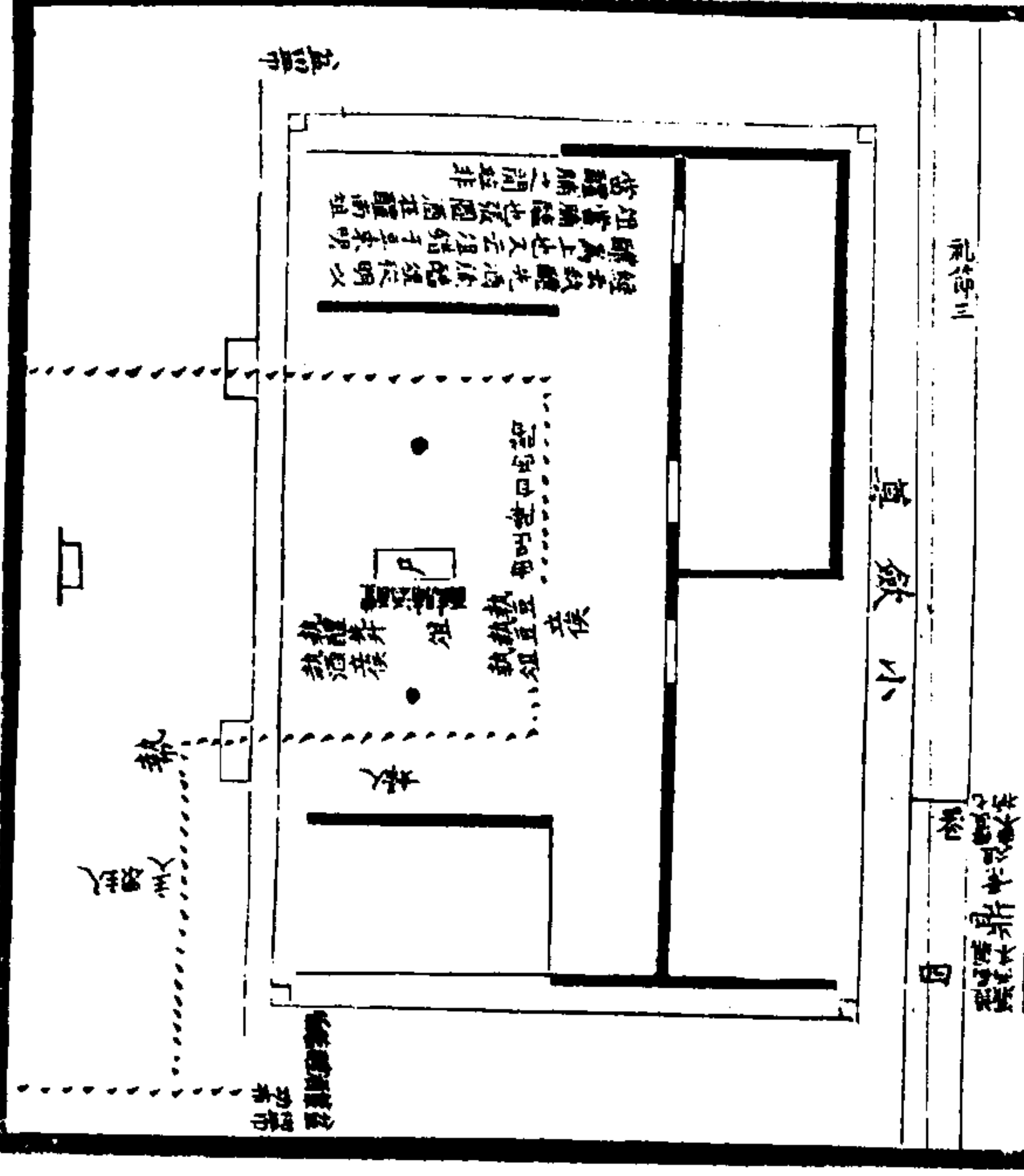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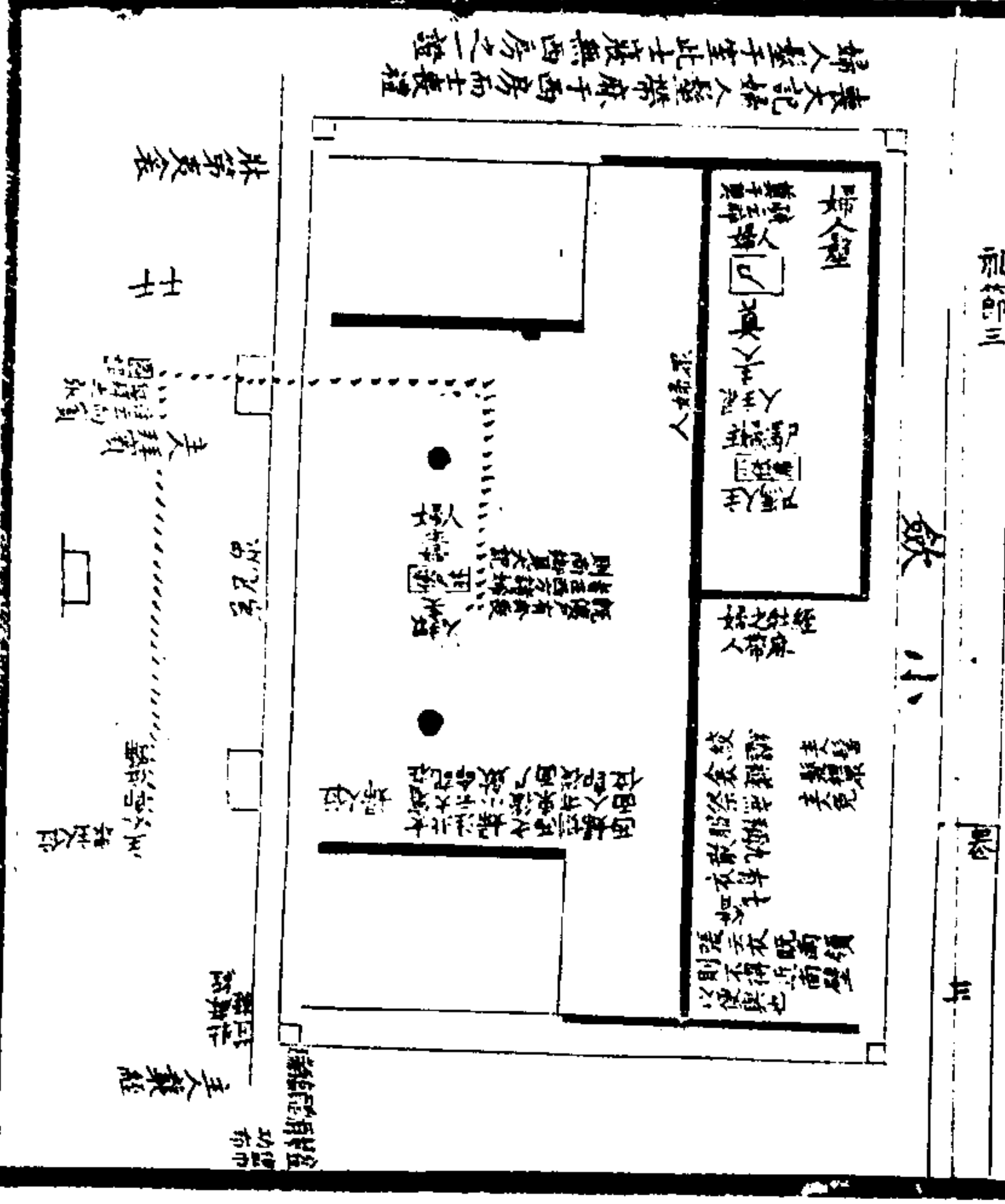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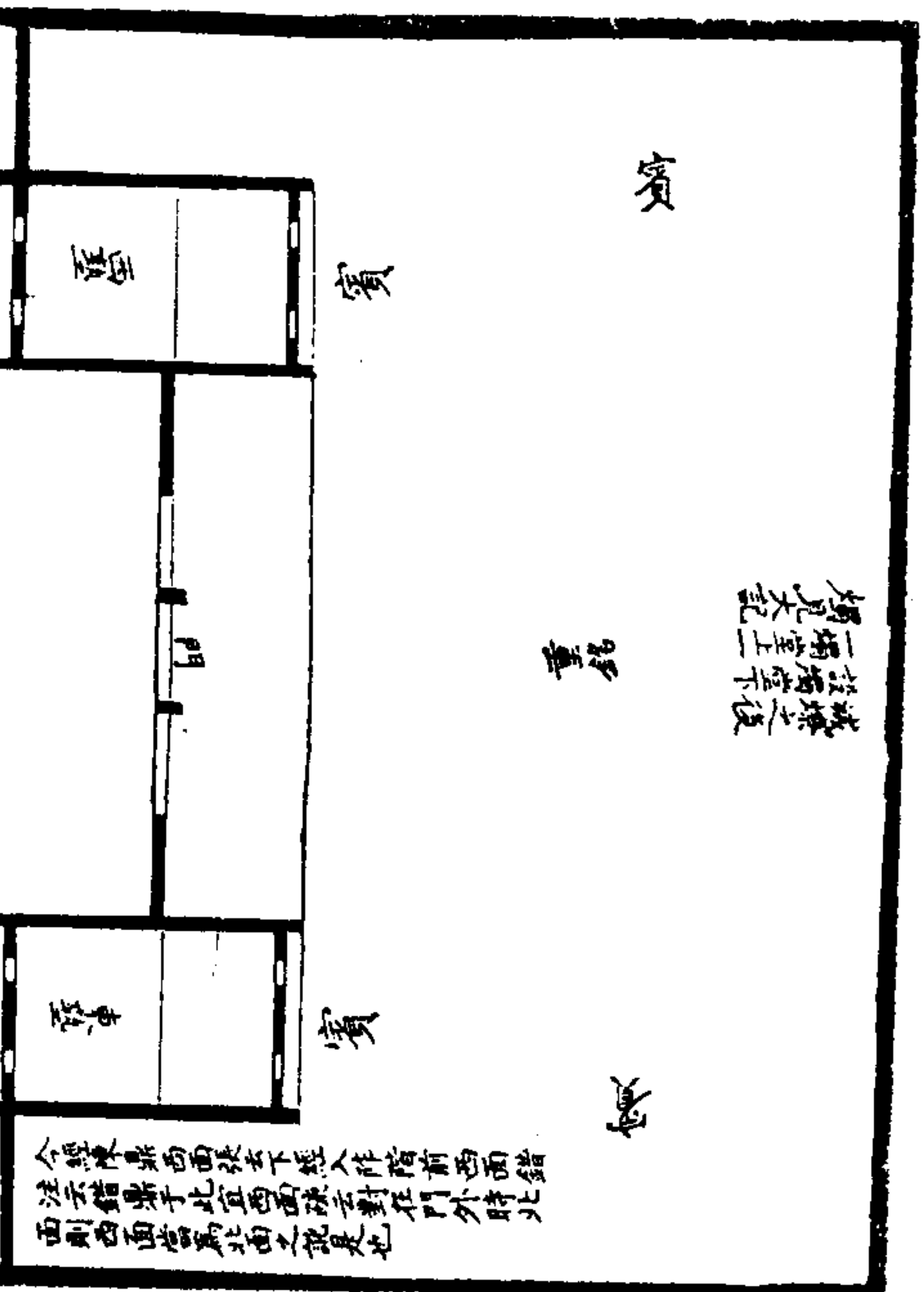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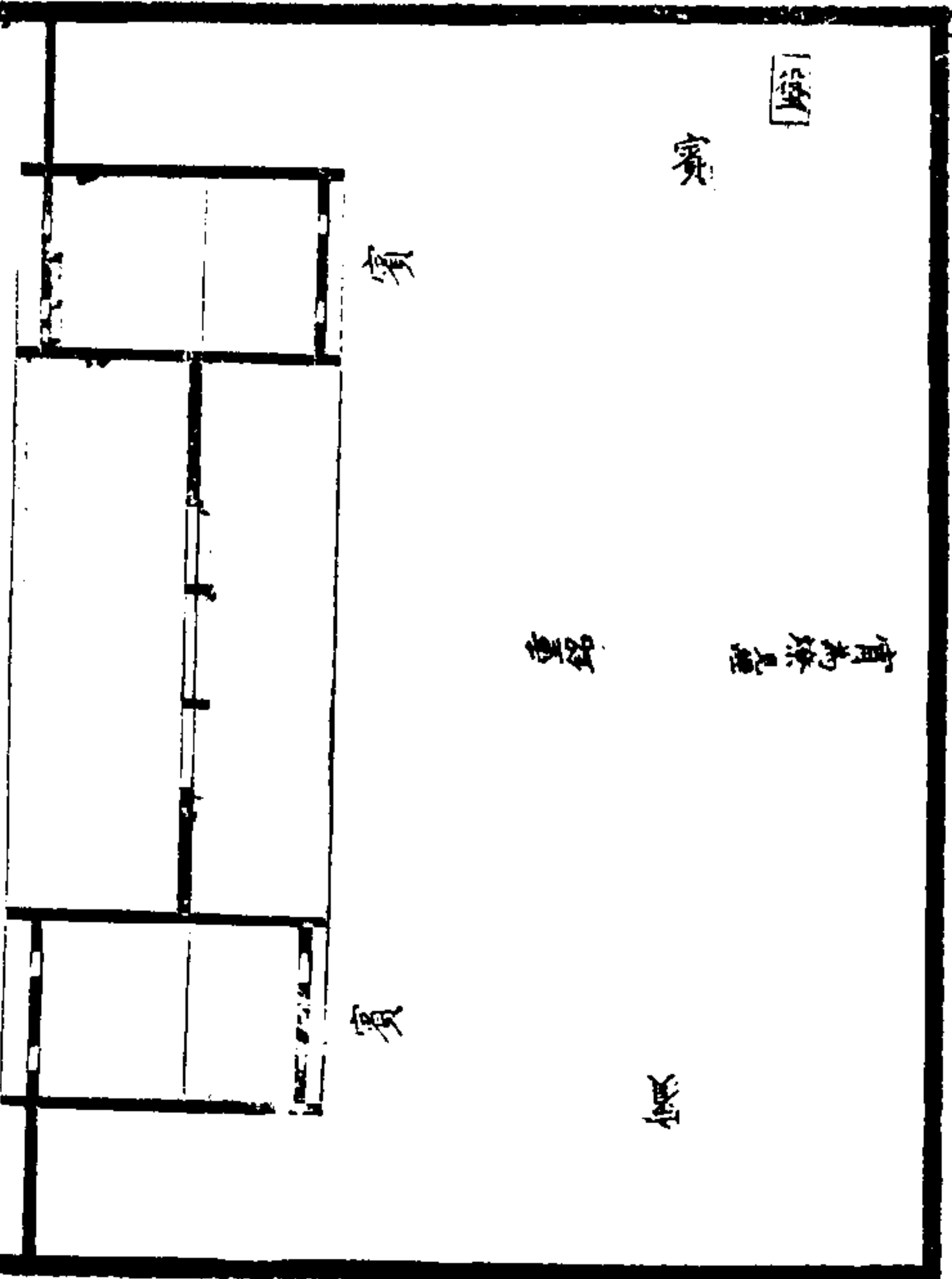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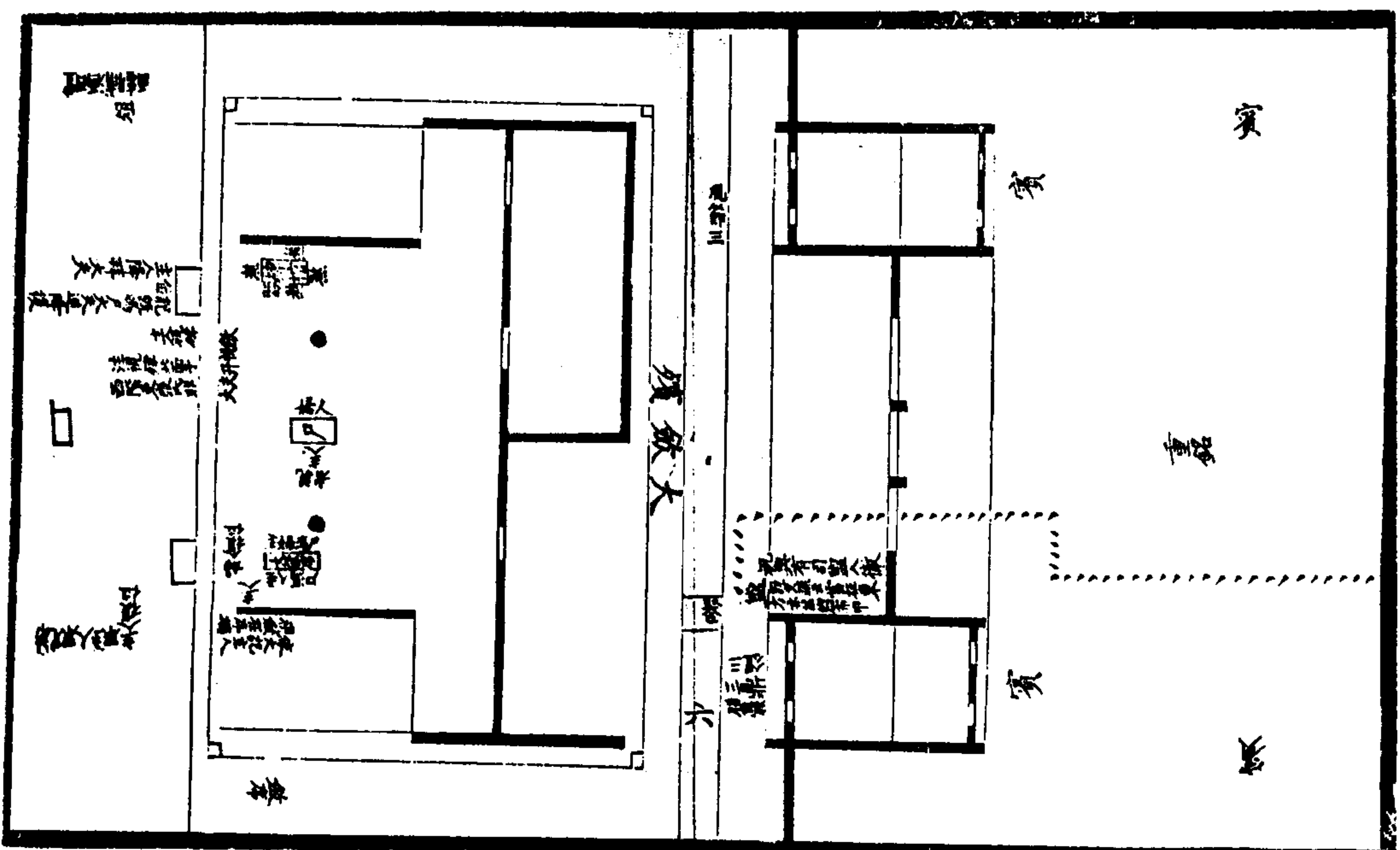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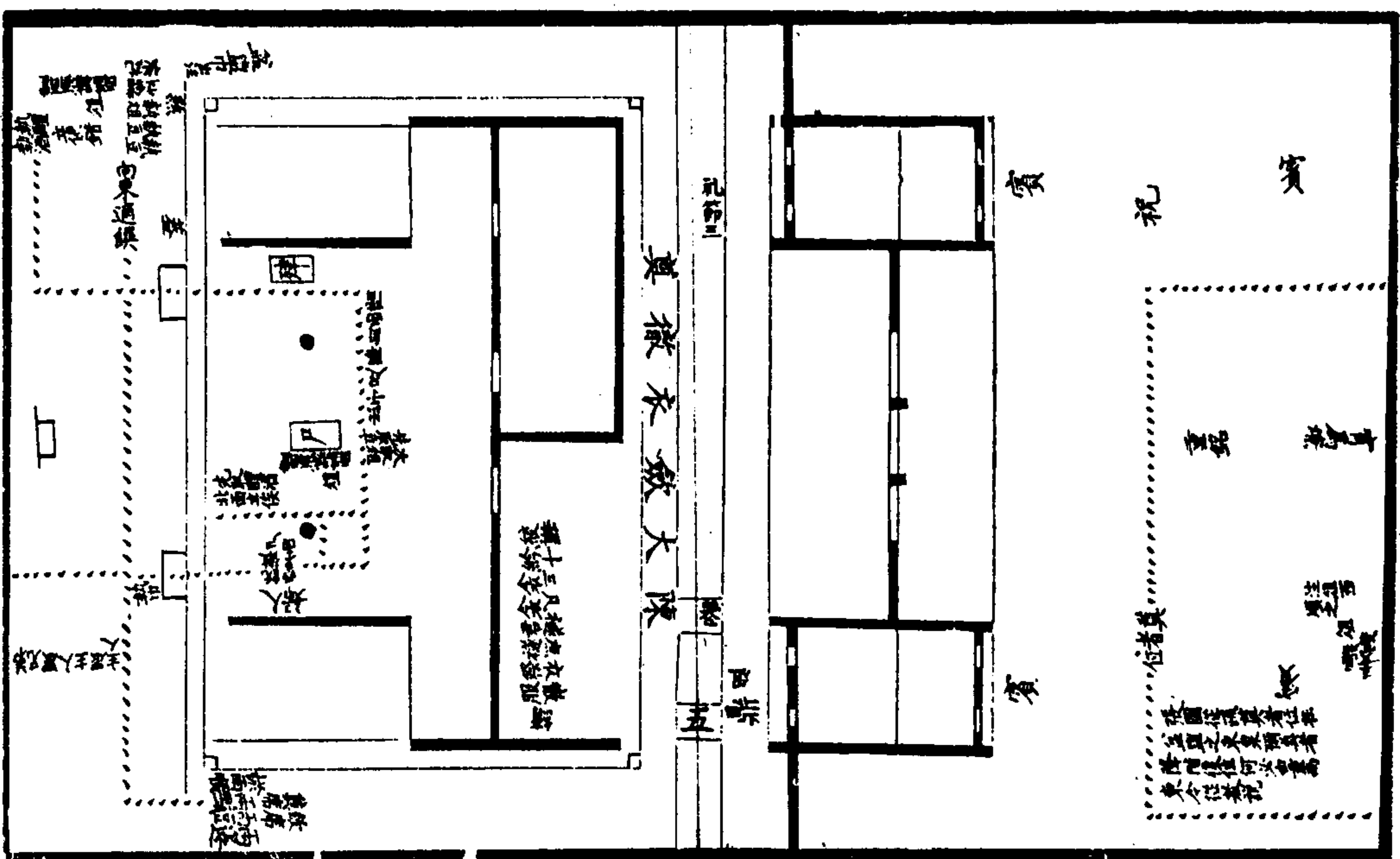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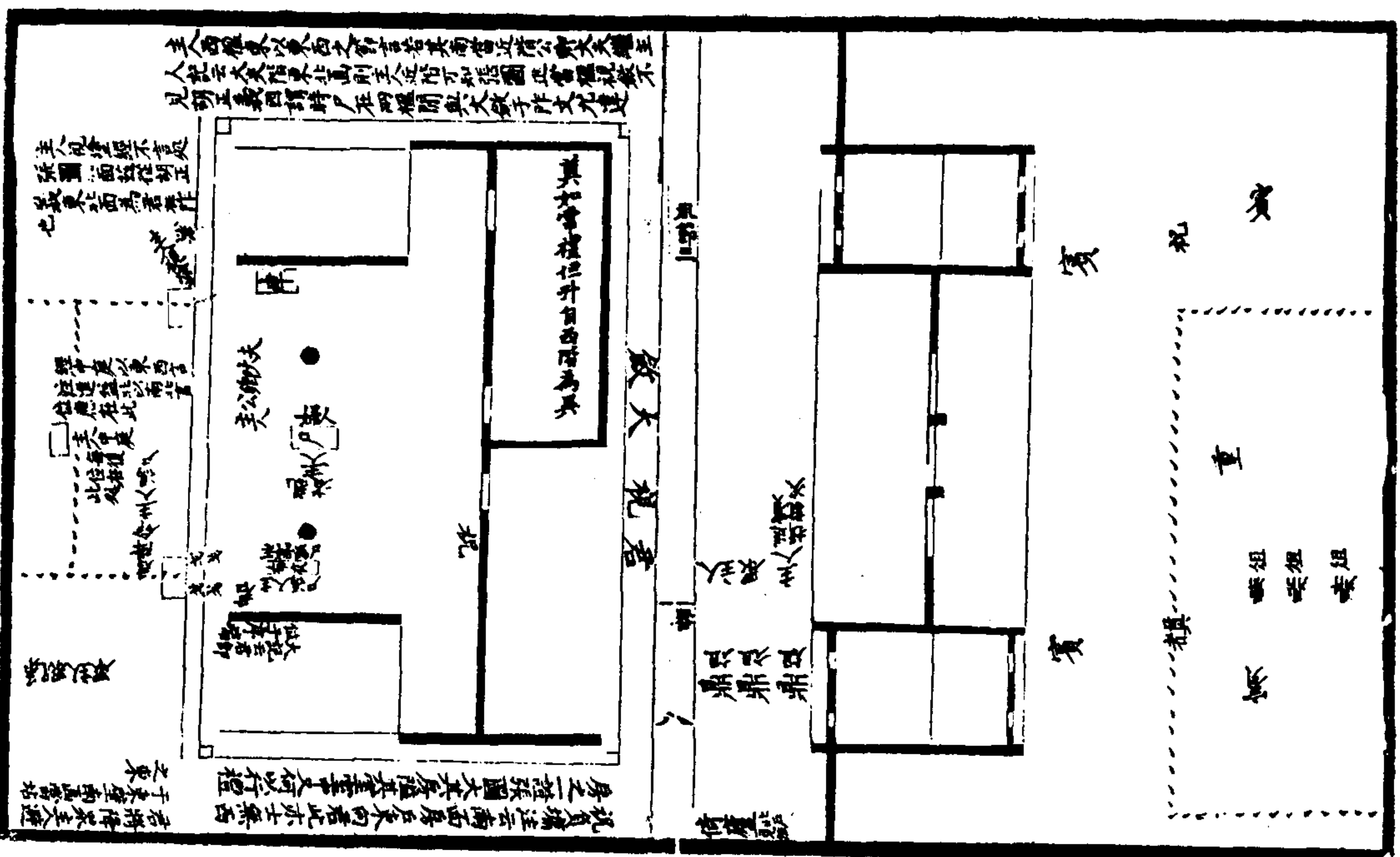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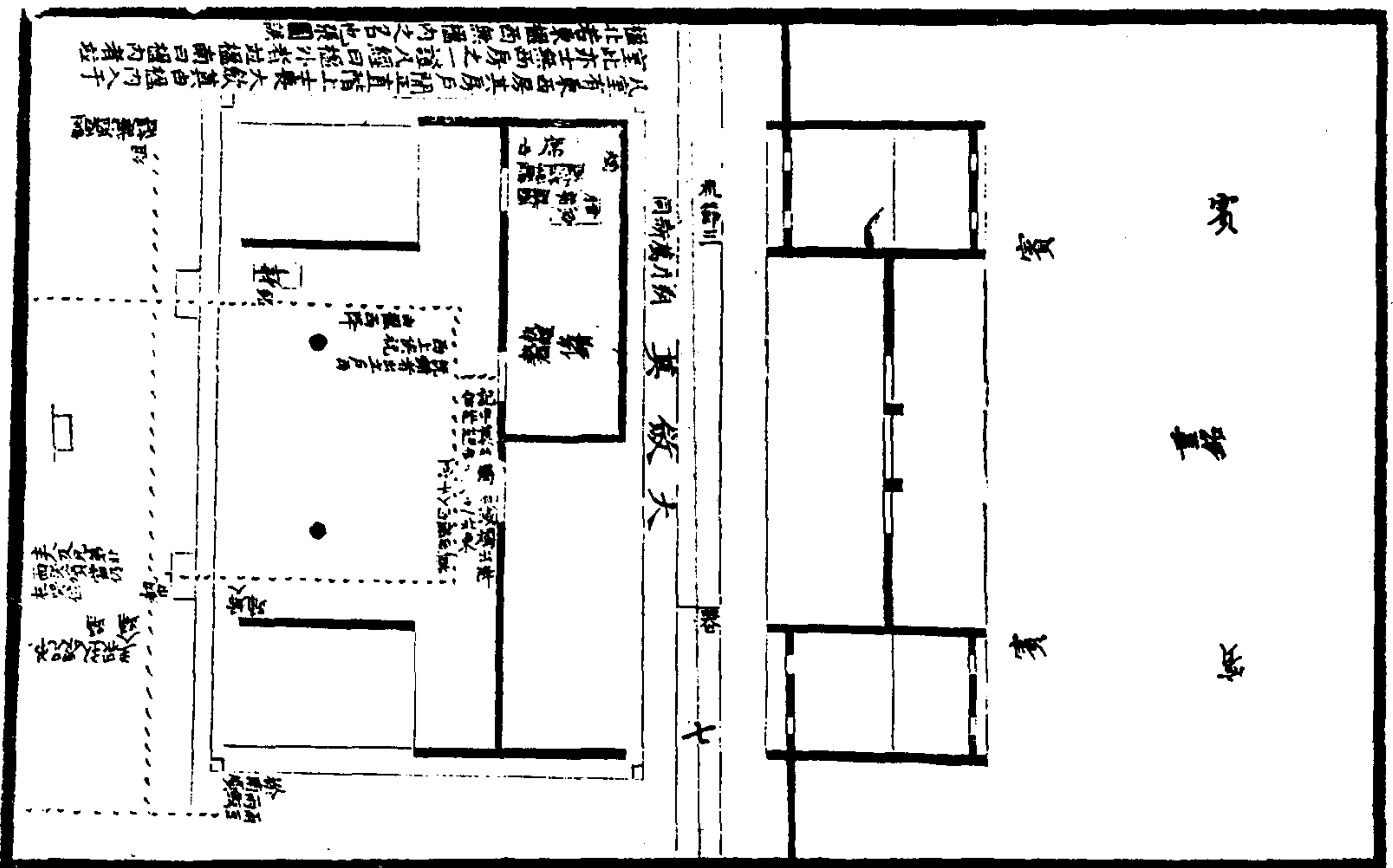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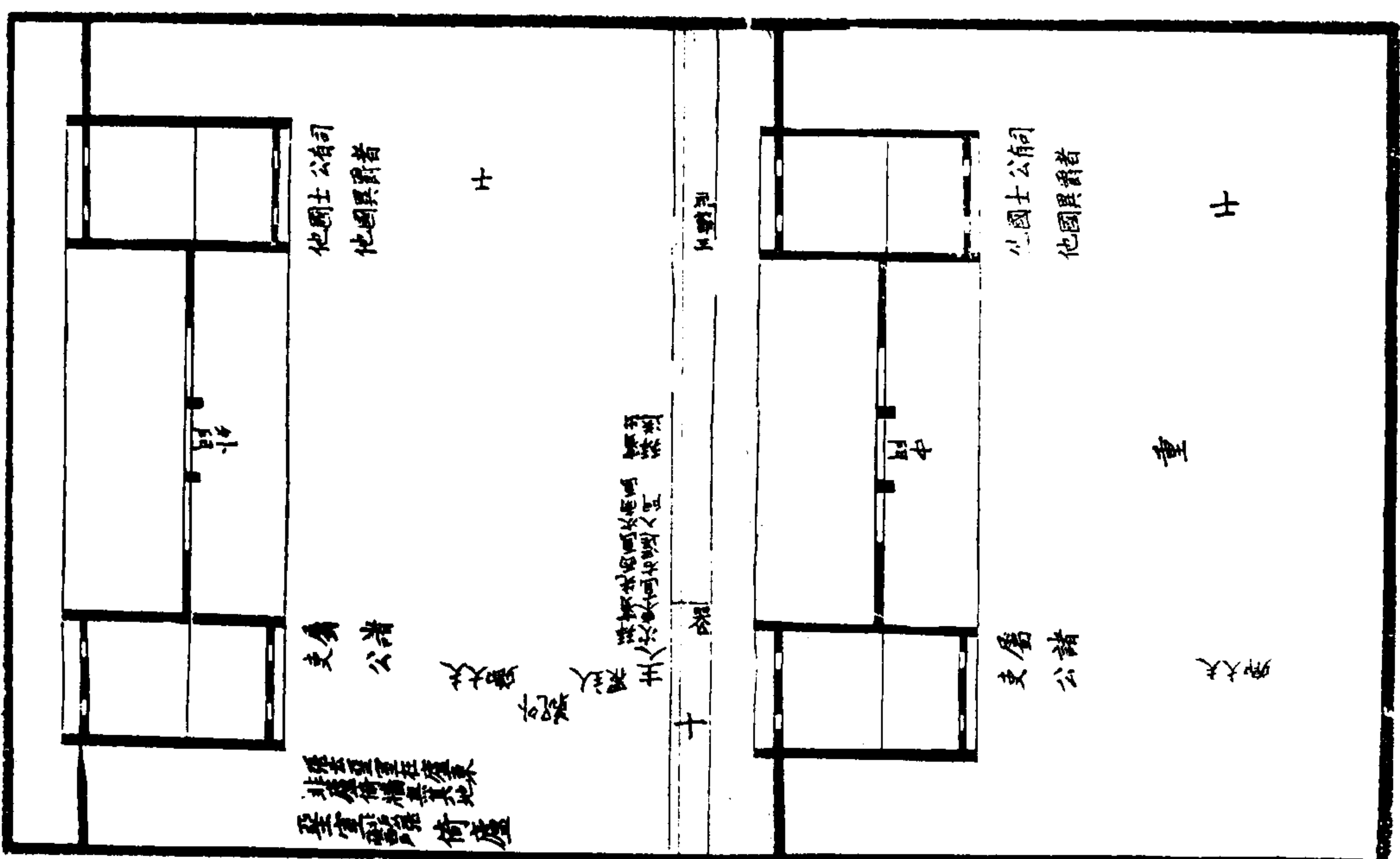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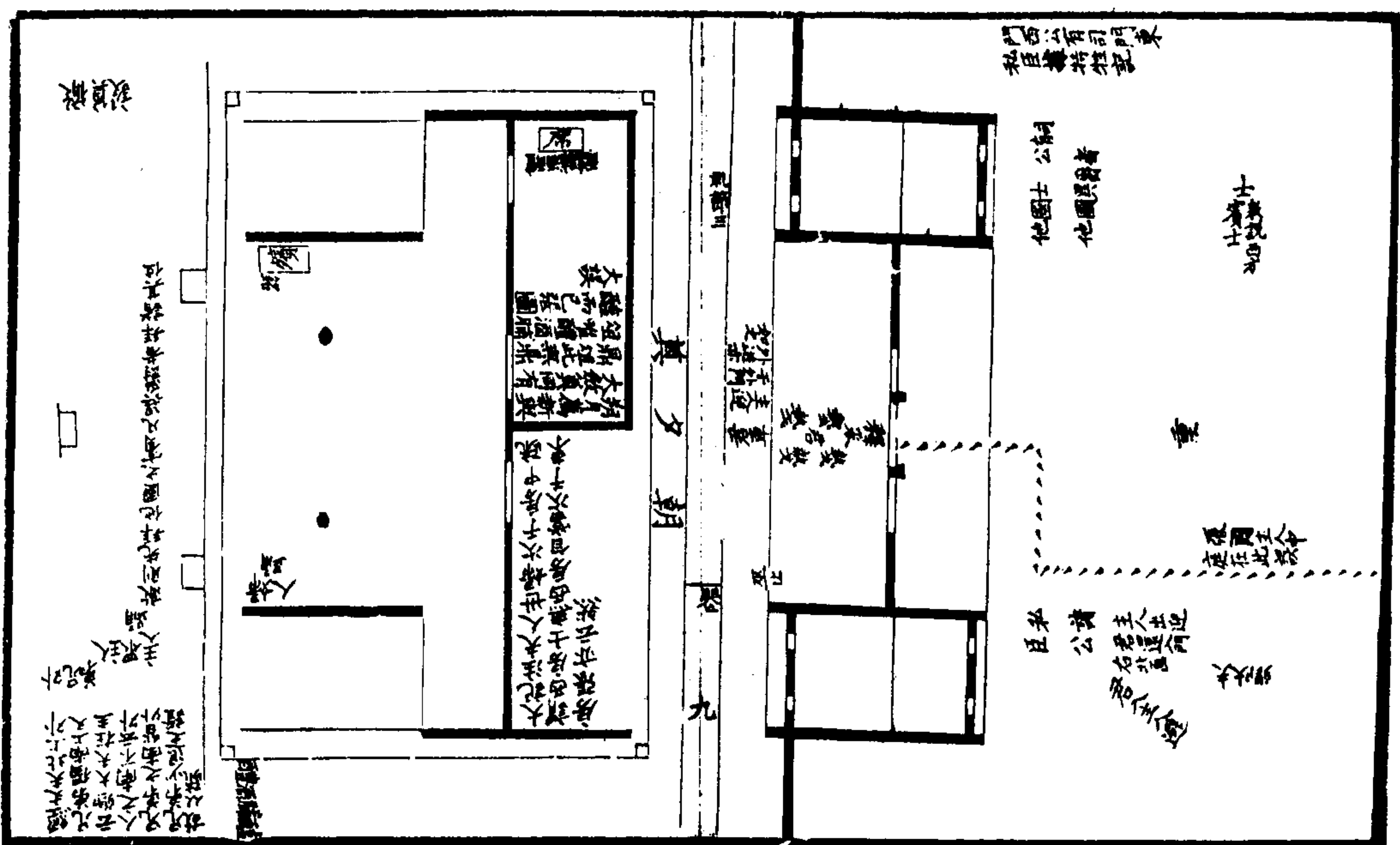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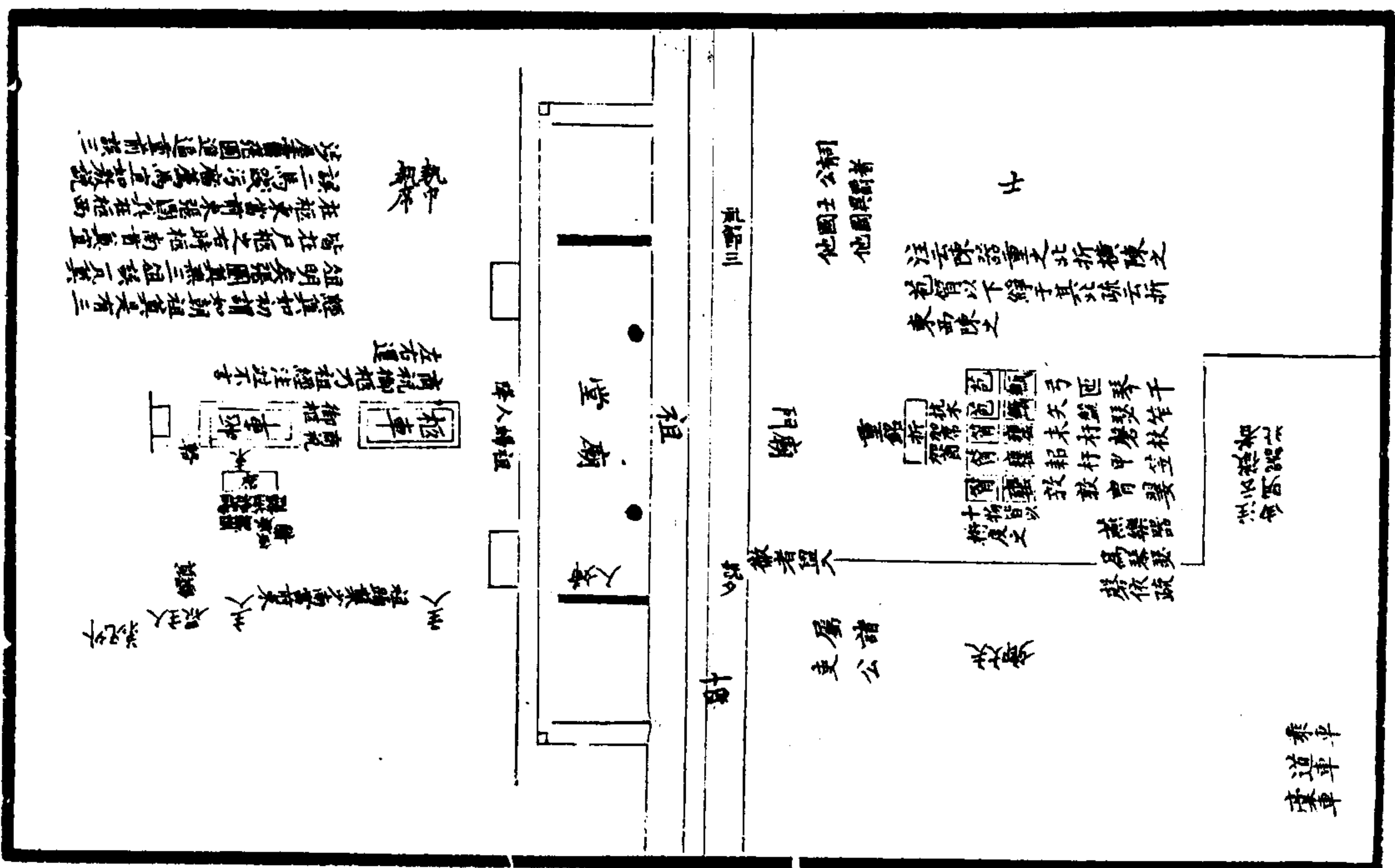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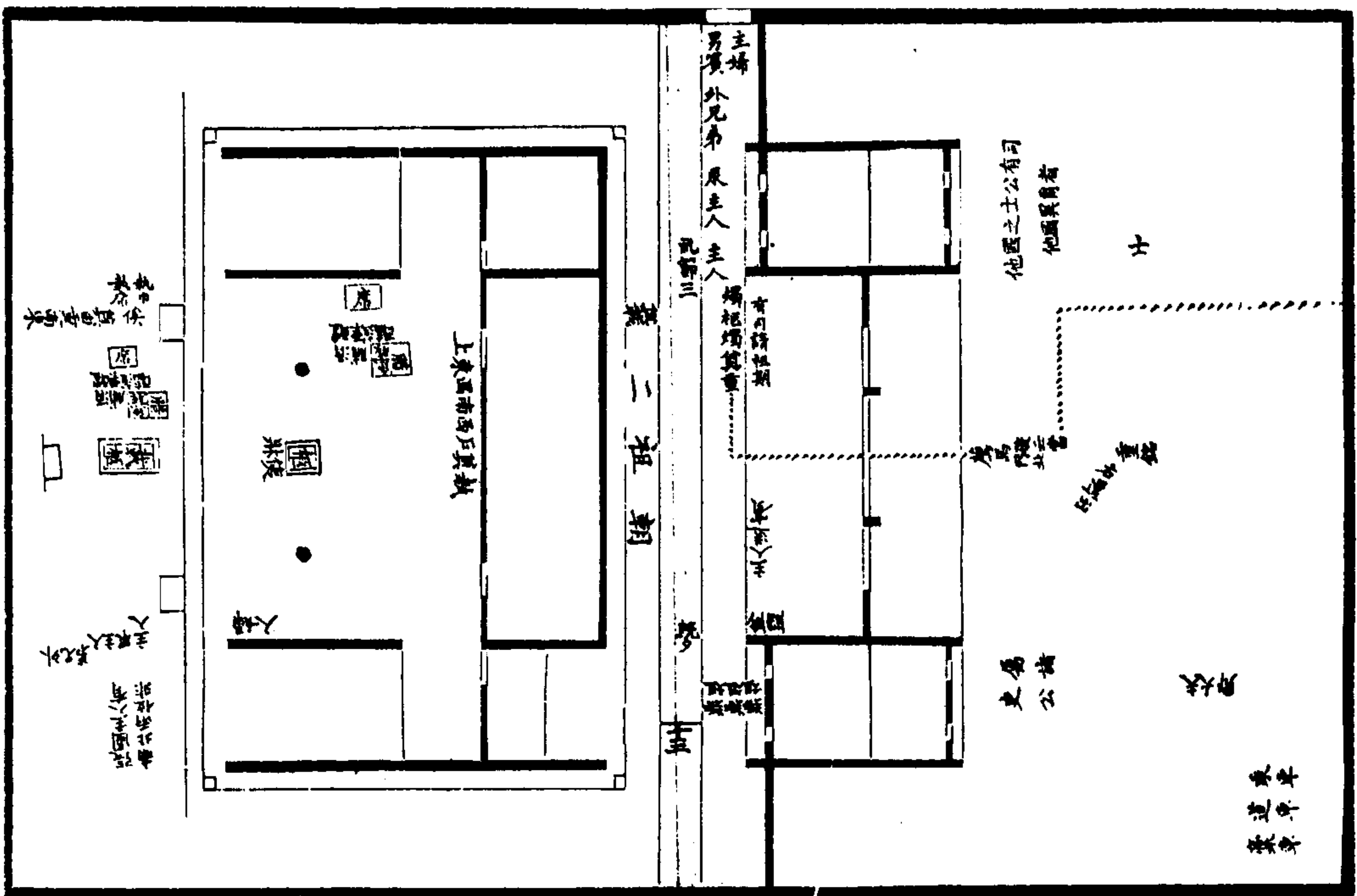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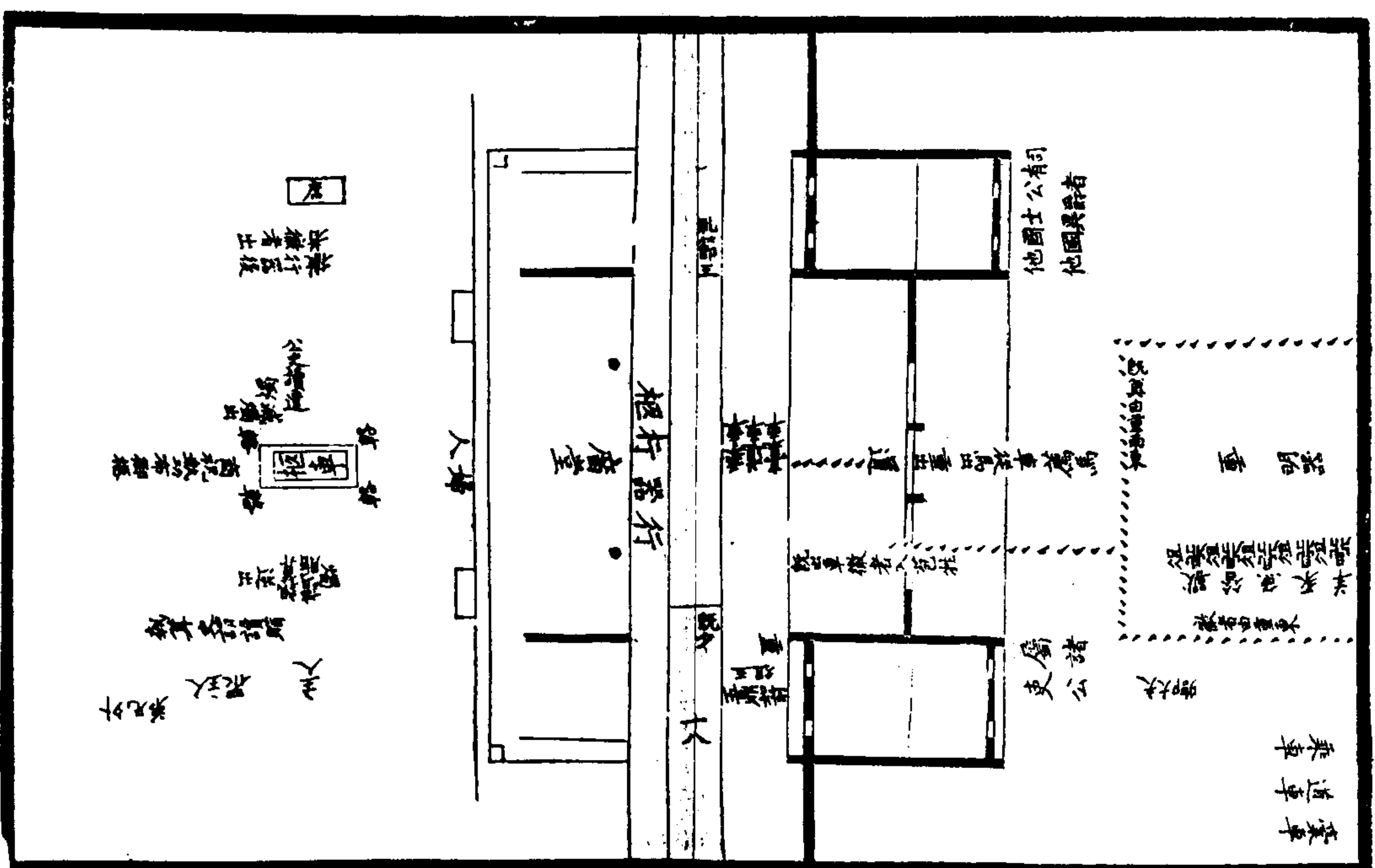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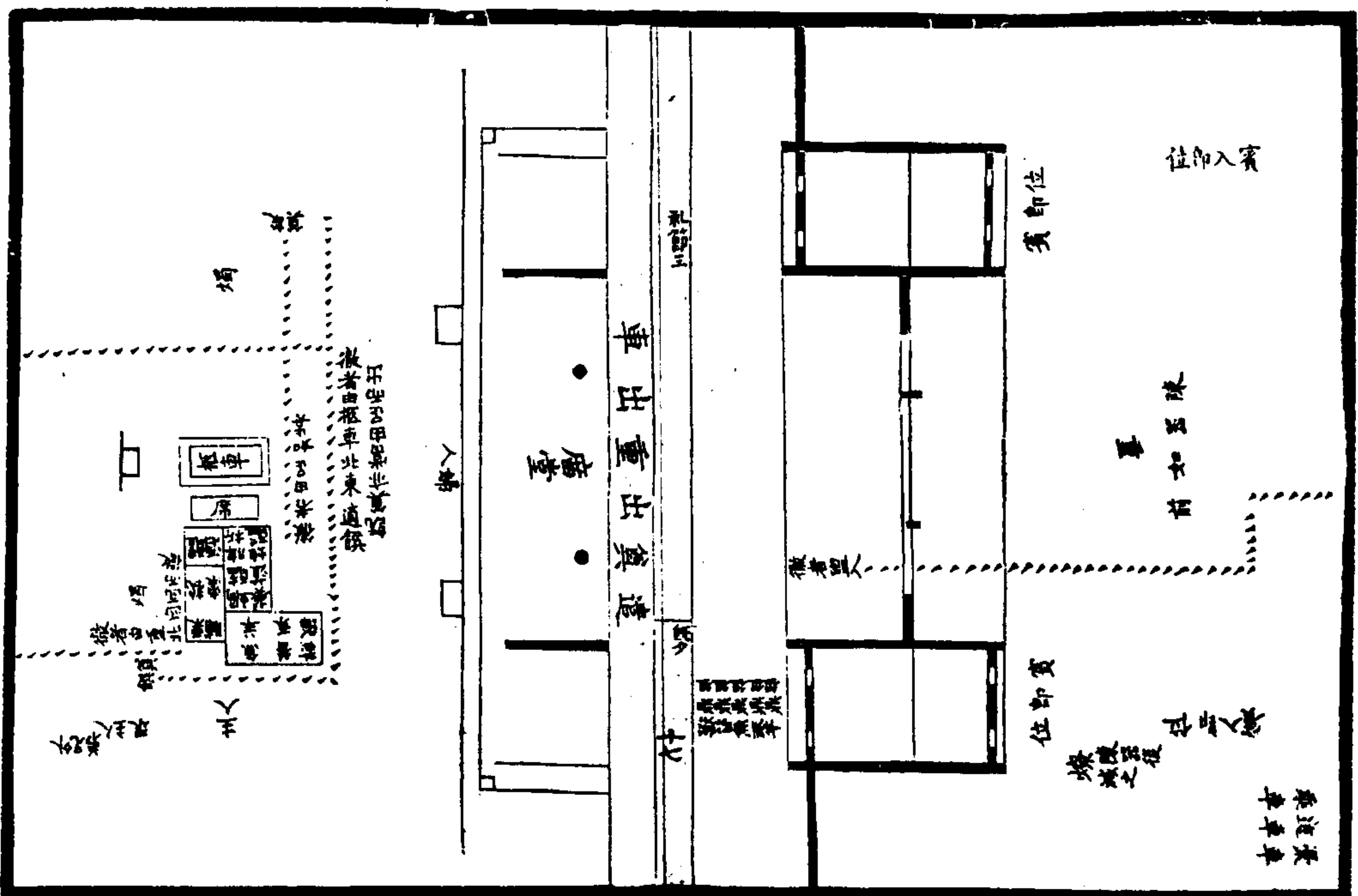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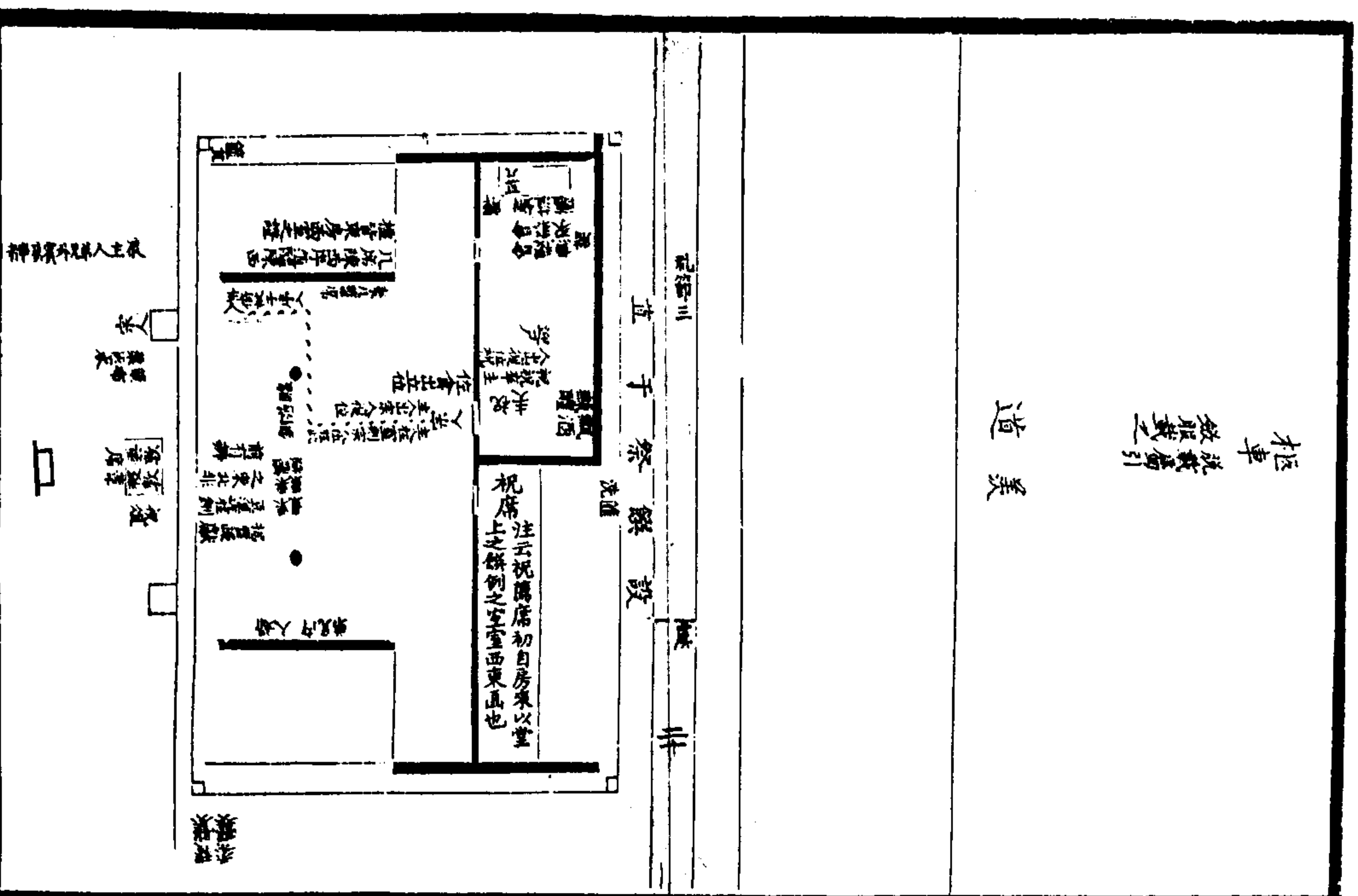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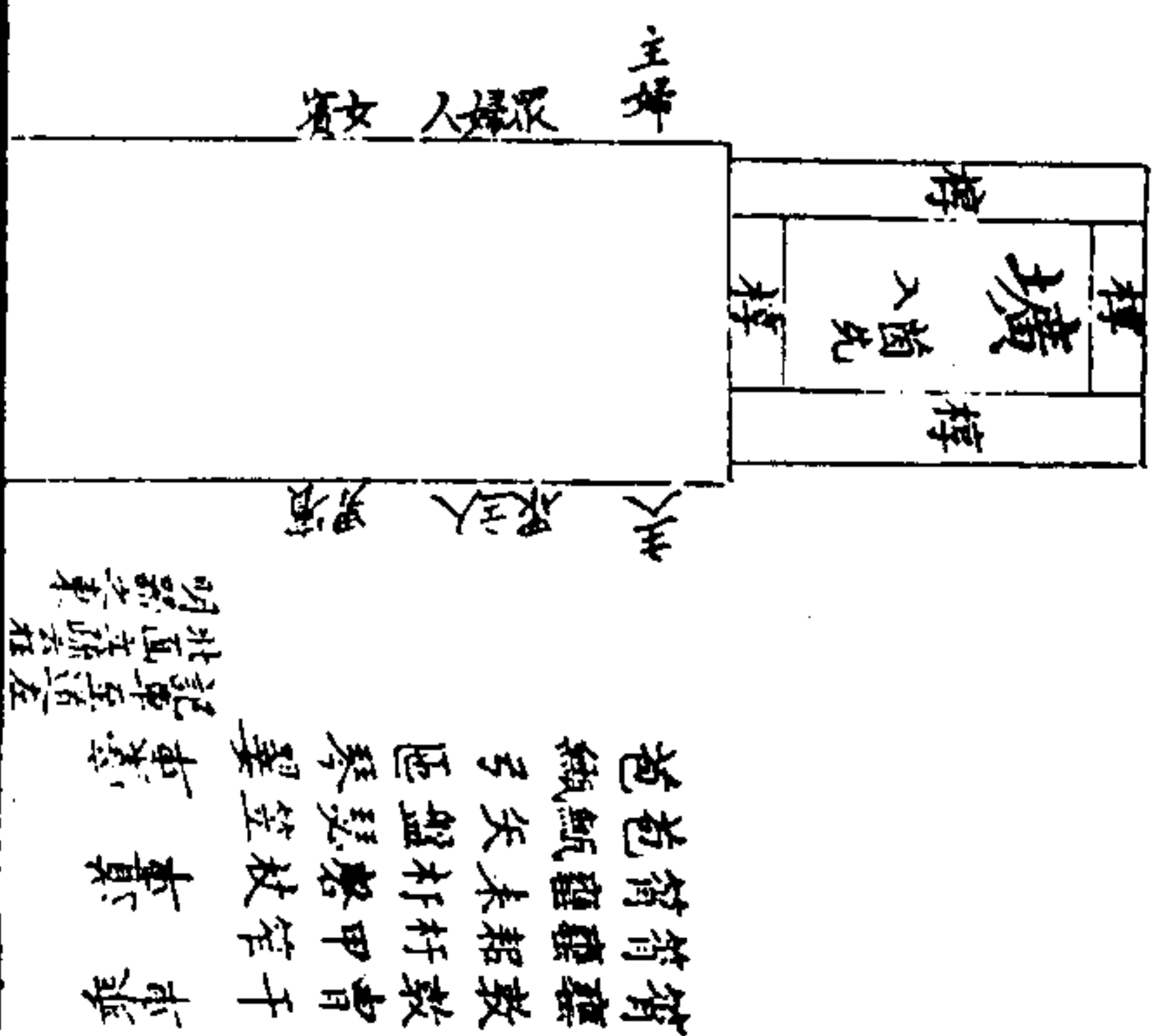


柜車 敘服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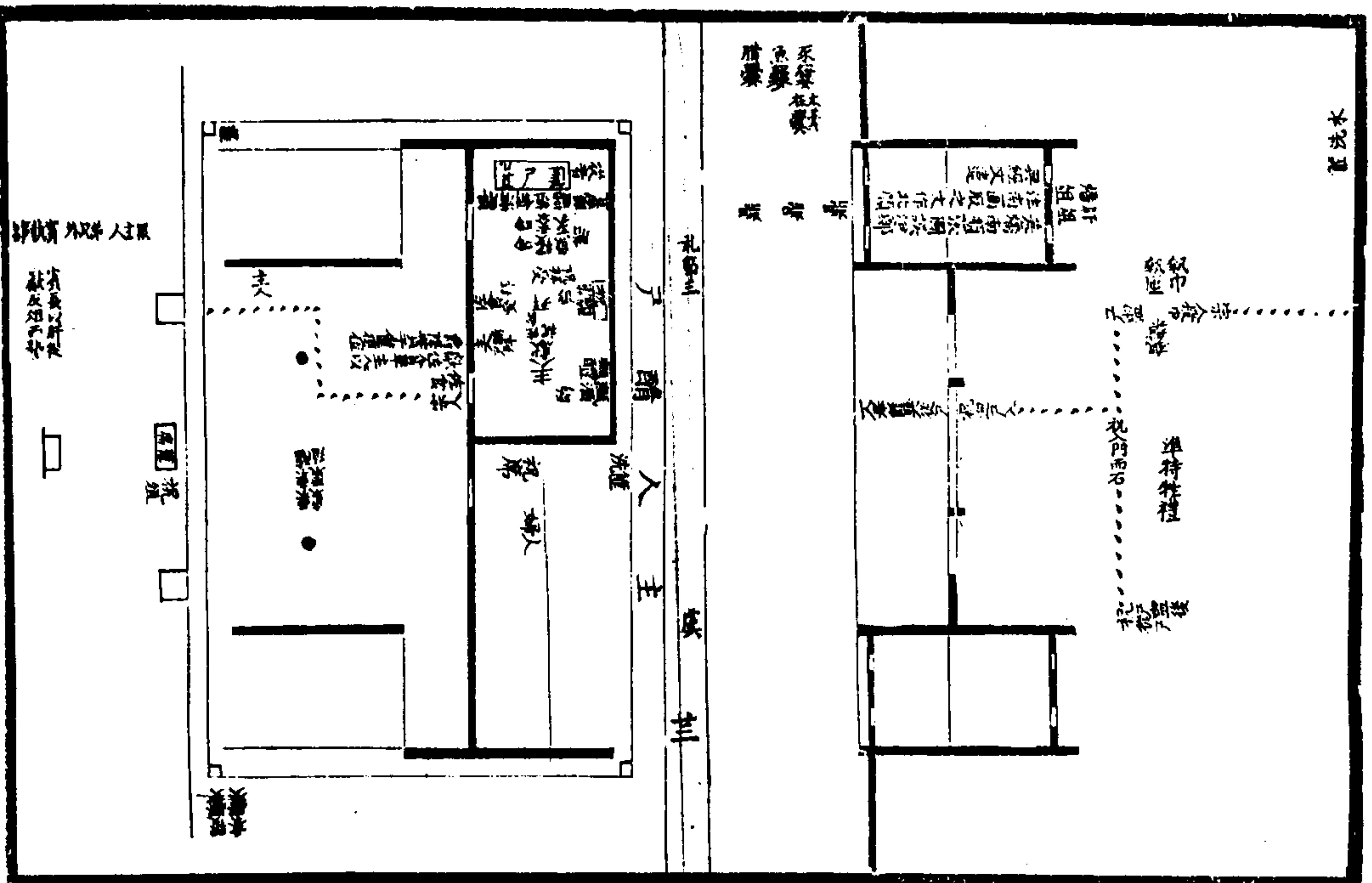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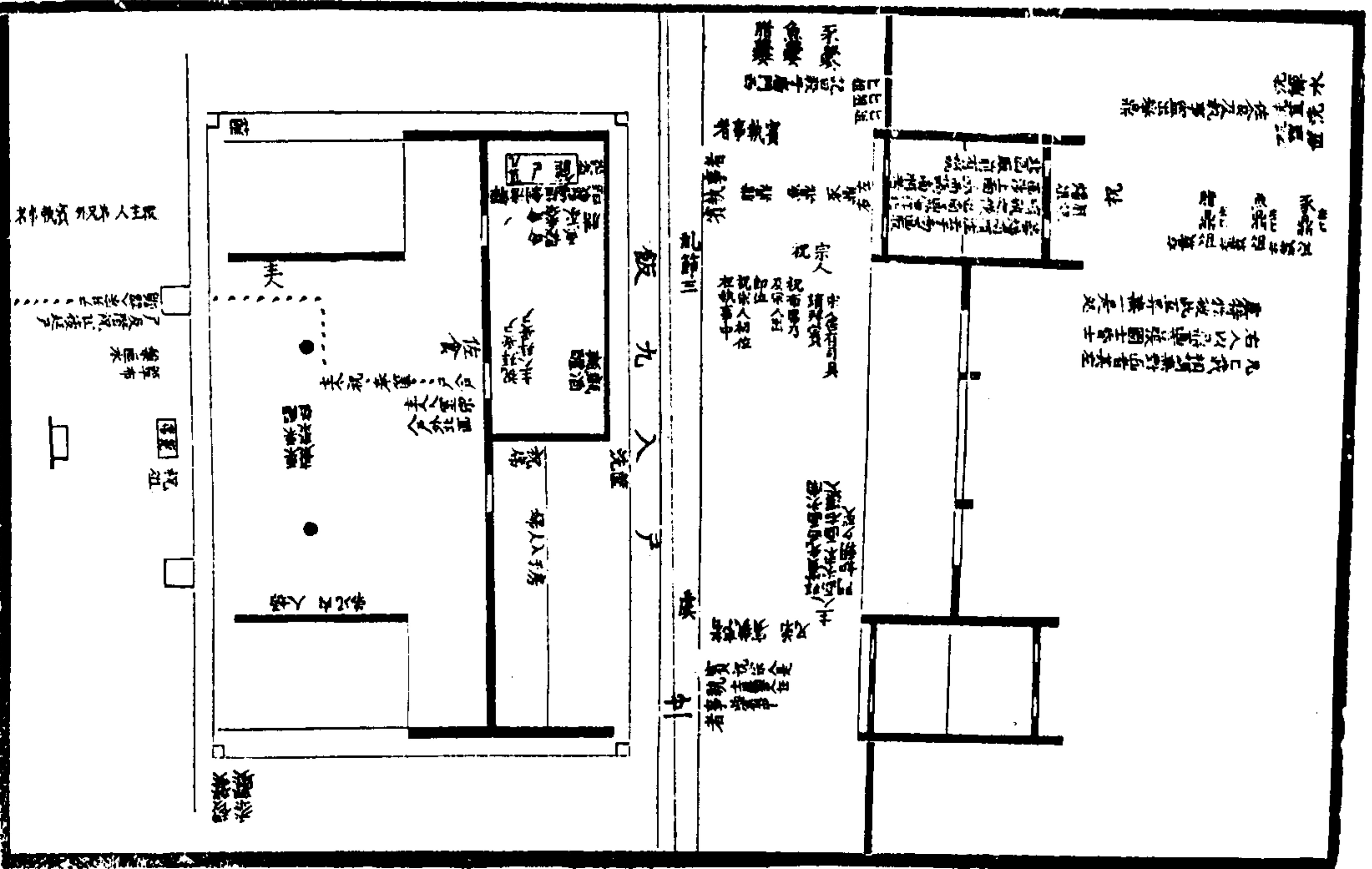
道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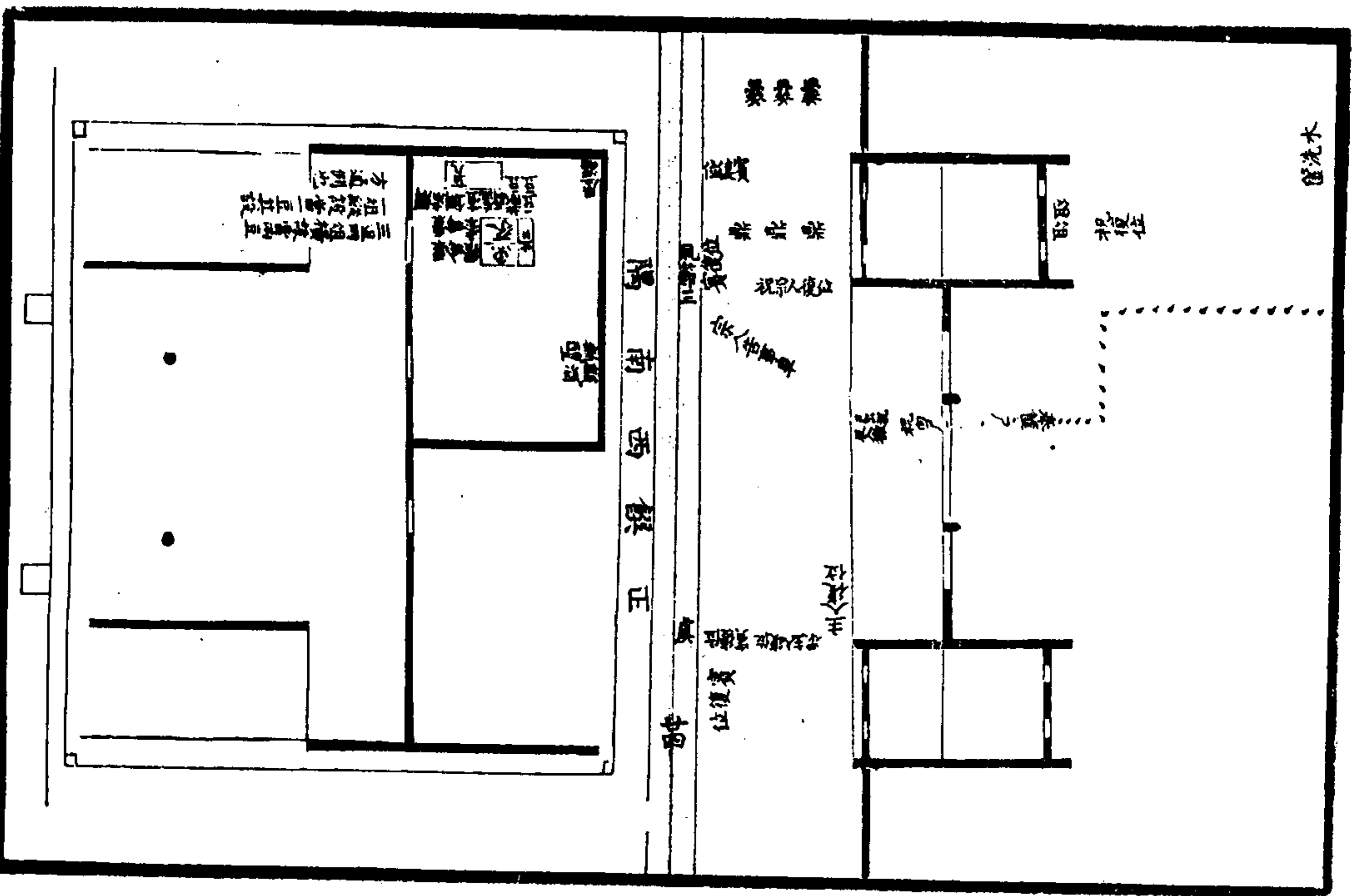
今仍張圖  
望溪胡村征之張明說分陳無見文  
為向張奉文征之劉氏讀東西紹四方  
經陳子道東西北上教氏讀西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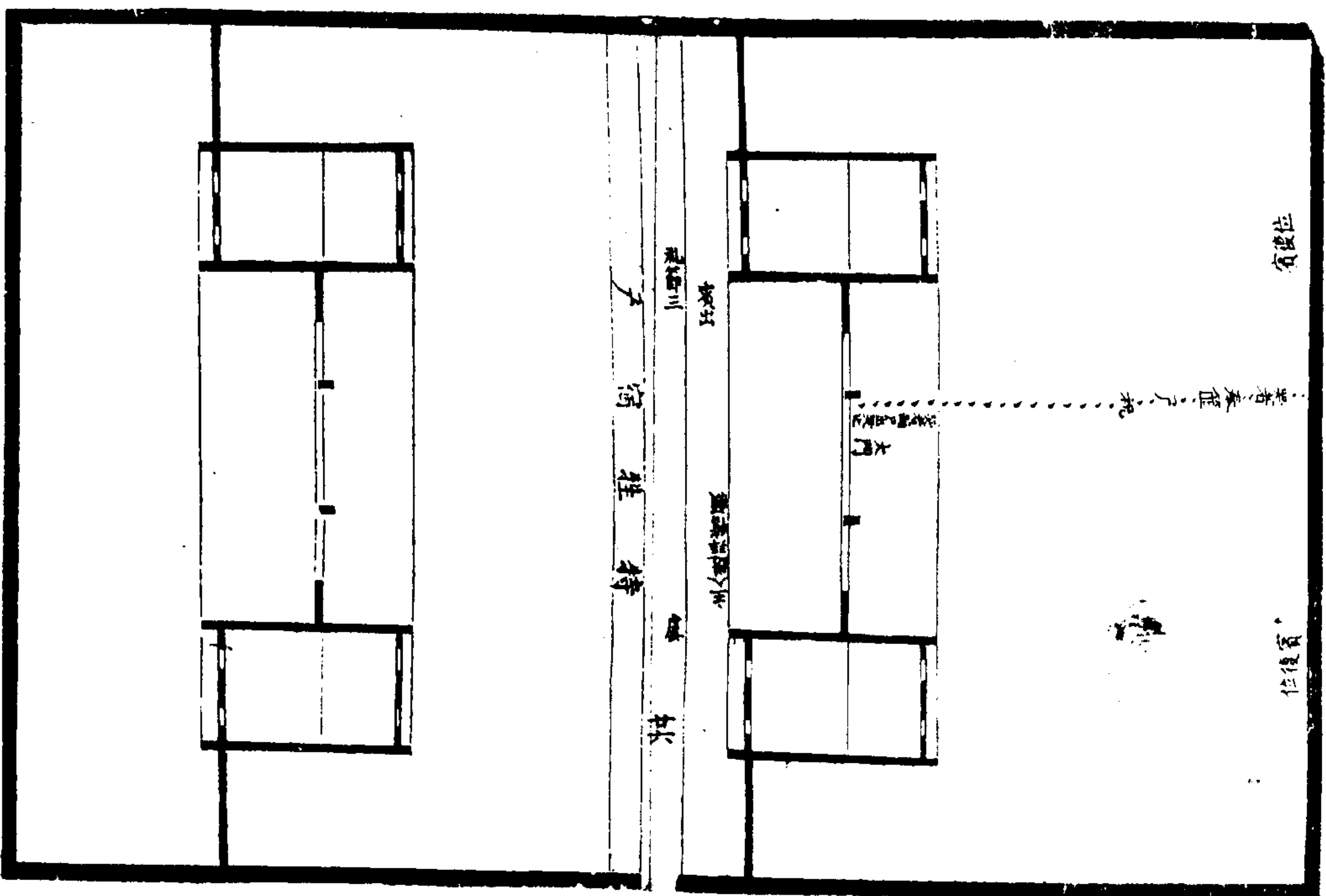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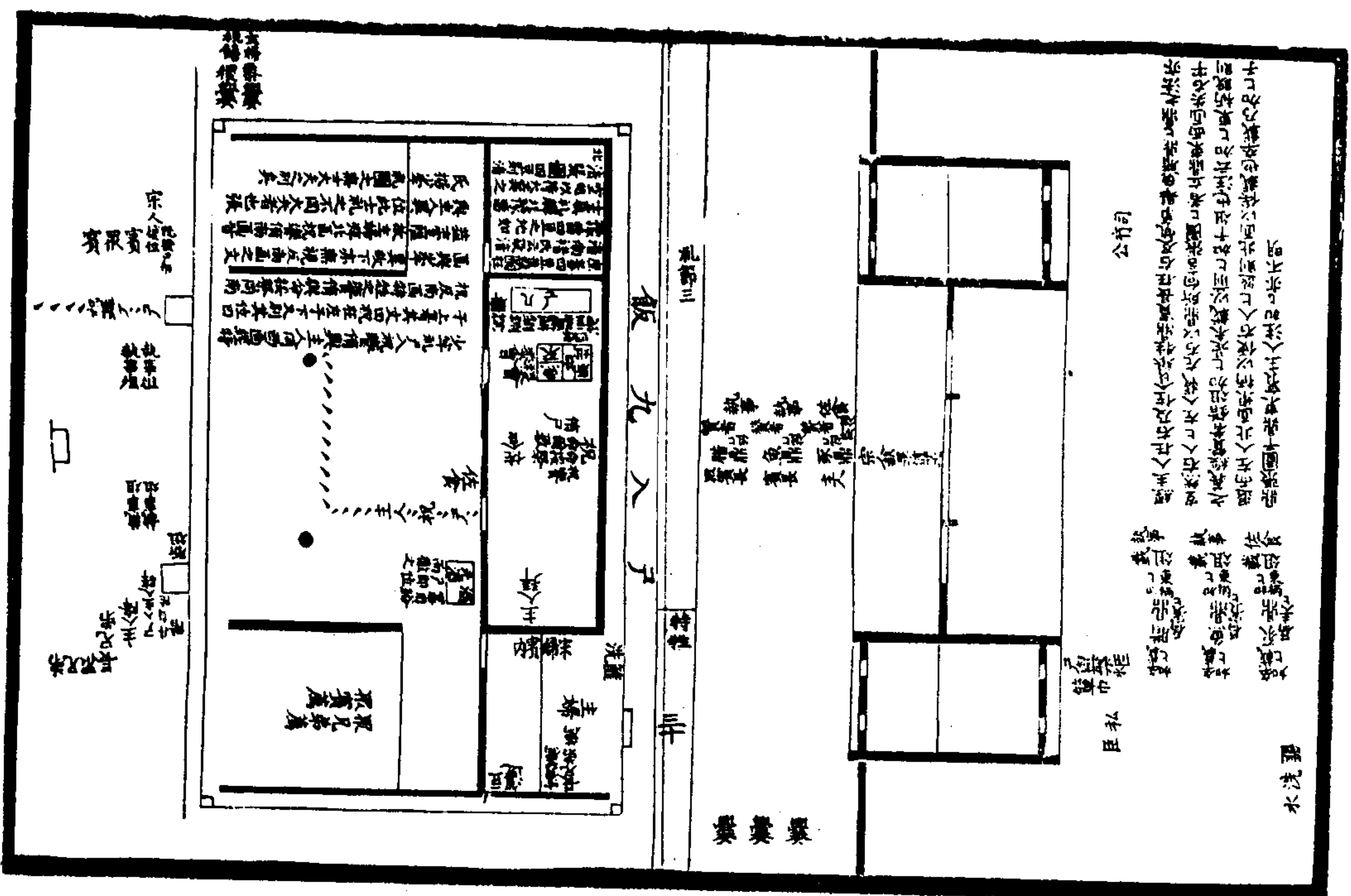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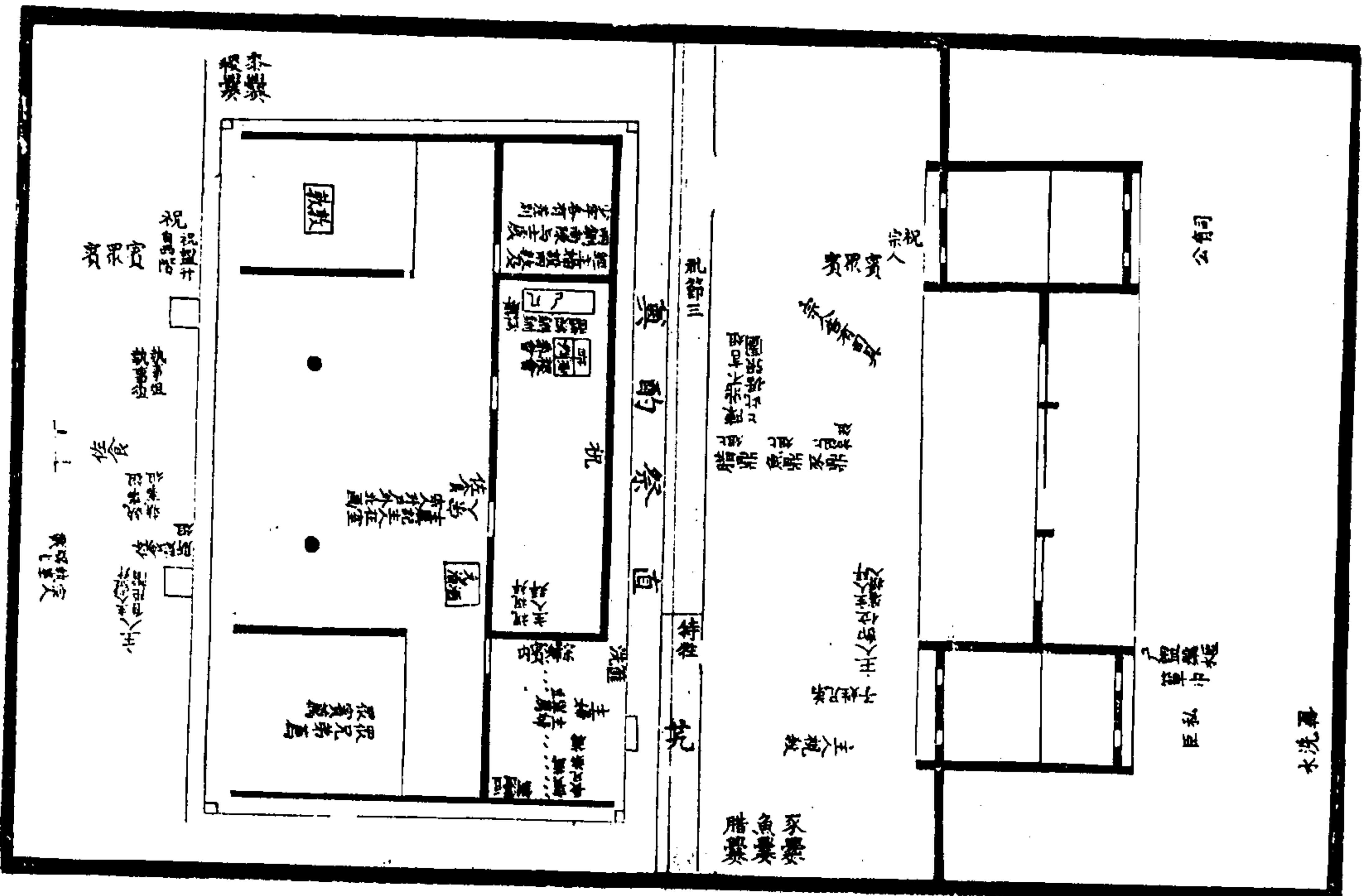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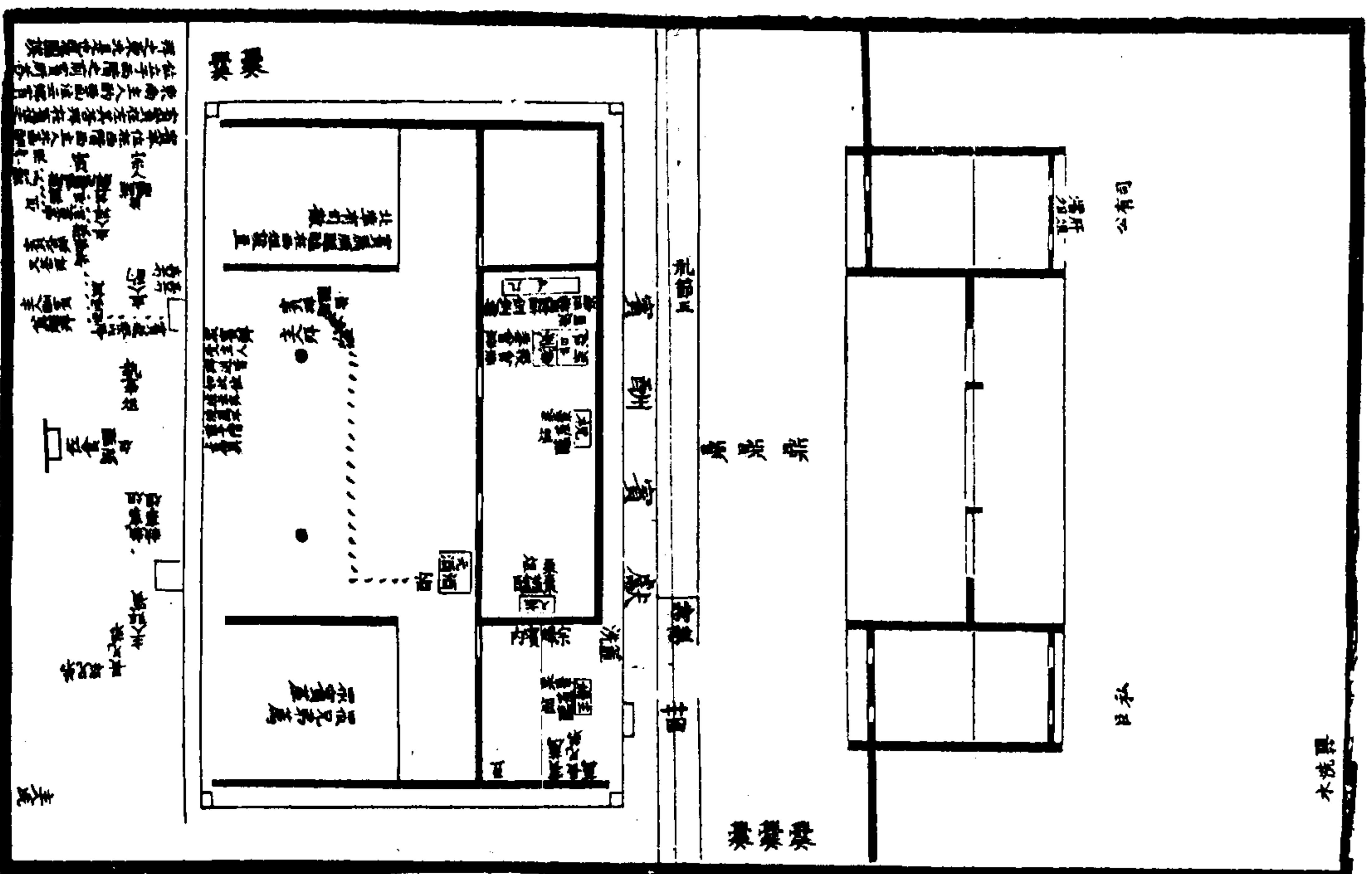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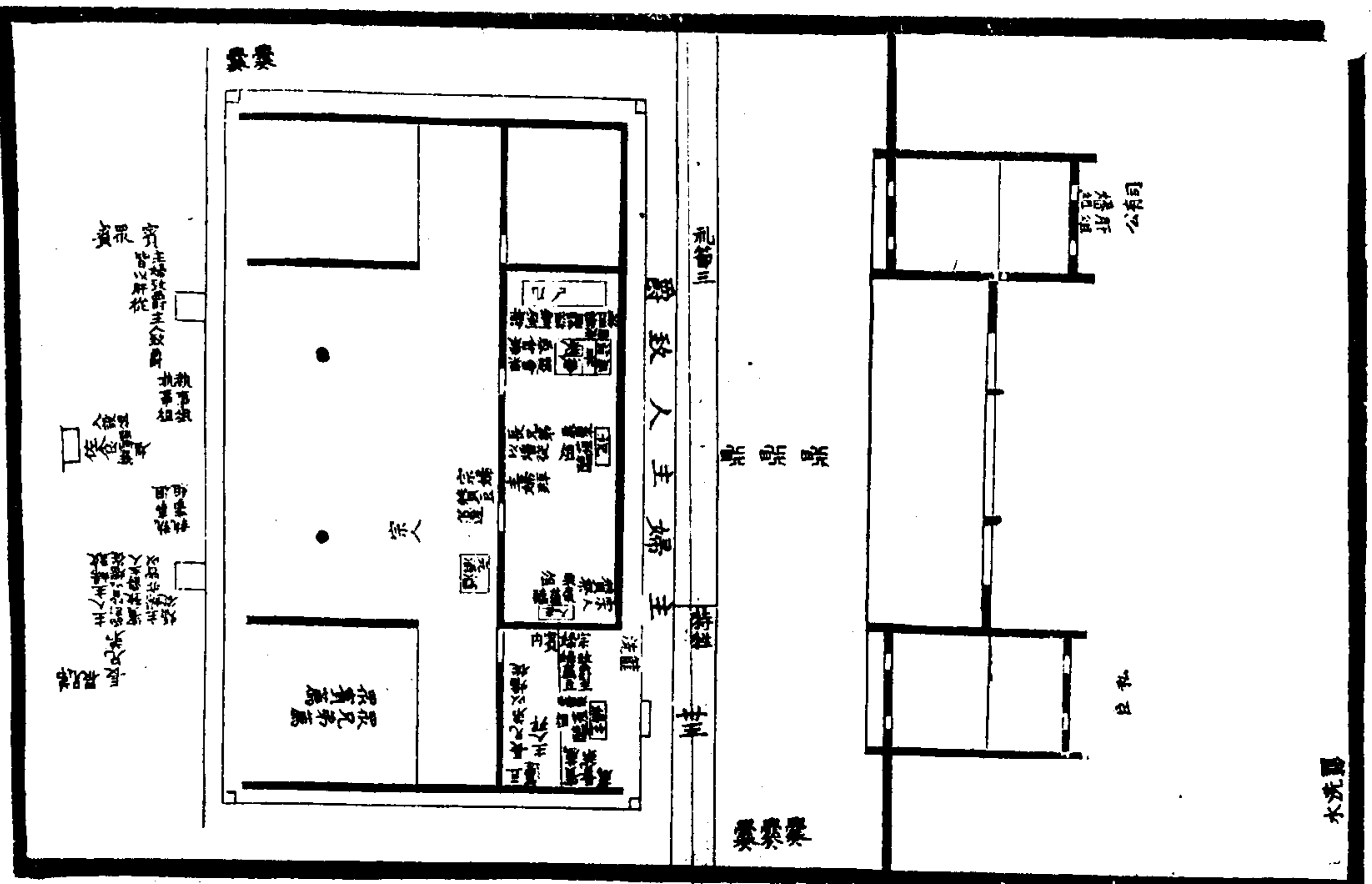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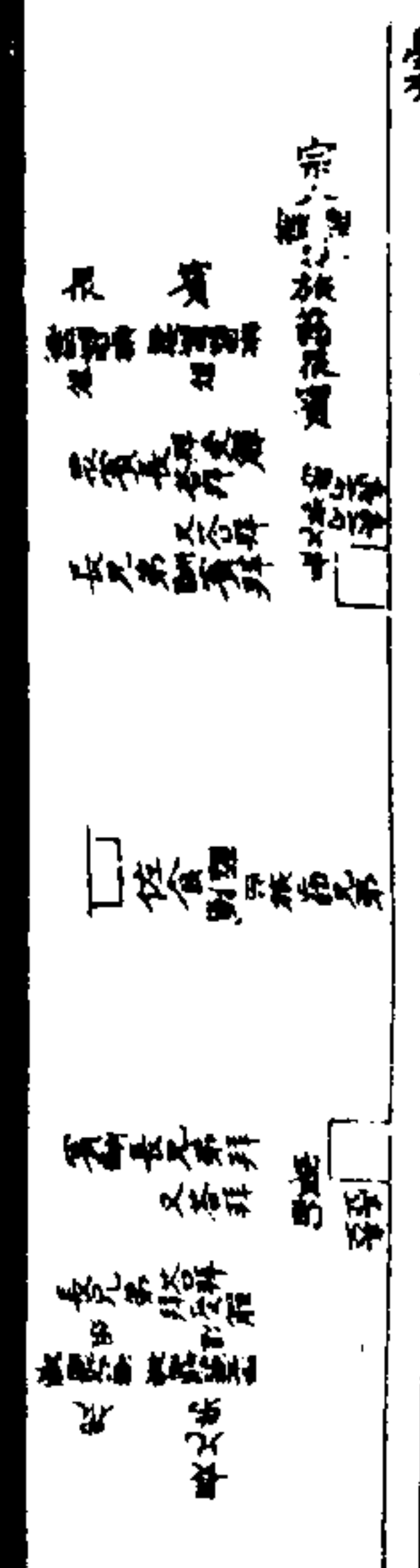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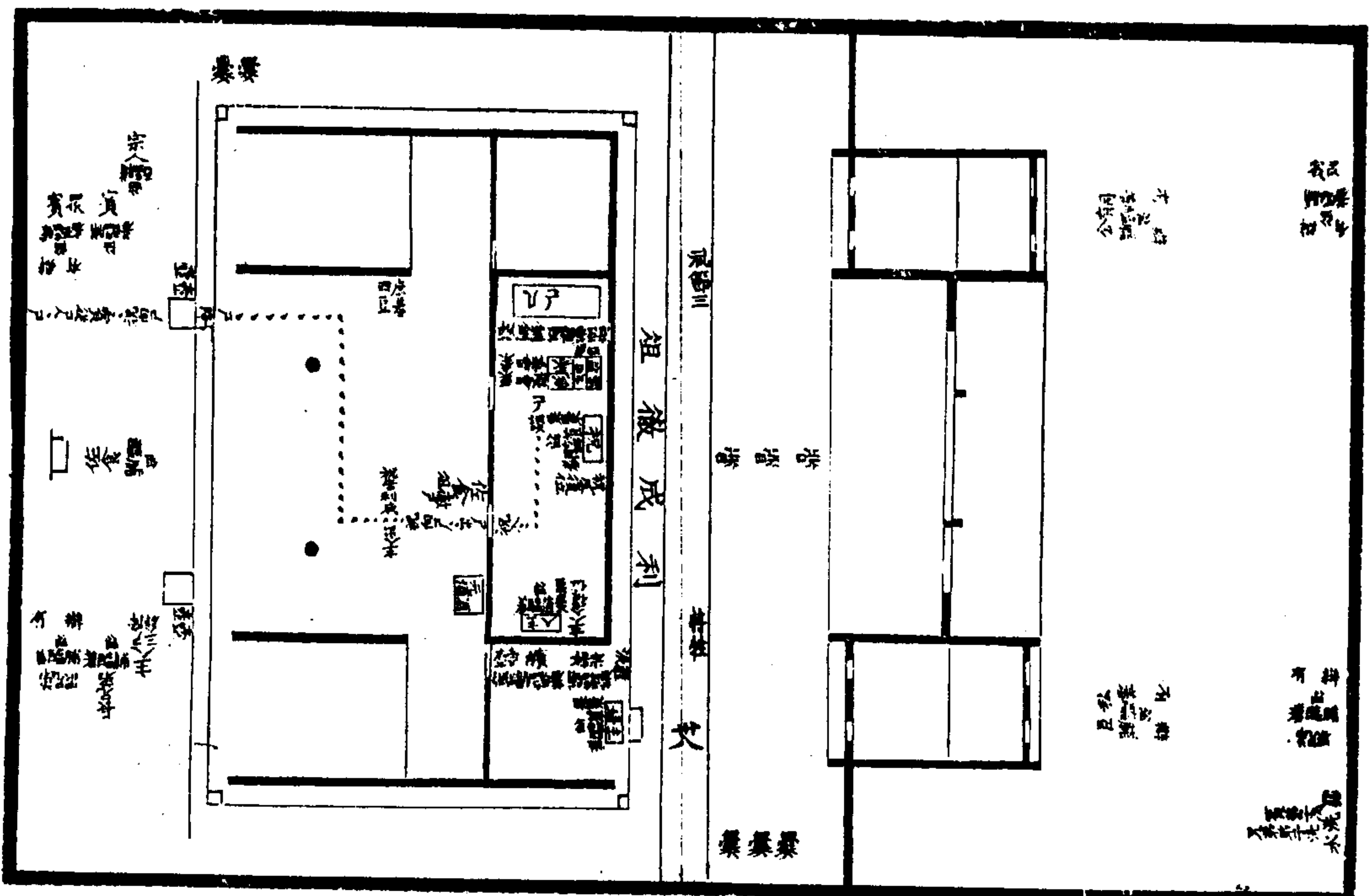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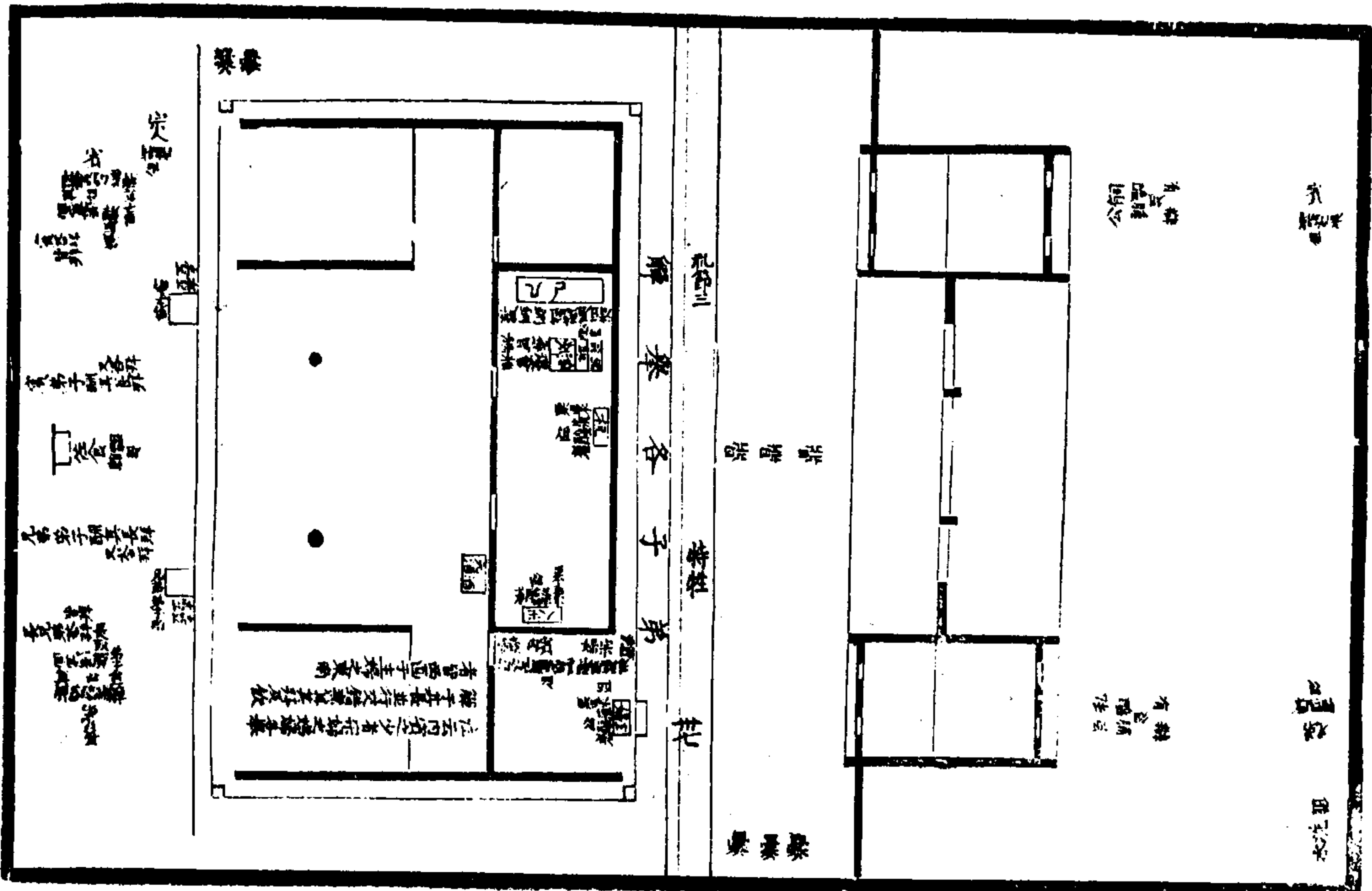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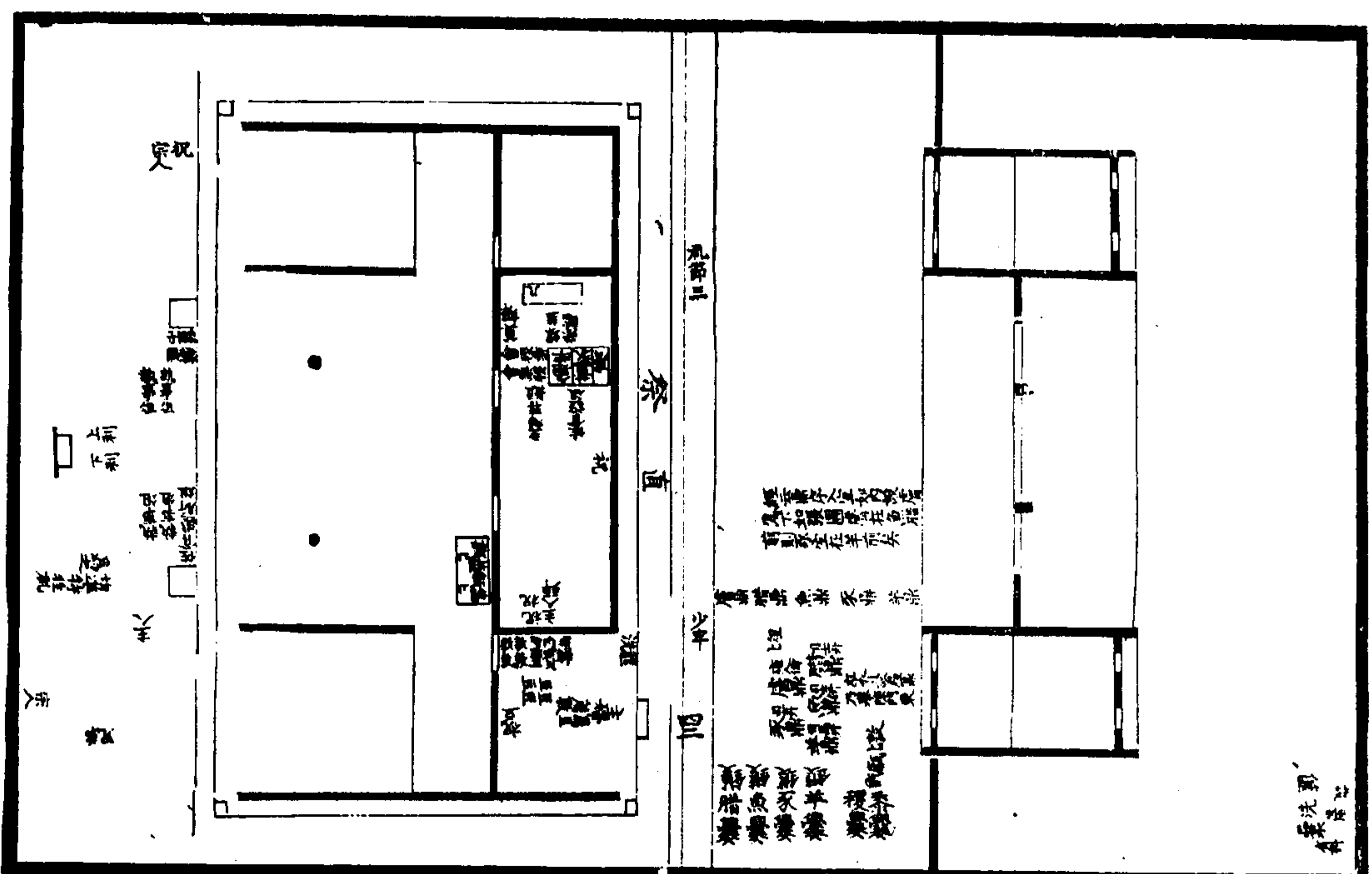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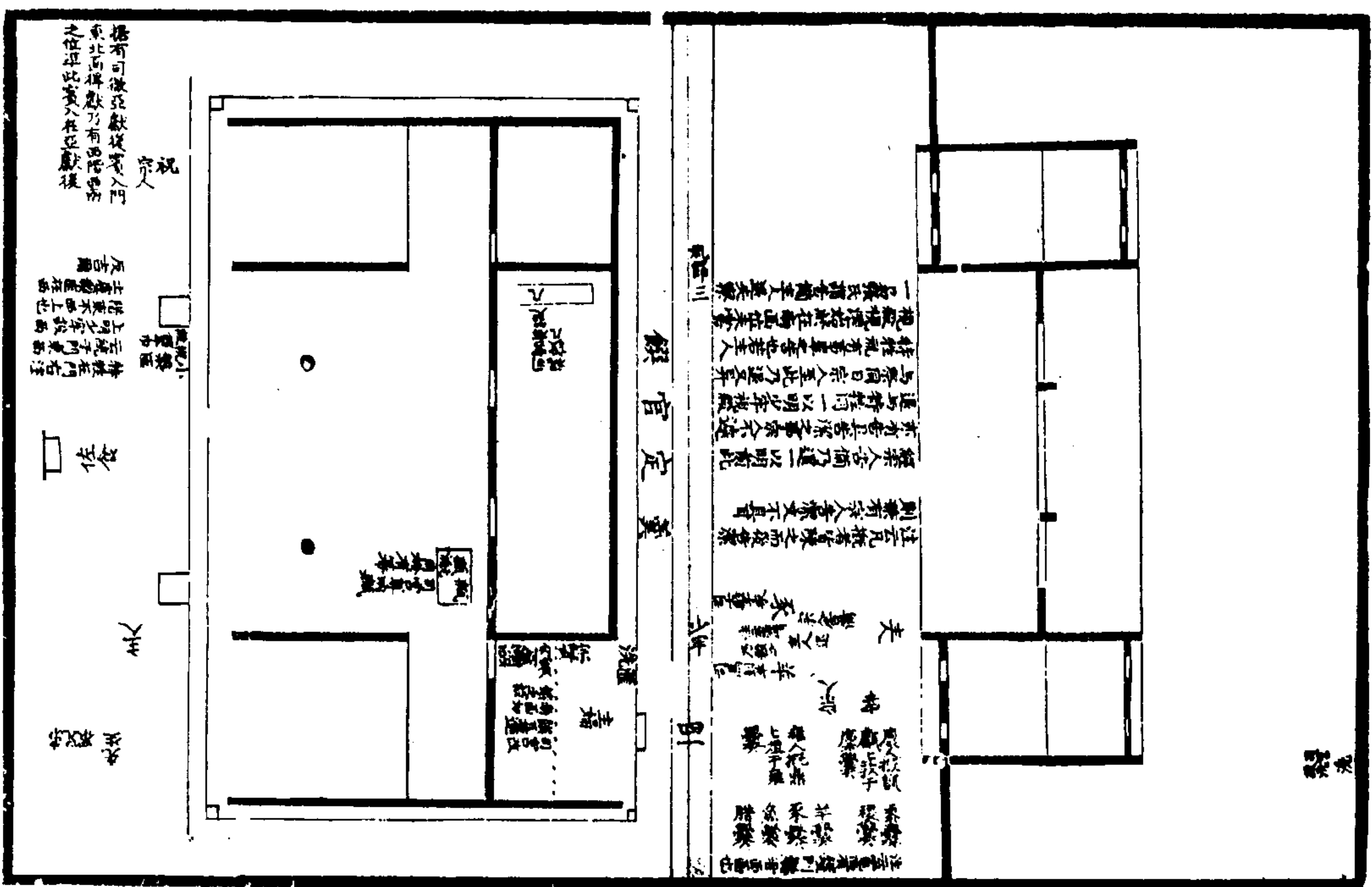
五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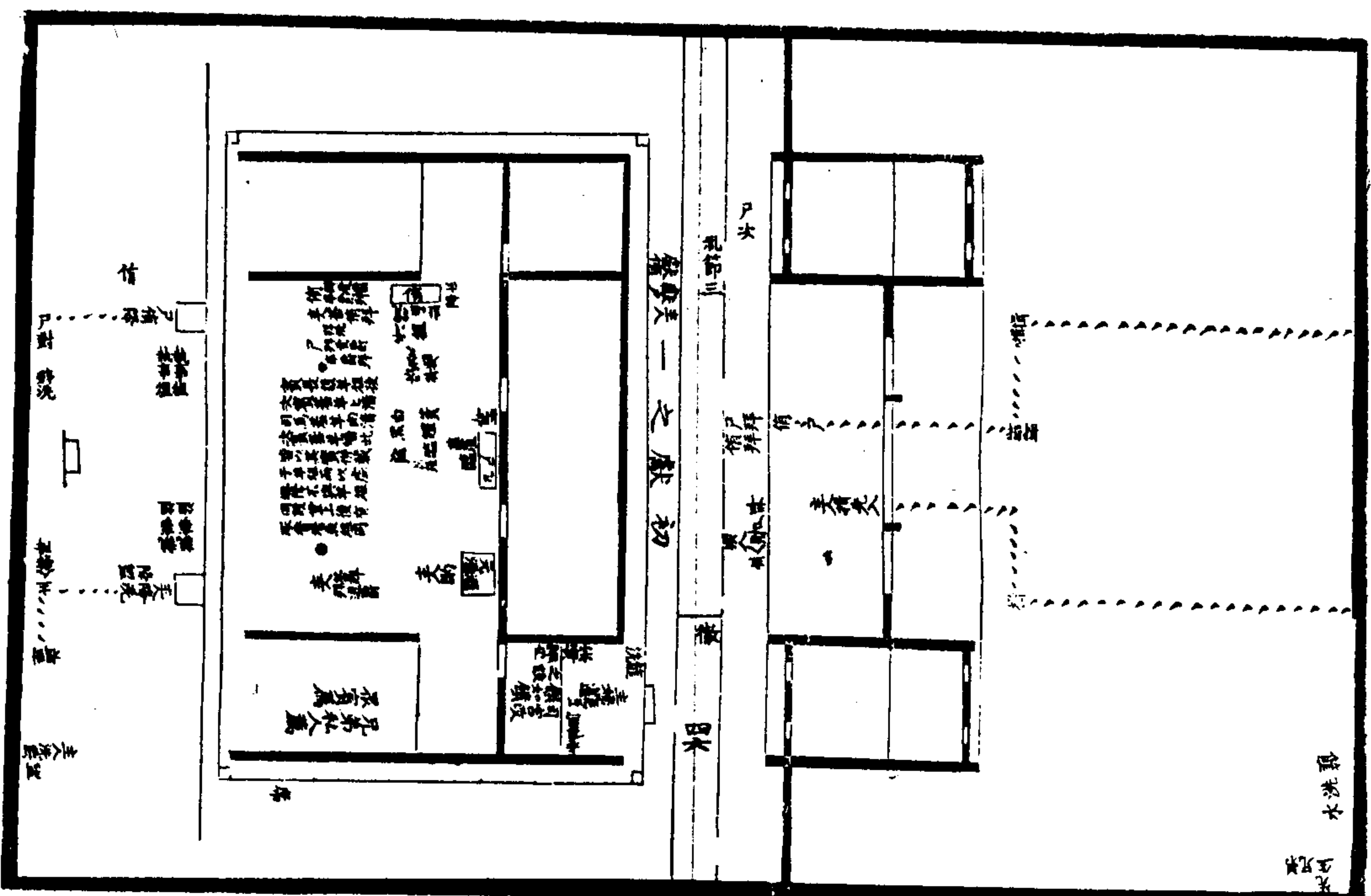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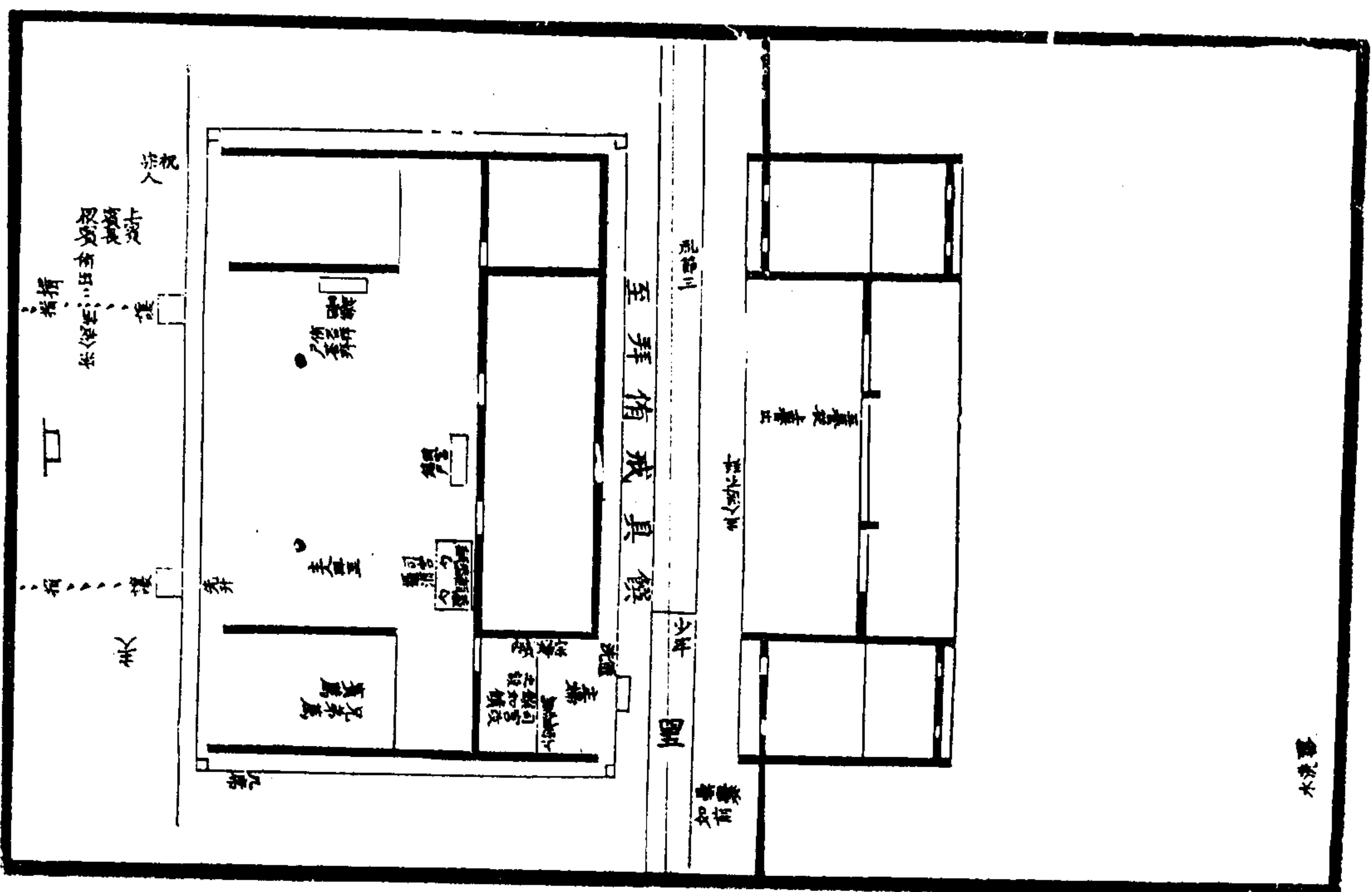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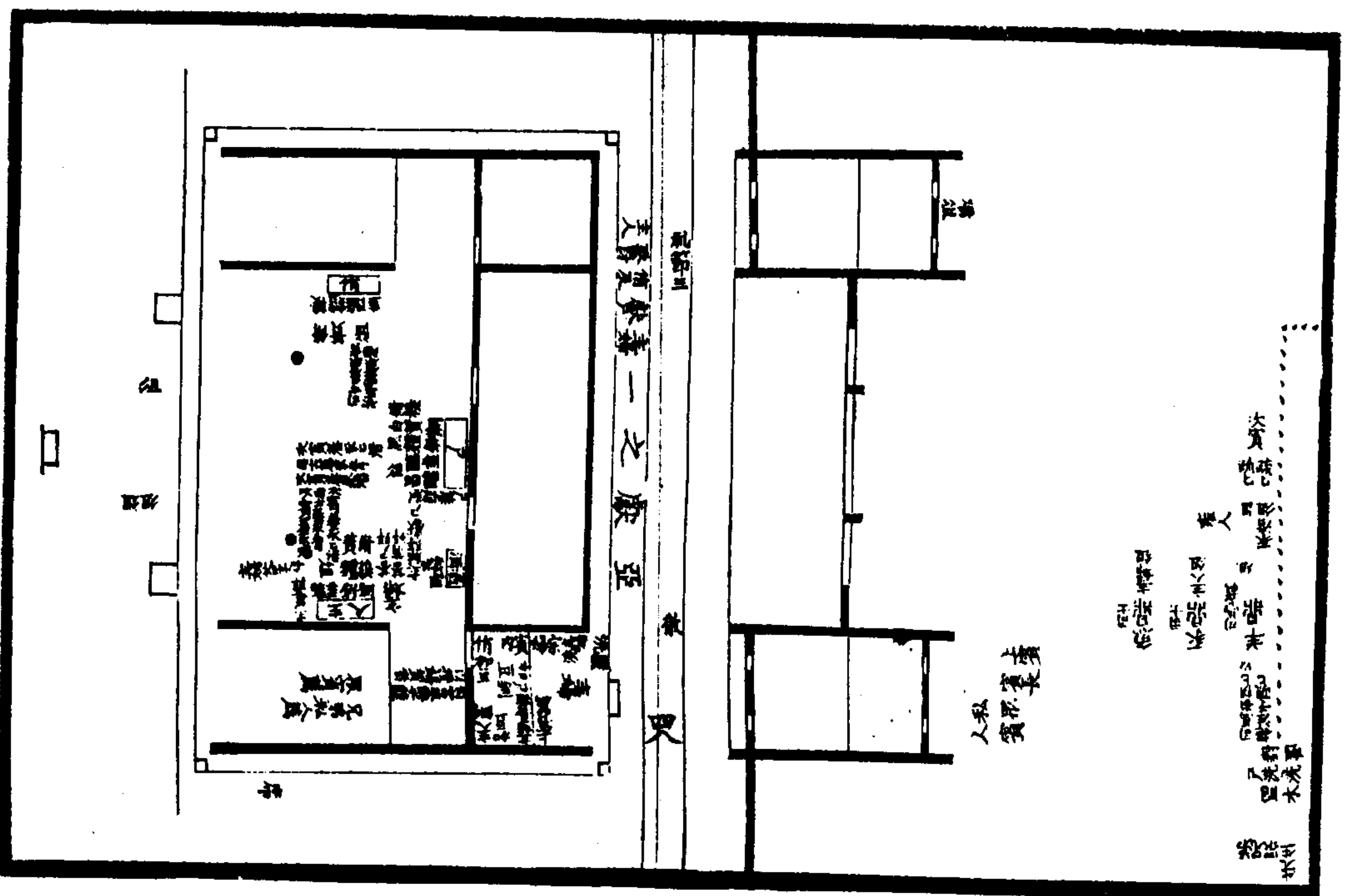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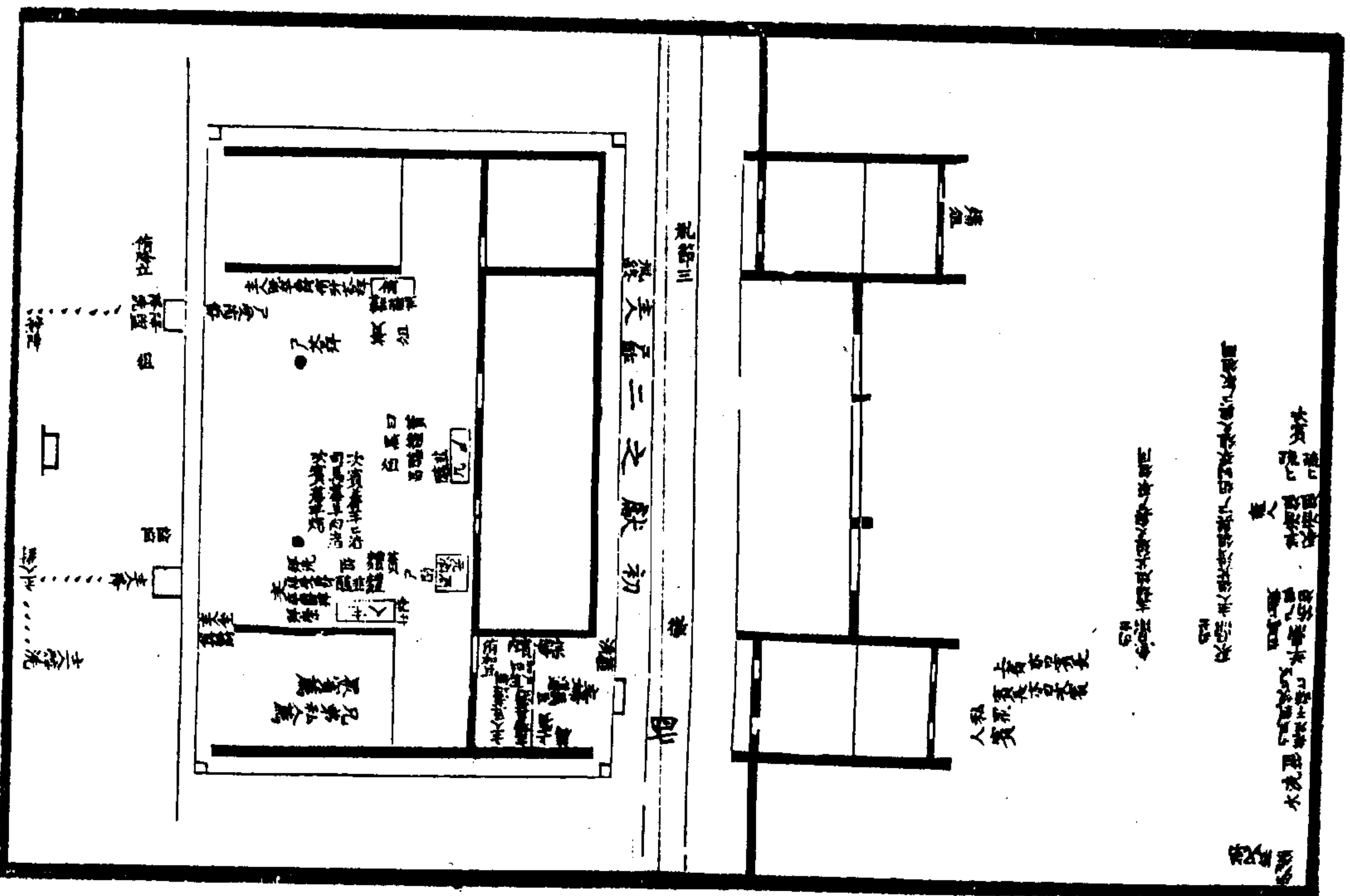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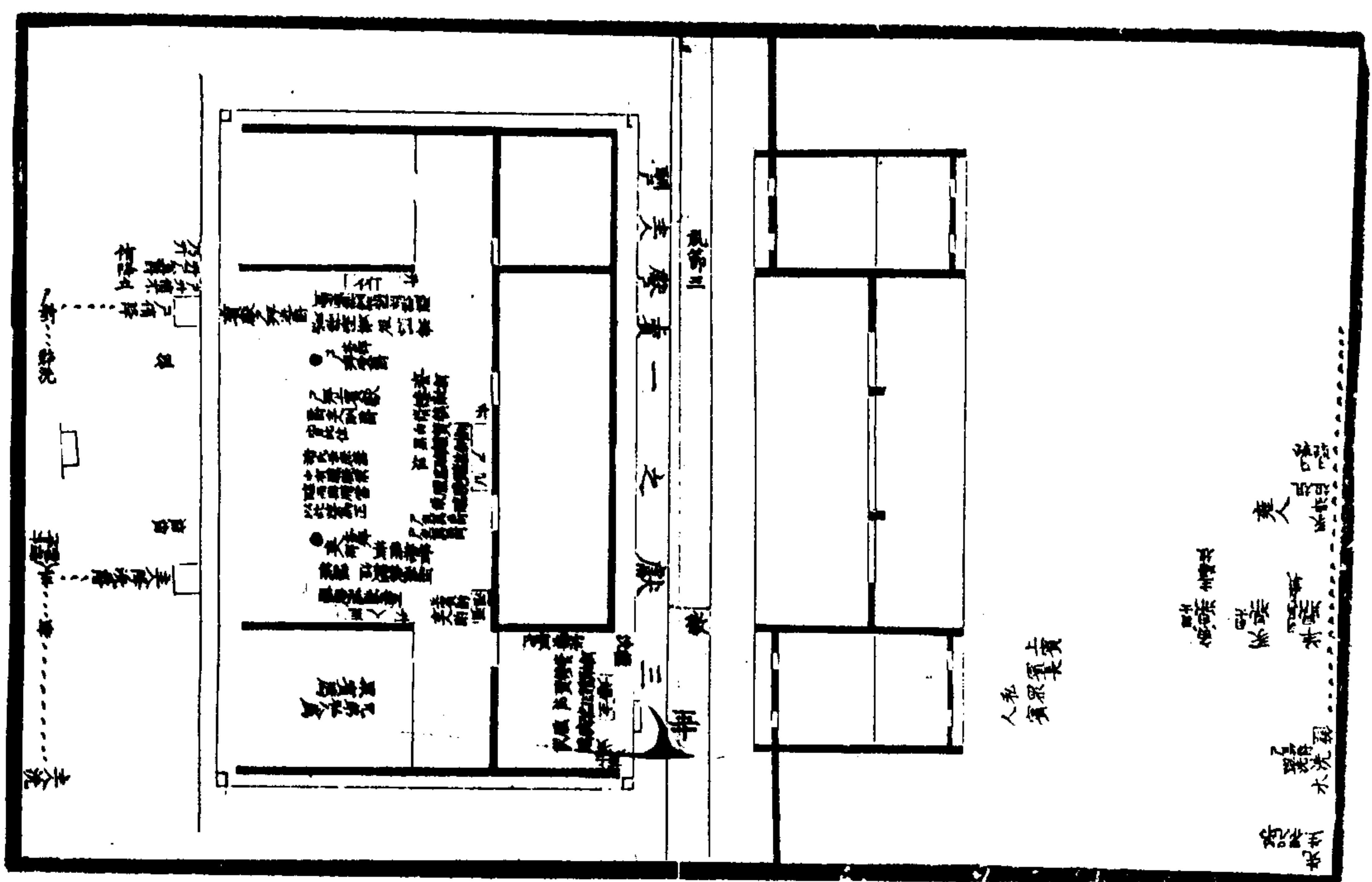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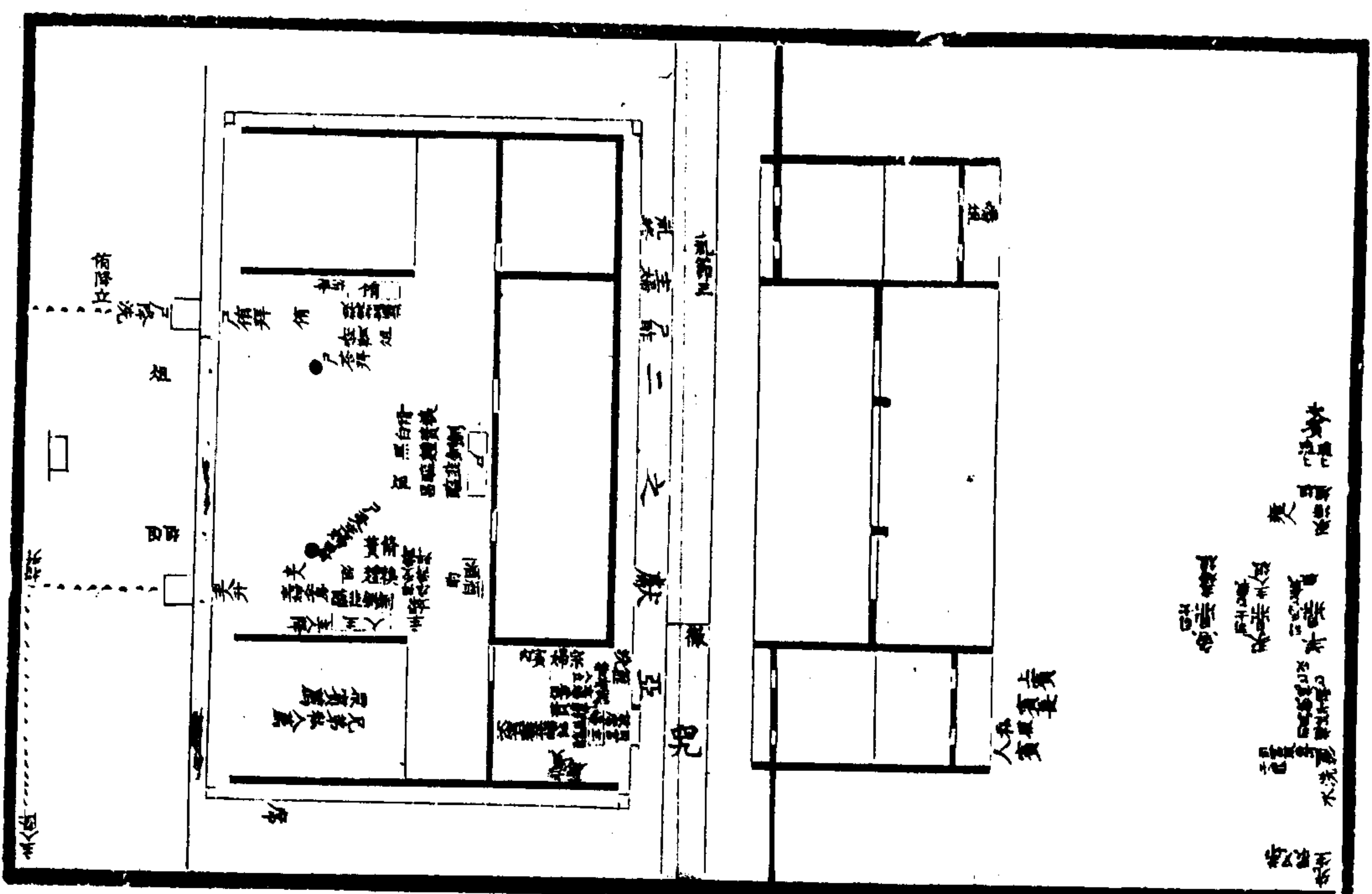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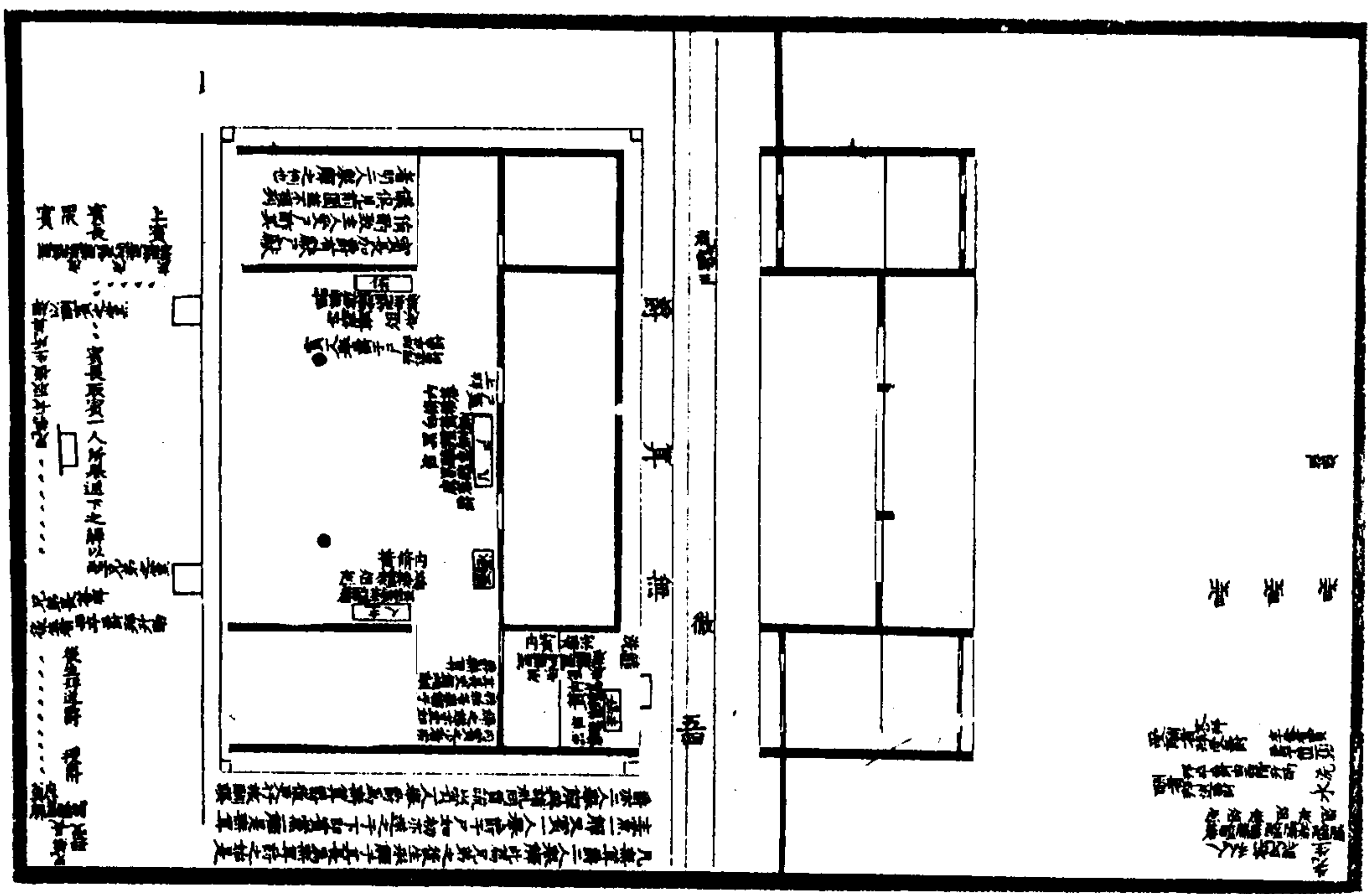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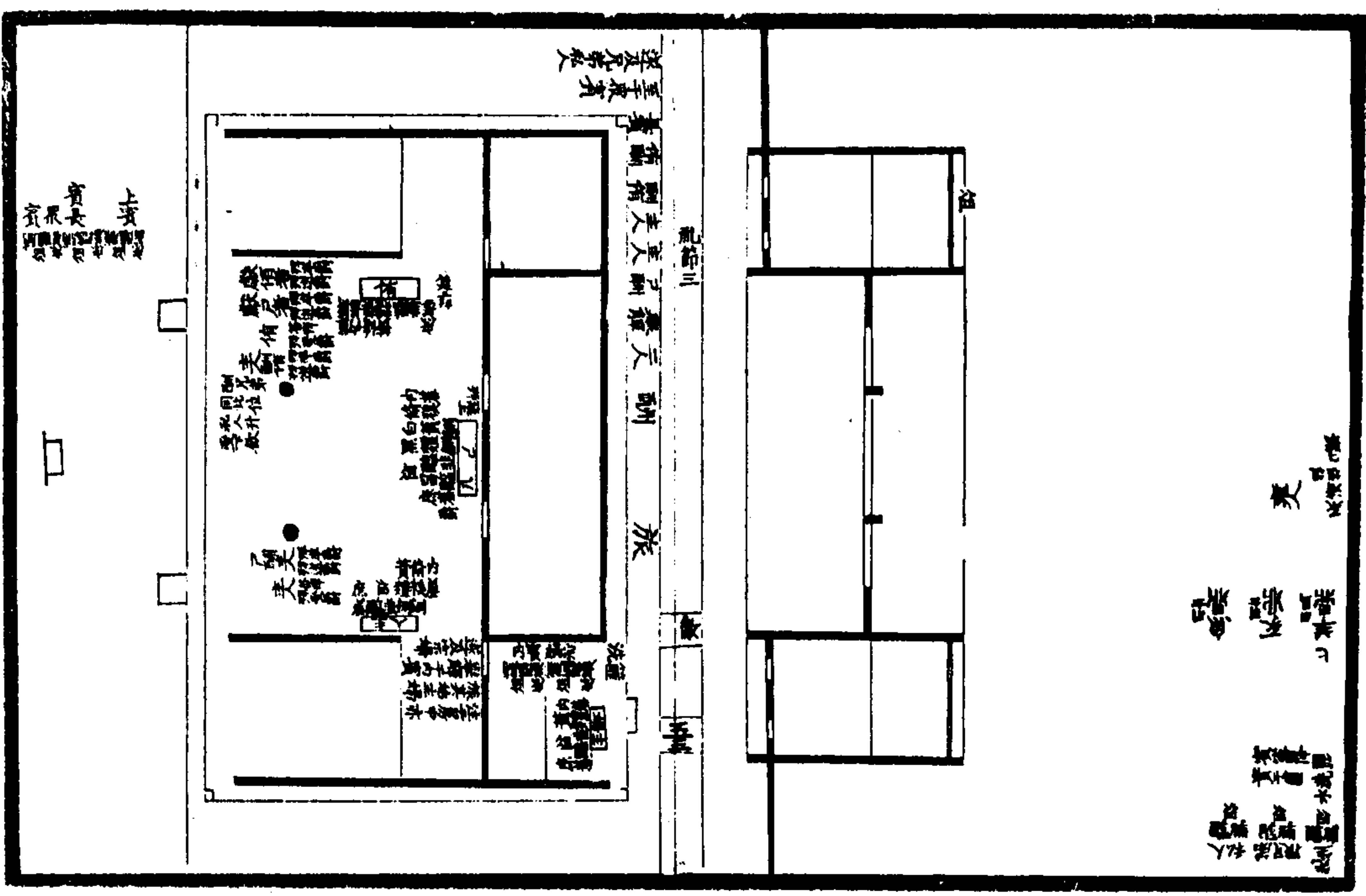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禮類









名物圖

礼書第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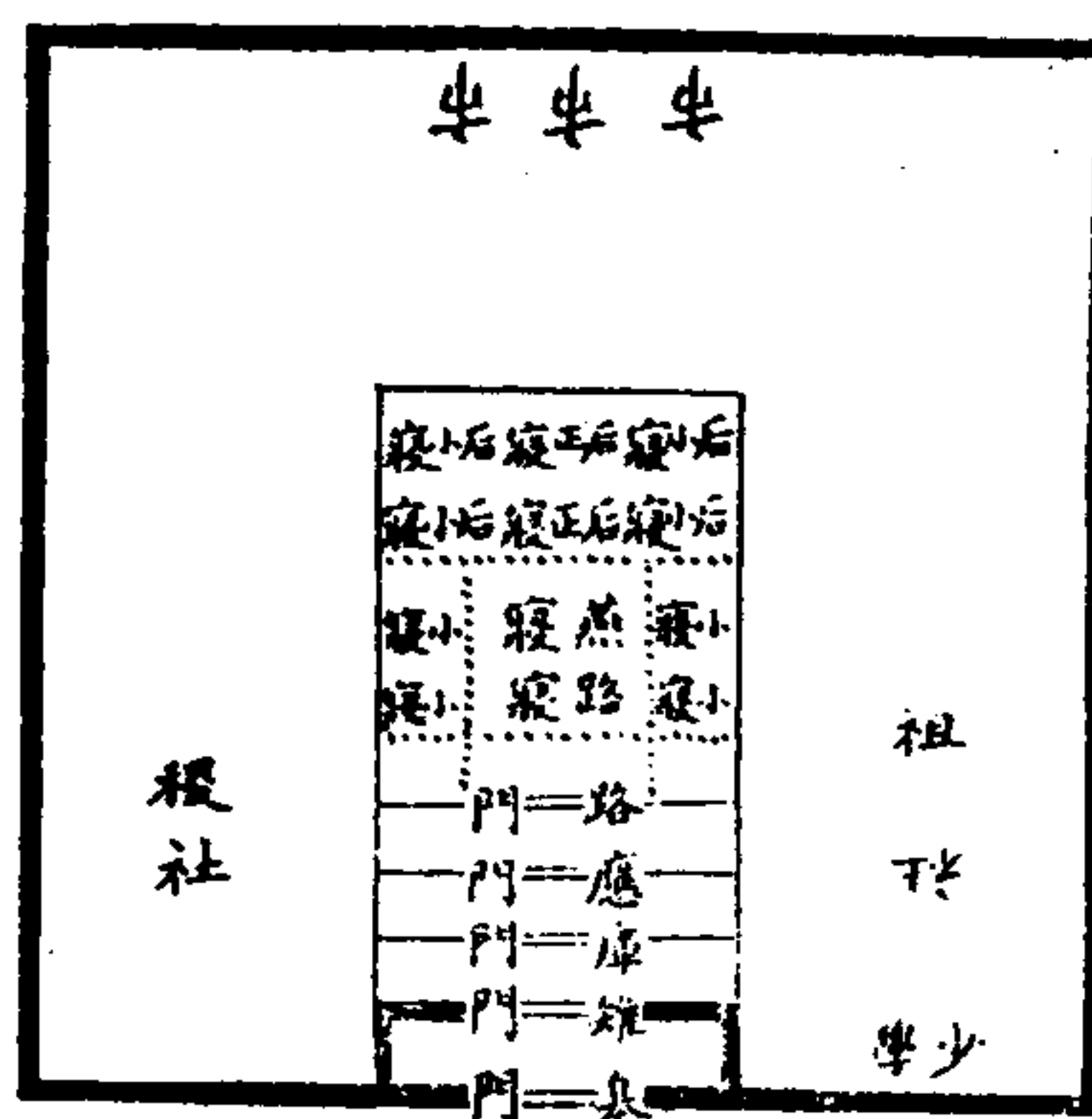
定海黃以周述

礼器制度昉于漢叔孫通鄭阮礼圖多本其說後之學者迭相增改古意滋失博古集古諸書大半贗器又無足馮今據經記之文參注疏之言疑以傳疑信以傳信雖曰髣髴過半矣一曰宮室二曰衣服三曰玉瑞符節四曰尊彝鼎俎諸名物五曰樂器六曰射器七曰兵器八曰車制九曰器服器

名物一

一

王宮周城五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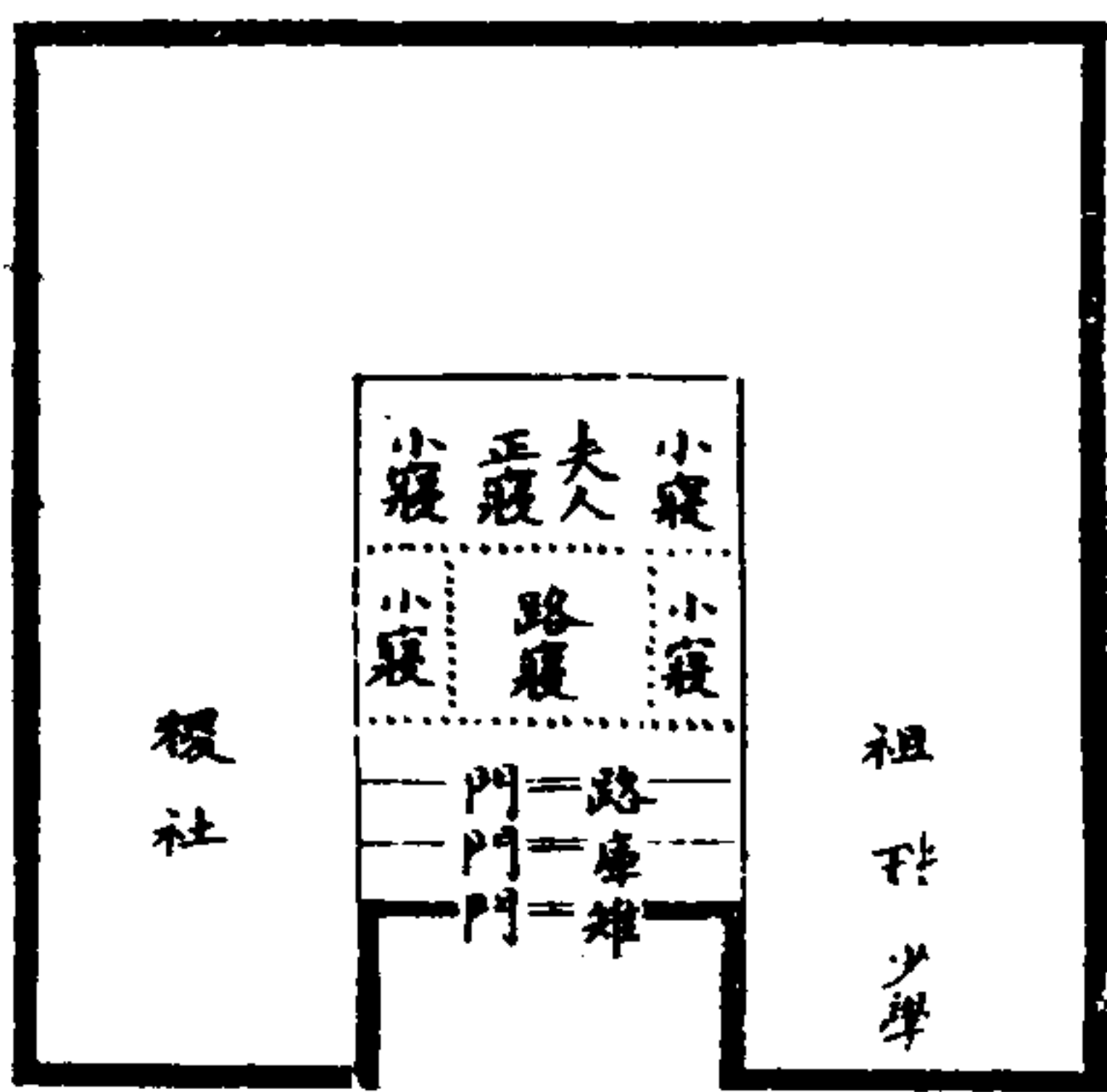
名物一 宮

二

攷工記云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鄭仲師云天子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毛詩傳云王之郭門曰皋門孔疏云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衆說各異辨在宮室禮故中



諸侯軒城三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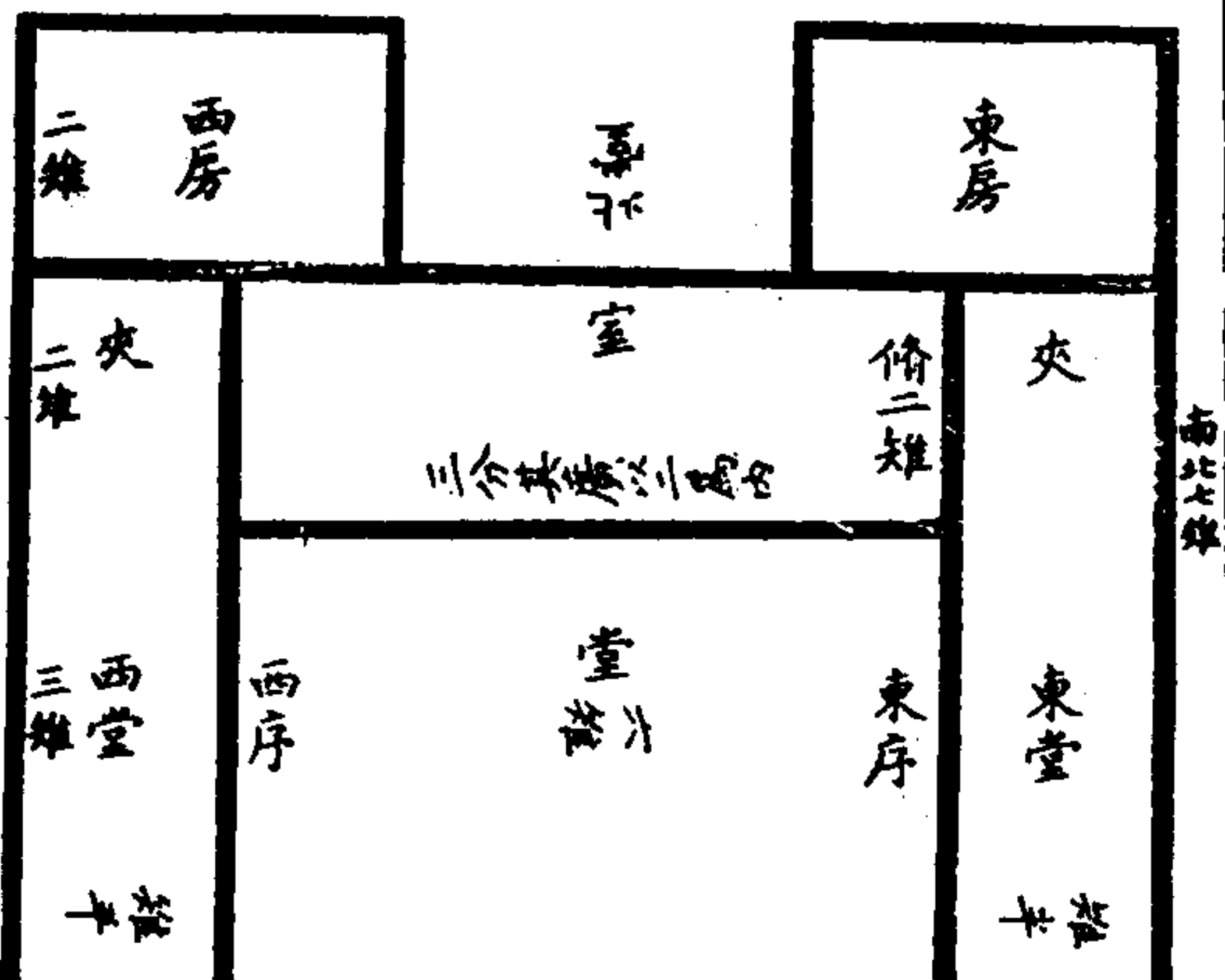
名物一宮

三

古春秋說天子周城諸侯軒城何邵公云軒城者缺南直以受過也許叔重云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轂鄭康成云天子五門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按諸侯三門當依先鄭五門之次曰雉庫路雉爲大門故設兩觀懸治廩說詳前

伏生書傳路寢

東西九雜東房北堂西房各三雜



名物一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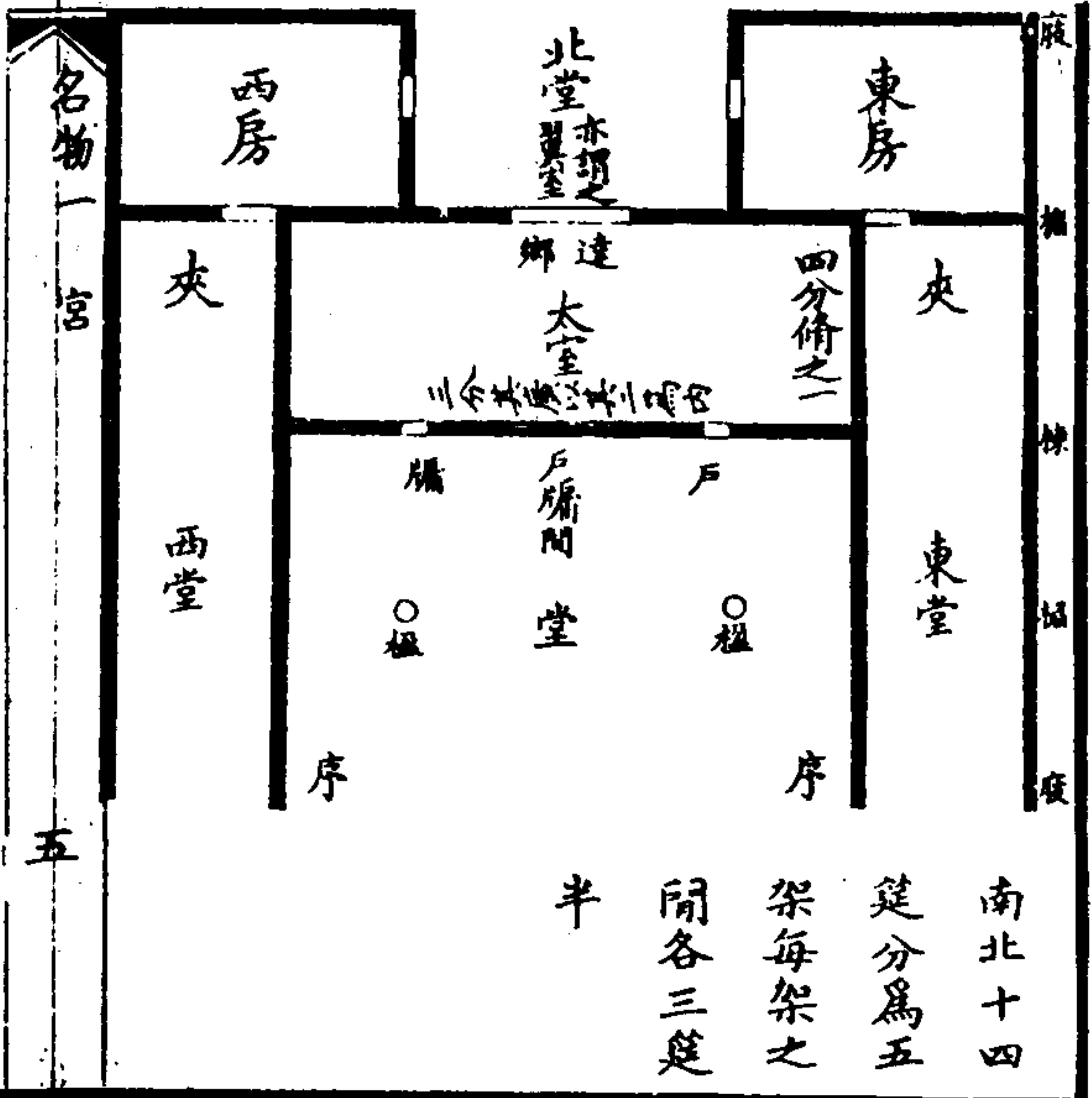
四

明堂位孔疏引伏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內納輔室與註五分其內以其一爲高兩房北堂各三雉匠人賈疏引書傳云周人路震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合讀兩疏天子路寢當如此式天子諸侯廟制亦同說詳禮故中張皋文以伏說證鄭圖甚誤



天子諸侯廟制

天子諸侯廟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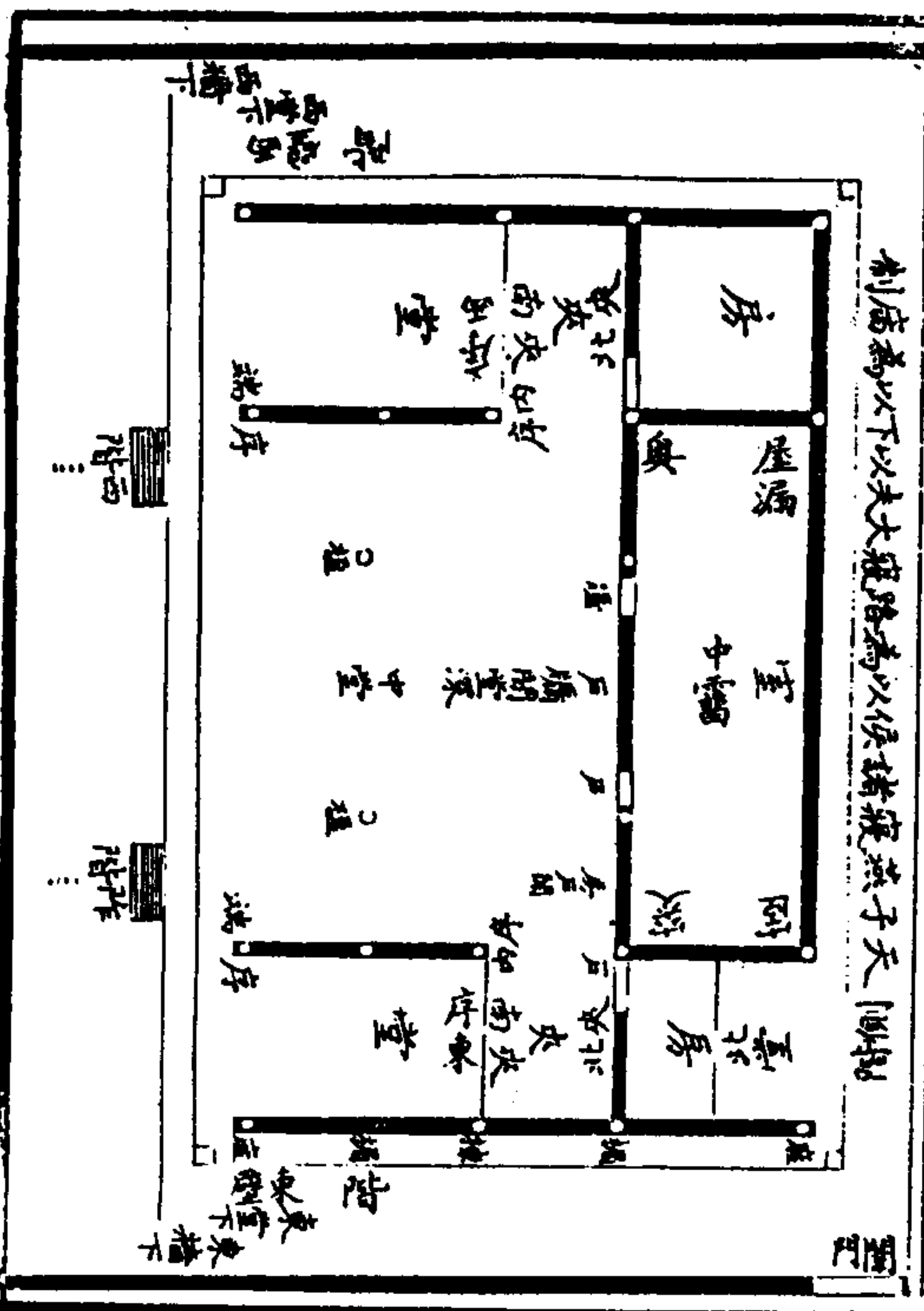
此依伏傳之義而更定之一嫌伏傳東西九雉南北七雉雉三丈於制太大難以構造一嫌堂居脩七分之三揆以四阿及五架之制均有未合說詳禮故中

名物一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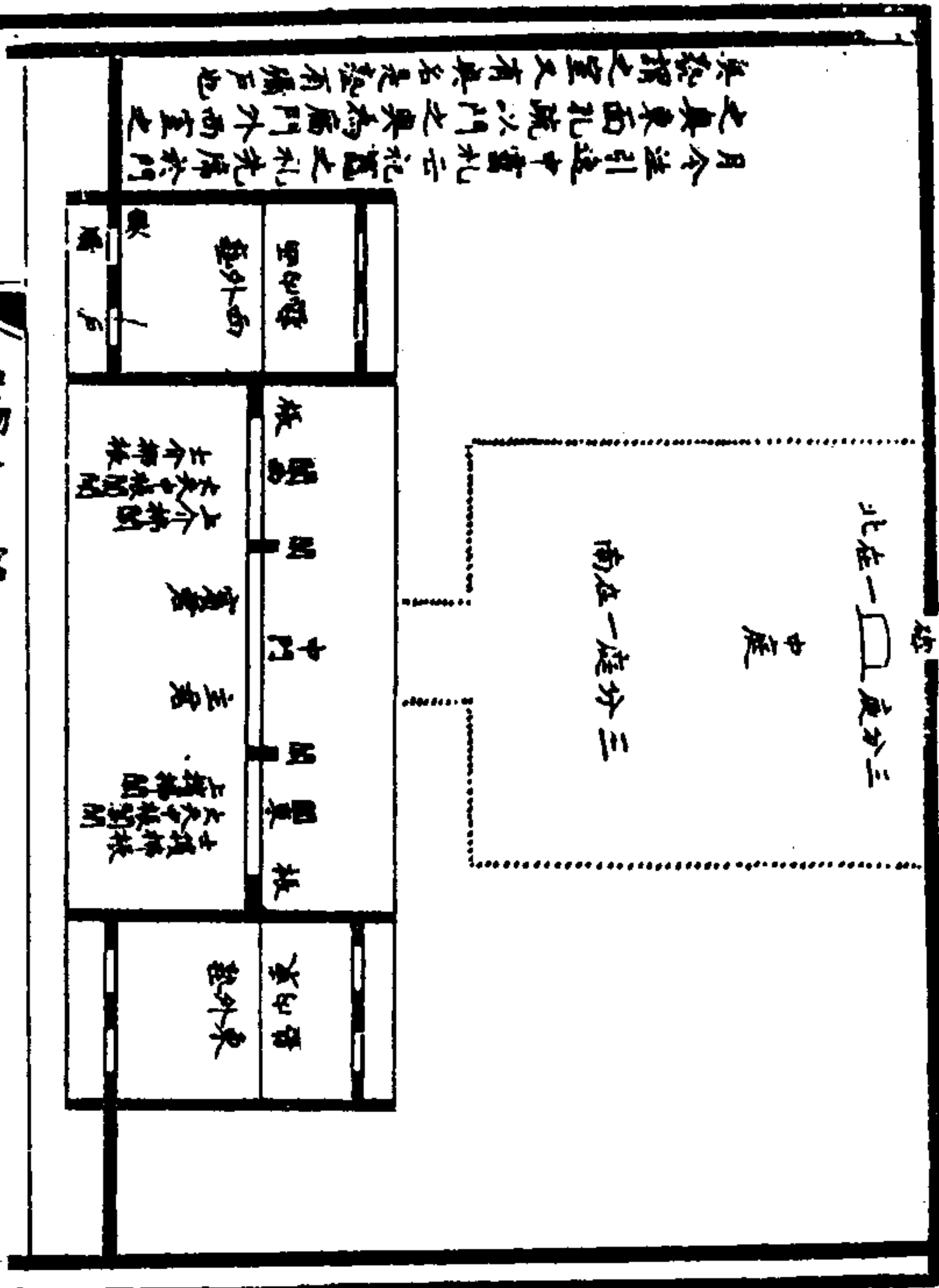
五

名物一宮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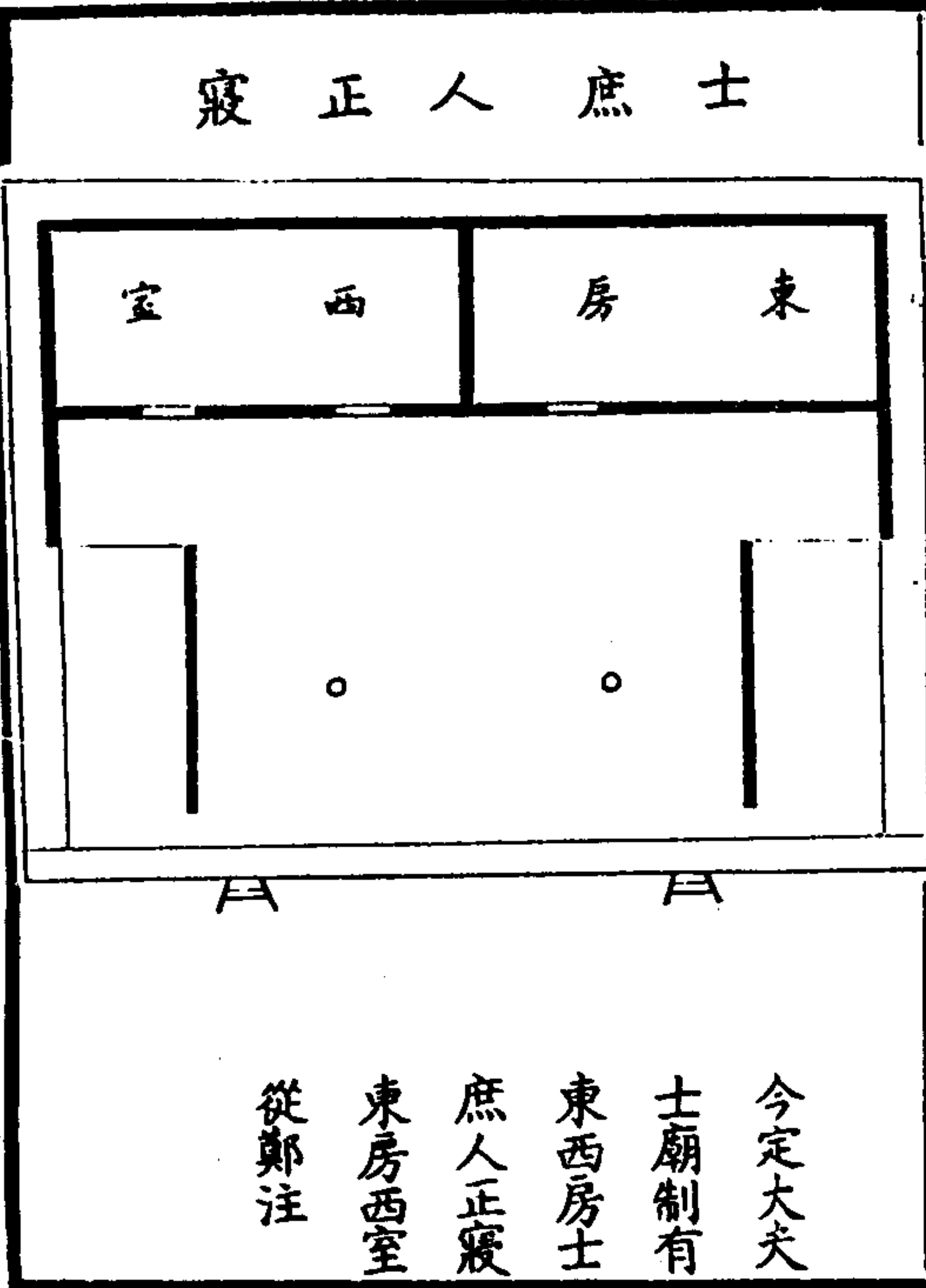






周之寢制南北各七筵放夏之二七步東西各九筵較夏略大  
說已詳宮室明堂兩禮故中統東西之廣共十八筵計十六丈  
二尺據伏傳三分之一為內準之室與序同十丈八尺東西  
房各居六分之一兩楹至序亦各居六分之一兩楹之中堂實  
居六分之二凡寢用二十四柱是則古之寢制與今之五開間  
之廳相似非竟作三開也故中堂之棟最長者五丈四尺即用  
全棟而中間有大梁以承之亦不至撓也統東北之脩共十四  
筵計十二丈六尺分作五架每架之間深三丈一尺半每柱之  
間別有橫木承椽下施短椽而駕于小梁凡五柱用四小梁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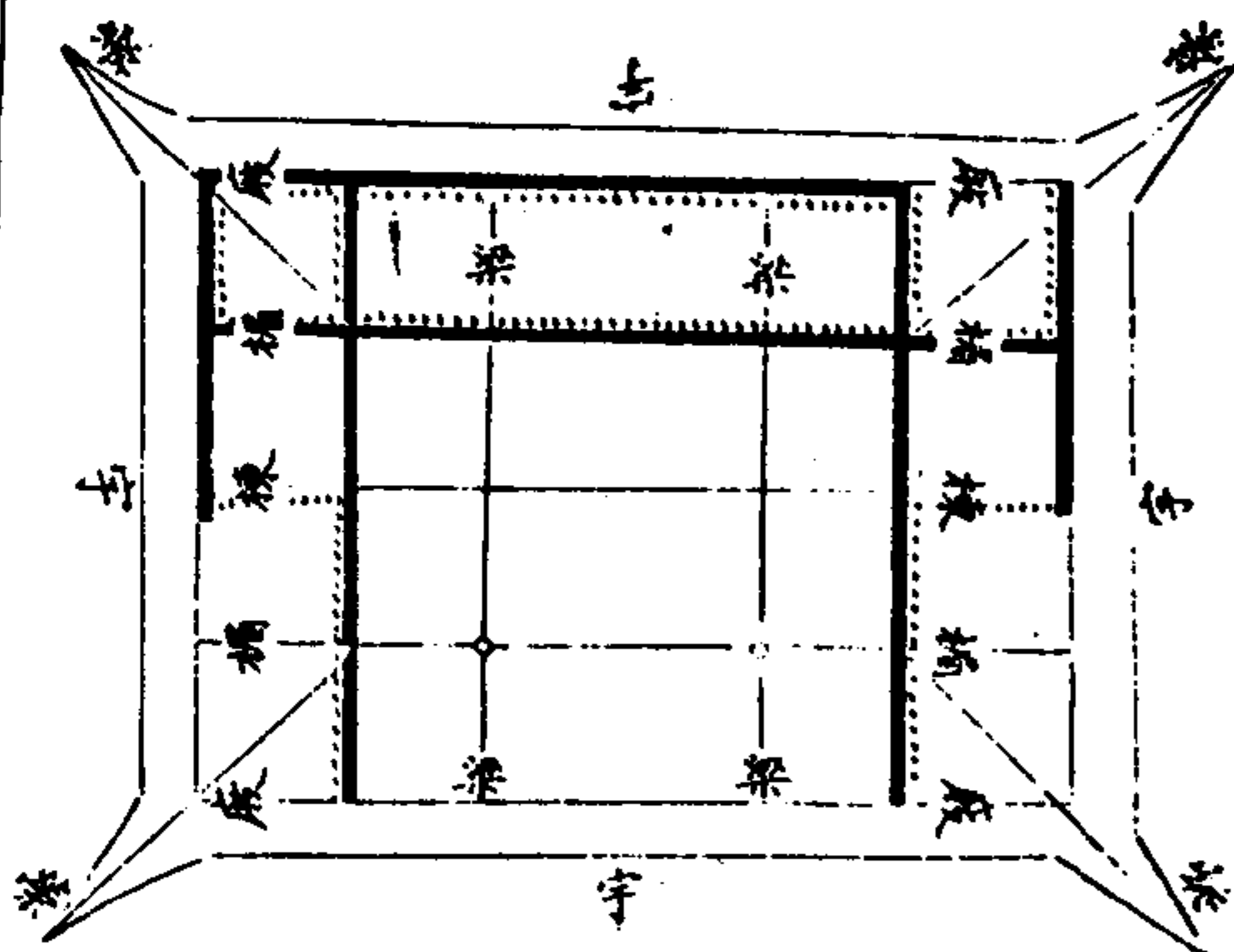
則古五架屋與今之九架屋相似故每架之椽雖長亦不至折  
也舊圖之誤近儒已能正之而近儒之說又多紙上空言不求  
實事亦難如其說以營造故備言之  
尔疋曰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箱之言牆周之  
寢制自夾以南無東西牆說詳禮故中舊圖之謬不足深辨近  
之圖宮室者以張皋文儀禮圖為最當但室居堂五分之一難  
行祭禮西房亦有北堂經無見文序牆連房仍沿舊誤寢制東  
西堂有東西牆與爾雅尤違門為堂塾為室經有明文張氏於  
塾又分室堂尤為杜撰



今定大夫  
士廟制有  
東西房士  
庶人正寢  
東房西室  
從鄭注



正寢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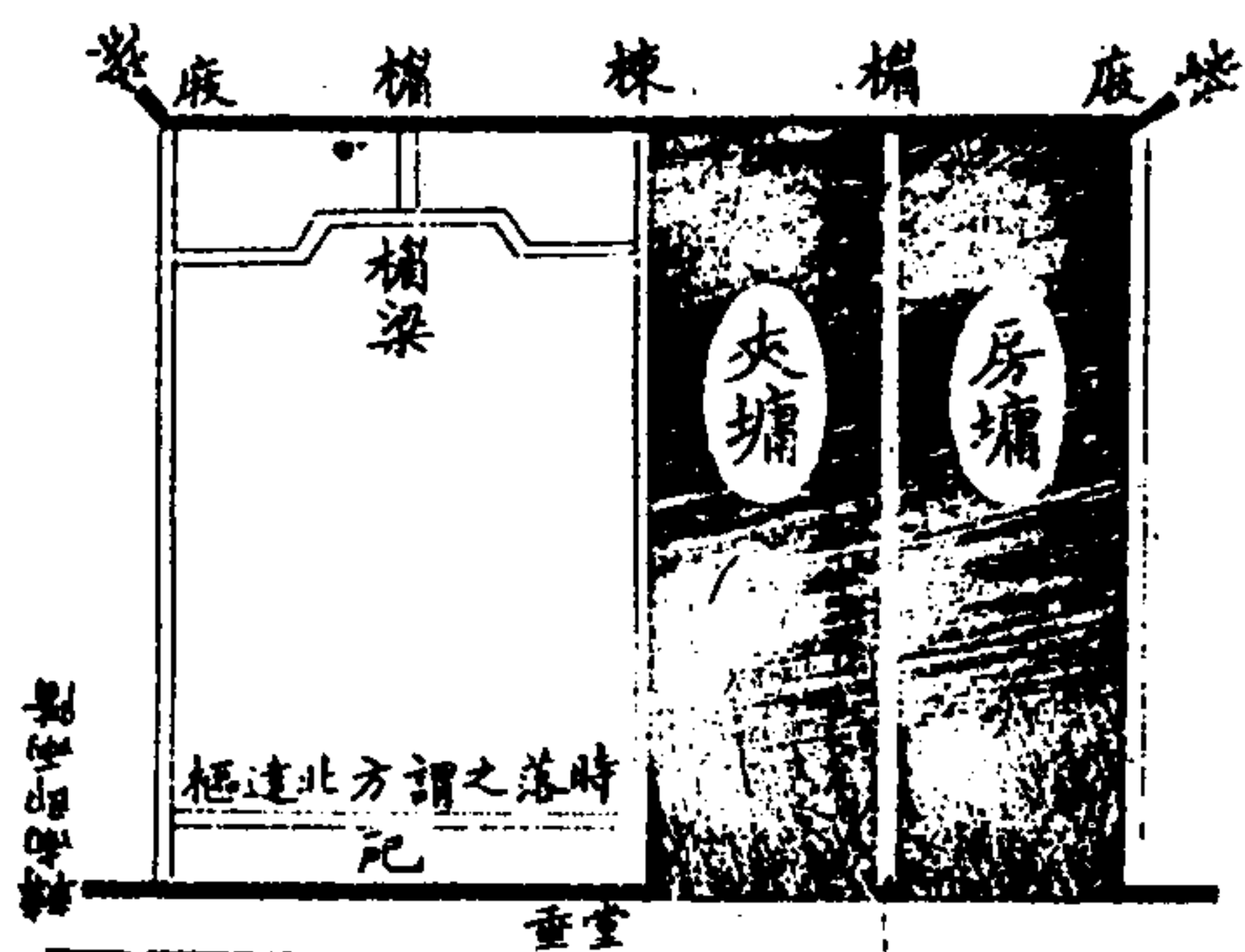


畫為屋之  
上式點為  
屋下房室  
及堂之分  
界處○為  
兩楹

名物一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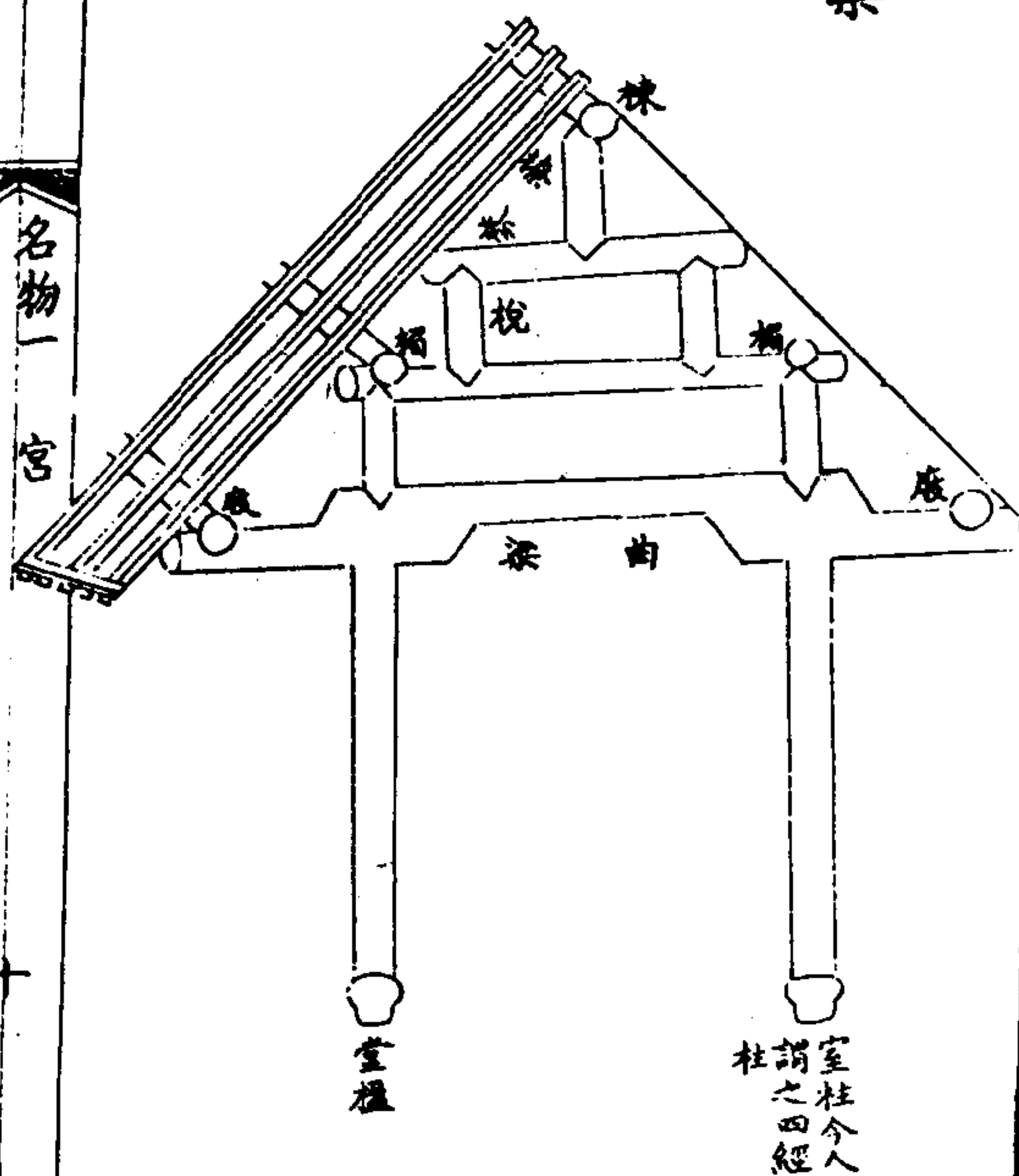
九

楹梁落時凡



配主婦視餘處

梁



室柱今人謂之四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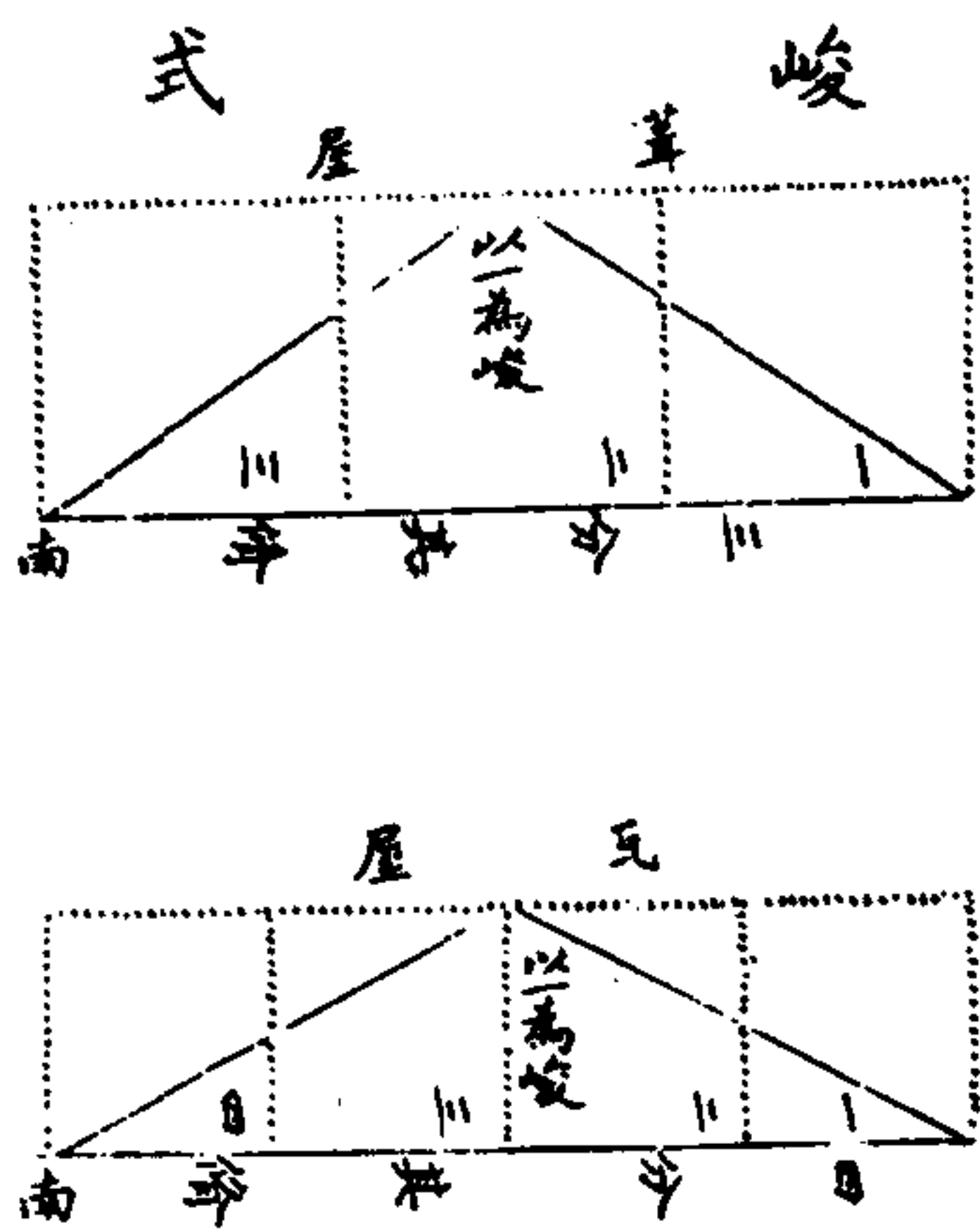
堂楹

名物一宮

十

凡作室先立四經柱後二柱附于室前之旅立者謂之楹四經柱以承梁故其木較他柱為大而梁以荷棟楹殿材宜更大故須併三木合斲為曲形如虹故西都賦云因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芬棟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西京賦云亘雄虹之長梁結芬棟以相接桴為短梁其在重屋則謂之阿阿棟有別桴棟亦異故賦兩言之舊注未是棟與楹皆有稅承之殿者直闕于梁端如布翼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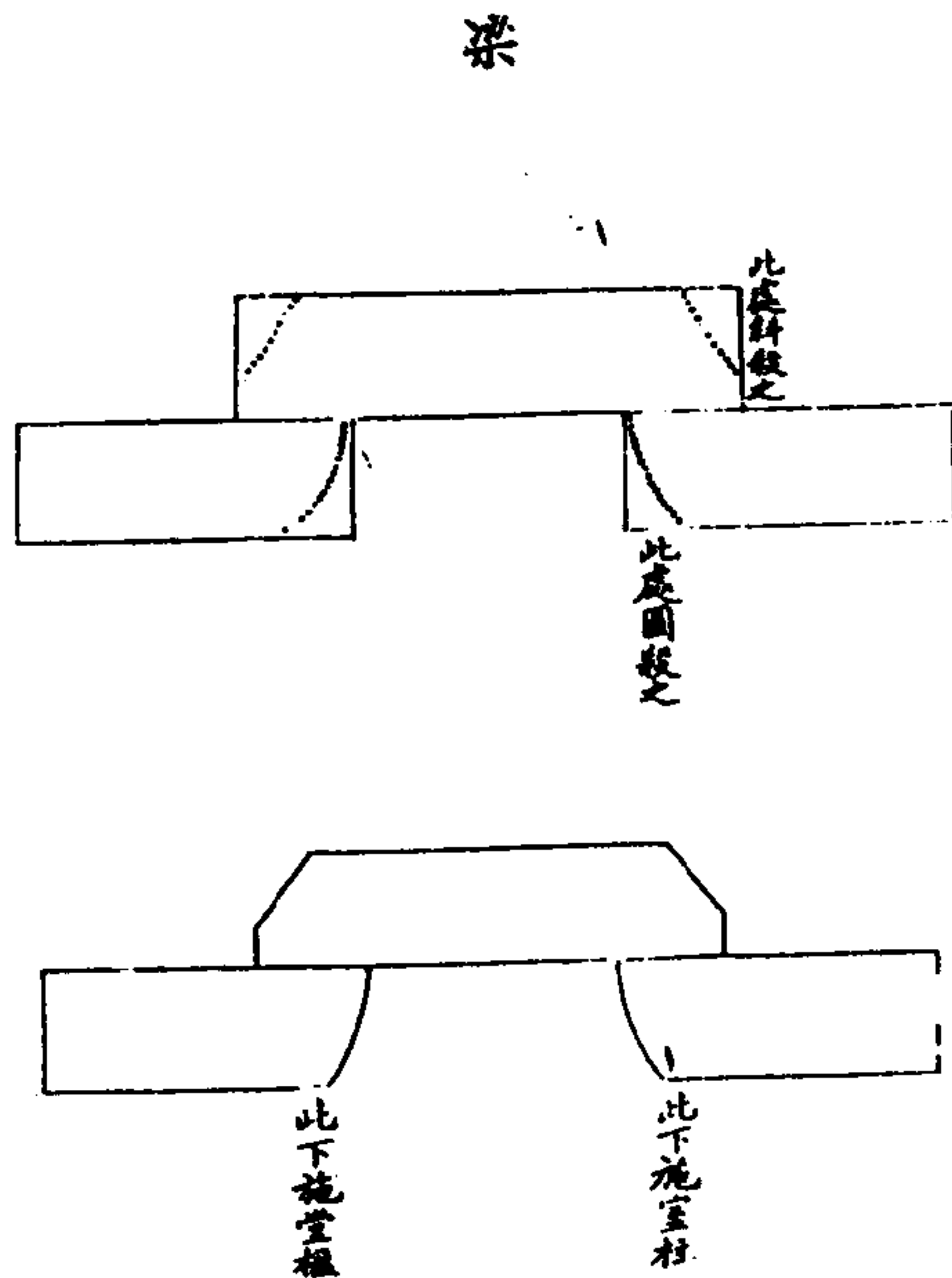




攷工記簷屋  
三分瓦屋四  
分注各分其  
脩以其一為  
峻疏簷屋謂  
草屋草屋宜  
峻于瓦屋說  
詳前禮故中

名物一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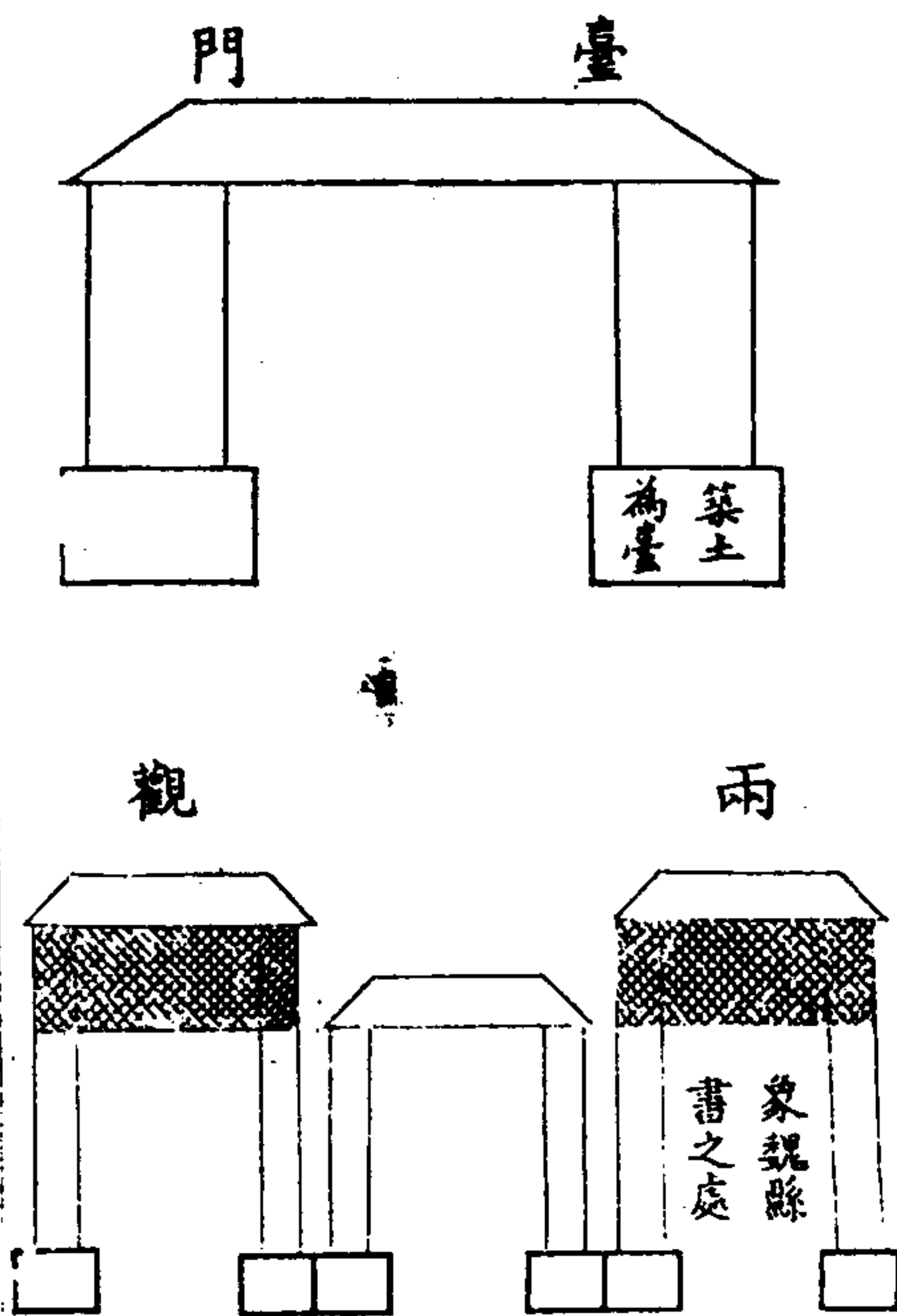
土



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注云闕者謂之臺疏云兩邊築闕為基  
基上起屋曰臺門釋宮云觀謂之闕說文云闕門觀也釋名云  
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公羊傳子家駒曰設兩觀天子  
之禮是則大夫不臺門諸侯不兩觀也魯之兩觀亦惟雉門有  
之故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謂之闕者中央闕然謂之兩觀者  
其兩角浮思可眺望也鄭注攷工記云宮隅謂角浮思疏云浮  
思小樓古謂之樓者皆取廢廢交疏之義釋名云樓言戶牖之  
間有射孔要要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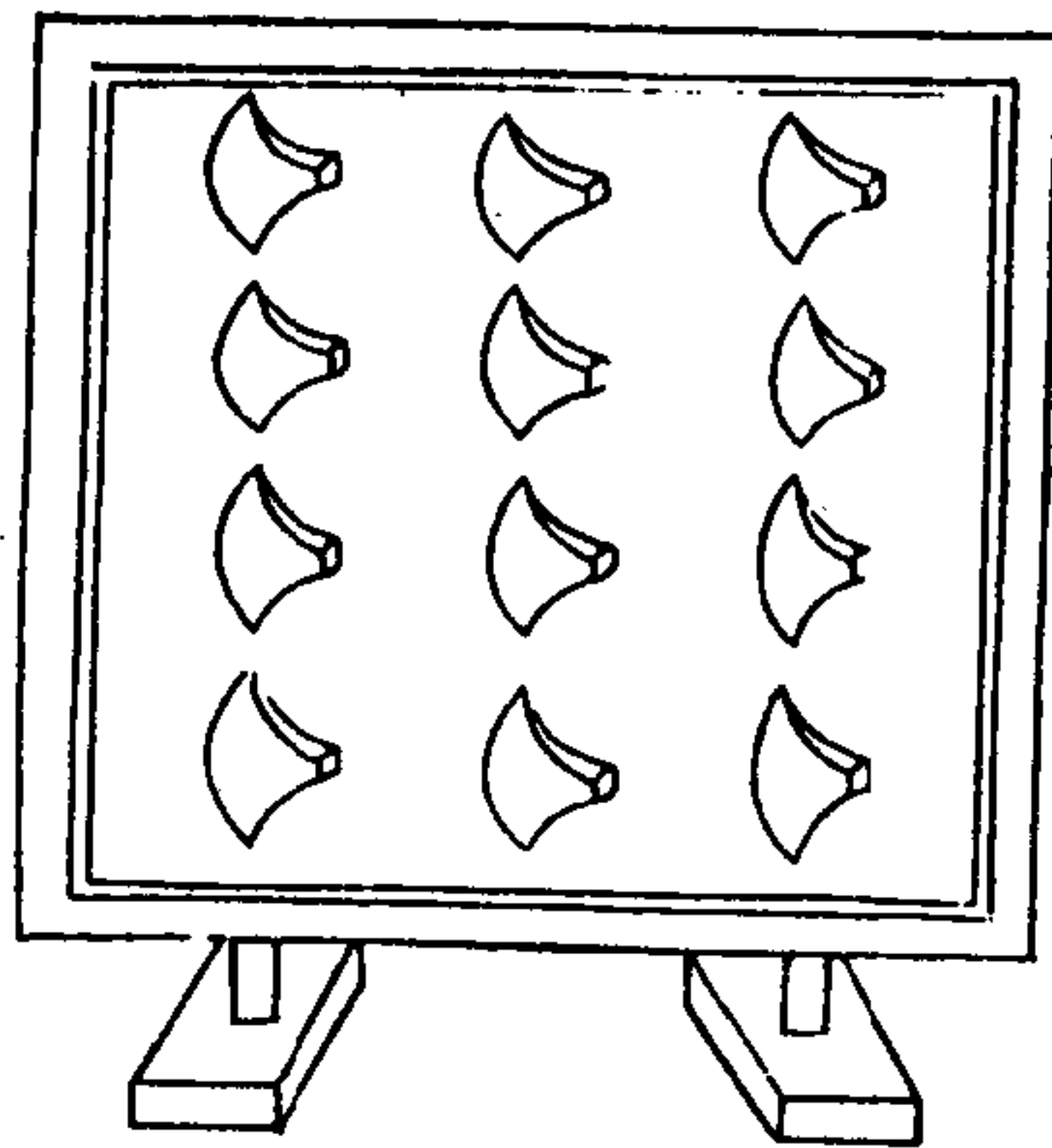
名物一宮

土





黼 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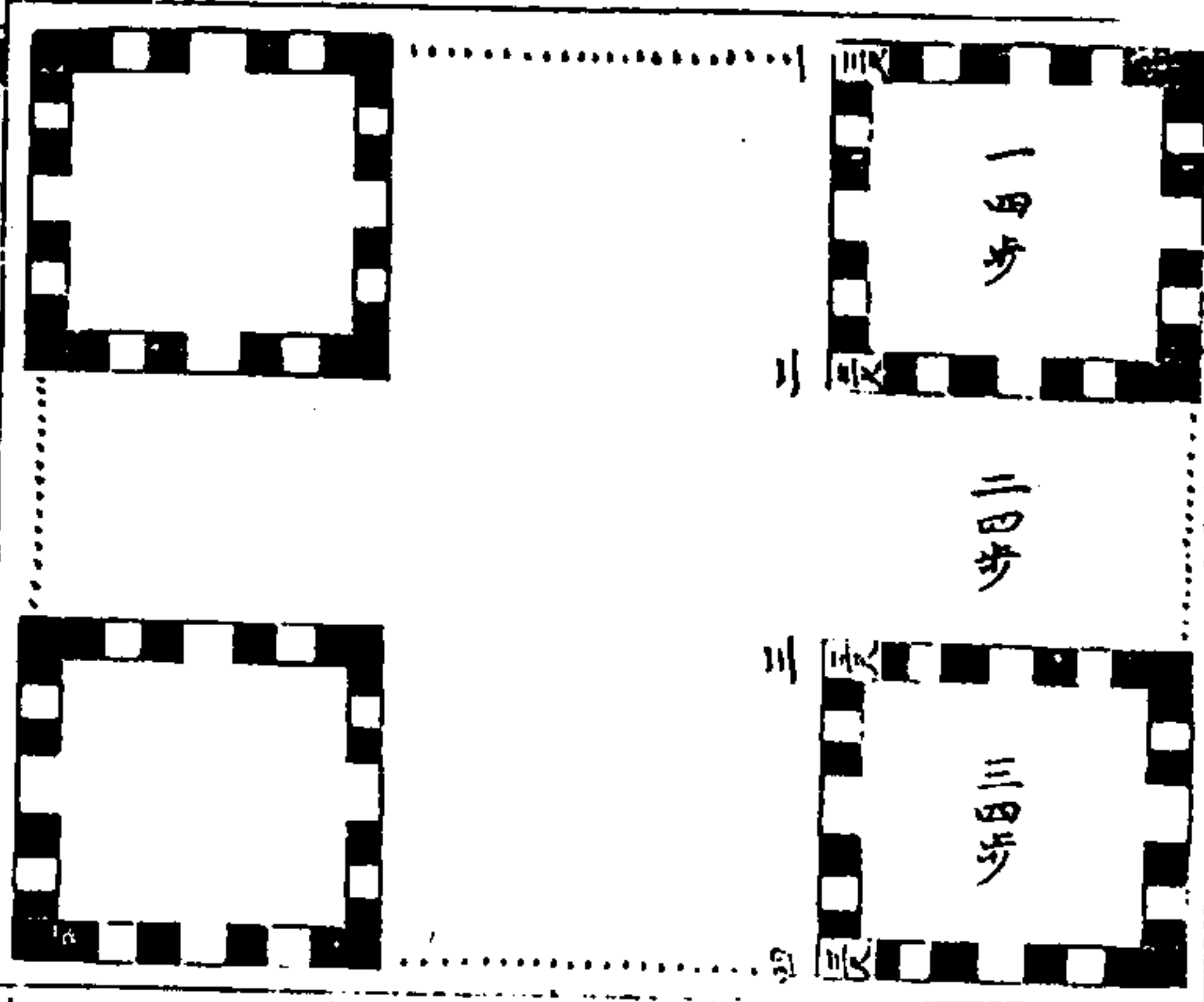


名物一宮

圭

觀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鄭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  
綈谷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司几筵王位設黼依鄭注斧謂  
之黼其黼白黑采以絳帛為質其制如屏風賈疏云續人職白  
與黑謂之黼若據綈于物上為全斧之形近刃白近登黑或說  
漢時屏風以綈素為之綈赤也素白也象古者白黑斧文非也

夏 世 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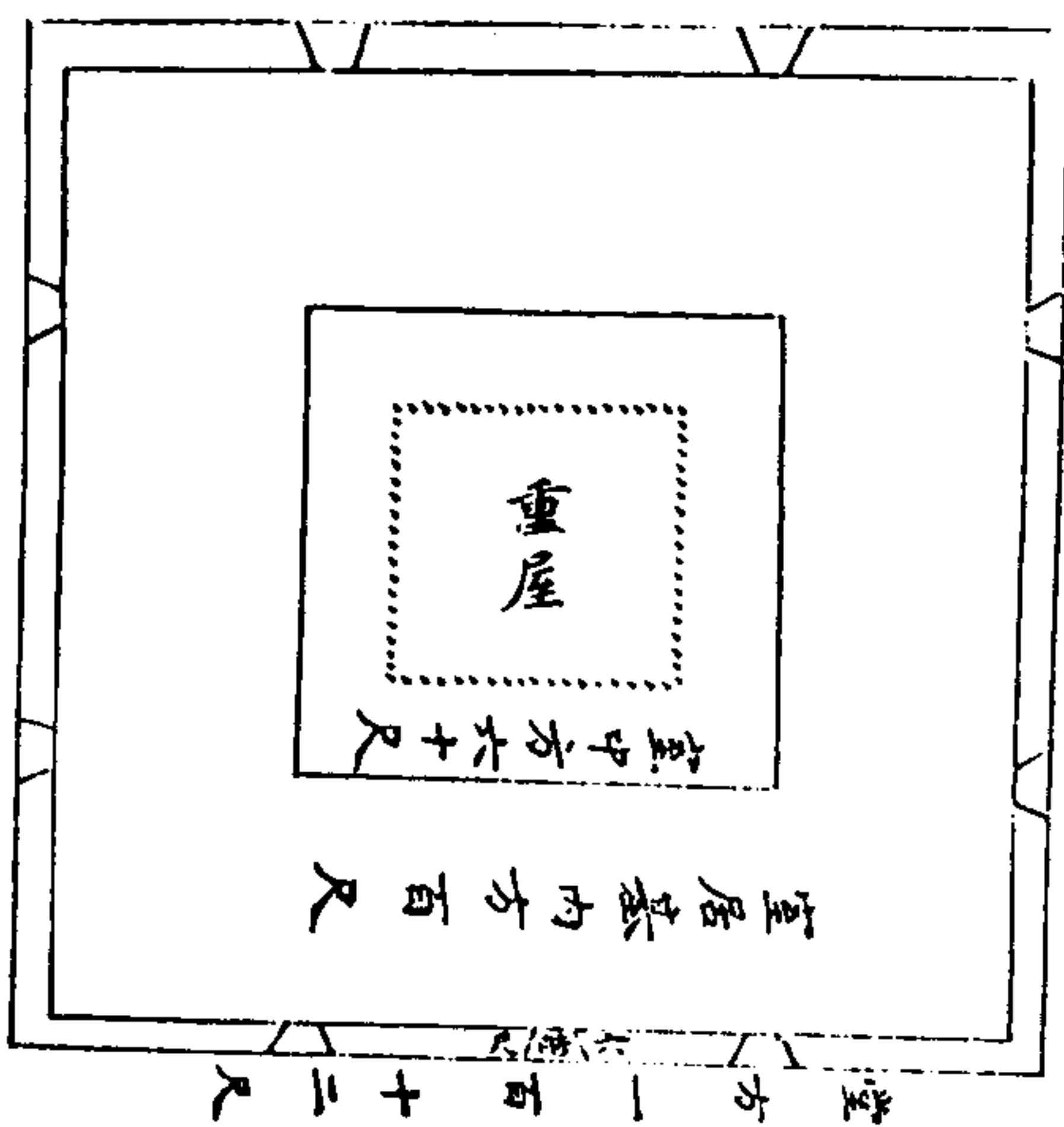


名物一宮

西

說詳 明堂 禮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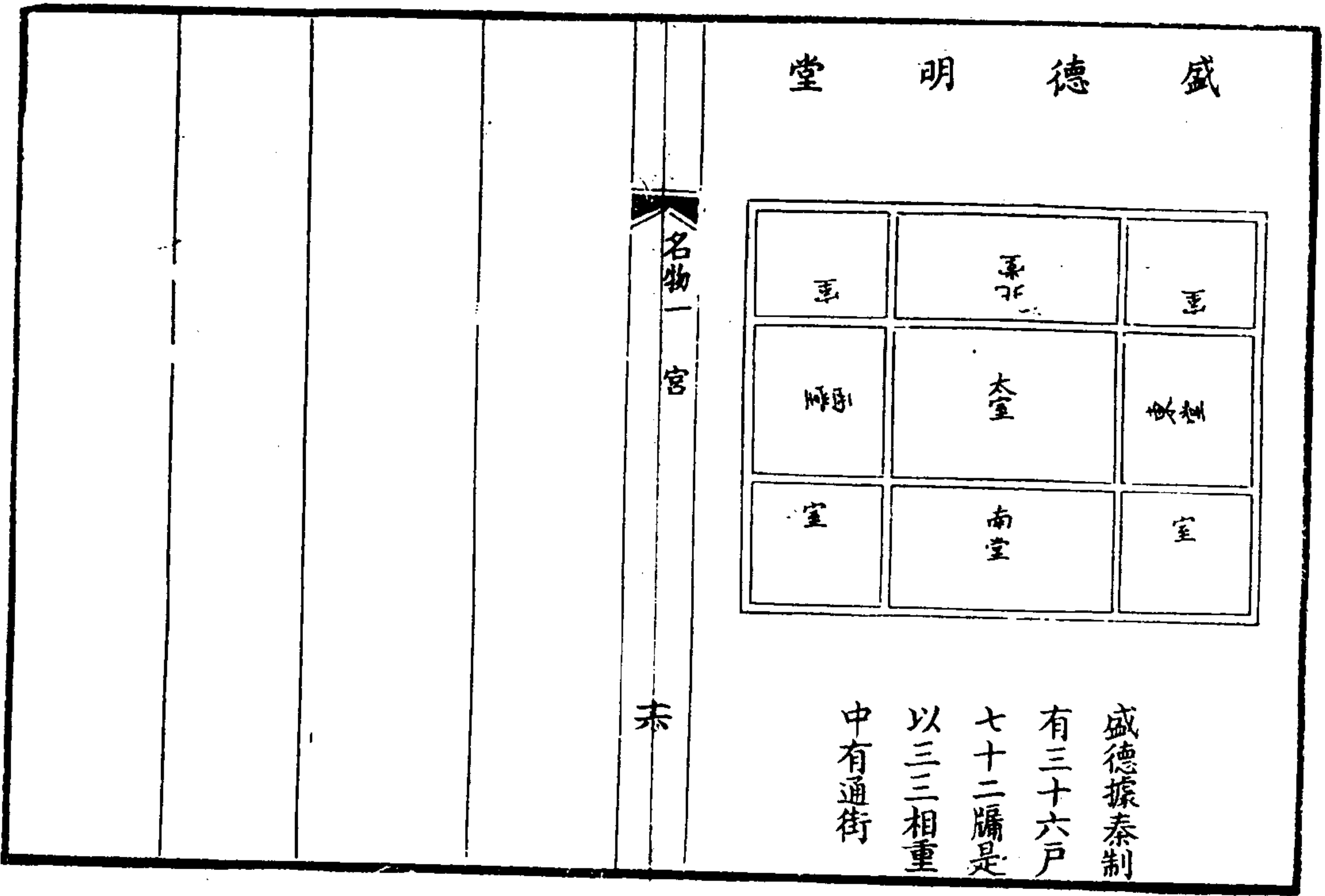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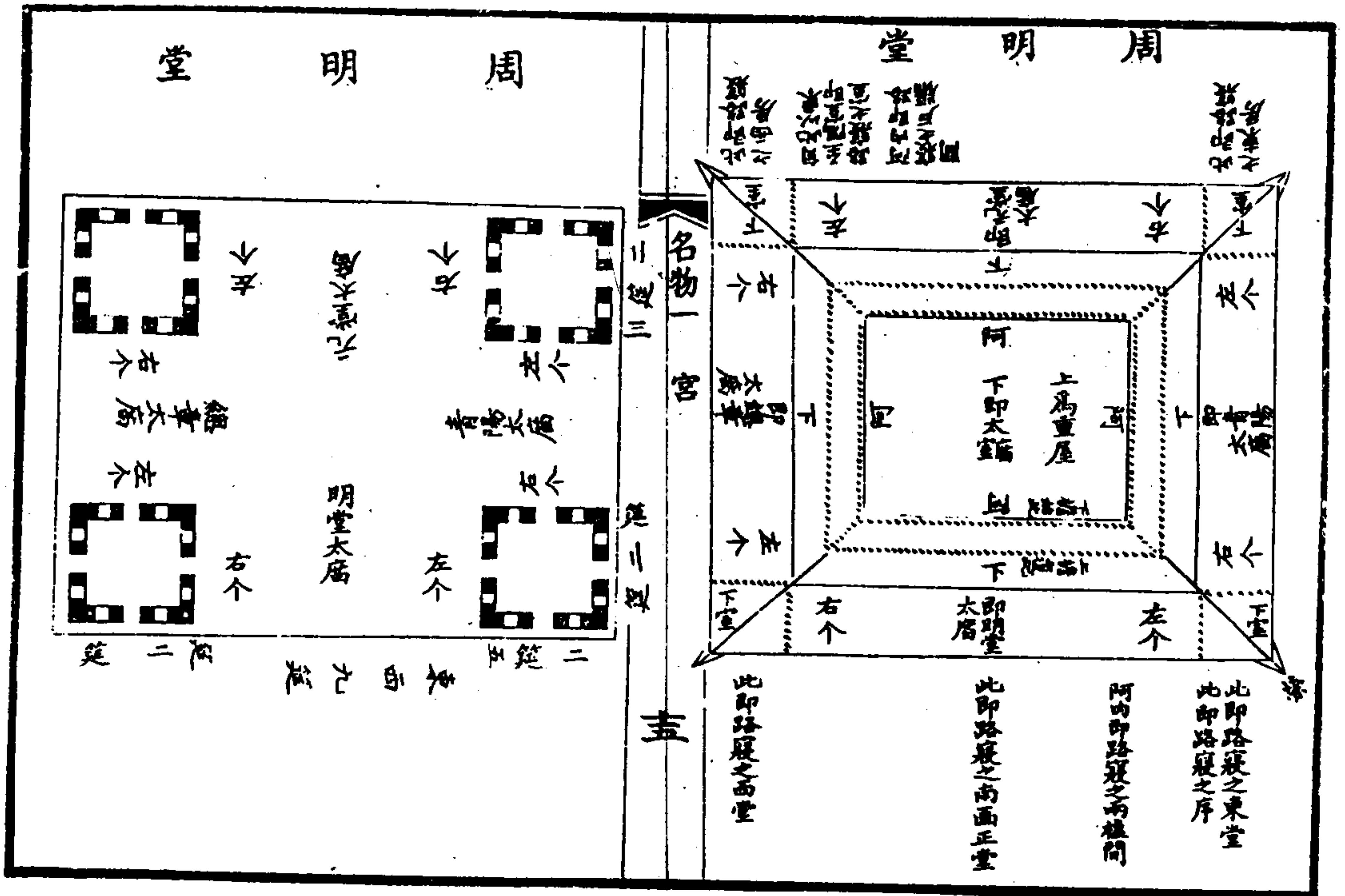
殷 重 屋 周 初 明 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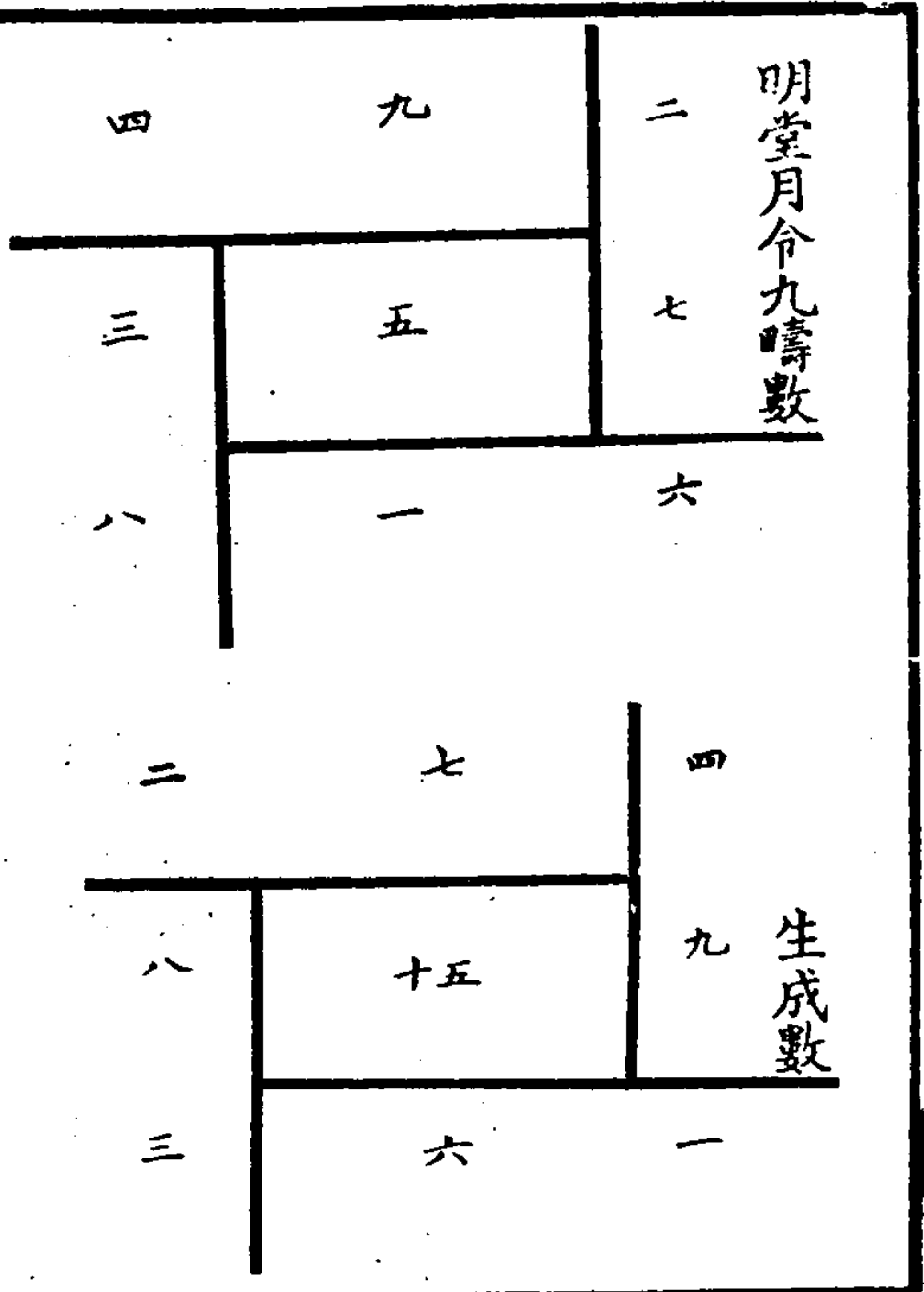
名物一宮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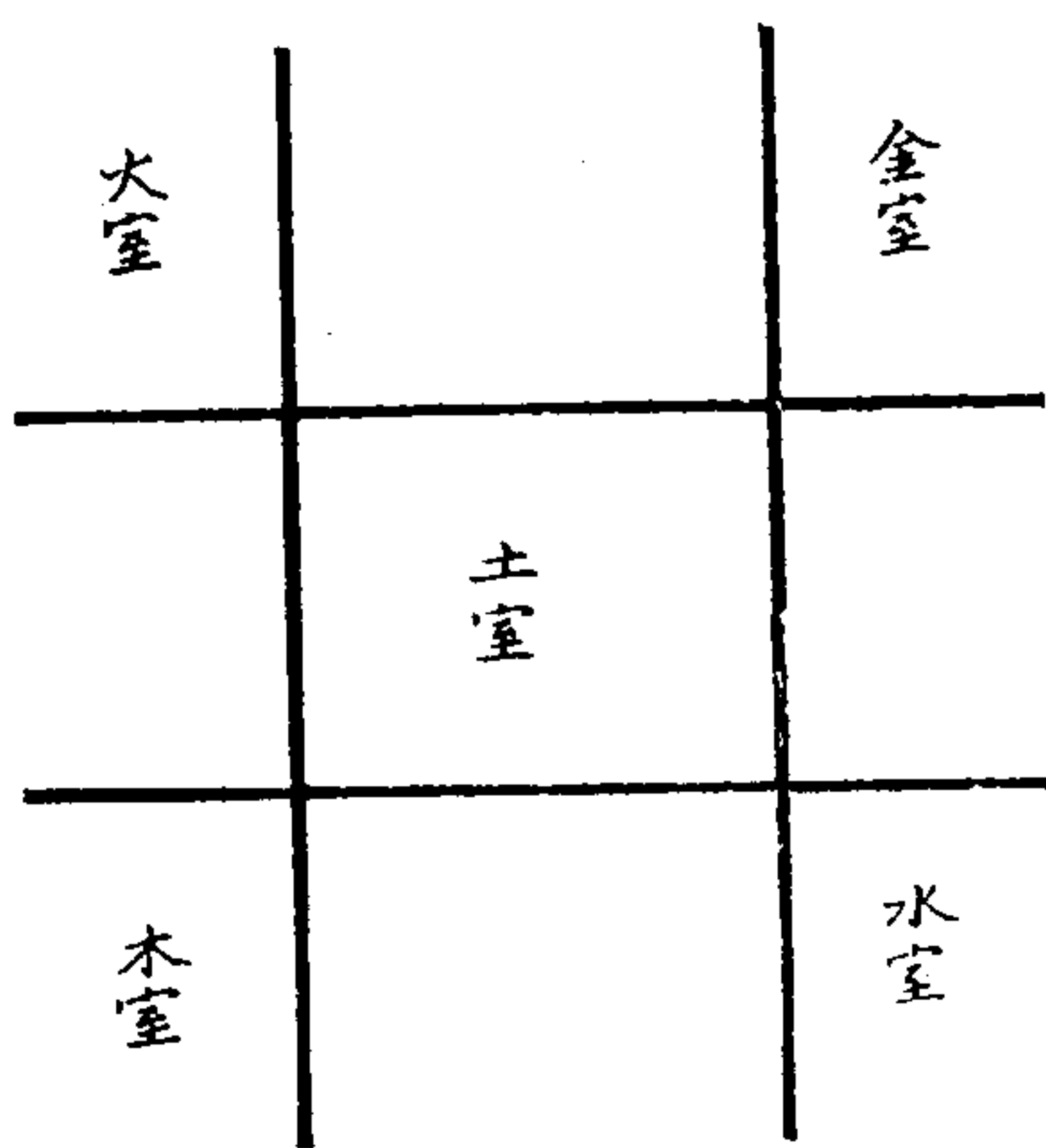


名物一宮

七

明堂月令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此以九疇言也九疇術家謂之大一下行九宮法其數錯綜本無定位而五居中上下左右四隅各合十爲太乙下行九宮之最吉者故月令取以爲法今本鄭康成五室象五行之義而以生成數定之于下

鄭注明堂五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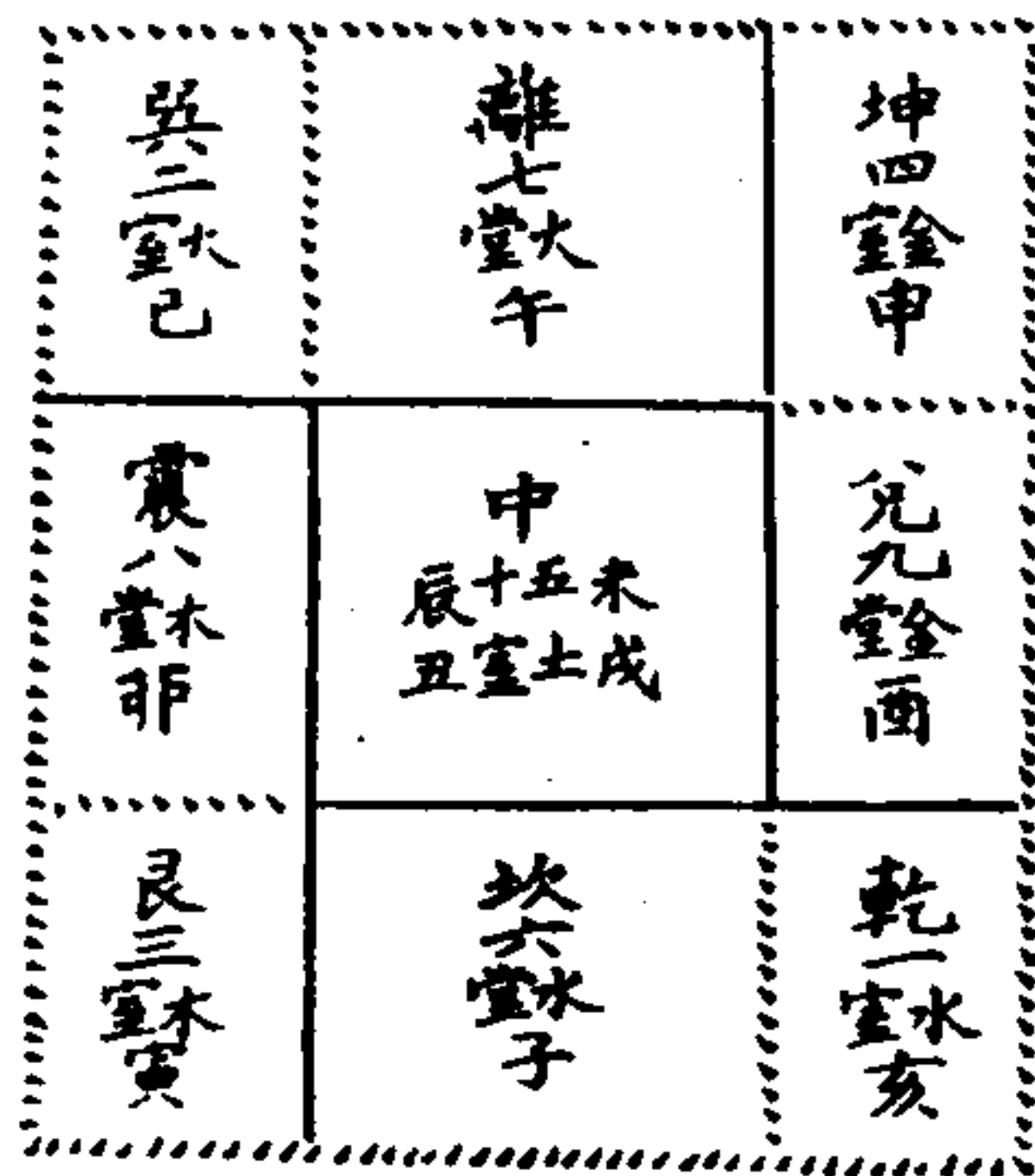
名物一宮

木

鄭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今本此語更以五行生成數合八卦方位十二支以闡其義如左



鄭注明堂五五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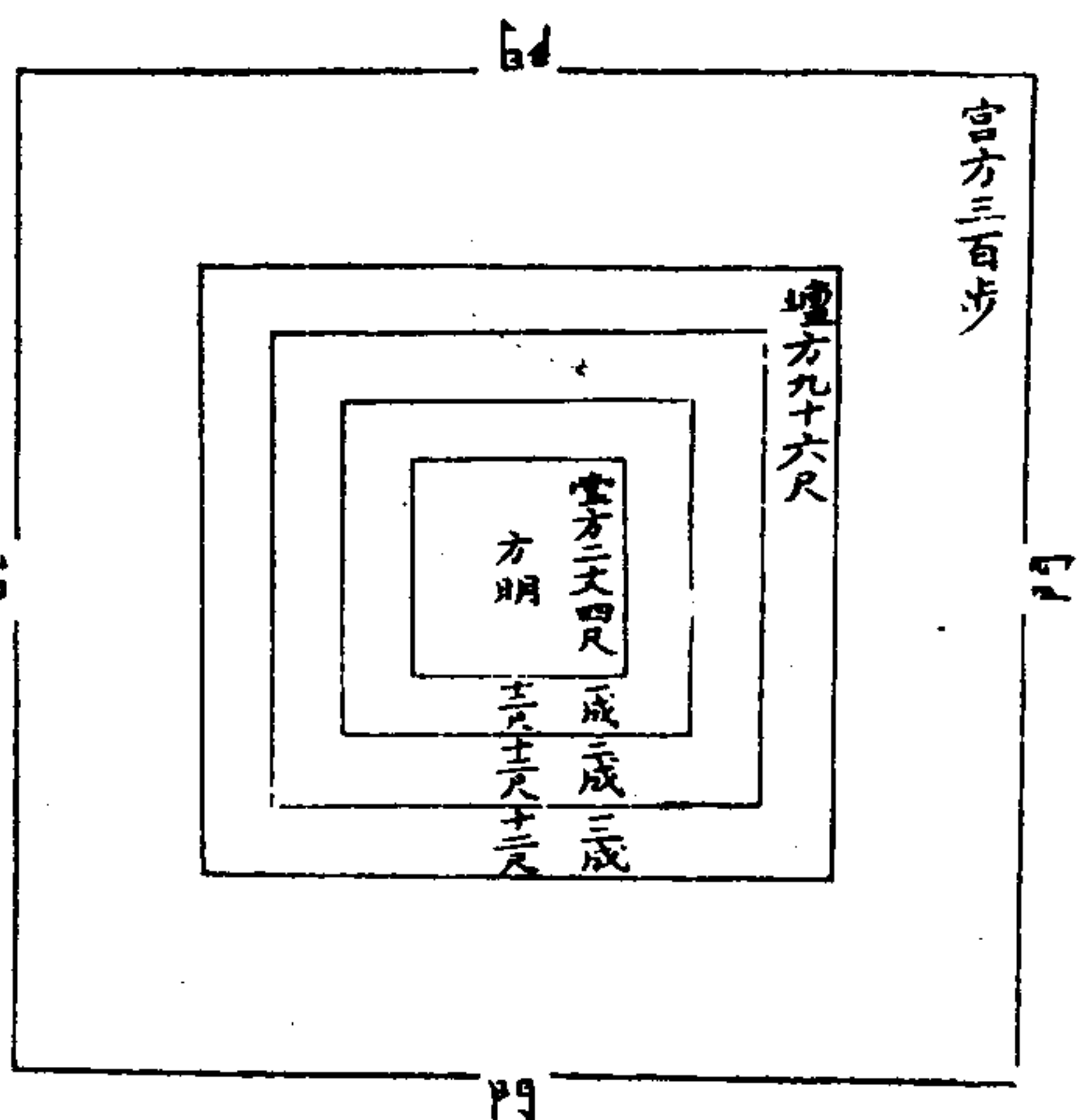


名物一宮

九

案天一生水于乾金而六成之于坎故坎為水堂乾為水室于支屬亥子地二生火于巽木而七成之于離故離為火堂巽為火室于支屬巳午天三生木于艮水而八成之于震為木堂艮為木室于支屬寅卯地四生金于坤土而九成之于兌故兌為金堂坤為金室于支屬申酉近人不達鄭意或改易其文或輕駁其義故特圖而為之說故于震二字

壇壝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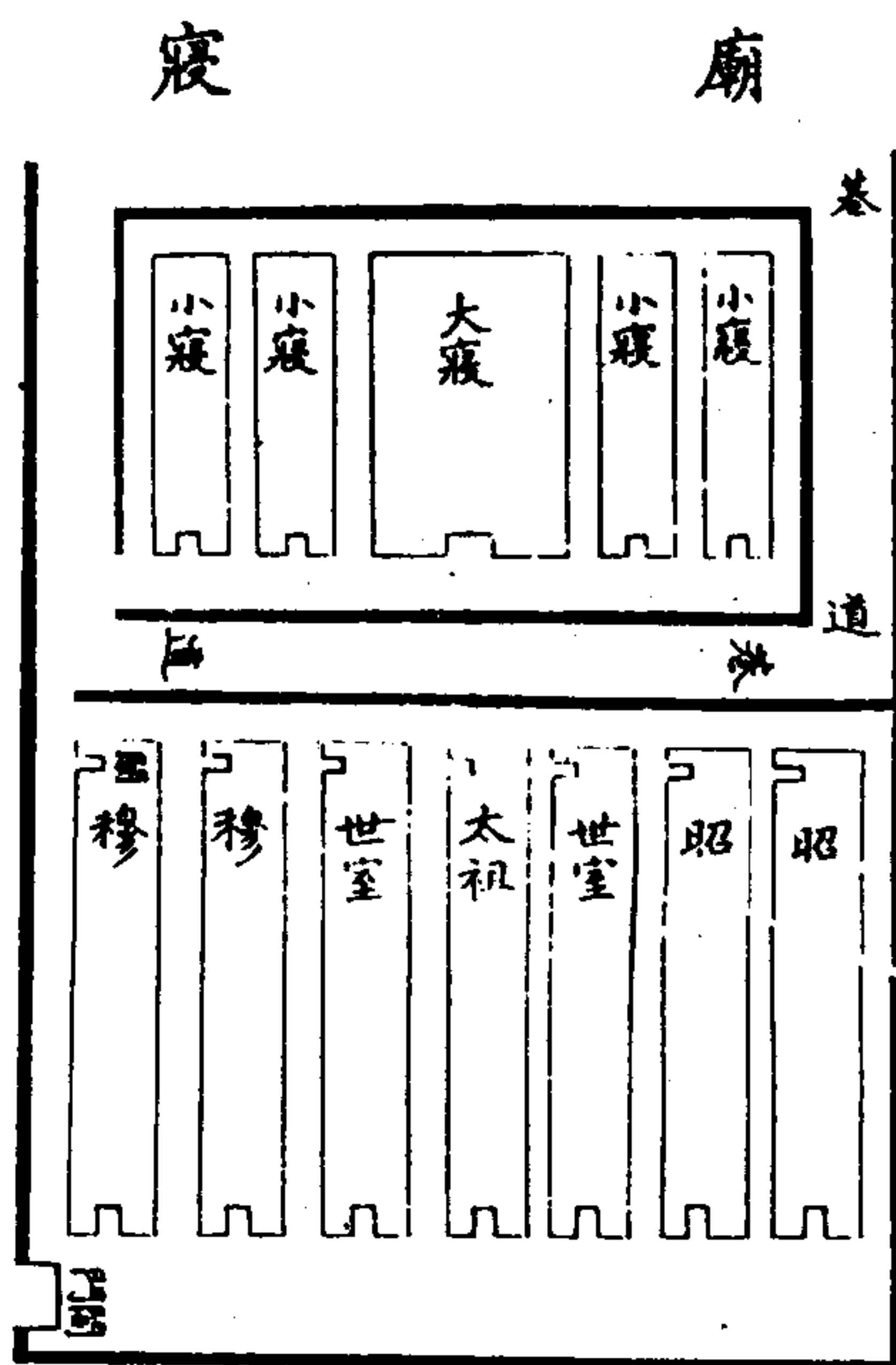


名物一宮

十

觀禮云諸侯觀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木也方四尺司儀云為壇三成鄭注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王巡狩至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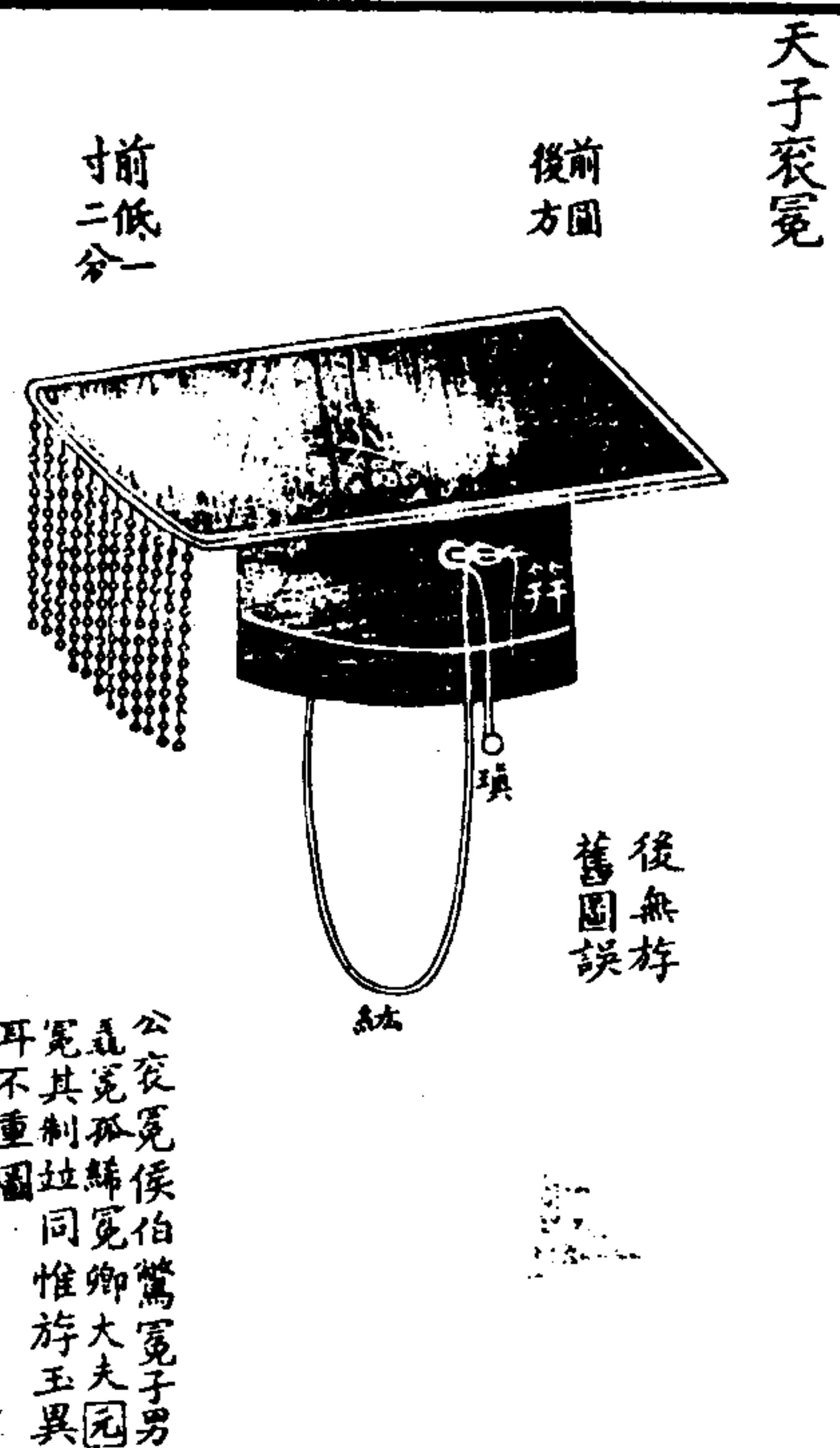




名物一 宮

北

周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又云大喪復于小寢大寢鄭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洪筠軒云前曰廟後曰寢各自為垣故廟七寢五不相違背寢南廟北亦必有街相通故婦人得由廟北以出入于闔門左傳子太叔之庶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是亦寢南廟北有路相通之證



名物一 服

北

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旒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玉璫玉笄鄭注侯當為公字之誤也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是則公之衮九旒九玉侯伯之鷩七旒七玉子男之毳五旒五玉孤之絺四旒四玉卿大夫之元三旒三玉也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董巴與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後漢書與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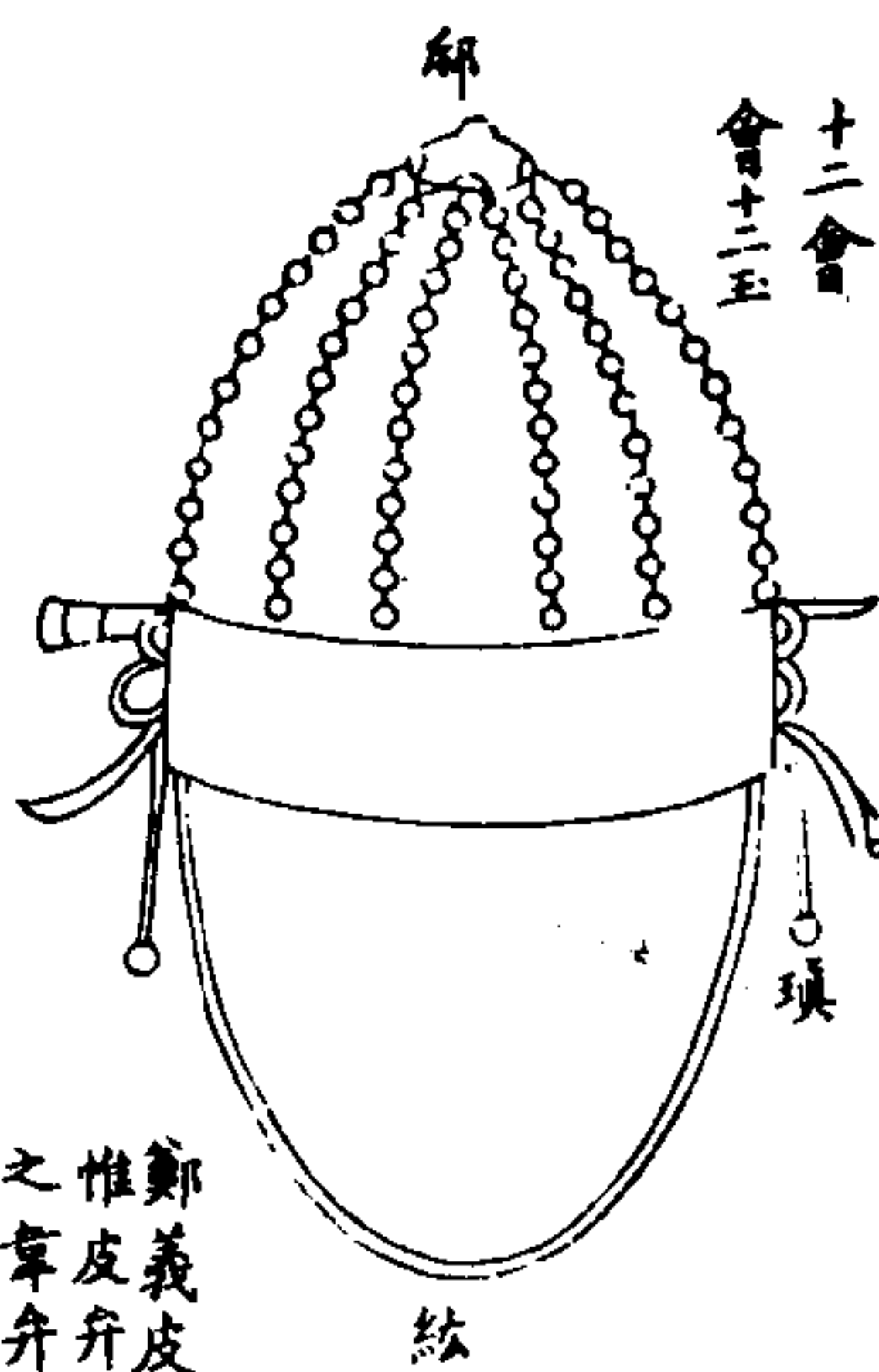


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衆四寸後衆三寸三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案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禮緯旒衆目橫塞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此大小夏侯氏說所本也戴氏東原曰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玉藻所云前後邃延者謂延之前後出於武者皆深邃耳前後據延言不據延之衆者言斯言可正諸儒相傳之誤

名物一服

三

天子皮弁



鄭義皮弁韋弁同制惟皮弁以白鹿皮為之韋弁則以韋為之吳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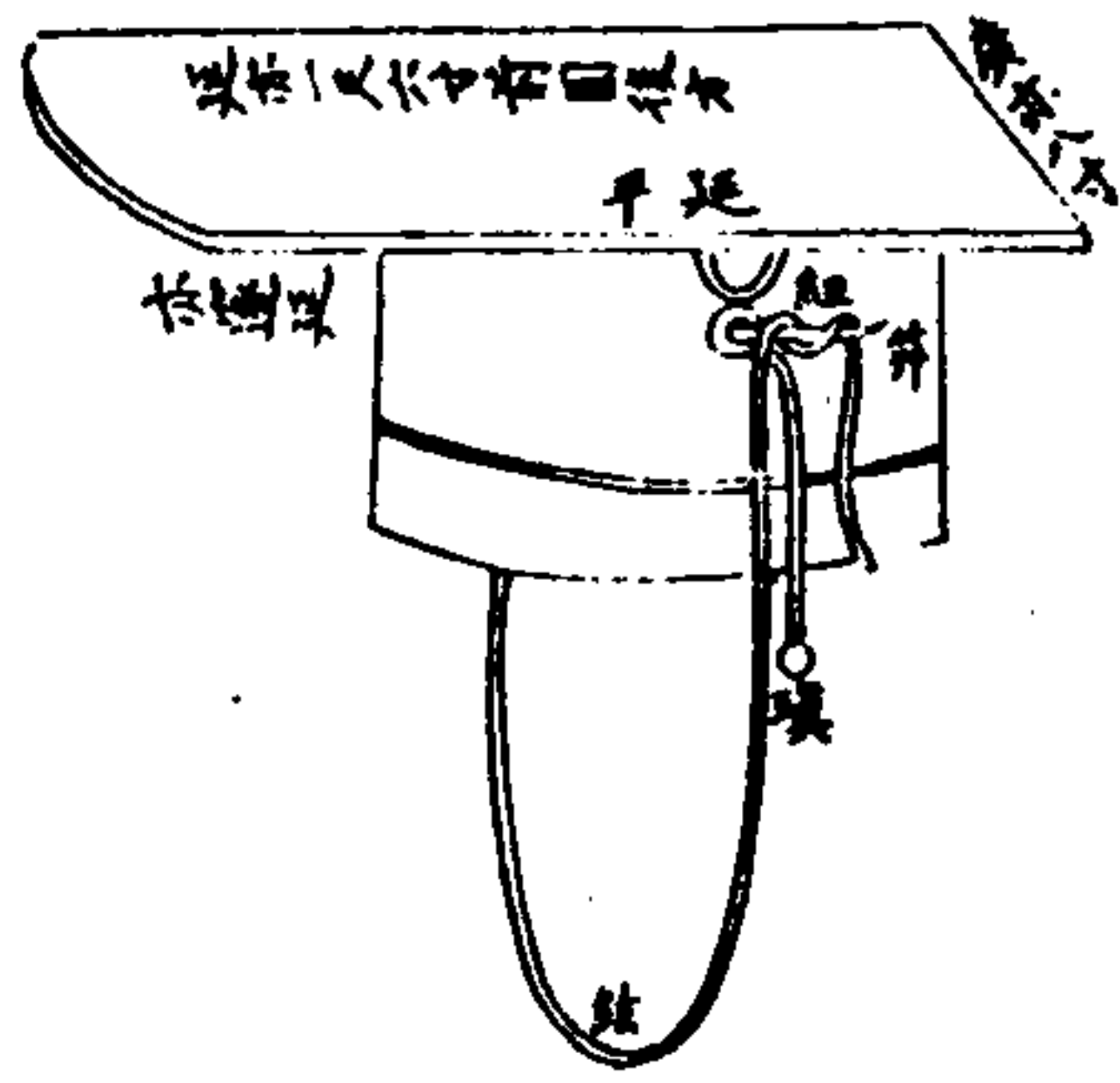
名物一服

五

周官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鄭注會縫中也璫讀如薄借茶之茶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抵也疏內頂以象骨為之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孤璫飾四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之大夫璫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及士之會無結飾釋名云弁如兩手相合拊時也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韋韋為之謂之韋弁據釋名說三弁之制相同惟其所為皮色為異耳鄭義爵弁如冕但無旒



爵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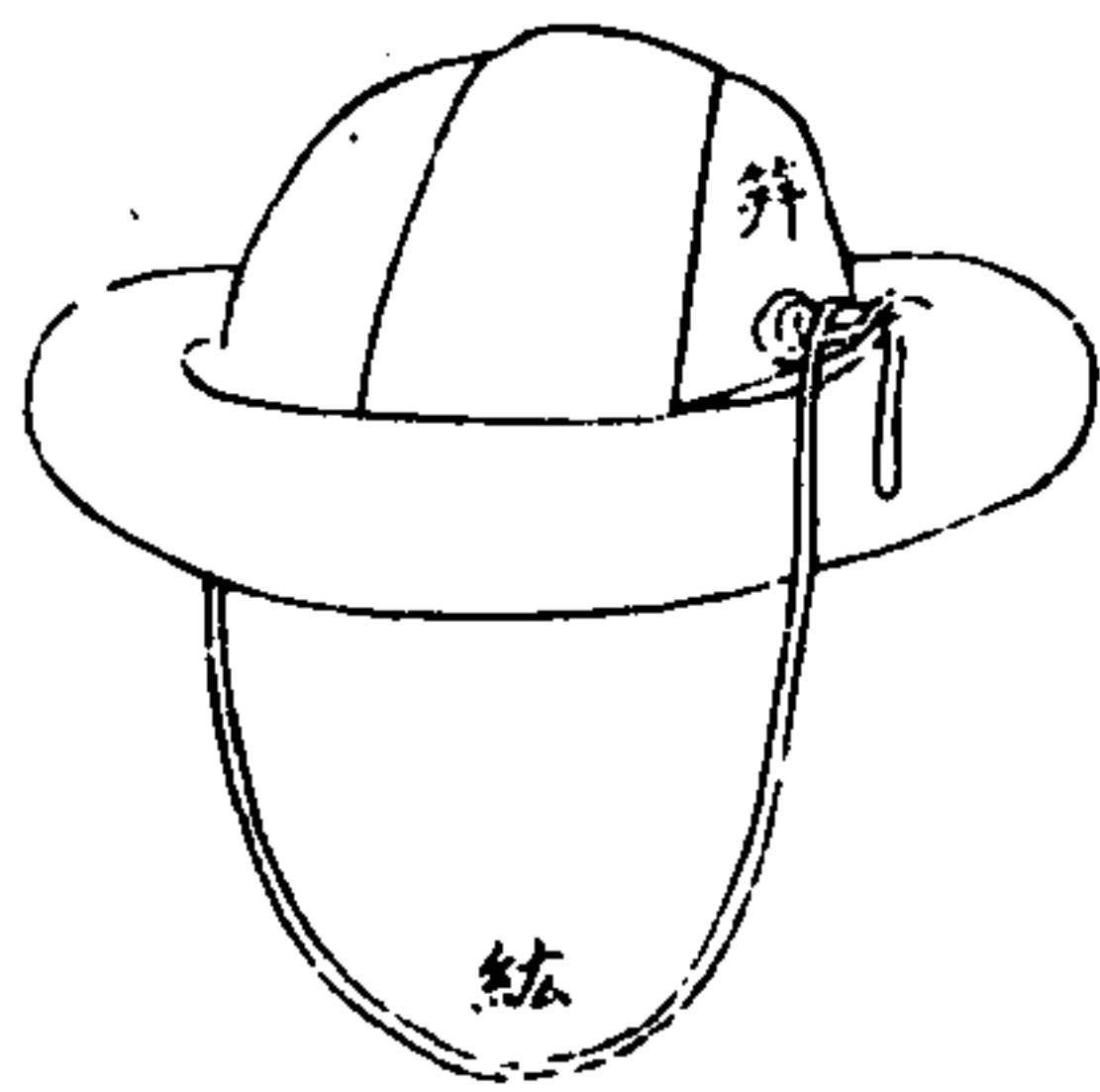


名物一服

其

士冠禮注云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  
緹其布三十升又云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纁耳疏云冕者  
俛也低前一寸二分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又弁經服  
有素爵弁弁師注云其弁如爵弁而素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  
士不辟積張舉文說凡爵弁無辟積且以為天子弔服有素爵  
弁君大夫即以皮弁為之未是

冠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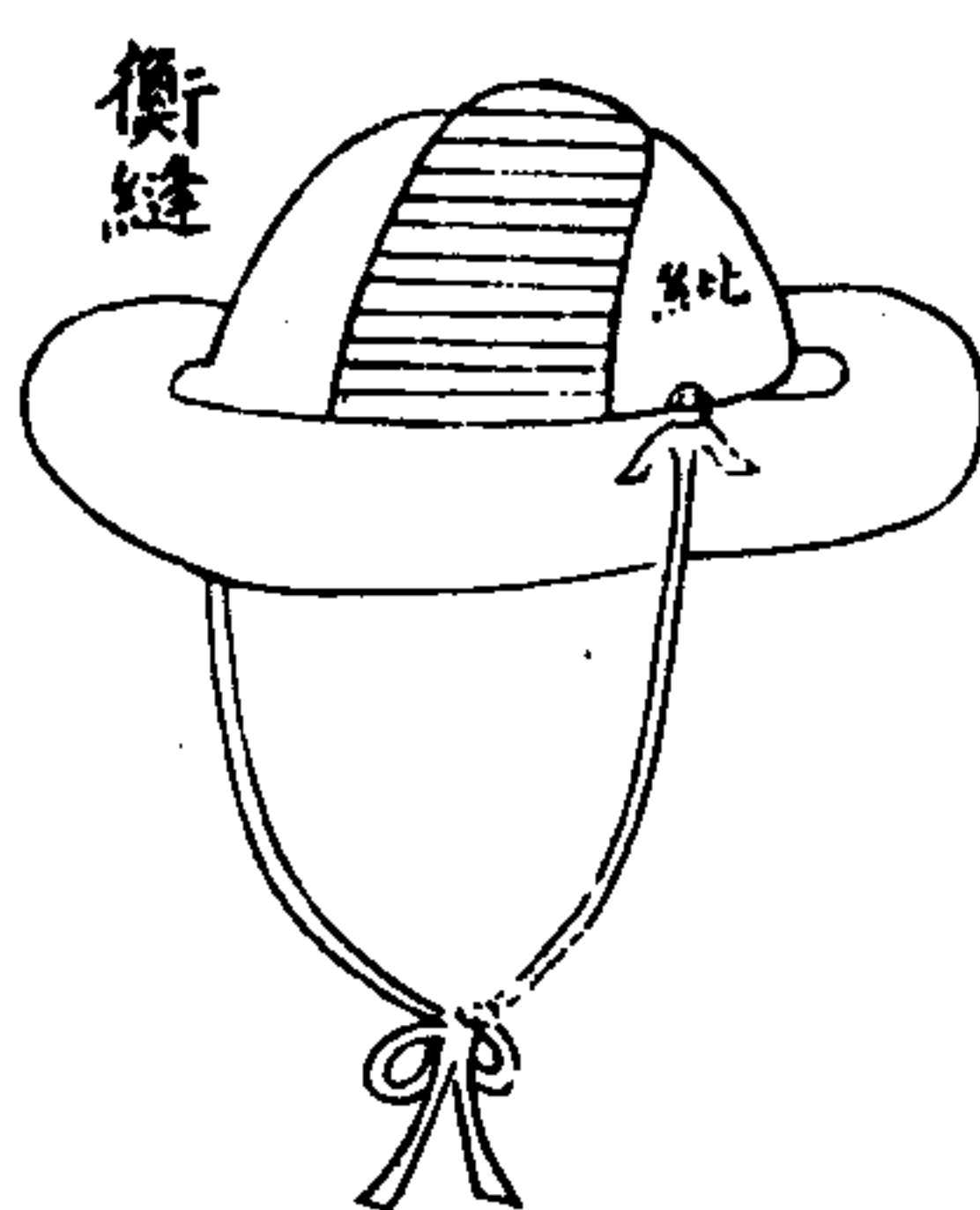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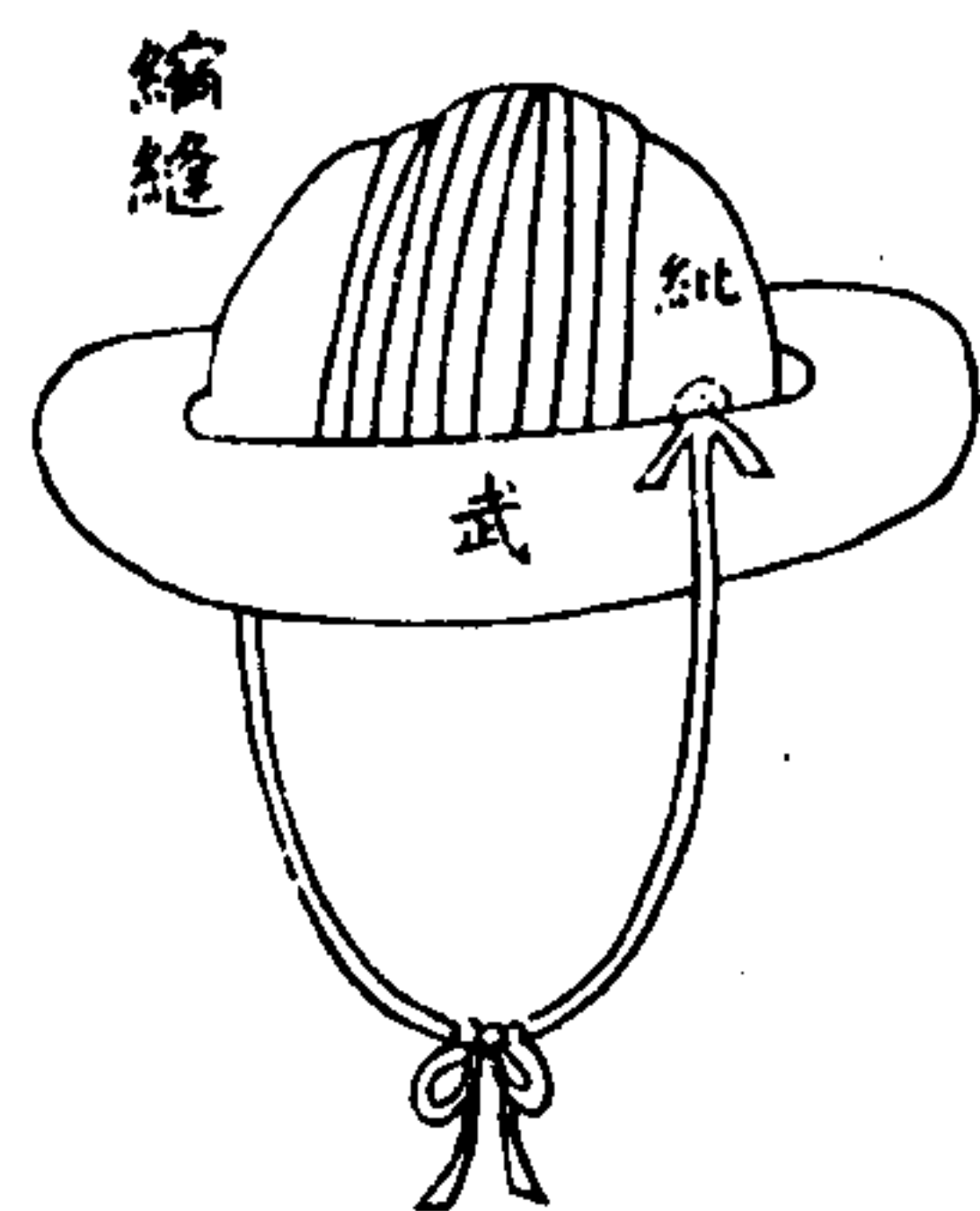
名物一服

其

冠弁者冠而如弁也其去延板而大委武與元冠同其施笄設  
絃又同皮弁故經謂之冠弁記謂之委貌左傳亦僭其服謂之  
端委穀梁謂之委端國語亦僭其笄謂之委笄其無笄絃者謂  
之元冠舊說冠弁元冠不分非說詳衣服門



元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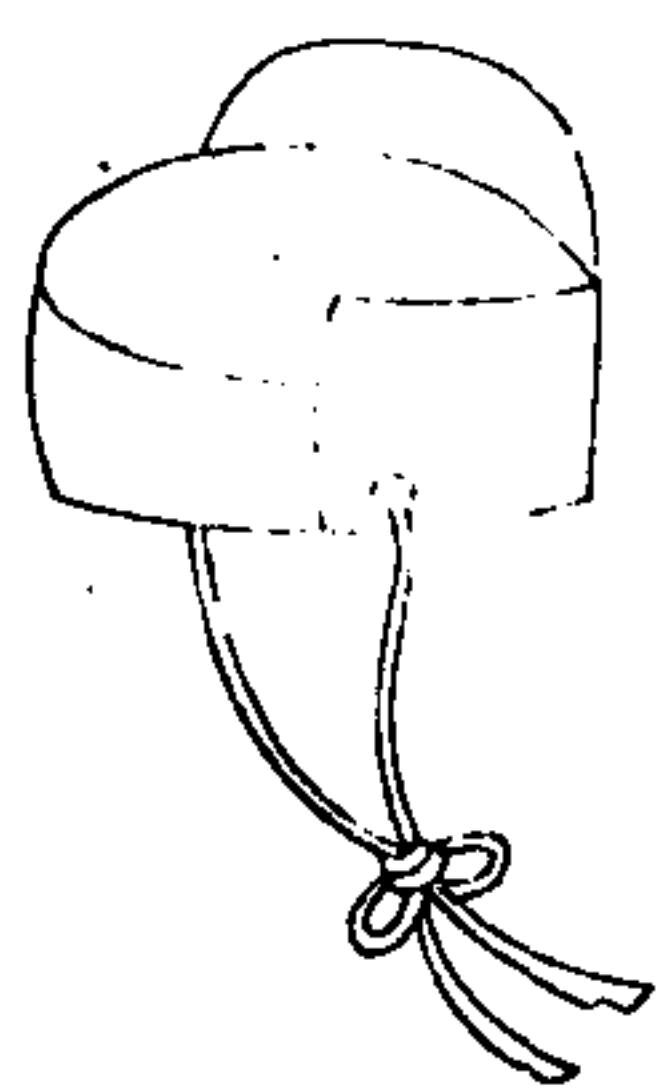


名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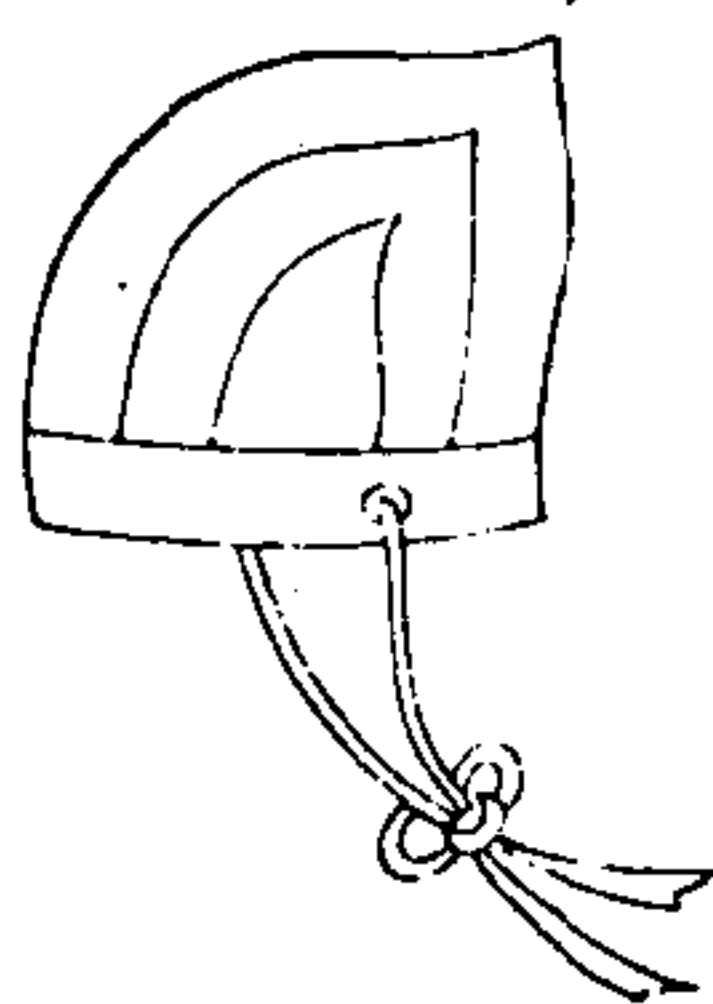
本

記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橫縫注云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孔  
疏云古謂殷以上今周也卷賈疏云卷冠外畢者冠廣二寸  
三寸圖作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吉冠  
則辟積無數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張圖冠  
廣二寸冠謂梁鄉黨圖攷吉冠梁亦二寸案今也橫縫今謂作  
記時非謂周孔疏似非縮縫橫縫皆謂縫其辟積非謂縫之於  
武賈疏亦非

太古冠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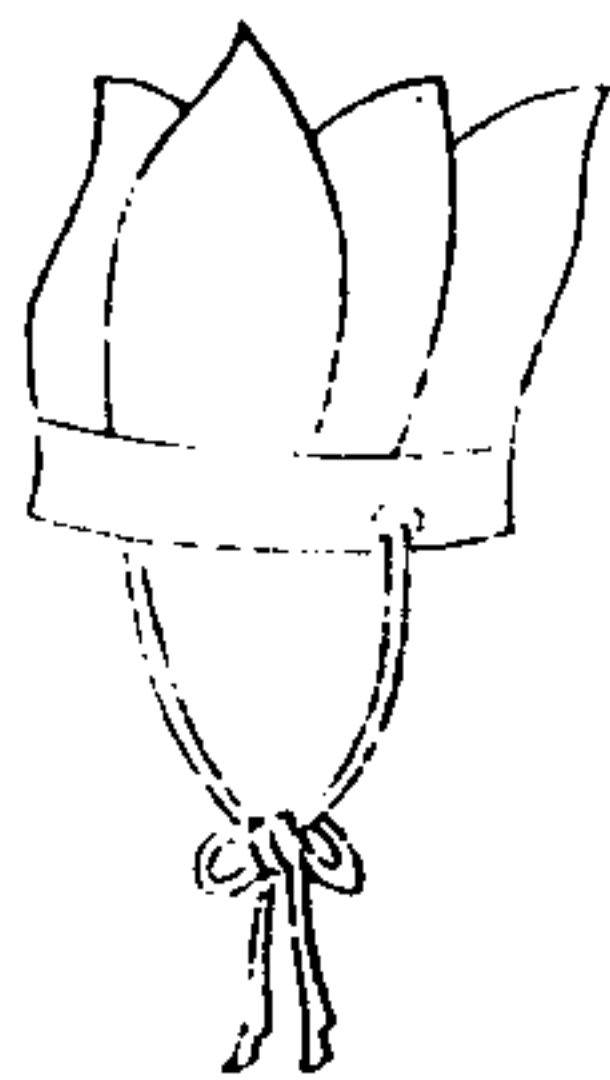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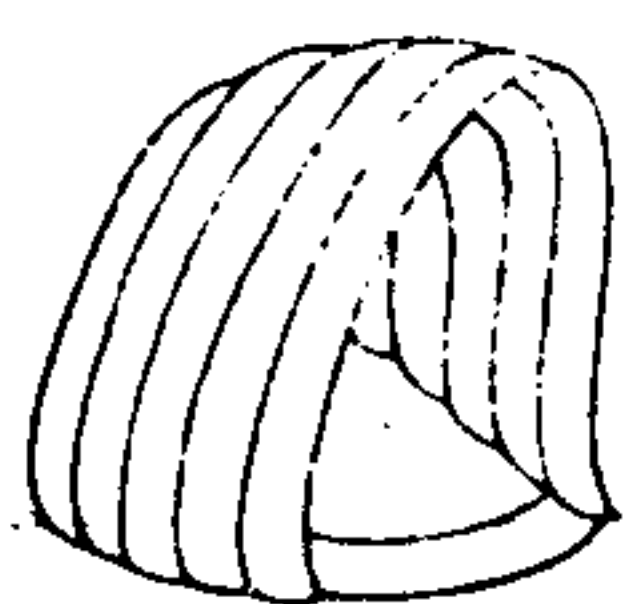
太古冠二



名物一

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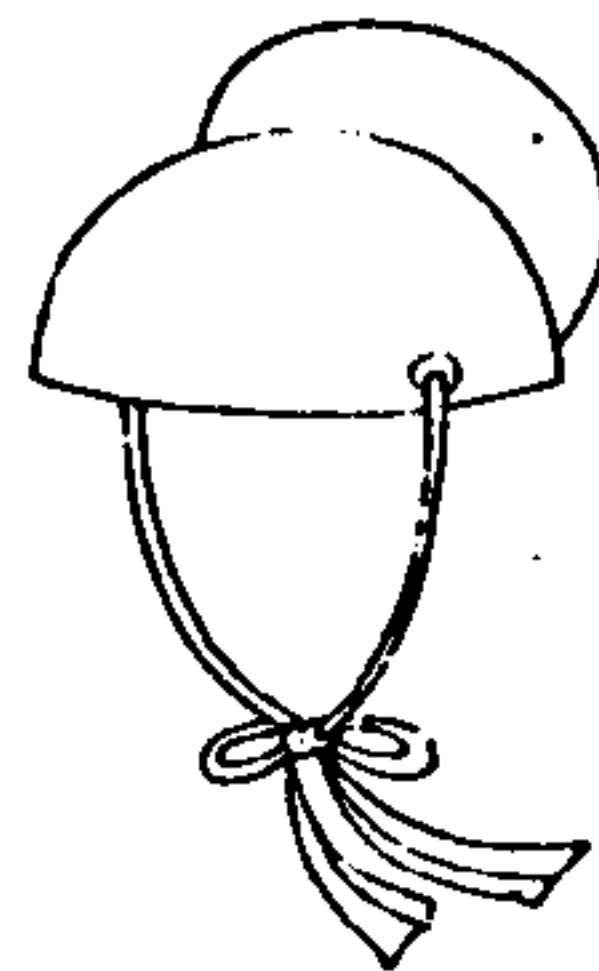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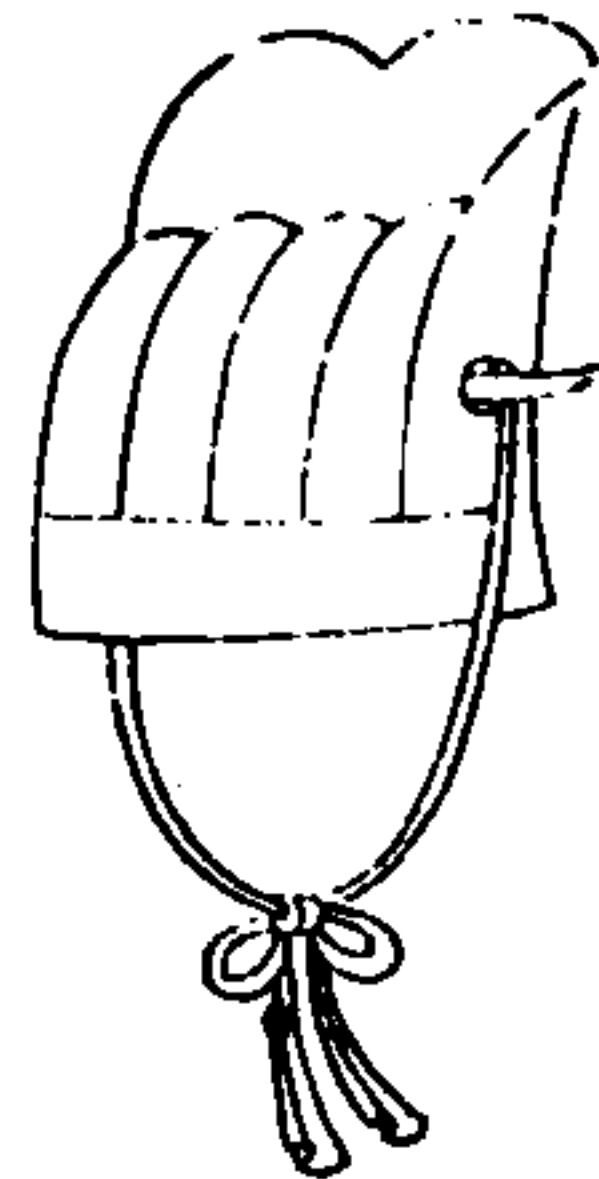
委貌一 張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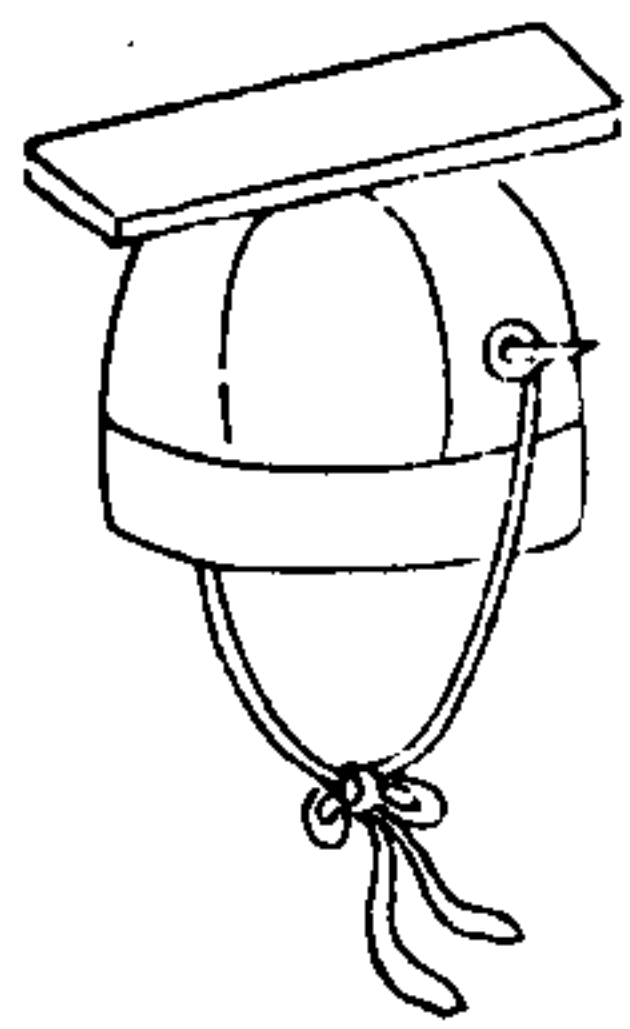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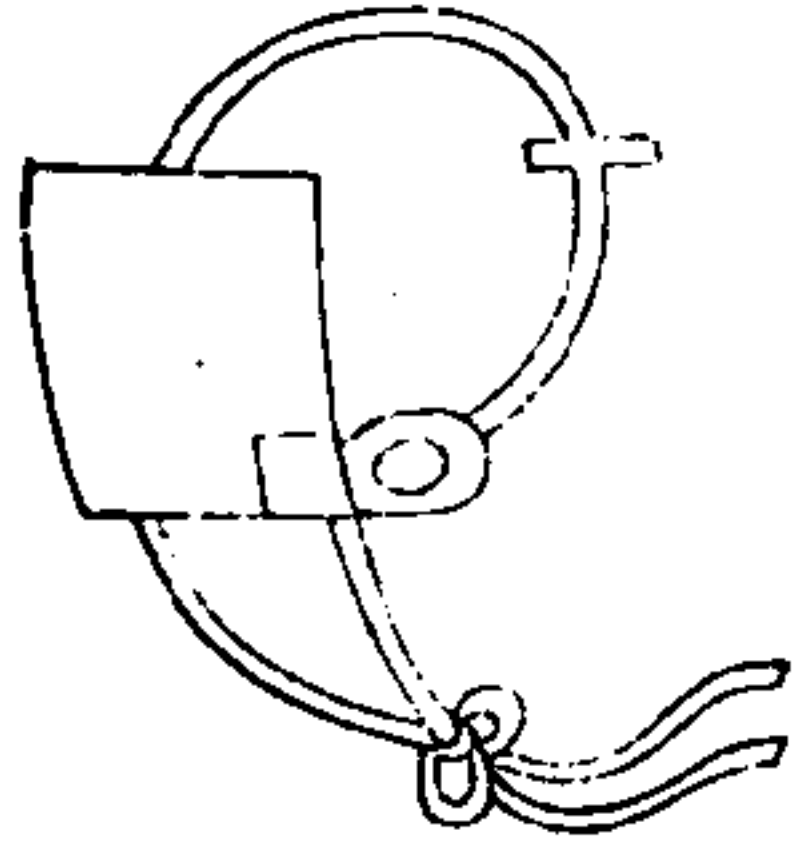
委貌二 梁正本

夏母追



殷章甫

周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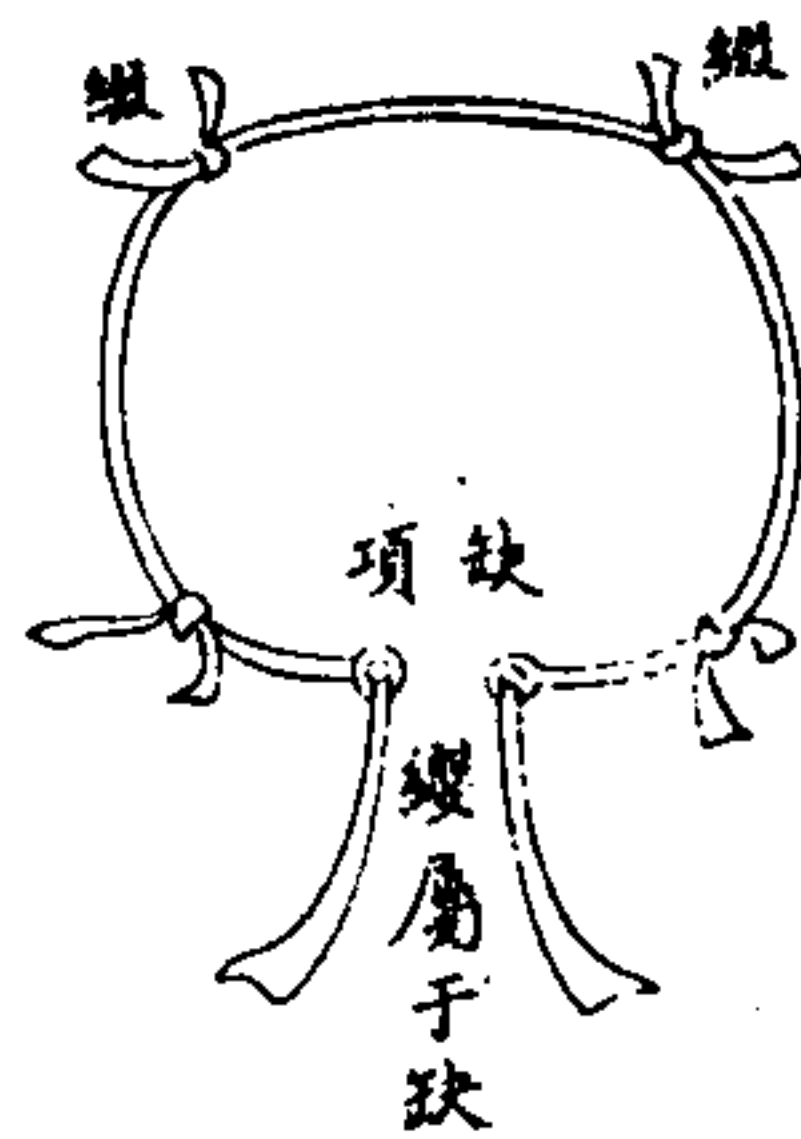


名物一 服

芘

右八舊圖增

缺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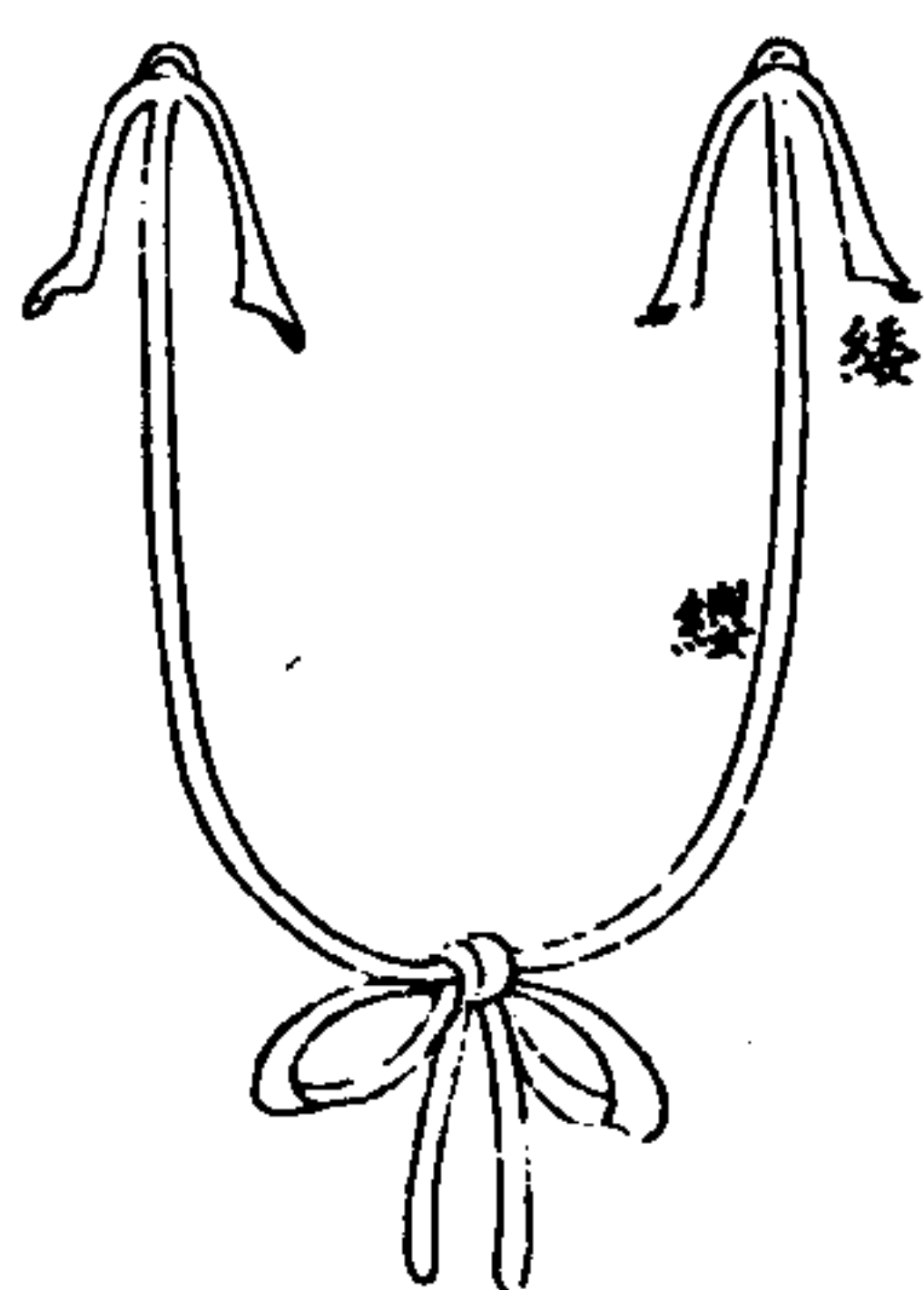
名物一 服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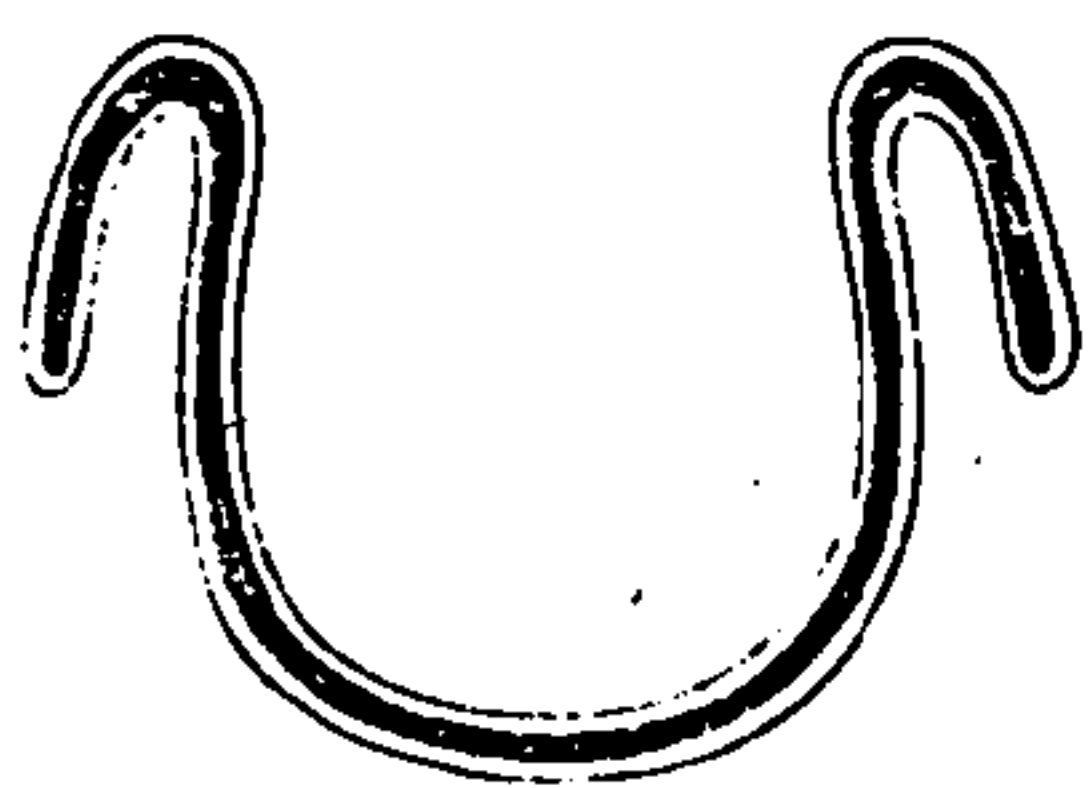
案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纓廣終幅長六尺鄭注云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類緇布冠無弁者著頰圓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綴亦由固頰為之屬猶著也無弁者纓而結其條也



綏纓



紃



名物一服

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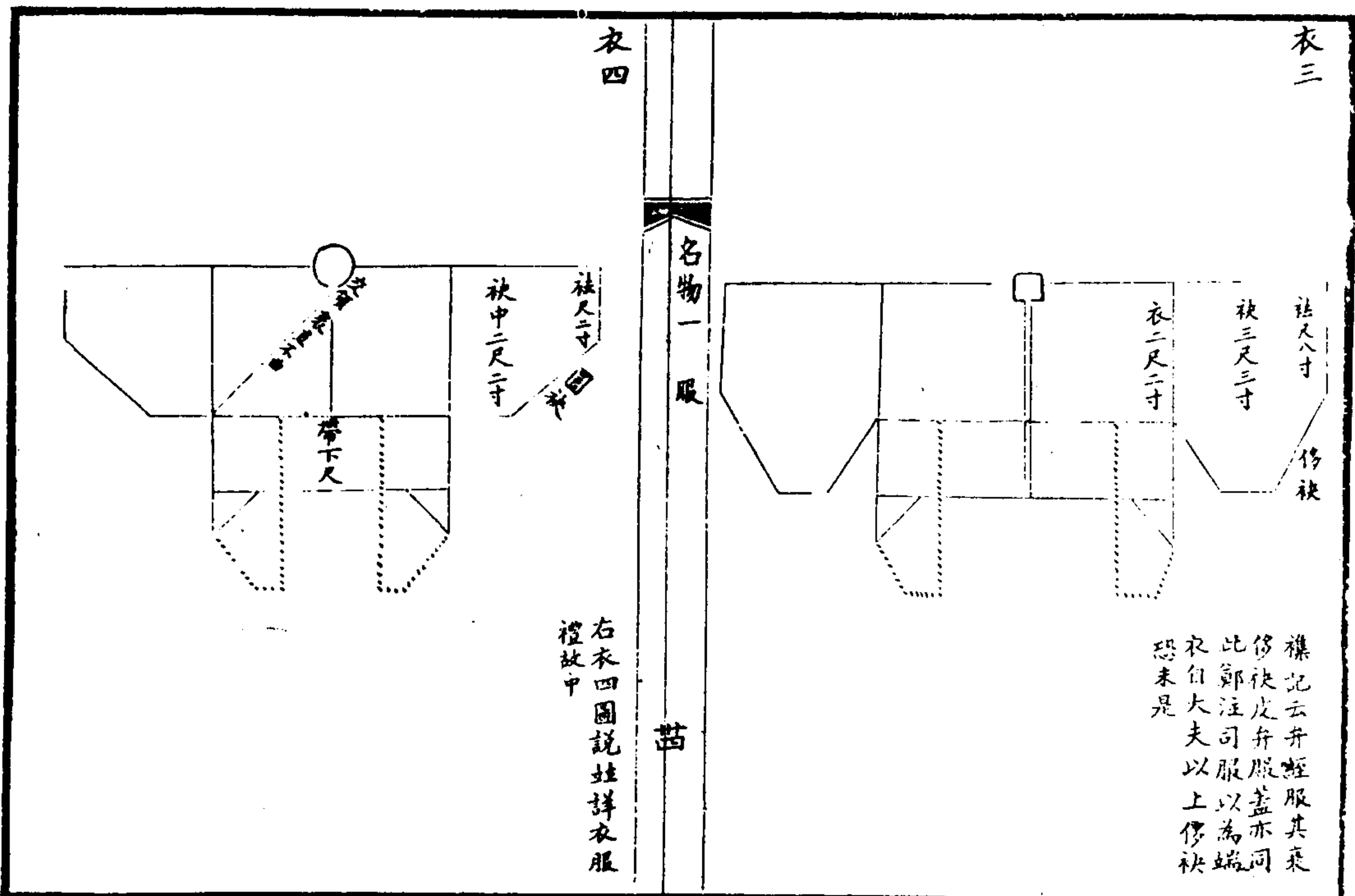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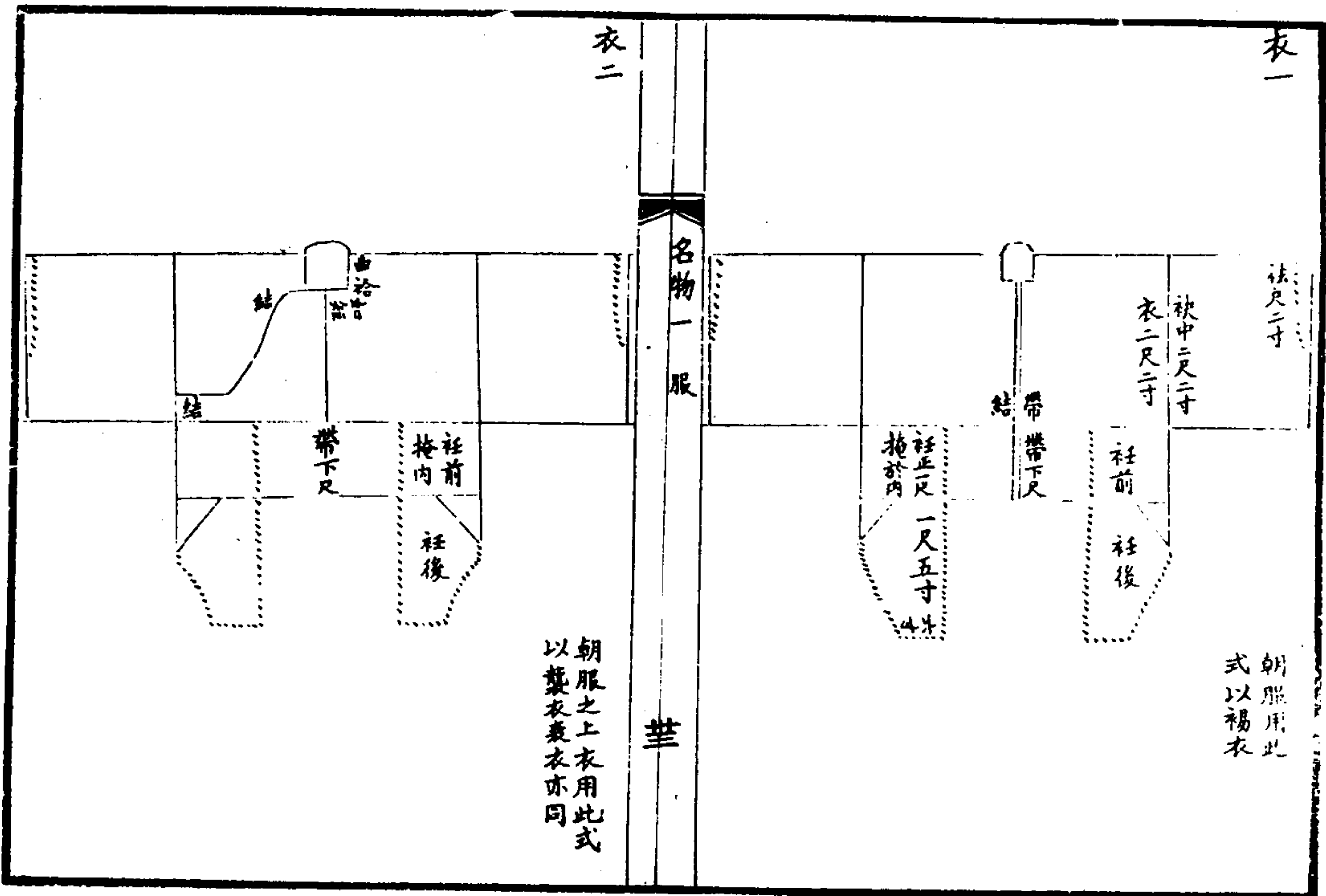
名物一服

世

士冠禮注云有笄者屈組為紃衆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紃纁邊組側亦也纓纓之飾也案玉藻元冠纁武注云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玉藻又云居冠屬武自天子達有事然後纓注云燕居著冠于武少威儀禮記云大帛冠緇布之冠皆不韃委武元編而后韃疏云既別安卷灼然有韃今案韃與纓通古冠武殊故施纓以屬武非謂纓之衆餘也大白冠為冠武連屬不纓緇布冠為冠而微之可也不纓而元編二冠為有事之冠其冠與委武不屬恐以有事而冠武散失故用纓以固之禮記玉藻兩文相通玉藻又云元冠紫纓自魯桓公始也注云纓當用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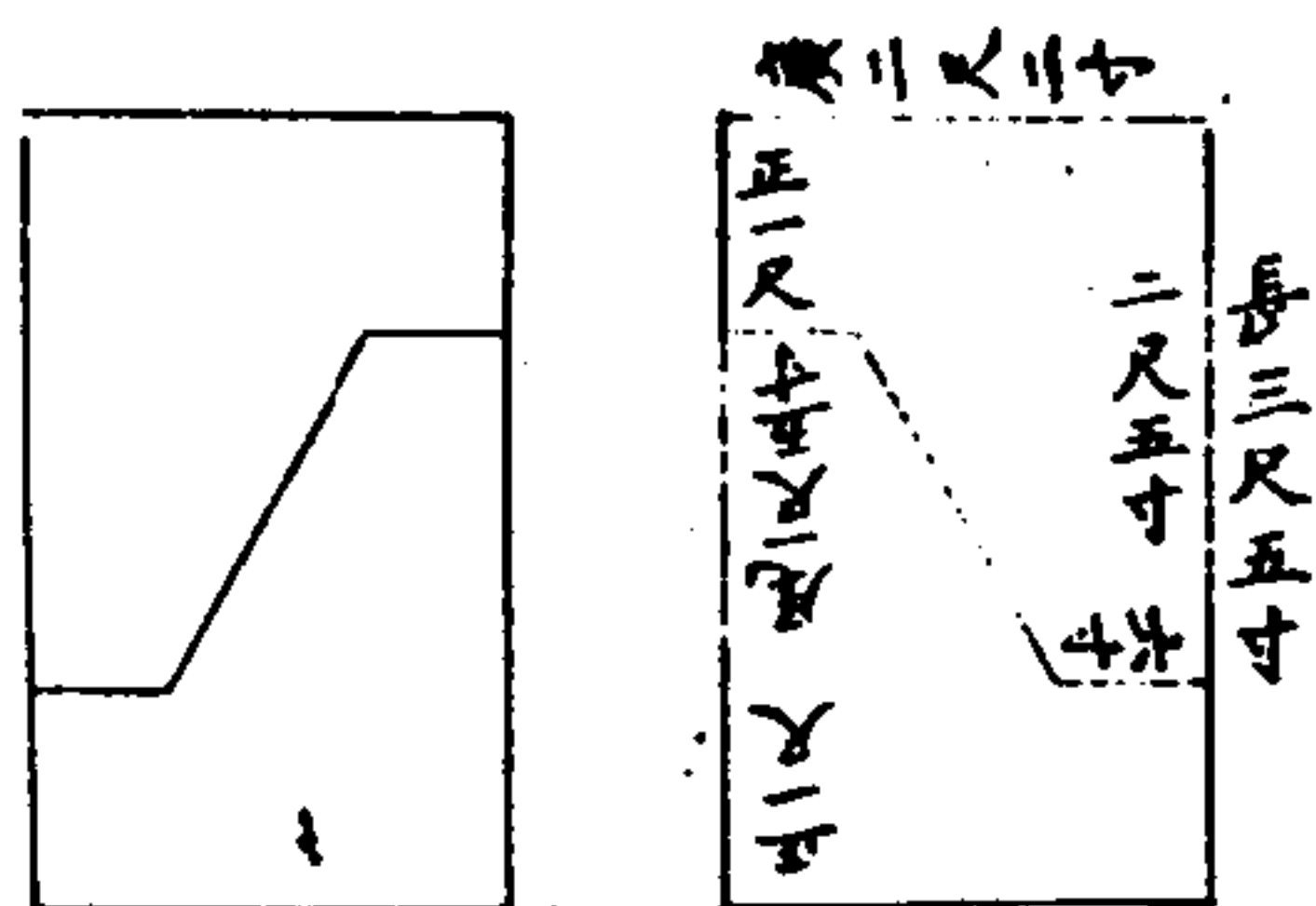
諸侯元冠丹組纓而纓當用纁則纓纓二物明矣戴東原張皋文謂既結纓後又別以纓著於纓之兩端則纓為無用之物與玉藻禮記之義亦不通矣說詳衣服通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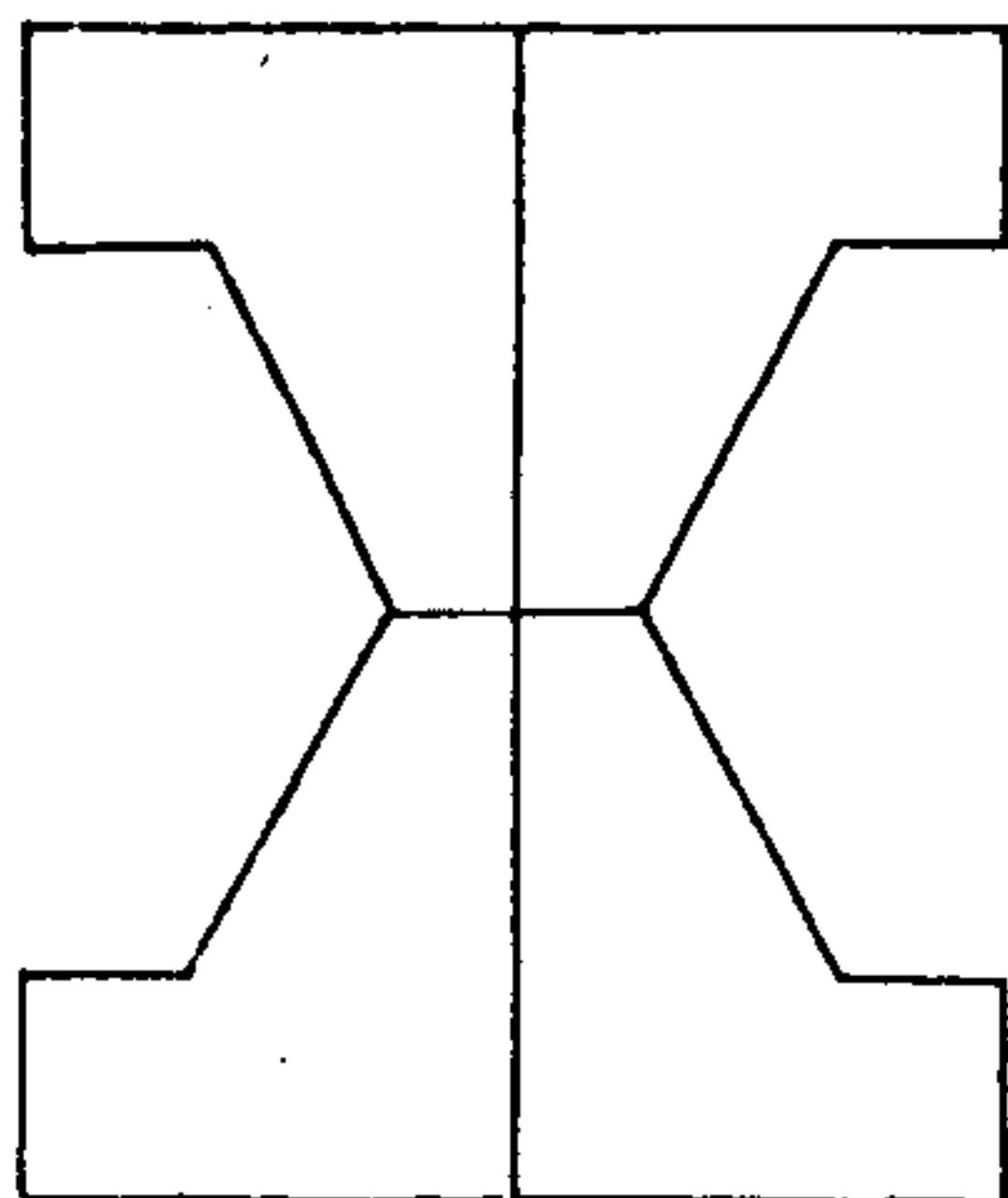




裁註法



小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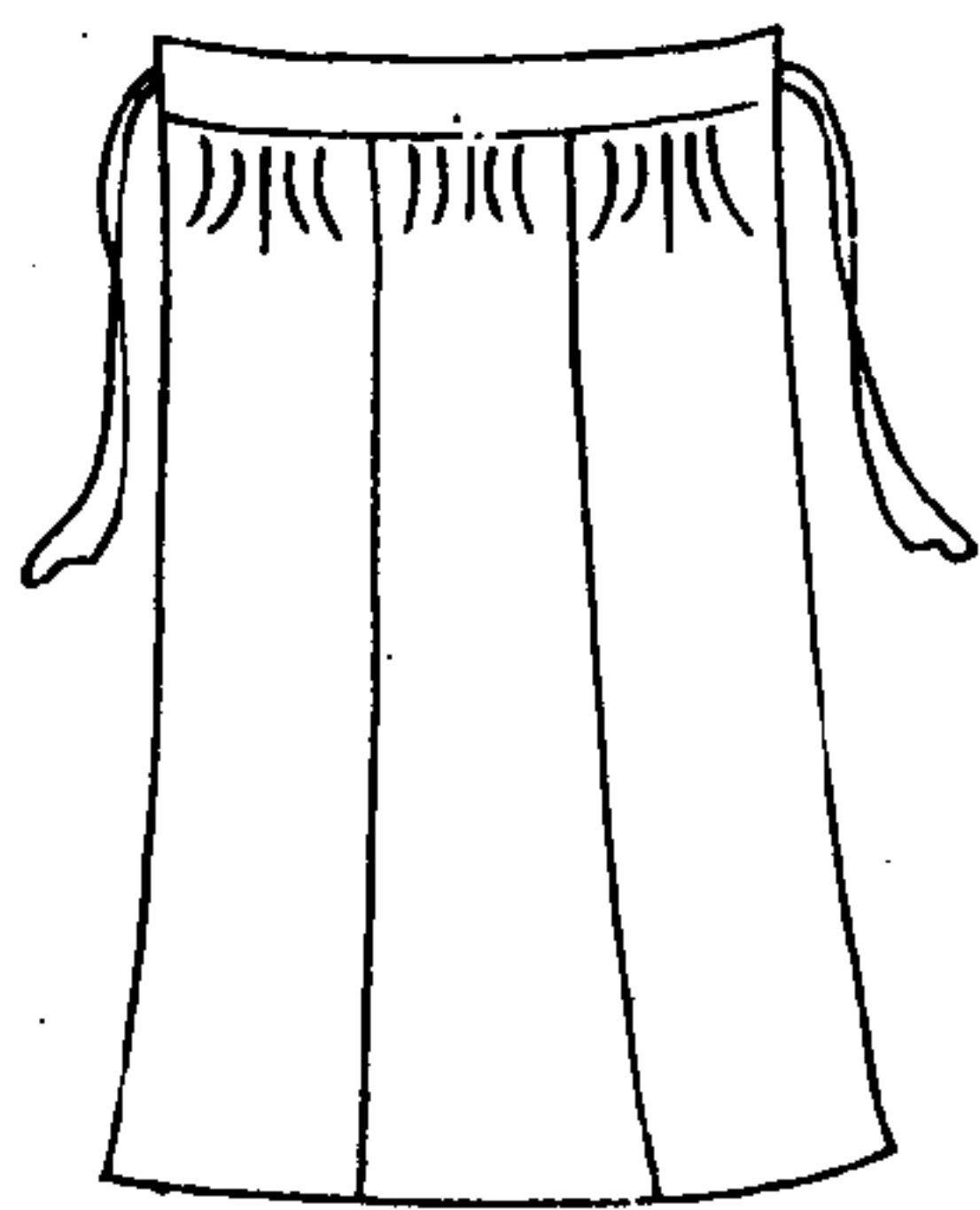


名物一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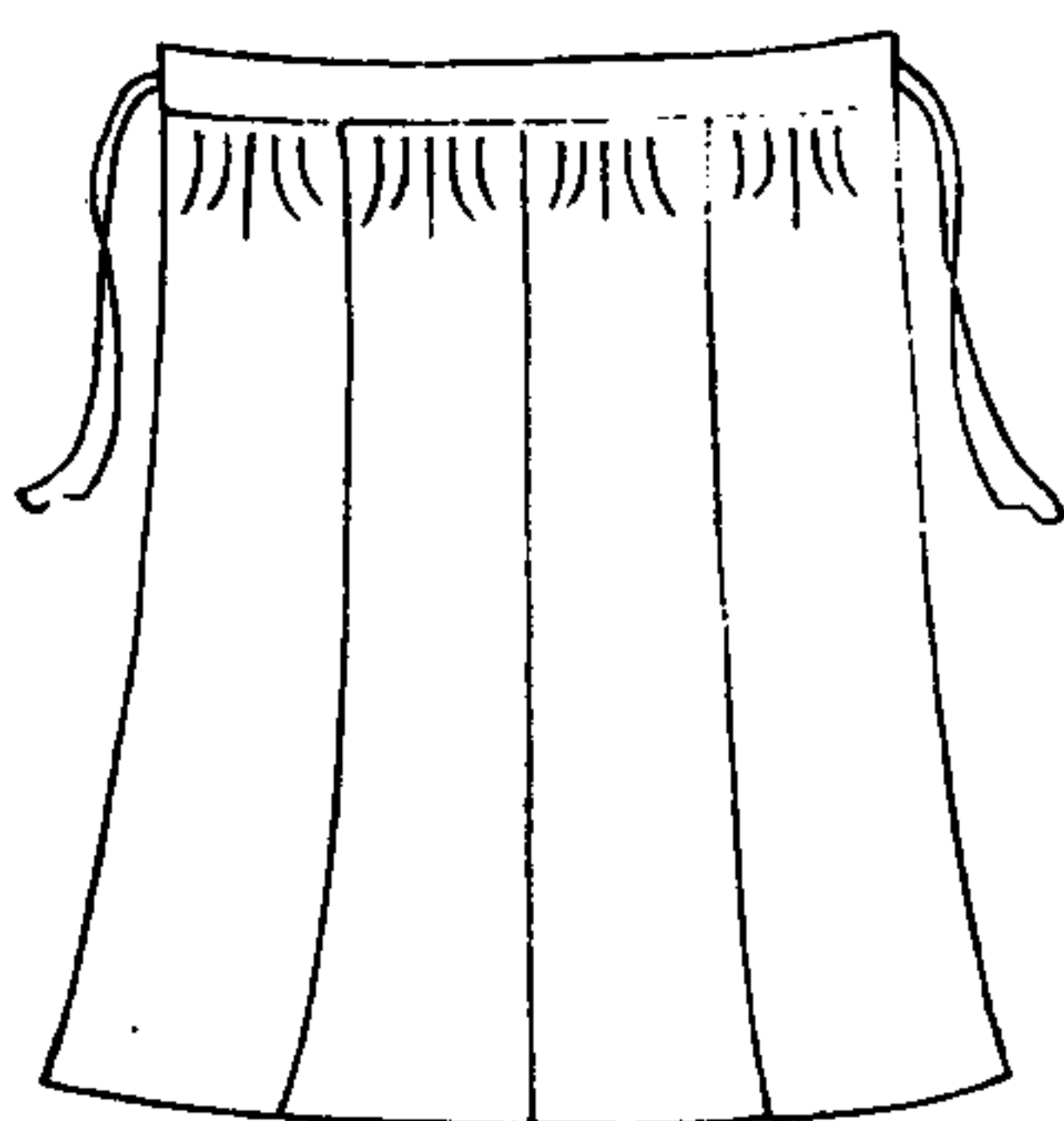
裳

鄭注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衽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裳衣有四衽二衽屬衣二衽屬裳其用布及裁法並同合四衽成小要形故小要取名焉小要者棺上合縫之木亦名為衽疏家祇知衣有兩衽或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為小要或謂合喪服與朝祭服為小要並假他服相對為衽穿鑿甚矣

裳前三幅



後四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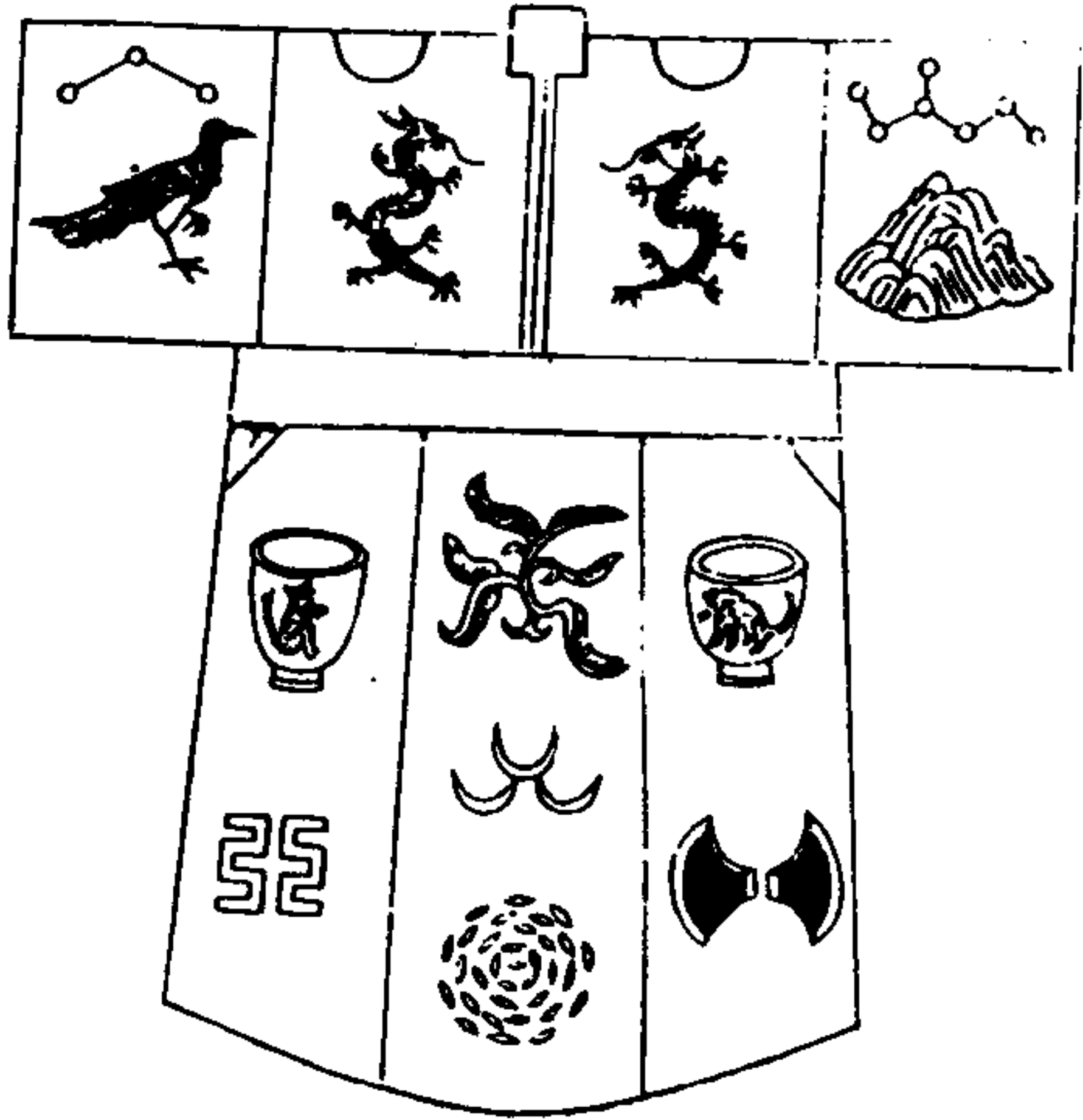
名物一服

裳

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分作兩片服時先著後四幅再著前三幅裳際在兩肩前後相掩舊圖并作一條前三幅綴於右後四幅綴於左未是張舉文圖前三幅居中後四幅分綴兩旁亦非深衣連衣裳裳前後十有二幅乃用布六幅斜裁之寬者居下狹者居上說並詳前禮故中



天子衮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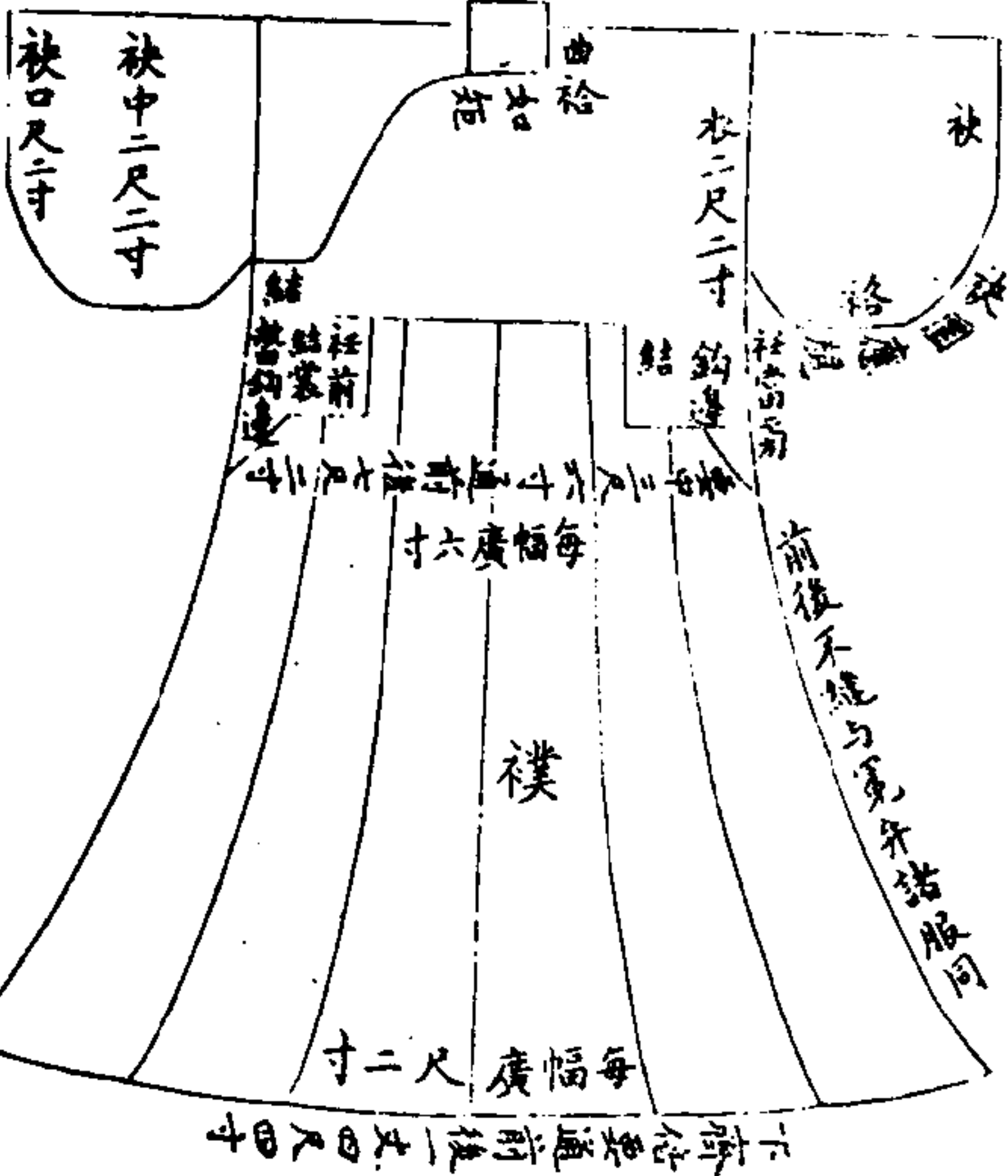


名物一服

廿

天子大裘冕十二章一曰日二曰月三曰星四曰龍五曰山六曰華蟲六者繪之於衣七曰宗彝八曰藻九曰火十曰粉米十一曰黼十二曰黻六者繡之於裳衮冕九章山龍以下公衮有降龍無升龍鷩冕七章華蟲以下毳冕五章藻火以下從釋名宗彝繡冕三章粉米以下元冕一章唯裳刺黻而已火三列如半環然繡作斧形刃白而登黑兩斧相背與黻之刺亞相對宗彝黼黻皆器也據疏宗彝畫虎雖不畫彝似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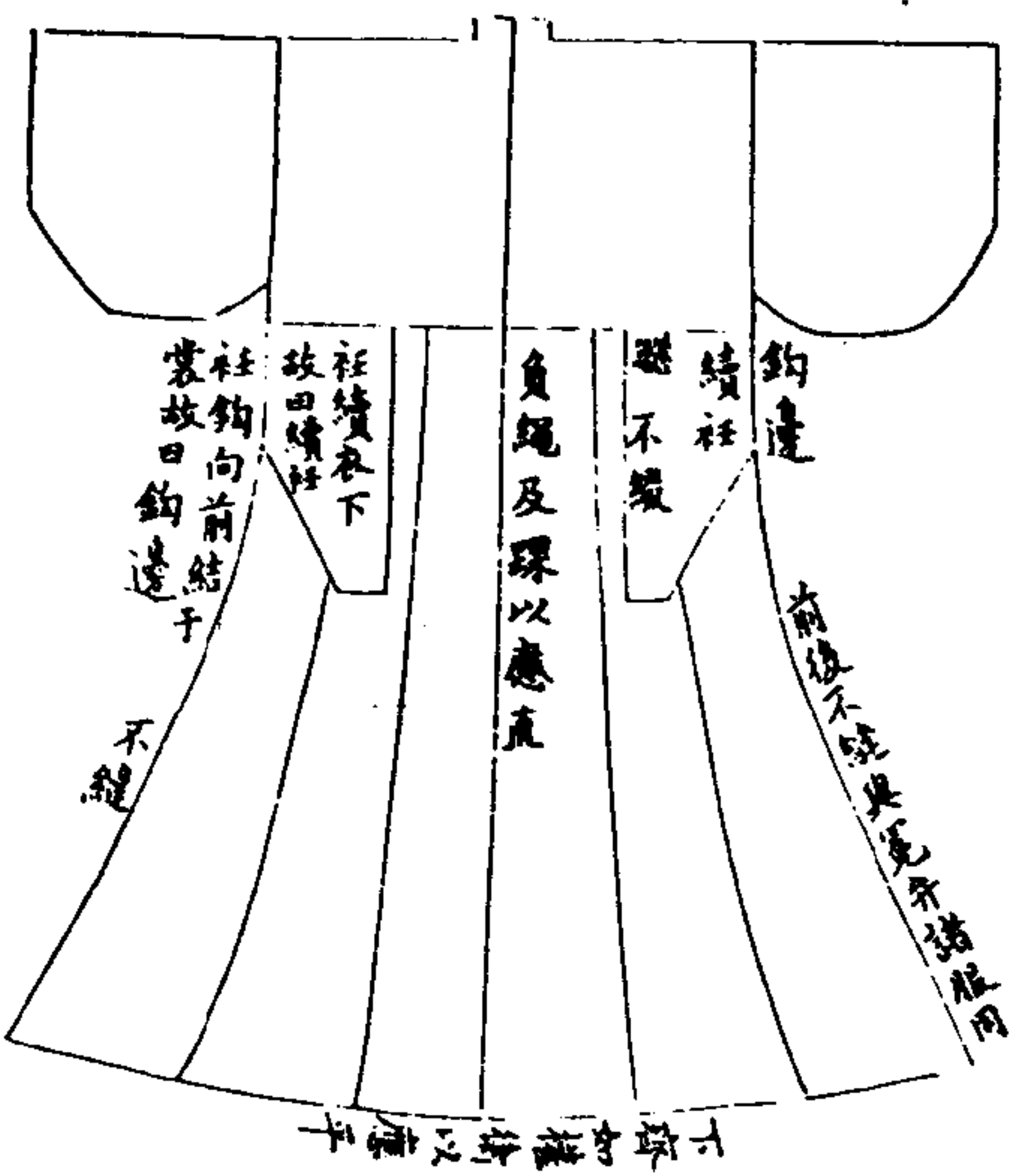
深衣前



名物一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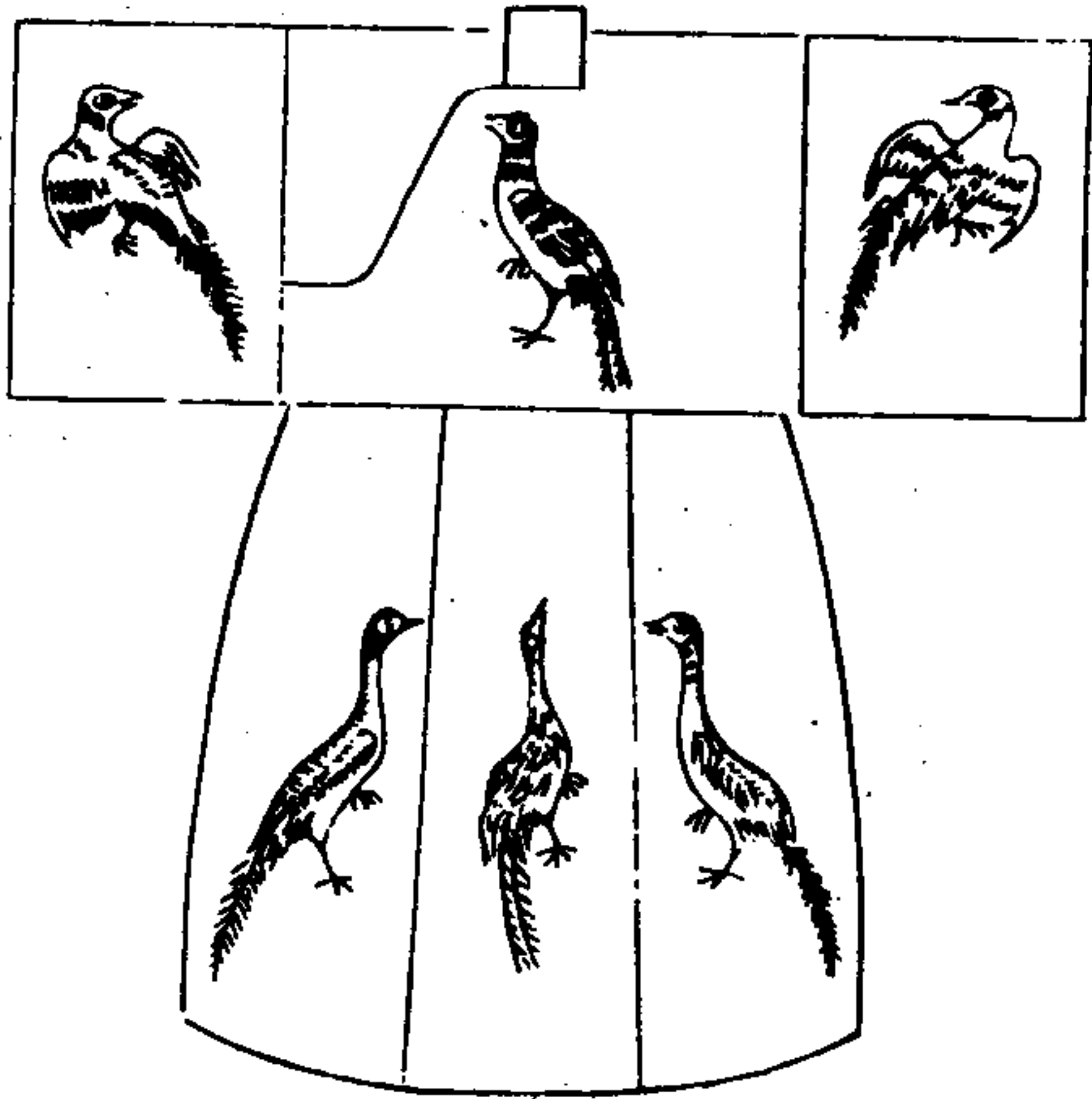
廿八

深衣後





漳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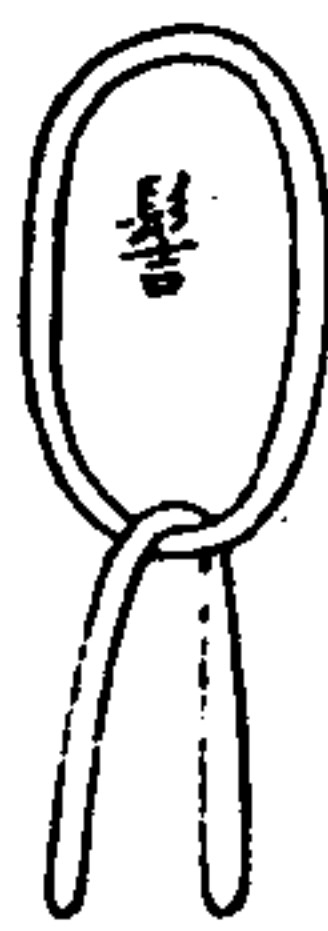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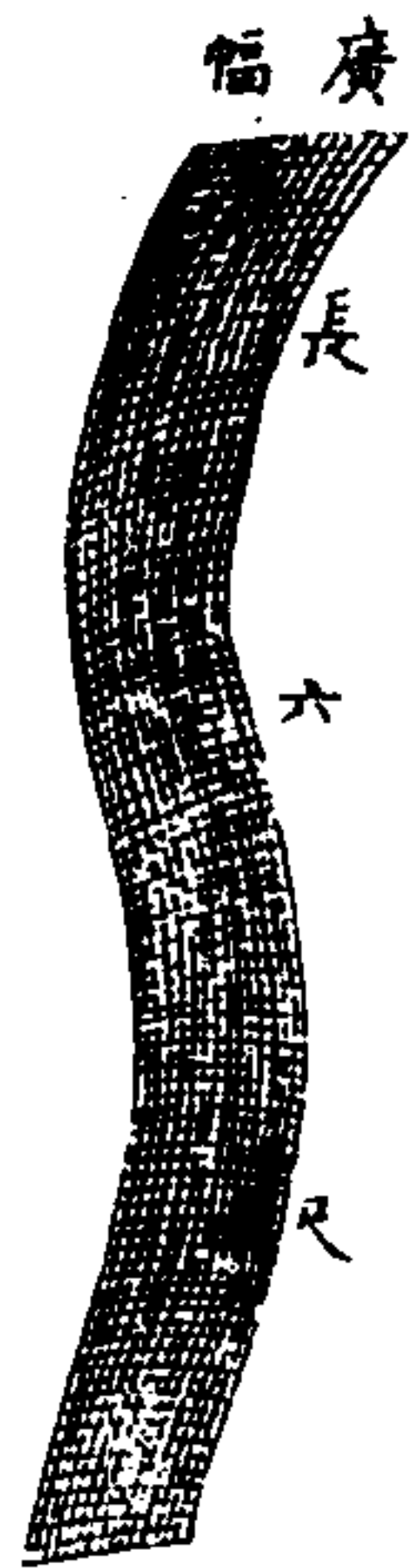
名物一服

荒

婦人連衣裳與男子深衣同但異其裳耳男子深衣有衣袷婦人之衣亦當有之釋名云婦人上服曰袷其下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是其證鄭注以為爾雅曰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而成章曰搖褱衣翟為上輸狄搖次之二狄皆刻繒而畫之闕狄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則雉之短尾者也蓋刻繒而不畫注疏謂祿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白金生於土故鞠衣黃土生於火故闕狄赤大生於木故搖狄青五色之上則元而已故褱衣  
元崔靈恩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雖數如命數於理或然

纓

總



名物一服

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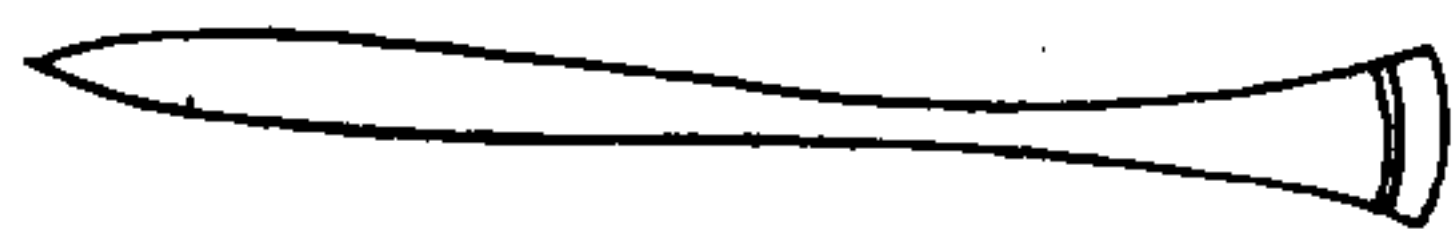
記內則櫛縱笄總注云縱輶髮者也總束髮後為飾疏云以縱輶髮作髻既訖橫施笄於髻中以固髻也總者製繒為之束髮之本祇餘於髻後以為飾案縱禮經作纓蓋別以絲織帛總當以絲縷織為組故亦謂之組總說詳禮故中劉績禮圖以總為幘巾髻籠所以輶髮大謬



栴



笄



名物一

聖

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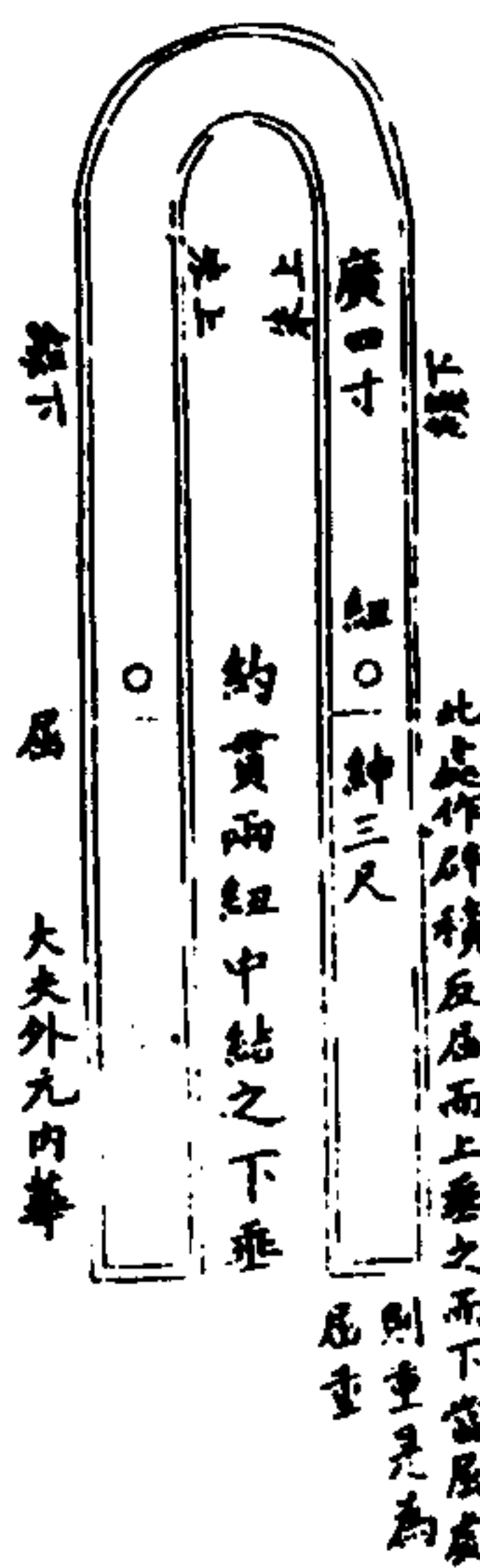
名物一

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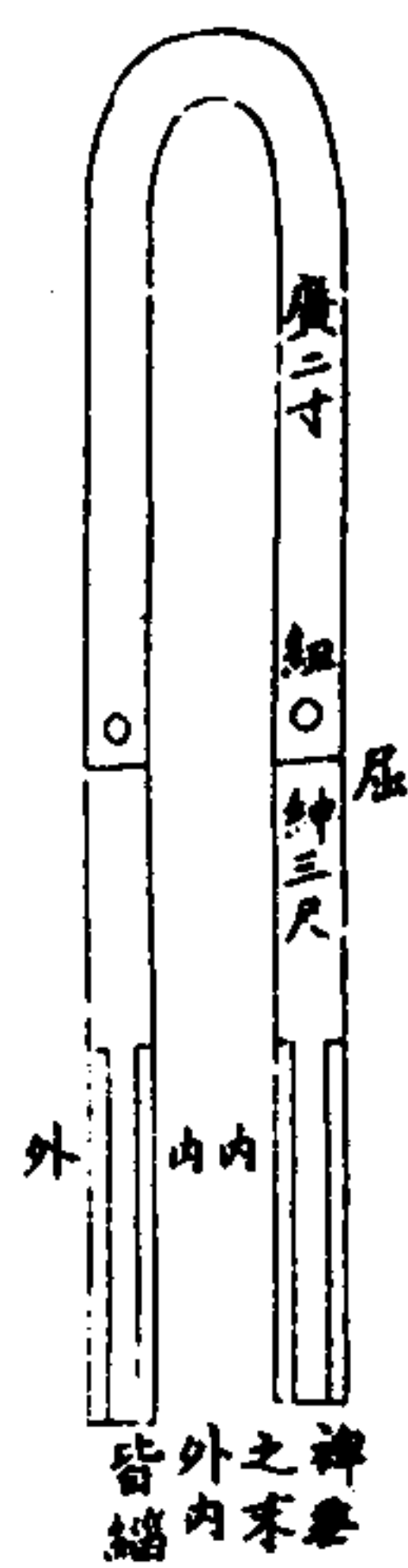
瑱制無文春秋傳曰幣錦二兩縛一如瑱則其形必圓而長齊詩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尚之以瓊華瓊瑩瓊英鄭箋云素所以縣瑱者或名為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瓊華縣統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為之案魯語云王后親織元統夫人至士妻特有所加而織元統一也則詩所謂以素以青以黃其謂統色也明矣統綿也亦謂之續賈公彥曰古者瑱不續士死則用白續然士之襲禮皮弁祿衣緇帶紵紒竹筩之類皆用生時之物執謂瑱用白續特死者之飾哉大戴禮競統塞耳明據平時言之矣



君帶



士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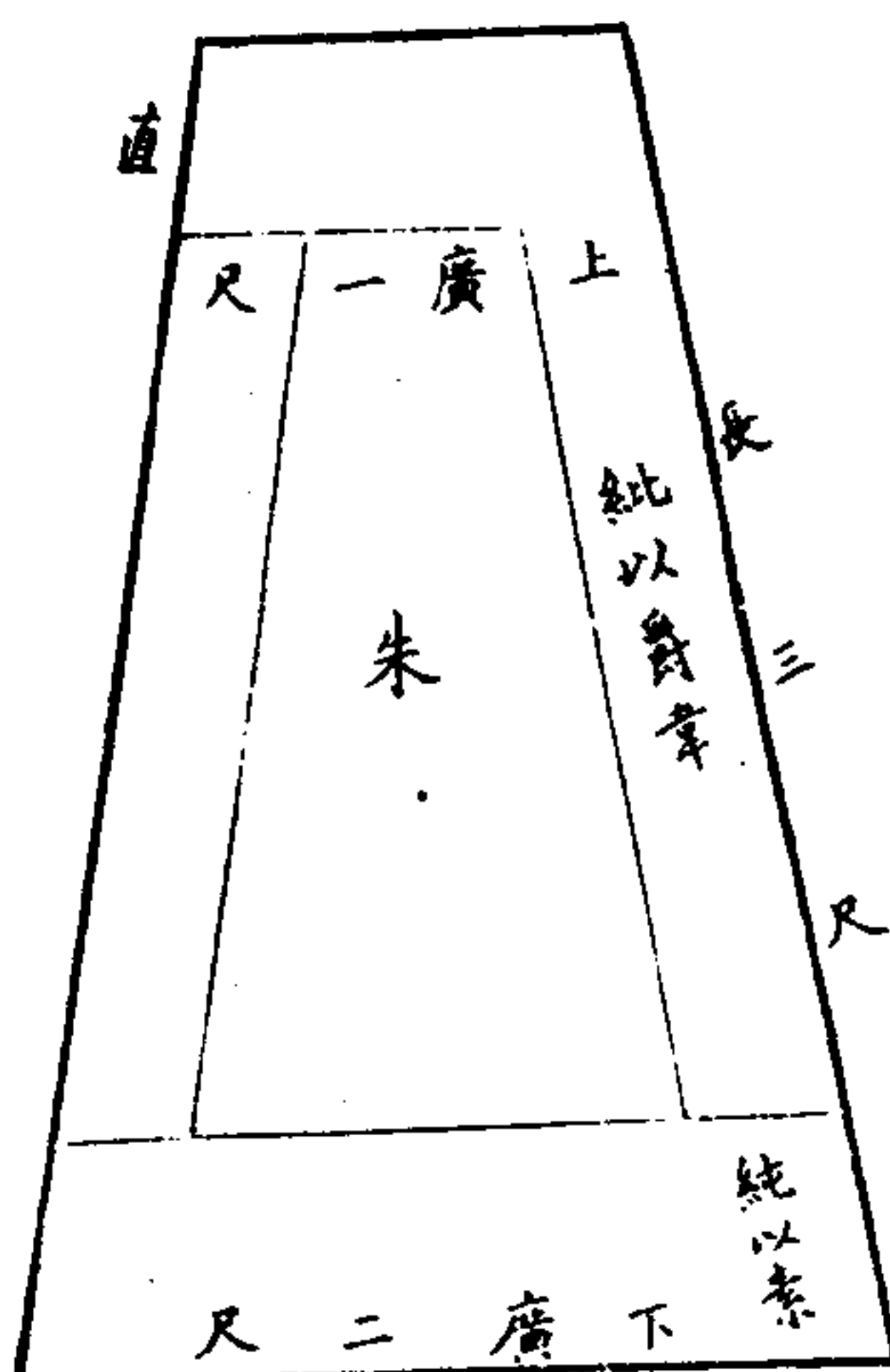
名物一服

聖

大帶之制具詳玉藻并鄭注不復錄凡帶合帛緯積皆有箴功云凡帶有率無箴功者謂無繡之功也凡帶自統天子以下鄭謂凡帶有司之帶不裨此注之失經意也孔疏謂大夫之帶裨其身之兩旁及屈處者賈疏謂不裨其統要者直裨衆之三尺屈而下者此當從賈孔疏謂士帶裨其一條下衆者賈疏謂裨其末繞三尺所衆者不裨張皋文云襍帶注云內外皆縐如孔言惟裨帶之下端不得云內外賈以為從其末繞出兩旁然天子以至大夫皆言上下內外無兩端之文則兩端蓋不裨士裨末者應是衆之半以下此疏之失注意也

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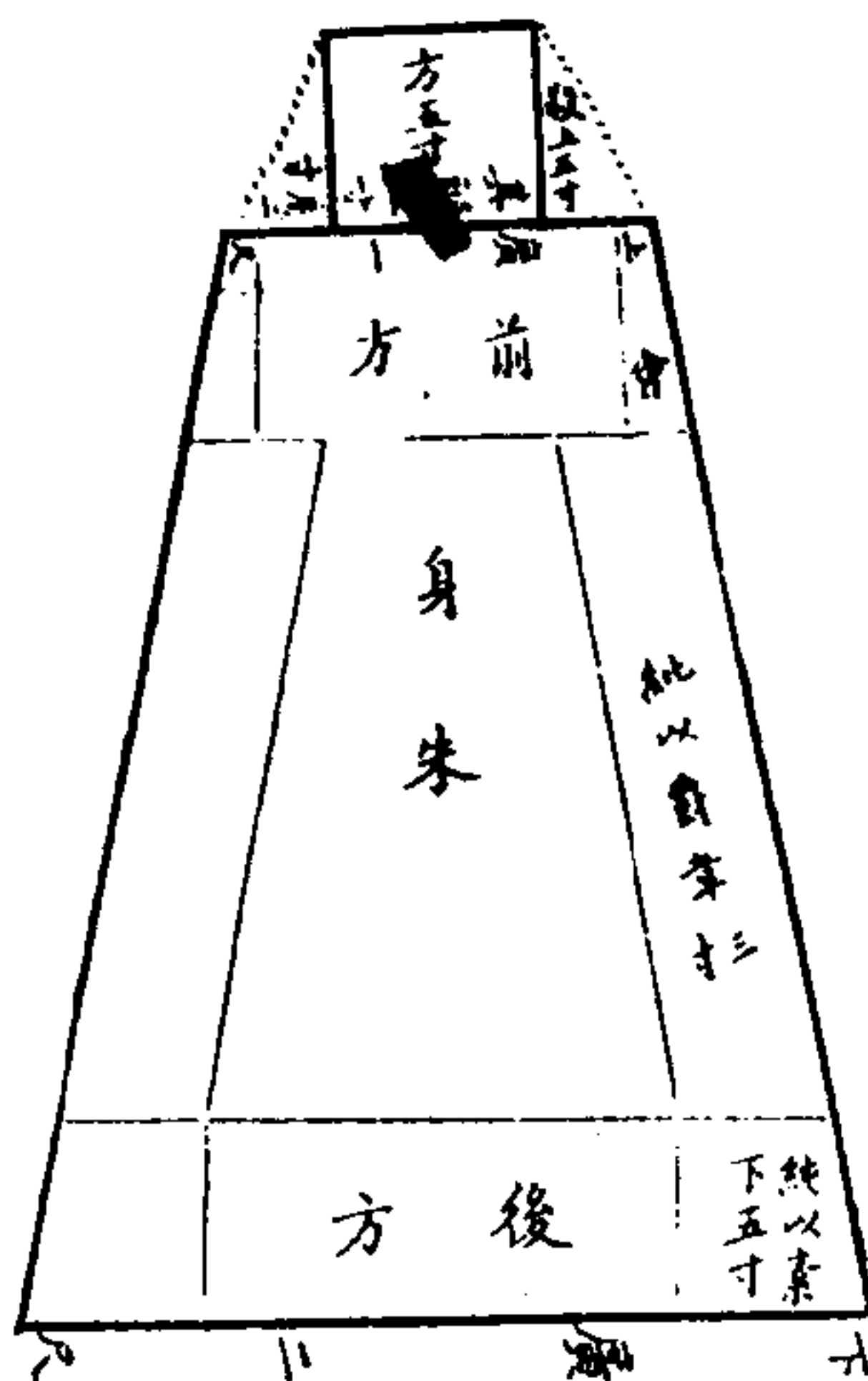
天子直



名物一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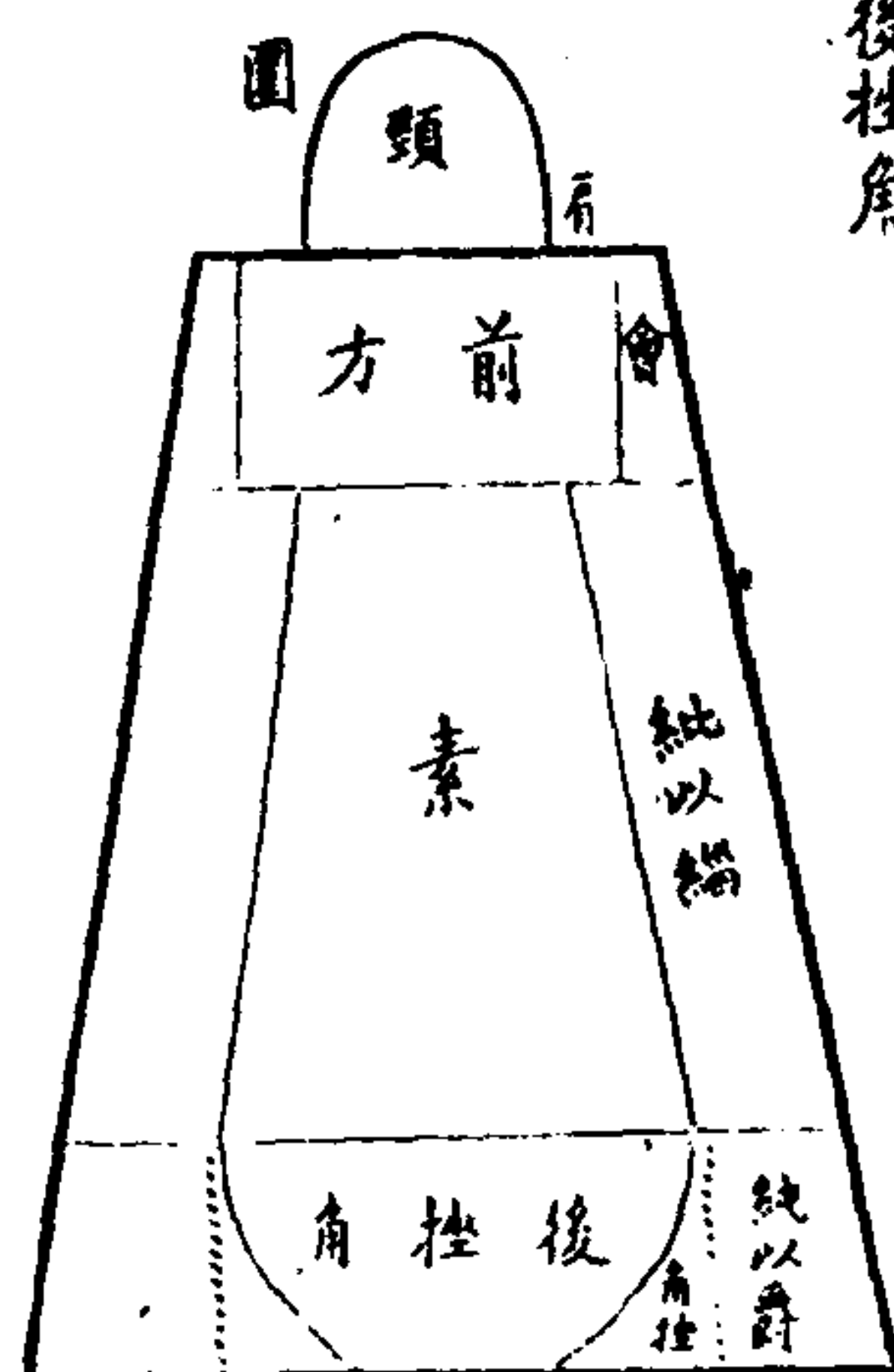
器

諸侯前後方





大夫前方後挫角



名物一服

聖

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韠圓殺直注云目韠制

天子直注云四角直無圓殺

公侯前後方注云殺四角使之方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案玉

藻殺以首言韠身不殺

大夫前方後挫角注云圖其上角下為前上為後案上前下後

鄭注倒說亦未是說詳禮故中

士前後正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也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注云亦謂廣也案襍

記會去上五寸即其頸之長也其頸五寸承上廣長為文

肩革帶博二寸注云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同廣凡佩繫於革帶案肩即會之上五寸處也張皋文圖韠肩在頸上之左右非

襍記云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純以爵韠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紉以五采注云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純同在肩曰純在下曰純素生帛也案會去上五寸而頸與肩之形皆見矣純以爵韠六寸謂兩偏純各三寸所以明中間不純之數也中間上狹下闊其數難言故舉兩偏之純以見之注以為中純之表裏各三寸似非不至下五寸謂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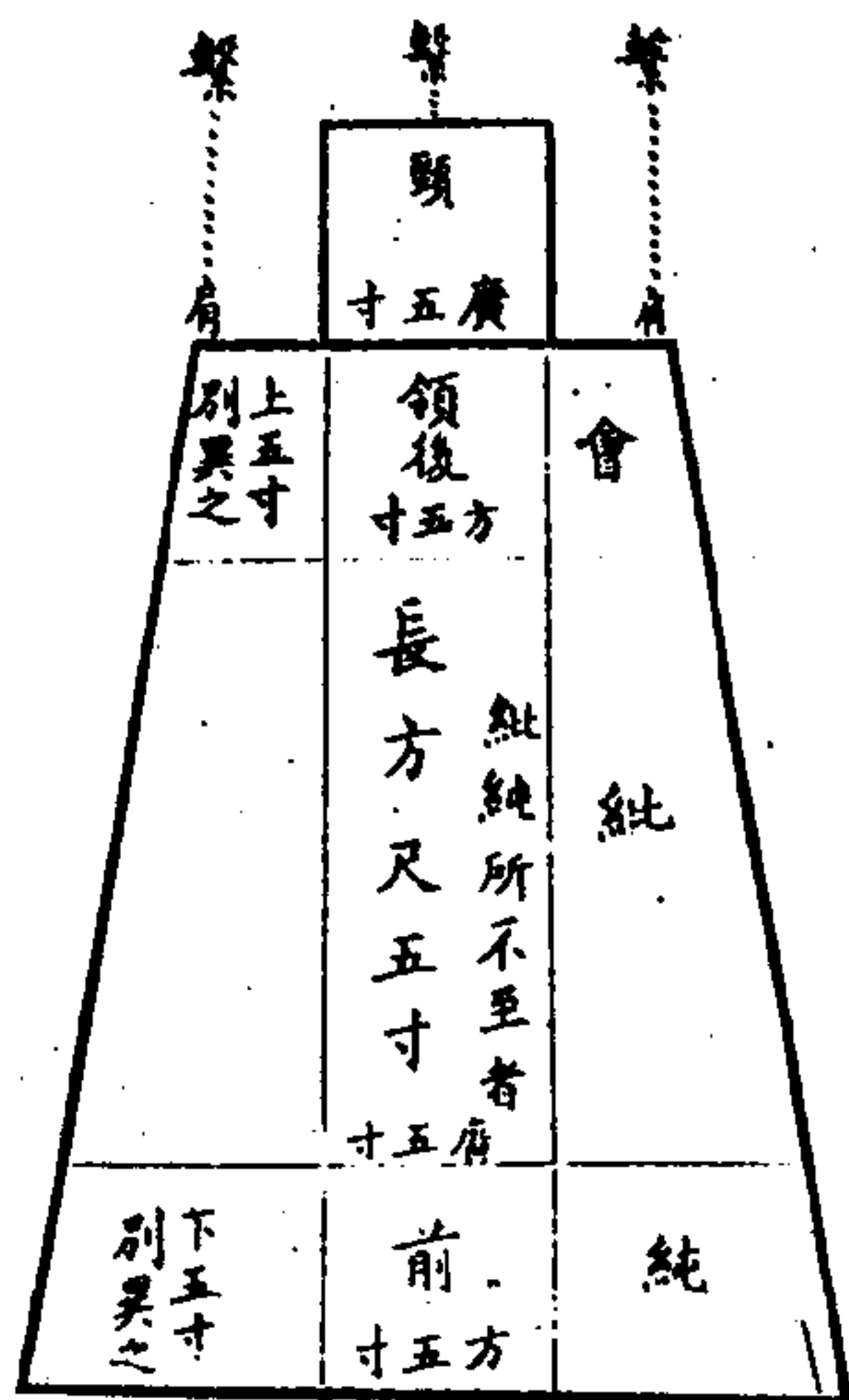
名物一服

聖

寸用純不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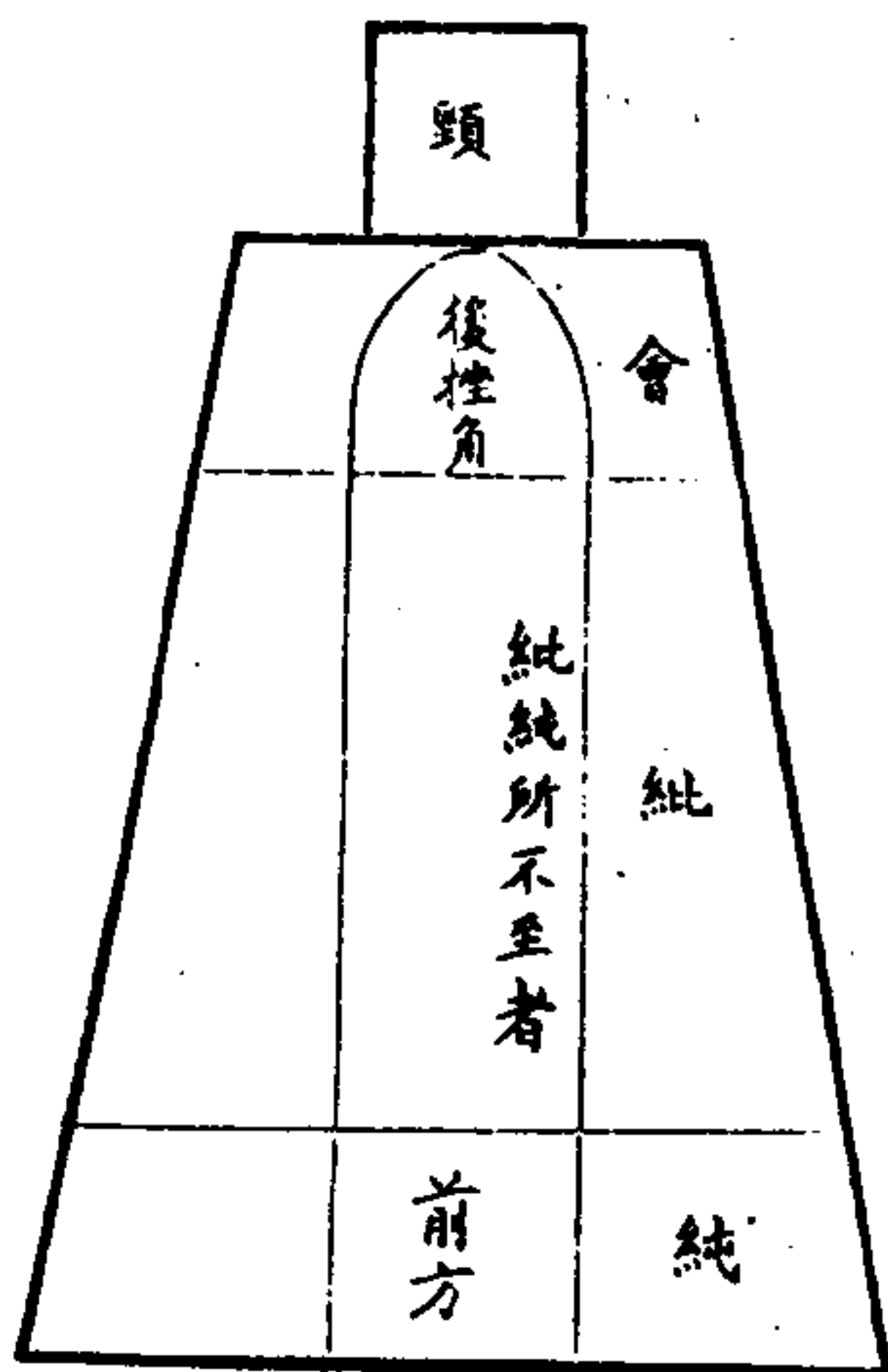
鄭注公侯釋



名物一服

罍

大夫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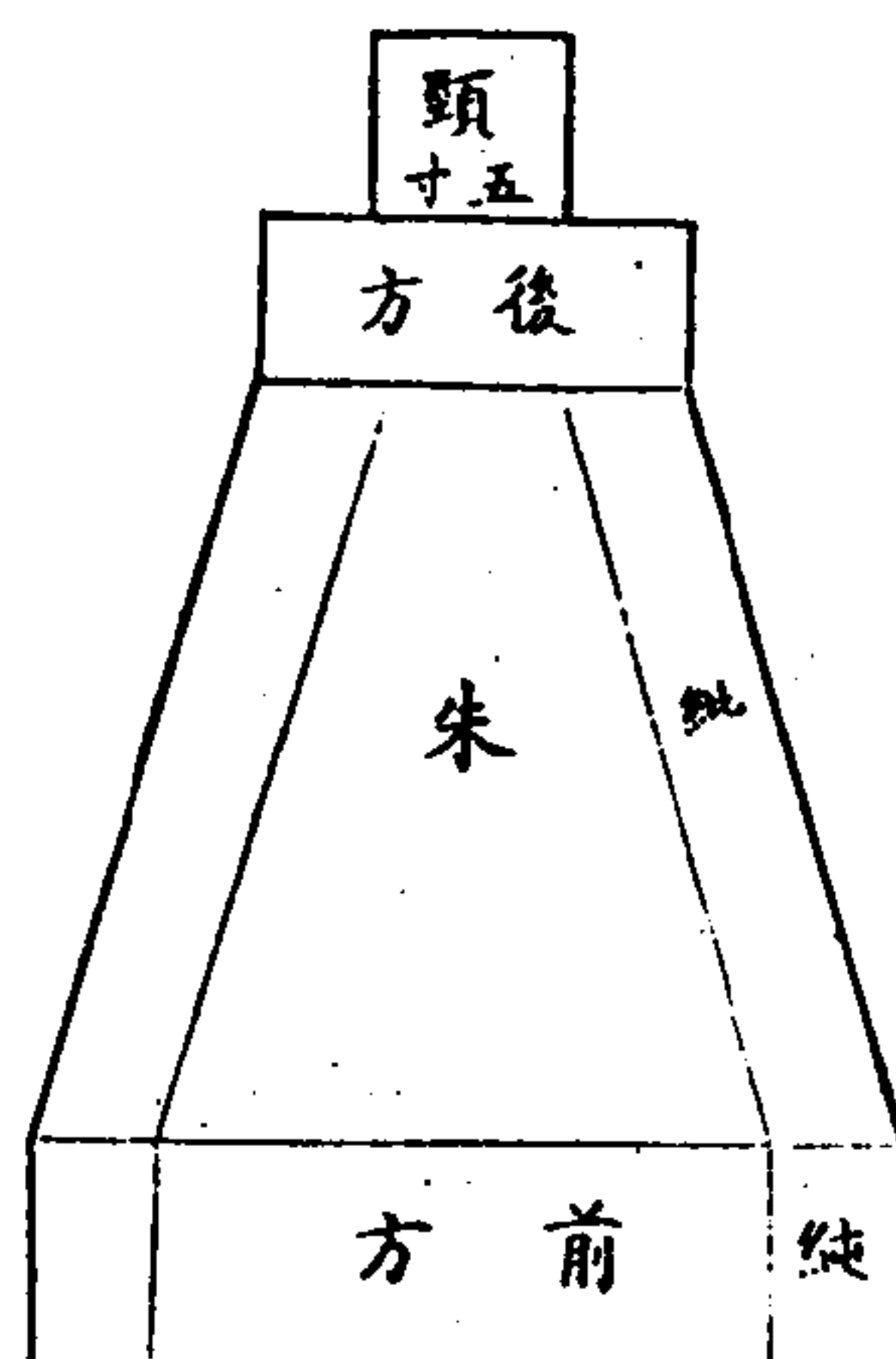
名物一服

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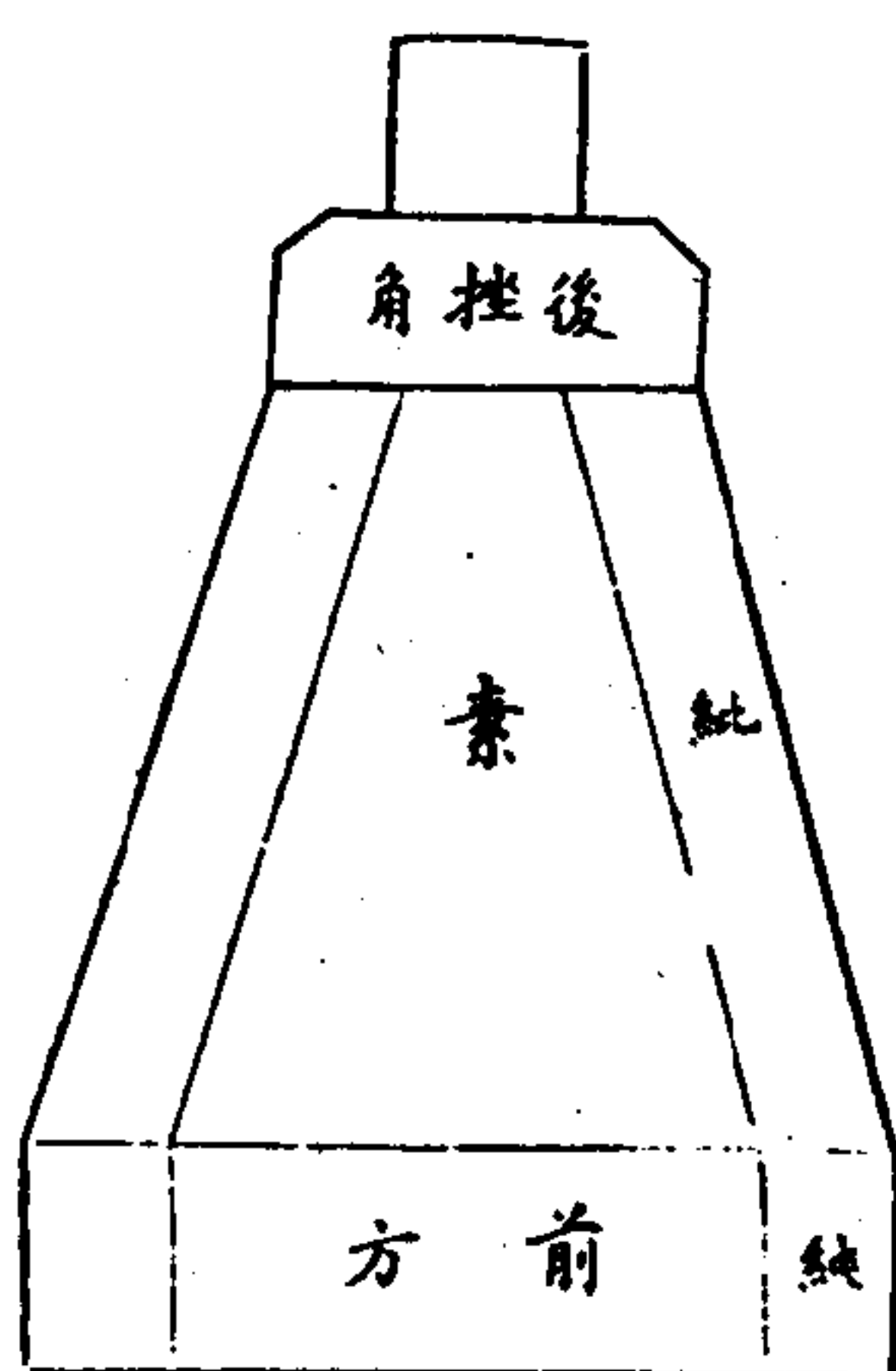
素玉藻圖殺直據釋首言而漢時師說皆以為釋身有圓殺故鄭有殺四角之說許氏說文亦有衿制如衿缺四角之文今如其說圖之所謂殺四角者謂上以會揜其角下以純揜其角孔疏所謂四角別異之是也所謂方者指中間之不會純純者言襟記注所謂純純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是也如此說則純以爵章必上狹下闊乃能成方斷不能皆三寸亦不得云六寸矣諸侯之釋中身全方亦非所謂前後方矣且純亦所以殺其身使之方是所殺者實有六處不止四角矣張皋文圖未合鄭意段懋堂注說文又誤會之以為釋形八角如松更鑿



吳澄公侯釋



大夫釋



吳云天子自上之左右角廣一尺處斜裁至下左右角廣二尺處一直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自上之左右角正裁而下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一尺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二尺故前後方大夫下端裁方與諸侯同上端不裁方但剡其兩角各一寸故圖案吳說與鄭注異義似直裁然下方止處亦廣二尺其釋較天子更大如以天子之釋裁之使方則下廣必不及二尺大夫後挫角左右各去一寸則上廣又不及一尺與記文並相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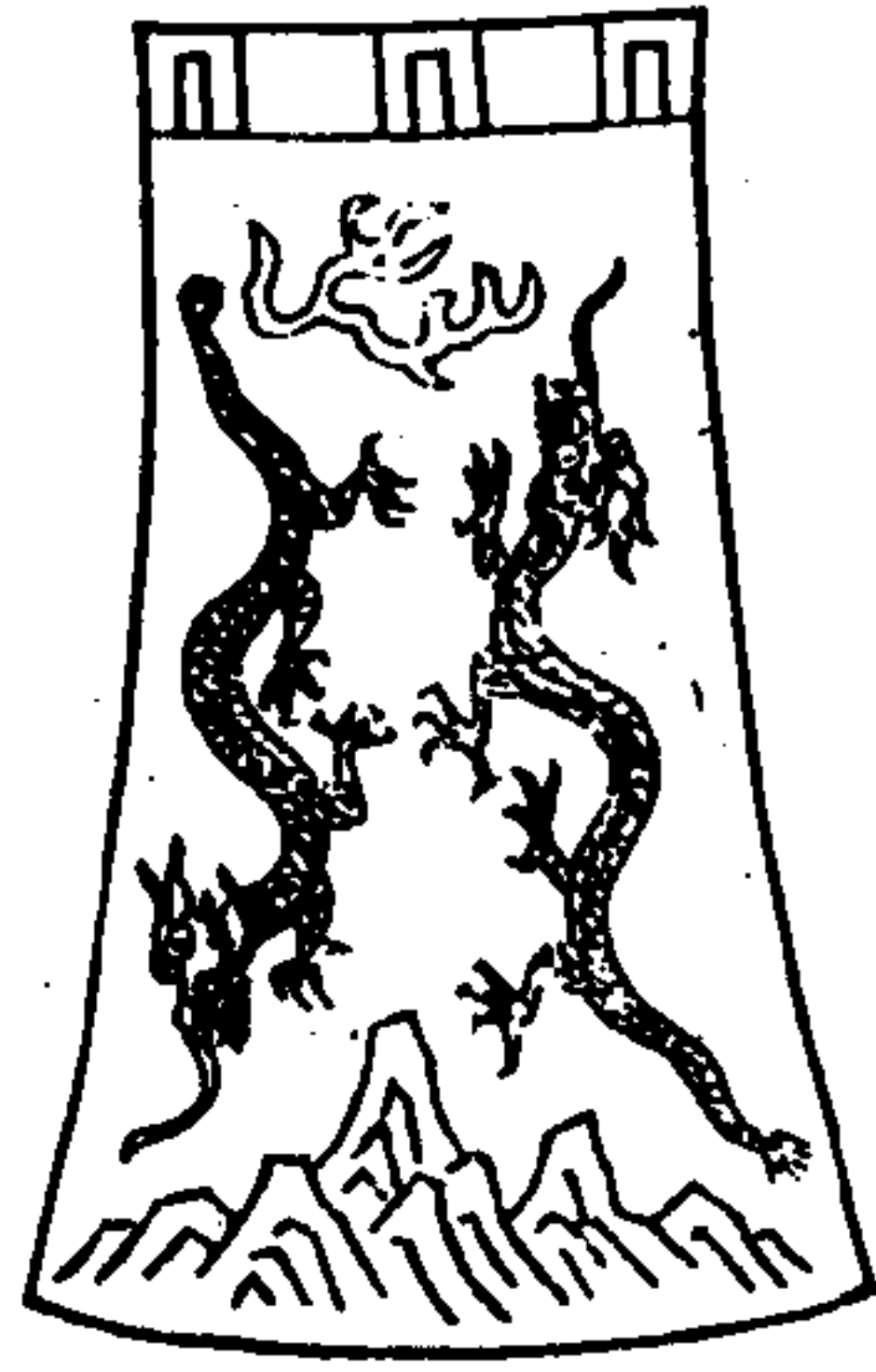
名物一服

釋

名物一服

釋





名物一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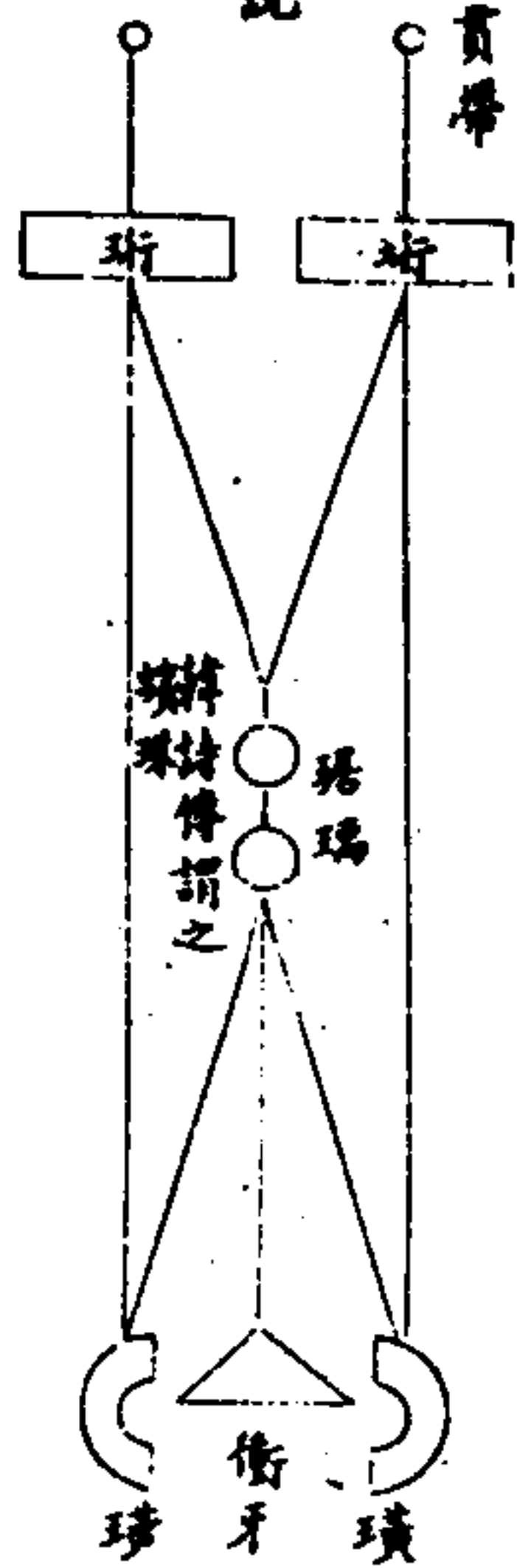
垂

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黻冕服之  
 釋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天子備焉諸侯  
 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黻給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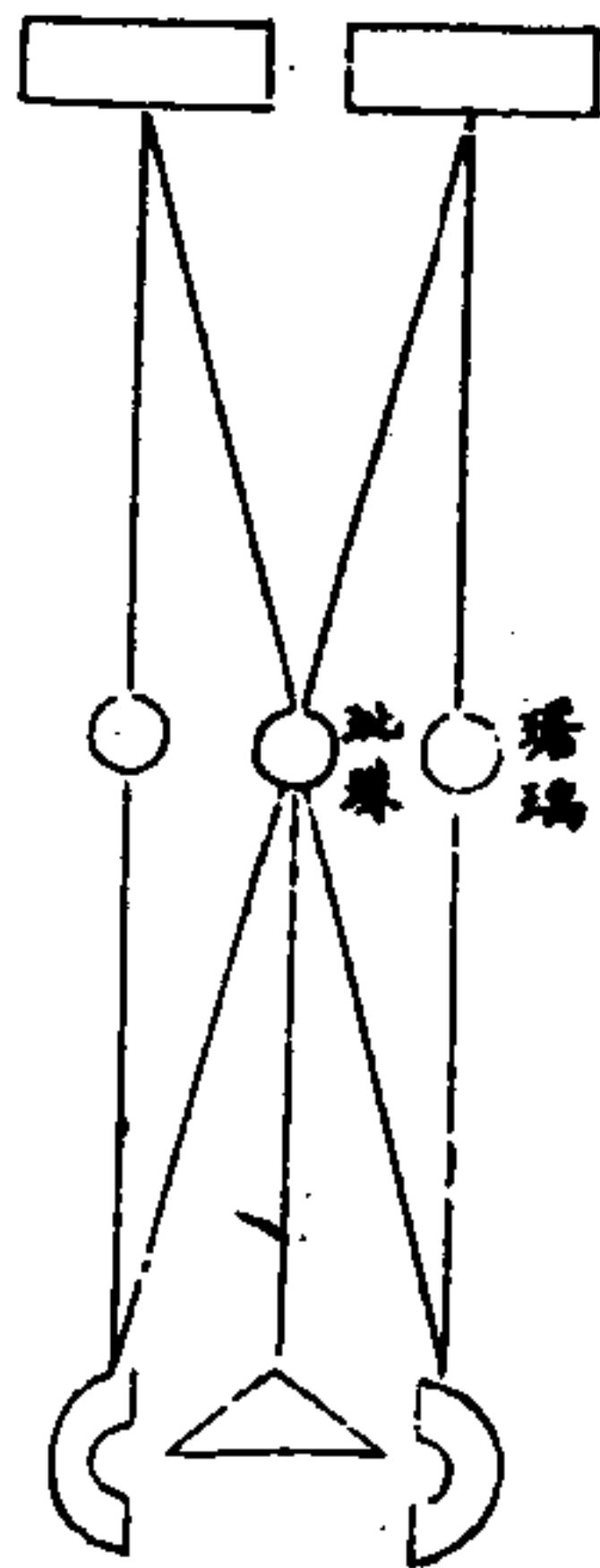
玉佩

詩家說

貫帶



禮家說



名物一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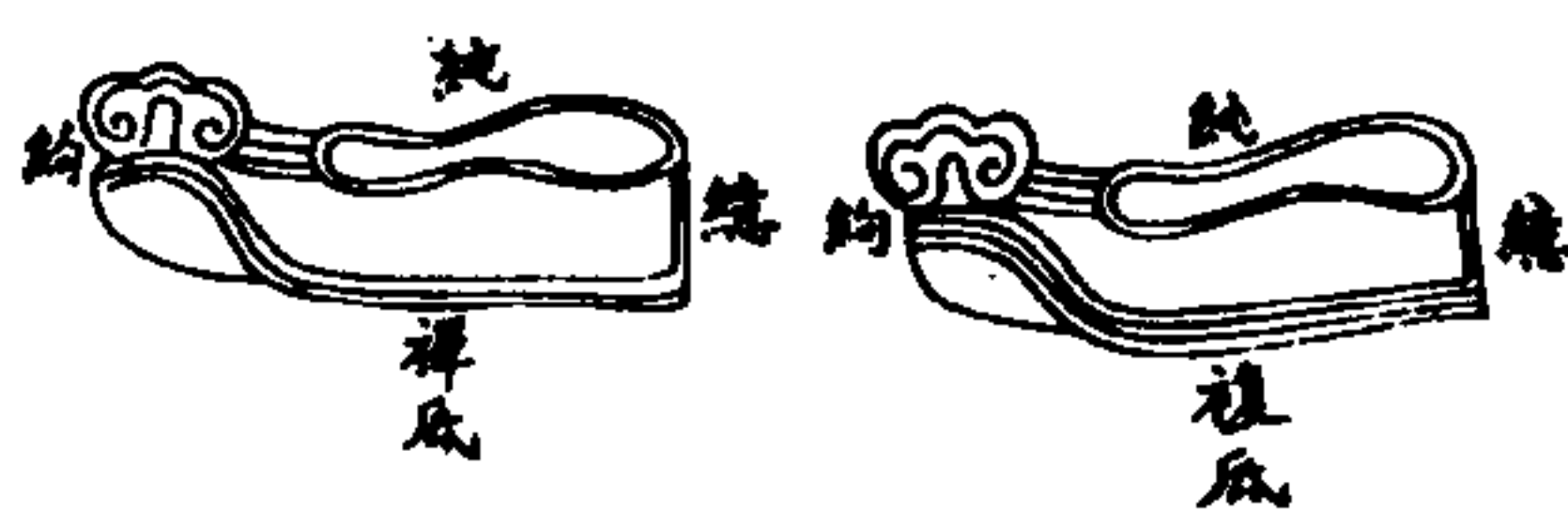
垂

毛詩傳云襍佩者珮璜琚瑀衡牙之類琚瑀以納其間韓詩傳  
 云佩玉有蕙珪下有雙璜衡牙瑀珠以納其間案周禮兩珪兩  
 璜之中觀衡牙二字自見古者佩分左右上各一珪韓詩為采  
 芑有瑤蕙珪立訓故云蕙珪不言雙毛傳云瑤珪聲即謂雙珪  
 之聲是詩禮兩家本同也大戴禮云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  
 衡牙琚瑀以納其間琚瑀以襍阮湛禮圖云凡玉佩上有雙衡  
 衡長五寸博一寸初學記引下有雙璜璜徑三寸最圖作衡牙  
 瑀珠以納其間衡牙長三寸上平為衡半壁為璜璜中橫以衡  
 牙以蒼珠為瑀案舊說之誤不可窮詰說已詳衣服禮故中



烏

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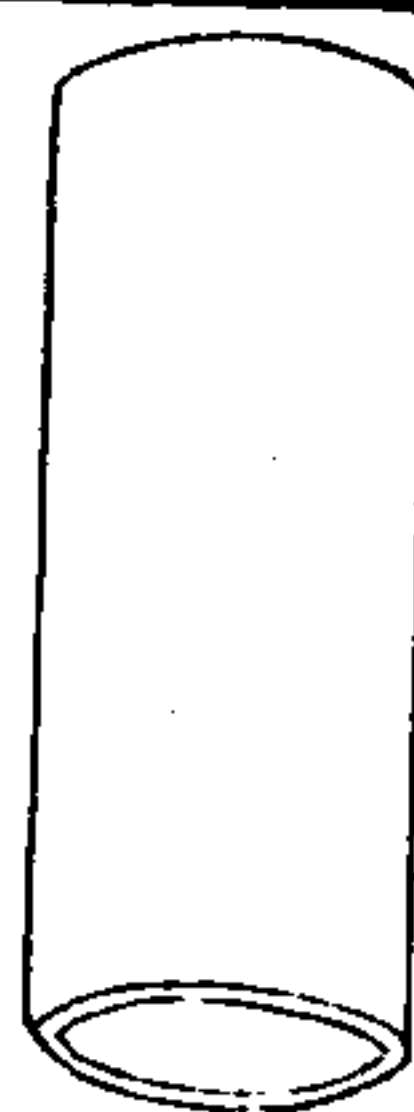


名物一 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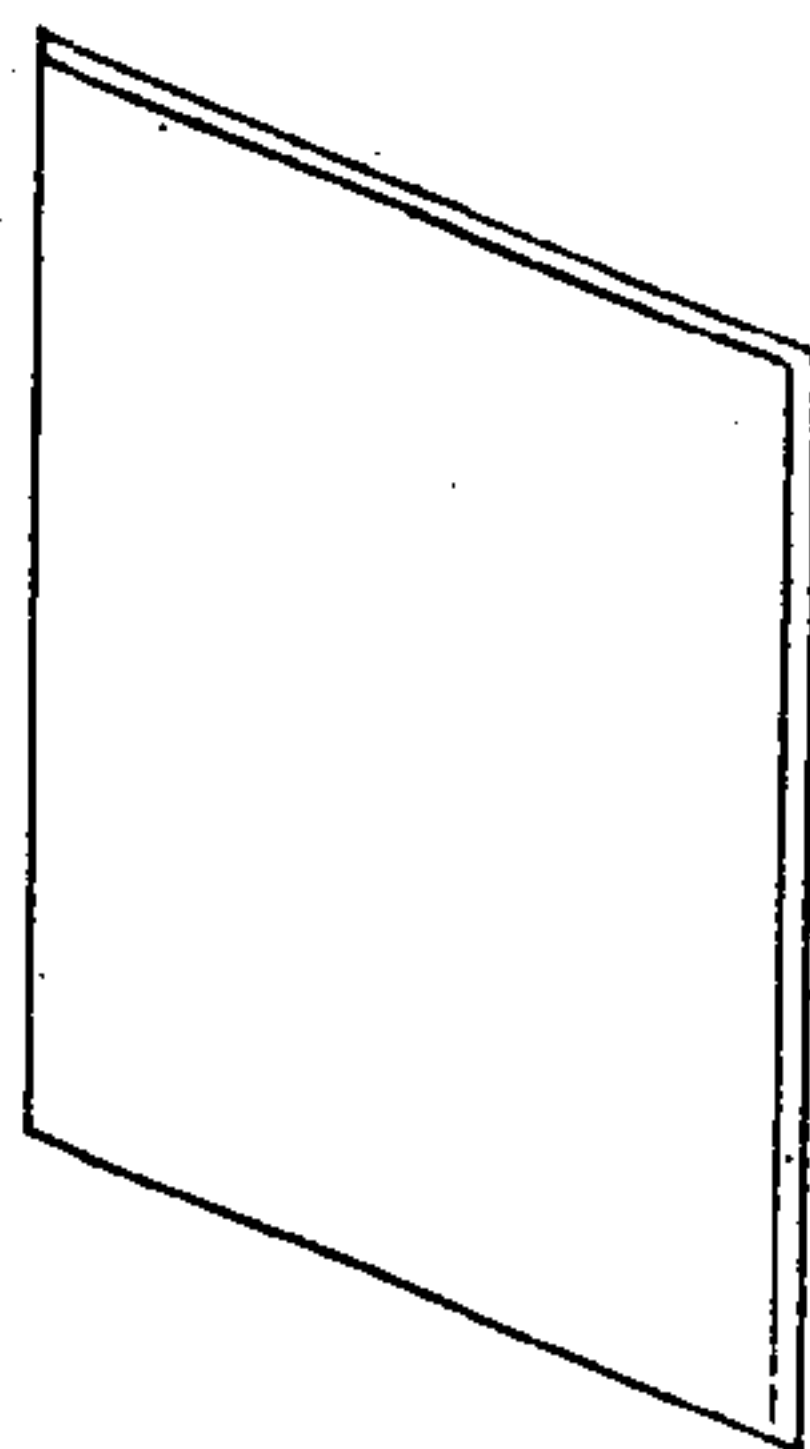
韋

案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為赤烏黑烏赤總黃總青白素履葛履注云複下曰烏單下曰履烏履有絢有總有純者飾也賈釋云下謂底也複下重底也重底者名烏單底者名履總者是牙底相接之總綴條於其中后用黃總足總者縫中紉如今之嵌鹿皮是也白讀為絢絢之為言拘狀如刀衣鼻拘著烏履之頭取自拘持為行戒純謂以條為口緣如今之以線鎖口是也履舄各象裳色

筮簞



書卦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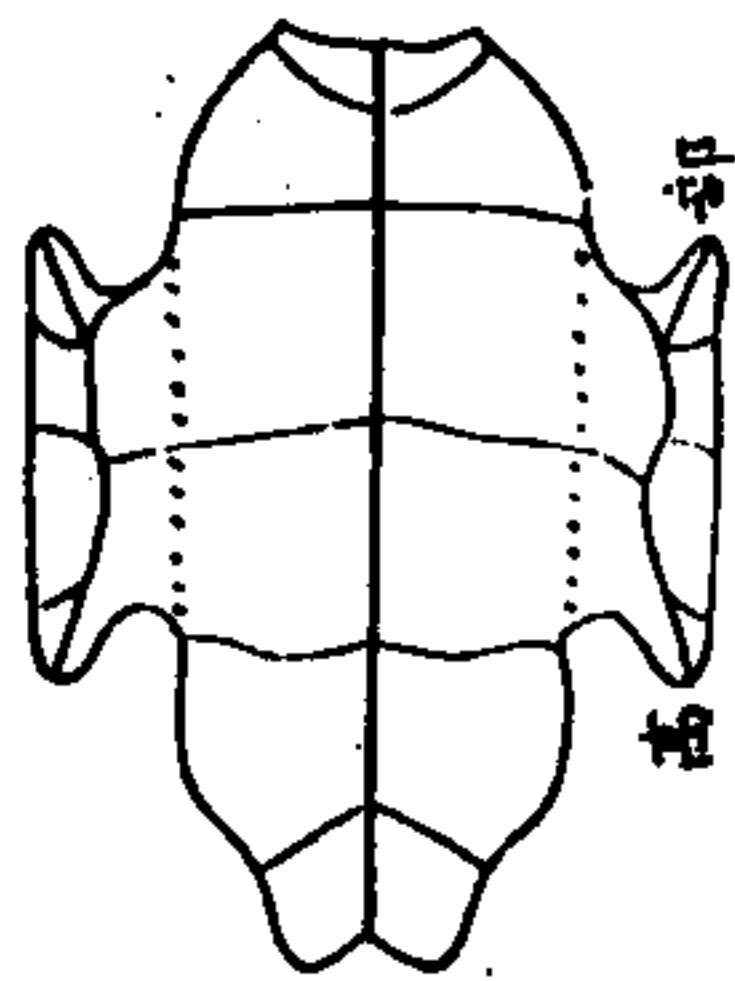
名物一 策

韋

少牢史左執筮右抽上韝東面受命于主人西面于門西抽下韝左執筮右兼執韝以擊筮注云韝藏著之器疏云韝有二用皮為之一從上向下韝之一從下向上韝之 少牢饋食卒筮乃書卦于木注云畫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卦疏云言所筮六爻俱了卦體得成乃以方版畫卦體示主人



龜



焦



楚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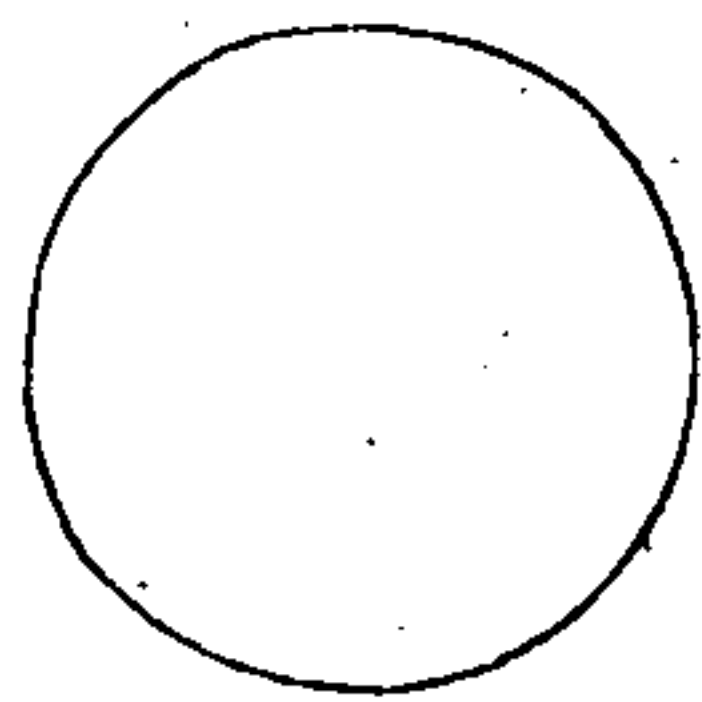


名物一 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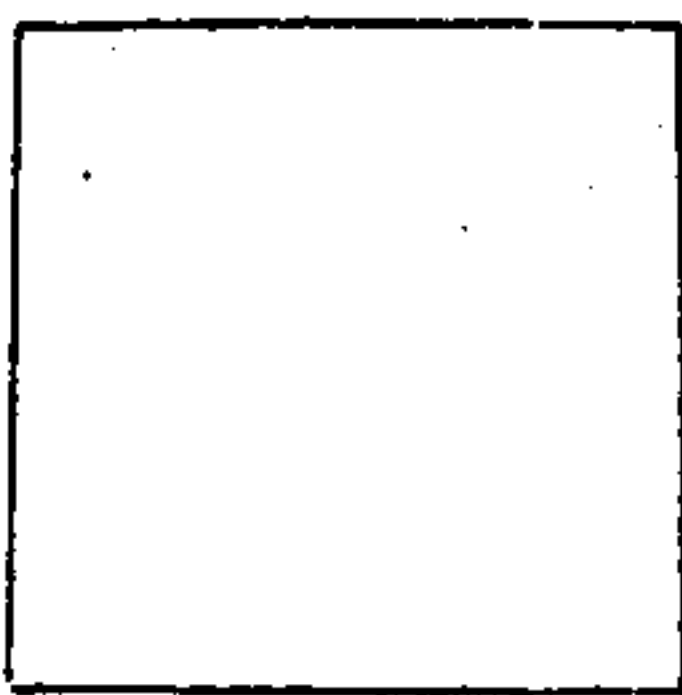
畫

周官大卜眡高作龜注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作龜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華氏掌共焦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藝焦遂敵其燬契注士喪禮楚燂置于焦楚燂即契所用灼龜也焦謂炬其存火燬讀如戈鐔之鐔謂以契柱焦火而吹之也案禮經陳龜有焦楚燂而無契周官有焦契而無楚燂故注以楚燂當契炬說文作苙云束葦燒之也束而燒之所以存其火故注云其存火焦火存而不焚須時吹之故經云敵其燬契注云以契柱焦火而吹之舊說之誤辨詳卜筮門

夫遂



鑒



名物一

畫

周官司烜氏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鑒明燭明水注皆以鏡言之鑒方諸

受此  
江陰縣志之  
純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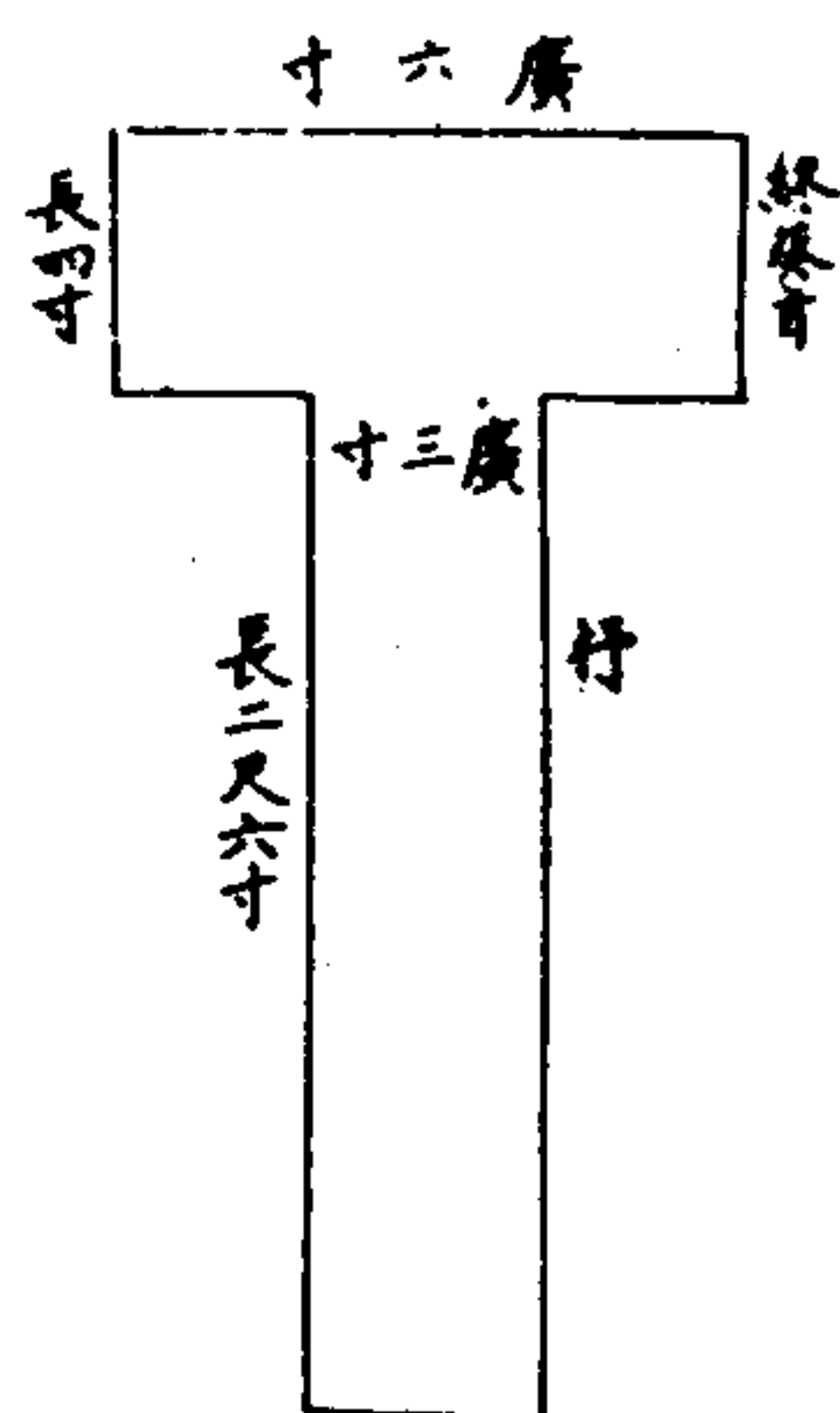


名物圖二

禮書第四十九

定海黃以周述

大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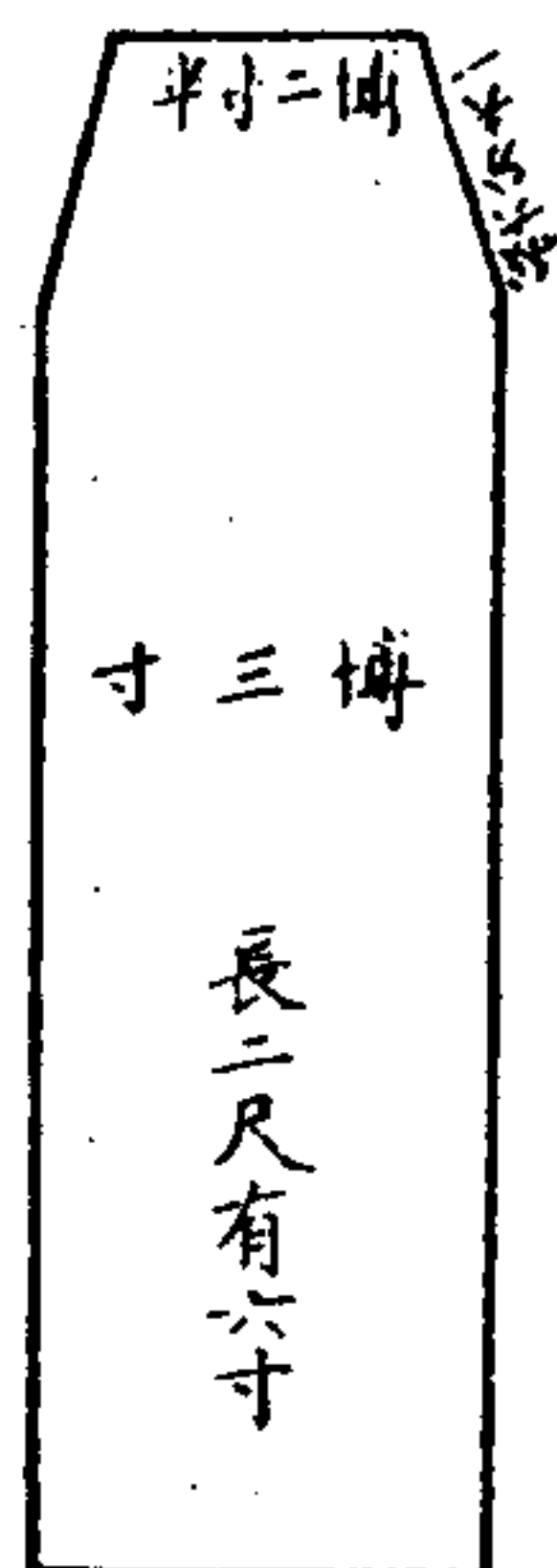


玉人職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注云大圭或謂

名物二 玉

之琕終葵椎也玉藻篇天子搢琕鄭注云亦此笏也或謂之大圭于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相玉書曰琕玉六寸明自炤案玉藻言笏度二尺有六寸爲上下通制天子又加終葵首爲三尺則椎頭之長四寸可知矣而其廣經無見文故注引相玉書以明之琕玉六寸卽注所謂杼上又廣其首之數也蟲圖誤治孔賈二疏以六寸之琕據上不殺者是以長言又以玉藻注首廣二寸半爲天子大圭制其圖杼大于首與鄭注杼上廣首之文相違此大謬也陳氏禮書首廣如杼于首下作左右缺戴氏攷工記圖又依陳圖自中以上漸殺皆不足據

諸侯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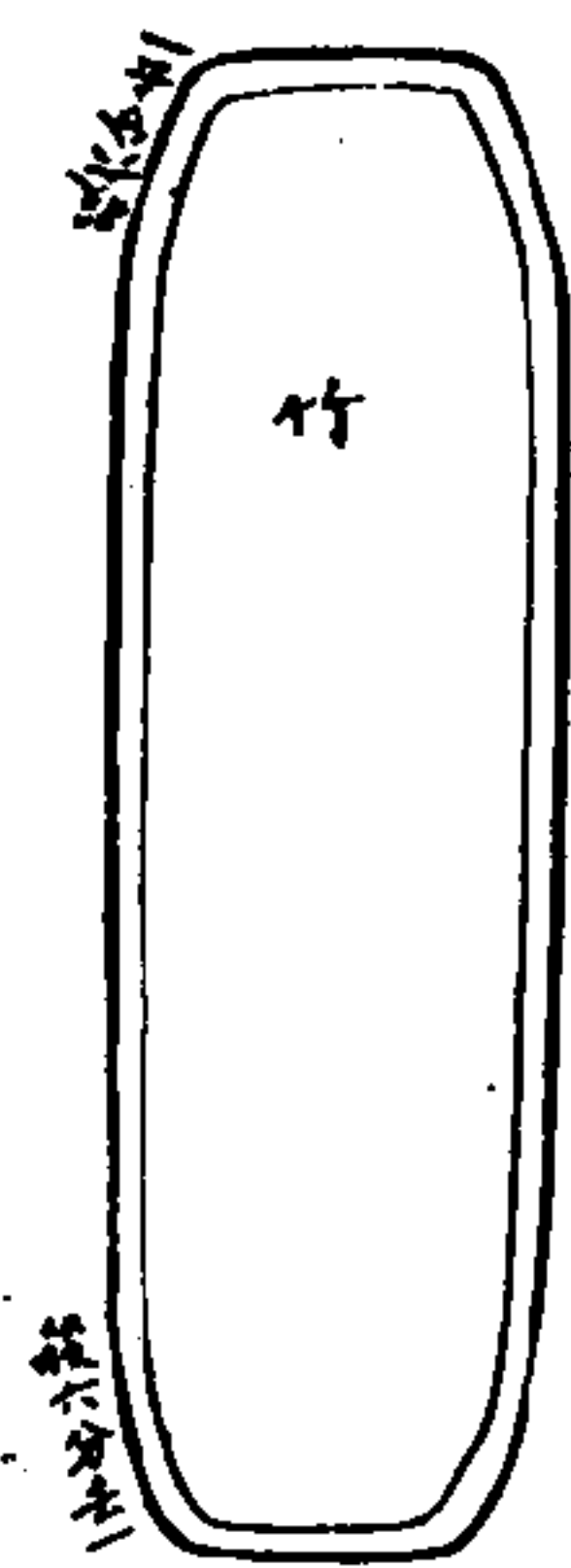
名物二 玉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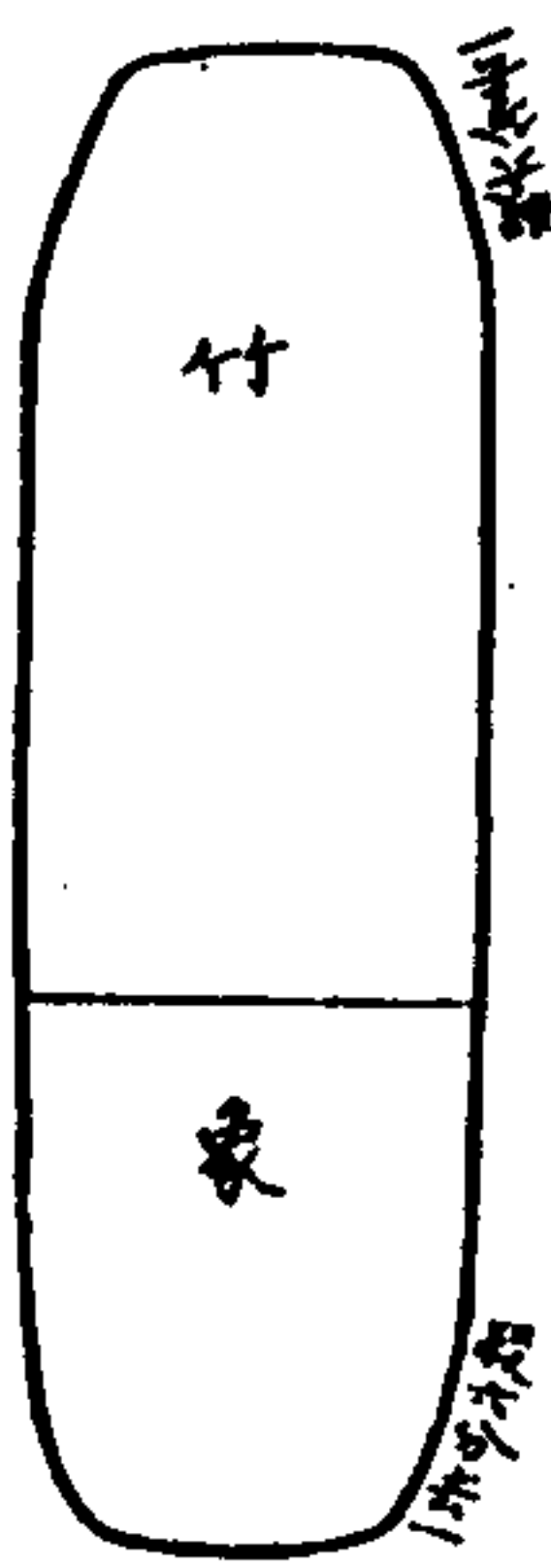
玉藻篇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爲諸侯不終葵首以下之通制鄭注云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云二寸半亦據諸侯不終葵首以下之通制言之玉藻云笏諸侯以象又云諸侯茶前詘後直鄭注云詘謂圓殺其首



大夫笏



士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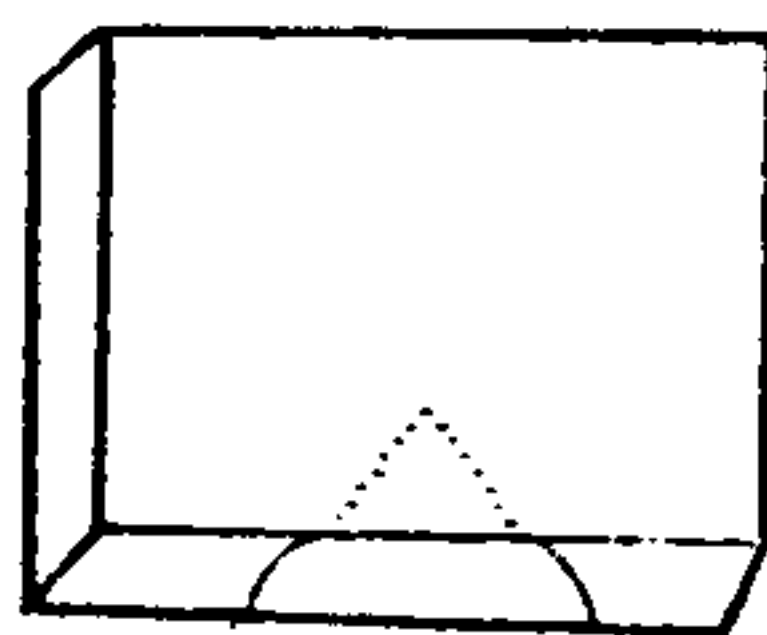


名物二 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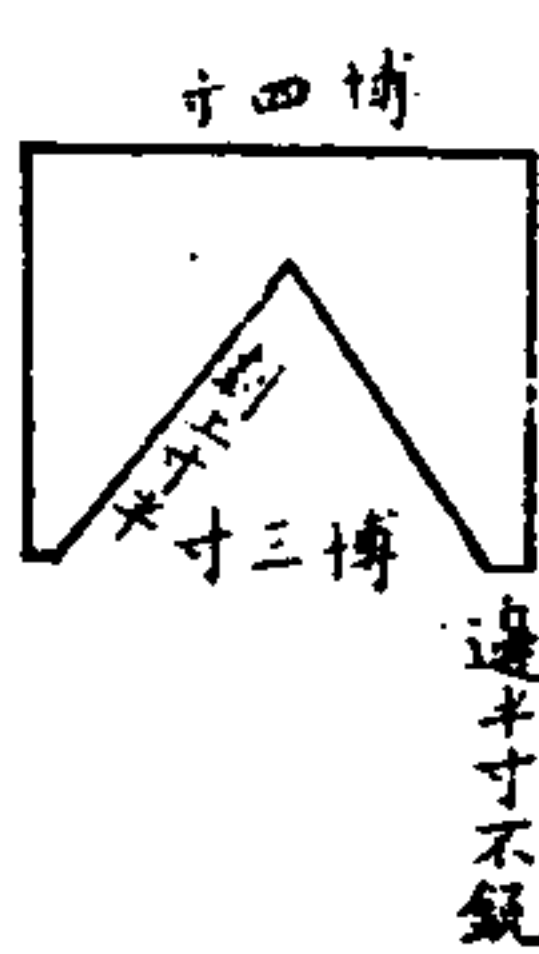
三

玉藻篇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注云文飾也又君  
摺本鄭注云摺本珮士笏以竹爲笏飾本以象又大夫前註後  
註鄭注云諸侯圖殺其首大夫又殺其下而圖陳氏禮書圖大  
夫士笏下方如諸侯不殺一誤笏飾魚須作斜點二誤士笏四  
直作竹節形以象飾其側三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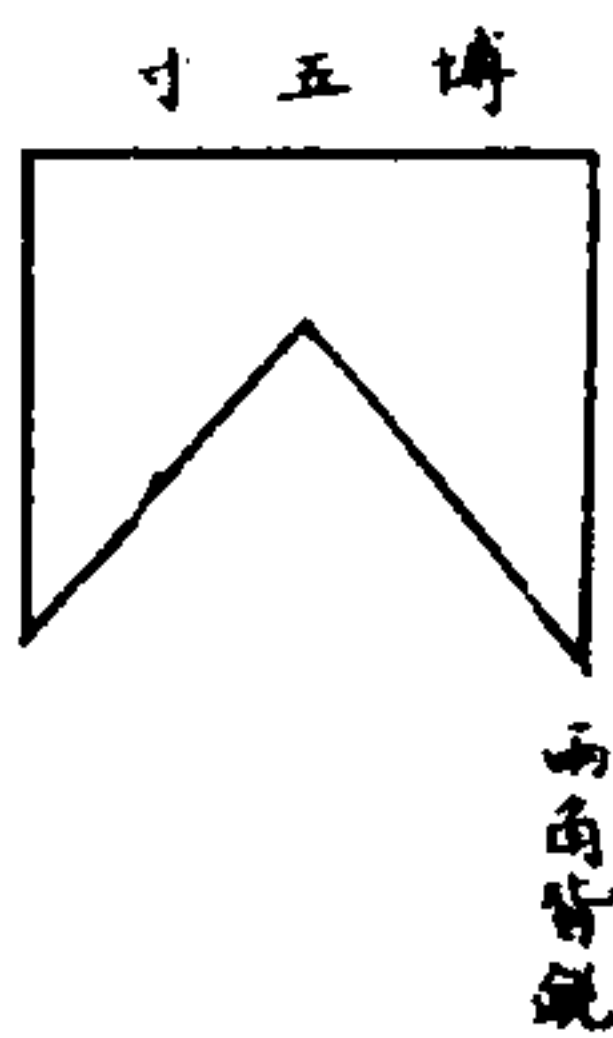
冒



許氏瑁



增漢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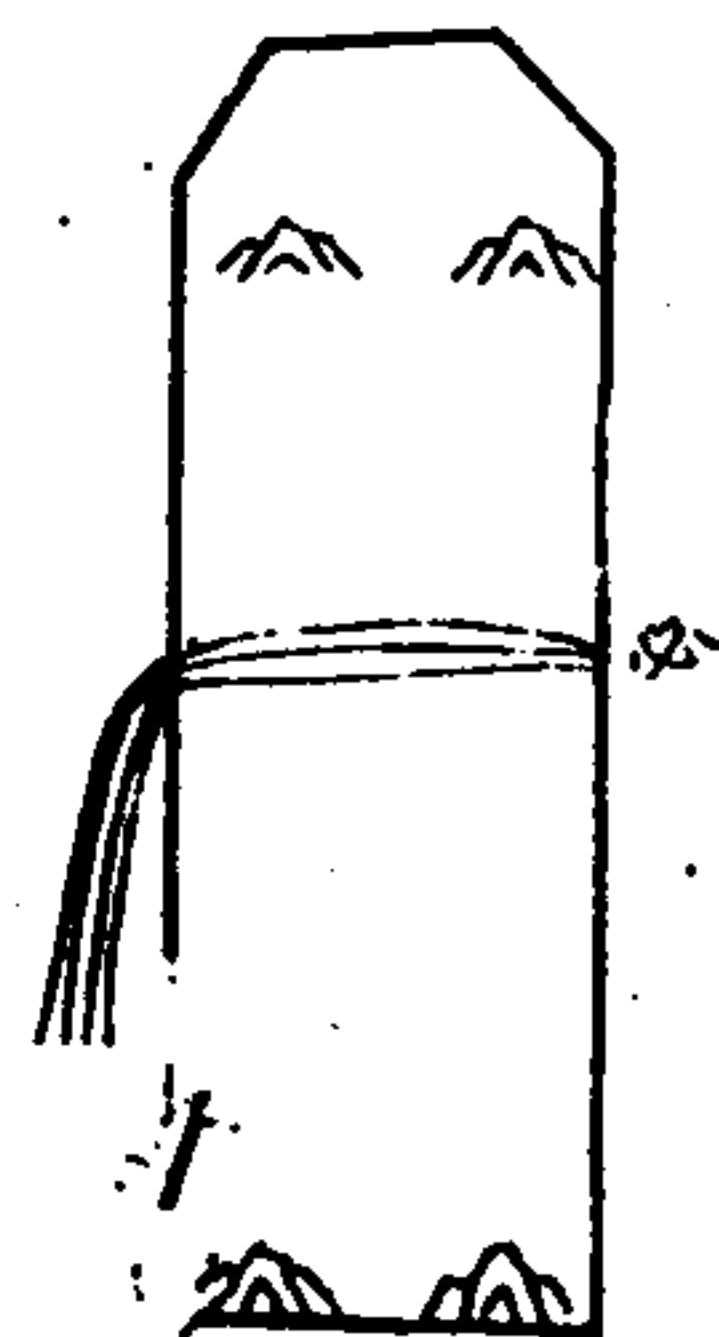
名物二 玉

四

攷工記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注云四寸者方字  
亦作瑁說文云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韞冠  
書某傳云方四寸邪刻之案冒古作冒象形孔當下正圖之不  
見孔故微側之舊圖非有說



鎮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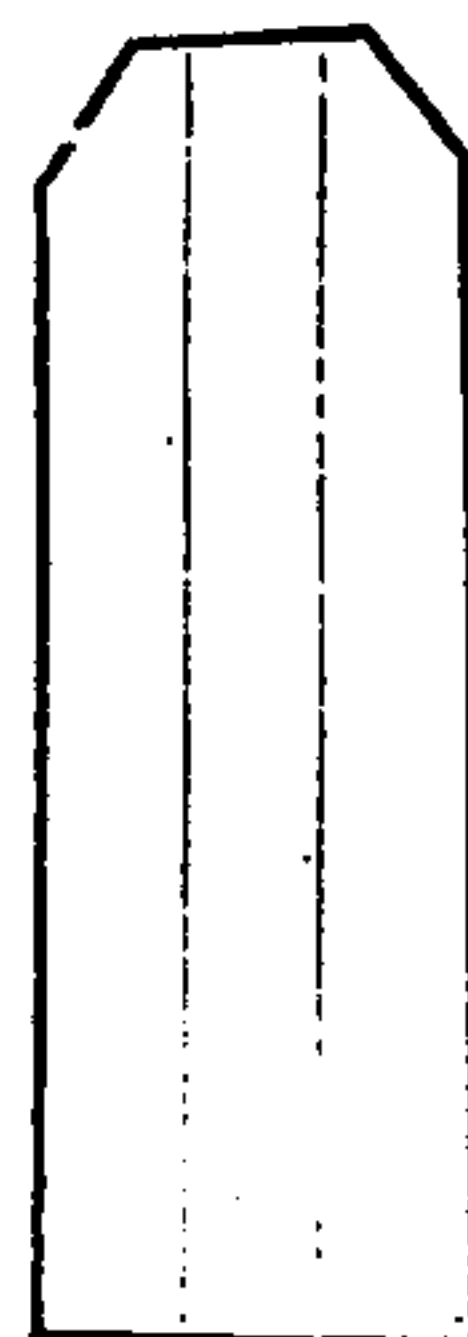


名物二 玉

五

玉人職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鄭注大宗伯云蓋以四鎮之  
山爲飾陳氏禮書圖四鎮並在必上茲依聶圖聶又不圖必鄭  
注玉人云必讀如鹿車繹之繹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  
失隊賈疏云按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組組

桓圭



信圭躬圭



名物二 玉

木

玉人云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  
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禮記云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博  
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說文獻桓圭也鄭注大宗伯云  
雙植謂之桓蓋亦以桓爲瑤飾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  
蓋皆以人形爲瑤飾文有纒纒耳聶圖從孔疏江南儒者說直  
者爲信其文纒細曲者爲躬其文纒略信纒已屬肌說躬曲亦  
非達詁陳氏禮書從其說躬圭作曲首與禮記刻上左右各寸  
半尤違俗儒又謂身直外躬直內亦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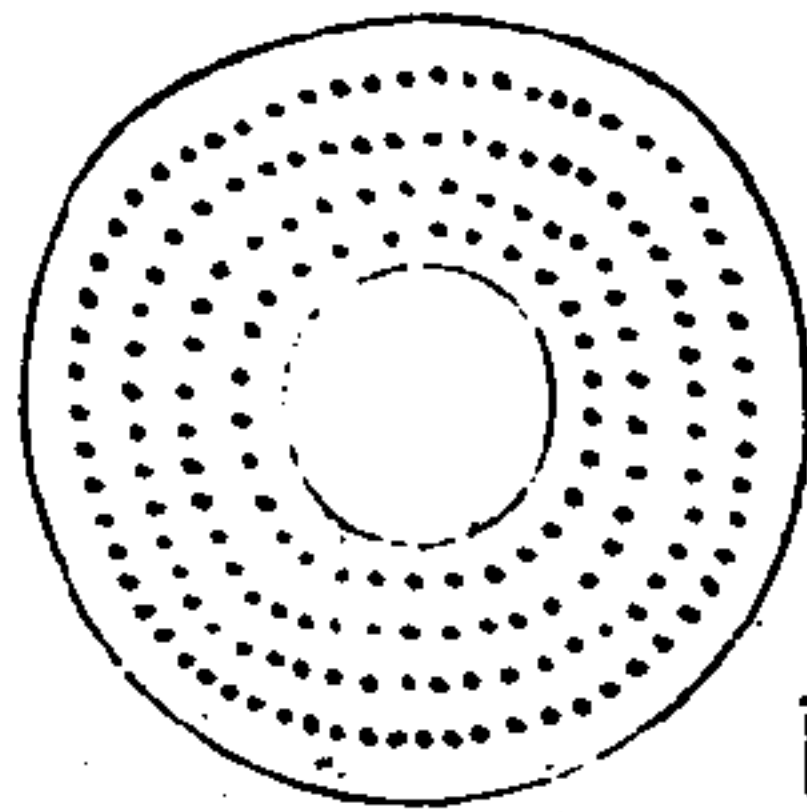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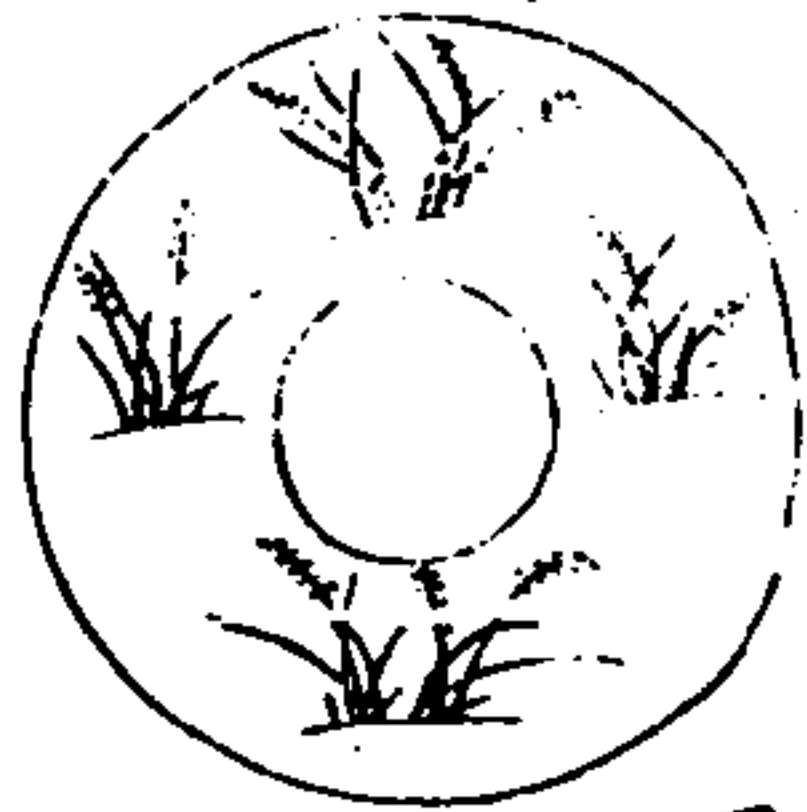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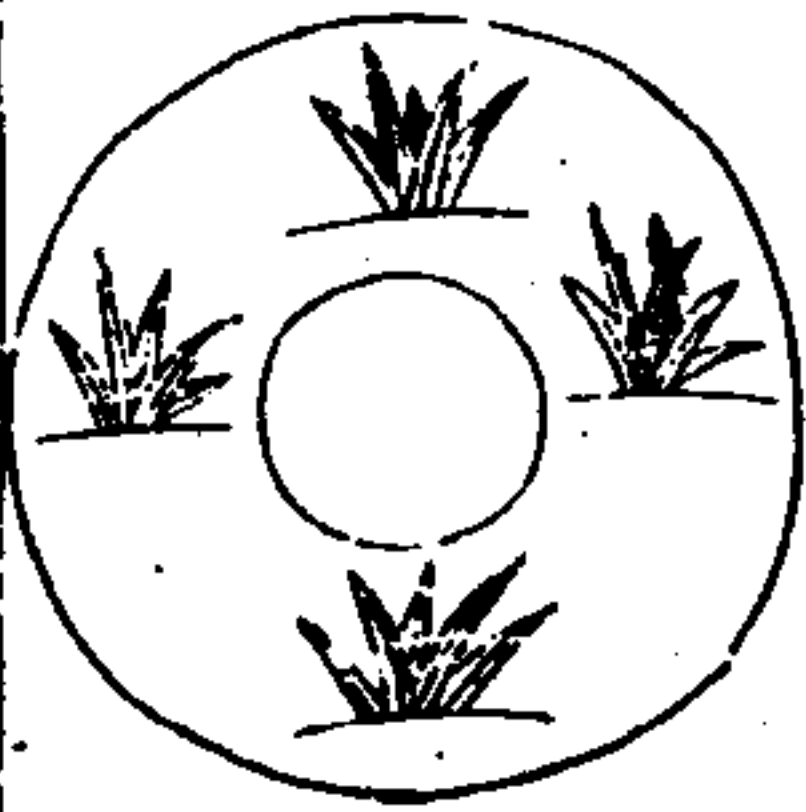


穀璧

蒲璧

藉圖

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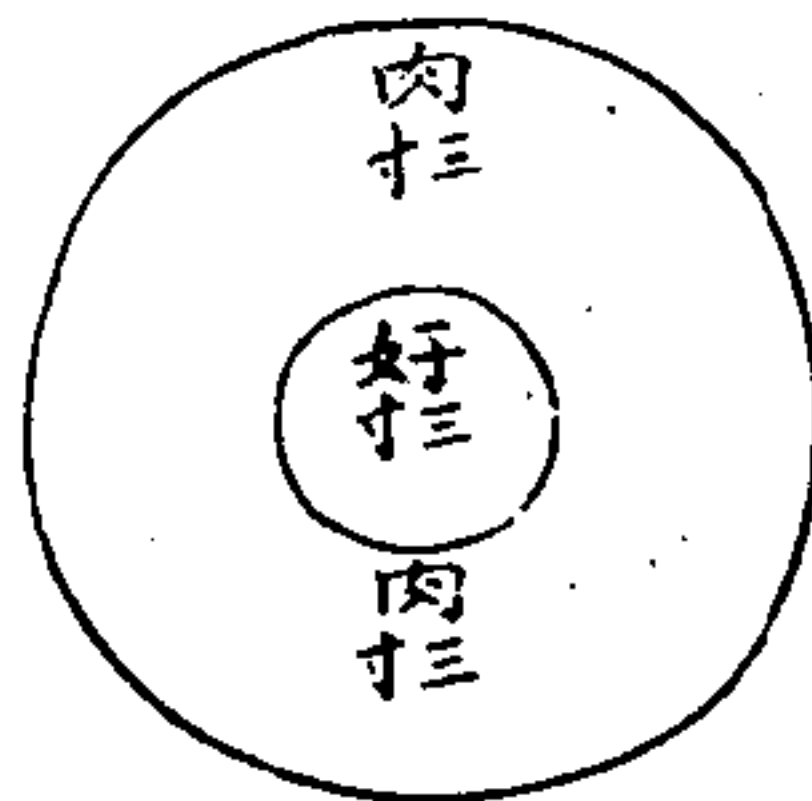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五

七

大宗伯云子執繫璧男執蒲璧鄭注云蓋或以繫或以蒲為瑑飾璧皆徑五寸玉人命圭七寸謂之躬圭故書或云命圭五寸  
 元謂五寸者璧之闕文亂存焉藉圖繫作稼形陳書作散繫程氏創物小記圖曹氏藏繫璧如陳氏言

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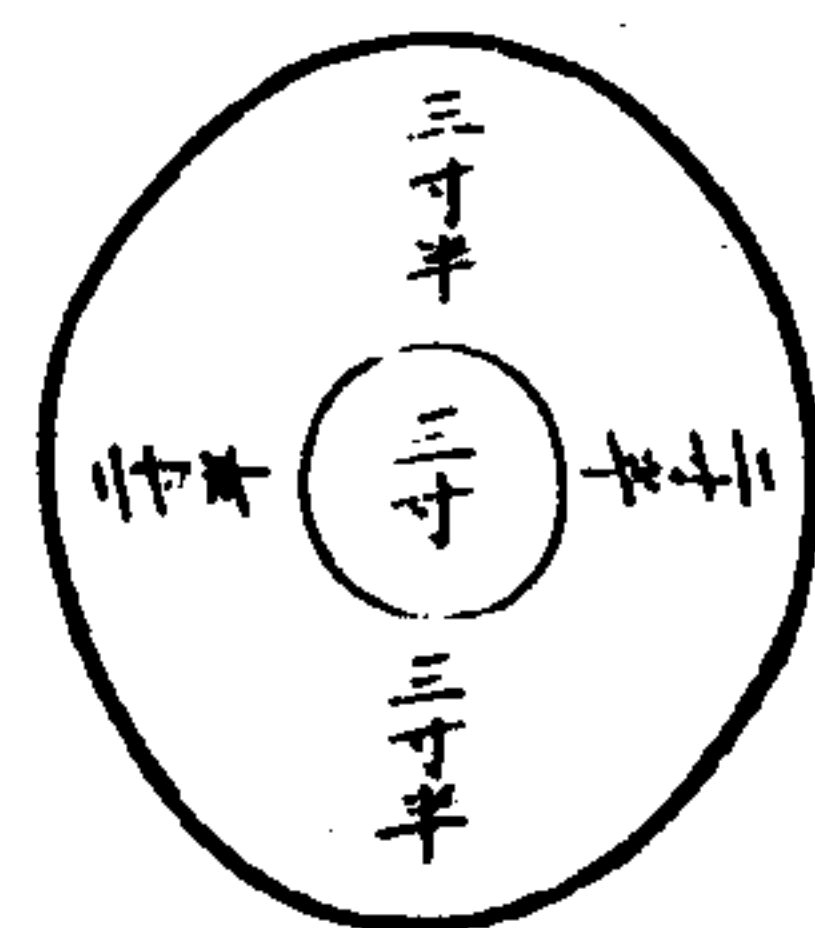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五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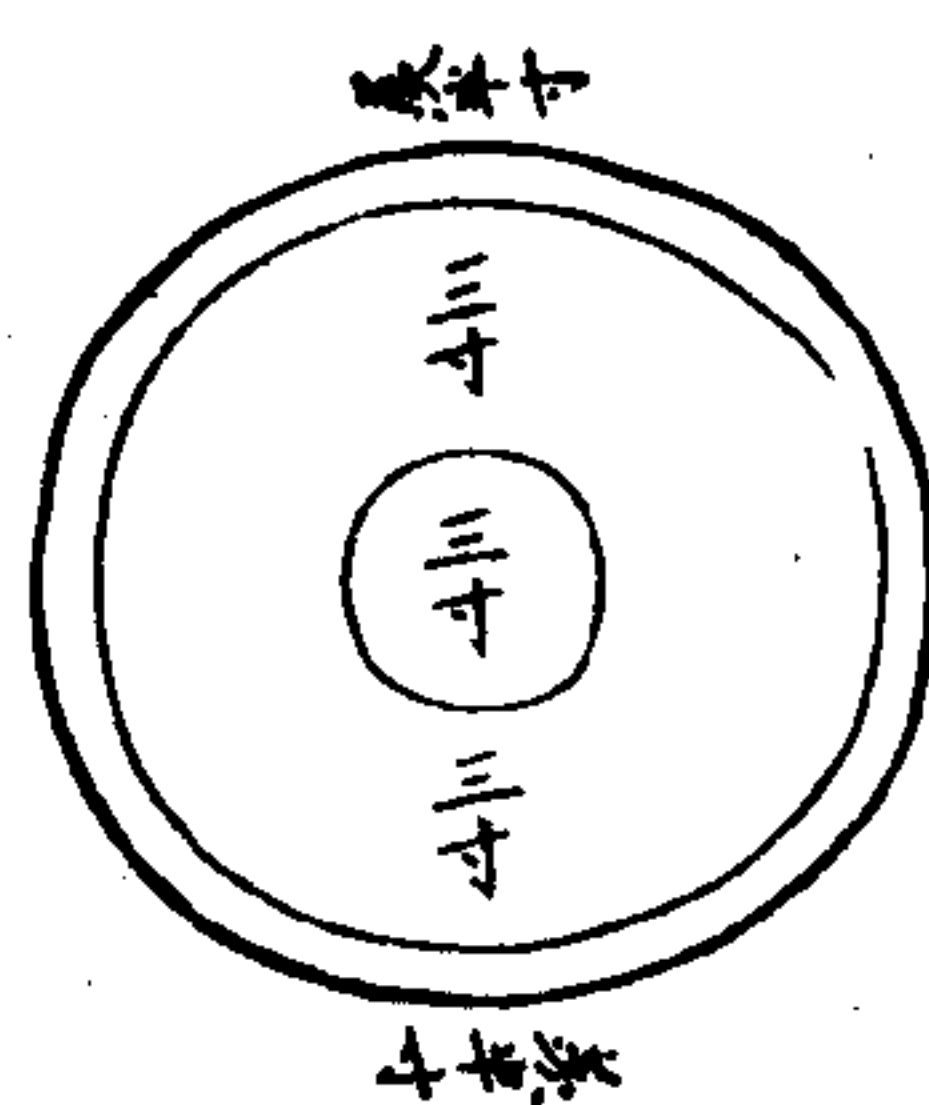
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玉人云好三寸賈疏云好三寸肉各三寸兩畔共六寸是肉倍好也  
 大宗伯云蒼璧禮天聶氏引阮鄭二圖皆云蒼璧九寸厚寸據此而言崔靈恩說以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例之云禮天蒼璧長尺二寸程氏創物小記釋余疋肉倍好謂若璧孔一寸則邊二寸合兩邊及孔其徑五寸如其說九寸之璧好倍肉之瑗肉好若一之環皆畸零不成度數不足據也



璧羨



阮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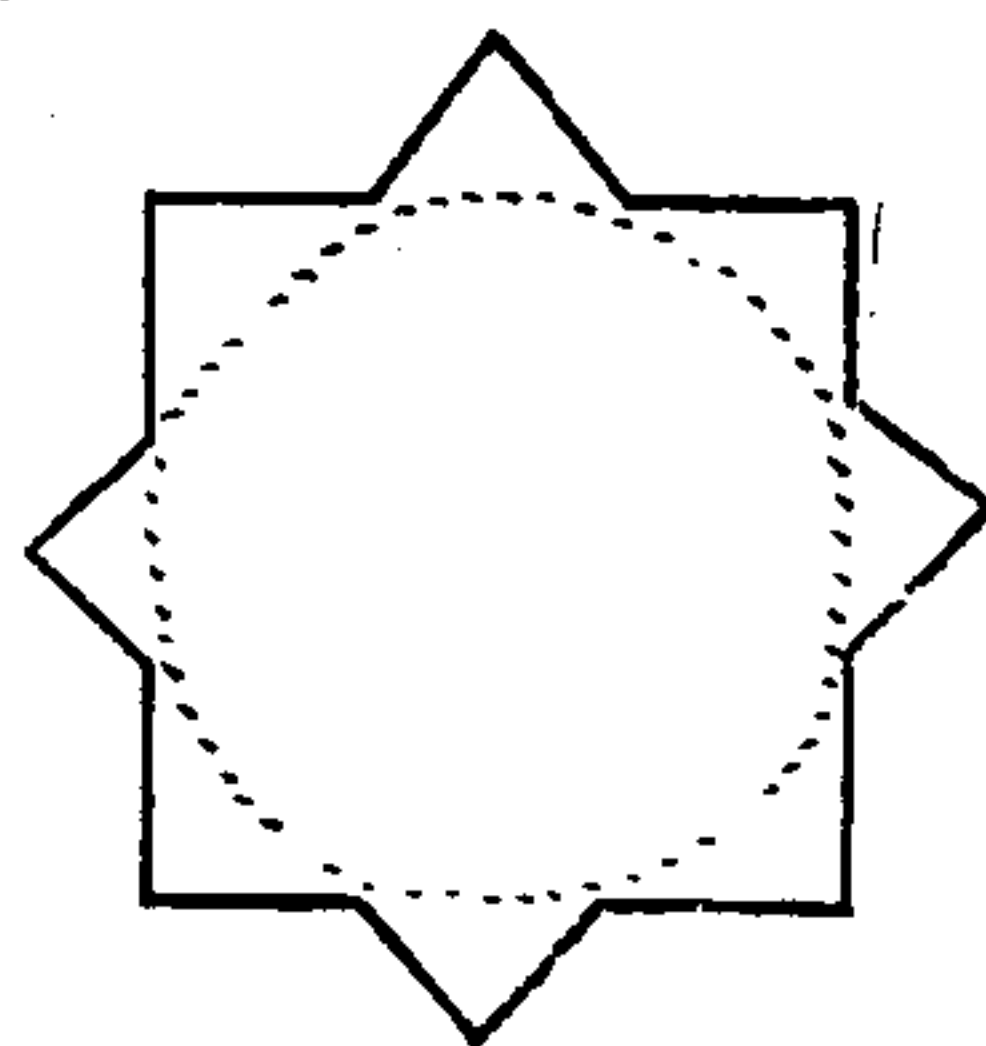


名物二 玉

九

玉人云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典瑞云璧羨以起度鄭注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元謂羨不圍之兒蓋廣徑八寸表一尺舊圖竝同阮氏伯元說九寸之璧外肉周圍各羨半寸與兩鄭說別存參

大琮



琮本無文  
點之以明  
其內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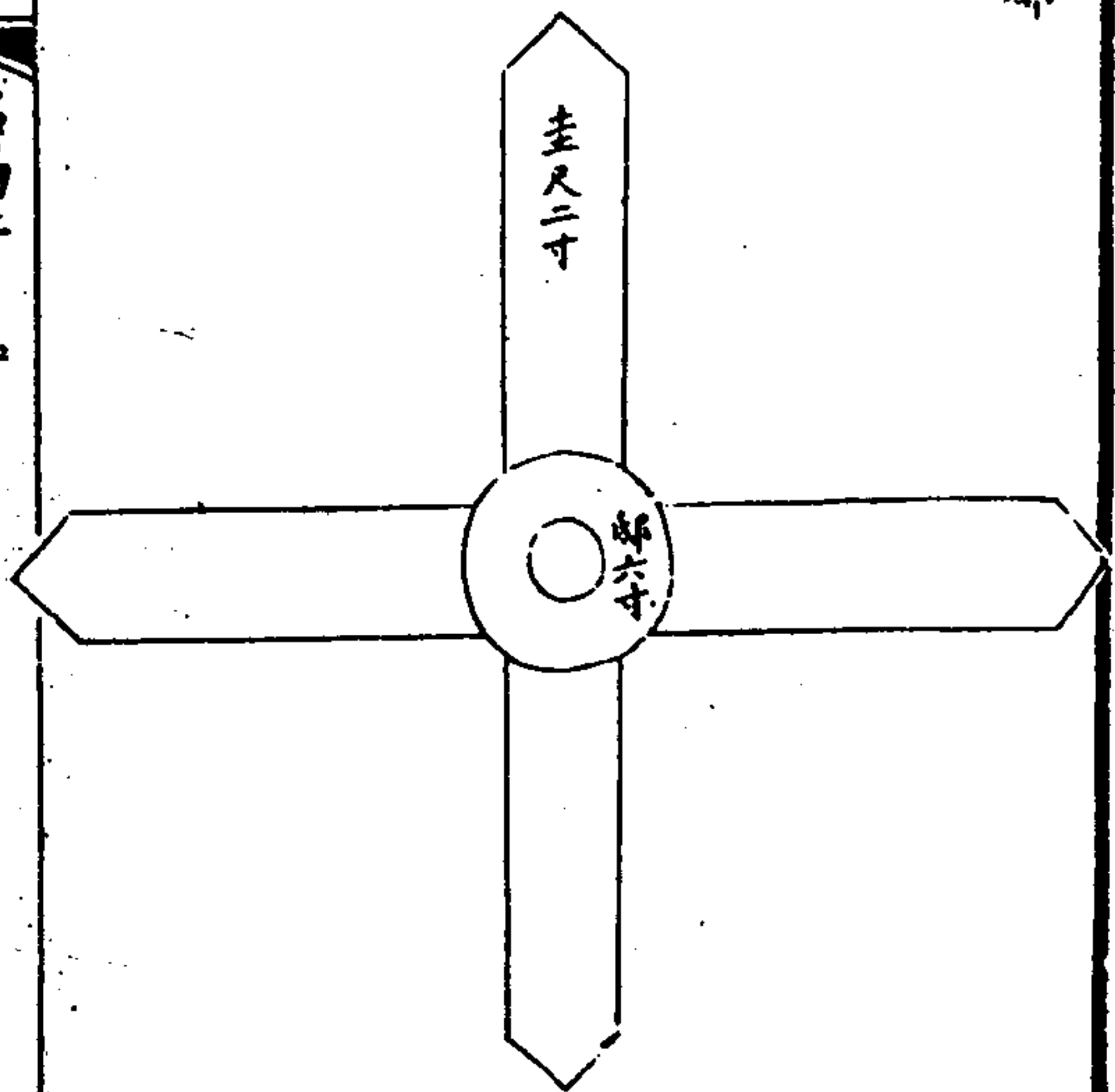
名物二 玉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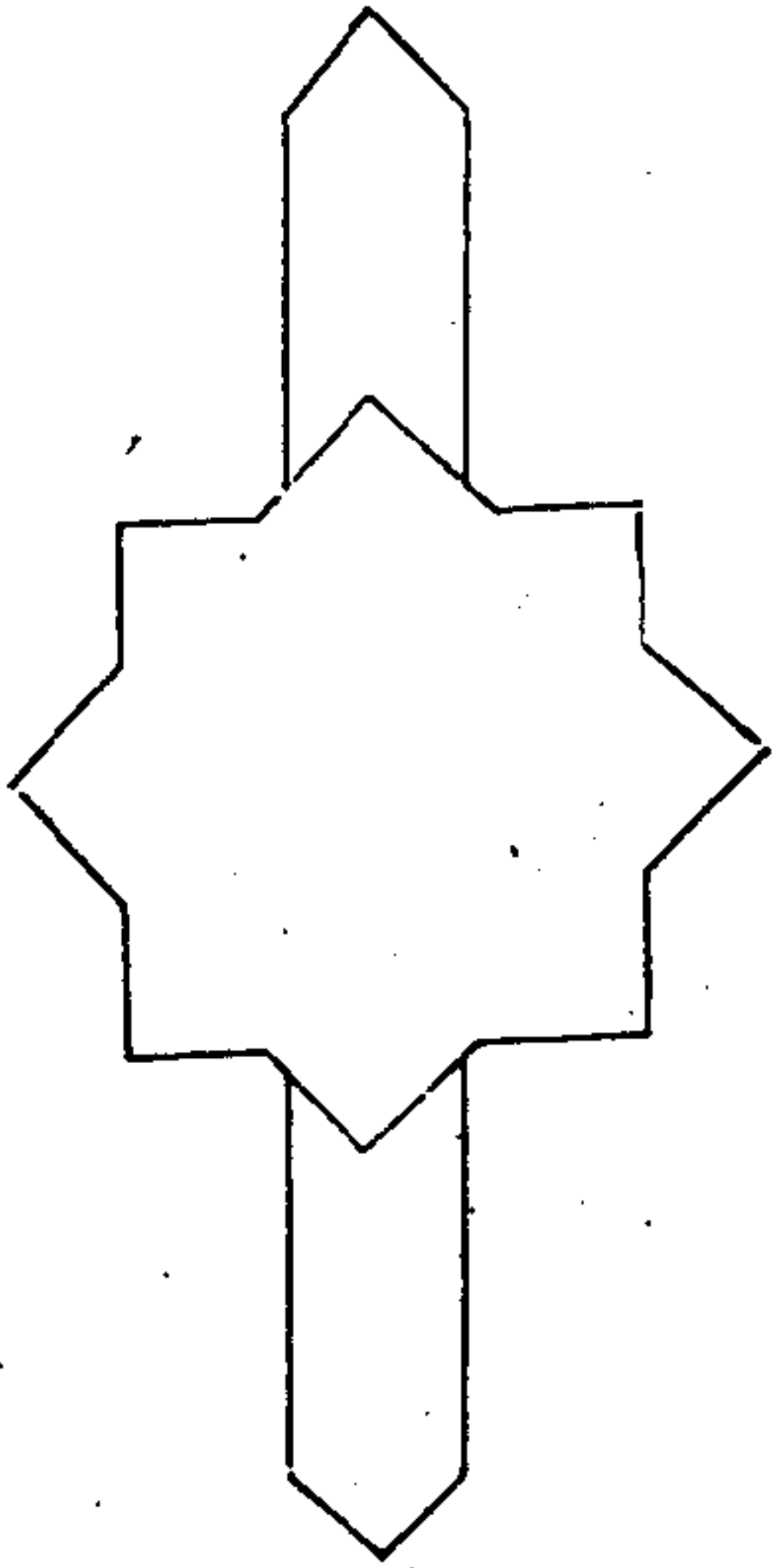
白虎通義禮曰圓中牙外曰琮說文琮大八寸似車釭鄭注大宗伯以黃琮禮地云琮八方象地又注玉人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云射其外鉏牙賈疏云并角徑之爲尺二寸據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其外鉏牙八角鋒案琮形如以兩正方交互相疊成八銳角角各出二寸通其上下兩角射四寸揜其四正角視之其中正方八寸揜其八角視之其中正圓逸禮曰圓中鄭注曰八方兩義兼具最圖作鈍角或作角表銳而失方圓形皆未是潘氏江都集禮謂琮內圓有好陳氏禮書圖琮以方玉削左右邊微曲成四角形尤謬



四圭有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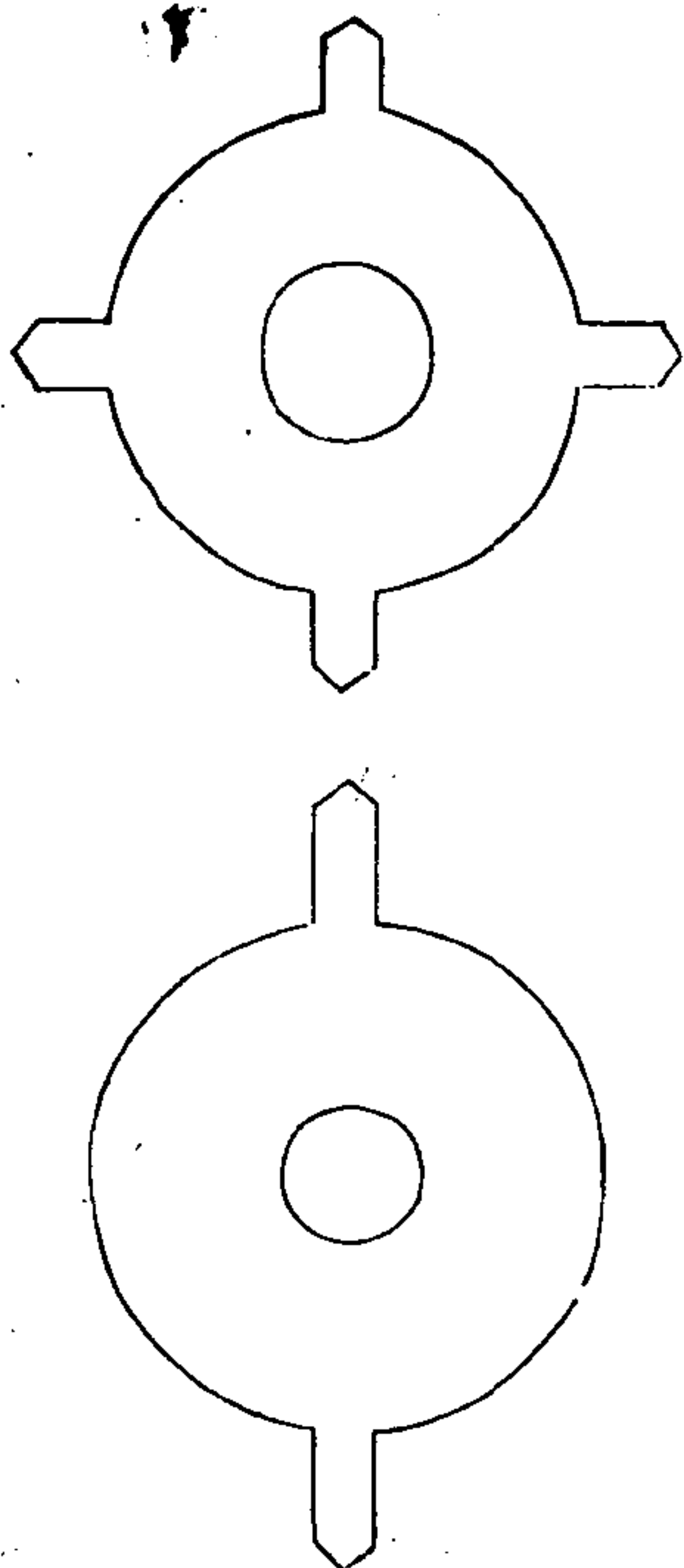
兩圭有邸



名物二 玉

圭

聶圖四圭 兩圭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注司農曰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賈疏云用一大玉琢中央爲璧形亦肉倍好

名物二 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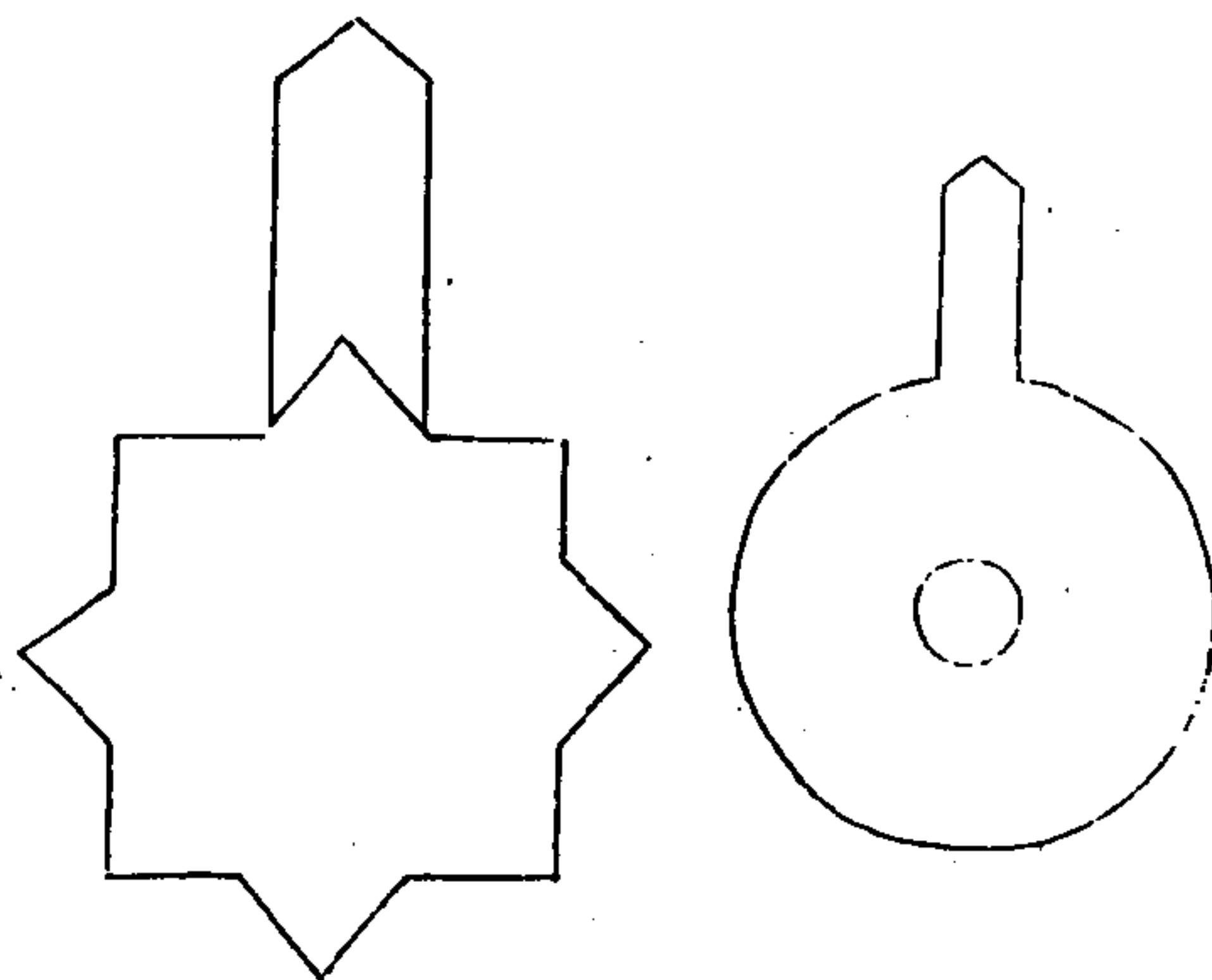
圭

徑六寸四面各琢出一圭長各尺二寸合邸六寸總三尺與大圭同此說是也玉人疏又疑尺二寸爲兩畔總數未是 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注兩圭儻而同邸考工記玉人兩圭五寸有邸鄭注邸謂之祗有邸儻共本也聶圖云兩圭亦於六寸璧兩邊各琢出一圭俱長二寸半博厚同四圭陳書曰璧天象故四圭邸璧琮地象則兩圭當邸琮日月星辰天類故一圭邸璧山川地類則當一璋邸琮謂地與山川皆邸璧非也案記兩圭五寸有邸文次于大琮駟琮琬琰之間陳氏之說足信但琮作四角形未合今從其說而易其圖



圭璧

璋邸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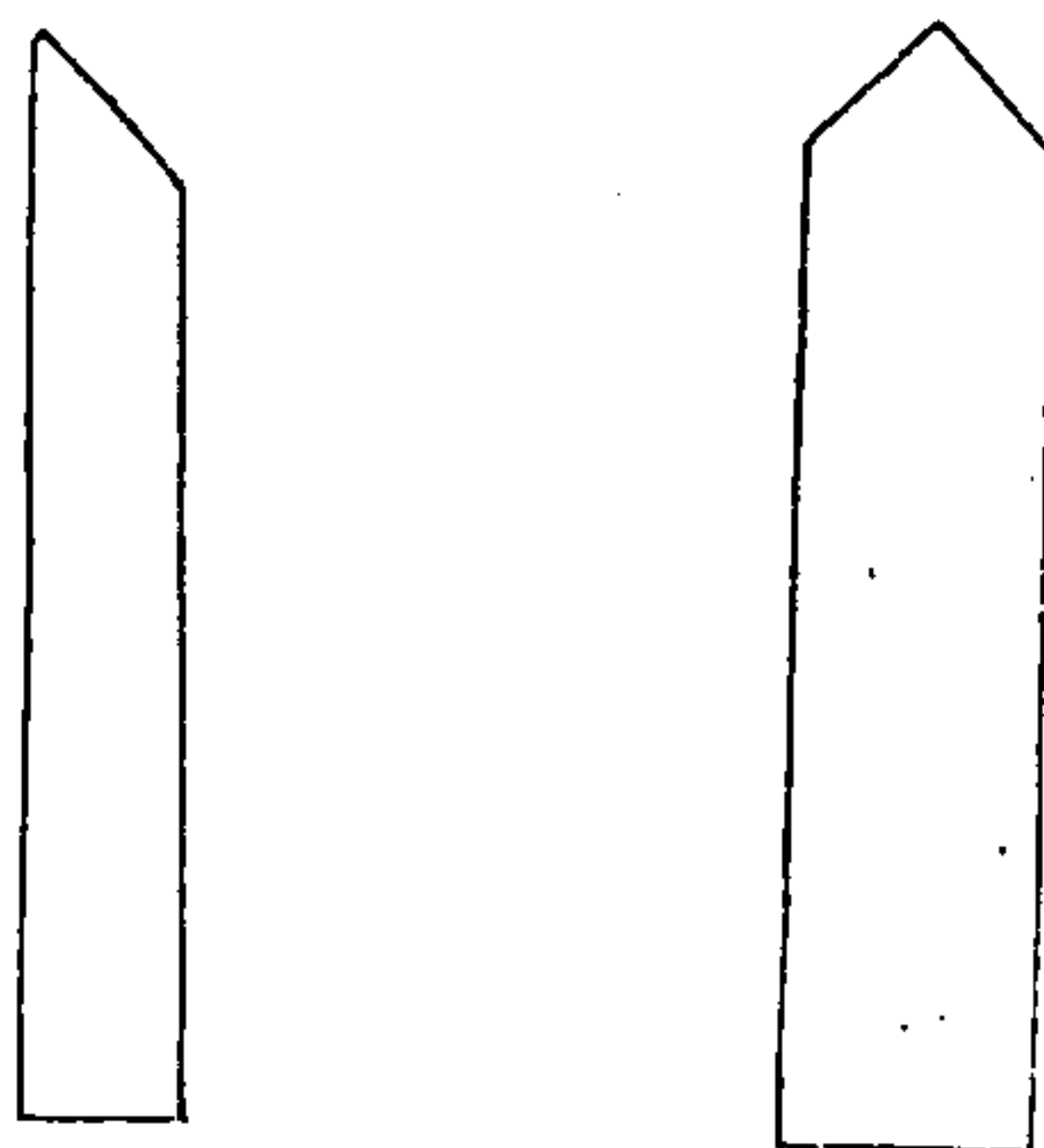
名物二 玉

圭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鄭注云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玉人圭璧五寸賈疏云以璧爲邸旁琢一圭 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玉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饌鄭注云璋有邸而射刻而出也素功無琢飾聶圖邸璧今依陳氏趙氏說邸琮前有說

青圭

赤璋



名物二 玉

石

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鄭注云圭銳象春物初生聶圖云青圭亦九寸厚寸博三寸刻上各寸半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白虎通義云禮曰半圭曰璋公羊傳云璋判白何注云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



白琥



元璜



名物二 玉

五

大宗伯以白琥禮西方鄭注云虎猛象秋氣嚴肅圖云鄭圖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案說文琥發兵瑞玉爲虎文是於玉上刻伏虎形也云高三寸圖者失其傳也如聶所圖白琥與青圭赤璋元璜全不相類今依說文作虎文大宗伯以元璜禮北方白虎通義云禮半璧曰璜案璜尺寸無攷或據蒼璧八寸則此亦應八寸禮或然也陳書曰南正陽也陰生午半故障以半圭北正陰也陽生子半故障以半璧方明東圭南璋西琥北璜其類也禮神璧琮重于圭璋圭璋無間於琥璜朝聘則圭璋重于璧琮而璧特重于琥璜而已

牙璋



大璋



名物二 玉

六

玉人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注云牙璋中璋皆有鉏牙先言牙璋有文飾賈疏云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文以鉏牙言或作雲氣誤牙璋中璋文飾雖異而其制同不別出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過璋七寸射四寸厚寸天子以巡守又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鄭注云以大璋之文飾之也亦如之如過璋七寸射四寸聶圖云此璋偏體璩雲氣如巡守之大璋四璋尺寸璩飾不同而其制一不別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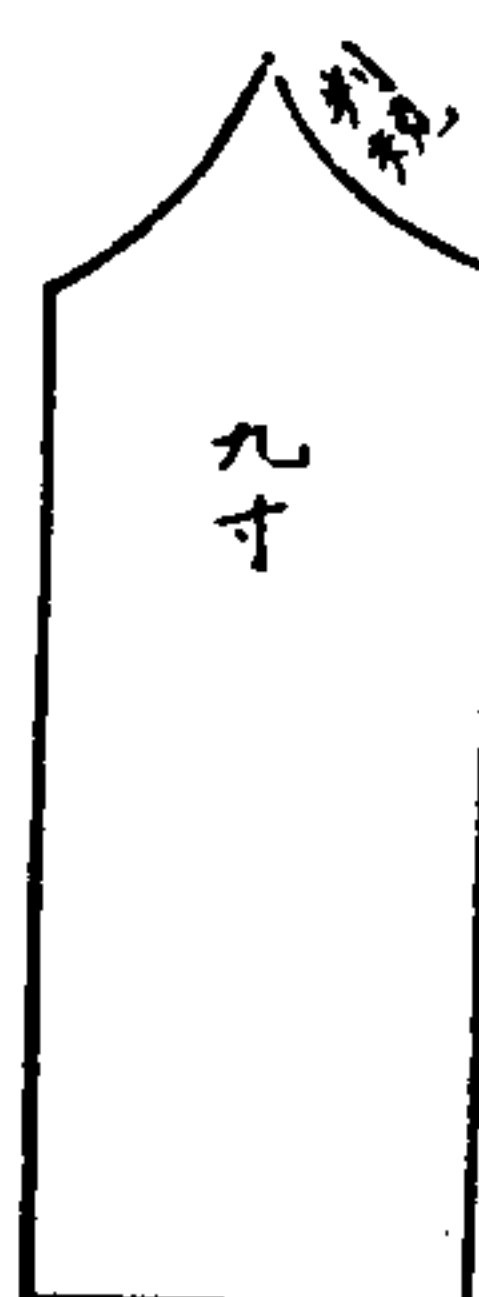
炎圭



琬圭



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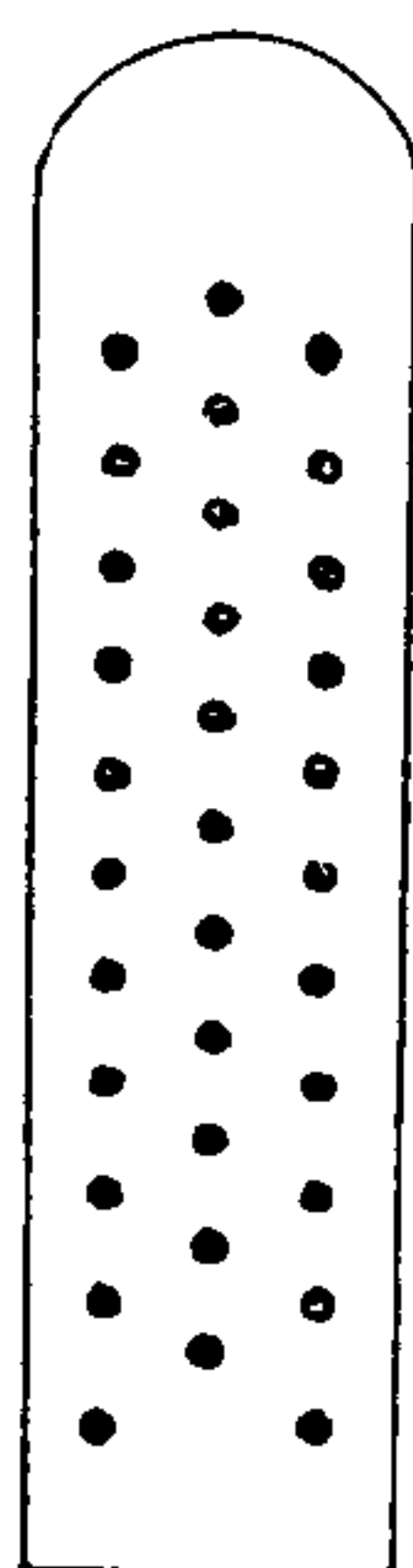


名物二 玉

圭

玉人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炎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鄭注云琬猶圓也凡圭刻上寸半炎圭刻半以上又半為瑑飾舊圖皆圓其首失之聶氏斥先鄭有違判規之義更謬戴氏刻上寸半與鄭異說詳前

穀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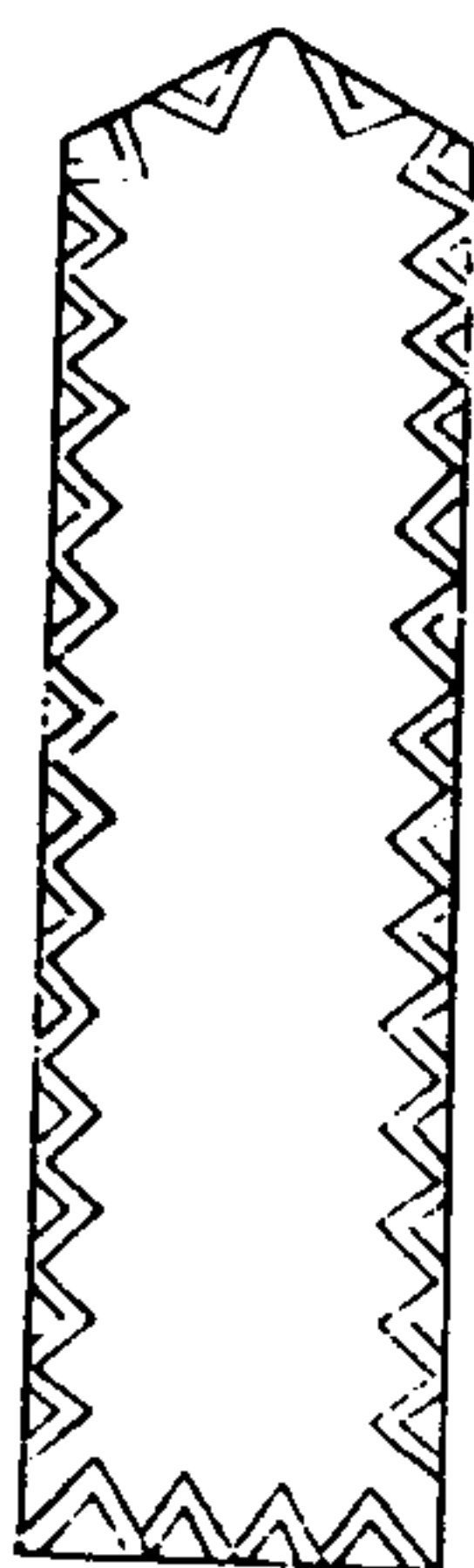


玉人穀圭七寸鄭注典瑞云穀善也其飾若肉采文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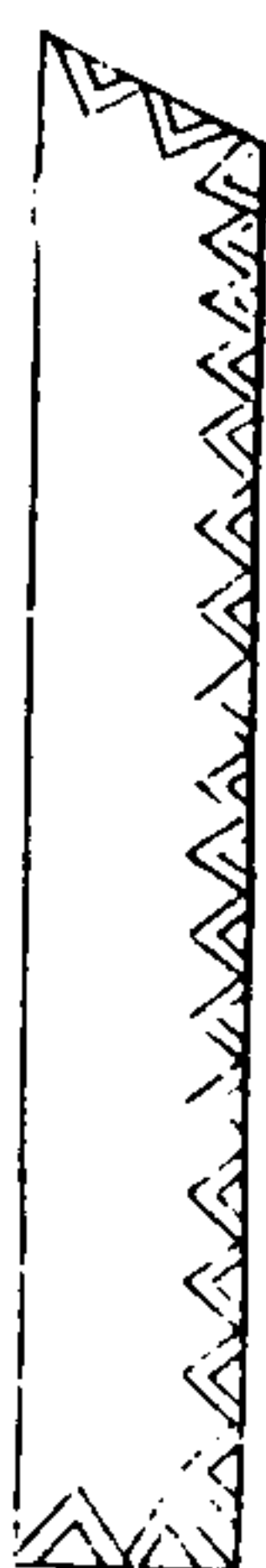
名物二 玉

木

瑑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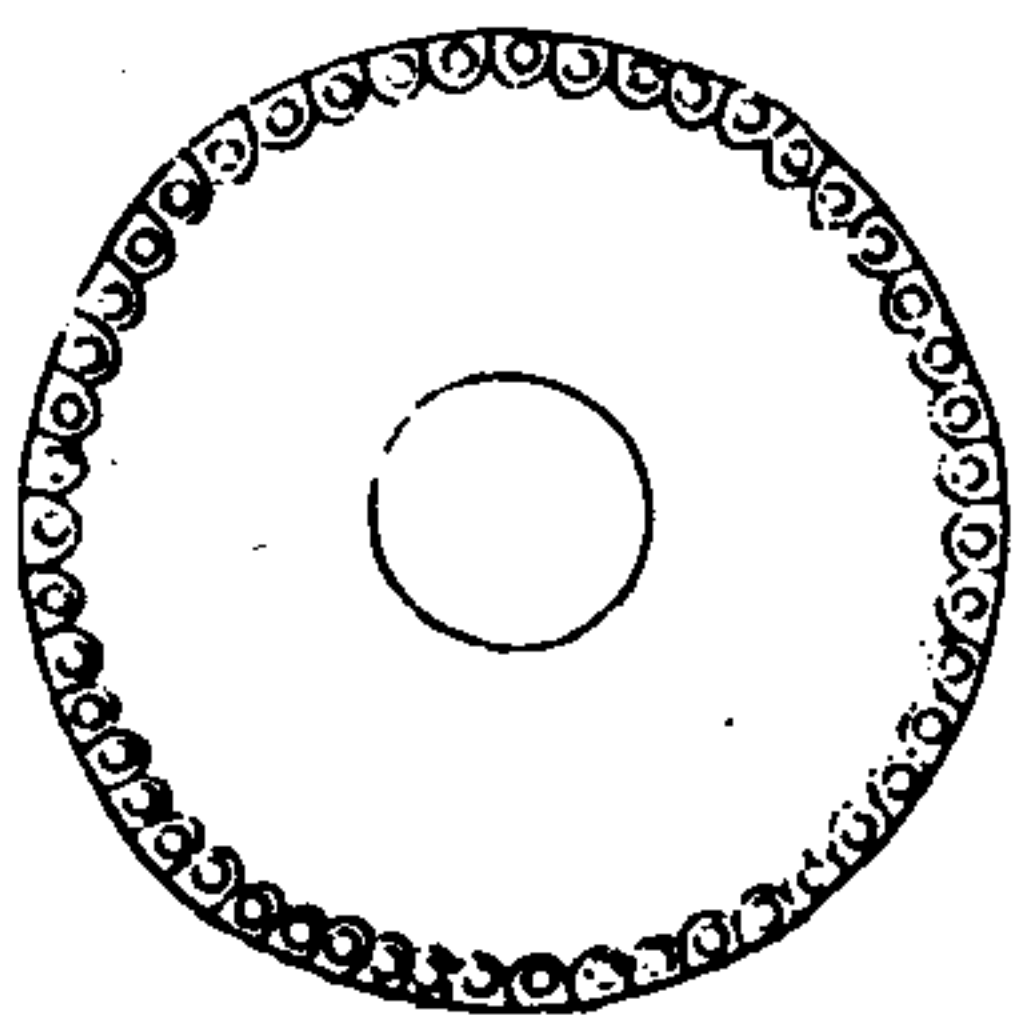


瑑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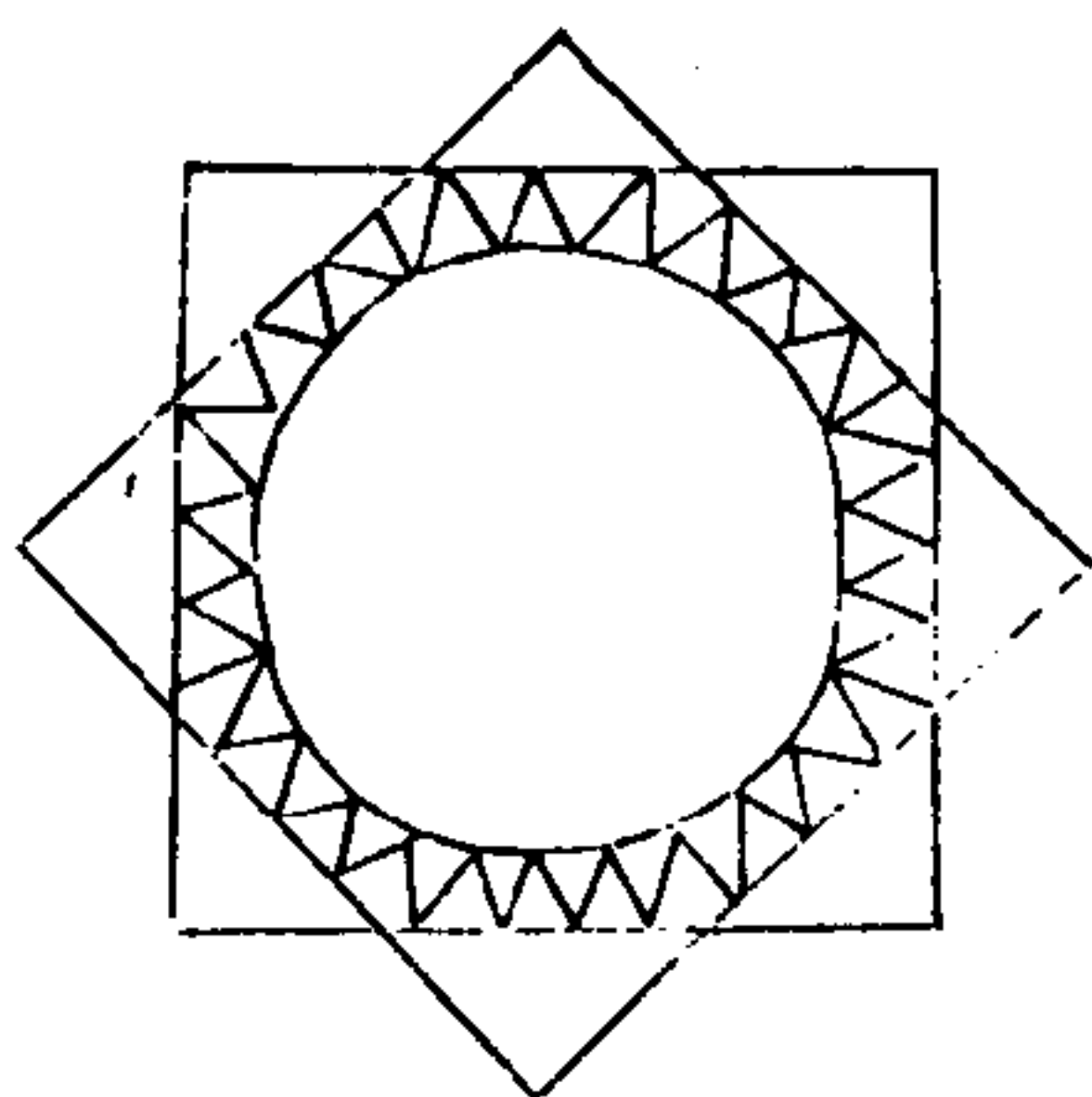




瑑璧



瑑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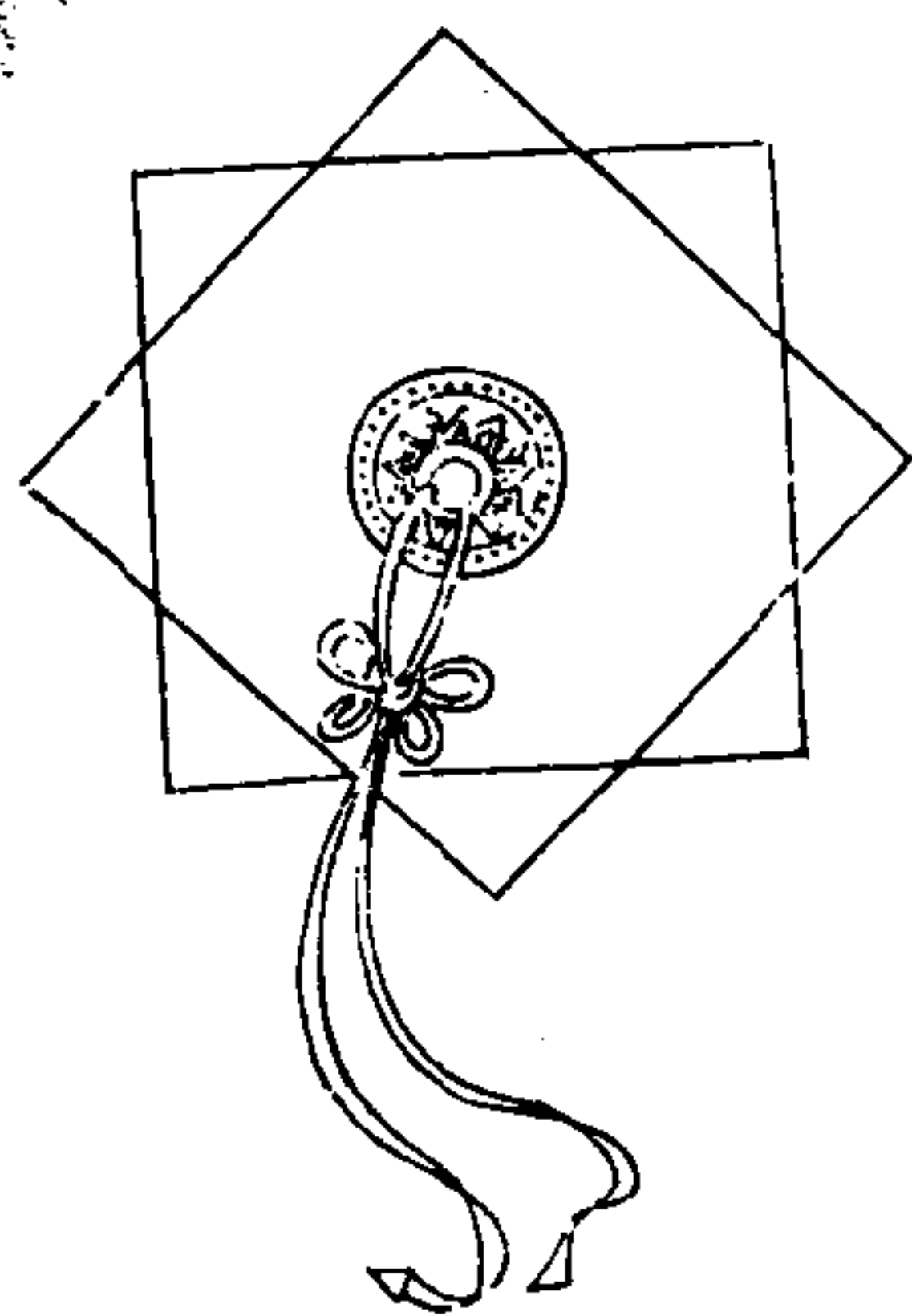


名物二 玉

九

白虎通義云禮曰圓中牙外曰琮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瑑璧琮八寸以規聘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鄭注典瑞云琮有圻鄂瑑起說文云瑑圭璧上起兆瑑案璧體圓故瑑亦作圓琮圓中牙外故瑑亦作圓牙舊圖皆誤

駟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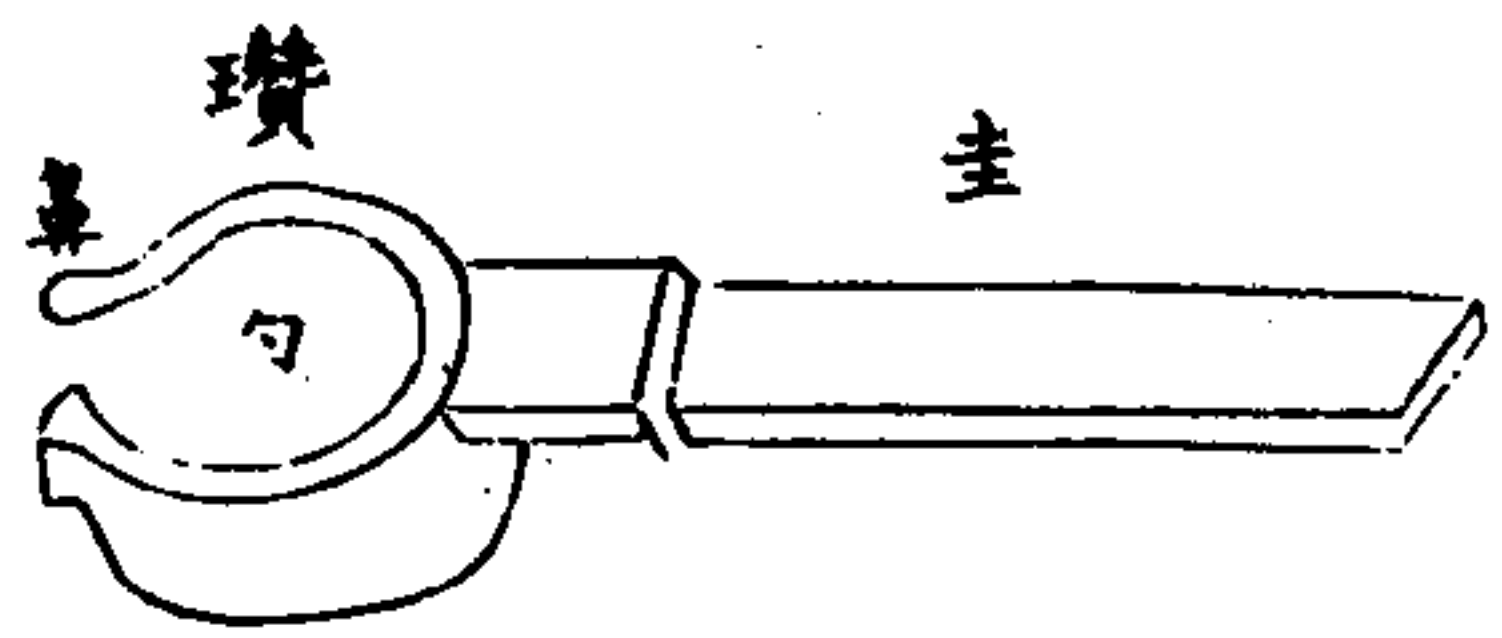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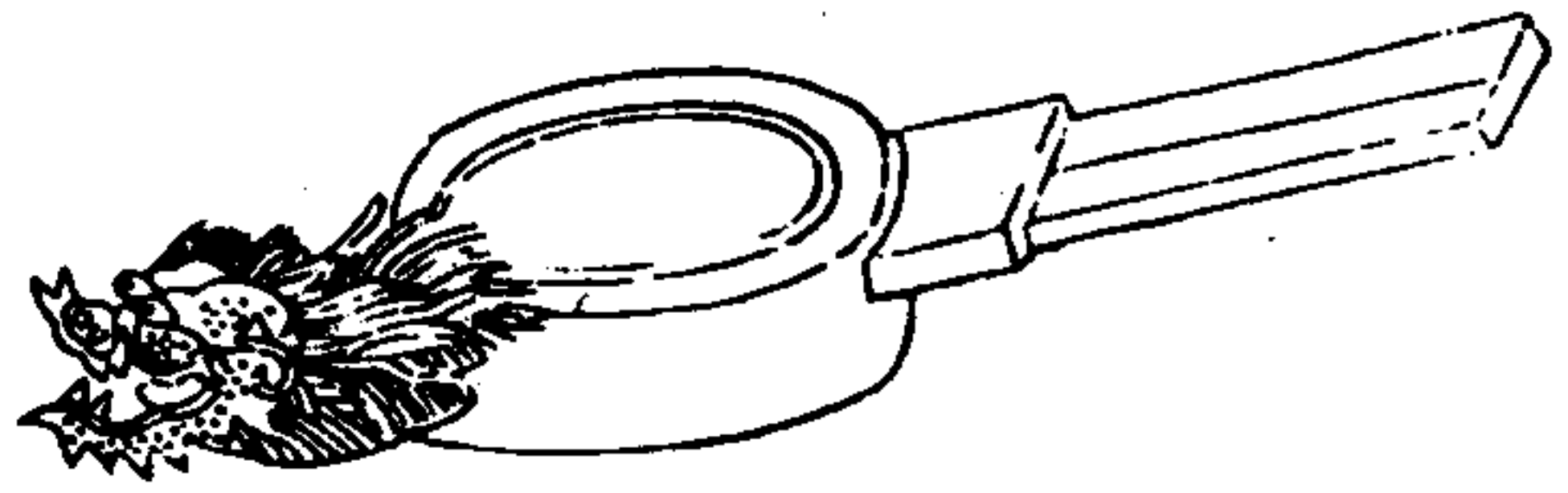
名物二 玉

十

玉人駟琮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注云以組繫琮因名爲稱鍾以起量也以爲權故有鼻舊圖誤同大琮



玉瓚



新定

名物二 玉

廿

典瑞裸圭有瓚先鄭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國語謂之鬯圭後鄭謂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鄭注云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將注又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大璋加文飾中璋殺文飾邊璋半文飾鄭阮禮圖云圭瓚受四升徑八寸形如槃其柄以圭有流注梁正圖云三璋之勺鼻爲獐犬之首其柄則畫爲雉尾皆不盈寸雖觀陳氏禮書謂古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有鼻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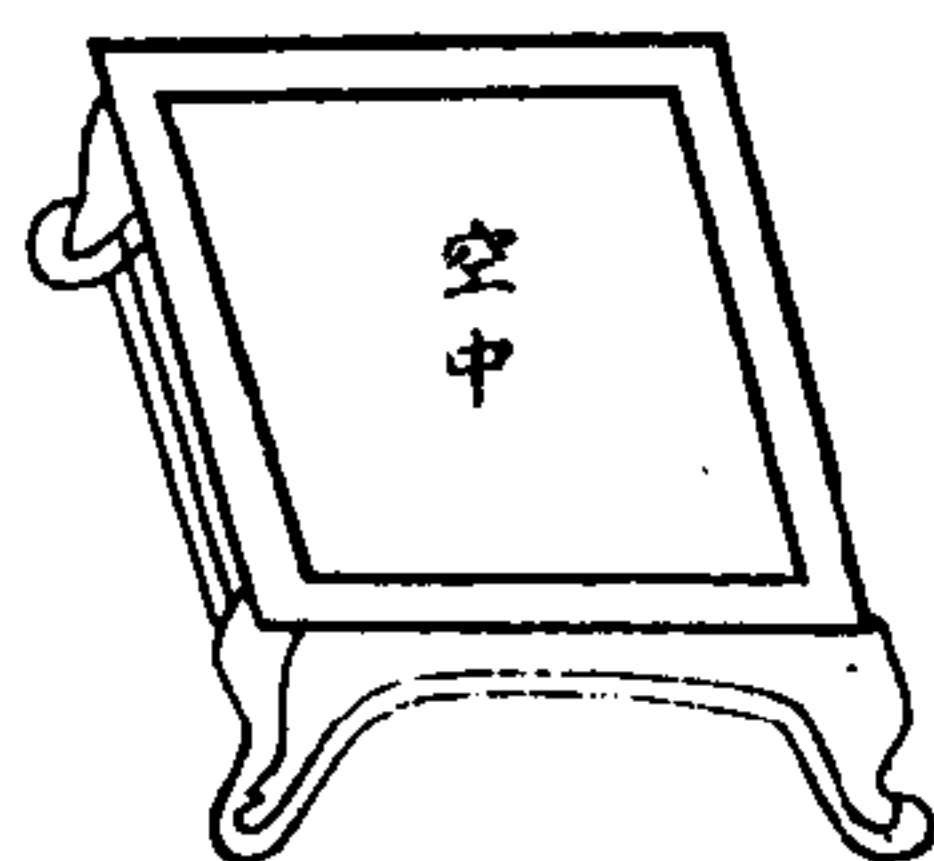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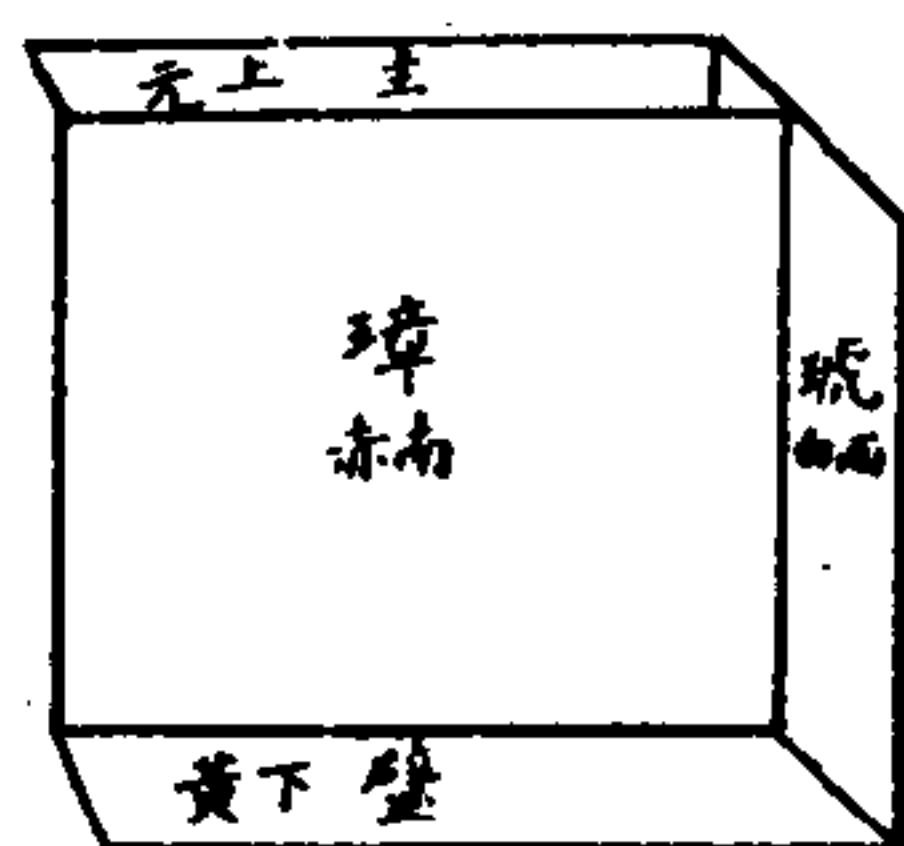
無龍口豈其然與鄭注凡流皆爲龍口其言必有所本但未必如鼉圖耳以圭爲柄曰圭瓚以璋爲柄曰璋瓚其勺大小不同而制無大異不別出

名物二 玉

廿



方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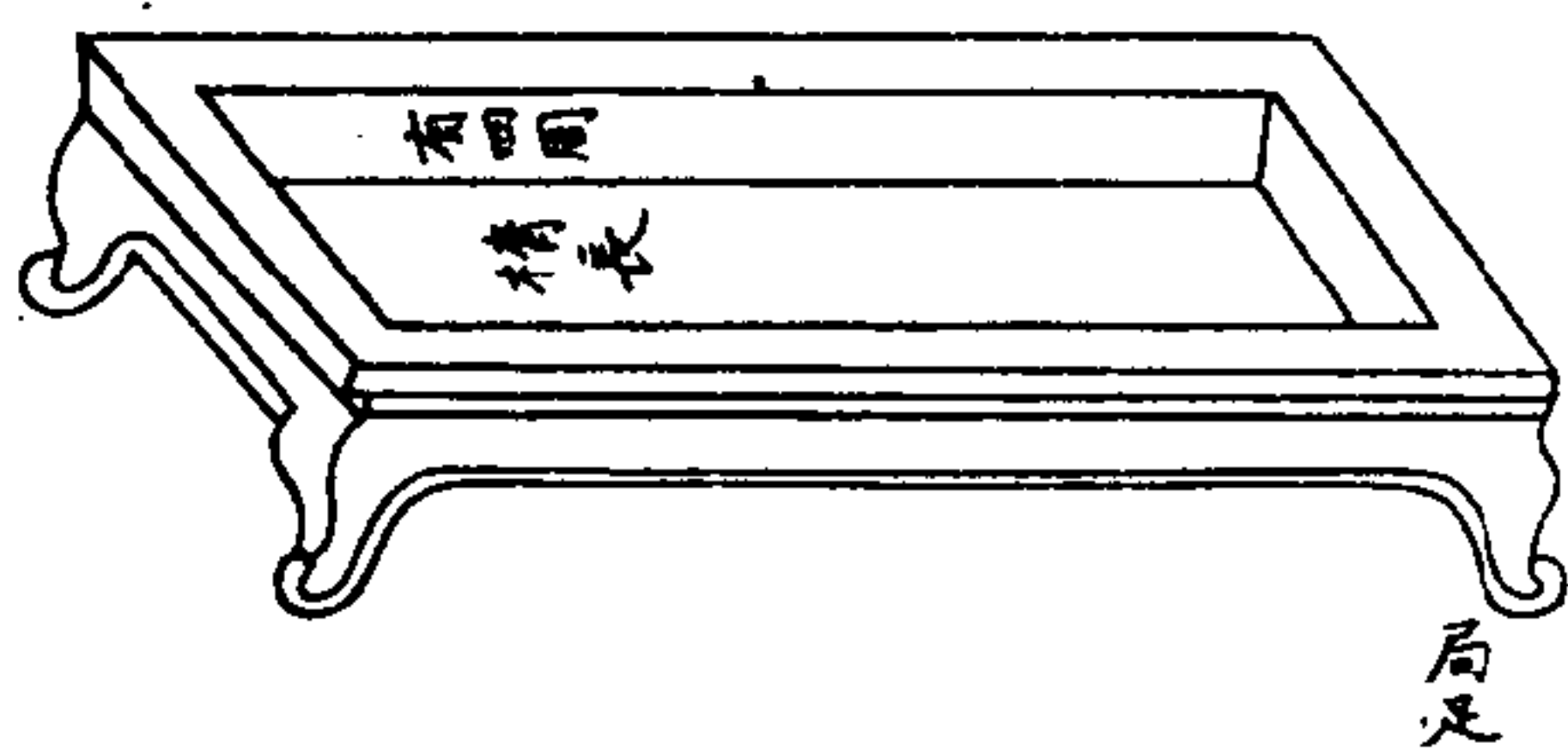


名物二 玉

廿

方明自古有之不自周始也漢志引伊訓云大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賁有牧方明是商初已有之或以爲即虞書之六宗非也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璜氏引舊圖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用槐爲之今案設六玉者刻方木之六面而各以其玉著之與設六色同璜圖陳書六玉俱設上面而中央以圭厭璧未是說詳觀禮通故又案方明必有架以承之經傳無見文

玉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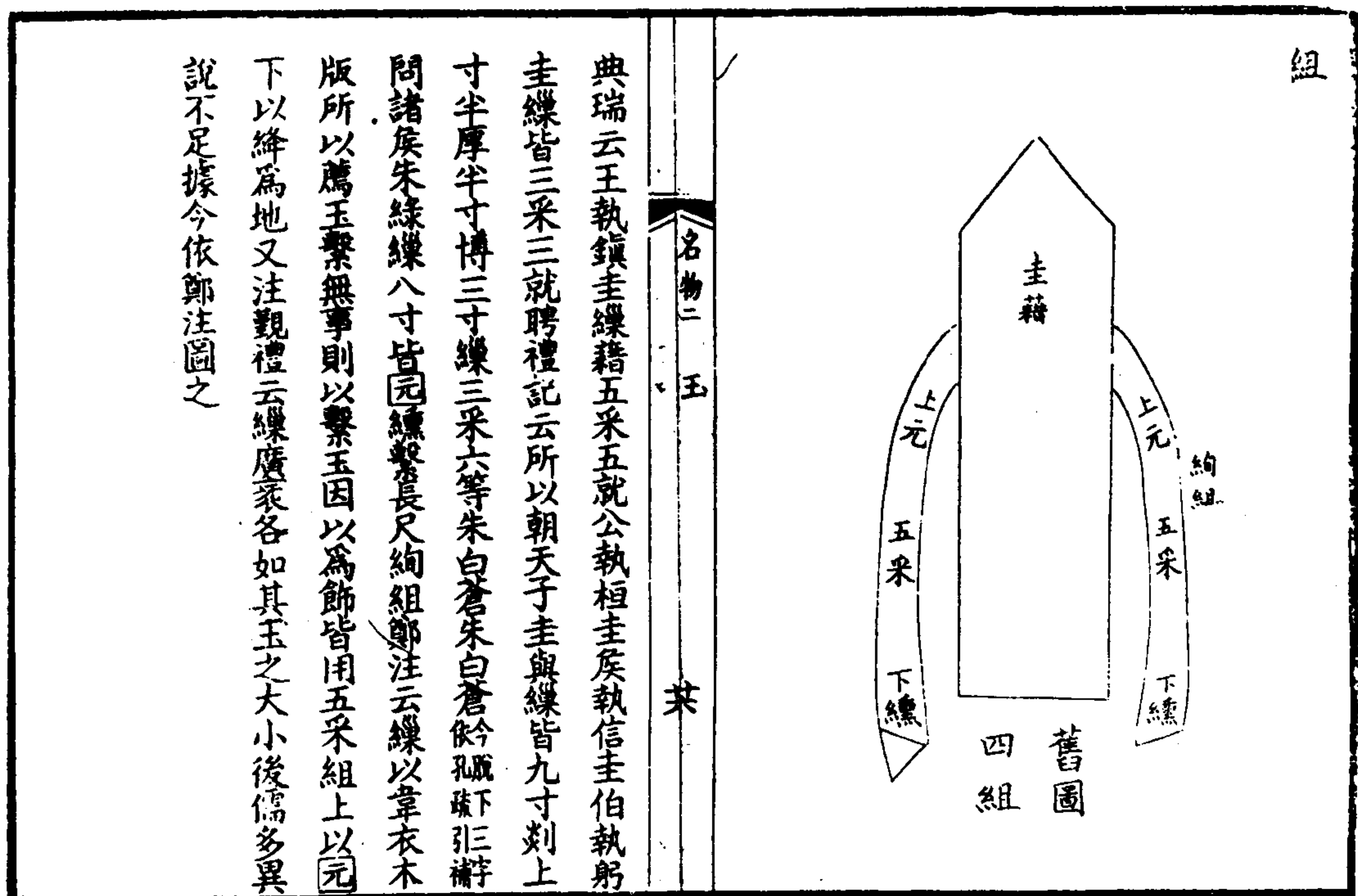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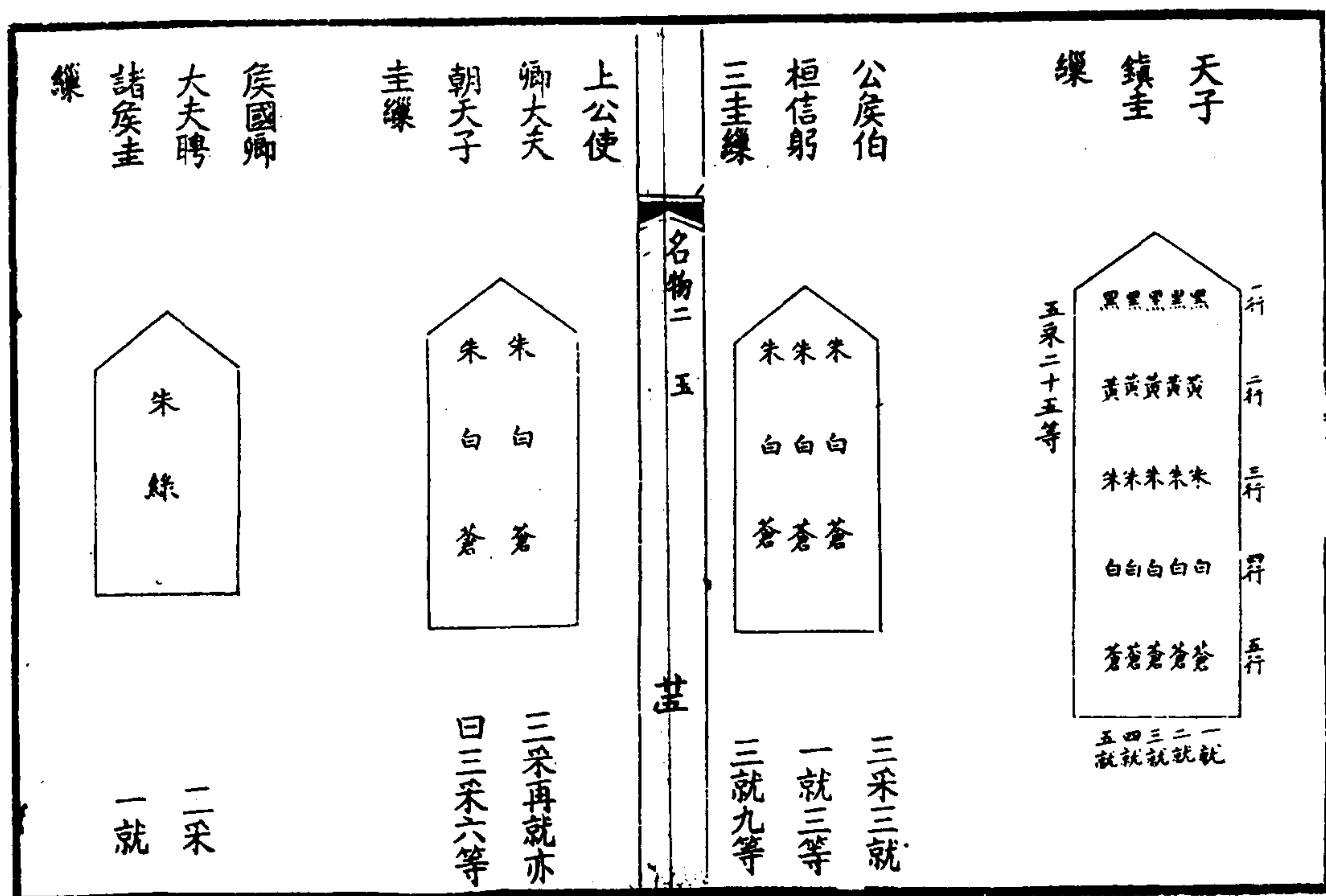


名物二 玉

廿

玉人曰案十有二寸棗與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注云玉飾案也陳氏禮書云玉人所言皆玉器非玉飾之器此說蓋非戴東原云案者禁禁之屬儀禮注曰禁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禮器注曰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此以案承棗桌上宜有四周漢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列謂兩以列也純耦也惠天牧曰二王後二十四兩兩列之則十二諸侯十八兩兩列之則九大十兩兩列之則五飾案古以玉漢以金銀加文飾焉







虎節



人節



龍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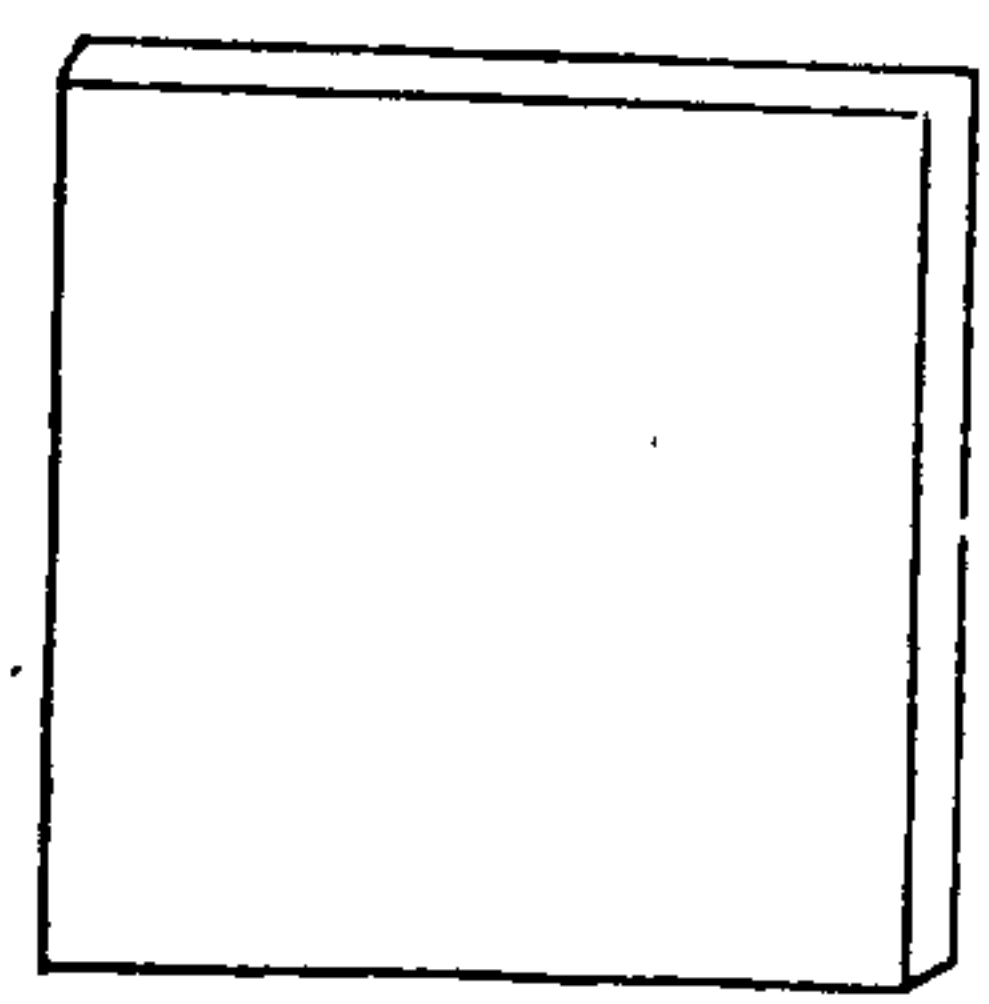
符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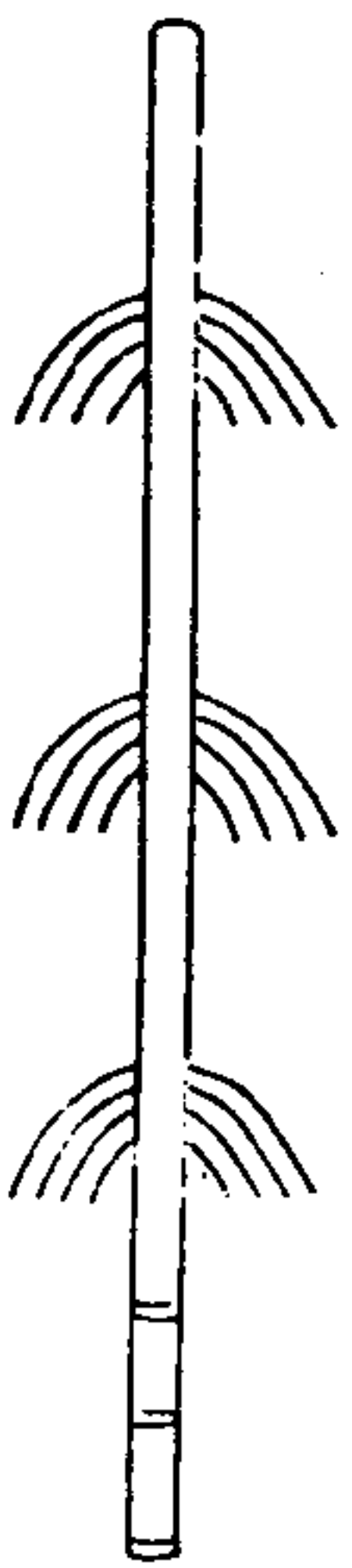
名物三節

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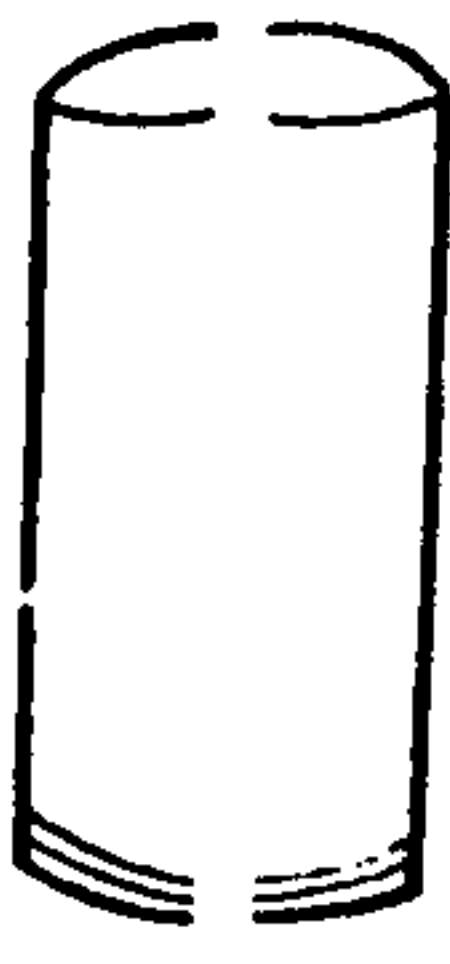
璽節



旌節



管節



名物三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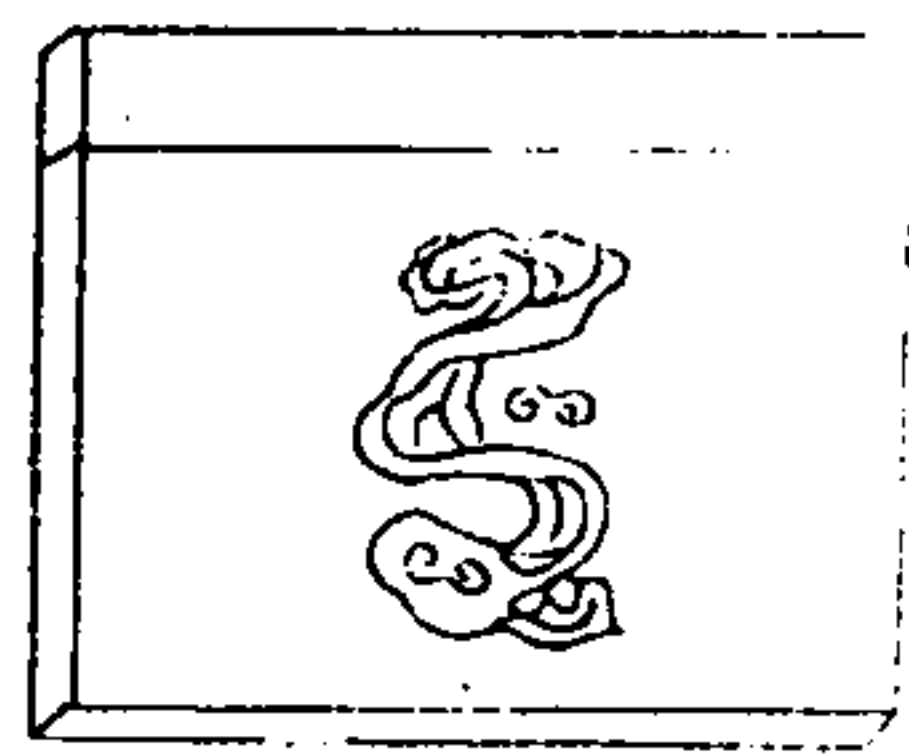
其

璽節  
如璽非  
有紐舊  
圖誤



掌節有玉節角節虎節人節龍節符節璽節旌節小行人又有管節虎節人節龍節皆以金爲之旌節符節官節皆以竹爲之鄭注云玉節之制以玉爲之以命數爲大小角用犀角其制未聞虎人龍以金爲節鑄象馬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管節如今之竹使符案玉節卽五瑞角節未聞虎節人節龍節舊說皆同符節管節璽節舊圖多誤再已有說

英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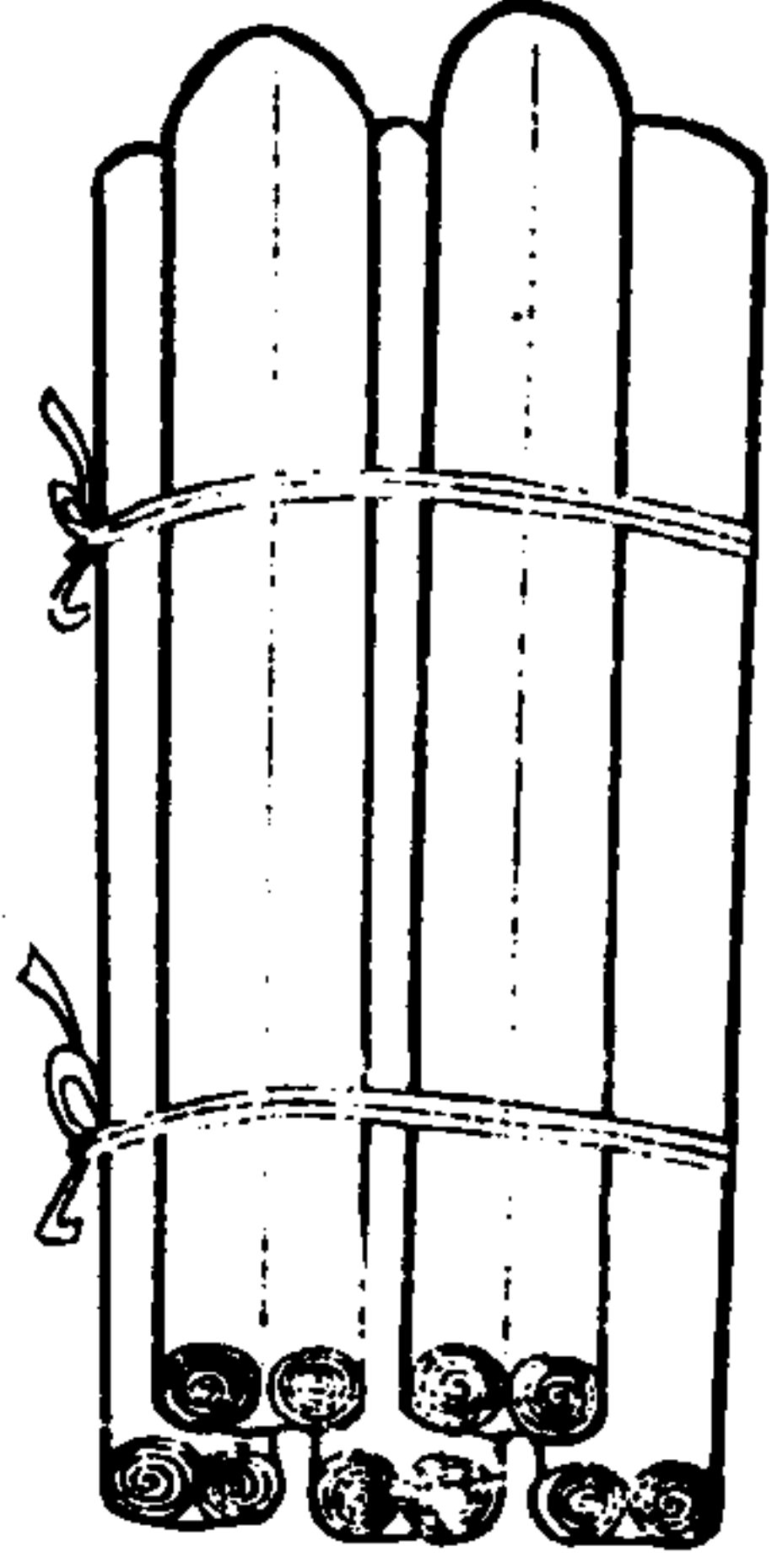
陳圖



掌節虎節人節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蕩當作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干寶云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陳祥道云蕩竹也英節也節之函以竹爲之而有飾焉先儒以爲畫函是也以英蕩輔之特虎人龍節而已非輔其它諸說各異前有說詳之矣



束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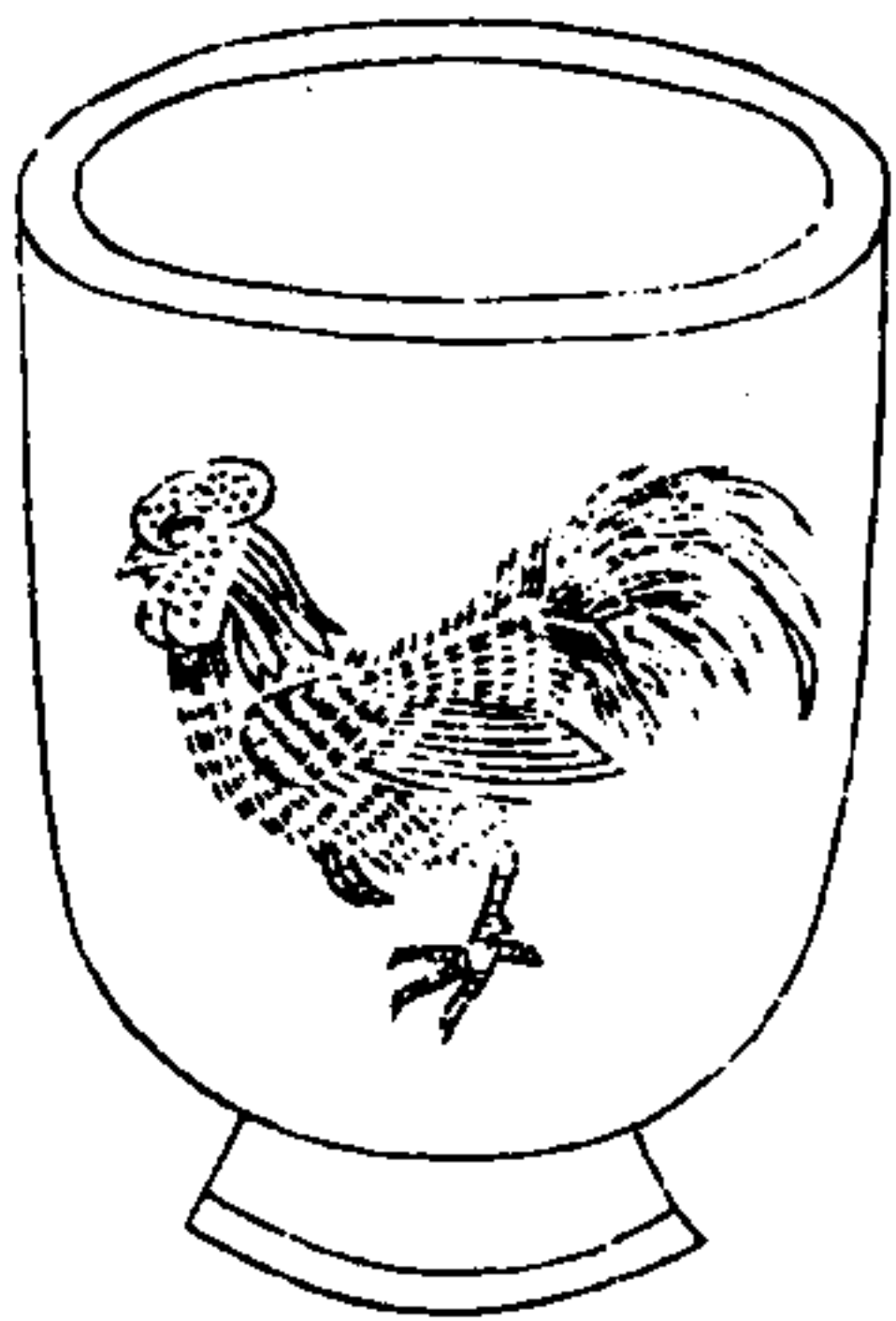
名物二節

廿

聘禮束帛加璧鄭注云帛今之壁色繒也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孔疏云一束謂十箇也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兩四尺古者兩端相向卷之共成一兩一兩一匹也舊圖各自爲卷作三角象積形未是

靖江後學潘祖藩書

雞彝



名物二尊

廿

鳥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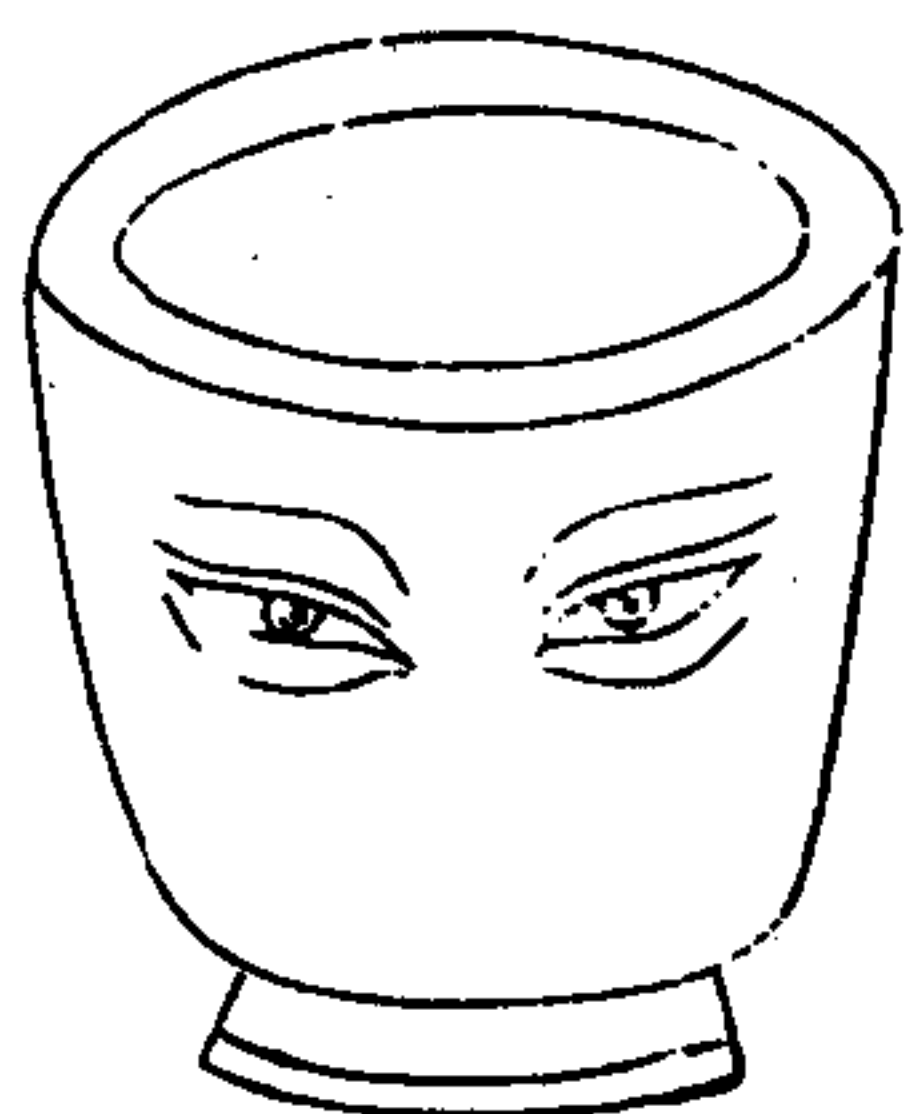




雪彝



黃彝



名物二尊

世

虎彝



雉彝



名物二尊

世

此圖與鄭注  
異肅氏從爾  
雅雉印鼻而  
長尾圖之



角

舟 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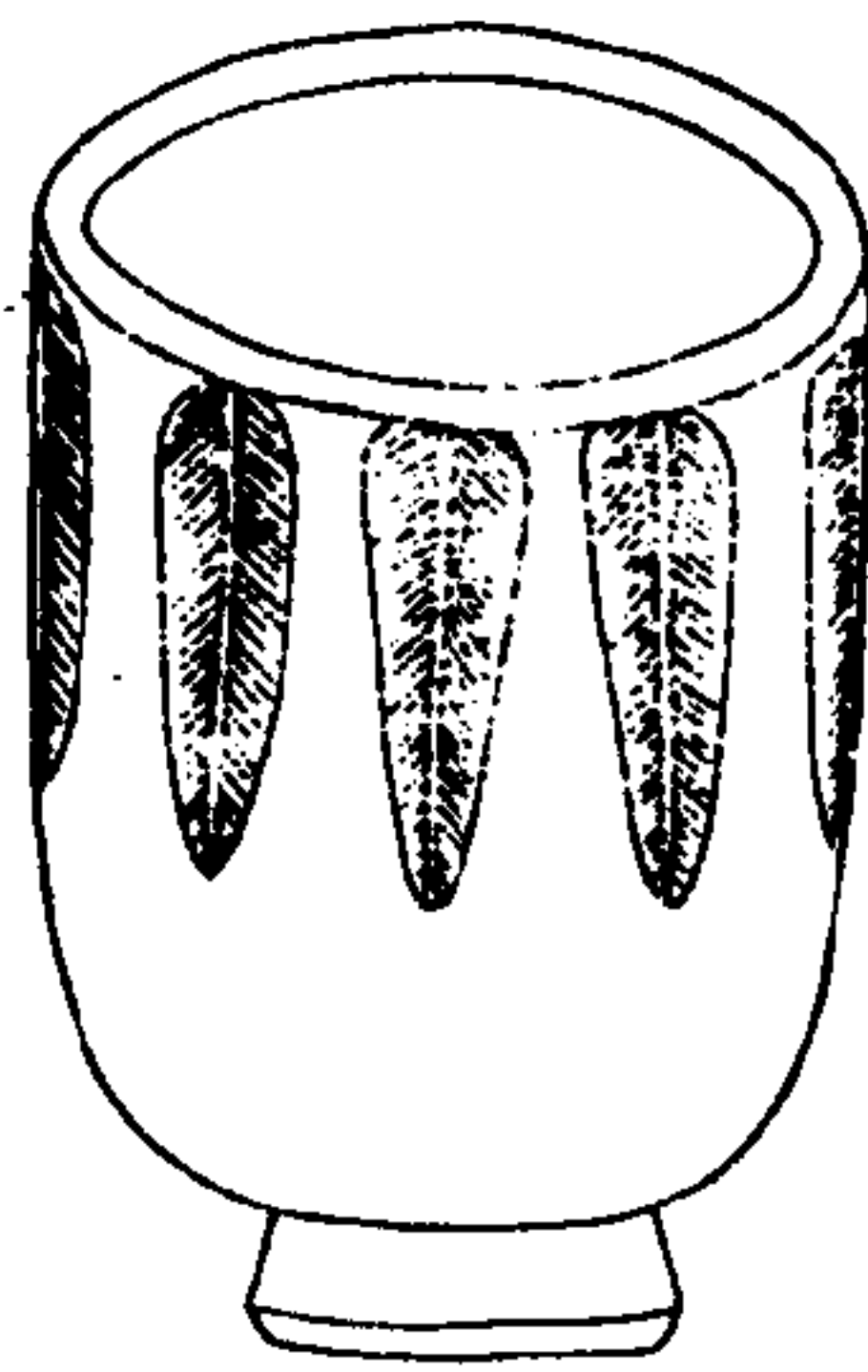
此雞彝之舟  
也六舟形制  
皆同惟足各  
隨其彝名刻  
畫之

名物二尊

世

周官司尊彝注云雞彝為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之形鄭司  
農云黃彝黃目尊也學讀為稼稼彝畫禾稼也雖讀為蛇虺之  
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元謂黃目以黃金為目鼎圖云鄭圖  
形制如此舊圖于雞鳥虎雉四彝畫其形各于背上負尊皆立  
一圓器之上其器三足漆赤中如火爐狀皆非典實六彝容皆  
三斗口圓徑九寸底徑七寸其腹上下空徑高一尺足高二寸  
徑八寸 先鄭云舟尊下臺若今承槃鼎圖云鄭圖舟外漆朱  
中槃口圓徑尺四寸其周高厚各半寸槃下刻殺二等而漸大  
圓局足與槃通高一尺足下空徑橫尺二寸

獻尊



名物二尊

世

獻尊亦曰犧尊莊子云百年之木破而為犧尊青黃而文之毛  
詩傳云犧尊有沙羽飾鄭眾云犧尊飾以翡翠賈疏云翡翠赤翠  
青為飾今依諸文圖之舊說不取辨詳并司尊彝云春祠夏禴  
其朝踐用兩獻尊一盛元酒一盛醴齊



象尊



名物二尊

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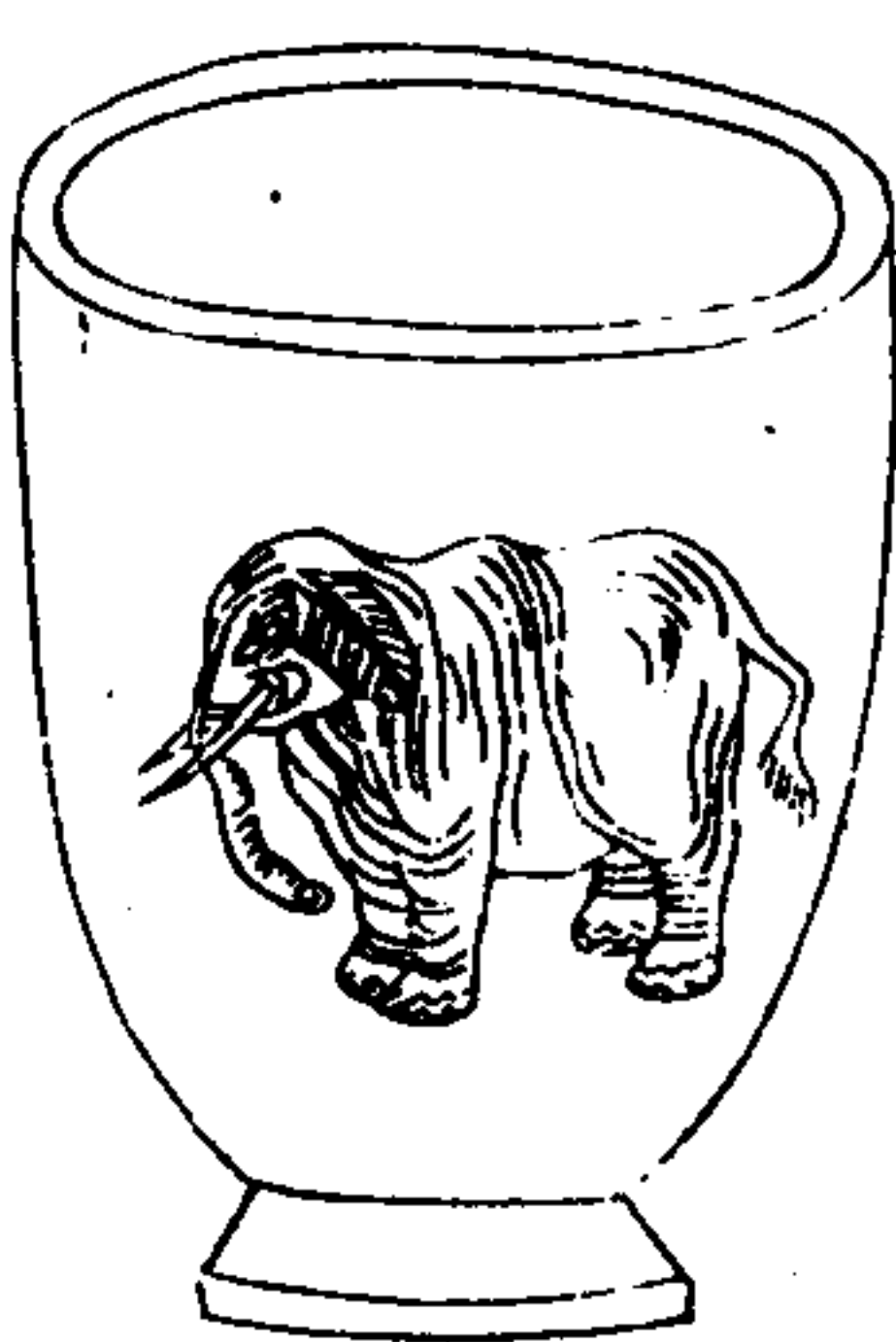
先鄭云象尊以象鳳皇康成乃以此爲獻尊而象尊飾以象骨  
今不取說已詳特象尊刻而畫之施五采鳥彝畫而不刻獻尊  
爲沙羽飾有青黃無五采獻象皆以木爲之司尊彝云春祠夏  
禴其再獻用兩象尊一盛元酒一盛盎齊

阮圖附

犧尊



象尊



名物二尊

世

阮氏堪禮圖曰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皆于尊腹畫爲牛象  
形此可見王氏肅全刻牛象形鑿背爲尊之誤



著尊

壺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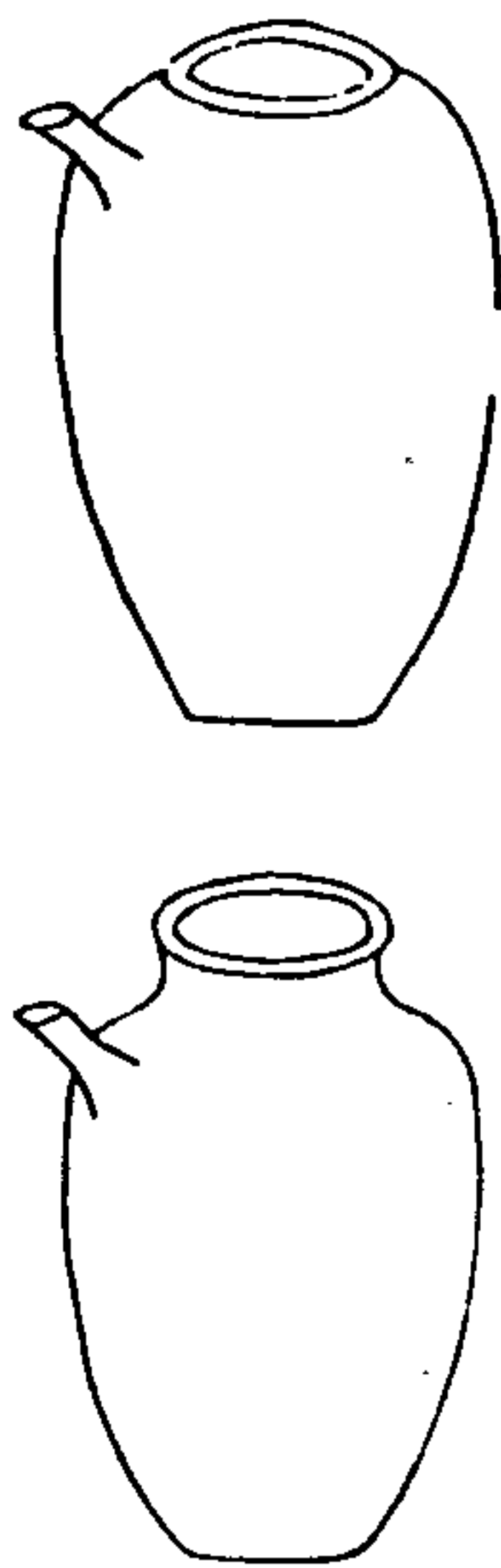
名物二尊

堦

明堂位曰著殷尊也注云著著地無足聶氏禮圖曰著尊受五斗漆赤中舊圖有朱帶者與概尊相涉恐非 左傳云尊以魯壺說文云壺昆吾圜尊象形聶圖云壺尊受五斗口圓徑八寸脰高二寸中徑六寸半脰下橫徑八寸腹下橫徑一尺一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二寸足高二寸下橫徑九寸漆赤中陳氏禮書著壺大山四尊皆小口而別有注壺尊又無足今增著壺二尊于後

陳氏著尊

陳氏壺尊



名物二尊

罕



大尊

山尊



名物二尊

聖

大尊即大罍以瓦爲之山尊即山罍以木爲之皆中尊也並受五斗諸臣所酢之罍受一碩與此有別阮湛合山罍大罍爲一物張鑑又并合諸臣所酢之罍爲一物固失之聶氏禮圖又分大罍大尊爲二物大尊無足無畫大罍有足有畫說亦未是陳氏禮書沿聶說而大尊有足大罍無足又與之相反阮張誤在合聶陳又誤于分說詳并名物門

金罍



名物二尊

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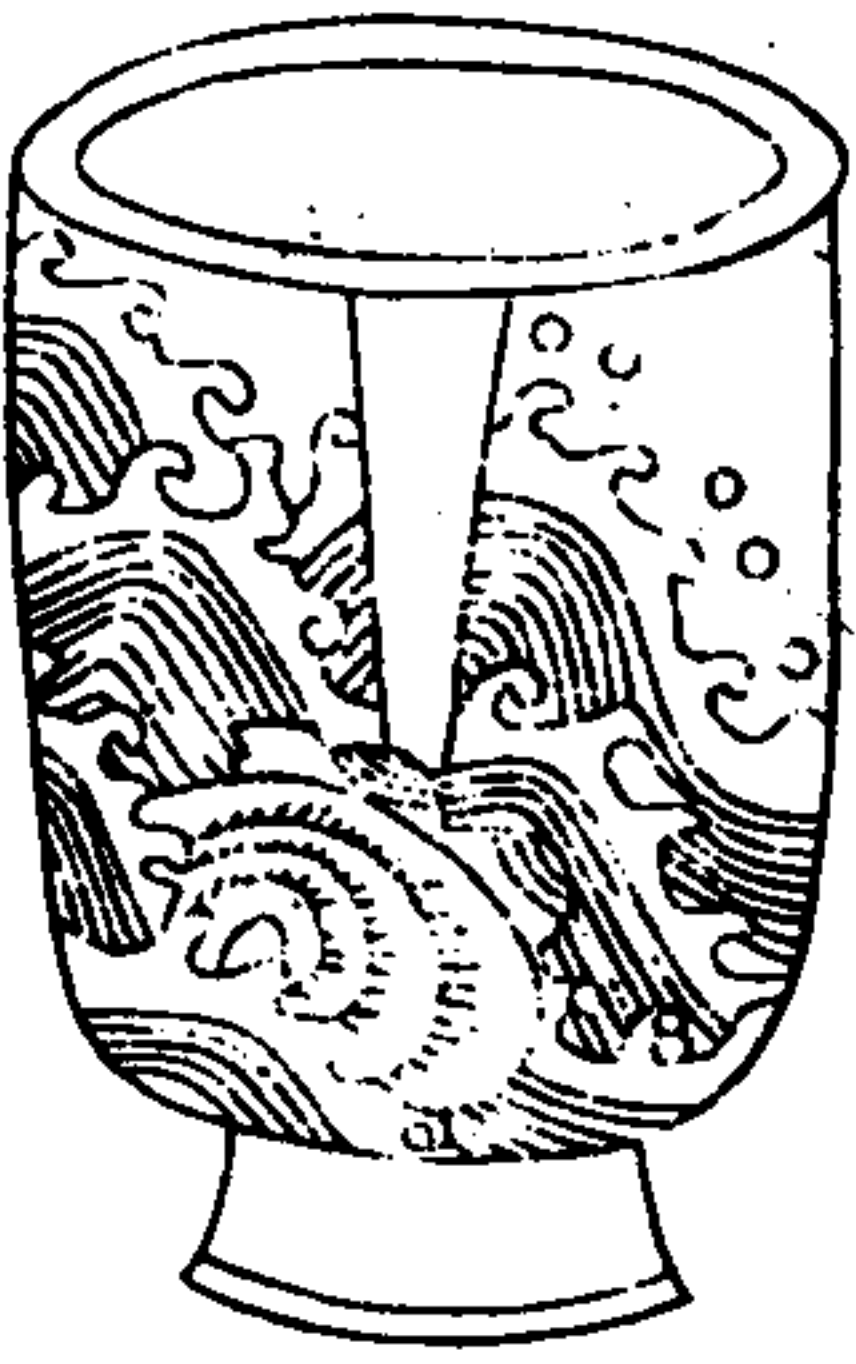
韓詩說金罍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以金飾士以梓典飾毛詩說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說文罍龜目尊以木爲之爾雅釋器疏引舊禮圖大罍依制度刻木爲之大一斛



卣



犀尊



名物二尊

望

概尊



散尊



名物二尊

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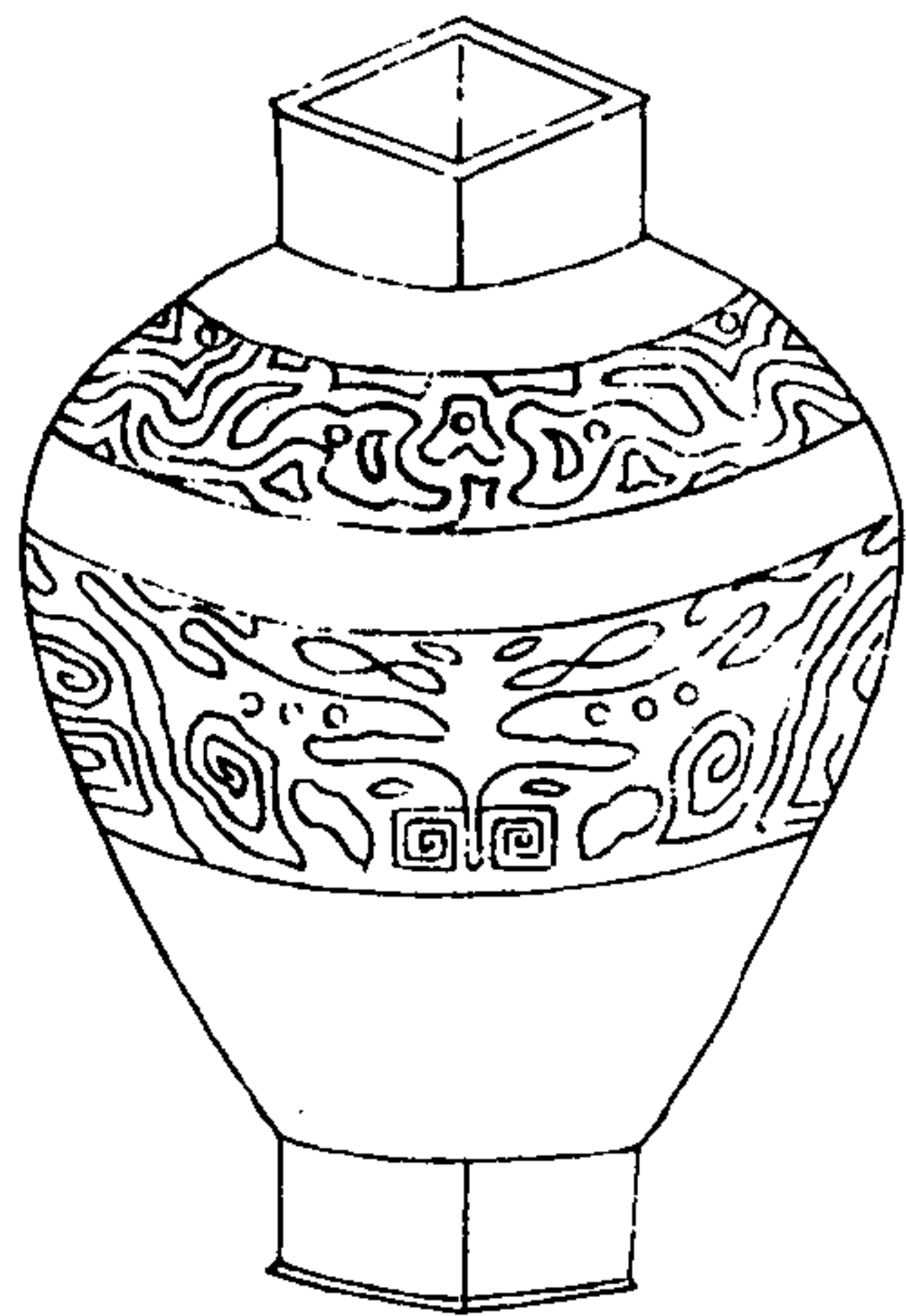


屨尊據杜子春注是用水中屨以飾尊後鄭以爲畫以屨形概  
尊後鄭云漆尊以朱帶者賈疏云概尊朱帶元纁相對既是黑  
漆爲尊以朱絡腹故名概尊取對概之義也散尊後鄭云漆尊  
無飾賈疏云對概屨獻象等四尊各有異物爲飾言此散尊唯  
漆而已別無物飾故曰散聶氏曰屨尊概尊散尊阮氏並不圖  
載此尊名飾雖殊以義例皆容五斗漆赤中口徑一尺二寸底  
徑八寸足高一寸下徑九寸底至口上下中徑一尺五分乃容  
五斗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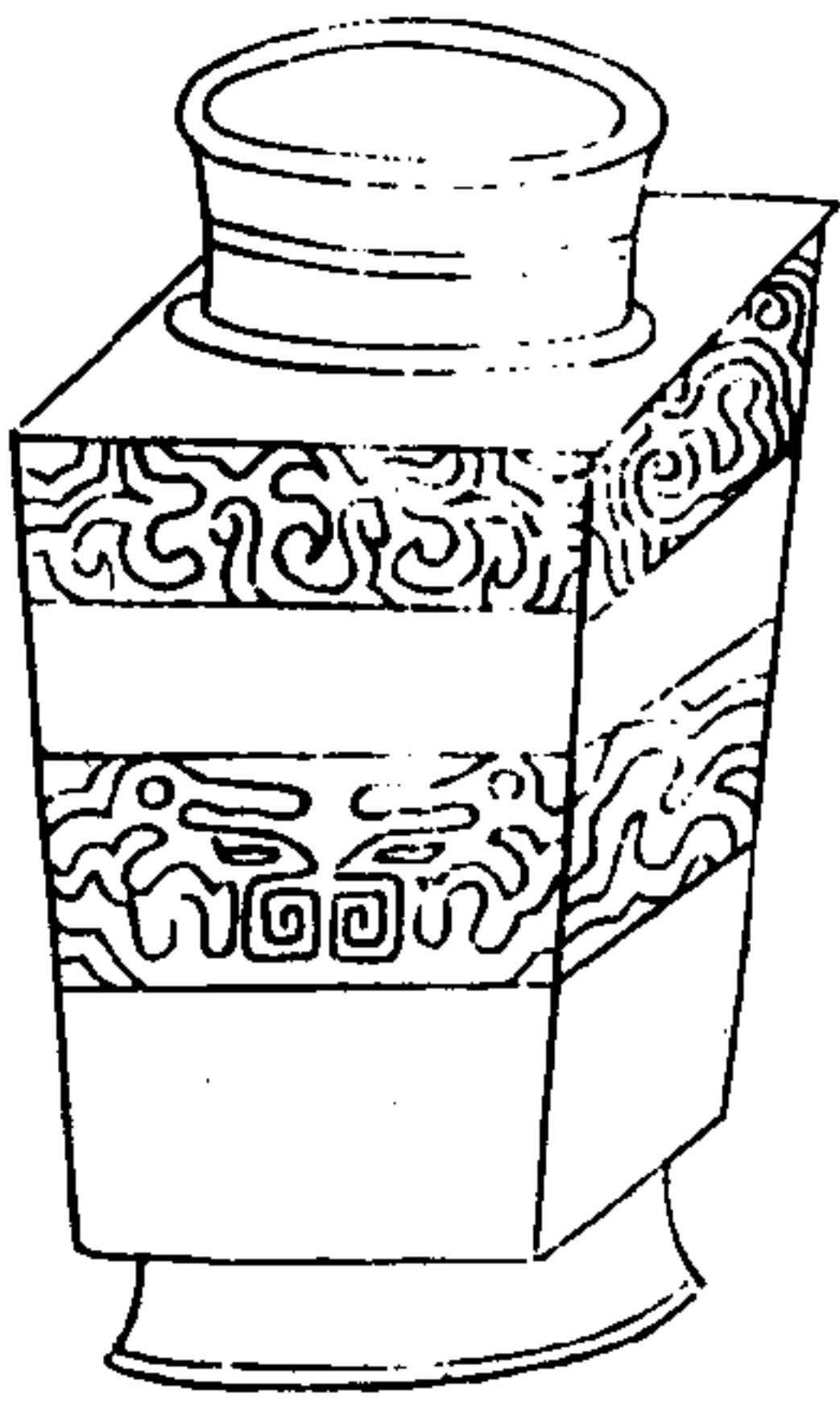
名物二尊

罍

方壺



圓壺



名物二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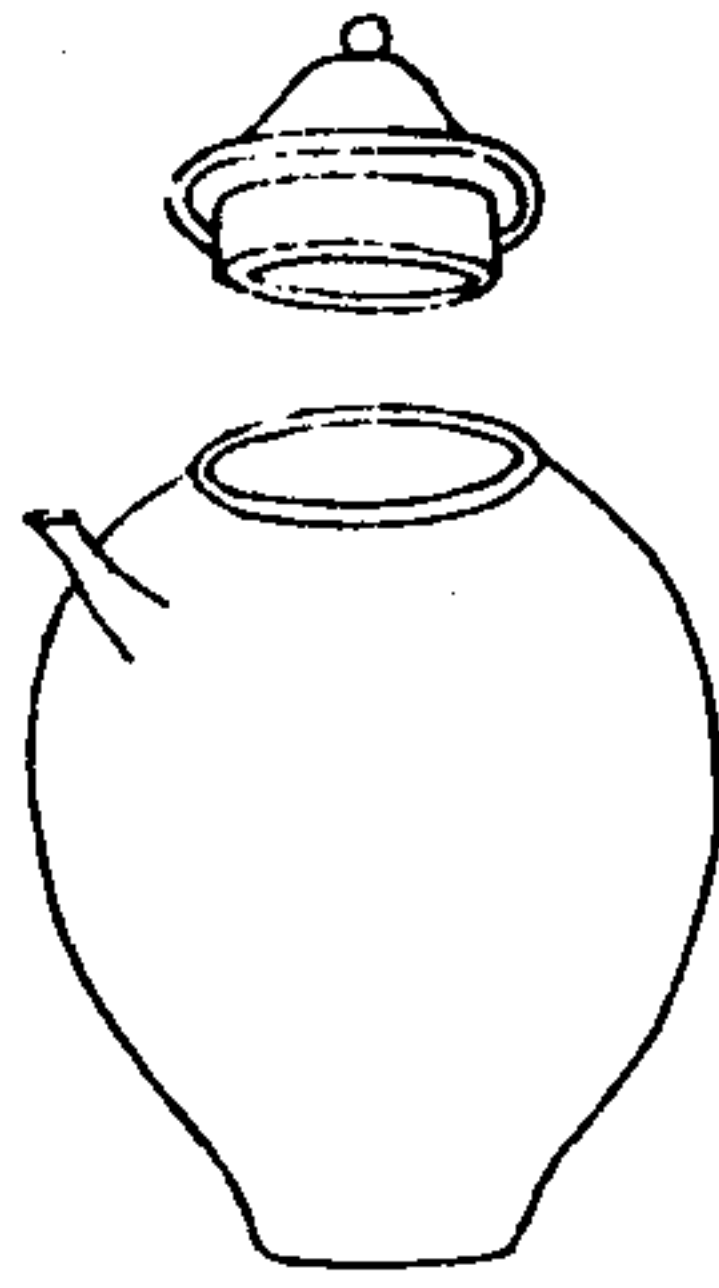
罍



陳氏方壺圖



陳氏圓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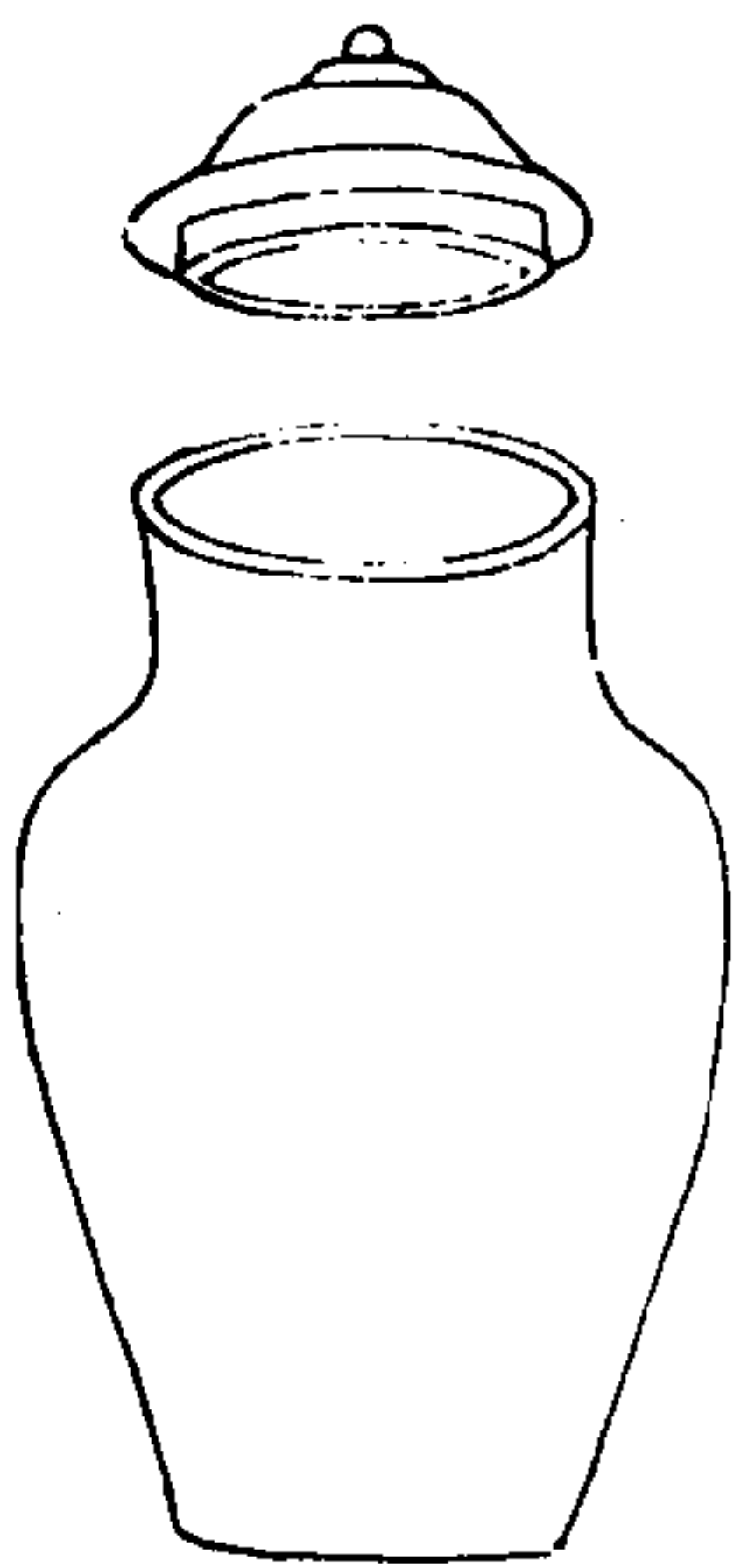


名物二尊

聖

陳書以方壺而圓其腹圓壺而方其腹爲名實不稱故其圖方者方之圓者圓之然方壺以口足皆方得名圓壺以口足皆圓得名有何名實之不稱蓋圖方壺并圓其足圓壺并方其足非陳氏欲翻舊說遂去其足尤謬

瓦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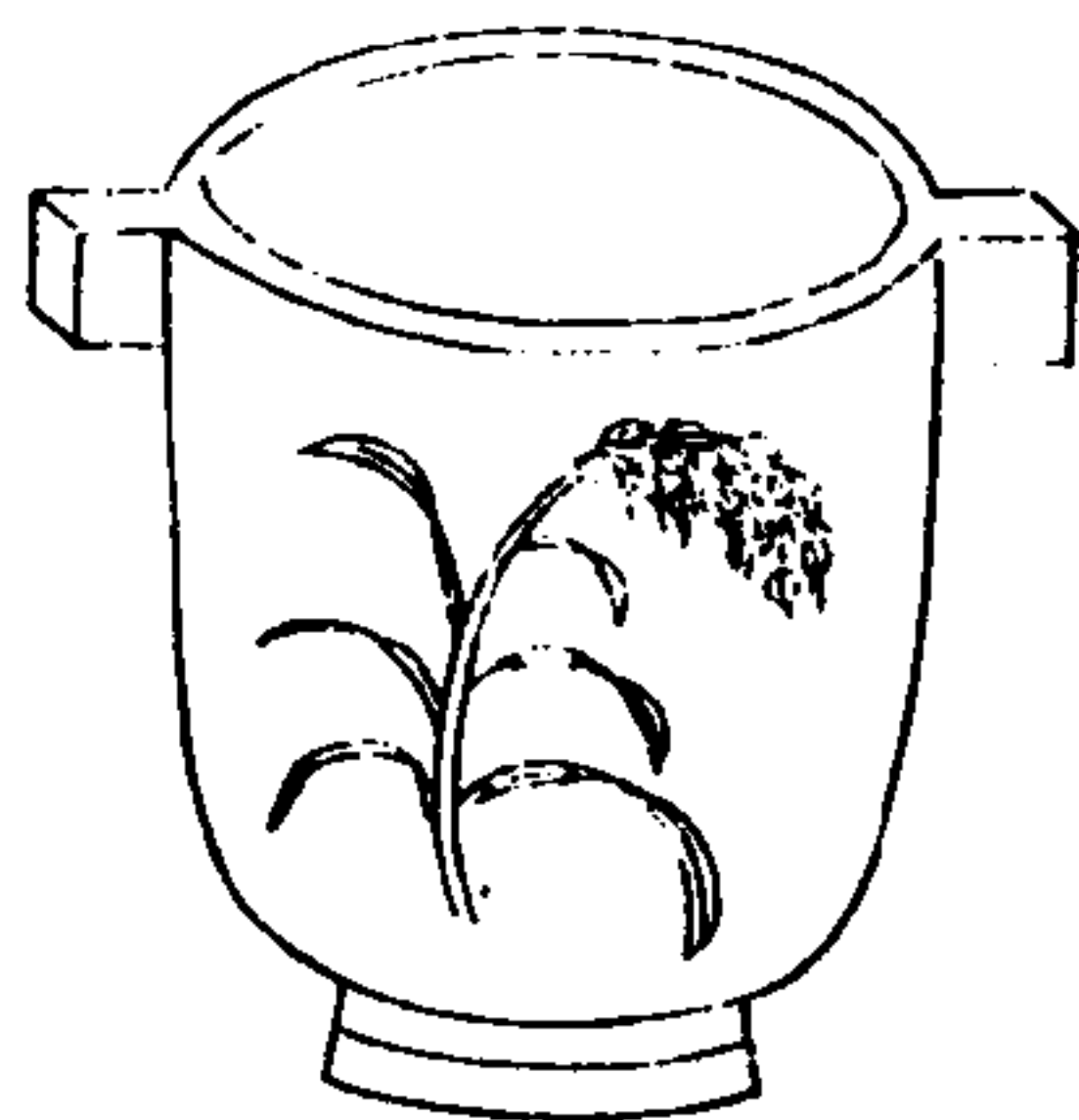
名物二尊

聖

燕禮君尊瓦大卽大尊亦謂之大罍圖已見青瓦甌之形與瓦大相似禮器疏引舊禮圖云瓦大受五斗口徑尺頸高二寸徑尺大中身兌下平瓦甌同罍圖及御覽引舊禮圖云醴甌以瓦爲之受五斗口徑一尺脰高二寸徑一尺六寸甌與罍同大身兌下平有益甌二字亦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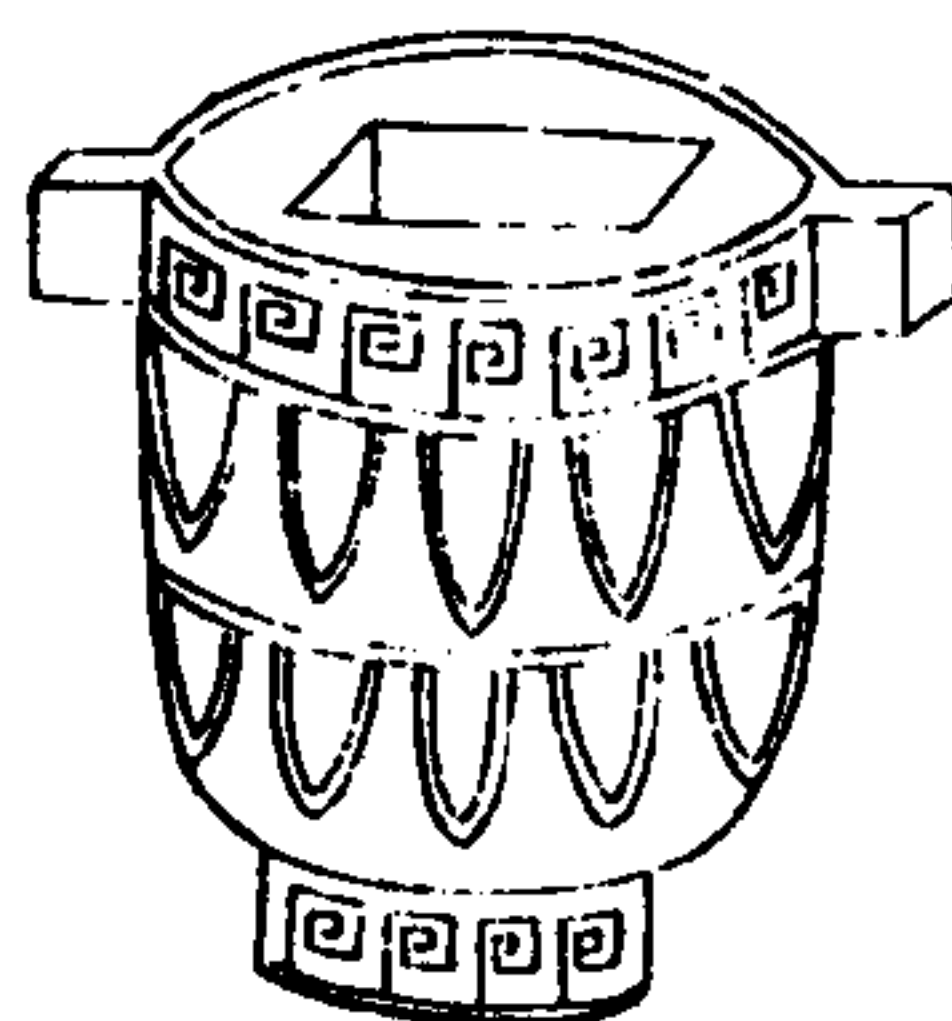
罍



名物二 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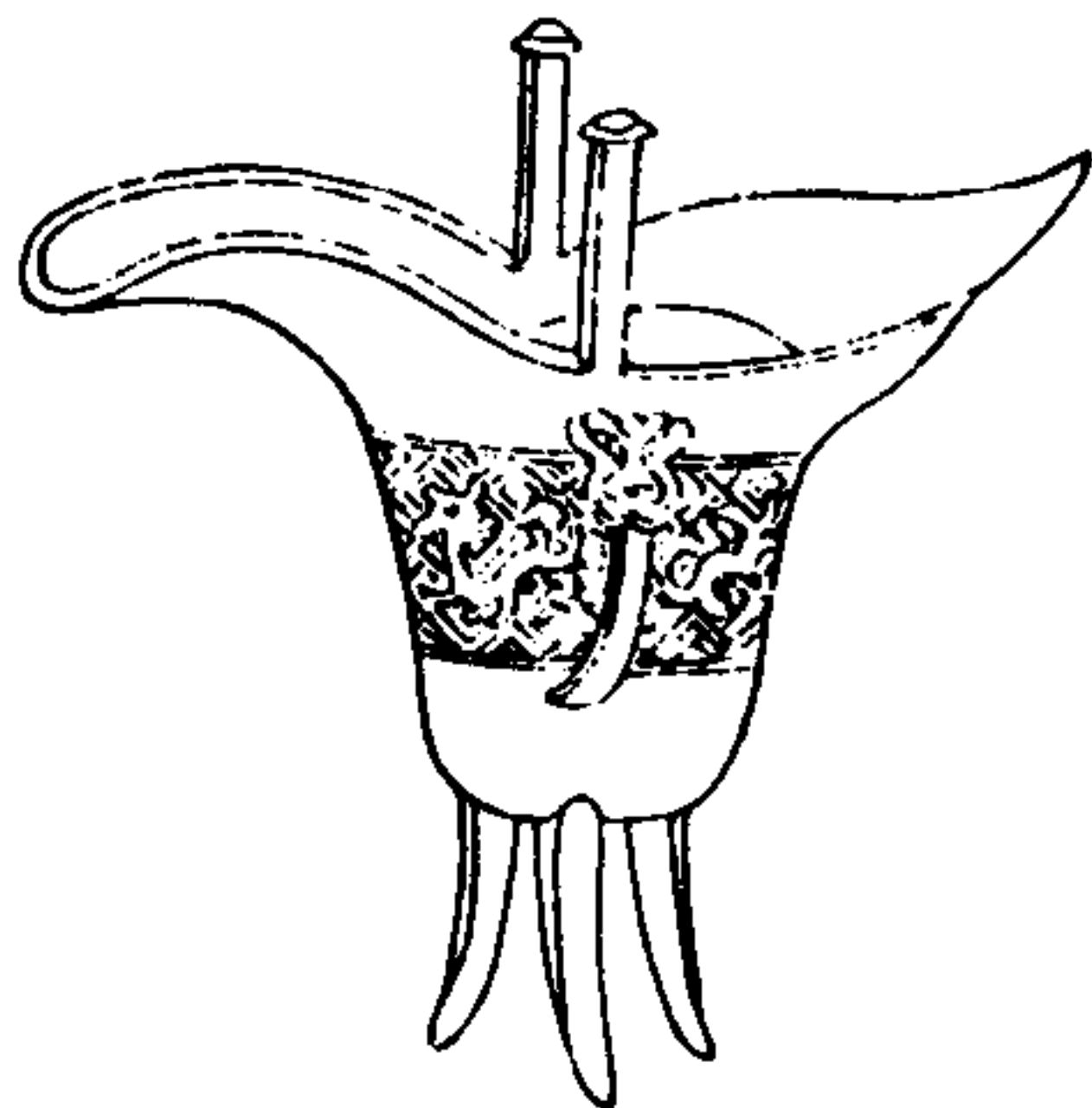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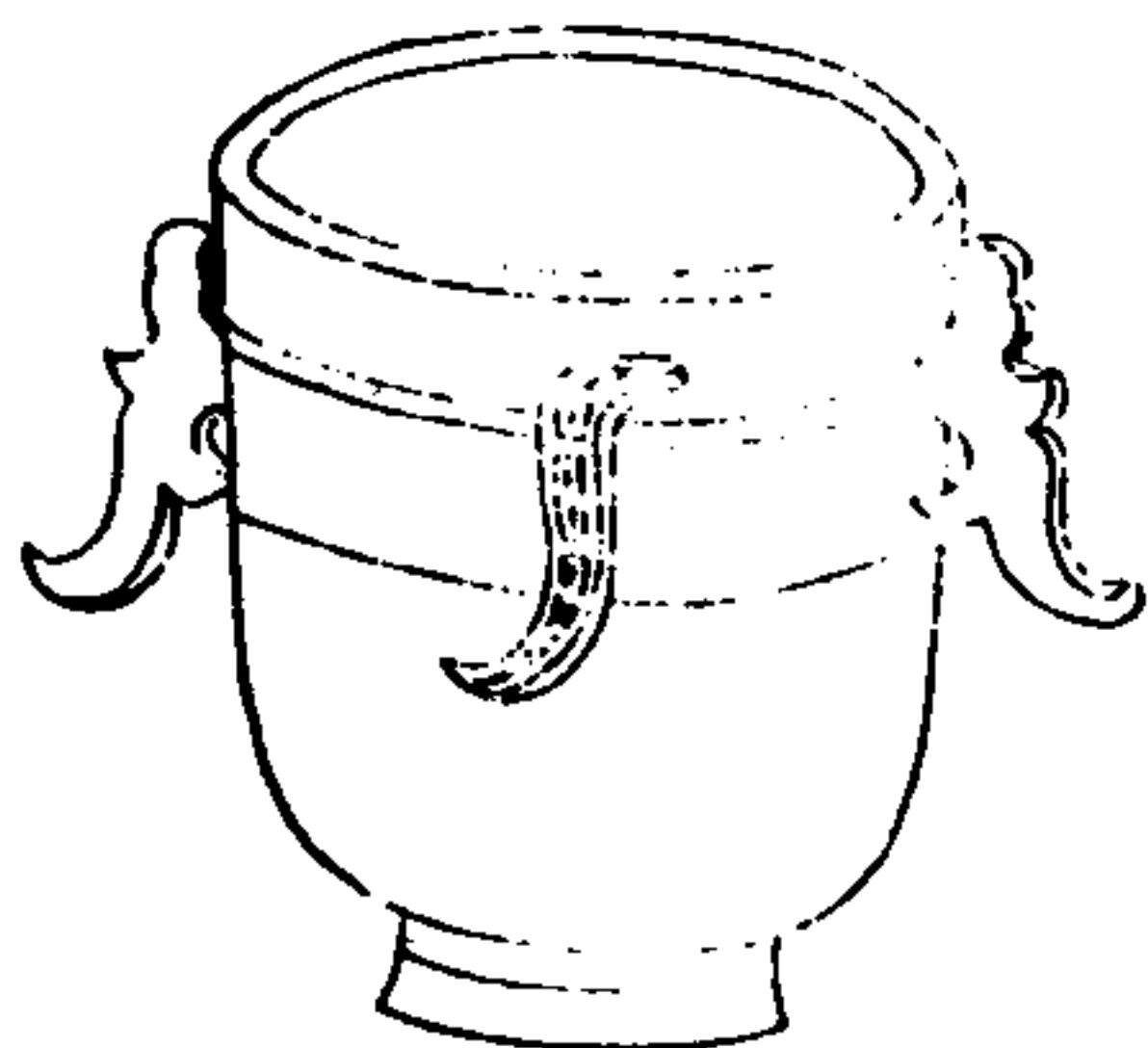
兕

爵



名物二 尊

辛





漢書律歷志斛下足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備其狀如爵以  
 廢爵祿說文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古文作  
 𩚑象形聲玉爵也從斗從𠂔象形與爵同意案聲字從𠂔以象  
 口有兩耳之形與爵之從內意同則爵之口亦有兩耳其下有  
 足亦如學狀與漢志所言正合此爵之形製也古文作𩚑象其  
 飾雀之形篆文上從𠂔以象口與兩耳中一以明黃流在中之  
 意又從卪𠂔以象雀之翼𠂔以象其首尾也說詳名物門阮氏  
 圖說爵尾長六寸博二寸傳翼方足漆赤中畫赤雲氣未得典  
 據鼎圖更非近之攷古者又取侈口兩柱三足之銅器當之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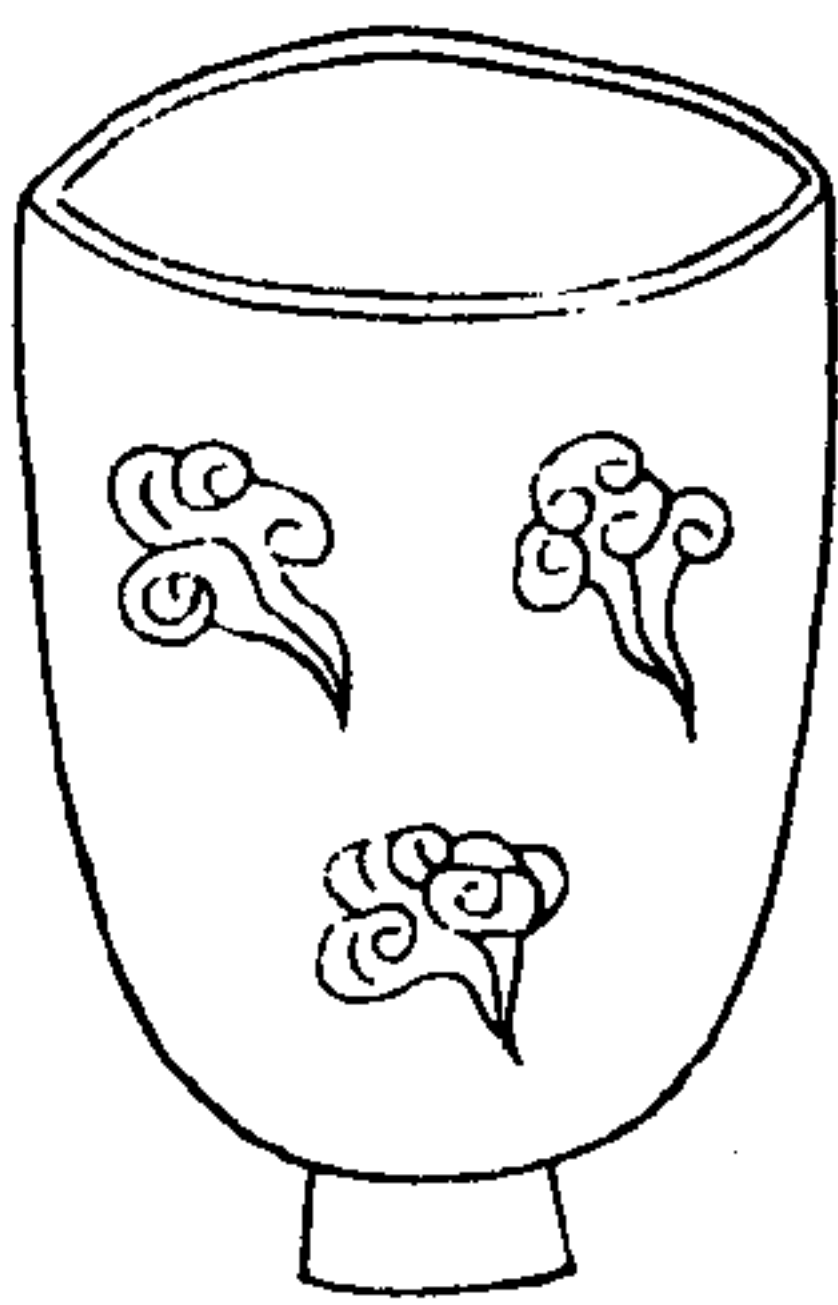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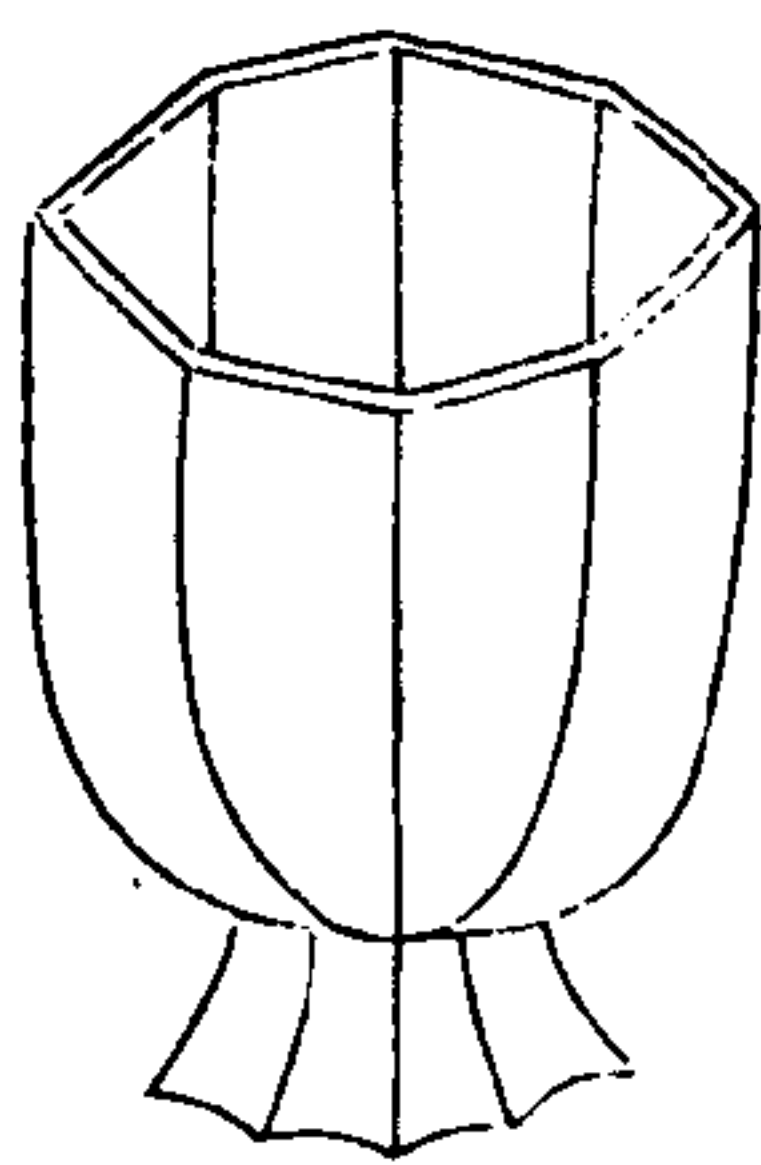
名物二 尊

五

以此爲古之解解爵亦曰單爵古文單作𩚑其形或以爲卽  
 殷之斚其實古酒器制于梓人皆以木爲之其用銅者皆後世  
 好事者所作非古也

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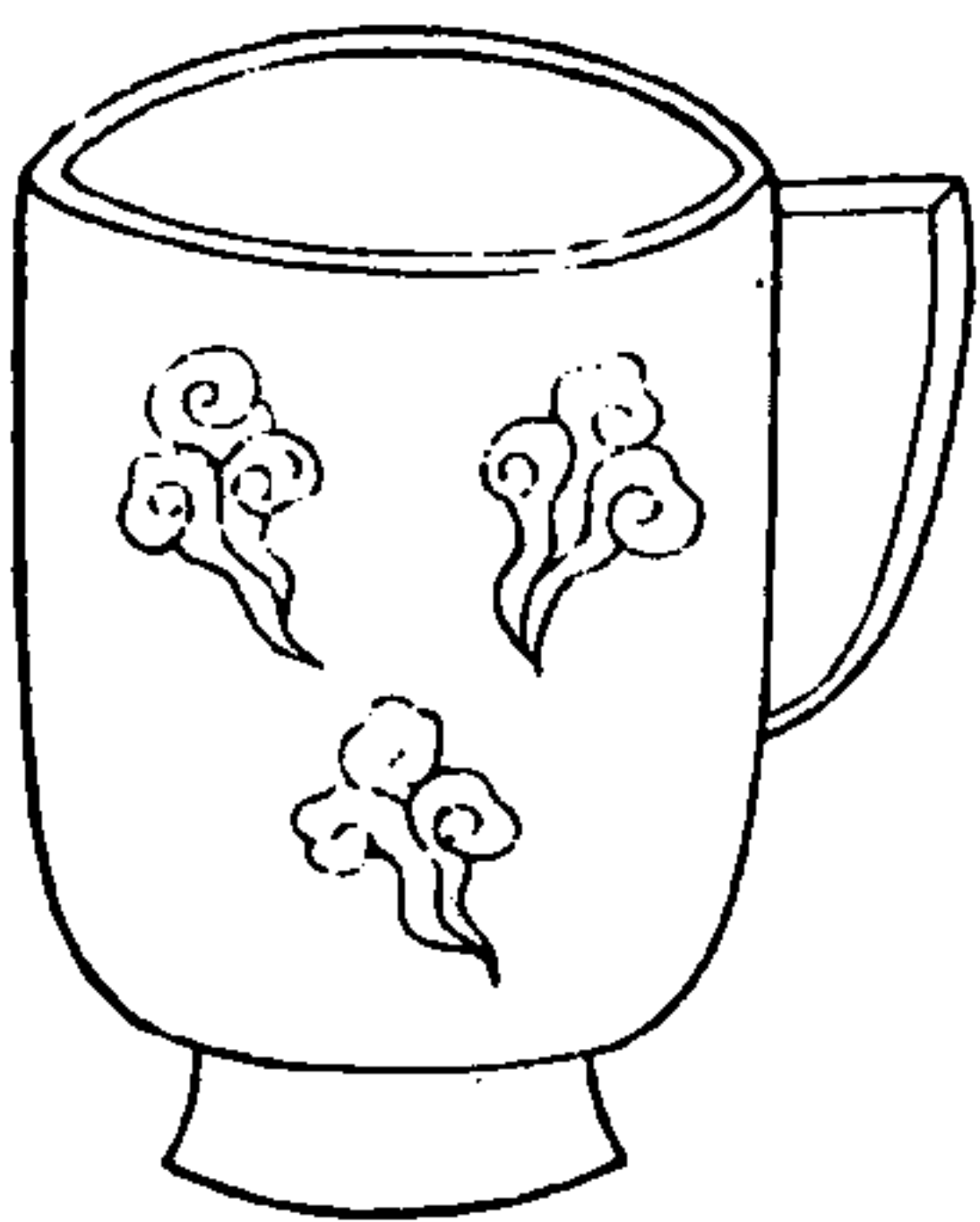
觶



名物二 尊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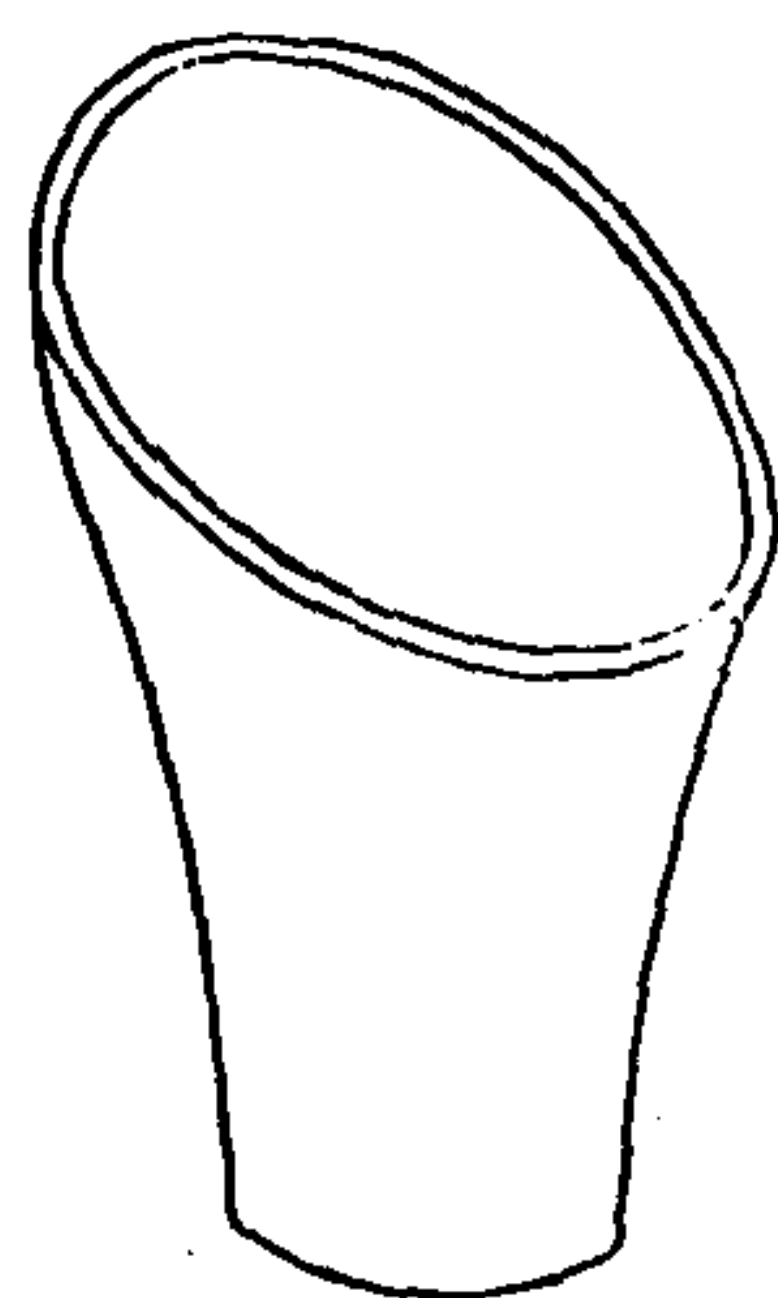
角



無飾卽  
 散不別  
 出



觥



五禮圖所載酒器有觥有解有肉有散有豐是數者考其形制體  
圖足方漆赤中畫青雲氣諸器略同唯解無耳而觥與肉散則

名物二尊

五

皆有耳陳書云觥不圖及體八觥壇有八觥考其所容則二升  
曰觥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而口徑腹底各相稱也考  
其所用則獻酬皆用觥而尊者舉解卑者舉角賤者舉散考其  
總稱則皆可名之曰爵而其實則皆曰觥也觥容五升毛詩說  
大七升非也攷工記飲器爲于梓人梓人者攻木之工也飲酒  
惟觥多連兕言蓋以兕角爲之其定解觥諸器不以角而字從  
角者蓋上古食鳥獸之肉而取其角以飲飲之始也故四升曰  
角猶仍角名而解觥字亦從角與觥氏引先師說觥亦以木爲  
之其形如兕蓋非

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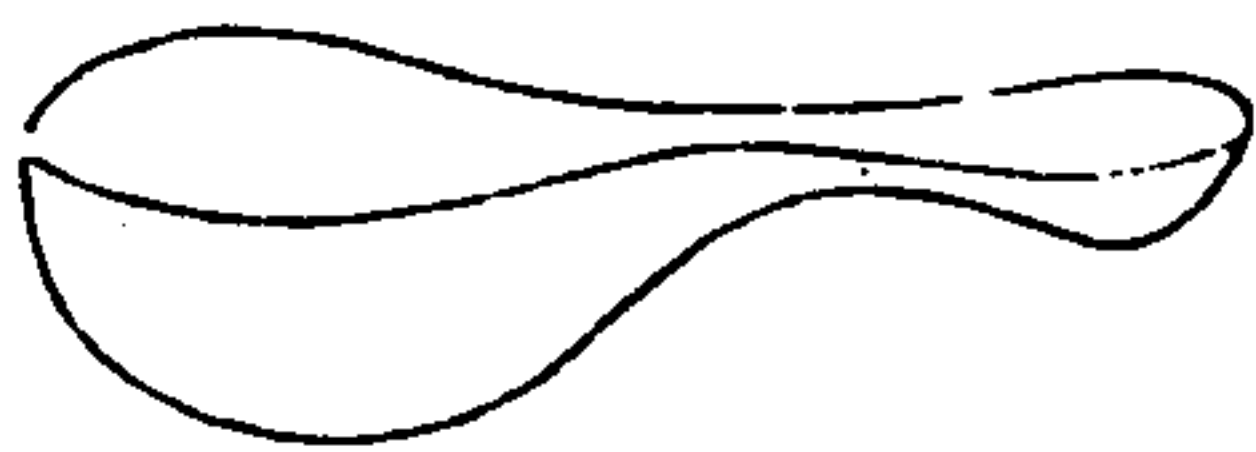
名物二尊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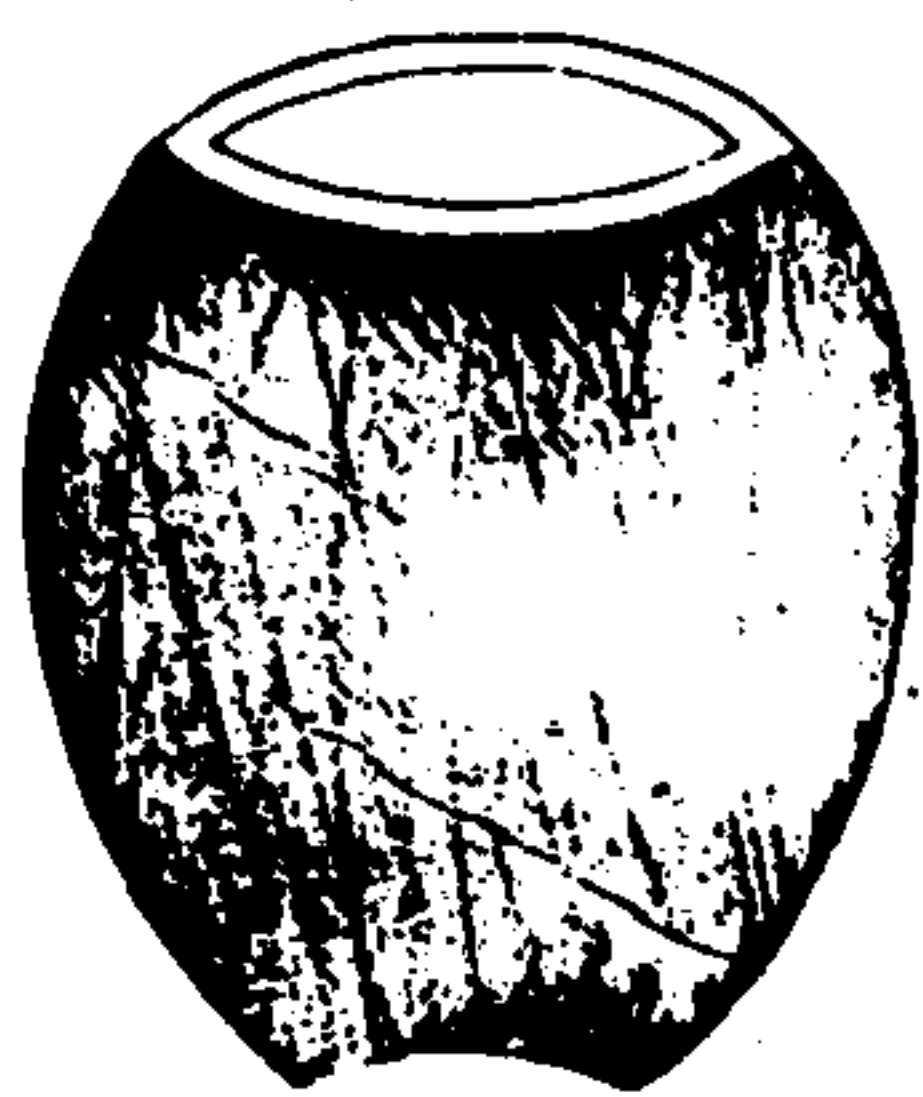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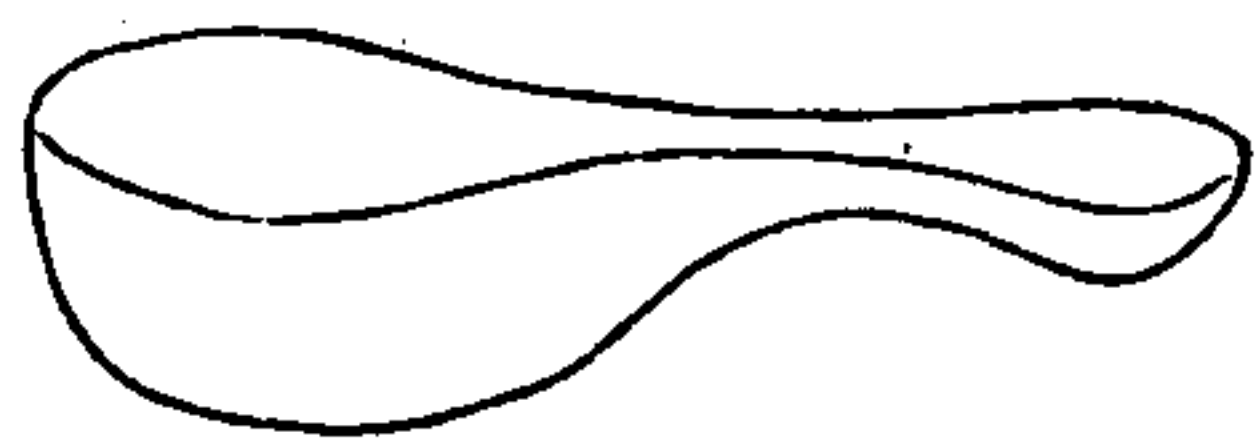
豐古文作豐鄭注云豐以承尊也其字從豆并聲近似豆大而  
卑矣說詳名物通故中



合卷匏爵



瓢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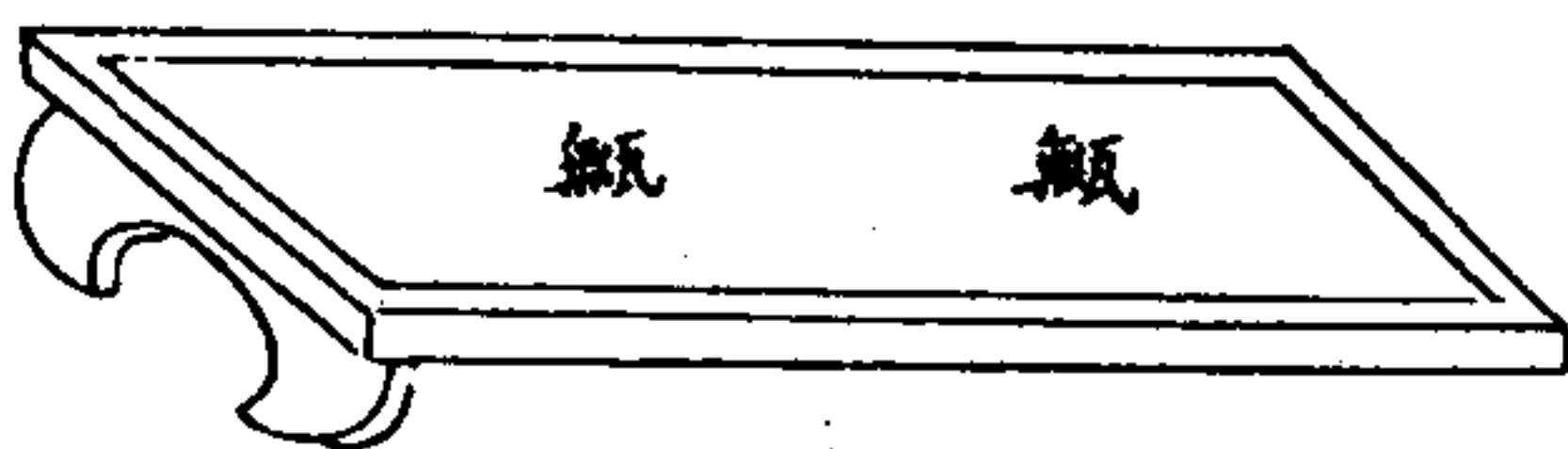


名物二尊

畫

案士昏禮三醕用卷匏義合卷而醕疏謂破匏為之即匏爵也  
郊特性云器用匏爵以象天地之性也 周官鬯人云禁門用  
瓢齋杜子春讀齋為菜瓢謂瓢也菜盛也鄭康成齋讀為齊  
取甘瓠割去核以齊為尊疏謂取質略之義此亦匏爵類但彼  
半而此全耳其尺寸未聞

禁



此類亦有足而局在內圖  
不能著故皇侃遂誤云一  
頭無足為孔穎達所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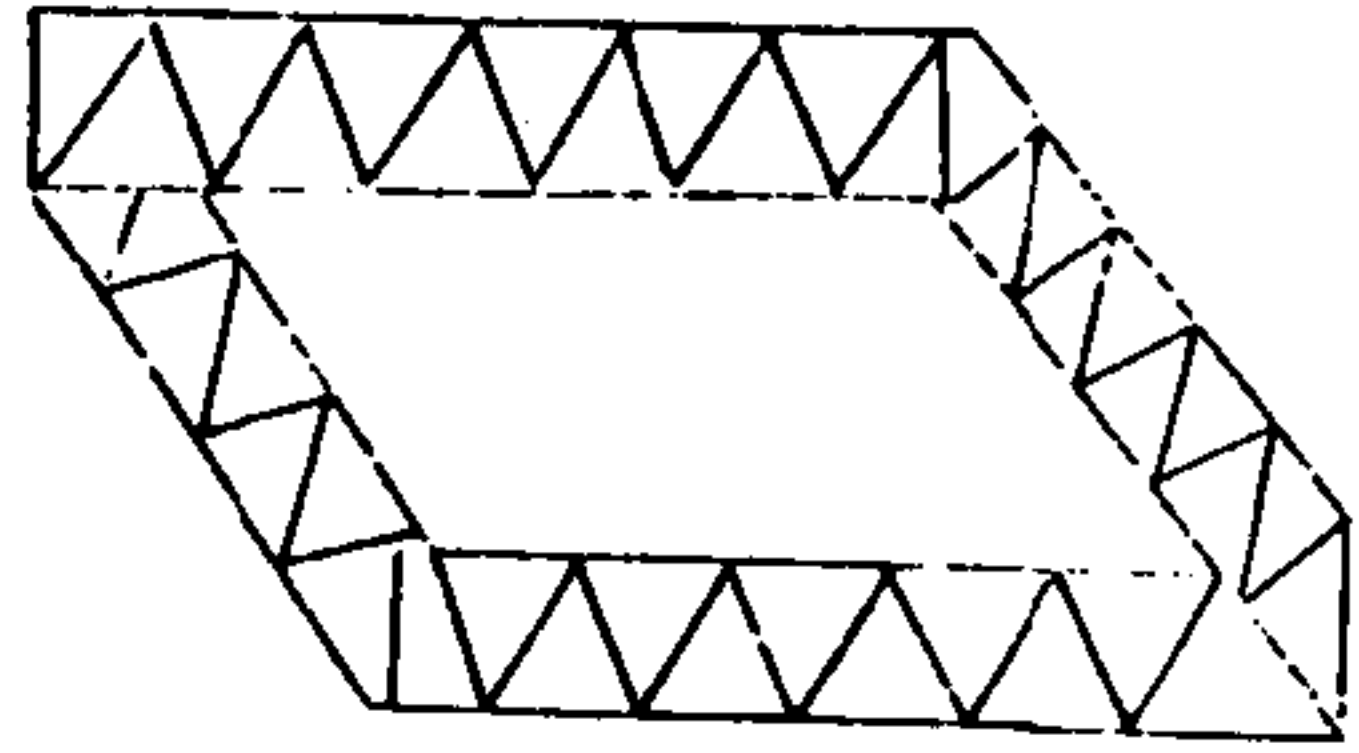
名物二尊

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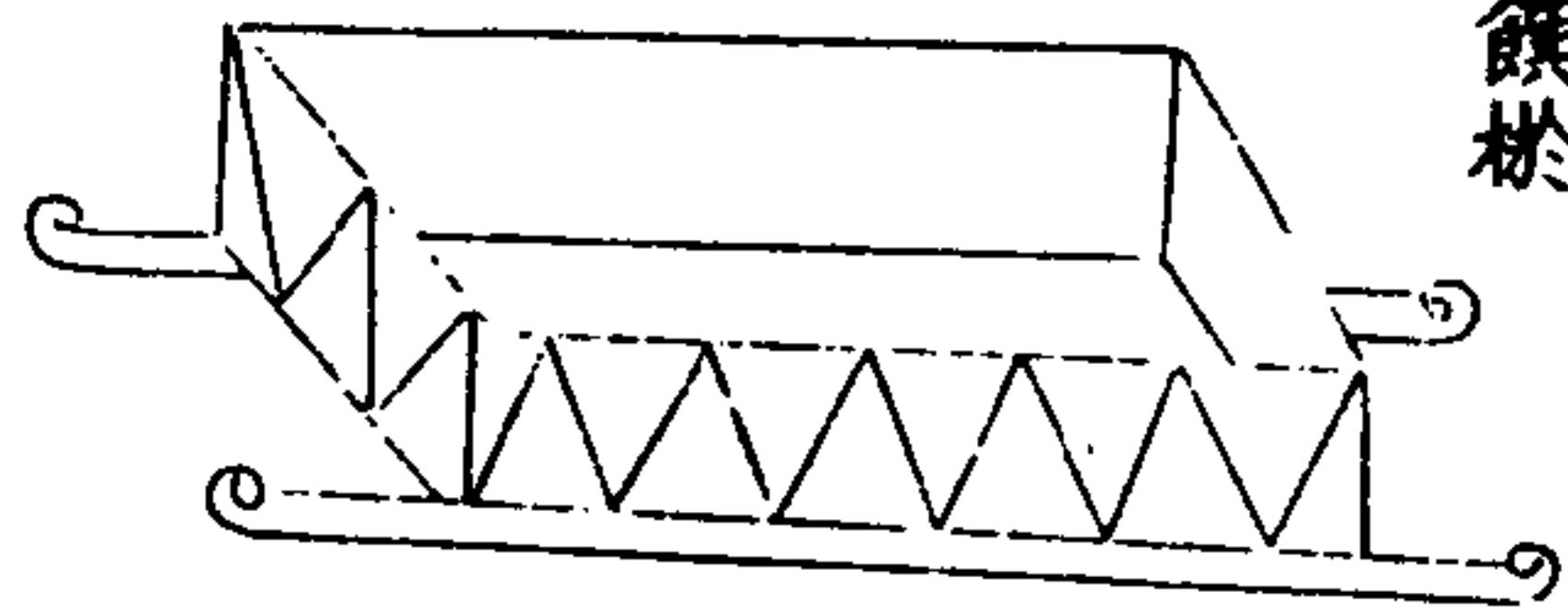
足內局而弱酒輕則安酒重則折故謂之禁禁戒也鄭注禮器  
云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孔疏云禁長四尺廣二尺四  
寸通局足高三寸刻其足為褰帷形案古案與几皆局足禁亦  
局足故鄭云如案玉篇誤以禁當禁故亦云禁几屬舊圖禁不  
如几案未是聶氏圖禁無足更誤斯禁無足亦曰於聶圖禁下  
有杠非



斯禁



陳饌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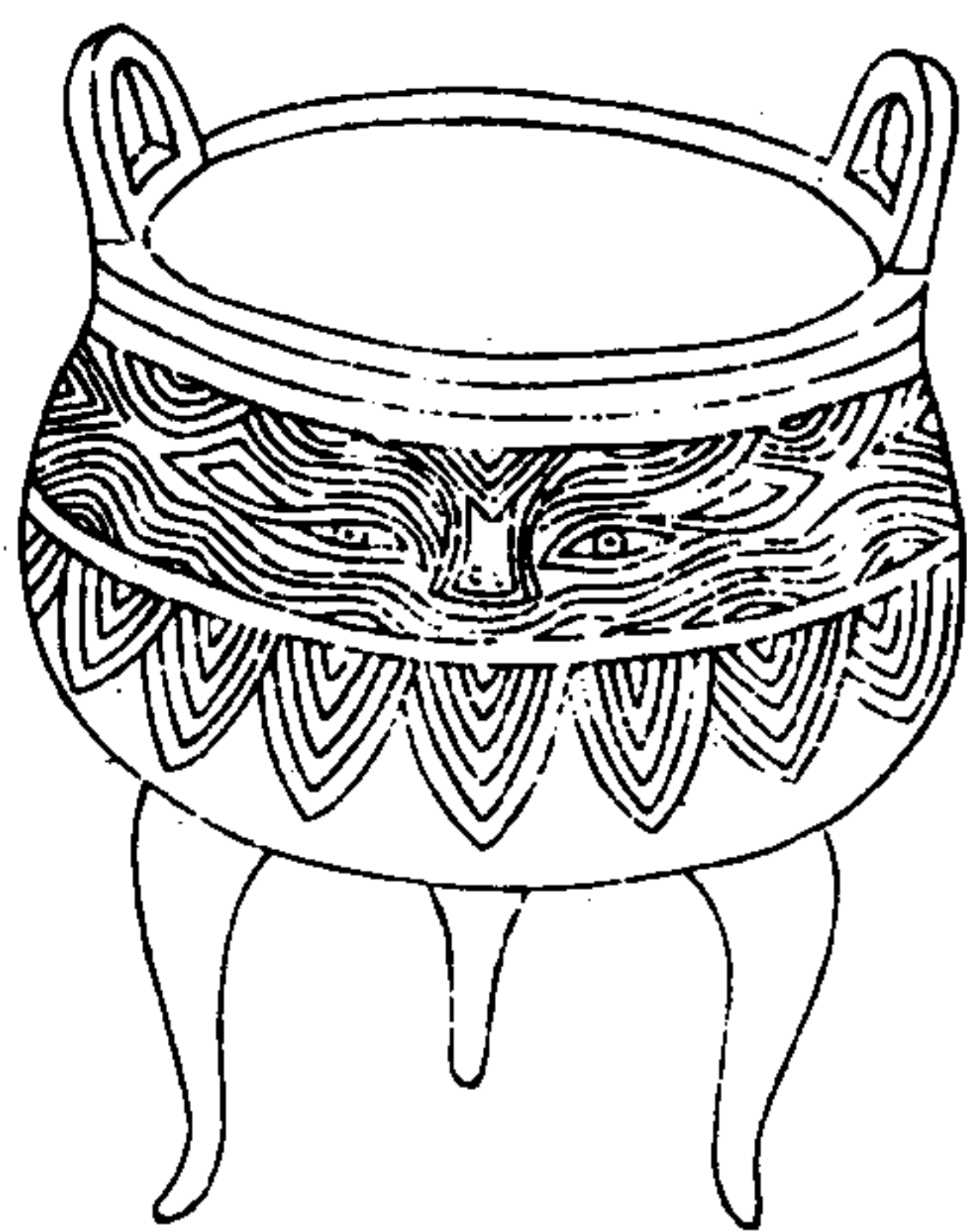


名物二尊

季

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太夫士枋禁玉藻大夫側尊用枋士側尊用禁鄭注枋斯禁也謂之枋者無足有似於枋案禮有三枋特牲枋以實獸既夕枋以陳饌少牢枋即斯禁也鄭注特牲云枋之制如今木屨上有四周下無足舊圖云枋長七尺廣二尺四寸深尺五寸此實獸陳饌之枋也記孔疏云枋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等為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氣菱苕等為飾刻其足為褰帷形此廢紙之禁枋也是則禁枋之別在有足無足而實獸陳饌之枋其長短淺深又有異舊圖枋下有杠今姑仍之

鼎



名物二

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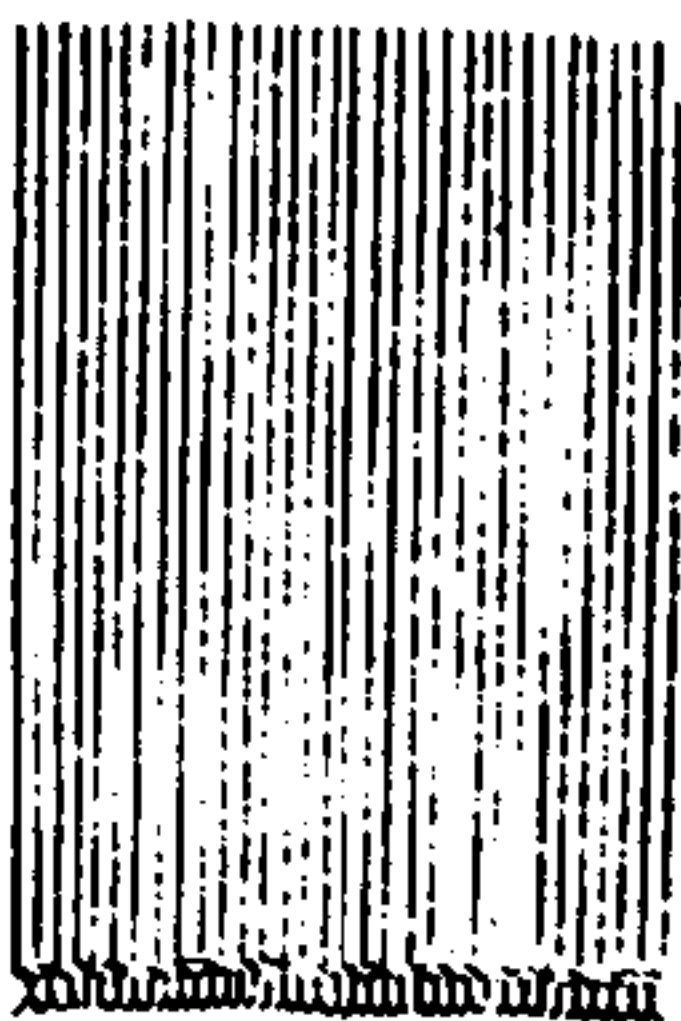
鼎局



束鼎



編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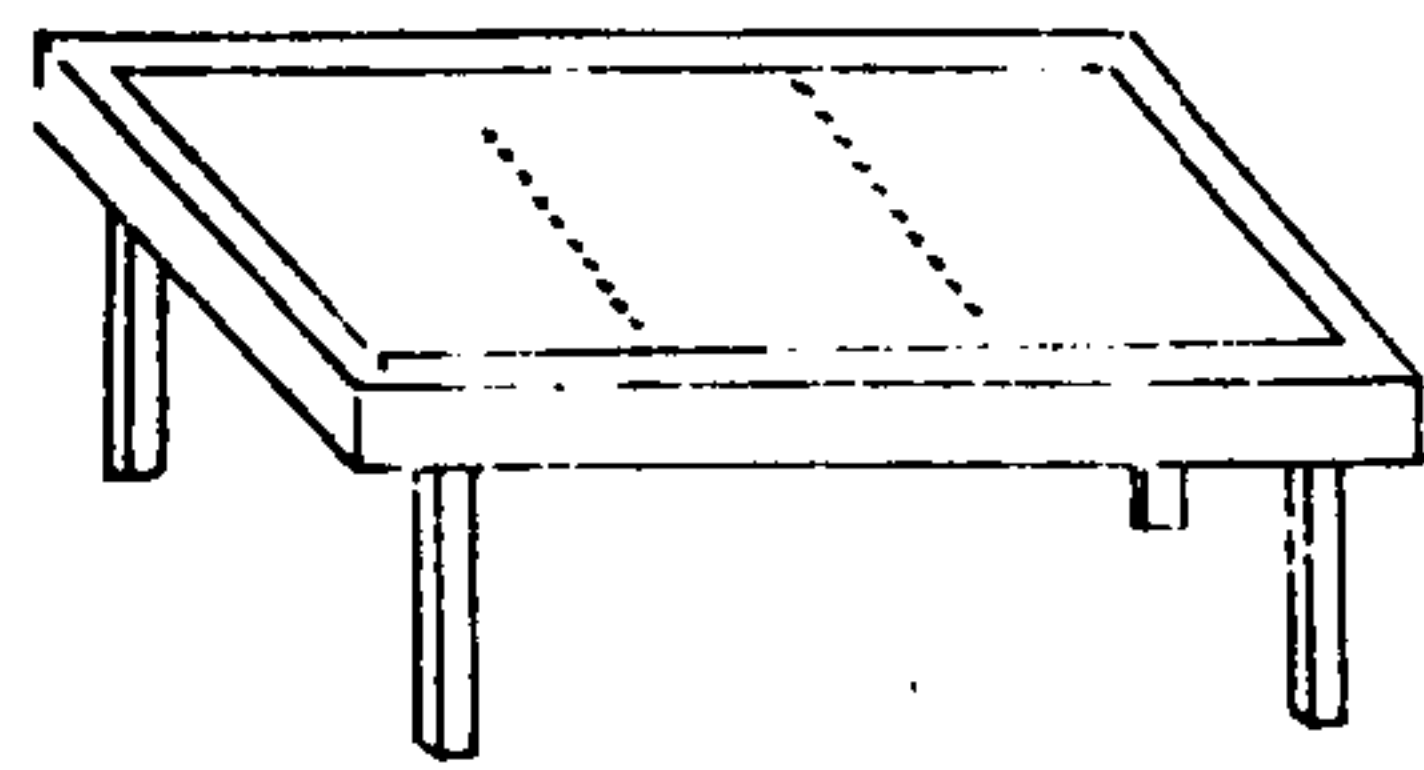


藝文類聚及御覽引舊圖說云牛鼎受二斛御覽作天子飾以黃金錯以白銀諸侯白金有鼻目以銅為之三足鼎氏禮圖用其說又云大夫羊鼎亦以銅為之士豕鼎以鐵為之亦本舊圖為說也陳氏禮書引舊圖云大夫飾以銅士飾以鐵未是鼎氏又引或說三牲之鼎俱受一斛蓋亦據舊圖以言鼎氏以為局有長短鼎室各異其說無據公食大夫禮鼎竊若東若編注云凡鼎竊蓋以茅為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竊與圖異竊為覆鼎之物圖為扛鼎之物圖亦謂之局與鉉亦異以木橫貫鼎耳謂之局以金飾其扛木謂之鉉說詳禮故名物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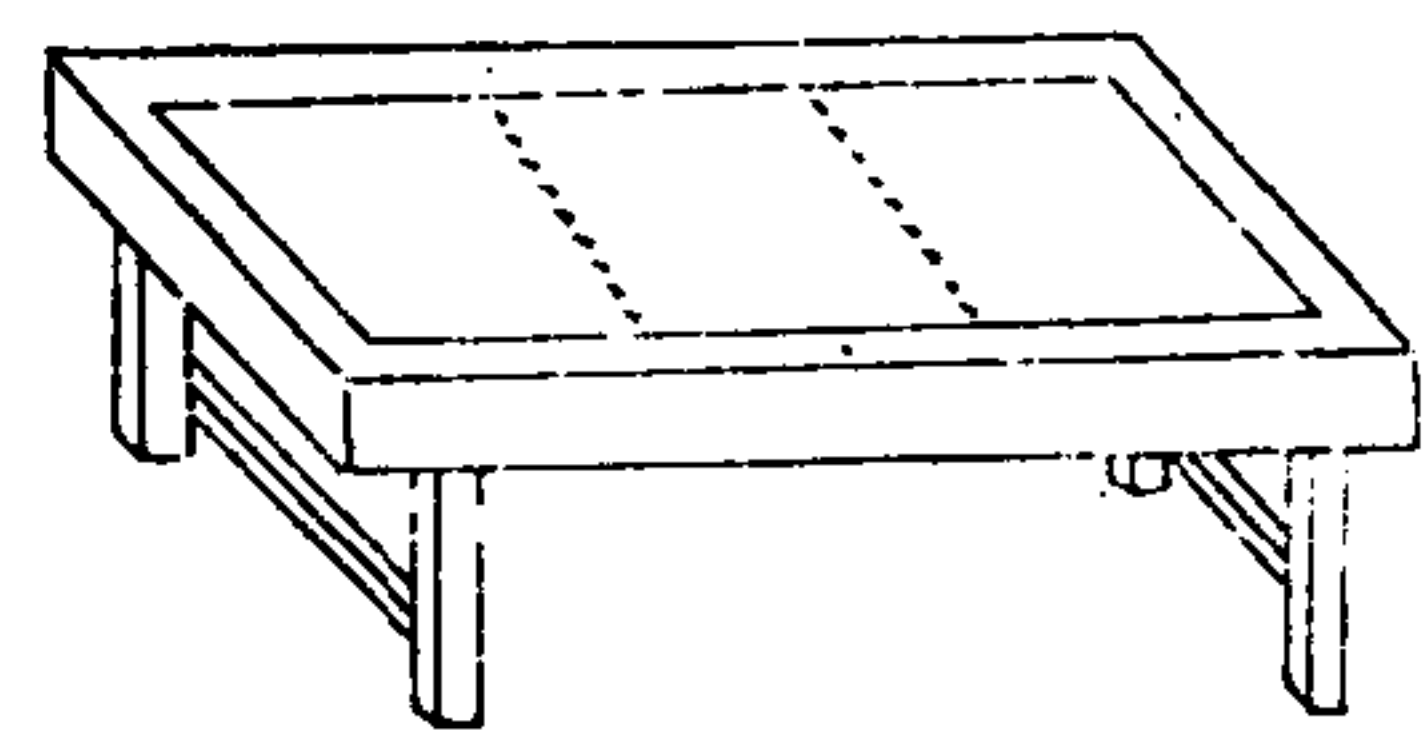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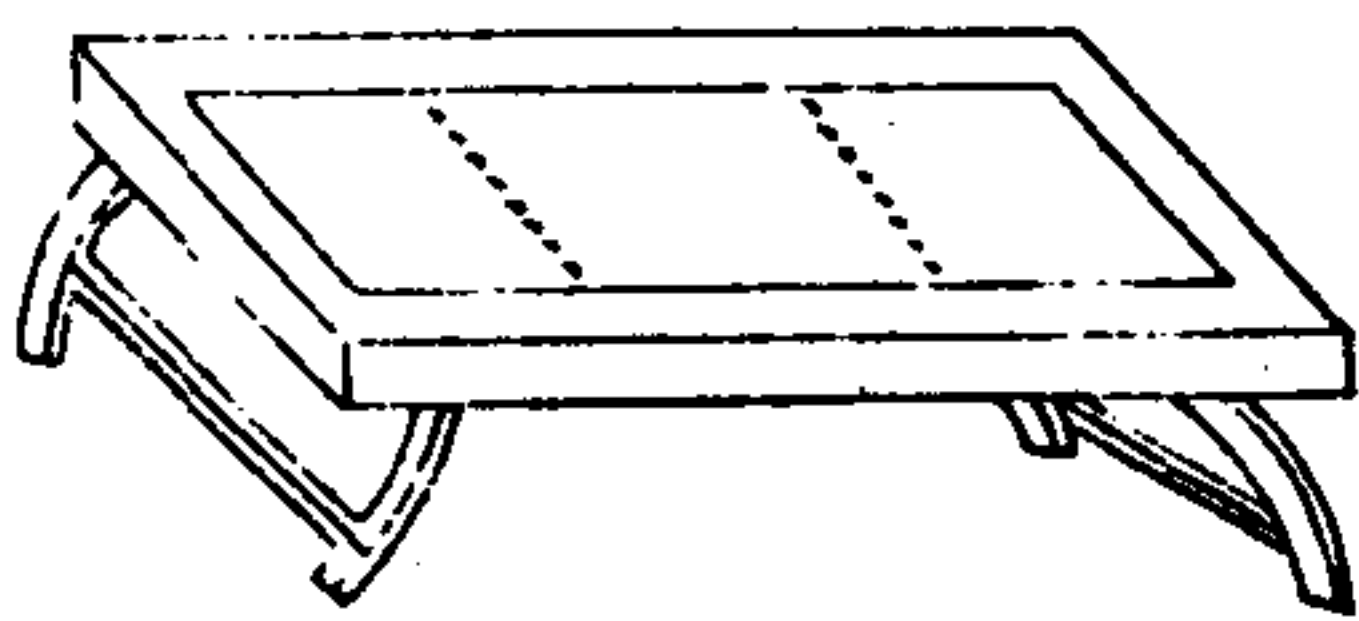
梲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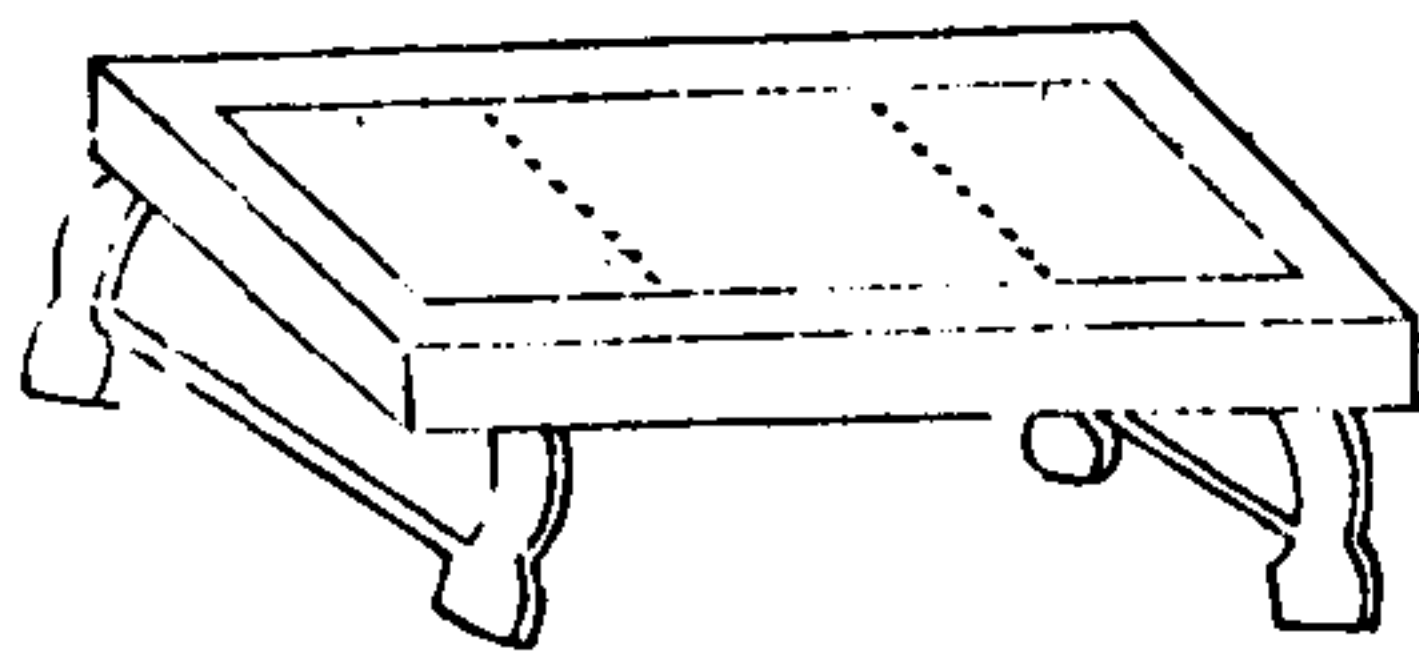
廢俎



棋俎



房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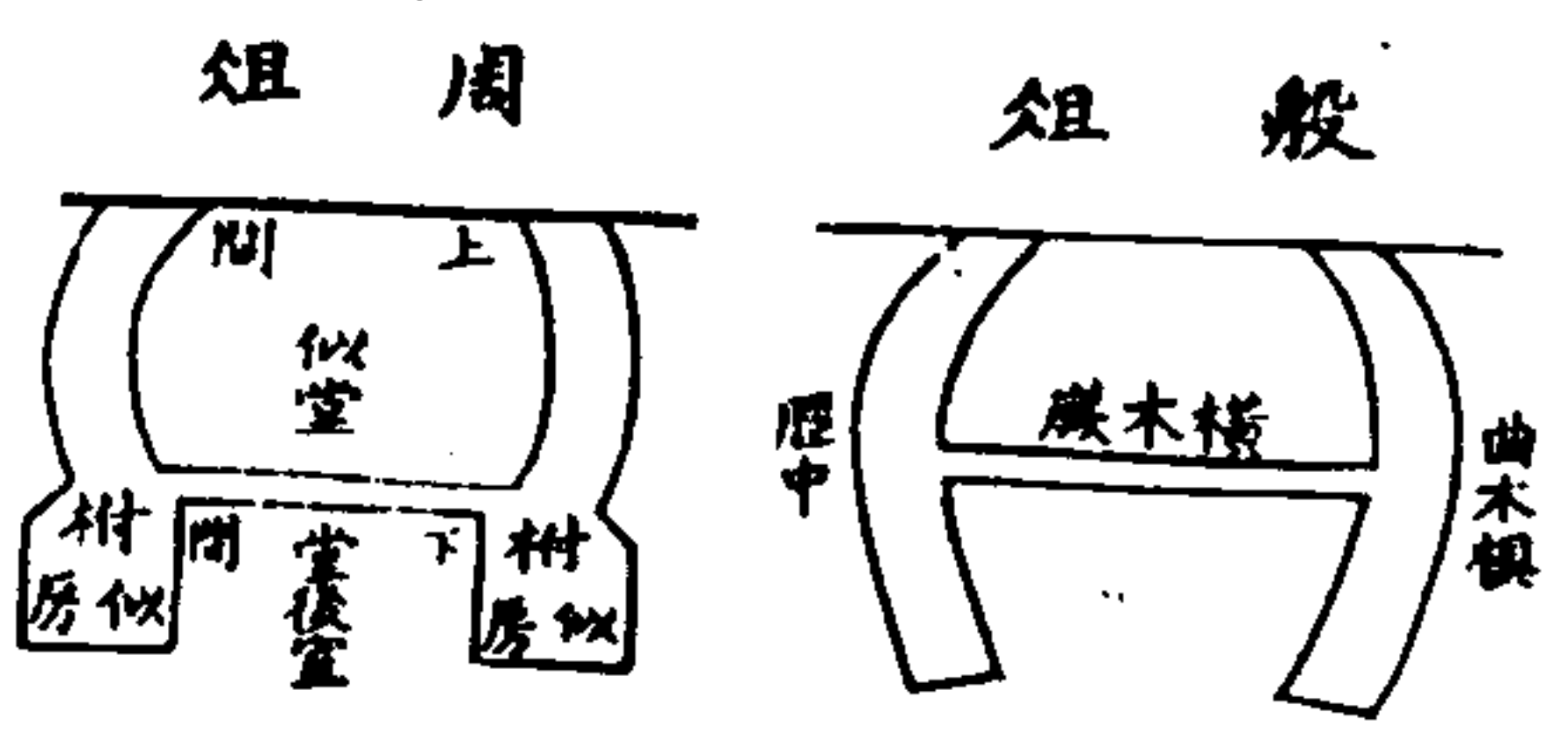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五



俎頭正面兩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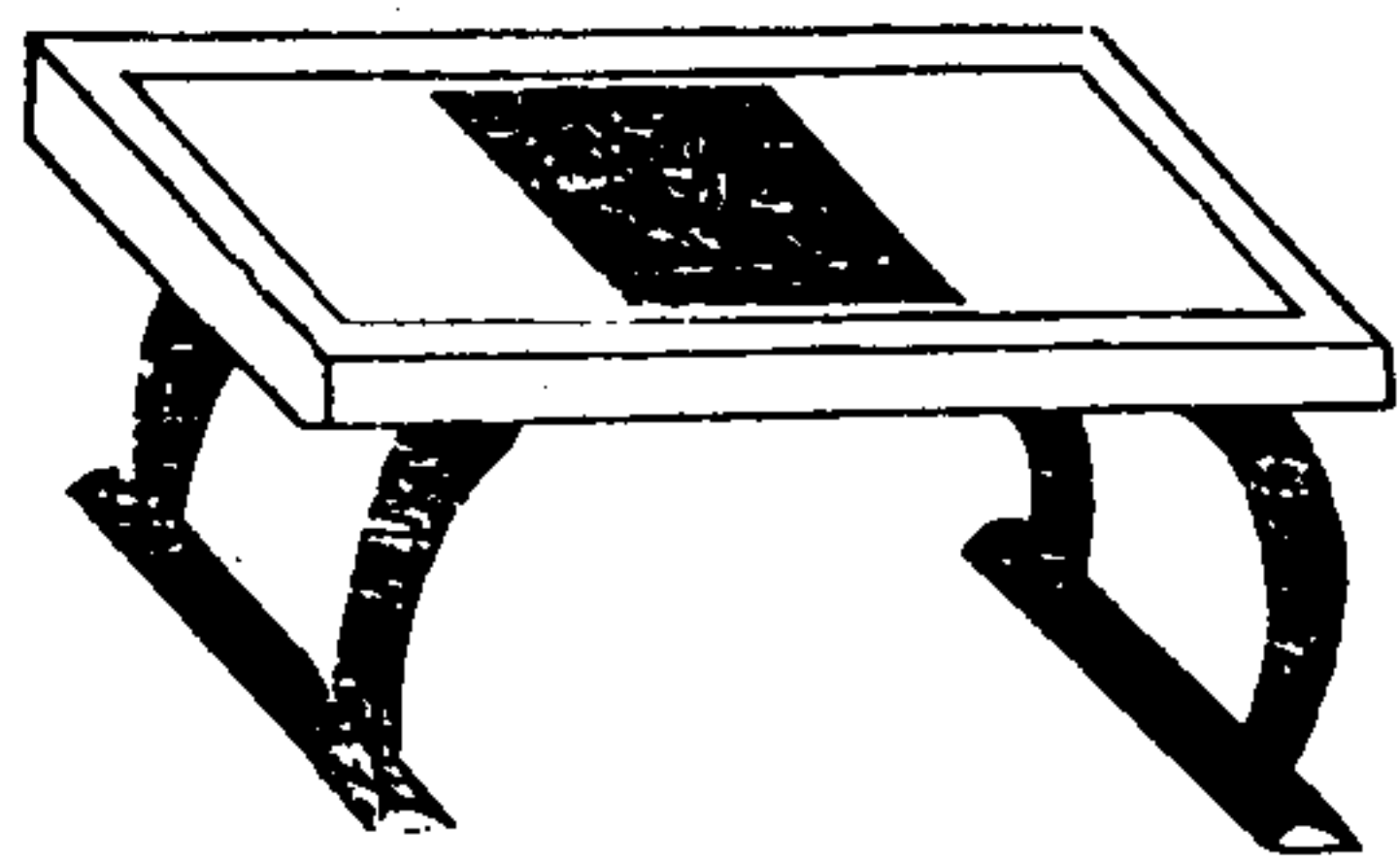
鄭注明堂位云房謂足下跗上  
下兩間有似弓房箋詩魯頌云  
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  
後有房又注少牢云俎距脰中  
當橫節也孔氏明堂位疏云俎  
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為跗足  
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  
室之兩頭各有房今依注疏所  
言圖之

名物二

本

孔氏圖引舊圖云椀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漆  
兩端赤中央黑諸侯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底亦如椀而橫柱四  
足中央如距也根讀曰矩曲椀其足案漆兩端赤中央黑謂漆  
俎內諸侯加雲氣天子犧飾之蓋又刻畫其外也莊子曰加肩  
尻于雕俎之上是俎亦有刻者

兩間房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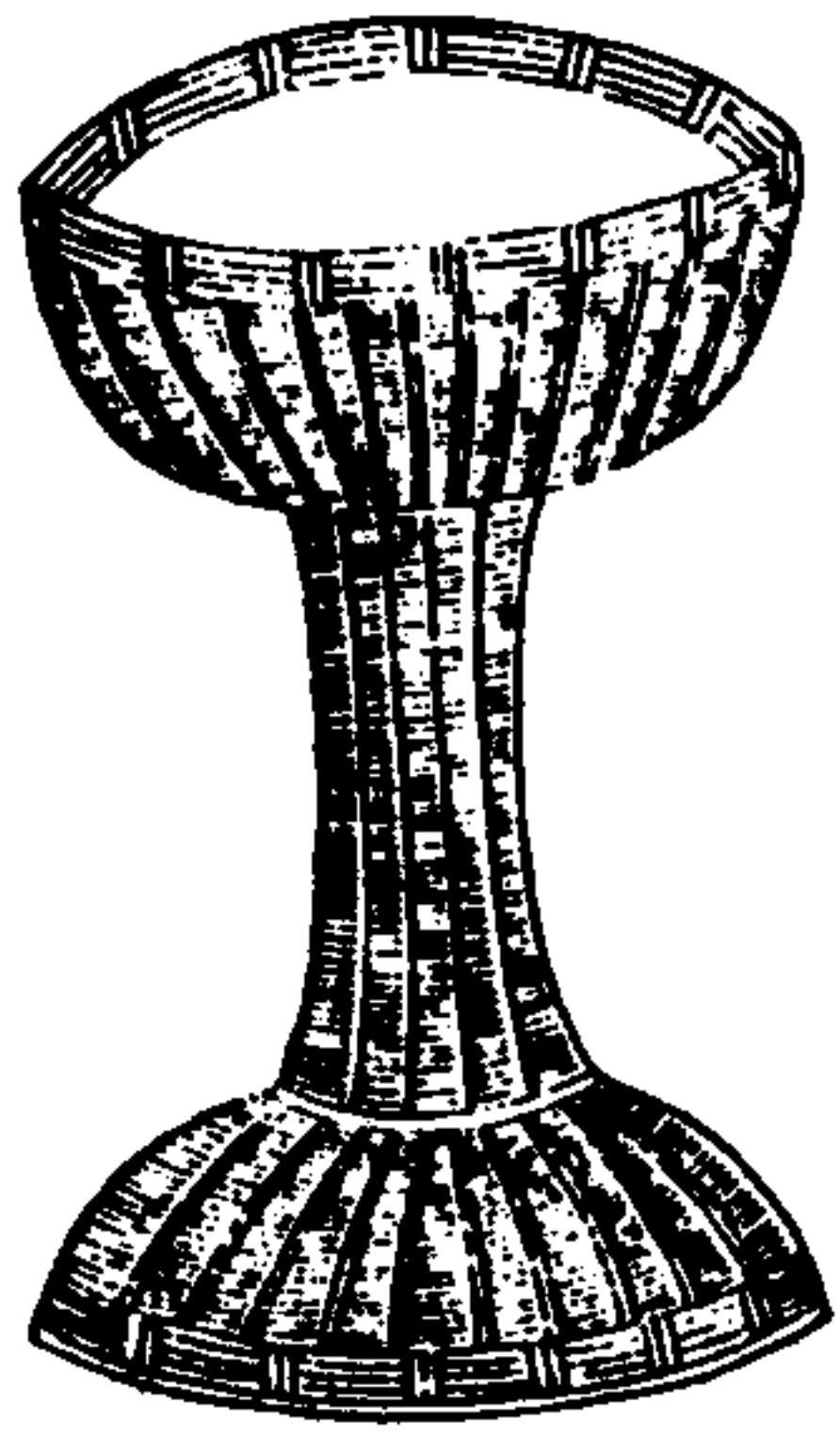
名物二

本

兩間足不施炭之橫木一誤兩足同跗二誤禮俎分上中下三  
節少牢禮云肩在上謂上端也舊禮圖云漆兩端赤中央黑所  
以明其節也近之俗人製孔廟禮器俎內分作四區又誤認舊  
圖中黑為木格甚矣禮之不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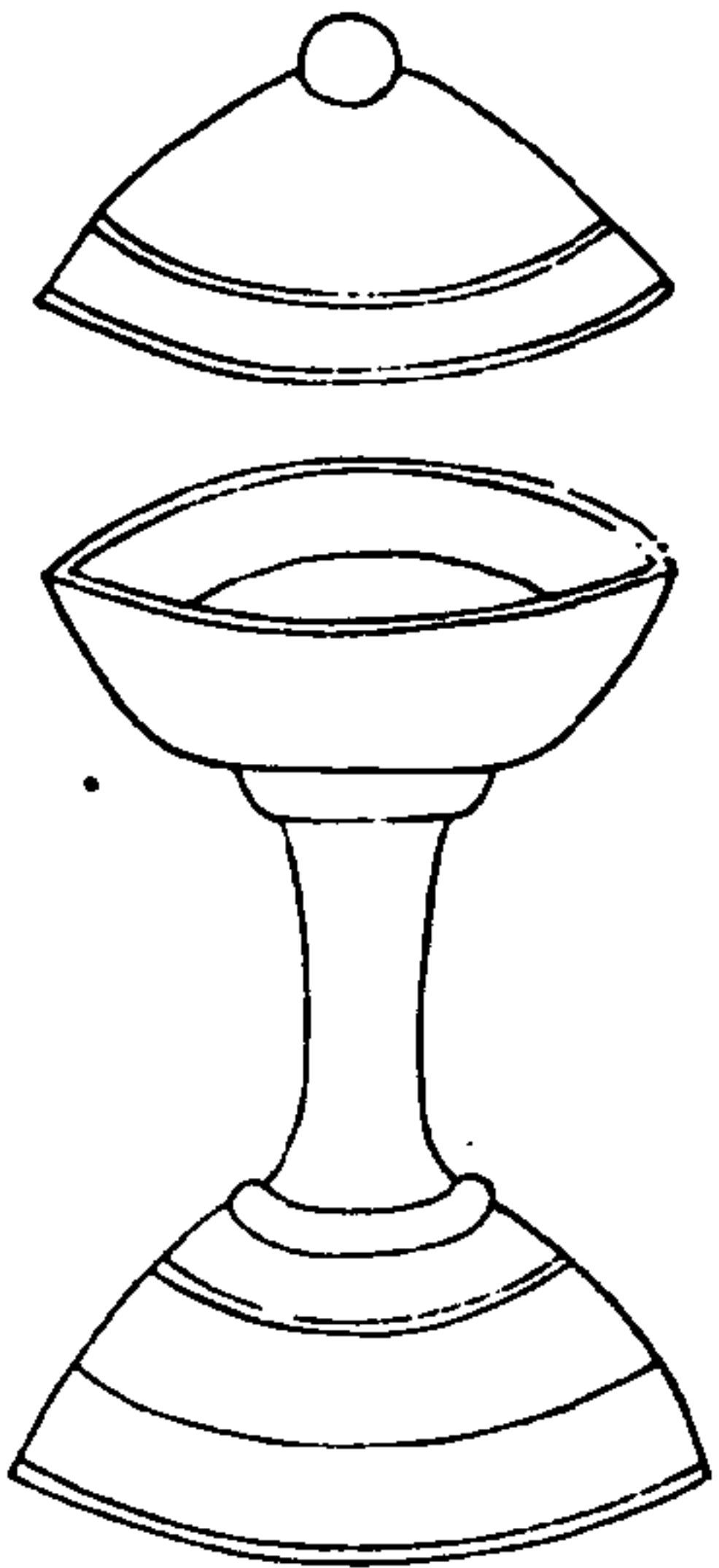
豆



名物二

奎

豆



鄉射記薦脯用籩醢以豆注云籩空乾物豆空濡物籩受四升  
 盛東栗桃梅菱芡脯脩脯鮑糗餌之屬以竹為之縹其裏口有  
 縹緣有中鼎氏禮圖籩巾元被縹裏圖一幅未是特牲禮記籩  
 巾以紵也句絕縹裏與下東栗聯文謂籩以縹飾其裏與士昏  
 禮笄之縹裏一也豆亦受四升或曰木脾析豚拍之醢醢羶兔  
 膺之醢韭菁芹筍之醢康鬻鹿膾之屬以木為之有蓋鼎國御  
 覽爾雅紼紼引舊圖云豆以木受四升口圓徑尺鼎氏引鄭注  
 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加象飾口天子玉  
 飾云高尺二寸亦未是旂人為瓦豆崇尺弟子職云柄尺說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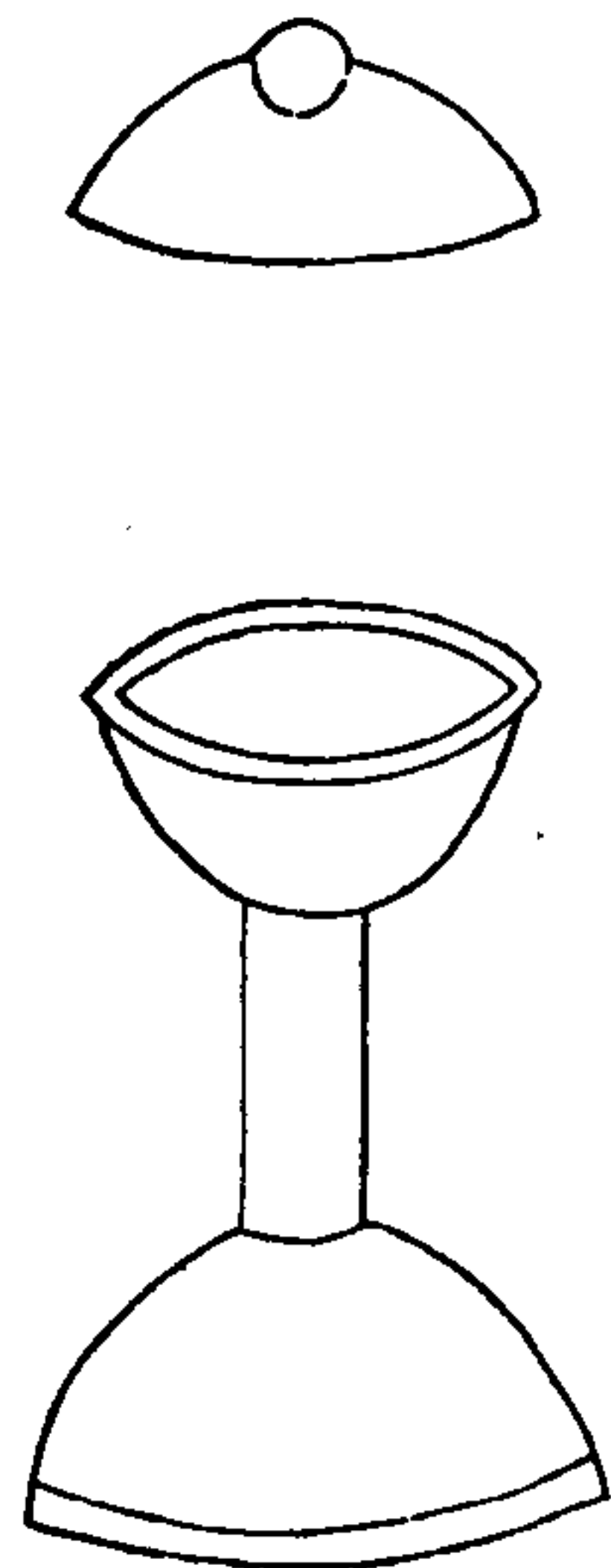
名物二

杏

詳名物通故中



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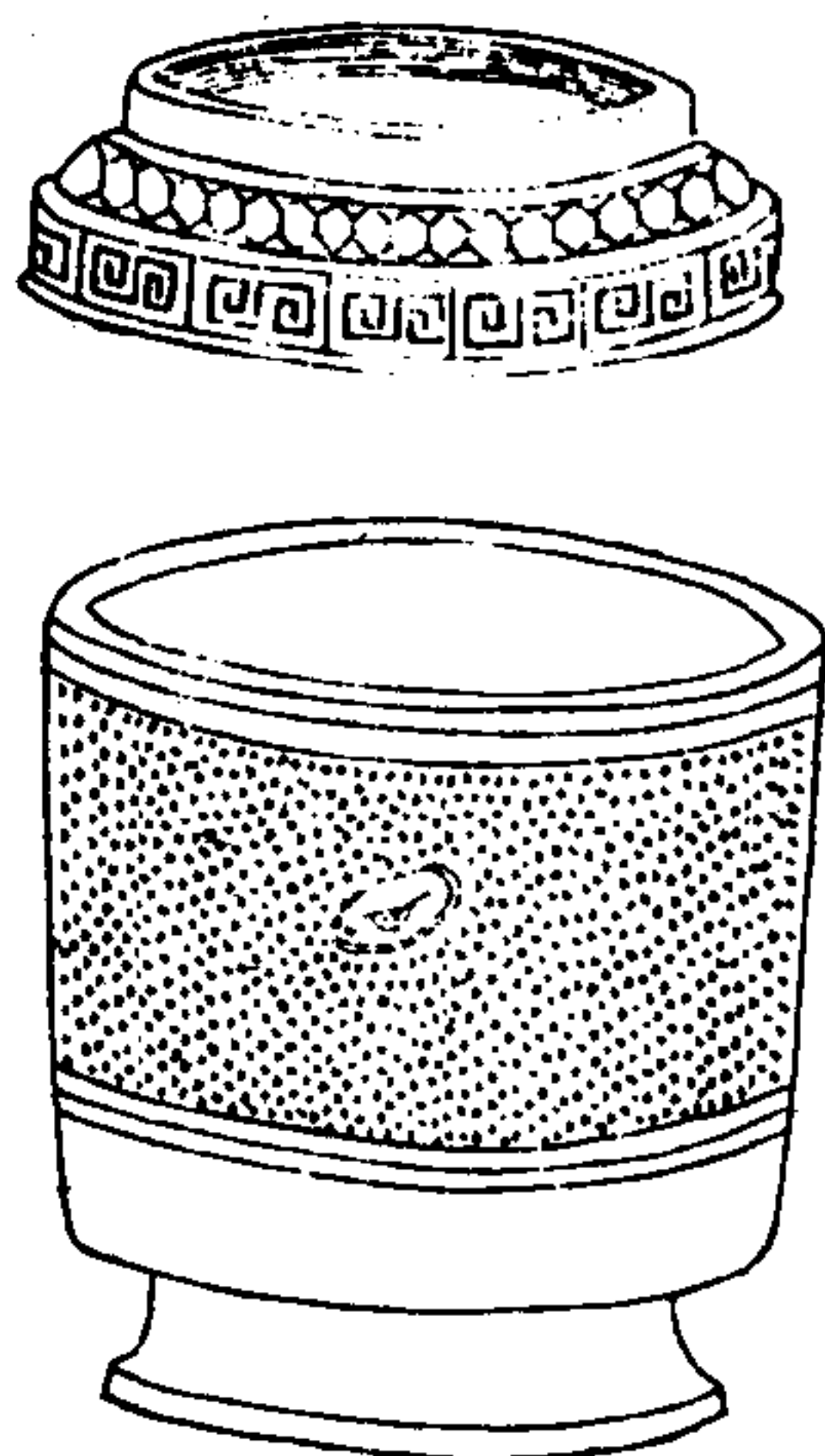


名物二

室

登儀禮公食大夫士虞特性有司徹俱作鐙說文作鐙毛傳云  
木曰豆瓦曰登攷工記旒人為瓦豆實四升高一尺空徑二寸  
厚半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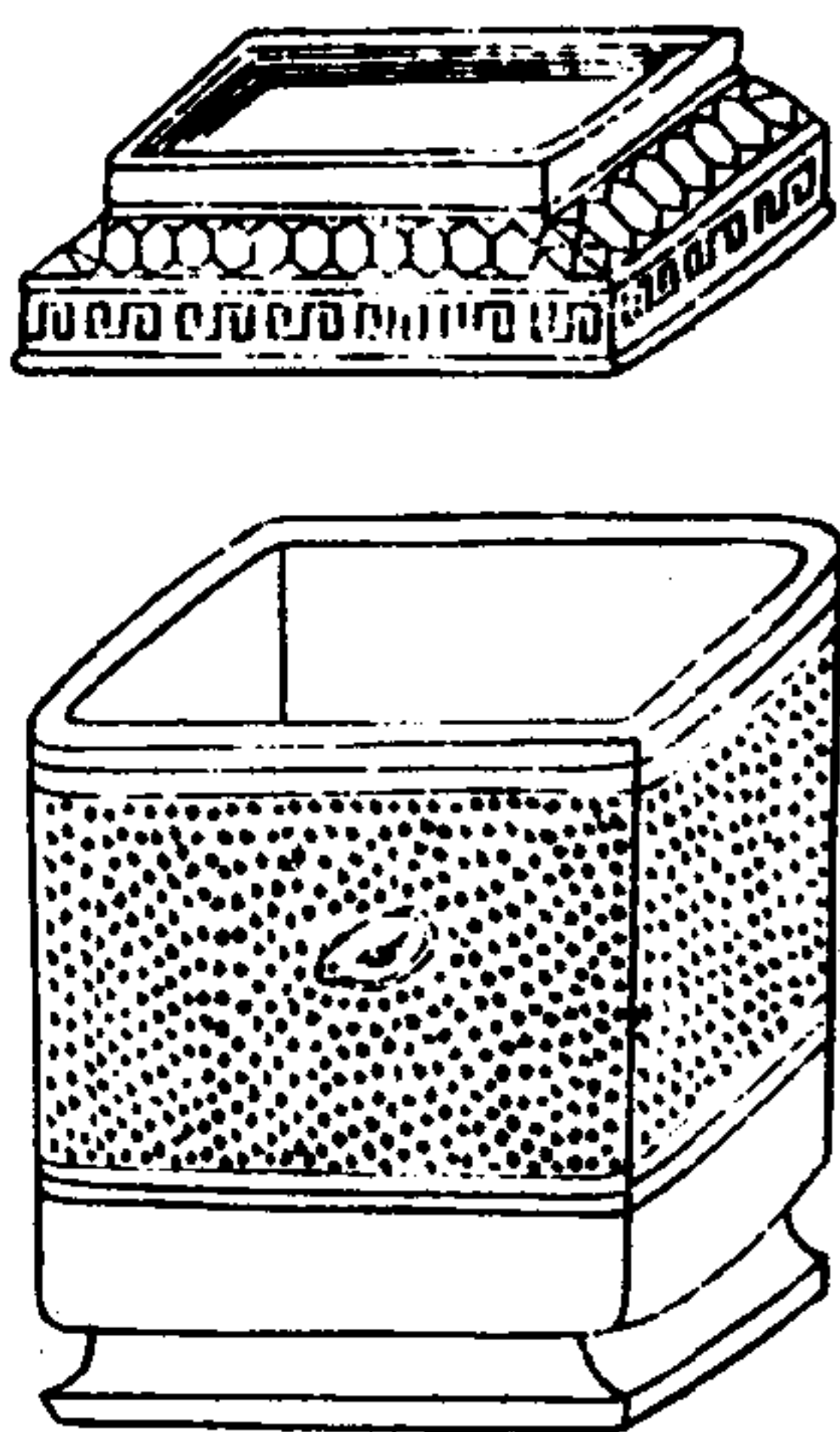
簠



名物二

柶

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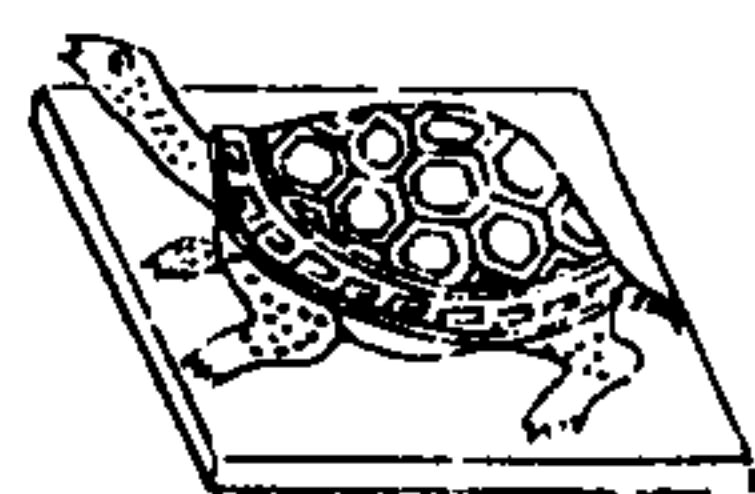


簠簋之簠古彝器有圖執等十餘體竝不用從竹之簠以威秦  
稷之器本用木不用竹也秦漢以後圖執之文為簠所奪而方  
圓之稱遂清鄭注乃以木簠圖竹簠如簠而方分別言之其說  
甚正說文例宗小篆以簠為三又自應用竹簠為本義而以為  
方器簠方而簠圖矣此兩漢師說之異也魏晉以後因師說方  
圓之互異遂有內方外圓內圓外方之分此調停之說無足深  
求然其說已舊今附存之說詳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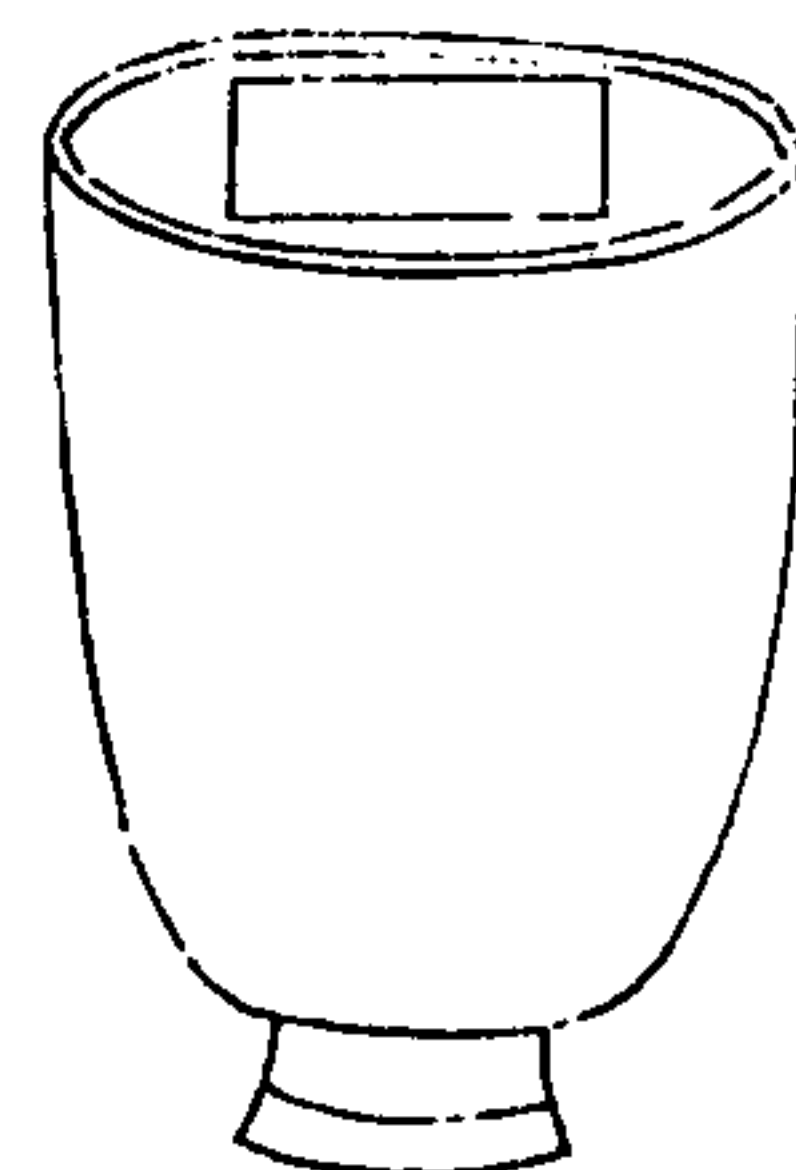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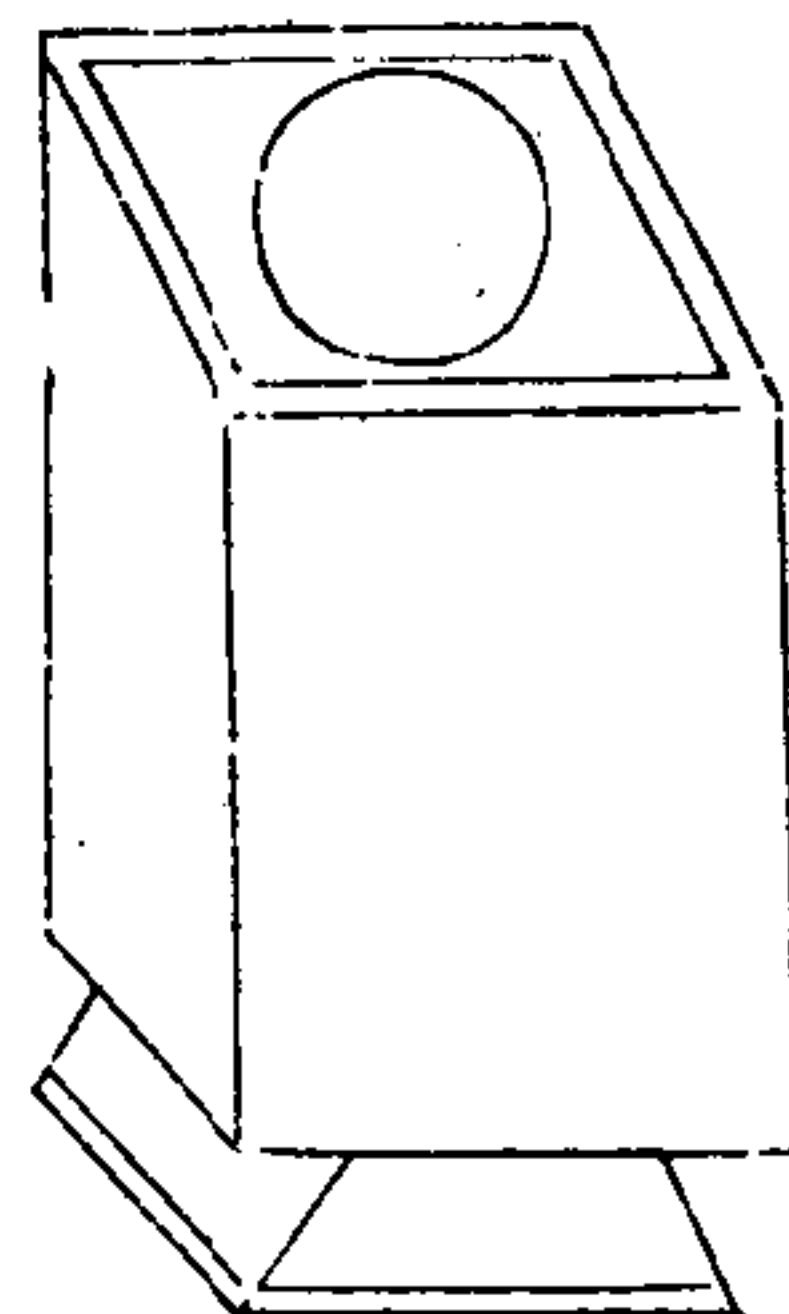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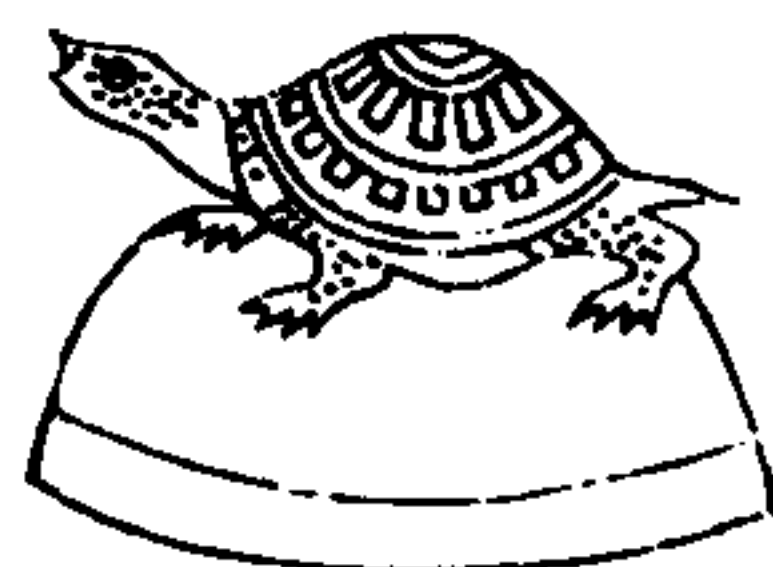
名物二

木

舊簠圖



舊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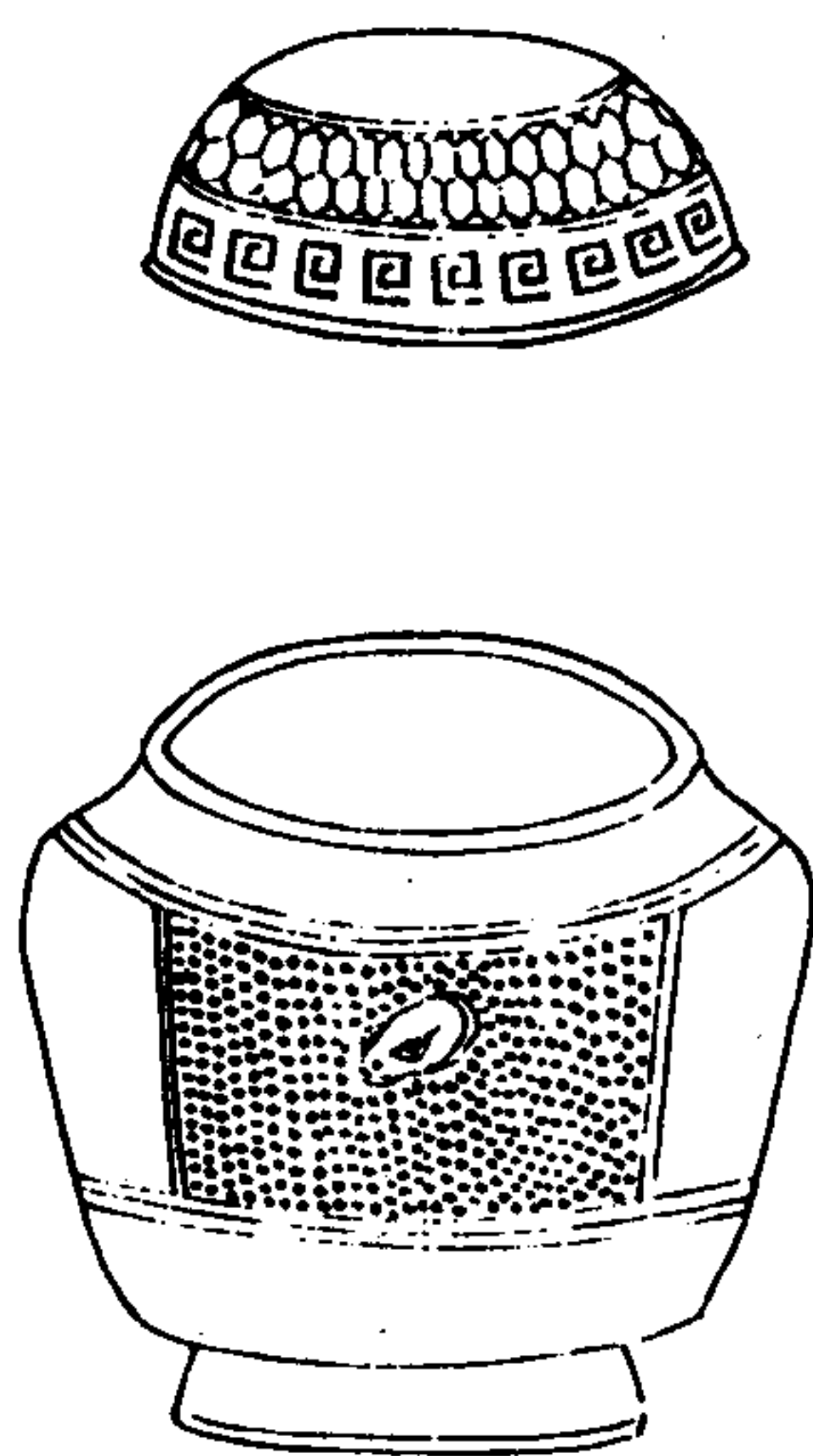


名物二

木



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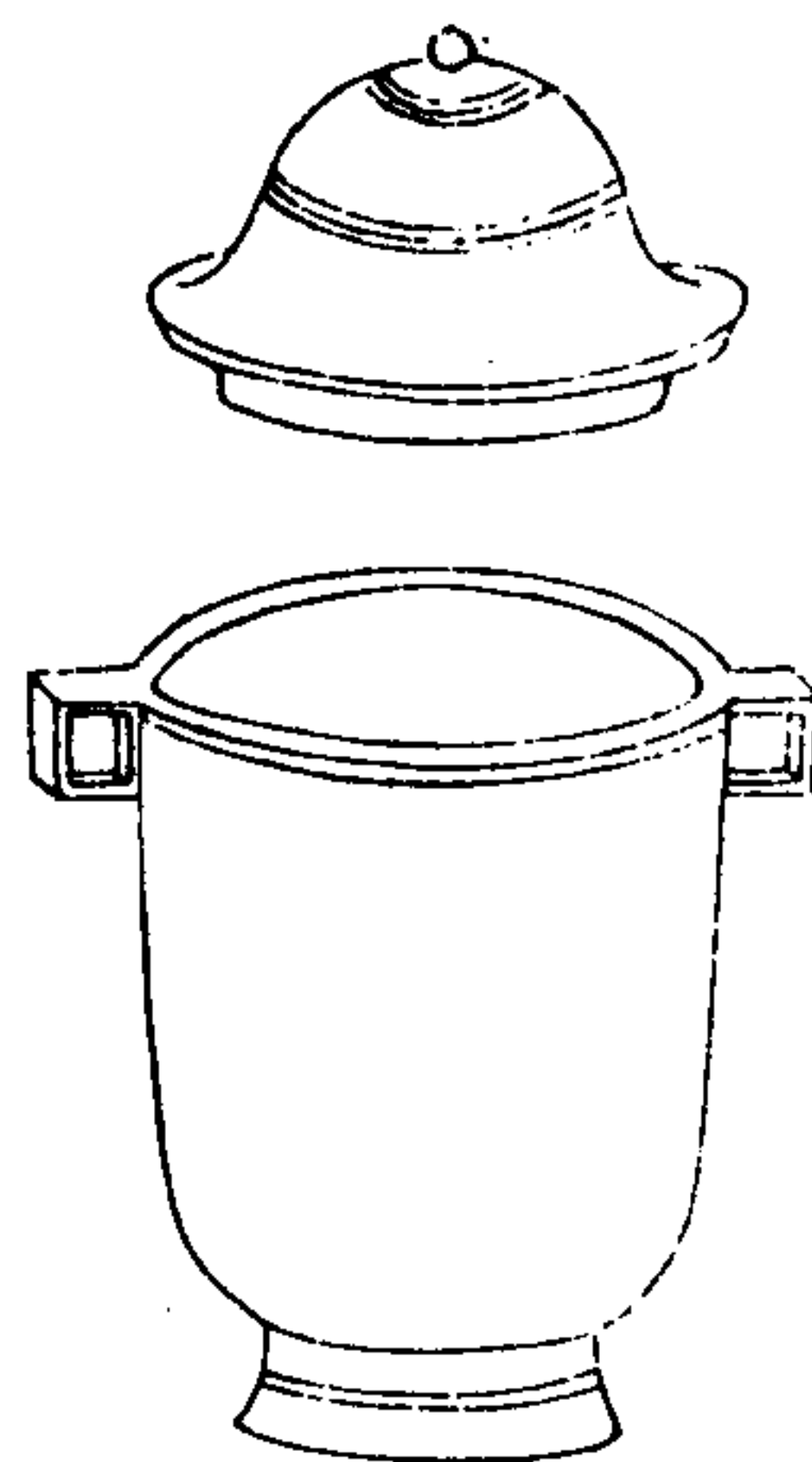


名物二

充

聶氏引舊圖云敦受一斗二升漆赤中大夫飾口以白金今案  
 少牢饋食禮敦皆南首是敦有首也士喪禮敦啟會面足是敦  
 有足也鄭注云飾蓋象龜龜有上下甲是蓋之上象龜之上甲  
 其底象下甲也則所謂首者龜首也首與足自在敦身此據南  
 首圖之其足在後不見聶氏禮圖龜負蓋上足如解皆誤陳氏  
 禮書作三足又不著龜象亦非說並詳前

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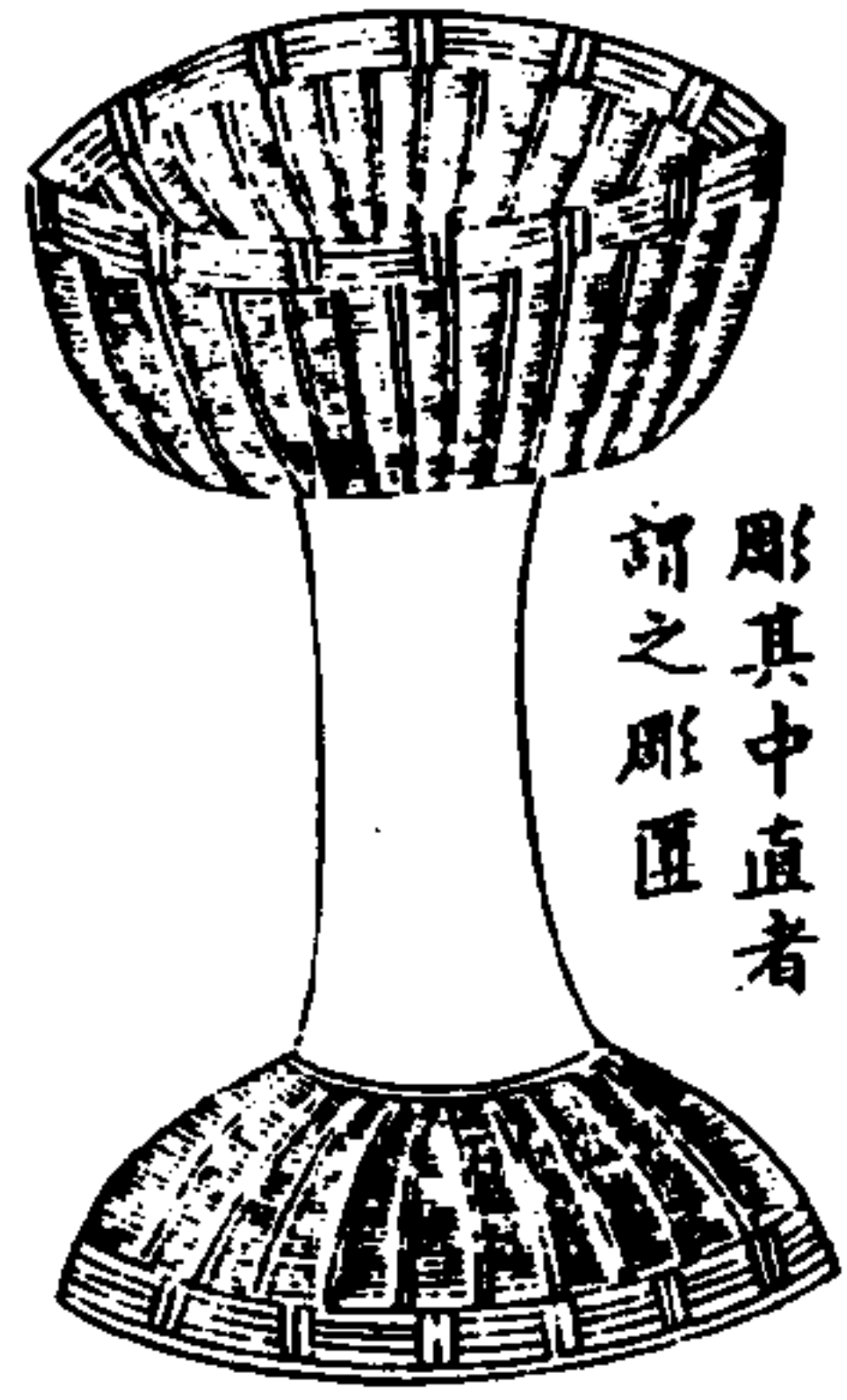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丰

舊圖云鉶受一斗四有蓋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飾  
 天子以黃金飾聶氏謂鉶即陪鼎自黃言之曰鉶莫自器言之  
 曰鉶鼎以其在正鼎之後曰陪鼎以其入庶羞言之曰羞鼎其  
 實非也說已詳名物門聶圖鉶三足誤近禮圖四耳如鼎尤誤



匱



彫其中直者  
謂之彫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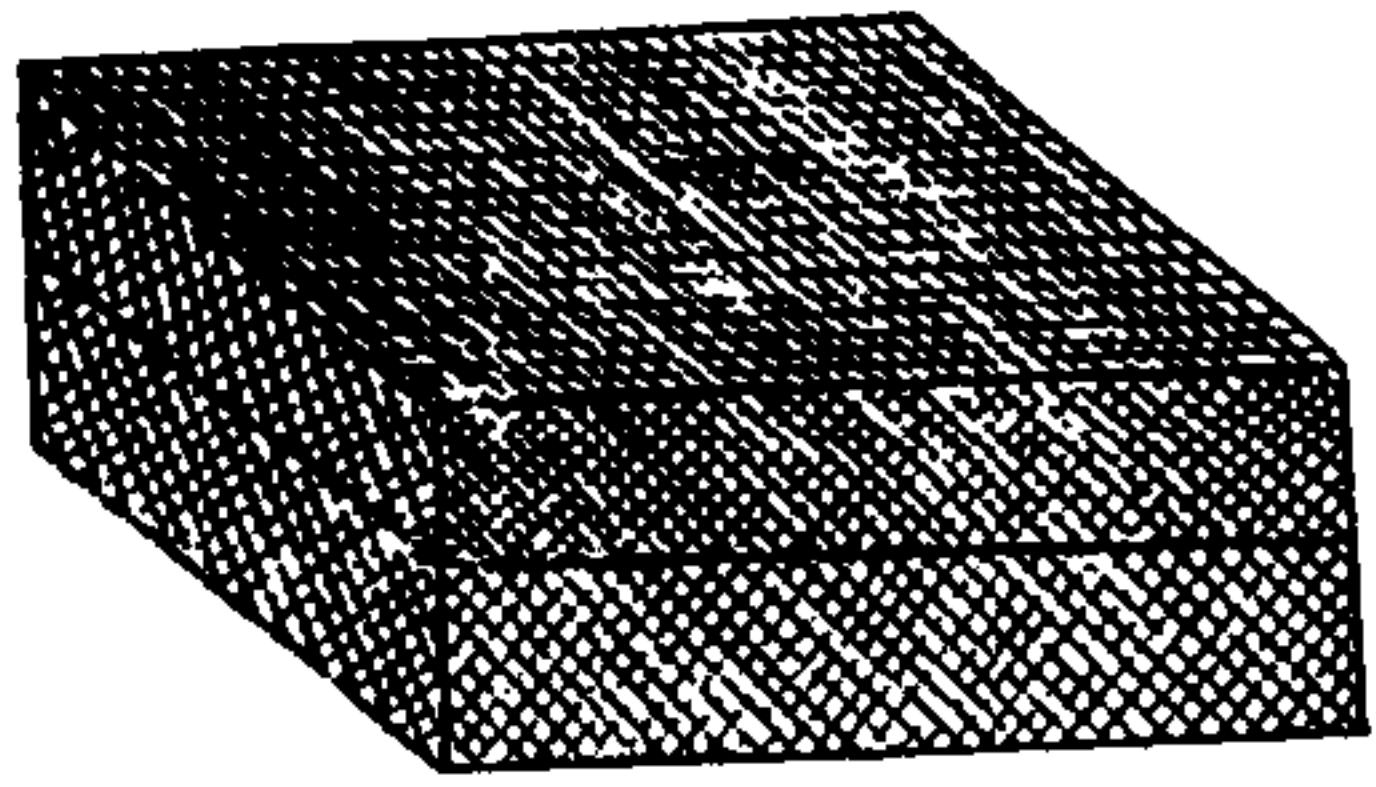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主

匱亦作簋鄭注明堂位彫簋云簋簋屬以竹為之彫刻飾其直者也孔奭云直柄也簋既用竹不可刻飾今云彫其直者是刻其柄也今案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匱古文作簋室用此器故曰執以待于西北南執其柄也鄭注以為冠箱室與匱同陳未是說已詳前名物門

梁正匱圖

鄭阮圖匱如筥見後茲不復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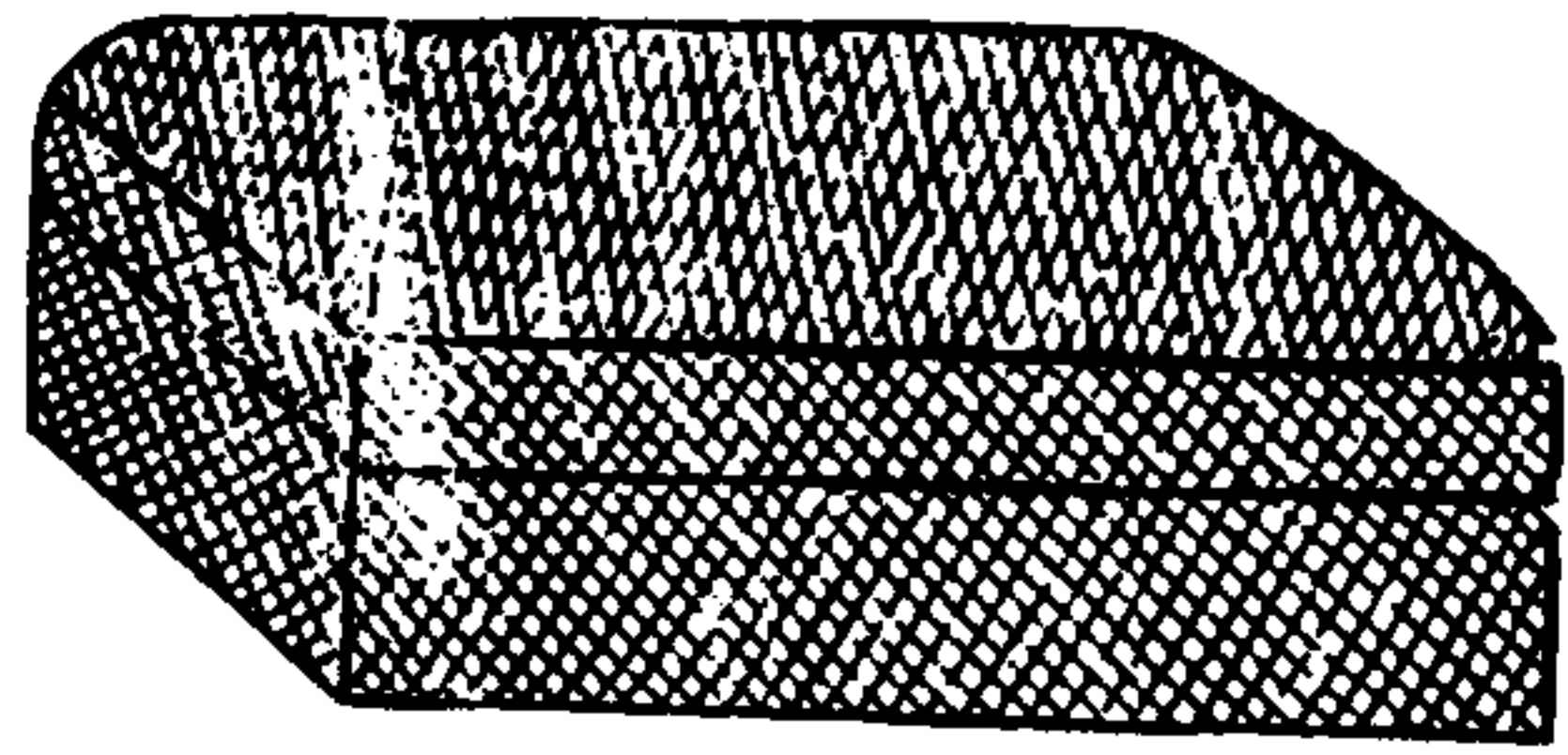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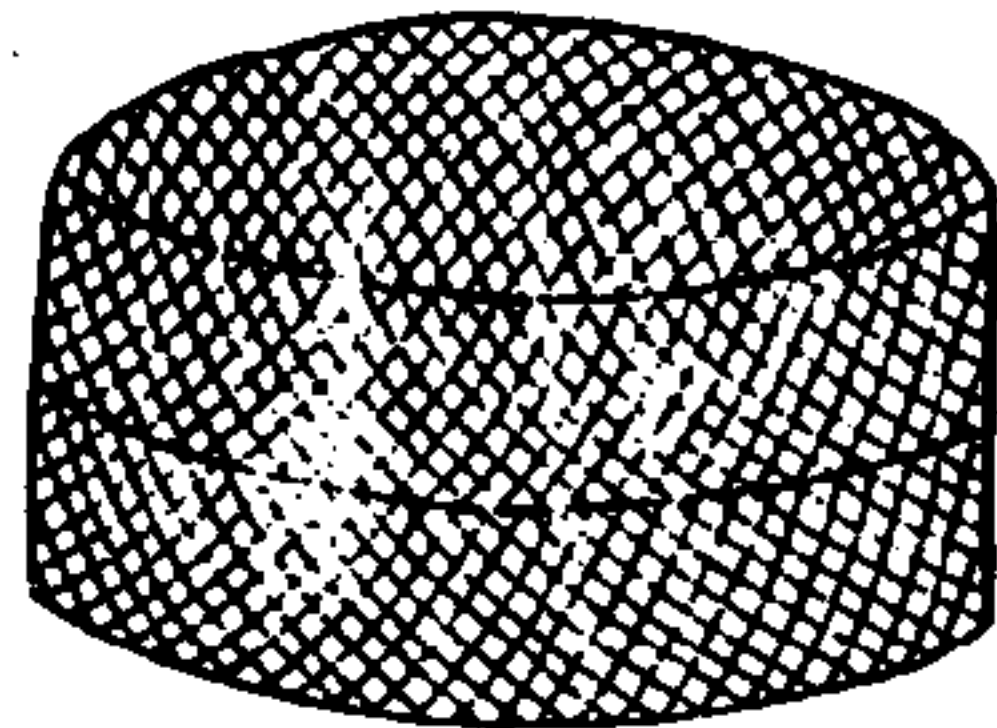
士冠禮注云匱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古文作簋聶氏崇義謂舊圖圓梁正改而方陳氏禮書從梁正今案如鄭義當以舊圖圓如筥為是喪大記注云簋簋屬說文云筥箱也故曰今之冠箱但漢人之箱有方有圓詩毛傳云圖曰筥鄭注聘禮亦云筥者圖則筥屬之簋明是圖箱如今之帽籠



篋



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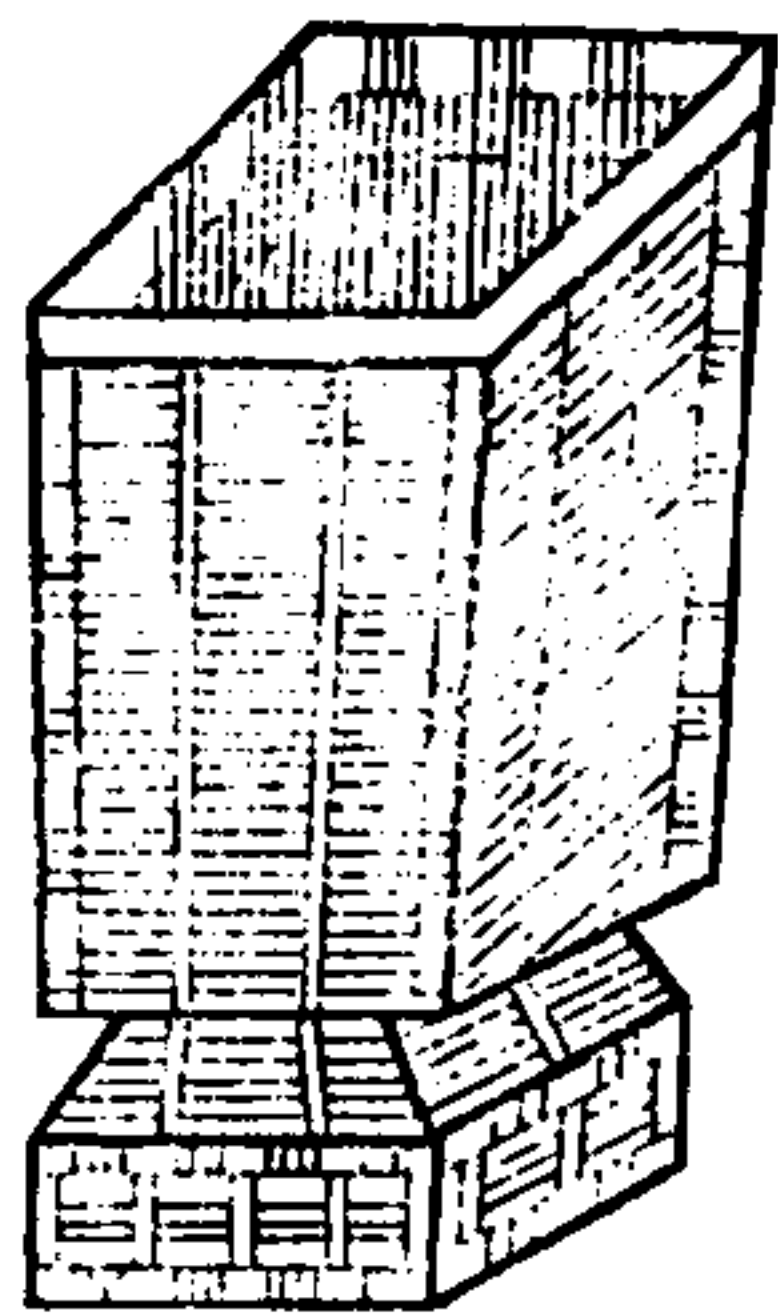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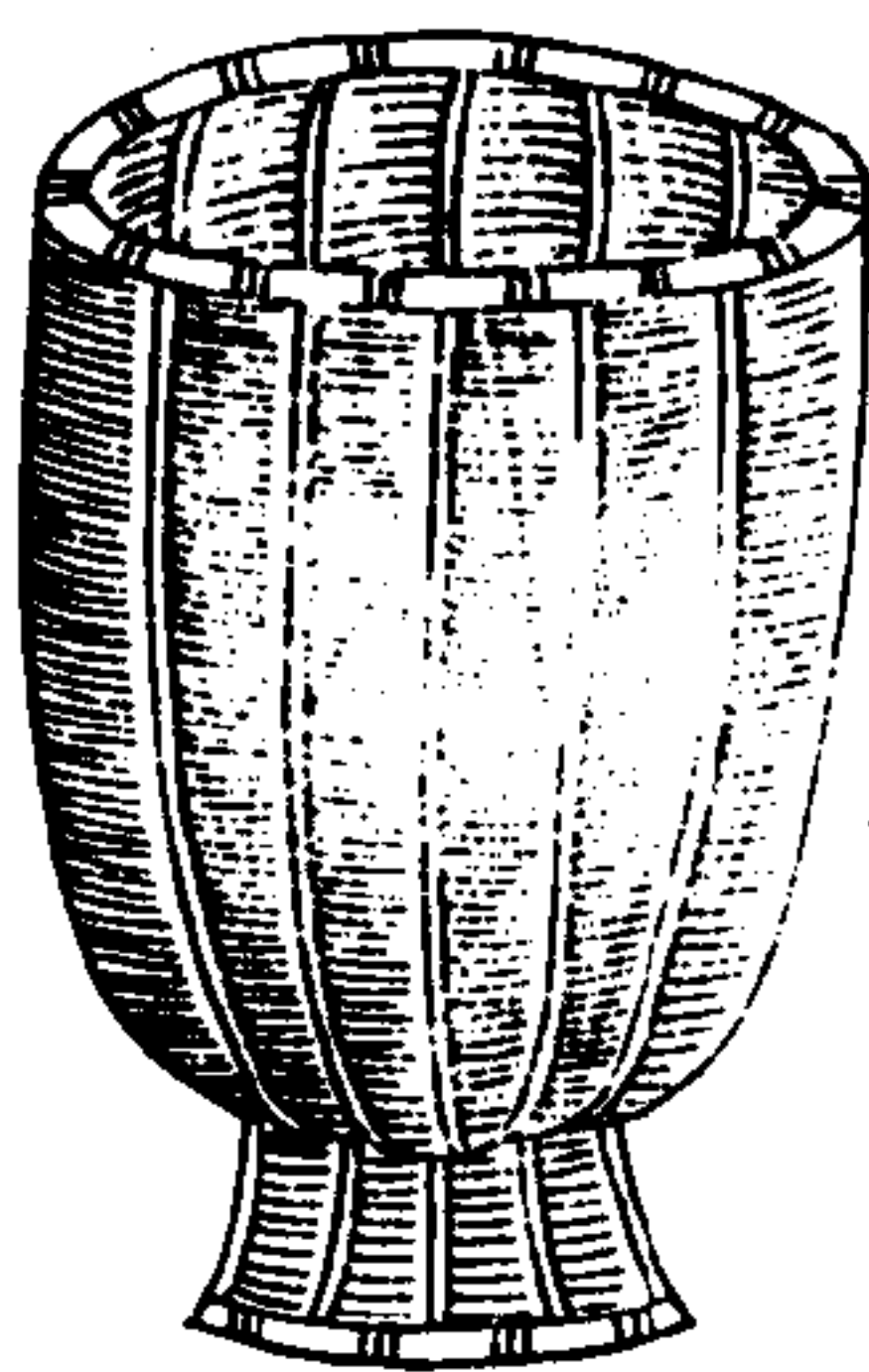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五

筐

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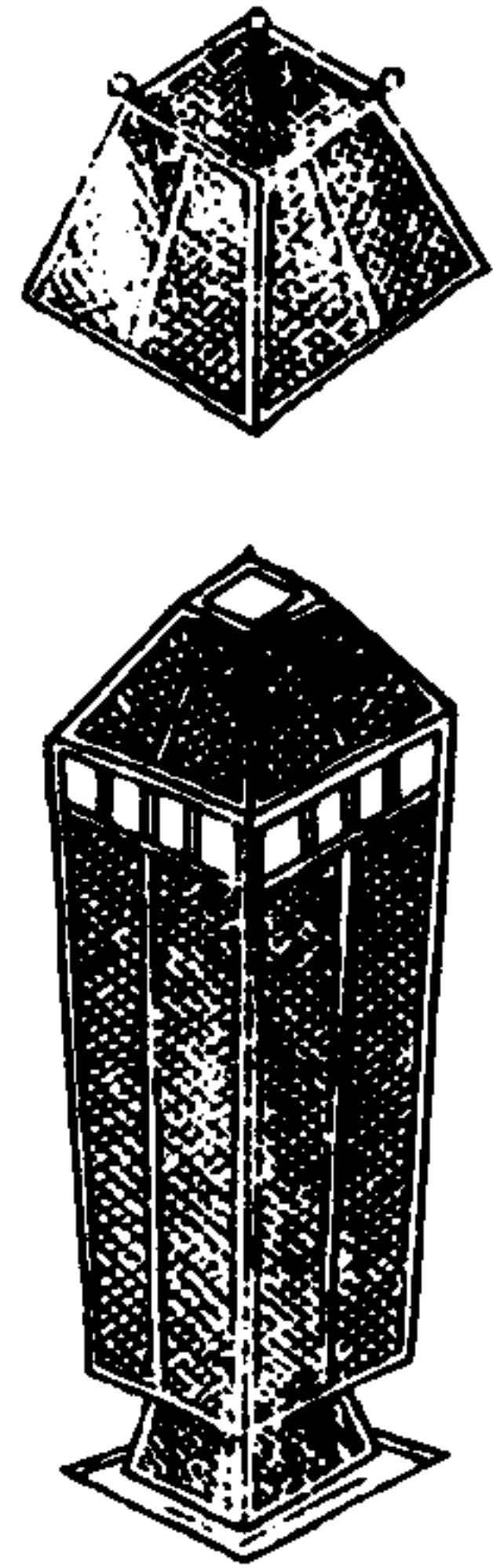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五

禹氏引舊圖云筐以竹為之大筐受五斛小筐受五升詩傳云  
圓曰筥受半斛



竹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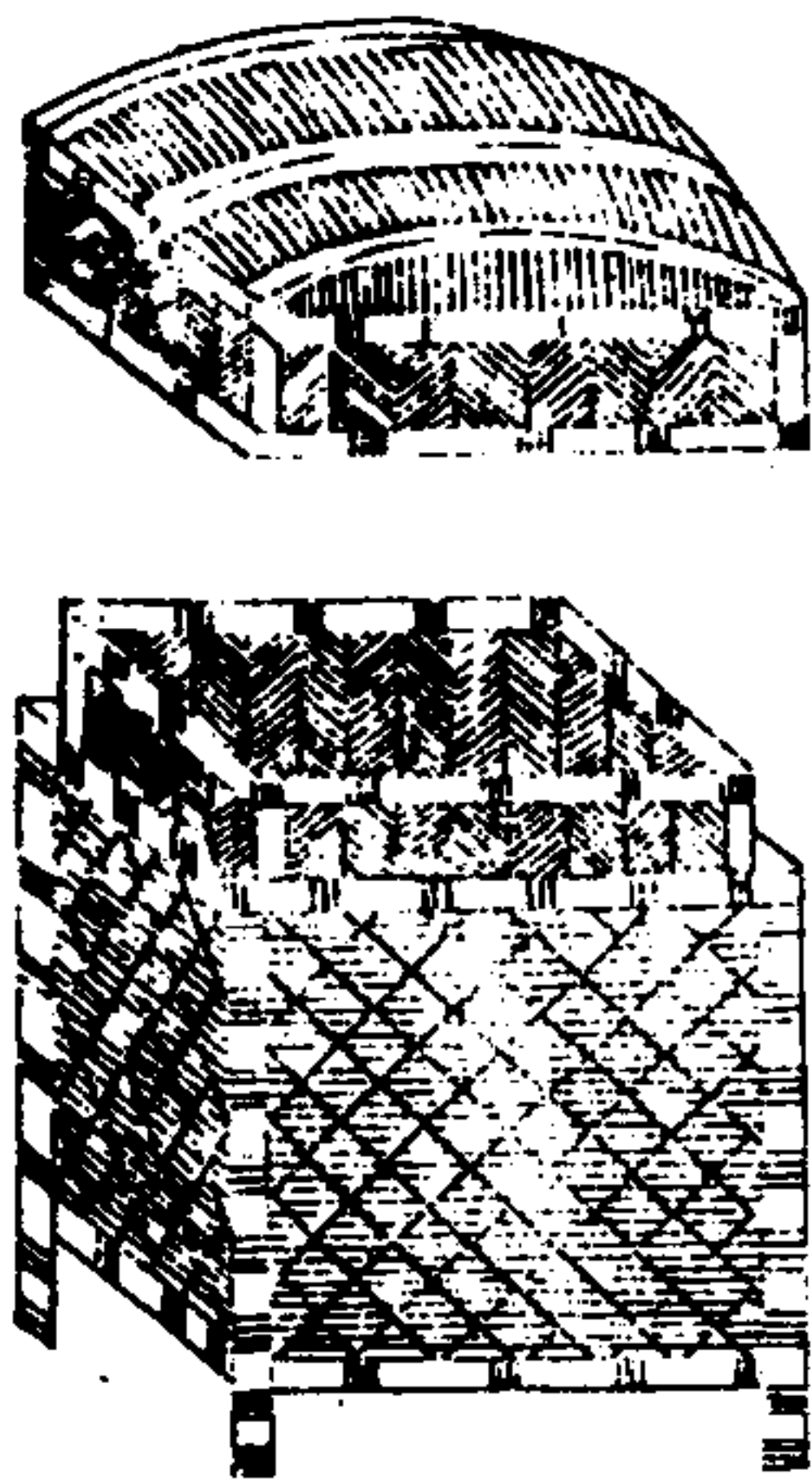


名物二

蓋

聘禮夫人使下大夫以二竹簋方元被練裏有益注云竹簋方  
器名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經云凡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  
此用竹而方受亦斗二升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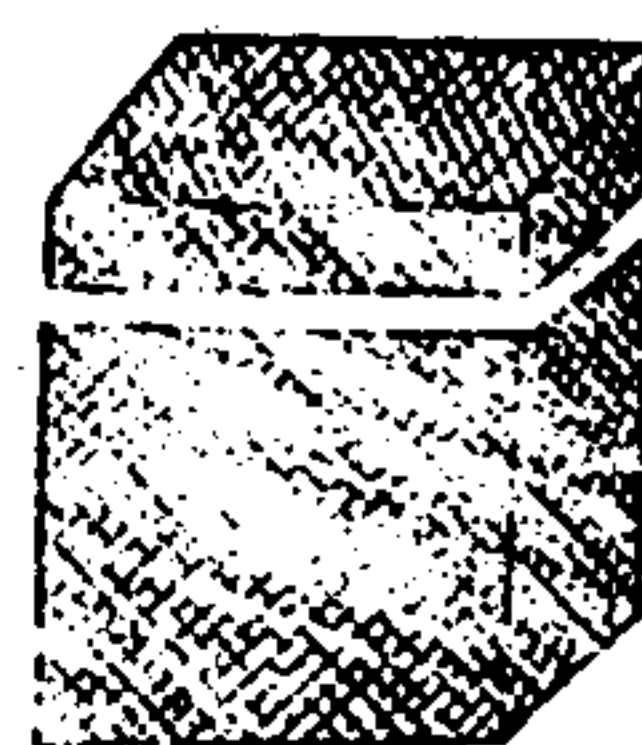
名物二

某

聶氏引舊圖云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  
有蓋案篚說文作匪匪篚古今字漢書作斐應劭云斐竹器方  
曰箱隋曰斐隋者方而長也篚有蓋者玉帛盛食之篚也禮經  
之盛爵者俱不言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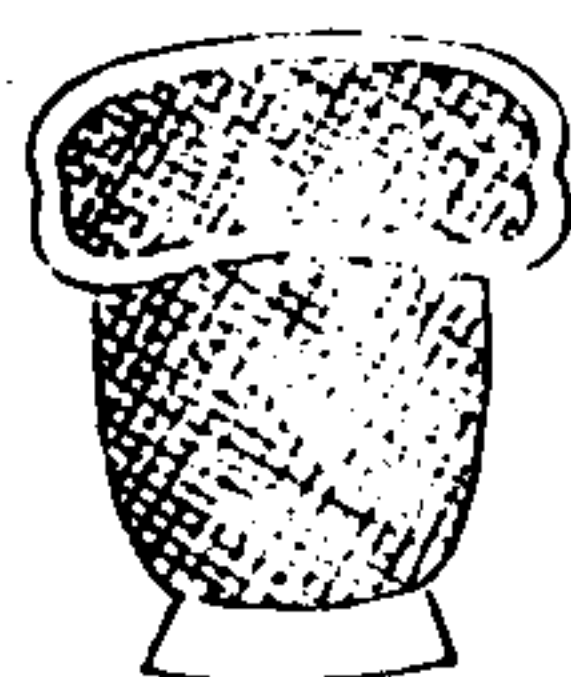
篋



筭



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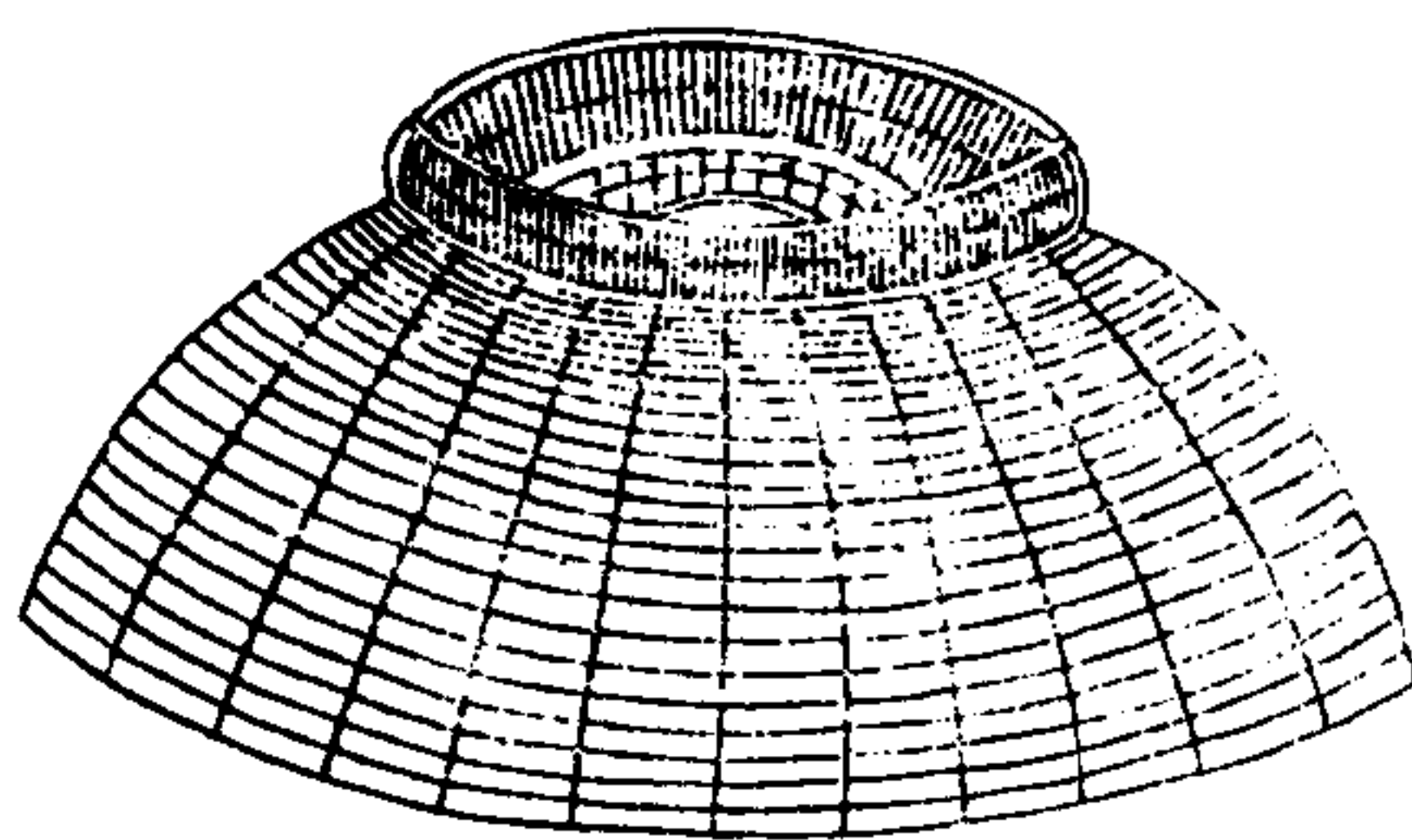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主

隋方曰篋篋本作匱圖曰筭方曰筭俱見鄭禮注

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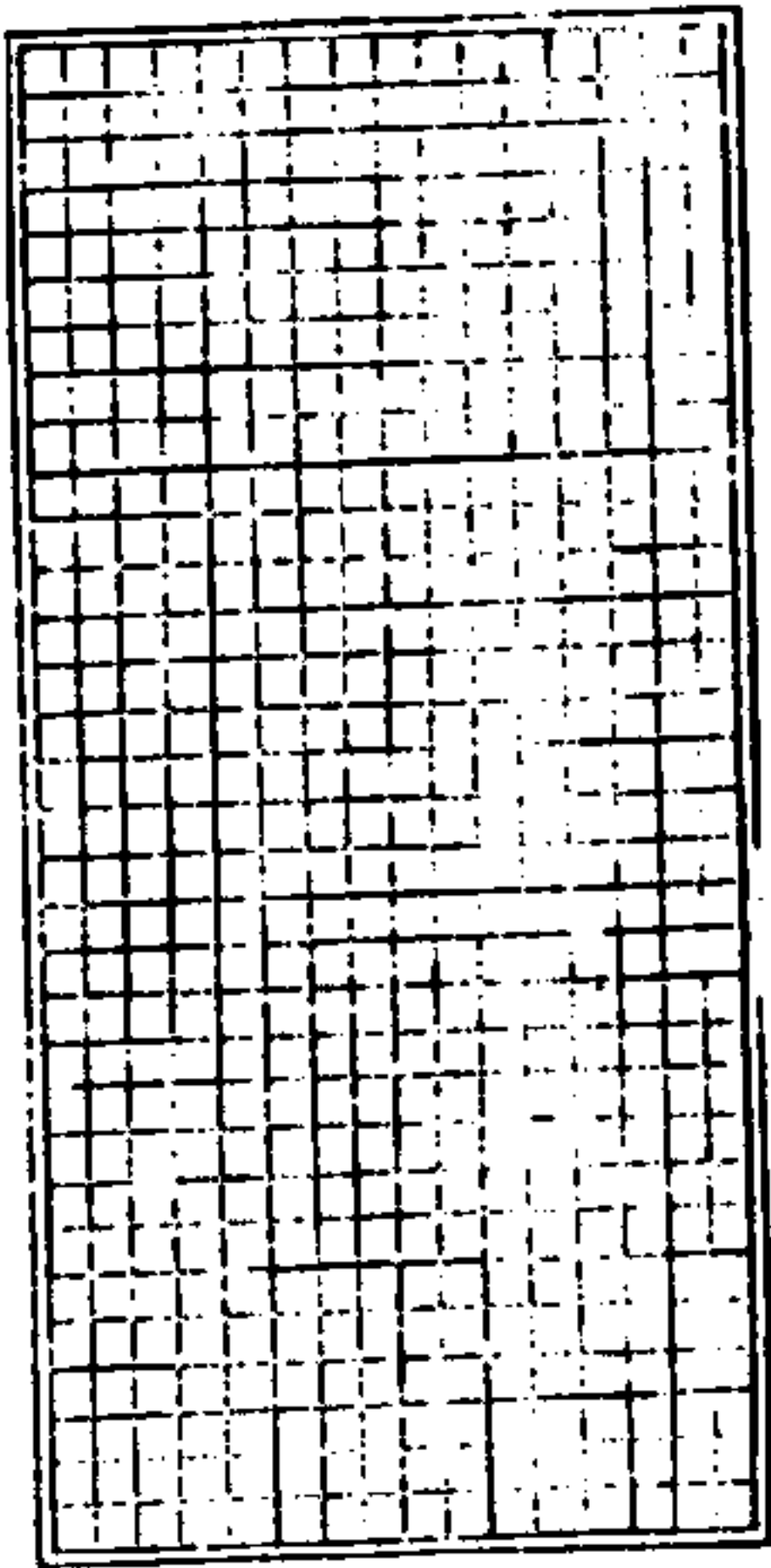
名物二

六

士昏禮記云筭緇被纁裏注云被表也筭有表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賈云筭竹器而衣者以字从竹故知是竹器也其形蓋如今之筭筭簾矣肅氏云但漢法去今遠其狀無以知之或見圖中如筭狀其口微弁而稍淺今取以為法



簾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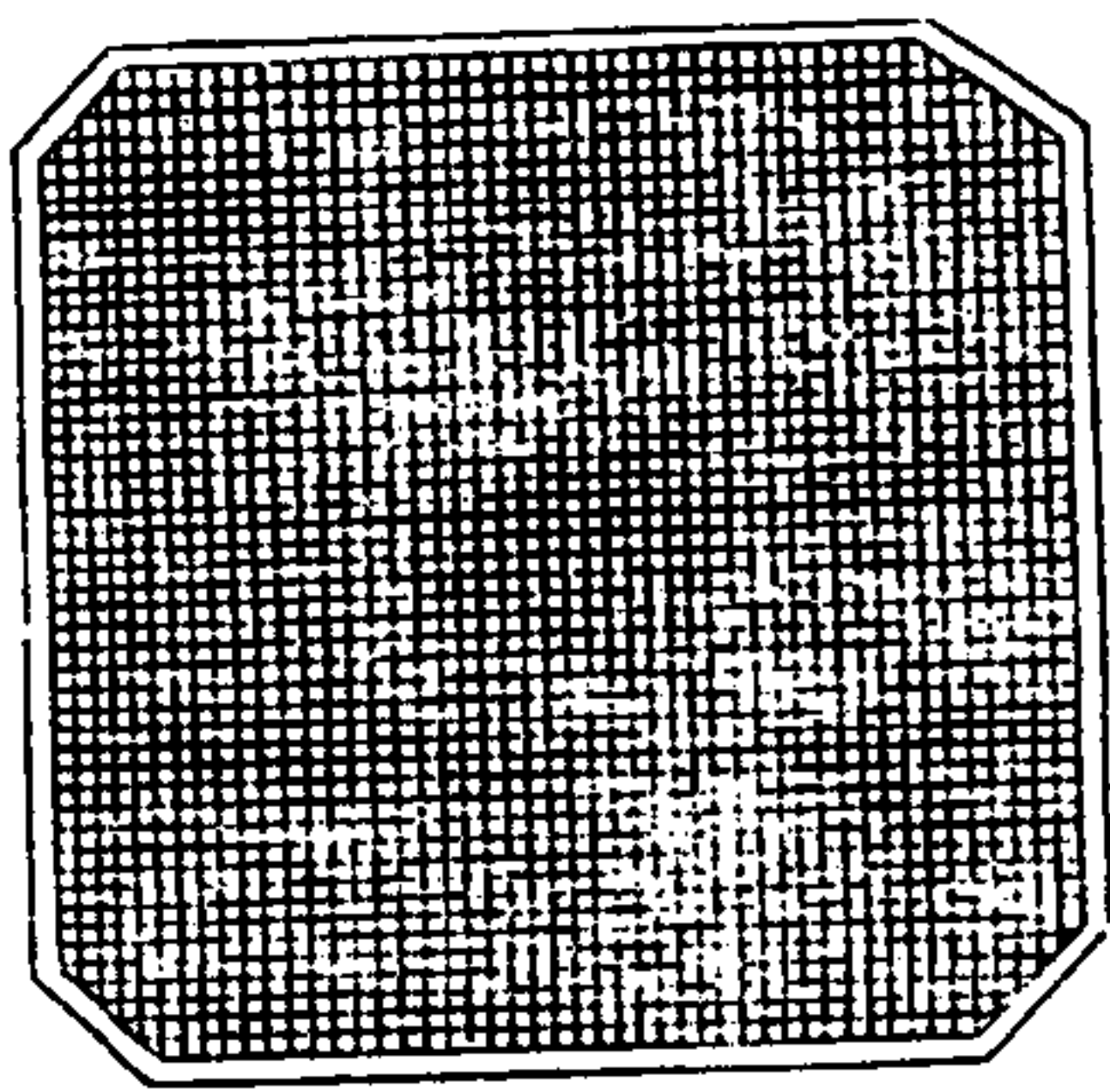


名物二

充

特性簾巾以綌士昏醢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士喪簾豆用  
布巾公食禮簾有蓋畢然則簾巾不特施于尊彝凡簾簾簾豆  
皆有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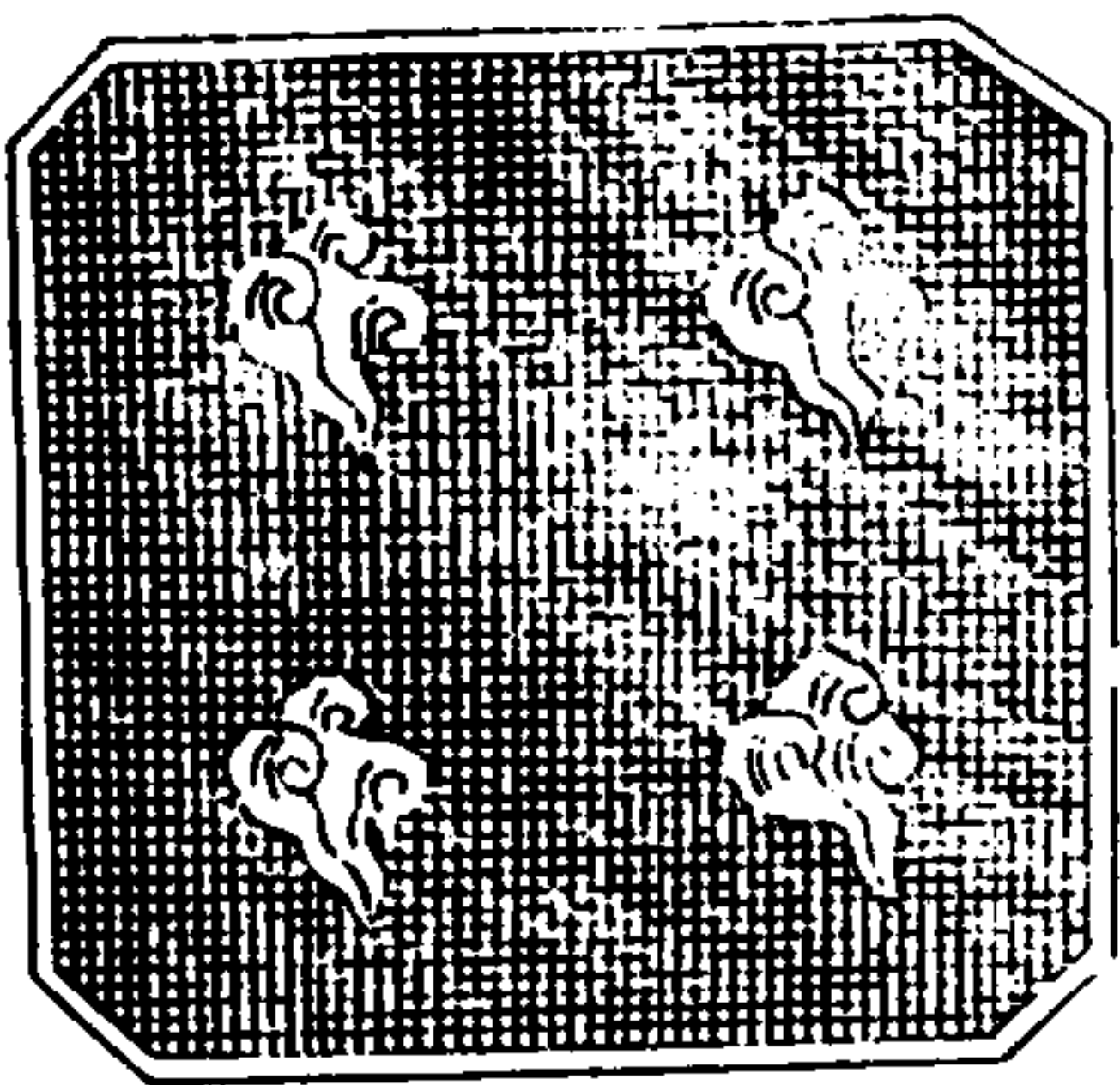
絳綌不畫之中



名物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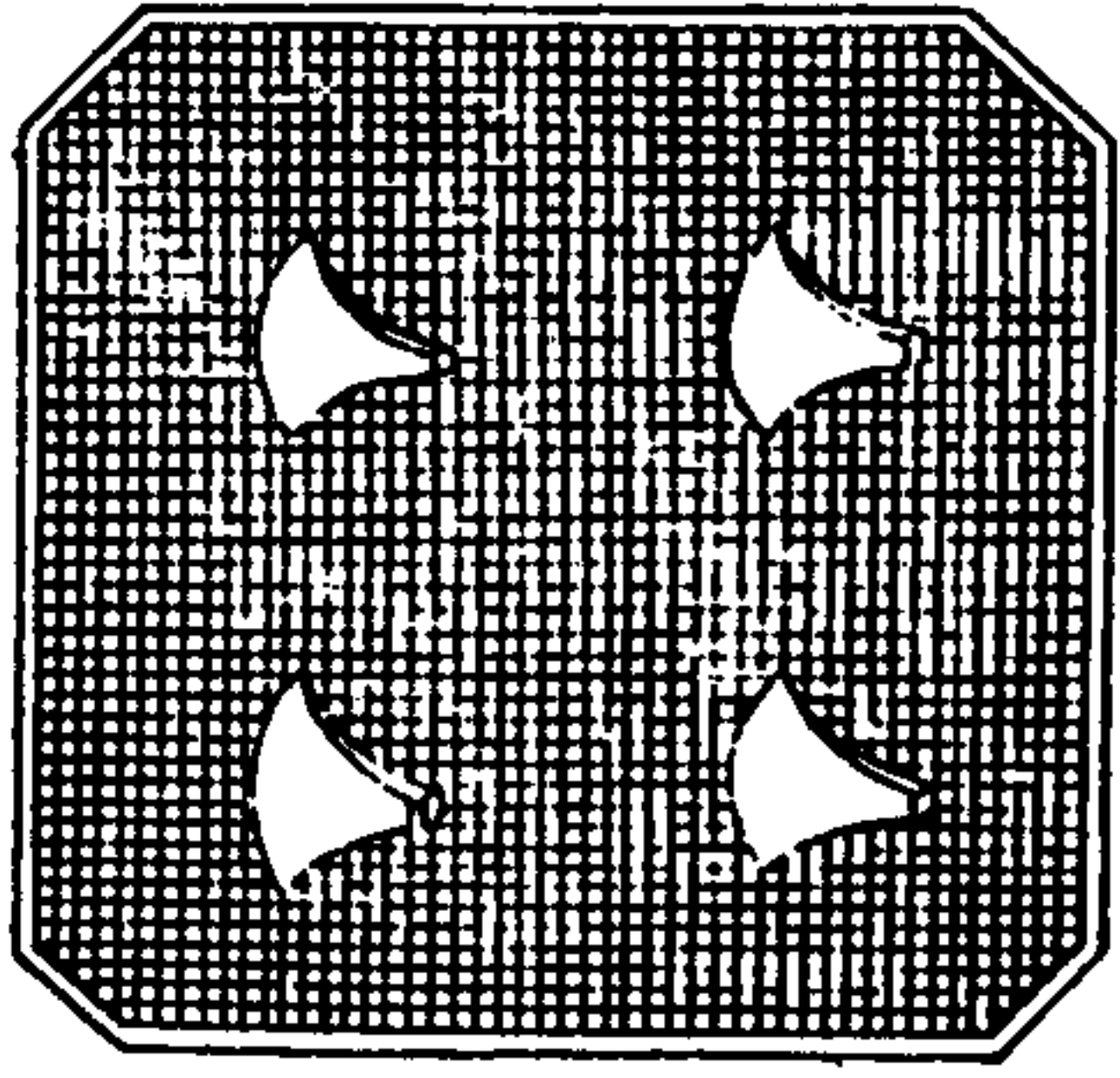
分

畫巾





黼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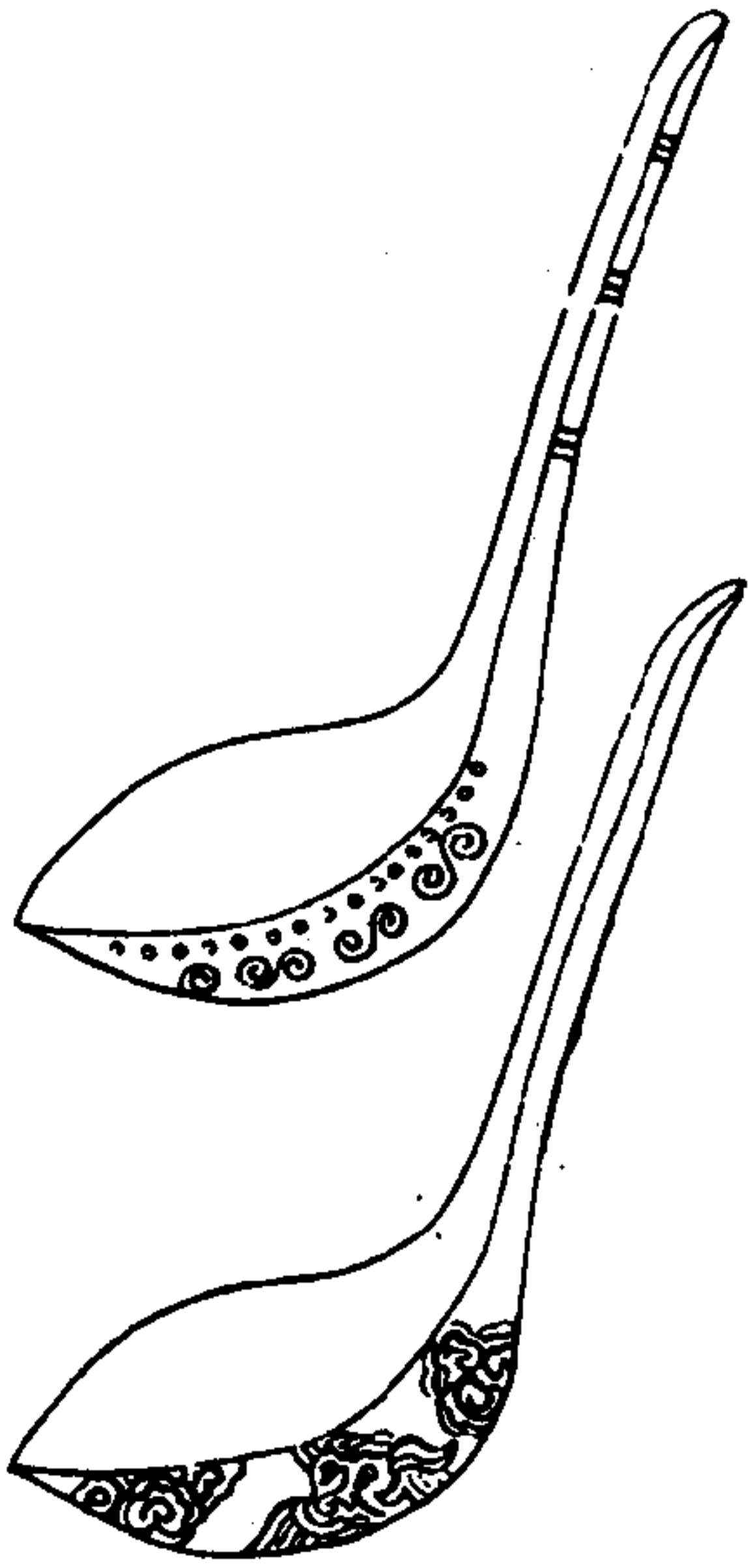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二

周官冢人祭祀以畫布巾冢六彝以紵布巾冢八尊凡王巾皆黼黼亦畫也凡王巾皆畫則紵布巾不言畫畫布巾不言精互文見義陳氏禮書以為言紵布巾則畫用精者可知言畫布巾則紵之不畫可知其說非矣云凡王巾皆黼則諸侯大夫士之巾不畫黼則鄭注所謂畫雲氣者其諸侯大夫士之巾與說詳前名物門

勺

龍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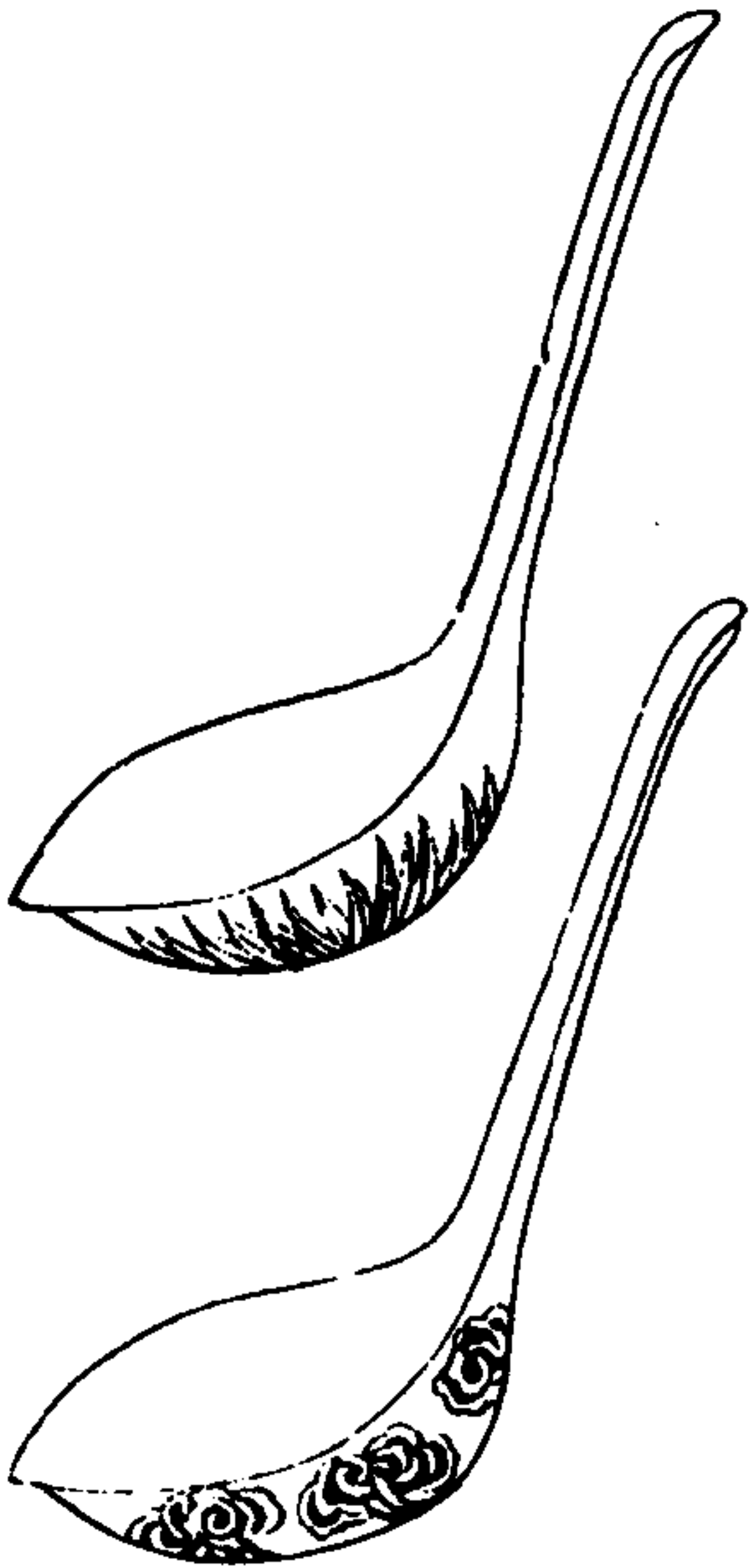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三

蒲勺

疏勺





大雅行葦篇酌以大斗傳曰大斗長三尺也孔延長三尺謂其柄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从大器挹之勺專用此勺耳其在尊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斗即料之借字少牢饋食禮有量料經注多以斗字為之致工記云勺一升注云勺尊斗也料於士冠禮實勺解注亦云勺尊斗所以斟酒也料於亦斗亦料之借字說文料勺也勺料也所以挹取也然則勺之大者謂之大斗實五升柄長三尺斗之小者謂之勺實一升其柄亦必較短可知也今鼎氏引舊圖云勺受五升柄長二尺四寸疑勺長三尺四寸受一升未知何據而云然陳氏

名物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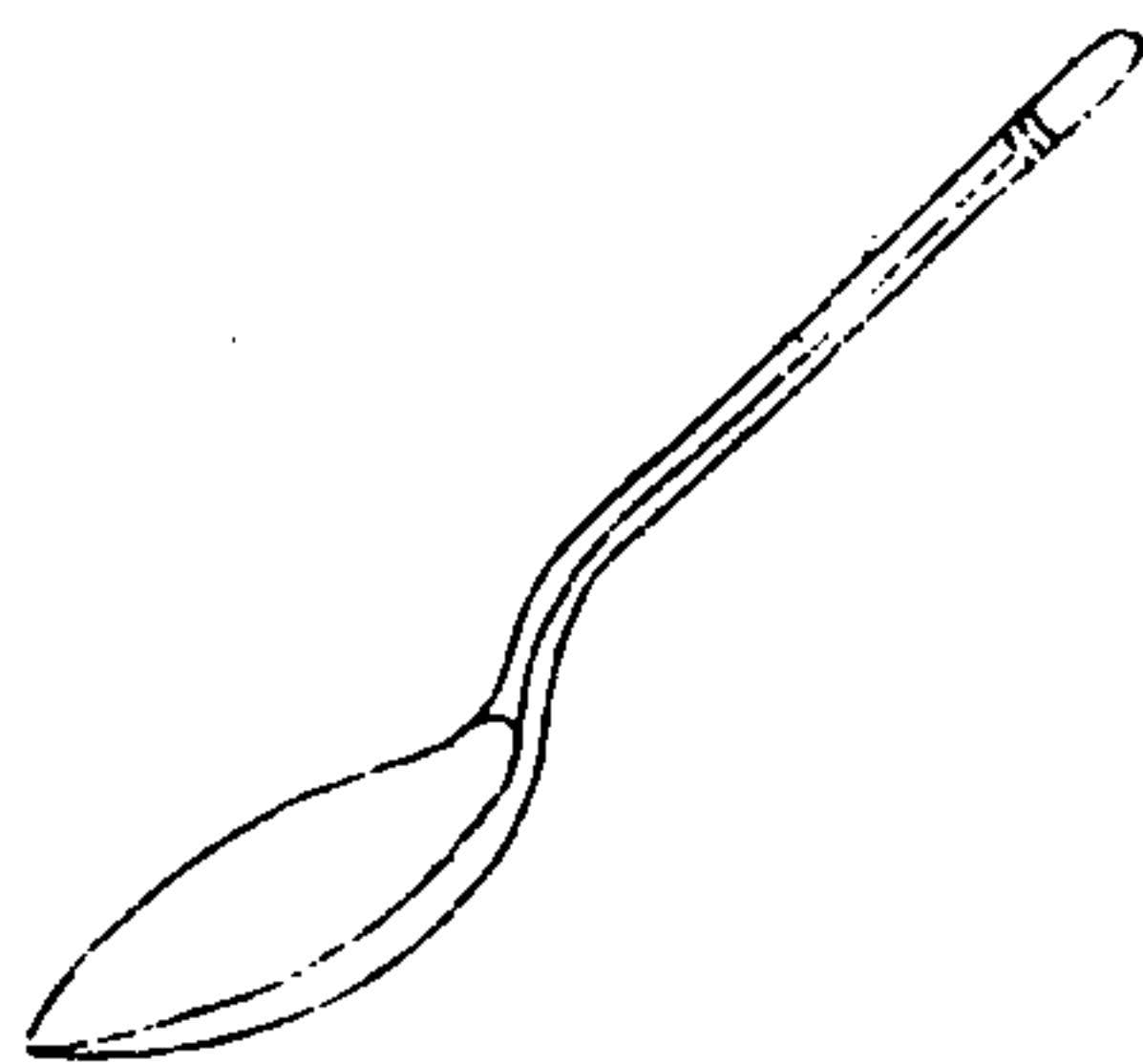
全

禮書又謂斗有勺名而勺非斗也別仿量名之方斗而長其柄尤屬杜撰舊圖龍涎蒲之飾皆在勺頭鼎氏以延匕為例謂刻雲氣勺柄近人并有謂龍勺蒲勺亦于柄端刻之矣非也蒲勺刻鳧頭說尤不古篆文勺作勺象形中有實橫視之與鳧頭絕似凡勺皆然而蒲勺畫蒲并似鳧頭之毛故鄭注云合蒲如鳧頭舊圖竟刻鳧頭勺勺是失蒲勺之名矣說詳前名物禮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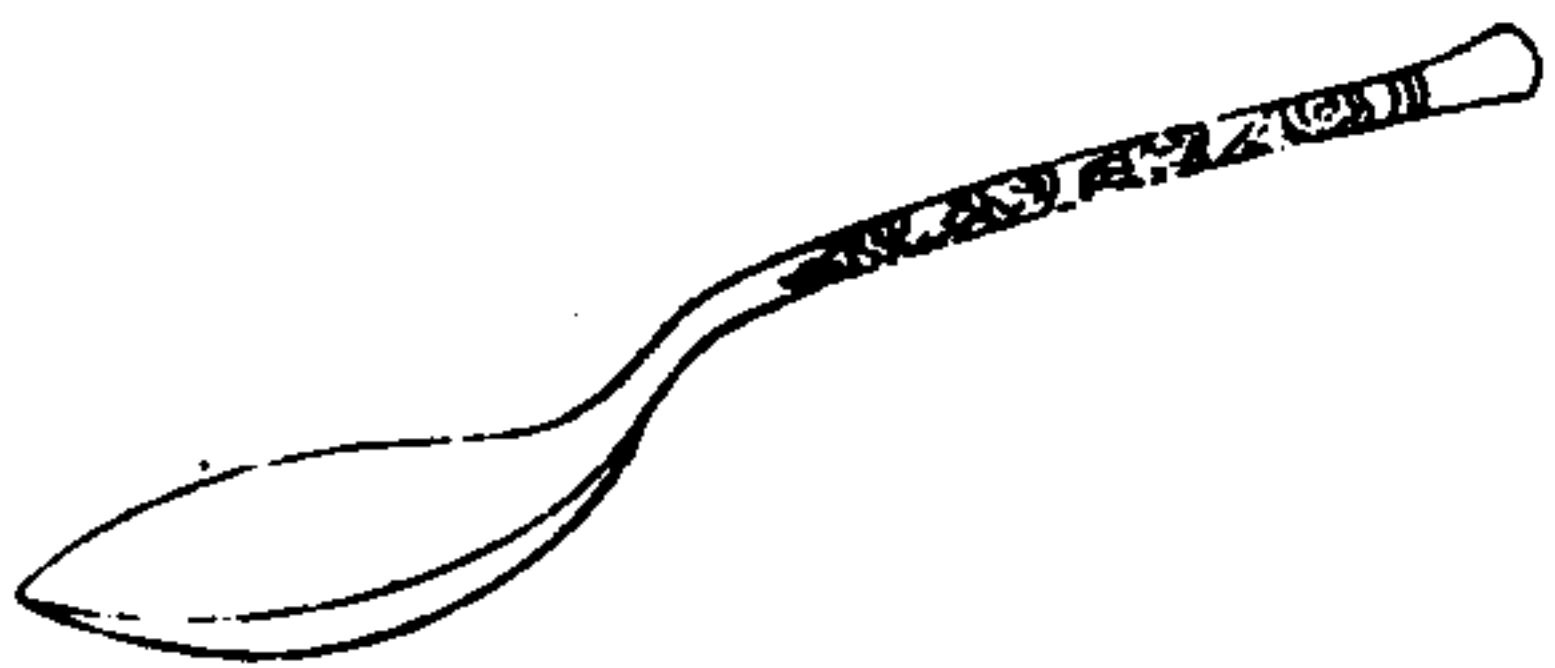
飯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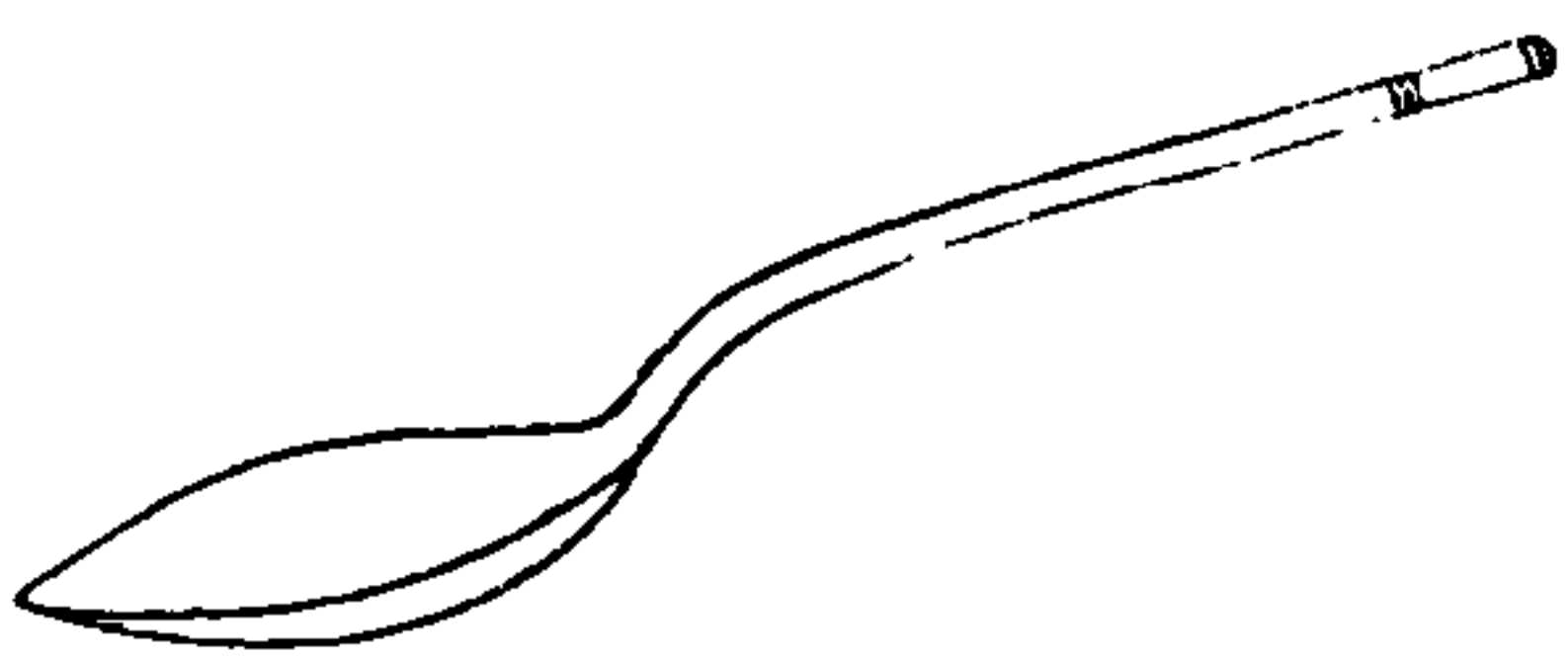
桂匕



疏匕



桃匕



名物二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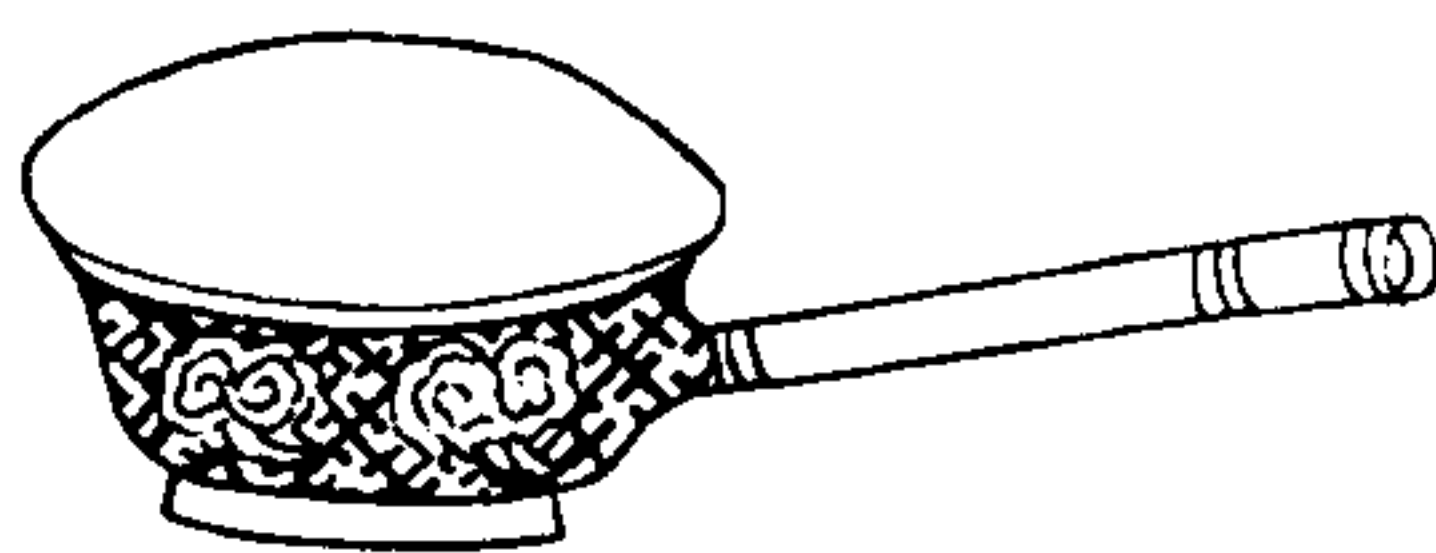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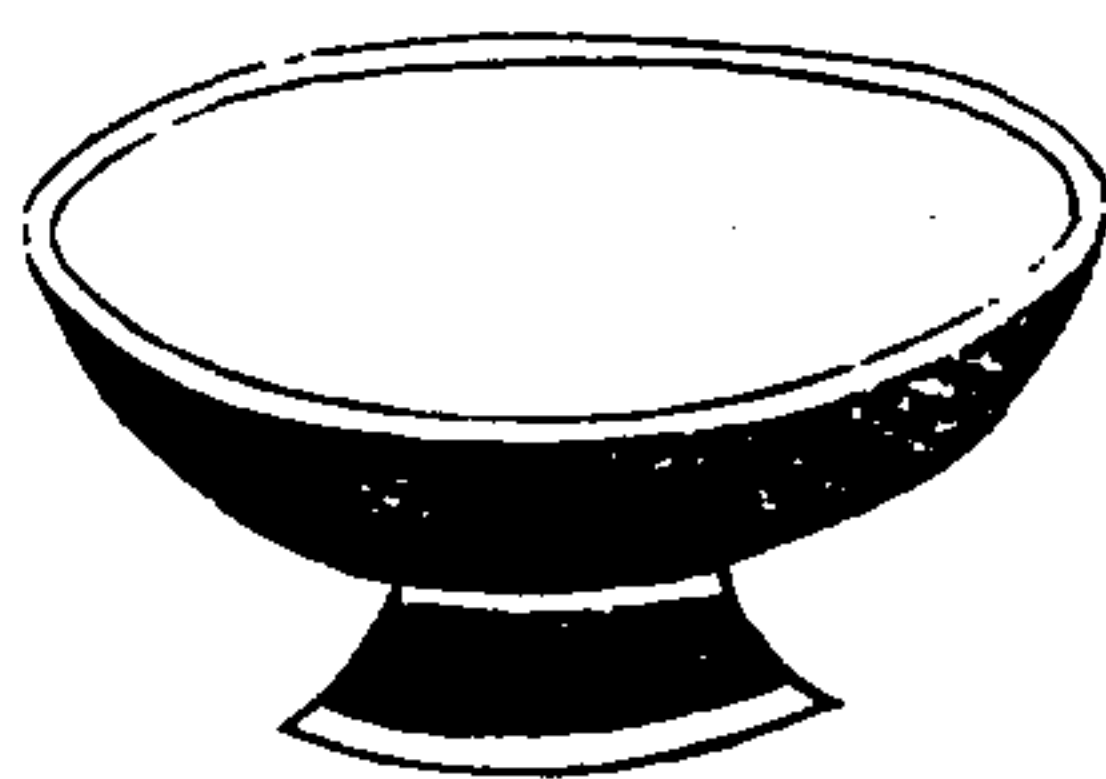
鼎氏引舊圖云疏匕以棘為之長二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柄葉通疏皆丹漆之挑匕漆柄末及淺升中皆朱柄葉長短廣狹與疏勺同案禮匕之別有五以桑為之謂之喪匕其四匕皆以棘為之謂之吉匕吉匕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挑匕疏匕狀如飯匕葉大而柄短挑匕形如牲匕柄長而葉小禮記言匕之長有三尺五尺之異明其柄有短長也舊圖匕姐二尺四寸未知何據詩言有採天畢有採棘匕採者曲而長也則畢匕之柄有曲形非挺然而直鄭注云和狀如匕和亦曲枋說詳前名物通故

名物二

八五

槃

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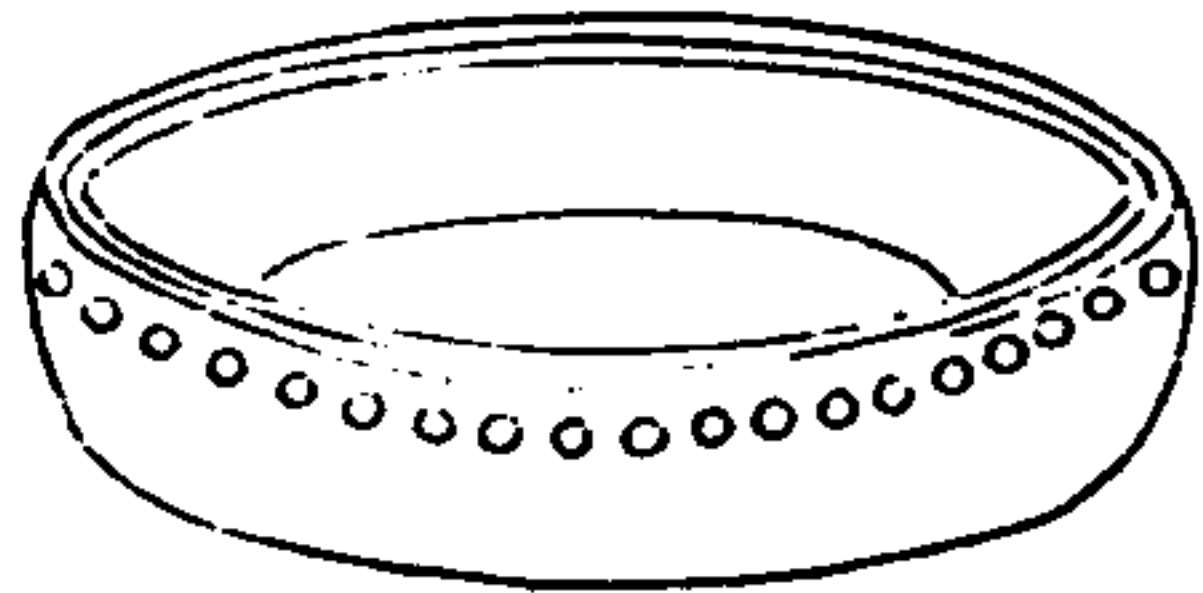
梁正張鑑修阮氏舊圖云槃口徑二尺二寸受二斗漆赤中匱受一斗流長六寸漆赤中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金飾皆畫赤雲氣鼎崇義云匱流口徑可一寸然圖本又作流長三寸者案說文云匱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又云魁羹料也料勺也則匱之形宜如羹勺鼎圖似有注之尊非矣匱之流在柄柄有通可注水柄長宜其流長鼎云流可一寸又謬矣

名物二

八六



珠槃



名物二

八

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云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鄭司農云玉敦歃血玉器延云玉敦盛血敦槃皆以木為之朱子則以敦為杯孟之屬與盛黍稷之敦同

洗

盥



名物二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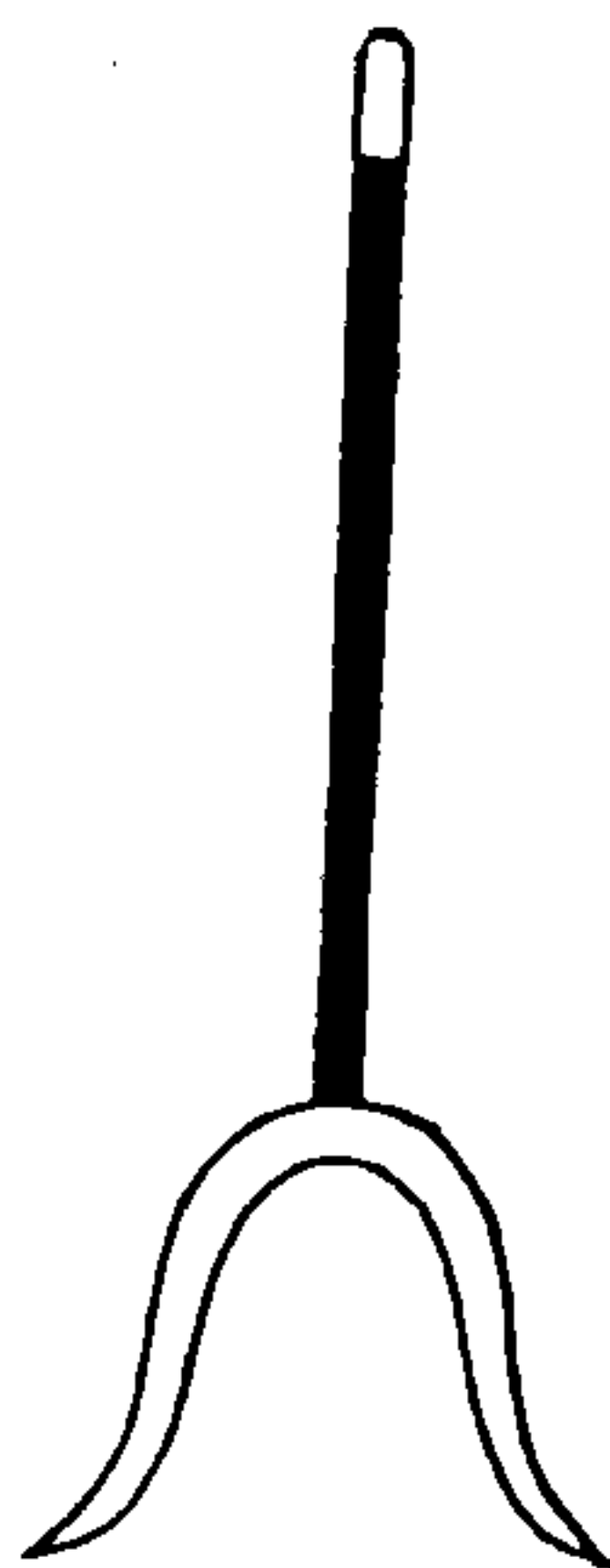
鄭注洗者承盥洗者棄水之器也洗盥水器賈延洗謂盥手洗爵之時忍水穢地以洗承盥水而棄之也凡盥洗及酌水之料同時而設今士冠士昏鄉飲酒鄉射特牲皆直言水不言盥燕禮大射雖言盥水並不言料唯少牢司宮設盥水於洗東有料注云凡設水用盥沃盥用料禮在此見餘文不具之意也舊圖云洗高三尺口徑一尺五寸足徑三尺中身小延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白金飾天子黃金飾洗盥受一斛口徑一尺脰高五寸侈旁一寸中身銳下漆赤中



和



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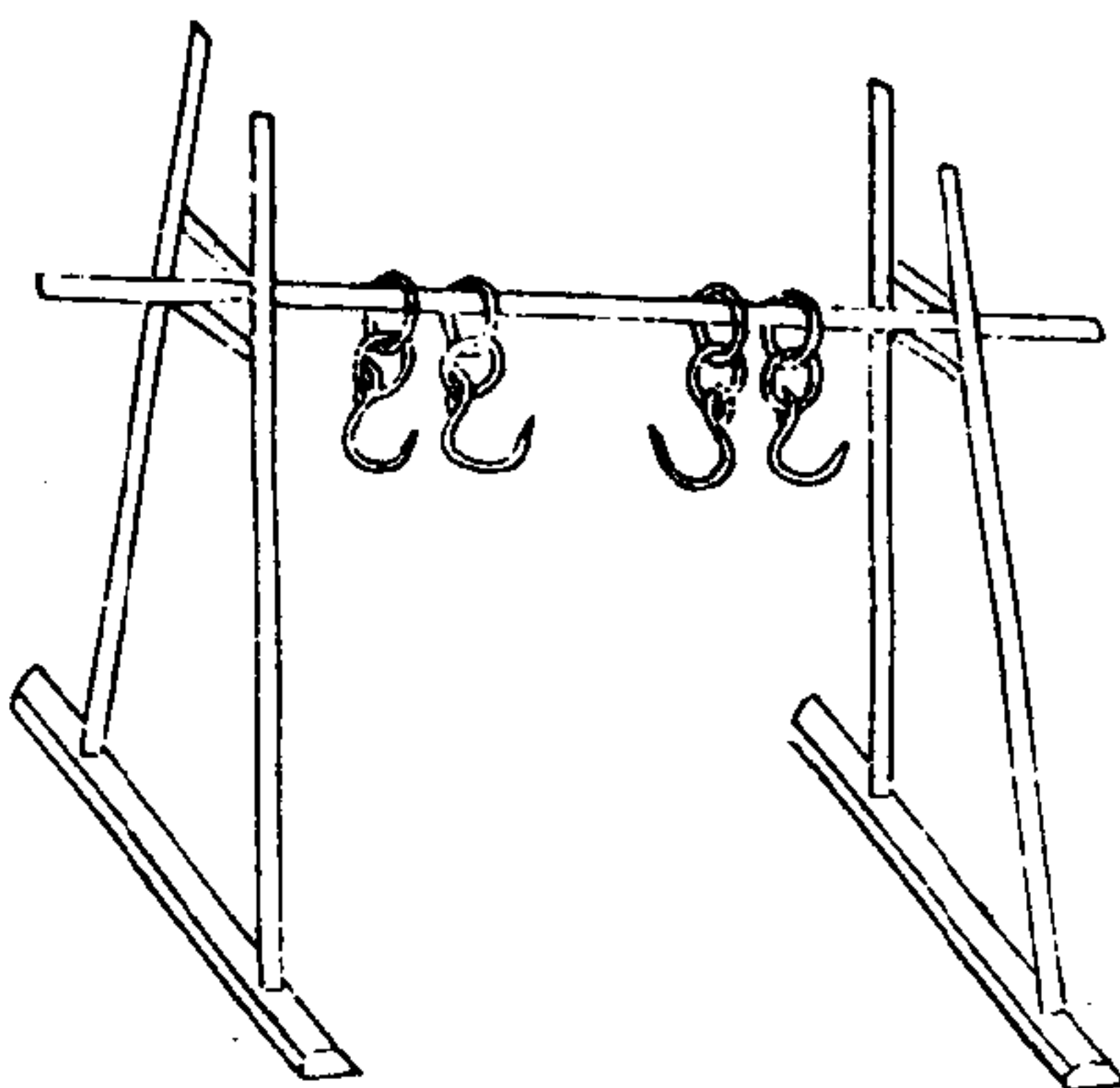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九

鄭注士冠禮云和狀如匕聶氏引舊圖云和長尺攬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漆赤中及柄端紫孔氏喪大記和長六寸與舊圖說異又云兩頭皆曲與舊圖說同士喪禮楔齒用角和記云楔兒如輓上兩末則和之柄如輓之末其兩頭曲可知也或謂匕和柄皆直非也特牲禮宗人執畢先入注云畢狀如匕蓋為形似畢星故名焉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末與末匕畢同材明矣延云主人舉肉之時以畢助主人舉肉也用桑者亦謂喪祭也吉時亦用棘末謂畢又末頭亦刊削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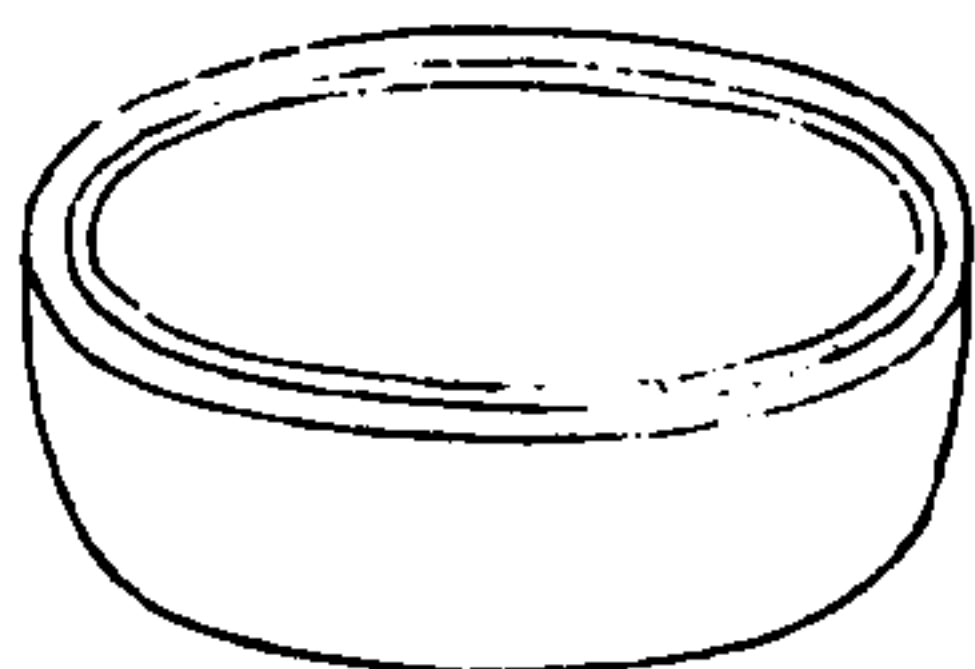
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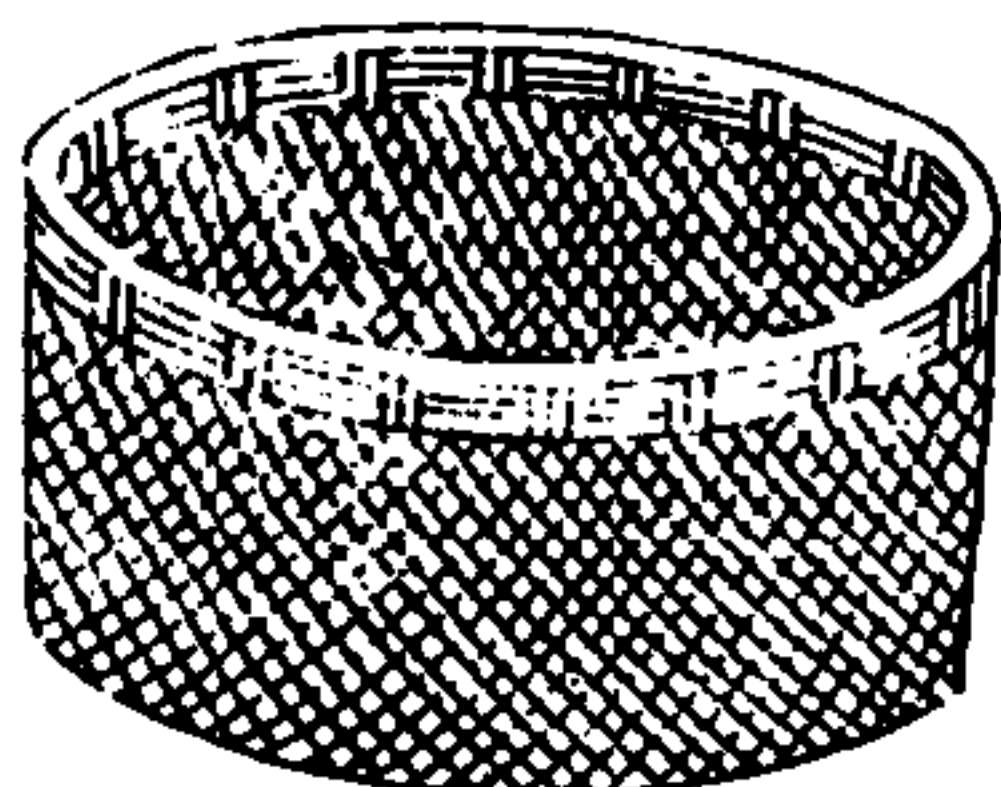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九

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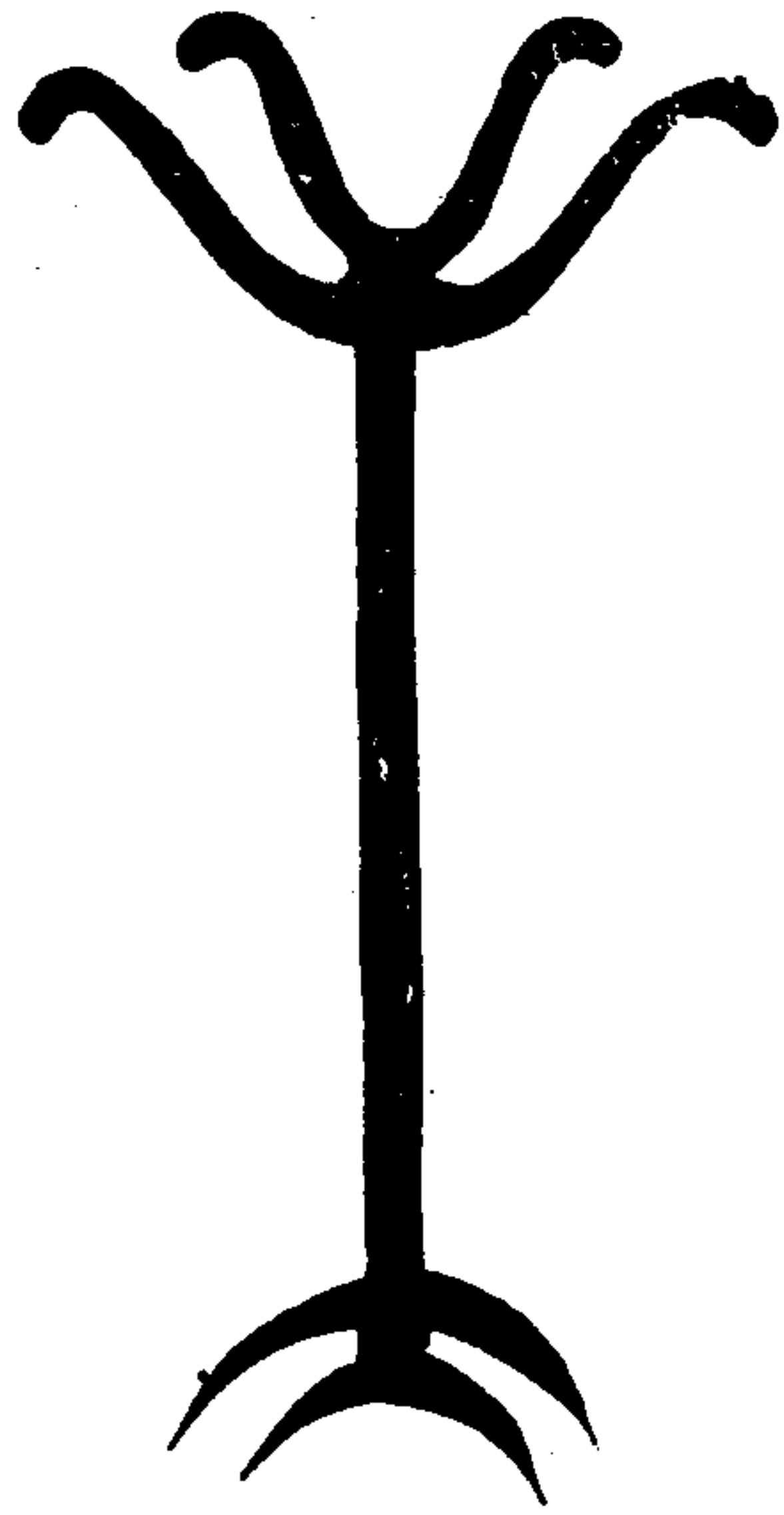


簣





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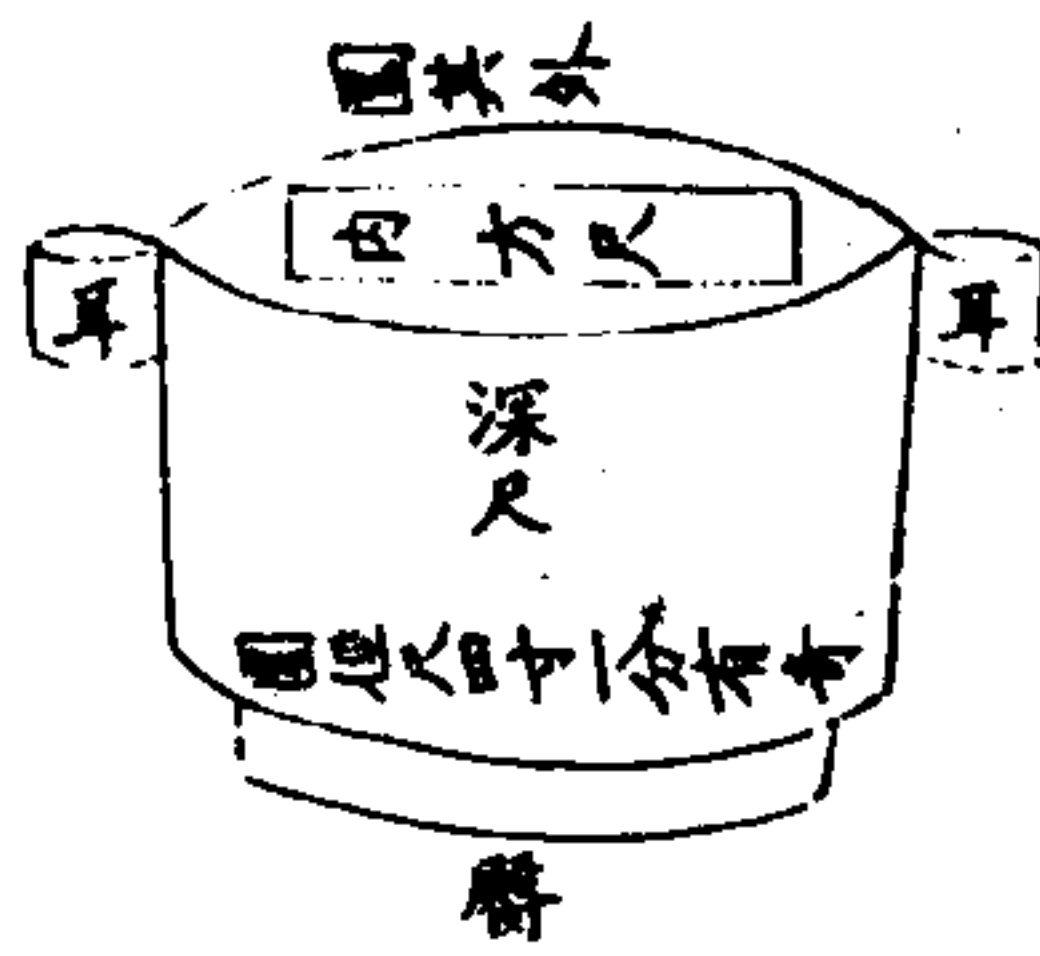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九

昏禮記云笄繼被纁裏加于橋注云橋所以廢笄其制未聞舊  
圖云讀如橋舉之橋以木為之似今之步案高五尺下跗午貫  
舉笄處亦午為之鼎氏云此則漢法也既周制無聞今亦依用  
郝氏以為橋者笄蓋不足信

黼

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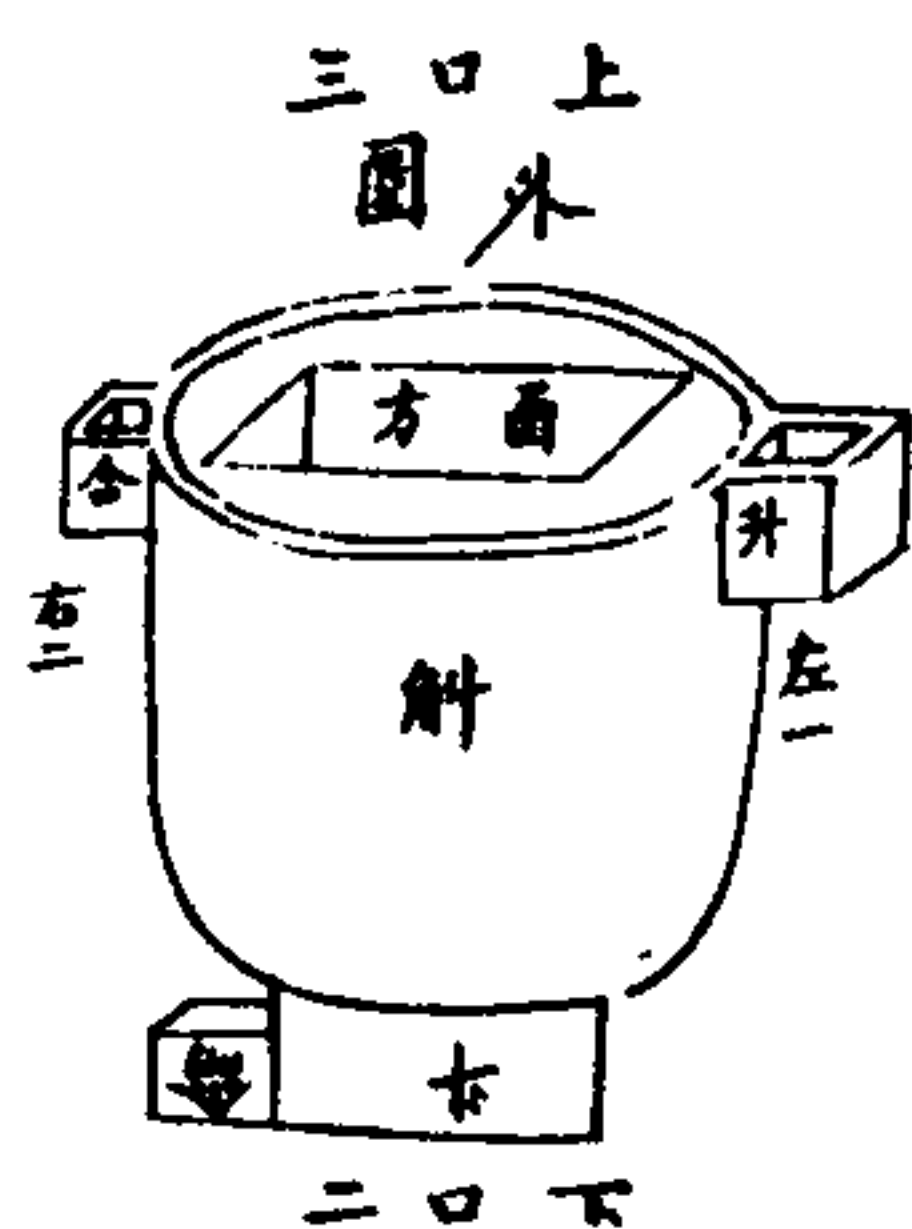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九

鼎氏黼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黼其臂一寸其實一豆  
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注四升曰豆四  
豆曰區四區曰黼黼六斗四升黼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此注方  
于今鼎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此注方其數必容黼此言內方爾圓其外謂之唇



漢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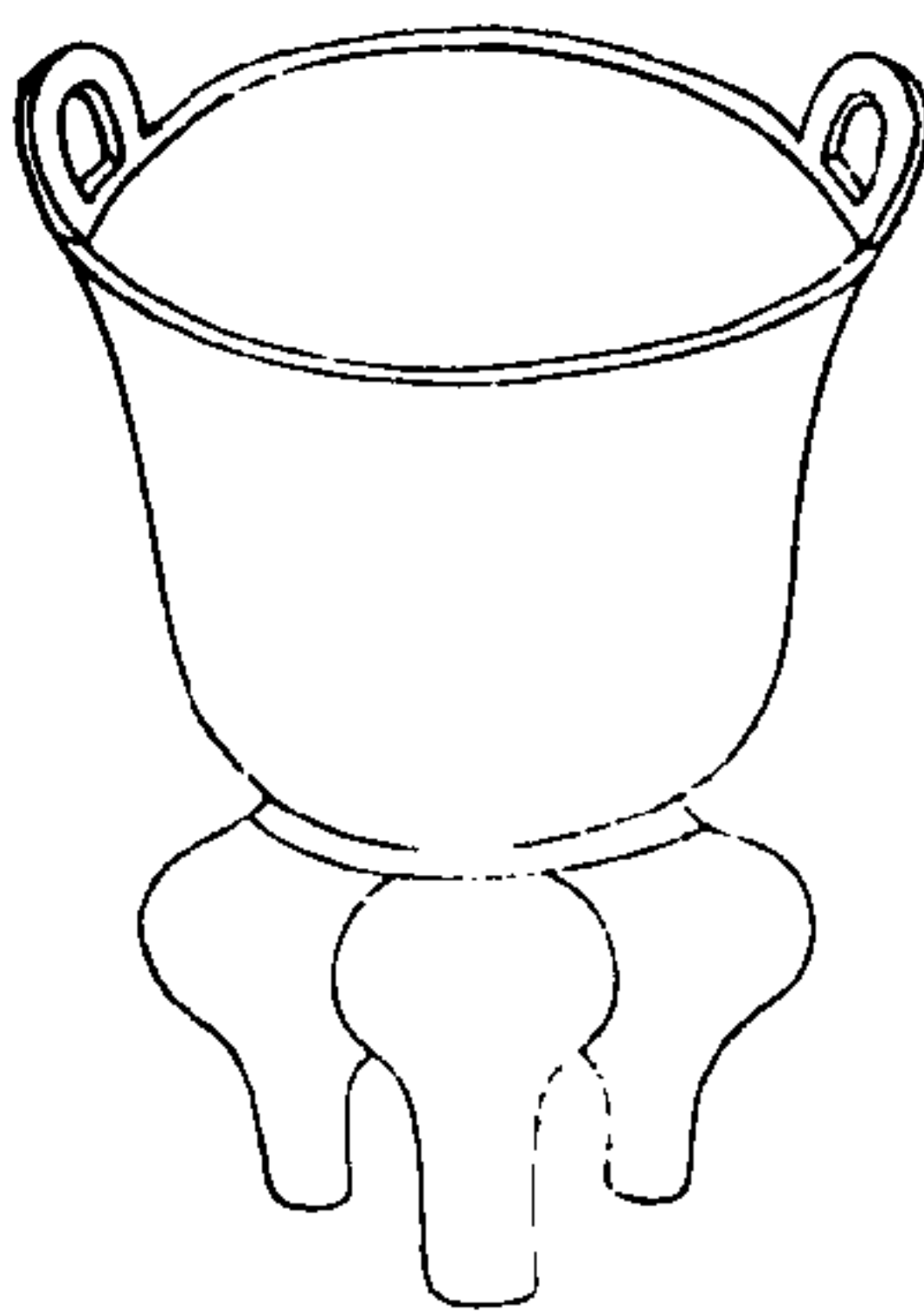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五

漢律厯志五量起於黃鐘之侖以子穀秬黍中者千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聚合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庇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侖其狀似爵上三下二圓而圓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其重二鈞聲中黃鍾素漢志本劉歆歆為王莽作銅斛如此制說詳名物通故中舊圖多誤

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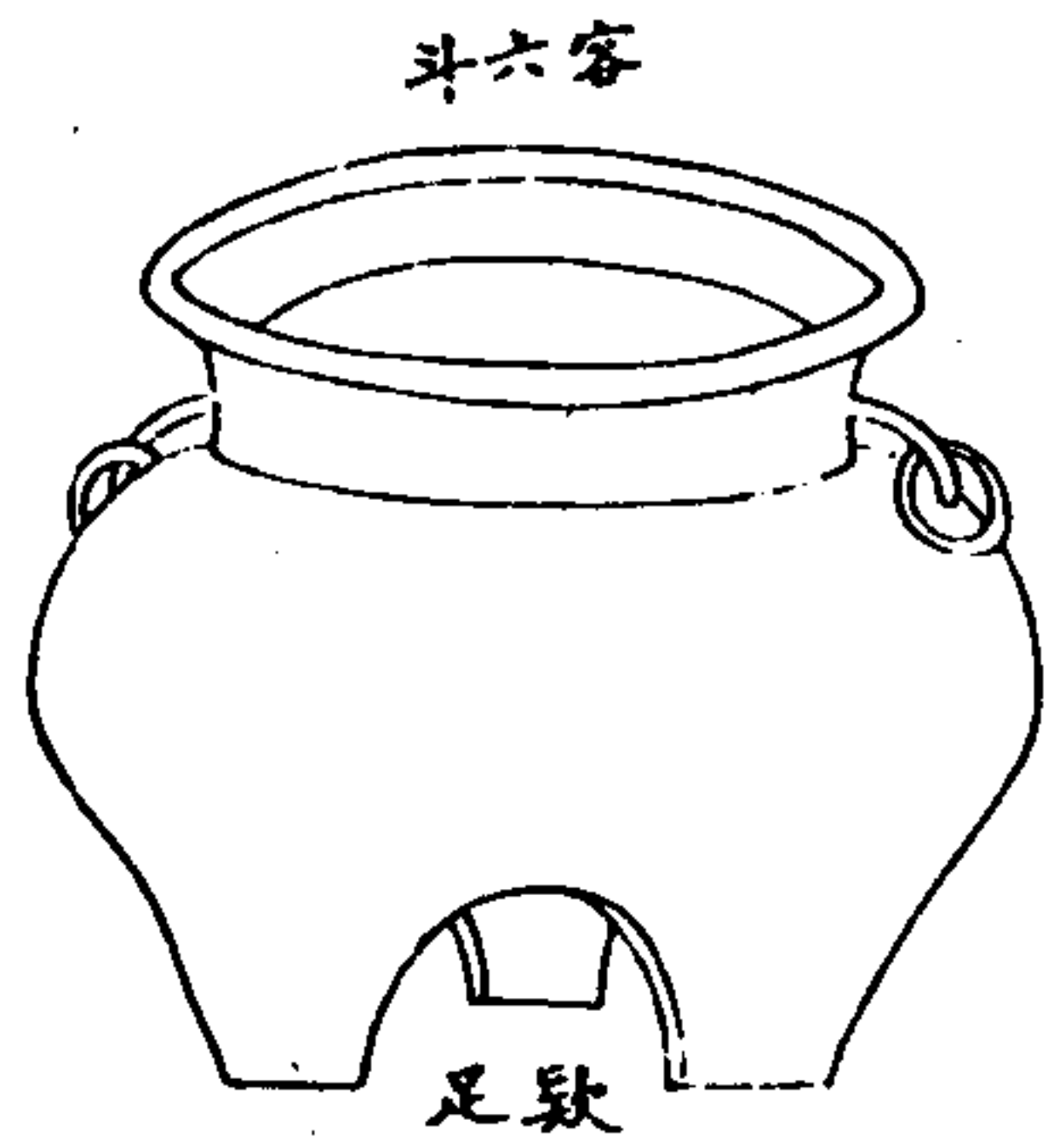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五

陶人為獻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獻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鄭司農云獻無底獻戴氏云一穿為獻七穿為獻竝上大小小獻上體如甑無底施筭其中容十二斗八升下體如高以承水升氣于上古銅獻有存者類此獻不劉圖大判同惟底有七孔為異也舊圖獻無耳無足上下大小同



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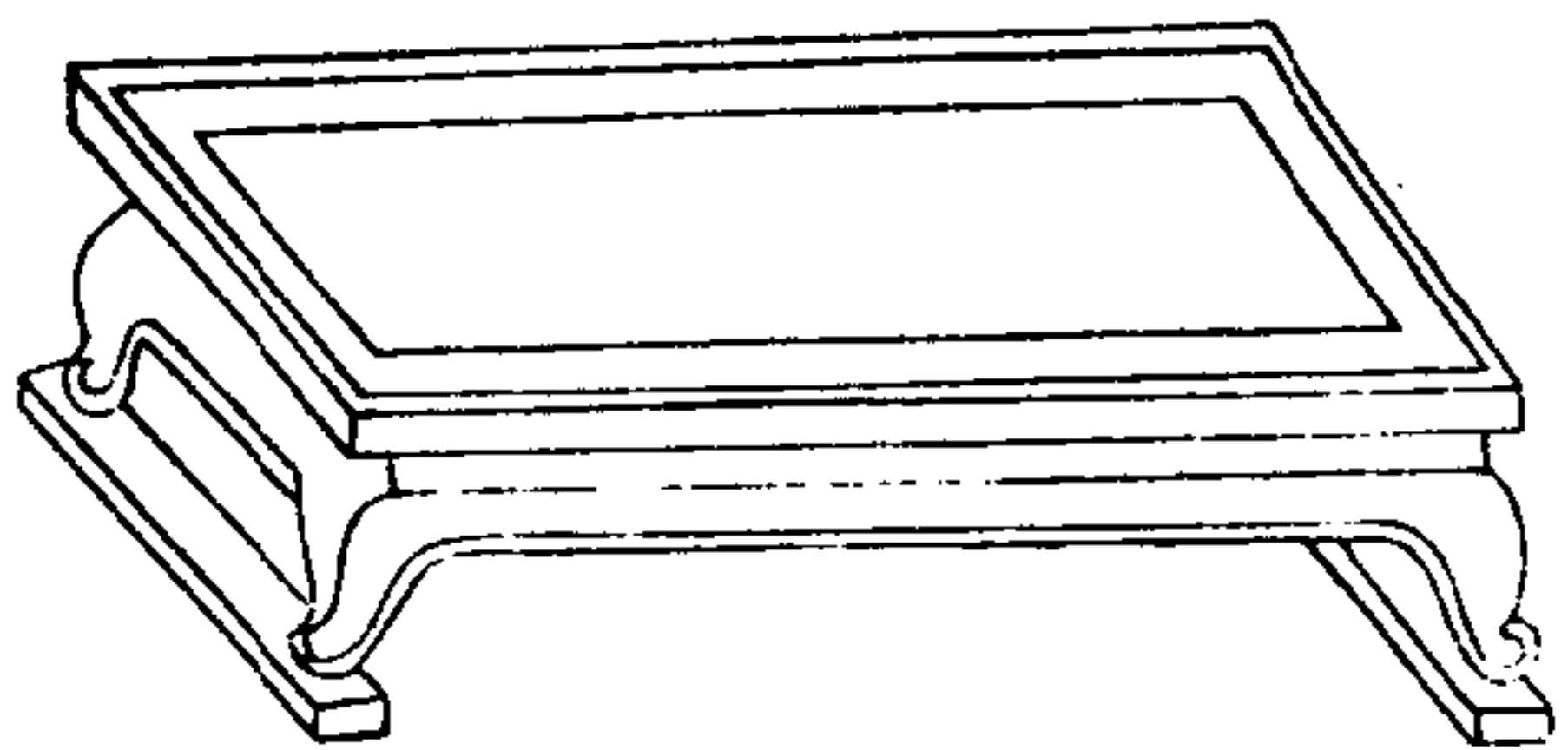


名物二

五

陶人為鬲實五穀厚半寸脣寸庾實二穀厚半寸脣寸爾雅鼎  
 款足謂之鬲說文鬲鼎屬實五穀斗二升曰穀象腹交文三足  
 舊圖甚誤今依爾雅說文正之庾制無攷舊圖如焉

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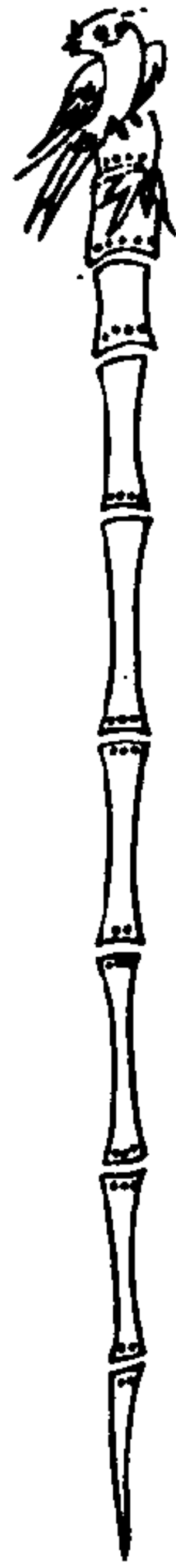
名物二

六

司几筵掌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几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  
 間左右几優至尊也諸侯而下或設之左或設之右祭祀陰事  
 也故右之筵國賓陽事也故左之阮氏圖云几長五尺高尺二  
 寸廣二尺馬融則云長三尺其說較是阮圖又云兩端赤中央  
 黑漆鼎氏已駁之說詳名物通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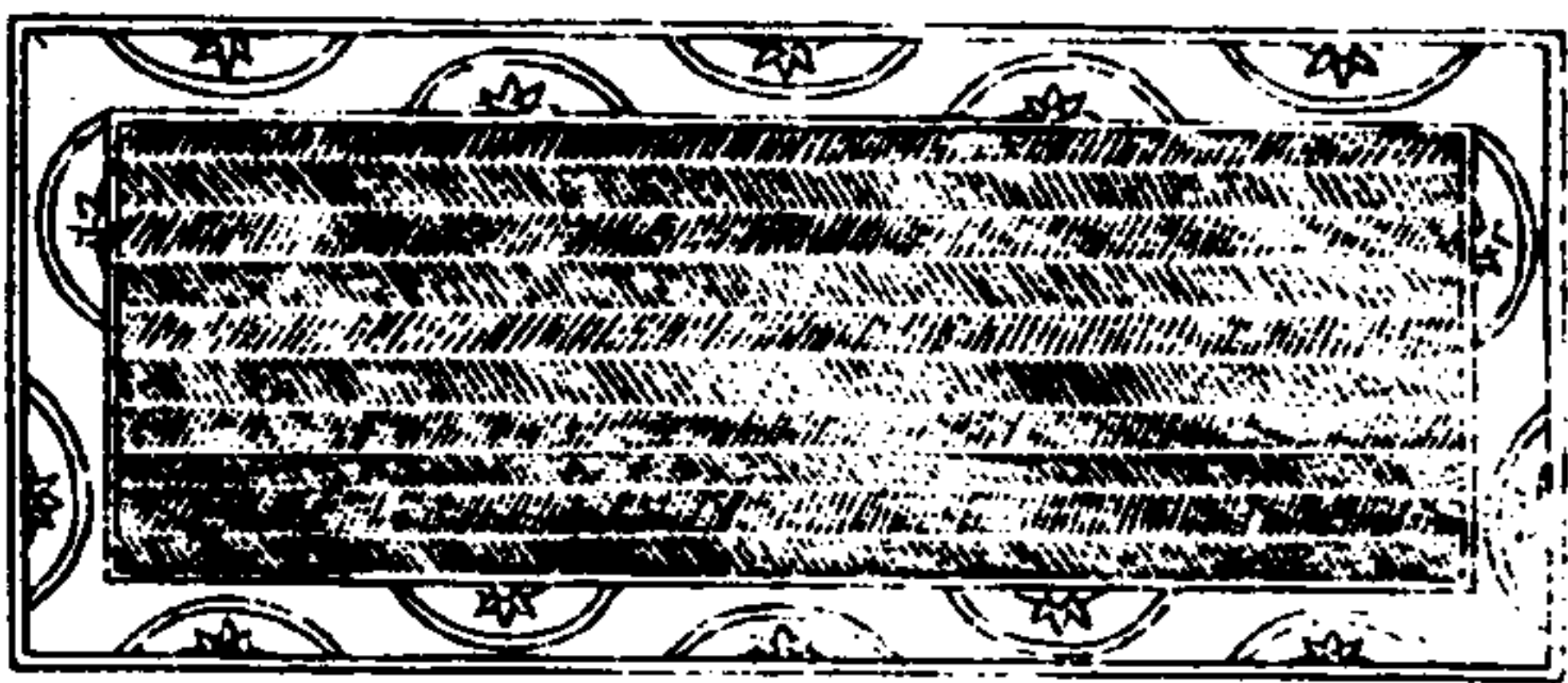
杖 杖長六尺



名物二

老

席



名物二

礼

筵席之異詳周官司几筵職鄭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賈延  
云初在地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公食記云蒲筵常加  
菴席尋是加席視下席為窄以明著其為加也禮書云筵席之  
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九尺之記筵是也純緣之  
制上不過黼下不過黻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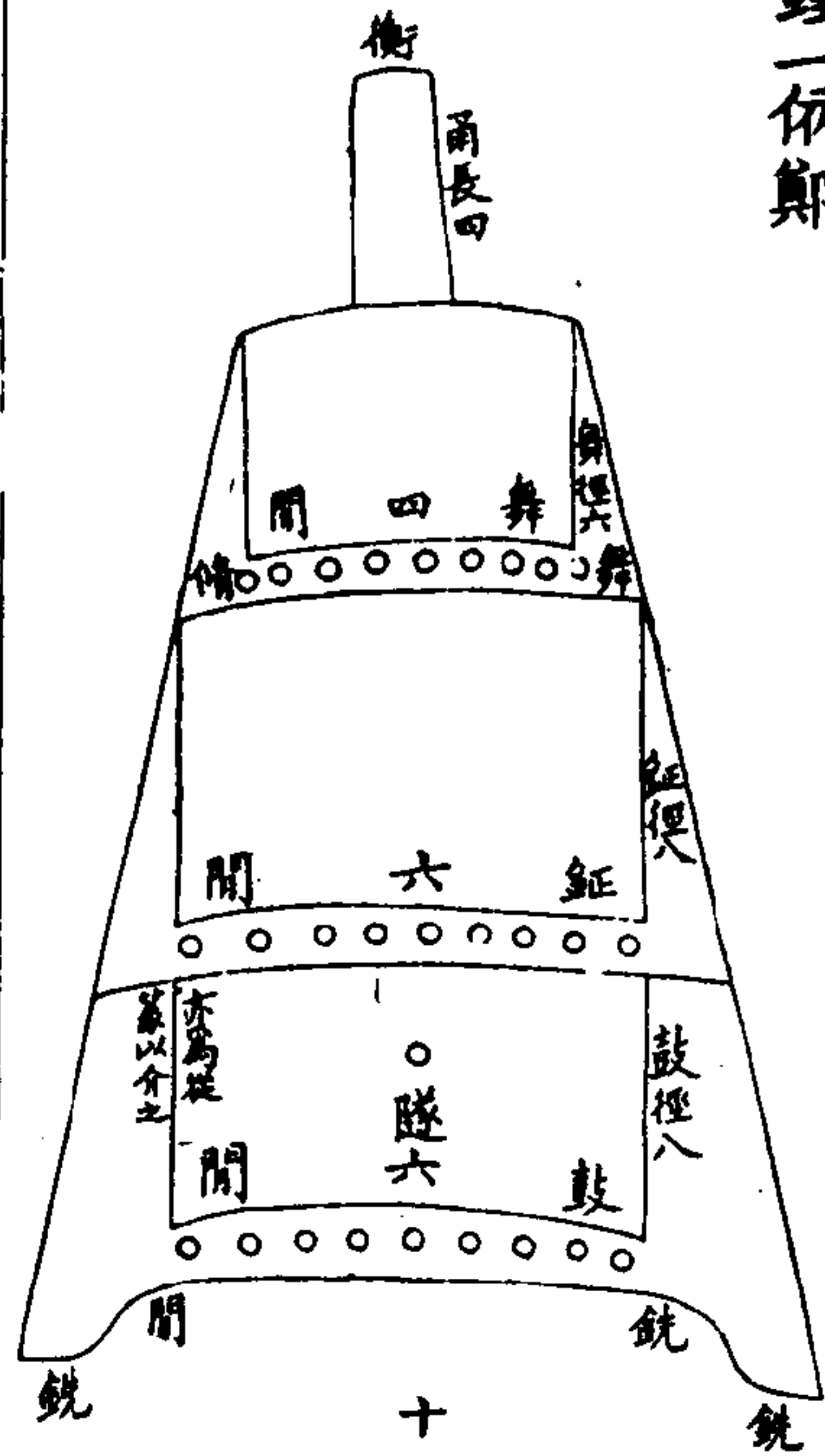


名物圖三

鍾一依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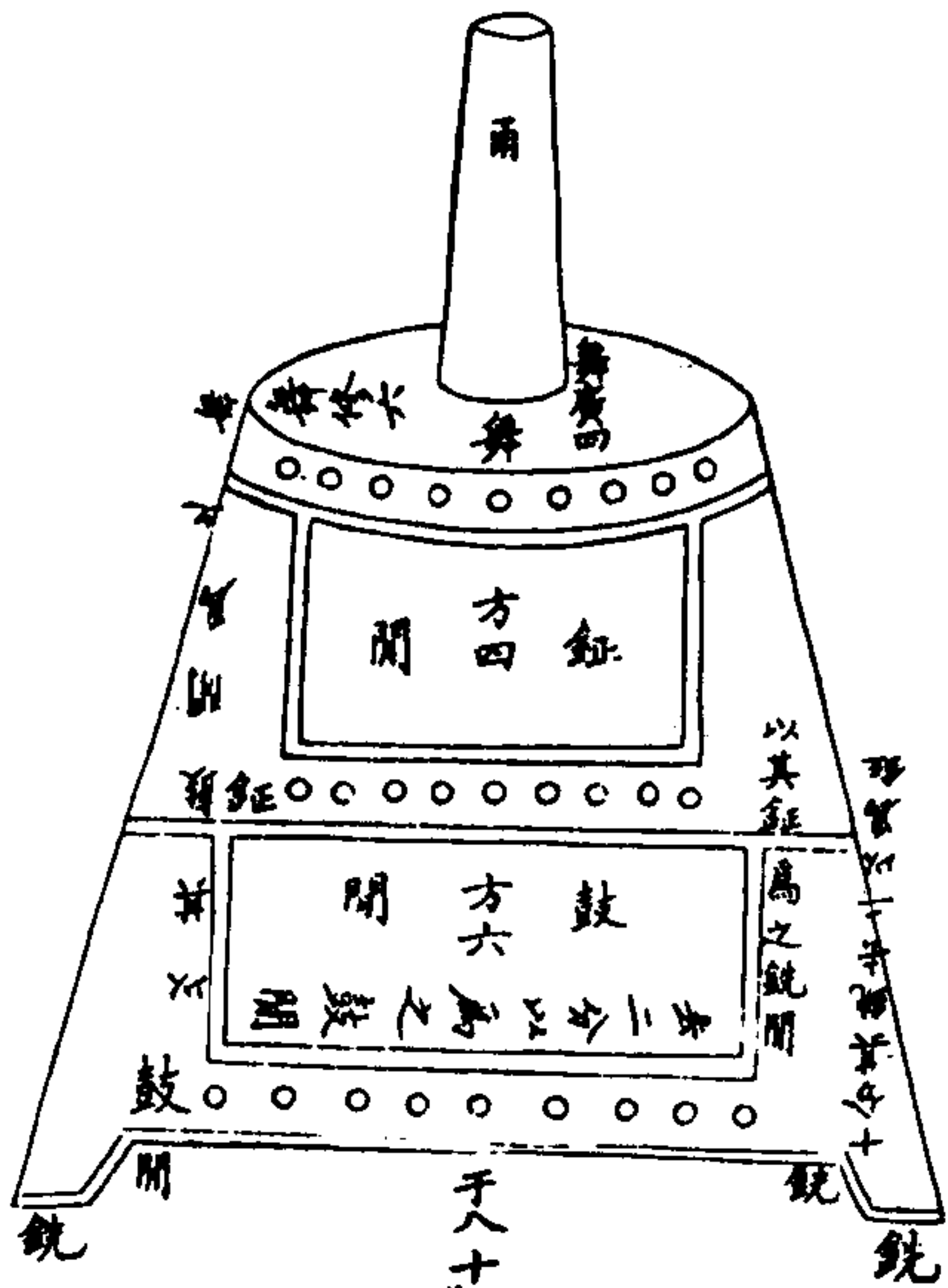
禮書第四十九

定海黃以周述



鍾二新定

名物三樂



為鍾之法詳於攷工記鬼氏諸家異說各有短長今以本記定

之鍾有橫篆以介其上下復有縱篆以介其間鉦上鼓下以橫

篆分鉦間鼓間以縱篆分注云凡言間者亦為縱篆以介之亦

者亦橫篆也銑間謂之弓以其鉦為之銑間兩銑間皆以口言

當從鄭注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即可知其鉦間為之舞廣鉦

間減於鼓間此當以金氏禮箋為正鄭以鼓間鉦間同方六與

大鍾十分其鼓間小鍾十分其鉦間難通金氏解弓之銑間以

口言鉦之銑間以箭言同文異解亦未當制鍾之法以律計倍

半而起疏曰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倍半為鍾倍九寸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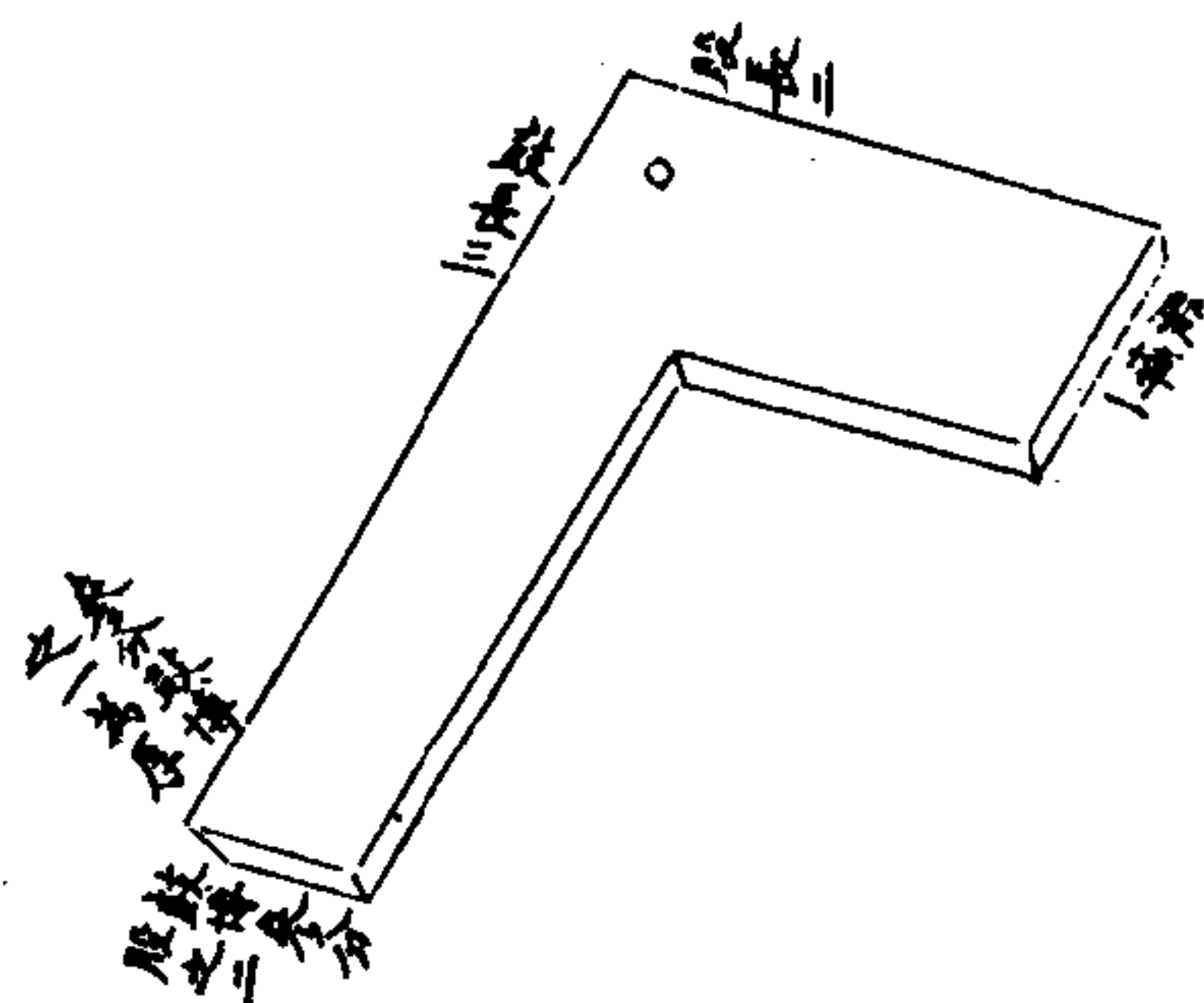
名物三樂

二

尺八寸又取半得四寸半通得二尺二寸五分以為鍾餘律亦如之



磬一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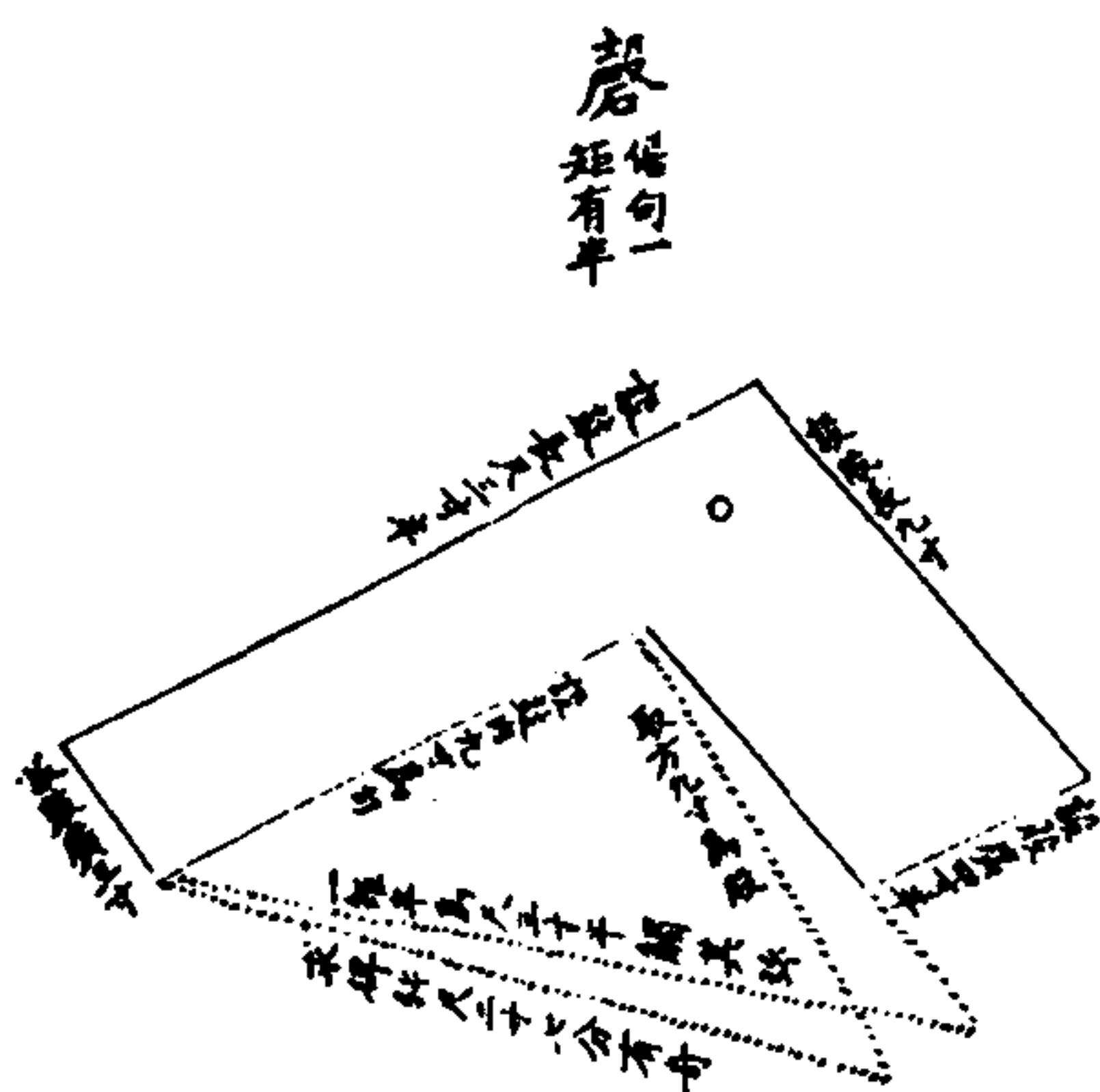


磬之倨句截股與鼓其積正等令股廣四寸半股內六寸厚一寸計方積二十七寸鼓廣三寸鼓內九寸計方積亦二十七寸故輕重均也

名物三樂

三

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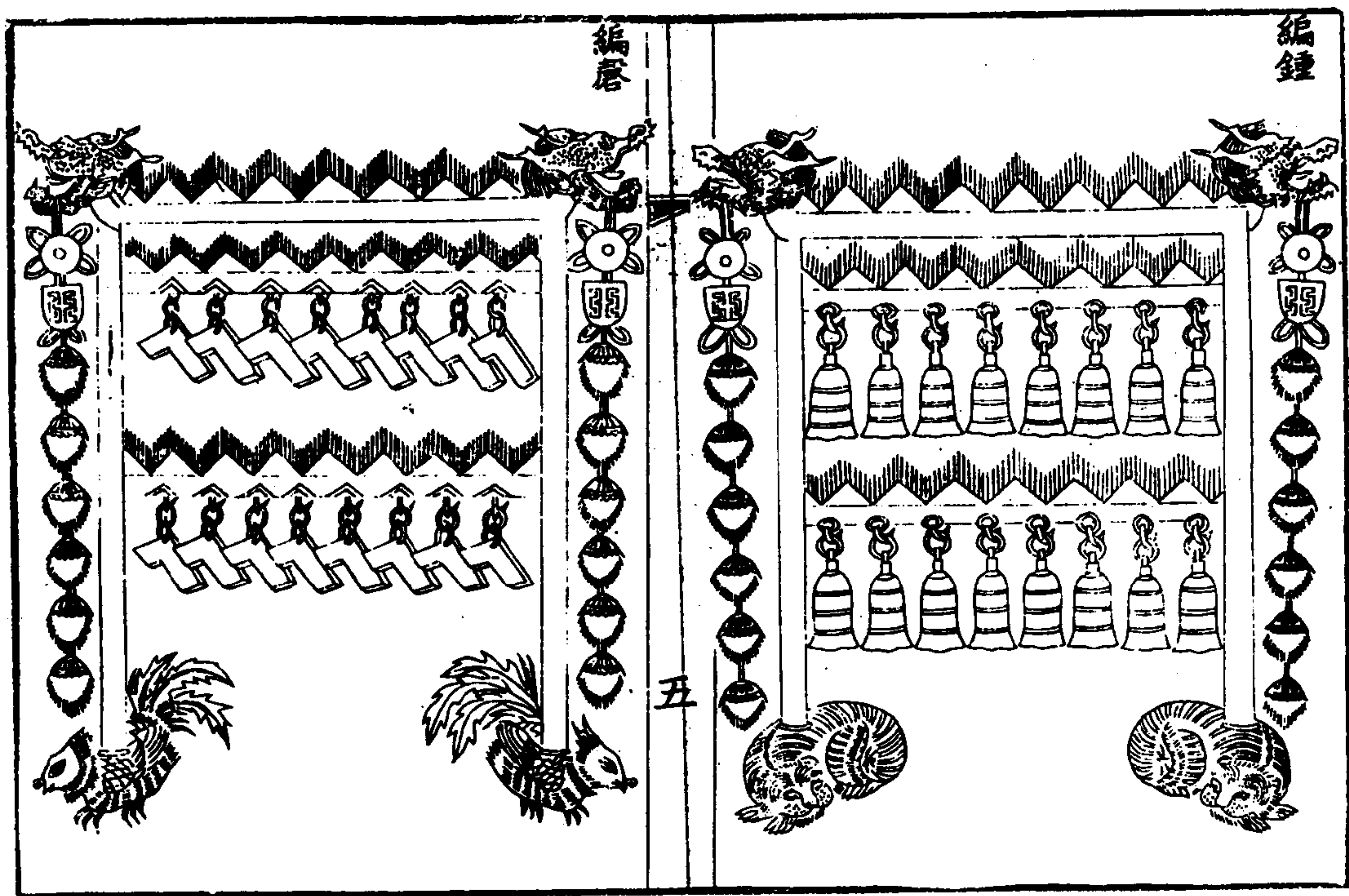
磬倨句一矩有半

名物三樂

四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鄭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以求其彈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彈則磬之倨句也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戴氏云任取大小縱橫等成方是爲一矩度兩對角徑隅不及一矩有半今以一矩有半爲之徑隅則倨句不中矩而成磬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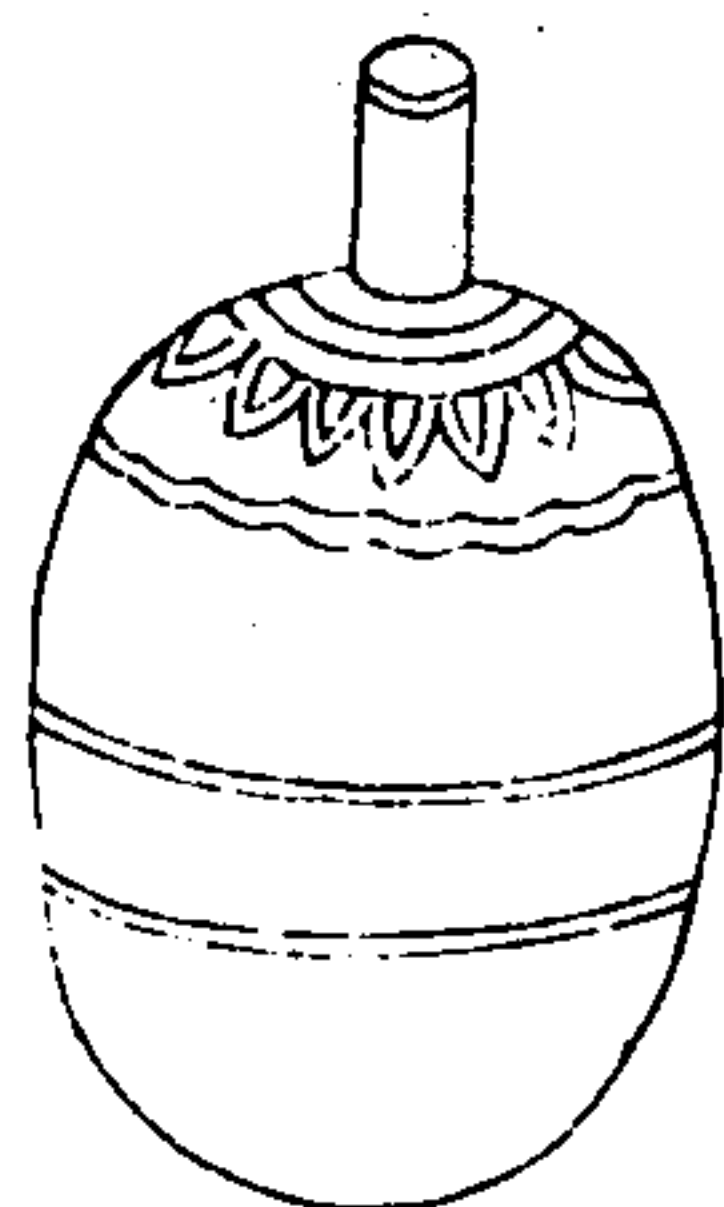
小胥職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注云鍾磬編縣之二八十  
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西縣鍾  
東縣磬服虔說編鍾十九枚杜預說縣鍾十六爲一肆范鎮陳  
賜俱定一肆各十二枚

名物三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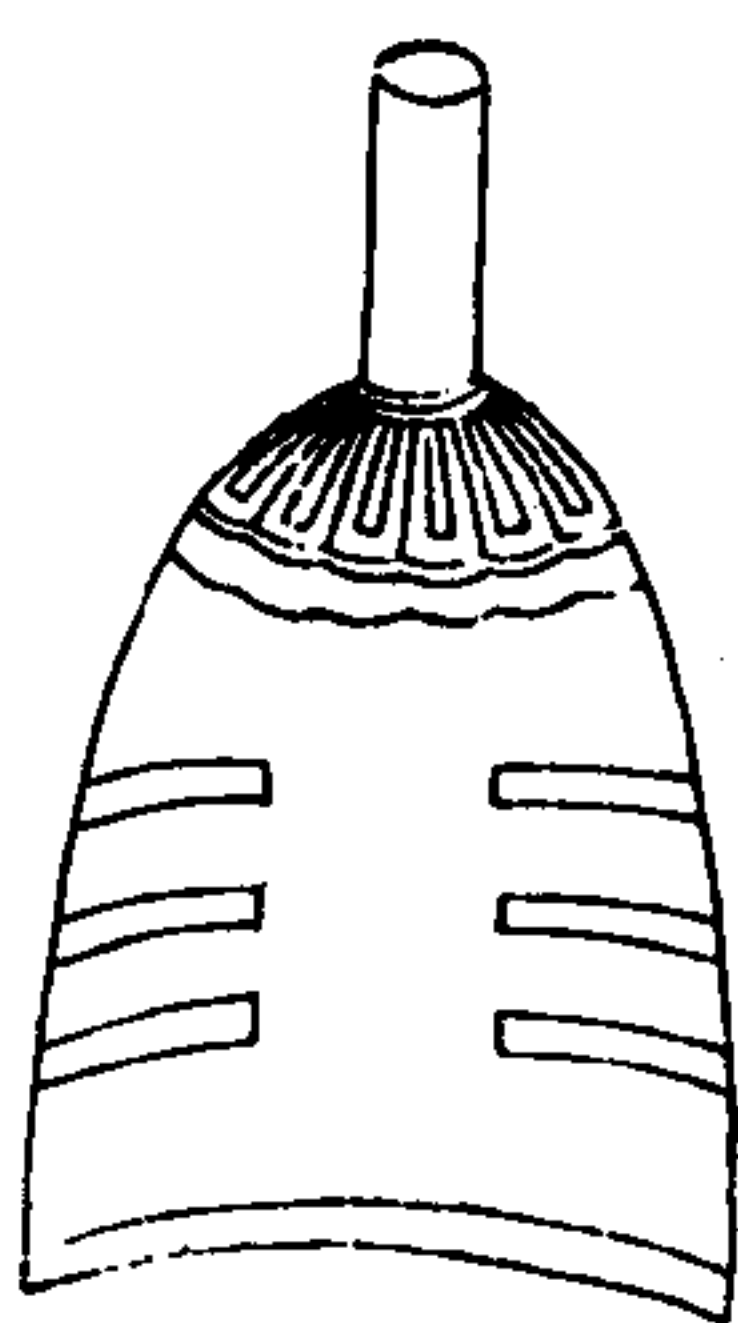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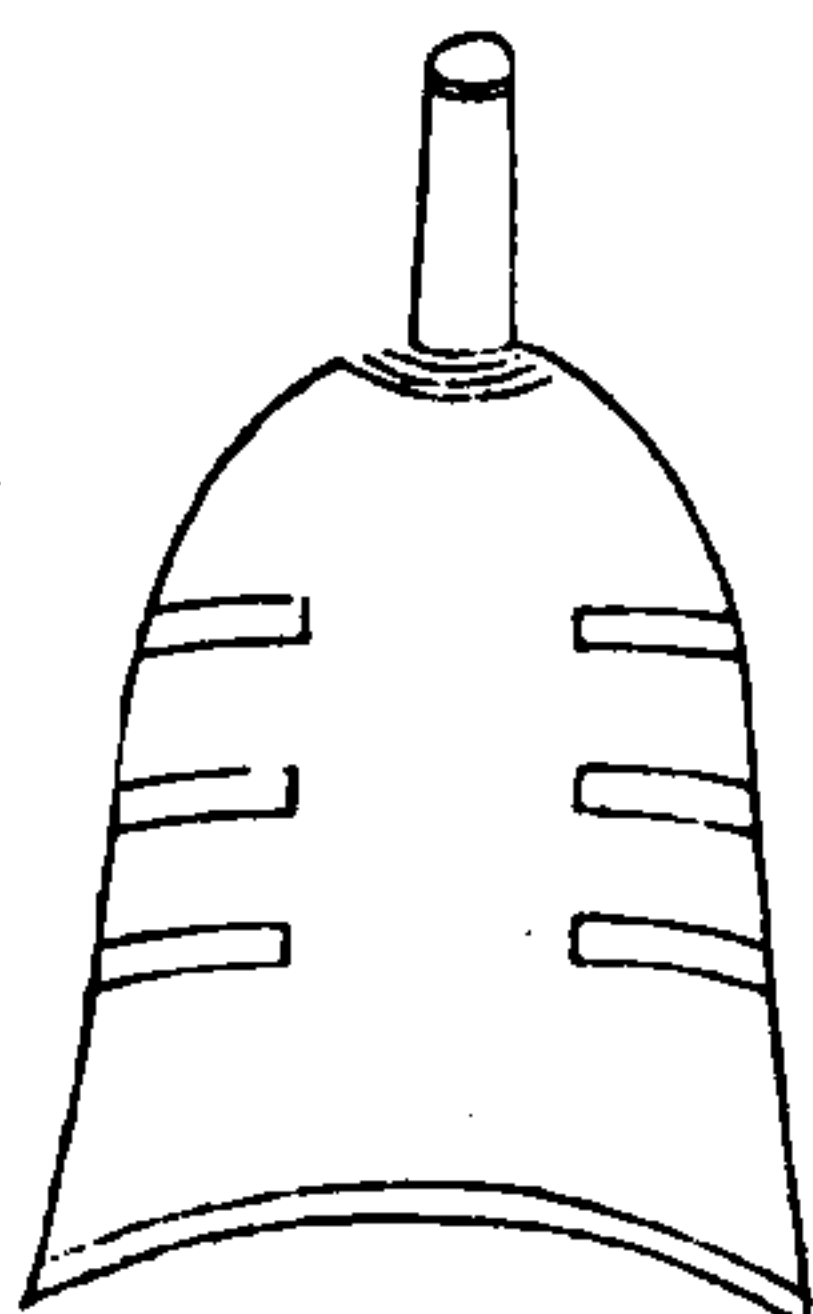
金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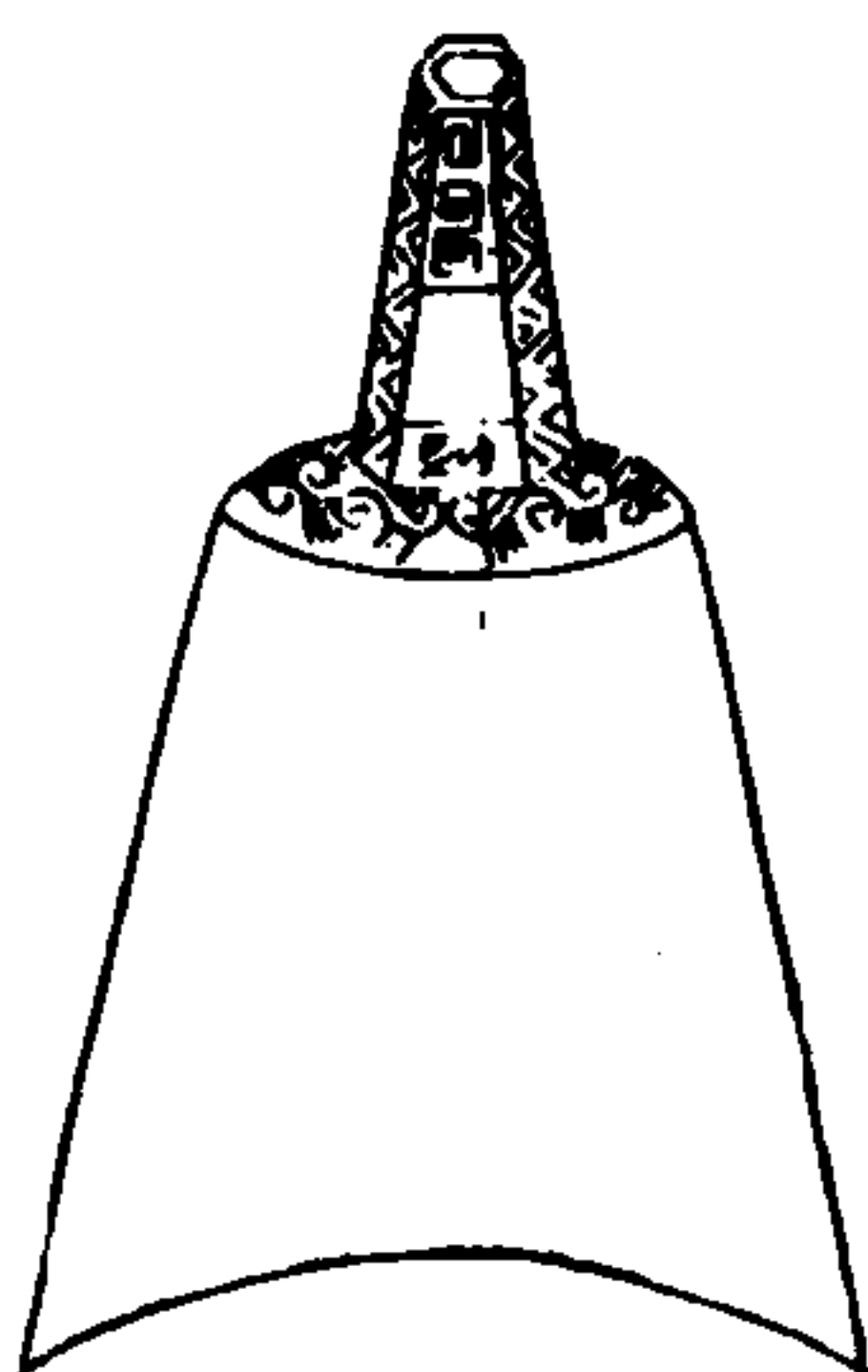
金鐃



金鏡



金鐃



名物三樂

七

於市朝是也

名物三樂

八

鼓人以金鐃和鼓注云鐃鐃于也圖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又小師掌六樂之聲節與其和注云和鐃于廣雅云鐃如鐘而有舌又以金鐃節鼓注云鐃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說文曰鐃鉦也韋昭曰丁寧鉦也然則鉦也丁寧也皆鐃之異名又以金鏡止鼓注云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鼓說文曰鉦鏡也鏡小鉦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又以金鐃通鼓注云鐃大鈴也攷鐃有金鐃木鐃金鐃舌以金木鐃舌以木金鐃振武事若司馬之振鐃攬鐃拵上振之謂之攬黃池之會官師振鐃是也木鐃徇文教若小宰徇以木鐃鄉師以木鐃徇



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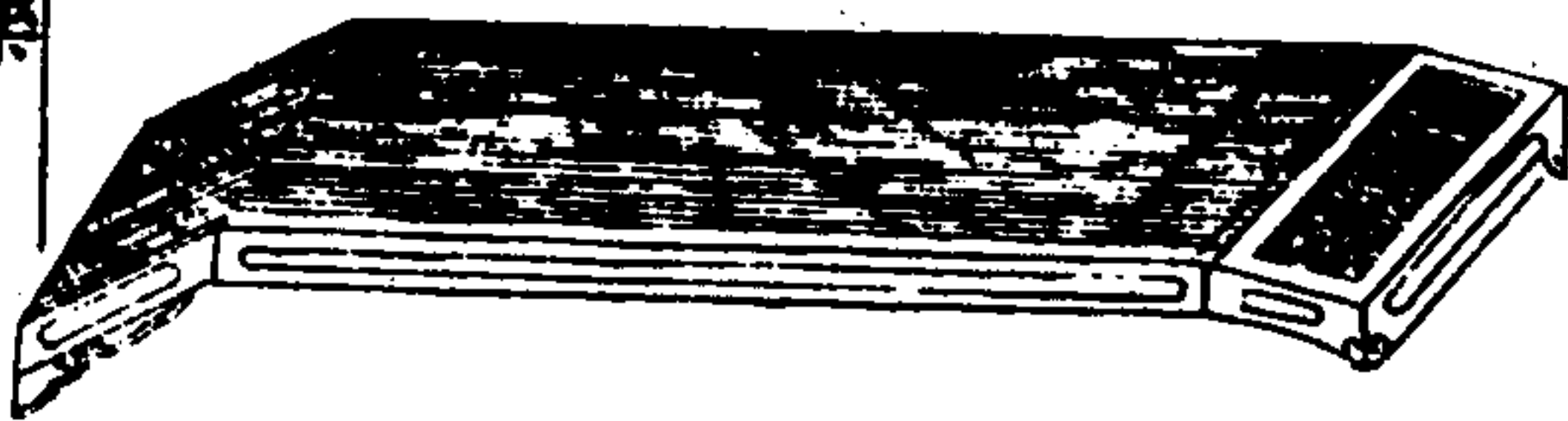


名物三樂

九

樂記舜作五絃之琴說文云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  
 周加二弦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六寸風俗通曰今琴  
 長四尺五寸七弦舊圖云舜作五弦周文王又加二弦曰少宮  
 少商蔡邕復增二弦故有九弦二弦大次三弦小次四弦尤小  
 爾雅大琴謂之離郭注云二十七弦當依初學記引樂錄御覽  
 引爾雅注作二十弦

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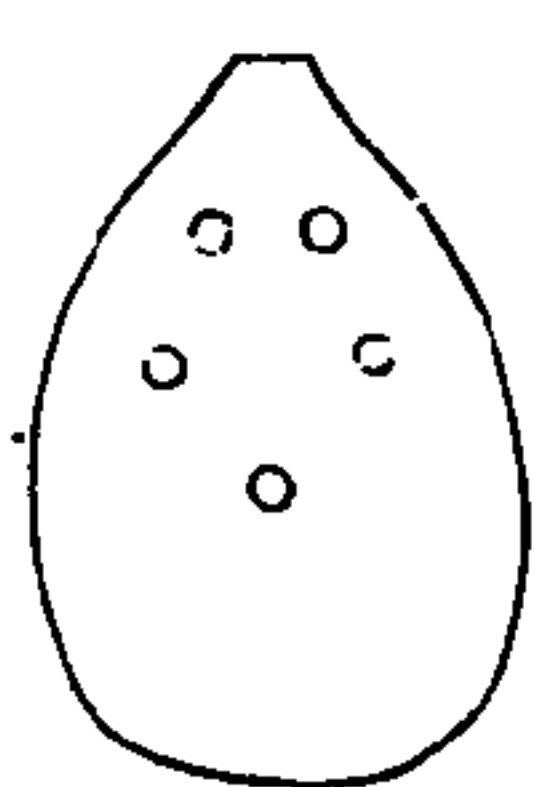
名物三樂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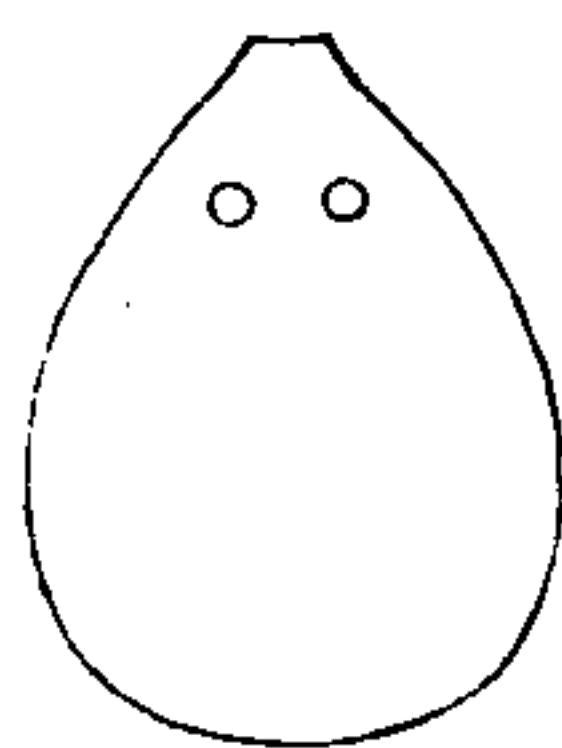
世本云瑟宓戲氏作五十弦風俗通引作四十五弦黃帝使素女鼓瑟哀  
 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弦具二均齊爾雅云大瑟謂之灑郭注  
 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舊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  
 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餘四弦謂之番番  
 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



壎 今 壎 古 壎 古



背 壎 古



名物三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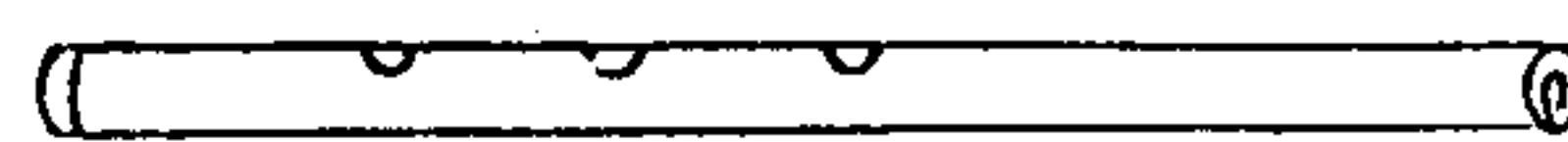
土

小師掌教壎注云壎燒土爲之大如鴈卵謂之雅壎爾雅大壎謂之郭郭注云大如鷩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鍾六孔小者如雞子蟲圖云壎凡六孔上一前三後二圖五寸半長三寸四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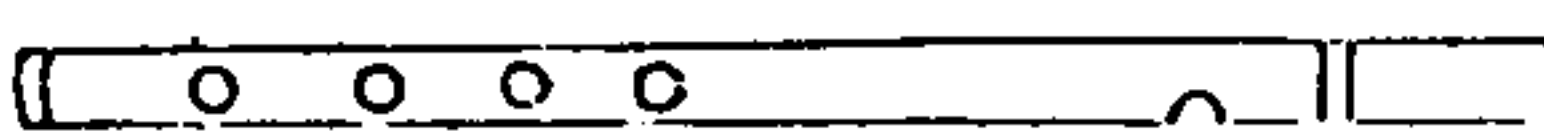
簫



簫



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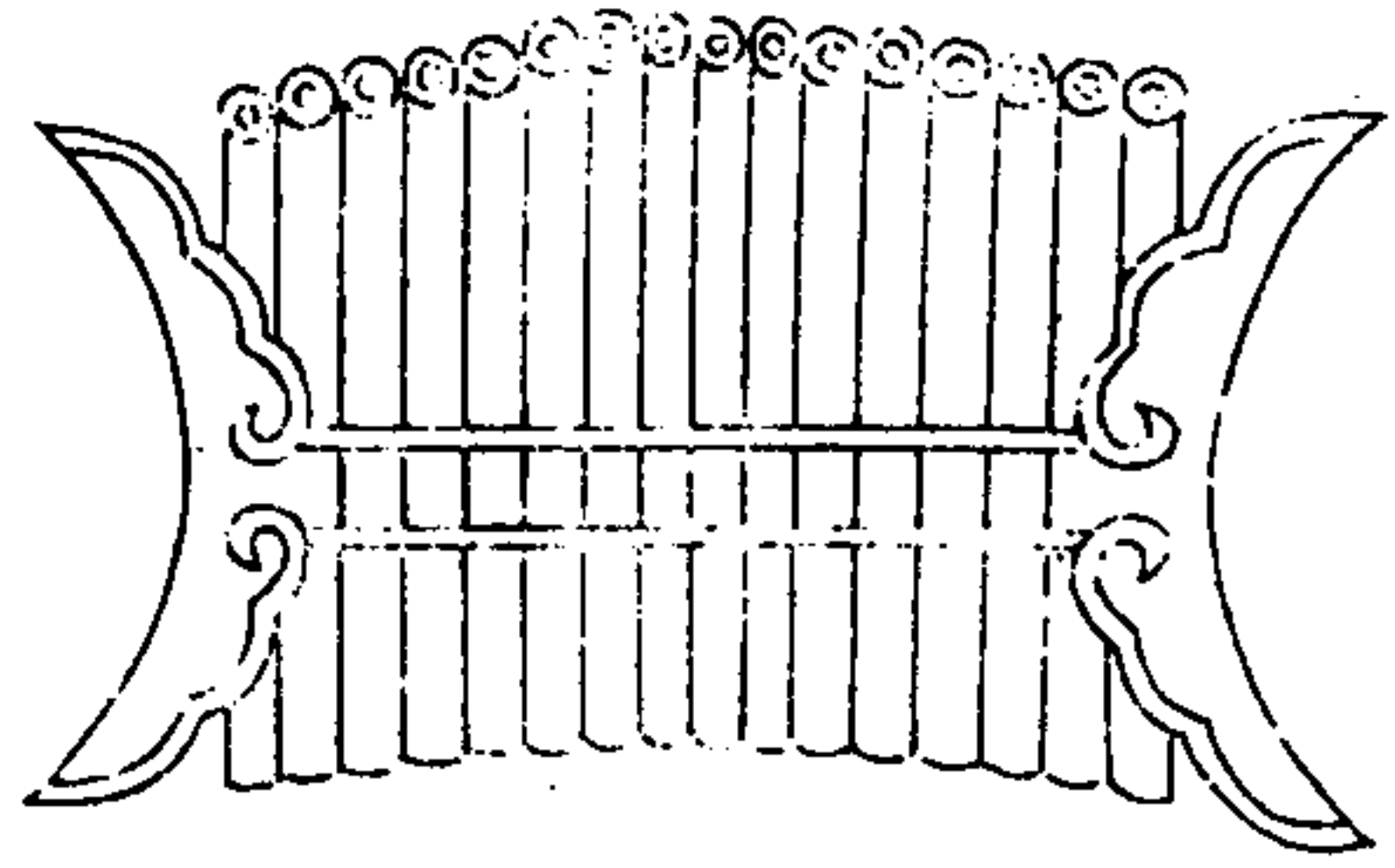
名物三樂

土

簫本作簫爾雅大簫謂之沂郭注云簫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曰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案簫笙師先鄭注云七孔廣雅云八孔月令章句云六孔舊禮圖云九孔風俗通又云十孔 簫笙師鄭注釋樂郭注並云如簫三孔毛詩傳云六空廣雅云七孔或器有大小或所傳異也 簫音笛笙師杜注云五孔陳禮書云馬融笛賦稱此器出羌笛舊四孔京房加一孔以備五音風俗通曰漢武帝時卬仲作笛長尺四寸謂尺四寸者卬仲所作耳後世有長笛有短笛有羌笛有七孔者有八孔者



簫



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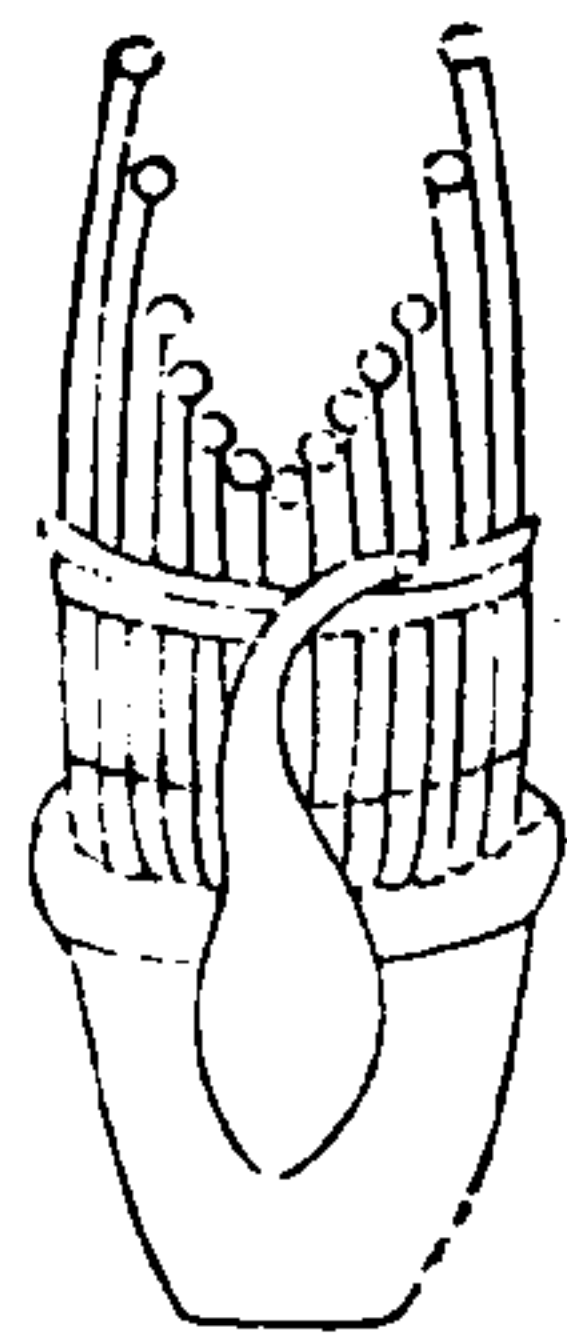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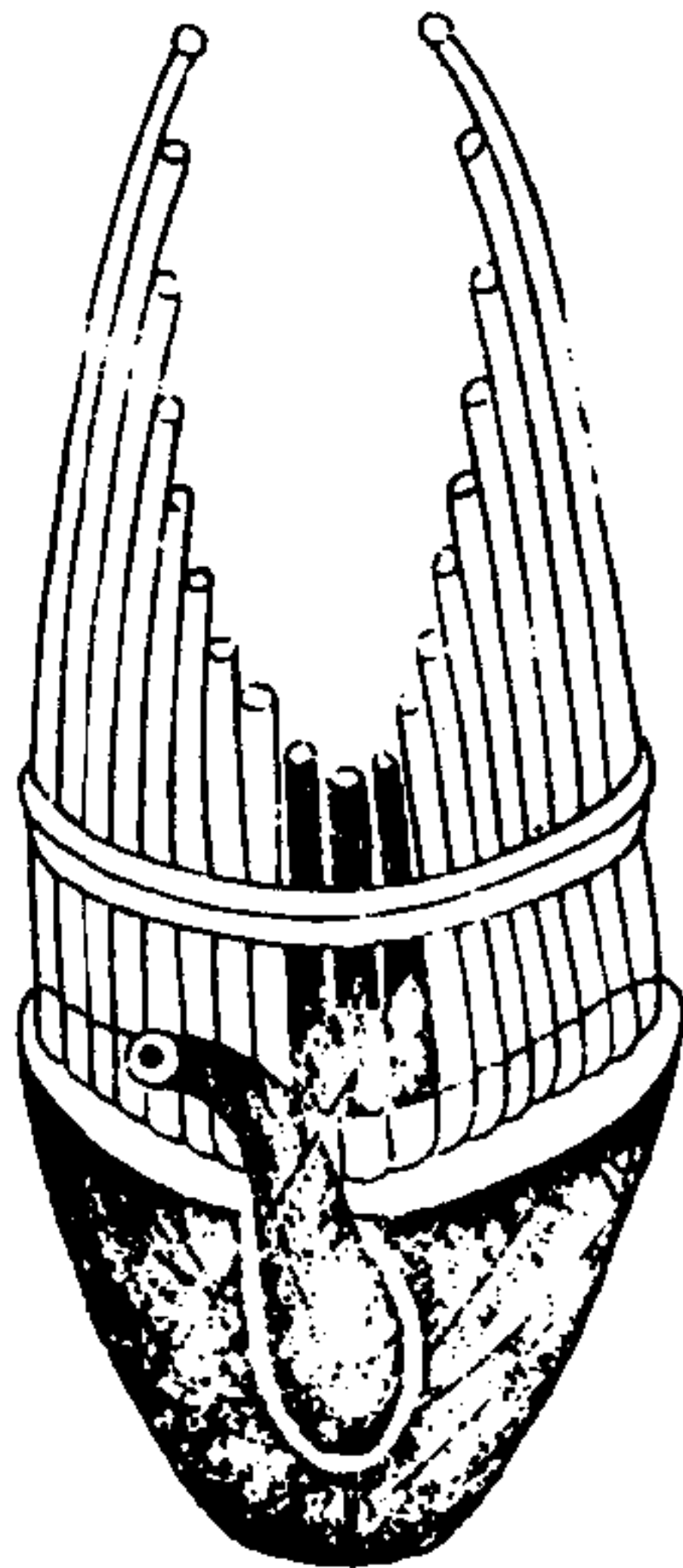
名物三樂

三

爾雅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筵詩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  
 錫者所吹禮舊圖云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弦頌簫長尺二寸  
 十六弦爾雅郭注云大簫編二十三管陳禮書引風俗通云簫  
 十管長二尺所言又異 鄭司農云管如篴六孔說文同康成  
 云管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有焉廣雅云管象簫長  
 尺圍寸八孔無底大併兩吹之案爾雅郭注云有底蓋誤當從  
 廣雅廣雅云八孔亦誤當從鄭注先鄭云六孔後鄭云併兩而  
 吹之蓋管之形如兩簫兩簫各三孔參差設之併之而為六孔  
 謂之管初非兩鄭意有異也簫三孔說文鄭注並同

笙

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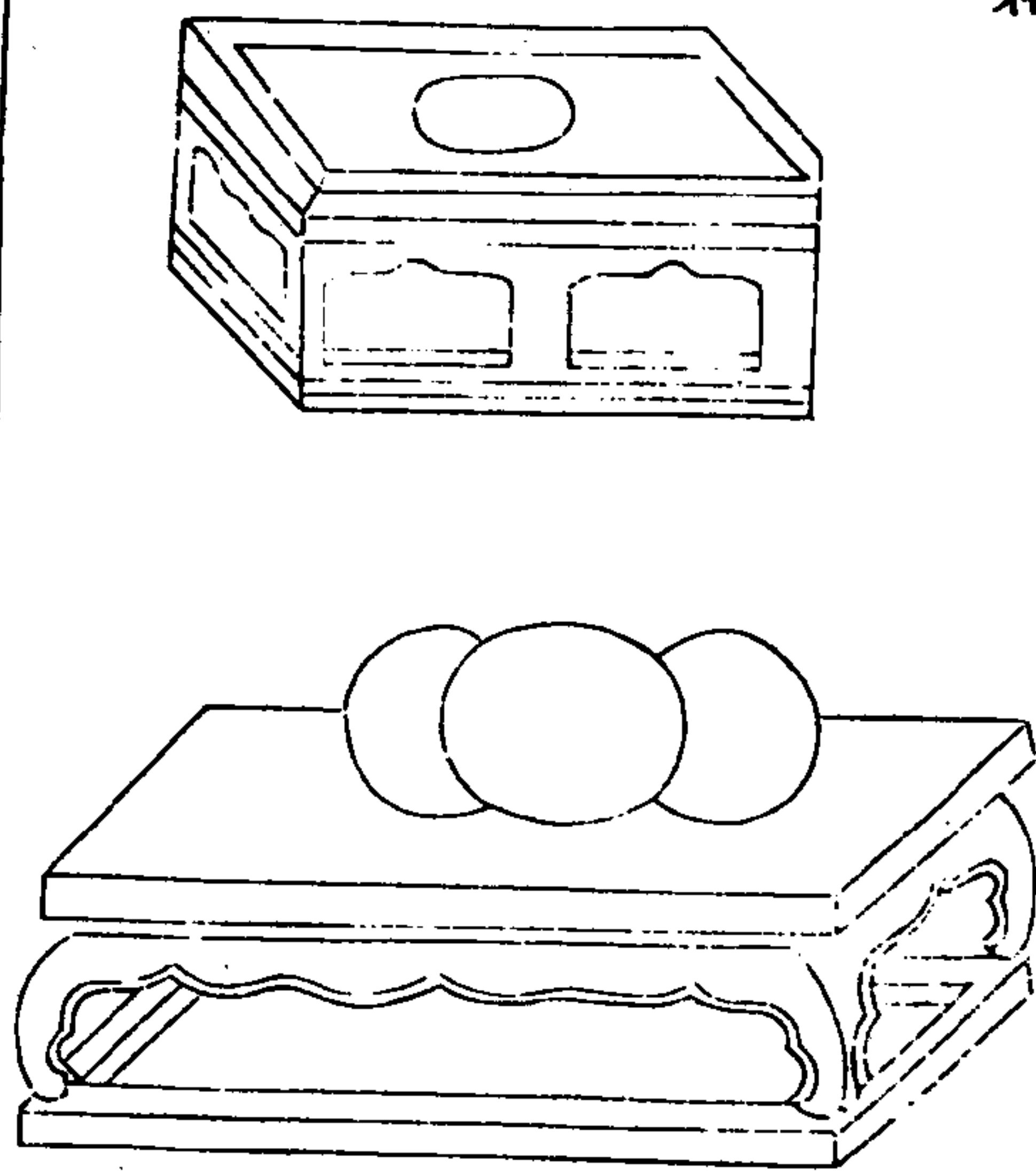
名物三樂

古

笙師掌教敎竽笙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賈疏引通  
 卦驗竽長四尺二寸注云竽管類用竹為之形參差象鳥翼禮  
 舊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聶圖云竽三十六管宮  
 管在中央從先鄭說也爾雅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注云  
 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小即笙十三簧  
 與先鄭同大即竽云十九簧與先鄭異今圖從郭簧即笙中之  
 舌以金鐸為之陳禮書分笙簧為二物非



拊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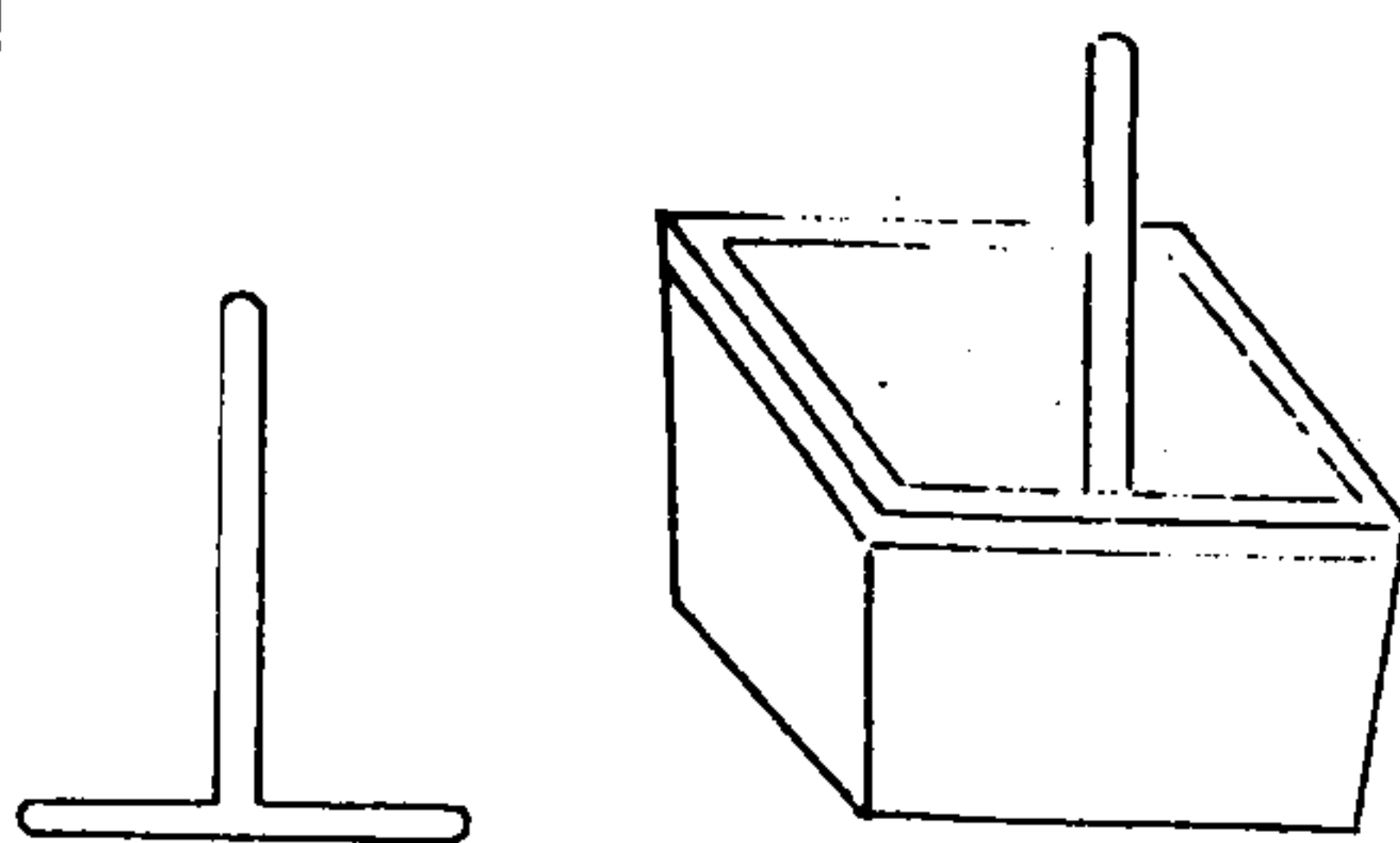
名物三樂

五

樂記鄭注云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裏之以糠穰一名相因以名焉釋名云搏拊以韋盛糠形如鼓以手拍拊之也通典云節鼓狀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之以節樂按拊與相渾言通析言別樂記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別言之則相有異於拊矣拊以節樂亦謂之節鼓釋名所言拊是也通典所言相是也相以輔拊其形如箱舊圖可按或徑作博局形下用几墊之

祝

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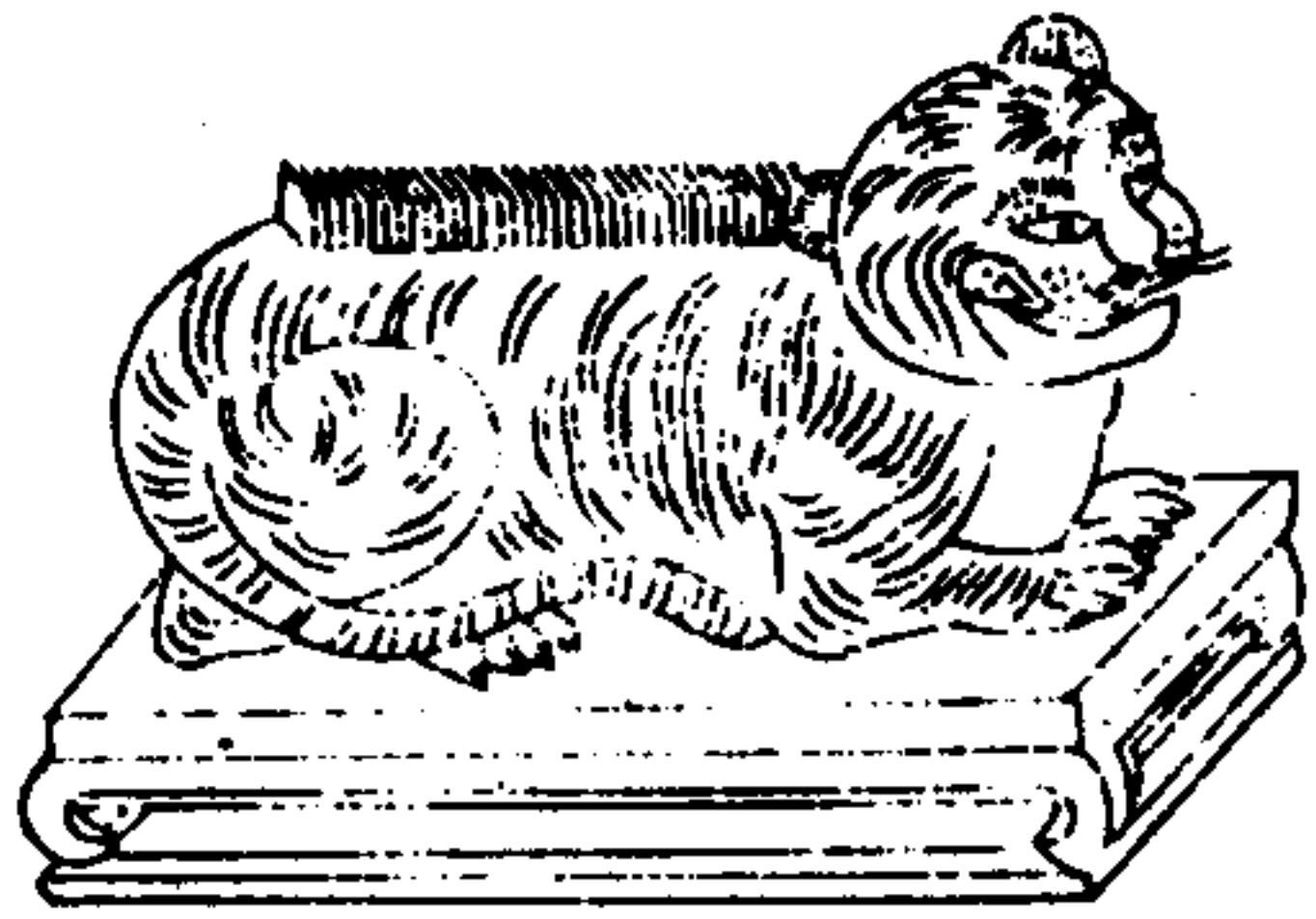
名物三樂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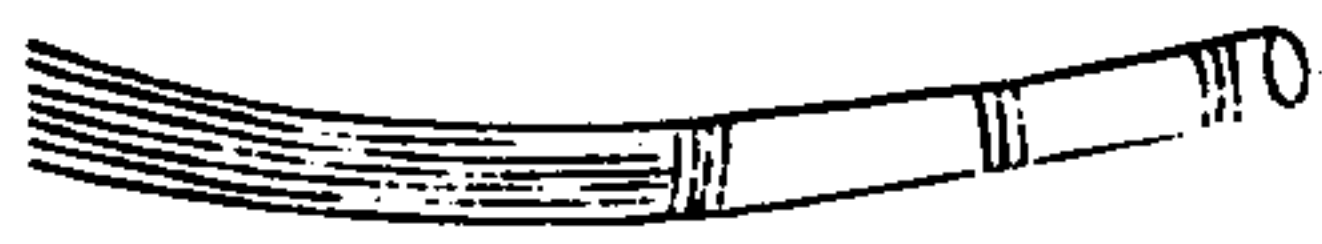
書之祝敔詩作祝圉周官小師作祝敔禮記樂記謂之柷楬明堂位謂之楬擊蓋祝敔以柷楬爲體柷楬以夏指擊爲用故柷楬夏指擊先儒皆謂之祝敔也毛傳云祝木柷圉楬也鄭注云祝狀如漆筒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爾雅云所以鼓祝謂之止郭璞注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椎名



敵



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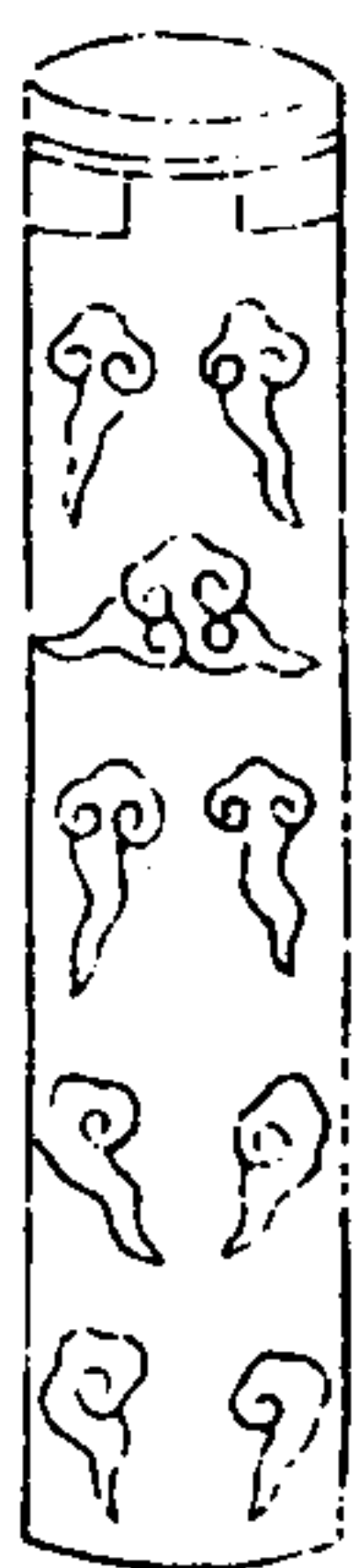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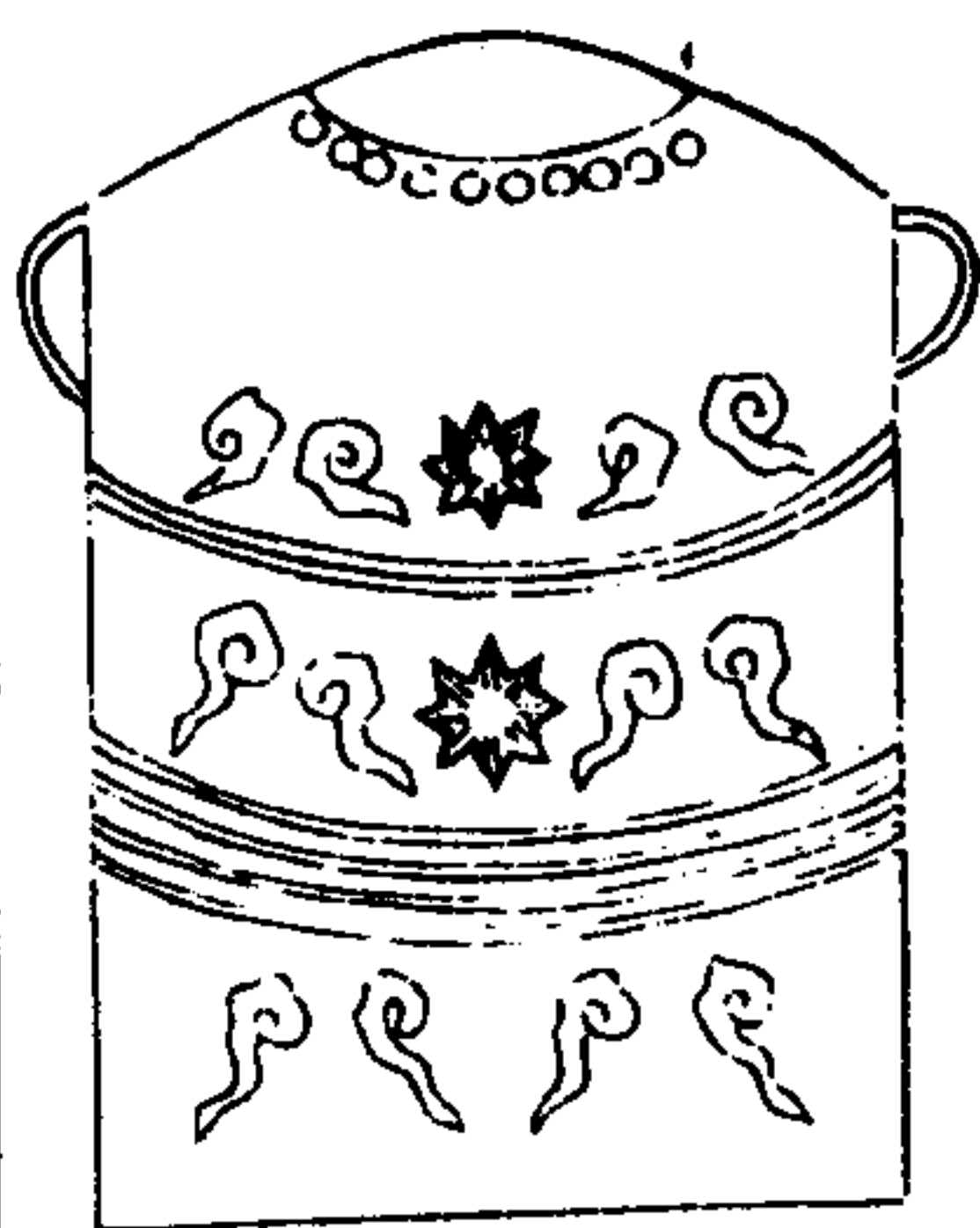


名物三樂

七

爾雅云所以鼓敵謂之簫郭注云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刻以木長尺櫟之簫者其名也唐制則用竹長二尺四寸破爲十莖於敵背橫櫟之

雅 應 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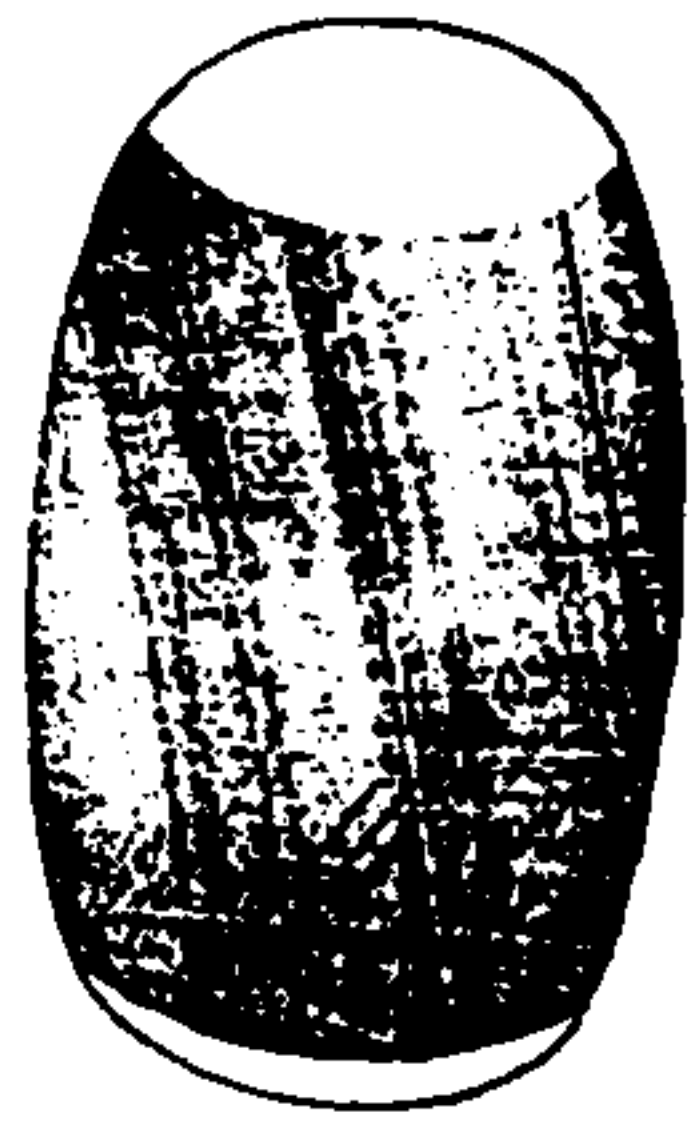
名物三樂

六

笙師先鄭注云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繫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簫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半韋鞞之有兩耳疏畫後鄭注云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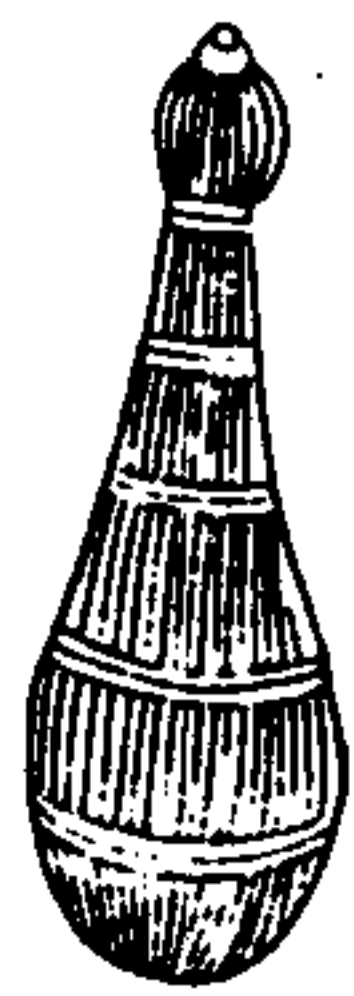
土鼓



由桴



蒯桴



名物三樂

九

禮運注云土鼓築土爲鼓也簫章注引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面陳禮書云禮運土鼓起於未合土之前與壺涿氏炮土之鼓異當從鄭注簫章章注引作蒯陳禮書謂結草以爲桴也鄭注簫章爲由謂桴土爲桴今兩存之

旄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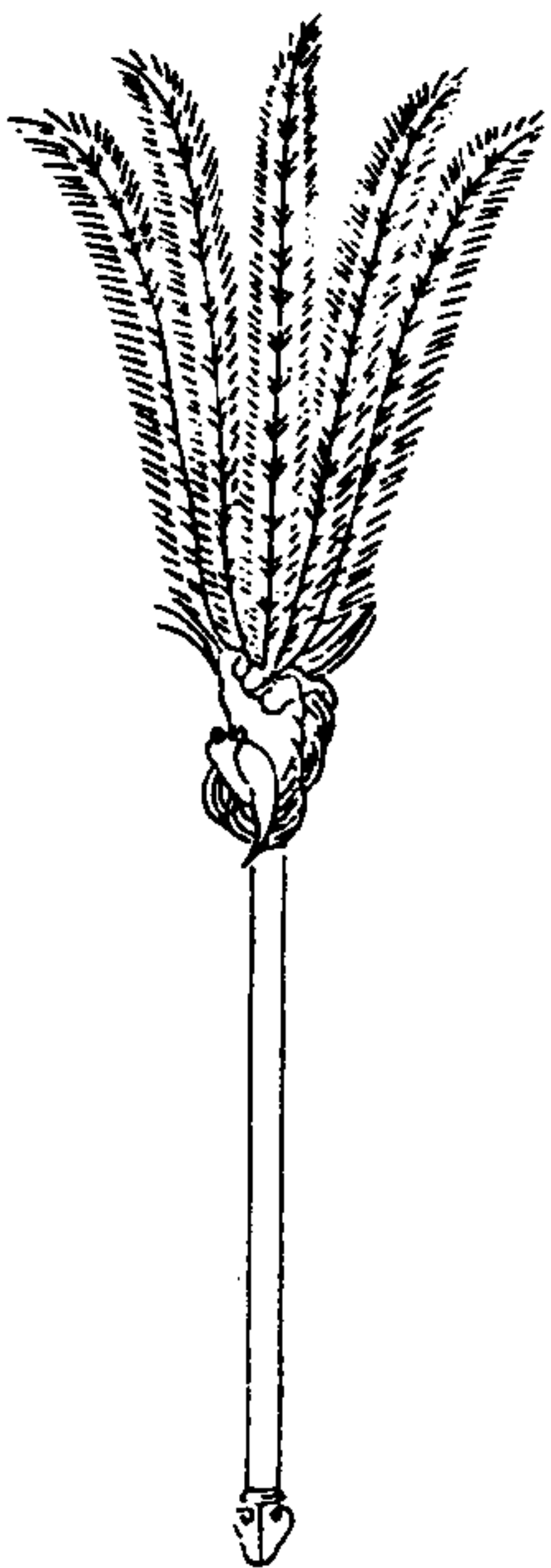


翟



先鄭注云旄麓牛之尾舊圖如此翟雉尾今制然也

羽舞



名物三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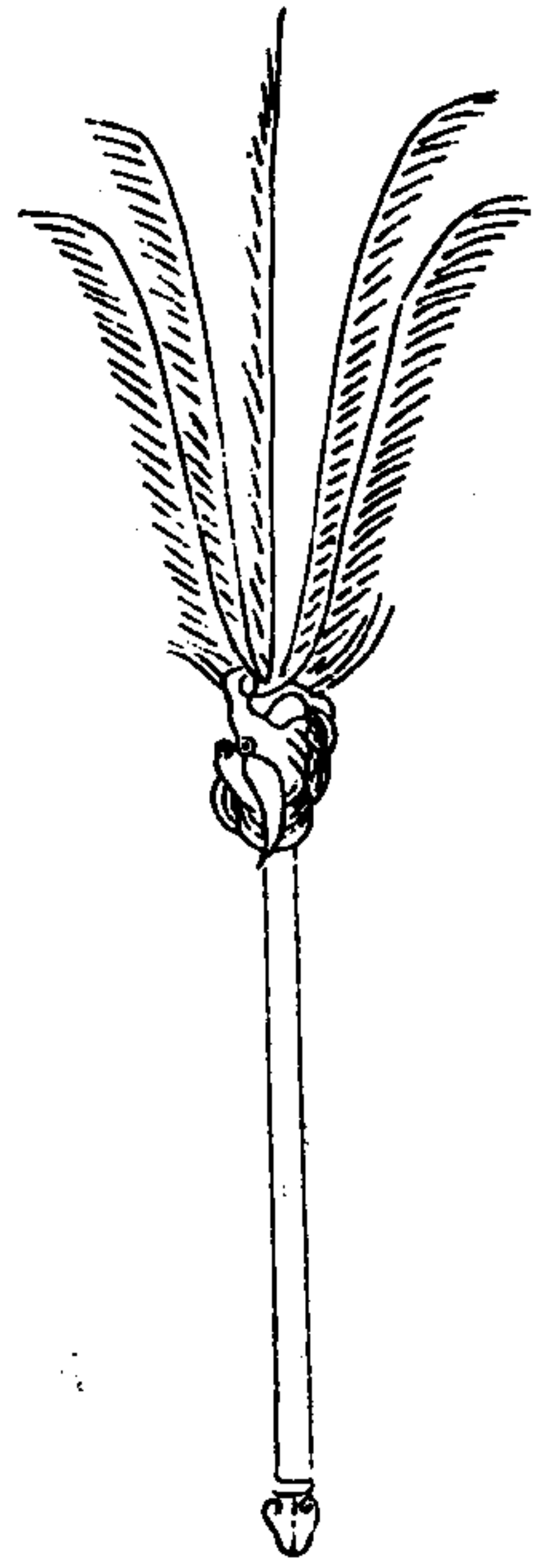
十



後鄭帔舞如此繒柔物舞則立



帔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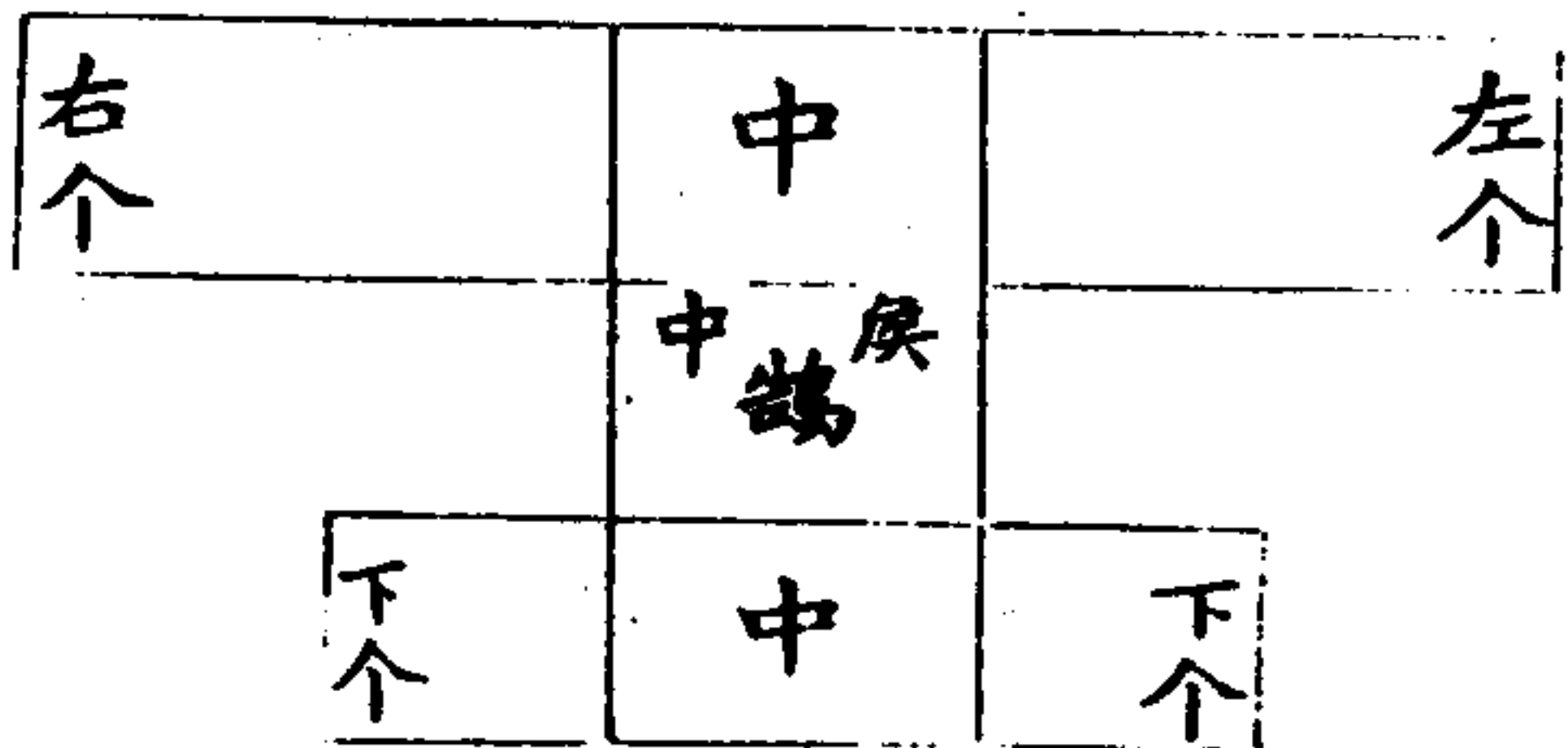
皇舞同制所異者羽析白羽  
為之皇襟五采羽皆如帔

名物三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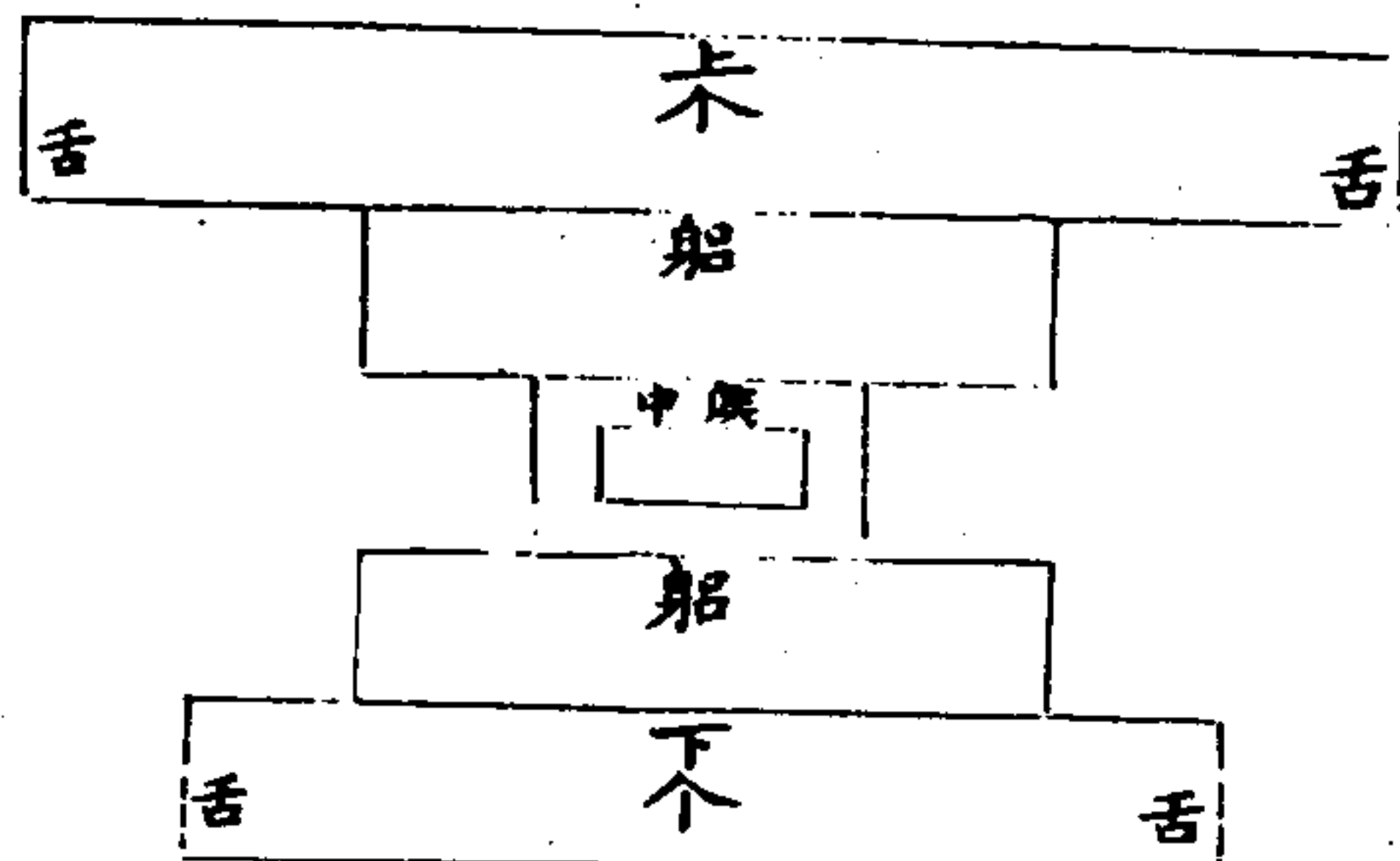
二十

樂師帔舞先鄭注云帔全羽說文作翬云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後鄭以漢靈星舞子所持言之云帔舞裂五采繒為之羽舞先鄭注云析羽舞師後鄭注云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帔皇舞後鄭云皇繒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先鄭又以皇為以羽裳首今帔舞羽舞從先鄭皇舞從後鄭說詳前樂律門舊圖非制今不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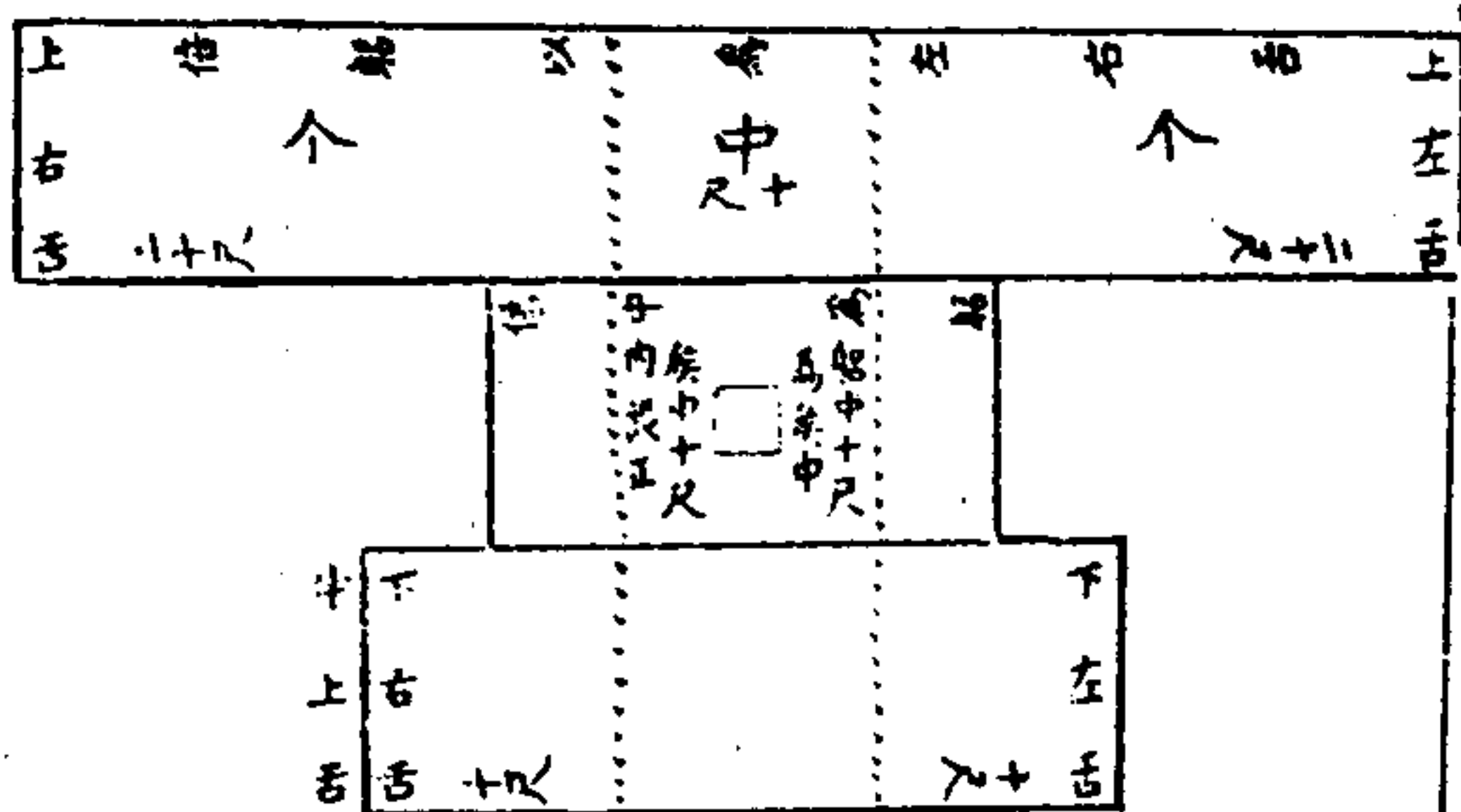
先鄭侯



後鄭侯



新定鄉侯



名物三射

廿



鄉射記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鄭注云上个謂最上幅也八尺曰尋上幅用布四丈中十尺方者也用布五丈攷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謂中也弓二寸者散中之博也躬謂中之上下幅用布各二丈倍躬以爲左右舌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謂之舌下舌半上舌半其出於躬者也用布三丈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爲表也攷工記梓人注鄭司農云两个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两个各一丈凡

名物三射

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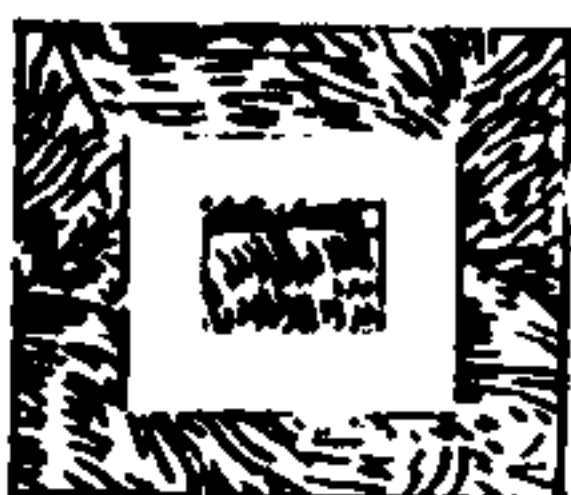
爲三丈下两个半之博地故短也元謂上个下个皆謂舌也其制身夾中个夾身案先後鄭義其攷舌有左右个有上下明著於經躬一而已不別左右更無上下之文宜依先鄭說定之說詳射禮門

大射侯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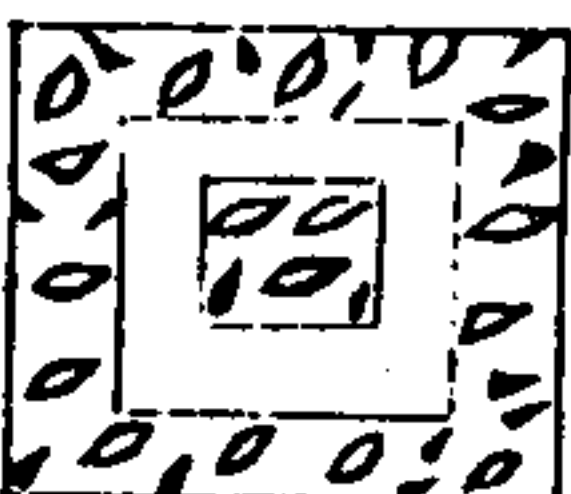


鵠 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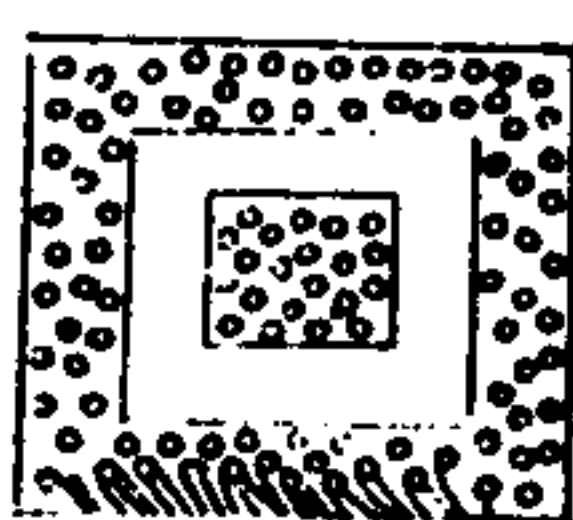
鵠 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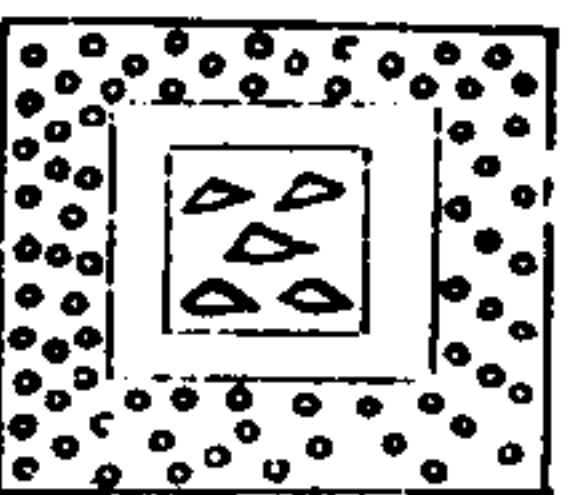
鵠 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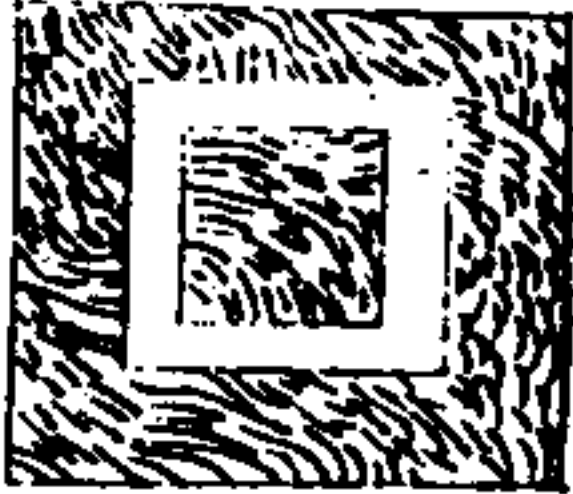
鵠 麋



鵠 獐



鵠 豸



名物三射

革

大射用皮侯設鵠司裘王大射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大夫共麋侯注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事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大射量人量侯道以狸步大射九十參七十千五十注云攷工記弓之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爲穆穆穆也襍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千讀爲豸豸侯者豸鵠豸飾也大夫射麋侯



獸侯質



首豹虎



首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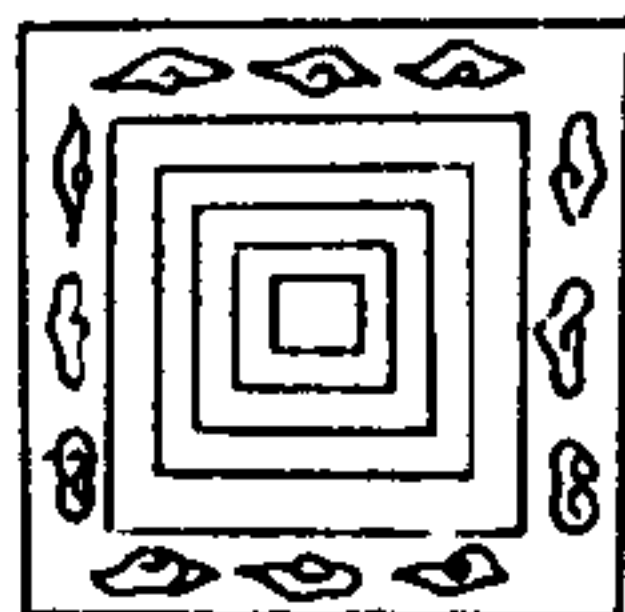


首豕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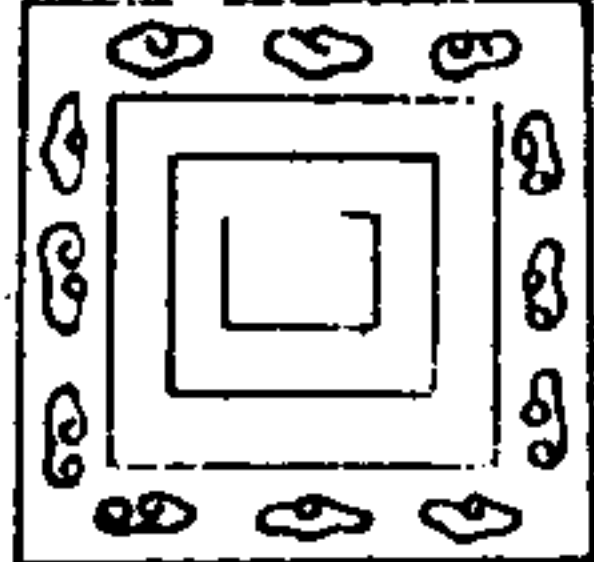


采侯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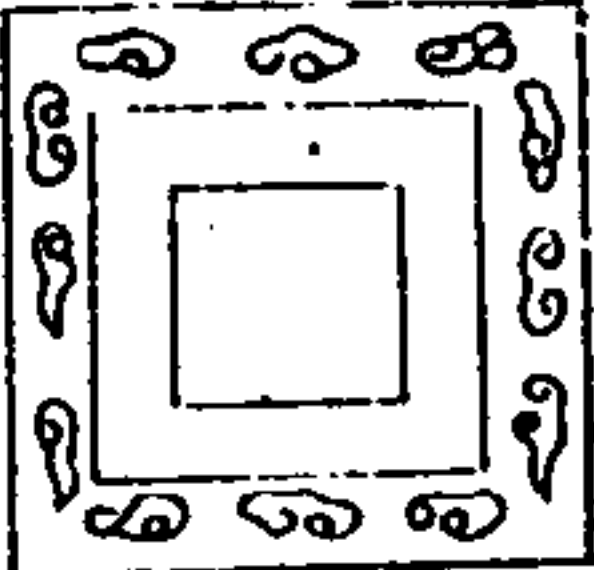
采五



采三



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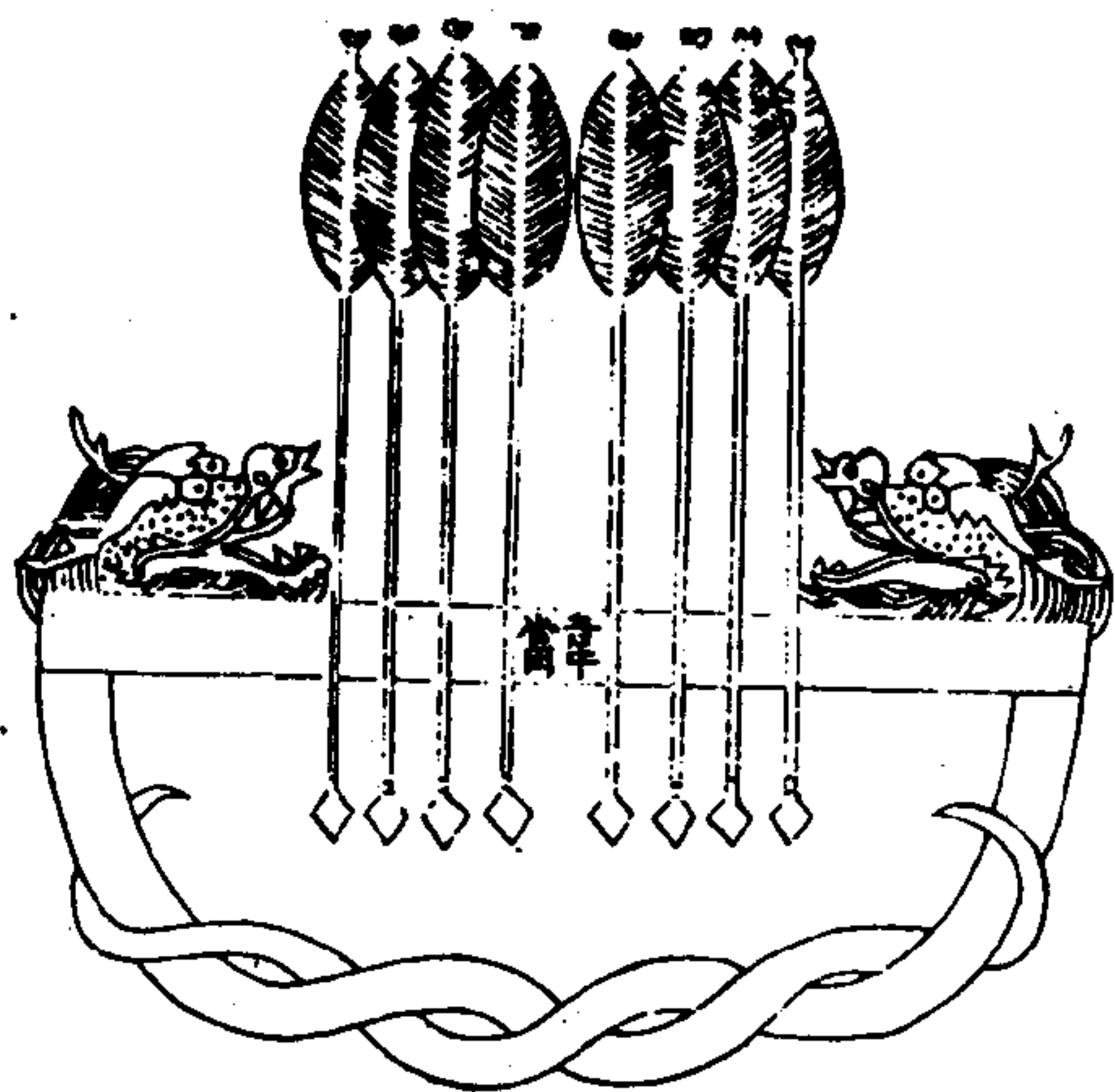


名物三射

五

燕射用獸侯設質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  
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注云此所  
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  
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其正鵠之處耳君畫一  
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 賓射用采侯設正梓人職五采之侯  
即五正之侯也梓人注云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  
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馬  
凡正以朱在內爲心陳氏不知內方即朱乃畫五正爲六三正  
爲四殊誤

幅



名物三射

其

鄉射記云幅長如筭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幅  
繫注云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  
韋爲之繫赤黑漆舊圖云幅長三尺有足陳禮書云幅卑而無  
足



乏

朴

長如筭三尺

刊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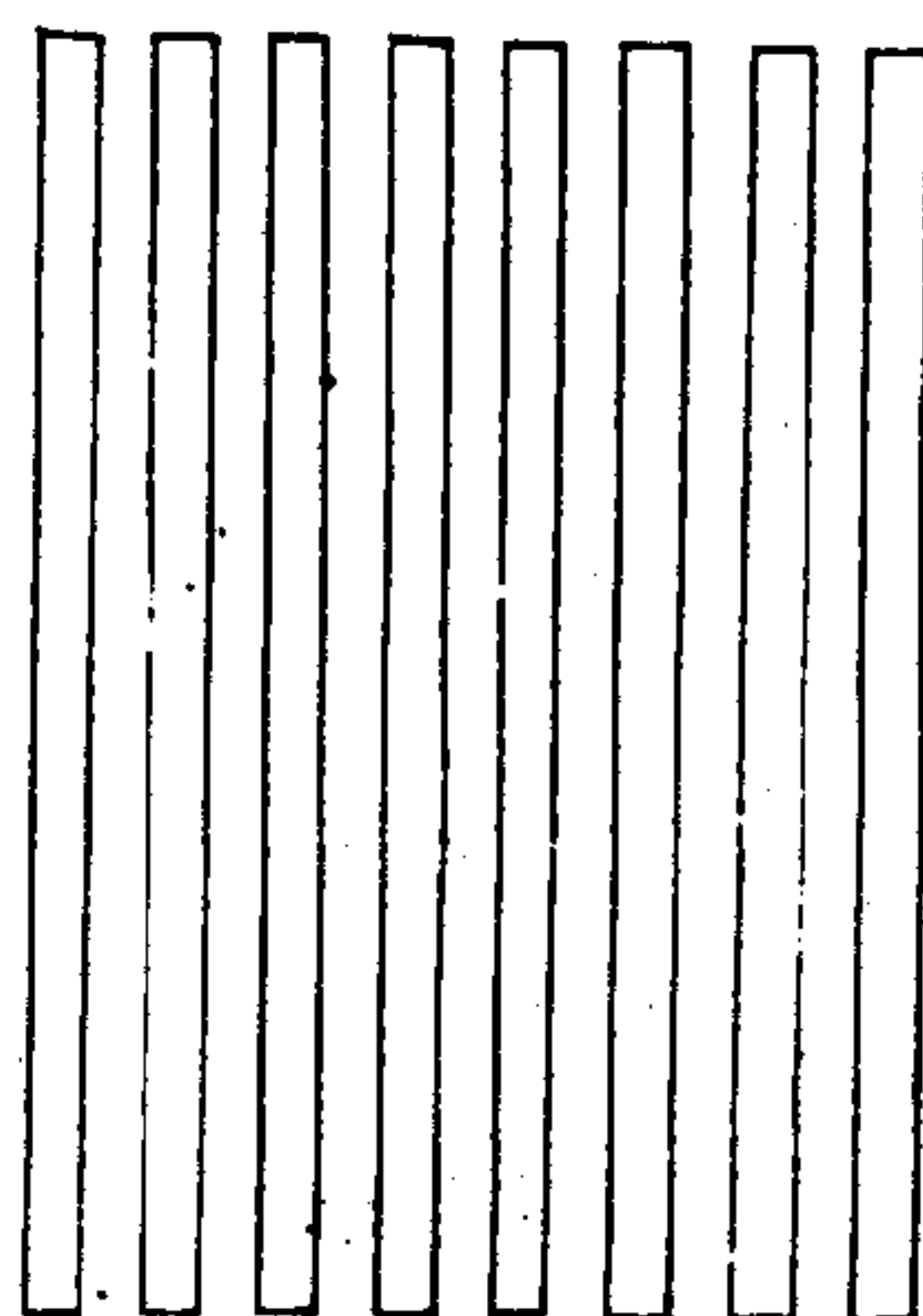
縱廣七尺

名物三射

廿一

大射禮凡乏用革乏射人職謂之容爾雅云容謂之防容與防皆乏之異名乃唱獲者所蔽以禦矢壘圖云乏似今之屏風其制縱廣七尺以牛革鞣漆之

算



名物三射

廿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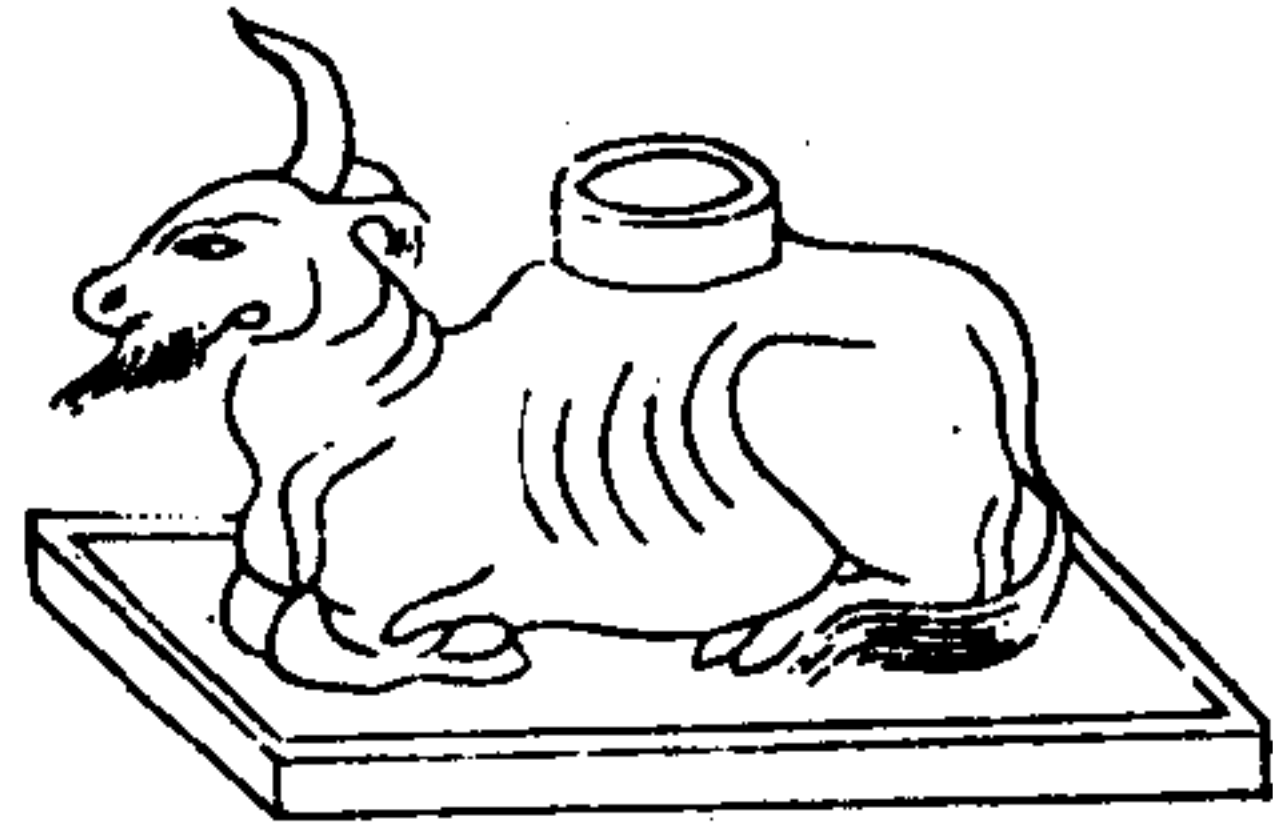
鄉射禮云實八算於中記曰箭筭八十長尺有握舊圖云人四算一偶八算其數無常隨偶多少筭八十姑據十偶而言也壘圖云筭尺有握握四指也一指一寸是尺有四寸也 鄉射記云楚朴長如筭刊本尺注云刊其可持處朴刑器司射常佩之書曰朴作教刑記又云射者有過則撻之注云過謂矢揚中人當刑之今鄉會眾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戾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朴撻於中庭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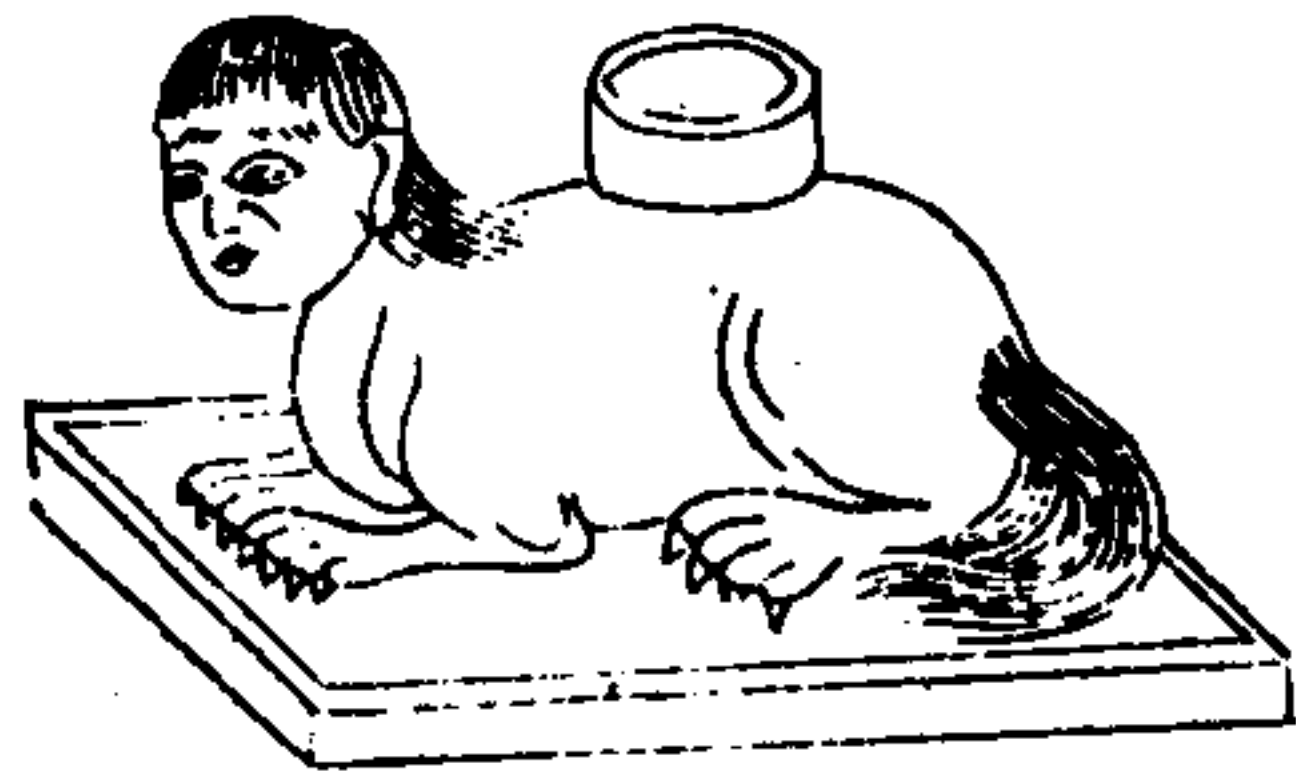
鹿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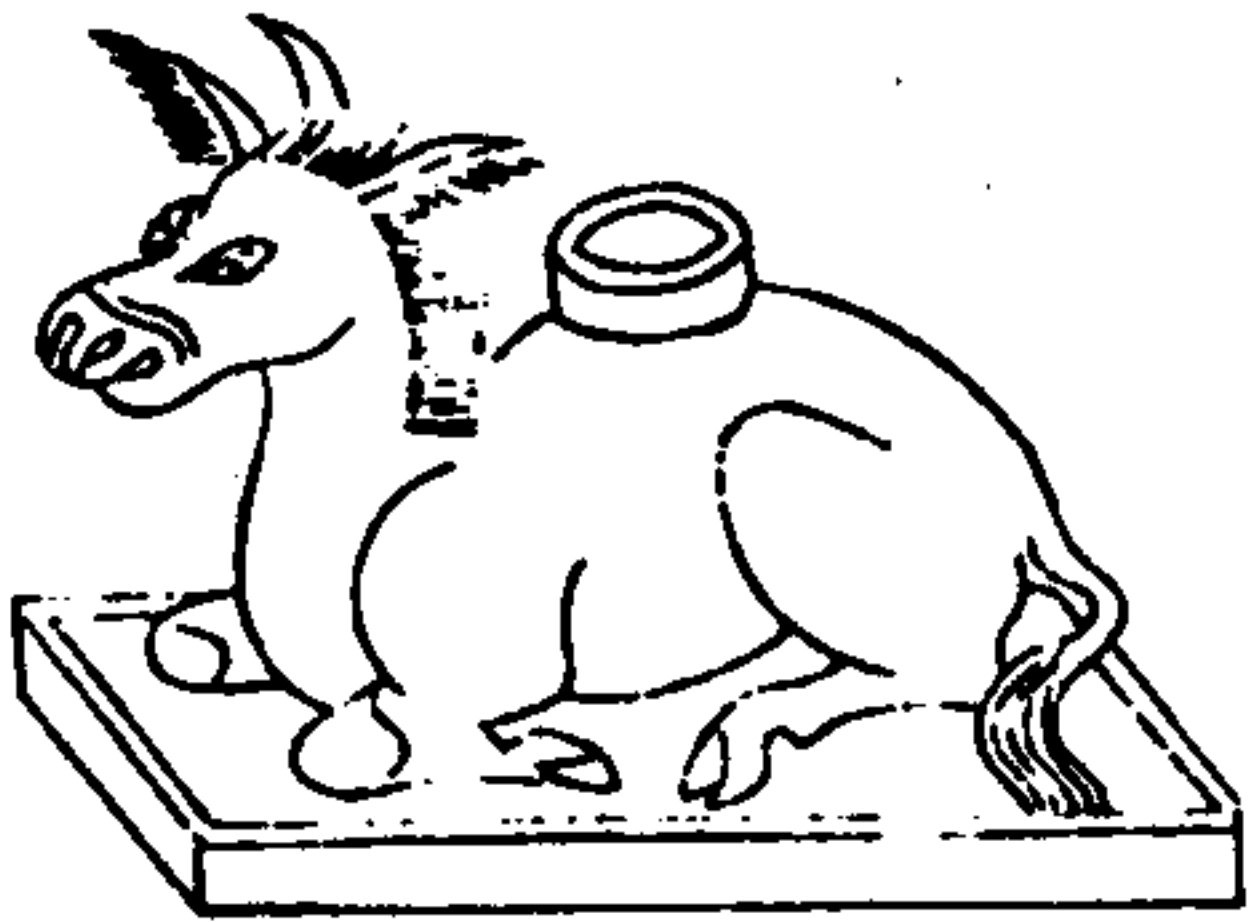
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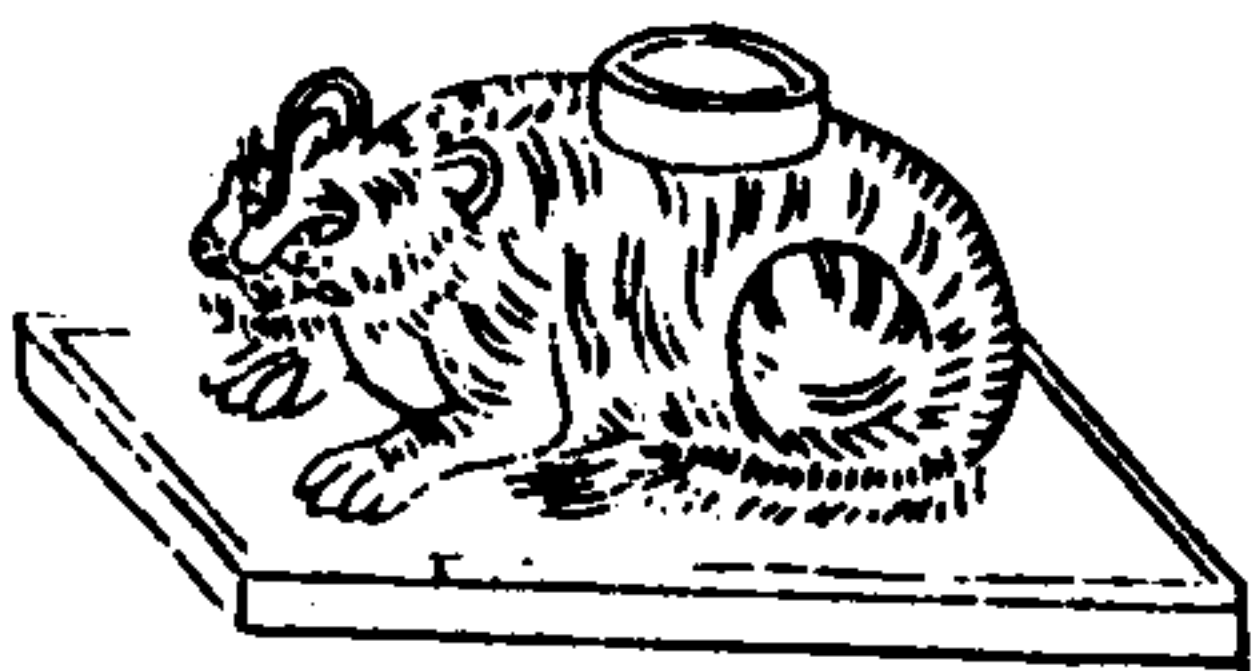
皮樹中



閭中



虎中



名物三射

兕

名物三射

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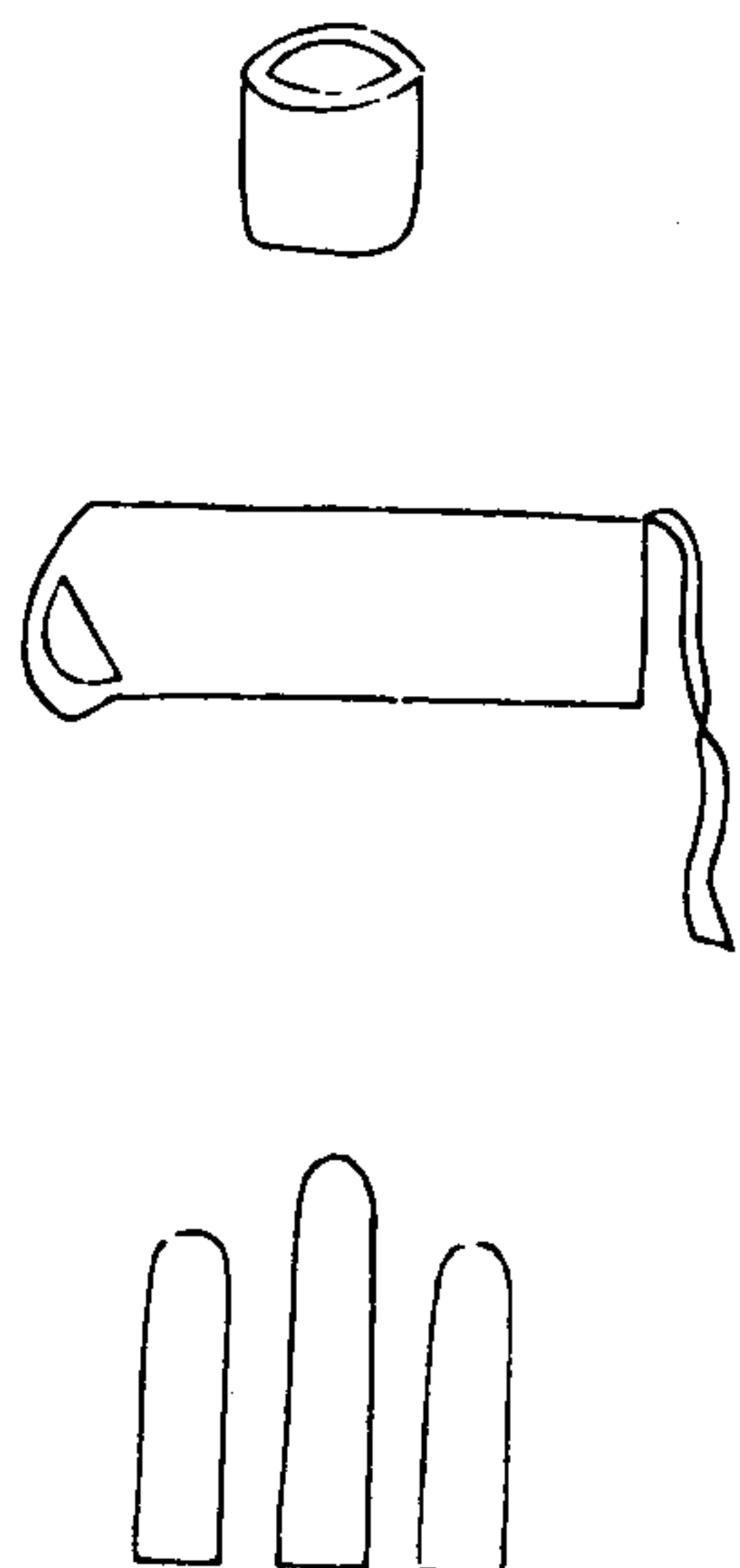
鄉射禮射於樹用鹿中鄉射記曰鹿中髣前足跪鑿其背容八  
 算注云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投壺孔疏云中之形尅  
 木爲之狀如鹿兕而伏鑿背盛算舊圖云士之中長尺二寸首  
 高七寸背上四寸穿之容算深尺二寸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  
 樹中注云皮樹獸名張鎰云皮樹人面獸形又於郊則閭中注  
 云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又大夫兕中注云兕似牛  
 一角



決

鞞

朱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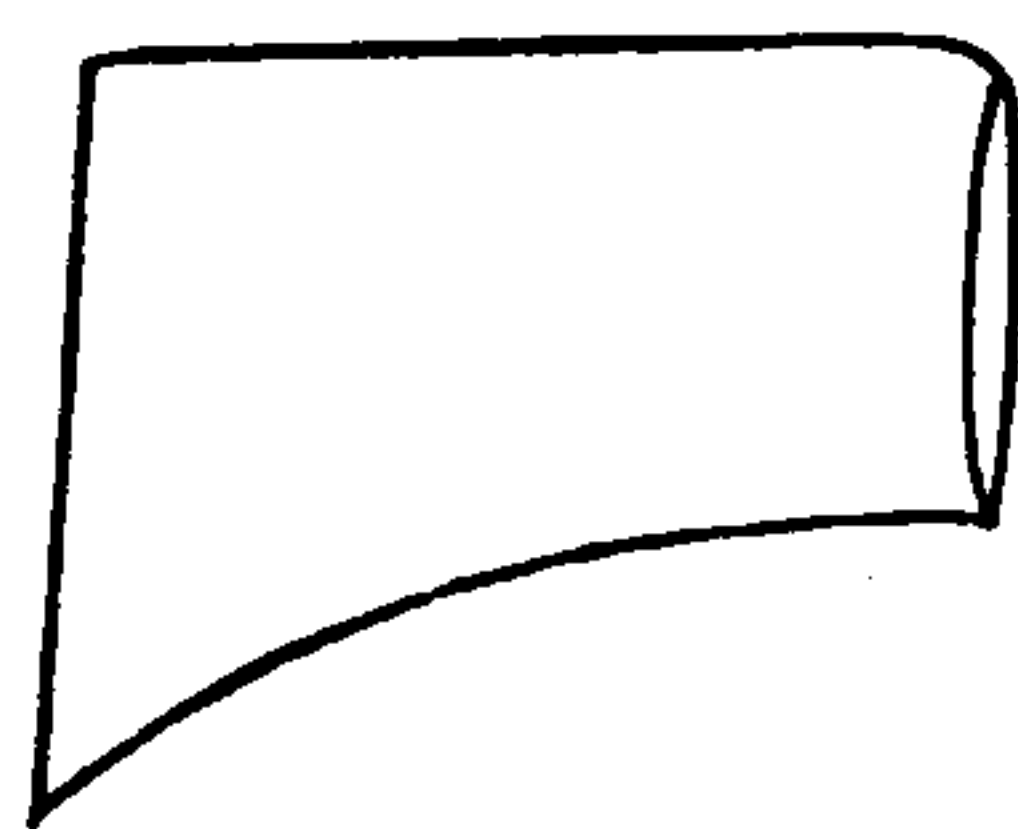


名物三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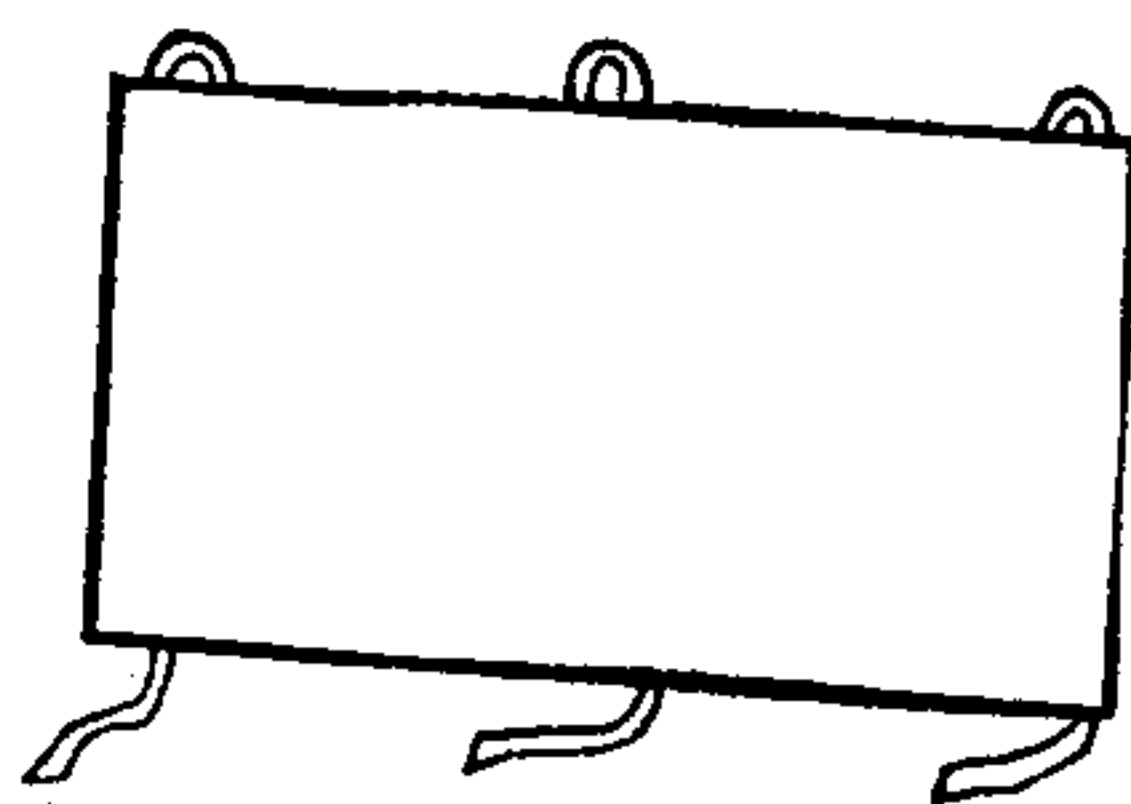
世

詩箋云鞞之言沓所以彊沓手指沒猶闔也沒以象骨爲之著  
 右大臂指所以鉤弣而闔體也大射禮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  
 以沓指放弣令不挈指也以朱韋爲之舊說沒鞞不分舊圖亦  
 甚舛說詳射禮門及後喪器圖

遂



陳圖



名物三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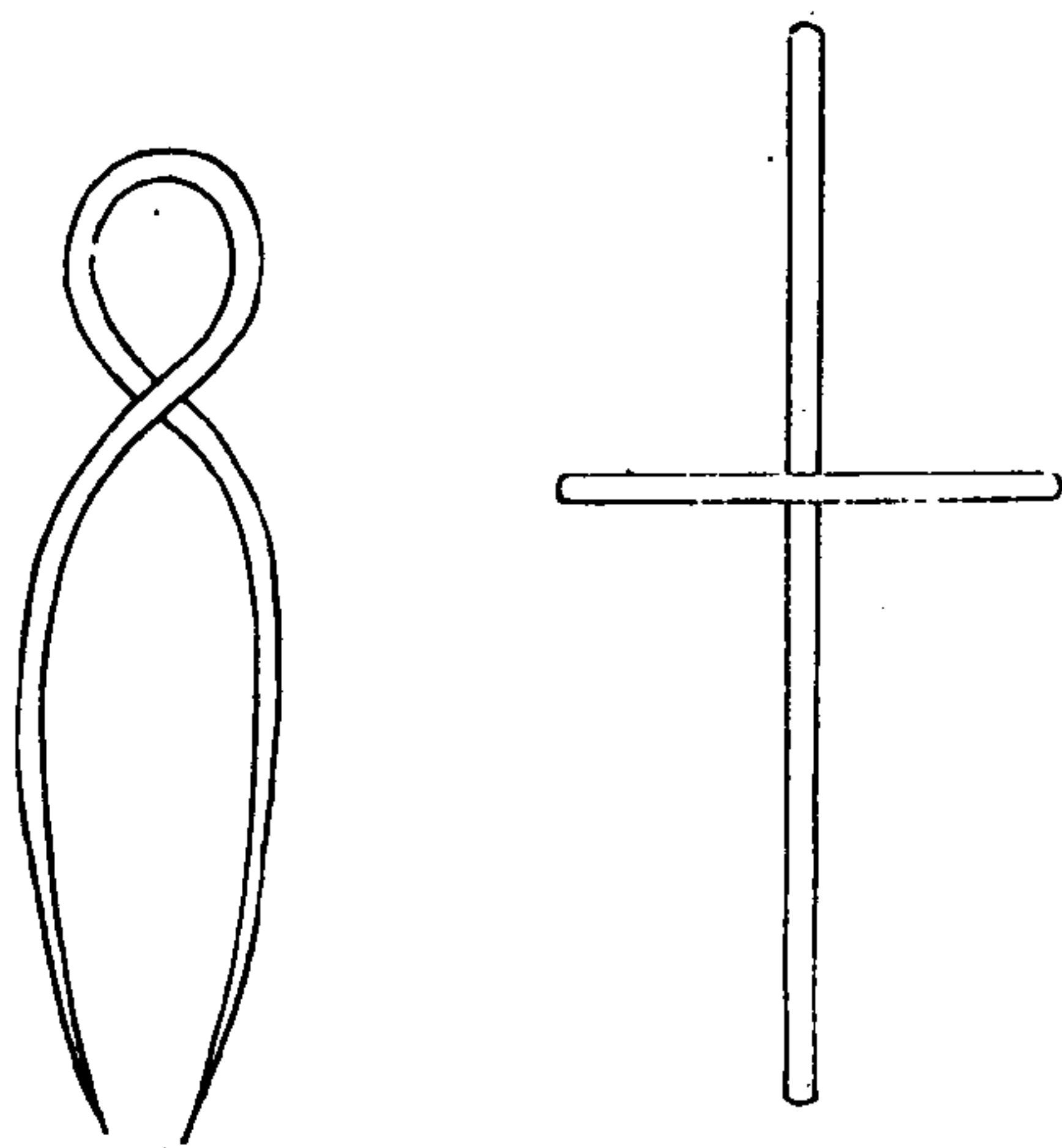
世

鄉射注云遂射鞞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弣也其非射時則謂之  
 拾拾歛也所以蔽膚歛衣也大射注云遂著左臂所以遂弣也  
 案拾如今之小裏套所以歛其衣也其物以韋爲之故亦謂之  
 鞞射時又謂之遂所以遂其放弣也舊說沒極不分舊圖亦不  
 制說詳射禮門陳圖別以方巾爲之一邊設紐一邊設帶較爲  
 近之



物

并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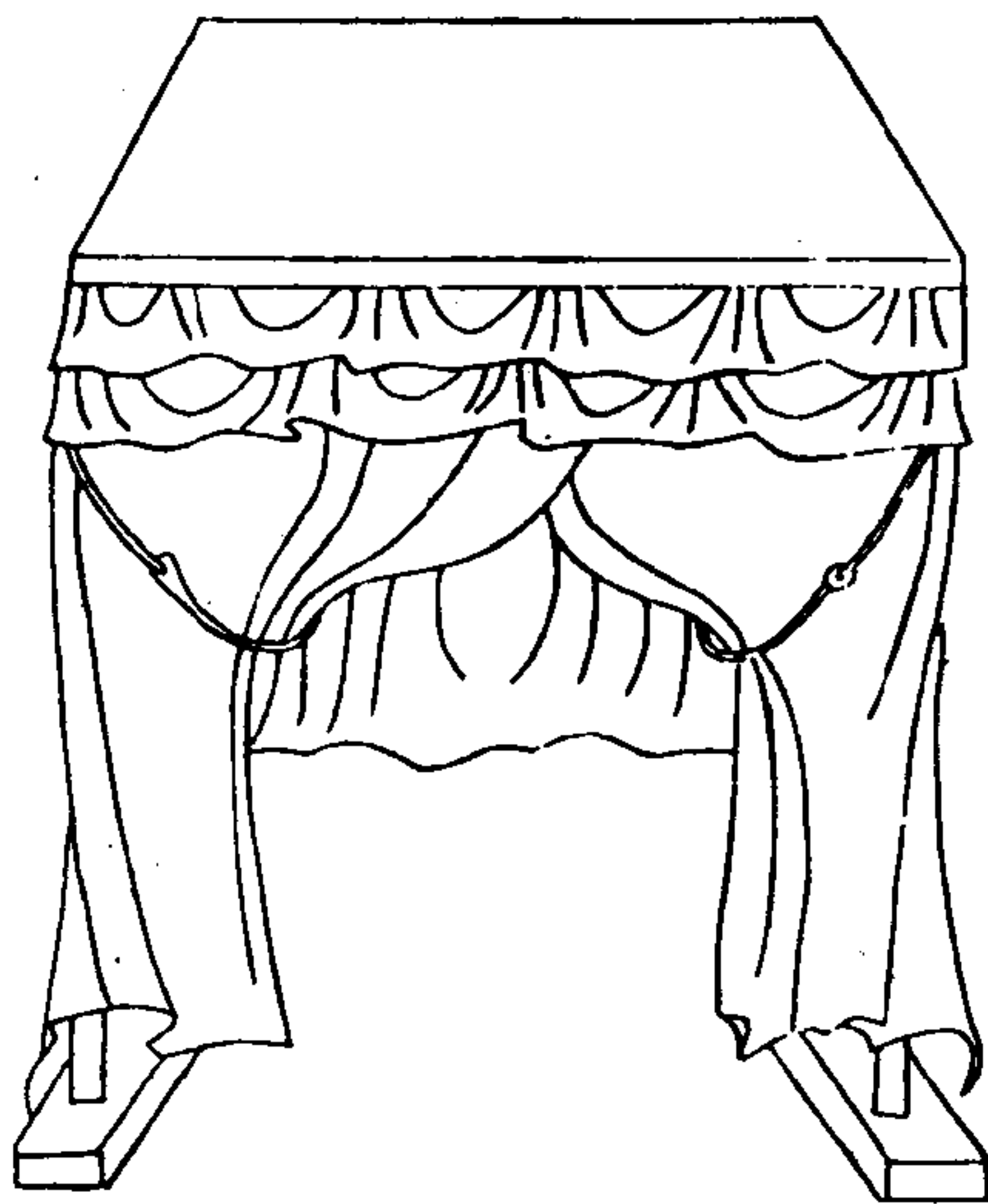


名物三射

世

大射禮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鄭注云一縱一橫曰午  
謂畫物也鄉射記云射自楹間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  
鄭注云物謂射時所立處筈矢輪長三尺間容弓者上下射相  
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為距後足來合而  
南面為隨武迹也尺二寸司弓矢云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鄭  
注云并夾矢箭也賈疏云矢箭之言出於漢時若王射則射鳥  
氏主取矢其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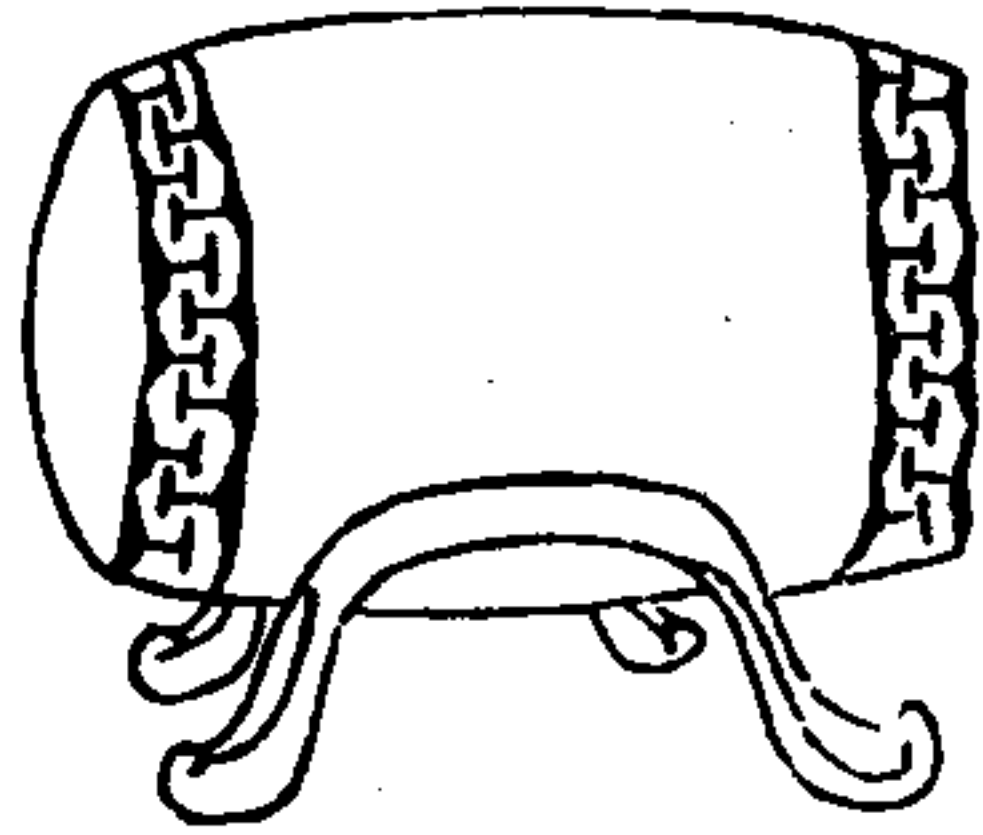
名物三射

世

掌次射則張耦次鄭注云次在洗東謂幄也大射禮司射適次  
鄭注云次若今更衣處帳帷席為之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鄭  
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帷幕皆以布為  
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帟則幕與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為



足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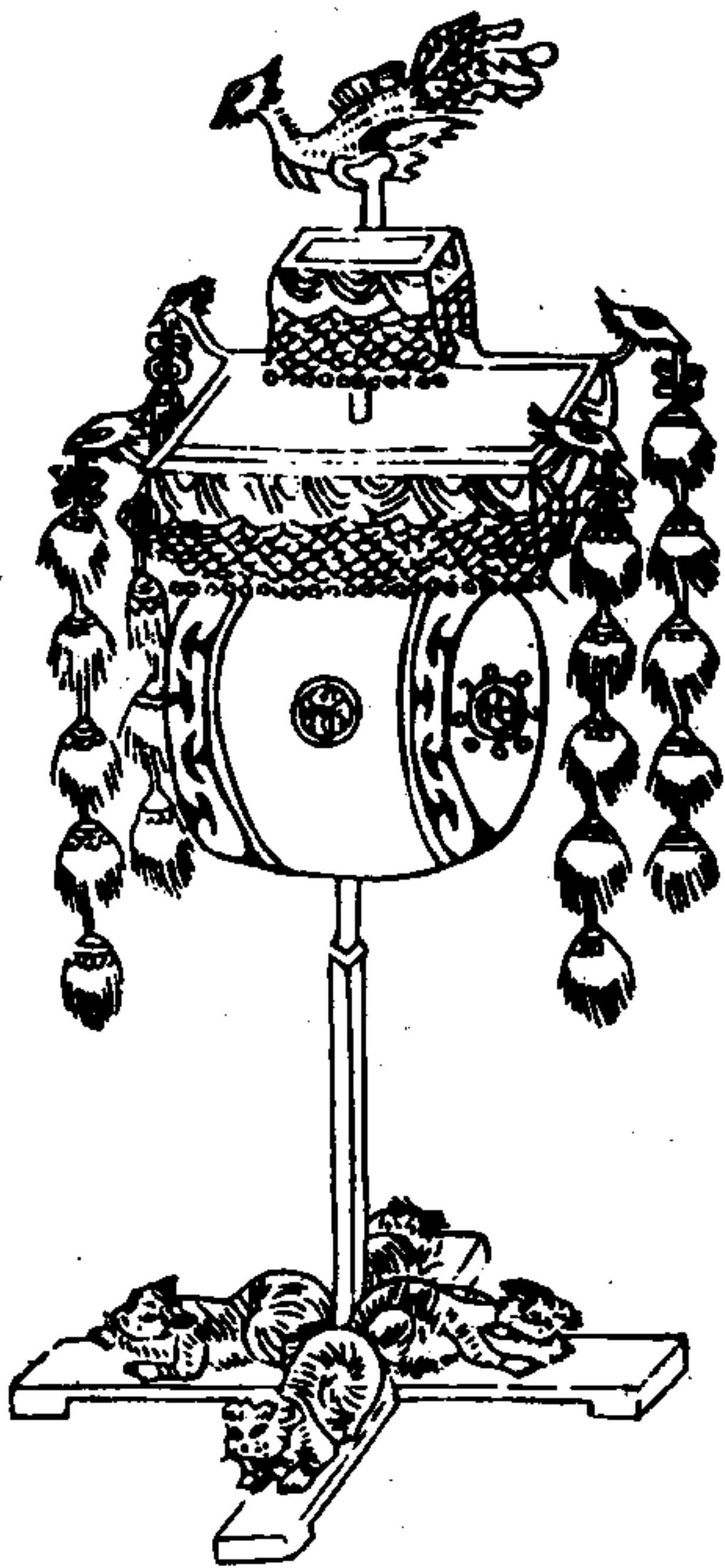


名物三鼓

世

明堂位云夏后氏足鼓今作鼓殷楹鼓周縣鼓鄭注云足謂四足也楹爲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簣虞也案足鼓設足而不柱舊圖足鼓有柱非也

建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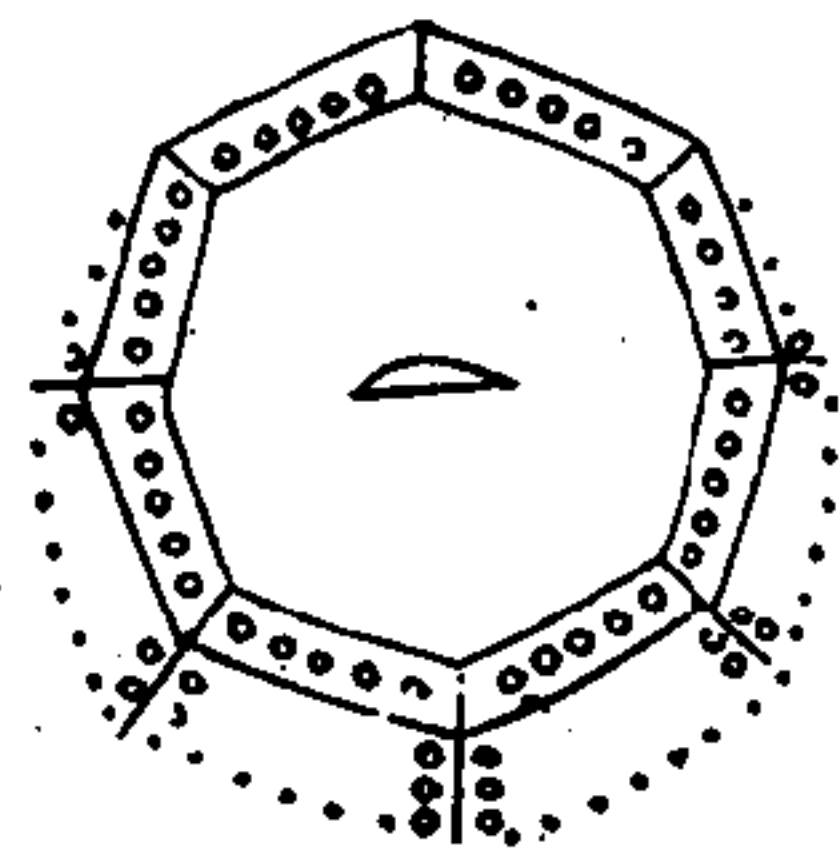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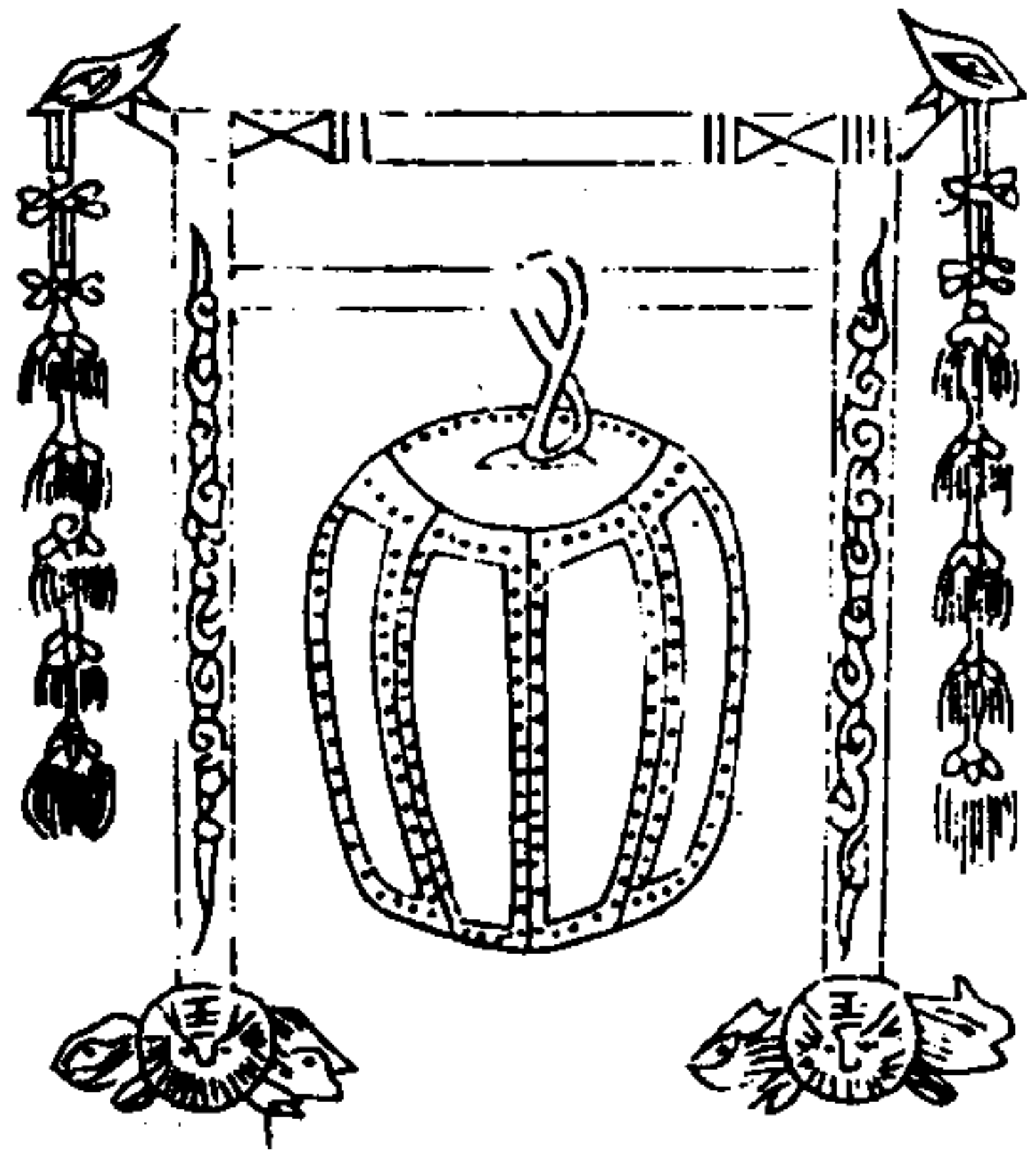
名物三鼓

世

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鄭注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賈疏曰明堂位云殷楹鼓周縣鼓注云楹爲之柱貫中上出縣縣之於簣虞也今云以木貫而載之用殷法也主於射略於樂故用先伐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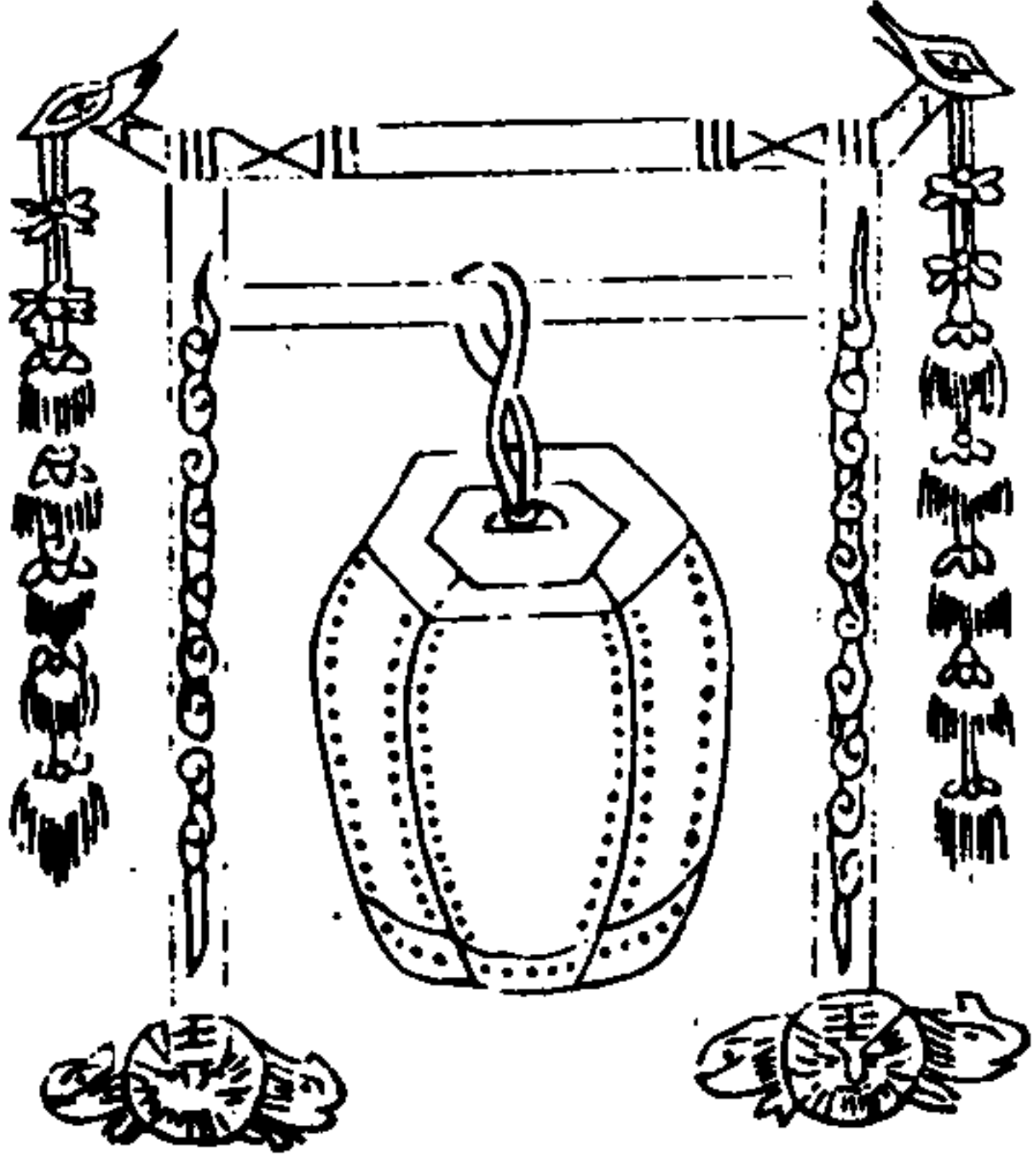


雷鼓



平面視之得八面方形  
點者鼓腹上可見處其  
下揜於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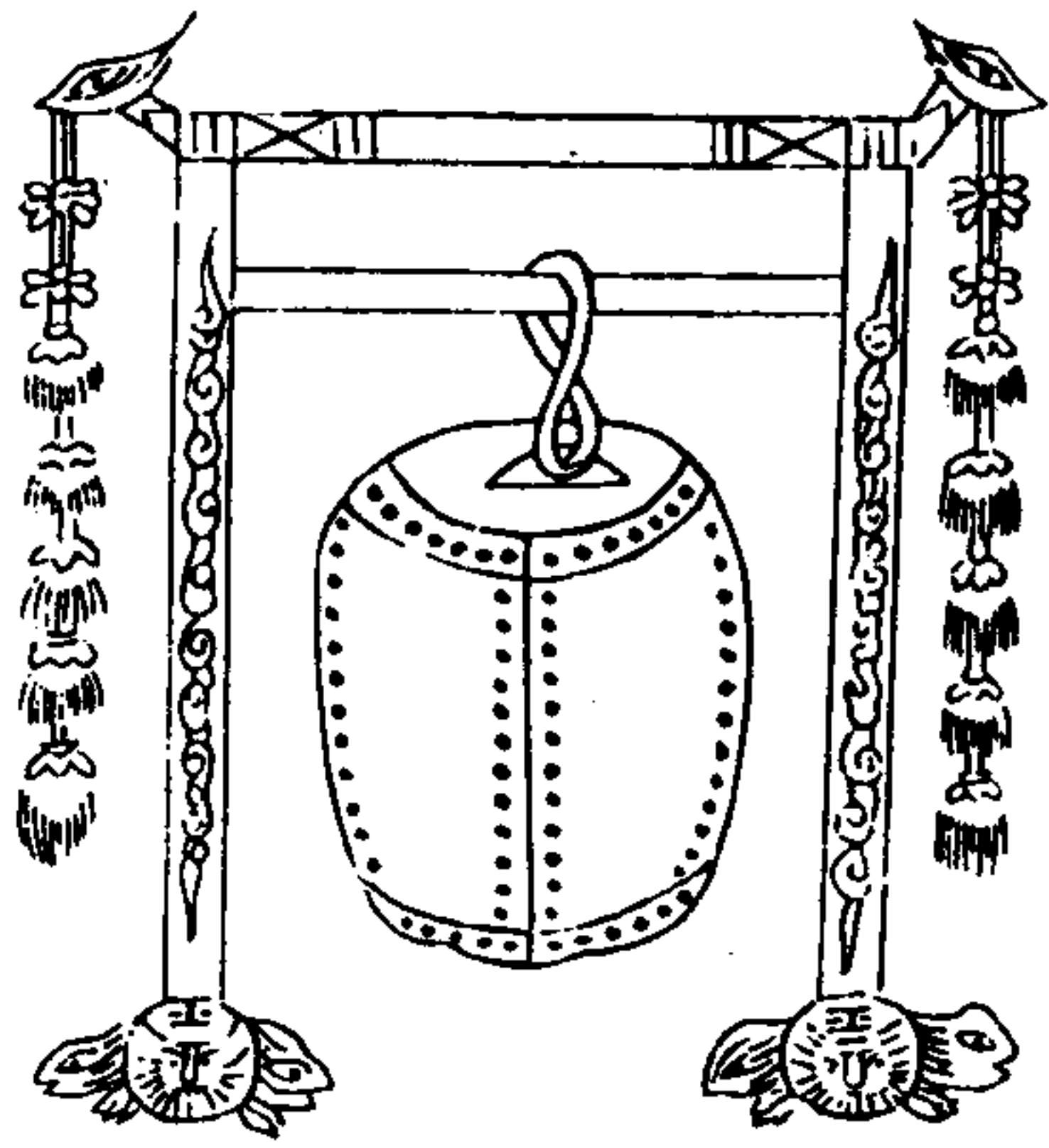
靈鼓



名物三鼓

世

路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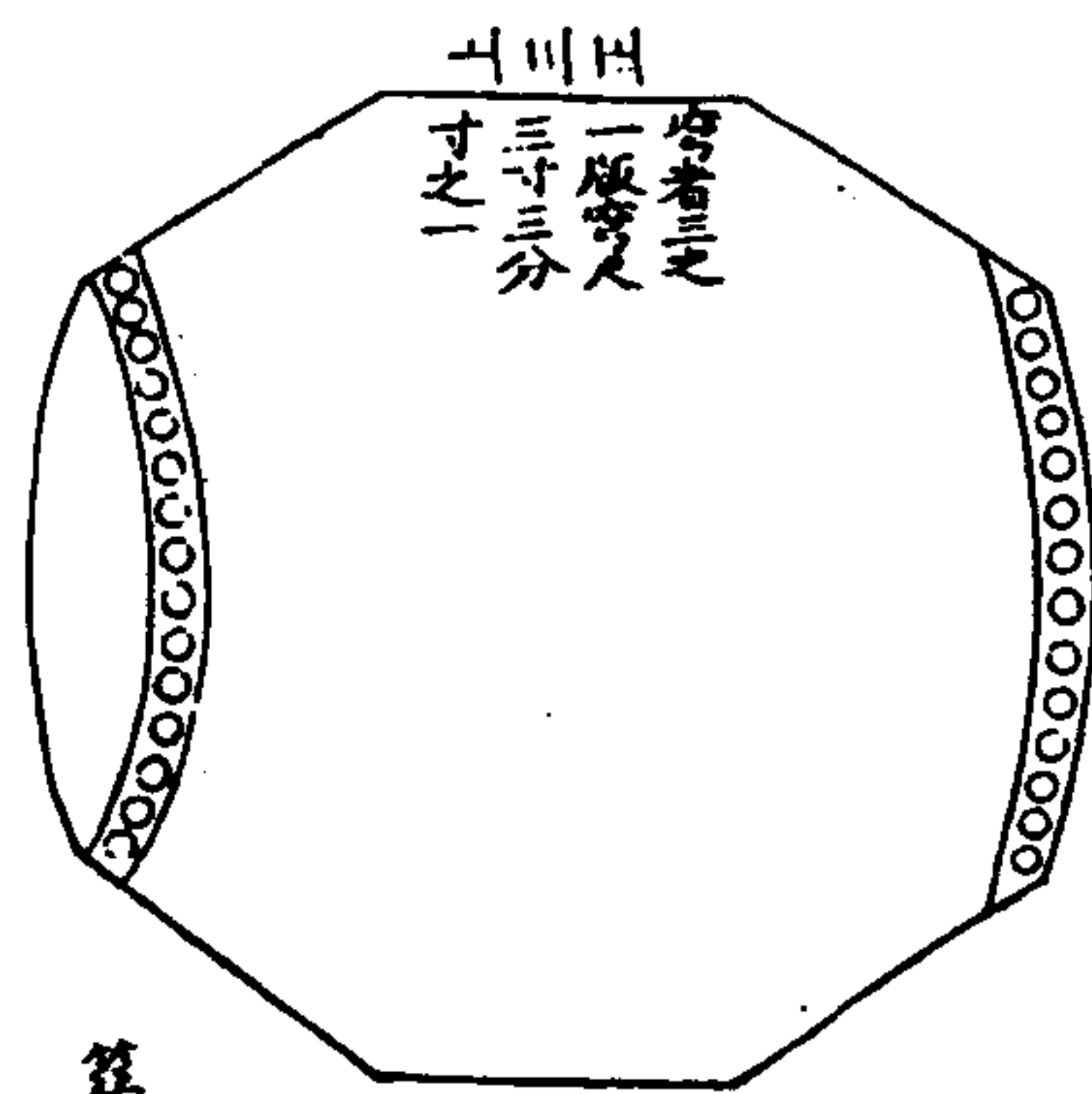
名物三鼓

世

鼓人職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鄭注云雷鼓八面鼓靈鼓六面鼓路鼓四面鼓自唐開元議禮泥於鼓橫縣之法遂失其制宋太常集禮聚八小鼓於一縣謂之雷鼓靈鼓路鼓亦如之曷氏禮圖陳氏禮書悉同議者譏其類於編鼓不足為訓攷兩面鼓有宜南北面宜東西面之別其面在兩端故鼓橫縣八面六面四面鼓者其鼓上下設版翦設柱直而縣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四方八面咸宜何至若開元時如法置鼓而不可擊耶蓋時失其制爾明堂位周縣鼓鄭注云縣之簨簠靈臺詩虛業維樅亦兼鼓鐻言之則鼓有簨虞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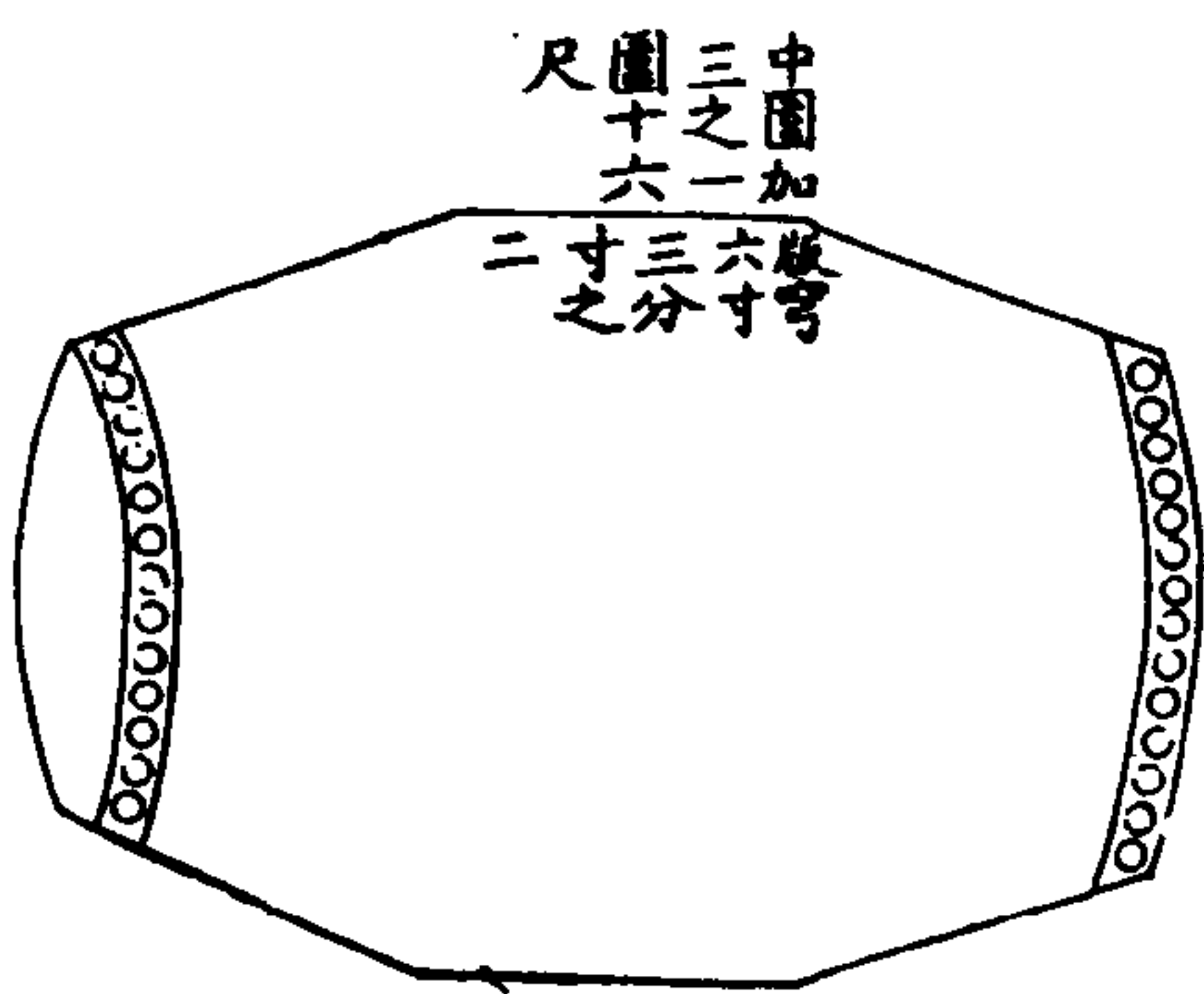


晉鼓



其虞同前式

鼓



皋鼓



名物三鼓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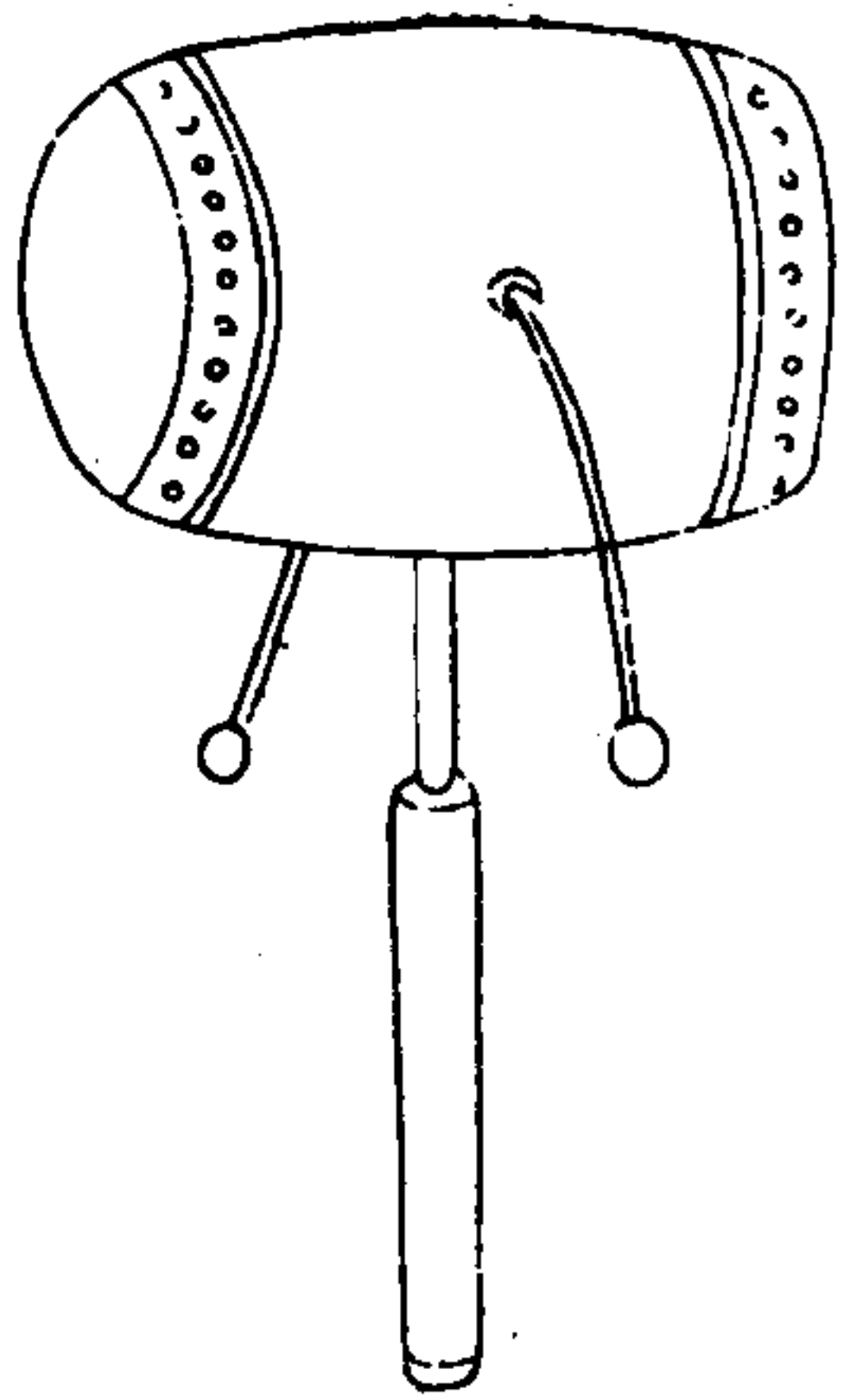
名物三鼓

單

攷工輝人爲皋陶其長六尺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  
穹三之一上三正注以爲晉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圓加三之一  
記以爲鼓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記以爲皋鼓先鄭  
云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中央廣尺如此乃得有腹後  
鄭云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  
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爲二尺六尺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  
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版三讀爲參參直者  
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中圓加三之一  
者加於面之圓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圓十二尺加以三分  
爲異



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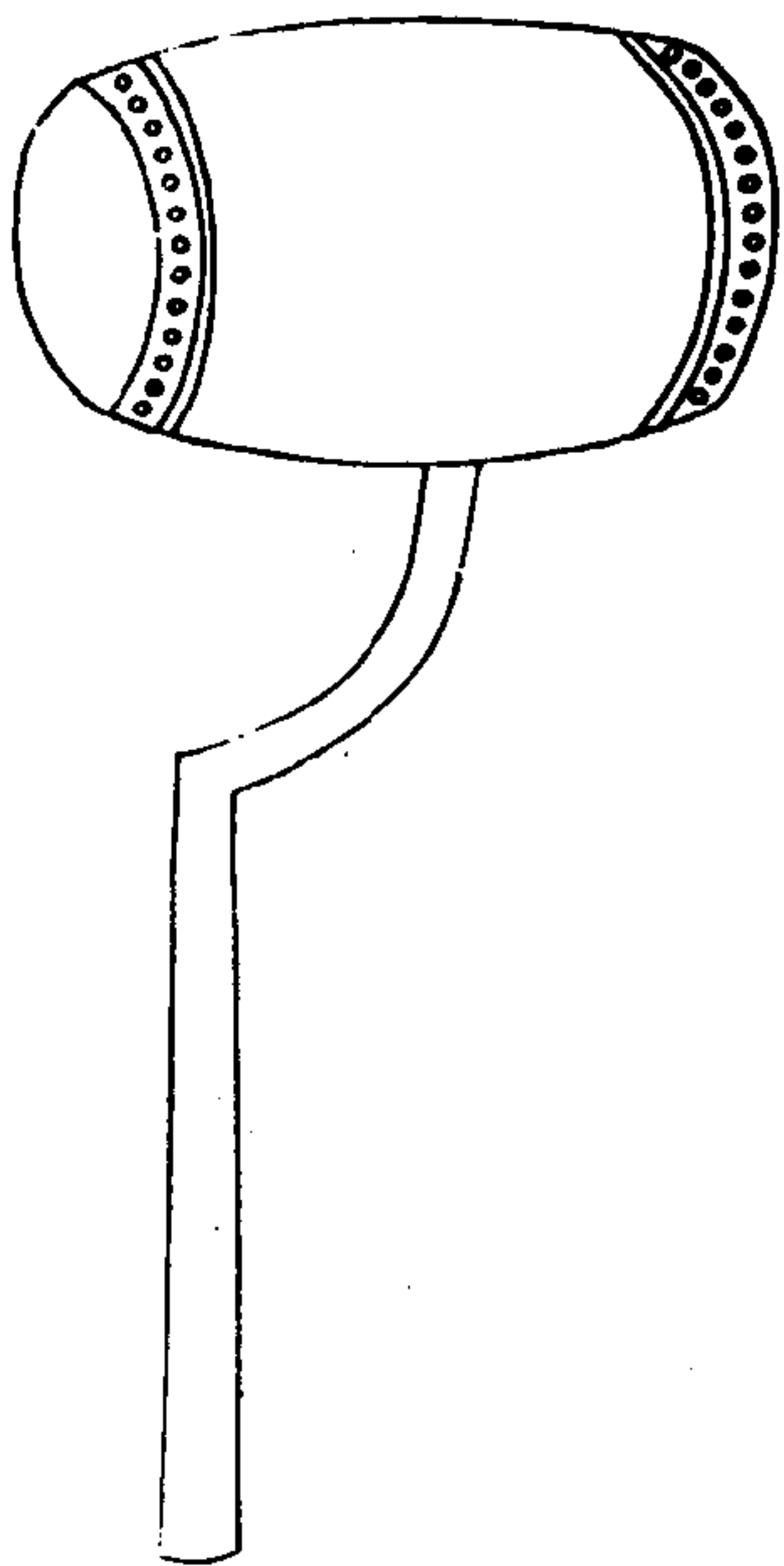


名物三鼓

四

小師掌教鼗鄭注云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小  
鼓有柄爲鞀大鞀爲鞀也鞀也鼓也大小異而制同不別圖

提鼓



名物三鼓

五

大司馬師帥執提鄭注云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  
上者賈疏云鄭據當時有單騎以況周其實周時無騎法也然  
公羊傳稱齊晉相遇以鞍爲几禮記稱前有車騎古者容有單  
騎不過四時之田當以常法論賈說是也且車中建鼓皆以曲  
木爲跗亦不必提持馬上今如鄭注圖之以爲車中建鼓之法



大常



名物三旗

四

觀禮天子乘龍載大旂鄭注云大旂大常也王建大常緣首畫日月其下及旂交畫升龍降龍賈疏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是旂與常別也但天子大常畫日月又有交龍諸侯則交龍爲旂無日月也聶氏曰旂旌之杠皆注旄與羽於竿首故夏采注以旄牛尾綴於橫上其杠長九仞其旄曳地阮氏梁正等圖旂首爲金龍頭唐志云金龍頭銜結綬及鈴則古注旄及羽之遺制也又案郊特牲王之旂十二旂龍章而設日月此天子大常之旗也公孤以下各祗其命數爲之周禮典命自上公至士其車服各如其命之數是也攷工記龍旂九旂四旗注以諸侯言之

疏謂天子所建常從疏天子而有九旂七旂六旂四旂者所謂上得兼下也卿之州長中大夫四命遂之里宰下士一命而州里得建旂者義取勇捷而旂如其命數所謂下不得僭上也爾雅云素錦綢杠纁帛縹紫陞龍于纁練旂九飾以組維以纁蓋揭旗以杠綢杠以錦正幅爲纁屬纁爲旂旂亦曰旂其旂之長短禮緯云天子旗九仞十二旂曳地諸侯七仞九旂齊軫大夫五仞七旂齊軛士三仞五旂齊首說詳車制門

名物三旗

四



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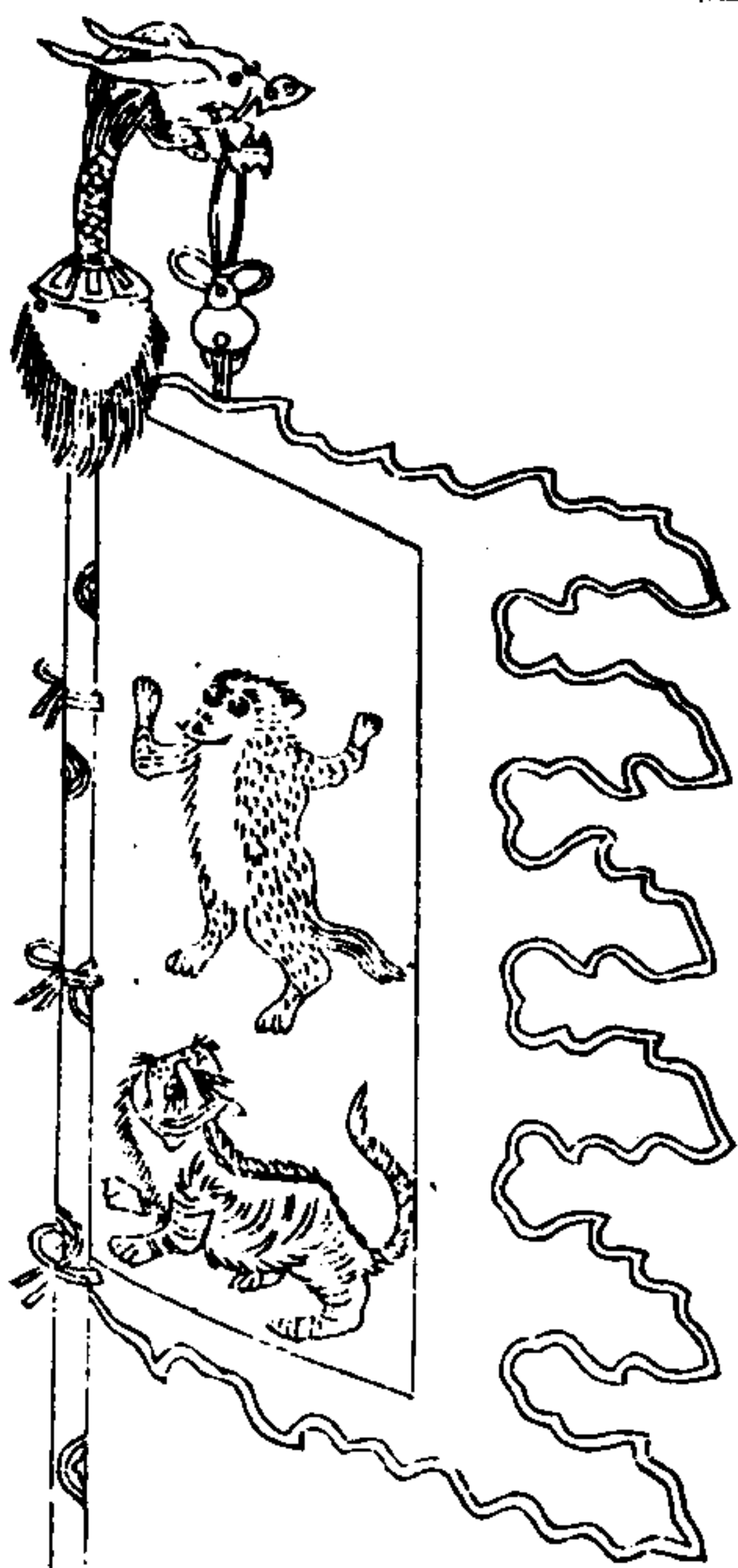


名物三旗

四

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  
 人云龍旗九旂鳥旗七旂熊虎六旂龜蛇四旂曲禮則云青龍  
 白虎朱雀元武孔疏即以輶人九旂七旂六旂四旂言之則三  
 說本一耳故此下四圖合三說為之攷工記龍旂九旂以象大  
 火據定數言天子龍旗九章龍旂亦九旂也鄭注以此為諸侯  
 所建鼎圖又從而別之上公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各如其  
 命數存參

旗



名物三旗

四

司常熊虎為旗攷工記熊旗六旂以象伐天子之旗亦六旂也  
 鄭注以此為師都所建據司常師都建旗為文大司馬則軍吏  
 載旗注以師都為鄉遂大夫疏以軍將至伍長皆軍吏則大夫  
 士雖得用旗其旂數自有異矣凡天子旂旗旒旒之旂公卿大  
 夫以下有減無加無加者昭定數有減者從命數爾



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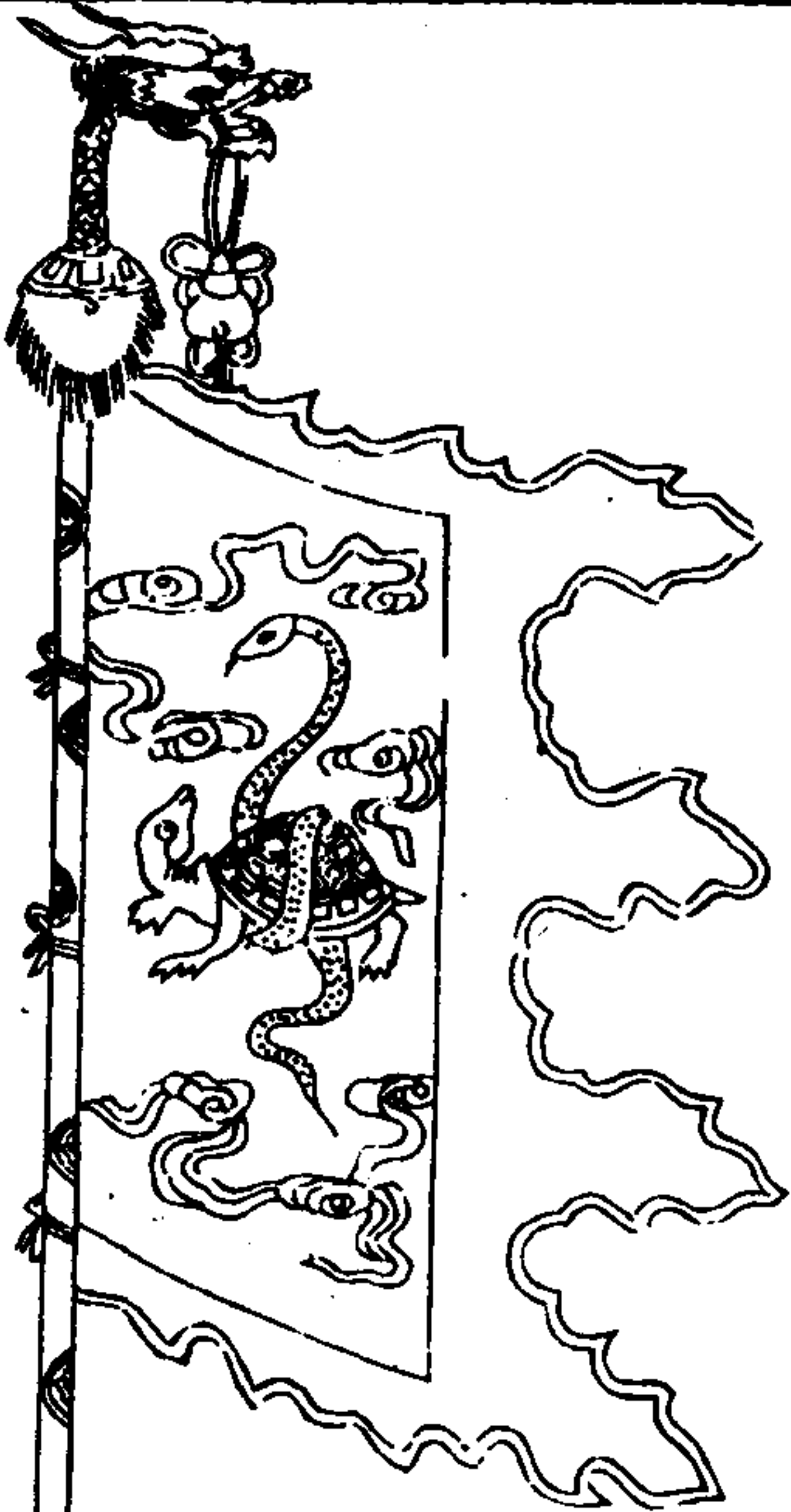


名物三旗

四

攷工記鳥旗七旂以象鷄火亦言天子之旗也鄭注云鳥隼爲  
旗是也又云州里所建据司常州里建旗爲文大司馬則百官  
建旗鄭注百官卿大夫州里鄉遂之官則其旂數要有異也爾  
雅錯革鳥曰旗謂隼爲隼之象郭注以爲以鳥革置竿頭尤誤

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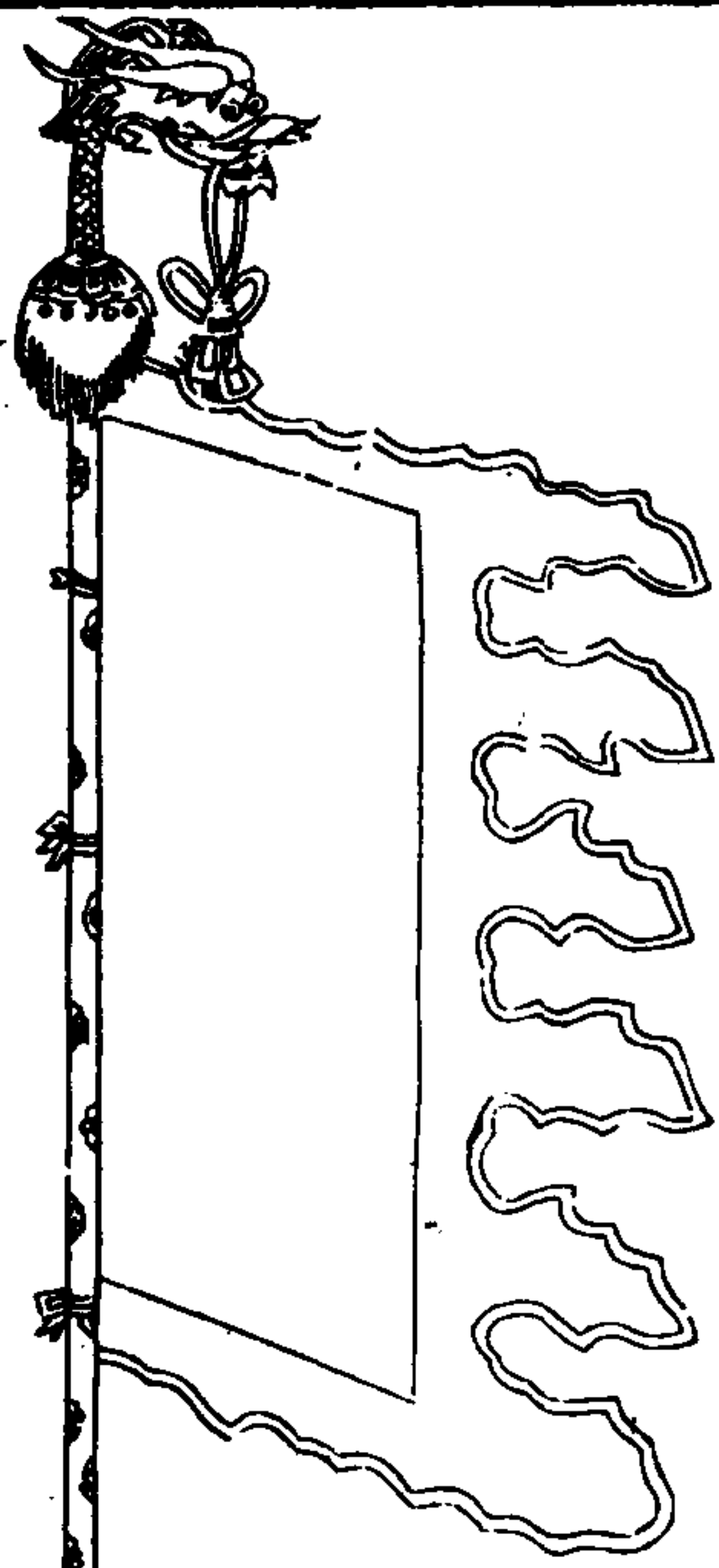
名物三旗

四

司常龜蛇爲旒攷工記龜蛇四旂以象營室陳氏曰爾雅龜廣  
充幅長尋曰旒是旗旗而上其色赤而不繹其幅長而不特尋  
也陸氏曰旒色黑以旂少故得用廣終幅若旗旗而上旂多充  
幅爲之則繹不能容必削其幅乃稱



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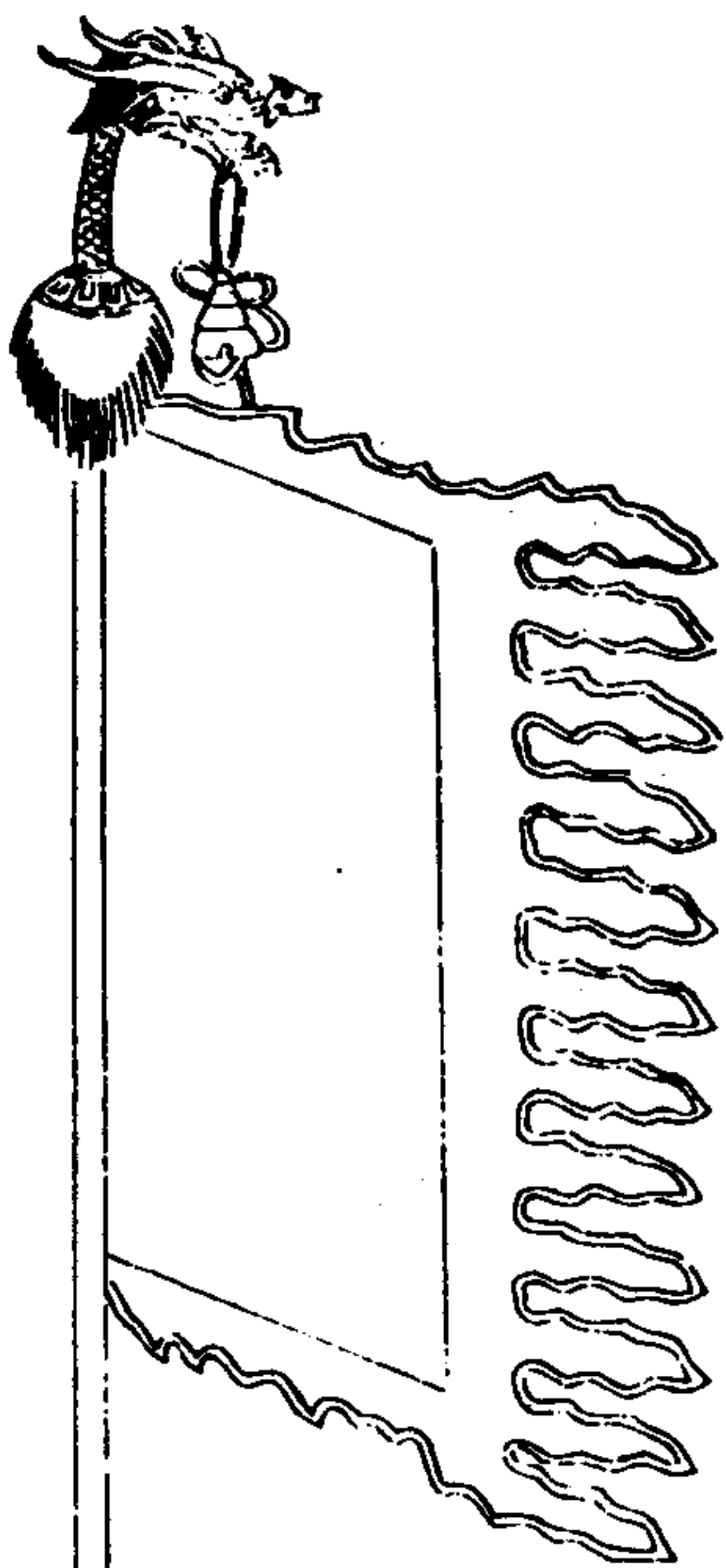


名物三旗

五

禮經覲禮有載旌張旌之文周禮司常通帛爲旌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旂數未聞以司常孤卿建旌推之蓋亦如其命數陳書作六旂今从之羣圖以其細之微幟當之殊失九旗之制

大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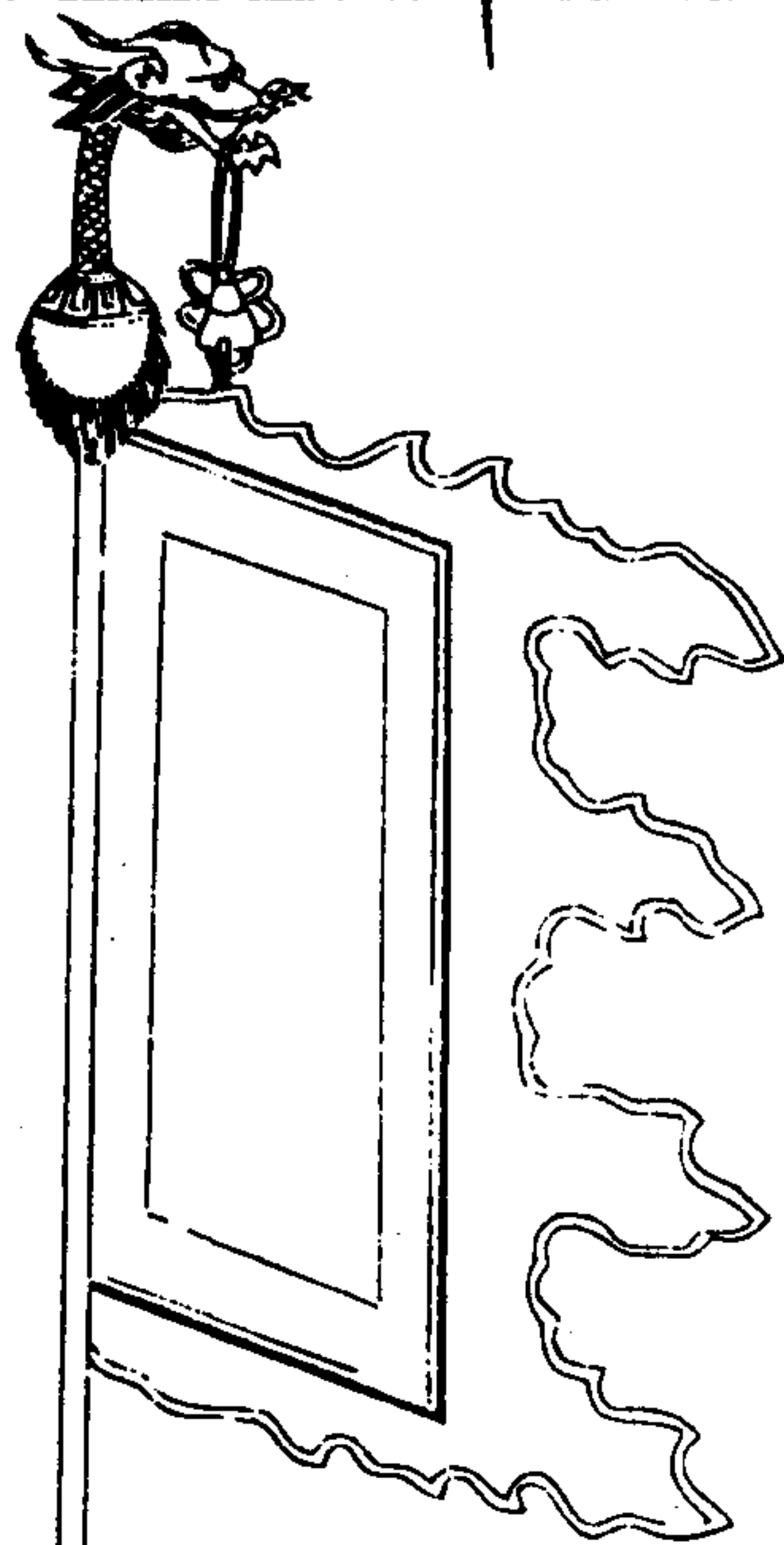
名物三旗

五

巾車王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鄭注据明堂位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以大麾爲色黑夏后氏所建三旗色異而制同圖大赤則大白大麾猶是矣故不別圖



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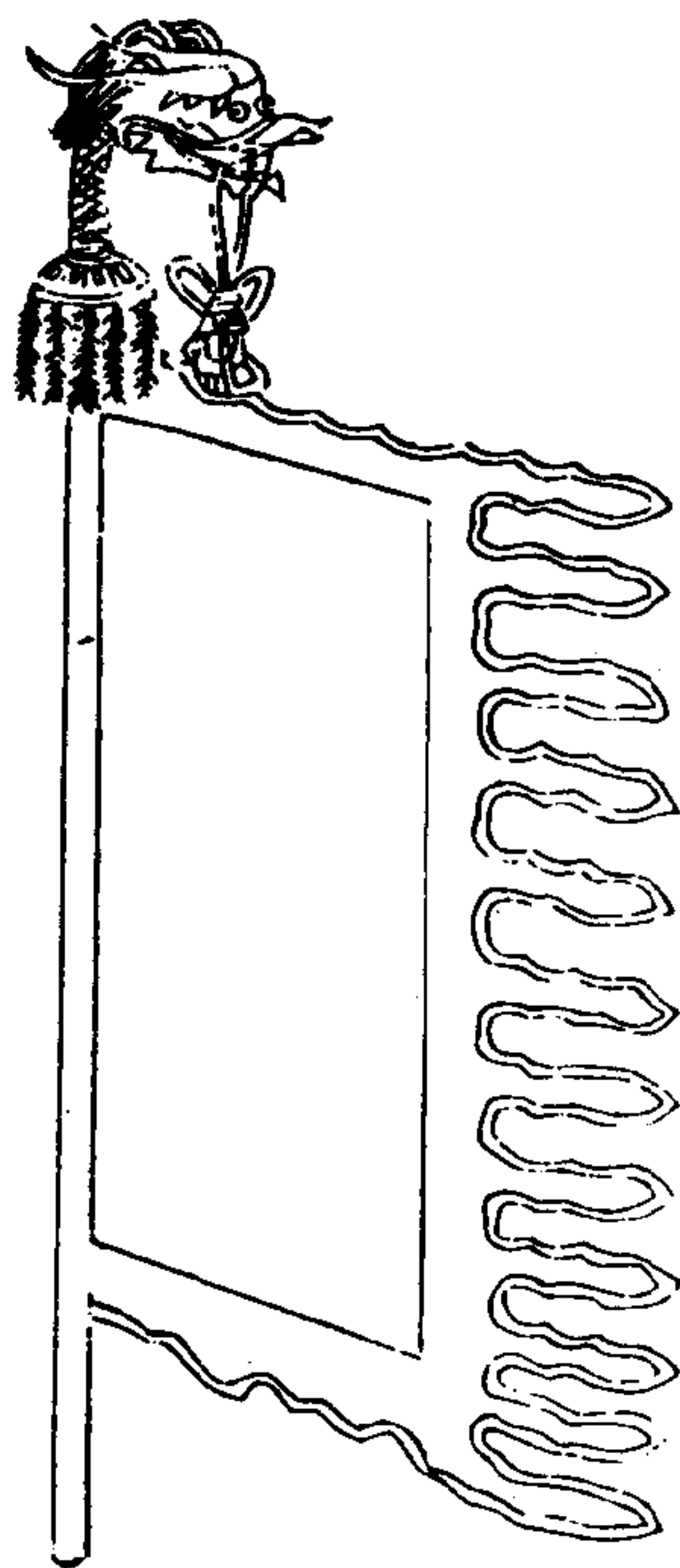


名物三旗

五

司常通帛爲纛雜帛爲物鄭注通帛爲大赤從周正色無飾襟帛者以帛繫飾其側其內亦大赤也大夫士建物王之大夫四命士三命以下各視其命數爲之此從王之大夫故作四旂圖以其細之微幟當之亦失九旗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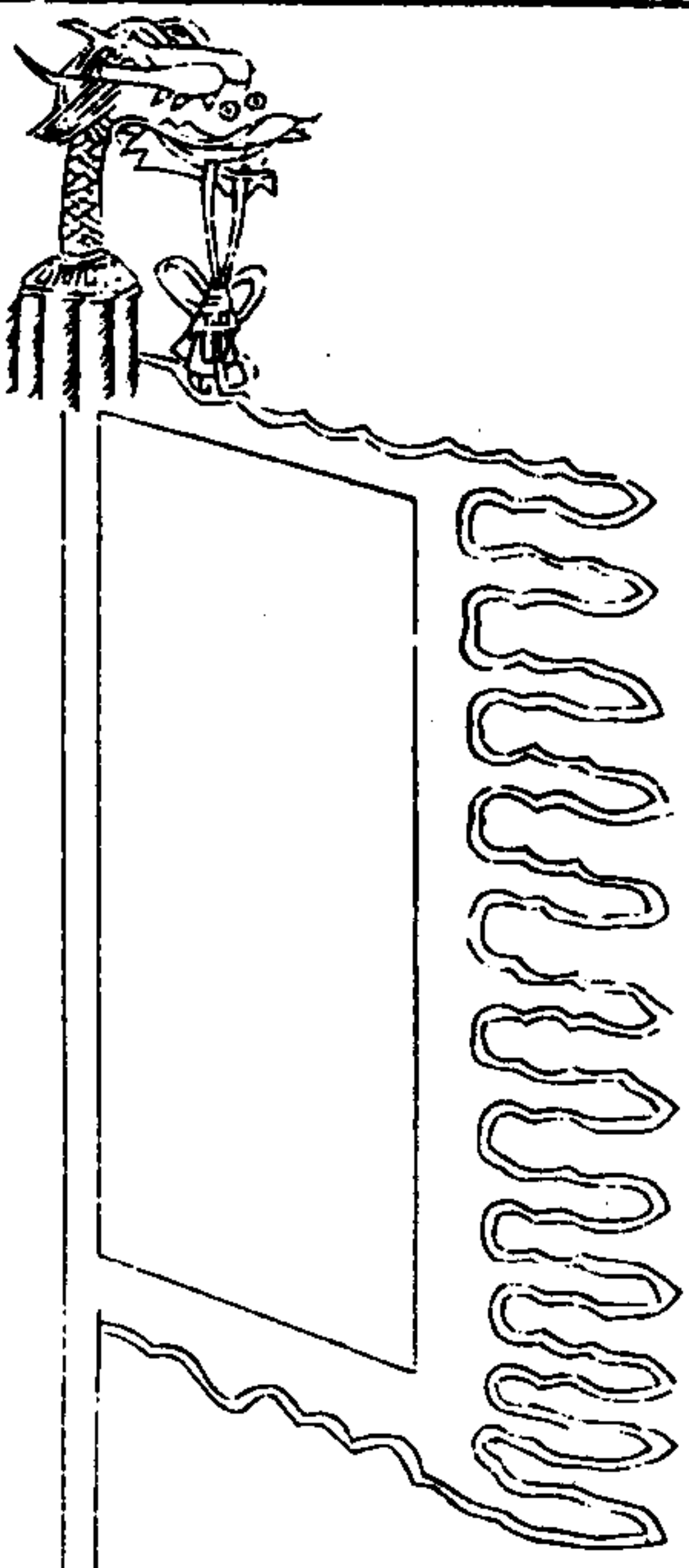
旒



名物三旗

五

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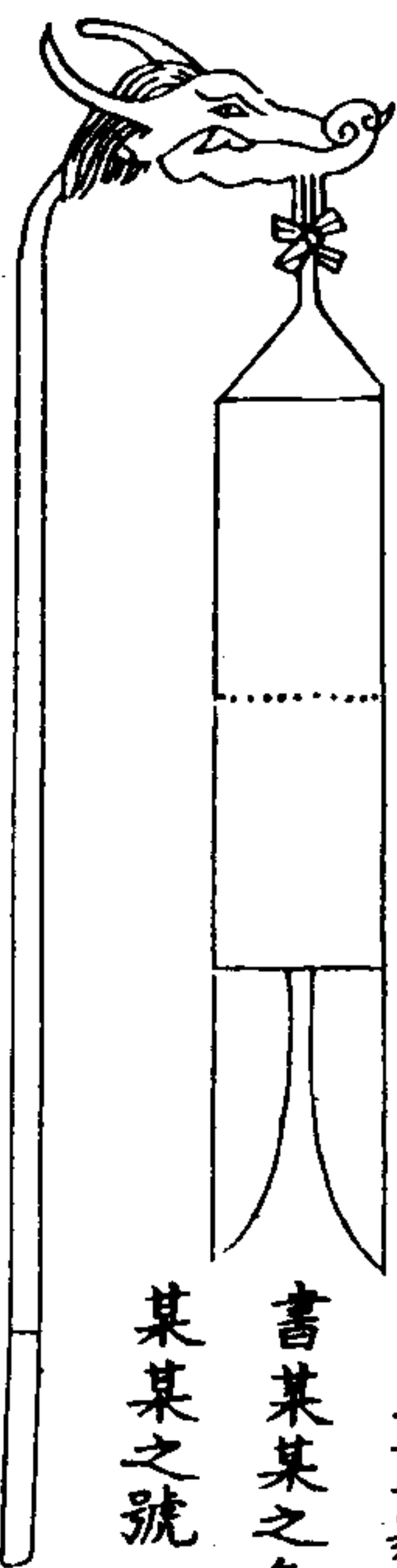
司常全羽爲旌析羽爲旌鄭注云皆五采繫之於旌旌之上賈疏以夏翟言之則翟羽也又疏云謂全羽析羽皆有羽而無帛但二者明在九旗中又鄭注明言九旗之帛且無帛亦何以謂之旗據司常道車載旌旌又巾車云象路建大赤木路建大麾象路道車也木路旌車也九旗無大赤大麾焉知旌非大赤而旌之非大麾不過依鄭注義大赤大麾象武事其竿首注旌道車旌車象文德其竿首注羽爾畢氏旌旌無圖陳書又仿翻旌法以全羽析羽爲之而無帛亦失九旗之制翻旌者非旗云全羽析羽者特其注竿首之物耳鄭注甚明司常於此二

名物三旗

三

旗特著羽者明餘旗之注旌特言載者明其非大閱之物而有綵有旂非與他旗有異也

號名之物



名物三旗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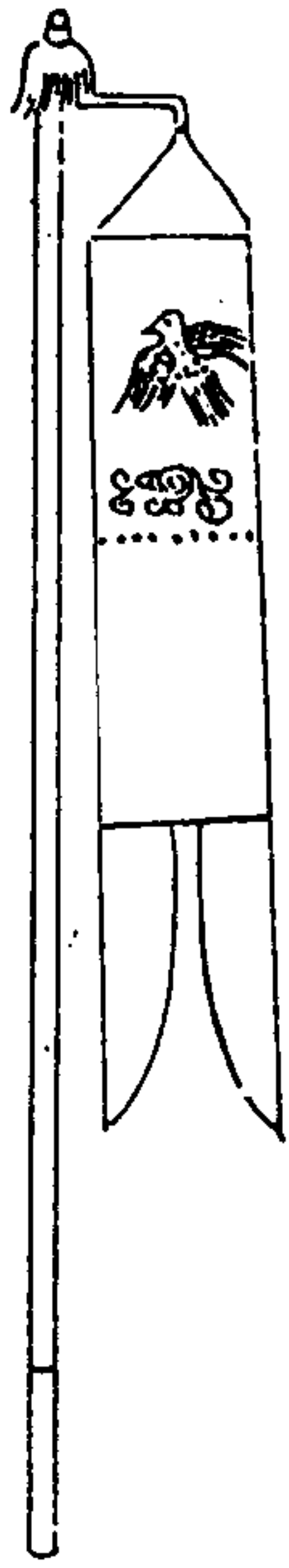
大司馬中夏夏舍辨號名之用中秋治兵辨旗物之用號名與旗物分爲二司常言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又別畫其事名號之象鄭注云事名號者微識所以題別眾臣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云云此蓋其制也微識之書則曰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舊圖誤以號名之物當禮物今別而補之士喪禮無物則以緇長半幅頰末長終幅廣三寸是銘旌仿號名之物爲之而銘旌無旒亦非全同於物物者朝覲則畫龍樹於其位覲禮公侯伯子男就旂而立是也軍旅則畫隼衣之於身詩織文鳥章是也



龍旂



鳥章



名物三旗

五

鄉射記曰君射於境則虎中龍旂鄭注云畫龍旂尚文章也觀禮上介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入壇門就旂而立即奉此龍旂壇壝中惟王建大常不能容五等侯九旗之大旂司常鄭注觀禮樹其事名號之微識爲旌旗之細是也陳氏禮書駁之誤 詩織文鳥章白旂央央鄭箋云織微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着焉陳氏又狃於後代背上小旗之式以駁鄭注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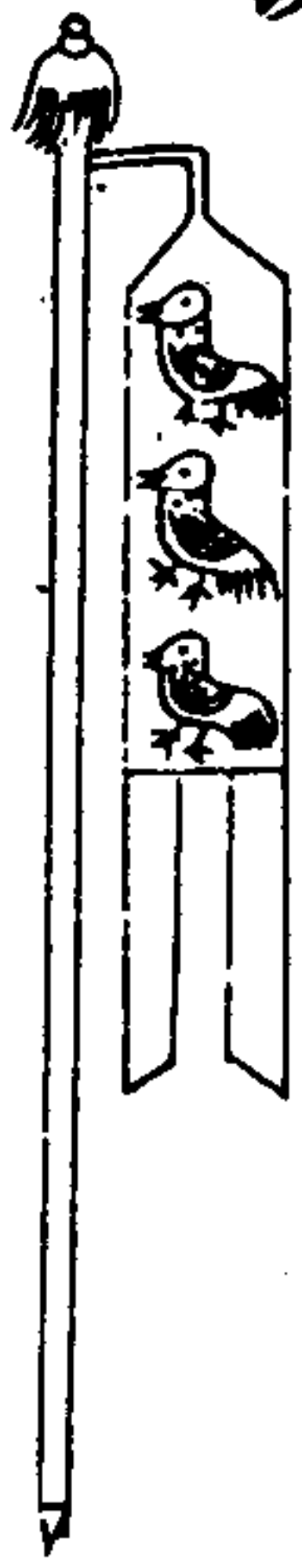
翺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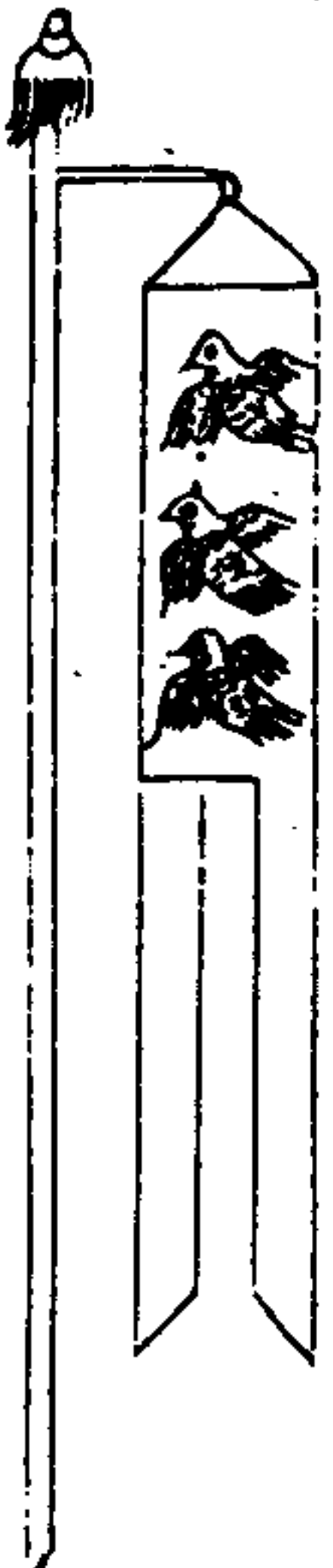
青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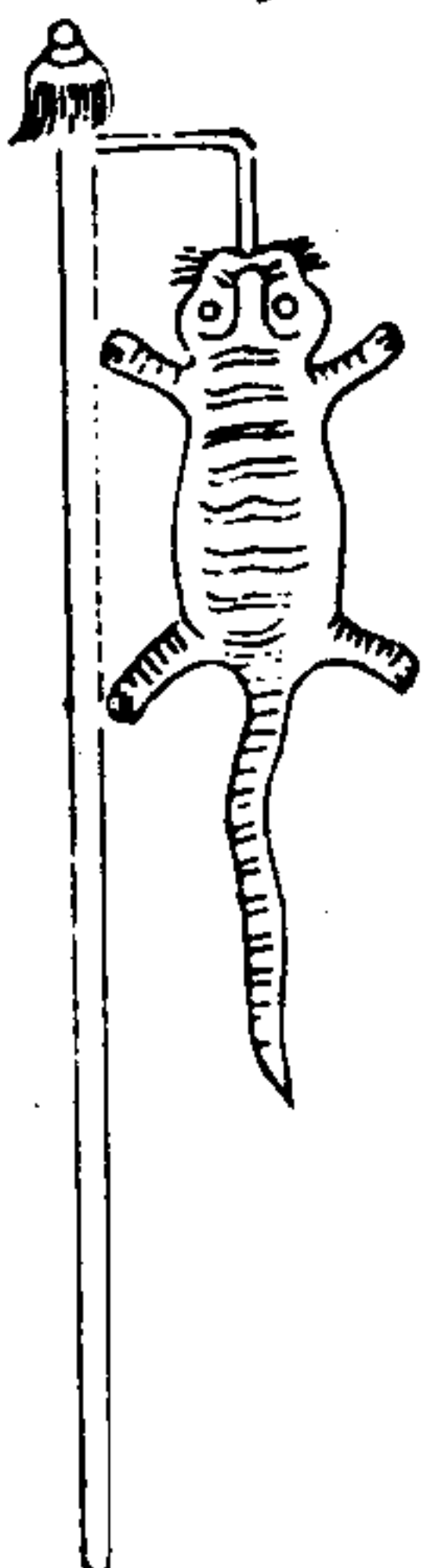
鳴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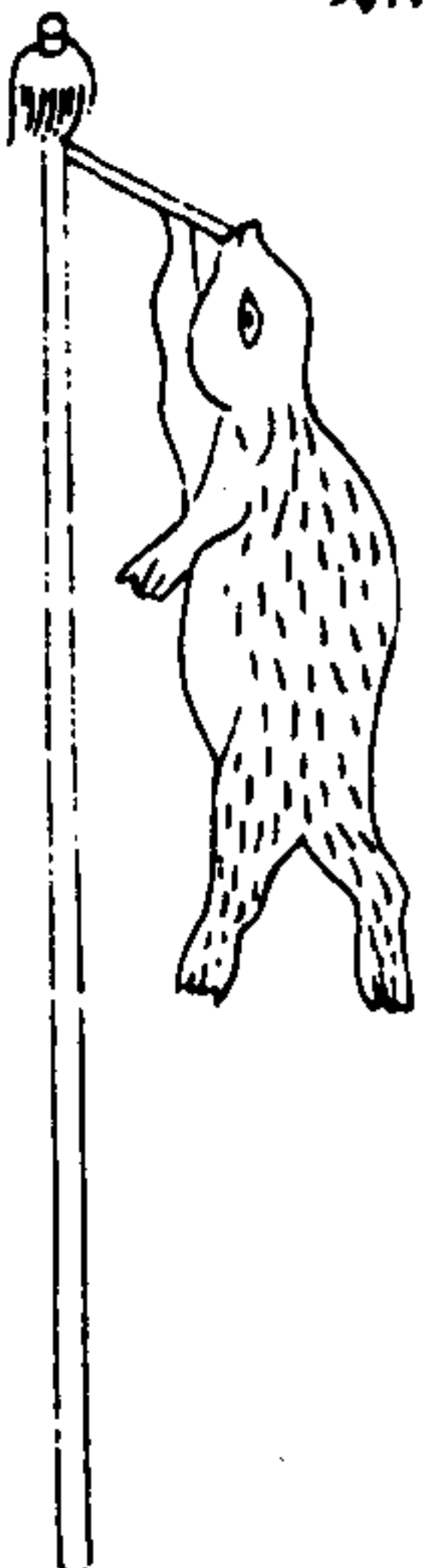
飛鴻



虎皮



貔貅



名物三旗

五

鄉射獲者執旌記云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糝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鄭注云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不命之士無物此旌即翻旌也糝雜也雜用白羽朱羽爲之杠槿也鴻鳥之長脰者 青旌旌之細者青青雀也鳴禽飛鴻畫於帛與青旌同非畫無以見其鳴與飛也虎皮貌貅直以皮縣之與翻旌同義見鄭志

名物三旗

五

受業通州邢啟雲書  
子 家驥校

名物圖四

禮書第四十九

定海黃以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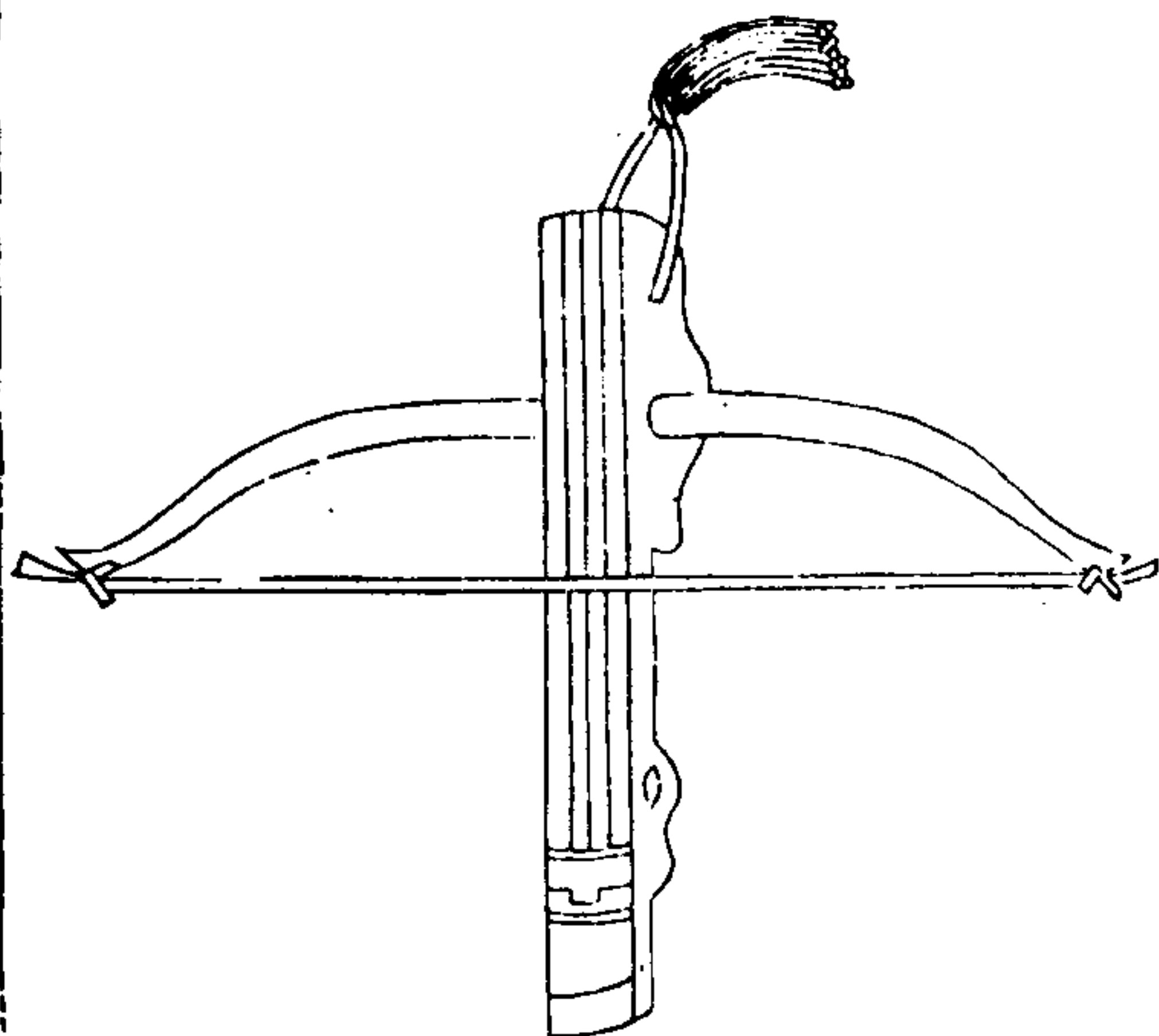
名物四兵

十

弓矢之制具詳攷工記弓以角筋韜膠絲漆六材爲之筋在表角在裏敝者射人所把持處拊側骨把處兩邊之貼木也字亦作附蕭弓猶其末也字亦作弣腰弓淵蕭拊間之曲處也焚解中謂淵韜與居蕭之短者相接處亦謂之淵接韜者弓衣以韋爲之明器以緇衣祕者弓繼以竹爲之字亦作韞詩借閉字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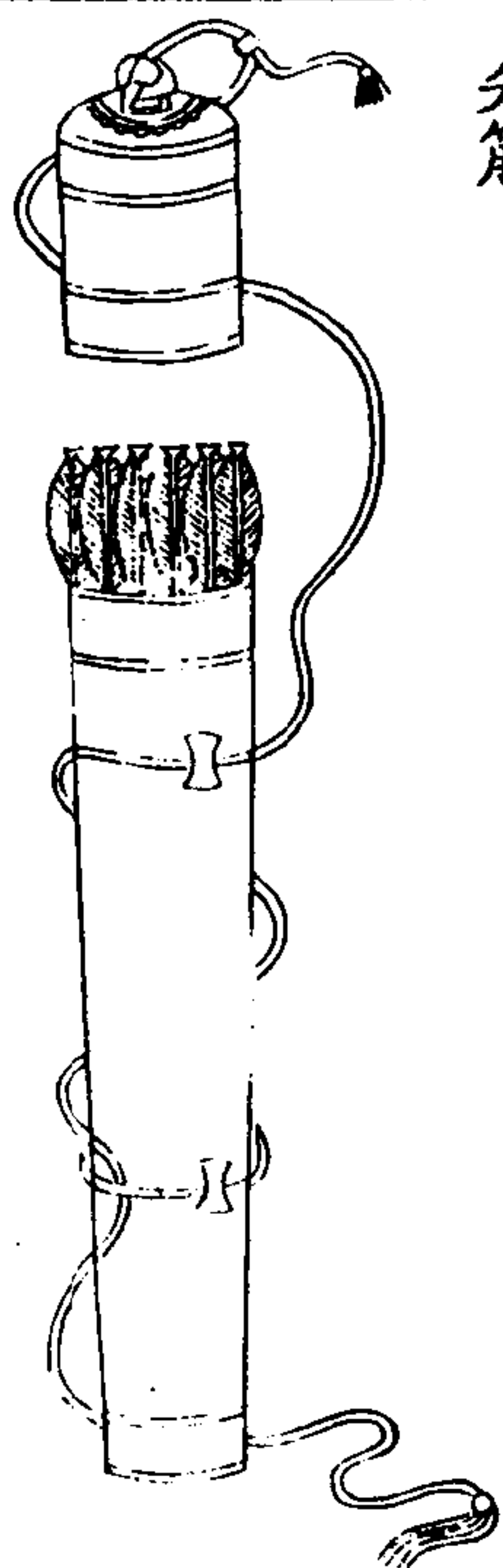
弩



矢

羽者六寸  
矢筈長三尺殺其前一尺  
二柱後  
比亦名括  
一寸  
鏃矢鏃

矢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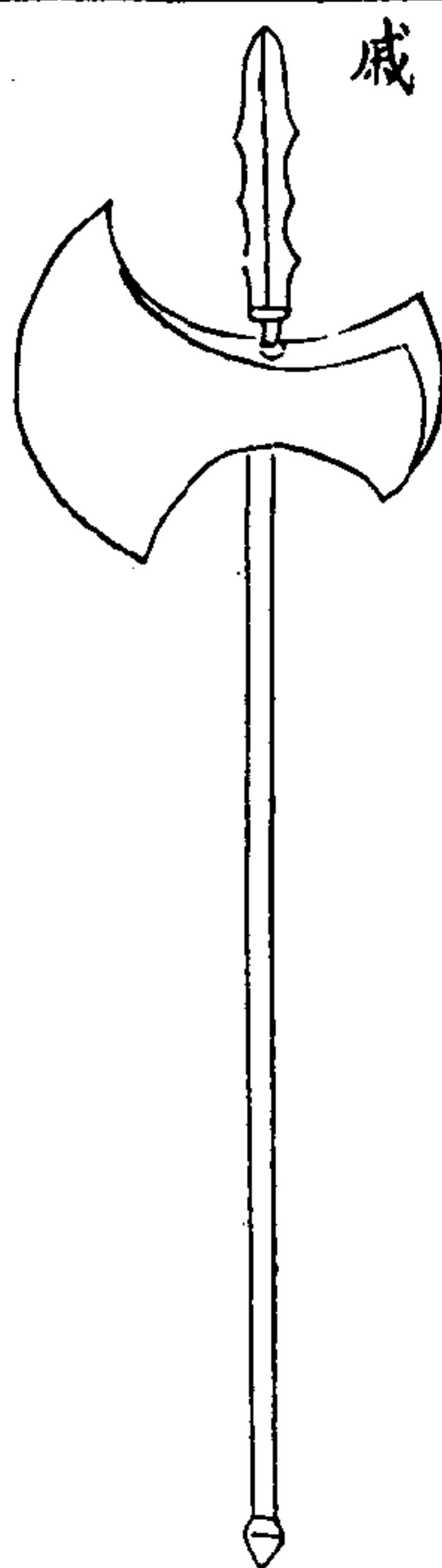
名物四兵

二

干



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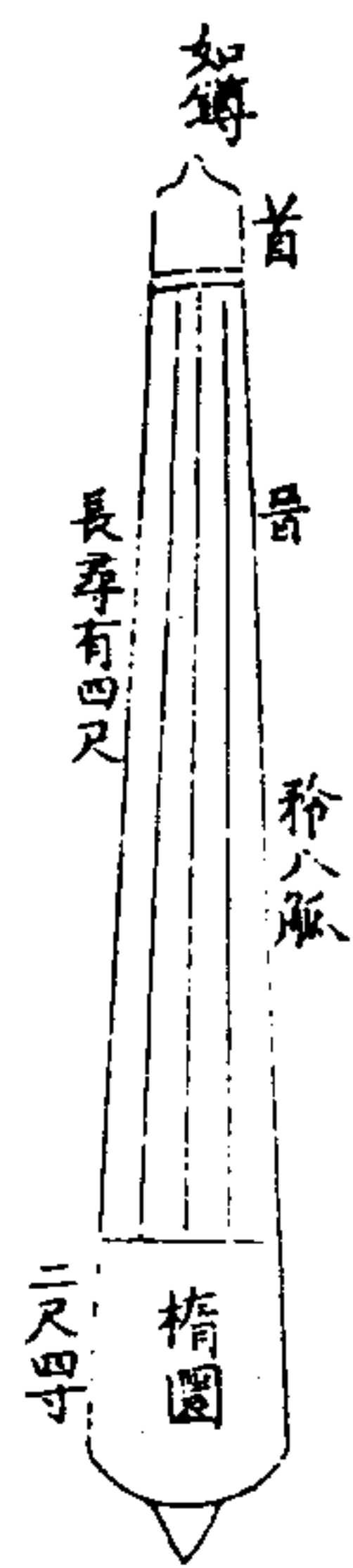


名物四兵

三

干以革爲之或謂之盾其背曰瓦  
左傳中其瓦設錫廣雅鉞戚  
斧也毛詩傳云斧隋登斨方登戚斧也揚鉞也

父



矛



名物四兵

四

廬人云句兵棹刺兵棹數兵同強舉圍欲細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鄭注云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齊人謂柯斧柄為棹棹隋圍也棹圍也改句言數容及無刃同強上下同也舉謂手所操人手操細以數則疾操重以刺則正案鄭注以及為數兵其矜隋圍與戈戟同程易疇說父矛皆刺兵矜同正圍數兵專以戈戟言句言其體數言其用不關矛存參廬人又云父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首矛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鄭注云被把中

也圍之圍之也大小未聞凡矜八觚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鐔

也元謂晉讀如王搢大圭之搢矜所捷也首父上鐔也案記於

被之所操曰圍之則被以前有棱矣說文釐積竹矛戟矜也父

積竹八觚說與鄭同被之圍數記文未著注云未聞程易疇說

鄭訓被為把中說文訓搨為把喪服傳大搨注云盈手曰搨搨

圍九寸是把圍九寸也以是推之父之晉圍六寸首圍四寸八

分矛之晉圍七寸二分刺圍四寸六分矣鄭注云矛戟柄竹攢

柲是矛之柲以竹詩箋云矛有畫飾矜及室題縣羽毛是矛之

柲上有旄也舊圖父如矛矛又加句兵或三鋒上出或兩鋒下

承皆誤

名物四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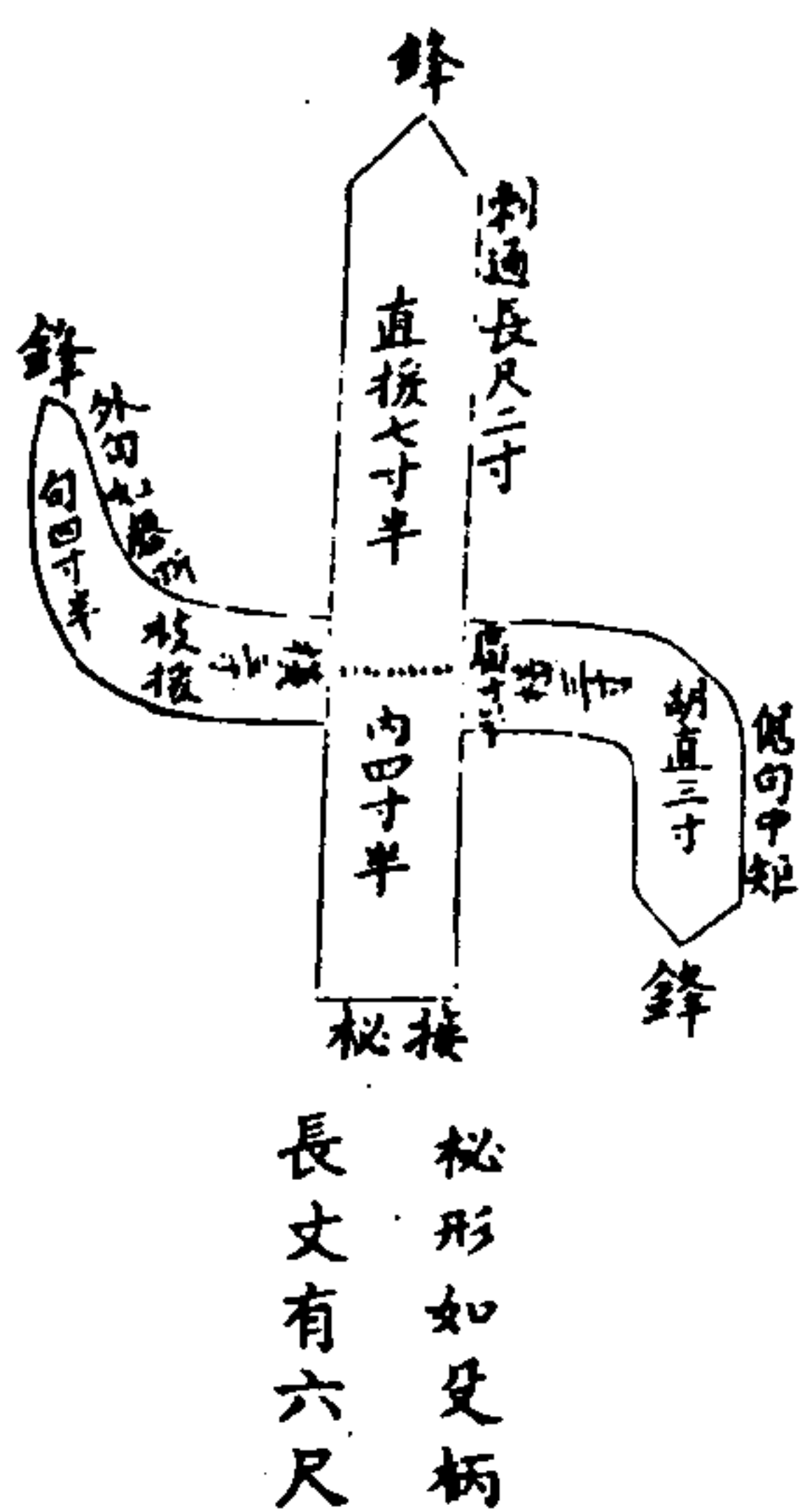
五



戈



戟



名物四兵 六

治氏爲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注云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牙戴氏云內連於援爲一直刃記分胡以內爲內胡以外爲援欲明置胡前卻之度胡廣二寸橫刃長六寸援之廣寸有半寸與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鄭注云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胡直中矩言正方也刺著秘直前如鐔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戴氏云引而前者曰援在旁下坐者曰胡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又名刺與枝出之援同長七寸半內連於刺爲一直刃通長尺二寸猶戈之直刃通長尺二寸也戈援廣寸半猶戟廣寸半也省文互見江慎修云春秋傳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搃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搃之也狼臆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狂狡倒戟出鄭人於井反爲鄭人所獲樂乘挽本而覆或以戟句之斷肘而必皆用下胡鉤人者也戟胡橫直皆三寸其間甚狹何能鉤人出於井蓋以鉤其衣若帶是以前人不傷反能禽鉤者也鉤樂樂蓋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鉤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斷也明乎戈戟之用而後知戈戟之形

名物四兵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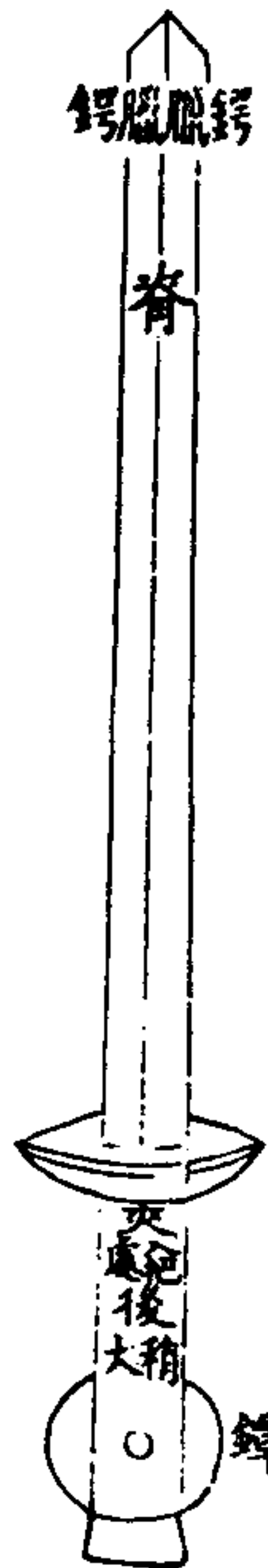
劍

錫腦臘錐

脊

夾後大稍

鐔



削

脊

拊

刃亦謂之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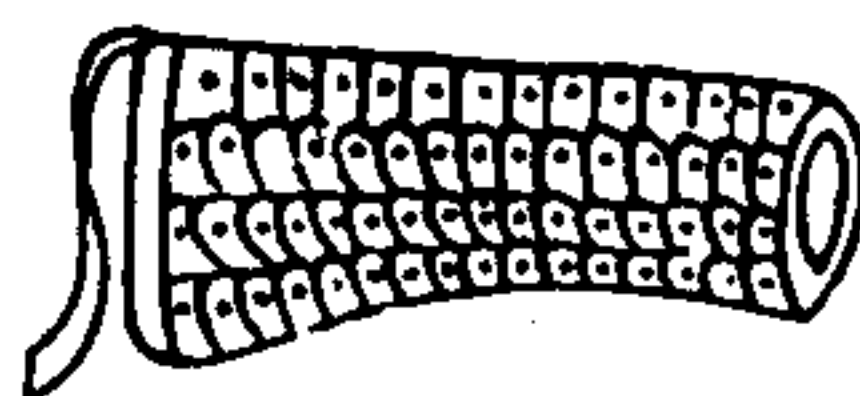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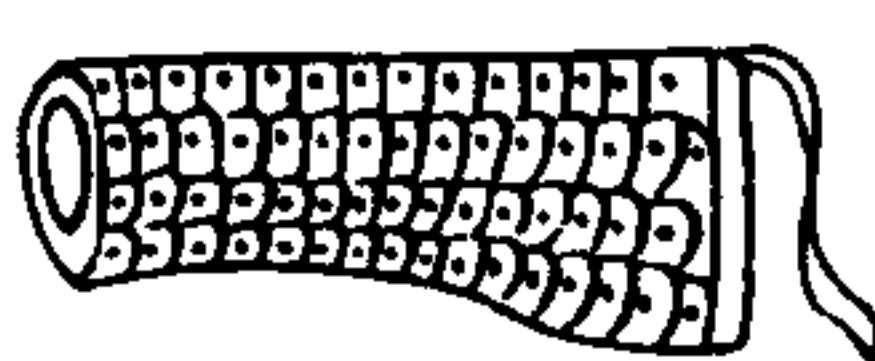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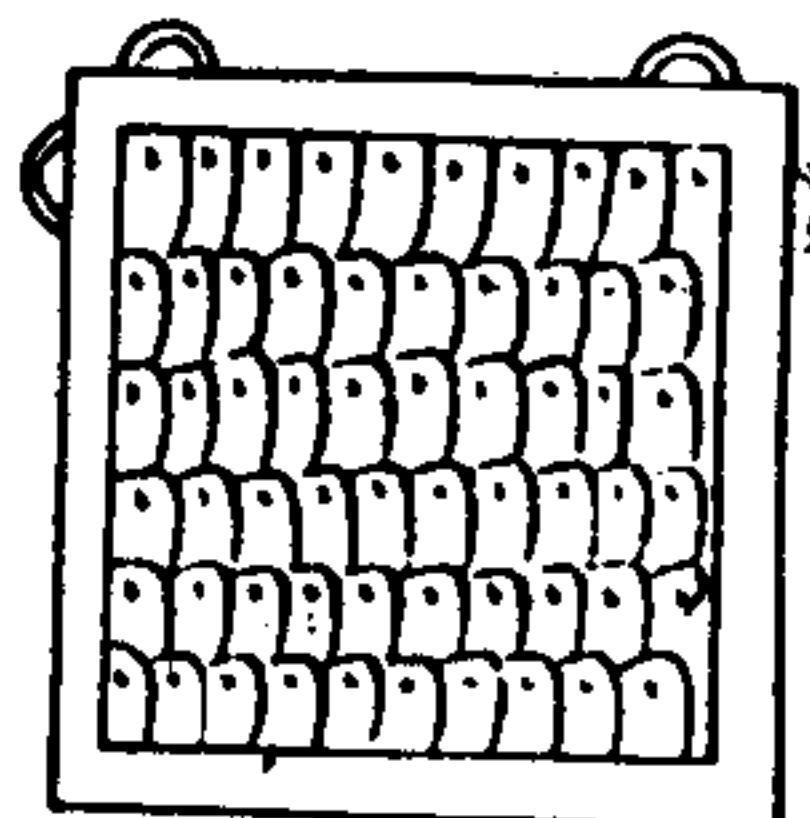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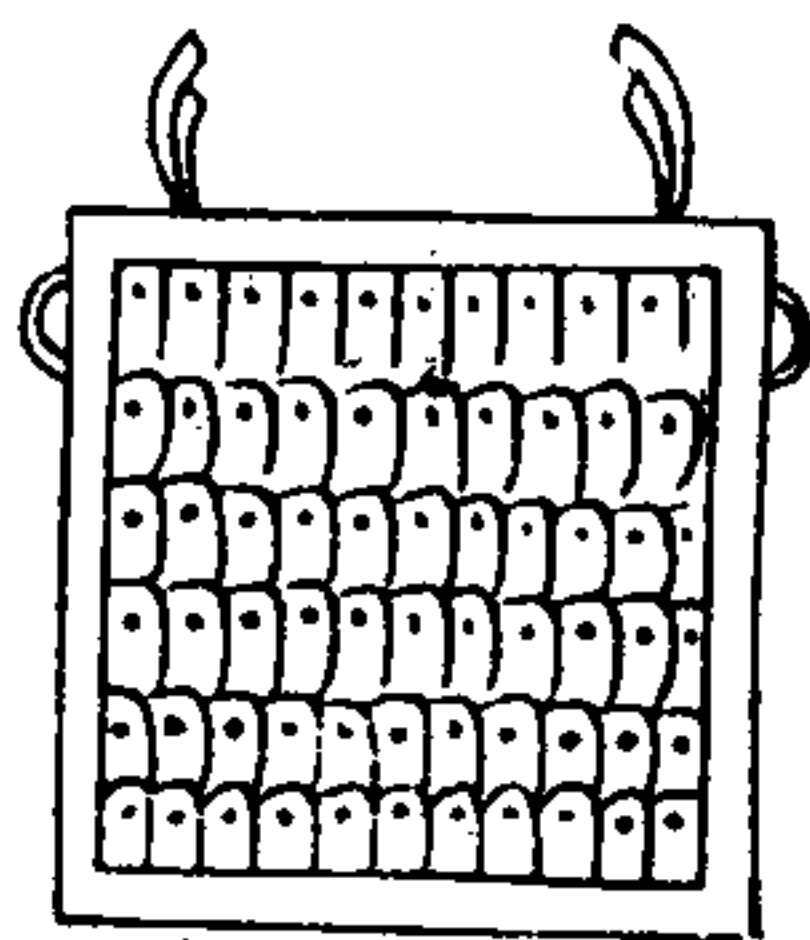
名物四兵

入

劍柄之名五刃後之鋌曰莖以木傅莖外便持握者曰夾其旁  
 鼻曰鐔帶所貫鼻也夾下大者為後園其上以接刃者為首劍刃之  
 名三兩刃為臘其中高者為脊其末殺者為鐔亦謂之鋒橫劍  
 匣也夫繞劍衣也少儀刀卻刃授穎削授拊鄭注云穎環也  
 拊把也釋名云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  
 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對文刀削  
 異散文削亦曰刀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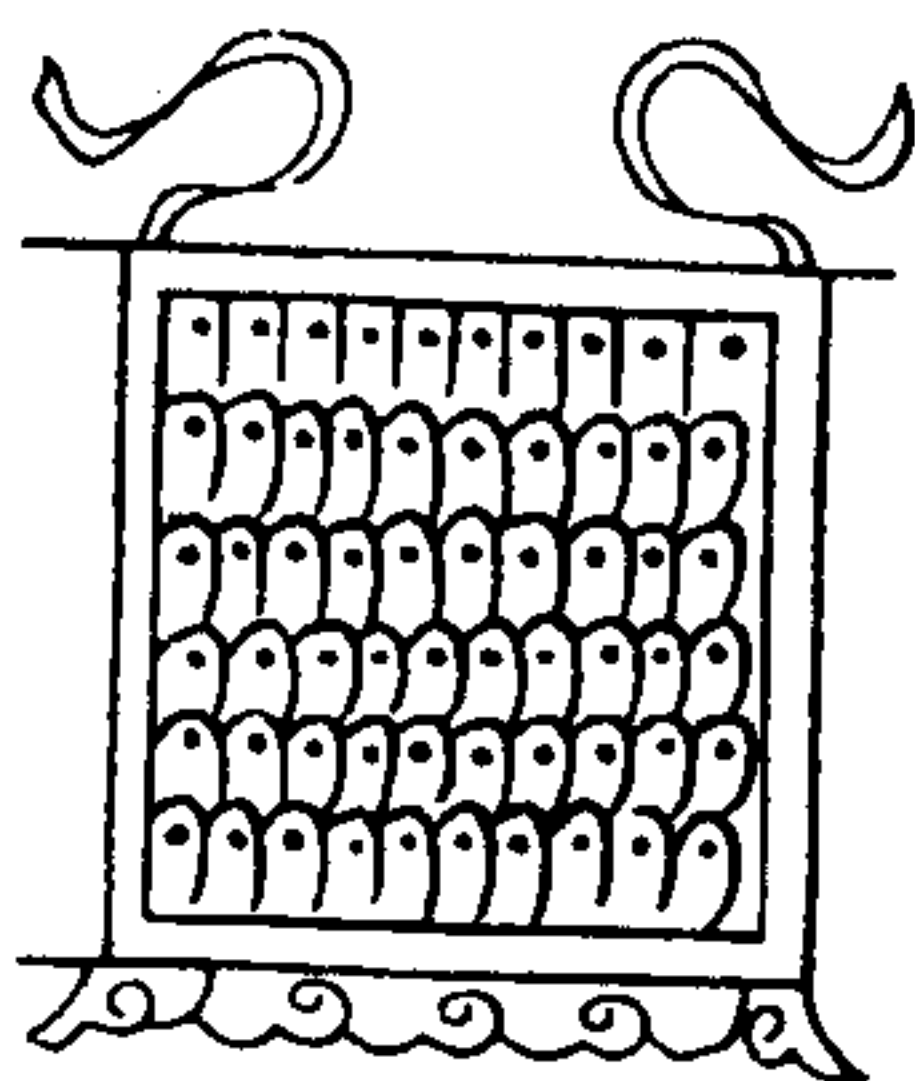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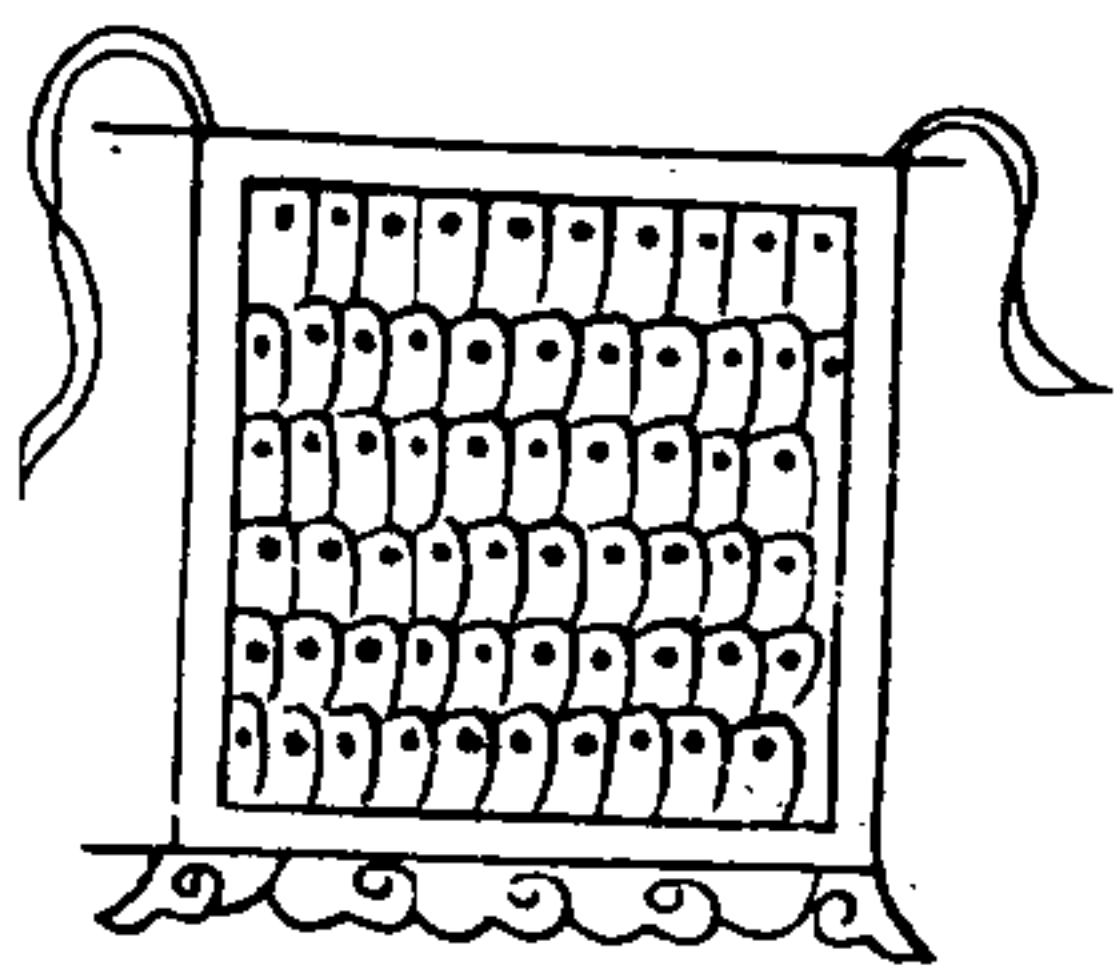
針



甲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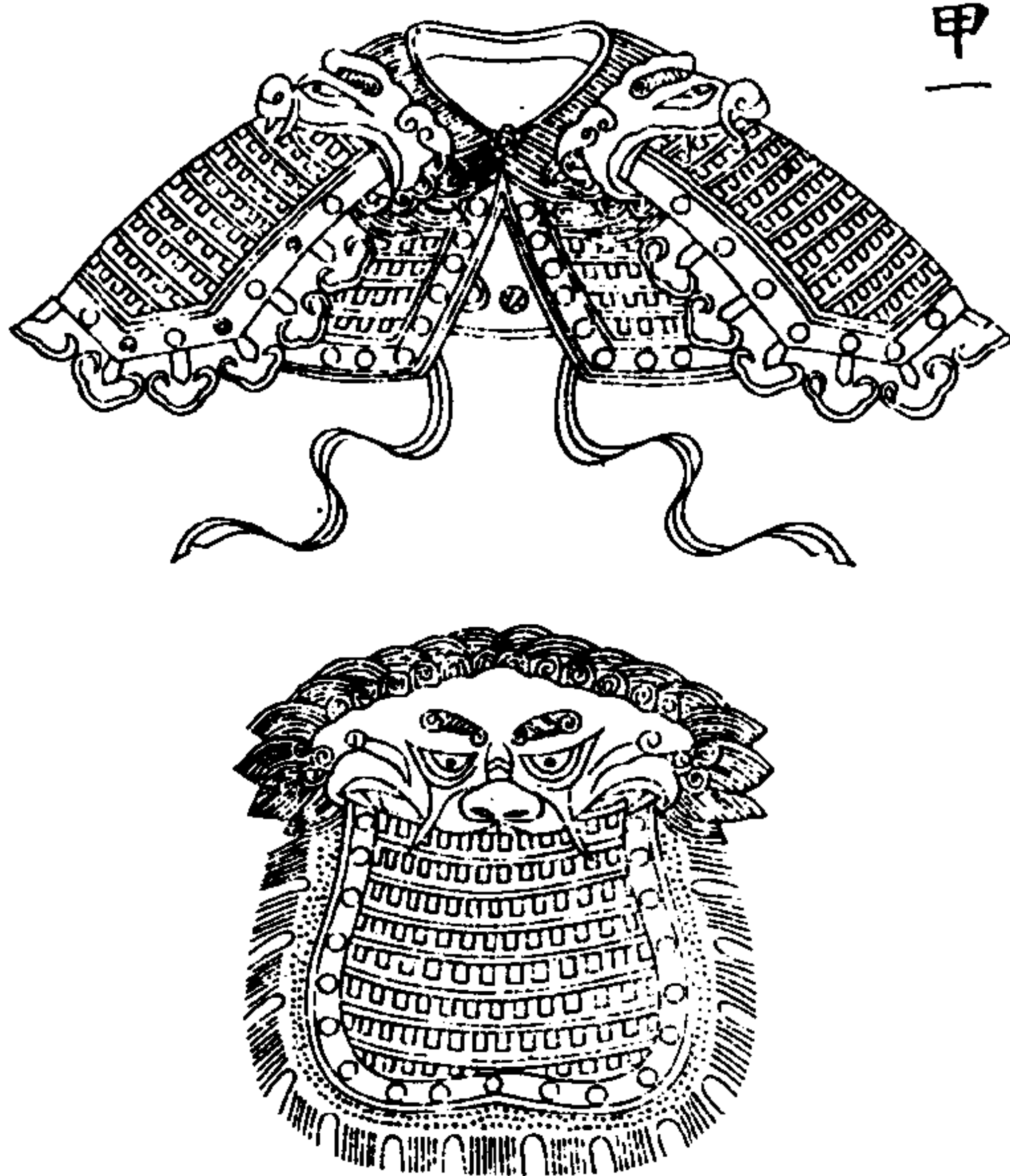
名物四兵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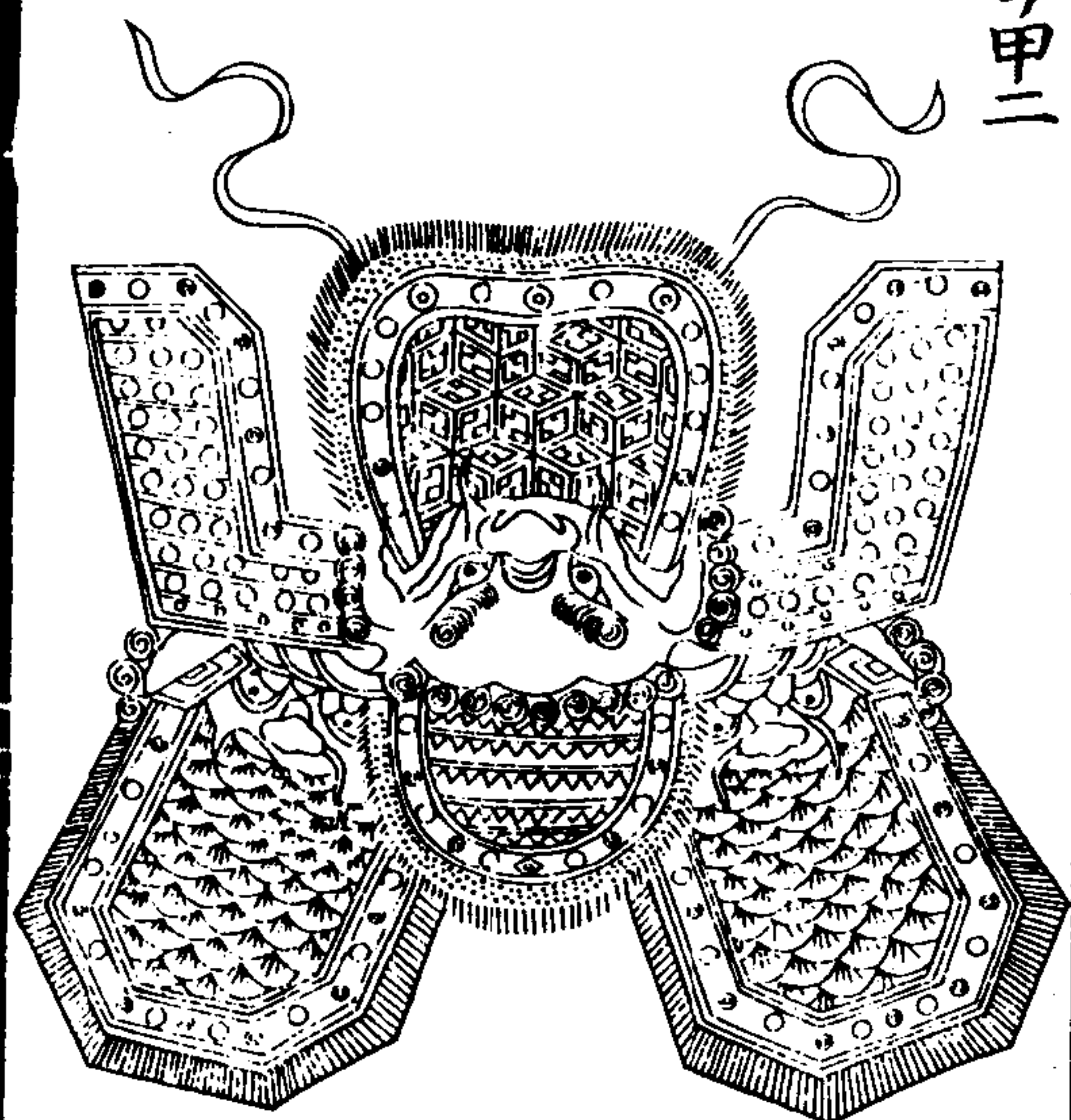




今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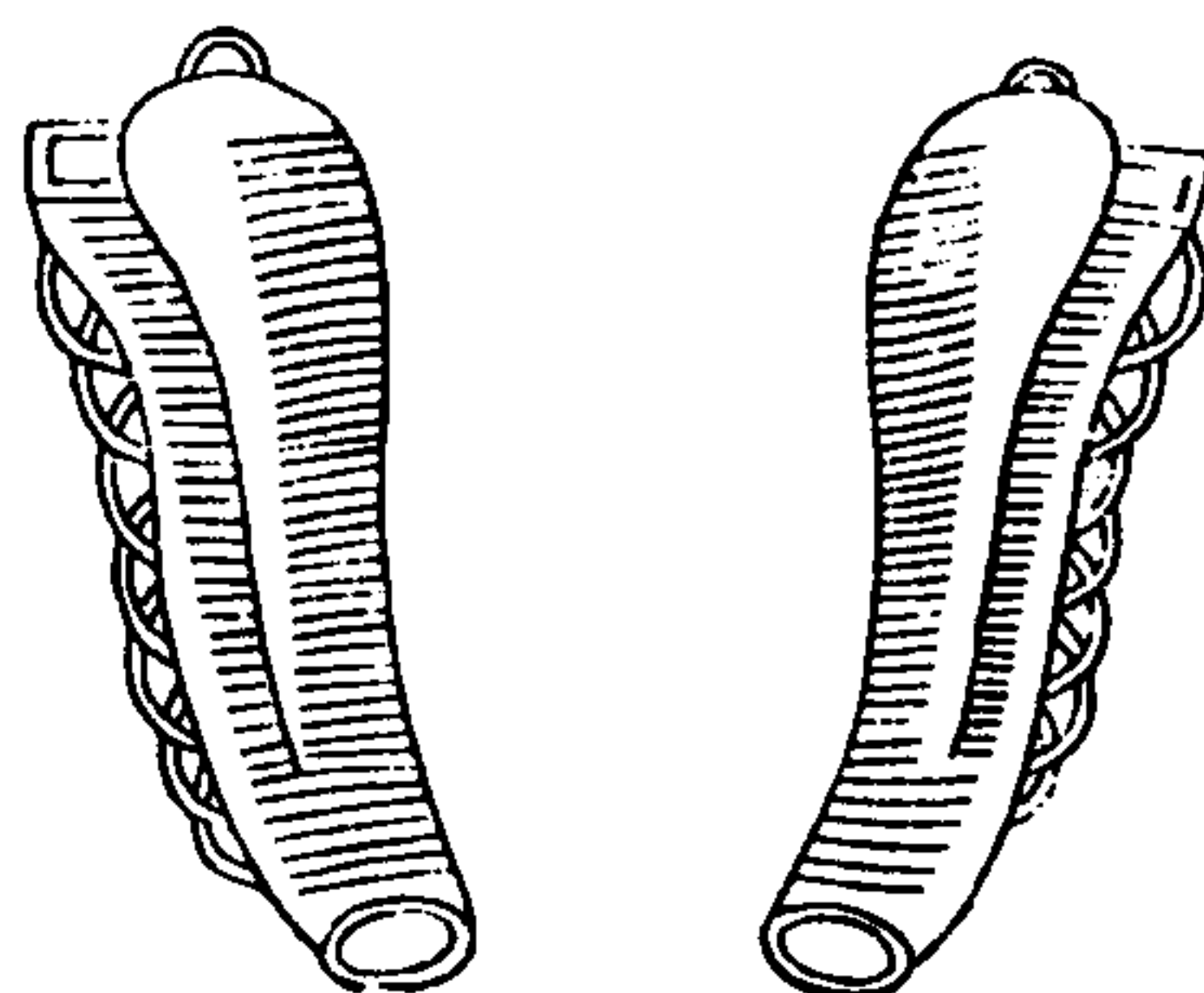
今甲二



名物四兵

十

今甲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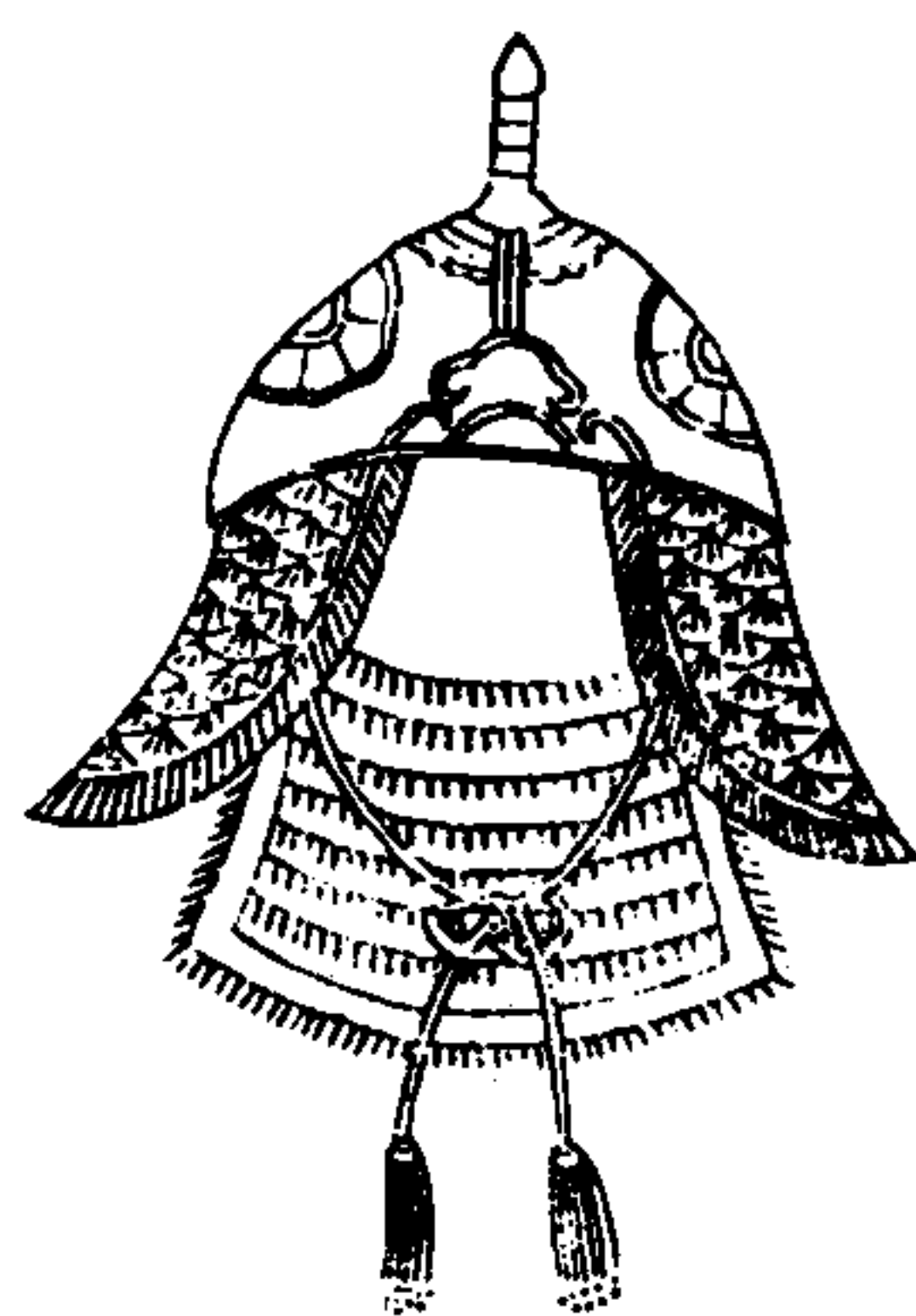


名物四兵

士

陳氏曰甲亦曰介曰函曰鎧經言甲不言鎧則古之甲以革爲之後世乃用金耳甲之制腰以上爲上旅腰以下爲下旅革堅者札長故其屬少其次札短故其屬多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札其葉也屬其續也會眾札謂之旅上旅爲衣下旅爲裳飾之以組衣之以囊囊中在首曰冑在臂曰鈎在頸曰鉶鍛案甲有組甲有練甲呂氏春秋曰邾之故爲甲常以帛公息忌曰不如以組左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被與紩通賈注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半組盈竅而盡任力

胃



名物四兵

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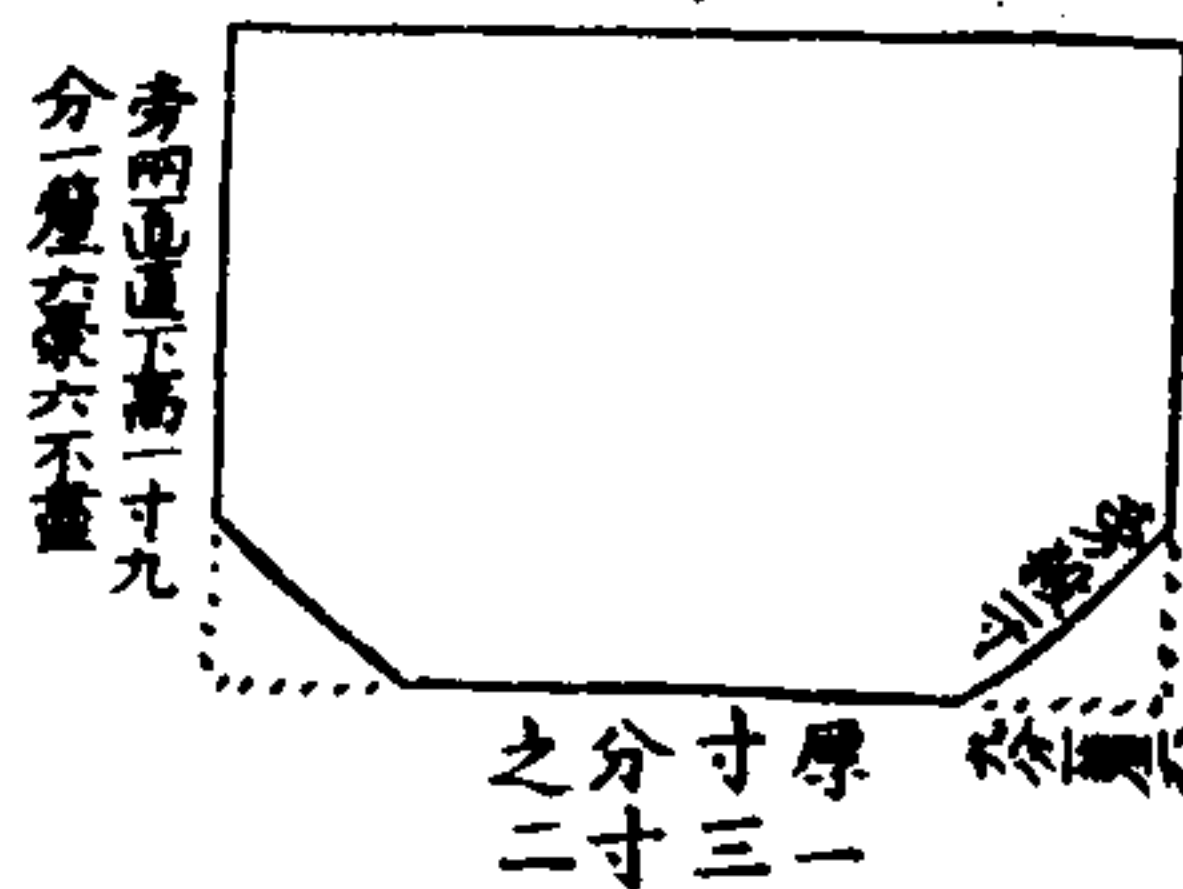
孔疏云說文胄兜鍪也經言甲冑秦始有鎧兜鍪之名蓋古用革後以鐵爲之陳氏云魯人之冑綴以朱綫飾以貝文則古冑制蓋亦類此

鄭注牙圖

寸一尺一長合面四圍耳

教漢吳盡不三釐三分三寸七圖面兩旁畫上耳

分三寸三厚耳。



數漆不爲盡不六釐六分六寸三圍者殺旁并画下牙

名物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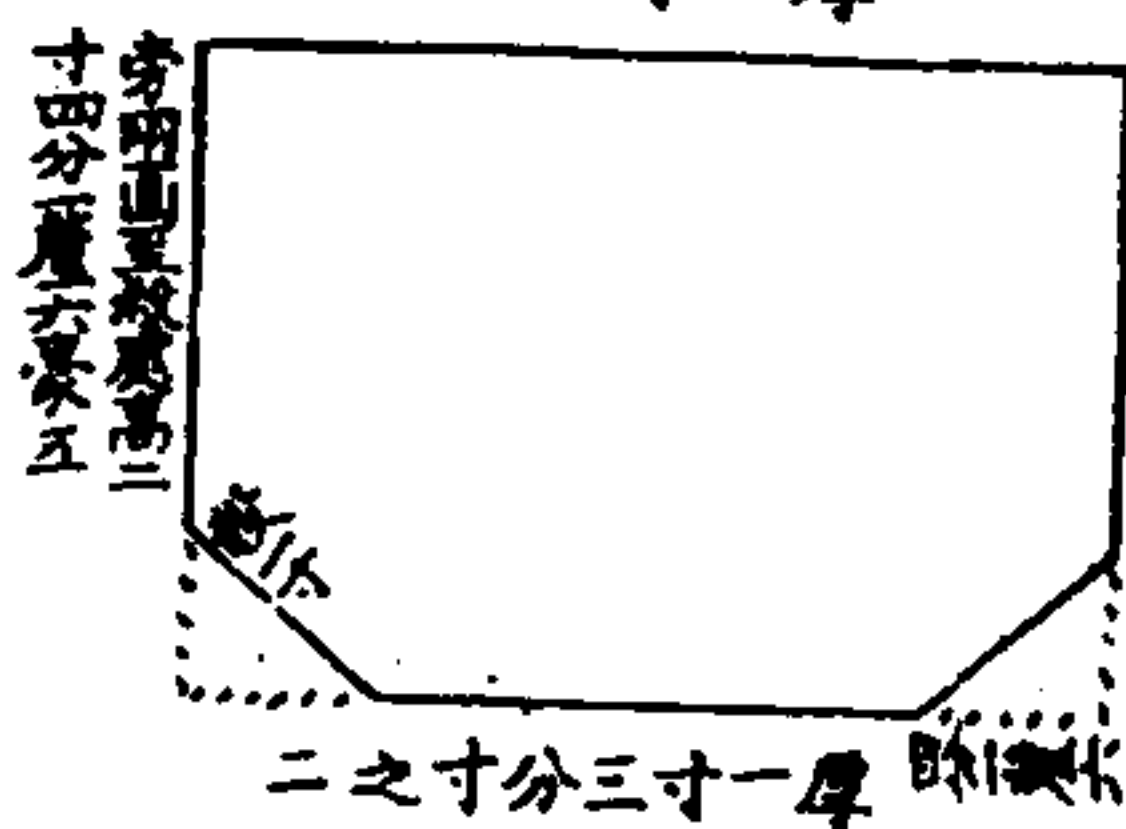
金

新定牙圖

牙團四面合長一尺一寸

數漆為盡不三釐三分三寸七圓面用旁并面上耳

分五寸二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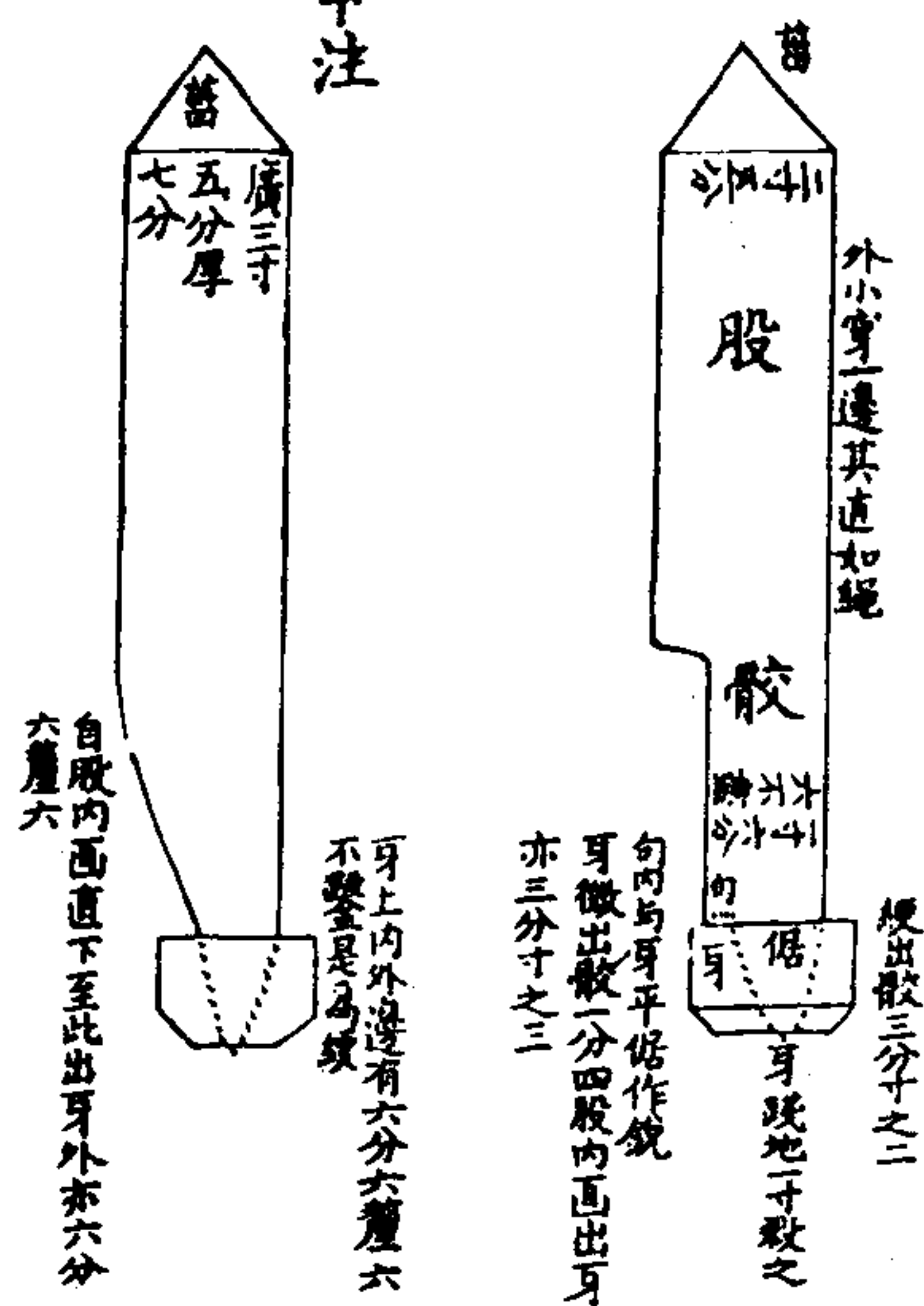


殺成絲一寸旬四分二釐  
六尋股九分零九

數濟不為盡不六釐六分六寸三圖者殺旁并画下牙



新定輻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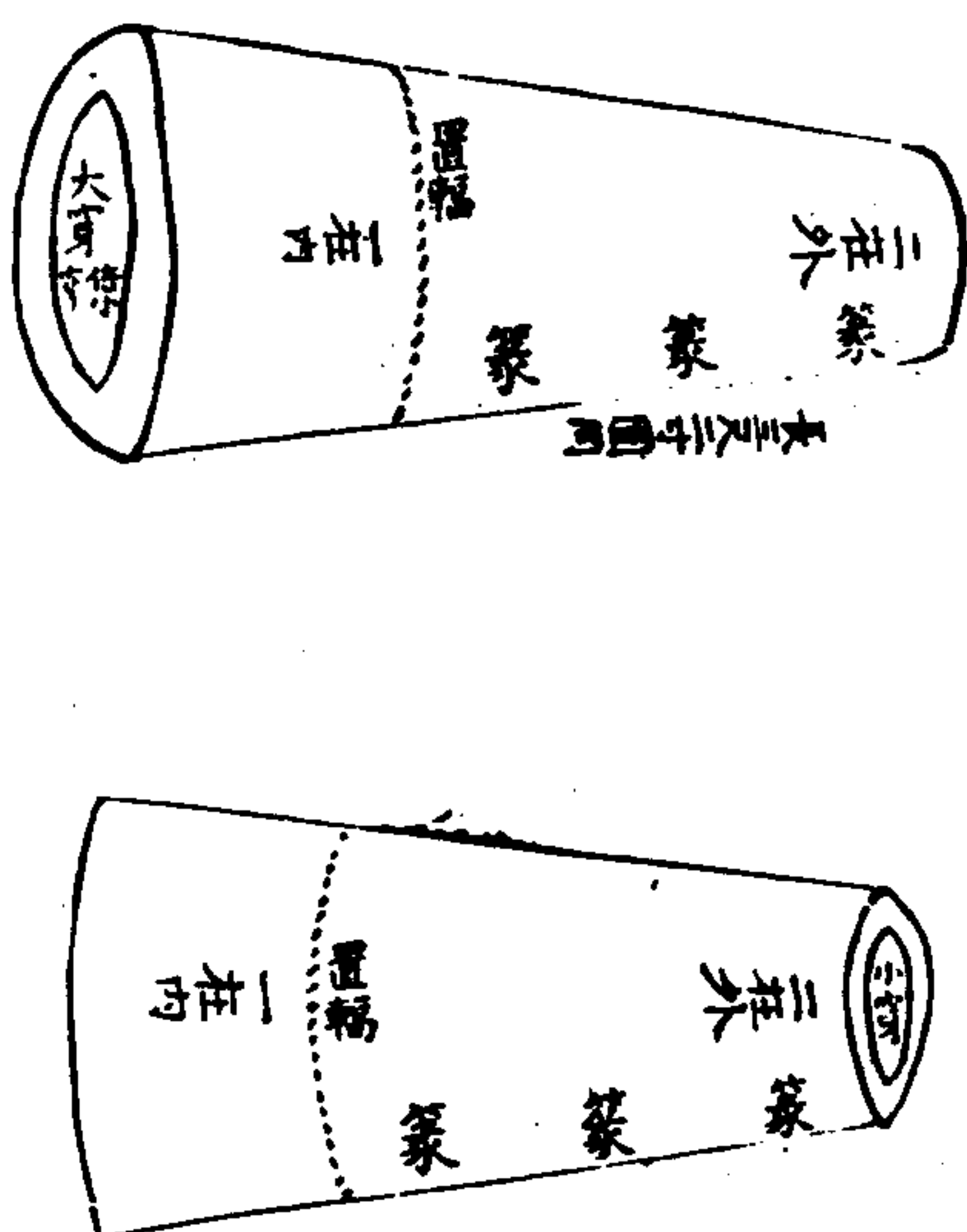


戴圖留方一誤爪方二誤骹不作殺形三誤程圖牙兩面各餘  
骹五分五弱有內外兩綬一誤耳踐地處不殺二誤所定寸分  
皆不合經三誤阮圖輻骹殺外面一誤厚二寸二誤寬一尺一  
寸三誤前有說 鄭圖較戴程阮圖爲當有內外兩綬與程同  
誤前有說

名物四車

南

穀



穀輻牙合材

名物四車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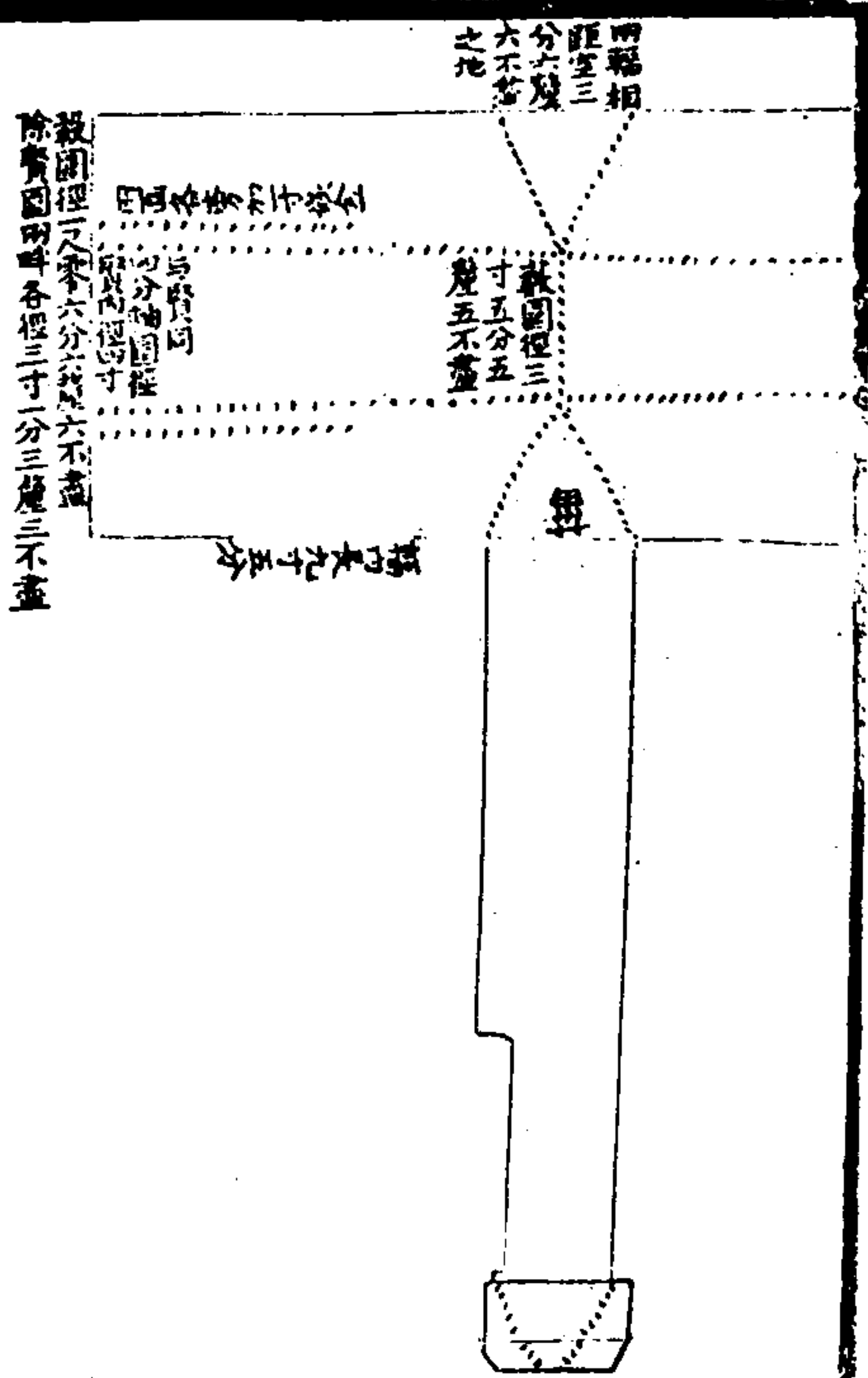
軸末徑與軛同

輻內徑  
二寸六  
六釐五  
不盡

不盡

兩面者旁加寸錯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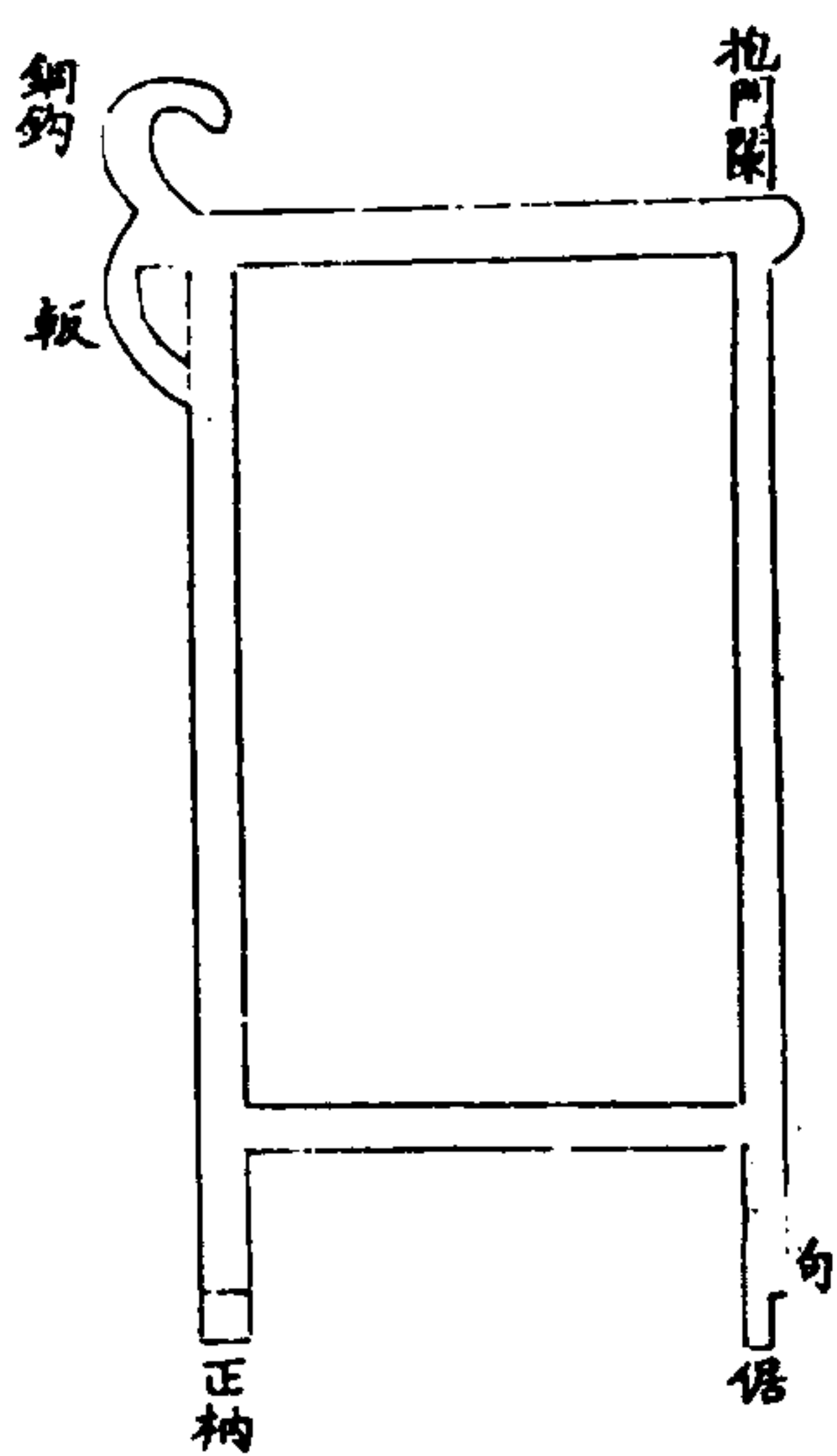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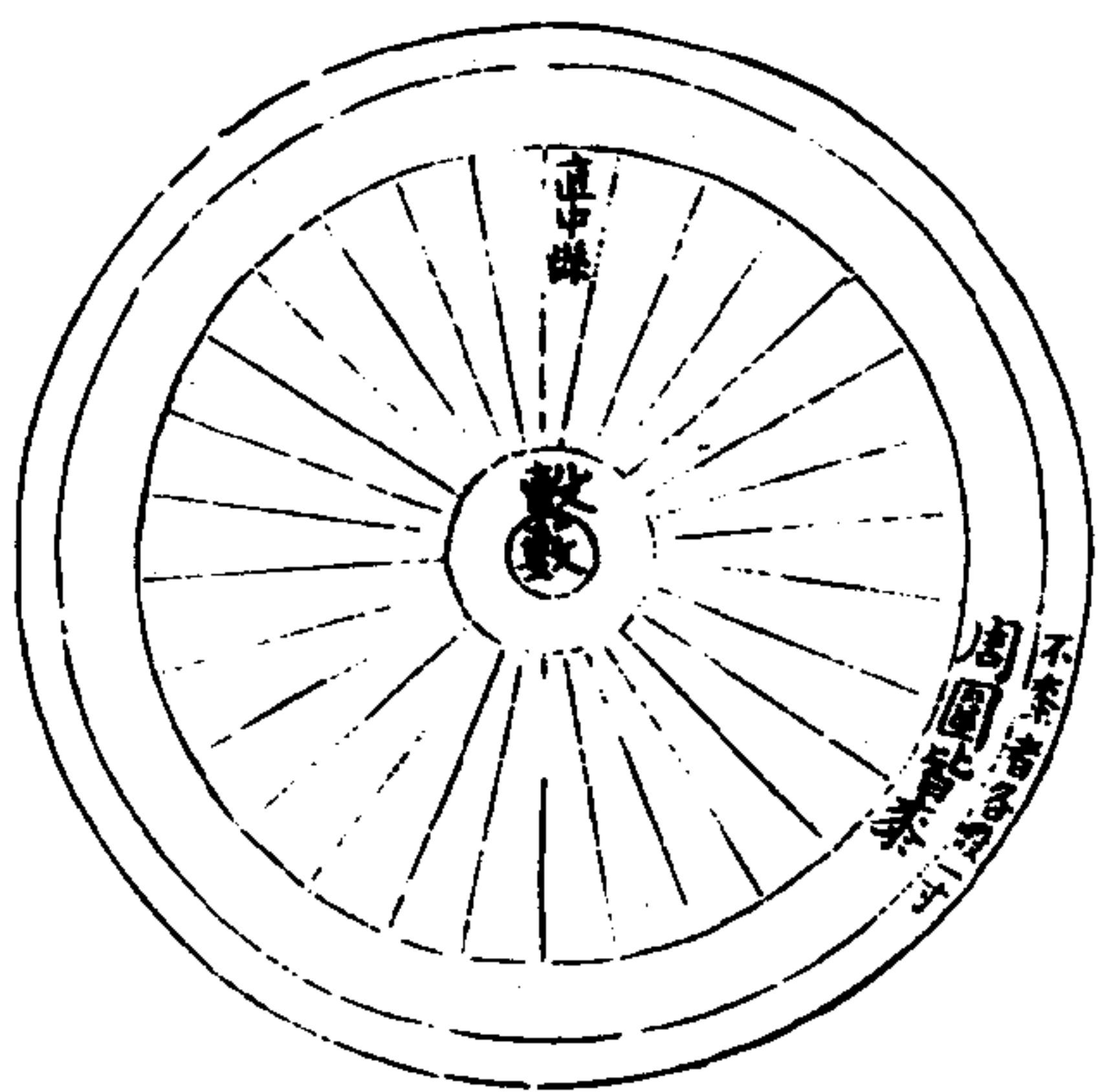
## 輻外長尺



輪

名物四車

集



# 重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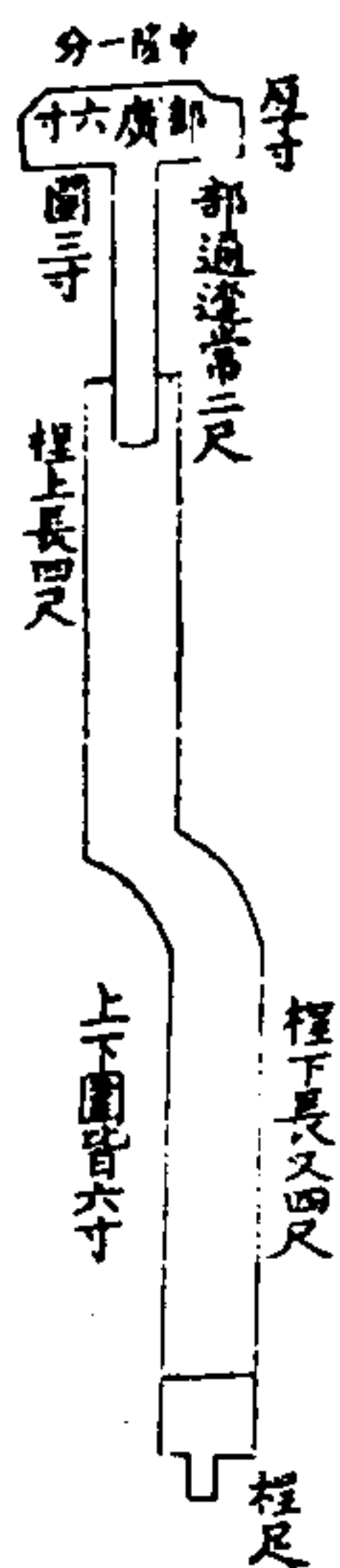
名物四車

五

毛詩淇奥傳云重較卿士之車說文云較車轄上曲銅鉤也輶車耳反出也庸乘輿金耳也崔豹古今注車耳古重較也或曰在車藩上重起如兩角前已有說



逢常部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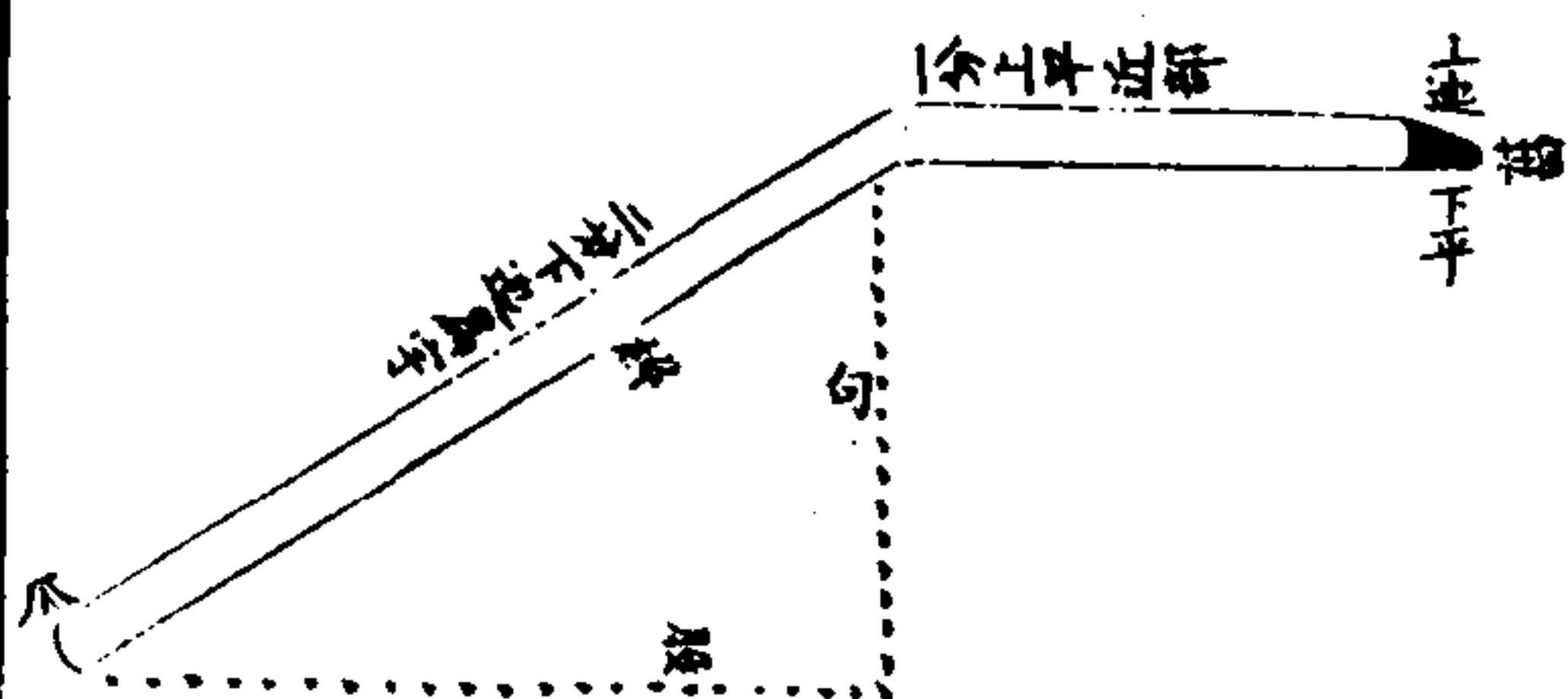


文具攷工輪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倍之謂倍部四尺者二謂上下各四尺程有曲有直四尺者二以曲者為文曲者明直自知矣說已詳前

名物四 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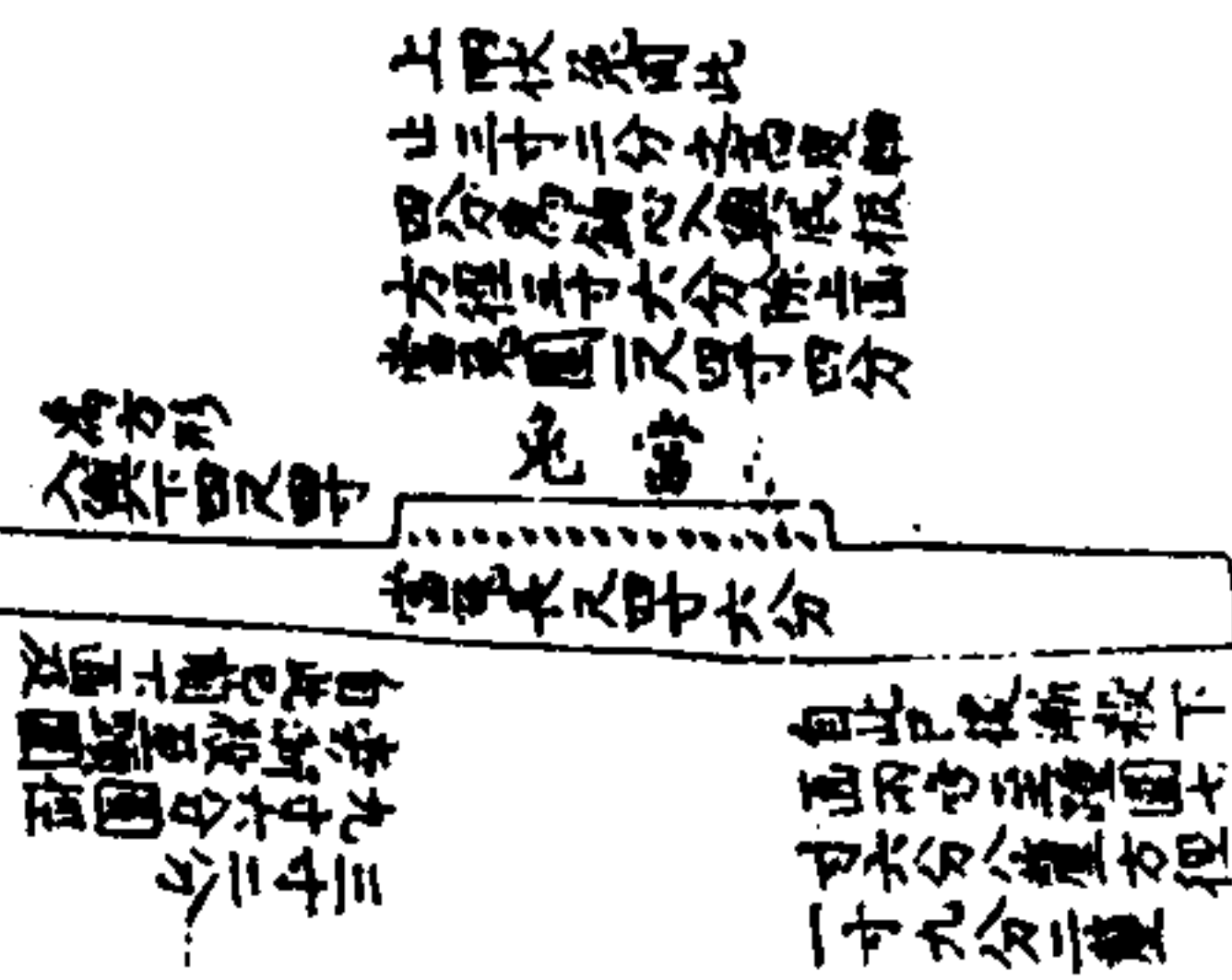
大

蓋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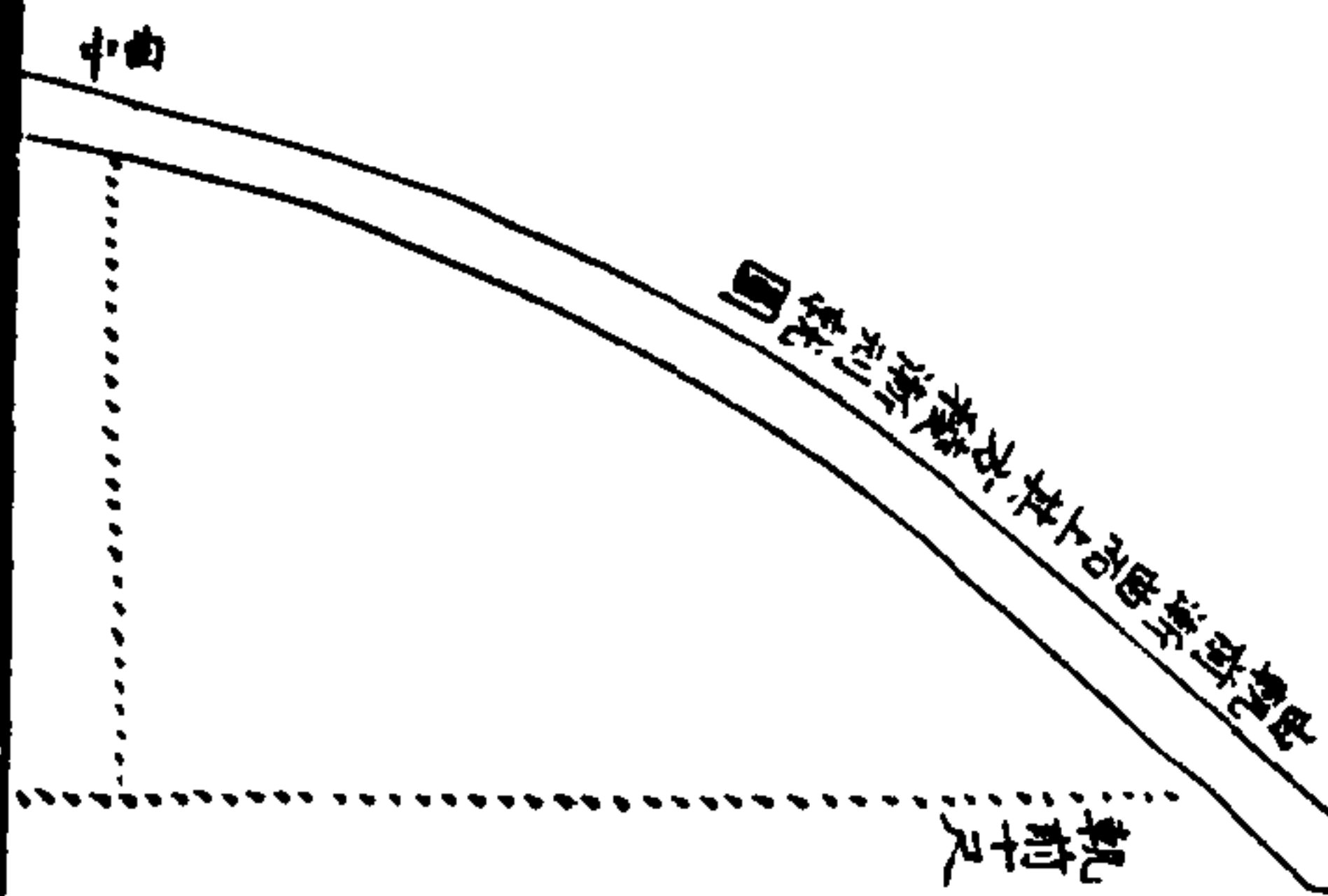
輪人為蓋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軹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太一以為蚤圖前有說

軹合衡度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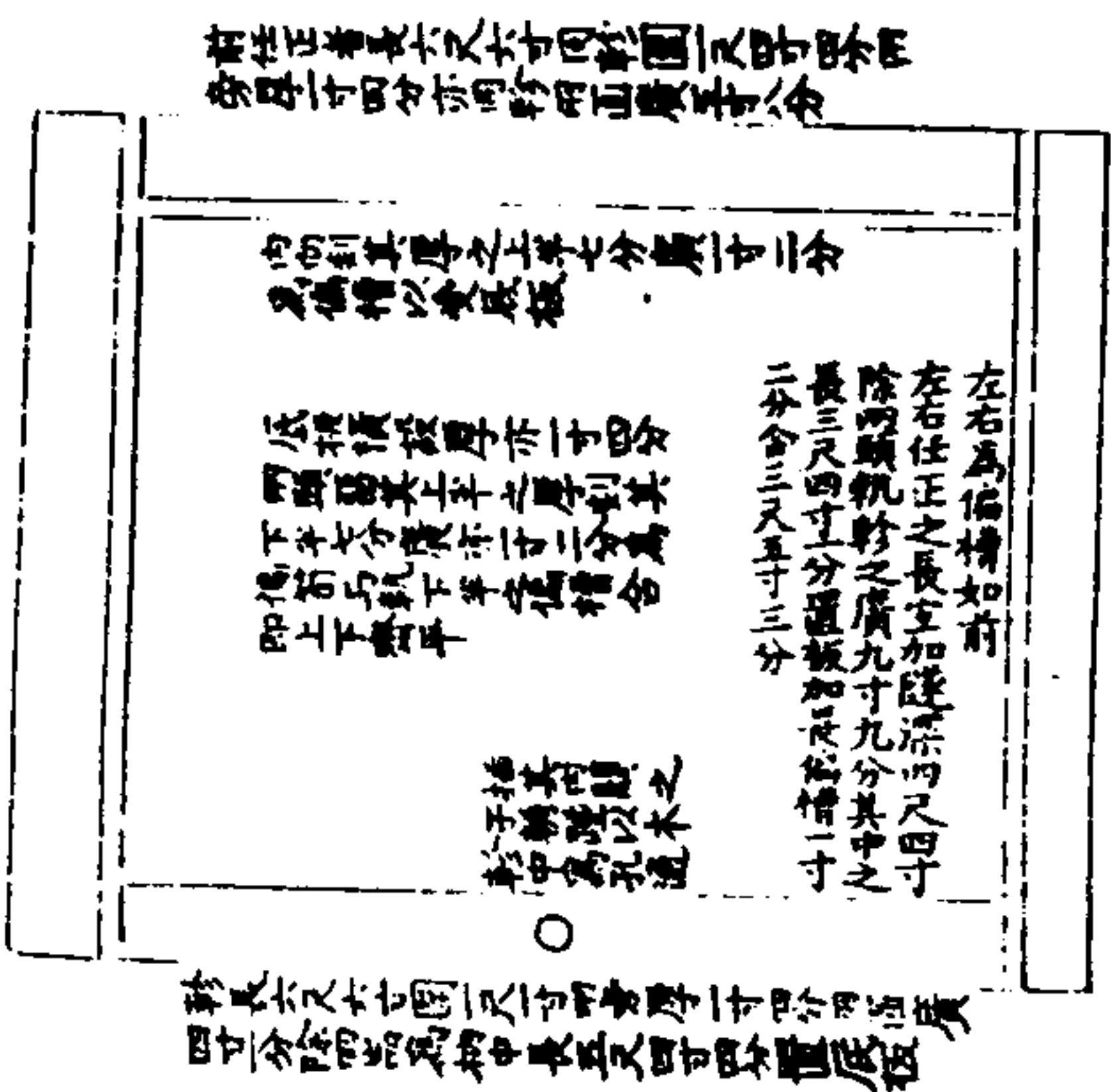


名物四 車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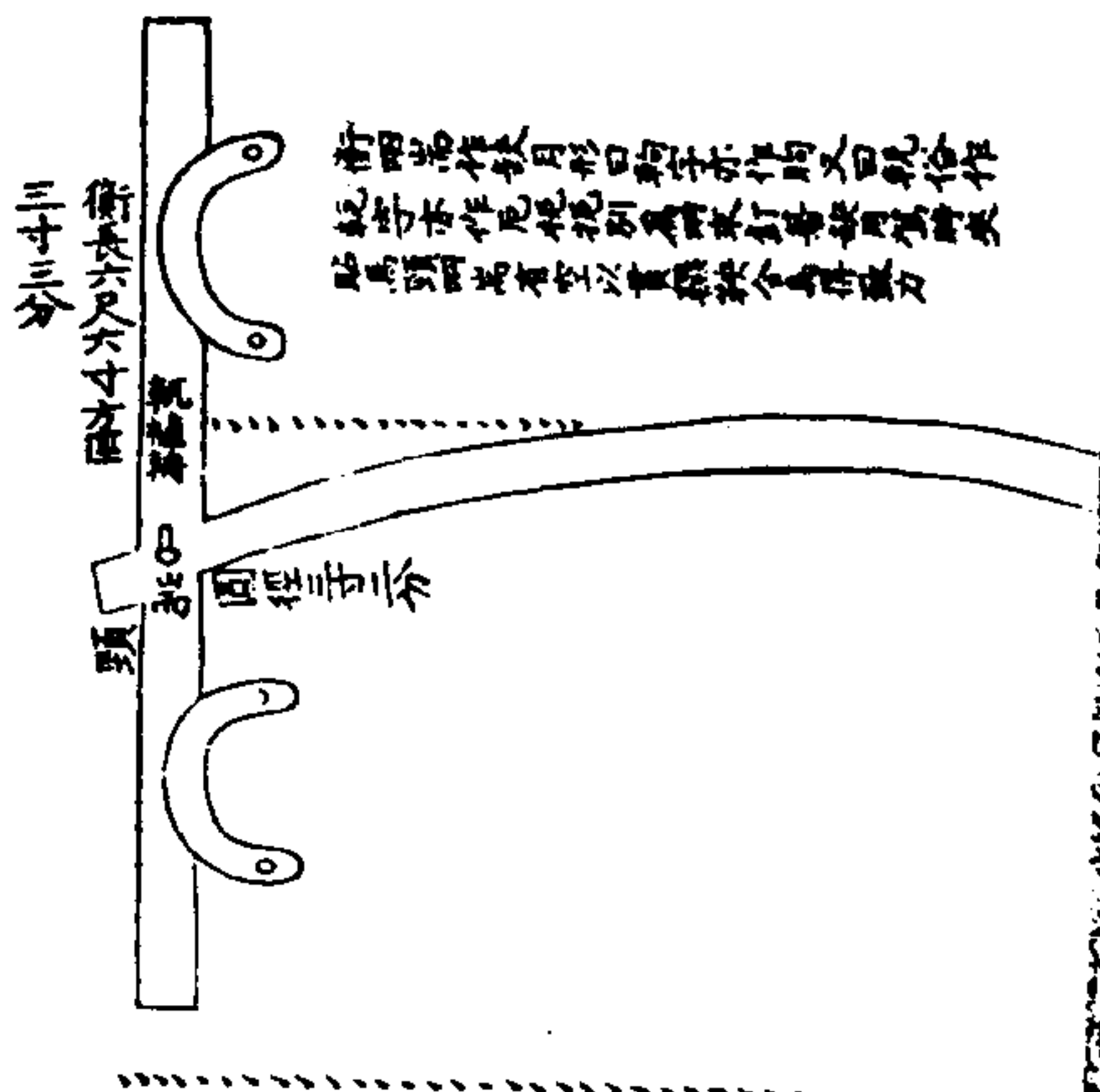


車輿合軫與任正者及受底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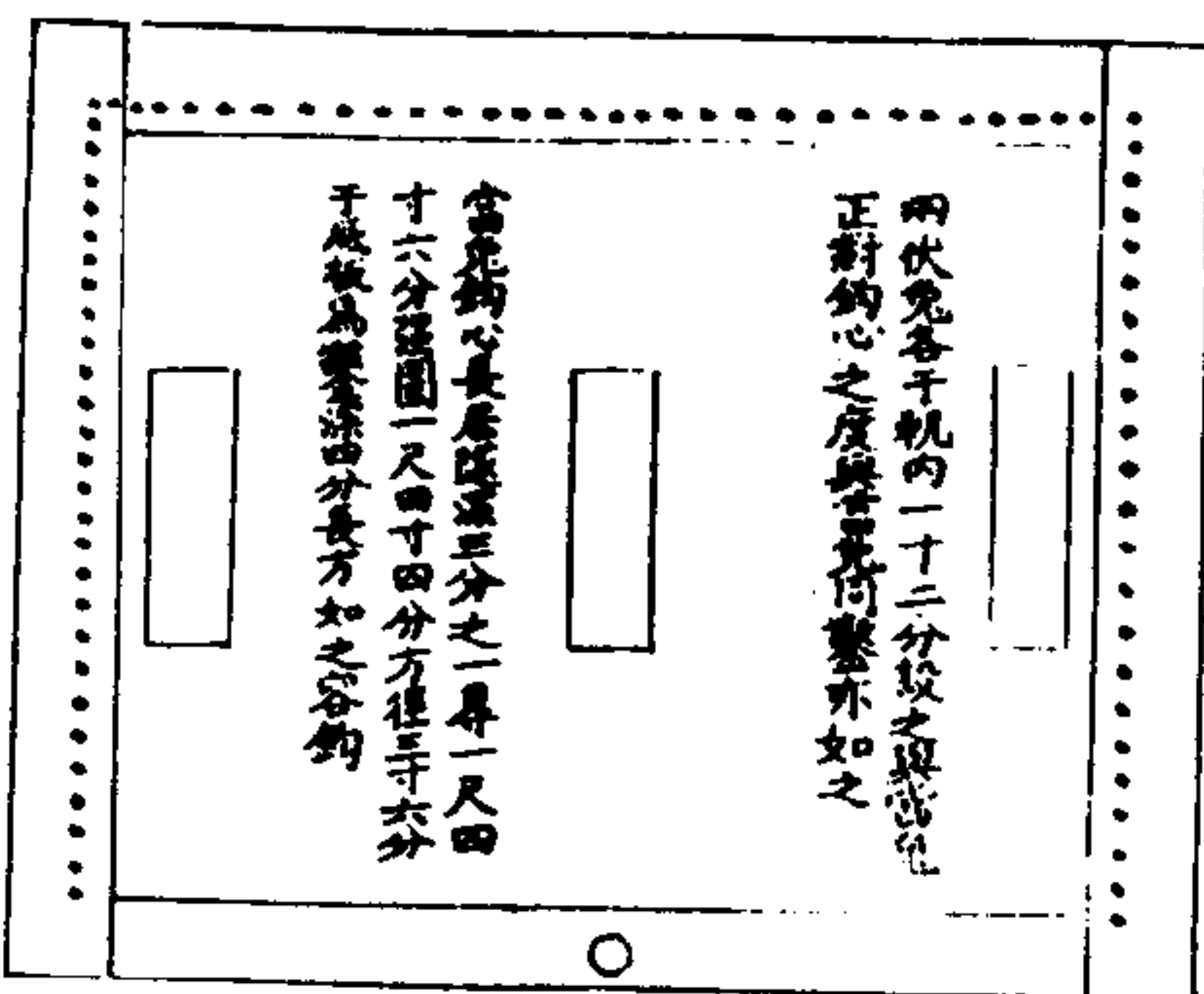


名物四 車

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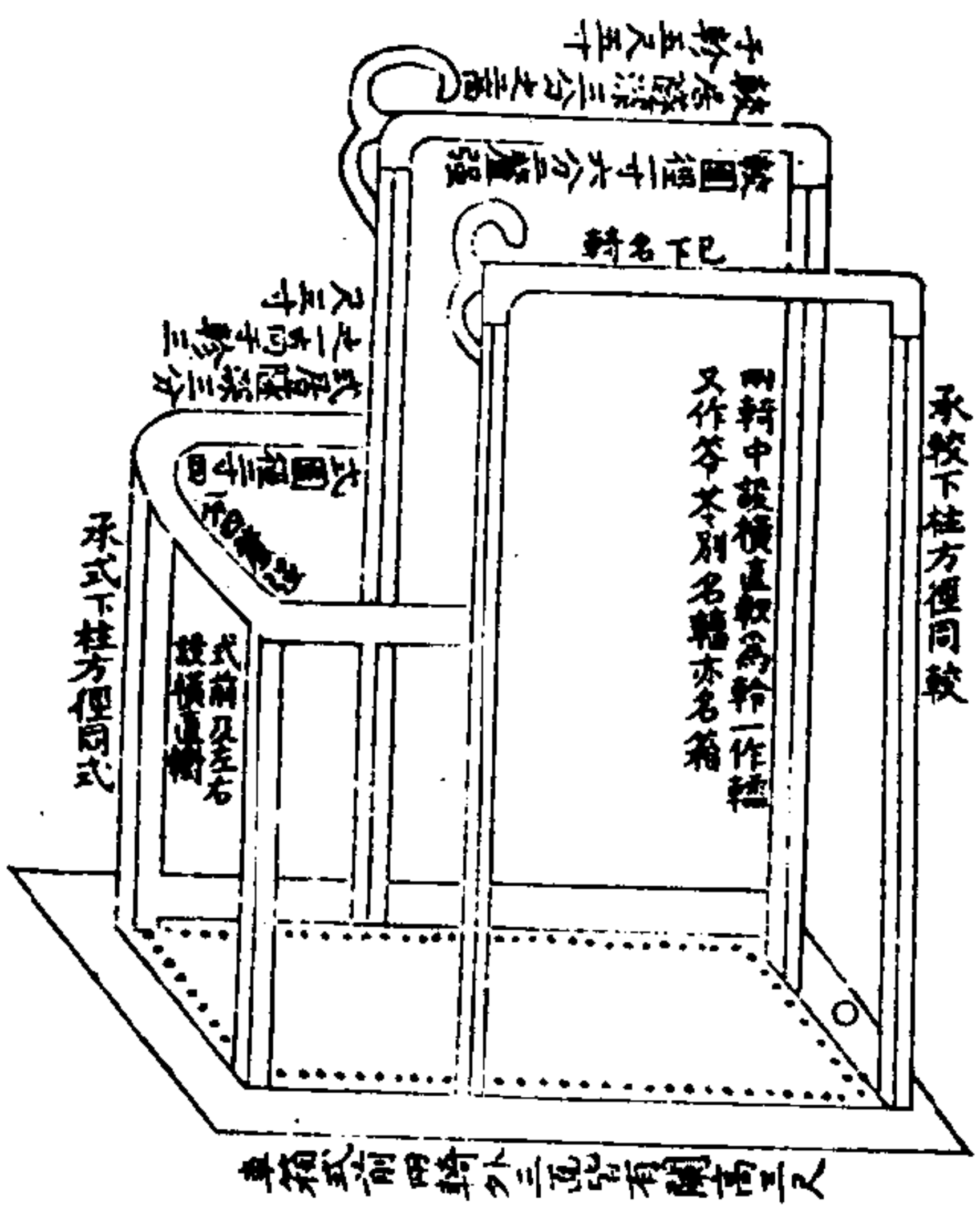


輿底為鑿受富免伏兔鉤心



名物四 車

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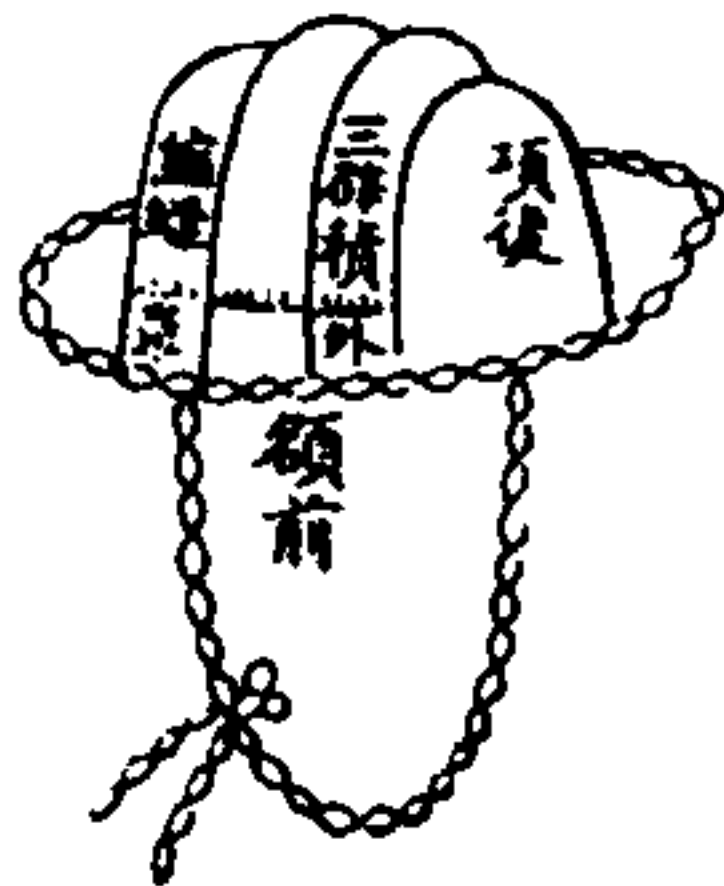




繩纓條屬



卷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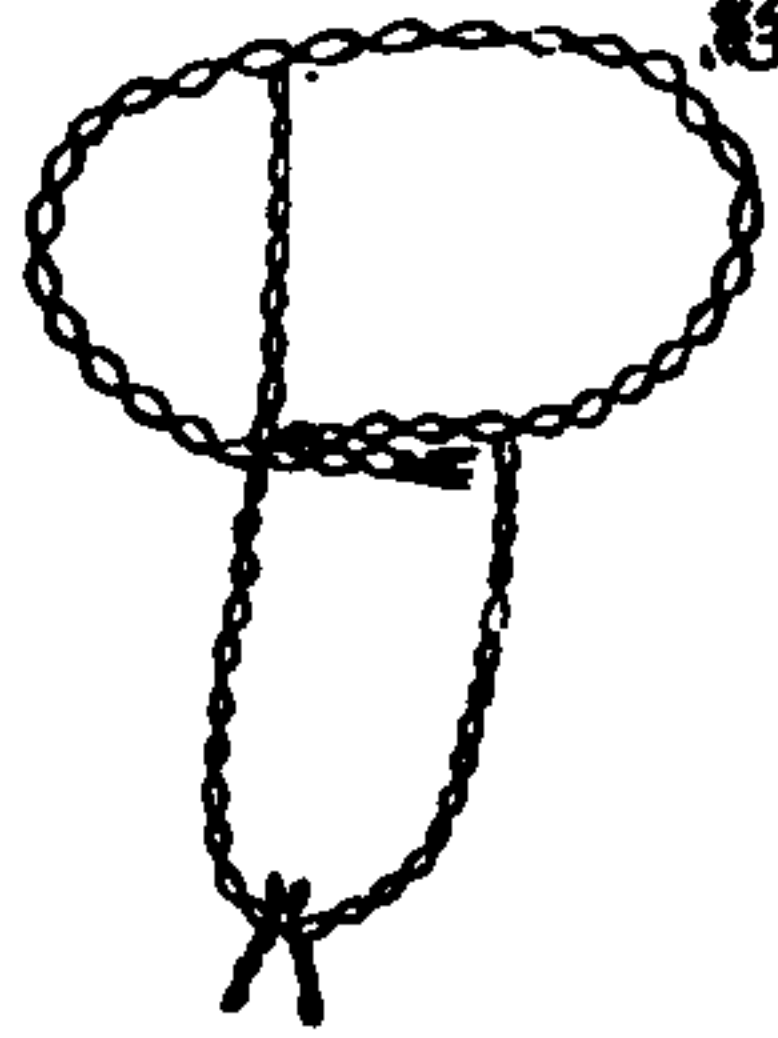


名物四 卷冠

三

卷服傳曰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注云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承下為纓著之冠也雜記曰卷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季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于武也

首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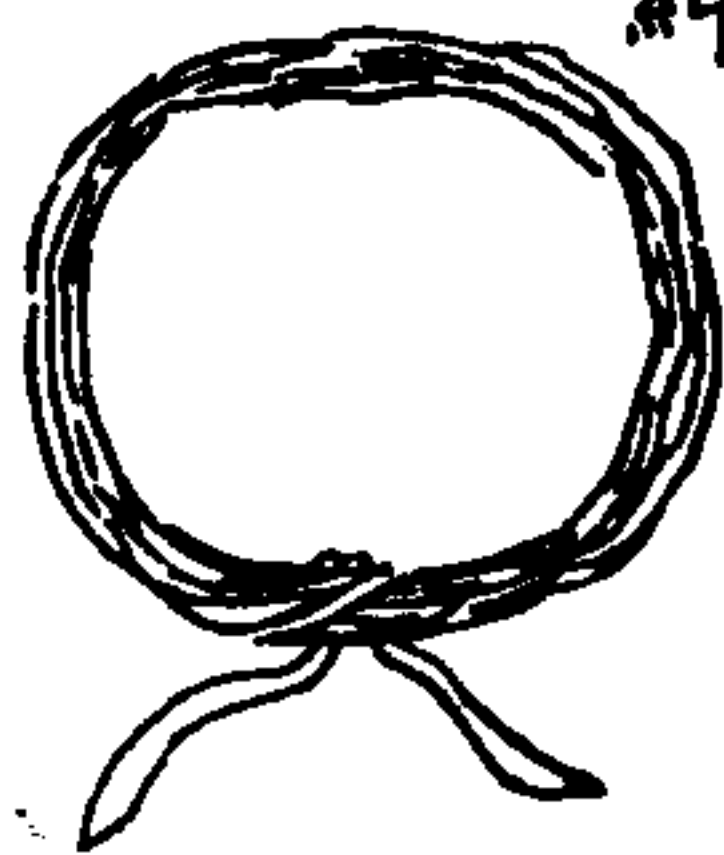
絞帶



腰經



環經不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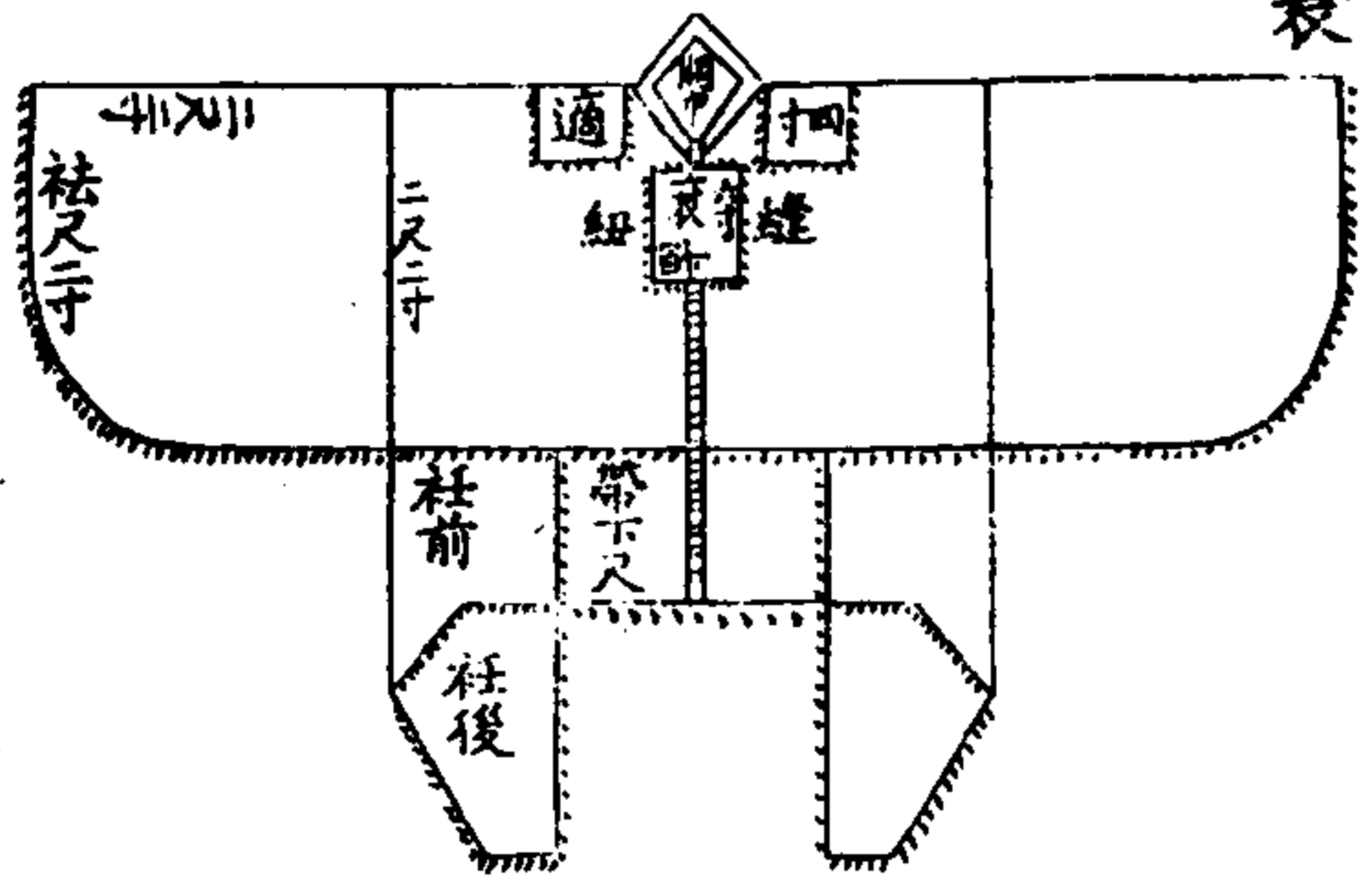


名物四 卷服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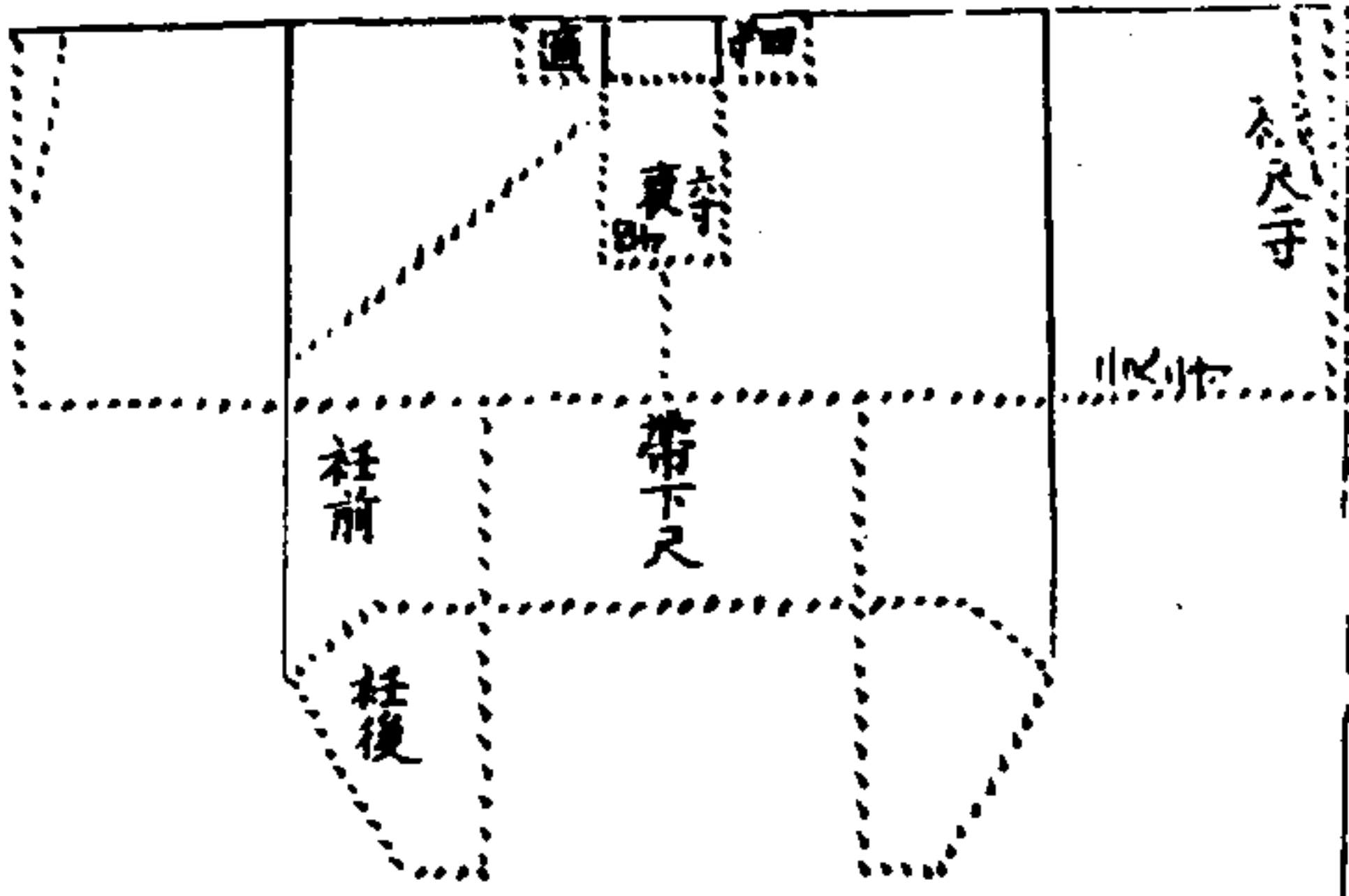
卷服新表章首經絞帶注云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腰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傳斬衰首經大褊左本在下疏衰牡麻經右本在上注云盈手曰褊褊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又檀弓有繆經環經注云繆當讀為不繆之繆環經弔服之經環經一股大如綫之麻經纏而不糾案五服之經皆繆經兩股相絞弔服則用環經以一股麻為質又別以麻周環全繞之與五服之經迥別前有辨

鄭注新衰



四服之衰惟齊邊為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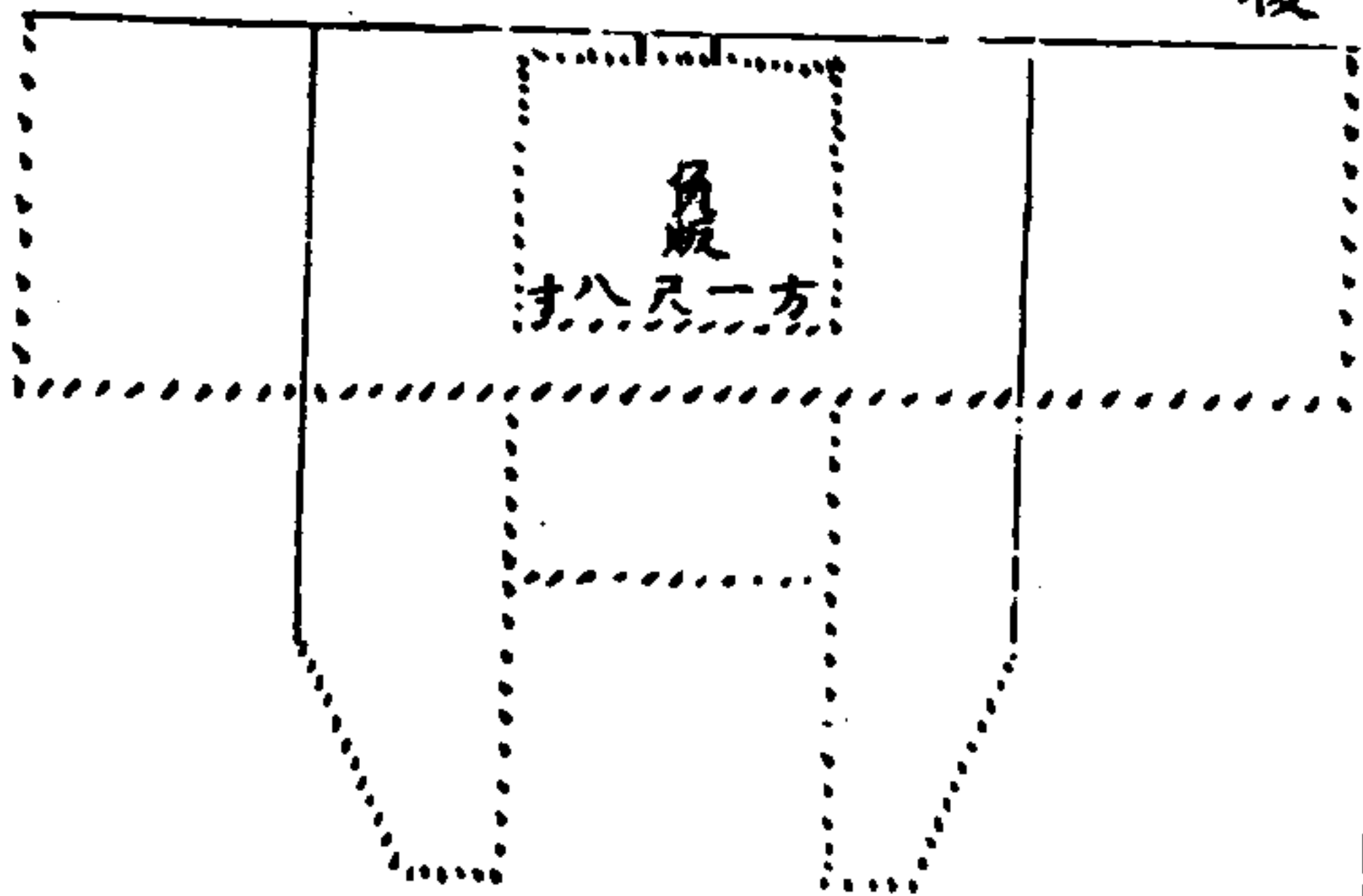
新定新衰前



名物四 卷服

註

新定新衰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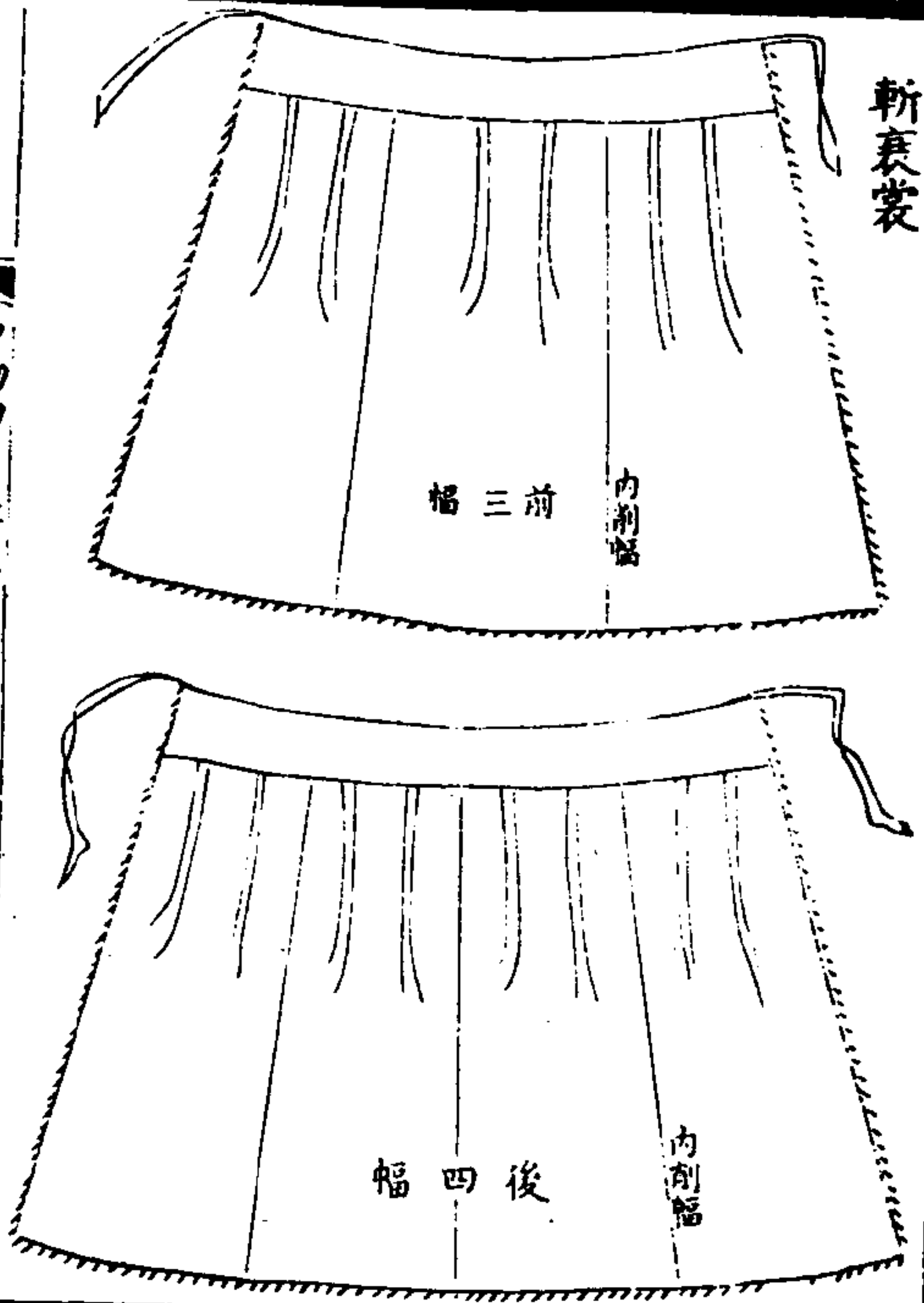
名物四 卷服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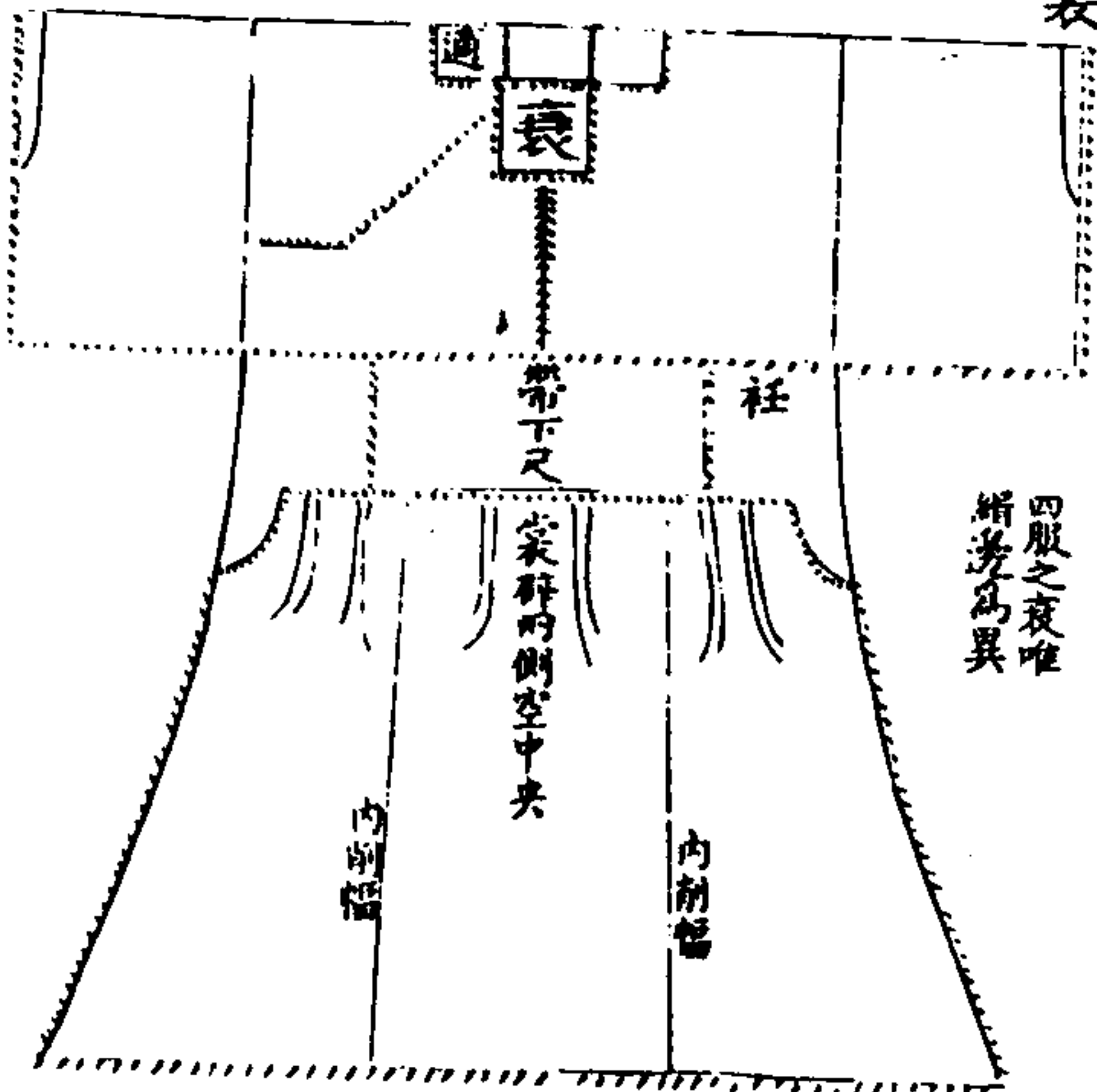
器服記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枸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于適寸適博四寸出于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袷二尺有五寸袷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袷二寸注云削殺也枸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于辟領外旁一寸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衰長六寸博四寸廣度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又曰衣帶下尺袷二尺有五寸袷屬幅衣二尺有二寸



斬衰裳



新定斬衰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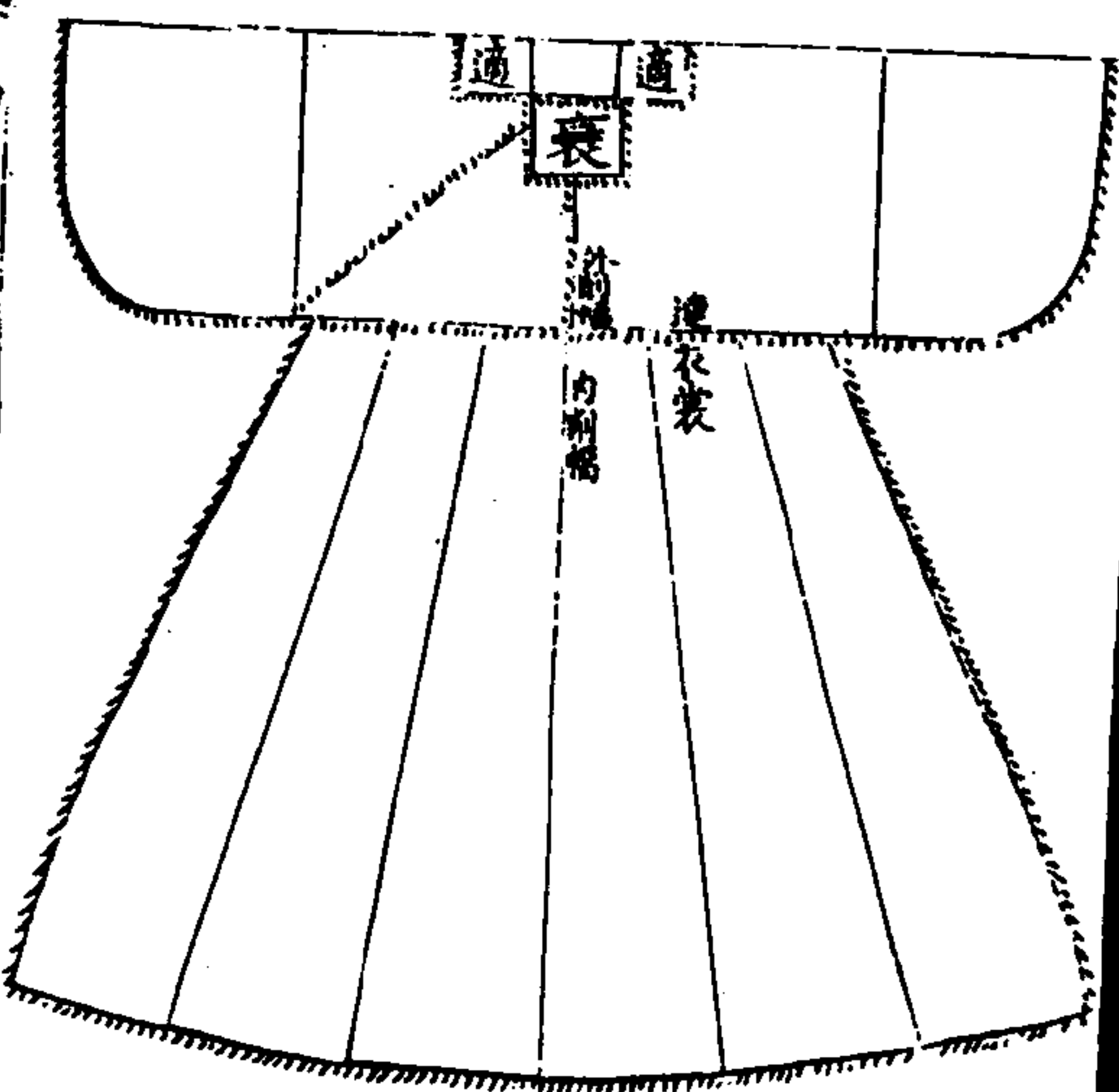


四服之衰唯  
緇裳為異

名物四 卷服

某

婦人斬衰



名物四 卷服

某

衰裳之制舊說多不足據前卷服四已詳辨之婦人不殊裳衰  
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無帶下又無衽俱見鄭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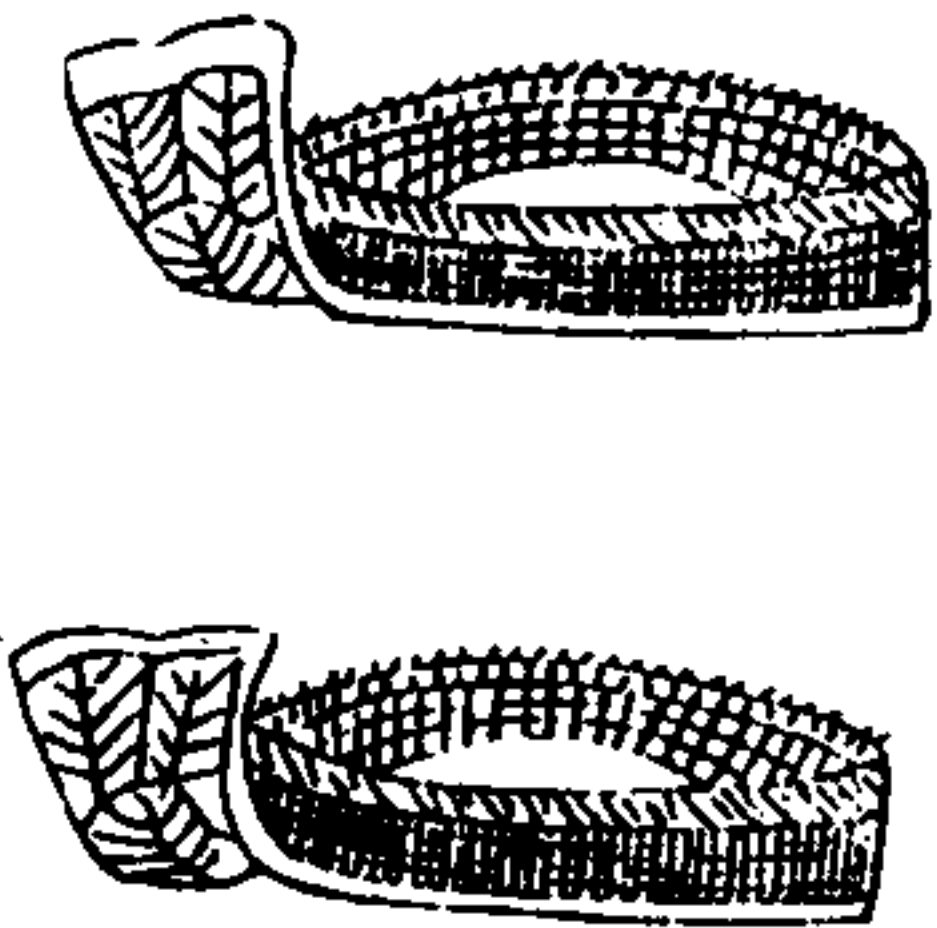
苴杖



削杖



管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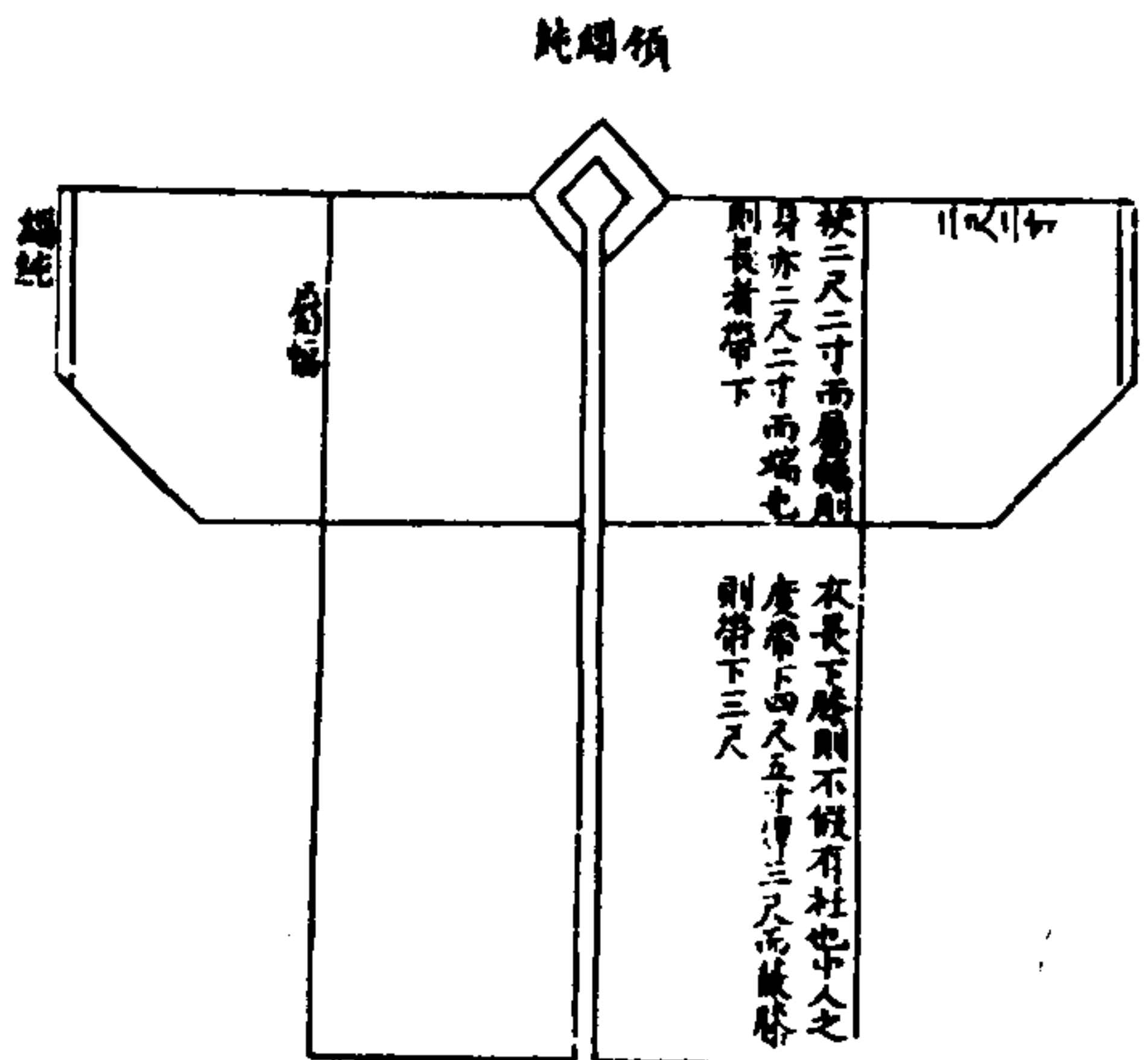
名物四

卷履

其

卷履新衰苴杖管屨傳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  
本管屨者管菲也外納士卷禮外納注云納收餘也疏云收餘  
末向外爲之案苴杖削杖互文苴杖明不削雷其皮削杖明去  
其皮不苴黑或說削之使方或說上圓下方皆凡言

明衣



名物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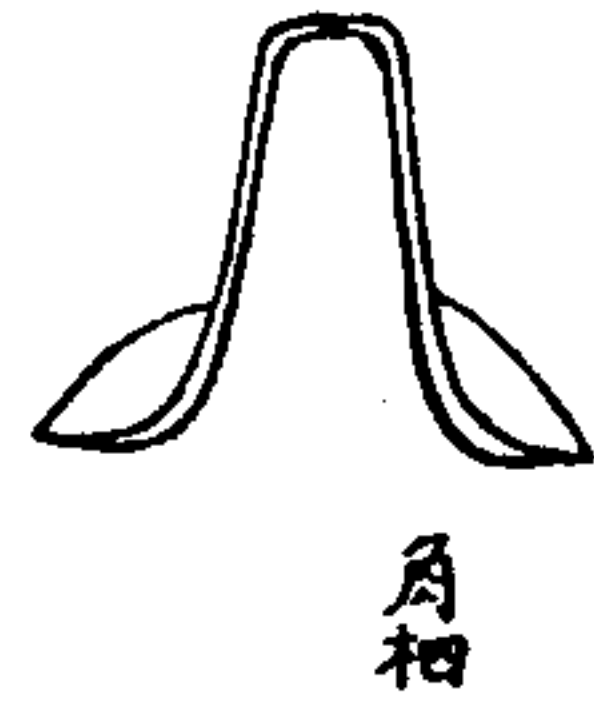
卷履

其

記曰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蔽膝  
緇緇緇純注云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屬幅不削幅也長下  
膝又有裳于蔽下體深也不辟不辟積也穀足跗也飾裳在幅  
曰緇在下曰緇飾衣曰純謂領與袂疏明衣裳亦前三後四不  
假上狹下寬 記曰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注云中帶若今之  
禪祿疏云男子明衣之狀亦當與中帶相類



楔



名物四

卷四

世

士卷禮楔齒用角相記曰楔貌如靴上兩末實疏曰此角相其形與極醴角相制別故屈之如靴中央入口兩末向上案楔用角相即用極醴之角相也卷大記疏相柄兩頭皆曲故云如靴有兩末楔古以一角作兩相楔用兩相未判之物為之兩末即相之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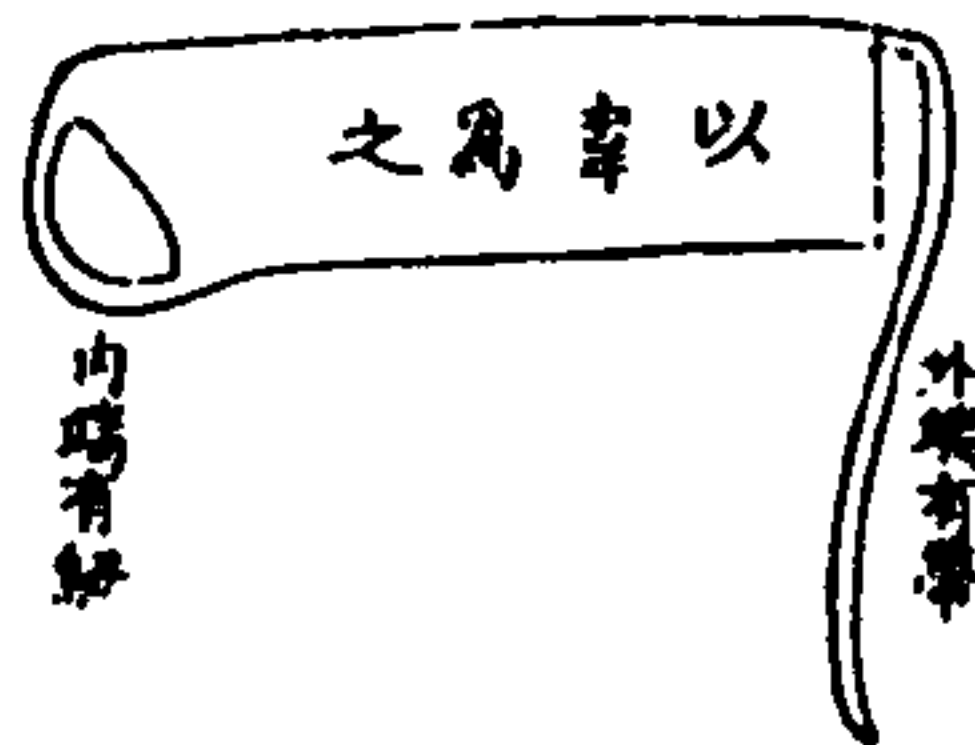
決醴極

決



醴

之為幸以



決

者出上之



者出下之

極 醴

條作絲絲以

之為自各極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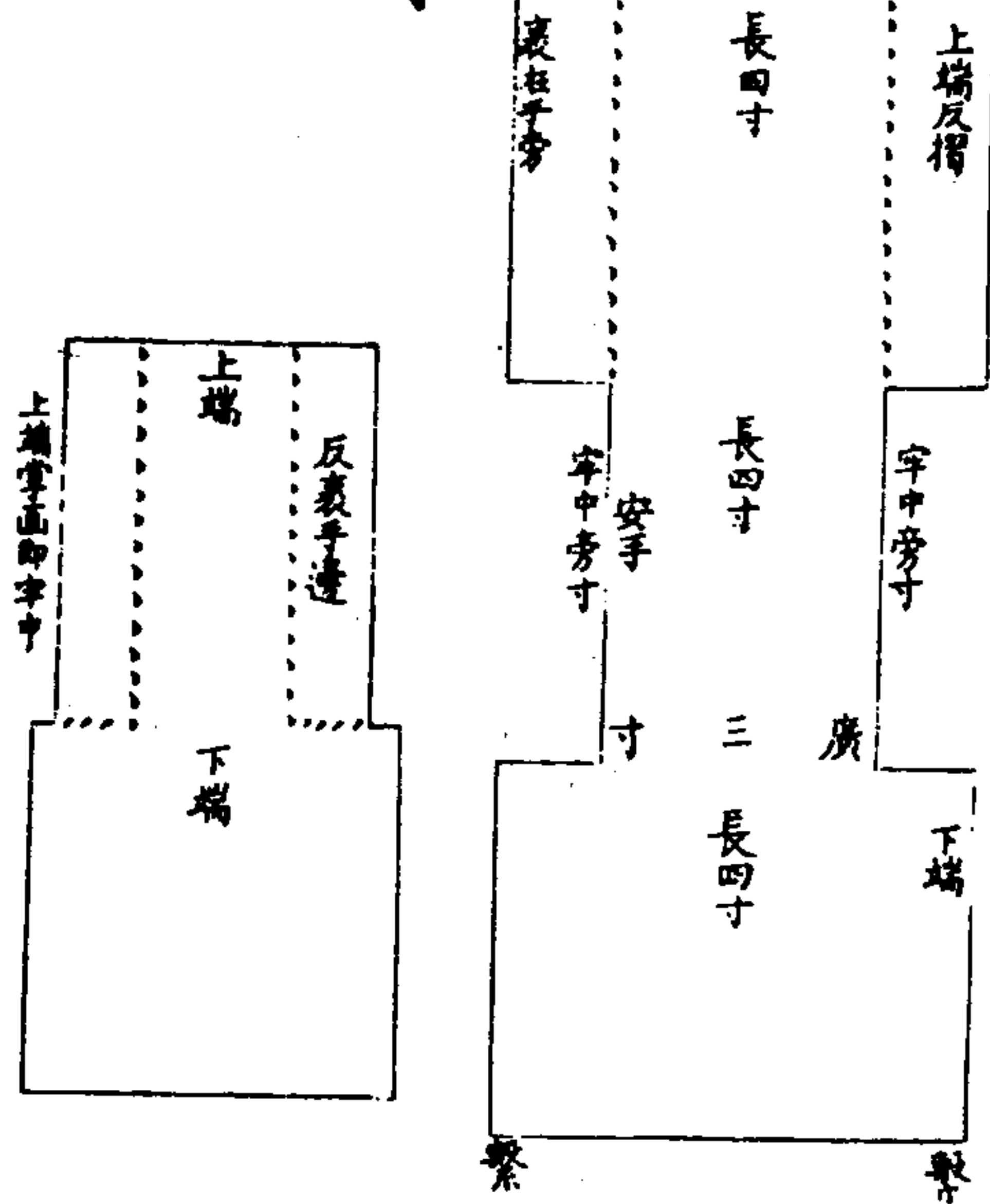
名物四

卷四

世

經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鄭注云擊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為之藉向有韋詩之韋即韋內端為紉外端有橫帶案設醴時以有紉之端在裏謂之內端有帶之端在末設之以紉攬大擘本也因查其韋以橫帶貫紉結于擊之表也案設決之時先以紉貫大擘本而以韋周環其指則有紉一端在內有帶一端在外因以決查其韋復以橫帶向決外貫于擘本之紉則決固而不脫而其帶仍維持于擘本不遽結于擊故曰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說詳卷禮三

握  
手  
式  
裁  
式  
掌  
面  
式



名物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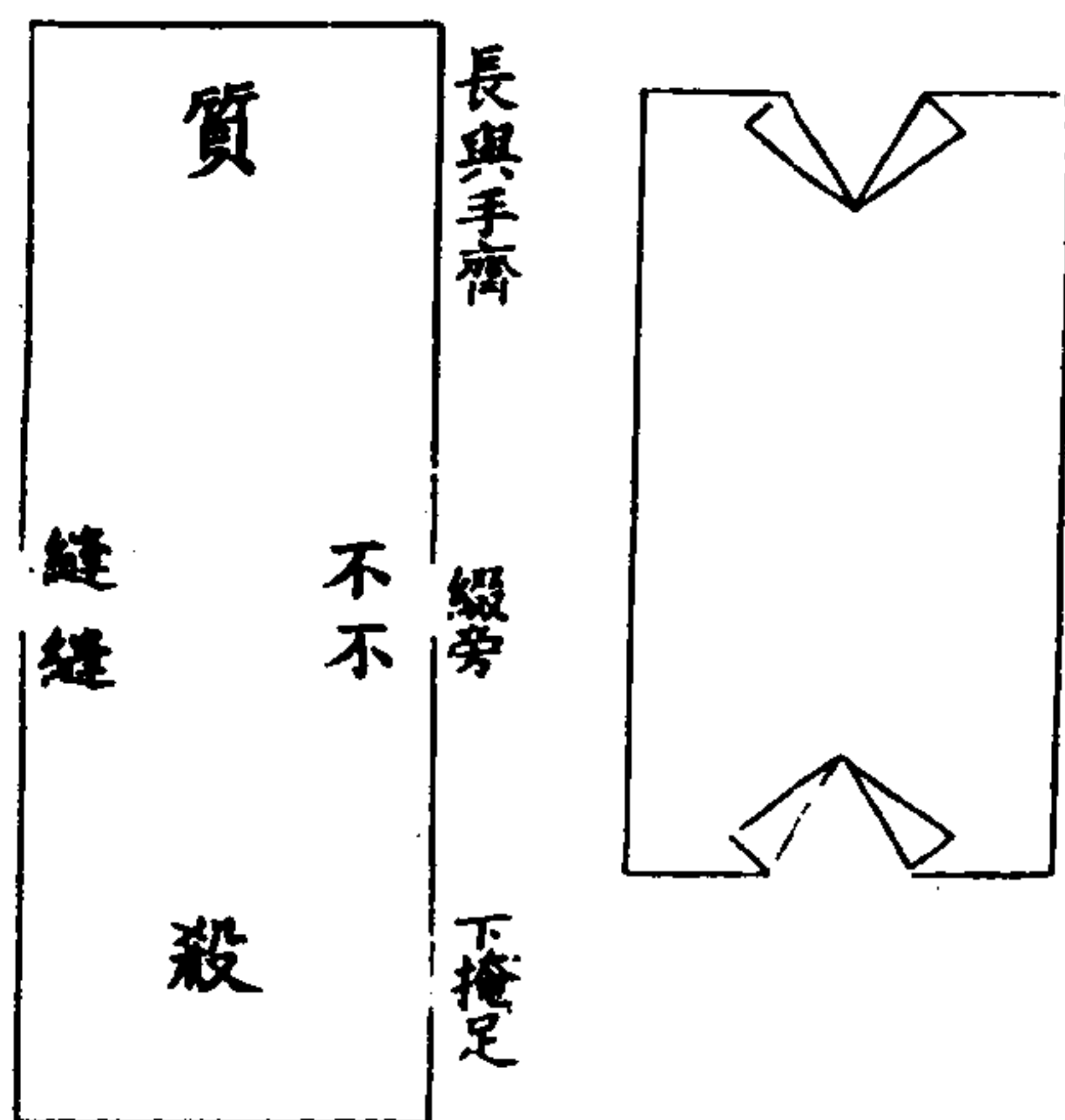
卷四

世

幘目所以覆屍之面者制用緇布方尺二寸頰裏著以絮四角  
皆有組繫皆于後結之 士卷禮握手用元纁裏長尺二寸以  
繫至臂 廣五寸掌中旁寸著組繫注掌讀為樓樓為削約握  
之中央以安手 掌中旁寸謂削去上 又下記云握裏親膚繫  
鈎中指結于掌注云擊掌後節中也以握繫一端繞擊遠從上  
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案握手異說紛紛今改定之說詳前

掩

質



名物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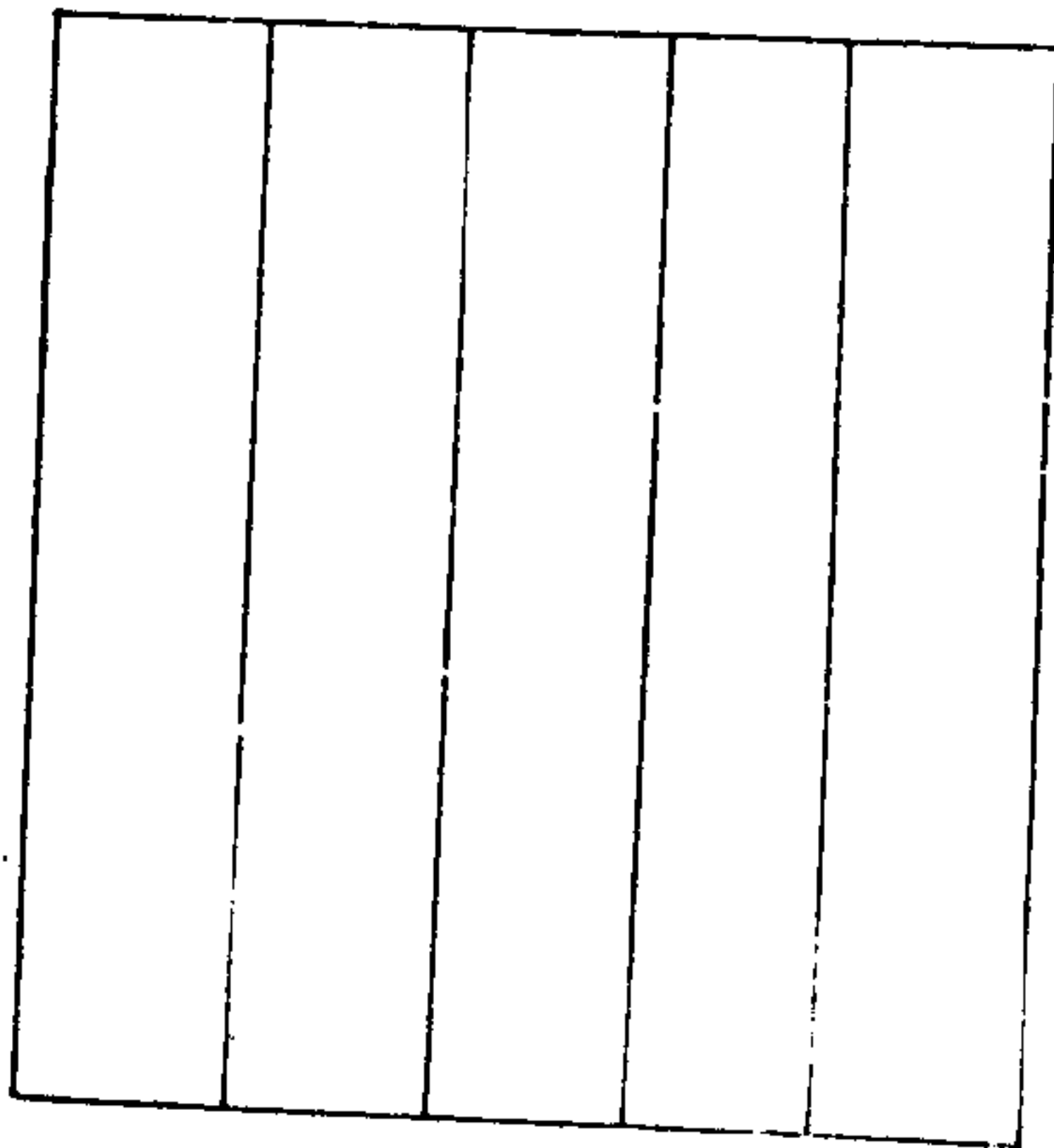
卷四

世

士卷禮云掩練帛也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作掩為裹屍首故  
也析其末者以後二腳于頤下結之既殯幘目之後乃以前二  
腳倒結于項中也 卷大記云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元冒  
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黼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注  
云殺冒之下帟韜足上行者也又士卷禮云冒緇質長與手齊  
頰殺掩足注云冒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  
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案質殺之形鄭注已明  
而縫綴之法質孔二疏互異今定質殺皆縫合兩邊如囊質之  
下殺之上不縫從質疏質殺之上下兩旁安帶以結之從孔疏



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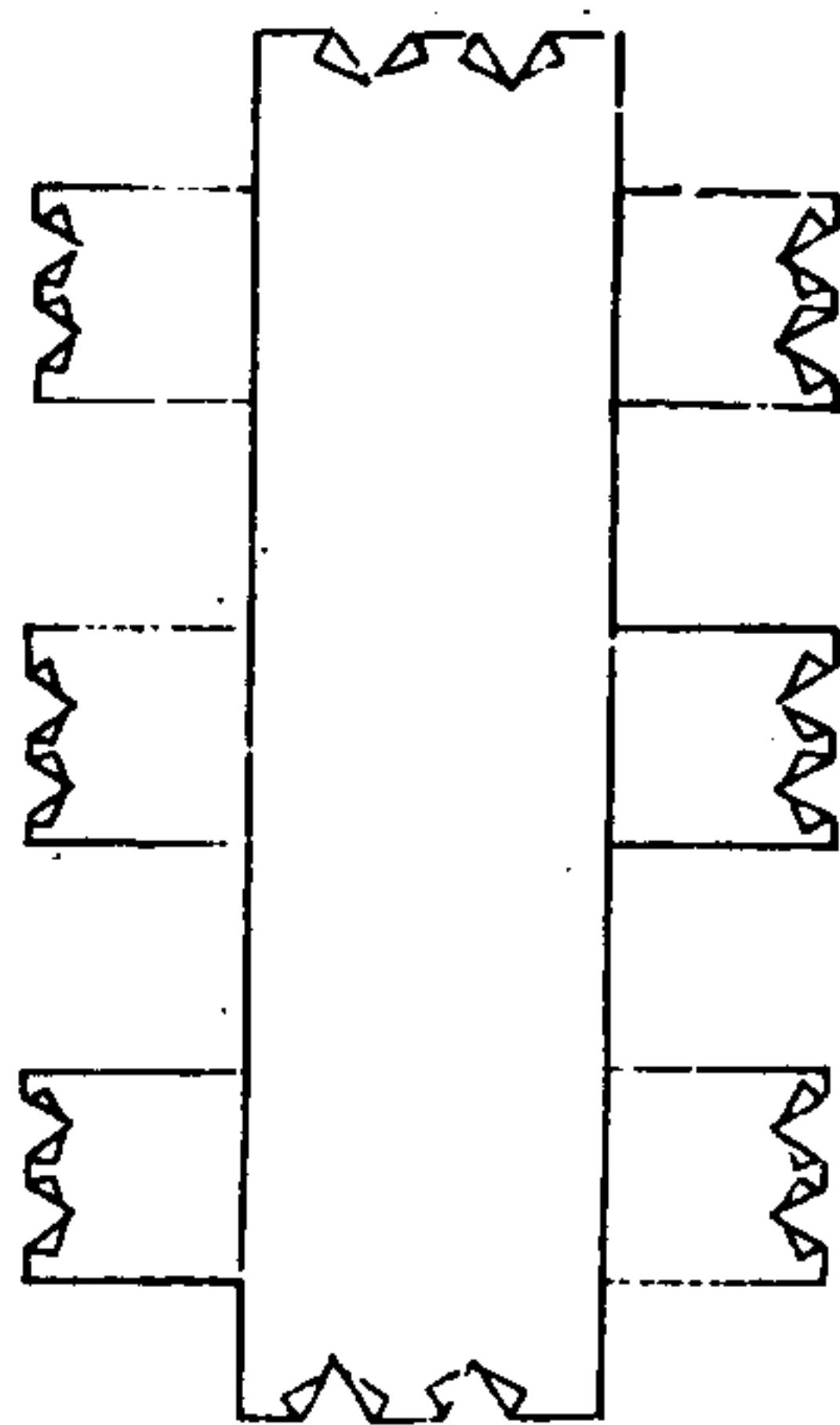


名物四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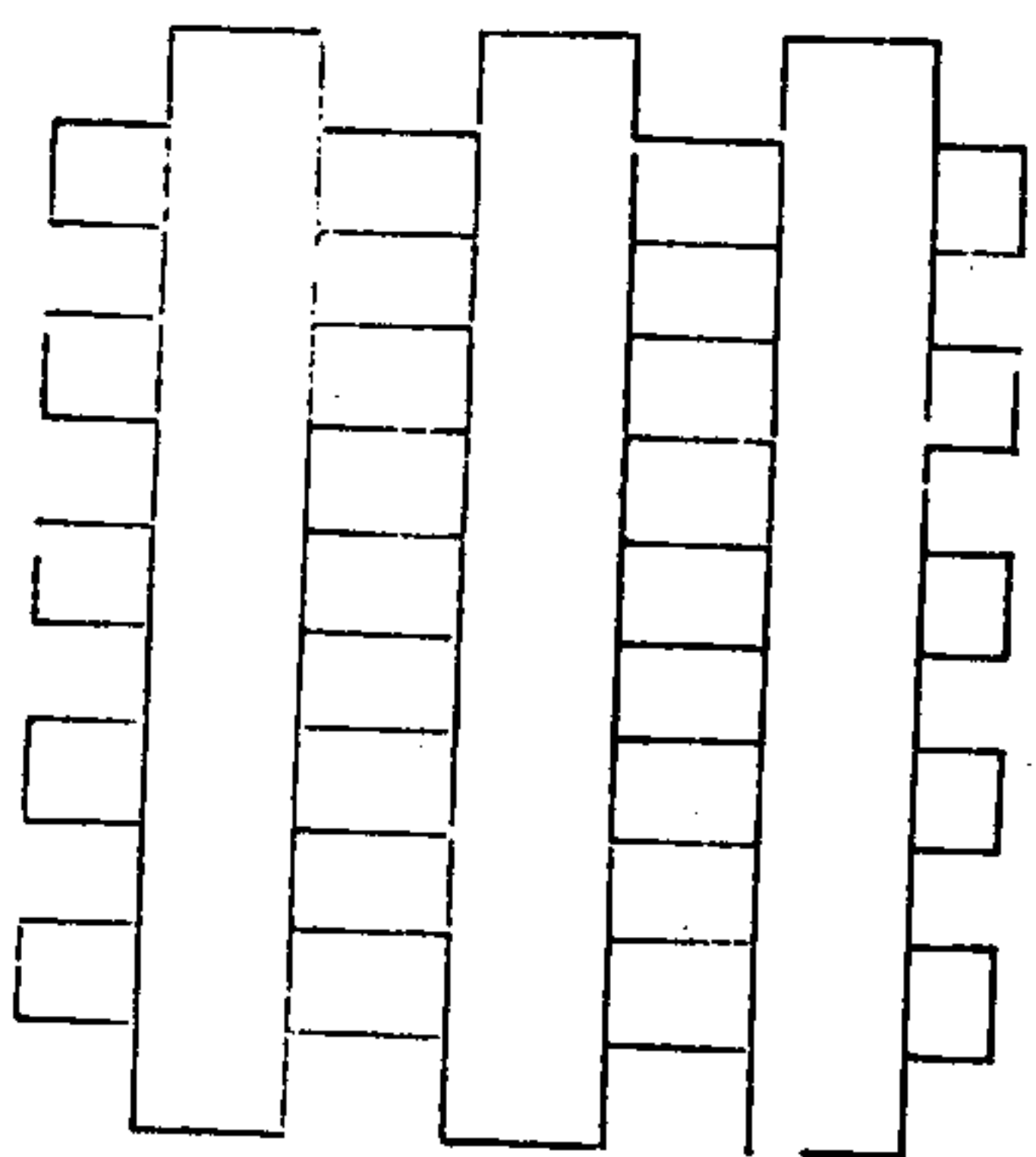
帶

卷大記小歛君錦衾大夫綺衾士緇衾皆一至大歛又制二衾  
君大夫士一也士卷禮緇衾賴裏無統注云統被識也被無別  
于前後凡衾制同皆五幅衿亦五幅無統見卷大記注云衿禪  
被也以五幅白布爲之生時衾被有識歿則去之異于生也卷  
大記曰小歛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冒以緇屍小  
歛又覆以夷衾其所用緇色及長短制度與質殺同但不復爲  
囊及旁綴耳今不復圖

小歛絞



大歛絞



名物四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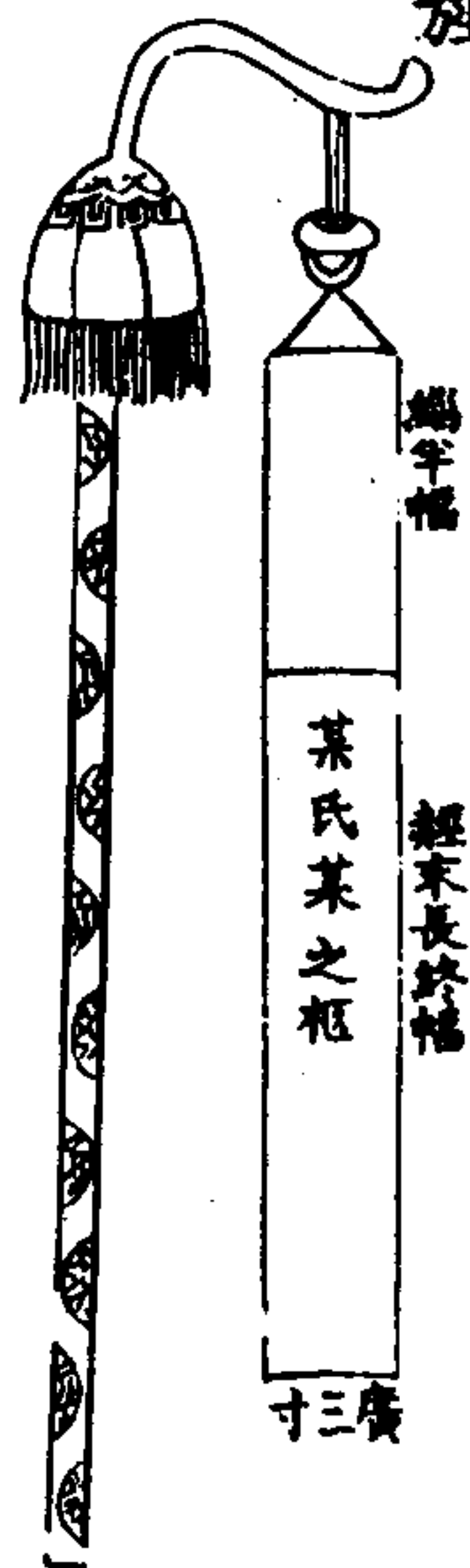
堂

卷大記云小歛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大歛布絞縮者三橫者五絞衿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衿五幅注云小歛之絞廣終幅析其末大歛之絞一幅三析用之疏云大歛布絞縮者三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直用之其橫者五又取布二幅分裂之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之于縮下不辟者辟擘也言小歛絞全幅析裂其末為三而大歛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也肅圖引孔義云小歛絞每幅之末析為兩片未知何據敖氏集說因之沿謬

名物四 卷四

某

銘旌



功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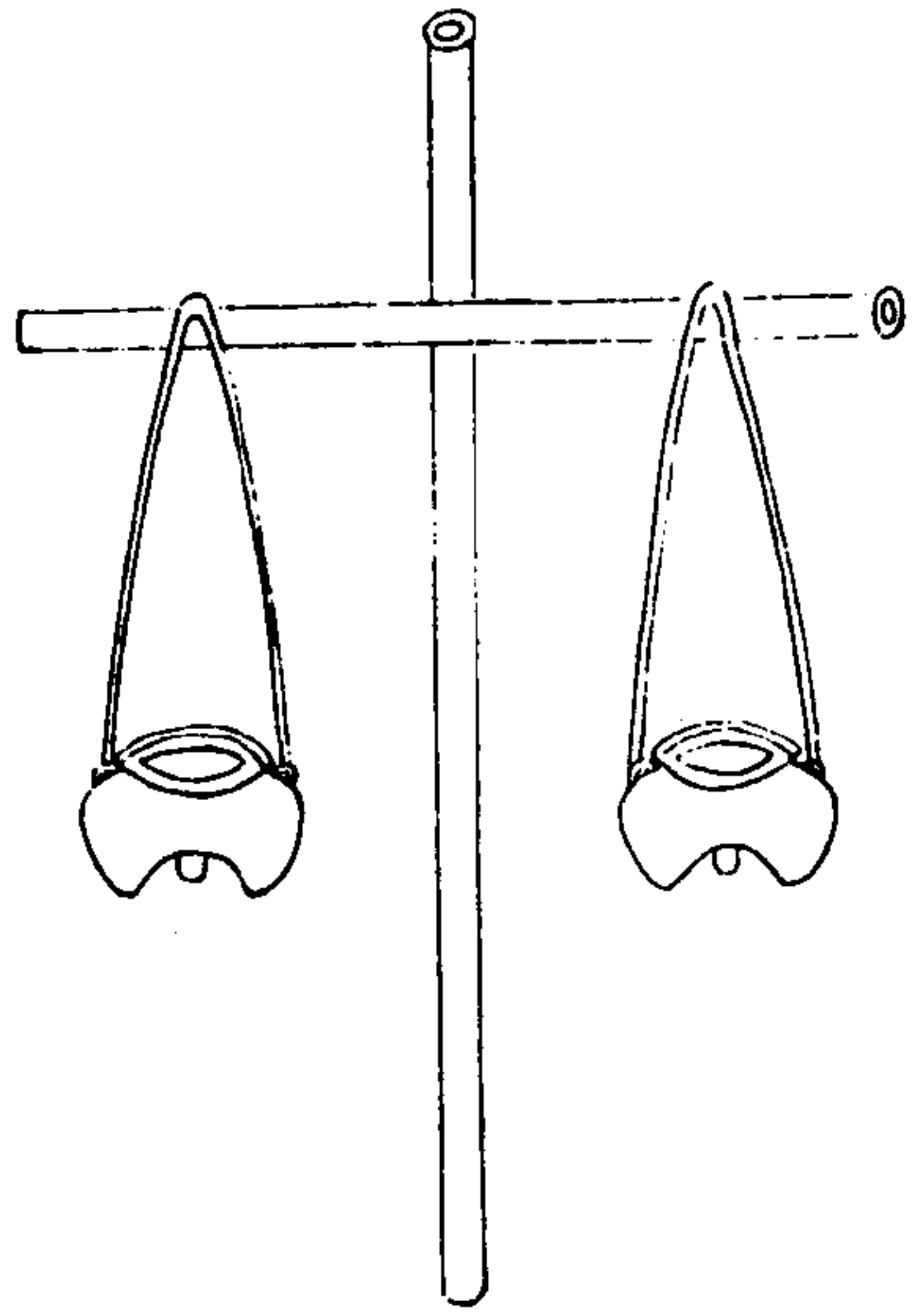
名物四 卷四

某

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注云雜帛為物大夫之所建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杠銘檀也疏云緇廣亦三寸卷大記疏引隱義云羽葆功布其象皆如麾



重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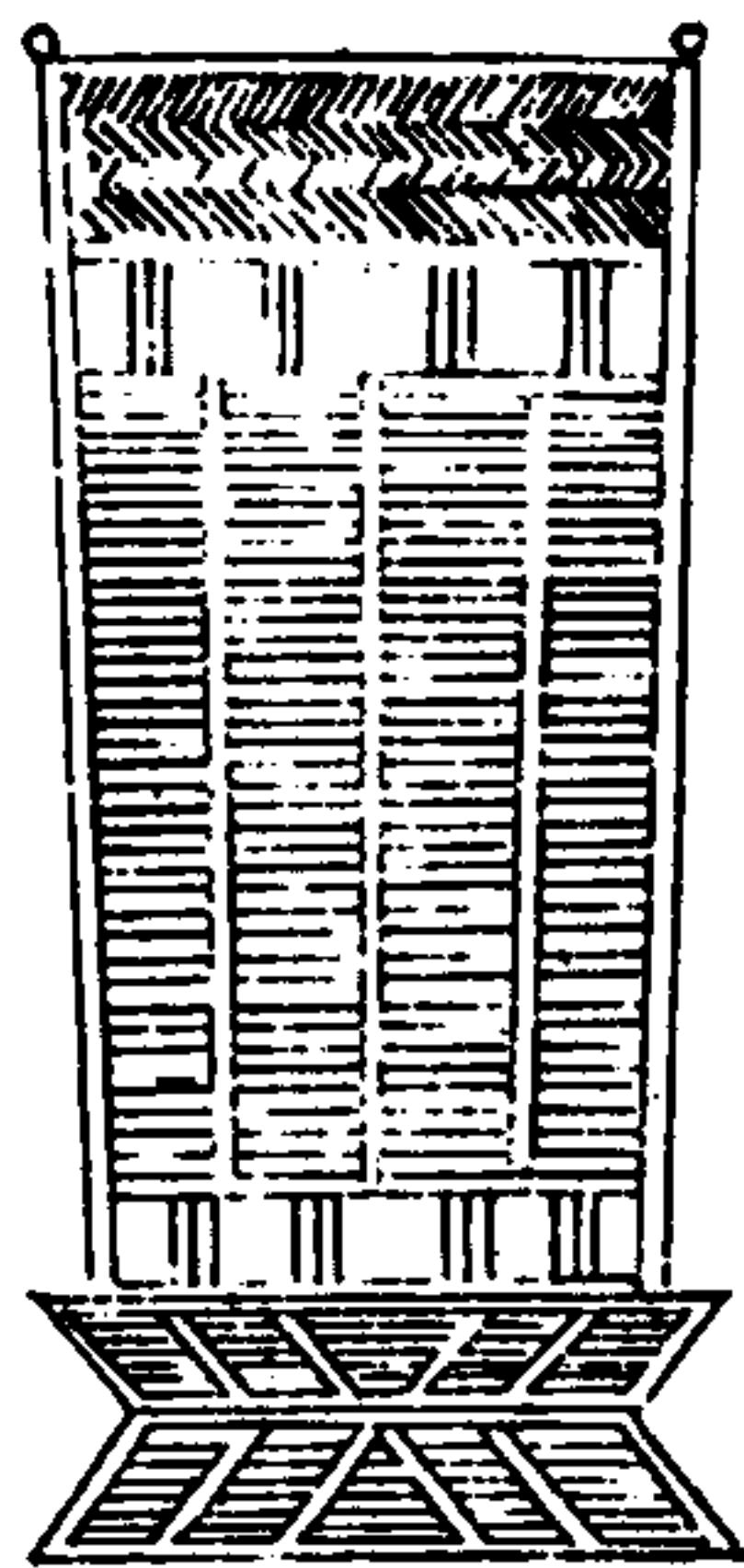


名物四 卷四

重

重木刊鑿之二帛幕用疏布久之繫用紵縣于重幕用葦席北  
面左衽帶用紵質之結于後注云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  
之爲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紵竹簪也以席覆重辟屈而反  
兩端交于後左衽西端在上質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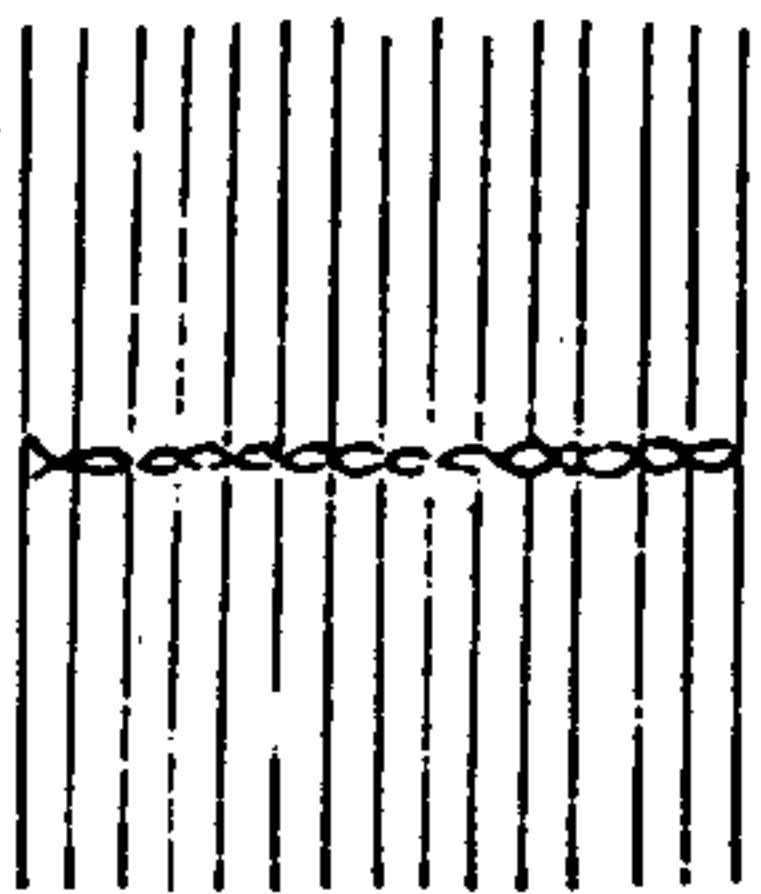
熬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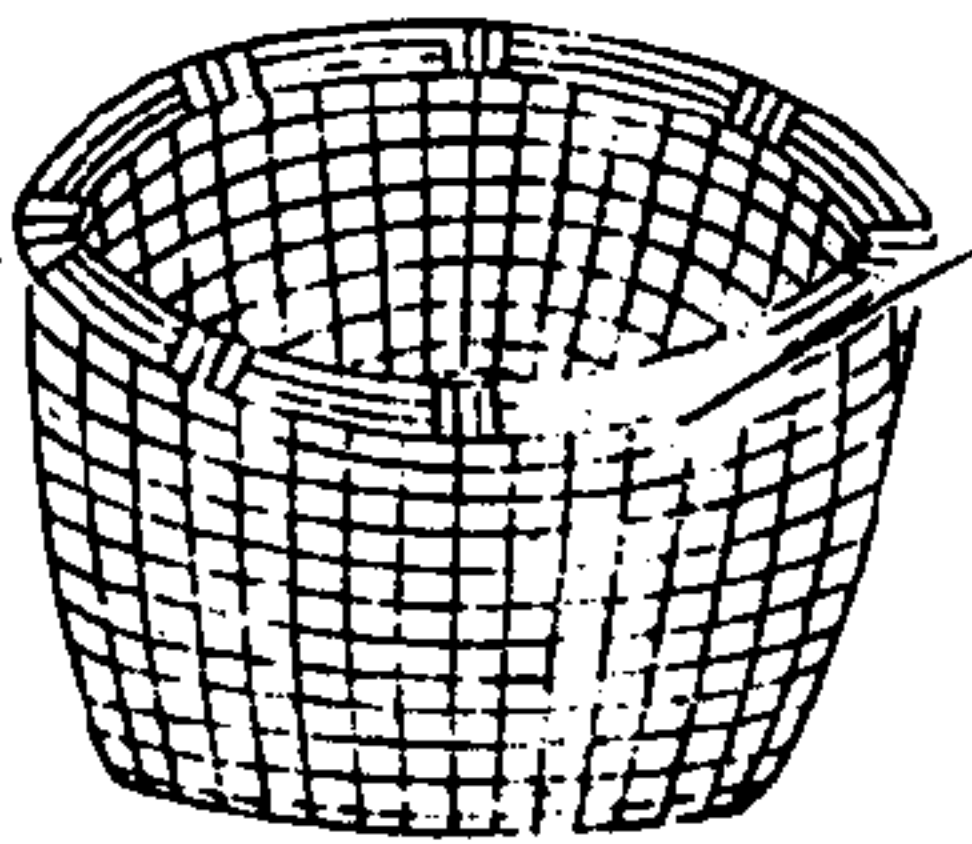
名物四 卷四

光

苞



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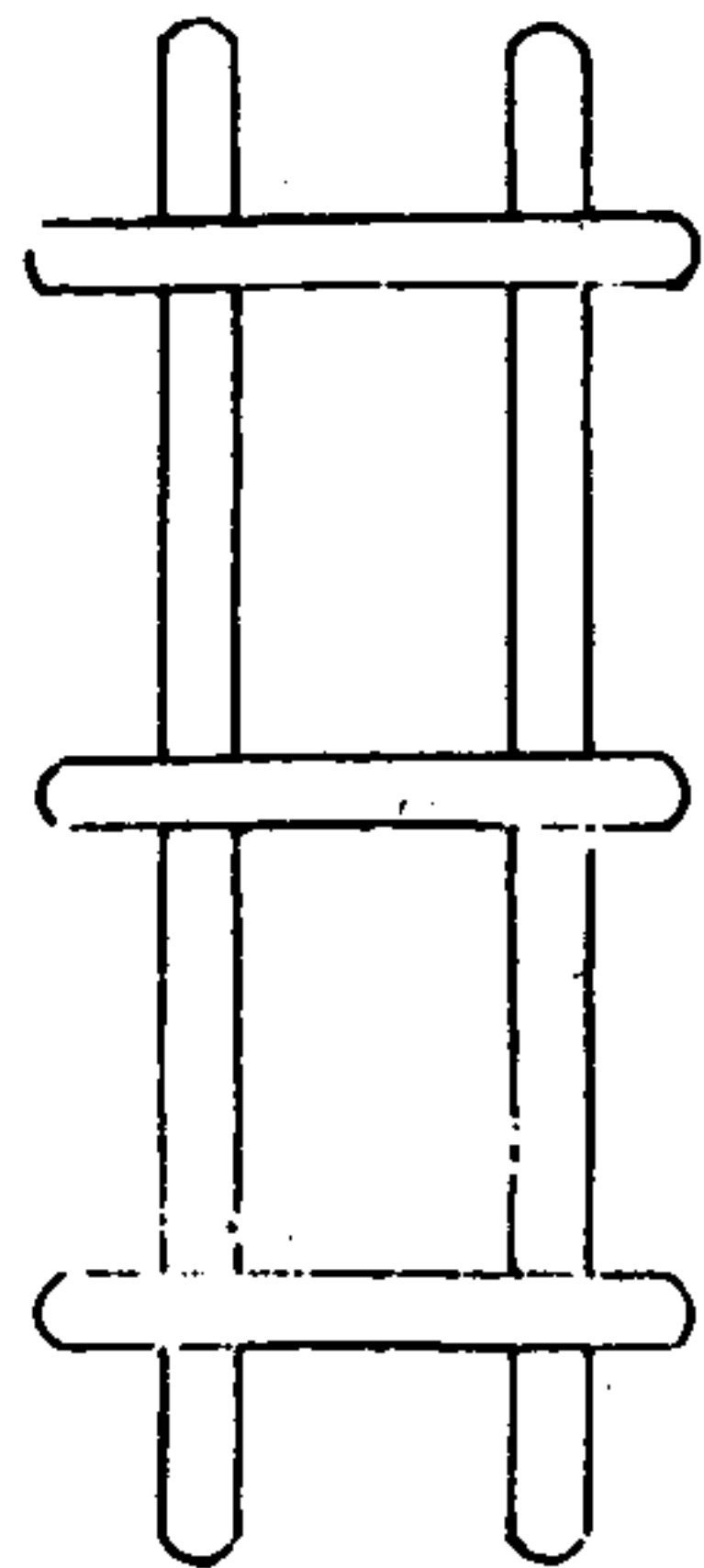


士器禮設熬旁一筐鄭注云熬黍稷各二筐旁各一筐 既夕  
禮云苞二簣三黍稷麥簣三醢醢屑幕用疏布甌二醢酒幕用  
功布皆木桁久之注云苞所以裹奠羊豕之肉簣舂種類也桁  
所以蔽苞簣簣甌也久當為炙謂以蓋塞其口每器異桁下記  
云華苞長三尺一編疏云截取三尺一道編之則苞編華為之  
下記又云管簣三則簣又以管草為之舊圖以為竹器似簣非

名物四 器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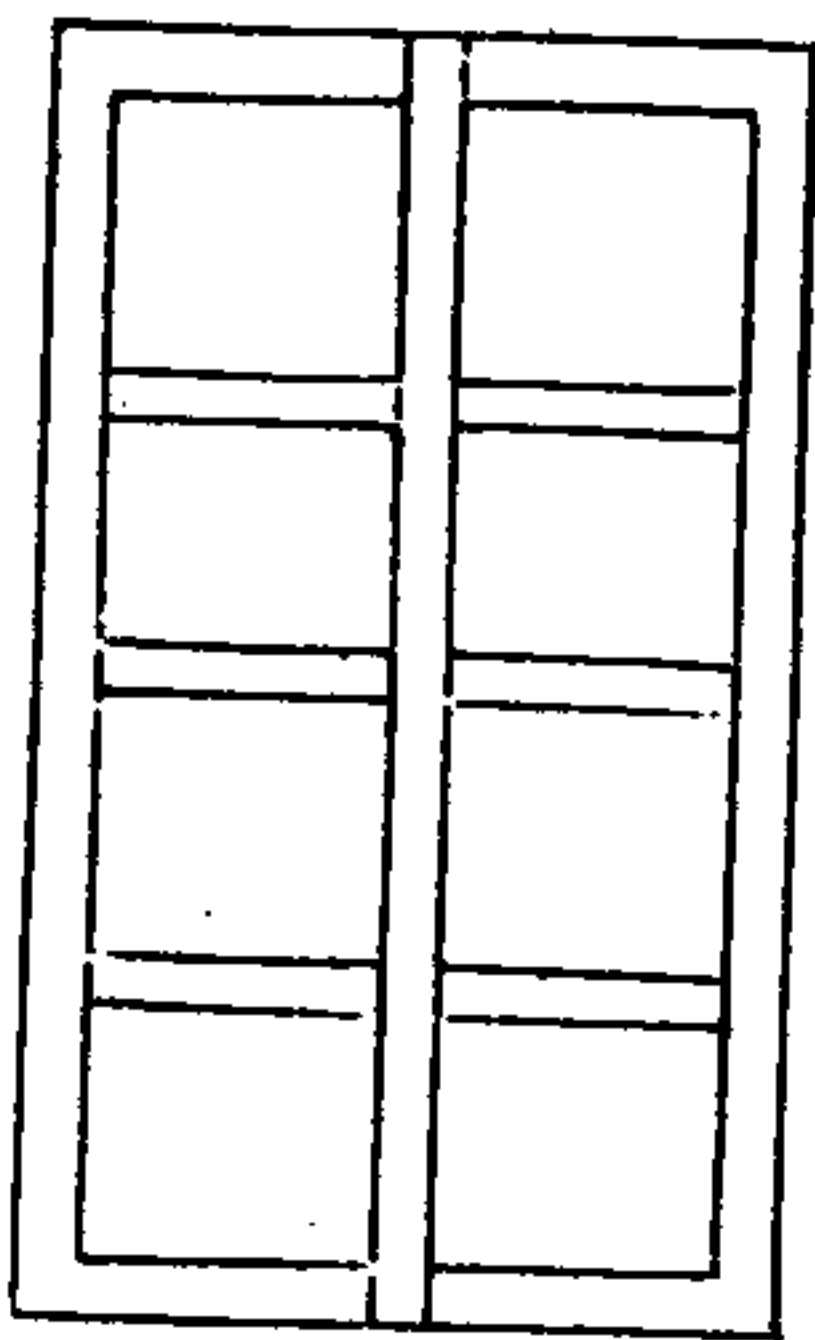
抗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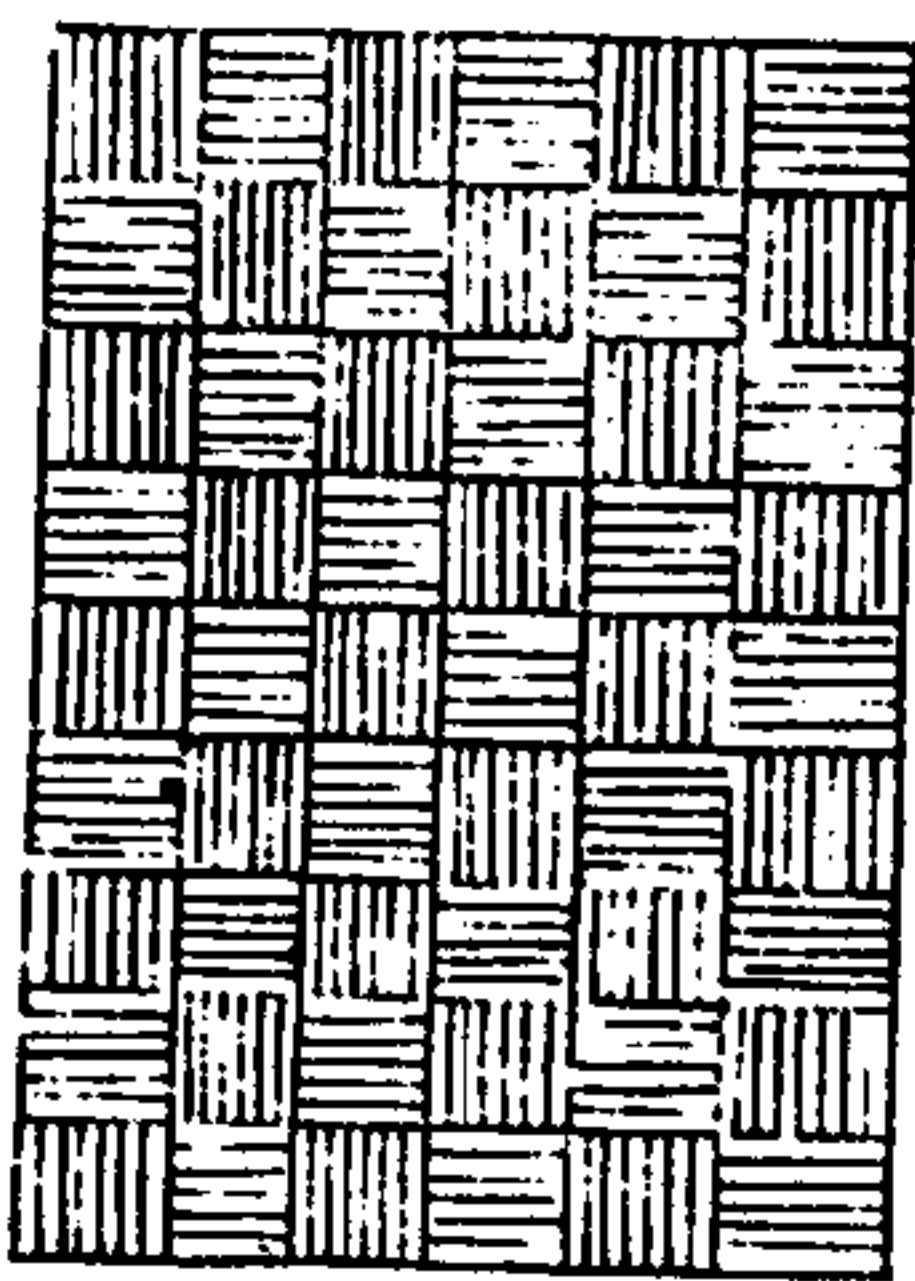
茵



折



抗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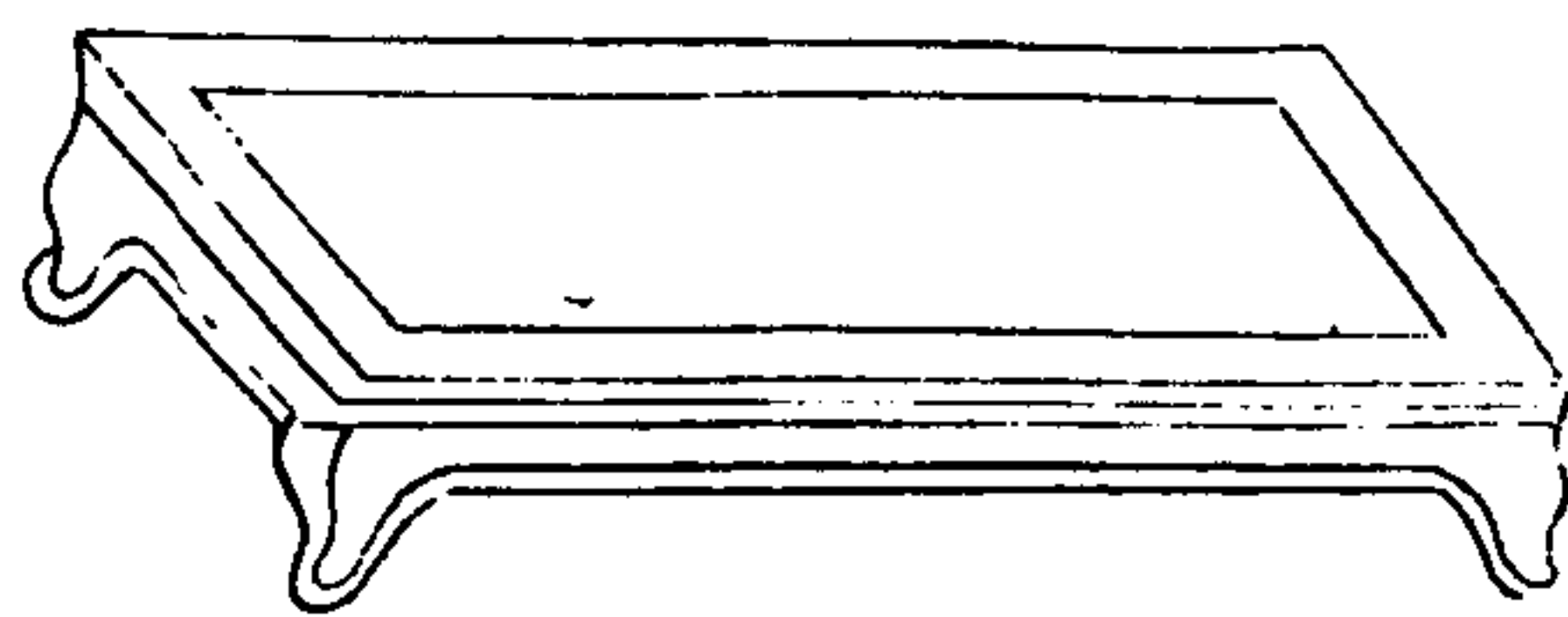


名物四 器

四



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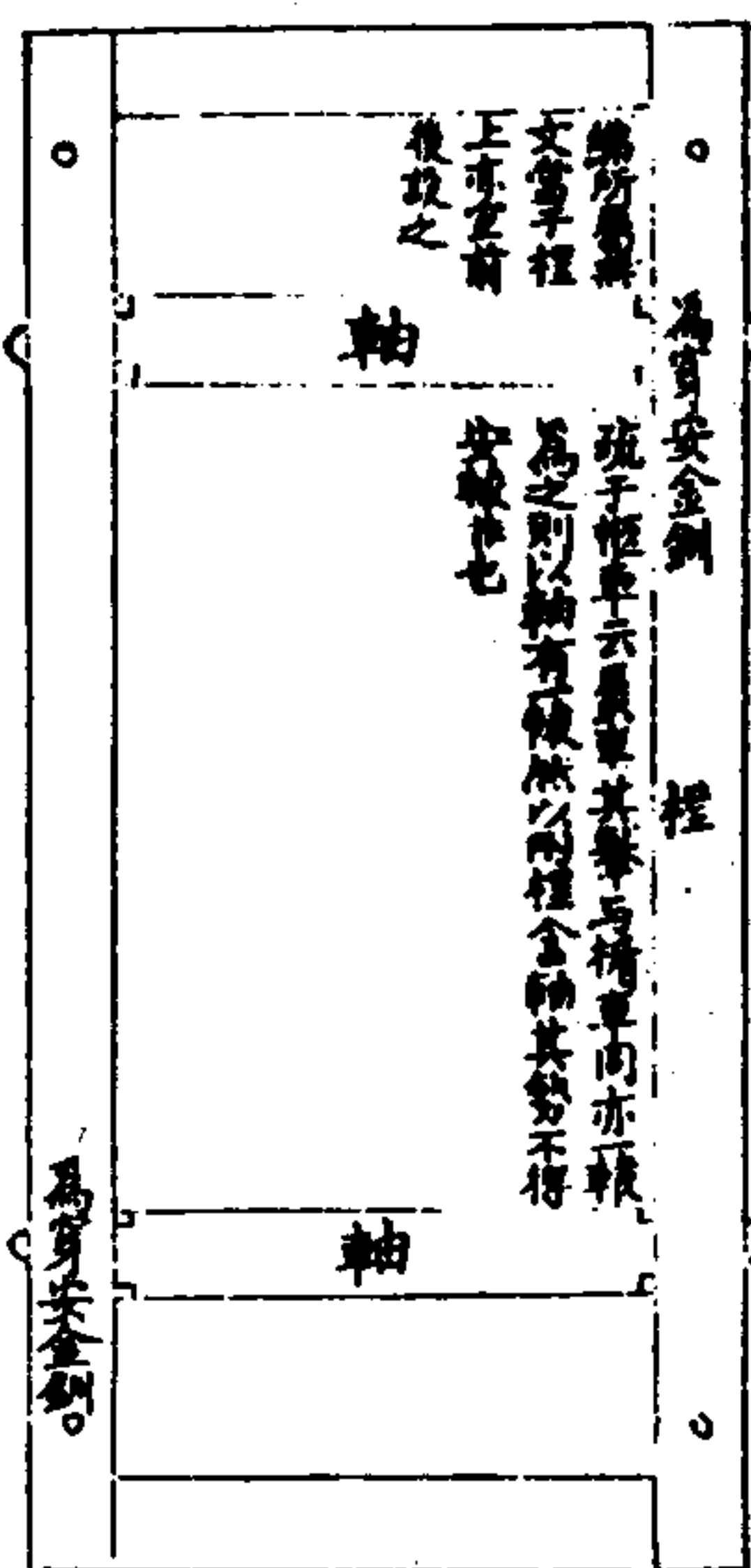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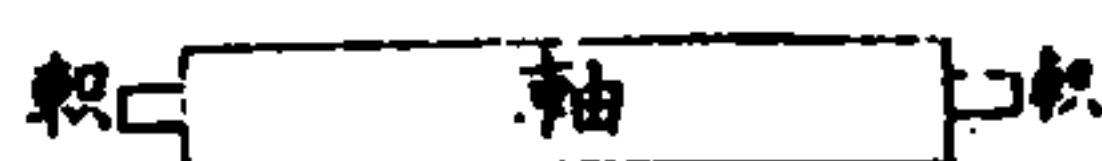


名物四 卷五

三

既夕禮云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  
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注云折猶股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  
縮者三橫者五無筭筵事畢加之抗上以承抗席橫陳之者爲  
苞筵以下紳于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抗禦也所以禦止土  
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席所以禦塵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  
緣之亦者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  
地二人藏其中焉

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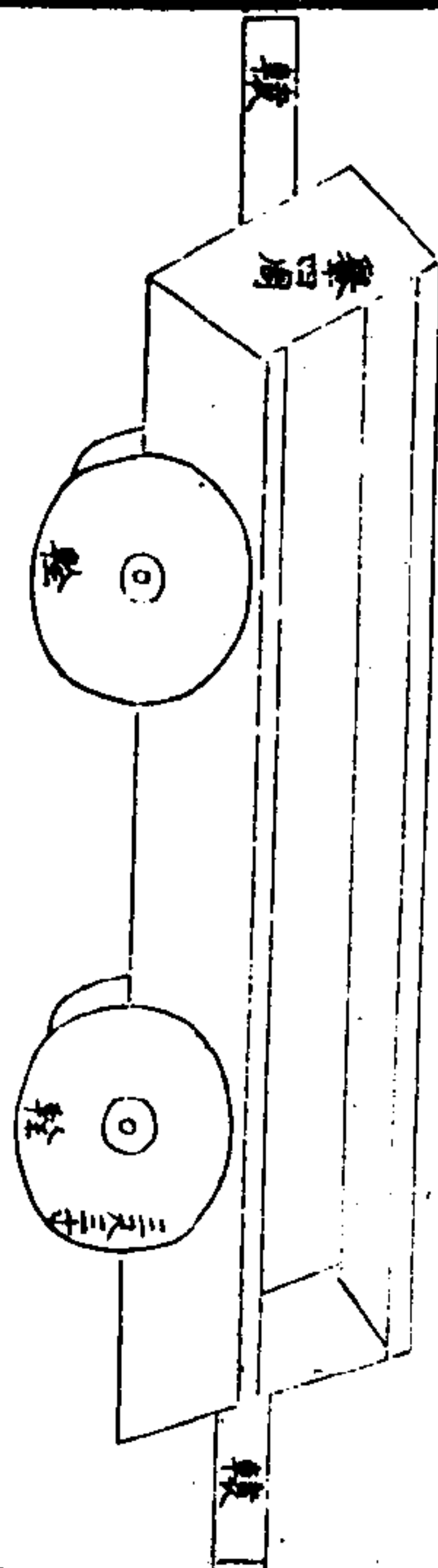


名物四 卷五

三

士昏禮注云軸輶軸也輶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既夕注云軸  
狀如轉輶刻兩頭爲輶輶狀如長牀穿棊前後著金而關軸焉  
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輶天子畫之以龍 阮氏圖云輶  
軸與輶長一丈二尺廣四尺士漆大夫以朱飾與

柩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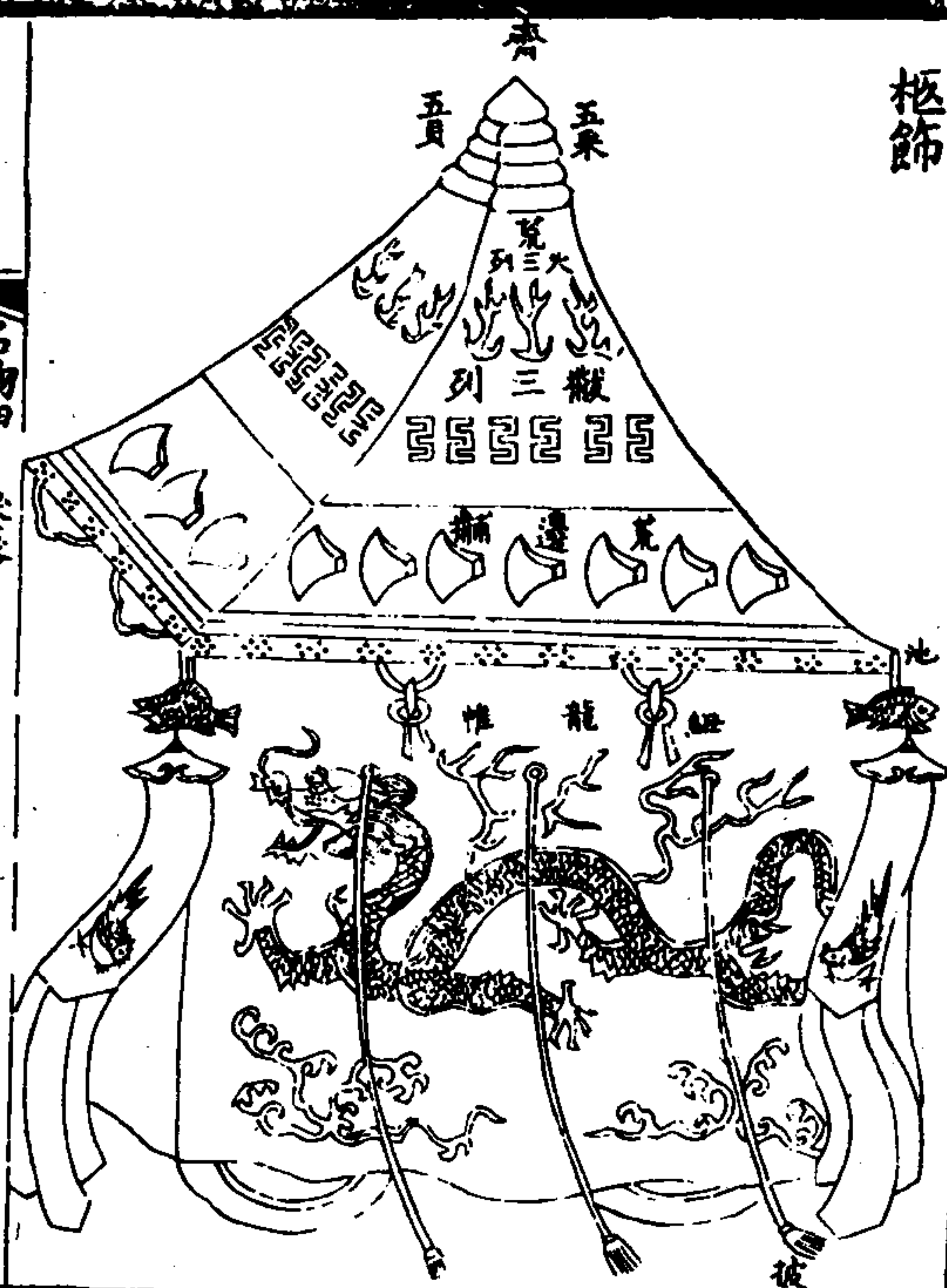


名物四 卷四

四

既夕注載柩車周禮謂之屨車雜記謂之圓或作輅或作搏輅  
 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其車之舉狀如牀中央有輅前後出設  
 前後輅輅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輅爲輪許叔重說有輅  
 曰輪無輅曰輅雜記注云輅崇蓋半乘車之輪既夕注又云輅  
 輅縛所以屬引

柩飾



名物四 卷四

聖

器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繫錦褚加  
 偽荒纁紃六齊五采五貝魚躍拂池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  
 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紃二元紃二齊三采三貝魚躍拂池  
 士布帷布荒一池纁紃二緇紃二齊三采一貝案鄭注既夕云  
 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柩也士布帷布荒者白  
 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  
 黻爲列于其中百縫人衣翼柩之材鄭注云必先纏衣其材乃  
 以張飾也柩之言聚諸飾之所聚帷荒有諸飾故謂之柩柩者  
 帷荒之總名帷荒者柩之別辭柩有材覆棺上卽釋名所謂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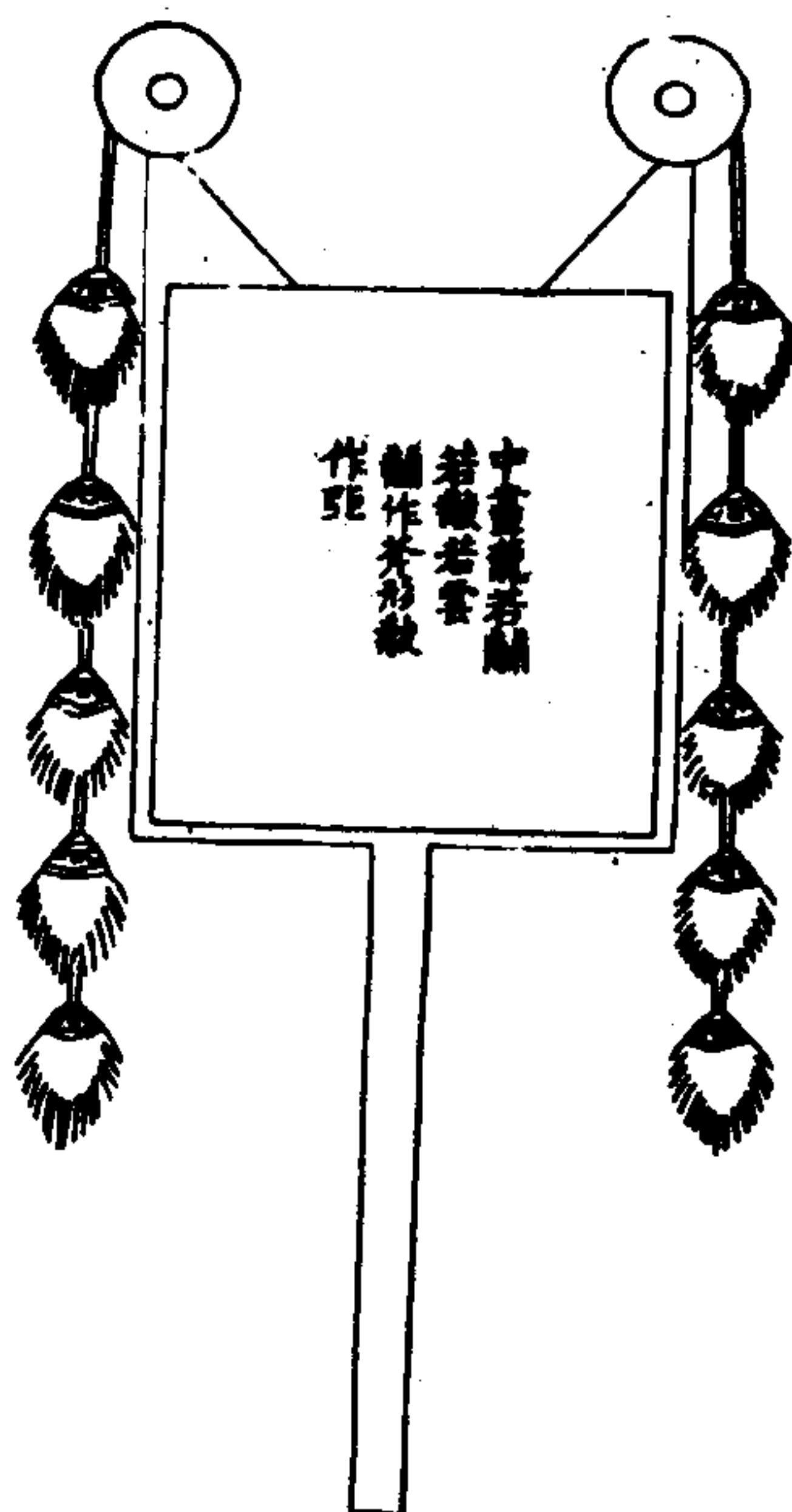


鼈甲之蓋帷荒以衣其材鄭注云皆所以衣桺卽縫人所謂衣桺之材也云君大夫加文章者記所謂君龍帷黼荒火三列黼三列大夫畫帷畫荒火三列黻三列是也云黼荒畫荒緣邊火黻列其中者明黼若雲氣爲荒緣邊之文其中之列火黻者亦荒也中對上齊下帷言品氏舊圖其違經典張皋文以緣邊當荒其中之列火黻又何名耶

名物四 卷四

果

嬰



器大記君飾棺黼嬰二黻嬰二畫嬰二皆戴主大夫士皆戴後禮器曰天子八翼諸侯六翼大夫四翼鄭注卷大記引漢禮嬰以木爲匡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頭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以障車旣定樹于壙中障柩天子八翼有龍嬰二其戴皆加璧珪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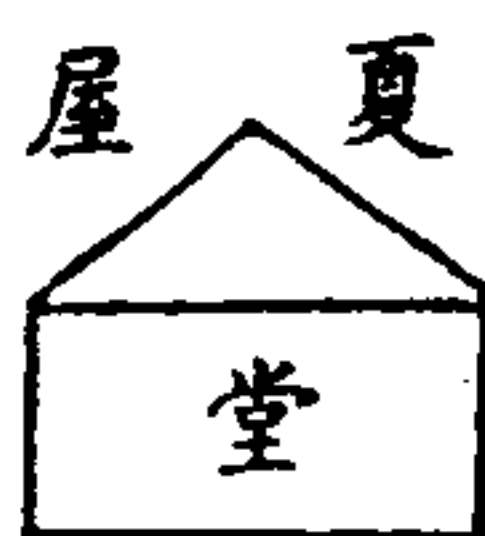
名物四 卷四

罕

墳



四方而高



如堂而卑上佗  
殺勢如覆夏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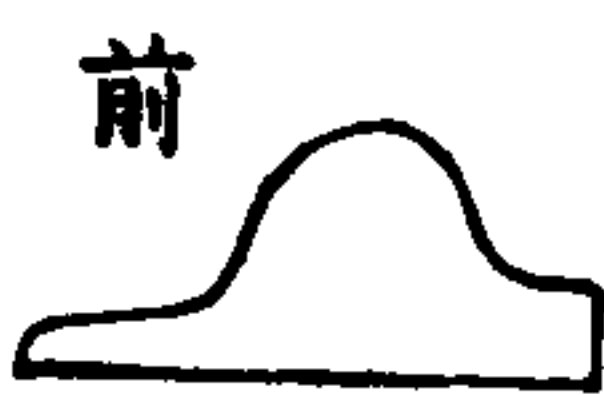
長方旁殺  
上平而長



斧如防而短上  
佗殺勢圓之如  
斧之刀

名物四卷

四



馬鬣封顏師古云封牛項上之隆起者也馬鬣封  
謂馬鬣上之隆起處與斧形相似故俗有是語

子

家塾繪井書  
家塾家塾校

敘目

禮書第五十

定海黃以周述

禮相諸心發諸性受諸命秩諸天體之者聖履之者賢  
博文約禮聖門正訓也以周六歲入塾識字七歲讀小  
戴記謹承庭訓略識小節三十而後潛擊諸禮亏經十  
七篇外按輯大小戴兩記及周官春秋傳分門編次釐  
定先後注疏家言有裨經傳亦附錄之平文大義具彼  
書矣而儒說之異同別集一編遲之數年迺放戴君石  
渠奏議許君五經異義入是書艸初亏庚申告歲亏  
戊寅爰取卷首之名以命其書其敘目

敘

二

中祕古文曰禮曰經今號儀禮名已不正士禮獨傳篇  
存其九后倉曲臺厥義是究小戴四九別錄已管樂記  
月令詎待融補王史荀卿或取或去轉刺大戴斯言亦  
誣述禮書通故弟一

明堂高為賢重屋是因覆厝大為賢世室是遵脩同二  
七廣豈九筵屋大而卑其桷可援廣三內二室如其堂  
左遶右達寢無其箱楹梁何施樞達北采圯配何分西  
壁下上述宮室通故弟二

卷二

冕無後旒惟取蔽明綏以屬武何與結亢衣號端委維  
其屬幅侈袂衰削盡皮弁服冕服不言褻朝弁襲褻昭



矩襲淡衣袂長中紉揜尺方折如矩袷之曲後飛如髻

卷四

衽之綴曲袷非交領續衽非裳襖述衣服通故弟三

筮短龜長其說自古易準天地豈區區焉占數知者觀

彖恩過其半中爻云備物禋享勿說二而違四勿說

四

三而違五道能一母何惡乎九六交道述卜筮通故弟

天子元子雖賢亦士王侯冠禮悉自後起加爾尊服奔

爾幼志產各以物成人在始述冠禮通故弟五

納采用鴈禮同尊摯卜而納吉何嫌並刺六禮告廟敬

布几筵經詳女氏壻家從簡鹵莽讀禮謬曰不情所嘗

敘

非疵以經證經述昏禮通故弟六

三

接子擇日負子卜吉妻抱擯見冢庶有秩執手撫首典

禮算失母見內寢子見外寢焉有其父就見亏側室述

見子禮通故弟七

公子有宗道何必待繼別別子殊公子大傳兩分別胡

為備者說糾合不區八諸侯可變宗弗繩以大夫僖公

可禡閔弗例諸歸父家國不同法決比不當反還悟述

宗法通故弟八

器服如律比例嚴密畸輕畸重必失其節親屬以九服

屬以六仁至誼盡宗敬族睦冠衰冠受升數有定重特

輕包兼服有經有降有正有誼有報有從有名衰不當

卷五

物身乎明情述器服通故弟九

髻髮異髻變除有節袂握連擊古誼算失始歿充充既

殯瞿瞿心痛如斬面黑如且易不如戚顧睭衰經不稱

其服有名無實述器禮通故弟一十

卷五

始歿而算既葬而祭南棗東脯陳設如禮吉祭器祭儀

文多異不獻賓不旅醵不簪具豈一同乎饋會述器祭

卷三

禮通故弟一十一

冬至祭天啟蟄祀帝牲玉殊其物丘壇別其地降神變

敘

三

北海師傳無替述郊禮通故弟一十二

卷二

郊社並尊大小攸分方澤神州咸秩無文國社主國方

社主方彼置此界土亦分王述社禮通故弟一十三

七祀五祀殷周異禮六宗八蜡說亦多盤述羣祀禮通

故弟一十四

卷二

明堂之制羣言算折室有三四步墉有四三尺合計其

數堂脩二七又推其廣四脩之一周人明堂如重屋寢

廟如世室七筵九筵記文可質勿穿鑿而逞臆勿張皇

而失實封禪古禮也妄者為之肆其志明堂古制也誣

者為之侈其事五帝三王之典禮世主其設舉禮家失



其據述明堂禮通故弟一十五

周人七席韋劉昇說高密知禮羣言可折祧主何藏大  
廟石室謬曰瘞園情傷理窒廟必昇宮豈僅昇室後代

四親與祧何別述宗廟禮通故弟一十六

卷二

廟祭有三禘祫時宮禮掌宗伯其名可詳禘重獻祫

重饋會肇稱殷禮煌煌典祀天之時五歲再閏廟之官

五季再殷一禘一祫咸秩不紊禮無大小祭無竝舉孔

徐自矣何鄭何誣述肆獻裸饋會禮通故弟一十七

卷七

大夫于祫有饋會禮稽諸宗伯賁亞肆獻裸之禘胡為

乎唐宋說禮家乃下夷諸時祭禘祫陽義以飲為主嘗

敘

四

烝陰義惟會是具春夏無饋會秋冬無再獻典文雖殘

尚可考諸司尊彝述時宮禮通故弟一十八

祭義相叶

天子奉天諸侯稟王改正頒朔大典煌煌祭淵朝官位

乖明堂舊義未訂新說更張述改正告朔禮通故弟一

十九

天子藉田王后躬桑暨盛其自輔載有章一發三班簪

典未明獻蕭收稅昇言更語述藉田躬桑禮通故弟二

十

門無竝入階無竝升三揖三讓步趨兢兢受禮有三拜

禮有九講貫未精臨事貽羞述相見禮通故弟二十一

二竝三別或錯或屈厥說不明無陳不失弟子有職羹

載中別庶羞函東毋過四列燕會雖略其設必方先祭

後祭禮循其常述會禮通故弟二十二

卷二

南北布席宜分堂室交道舉解各有義節賓與賢能鄉

飲是式州長黨正是誠是教述飲禮通故弟二十三

嚮禮肅肅燕禮邕邕禮文樂節有昇有同祿而不薦用

賓諸侯禮以饗豈不設籩豆既往不觀魯人是愉引以

說易注家實因述燕饗禮通故弟二十四

五射何別五物何說禮射有三正鴿與質距隨長武左

支右訕有事福南主諸司馬有事福北命諸司射迭進

敘

五

迭還釐狀算錯有事射耦皆袒設拾有事有司堂上乃

襲一文一節秩狀不嫌述射禮通故弟二十五

卷五

一馬從二曷云不擯奉觴解舞豐曷云不角侍投長者其

敬嬌嬌賓主相敵如禮邀邀述投壺禮通故弟二十六

曷謂朝廷其朝在廷不稽其實焉知其名治朝之位司

士有經莪朝之位舊說待訂述朝禮通故弟二十七

受命不侂家算施其義弓受行受聘盡納介算混其儀

弓受官君一臣二步趨何分乎升階上授下揖執圭何

並乎平衡經義不分明注義輒闢揚述聘禮通故弟二

十八

卷二



聘問朝覲一見于席北面奠饗南面受饗旅賁交擯儀  
文執詳東面鹵面朝位何當述觀禮通故第二十九卷

天子巡守方嶽會同羣后羣朝四海一統王不巡守乃

會東都是謂殷國田獵選武有事徵發如林其膺維燕

常期殷同時會述會盟禮通故第三十

履端正始以明統也生號成謚以表功也煌煌鉅典籍

籍昇說質文家不襲禮春秋家不一律述即位改元號

謚禮通故第三十一卷

國學有五郊學有四州遂黨縣又居其次虞庠周庠夏

序殷序成均瞽宗其名迺述學校通故第三十二卷

國家選士首重賓興師儒分教賢能同升庠序其布生

徒羽集吏亦知學試自鄉邑府史之屬秀士是使比長

之屬選士是以漢之世博士弟子內補郎中外補郡史

遷為牧守入為台司兩京選舉猶存古意述選舉禮通

故第三十三

雲龍水火古制范范五鳩五官少皞獨詳唐虞夏商五

司是因周攝大宰六典乃分維王設官三百六十五等

別侯有攝有襲孤卿大夫封邑如命授采視廢賞加示

親述職官通故第三十四卷

海瀕底定百王是庸五十七十詎有異同王制所陳千

古聚訟六尺六寸與步相中準此以測畝里皆通分置

畫井豈同某布地有裏畝亦有高下短長相甄肥瘠相

土十夫九夫何庸皮傳一易再易何又枝梧述井田通

故第三十五

九賦稅田亦名九正計口籌錢豈日常經徹通貢助相

地制土何分邦國何分遂都述田賦通故第三十六

九職任力亦名九功既役且賦豈曰正供藉田以力征

力以夫警閑禁惰夫布里布戰國以來遂同正賦租庸

舊章調已不古述職役通故第三十七

樂養傷民樂賤傷農繼繼斂斂以平豐凶賤而斂之其

幣通通賢而蔽之其抵是從物楊而書漢防漁利常平

青苗相公何幾非其人則民病尋其人則民濟述錢幣

市糴通故第三十八

管在唐虞九州五服變定東鹵置理南北維彼殷商如

禹舊段三代幅員同此八極天子一圻諸侯一同號建

萬國百里侯封疆界世守犬牙交錯周公辟大弓何式

廓錫以附庸小大相絡加以山川地方五百述封國通

故第三十九

別國一同古制未失千桑三萬譽頌殷實任管公劉三

單輜重不設武遵祖制補後一卒開敦兩閭四衛百人



佐右正卿分爲三軍出征商紂滅卒紆民三百革車三千虎賁司馬兩瀟謹守海閭禦戎國內甸出一乘馳驅人百祖述武順出軍域外成出一乘甲士十徒卒廿牧野師數云何不合述軍賦通故弟四十二卷  
田獵習武以簡軍實振旅芟舍治兵大閱民之耳目鼓鐸旗物辨而明遂失步伐轔巨轔分三殺舊疑其之決伯禱貉分三祭新說又相汨述田獵通故弟四十一贊正臧僕人曠厥職建旗置鼓久失其式稽諸縉梁蒐狩是習艾防旃門旁握難入車軌塵馬候蹕射者能中御不失馳述御法通故弟四十二

敘

本

六書之首指事象形形事兩窮會意諧聲形意相顧轉注乃起意聲相轉假借是以六書之泐造字之本四體二用凡說不相依譬別類分十九部長言短言公入同謹述六書通故弟四十三卷

樂經已亡節奏其微衰殘守闕幸有康成升歌合樂上取下就蕤賓殊禮證例輒究九變降神大合朝踐饋食燕樂羣疑渙然下管失位向臭失倫稟經制式我已斷斷音律區蓋待補後人述樂律通故弟四十四卷  
肉刑贖刑議論浸淫相時度泐知古通今述刑泐通故弟四十五

弓弩長短庇軌轍大小同防取二分一藪爲孔中空輿之輹輹非一物任之正衡非對文漢師說自密後人何紛紛述車制通故弟四十六卷

易曰辨物類曰正名尊彘鼎俎設席陳庭圭璋符節遣使發令球象竹魚書恩對命制器向象恩索時文述名物通故弟四十七卷

進退有度揖讓有節允矣皋文禮圖秩秩或糾楊謬或沿賈失正之以經禮節乃密述儀節圖弟四十八卷

禮器有圖防自高密阮湛張鑑繼起夏述崇義增修築樵失實疑信信稟殘守闕述名物圖弟四十九卷

敘

九

夫禮曆修其五虞典以三夏造殷因周禮猶祿東遷以後曾章云以孔子贊修猶苦無徵言曾討論又復錯出禮學難言由來久矣戰國公籍纂秦焚書先王典章盡爲湮沒哀殘守闕漢博士之功也分門別戶又漢博士之陋也宣帝惠之遂開石渠以爲不講家泐無以明其宗旨傳守家泐又恐戾乎羣經于是令其泐之昇者各陳師說博觀其義臨決併制以定一尊小戴次君爰作奏議輒兩用中有合古道白虎之論事追海徵班氏孟堅又纂通義乃博取一己所好盡掃羣賢之議大義雖存師泐算考許君叔重衆入昇義拾戴議之遺班論



之鋼殺陳眾見條加案語鄭君康成又駁其非而存其是古禮以明夫西京之初經分數家東京以來家分數說一嚴其守愈守愈精一求其通愈通愈密諸博士其守之精者也戴許二書其通者也鄭所注書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其密者也唐宋以來禮學日微好漢恩者或逞凡說好述古者又少心尋究其通弊不出兩軌以周不揣譾陋綴入昇聞不設立昇亦不設苟同為之反夏羣書日夜囑恩賢者識大不賢識小道苟在人何分焉涂自上漢唐下迄當世經注史說諸子漢家誼有荀涉隨事輯錄皆者高密箋詩而屢易毛傳注禮而屢昇先

敍

十

八

受業江陰馮銘全校  
子家辰

禮書通故校文

禮書通故之槩始戊子終癸巳凡六易寒暑而成一時士大夫各以先睹為快踵門索書者駱駝不絕遂急遽取印以應當世憶初槩是書曾蒙同門諸君子協力襄校雅號精致而讀書如掃落葉終難盡淨家大人又命家鸞家驥一仝再校迺檢原稿本初印本重修本後定本互相讎對尋一百八十餘條遂排比弄後刻之南菁講舍以媚諸君子過寫之勞鸞輩自揣學識淺陋必多還

一三九十一

望諸君子惠我玉音匡以不逮云爾家鸞家驥謹記

禮書之三十一行 昏義 昏誤从氏

四一行 在漢祇稱禮 祇字初印本多誤祇重修本於首二處改正餘

仍之宮  
室門同

宮室一之九二行 旁無所倚也 後定本倚作依

十五三行 土昏 誤从氏九行十大行同十六頁二十頁同

二之一十七行 以是錫之 錫誤差凡日△誤△者皆據後定本正之也

十三五行 賓事畢 今禮作賓偕字

十四五行 西都賦 都當作京

六行	兩碣	兩當佗雙
十八	九行末後定本有又案一條	云襍著禮四別有說倘攷
廿二	十一行	百八十丈
廿二	十一行	丈誤尺
衣服一之七	二行	無降登
八	四行	刺繡
十二	九行	大記云
十三	六行	為亞字
廿五	二行	司服凡兵事
二之廿五	三行	廢弁服也
廿六	十四行	阮譔
四三	十六行	紐以合帶
四五	十三行	末後定本此下又有至脫履
三之十一	十五行	袂圓應規
十二	一行	身脊至肩
十八	十九行	身一佗身
四之十九	八行	微黑色如紺
卜筮之八	一行	鬱冥冥

十九	四行	梁屨縵
昏禮之五	三行	莊其之廟
八	十八行	名器門
十一	三行	莊其
娶服一之十五	二行	案詳禮說
十八	十行	經之通禮
二之四	五行	亦當從夫孔說庶子妻無服從此
十二	七行	不杖期章傳
三之十一	十二行	尊同者不降矣
十三	十五行	娶服小功章
廿一	九行	弔服加麻矣
五之十三	十行	庚說非襍著有說
器禮二之五	四行	此紵用五幅布
廿一	十九行	髦即鬚
三之一	十三行	茲何以解
八	三行	茲他國君
四之十	十三行	周禮大祝
十六	十二行	微祖算設遺算



廿五 十七行 注指麾輓柩之物後定本有輓字

廿七 十七行 使可屬引也後定本下有惡大記注四字

五之十一 十五行 當於其邑初印本於其字倒

喪祭之二 六行 曾子言於函方故鄭以為非後定本曾子以處

方斂斯席為未失義同子游孔疏非

十四 二十行 注又案遺奠初印本誤尊

二之三 七行 義詳上原稿此三字是小注刻本誤入正又

七 十七行 各視卒者初印本誤名

喪祭三之四 一行 今以肱膾後定本有以字

八 十八行 熊氏云後定本有云字

十六 十二行 夏佗新主初印本誤注

十八 七行 當如鄭解後定本有注云春秋文

幣時傳公之喪已二十有六月矣而公羊譏其娶由是言之當從鄭義

郊禮二之十一 八行 龍星體畢見後定本有畢字注云據玉燭寶典四增謂

首尾盡見也

十二 二行 李次白申服注三句後定本伯李次白未見

典以服注體見為角見本誤

十九 十三行 盧子幹說初印本餘誤植

社禮一之十四 十五行 故荅君南鄉後定本伯君荅

羣祀一之十一 八行 鄭義為長後定本下有禮等禮四有說六字

二之九 四行 許說是也因國中後定本改作許說本此顯因國中

明堂之二 五行 夏度以步其情七步云云後定本伯二

意十四步大大故佗令詞如佗堂情七步注何敢違經大說字文說無據

十二 十行 生亏弑木初印本誤主

宗廟二之九 九行 同姓侯侯誤後

十五行 卿自祭原稿本卿上有公字

十八行 據鄭此注後定本佗據祭僕注

肆獻裸饋會禮一之六 五行 慶父使賊賊下賊字衍原稿不重

一之九 四行 又案何注一條後定本云此條本在十九頁四行非始止

及四親也之下錯亂在此刻時校者失檢

十六 一行 虞夏非同出黃帝殷周非同出

亏嘗原注金仁山已有辨此廿一字後定本佗殷周雖同出亏黃帝斷非同出

亏帝嘗并注云詳所輯世本注

二之一 十二行 於有已日原稿已上有丁字

三七行 惟洛誥烝祭歲十四字後定本俱刪去

四 二行 門外原稿下注右齊二字

七 十一行 昭穆二尸穆誤櫻

八 八行 曰當佗罔十三字原稿本佗初注刻本誤入正文

九 十四行 不論其有無父此六字後定本刪去

三之十五 十二行 其主言之原稿本佗其所主刻本脫所字後定本佗

所主

十八行

右炳蕭羶薊後定本此五字  
迄注下節末

廿一行

是隋義不兼換原稿本隋作鄭

五之五

四行 鄭元云脫元字

八

亦以藉祭當依原稿本此亦以縮酒  
直以藉祭刻本脫縮酒直

以四

二十

九行 禮運云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

後定本此禮家說應祭  
用豚解烟祭用體解

六之十

九行 脯修脯誤脯

十行 是祭用菱芡者次誤沃

十一

其茅菹其誤其

十三

然後長兄弟脫長字

七之七

僅容二席以故祝饗侑南面主婦

拜獻北面均不與主人同面拜重修本如  
此代與初

印本

十七

鄭注末終也注誤箋

時享一之十三

十八行 與其越席其誤其

改正頒朔之九

二十行 魯恭王上疏後定本此魯  
恭傳恭上疏

藉田躬桑之十

十七行 皆受絲枲受誤授

會禮二之一

末二行 會以飯為主行亏席亏學尔亏復

葵以飲為主行亏復而無行亏廟學重修  
本如

此

三十四行 別為句未是輒字還在蓋下明豆

與蓋兩輒之經有此例重修本如此代

六十八行 葵菹臠臠誤从果

十二行 而不知止後定本此下有朱子  
說本趙弼卿七字

十三 五行 或謂王日一舉謂當代說

十六 二行 周官庖人春膏香初印本無此  
條後補刻

飲禮一之一 六行 亦壹指壹讓非正主人不讓葵大射

是重修本如此代

十八行 眾賓通例初印本代之登

廿二 十八行 注詳饋會禮門脫饌字

廿四 十九行 說詳稌箸後定本此四字刪為  
義箸已太此篇也

義箸禮之一 首行 第二十四 初印本四誤三

六七行 答禮然也後定本此下有注云士相  
見禮士見大夫當為臣者

尊摯再拜主人答壹拜士大夫始見君

尊摯再拜摯首君答壹拜此尊摯用純臣

禮君以始見不純臣故特壹拜

以示不敢當再之義此別一例

十七 十八行 國語王公大飫十字後定本此  
左傳嘗有

十八 四行 但祭禮尸坐四句後定本此但祭  
禮有祿饗禮不



裸斯其異耳  
朝踐用豚解

九行 烝謂有牲體 烝談燕

十九 一行 過矣 後定本下有禮著

二十行 用幣之徵 後定本此下有五十字

明圭璋不用諸寶 琬琰用諸璋 璋特璋 琬琰特也  
孔疏謂天子諸侯以敵繡而琬琰特之  
非也 禮著禮  
說續別有說

廿五 十七行 半解之 後定本半作豚

十八行 王公大飫有房 晉注云半解其體

而升弓俎是也 後定本此作宴體解節折則  
也 禮著者豚解其體而升之

也

二行 升之 原稿之下

三行 節折之 原稿之化也

廿八 十八行 常棣為燕詩 初印本誤行尊

四行 徒跌 後定本此下有禮

廿九 一行 皆血腥也 原稿皆上有郊字

四行 案語後定本全改附後

以周案饗飫燕祫文通稱對文義別飫之  
名起于春秋古謂之禮亦謂之裸大行人  
職上公王禮再裸而醑饗禮九獻諸侯王  
禮壹裸而醑饗禮七獻諸子王禮壹裸不

醑饗禮又獻此明禮與饗之別也周語記

定王享士會事云王公大飫有房 晉親戚

宴饗有殺胥此明飫與饗之別也春秋時

之飫即周官所謂王禮而王禮古亦通稱

饗故詩有一朝饗之之文左傳亦有饗以

訓恭儉之說自杜注左傳不辨飫饗之異

同概以太飫解饗與經傳饗有酒食之文

不合與周語分別飫饗之意尤背左傳論

殺胥之禮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體薦

謂豚解其體而升之弓俎與折俎之體解

節折亦不同韋注又專以燕禮釋殺胥一

似饗之體薦亦體解節折尤謬飫有裸醑

不獻牲用房 晉無殺饗之朝踐用豚解饋

會用體解燕有體解有節折而無豚解此

三禮之別也而豚解七體謂之腥爛之弓

湯謂之殺故曰燕饗有殺胥 晉者升也謂

升之弓俎 凌氏釋例用陳用之說全胥豚

解房 晉體解殺胥骨折更悖謬不可通

射禮一之二 二行 案鄭意 後定本意作注

三行 破工記云 後定本伯洪筠軒說

五行 故也近 後定本伯洪筠軒云然

七行 別一說存參 後定本伯洪筠軒道與

八行 鄭注 後定本伯洪筠軒道與

十三 九行 其說尤謬 後定本伯洪筠軒

十三行 說詳宮室阿 後定本此五字刪去

十九 十二行 注惠定字 字誤字

二之九 十七行 凡挾矢於二指之間 挾誤持

十八行末 以周案程楊二說皆非當從賈

疏 後定本有此十三字

四之十五 八行 其圓長若鴻項然 長字衍後

五之二 十七行 蓋亦鹵階上 後定本有上字

十六 十二行 段懋堂謂二日 原稿本謂下

聘禮一之七 五行 設壇 如壇 均誤从步

廿三 十四行 非見君謂之私覲數句 當依原

廿三 十四行 非見君謂之私覲數句 當依原

觀禮一之五 三行 朝霸主之法 初印本主誤王

廿 九行 又廿二 四行 其朝禮 後定本兩朝

二之六 九行 黑白為質 黑誤墨

八 五行 卓太也 誤重也字後定本

九 十九行 大饗 大誤太

十一行 大會同 大誤大

會盟禮之十八 十九行 稌箸 後定本下有禮三兩字

卽佻禮之九 九行 二儿之尤 尤誤尤

廿一 六行 象聘問之禮也 後定本下有言禮

宜十字上行序 其行七字刪去

學禮一之二十二 二行 卽勤弓禮樂 勤誤動

廿一 十行 淡弓禮教者 後定本有教字

廿三 十五行 而誦詩 誦誤言

廿八 十行 呻其佔畢 佔誤估

二之十八 六行 似居室 三字衍

選舉一之七 十一行 諸不侮 後定本伯稱

職官一之廿五 二十行 封禪事 禪誤建

二之九 五行 舜飭二十 原稿本飭他教

二之十九 十六行 百司庶府 司誤官

三之十八 八行 諸州伯 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

十九 四行 大國三卿以下百字 後定本

十八行 注卿之名不降 名誤命

四之十一 十行 右史記事 後定本下有北堂書鈔

史書之言則左史書之尤 其明二十五字無可字



五之十三十一行注重修本作書鈔六十七蘇文四十六

田賦之十五二行亦是使人入王是誤節

職役之八十二行故登役履役脫履役二字

錢幣之三十九行議救此弊者樊誤幣

六七行貨財者貨誤貸

七六行青苗猶社倉也社倉字誤倒

八二行三行令富者貸粟貨誤貨

十四行掌敝市秋布市誤布

十二八行之數目也之字衍

封國之廿一十一行云視元士者脫士字

軍賦之廿二十六行鯨算从眾誤从眾

二之十十二行四百五十區增後軍脫後字

田獵之四五行末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又下脫五

表六

二十行東西之廣西誤北

御法之十二十一行王逸注王誤玉

六書一之一五行三曰形聲四曰會意刻本形聲

二四行形聲先會意者刻本形聲會意字

二之十二十三行諷體十九行體諷諷誤

廿一三行暮屋暮誤墓

三之三四行微單八部脫入字

八二行駢辨駢誤駢

十二行身篆作伸陳誤作身伸

九六行斷斷畫从典

七行厩誤低一格

十四五行厩誤脫口

十八三行令晉又轉入單又轉字倒

廿五十三行當佻越越十四行詩當佻

越此三越字从束

十五行二十二管越下此越字从束

廿八十八行查誤查

卅二十四行不原稿在賣字下空

行提

卅四十五行粵罰兀刻本脫兀字

樂律一之十七首行以首篇統之篇誤編

二之卅一十九行相刑之日刑誤刑

卅二六行有刑克者七行相刑十四行

相刑有刑誤刑

車制一之一九行綱之綱上綱字刻本誤組

九十八行藪相稱稱誤稱

十三行 數相稱 稱誤併

廿六 九行 謂之參稱 刻本誤併

二之二 十九行 崇三尺三寸不及人 誤重三寸兩字

名物一之一 首行 四十七 初印本七誤九五卷皆同重修本皆改正

十六 四行後定本 以周案說文瑑琬二篆連

文云瑑彫刻圭璧上起兆瑑也琬琬玉之

瑑許意駟琬之瑑與圭璧不同凡曰瑑者

有圻鄂瑑起而曰駟琬之駟於瑑之內湊

處又高起作鼻鼻有渠眉中空其形如且

古文凡之形故可以為權其字作琬為形

西 三九十三

警兼會意字說詳襍著禮說續

廿六 十六行 制謂匹長 謂誤為

二之三 十六行 當發兵遣使者 遺誤遷

十五 七行末 恐未然下 原稿有注右席

十八 八行末 備破下 原稿有注右

二十 十五行末 門五下 原稿有注右

廿一 十五行 稷為首種稂又其黏者次之 後

本如 此作

廿四 二十行 一來二縫 後定本依詩

廿七 十五行末 饋食門下 原稿有注右

禮書通故 校文

三之十 六行 汝穎 誤穎

廿二 九行 禮器 誤器

四之二 八行 既夕遺奠 誤遷

廿四 十一行 及引禮圖 引字衍

五之十一 十五行 不復簪下 宜添注右

二十 十五行 古法也下 宜添注右

廿一 十八行 圖說下 宜添注右

廿二 二十二行 必似不字之誤 後定本此

廿三 十九行 注謂上百台 合誤及

廿六 二十行 注亦失察下 宜添一格添

三





禮說一

禘著之一

定海黃以周

初予讀秦氏五禮通考病其吉禮之好難鄭軍禮之太阿鄭每一卷數輒有化既而誤禮書通故遂輟業  
再編舊稟創存什五長沙王祭酒蔡經解采入續編  
中語與禮書通故同皆舊化也今復重定刪五篇入  
四篇增卅四篇皆補禮書通故所未備凡七十六篇  
癸巳春識

郊祀

天與帝偏言之互相通對言之義各別劉子政五經通

禮

二十

義有五帝昊天上帝之分其說依據周禮故鄭注周禮  
通用劉說而混合之者自王肅始攷之掌次曰王太旅  
上帝則張瓊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太次小次設  
重帟重案大旅上帝與五帝非一祭故別言之司服曰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昊天上  
帝與五帝非一祭故杜言之王肅欲混天帝之僭尊乎  
混之不可尋遂以五帝爲五人帝矣典瑞曰四圭有邸  
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祀天旅上帝  
與祀地旅四望對文杜舉則天與上帝非一祭猶地與  
四望非一祭也天主於一故僭祀與地同上帝非一神

故僭旅與四望同旅者會祭之名也王肅欲混天與上  
帝之僭尊乎欲合天與上帝之祭可乎若混合之於周  
禮之文少別白矣釋周禮文祀天曰昊天上帝祀五氣  
分王之帝曰五帝兼祀五帝曰旅上帝郊祀五帝曰大  
旅上帝上帝即五帝合昊天上帝爲六帝而諸經之僭  
上帝有專以五帝言者亦有渾以大帝言者學者當區  
別觀之小宗伯曰兆五帝於四郊月令篇曰立春之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立夏之  
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夏於南郊立秋之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立冬之

禮

二

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五帝分主  
各有專祀春祭蒼帝夏祭赤帝秋祭白帝冬祭黑帝季  
夏土王之日祭黃帝其配以五人帝五人神也鄭君所  
謂靈威仰赤熒怒諸名目出於緯書人或不信而周有  
五天帝之祀非確然可信乎王肅之徒以五天帝爲五  
人帝則五人帝未出之再其無司四時布五行者乎左  
氏襄七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殷鑒而郊郊  
而後耕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月令篇曰天子乃以  
元日祈穀於上帝此孟春祀五帝即祭法所謂郊禘也  
郊五帝曰配天者猶祭五土曰祭地與渾言之也王肅



之徒遂謂祈穀上帝是祭天之名非祀上帝其說殊謬  
充人掌祭祀之牲牲祀上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此卽  
郊滌帝牛之說而曰祀上帝蒙宰祀上帝壽期十日帥  
執事而卜日遂戒此卽卜日用辛獻命戒官之說而亦  
曰祀上帝大司寇禋祀上帝則湛誓百官戒於百族此  
卽庫門戒百官大廟戒百姓之說姓謂子姓百而亦曰  
祀上帝則郊祀上帝有明證矣司服又言祀昊天及  
上帝祫服大裘而冕假令上帝不配於南郊祭非夏正月  
何時可服大裘乎如謂服之以祭四時迎氣之五人帝  
則迎春祀太皞可以服裘而迎夏迎秋其服裘乎尙

禮

三

尊曰祀上帝亦如之乎左氏桓五年傳曰龍見而雩在  
孟夏四月月令篇大雩帝在仲夏五月春秋書雩於  
七月之後爲旱而雩志其災也雩祭山川大雩上及  
上帝故曰大雩帝其所配之祖不詳月令篇又言大雩  
嘗此季秋祀上帝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明  
堂唐虞謂之天府又謂之文府府者取也言天之上帝  
賡於此也明堂專祀上帝其禮甚古或謂宗祀郊祀皆  
爲昊天固失之矣或謂宗祀郊祀皆兼昊天及上帝亦  
非也鄭君謂夏雩秋饗於祀上帝其說不可易矣大司  
樂曰凡樂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

鼓鼗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至於地  
上之圓丘奏之此冬至至祭昊天上帝卽祭法所謂禘  
也其對北郊言之則曰南郊祀郊特性曰兆於南郊  
就陽位是也其對殷魯郊言之則曰始郊郊特性曰周  
之始郊日以至是也故圓丘亦有郊名而不專謂郊卽  
圓丘猶方澤亦有社名而不專謂社卽方澤也然則天  
之神有六每歲之常祭有九祀昊天上帝一祀上帝  
合祀上帝曰放上帝二郊祀上帝曰大放上帝一記禮  
器云大嘗之禮不足以大放大放具矣不足以嘗帝毋  
輕議禮

禮

四

五帝郊

天有五帝行化生萬物周禮詳五帝之祀卽主五行之氣  
者也禮器篇云因吉土以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鄭注云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五帝主  
五行行之氣和而庶徵尊其序也五行木爲雨金爲  
暘火爲煥水爲寒土爲風鄭君此注最爲明確春郊祈  
穀之所以祀上帝者以此王肅好與鄭難而私定家語  
亦云天有五帝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  
謂之五帝與鄭注合蓋古說相傳有自肅亦不敢盡改  
也五帝爲五行精氣之神以其氣言謂之五精之帝可



也鄭月以其性言謂之五德之帝可也鄭注以其色言謂之五色之帝亦可也周禮先以其方言謂之五方之

帝亦可也

朱子

王肅注家語云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

物者後世讖緯皆為之名字亦為妖怪妄言夫靈威仰

赤熛怒諸名目經無明文但依王肅所定家語五行之

神為五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為五人帝亦安得

謂五人帝之再無五行之五帝哉亦安可以周禮之五

帝而一以五人帝當之哉宋楊復已知王肅五人帝之

失而駁之曰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再其無

司四時者乎其說善矣然又信天帝合一之說以難鄭

禮

五

注於周禮不可通則又轉之曰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

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太名如青帝赤帝黃帝

白帝黑帝之類其實一天也楊氏此語即宋人說理氣

一而二二而一之見馬端臨作通攷已知其失而駁之

曰如楊氏說則五帝乃天之別名原未嘗有所謂五帝

之神也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

外別太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為五行之主而在天猶

五嶽為五行之鎮而在地也馬氏此說與鄭禮器注合

是也近秦氏味經作五禮通攷力主王肅以所鄭注謂

鄭注之誤總由以天有六而天帝為二不知帝既有五

天亦何嘗不可有六天既有六嫌無大小天帝亦不專

不分為二且秦氏於五帝迎氣類亦云五帝者五行之

神併六天失之僭是亦分天帝為二矣則再此之曠曠

辨鄭注者誠可不辨也而秦氏且強辨之曰昊天猶乾

五帝則元亨利貞四德自知說之不可達僭巧喻以文

之當在孟子詖蔽遁窮之例

禘郊祖宗

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禘从示从帝帝天也故在釋天

中宗廟之禘別取審諦之意非本義也禘為大祭之名

祖廟五季之禘對四時常祀為大也冬至殷饗二郊之

禘對祖宗為大也祭法又分郊禘為二者冬至之禘對

殷饗郊為更大也禘郊在正壇以祀天帝曰禘郊所以

別祖宗之為廟也祖有德宗有功為廟之不毀者曰祖

宗亦以見禘郊之不必用其姓也是以四代之祖宗皆

其所自出之先人舜受堯禪雖外戚情同父子亦不必

以非其姓嫌之而禘郊之配不必皆祖宗如舜郊饗舜

非饗後殷人禘饗殷亦非饗後周人禘饗雖舊有姜嫄

舊後之說要無明文是猶殷人禘饗無取乎後不後也

四代之禘不以其祖配之者禘以祀昊天自古昊天

配皆有功德而為天子者也有功德不為天子不以配



昊天以尊天也以崇帝也此百王之所同也三代之郊又以其祖代配者郊以祀五帝五帝之祀配以人帝與昊天同而為諸侯之有功德者亦嘗從人帝而祔會焉此又與昊天異也契稷身為諸侯雖有功德於民不以配昊天而專配五帝者亦以其子孫為天子可以其祖配之耳不然契稷即有功德當如句芒后土之屬祔會於壇安得專配於郊乎此孔子所以歎追祖配天之為大孝也鄭王肅之注祭法互有出入鄭尋禘郊之義而失在祖宗王尋祖宗之義而失在禘郊鄭之誤二二之誤四試盡言之祭法之言本於國語國語曰禘郊祖

禮

七

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如鄭說合祭明堂曰祖宗是五祀止為四祀於國語之文未合鄭之誤一也祭法言祖宗不及明堂孝經言宗祀明堂又不及祖如鄭說文武於配明堂曰祖宗是兩祀牽為一祀於孝經之文亦未合鄭之誤二也帝王世次最難言史記堯舜禹契契同出黃帝駁之者據潛夫論帝嚳為伏羲之後其後嗣姜嫄生后稷堯為神農後舜為黃帝後禹為少皞後契為顓頊後則二帝三王不一出於黃帝審矣然謂虞出黃帝夏出少皞非顓頊後又與左傳國語諸文違亦為未

駁史記解之文顓頊蓋據左傳顓頊不才子之文也其

又代而生王肅編據史記以大說其誤一也祭法禘郊祖宗以祀典之大小順言之如王肅說禘為廟祭則郊當在禘上矣申之者謂禘之所及者遠故禘先於郊抑知郊之所及者天天遠而禘近以所及者遠而先言亦當先郊記文何為禘在郊上乎且如其說禘嚳祖文宗武皆宗廟之正祭記乃於宗廟祭中舉一郊天之祀於嚳文武正祭中舉一郊嚳之配享何其襍則不倫乎王肅所解未合祭法本文其誤二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據下禘其祖所自出之文自謂廟禘但如王肅說此為追祀遠祖於始祖之廟申之者謂契稷諸侯也商周以

為始祖及為天子乃追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禘嚳禘者嚳帝之祭也不為天子不尋祖天子是謂不王不禘抑知禮言諸侯不敢祖天子以國之祚者為言如周天子在魯不尋祖文王是也若其國亡君滅則諸侯可以祖天子如夏亡而杞郊禹是也契稷無父而生傳有明文欲追始祖所自出亦祭女媧姜嫄而已何必禘嚳令契稷果嚳後殷周即為諸侯亦當祭嚳而大傳又何以云不王不禘乎如王肅說於大傳之文亦未合其誤三也且嚳無專廟而祭於稷廟俾后稷歷於所尊不尋申始祖之嚴於嚳則為屈於稷則又褻令稷果嚳後猶曰配



享如饗非稷祖不幾同夏相之尊祀乎其誤四也祭法之文本國語還當以國語之言證祭法國語云禘郊不過籩粢燕嘗不過把握此卽記祭天地牛角籩粢宗廟角握之說則禘郊是祭天也又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此卽記祭天特牲宗廟太牢之說牛羊豕爲太牢於宗廟之事臚言此者明禘郊射牲爲祭天特牲也一以禘郊對燕嘗一以禘郊對宗廟與此禘郊對祖宗爲文正同則祖宗之卽爲宗廟可見禘郊之異於宗廟燕嘗亦可見故舊據祭法本文參攷諸說以斷鄭王之誤日記云禘郊

禮

九

則知祖宗之爲廟記云祖宗則知禘郊之不必用其姓鄭尋禘郊之義而失在祖祭其誤二王尋祖宗之義而失在禘郊其誤四又案大傳不王不禘自指廟禘如周以文王爲太祖又太后稷廟以爲祖之所自出禘在後稷廟而以文王配之故詩序有維禘太祖之文大傳兩言所自出於以其祖言器服小記禘其祖之所自出器服傳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均以服制明廟制所自出皆據一本之親言不指天帝此亦鄭非而王亦未是者魯郊禘

晉書成王念周公之勲勞而賜之重祭有廟禘燕郊禘廟禘用天子之禮樂以屬周公而其禮器樂舞於周天子不盡同孔子言既灌而往不欲觀此饗後世之行廟禘者敬養於灌後非言禘之失禮也如禘本非禮則灌以非孔子亦當不觀矣孔子所郊禘不廢廟禘廟爲成王所賜郊禘爲後世所僭也先儒有據什書呂覽謂郊由惠公僭者惠公散執天子之使郊必自行之亦有據詩魯頌序謂郊由僖公僭者詩頌明魯莊公之子龍旂殲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旂旒日月祀帝配稷實起僖公究之郊祀或始惠公或始僖公難以所言而孔

子言周道傷於幽厲郊禘起周公之衰則諸侯之敢擅僭郊祀必在幽厲之後如周平王時秦襄公始僭諸侯佗鹵時祀白帝之比矣明堂位詳述魯禮而曰命魯公在在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云云皆廟禘之制成王所賜以康周公者後人見魯有郊禘明堂位詳言魯禮轉未之及因據後世僭禮入於季夏禘廟之上不知郊以帝配以稷旂旒日月以魯君與上文尊祀周公以天子禮何涉郊有壇柴陶匏之制下文縷述禮樂器用何又無一言及此揆之文義豪不相貫廟入之跡顯



然可見且魯郊啟蟄本無孟春日之郊左傳載孟獻子之言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誌其實也禮記又引孟獻子語正月日至有事上帝七月日至有事太廟此據周郊正之時以為魯禘廟之例獻子欲大其祖與周人郊天對月非言魯郊日至自違啟蟄而郊之語也孔疏人附說必有一誤佯偽者不察是旨乃據禮記文以屬入之悖甚矣甚明堂佾一篇小戴收入禮記本非馬融所增說詳禮書通故後儒誤信孔疏又欲黜之謂此必魯陋儒為之今細讀其文乃知此篇實係周古書其佾書時魯之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天下以

禮

十二

為有道之國篇末所云皆實錄非虛誕也陋儒不察又於四代之樂器也下增入魯公之廟武公之廟米廩庠庠類官周學等字與上下言禘祀大廟之制亦隔越不貫且武公太武在室以擬周七廟之制是禮樂相變矣武公之弑魏公潰弑幽公自太見魯世家是君臣相弑矣此皆陋儒增益之過而明堂佾實周古書佾於幽公之弑非特未見武公在室魏公弑君之事亦實未見僭郊祀帝之舉也或曰祭統言賜魯重祭外祭郊社內祭禘嘗是郊禘廟禘俱成王賜也曰不然社本諸侯常祀非重祭郊固重祭而成王實未之賜也觀察統下文詳述

禘嘗不述郊社則外祭郊社一語特對文而連及之耳學者不可偏舉一文以辭害意必謂成王伯禽敗名教之魁穿窬不戢遂至斬關此亦過矣夫成王所賜曰康周公非敢濫也伯禽所受曰禘大廟非敢越也其後魯君僭用周公之禮羣宮遞用大廟之樂非成王伯禽意也如謂後世之僭竊必由開國之過舉豈魯無重賜後世遂不僭竊乎豈周末列國之僭逆皆開國者肇之乎學者信陋儒增益之文污蔑古賢君過矣誣矣魯郊月

禮

十三

春秋左氏說啟蟄而郊郊唯在周之三月公羊說郊用正月上辛定十五季正月改卜牛又月郊三卜之運也穀梁說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鄭康成從公穀轉卜三正之說王肅從左氏義魯之祈穀與天子同在啟蟄今以春秋經文核之左傳之義為長郊用啟蟄月之辛日不必上辛郊之卜日亦於啟蟄月比旬三卜不必轉卜三正故春秋書四卜郊五卜郊俱在夏四月如依公穀義十二月下辛卜郊則三月巳四卜矣經何以書四卜郊於夏四月乎若以所卜正月上辛言則四



月固四卜矣經何以又書夏四月又卜郊乎且郊牛必在滌三月如謂轉卜三正則周正月可郊滌牛當在十月其或遲至三月郊則牛在滌六月矣有是禮乎董子云魯郊不於日至避王室也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必夏三旬禮盡於三也董子謂三旬三卜與大宰職焉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之文合春秋於啟蟄之月卜從而郊常事不書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季之牛傷改卜皆書春正月在周三月為啟蟄帝牛必在滌三月故於正月滌帝牛以待三月啟蟄之郊春秋書此見滌牛之不敬非諱不時也又僖三十一年書夏四月四卜

禮

三

郊不從乃免牲左傳曰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又襄七年書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郊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蓋帝牛在滌三月謂之牲正月滌帝牛三月下旬其牲已成而始卜郊故杜書牲以警怠慢且見於三月後改卜郊失啟蟄而郊之義也夫魯之始僭郊祀亦必託於為民祈農事今既耕而卜郊并失僭禮之初意故孟獻子云然若五月郊九月用郊尤違啟蟄而郊之義乃不時之大者也或者據明堂位孟春祀帝禘記日至有事上帝以為魯郊在冬至不於啟蟄別有辨

### 郊祀燔瘞

祭天燔柴祭地瘞皆既祭而燔之而瘞之不在此祭初亦不在降神後歆神初觀禮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五陵於鹵門外祭天燔柴祭山川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以此為會盟之祭所云禮者謂祭初北面詔明神是也所云燔柴升沈瘞為祭終而盟又加於壇上而以載辭告焉是也祭天與日皆燔柴祭地與月皆瘞而燔瘞皆在禮神之後故注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此祭終燔瘞之著於經注者也孫炎郭璞注爾雅悉宗鄭義初無異辭但燔瘞在祭終而

禮

兩

燔瘞之牛必先預陳其禮故山海經有肆瘞之文郭注云肆陳也先事而陳必須有人守之故周官司巫有守瘞之文鄭注云守之者以祭祀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謂未燔瘞必先守而待祭畢則可去亦不必長守也自賀循等誤會此注遂謂燔瘞在祭初皇侃熊安生增成其義以為燔柴致陽氣於天而神乃降瘞埋致陰氣於地而示乃出於是燔瘞在祭初為顛撲不破之義而議禮家遂增一大蔽夫五帝三王降天神致地示皆以樂相感召樂也者所以和人神致百物者也虞書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蕭韶九成鳳凰



來儀周官大司樂云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曰若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可昇而禮若樂八變而地示皆出可昇而禮則古之降神以樂有明證矣而謂燔以降天神燹以致地示此經傳未之聞者也舊說祭天圓丘不假營兆故曰不壇泰壇周官謂之兆謂郊祀五帝也兩祭不同而皆有燔柴祭天即燔於所祭之正祭五帝即燔於所祭之壇初不相假僭自謂燔燹在祭初禮又不昇同在一處於是賀循又

禮

五

生積柴於壇南之曲說而燔柴不在泰壇議禮家又增一大蔽而圖其說者則又謂有圓丘之祭先至泰壇燔柴殊不恩燔柴於壇祭天於丘致神於不祭之處祭神於不致之地彼此牽合終至離齟皆祭先燔燹之說誤之也祭天特牲禮有明文燔燹有牲注有明文燔燹在祭後尚可謂燔即用祭天之牲燹即用祭地之牲自謂未祭先燔燹又嫌無牲可用於是賀循等又生燔用左胖之曲說而祭天無全胥議禮家又增一大蔽而圖其說者則又謂祭天自用特牲燔用米牛殊不恩牛人曰凡祭祀供其享牛米牛享牛即莊滌三月之帝牛米牛

即稷牛惟具之臨時選用即謂米牛中亦有燔燹牛而燔燹亦斷不在祭先可以經往祭祀未畢巫守肆燹之說決之也至賈疏曲解鄭注以為燔燹在歆神之始下神之後故曰祭禮之終殊不恩燔燹於樂六變樂八變之時下神之禮猶未終如燔燹於樂六變樂八變之後時神已降何煩再用燔燹以致之此說之最不通者也而陳襄輩乃信其說以為初終皆有燔燹損校兩可尤治經者所不屑辨

明堂

晉書黃帝始化宮室上棟下宇以止風雨明堂中有一

禮

大

殿四面畫壁謂之明臺亦謂之明庭周人謂之明堂焉堂為合殿之制故黃帝又謂之合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故夏后氏謂之世室焉周人亦謂之太室焉室必重檐中倍光明故殷人特稱重屋焉以其在國之陽故殷人謂之陽館以其四達而不悖故唐謂之衢室殷謂之總街以其大禮於行於此故虞謂之總章或謂之總期以太室為宗祀配天之所故唐虞謂之天府又謂之文祖茲祖周謂之清廟蓋之以茅又謂之茅屋明堂之名義有如此者明堂有室室啟以戶戶夾以窗其脩廣之數唐虞以考制已無攷而三代之制當以考工記匠人







室之無四方言每四方有兩夾如復廟東兩箱之制也堂之上四角爲飛檐謂之四阿又作覆檐別設棟以別椽謂之重檐堂基之高殷三尺周九尺設九階焉南面三階東兩北各二階階下又有餘地周之以垣朝會以處諸侯祭祀以合族屬周垣有四門門有兩堂兩室取數於正堂而三分之堂之脩廣凡二室凡其脩之一門凡其廣之一其地在南門外近郊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明堂之制有如此者抑考之禮圖丘所以祀昊天也四郊所以祀五帝也七廟所以祀祖考也三朝所以臨臣庶也辟雍學校所以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也又

禮

五

作明堂者適以聽月朔朝諸侯宗祀配帝也明堂聽月朔之禮春凡青陽夏凡明堂秋凡總章冬凡元堂四仲凡太廟孟季凡兩偏兩偏雖有左右个之別而統於太廟太廟雖有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目而統於太室左右个不在隅室四太廟初非分爲四堂也明堂朝諸侯之禮公侯伯子男及夷蠻戎狄九采諸國各有別位以明諸侯之尊卑其就太也有中階者有阼階東者有兩階西者有門東門西者有東門外南門外西門外北門外應門外者其序太也有北面東上者有西面北上者有東面北上者有東面南上者有南面東上者皆者

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於明堂遂率以祀文王歌清廟之詩其季秋大饗上帝宗祀文王四方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又歌我將之詩夫祀天神皆在壇而此獨饗諸廟者亦謂明堂爲然天之宮古人謂之天府府者聚也謂天之五帝聚於此也於天府祀天神禮以義起明堂之禮有如此者其有制同於明堂而名襲之者辟雍是也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佚也禮記昭穆篇曰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曰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雍此以古者明堂辟雍同制漢人又合靈臺謂之三雍故其名多沿襲而用各有當也其有名同於明

禮

五

堂而實無與者路寢是也盛德篇曰明堂此天子之路寢後儒申之者謂路寢卽大寢大寢卽明堂其實路寢仿明堂之一面有房無箱制亦不同也其有禮同於明堂而名亦因之者方嶽之壇宮是也天子巡狩至方嶽下柴望觀侯以壇壝爲宮方三百步四門與明堂之宮垣同諸侯就族而太與明堂之朝禮同有壇宮而加方明故亦有明堂之名也後人據此遂以方嶽明堂之制爲近郊明堂此好異之過也

明堂通釋

大戴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



案淮南子主術訓曰昔者神農以時嘗穀祀於明堂  
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阮雲臺據此謂明堂之制  
始自神農今據繫辭傳黃帝化宮室棟宇為明堂之  
權輿

易繫辭傳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  
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案此傳承上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化言之上古謂  
義農以上後世聖人謂黃帝虞仲翔注是也初學記  
引黃圖曰孝武議太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寂等議  
曰明堂蓋與黃帝堯舜之世又引白虎通曰黃帝化

禮

主

明堂以避寒溫與易傳合宇屋之下覆者待止也

管子桓公問篇黃帝太明堂之職尸子欲觀黃帝之

行於合宮

文選注

史記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

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

複道漢書郊祀志申公曰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

案此黃帝制也廣雅曰堂合殿也

今本脫合字

明堂本合

殿之制故曰合宮中有一殿所謂合殿也四面無壁  
以茅蓋即淮南子有益無四方之說後世明堂之制  
昉此明庭猶明廷成伯璵禮記外傳曰黃帝享百神  
於明廷是也阮雲臺曰接萬靈明庭即月令以時祈

祀之始

書堯典賓於四門四門穆穆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詢於四嶽關四門明四目達  
四聰

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案此唐制  
也文祖為五府之大名非專謂南面鄭注是也文祖  
即明堂宮垣有四門若復廟無四門之制也賓四門  
者摯接諸侯於明堂也關四門者即估明堂因關四  
門以達天下之耳目也鄭諸侯受帝估諸大典必於  
明堂中行之

禮

主

管子桓公問篇堯有衢室之問桓譚新論明堂堯謂  
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於此

鄭注

案此文祖之別名也帝命驗曰五府唐虞謂之天府  
則明堂亦有天府之名矣惠定宇曰周官有天府乃  
明堂掌陳寶之官取法於唐虞也云衢室者取四達  
之義

書堯典歸格於藝祖用特

鄭注藝祖猶周之明堂案此虞制與唐同鄭康成  
因明堂有文祖藝祖之稱又有宗祀文王之文遂以  
祭法禘郊祖宗為配食明堂今不從其說故不錄祭



法文

尸子觀堯舜之行於總章文選張衡東京賦有虞總期

案此藝祖之別名也阮雲臺曰以各禮總於此表章故名總章以各禮總於此期會故名總期字異而義同

攷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

四步四三尺鄭注脩南北之淡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

禮 畫

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四室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中室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凡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案此夏制也漢馬宮說堂脩二七為十四丈廣四脩一為又加四尺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據此則夏堂轉大於殷矣鄭注訓為十四步屬假令之辭亦疑夏堂之過大也隋宇文愷云夏度以步堂脩七步山東禮本輒加二七讎校古書於燕二字今以漢馬鄭二注校之記文實化二七字文所謂古書不知

何本未足信也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必合下三四步四三尺言之於義乃明說已詳辨鄭解三四步四三尺於文不順其云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與上文堂脩廣數亦不合以五室配五行其方依依生成數即今之孔奭軒據盛德篇九疇數即今之改易鄭注不可信

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

鄭注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窗四戶八窗盛之言成也以屋灰至牆所以飾成宮室案賈馬之徒以九階為九等階而鄭易之者鄭說夏堂崇一尺無九

禮 畫

等階可施也知南面有三者明堂佔篇南面有中階階階兩階之名管子曰太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是其證四旁兩夾句旁之言方謂明堂四方有兩室夾其隅也窗白盛句盛德篇曰赤綴戶白綴牖是也文次兩夾下明隅室有窗戶中不設也盛德篇謂有七十二牖失其傳矣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鄭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案門堂三之二謂門中之堂鄭注門側涉下爾雅文而誤室三之一即左



右夾墻對門堂言謂之門側之堂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鄭注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

二尺也又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簷也

案此殷制也八尺曰尋不言廣者與脩同也殷堂

較夏為大而中室因之不明故必為四阿重屋以達

其光阿棟也謂別駕四棟為複檐夏后世室亦四注

不自殷始鄭注誤

管子桓公問篇湯有總街之庭 尸子殷人曰陽館

文愷傳  
唐會要

禮

室

案此重屋之別名也孫淵如曰明堂在國之陽殷曰

陽館知夏商已在東南郊也阮雲臺曰說文街四通

道也總街亦取明堂四達之義

逸周書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

室凡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牖高

三尺門方十六尺

蘇文類聚隋宇文  
愷傳御覽玉海

案此周初明堂猶承殷制者也殷堂脩七尋為五十

六尺其基倍之為一百一十二尺攷工記殷人堂崇

三尺此云高四尺者四古化三字畫之誤也堂基之

方一百一十二尺其高三尺階在基內凡六尺室凡

中除四面階各六尺為方百尺其室中之縱橫七尋

實尋五十六尺云六十尺者舉大數約言之也抑亦

堂高四尺室中方六十尺杜周初增竂之制與孔奭

軒據此為成周之制以攷匠人文失之矣

攷工記匠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鹵九筵南北七

筵堂崇一筵又室凡室二筵

鄭駁異義云周人明堂又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

又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禮記孔疏云以夏之

世室疊之則周之明堂亦應中央大於四隅之室但

文不具耳 案此周制也周人用夏堂脩二七之制

禮

案

以佗寢廟用殷人重屋之制以為明堂明堂本祇一

堂於一堂之上分四隅室凡縱橫各二筵餘為大室

之數不言自見非文有不具也孔疏誤矣明堂本祀

又帝之所其堂必分四隅室而太室祀又帝之佗乃

定非於四隅室祀四帝也故隅室二筵不嫌其狹鄭

謂又帝各有一室失其義矣

大戴盛德篇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

許氏異義曰渚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 案其宮方三百

步以明堂周垣言之也禮儒行儒有一畝之宮亦同



儀禮親禮諸侯觀天子為宮方三百步明堂之制立亦同也盧辨注引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與渚于說合大戴云近郊三十里十字疑七之誤渚于三里外七里內之說即本此

禮月令孟春之月天子祀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祀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祀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祀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祀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祀明堂右个孟秋之月天子祀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祀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祀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祀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祀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祀玄堂右个

禮

圭

鄭注青陽左个大覆東堂北偏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青陽右个東堂南偏賈思伯云月令本無九室之名原其制置不乖又室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室猶是又而布政十二又室之理為可以安 案此聽朔之禮也明堂必有四隅室而太室祀又帝之佐乃分故別稱之曰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其實同一太室也故又稱之曰太廟古者祀鬼神皆在室其室謂之廟諸太廟皆謂當太室祀帝處也故謂之太廟可也謂之太室亦可也尚書大傳引

禮

圭

用此文而稱仲春祀青陽正室仲夏祀明堂正室仲秋祀總章正室仲冬祀元堂正室是也太室雖有四太廟之分而實一室是猶兩偏雖有左右个之分同屬太廟也或者不察於中央設戶牖分為四堂又室謂之九室又分之為九室十二堂誤矣或者又疑將堂後室古宮恆制明堂必分九室堂室乃明此戴氏東原說不知古制本多不同或有堂而無室榑序是也或分稱為室合稱為堂明堂是也故明堂有又室謂之室可也謂之堂可也夏稱明堂為在室周稱在室為明堂義各通也如於東鹵九筵南北七筵之中瓜分之為九室為十二堂尋無隘陝已甚不足以享鬼神行裸獻乎鄭君以九室為秦制非古制月令所言不乖又室左右个即太廟之左右偏釋鄭之意一堂之上為又室祀又天帝於又室不在堂聽朔於太廟左右个皆在一堂之上分四方而祀之不在室是明堂祇一堂又室也賈氏申鄭謂左右个在隅室又分一堂為四與秦九室同制非特不合經意并失鄭義矣周官太史閼月詔王祀閼終月 禮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閼月則闔門左扉太於其中鄭注南門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



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復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復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案天子聽朔有兩禮一在太廟說文閏字注云告朔之禮天子凡宗廟閏月凡門中是也一在明堂如王凡明堂禮是也平時王聽朔於太廟閏月太門中太廟門事畢反復自有常凡非終月也周官太史閏月詔王凡門終月為王凡明堂禮鄭注牽說不分似非

孝經孔子曰魯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禮

无

案此宗祀配天之禮也或疑人鬼饗諸廟天神祀諸壇明堂為文王廟不可以祀天帝不知周公為壇墠以告三王人鬼亦有饗諸野者猶明堂祀上帝天神亦有饗諸廟也且明堂為法天之宮古人謂之天府則是天神之府非文王之廟也徐邈曰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此語尋之

禮明堂位魯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太三公中階之南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面北上諸伯之位阼階之南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

門之外南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南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告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案此朝諸侯之禮也明堂周垣有四門南門外又有應門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案盛德篇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曰清廟茅屋是清廟即明堂也清廟者清虛之廟天帝之所處也或

禮

丰

以宗祀文王遂謂文王廟非也詩序言明堂之配兩舉文王不及武王孝經亦同則鄭注文武並配之說可以知其非矣

周禮秋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為壇遺宮棘門儀禮觀禮諸侯觀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濶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鄭注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宮



謂壘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壝宮也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又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 案此方嶽之壇壝宮亦謂之明堂而與近郊明堂迥別鄭注甚明自王炎文獻志以此爲近郊明堂近儒金輔之汪容甫皆主其說意好新異非來實是也

大戴盛德篇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曰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

禮

聖

案此沿明堂之名而亦與明堂異制也蔡邕謂清廟太廟太室明堂太學璧雍異名而同事袁準辨之已明矣詩曰鎬京辟雍自鹵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卽明堂四達之義蓋古辟雍之制與明堂同故漢初合明堂辟雍靈臺謂之三雍亦謂之三宮然既謂之三雍三宮則明堂辟雍靈臺皆在異地非爲一體亦明矣盛德篇文未可信也盛德篇又謂明堂卽路寢蓋周衰禮廢學者誤記所聞鄭注亦沿之而多連盤

逸周書作雒解乃佉王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成

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桑棊格藻棊設移旅楹春常畫旅內階之階隄唐山廣應門庫臺之闕

孔晁注宗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亢桑棟也重郎桑屋也常桑系也棊格桑芝栢也藻棊畫梁柱也殯屋曰移旅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畫旅言皆畫列柱爲文也元階以黑石爲階唐中庭道隄謂高爲之也山廣謂廣畫山雲岡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又以黑石爲門隄也 案此以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爲五宮足破蔡氏太廟明堂合一之說宗宮謂在室考宮謂親廟亢之言梁郎之言廊重亢重郎謂重屋之制內階謂階在堂基之內不外表也

禮

聖

大戴盛德篇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尺一東鹵九仞仞一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

鄭駁異義曰盛德記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及其下顯與本章異 案此秦漢明堂之制也其云九室者秦制也分太室爲四堂而尋九室也其云九室十二堂



者漢制也又於四隅外環列四室八堂也盛德篇上  
記秦制下記漢制二者不同故鄭謂其下顯與本章  
異也蔡邕明堂論誤據秦漢制以爲周禮近惠定宇  
申其說不可信也月令春數皆八夏數皆七秋數皆  
九冬數皆六專以五行成數言盛德篇引明堂月令  
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以九疇數言九疇數甚圓轉  
學者不可執一論之

受業許克勤  
家辰全校

禮說二

櫟簪之一

定海黃以周

廟祧

廟制之說紛紛莫定疑經改經適成武斷先君子倣  
集有釋廟篇梃據禮文排擯異說洵可謂質鬼神而無  
疑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以周謹謂廟制之難復半由於  
祧制之不明周太七廟廟各一主主各一宮其祧主文  
武以上藏太廟文武以下藏世室皆無專廟此廟祧之  
異也古廟主藏於室鹵壁垆中有事則請而出之故公  
羊傳僖栗主曰藏主祧主藏於兩夾東鹵壁垆中直合

禮二

十一

祔之無別室耳非毀其主不爲太也此廟祧之異而同  
也漢貢禹車元成諸儒攷定廟制其功不可沒而謂太  
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弗復修  
聽其廢而爲虛此豈孝子慈孫之所忍出耶東漢以後  
惑於貢率之說不曰親盡主祧直曰親盡主毀則生爲  
天子者安享其富貴之盛歟後又世竟同絕祀之餘鬼  
矣雖言禮之臣執古典以相爭亦勢不能行也夫祧之  
言超也超上於宗廟台祔於夾室僖之曰廟祧尊之曰  
宗祧於四時修享嘗之儀於享嘗飭黜聖之職於又季  
修祫祭之禮於祫祭見合會之榮此生順歿安而禮義



不愆者也自漢明帝以來一用同堂異室之制其與古之祧主相去幾何名曰不祧其實入廟卽祧也名曰從厚其實薄於古人也知後世之廟制卽古之祧制則古之祧制何負於人也知後世之入廟卽祧有薄於古人則古廟制之宜復莫急於今也若以列世之神龜羣納諸太廟太廟雖大終將無以容之至不能容又議遷其親盡之主藏於別室是又以壇墠之鬼待其先君矣此自古之所未有也

干祫及其高祖

記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大夫

禮二

二

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鄭注以大事爲寇戎之事省訓善干訓空空祫謂無廟祭之於壇墠後儒以鄭義爲迂回鄭意干與開通禮皮馬相開古文開作干鄭語姜嘉剗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亦謂代相開開者門之隙地之空處訓干爲空本合訓詰謂無廟祭於壇墠斯失其義矣或訓省君爲有賜於君或訓干爲上干爲干末終非經指竊謂大事謂祫事春秋文二季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是其證大夫士有祫者據有土地之大夫士也又經異義說廟主條引公羊家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尋祫享序昭穆明有土子民之大夫士例尋祫君義本禮經可以行祫事也且此不獨公羊

家說爲然左氏襄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注四時祀以一羊三季盛祭以羊豕三季殷祭卽所謂三季祫也是左氏家亦謂大夫有祫矣且此亦不獨春秋家說爲然禮士虞記哀薦祫事鄭注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合先祖也虞如饋會特牲饋會爲士之祫禮少牢饋會爲大夫之祫禮說詳禮故與鄭大夫黑肱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正相符合則舊說大夫士不尋祫者可知其謬矣省猶省問之省省問於其君者大夫士不具官祫祭有用公吏者非時祭比故必省諸君而後尋祫祫用公吏具詳干者迂字之省說

禮二

三

文迂進也从彳干聲讀若干迂祫者進祫也進祫者別諸大夫士而言也大夫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祫祭考王考禮不及曾高惟有地僻君之大夫士有祫尋進而上及高祖而合祭之故曰迂祫其尋迂祫及高曾者服未絕也服絕則止此大夫士所以有異於諸侯也諸侯及其太祖自太祖下之毀主陳於太祖廟四親廟主亦升合食於太祖矣鄭注以大事爲寇戎事固非經意謂干祫空廟義似可通然諸侯祫及毀主詎非無廟之主何獨以干祫屬諸大夫士耶且壇墠可禱不可祫禮爲有事求福之祭其禮秩與祫迥別或訓干爲求而以



祭法禱壇墀實之詎有合於典制曩化肆獻裸饋會禮通故於此沿用鄭注書已蔡不及改故作此以補之

釋菜

釋菜與釋奠不同釋奠有幣帛犧牲而無菜釋菜則祇用蘋蘩之菜而已故釋菜之禮輕於釋奠天子諸侯視學行釋奠禮而士之入學習舞者則行釋菜釋奠之禮有行於誠告之時者說見王制有行於太學之初者說見文王世子然此二者有事特舉而非時祭之名時祭之釋奠有四皆於天子諸侯視學時行之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是天子諸侯四

禮二

四

時視學皆釋奠也自後世釋奠之禮祇舉於春秋而冬夏釋奠之禮廢亦自釋奠之禮祇舉於上丁而上丁釋菜之禮亦不行說者不察乃執近代之禮以攷古制遂有疑釋菜即釋奠者或又知二禮之不可合遂疑月令釋菜字謫當依呂覽作舍采舍采即釋奠不知釋與舍為音義相通之字采與菜為形聲相近之字例尋通俗原非字謫以義言之釋菜之釋當以呂覽作舍者為正說文釋解也从采聲聲市况曰舍从厶口中象屋口象築引申之有止義有置義舍采之采當依月令作菜者為正鄭注大胥舍采云舍即釋也采讀曰菜始入學

者必釋菜禮先師菜蘋蘩之屬是也文王世子於太學曰釋奠於黌器曰釋菜上下分別言之則釋菜固不可混於釋奠以古音攷之采在詒部與在眞部二部古音絕不相通故謂月令之習舞者釋菜即呂覽之入舞舍采亦即大胥之春入學舍采合舞不可以釋奠解之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傳曰謂今時大舍采也然則入學釋菜之禮三代相因其禮古矣古禮多質如廟用茅屋郊用匏器之類皆不取繁文縟節釋菜之禮其猶有古之遺意與故祭用蘋蘩不嫌禮之薄也說者不察或謂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為贄見於師以采為贄采直

禮二

五

疏食菜羹之菜或又謂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采為文采循文大訓之二說茫見大胥鄭注為解經者所不取更不待辨矣然則月令言釋菜取上丁而夏小正則云丁亥上丁不必亥其故何也曰夏小正舉其日之最宜者言之月令又通其變也少牢饋食禮曰來日丁亥鄭注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於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尋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豕可也蓋祭取諸亥入學取諸丁苟無丁亥用上丁可也丁取丁壯之義望士之入學執業有成也亦取丁火之義望士



之入學緝熙光明也知日之取丁專爲學士勉則月令  
釋菜夏小正大舍采爲士之入學習舞之祭不可解爲  
天子視學釋奠之禮矣釋奠之禮天子四時皆行之徧  
攷諸書於不云上丁夏不云丁亥然則釋奠禮重於釋  
菜月令記釋菜而不記釋奠其故何也曰古人著書必  
有體例月令於孟春云命樂正入學習舞爲仲春將釋  
菜習之也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爲仲丁將習樂  
祭之也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爲季春大合樂習之  
也古人重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化樂事故月  
令記此特詳其文并後一意相承若改釋菜爲舍采訓

禮二

六

以釋奠則如蠲犧斷港而不可通矣學記曰大學始教  
皮弁祭菜又曰未卜禘不視學祭菜即釋菜上丁入學  
釋菜即始教之祭菜未卜禘者也卜禘後有學校學苟  
大成尋與視學釋奠之祭未卜禘不視學則仲春上丁  
入學釋菜不尋解爲視學釋奠之禮尤彰彰矣

三朝

古者天子諸侯於有三朝燕朝內朝也在路門內鄭注  
夏官太僕云燕朝朝於路寢庭是也治朝對燕朝言爲  
外朝則以官外朝即治朝而對大門外之外朝言則治  
朝實內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鄭注秋官朝士云外

朝一內朝二是也治朝在應門內鄭注文王世子云在  
路寢門之外庭是也其在庫門外曰外朝庫門者大門  
也燕朝治朝在大門內故傳內朝外朝在大門外故傳  
外朝也鄭注秋官小司寇云外朝在雉門之外注朝士  
則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自歧其說不足信矣  
說者謂外朝在大門內或又謂古無三朝外朝即治朝  
在應門內徵之於經甚爲刺謬惠氏半農戴氏東原於  
碩甫又謂聘禮云賓皮弁聘至於朝朝謂外朝也又云  
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門內庫門內也又云大夫納  
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賓自外朝入庫門始與公會

禮二

七

公拜其辱也如謂外朝在大門內應門內則賓皮弁至  
朝已入大門與公會矣何待大夫納賓賓始入門而公  
乃拜之乎或謂大門即中門與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  
內司儀出及中門外尤不可通參見禮故  
且外朝閒有象魏所以讀灋也有嘉石肺石所以平罷  
民達窮民也如謂外朝在大門內應門內是民眾可以  
蹂躪其門乎秋官朝士云凡尋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  
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誓語云終之富商車蒲木槌而  
過於朝惟外朝在大門外故貨賄人民六畜可以委車  
蒲木槌富商可以過也檀弓篇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闕  
斧器篇哭辟市朝三市外朝於在大門外故復讎者闕



哭器者辟不然兵器非入公門之物身乎闕弄器無入公門之理何待言辟也若夫三朝之伋在門庭而不屋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露衣失容則廢朝夏官司土有路門左路門右之伋聘禮使者夕幣於朝管人布幕於寢門外近儒引此以徵治朝燕堂可謂信而有徵詳說於萬氏充宗江氏慎修以是推之燕朝外朝亦當在門外而燕堂秋官朝士云外朝之治左九棘孤卿大夫伋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伋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在焉州長眾庶在其後是外朝以三槐九棘標其伋可以徵燕堂之說矣燕禮云公升卽伋於席鹵鄉公降

禮二

八

大於阼階東南南鄉爾卿爾與通卿鹵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公進賓之禮燕朝禮豈若此與爾雅兩階兩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伋指燕朝言下云門屏之兩謂之伋指治朝言凡曰庭皆廟寢堂下治朝外朝皆燕堂則亦燕庭而名之曰廷庭與廷析言有別中庭之左右謂之伋金誠齋郝蘭皋並謂燕朝之伋是已竊謂兩階兩謂之鄉亦燕朝人君南鄉之伋若治朝君大於白也則燕朝亦不在路寢堂矣或據地官藝人注云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是外朝之存者遂謂外朝有堂殿誤矣秋氏惺垣據藝人注謂三朝皆有堂階難信鄭謂漢司徒府中

朝會之殿合古外朝九室之制九室為侯朝者燕息處非朝伋也

朝伋異同

周官司土正朝儀之伋辨其賢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鹵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鹵上此天子治朝之伋也與射人所掌射伋同諸侯之射伋見禮經朝伋無明文賈公彥孔穎達二疏以為儀禮內諸侯有燕朝有射朝不見正朝周禮內天子有射朝與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伋同則

禮二

九

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伋同天子射朝與正朝伋同則諸侯正朝亦與射朝伋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各自同案禮經朝禮已入記中初不詳其異同鄭君三禮注亦無諸侯朝伋同燕射之文其注射人職云燕禮公升卽伋於席鹵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大子鹵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玩鄭之意射人但記射伋不及未就伋再見君之禮故引燕大射禮以補之明天子亦當然也其注司土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指之乃就伋此以天子射伋與朝伋同射時未就伋再公卿



大夫北面東上其朝禮亦當然故又約燕大射禮文以補之是則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為人臣見君之通禮故云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非講其所就之位同也亦非謂諸侯正朝亦同射位也諸侯正朝之位自當以天子壘之侯國無三公有孤卿孤卿之位當如天子之三公北面其大夫鹵面其士東面自天子至五等侯固未有變更也其與射位或不同者以天子大射在郊之學宮制如明堂故射位尋同正朝諸侯大射雖在郊學而制如路寢故射位不同於正朝而同於燕也曲禮云君子下卿位君子謂諸侯凡人君出入必中道過

禮二

十

此則下為卿位在治朝中廷北面也大夫位在其東故不云大夫凡朝位以中廷北面為尊其廷之左右以上下定其位初不以東鹵分貴賤與宗廟之昭穆同江氏慎修沿賈孔之誤而謂諸侯之朝以鹵面為尊固為未審金氏樂齋反其說謂東面尊鹵面卑亦難信也司士云士旁三指鄭注又云羣士位東面王鹵南鄉指之三指者士有上中下士有三等王三指之是亦以其等旅指也故禮器云士旅之謂之旁者公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王以南鄉正指之士登在其鹵方位與王不正對故旁指之於士曰旁正見公孤卿大夫皆北面也

金氏云天子治朝之位羣士分別東鹵而遠處於孤卿大夫之下不與並列凡言旁者或四旁或兩旁皆不止一方考工記國旁三門司儀宮旁一門謂四旁也此士旁三指如金氏說則大夫之位亦必分左右乃稱且左氏傳三指在下謂孤卿大夫士之指先鄭注甚明非專謂士金氏以東面為尊似士又尊於大夫故云遠處其下引左氏傳以彌縫其失此所謂遁辭也內朝行燕禮故謂之燕朝燕朝本不專為公族嘉事而設鄭注太僕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此舉一隅言之耳其注

禮二

十

曲禮君子下卿位云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路門內為燕朝燕朝之卿位本不止公族其位仿燕禮故謂之燕朝燕亦不止宗人也是燕禮與朝自有不同也爾雅釋宮曰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金氏云此文二句相承明指內朝路寢庭蓋三朝惟內朝有堂有階也凡言庭者皆廟後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治朝外朝既無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位必內朝也金氏此說是也凡有堂而後有階有堂而後有庭治朝無堂自無階庭釋宮所言明屬內朝自舊說庭廷不分中庭左



右之佗誤以治朝之左右當之不知治朝中廷自有佗何尋偏指左右為說中庭之左右謂之佗正明內朝之佗分別東鹵燕中庭北面佗也燕禮卿大夫皆入阿右北面東上士去於鹵方東面北上其佗皆在中庭之左右公既指後卿鹵面北上大夫皆少進北面其佗仍在中庭之東燕中庭北面佗者為其中庭也燕朝卿大夫之佗本與此同而公太兩階閒之鄉不在阼階東南是其與燕禮異者也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則東面北上孔疏循文為辭不能詳明其義金氏謂朝佗必左右於列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內朝之佗宗廟必序昭穆

禮二

主

則內朝亦必序昭穆可知昭東面穆鹵面文王世子所謂東面北上者本當云東鹵面北上省文便讀耳舉昭以該穆猶中庸舉上帝以該后土金氏此說非也內朝本兼同異姓異姓之卿大夫朝於內朝皆在東方或鹵面或北面其同姓則在鹵方東面北上若朝治朝以官分不以同異姓分若朝宗廟之中亦以官分即大朝觀在廟中以同異姓分亦同姓鹵面北上不尋東面觀禮所謂同姓鹵面異姓東面是也然則公族之尋東面者為燕朝卿大夫之佗在東方有定制是以公族有如此佗故曰朝於內朝則東面北上明其與異姓同朝內朝

則如此也朝佗為邦國之大典古今之大禮而疏家昧情禮不清今據鄭注以為之說待後之知禮者定之公朝私朝先後

古者君臣日視朝而卿士之朝君與朝私臣之先後禮家春秋家之言各異據禮家之言指私朝輝如登車有光則私朝早於公朝故指其臣乃行據春秋家言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則私朝遲於公朝故文伯之母尋至主禮家言者以魯語所言康子事為未失主春秋家言者以為昧爽私朝質明登車與辨色始入之文自相違戾即解輝如為夜向晨庭燎有輝之輝而

禮二

主

私邑遠者或數十里恐向晨私朝亦不逮辨色入公也究其兩家詰難之故一由於私朝之地不明一由於視私朝與聽私政一事不分一由於特朝與日朝二禮莫別玉藻言辨色始入為卿士日朝之禮此節首特著將適公所宿齊戒外宿沐浴明為邊邑大夫特朝大文其入公朝初不限以辨色即據管輅之言朝旦為輝日中為光以解此文亦無不可宣二年傳晉靈公使鉏麇賊宣子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晨往猶曰尚早則私朝輝如朝在朝旦明矣亦何容訓輝為庭燎以遷就其說然邊邑大夫特朝尚先私朝而在



國卿士之日朝先私後公亦卽此可見襄十三季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皆布路而罷既而朝其君是則春秋家亦謂卿士先私朝後公朝也自特朝與日朝之禮莫別而禮春秋兩家之言遂格不相入矣至卿士之聽私政自在公朝退後周襄王出尻於鄭鄭伯率其臣省視官具於汜而後聽其私政君子以爲禮則卿士之聽私政其必後於人君可知也魯語所記文伯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謂值其聽私政時百故敬姜以外朝業君之官職內朝卽季氏之政爲言其時幾及日中非朝朝也凡人君視朝之後又適路復聽政大夫於是時又有

禮二

古

九室之朝以詢謀猷坊記引君陳之言曰爾有嘉謀嘉猷人告爾君於內告於此時也爲古文以此諸大夫燕謀猷之告卽退玉藻記退朝之禮曰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視於此地也舊說視大夫朝退而歸幾及日中而會故詩美大夫之德曰委蛇委蛇退食自公此常禮也戰國策言令尹子文纁帛之衣昭二十八年季傳閭沒女寬諫女樂之賄魏子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退朝饋入亦卽退食自公之義時有聽政之舉而惟閭沒女寬待於庭者私臣於朝朝後無所陳說各退而治事二臣將諫故久俟於庭以待聽政魯語增大夫

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考職謂朝九室之朝講政謂畫聽政於私朝是則春秋家亦謂卿士之聽私政在退朝之後也自私朝與聽政之事不分卽春秋一家之言亦格不相入矣若夫卿士之與知國政者必就宅於國中載師謂之國宅鄭注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其私朝在國宅不在采邑鄭注書實於四門據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以爲私朝在國門蓋亦謂其宅在國門爾宋于庭以爲定制皆然過泥私朝卽在國門昧爽朝其私臣一指而入謂之辨色而入初無不逮時之憂若其遠邑大夫日朝私臣不日朝君有政特朝自如玉藻文也自私朝之地不明而禮

禮二

主

家春秋家之言無一處可通矣

田制異同

晉書夏王平洪水於溝洫盡力爲之非一手一足之功殷周亦當承而不改先儒嘗論此矣而孟子言授田有夏五十殷七十周百畝之異者異在步尺非在井疆也蔡氏獨斷曰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夫殷周之尺皆以十寸而云九寸八寸者謂殷十寸當夏之九寸周十寸當夏之八寸也釋注疏此三代異尺之徵也周以六尺爲步見司馬法而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舉周以別



古今則古者謂殷今乃斥言周末之制鄭注今指周末是也或以漢言此三代異步之徵也周一夫之田開方畧六百尺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畝除之縱橫各百步畧十畝者十而田首有遂徑在其內畧殷步橫亦六尺縱則王制所謂八尺以殷尺除之橫五尺四寸縱七尺二寸也一夫之田以殷步除之縱七十五步橫百步以步百為畝除之畧橫十畝縱七畝有又步而五步當田首之遂徑也夏之步不可攷依殷周之法推之周百畝殷七十畝其橫皆百步夏五十畝橫亦當百步也周百畝縱百步殷七十畝縱七十步夏五十畝縱亦當五十步也一夫之田以夏尺度之橫百步每步畧四尺八寸縱五十步每步畧九尺夏亦以步百為畝開方縱四百五十尺其積五千步畧五十畝又三十尺以當田首遂徑之數也田首有百畝之正數殷夏在七十五十畝外者尺步有零正之異也是則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三代所同也夏步橫四尺八寸殷步橫五尺四寸在周尺六尺而禮言步有八尺六尺之異者以縱數言也步之橫在周尺六尺歷世不變而縱則隨時而異何以步之縱異而橫不異也人伸兩手則八尺謂之仞展兩足則六尺謂之步此定名也井分九區以授九夫亦三代所同也而孟子言一井有八十七百畝之異者以縱數言也田之橫十

禮二

主

畝歷世不變而縱則隨時而異何以田之橫不異而縱異也步以無定尺而分長短畝以有定步而分多少夏殷之尺大於周故步長步長而畝少周之尺小於夏殷故步短步短而畝多此定數也然則周初以六尺為步而王制言今以六尺四寸為步何也曰六尺四寸當佗六尺六寸攷工記曰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是也篆文𠂔𠂔字相近易致誤攷工記與王制孔疏謂同佗於周末秦初之際時井田既墮經界不正民間多廢溝洫為畝畝其田較周步為大而視殷步猶小故舉殷法以為例古者謂殷今即周末之東田是也東田者東方之田對秦函陜之田為言也秦自商鞅開阡陌大其畝二百四十步而東方之田猶有井田遺意故記者取以為法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以殷步之縱較東田之縱也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又以殷步之縱較東田之橫也其不舉殷步之橫為言者步之橫必六尺三代以來未之有改無待計也殷田一區七十畝兩區百四十畝今舉其百畝區邊縱數與東田之縱步相較每步約畧殷步之八實為六尺六寸又與東田之橫步相較其百畝之區邊畧兩田首共八百八十尺與東田一百四十六畝六十

禮二

主



步之區邊相當

以橫六尺步除之自尋

今王制三十步之文三當

化六以下畫誤連而字誤此文本爲下計里太文故其

言當今之數止以兩恣區邊相較不計其中積實也而

積實自可由此推矣古之言里有云方里而井者有云

二十五家爲里者有云十伍爲里十軌爲里者有云七

十五家爲里者有云二里八十戶者有云百家爲里者

王制之文依據孟子其云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與孟

子方里而井合則以三百步爲一里也殷以八尺爲步

三百步爲里百里尋二十四萬尺以周末六尺六寸之

步除之尋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步四尺二寸則古者

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三步四尺二寸今王制文

六十下脫三字下衍二分字此明祿用六尺六寸之步

既異古者而里亦因之異也鄭君未知八尺爲殷步之

縱恣反致疑周以十寸爲尺且云以此計之古者百畝

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

里其數大與經悖自後恣既未尋字又滋譌幸其較較

大數尙未有誤令後人有可攷也孔疏不能校正譌文

而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二十五畝七十一步古者百里

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亦未爲合依注增經

文之數依疏減經文之數俱未當也或者不尋其解輒

云王制漢博士佗未諳算恣漢博士果憤憤如是何以爲博士而況王制周書荀子引之初非漢博士佗

職賦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

毓草木三曰虞衡佗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

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

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閭閻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

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

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九職者

任夫力也任夫力以興功故九職亦謂之九功九賦者

斂田地之租也田地爲正稅故九賦亦謂之九正鄭注

云賦謂口率出泉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賦攷漢之算錢

爲古計夫任力之賦非田賦也先鄭約載師文以解九

賦云二十稅一各有墾尙爲近之大府職曰關市之賦

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

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

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器紀幣

餘之賦以待賜予此言九賦田地之租司會職所謂以

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是也田地之租其所入者多



故其待用者廣也大府職又曰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鄭注云此九職之財

此言九職力役之征閭師職所謂掌國中及

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時徵其賦是也力役之征其所入者少祇以充府庫不若九賦之待用廣也賈氏疏鄭以九功爲田賦九賦爲口錢則是以田地之正稅充府庫而口賦之餘稅反給邦國大用無是理也田野之稅有貢助徹之法三代之所異而稅皆什一三代之所同戰師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言任地稅園廩之法亦在九賦中故先鄭據此以釋九賦是也以此當田野之通稅亦失其義古者任田任地之法各不同也鄉大夫閭師兩職言力役之征民之就役者以任其力其未就役者以時徵其賦非既役之且賦之也鄉大夫職言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或就役或舍役是九職任民之灋國語曰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正謂此也閭師言任農貢九穀以至任虞貢其物各以其所有穀物以充力役之征是九職徵賦之灋司會職曰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正謂此也鄭駁異義謂鄉大夫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

禮二

三

衛其注大宰九賦又引此經以證口率出泉彼此違異胥失之矣若夫民之受田地而不耕毛者出里布屋粟民之不受田地而轉移執事者出夫家之征一以懲惰民一以懲閒民皆示罰也非若九職九賦之爲正稅也至孟子言廩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惰民閒民之征爲經常之賦是於田租力役外又增一夫家布縷之征矣後世有丁口賦蓋昉於此乃周末造之法非周初之法也周初征民之常經祇有九職九賦二灋而其國用之所仰給者祇在九賦之一征故九賦曰九正也九職力役之征祇以充府庫以備非常之需

禮二

三

而里布夫家之征特以禁惰閒之民尤非國用之所待給也鄭注以此其吉凶二服及器馬氏通攷已駁之周公之制本如此後世國用日繁九賦不足則給於九職而民有餓餒者矣并九職而不足且仰給於夫里之賦無論有職事無職事而一征之民其有不離械者乎故孟子曰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淡痛戰國之弊政未合周官用一之制也漢高帝興盡革戰國暴秦之橫征輕田租十畝而稅一文帝時賜天下民租之半十三季又除民之田租景帝時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此仿周之九賦也漢高帝四季初爲算錢文帝時丁男三季而一事



民賦四十景帝時二十始傳賦通元帝時貢禹請民年

二十乃算此仿周之九職也此即鄭注所謂口率出泉

馬氏通攷遂以爲貢禹以爲古民以賦算口錢起武帝

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

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太齒乃出口錢率二十乃算

算謂力此漢武帝於田租力役外又增一口錢之訟丁

乃蓋沿戰國夫家布之橫征也古者田地不鬻皆君之

所給故至秋而斂其賦率七十以上十六以下皆君之

所養故至壯而任其力其稅之也有名其取之也有制

故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而民各安焉後世之

禮二

圭

君不給民田俾老幼失所養則令之任役納賦已失三

代征民之意而況既賦之既役之且令出口錢乎自漢

武帝後遂視口錢爲經常之征矣至唐時有田則有租

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納粟調輸布庸役力後之

論治者咸以此爲良法攷周禮九職中有貢九穀貢布

帛二職農貢九穀則不出布帛貢布帛則不出九穀

非一人並征之也唐之租外有調則並征之矣是非沿

戰國粟米布縷力役三征之弊政乎自後或併庸調於

田租又於田租外增庸調征求愈重去古愈遠古聖王

之征諸民者以九職任民夫之力九賦斂田地之稅而

已矣此外無苛求也

禮二

圭

受業丁蓬山全校  
子家舊



禮說三

稷著之一

定海黃以周

軍賦

司馬遷言出軍之制有二濃一曰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曰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禮家言乘濃悉宗其說而成出一乘甸出一乘之異鄭康成以治溝洫不出賦通之近儒無異說一乘三十人一乘七十五人之異賈疏以畿內畿外通之後儒多不以為然戴東原苦其濃之難通其友金輔之為之釋而金氏之

禮三

一

言終不可依據周官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賦法非軍制金氏率以為說誤一成百井九百家云三百家者以三分公一而當一兩法率之甸六十四井亦當以此兩法通率今止用二而當一之誤與成三百家異術誤二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謂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家下地家二家皆為羨卒今以十而賦一為羨卒止七十二人餘六百四十餘人之可任者更名何卒誤三言正卒三而當一家可任者一人言羨卒二而當一可任者以周以為賦與二家五人任意分說無可證明誤四軍異軍之在國與出征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此言貢賦之於魯頌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記貢賦實數大雅詠公劉其車三單武王祖其制以為乘法周書武順解曰五區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凡壽曰開一卒凡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

長曰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

三卿一長曰辟元卒即詩元戎五區曰元卒為車一乘

古者謂車為兩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故車以二十

五人為一乘一卒凡壽曰開開猶成即詩所謂元戎十

乘以先啟行是也敦讀敦目之敦謂軍後重車四卒成

陳故曰成衛伯四卒佐十二卒右三十六卒正百八卒

卿三百二十四卒為兵八千一百人古者軍帥皆命卿

三卿三軍也為乘九百七十二兵二萬四千三百人三

卿一長曰辟辟有親軍此武王國制千乘之於也其調

發三軍則軍百乘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牧野之誓曰司

禮三

二

徒司馬司空即命卿之為軍帥者一卿一軍長武王伐

紂用三軍也偽泰誓傳六孟子言武王革車三百兩虎

賁三千人三軍三百兩是一軍百乘也虎賁即士士三

千人其徒益用六千人此武王調發三軍之制也牧誓

又言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此武王徵會諸侯之制也

司馬遷言乘制雖有變更而實權輿於武王舊制其言

曰大車驅駘乘車大晨倅車屬焉駘即凡壽一卒之開

晨即凡後一卒之敦敦與晨古音相近軍有次舍用壽

開後敦左右閭之於出戰用輕車後敦留駐軍後止用

壽開左右閭三卒司馬遷言制軍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卽仿此序左右啟閭之卒也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序據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是用其開閭三單以出戰杜牧孫子注所引古法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又有輜車之炊家固守衣裝廢簪樵汲二十五人曹公新書同是用其成衛四卒以太營此法本爲境內禦戎而設故名其乘曰長轂甲士少步卒多司馬遷又云成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仿武王征商之制其法本爲遠征異國而設故名其乘曰革車甲士多步卒少天子地方一畿有賦萬乘國太六軍用正卒七萬五千人爲車千乘其出討不靖不盡起軍之正卒不

禮三

主

足則徵諸諸侯故詩言天子之軍於言六師不言六軍天子六師萬有五千人則車五百乘春秋時王出征用六軍非古也王者有萬乘之賦而禦戎於國用十之一出征於外用二十之一先王之用民力可謂舒矣注疏司馬遷與今所行穰苴兵法不同其所言乘制悉本周初舊法合下偏兩卒伍參專篇觀之自知而先儒於無一人

偏兩卒伍專參

司馬遷記出乘之人數禮家宗之其言乘之名目春秋家據以爲說杜預注引司馬遷云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服虔注引司馬遷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

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據兩注所引偏有九乘十五乘二十五乘之異而伍爲百二十乘又與司右賈疏所引不同賈疏曰司馬遷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乘爲伍注云伍重故百二十五乘伍重二字是司馬遷原注故百二十五乘乃賈氏校勘語是唐初之本已有誤矣九乘爲偏之小十五乘爲偏之大小偏大偏者於一偏中分之而非正偏偏之定名自以二十五乘爲正兩其偏謂之兩五其偏謂之伍兩五十乘伍百二十五乘皆由二十五乘之偏尋名然兩其二十五乘之偏謂之兩兩其十五乘之大偏亦曰偏之

禮三

四

兩偏之兩非正兩也亦以兩之定名自以五十乘爲正參其小偏謂之參重其小偏謂之專參二十七乘專八十一乘皆由九乘之小偏尋名服虔注引司馬遷二十九乘曰參九乃七字之誤周書武順解曰五伍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司馬遷用其成衛之卒以爲一乘以此推之正二千七百人爲二十七乘司馬遷謂之參亦以正長三右也卿一軍八千一百人爲八十一乘司馬遷謂之專亦以卿主一軍也步卒無專參之名所謂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五十人爲偏與車乘



之數迥異則車乘之卒亦斷非百人之名可知也自杜服注左傳誤以步卒之名注車乘其說往往齟齬不能通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此記車乘之濫非言步卒也卒者偏之兩也偏者杜注所謂十又乘為大偏是也廣三十乘有兩偏之卒故楚子分之以為左右廣為左右之總名廣三十乘分為左右以成兩偏是左右各一偏十又乘也故以其廣言之曰有一卒以其分為左右言之曰卒偏之兩凡曰卒者兩偏之名而偏有二十又乘又有十乘十又乘大小偏之別故卒亦因之無定名巫臣以一卒適吳而曰兩之

禮三

五

一卒者明其適吳之卒為正兩之一卒非大小偏之兩之一卒也舍偏兩之一者明其置吳之偏乃正兩之一偏非大小偏之偏也兩又十乘舍於吳者二十又乘傳曰卒偏之兩卒句讀偏之兩明卒數也曰舍偏兩之一者舍偏句讀兩之一明偏數也偏有十乘十又乘二十又乘之別兩偏之卒亦有二十乘三十乘又十乘之異故左氏記其事特詳之服注卒偏之兩專據步卒之名釋之於本文既難通杜注以偏為車乘之名卒兩為步卒之名彼此牽說義尤扞礙惟晉魏舒毀車崇卒其所設又陳當以車乘之人數編為步卒古者一乘車士三

人徒卒七十二人輜車二十又五人魏舒崇卒云以什供車必克謂留輜重十人以供車餘十又五人為步卒也云毀車以為行者毀其乘車之士為步陳其步卒如舊不改也云又乘為三又者毀車為卒其法合又乘之車士十又五人為三又也云兩於奔者以又十乘之兩合其車士為三十又分其輜重為百又十又是以百八十又增奔軍合步卒為九百又也云又於後者以百二十又乘之又合其車士為七十又又分其輜重為三百七十又是以四百又十又增後軍合步卒為二千一百七十又也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奔拒悉以此法毀之

禮三

六

專有千四百又十八又參有四百八十六又偏有又百十又奔兩後又陳之正也故曰於左右角參專奔拒偏陳之變也故曰為左右角奔拒皆別陳奔而左角奔拒二陳尋又之二右角一陳尋又之三疏密不勻此誘法也故曰翟人笑之杜注甚謬服注引司馬遷釋傳於義為通惜其語焉不詳未能推闡事實孔疏從而非之反謂此臨時處置之名非有舊制如同夢囈有駭人聞近若江慎修沈冠雲諸儒亦多牽勢武斷而未會其通古義之渾噩久矣

侯鶴正質



周官司裘王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其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其侯用虎熊豹麋之皮又方制之以爲鵠是謂皮侯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司裘曰設鵠梓人曰棲鵠然不言正者大射之侯有鵠無正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又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射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其侯亦用虎熊豹麋豕之皮而中畫又采以爲正是謂采侯梓人所謂張又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射人曰又正梓人曰又采於木言鵠者實射之侯有畫采之正而不棲鵠也鄉射記

禮三

七

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此燕射之侯也天子諸侯用皮侯大夫士用布侯取熊麋虎豹鹿豕之屬是謂獸侯梓人所謂張獸侯則王以燕息是也其曰白質赤質丹質而不言正鵠者質與正鵠異名同類也大射有鵠賓射有正燕射有質鵠凡侯三分之一梓人所謂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是也正與質之制無明文蓋亦同參攷鄭注孔賈二疏斷以己見不敢妄爲異同要惟審未厭是而已若先鄭說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是鵠正質同在一侯也

禮三

八

詩賓筵正義引馬融禮注及王肅引小爾雅與先鄭同此於意度言之無明文可據後鄭不從其說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引鄉射記弓二寸以爲侯中及梓人身丈八尺鵠方六尺慘侯之道七十弓其侯身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豕侯之道五十弓其侯身一丈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則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之說可以知其非矣賈景伯注周禮則云四尺曰正正又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寸據此則正大於鵠又異先鄭鵠大於正之說後鄭於射人注已破之矣後鄭據司裘言鵠射人言正而謂大射有鵠無正賓射有正無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之確不可易者也近儒往往援賈馬先鄭說爲後鄭所不取者反珍寶之是好翻異非本義矣或曰子之說堅守後鄭而於射人三侯二侯一侯謂用虎熊豹麋之皮侯鄉射記熊侯麋侯亦用皮侯白質赤質丹質謂與正鵠同類又異後鄭說何也曰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又正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據後鄭說以六耦射三侯謂又正三正二正之侯以狸步張三侯則爲虎熊豹之侯上下同文異解不如先鄭三侯虎熊豹二侯熊豹之說爲安且王三



侯五正謂虎熊豹之侯皆五采耳經云王五正而後鄭則云有三正二正未免舛錯鄭射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天子熊侯諸侯麋侯之為皮也可知質謂質的天子熊侯用白的諸侯麋侯用赤的則大夫士之畫侯亦必有其也可知凡畫者丹質為大夫士畫侯言其制也人有大夫士之異侯有虎豹鹿豕之分故曰凡以統之人有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之異侯有飾皮及畫布之分故曰凡畫者以別之據後鄭說熊麋亦是畫侯質是采地畫熊白質畫麋赤質與下文凡畫丹質語相觸礙而因以凡畫丹質為畫質射燕射之侯畫熊白質畫麋赤

禮三

九

質為畫正亦失經意記又曰禮射不主皮後鄭注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是矣記言不主皮則天子諸侯大射賓射燕射之為皮侯也可知後鄭謂賓射燕射用畫侯不用皮是未審也若必堅守後鄭說而一從之亦非未是矣或曰陳氏詩疏謂毛傳二尺曰正與先鄭合然則毛傳亦不足信與金氏禮箋又謂大射鵠外曰正鄉射同燕射鵠外曰質賓射同語亦直截不可偷一說與曰毛傳於正鵠之用不詳惟齊風不失正兮傳曰二尺曰正此就五正內之朱色言之爾後鄭梓人注曰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與

此相同而賈注鵠方二尺先鄭二尺曰正實因誤讀毛傳轉滋謬說陳氏疏毛義引後鄭梓人注足矣而反用先鄭說以申之非也金氏謂鵠外曰質並無明文鵠外曰正於經亦無徵惟賈注正又重鵠凡其內僅與之合耳梓人張皮侯張五采之侯張獸侯三制迥別而金氏謂皮侯即五采之侯其別言之者明斯為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樓鵠蒙上皮侯省文不知五采之侯雖亦用皮而正不用皮故大射賓射渾言之俱可謂皮侯而析言則別記文張皮侯之後又云張五采之侯析言之也張皮侯之下又云樓鵠恐其與采侯混又別言之也五采

禮三

十

即五正既云張五采之侯其設正可知初非蒙上文省言樓鵠也皮侯采侯對文迥別金氏乃欲混言之亦非也其解射人職文亦不可信朝儀之佐司土正之射人也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佐及諸侯在朝北面之佐是射侯陳氏書意枉疏毛而好黜鄭金氏書意枉箋鄭而又多違鄭夫鄭說何必不異也於其不可異者而必異之異而失是不如從鄭

五兵

五兵之名諸書紛紜總覈其說之變更亦自有故不溯其源無以定後說之非也不別其流無以知古說之是也攷五兵與五刑同起於蚩尤廣韻十二庚引世本云



蚩尤以金作兵器路史後紀注引世本云蚩尤作五兵  
戈及戟齒矛夷矛呂氏春秋文同攷工記廬人云戈秘  
六尺有六寸及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齒矛常有四尺夷  
矛三尋與蚩尤五兵之名合先鄭注周官亦據此以解  
司兵之五兵則五兵爲戈及戟齒矛夷矛自上古至周  
初無異名也第蚩尤之及爲短刃而周初之及爲長木  
此固有其異者何以言之及字从又从儿者短羽鳥  
則及爲短兵可知蚩尤作五兵皆以金則及爲兵之有  
刃可知及者殊也古人以斬首爲殊亦謂以及殺之也  
殺字从及義亦取此斬首之兵宜用短刃以字徵物及

禮三

士

爲有刃短兵其義古矣至周以五兵建於車車兵利用  
長而及獨短乃以積竹爲之而去其金而五兵之名仍  
襲蚩尤之舊故經傳相承猶以及字爲之或亦作投从  
木从及會意木以名其器及以明所代也詩伯也執殳  
爲王甫驅殳卽投之俗彼侯人兮何戈與祿祿卽投之  
譌說文以軍中士所持短兵爲投以軍中士所持長木  
爲及其誤本於揚雄方言蓋泥於廬人之及無刃而不  
知廬人之及實投之俗非本義也自及投二字混用而  
投之本義轉爲及字所奪於是及之本義亦失而五兵  
遂杜爲長兵而無短兵或者疑之以爲兵宜長短相濟

由是紛紛以戊以劍以鉞易其及矣俗儒不察遂謂及  
爲木杖無刃不足當五兵之一矣又攷御覽引宋衷世  
本注云蚩尤神農臣五兵之化在黃帝之毒易繫辭傳  
言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起於黃帝堯舜之世剡木加金  
尤在其後此弓矢所以不與五兵之數也司兵云軍事  
建車之五兵義不尋兼弓矢若兼弓矢言之則謂之六  
建廬人上記戈及戟齒矛夷矛之五兵下云六建既倫  
卽合弓矢爲文非言人也鄭注六倫五兵與人未是其步卒不用夷  
矛於五兵用其四合弓矢言於六建用其五司馬遷因  
之遂以弓矢及矛戈戟爲五兵此乃名之後起者後人

禮三

主

習聞其說反疑廬人所記非五兵以先鄭注爲失察是  
又以後起之名紊其古初之實也若夫大器之五兵備  
物而不可用與琴瑟笙笛同殺日之五兵曾子問云各  
設其方色與其兵較梁傳云天子殺日陳五兵亦備物  
而不以用者鄭注曾子問云兵未聞不以軍中之五兵  
釋之明其有異也軍中之五兵取其適於用無取於方  
色而後人每據方色之五兵以釋軍器將明器之五兵  
亦可以當軍器乎且以五兵配方色說亦人人殊卽以  
同者論一矛也淮南子大元別於春周書別於季夏徐  
邈虞信匡謬正俗別於東隱義又別於南方一弓也周



書別於春太元徐邈廉信例於中央隱義又以弩屬鹵  
方匡謬正俗又以弩屬南方一戈也淮南子屬秋太元  
屬夏匡謬正俗屬之鹵方一劍也周書屬秋淮南子屬  
季夏匡謬正俗屬中央各以意配本無定說而或以五  
盾又鼓混入五兵其謬更不待辨然則五兵之不明一  
由於受授之不分而其物斯混一由於弓矢之誤合而  
其名斯歧一由於方色之各以凡配而名物因之更淆  
溯其源別其流而古制乃明是在實事求是者

旂

春秋傳旂動而鼓賈逵說旂為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

禮三

圭

法云飛石重二十斤本俗十為機發行三百步本杜

預云旂旂也通鳥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陸德明云旂

古外反又古潏反本亦作檜葉鈔本釋文以說文校之

說文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砲敵孔穎達云旂之為

旂文無所出旂字从从旌旗之類故知旂之為旂也案

釋文古外反從杜讀也又古潏反本亦作檜從賈讀也

鄭司農注弁師檜又采以檜字罕見引士器禮檜用組

以為讀同書之異賈注左傳亦以旂字罕見以為檜之

異文其義同機檜之檜故讀古潏反而訓為以機發石

凡古字从會者同意書之檜柏字經傳作檜士器禮之檜組字古文作檜檜字古文作檜皆其證許

氏說文以檜為檜柏字而旂從其師賈說云旂建大木  
置石其上發機以砲敵从从會聲下引春秋傳及詩文  
以證而其字次旂之後在旂之旂旂為旗而旂為旗之  
曲柄所以旂段云當為展表土眾旂則其間以見為旗

之大木所以檜發砲石者也旂建大木連篆讀之其義

自明說文多其引春秋傳者存師說也并引三家詩其

旂如林者明師說之所自也蓋三家詩必有說所建發

石之木其多如林者矣後之治說文者祇知从从字之

為旗不知旂之名取曲柄之可展示旂之名取大木之

可發機遂紛紛疑說文改說文皆不足據孔疏云說文

禮三

車

旂載於部而以發石解之不類繫傳云臣錯按諸書旂

旂旂也唯許慎不言是始疑許氏者也許會引說文遂

據小徐之說補旂旂也三字段氏據之以改說文非矣

如許書果有此三字孔疏既引說文其申杜注正可引

用旂旂之語何謂文無所出而徒以旂字从从引申之

乎如段氏本恐賈意失許意亦失矣且依賈注旂檜為

書之異而許書發石之字固作檜不作檜也大唐類要

武功部載魏武帝令引春秋傳檜動而鼓說文曰檜發

石車也此即釋文所謂亦作檜之本也太平御覽兵部

亦引此令檜字作旂而注曰一云从木會聲今本木此



卽據類要文以校之也嚴氏王氏又據此以爲說文篆下有發石車也四字殊不知魏武令之他檜從賈讀也其所引說卽賈說也說文他檜不他檜其引說文曰檜文字衍也古人引注語多云說曰魏志太祖乃爲發石車裴注引魏氏春秋云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檜動而鼓說曰發石也於是爲發石車說下無文字發石下無車字此可訂類要御覽之譌并可決嚴王說之非矣然則詩春秋傳之解當何從乎曰毛詩他會其義自正三家詩說別備一解可也春秋傳之檜杜注訓檜本屬無檜孔疏已獻其疑段氏確信杜說亦且所之馬融頌旂檜參其如林

禮三

圭

本屬孤證且玩頌意亦謂曲柄之旂大木之旂森列焉耳曲柄之旂可展大木之旂其可麾乎此杜注之蔽也凡軍行先旗鼓常恣也鄭莊爲魚麗陳先偏後伍以奇制勝旂動而鼓者先以飛石遠砲敵人於三百步之外以驚懼之而後鼓噪以進敵自潰散矣至石礮槍雷之恣自古已有近人攷其制者甚眾不贅

報牛耳

古會盟禮有報牛耳之恣杜氏釋例以爲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哀十季蒙之役注又以爲據時報者無常無常之說劉光伯規之眾皆知其非小國尸

禮三

圭

盟報牛耳眾皆宗杜注無異言以周攷之周官經及春秋傳而知其說有不盡然者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恣鄭注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王府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鄭注云古合諸侯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盤以盛牛耳尸盟者報之戎右盟則以王敦碎盟遂役之贊牛耳鄭注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報牛耳者元謂將歃血者先報其器爲眾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讀辟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耳者盛以珠盤此天子會盟諸侯之禮也先鄭引左氏傳以爲證者明春秋時所謂報牛耳者卽此戎右之贊牛耳後鄭以贊與報自剛義故又分別言之云尸盟者報之以明戎右之贊爲助王職內諸贊字皆贊王其不斥言王而云尸盟者用左傳文意欲通乎方伯之尸盟且以見天子盟諸侯贊王報牛耳者爲戎右者王朝之中大夫則方伯盟諸侯亦必方伯之大臣贊方伯報之也方伯者春秋時謂之盟主贊盟主者春秋時謂之尸盟尸主也因以贊牛耳謂之報牛耳此當時僞謂之變於古者然尸盟報牛耳爲盟主之事無與小國玉府疏云若諸侯相與盟則大國戎右報牛耳此說是也襄廿七傳會



於宋晉楚爭先杜注爭先敵是叔向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

其尸盟且諸侯盟小國杜注小國屬下讀云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主非兩尸盟一意時楚人爭先敵不爭贊牛耳叔向以

為諸侯歸晉在德不在尸盟況今盟小國而牛耳固晉

大夫尸之是主盟者晉而楚為小國矣故又曰楚為晉

細不亦可乎春秋書盟先晉後楚亦職是故此盟主尸

盟之義證也定八年衛人請報牛耳請尸盟也尸盟者

必大國與大夫盟小國之君尊尸盟故使人以報牛耳

請於晉非謂請晉人報牛耳也哀十七年傳公會齊侯

盟於蒙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報牛耳季羔曰鄭

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獒

也武伯以尸盟報牛耳者為諸侯事季羔答以鄭衍發

陽二役明其時報牛耳者皆其臣為之故武伯曰然則

獒也上言諸侯下言獒語意相貫杜注不體傳文遂謂

時報者無常非季羔意後人規杜申杜紛紛駁訟亦非

左氏意然則發陽之役吳為大何以衛石魋報蒙之役

齊為大何以魯孟孫報曰發陽之役以吳宋二國為大

傳云秋衛侯會吳於鄭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

盟是則發陽之盟不及吳宋雖大與盟者又其臣而魯

與衛無分大小故衛尊尸盟而石魋報若魯為齊小久

矣蒙之役當亦齊之臣報牛耳傳敘武伯言極狀其自

大之味禮然則獒也亦妄想之辭耳豈事實哉知此意

以讀傳傳之文趣橫溢楮外矣泥著句下意味索然豈

直有違於典覈

疏家謂尊者必牛耳卑者報牛耳此蓋春秋家賈服

之舊說以解盟蒙之傳者也但尊卑以君臣言疏家

援其說以申杜遂謂大國必之小國報之斯大謬矣

封建法

馬贊與文獻通考論古者封建有公天下之心上下均

一小大相維其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忌疏畏

逼相猜之形不可以一朝尻其論暢矣然天下之形勢

以及先王制度之精密馬氏猶未及詳審也管子曰齊

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呂氏春秋曰王

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以呂氏之言證管子

之文齊之為言中也中諸侯之國大負海之國小古制

章章可攷矣然此據四海大勢言之而中國九州實近

小而遠大初不如管呂之說古者畫天下為九州謂之

中夏九州之外為四海謂之蠻夷爾雅釋地分別言之

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又長亦別四海於

十二州則州海之有分自古為昭矣夏書曰五百里侯



服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又審內小而外大則內外之攸分亦自古爲昭矣春秋時冀亮青徐諸州小國名數十而齊魯大國獨濱海隅斯豈武王成王有疏遠意哉蓋封之近畿小其國不足以酬勲大其國又嫌於遠制惟邊陲之地爲中外之衝宜擴其疆宇而內以綏中夏外以控羣夷亦非太公周公不足以當此斯武王成王之所以爲長治久安計者至濶且遠也夫近畿之國小而亂賊不敢作遠畿之國大而戎狄不敢逞夏又服要荒爲蠻夷地而侯服三百里綏服五百里皆蠻爲侯周九服要以外爲蠻夷地而列於采衛閒者亦宋衛諸

禮三

尤

大國雖封域之數代有不同而防蠻夷之滑夏必遠封大國以爲屏蔽此百王所同也在晉封國之大小或主周官或主孟子兩家聚訟歷今數千季迄無定說善通其義者莫如鄭注周公斥大之言最爲近正然周公亦非概天下斥大之也九州之內近王畿者皆小國祇見經傳其在九州之外雖大曰子見諸禮記此皆未嘗加封者也則周公之所斥大者亦惟要服內諸侯而已矣商周之際四夷寢強載在史冊周公於夏夷之界增大侯封以爲中外之扼亦其勢有不能不然非漫爲變制也其在東夷北狄函戎南蠻一如舊封故管子有負海

國小之說其在九州之內服近王畿者亦一如舊封故孟子有侯方百里之言而近要服諸國之封域有所增益自宜據周官之文爲定大凡以四海言彌遠彌小則中夏安以九州言彌遠彌大則外夷懾讀管呂書未可偏執爰作是論以補馬氏通考之未備

選舉法

古之學問政治亦多術矣一言以蔽之曰德行道藝上以此爲教下以此爲學鄉大夫之攷察學士以此爲進退天子之攷察官吏亦以此爲殿最先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其斯而已矣秦氏化五禮通攷以爲古之取

禮三

三

士有二法一則由鄉而升司徒由司徒而升大學學成而後用之王制所謂造士是也一則三季大比與其賢能直達於王不復令人國學周禮所謂賓興是也秦氏此說本諸孔疏而實無合於古制如其所言鄉人未入學者一舉任官其人學者鄉大夫論之司徒又論之而後升學大學正論之司馬又論之而後尋祿一易如彼一難如此其勢不驅學中之士而盡爲鄉人不止也如謂鄉大夫賓興之士所授者爲府史胥徒之屬學士所授爲士大夫然其職曰登諸天府內史貳之內史所策命者孤卿大夫也出使長之人使治之士大夫之任也



且鄉大夫所攷德行道藝卽司徒所教之鄉三物其職曰受教於司徒則所論秀士必名升於司徒可知也又曰選而頒之於其鄉吏鄉吏者州長黨正之屬也州長職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序州之學也又曰三季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是亦攷之於學也黨正職曰書其德行道藝亦謂書之於學也周之鄉舉舉於學里選選於學故所用之人皆通達政事而無不知學之人漢之選舉不由學郡國所舉孝廉茂才異行甚至不識字之人故左雄有辟舉試文德行而無學雖足以持已而終無以治人道藝而無學雖足以濟人而先無以治己先王之所以造士而

禮三

幸

擇民者不外德行道藝而必書之於學校攷之於學校選之於學校職是故也然其中亦有等差大比之汰以德行道藝分賢能鄭注賢謂有德行九兩之汰以德行道藝分師儒鄭注師有德而教學士之官長亦以德行為師氏道藝為保氏師氏教三德三行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是周官之選舉崇德行也文王世子篇又以道為賢崇比德行惟藝為才獨輕其言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德進以德事舉以行言揚以道此所謂取賢之法也凡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

與士齒而先王不忍遽棄之亦必皆誓以德事言三者誓之言示也示以三而有其一昇進其等以與士齒此所謂斂才之汰也夫才者藝也斂才無他術亦惟斂之於德行與道而已矣周官之教六藝必曰養之以道此斂才之說也鄭注文王世子皆失本意說詳學校通故若夫既誓之後又語之日終於德事言三者一無所有斯亦域於曲藝而已矣何足為才此又才與曲藝之別也如目曲藝為才且以為通時務有實用直欲駕諸學士之上吾恐其德行道之日微也德行道既微雖其藝極天人之巧而世風不可問矣

禮三

幸

市法

許行言市買不二國中無偽本周禮也孟子闢之闢其欲一賈而不能辨物辨物之義與於耕悖故其說大窮若能校錄所成以定其賈則名相近者相遠賈相近者相邇亦何至相率而為偽讀周官司市文自知之司市云市之羣吏平肆謂辨其物類各陳諸肆所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是也展成與賈謂展視所成之物以定其價所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是也展如展幣之展謂校錄之見聘禮注與定本注上旌於恩次旌讀如旌善人之旌謂表其所與之賈而楊樂司次之上所以防誑豫也恩當為司晉近義



通釋名云司恩也毛詩傳云司主也干寶周官注云司者總其領也總主市次者市師故上旌於恩次以令市市師泚焉說文云介畫也从人从八八之言分分主市次者胥師賈師故胥師賈師泚於介次司次謂之次介次亦謂之敍司次介次各有分地所謂以次敍分地而經市是也鄭釋次敍為肆行別義與陳肆句混當以內率設次置敍之注為正又云上旌者以為取望也見旌則知當市夫市有定所日三市有定候何待見旌而後知其說亦曲也先鄭訓恩為辭亦以旌為旗旌其意介次之介對上旌為文介副也市師所泚之次用上旌胥師賈師之次用副旌漢法市有候樓樓有旗鹵都賦所謂廓開九市通關於闐旗亭又重俯視百隧是也然候樓旗亭皆屬漢制於古未聞如因令市之文謂旌必是旗周官言令者多矣豈一以旌旗乎哉夫旌之訓表本屬通詁賈之有表亦屬通義顧欲表市賈必先辨物職幣云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職金云辨其物之幾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自古未有不辨其物而可齊賈者故表次先奠賈奠賈先展成既展成矣又奠其賈民乃不偽既賈賈矣又表於次民乃不欺欺偽既祛治乃近古後漢弟五倫以京兆椽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

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其尋此意乎雖然物之情偽士人何知荀子曰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周官以期屬市師賈師蓋謂非其人不能辨物亦不能治市理謂之屬視乎善御者

練染法

小戴月令篇曰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繡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塗貸黑黃倉赤莫不實良毋敢詭偽法故者法之古者也古染法有一染練再染練三染繡又入練七入繡之敍塗貸者素其法故之敍者也質良者染之猶法故質實而良善者也詭偽者質良之反謂染之起次而成或以草木之色代石染也凡染絲帛必先以練練絲帛之法詳於帛氏一曰以欄灰渥之二曰以蜃粉塗之三曰清其灰擇其粉而以水沃之盡暴諸日乾宿諸井七日七夜而練成練成者春月為之故染人曰凡染春暴練自練法失於是而有秋陽以暴之說秋陽據周正言謂夏日也夏日練布易白而失其序故月令仲夏之月有毋暴布之禁曾子曰皜皜乎不可向也已其白以皜成不足賈也

染絲帛之法爾雅有一染再染三染之文鍾氏有三人又入七入之文然祇詳其名色



之別不著其用物之異染采之故久失其傳書攷之鄭君禮注論語注及毛傳說文而尋其大略焉凡絲帛一入用草染再入用木染三入用石染絲帛至三入為色之小成由是而再以草染木染石染更入之至七入為色之大成縹者帛之一染用草與緹之一入同爾雅曰一染謂之縹毛傳亦曰一入曰緹知其為一染一入者以其用茅蒐也紅亦帛之一入者鄭注論語曰紅草染是一入用草染之證也縹者帛之再染用木毛詩作縹說文化經云赤色也或从貞作縹或从水作縹經棠棗之汁是二入用木染之證也縹者帛之三染用石鍾

氏染羽三入曰縹以朱湛丹秫朱石也俗作縹鄭注染人引以證染帛且云縹石染是三入用石染之證也染縹者二入皆用木染縹者三入皆用石此所謂物之質良者也染縹者或一入草再入木染縹者或一入草再入木三入石亦不失為質良鍾氏詳湛朱之故不云一入再入即云三入曰縹明縹三入以苒皆用石染也爾雅曰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縹三染謂之縹明縹三入以苒可以草木迭染也若二入皆草染而謂之縹三入皆草木染而謂之縹此所謂物之詭偽者也縹三入為色之小成由是更入赤汁為大赤之朱鄭注士冠禮曰

三染謂之縹朱其四入與其名曰朱其染用石可知也染車有赤韍朱韍其亦用石可知也若以三入縹更入黑汁如苒法一染亦用草曰紫故鄭注論語曰紫草染明其為縹之一入也二染用木曰紺縹并縹計之為五入故鍾氏曰五入曰紺紺與縹色相似車之為轂弁者如帛之縹鄭注士冠禮及鍾氏屢言之說文縹作縹云帛雀頭色一曰微赤色如紺紺縹色不相遠賈疏段氏誤故鄭注論語曰紺縹木染明其為縹之再入也三入用石曰元并縹計之為六入故鄭注鍾氏曰元在縹縹之閒其六入者與六入為色之大成而其染亦用石與

縹同鄭注染人曰元縹石染注論語曰元縹所以為祭服等其類也等者齊也見說文染至元縹其草木石諸色俱齊此所謂物之質良者也元必以縹為質其數六入若有越次而入不以縹為質者此所謂物之詭偽者也七入曰緇仍用石與染朱同而緇為北方正色七入朱為南方正色獨四入何與曰周人染元以縹為質并縹計之為七入周人染朱以黃為質并黃計之亦七入也何以知之緹為車之一入而鄭注士冠禮曰緹給緹韍也注玉藻緹韍曰緹赤黃之閒色縹為帛之一入而說文曰縹帛赤黃色縹緹皆一入赤汁而有黃色者其以



黃為質可知也黃之三入為纁其色仍赤而微黃與纁之三八為元其色仍黑而有赤相等故纁與元相對亦謂之赤乾鑿度曰天子朱芾諸侯赤芾鄭箋云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黃朱即赤也赤色又兼黃則周人染朱以黃為質愈可知也元纁宜夏月故染人曰夏纁元朱亦染夏染人文略曰鄭注曰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則凡石染者可例諸此矣秋染夏鄭注以為染五色春練夏秋染至冬乃獻功古人之重服色如此鄭注序官曰染草藍蒨象斗之屬又注下掌染草曰染草茅蒐蒨豕首紫蒨之屬說文曰

禮三

卷

藍染青草也郭注爾雅曰蒨鼠尾可以染皁蒨虎杖可以染赤茹蘆茅蒐今之構也可以染絳樓烏階可以染皁蒨此草可以染紫此草染之說也先鄭注大司徒其植物宜皁物曰皁物杔桌之屬說文曰杔其實皁梔黃木可染者經棠棗之汁此木染之說也說文曰杔巴越之赤石也鄭注染人以鍾氏朱湛丹秫為染纁術又曰染元則史傳闕矣攷山海經曰女牀山其陰多涅石郭注曰礬石也楚人名涅石秦人名羽涅集韻曰一名羽澤有青白黃黑絳又種本草同此石染之說也凡物染草最多其色亦最輕染石最少其色亦最珍色之昇青

赤黃白黑之正者皆石染也其閒色以草木染曰絳紅碧紫駢黃者皆與五行相克者也然鄭注玉藻以緹纁為赤黃之閒色則與五行相生者亦閒色矣竊以為緹為草染之一入信閒色也若纁已三八為色之小成不尋以為閒色凡禮服衣裳皆用正色玉藻衣正色裳閒色以蕤芘之服言詩刺姜上僭夫人失佐曰絳衣黃裳謂黃宜為衣絳宜為裳此次正裳閒之說也鄭注以冕服之纁裳為閒色不無少誤若謂閒色於正服無所施此乃王肅之陋說見論語注藻之以絳黻之以緹經有明文矣或謂紺緹亦以閒色而不用此又近人之誤說竊弁

禮三

卷

之以緹鄭注亦明言之陳恭甫劉楚楨又謂紺緹非閒色是仍囿於閒色不用之見而勢為之辭也夫閒色之有輕重在於一入再入之分紅為縹之一入而不能復為白其色白多而赤少又不能自成其為赤紫為纁之一入而不能復為朱其色赤多而黑少又不能自成其為黑綠與緹亦然此等閒色止可施諸小物而不可以為衣故緣用諸藻緹用諸黻紅紫不以為褻服也若紺緹為黑汁之再入者雖曰閒色而固自成其色矣凡飾盛於衣曰紅紫不以為褻服其不以為飾也可知矣曰不以紺緹飾其可以為衣也亦可知矣凡冠盛於衣



弁且用緇則衣用紺緇亦未見其不可也知紺緇可爲衣而祭服必以纁元三入之色爲裳衣乃愈見其可貴焉王者受命而興考文章與大權量同嚴易服色與改正朔同重染治其尙矣哉

羔裘

古大裘以象天純樸無緣其他禮服之裘皆縫絲組爲英飾凡縫之大小有五謂之五絨毛詩羔羊傳已明著之後之解詩者多背毛古訓其申毛者亦多遺戾而失其指以致古人縫裘之制不明於後世古組紃皆以五采絲爲之禮記薄間爲組圓似繩者爲紃內則紃施縫中

禮記

組以維持其所縫者也

干旄

大夫英裘當以三采

故鄭羔裘之詩謂之三英今羔裘兼用羊而組以紫絲故序謂之節儉其縫組之法實正直不尙奇衰故鄭羔裘之詩謂之洵直洵均也此序亦曰在衽皆節儉正直

德如羔羊謂德如羔裘也釋訓云絨羔裘之縫也羔裘色黑故說文絨字從黑化黻裘黑色而以紫絲飾之其界域明皁故傳曰紫絲以英裘謂之英者明所飾在裘不在裏也縫讀如縫齊倍要之縫謂緣飾其邊殺處故傳釋縫曰縫殺縫殺者猶衣之言緣邊也羔裘之縫殺凡五一日領二日衽三日袂四日齊五曰邊領衽邊之

縫如矩方袂縫如規圓如繩直齊縫如衡平故傳釋紫絲以英裘曰不失其制何以言之古緣深衣之法曰純袂緣純邊鄭注云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緹也邊衣裳之側凡衣之用緣者皆在殺處則裘之五絨亦縫裘之殺處可知也深衣之緣袷廣二寸純袂緹邊皆廣寸半有二法裘之組用紫絲亦有大小之別故傳於卒章總釋其義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尋其制縫殺之小者卽所謂純是也其大者卽所謂總是也凡布八十縷曰總經注史傳有明文純之數無可攷王伯申以爲五絲徐樞亭以爲四十縷雖皆無實據要之純爲數之小

禮記

深衣

第十四

章句

卷三

七

九

七

總爲數之大可知也毛公於純總不明言若干縷但曰數也又於純數自申其義曰不失其制於總數先明其義曰尋其制是毛公舉絲縷之數以通數制之數明紫絲五絨中或施小數純或施大數總皆不失其制云爾純總既有小大之別故各著其數而純總之數不關五故於五而但言純數總數此又傳之用字之緻也純總之所施傳未明言今以深衣袷廣二寸袂緹邊寸半例之總其施諸袷袷其施諸袂緹邊者與然則裘之長如深衣乎曰不然深衣連衣裳羔裘如緇衣長不及膝論語曰裘裘長則禮服之裘不長可知也深衣續衽



要縫非裘所有而羔裘如緇衣有帶下尺長當三尺有二寸傳以此為大夫燕居之服豈謂其裏裘之長者與

受業書元嘉本校

禮說四

襍著之一

宿賓速賓

定海黃以周

禮經戒賓之後有宿賓又別其文曰速賓後人多以宿速音近謂宿賓即速賓也以周竊以為不然攷經文諸言宿者並左期并如士冠宿賓宿贊特牲宿尸宿賓文別厥明夕為期之上諸言速者皆在即日如鄉飲鄉射主人速賓文次羹定之後經甚明顯胡可提也說文云宿止也从宀偃聲偃古文夙夙早敬也从夊持事雖夕不休古文偃偃偃夙音義並近望其來之早也故冠禮

禮四

主人宿賓賓對曰敢不夙興說文又云速疾也从辵束聲古文偃偃偃者昭之速也速者行之速也宿之來在後日故謂之宿速之來在即日故謂之速此宿速用字之別也而宿又取義於後日之早來其字又通夙速則取義於所詔之急遽其字又偃偃此又宿夙速偃各自為義之別也宿禮重速禮略冠非賓不行祭非尸不成故重其禮既戒而又宿之飲射禮較輕故戒而不宿至其日速之而已公會禮又輕先期戒之不宿并不速故記曰不宿戒戒不速此宿速不同之明文也鄭注云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并期三日之戒申戒為宿此釋宿戒



之義與鄉飲記注再戒為宿戒同意又云謂再期一日此申明宿戒之日不同再期三日之戒也凡宿在戒後宿自有申戒義故鄉飲不宿實記謂之不宿戒賈疏公會記分宿戒為二引大射再期三日戒少牢再期一日宿以證之非鄭義也少牢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吉則乃遂宿尸旦明行事雖別筮後之宿謂之宿戒而宿戒尸為筮尸之在朝宿尸為行事之在旦明宿皆再一日其義皆取明日之早來而與即日之速迥有不同宿則不速速則不宿宿速之不同公會記明分之而二字之相提實始汚漢之今文家鄭注特性云宿讀為

禮四

二

肅肅進也古文宿皆作𠂔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據鄭此注作𠂔者古文則作速者今文也諸經宿戒字無作𠂔鄭故不從古文而速宿二字有別鄭故又不從今文其作宿者乃鄭合周禮以定之也說文言鄭諫下云舖旋促也注家莫通其義以周謂諫即速古文誓之省舖者日加申時會古人多用為朝脯字旋促即鄭注申戒為宿之義此用今文家說速為再祭夕之宿賓也古文家宿字通夙夙為夕尹之義今文家宿字用速速亦為舖促之義鄭注宿視滌濯亦謂再祭日之夕婦除濯澆益士大夫筮宿同日大夫筮宿同日少牢經文甚明士冠特牲筮賓

尸之後即云乃宿既宿乃言其宿在日之夕舖時也然厥明夕是筮宿亦同日也

三辭三讓

記有以三揖三讓聯文者三揖以門庭言三讓以階言也亦有以三辭三讓聯文者三讓以主人言三辭以賓言也而禮經或單言讓或并言三讓者凡外階主人必三讓單言讓者皆三讓也不言三者讓必三可知也然三讓必三辭而禮有不三辭而即升者故單言讓以見讓已成三不并言三讓以見辭不成三也然則經言三

禮四

三

讓者實必三辭也其辭不成三故經單言讓以明之讓者三讓成三辭不成也三讓者賓之三辭亦成也聘禮歸饗餼至於階讓鄭注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實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案此鄭明讓與三讓之義例也時賓為讓以賓言鄭注謂使者三對文辭與讓異辭文辭亦讓讓誤其說三讓之例自正也



夫亦三辭而後升則聘賓為主人必四讓矣禮以三而止無四讓之禮故鄭從今文讓不言三賓問卿節至於階讓注亦不從古文此皆用今文家之義例也古文家意經祇言讓義不賅辭凡升階例皆三讓主人讓已成三節曰三讓不論賓之辭成三不成三以通例士冠士昏鄉飲鄉射聘及公會之諸言三讓義關三辭自以今文為密故鄭從之孫敬臣訂喪氏釋例之誤并駁鄭注爰化此以明之

解履納履

天子芻有三等赤芻以配冕白芻以配弁黑芻以配冠

禮四

四

此與鄭異說詳禮記諸侯燕同大夫以下則用屨夏用葛冬用皮士冠禮曰元纁黑屨青絢纁純素積白屨以魁紉之纁絢纁純素并纁屨黑絢纁純素皆博寸鄭注云屨順裳色此語未可泥絢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纁縫中紉純緣此屨之制也解屨有二汰敵者相見脫屨於室戶外曲禮曰戶外有二屨是也文在上堂之後卑是戶為室戶卑者於其長脫屨於堂下階側之隱處曲禮曰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是也凡解屨屨頭向外示不久留也不敢當階為妨後外也納屨亦有一汰長者不送跪於階側隱處舉而納之曲禮曰就履跪而舉之屏於側注云

禮四

五

謂獨退屏亦不當階是也長者送則跪階下遷而納之曲禮曰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注云謂長者送之不尋屏遷之而已是也遷或為還明解屨時首外向今欲向長者屨故還其首也俯而納者坐而納也坐亦跪也故跪舉屨並藻謂之坐取屨坐其左斯可納右坐其右斯可納左並藻云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是也隱辟謂辟於堂下隱處即屏於側之義也鄭藻注訓隱辟為俛鄭知就屨為獨退者逆揆下文鄉長者句知之也曰鄉長者而屨則長者送明矣此節上下文反對見義就屨不言鄉長者見長者不送跪而舉之見向外而屨不必還屏於側見隱辟而屨不敢當階若長者送跪而還屨明還屨頭內鄉與跪而舉之異俯而納屨明即當階向長者而屨與屏於側異依鄭注還屨對屏側亦通自朱子以注長者送為非謂獨退降階猶鄉長者不敢背此過於求渙反失經義元明諸儒從朱子說遂以鄉長者而屨連上為義江慎修知其說之難通又謂跪而舉之屏於側是未上堂時事近之學者又宗其說殊不知就履跪而舉之屏於側就猶著也鄭注著屨宜屏於堂下階側之隱處與襲衣之在隱處同義故並藻謂之隱辟如朱子說與屏側之義不相貫如江氏說於就履二



字又無著落於此可悟鄭注之精未可輕易  
跣徒跣

脫屣謂之跣并去其偏而露足謂之徒跣徒跣者空其  
所以為跣也則跣猶有偏束之衣矣記內則篇櫛縱并  
總拂髦記理髮之次偏屣著其記衣足之次鄭注偏行  
膝綦屣繫也偏而后屣屣而后著綦故解屣而偏自在  
偏卽詩之邪幅鄭箋邪幅今之行膝偏束其脛自足至  
膝故曰在下鄭別膝以言足則偏自足跗邪裏及膝非  
祇束其踝以上也踝以上謂之膝如偏祇衣膝鄭亦何  
必別言足鄭云自足至膝者正以偏自足始也故屣必

禮四

六

先偏如偏在踝以上則屣而后偏亦可矣說文跣足親  
地祇就脫屣爲文孟子言土親膚亦薄乎云爾非以膚  
委地也則跣非露足明矣凡跣施諸坐古人坐法先反  
蹠而跪又屈其股坐於蹠上屣不便於坐脫而跣所以  
安之也故鄉飲燕禮司正請安賓賓皆脫屣而坐若祭  
祀主嚴不主安禮不脫屣故少儀曰凡祭於室中堂上  
無跣九字作一句讀士虞記曰尸坐不脫屣注云事神不敢燕  
是也春秋之世偏之制廢而代以鞢說文鞢足衣也其  
字从韋蓋以皮爲之後又用布遂有襪字左氏哀廿又  
季傳夏五月庚辰衛侯與諸大夫飲於藉圃褚師聲子

鞢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  
是鞢內無偏而鞢卽以代偏之證也古燕飲脫屣以安  
坐未嘗去偏并去其偏則爲重器之徒跣藉圃之燕欲  
脫鞢者以時在夏五月天氣暖祇求安適而不自覺同  
於跣跣此出公之所以去也如據此以爲春秋之典必  
祇鞢乃爲跣豈冬月之燕亦曾露脛而飲乎跣與脫鞢  
自分兩事晉悼公跣而出趙盾跣而下不著屣而已非  
露脛而行也魏晉以後競尙清談禮制廢湮始而以脫  
屣之跣爲敬故宋志皇帝至南郊有脫屣升壇入廟有  
脫屣升殿之文既而跣與徒跣不分故梁天監中尙書

禮四

七

有清廟崇嚴行應跣鞢之議殊不知燕禮之跣主安器  
禮之徒跣主哀皆非崇嚴之道不可以施於祭祀至燕  
飲而去鞢爲晏家以人之故事尤不足爲訓衛侯行此  
而出奔梁臣行此而敗亂可爲殷鑒也夏強甫以跣爲  
赤足既與徒跣不分又謂鞢制初興不過短至足跗以  
微其赤足之說復與去鞢誤合如其說衛侯梁臣之亂  
典直有合於古禮豈不謬哉

趨采齊行肆夏

釋宮曰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趨中庭謂之委曲禮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接武之



謂行堂上之地較室為廣可舉足半踞之於文行並于象接武也布武謂之步堂下之地盤廣可舉足徐行之迹不相踰於文步上从止下从止象布武也趨則行而張足又疾於步也則更加疾矣故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卷一節以趨玉藻記君子佩玉之節曰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其語本周官樂師采齊一佾采齊或佾采茨齊齊古今文齊茨通用字肆夏為九夏之一采齊其卽齊夏與九夏之王夏為天子樂肆夏為諸侯樂非士大夫所專用故郊特牲譏趙文子始奏肆夏春秋傳嘉穆叔不拜肆夏之三樂師掌王之樂儀奏肆夏采

禮四

八

齊宜矣而玉藻記君子之威儀亦舉此為言或者士大夫入仕王國禮視諸侯專用肆夏采齊卽侯國大夫之趨行雖不必有此樂儀而步之疾徐要無不合兩詩之節奏也雖然猶有疑周官晚出字多錯異記玉藻者襲用經語往往沿其文未之演攷今以禮節駁之堂上之行當以采齊門外之趨當以肆夏釋宮門外趨中庭卷疾於趨為庭遽於門也則所趨之門謂路衢門非大門也鄭注玉藻云路門外至應門謂之趨又注樂師云趨謂於朝廷其說最確孔子莢居曰入門而金佾國語曰金奏肆夏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大門以內

直至路門卽釋宮門外謂之趨之地也其所奏者肆夏則趨以肆夏甚明大射儀曰賓及庭奏肆夏燕禮記曰公迎之亏大門內以樂納賓及庭奏肆夏中庭之步已奏肆夏則趨以肆夏證明大戴保傅篇曰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又曰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抑之退則揚之云云卽玉藻文之所本而采齊屬行肆夏屬趨賈子新書荀悅海漢紀亦同可訂周官之字譌而小戴他記時反據周官譌字以改大戴記文數千季來皆為顛倒惟盧辨注云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周禮文誤殊為特見而孔

禮四

九

羿軒補注反駁盧注謬矣釋宮室中時堂上行堂下步門外趨中庭卷皆順言之門先中庭謂路衢門路衢門外有中庭孔羿軒誤以門外之趨為大門外引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傳會周官如其說賓入大門奏肆夏則大門外亦奏采齊樂與大門外有樂杜撰典故不特於釋宮文未順也

授几

曲禮記進几杖之汰曰拂之少儀記執几杖之汰曰皆尙左手拂几之禮具載禮經執几之尙左手經無明文注疏家因之不詳後之說者乃謂授者兩手於執一廉



受者復執一廉於是尙左手之儀遂不可見攷諸禮經其几之俟也有人君來東箱人臣來東壁之分觀禮記曰几俟于東箱聘禮公側受几于序端鄭注亦曰几自東箱來有司徹爲大夫禮其文曰主人降受宰几敖氏曰几自東壁來故須降受是其幾也其几之執也有人君攝中大夫執兩端士執校之別聘禮曰宰夫內拂几奉兩端以進公中攝之中攝之者以兩手直攝几中也賈疏公中執公尊尊攝几中大夫側執兩端有司徹曰几以一手誤公尊尊攝几中大夫側執兩端有司徹曰尸進二手受亏手聞鄭注云受亏手聞謙也明大夫執兩端擬尸中攝之而尸卽受亏手聞不敢中攝以疑君

禮四

十一

也俗解以受手士歸禮曰主人拂几授校校几足授以校者執其足也是又不敢執兩端以疑大夫敖氏以授誤張氏以授校爲此其幾也其几之拂也又有內拂外拂推拂之異內拂几者左手執外廉右袂內拂外拂几者就宰執而拂其外廉此惟人君爲然大夫以下左手執外廉以右袂推拂其內外廉而已敖氏以推拂爲外拂誤聘禮曰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此人君禮也有司徹曰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外主人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兩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其始以兩手橫執而外繼以左

手縮執而拂終以兩手橫執而進大夫以下之通禮也內外拂几之名出於內外廉內外廉之名由於几有兩後端几有兩後端猶席有上下也几分內外廉猶席分兩後也凡人几設于左右廉近身爲內左廉爲外此定名也橫執則几首在左以左手執左廉之兩端右手執右廉之後端右廉爲內故右袂拂几謂之內拂縮執則几首近身以左手執右廉之兩端右手執左廉之後端左廉爲外故右手所執之廉謂之外廉見有司再橫之以進再縮之以設儀又反是以爲文而執几皆以左右手夾持故國策亦謂之抱几其左手常執兩端右手常

禮四

十二

退在後故少儀謂之尙左手其執也橫几其拂也縮几其將授也又橫几其既受也亦橫几而設之於位也又縮几一橫一縮迭相爲儀爲兩手分執兩廉轉還甚便也如謂授者受者各執一廉俟橫俟縮煩曲太甚難免隕越非特無以解尙左之文矣若夫几之拜送祇壹拜答者亦壹拜凡壹拜者經例止曰拜而已而聘禮特答公壹拜送爲賓答再拜稽首立文賈疏因此謂昏禮等之不言壹者當爲再拜送其說未覈覲禮曰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不言再至僎使節乃曰侯氏再拜送幣則拜送几與答拜明皆壹拜也覲禮送几尙壹拜而



謂禮之輕者須再拜送乎此又疏家之誤者

柜鬯鬯

柜黑黍秬一秬二米黑黍容有一米者而釀之柜必用其二米鬯鬯金香其形若蘭為百草之英釀柜黍為酒曰柜鬯亦化鬯鬯釀金煮而和之曰鬯鬯亦化鬯鬯是酒名以一秬二米化之用嘉種也曰以櫛杵以櫛示香潔也鬯之言暢也芬芳之氣條暢於上下也於文从口匕口器也匕所以扱之也中必象米即柜黍也故柜黍釀酒可單稱之曰鬯而鬯鬯併鬯不專專併鬯此鬯人鬯人之所以分職也鬯本香草之名取其榮

禮四

三

養之義字又化鬯从臼缶曰又手也又手於缶以榮之也从口鬯多口以覆鬯多其飾也鬯金千葉為實百二十貫榮以養之停於祭舟是謂榮鬯鬯人以鬯酒入鬯人鬯人昇之榮鬯金草養之以和鬯酒是謂鬯合鬯亦謂和鬯鬯天子盲神用柜鬯裸尸用鬯鬯故鬯人掌裸事肆師亦云及裸築鵲郊特性曰灌用鬯鬯裸之言灌也君酌鬯鬯以獻尸尸灌地以降神祀天不設尸故不行裸大宗伯言祀大神涖正鬯衰記言柜鬯以事上帝皆謂祭酒非灌酒也享以柜裸以鬯也自詩毛傳云柜黑黍鬯香草榮養合而鬯之曰鬯則柜鬯鬯不分二

物而古禮遂晦鄭眾注肆師云鬯香草榮香草養以為鬯馬融盧植解郊特性云鬯合鬯取草芬芳香者與柜黍鬯合釀之為鬯許慎說文鬯字下云以鬯釀鬯草先鄭馬許諸說於沿毛傳之誤不可信也惟後鄭注力矯先師之失乃云鬯鬯金香草榮養以和鬯酒鬯釀柜為酒此既合周禮鬯人鬯人分職之旨且尋郊特性鬯合鬯之義矣鬯人掌和鬯鬯則鬯人之鬯為未和鬯之柜酒甚明不尋如先鄭之解郊特性鬯合鬯與下蕭合黍稷皆是二物相合不尋如馬盧之說

大飲禮

禮四

三

鄭君大行人注云饗設盛禮以飲賓形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飲者用饗禮也其時在十月其禮行之於學校以饗耆老較平時燕飲為大故謂之大飲大飲者非燕禮也亦非鄉飲禮也鄭注月令孟冬月大飲燕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佾謂之大飲別之於燕依詩疏校其禮以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牲體為俎也攷四代養耆有燕饗會之別而孟冬大飲弓學以正齒佾則用饗禮故謂之大飲燕謂殷燕周語定王饗晉隨會殷燕注云殷燕升體解節折之俎是也注云別之於燕者明饗禮大於



燕也云其禮亡者謂禮經無饗禮也詩七月云十月滌  
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毛傳云饗者鄉人以  
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鄭箋云十月民事畢國  
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正齒伏月令注亦引此詩云是  
國政補頌大飲之詩是則大飲之用饗禮由來古矣漢  
初饗禮已佚大飲禮亦亡東漢明帝修復其禮時議禮  
諸臣雖天子代以燕禮郡國代以鄉飲仍名其禮為饗  
故光武建立三朝未及飲酒學謂之未及臨饗明帝  
順帝行禮辟雍謂之臨幸饗射順帝紀說文應字下亦有  
天子饗飲辟雍之文明帝紀云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  
初行養老禮即當時所謂臨饗是也中元元年年初建三  
雍詔曰令月元日東觀紀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又  
夏侯王設饗公卿饌珍腴親袒割執爵而酌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燕禮記若多仿燕禮言  
之故鄭注有天子以燕禮代之之說說詳史顧漢雖以  
燕代饗而實兼用會禮故詔及續禮儀志復有執爵而  
饋執爵而酌之語燕飲而兼有會者惟饗禮有然也春  
人饗會其會米饌人饗會其簋簠之實簋以實稻梁簠  
以實黍稷定王饗隨會亦云修其簋簠則漢飲酒於學  
燕會兼采尚合古之饗禮故當時猶襲饗名也東漢之

禮四

古

季天子養老更禮又廢廢帝卒學不行饗飲學者習聞郡國行鄉  
飲酒之說於是以前酒斯饗為鄉飲禮說文亦誤以饗  
為會意字解為鄉人飲酒王肅申毛難鄭益亦用斯說  
晉武帝為王肅之甥所行典禮悉從王肅故晉書禮志  
武帝太始六年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云然天子十  
月大飲學用饗禮詩禮有明文漢世代以燕禮猶近  
於饗晉世直用士大夫之鄉飲替矣近人以史志無辟  
雍用燕明文遂據晉志以難鄭注或又謂許書宗毛遂  
據說文以改毛傳故作此辨之

板飲禮

禮四

古

古人燕飲之禮皆卜晝不卜夜板飲云者繼晝之辭非  
若後世特設筵於板分也凡飲酒禮朝而會夕而繼晝  
一日之歡而止魯頌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鼓咽咽醉  
言歸謂夙敬而入暨夜而歸非板飲也經燕禮篇為諸  
侯燕其臣下之禮小臣戒與者謂留羣臣於早朝也射  
人告具時已及晝至無算數無算樂已及算矣故篇末  
云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鹵階上甸人  
執大燭於庭閭人為大燭於門外注云以俟賓客出亦  
謂宵則賓出不板飲也大射禮同而湛露詩有夜飲之文序  
以為天子燕諸侯左傳謂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



是賦湛露文四天子燕禮雖以似可以禮經諸侯禮推

之而毛傳則段宗子燕私事為言者以禮經燕禮為書

飲非夜飲夜飲禮之存者時惟宗子燕私有可攷故段

以為例鄭箋云天子燕諸侯禮以此段宗子與族人燕

為說可謂渙尊毛公意矣竊謂燕私之禮不必夜飲夜

飲之禮天子祇及同姓不及異姓宗子亦祇及丈夫不

及婦人何以言之類弁刺幽王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

族詩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此夜飲之詩其人為兄弟

其禮為親親是不及異姓之明證也據左傳及詩序天

子燕諸侯賦湛露似兼同異姓何也首章曰厭厭夜飲

不醉無歸此天子畱異姓臣之語異姓臣禮不尋夜飲

至板告歸天子畱之曰不醉胡歸示可與夜飲也而異

姓臣卒辭而歸天子不終畱鄭箋所謂庶姓其讓之則

止也箋又引燕禮執燭門庭之文而曰飲酒至板仍主

日飲為義與燕禮注俟賓出同意明夜飲之禮未成也

說者多據此二章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宗謂同姓之

當夜飲禮非二章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宗謂同姓之

宗室載則也考成也鄭同宗則成夜飲禮亦以明異姓

否也三章曰在彼杞棘杞棘為異類喻庶姓亦箋曰莫

不令德明異姓臣不終醉也四章曰其桐其椅桐椅同

類而異名喻同姓箋以為喻二王後非曰莫不令儀明同姓雖醉

不至失儀也箋云不至於醉徒天子燕諸侯與燕其臣

同故諸侯朝正天子為之賦湛露此傳序之義也至祭

畢燕私之禮具見楚茨篇詩曰鼓鍾送尸神休事歸明

祭祀畢歸賓客俎同姓則畱與之燕此蓋以特牲禮推

之特牲尸出後徹庶羞設於鹵序下注云為將燕飲自

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於堂內賓之

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此說本於伏生書傳其燕兼及

婦人顧特牲士禮其燕私為日飲故書傳曰宗室有事

族人皆侍終日明非夜飲也夜飲之禮惟卿大夫有之

卿大夫祭後有饋尸禮亦於祭日為之其儀節較士為

蘇終日不足而燕私於板然婦人無夜飲之禮與士禮

燕私在日自有不同故魯語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經

不盡飲則退仲尼以為男女有別章注云卿大夫日實

者通言之也飲燕私不盡飲禮而退遠諸侯以上於祭

之明日釋其燕私亦不在板而禮自兼及婦人故楚茨

詩於送尸後不言夜飲而常棣箋有王與族人燕宗婦

內宗之屬從后於房中之文然則燕私之在板者惟卿

大夫有然故毛傳專屬之宗子宗子者卿大夫之稱也

天子諸侯例不稱宗板詩宗子維城謂王之適子當從箋伏生書傳述宗子燕私事

子維城謂王之適子當從箋

伏生書傳述宗子燕私事



全同毛傳其文當出於逸禮而伏傳云族人皆侍終日欲廣明燕私之禮為日飲毛傳以明詩板飲禮故不言終日此其立意之別也而燕私之有板飲有日飲禮即存於二傳中然毛傳段此禮以明湛露亦以見詩之板飲為繼日之辭非板特開其筵也記小儀曰凡飲為獻主者執燭抱燭客佯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注云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為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不讓不辭不歌以燭繼晝禮殺鄭以板飲為繼晝與毛意同而君之板飲使宰夫為主人於辭讓歌諸禮皆從殺則板飲之有異燕禮亦可知矣陳碩甫輩

禮四

六

謂板飲及異姓義與鄭背以燕禮饗板飲亦味毛公所引段宗子言之之意

饋食之適

周官遷人饋食之適其實棗栗桃乾棣榛實賈公彥云亨飢時后先薦饋食之適於八遷少三者棗桃梅皆有乾溼也知必有八者儀禮特牲少牢士二適二豆大夫四適四豆諸侯六天子八人臨人饋食之豆有八此朝事加適亦八故以義參之為八也案記曰鼎俎奇而適豆偶適未有用又者周官當有誤文賈疏以饋食八豆及特牲少牢諸禮推之謂饋食之適有八恐未必然

記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天子適數無二十六之文又禮經有適必有豆而有豆不必有適則適之數不必如豆數矣禮濡物實亏豆乾物實亏適鄭注鄉射記云適宜乾物則適不尋實棗桃梅之溼者如謂溼即鮮果設無其鮮又將何用也古人庶羞之果物輒用其鮮無其鮮用其乾未有鮮乾並用者饋食之適蓋四其實棗栗榛榛不用桃內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鄭注謂人君執會之庶羞非用於祭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魯哀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孔子對曰

禮四

五

黍祭先王為上盛果祗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尋入廟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饋食為祭之盛禮則其適不用桃明矣鄭注釋乾棣引桃諸梅諸今本佗桃乾棣乃後人以注語妄增之爾棗栗榛榛之外加桃則適實有又記何以言適豆偶如謂饋食之適有八於五者之中乾鮮並用則經亦當備記其物如下加適之實棗栗榛棣棣棣棣棣棣重不省也且古人飲酒之禮適如豆數士冠醢子士昏醢賓用脯醢皆一豆一適士冠再醢士虞獻祝特牲主婦致饗主人皆二豆二適少牢賓尸用四豆四適是



也而會禮有豆無籩公會大夫禮設正饌六豆無籩士  
昏禮饌房中設六豆無籩特牲饋食尸入九飯設四豆  
無籩少牢尸入十一飯亦設四豆無籩聘禮堂上八豆  
東肉十二豆無籩是也賈疏云特牲少牢士二籩大夫  
四籩諸侯六天子八此乃飲酒之籩如此不可說  
饋食天子朝事在饋食之先如生人飲禮故籩豆皆八  
饋食如生人會禮故籩不必如豆數饋食之豆惟八故  
既夕禮四豆脾析脾醢葵菹魚醢可直用其四饋食之  
籩惟四故既夕禮四籩止尋用棗棗二籩而又取加羞  
脯糗二籩以足其數如饋食果有八籩亦可直用其四

禮四

主

何必復用加羞之物賈疏謬矣

其飯不澤手

古禮會盛黍稷以簋盛稻粱以簠大夫士無簠簋盛之  
以敦其取飯於器中也皆以匕鄭注少牢云匕所以匕  
黍稷是也其匕而殽之也悉以手鄭注曲禮云飯以手  
是也其未會也先盥洗既會則挽其手具見公會大夫  
禮其將會也仰其手奉之既會則覆其手具見玉藻及  
弟子職曲禮其飯不澤手明宜用匕也張子橫渠謂必  
有物以取之不濡其手是也駁其說者引鄭注飯以手  
以為難申其說者又以為鄭注禮飯以手其會非禮飯

自用匕箸竊謂駁者固非申者亦未是也飯在器取之  
以匕既匕而飯之以手此古之通禮不澤手以匕時言  
不尋援匕後飯手以相難鄭注禮句飯以手句非以禮  
飯台讀亦不尋謂其飯非禮飯不用手弟子職云以齒  
相要坐必盡席此正其會禮也又云飯必奉舉羹不以  
手舉乃舉字之誤洪北說文舉手舉也揚雄云舉握也  
此正飯必以手奉握之禮而與取飯之用匕自異也鄭  
注於此兩節不分乃據弟子職此文以釋曲禮而一曰  
奉舉一曰不澤手義不相通因訓澤為接莎以圓其說  
實非記意至玉藻君未覆手不敢殽鄭注云覆手以循

禮四

主

叩此亦本弟子職為文然弟子職云循叩覆手亦宜分  
二事循叩者恐口旁有餘粒汚著之覆手者明再之飯  
必奉舉者乃仰其手也會時仰其手以握之既會則覆  
其手置餘粒汚敦蓋君未覆手者明君又將會也故曰  
不敢殽此皆鄭君誤解弟子職因以誤解記文者也莊  
孫瑛知鄭解覆手之失遂謂覆手即澤手澤手公手餘  
飯反覆以接莎之殊不思弟子職此言據其會為文既  
會覆手為其會之常禮如覆手猶澤手何以解曲禮其  
飯之不澤手耶學者索解禮文宜先明節次節次不明  
膠葛益滋治經猶治絲也不尋其緒愈理愈勞矣



其飯不澤手下

記曰飯黍毋以箸是當時有以箸取黍者矣曰其飯不澤手是當時有以手取飯者矣此皆周之末失也鄭意飯以手取飯亦尋以手但不可接莎飯以致汗手故云為汗手不絮也擇謂接莎讀者不尋鄭意或改注汗手為汚手見釋文或改為汗生見孔疏或改為汚生洪筠立說紛籍卒無一是案記少儀運笏澤劍首鄭彼注云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玩弄即接莎意既訓玩弄又釋以汗澤與此注以汗手接莎故釋正同蓋澤之本訓為汗澤而汗澤之生由於玩弄接莎故接莎之義

禮四

圭

為以手摩物之名如一切經音義十三引譬類摩抄捫摸也又十又引三蒼接手按也釋名釋容姿摩娑猶末殺也俗作抹殺手上下之言也此皆以一手摩物而言者說文接推也一曰兩手相切摩也此則據兩手而言亦謂以兩手切其物而摩之凡曰接莎曰摩抄曰摩娑皆有物在其中未有中無其物而兩手空自按摩之義也鄭注司尊彝云黃鬱和秬鬯以醴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語尤明顯劍首之汗澤以手玩弄之而澤生於金故曰澤劍首飯之汗澤以手接莎之而澤漬於手故曰澤手澤手者飯氣之蒸漬非手汗也故注云汗手不云手汗

孔疏以汗為手汗接莎為兩手自摩又謂摩手以生汗說皆穿鑿鄭注經已失經意孔疏鄭又失注意難矣

饗禮

禮經十七篇饗禮已亡合諸經攷之饗有朝踐有饋會會畢而酌各視其爵為獻數朝踐有豚解饋會有會飲禮節約與祭祀同而與飲宴禮自別也皇侃四饗之辨本不足據云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上公九獻其牲體薦體薦則房烝故王公立飲飲即饗其禮有飯會此說本之鄭仲師杜元凱又云一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朝王饗之禮亦有會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則

禮四

圭

折俎亦曰殺烝此說又本之韋宏嗣不思左傳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即國語所謂親戚宴饗有殺烝也折俎宴禮皇氏據以釋饗誤一體薦折俎皆為殺烝皇氏又分以當房烝誤二飲禮立成祇有裸酢二節皇氏又參以饗禮之九獻誤三竊謂飲禮立成無朝踐饋會諸節而古人亦通倂之為饗故有饗以示恭儉之說然飲之名實起於春秋詩常棣飲酒之飲為醴之俗訓宴私非立成立成之飲周官謂之王禮所謂上公王禮再裸而酢諸侯王禮壹裸而酢諸伯諸子王禮壹裸不酢是也周官賓客之禮禮裸饗獻餞分二事禮故中詳之禮即立成之



飫有裸酢不獻饗有獻獻有餼國語云王公立飫有房  
烝親戚宴饗有餼烝義與周官合於此可明飫饗之別  
左傳說餼烝之禮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義與國語合  
於此可明宴饗之別自杜注左傳不別飫饗遂以飫之  
半解其體曰房烝者釋體薦之饗大失當時辨別飫饗  
之意車注國語又不別饗宴遂以體解節折之折俎渾  
釋餼烝不知國語云體解節折而其飲食之於是乎有  
折俎加豆此專就宴士會事而言義不及饗車注宴饗  
餼烝宜兼饗禮釋之何尋專事宴禮立文如謂饗之體  
薦即體解則體解非宴禮而士會卿當宴定王何以謂

禮四

孟

之體解節折而其飲食之乎宴禮賓主人用體解眾賓  
用節折故兼言之曰共飲  
之先鄭注周官小子又用國語文以釋羊肆羊餼羊餼  
為餼烝是已因國語有戎翟體薦之語遂釋為全烝與  
左傳饗有體薦之義既連與國語饗有餼烝之文尤悖  
蓋戎翟之體薦為全牲之生者本非饗禮饗公之體薦  
必與委與之禮有異故後鄭易其語而以為豚解豚解  
七體為腥物禮運曰腥其俎爛豚解之體於湯而孰之  
為餼禮運曰孰其餼此薦之於朝踐時者至饋會又有  
體解之俎焉宴以饋會始無朝踐節故其牲無豚解祇  
有體解節折而已知乎此則飫饗宴三禮截然有分與

禮周官諸文亦彌合而無閑矣任翼聖所補饗禮不足  
據也而目會者豈其書可謂無識

餼烝

餼烝之餼古本化肴肴者牲解之後骨肉交錯者也从

肉爻爻亦聲

爻交也說  
文化又聲

鄭注曲禮云餼骨體也孔疏云

獸肉帶骨而鬻為餼是其義也古解牲有豚解體解二  
泔豚解合解左右胖為七體體解分其右胖為九體或  
十一體又合其左胖為十九體加兩髀為二十一體解  
牲之泔有大小而謂之餼者皆據其牲體之小者為文  
如小子職之羊肆羊餼禮運之腥其俎孰其餼肆即腥

禮四

孟

肆爛臠之肆腥肆皆牲之豚解而生者餼即用其豚解  
而爛之於湯此以生獸別其鮮明皆非全烝也國語禘  
郊之事有全烝王公立飫有房烝親戚宴饗有餼烝左  
傳論餼烝之禮曰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先鄭小子注  
以折俎之體解節折當羊餼因以體薦當羊肆而以為  
全烝說本國語而難通諸左傳左傳之體薦謂豚解也  
故後鄭易之曰肆讀為鬻羊鬻者所謂豚解是也左傳  
饗有體薦既為豚解則國語之宴饗有餼烝義該豚解  
體解而言矣蓋對全烝房烝言餼即豚解如饗之體薦  
是對豚解言餼為體解對體解言餼為折俎如燕之賓



主人用體解主人以下用折俎是對折俎言殺又為各體破折之餘骨如特牲禮尸主人牲用體解主人以下又節折而眾賓眾兄弟內賓宗婦及公有司私臣皆殺烝是殺烝之文義賅饗宴自國語論宴之殺烝有體解節折之語漢師遂以體解節折為殺之專名故小子禮運兩鄭皆訓為體解然小子之羊殺與肉豆固異禮運之軛其殺與合亨體牛羊亦別軛殺為爛祭在朝踐節合亨體牛羊為饋會節則軛殺為爛其豚解之腥非體解之謂矣鄭注拘守殺烝體解節折之文軛其殺為體解體其牛羊又節折之以為眾俎其意折俎節折國語

禮四

主

亦謂之體解說尚可通而國語之殺烝該豚解特牲禮之殺烝又在體解之外於義未合故作此說以廣之庖人四膏

周官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羶羽膳膏膻記內則篇文與此同行作宜謂五行王氣之所宜者也鄭眾云腍乾雉鱠乾魚許慎云腍乾魚尾腍脯也周禮有腍脯鄭康成云鮮生魚也羽鴈也此其說之同者也杜子春云臊犬膏腥豕膏羶羊脂鄭眾云香牛脂臊豕膏許慎云豕膏臭也善羊臭也或作羶臊犬膏臭也腥鮭魚也周禮

曰膳膏腥鮭魚臭也鄭康成云牛膏羶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其說互異案子春之說依據月令常會之文牲而言月令春會麥與羊夏會菽與雞中央會稷與牛秋會麻與犬冬會黍與彘四膏春用中央之牛曰膏羶夏用秋會之犬曰膏臊秋用冬會之彘曰膏腥冬用春會之羊曰膏羶於此既順四膏用牛犬豕羊不用雞雞無膏也去之亦宜羔豚腍臊犢麋羶羽入物皆乘四行王氣春夏陽盛用其所廢之物以節之秋冬陰盛用其所生之物以洩之於理亦足羶為牛膏諸家無異說臊為犬膏之本字腥為豕之俗字說文從杜注既正腥為豕

禮四

主

云豕膏臭則臊亦必從杜訓犬膏今本亦作豕膏字有誤也羶从羊為羊臭字本從犴於訓詁亦的確膏必用臭味之美者為之其惡者不可會內饗辨腥臊羶香之不可會者曰羊冷毛而羶羶犬赤股而臊臊豕盲眊而交睫腥牛板鳴則腐腐與香反羶腥臊為美惡之通名與香腐異則羶羊臊犬腥豕其名自無可易矣仲師說不可詳康成用伏生洪範五行傳乃易腥為雞膏其說曰羔豚腍臊犢麋羶羽入物皆四時肥美為其太盛煎休廢之物以節其氣但腥為雞膏別無見文五行性豕亦無義據五行傳春有雞禍夏有羊禍中央有牛禍秋



有犬禍冬有豕禍本非五行正氣月令春羊夏雞五行傳互易其物亦與禮家舊說不合未可從也說文又引異文臊化臊以為魚膏臭赫臊腥羶為中央之土物以調和四行之會此猶春會酸夏會苦秋會辛冬會鹹而調以土之滑甘也十二辰之禽具見說文及淮南子蔡氏月令章句其說本古丑牛未羊戌犬皆家畜也辰龍不可尋故以魚鱉易之如其法言之春丑寅卯用牛膏香夏辰巳午用魚膏鱉秋未申酉用羊膏腸冬戌亥子用犬膏羶五牲之腥氣羊最重故腥屬羊羊臭字本化羶羶後起字古文蓋借重字為之與香同例此又許說

之別一義也

禮四

五

春	夏	中央	秋	冬	四時
木	火	土	金	水	五行
羊	雞	牛	犬	豕	五畜
羶	焦	香	腥	朽	五臭
羔豚	豚鱸	犢麋	羶羽	羶	五宜
羶牛	臊犬	腥豕	羶羊	四膏	

朽亦通腐內養牛夜鳴則腐鄭司農云腐朽木臭也則內養辨腥臊羶香之不可會即月令又臭之惡者腐近朽臊之言燥其近焦與

月令又先

人之五行藏配五行古有二說尙書今文家言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與醫家說合古文家言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與月令文合鄭駁又經異義謂用醫家法治病有瘳若反其術不灰為劇則古文家言不及今文斷可識矣顧月令所說必有法故而儒者多不達其義白虎通義云春祀戶祭先脾者何春木王殷土故以所勝祭之也若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土佐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也水最卑不尊食其所勝此說之支離者也鄭康成云此以四時之佐及五行藏上

禮四

五

下次之冬佐在後而腎在下夏佐在右而肺在上春佐少辨故先脾秋佐少辨故先肝腎脾在兩下肺心肝在兩上此說之附會者也竊謂月令之五行先以配五行也又配配五行先者五行化氣所直之藏也五行化氣有正有錯顧術家所用甲與巳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為錯雜五行之化氣其法皆起于甲子術家所謂首甲定運是也亦皆數至辰佐以定其化氣之何屬術家所謂逢龍則化是也其說本醫家王本樂問天元紀大論云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



4

楊上善太系  
尚不載此諸

禮四

事

在旬首

己卽次酉數至辰均爲

祀門

先肝者又用又子之化

次丑

數至辰均爲甲肝甲木

者又

用六甲之化氣冬日壬

爲王

腎主水藏故祭先腎其

甲五

子數本塋池又子無先

取數

無以通甲子之變化也

必有

後顧後卽伏於先之中

注憑

空以說也孔疏云陰陽

術家化氣法

不其言終五終

古正五行化氣法

月 川 三 所

禮四

三王

央中

秋冬五時

土

金水  
五行

己戊

辛庚  
癸壬  
十日

脾

肺  
腎  
五藏

雷

門行  
又祀

戊

子 庚子 壬子 乙子 順序

甲

甲辰午  
甲辰寅包舊先  
六甲先後

戊丙

庚庚  
甲王  
後先  
六甲化氣

脾心

肝	腎	脾	肺
後	先	後	先
六甲直藏	六甲直藏	六甲直藏	六甲直藏

王朋

甲 丙 丑 子化氣



脾 肺 腎 肝 心 五子直藏

脾 同甲子肺子 心 化甲 肝子 腎 化甲 五祀祭先

肺 同腎 脾 化 肺 心 肝 五祀祭後

牖向

詩塞向墐戶毛傳云向北出牖也說文向字下用毛傳  
文云从口从囗<sup>音</sup>是北出牖為向之本義也據鄭禮注  
寢有南牖無北牖則向之字義將何施與攷牖與窗異  
向與牖亦有不同說文囗下云在牆曰牖在屋曰囗象  
形或作窗从宀牖下云穿壁以木為交窗也从片戶甫  
聲竊謂說文在牆曰牖在屋曰囗自是古義而以木為

禮四

圭

交窗乃囗字之義不可以施諸牖牖从片片判木也判  
其木以為扇令可啟可閉所謂在牆曰牖是也窗篆文  
作囗內从父象木交錯之形外从白象有物以域之也  
其物施於屋上月令孔疏所謂中室開牖象中雷之取  
明是其證或作窗从宀亦取窺穴之義也向字上从囗  
象交覆屋深之形下从口象四方周圍之形其物既不  
若囗之施交木又不若牖之設版扇形正方與牖同其  
大而庫人亦可以出入又如今無扇之門蓋東房之北  
謂之北堂堂北出無墉而有向焉毛傳謂之北出牖以  
形名也其不謂之門者門从兩戶以扇名向無扇不具

禮四

圭

謂之門也或以為北出牖在室之北墉於文無稽室之  
為用最大其名咸著於經無所謂北出牖者器大記寢  
東首亏北牖下牖為墉譌既夕禮有明證矣詩曰塞向  
墐戶塞如樹塞門之塞謂別以物揜之為向無扇故也  
東房之北有向囗房之北蓋亦有戶墐戶者亦墐其北  
戶也若南牖南戶雖值冬寒無墐塞禮舊說非也士虞  
記無尸之祭既饗祭亏且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祝闔  
牖戶降如會閑祝升啟戶主人入祝從啟牖鄉如初啟  
戶啟牖皆句絕鄉如初別為句戶牖皆有扇故曰闔曰  
啟向無扇義不尋言闔啟如初者如經有尸之饗也<sup>內篇</sup>  
如初皆指上有尸之饗於 有尸之饗戶牖向皆不揜閉  
此不尋有異舊說未是 祭畢乃闔戶牖無尸之饗戶牖條闔條啟與有尸之饗  
異或者嫌向亦同亏戶牖故特著其如初以明無異焉  
戶牖之啟為徹也時祝將 鄭注以鄉牖為一名固失其  
徹薦席亏房故又及向 義近儒又讀鄉為饗直忘饗祭亏豈在闔牖戶之特尤  
失之矣<sup>說詳所著禮</sup> 明堂位曰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  
鄉亦向之俗向謂之達者亦北出之義也但北出牖之  
向在東房北而天子廟飾之達向在太室之北天子諸  
侯廟制當如伏生大傳後有東房囗房北堂<sup>此北堂居</sup>  
各三筵<sup>伏傳作雉此據</sup> 凡廣九筵三分其廣以其二為



內是謂太室

鄭注誤說詳所  
著禮故宮室門

大夫以下寢室在北楹之

後其地小惟天子諸侯廟制室居中央可大為之書曰

王入太室裸春秋曰世室屋壞皆廟室之在中獨大者

太室亦有南牖南戶以通南堂其北又有達向以通北

堂此北堂即正寢之所謂室以其在太室後故又謂之

翼室書顧命延入翼室恤宅宗即此禮未敘孝子不

離尸側時成王之尸在太室恤宅於此者為太室北翼

室南有達向以通之如在左右也曩日他宮室通故攷

向未晰刻已成不及改爰著是篇

外內不其井

禮四

三

記言外內不其井說者以為汲水之處內外各掘一井

說殊迂曲或者以二甃雷之池當之雷下之池外內本不

相通何煩隄隔說亦無據案井乃井之譌體字讀為屏

屏廁也急就篇屏廁清濁注屏僻宴之名也宴亦廁名

字本化匱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匱屏匱即屏

廁也匱亦化匱莊子庚桑楚篇觀室者周於寢席又適

其偃焉司馬彪注偃屏廁也屏亦化屏廣雅云屏廁也

王氏疏證曰周禮宮人為其井匱井是井字之譌隸書

井或化井因譌而為井井匱即策之屏匱亦即莊子

注之屏廁王說是也周官宮人職掌井匱沐浴二事與

記言不其井逼浴正同先鄭注匱路廁則字化井匱義

取屏廁可知後鄭注化井匱與記文同誤士器記亏人

亦沐浴含襲節云隸人涅廁鄭注云涅塞也為人復往

褻之又以鬼神不用賈疏云若然古者非直不其逼浴

亦不其廁也豈其然與要之一人不必一廁而外內不

同廁有斷然者

禮四

受業梅鼎恩  
子家榮全校

三



禮說五

禮書之一

定海黃以周

昏禮迎俟

昏有迎禮有俟禮經曰壻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此迎禮也又曰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此俟禮也昏義亦迎禮俟禮分別言之詩文王之迎如韓侯之迎姑親迎之禮也鄭風之俟巷俟堂齊風之俟著俟庭皆俟禮也俟為親迎之末節而後世好簡略者往往不行親迎而以俟禮當之鄭風丰序以為男行而女不隨而化云男行是親迎也而詩中止及俟禮明宜速駕也俟巷俟堂

禮五

一

謂夫家之巷堂非指女家俟我乎巷與禮俟于門外文合俟我乎堂與齊詩之俟我于堂乎而文同堂字非誤女亦知其夫之俟我遲久故曰悔予不送不將以責父母家之送已不速又曰叔伯駕予與行以勸夫家之迎已者宜速歸詩人不直刺女子之不隨而歸其咎于從者之不速忠厚之意也箋云以毒之悔今則來迎己者從之易皆誤齊風著序以為刺不親迎曰俟我于著乎而怪始見也乎而怪詞曰充耳以縶乎而云云諷其充耳甚美宜不聞有親迎禮也著庭堂亦指夫家言至夫家著庭堂才見其人其不親迎也可知矣時親迎禮廢而俟禮猶存詩人詳

敘其俟禮而不親迎于言外見之風人之惜也自箋誤以諸言俟者為親迎于著詩之著庭堂為女家之地而云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詩序注語似箋非傳則詩曷不曰迎我而曰俟我乎于丰詩之俟巷俟堂亦指女家又并傳意而失之傳云巷門外據經壻先俟于門外為文也傳知此巷為夫家門外者以經文先巷後堂也如箋謂出門而待巷則俟堂當先于俟巷矣如以俟巷為初至初無所謂俟也壻未奠雁女無出理亦何悔予之不送乎或曰以詩之俟巷當禮經之俟門外是已然則俟著俟庭俟堂其何說與曰禮經所言士昏禮也卿大夫以上自有

禮五

二

不同士昏禮親迎往之女家諸侯娶王姬已不親之王國矣天子娶諸侯女其不親之俟國可知也說詳禮此書通故此親迎之有別也公羊傳何注引書傳曰夏后氏逆于庭般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此天子俟禮也齊風著篇傳箋以縶瓊華為士服青瓊瑩為卿大夫服黃瓊瑩為人君服則諸侯俟于堂卿大夫俟于庭士俟于著矣毛傳云門屏之間曰著著遠于庭近于巷此蓋命士之禮又不同于中下士也以詩義補禮經不猶療后倉等推士禮以致天子之說與昏禮壻揖婦不答



禮有拜揖無不相答答之者禮之也亦以受之也其有不敢當尊者又以不答為禮凡不答者於其拜揖之時必作還辟之容記曰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此通禮也昏禮夫婦初相見有揖無拜奠雁之再拜稽首拜主人非拜婦也時婦立於房中奠雁之拜在兩階上自說者誤以為婿拜其婦於是房外當稽拜房外當阿拜異說拂起亦知稽首之拜為拜之最重者說詳禮故而可施之於其婦乎至婦至婿揖入及復阿婿又揖入士昏禮言之詳矣而婦之答夫不見其文蓋不答也既不答矣宜有還辟之容故詩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毛傳云提

禮五

三

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此說可補於禮經婦初至就客位故士昏禮曰升自兩階凡上東階者先右足上兩階者先左足近於相鄉以示敬時夫鄉婦右還揖婦鄉夫左還辟先相鄉而後辟亦以示敬也若右辟於事捷於心褊矣褊非宛然詩以為刺一周還闕心術見焉故箋曰慎於威儀對席之揖坐亦可以昆禮推之

婦人歸甯

舊說女子之適人者不歸甯其兄弟故父母在則歸甯歿則否是說依據詩序以周竊疑其不近情嘗舉此以

問諸當世碩儒則曰記言女子子既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坐食是古人嚴男女之辨也劉君星若詩補義以周亦用不同坐食說謂女子子之歸甯不必與兄弟同坐食且歸甯於父母在時豈可同坐食於兄弟乎是不與兄弟同坐食初無分父母之在不在而父母物之不歸甯正不關於不同坐食之故矣因反復思之而尋一解焉為之說曰詩序三言歸甯不尋茲以嫁諸侯適異國為文此固舉諸侯言之耳諸侯娶于異國其往返之為途遠為時久為禮縣故父母物不歸甯也若大夫以下不外娶公羊則歸甯其兄弟者有之矣鄭箋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

禮五

四

甯沒則使大夫甯于兄弟鄭據國君夫人禮太說甚尋序意葛覃詩疏云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則歸甯也父母既沒則歸葬也鄭謂兄弟喪十三年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禮經喪服不杖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鄭注曰父雖卒猶自歸宗賈疏曰知義然者父母在嫁女歸甯父母何須歸宗子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明是據父母卒者又攷之喪服經傳通例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鄭注此云女子子適人者是據大夫以下言則大夫以下之妻雖父母歿而有歸甯者審矣特非國君夫人之



禮也鄭箋詩序言國君夫人於父母沒則使大夫甯于兄弟其注禮經又言父雖卒猶自歸宗合讀二文夙疑頓釋於以歎鄭注之明達為不可廢特人自不會通耳

孔子言女有父不取曰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娶父長子不取逆不順也亂不貞也逆與亂為大惡之家是以君子不取也刑人惡疾聞世或一出今乃世有之君子不取慮其氣類之傳染也四者之不取其理明其情達而娶父長子不取注家多謬為之說讀者疑焉今先辨眾說之非而後自申

禮五

五

其說一曰長子者女之長兄也父既娶雖有長兄亦不取此說之不可通也在易震兄嫁兌妹謂之歸妹揆之情理吾未見其不可也一曰長子者無兄之長女也娶父無兄女無受命故不取此亦說之不可通也人之取女論其家之正不正實其女之賢不賢而已矣無父無兄何暇計也必計及此而娶父無兄之女因無受命遂終身不許嫁人乎此不合乎情理者也一曰娶父本佗娶婦謂女之無母者也長季長也季長未嫁疑其幼失母訓婦德未備故不取此亦說之不可通也娶母之女克備婦德者世多有之今欲以一律抑之乎如其說娶

婦之家必將幼季擇配而後嫁之乎不然女季已長人咸棄絕之將老矣亏家矣夷攷古者女子許嫁必在季十五而後遲則二十許嫁六禮之行俱在暮季中非若後世髫齡擇配而待成人後嫁取之也此三說者於情理皆有所不通矣今為之說曰娶父也無也謂無父母家長之子也晉文公出亡在外大學載舅犯語傅之曰人亡也夫子曰娶父長子為其無所受命也謂斯女之嫁必至自獻其身無父長主其婚禮傳曰娶家亡人必去其禮其斯之謂與逆家之子不順亂家之子不貞

禮五

六

娶父長之子不順不貞而刑與惡疾或兼有之之三子者均屬不取其理明其情達讀者勿疑

娶服變除

娶服變除見禮經漢戴君準約禮文而為變除說鄭

君又為變除注見崔氏引今茲載佚時或見於正義通典中

崔靈恩又旁證之化變除論乖僻滋甚孔冲遠因刪其說錄諸正義仍多悖謬近江慎修禮書綱目娶服變除類綴述禮文失其倫理徐健庵讀禮通攷化變除表并論又多沿襲舊說未深覈也凡親始末將三季者衣冠并繼如故見周娶及鄭變除注飯含面南左袒扱諸面



之右實米唯盈面背也祖左以見士器禮既襲三

稱謂尸衣十五升白布淡衣扱上衽徒跣見曾子問問

器及鄭變除注據戴君說徒跣扱上衽在易淡衣非

也扱上衽謂扱淡衣之衽也見鄭既襲後有繫章甫冠

白麻繩屨亦非也自始歿至成服止無冠屨故叔孫武

叔於小斂後投冠子游譏之也其妻為夫妾為君太笄

而纁不徒跣不扱上衽餘同男子見鄭士器禮注及變

除注據戴君說始歿有笄纁既襲有繫總非也女子之

太笄總猶男子之太冠器服傳言箭笄布總在成服日

也曾子問縞總趨器奔器禮也崔氏說始歿婦人太纁

禮五

七

亦非也斬衰婦人之太纁在小斂日也見鄭齊衰期以

下女有骨笄男有綦冠皆吉屨無紉見鄭士器禮注其

服亦白布淡衣見鄭變除注歿之明日將小斂三季者

又太笄纁髻髮見鄭問器注大夫於是日襲而髻髮見

鄭變除注卒斂馮尸袒奉尸夷于堂拜賓即佐襲經弓

序東見士器禮要經縗服以象大帶又有絞帶以象革

帶見鄭器服注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髻髮時則著免

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髻髮時則以麻為髻將齊衰者

於男子免時則以布為髻其要經結本不縗服與男子

異見士器禮及鄭注崔氏謂始歿後小斂時大夫與士

皆加綦冠於笄纁之上至小斂投冠髻髮之後大夫加

綦弁士加綦委貌其上皆又加環經其說本諸戴君亦

非也自始歿至成服三日內創鉅痛淡有服者皆免髻

髮未有用冠弁者鄭注士器禮云大斂不言免髻髮

者小斂以來自若矣又注大記云斬衰髻髮齊衰免以

至成服而冠是也惟天子諸侯之大斂在三日成服後

始昇弁經爾且又服之經皆繆經惟弔服用環經兩制

迥然有別鄭注賈疏言之詳矣徐氏論衰於沿崔誤環

經首首經於書直似一首兼施兩經也又明日將大斂

主人及親者皆袒奉尸斂于棺乃塗卒塗復佐襲見士

禮五

八

器禮其記云既殯主人說髻而器大記則謂小斂說髻

崔氏說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歿者皆三日說髻同

也自始歿至此主人髻髮眾主人免常不改其冠母器

者於小斂一髻髮餘亦以免終焉見大記而衣皆白布

淡衣也見崔氏士二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皆於全三日

成服諸侯天子斂殯時有不同其成服亦一也斬衰裳

直經杖絞帶冠繩纁菅屨於是乎始倫記曰三日絞眾

謂小斂日要經大功以上縗帶眾於成服日絞之也婦

人無冠加箭笄布總亦成服焉崔氏說天子七日成服

諸侯五日成服非也士器禮三日成服杖此禮自天子



遂器大記君之器三日子夫人杖杖則成服可知禮云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可成服也檀弓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則子王后之必服可知禮云近臣君服斯服矣祝即近臣也自成服後筮宅卜日皆免經左擁之事畢即經爲敬神變也將啟主人免幘帶眾同小斂時爲見柩變也啟殯主人袒遷于祖正柩主人即伏襲將載主人袒卒束襲將祖主人袒商祝御柩乃祖踊襲公贈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入袒送于門外襲入復杖發引主人袒乃行出宮襲於見士器禮凡袒必免冠至尊不以袒故以免代之見問器於免經之免無

禮五

九

不經見問器及鄭注主人從柩免於塋也道路其葬之遠者皆冠至而后免見襪記小記至塋主人袒乃窆主人哭踊無算襲贈用制幣元纁贈卒主人又袒而拜賓拜已乃襲見士器禮主人反免於塋其葬之遠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於廟見襪記小記又鄭注檀弓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纁弁以葛爲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孔穎達云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不變服是也據崔氏說葬時大夫纁弁加環經士纁委貌加環經失之徐氏論喪既沿崔誤其云反哭皆冠與襪記非反哭不免塋之文尤悖反哭而虞有几筮主人及兄弟如葬

服丈夫免幘帶眾婦人髮沐浴不櫛見士虞禮及記虞杖不入於室見小記既葬而不報虞報音赴謂不疾虞也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亦見小記教繼公說葬虞之服主人髻髮此與及虞皆免之語悖鄭注小記云皆免自主人至總麻是也卒哭之服如虞雖總小功亦免見小記獻畢乃餞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當變麻受之以葛見士虞記及鄭注士三月卒哭大夫五月卒哭諸侯七月卒哭見襪記卒哭之時既不同故士卒哭受服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待卒哭既虞受服亦與士異見鄭器服注受服冠七升衰六升首經要帶以葛易之首經兩糾要

禮五

十

帶三重又以布帶易紵帶去菅屨受以齊衰之蒯蕭屨見問傳喪服經記及賈疏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經不易要帶士虞禮云婦人說首經不說帶鄭注云不說帶者齊斬婦人也小功大功者時亦不說至耐葛帶以卽仕是也周卒哭而耐卒哭有三月五月七月之別則耐亦有三月五月七月之分耐杖不升於堂見小記甚十三月而練筮日筮尸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太杖有司告事畢而又杖見小記以卒哭後七升之冠受其衰謂之功衰而練其冠并練其中衣黃裏練緣去其首經存葛要帶用大功之繩麻屨而無紵飾又橫長鹿裘之



衾而謁之見聞傳及檀弓又甚而大祥則衣經杖繩履功衰朝服而筮尸見小記夕期祥祭主人朝服縞冠見襪記及小記鄭注云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白履無絢縞冠縵紕見檀弓鄭注聞傳云大祥縵縞麻衣是時已除功衰麻衣者白布浹衣非功衰也故襪記麻衣布衾分別言之禫亦朝服戴君釋禫之禮云元冠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鄭注云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聞傳云禫而縵無所不佩戴君變除禮云黑經白緯曰縵禫以縵布為冠縵於祥冠之縞又有異於吉冠之元夏書曰平縵縞是其縵也鄭注引舊說云縵冠者采

禮五

士

纓也縵或作縵失其義矣凡祥禫之變服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敢以凶臨吉也既祭又易縵縞終月餘哀未忘也禫後吉祭元冠朝服既祭元端而冠適復其常

括髮免髻

括髮士器禮化髻髮髻括通用字謂束髮也古人加冠必先束髮或以錦束之或以組束之或以縵縞束之同謂之纒凡纒必并始器冠又二日去并纒於是麻束之使髮聚髻而不輒則謂之髻髮故士冠禮之纒與髻同事士器禮之髻與髻同文也髻從會髻從石髻古音同在微部說文

無鄭注云髻髮者去并纒而紒紒說文文化髻謂束髮為髻也曹憲注廣雅云鄭意去并纒而為髻謂之髻髮是紒即縵文髻字也免之制與髻髮異髻髮用麻免用布髻髮以麻束而為髻免又以布繞髻外也鄭注云免卻繞紒繞紒即繞髻也凡母器小斂一髻髮餘以免終事父器自小斂至成服常髻髮從柩反哭虞祭亦以免也髻之制有二一曰麻髻一曰布髻奔器云男子束括髮婦人束髻以髻對括髮言則髻髮用麻髻亦麻也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髻以髻對免言則免用布髻亦布也小記又云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髻明髻免之義祇以別男女則

禮五

士

髻髻髮亦為別男女之名無異義也婦人麻髻以當男子之髻髮婦人布髻以當男子之免故鄭注三禮或據髻髮以釋髻或據免以釋髻本兩通也自賈氏疏鄭謂器去并纒而紒紒上著髻髮髻與髻髮皆繞紒如著幘頭免制亦然但以布廣一寸為異如賈氏說髻髮免髻三物而一製何其不察經注之甚乎士器禮云卒斂主人髻髮袒主人免去房婦人髻去室鄭注云髻髮去并纒而紒免如今之著幘頭自項中而再交于額上卻繞紒也鄭釋髻髮為紒免為繞紒二制自別紒者髻髮為髻繞紒者於項中額上又繞麻布是繞髻外而露之



也故繞紒即露髻露髻即露髻無異義也賈氏謂髻髮有繞紒之布則直與免制混而鄭注髻髮紒免卻繞紒之文無以別矣鄭注又云髻亦太弁纓而紒此明髻與髻髮同也又云髻之異于髻髮者既太纓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象其用麻布亦如著幘頭然此明髻髮本無繞紒之布而髻之繞紒而露者又異髻髮而同免制也器服鄭注亦同此意疏誤云亦如著幘頭然承上文免如今之著幘頭言之也賈氏謂髻髮有繞紒之布則直與髻制同而鄭注髻髮異髻髮之文遂無以解矣或曰皇侃說麻髮以對髻髮布髮以對免又有露紒恆元之髮以對

禮五

圭

男子之器冠其說然與曰麻髮布髮皆露紒鄭注本明皇說非也凡冠與弁對器自小敝至殯髮皆太弁猶男子之不冠也至成服男子冠婦人亦加惡弁器服記曰惡弁有首以髮是也鄭注髮太弁纓而紒於器服記注則云言以髮則髮有著弁者明矣語似兩歧而義各有當賈疏囹囿亦失鄭意或曰髻髮與纓相似殆用麻布為之如舊說髻髮用麻繩又以麻繩為紒豈人首所能容乎曰小記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麻者未成布之名孔賈二疏是也特髻髮之麻以代纓總疏家未明言之耳麻髮以束髮麻紒以固冠用各有當何足難也

漢時幘頭繞紒露髻與今女子頭帶同信齋楊氏撮錄鄭注搭轂不可解用上萬氏說殊悖繆休甯戴氏說亦疏舛故詳辨之

棺椁抗木重數

荀子云天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白虎通義云天子棺椁九重公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莊子之文同荀子天子十重又化七重與諸文舛異鄭禮記注以禮器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為抗木數又據檀弓天子之棺四重墜之以為上公革棺不被三重諸侯無革棺再重大夫無棨一重士無屬不重鄭

禮五

圭

意天子棺四重抗五重合之為九重諸侯棺再重抗三重合之為五重大夫棺一重抗再重合之為三重與白虎通義合士棺不重抗一重與白虎通義又異攷棺之外祇有椁棺上下四旁皆周椁有四旁無上下抗木即加於椁上荀子莊子白虎通義並據棺椁太文義兼抗木所謂天子十重九重者指上下之數言之非其旁也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鄭注云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被革各厚三寸為一重竊謂兕牛兕水謂之水兕水兕革棺被之謂以兕革被棺外其厚共三寸是合兩重以為



一重也禮器明費多之禮曰天子五重八襲諸侯三重六襲大夫再重四襲襲藏棺之四周所謂重數自指棺言云天子五重者分水兕革棺為二重并柅棺一梓棺二而五也白虎通義據檀弓而言天子棺四重抗五重故曰天子九重荀子據禮器太文棺五重抗五重故曰天子十重莊子佗天子七重者係淺人所改欲以合降殺以兩之例不知古禮亦多以三五九為降殺者如罍服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耕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建都大三之一次五之一小九之一皆無七數是其例也公侯宜合為一等荀子莊子白虎通義諸文

禮五

主

可證鄭君以禮器諸侯三重為抗數若以天子四重塋之棺亦三重合之為六重與諸侯五重之文不合故分公侯二等以圓其說此則鄭之疏也諸侯以天子之棺數為其重數棺柅一梓二為三重抗二重合之為五重大夫以諸侯之棺數為其重數無梓有屬棺再重抗一重合之為三重士以大夫之棺數為其重數棺一重抗一重合之為再重以此相塋檀弓禮器以及周秦漢諸師說悉合且檀弓禮器之所謂重者合內外棺言之非別內棺而以外加為名也故經記言設席之塋曰五重曰三重曰再重再重之下即謂之單席周官掌次言張

帑之塋於王三重諸侯再重之下即云孤卿大夫不重不重謂之單則再重者二棺三重者三棺五重者五棺今之所謂一重者古謂之不重祇一棺也鄭謂大夫一重士不重以一重為有兩棺則檀弓天子棺四重而有五棺豈禮器天子五重亦可謂之有六抗乎此尤鄭之失也皇侃說布席三重有禮書通故從鄭注重恩之有未安故復佗此以正之

天子棺梓之閒以端長六尺為準

檀弓又云柏梓以端長六尺文承上天子之棺四重言之謂棺梓之閒相去以其端六尺為準也鄭注以端題

禮五

主

湊也其方蓋一尺案罍大記君殯橫至於上畢塗屋鄭注橫猶敬也橫木題湊象梓上四注如屋四注者四阿之下注也天子梓有四阿文見左傳此題湊之說也罍大記君松梓鄭注引天子柏梓以端長六尺及夫子制中都使庶人之梓五寸云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梓長自六尺以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此方蓋一尺之說也但玩以端二字是梓之長六尺以梓端計非全梓之數鄭注以題湊之空處言是也罍大記棺梓之閒君容祝郭注釋樂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此諸侯梓端之長數也司几筵柏席用菴鄭注讀柏為梓謂梓



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攷席廣三尺三寸餘椁內容神席坐席必有餘地此天子椁端之長六尺之義證也

器拜

周禮大祝辨九拜又曰吉拜六曰凶拜說者謂吉凶二拜皆器拜器亦有吉凶此說非也器屬凶禮吉器云乎哉器既無吉吉拜云乎哉夫經有所謂吉器者為遠方之人既除器而後聞器者言惟其既除器故謂之吉器惟曰吉器故可純用吉拜不然器期未除即器者季隤期頤器之者服如總麻不舁倂吉器用吉拜也古者吉拜尙左手或先拜手而后稽首或先拜手而后頓首凶

禮五

七

拜反是故曰稽顙而后拜凡曰稽顙皆凶拜也凡曰凶拜皆尙右手也雖然器拜之分亦有四有稽顙而后拜者有拜而后稽顙者有稽顙而不拜者有拜而不稽顙者稽顙而后拜為周人凶拜之正三季之器拜也拜而后稽顙為般人之凶拜而與周人吉拜相近齊衰不杖期以下之器拜也此依鄭注稽顙而不拜為凶拜之變是有三季之器而嫌為後者之拜也楊氏拜而不稽顙為凶拜之輕是身有期器而壓禮尊者之拜或功總服輕之拜也記小器拜之器等有四而拜尙右手則一知其然檀弓言孔子有姊之器拱尙右手則大功以上之器可

知也舛器言遠兄弟之器既除器而後聞器拜尙左手則小功當服未除亦尙右手可知也古人吉凶二拜有以拜手之先後分者有以拱手之左右分者二禮較然不相混自禮記有非三季器以吉拜之文說者引般禮拜而后稽顙以釋之明此為般人之凶拜與周人吉拜相近而拱手尙右固迥然有別也至今吉凶二拜全無區別惟於書帖分吉拜頓首凶拜稽顙此特異其名目耳習俗不察又有期服孫倂稽首以別稽顙者攷之古稽首吉禮為臣拜君之拜豈可用之凶人乎是并其名目而混之矣如曰同倂稽顙似無輕重之鑒則如晉文

禮五

六

公之亢器再拜秦使晉語倂曰再拜可也如魯昭公之器國再拜顙公羊傳倂曰拜顙可也先儒謂稽首重於頓首則稽顙亦重於頓顙與如諸稽郢之行成頓顙乞哀吳語倂頓顙以別稽顙亦可也是何取乎稽首之倂而用吉禮哉蓋吉器吉拜之說誤之也

哀子

禮記禮記云祭倂孝子孝孫器倂哀子哀孫祝倂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祭吉祭也器凶真也祭以追養故曰孝器以悲死故曰哀各有其義也孝子孝孫哀子哀孫皆為祝辭之倂故云祝倂卜葬虞子孫曰



哀後世以為訃狀自稱之辭非也如訃狀對人時可自稱哀子哀孫則當附後吉祭亦可對人稱孝子孝孫乎古者自始歿至葬有奠而無祭葬之日日中而虞則以虞易奠而祝辭又稱哀子哀孫士虞禮三虞卒哭祝皆稱哀子某是也自祔用吉祭祝辭乃稱孝子孝孫士虞禮祔祭祝稱孝子某特性少牢饋食亦稱孝孫某是也孔疏謂卒哭稱孝子有誤其以孝子哀子為祝辭尚未誤也曾子問曰宗子歿稱名不稱孝鄭注曰孝宗子之稱則哀亦宗子稱也古之主祭者皆宗子支子不祭今支子稱哀誤也與人言自稱哀更誤也然則器中與人

禮五

九

言何稱謂乎曰古者訃告之禮用父兄之命檀弓云父兄命訃者是也其訃于君則主人自命拜送士器禮云乃赴于君主人鹵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記云赴曰君之臣某死是也舊說大夫以上用父兄命士則孝子自命蓋誤其受人弔賻相者稱之曰孤禭記云相者曰孤某須矣又曰孤敢辭吾子之辱是也至魏晉朝主人自稱曰孤於是有孤子孤孫之稱孤孫不見於經蓋由祝辭稱哀子哀孫因推孤子之稱而稱孤孫晉范宣云禮無書疏稱孤子孤孫之文今世行之此禮之一變也然是時孤子孤孫初不專稱於父與祖父之器而母器祖母器亦稱孤子孤孫晉

雷孝清問云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言稱孤孫或稱孤子范宣荅之云稱孤孫以存傳重之目宜至祖母服訖然後稱孤子是可證也至文朝時好佞聰明亂舊章始有父孤母哀之分稱唐高宗時韓王元嘉之子訓等薦祀其妣妃房氏造碧落天尊像其碑文有哀子李訓誼誤謹銜恤在疚云云不足為訓開元禮三虞卒哭練祥祝文云哀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對考不稱孤子與禮經合其卜宅兆命曰孤子某為父某官封某甫卜葬日命曰孤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官封某甫注云四品以下父祖稱孤子孤孫母及祖母稱哀子哀孫

禮五

三

此以父孤母哀之分稱習俗相沿已久四品以下祇尋循之不能一依禮經此禮之又一變也然是時孤子孤孫哀子哀孫尚屬祝辭之稱其與人通刺要不分父器母器而皆稱孤子未見以哀自稱陳子昂作父某誌自稱孤子李萼祭蕭穎士文亦自稱孤子嗣後有以祝辭之稱通用於刺中司馬氏作書儀父母亡荅人狀父亡稱孤子父在母亡稱哀子父先亡母與父同是父孤母哀之稱通用荅狀司馬氏乃著之以為典此禮之又一變也然是時泥孟子無父曰孤之文其稱哀子以別母為父在故而其父先亡父母器仍稱孤子與父器同為漢以來祇有孤子之稱父歿



無嫌可以從古也故事儀云父先亡母喪與父同欲見父在稱哀子不尊已以別之也後人不察以為先王制禮父喪稱孤母喪稱哀并後相承古今不改吾郡萬氏知禮而亦作此等語於是父孤母哀肅然分別遂有父母俱喪即稱孤哀之說朱子作家禮又援之以為例人有問朱子孤哀之稱朱子荅之云溫公因今俗以別父母從之亦無害夫溫公誠因俗以為別而未嘗為肅然一定之名也其後以為一定之名矣朱子又因俗而從之此禮之又一變也然是時凡父喪者如母喪已除尚不兼稱哀也家禮云父母俱亡即稱孤哀子云俱亡云

禮五

主

即稱謂一時有兩喪也非謂并喪已除凡後喪又兼并喪之稱也今也凡父喪必兼已除母喪之稱凡母喪亦兼已除父喪之稱其或喪父有繼母并子欲兼稱孤哀後子欲單稱孤紛紛異說何無稽之甚也

出母服

或曰孔氏有喪出母不喪出母之異其故何與曰出母之事不一轍服亦不一例儒者執一說以相幪往往齟齬不可通古者婦人有七出例出之者非終絕之也出而有反者矣夫出妻未必絕妻妻自不可以絕夫子尤不可以絕母故夫出其妻妻待反亏母家子尤日夕冀

其反其夫或感妻之悔過子之恩親卒反之如故妻雖曰出與未出同其卒也子以正服服其母其或夫不即反而妻遽卒於母家夫逆其器而歸為之殯廟耐姑則有若杞桓公之於叔姬者其子即為父後亦當服以杖期與正服同其或夫亡終不反而妻猶守節母家不終嫁他人則有若宋襄公之母者是謂出妻出妻之子為其母杖期而為父後者則不敢服出母以廢宗廟之祭其又有夫出其妻而未絕妻即改嫁則夫妻之道滅即母子之情亦薄則有若齊桓公之蔡姬者齊桓公歸蔡姬傳曰未絕之也蔡姬嫁先出而又嫁義同嫁母嫁母無服子恩言自絕于桓公

禮五

主

先君子喪出母其出而即反者與其出而効於母家逆器而歸者與抑亦待反母家而不終反者與是未可知也要之為出母之不失節者當為之服故曰無所失道而禮宜從隆子恩之妻自謂道污其出而改嫁與即不然亦必見絕于子恩者杖期章曰出妻之子為母出而猶稱曰妻兩未絕也故其効也尋與父在為母同服絕則亏夫無妻名亏子即無母服故子恩曰為伋妻者為白母不為伋妻者不為白母此欲以絕不絕定服不服出而未絕妻之名猶存其子自有母服其剖析出妻之子為母細入豪芒與解臂色為未無臂臭為至同一精



闢而當時行出母服者概以杖期至子恩為之一變故  
記曰自子恩始也凡曰自△△始者皆記禮自此變其  
或變而失或變而尋隨文見義初不一科必謂自子恩  
始為子恩之失直一孔之見也記言自魯昭公始自齊  
桓公始自趙文子始自  
季康子始皆譏辭自史佚始自子恩始  
皆非議史佚以義起子恩以義斷者也或曰出妻其可  
以卒反乎出妻効夫逆器歸豈即廟祔乎曰小記有云  
女子未練而出未練而反既練而出既練而反此出妻  
復反之說也古者臣之出疆女之出適人妻之出歸于  
母家皆有待反之義臣之出也收田于三季女之出也  
反馬于三月妻之出也亦必有季但未聞耳知出妻有

禮五

重

待反之季可無疑于古人出妻之多矣出妻之反不反  
權主於夫夫不反則與廟絕如鄭伯姬之絕於鄭不書  
逆器是也杞桓公逆叔姬之器以歸將以廟祔之也古  
者婦人不廟祔則反其器于母家未有逆其器而不廟  
祔者矣或曰舊說嫁母杖期與出母同今言出母而嫁  
與嫁母同無服何與曰經本無嫁母杖期之文杖期章  
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此為從嫁母而寄育者言之  
耳其不從固不服也鄭君此注不及王肅為明漢石渠  
議蕭太傅云父卒母嫁當服期章元成以為父沒則母  
無出義王者不為無義制禮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

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為制服元成  
議是茲其徵矣或曰舊說孔氏三世出妻其說然與曰  
孔子未嘗出妻伯魚未嘗器出母檀弓言伯魚期哭之  
甚欲正以父枉為其母期之常制爾孔穎達誤以此為  
出母服污穢至聖本不足信子恩言先君子器出母謂  
孔氏先世之有賢德者原非指斥孔聖其後世拘執子  
恩之說亦以所謂器出母之先君子其德本次於子恩  
故牽子恩之言以為定如孔聖曾器出母後世斷斷從  
孔聖不從子恩矣若夫伯魚季又十卒其妻斷無嫁人  
之事豈孔聖之德不足以慰厥老之婦而子恩之賢不

禮五

重

能安母之室視凱風七子不若乎檀弓言子恩之母  
于衛自傷無時此當在喪伏冗衛之日耳又言子恩之  
從母于于衛衛有庶氏其從母嫁庶氏故曰庶氏之母  
從母小功服故赴于子恩其服同于外祖父母故一時  
恩促有哭廟之誤自今本脫從字解者遂謂子恩之母  
嫁衛庶氏豈其然與要之孔子伯魚皆未出妻所謂先  
君子者別有所指未可質言為孔子為伯魚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服  
器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妾不  
體君身為其父母遂也鄭注云然則女君亦有以尊降



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程易疇申傳駁注謂妾不尊體君兩條當以妾子比例不尊以女君比例妾子有體尊而為其母及外祖父母不尊遂之時其不體尊者尋遂今妾不體君亦為其子及為其父母尋遂也竊謂經傳之義本直截無待比例而明上文為眾子義兼妾子鄭注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義亦通妾經又恐人疑妾不尊體君有尊厭之嫌故特發此二條以曉人傳即承經之意曰妾不尊體君於其父母及其子自尋遂以明妾於其親親有不服也鄭注誤會經意因而駁傳

禮五

五

且謂經嫌妾服女君之黨不自服其父母將何以解為子之義乎如程說妾子有體尊之事豈妾亦有體君之事乎妾子有體尊不尊遂其母及外祖父母之時豈妾亦有體君不尊遂其父母及子之時乎鄭以女君為比例於義室程以妾子為比例於義亦連

內宗外宗為君夫人服

禮言內宗外宗說者昧昧攷之周禮序官曰內宗凡內女之有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敵者內女為王同姓之女外女為王外親之女有敵其嫁于卿大夫及士者曰內女曰外女則內外婦不與焉曰有敵則嫁于庶人者

不與焉內宗外宗必人君親屬女之有敵者而於其君之器則又分有私服無私服之異內宗之有私服者鄭禮記注所謂又屬之女是也又屬外則無服焉外宗之有私服者鄭禮記注所謂姑姊妹之子舅之子及從母之子是也從母即姨母之子二女之子亦有服此外無服焉若夫同姓婦外親婦之有敵者則謂之內命婦外命婦而鄭注亦統謂之內宗外宗故服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據周禮序官內外宗女實不兼婦也禮記曰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謂外宗之女有私服者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私服服至尊其無服而嫁于諸臣

禮五

五

者從為夫之君與內宗之服君夫人同服問曰君為天子三季夫人如外宗之為君謂夫人與天子有私服者三季不敢以私服服至尊其無服者則從為夫之君期與外宗之服君同鄭注禮記言內外宗服君夫人之法纂備其注服問則專以外親婦之無服者言之以明諸侯之夫人為天子之通制竊玩服問本文不徑言夫人為天子期而必曲言之曰如外宗之為君正兼有私服無私服統言之故鄭君此注未免一偏必以禮記注補言之其義乃賅至於周禮言官制鄭注據有敵言禮記言器服鄭注據服不服言各舉所重以明義注例定然



初非謂有三外宗二內宗之異也王肅知鄭義之相通而用周禮注以注服問云外宗外女之嫁于卿大夫者尋其義矣然不論外宗之有私服無私服而概曰外宗為君服期豈有服之內外宗而一從為夫之君乎混而合之於禮又謬矣王注見通典熊安生孔穎達等知鄭注服不服之有別遂於外宗分服斬服齊及有祫為三內宗分有祫及又屬女為二隨文去解各為區別豈服問之外宗服齊禘記之內外宗服斬本不可通乎豈此記之內外宗皆無祫與周禮不可合乎王氏合所不宜合熊孔二氏又分所不必分皆非善讀鄭注者也黃勉齋續

禮五

五

通解采鄭注以補禮經之闕殊為有功古今而於齊衰三月類增內宗又屬之女嫁於庶人從為國君一條誤讀鄭注江慎修禮書綱目徐健庵讀禮通攷據而沿之於未浹審夫經曰內外宗猶曰內外命婦據有祫言周禮可證婦人以夫為祫嫁于庶人則無祫矣而猶謂之內宗乎鄭注禘記言內宗又屬之女與外宗姑姊妹之子舅之子皆與君有私服服斬又言其無服而嫁于庶人從為國君說本分明通典引庾蔚之說又屬以有親服之故成以君臣之服孔疏引熊安生說與諸侯有又屬之親者皆斬是也豈有以嫁于庶人遂不服斬衰三

率而服齊衰三月乎為易之曰王同姓女之無服者嫁于庶人從為國君斯為當矣之數人者雅號古今知禮之士其說內外宗紕繆纏綿如此於此見讀禮之難亦見讀鄭注之不易

二名不偏諱

經傳偏偏二字多互誤易傳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偏當依古本作徧經文或擊之或為別辭則上句莫益為徧辭此聖傳對經大義之至精至密者也記二名不偏諱徧諱對二名太文徧者二之一也一本作徧徧即二矣非也二為兼辭徧為別辭鄭注二名不一

禮五

五

一諱之以一一諱二名之徧非以一一諱徧也禮經授賓祭有辯以授一以授之分辯即徧也一謂一一偏舉之公會禮于正饌之黍稷曰辯以授賓賓祭之謂徧取黍稷總以授賓也故曰辯于三牲之肺曰辯取之一以授賓謂徧取三牲之一一授賓故復別辯言一于加饌庶羞之大則曰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鄭注云賓一一受之而兼壹祭之此又別兼言一辯與兼皆通辭一為別辭鄭注訓一以授為一一授與此不偏諱訓不一一諱正同知一一授非辯授則不一一諱非釋不徧諱明矣凡二名並舉謂之徧徧宜諱二名徧舉其一謂



之偏偏可不諱夫子言在不偁微言微不偁在未嘗姑舉二名正所謂徧諱徧不諱也或他二名不徧諱文害于義初在詁經精舍以鄭注不一一諱為釋徧字非定論也近人有從予之初說者故復重訂之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父之衢

檀弓此章千古疑案孔子少孤不知父墓豈有顏母亦不知之理司馬遷求其說而不尋遂謂顏母諱野合而不告固屬汚聖鄭注從史記并謂顏母於父之衢令人怪已發問端事近巧詭亦未合聖人作為博物志引王肅說直謂孔子無此事記者謬申其說者據偽孔叢

禮五

无

子陳士義篇以為李由之誣近人不信王肅偽作之書又無以解檀弓惟江慎修引孫遷人說以不知其墓殯於父之衢十字當連讀蓋殯也問於鄭曼父之母為倒句較為近正然如孫氏之解其慎也二句殊覺可公而殯葬大事顏母斷無不知知之而不告其疑終無以釋且古之所謂合葬者以後器從先葬未聞以先器從後歿者也顏母之卒據歷聘紀季孔子已二十四歲其父之殯直至葬母乃問人而知之而葬此有二十季之久何辨之不早辨耶亦未見孫說之果是矣攷鄭大夫叔梁先娶魯之施氏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病

後求婚於顏氏生孔子鄭大夫之娶顏氏也疏引家語云季餘七十無妻則施母已早卒矣鄭大夫必先營其墓地而葬之亦可知也顏母之嫁孔氏季甚輕於顏父事而孔子又幼宜其不知再妻墓地不知其墓殯於父之衢皆蒙少孤太文不知其墓句其墓謂鄭大夫所營施母之墓也殯於父之衢句殯謂殯鄭大夫也殯葬之禮有淺深之別有厚薄之分鄭大夫卒孔子季方三歲不知再母之墓所在無由合葬其父故殯於父之衢又以合葬無期因淡殯之如浮葬然云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極狀孔子慎重其事蓋淡殯之意在求

禮五

季

其墓而合葬非安於不知而苟焉者此記孔子少孤之志有不同於凡人也少長問於鄭曼父之母知鄭大夫所營塋地在防然後合葬於施母之墓焉記意如此本無可疑解者不尋其說而妄為之辭於以疑記駁記偽孔叢子之說起矣施母非出參見出母服篇

諸公

諸公者官名也攷之禮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次國上卿三命大國上卿容有四命典命職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祗小國之君鄭司農注上公尊置孤一人孤卿四命其禮尊祗子男例可偁公然直偁之為公又嫌



與國君無別故大射燕禮僭國君曰公其孤卿曰諸公  
諸非眾詞也夏官有諸子職亦以諸名官鄭注諸子或  
曰庶子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其文與諸子  
職同則諸之言庶也庶子者別其適之名也諸子者掌  
其倅之名也公卿大夫之適子入於成均謂之國子諸  
子掌國子之倅鄭司農云倅讀如物有副倅之倅諸子  
所以副貳國子也儀禮諸公與周禮諸子同為官名為  
其副貳國子曰諸子為其副貳上公曰諸公其義一也  
自鄭注以公為官名諸為眾詞異說由是沸起鄭注鄉  
飲云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注燕禮云孤一人言諸者

禮五

圭

容牧有三監攷王制言三監本非周制不尋援以為證  
且儀禮之例凡眾詞皆僭眾如眾賓眾主人眾耦眾射  
者眾工眾笙之類皆不僭諸則諸公僭諸非眾詞明矣  
鄉飲鄉射大射皆僭諸公大夫大夫非一人不僭諸大  
夫何獨於孤卿一人偏僭諸公則諸公為官名非眾詞  
夏明矣吳氏廷華謂天子有三公侯國則有孤卿一人  
僭公又有致仕者胡氏釋官駁之曰致仕之說在鄉飲  
可通但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皆就任仕言之不尋有  
致仕者竊謂吳氏之說於大射固不合即鄉飲亦不可  
通鄉飲禮鄉大夫為主人其孤卿大夫之致仕者曰鄉

先生鄭注冠禮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  
注冠義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鄉老曰公致仕則  
曰鄉先生則諸公中無致仕之孤明矣或謂諸公統公  
卿大夫言或謂諸公兼寄公言或謂諸公以附庸言或  
引左傳吾公在壑谷為臣尊其君之僭攷鄉飲云有諸  
公則解加席無諸公則大夫解加席燕禮大射皆云若  
有諸公先卿獻之則諸自專屬公不兼卿大夫禮諸侯  
不臣寓公附庸之君諸侯亦不純臣大射禮公命徹簾  
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拜言降拜則亦在臣列非有寄  
公及附庸之君且鄉飲為鄉大夫禮鄉射為州長禮寄

禮五

圭

公附庸君詎容來與大夫僭公末世僭禮更不足為訓  
盛氏世佐曰孤一人而僭諸公以別其君之僭公也諸  
眾也若曰猶是眾臣云爾亦有僭公而不加諸者鄉飲  
禮公三重是也以其在鄉里言之也天子之上公亦有  
僭諸公者曲禮曰諸公東面是也以其在王朝言之也  
竊謂鄉飲僭公而不加諸與冢宰僭宰大保僭保同在  
鄉無嫌孤卿例尋僭公盛氏之說是矣但訓諸為眾以  
例眾臣義甚迂曲且侯國諸公為官名天子諸公屬眾  
詞牽合為一仍沿舊譌

先生夫子



先生夫子之僂隨時變易初無定名禮經之先生鄭注以爲卿大夫致仕者僂最尊後又通爲長老之僂而曲禮一篇先生與長者猶分別言之鄭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明其與不教學之長者固有異也說者謂老人教學通僂先生不必爲我師之僂然侍坐於先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庸謂之非我師乎哉然則孔門弟子不僂先生僂夫子何也曰時先生輕不敢也易師卦以長子對弟子弟次也弟子者次子也論語以弟子對先生謂先弟子而生先生者兄長也自孔子設教洙泗開師之大教也嚴師之爲道也亦尊師視其徒猶子徒視

禮五

聖

其師猶父故不敢先生之相與夫子之夫者帥人以義而又崇而長之曰子其僂防諸周初亦卿大夫之尊僂也公羊傳曰字不若子何注以子爲竊之最尊者當時以僂小國之君書牧誓曰勛哉夫子夫子勛哉指篇首司徒司馬司空三亞旅師氏大而言卿大夫出將軍吏主敎夫卒坐化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大司馬文故責之以步伐止齋號之曰夫子夫卽干夫長百夫長之夫子嗣後相沿以爲卿大夫之僂春秋左氏傳僂廿三季夫子必反其國以僂晉重耳文十五季傳夫子以愛我聞以僂孟獻子襄廿六季夫子爲王子圍以僂楚令尹廿七

季夫子之家事治以僂范武子三十季夫子禮於生者昭十季夫子知度與禮矣十三季唯夫子知我二十季吾早從夫子以僂鄭子皮子產廿五季今夫子卑其大夫以僂宋桐門右師定五季夫子語我九言以僂鄭子太叔皆當世之爲卿大夫者孟明陽處父趙宣子苦成叔樂鍼祁奚申叔豫魯三鄭之稱夫子同例惟昭七季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時孔子未爲大夫蓋由後追僂之也當時孔門諸弟子尊其師通僂於其君於他邦用字不若子之例而謂之孔子其面與師言用卿大夫之例而謂之夫子此周人貴賢之義也然貴賢之義似非施於父子而人子於其父亦有僂

禮五

聖

夫子襄廿七身爲大夫親疏皆得子之也記曾元僂其父爲夫子有爲言之故鄭特爲之注曰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會子此事見韓詩外傳鄭引此以證夫子之僂其義取諸卿不取師所以明曾元之意蓋曰以夫子寢卿簪本不違禮病革而變易之不可而曾子終不爲卿故以易簪爲尋正夫子之義明而通節脈絡自貫卽弟子之僂其師爲夫子之義亦見鄭注甚精密讀者習聞師僂夫子之說而不加察反議鄭注之迂曲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韓詩外傳曰曾子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



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孔疏引此申之曰言輕其祿是未爲大夫故他人名已尋呼爲大夫而言夫子若已須依禮不廢大夫之簀說甚明了朱子乃謂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但一聞人言而必舉扶而易之則非大賢不能如朱子語設時無童子言而曾子將終繫於不義乎是不若鄭注之允當矣海人咸謂鄭注經詳訓詁略理義予謂鄭之理義多函於訓詁中引而不發躍如也能者從之其鄭注之謂乎

處士尸士

禮五

蓋

處士尸士職文通用對文迴別處士者未與賓興之士猶處女之未許嫁者也尸士者與賓興而未仕之士猶處女已許嫁而尸在母家者也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注曰賓介處士也時猶未與賓興也鄉大夫三季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則謂之尸士記玉藻曰尸士錦帶鄭注曰尸士道藝處士也謂已賓興而未仕者也鄉大夫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已仕者也其賓興而未仕者猶之民也故亦謂之命民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恤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

然後尋乘飾車駢馬衣文錦鄭注云尸士錦帶則尸士者命民也然古者命民之分有三等德一科行一科道藝又一科鄉大夫曰以鄉三物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六德之士不能數數見帝王懸設是科所以待天民也其次則舉六行之士以命之尚書大傳所言是也敬長孝友也恤孤恤也取舍好讓睦婣也舉事力任也又其次者則舉六藝之士以命之鄭注玉藻所言是也禮樂射御書數謂之藝知其義而敬守之謂之道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分之有優劣而先王設科不分道藝所以望士者亦淡且厚也然則處士者以鄉三物自勵者也尸士者六德六行六藝必有專長可見者也荀子曰古之處士德盛者也知命者也今之處士無能而云能者也離蹤而跂者者也無能謂無六藝離蹤而跂者謂無德行

禮五

蓋



禮說六

禮箸之一

定海黃以周

周禮儀禮非古名

周禮儀禮之名昉自何世乎曰六篇之禮古名周官自  
鹵漢之末周官別為經而屬之於禮於是周禮之名  
十七篇之禮古祇稱禮對記言曰禮經合記言曰禮記  
自鹵晉之初禮記之名為小戴四十九篇所奪於是  
有儀禮之名何以言之荀悅漢紀曰劉歆奏請周官六  
篇別之於經為周禮陸德明敘錄曰劉歆始建太周官  
經以為周禮或者以為後漢書言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

禮六

一

佗周官傳鄭康成佗周官注是時未有周禮之名此語  
未之浚攷鄭君周官序禮經戴記注言周禮甚多後漢  
盧植傳亦述言之武虛谷曰班氏於王莽一傳之中凡  
莽及臣下施於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  
為史文迺更端見例復仍其本名曰周官倉貨志莽迺  
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貨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  
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未有著明於此也郊祀志莽  
改南北郊祭祀猶稱周官時未屍攝不敢紊易莽傳徵  
天下通藝及張純等奏之稱周官亦皆在未屍攝之時  
是則周官之易名周禮其在屍攝之後可知矣荀悅之

禮六

二

言洵不誣也張忠甫儀禮識誤曰古未有儀禮之名後  
漢學者見書中有儀有禮遂合併之為儀禮或者以為  
後漢鄭康成傳言所箸書有儀禮十七篇標題亦曰儀  
禮鄭氏注是儀禮之名實起於康成此語亦未之浚攷  
十七篇之標題漢無儀字鄭君本傳曰鄭所注周易尚  
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段懋堂以為此不應遺周  
官疑儀禮禮記四字迺周官禮禮記二字轉寫之誤竊  
謂本傳李注云謝承書載元所注與此略同不言注孝  
經惟此書獨有李注惟言注孝經有異不言謝書有周  
官是李注漢書時尙佗周官禮不誤也尋鄭注經之例  
凡引十七篇文皆直舉篇名不云儀禮其不舉篇名者  
則曰禮記如召南詩箋引少牢禮文云禮記主婦髮鬢  
是也其渾括十七篇則曰今禮如禮器注以曲禮三千  
為今禮是也今禮即禮記禮記者今文家之名也古文  
禮文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各自為書不合高堂生所  
傳十七篇附記於禮當時有禮記之名故鄭箋詩用其  
名注戴記又謂之今禮謂今文家所傳十七篇之禮記  
也然段氏又謂郭注爾雅引十七篇文皆系之禮記是  
東晉尙不云儀禮此說亦未之浚攷儀禮之名當起於  
鹵晉鹵晉以非祇謂之禮記不獨鄭箋為然李巡孫炎



注爾雅亦當如是郭注引十七篇之文禮記儀禮名多  
鎔出如釋草一篇鎔竹下引儀禮廣泉實下其曰禮記  
者即襲孫李舊注而未改者也其曰儀禮者郭璞自注  
從時所傳也是時小戴四十九篇之記盛行以禮為三  
禮之總名十七篇禮記之名又為四十九篇所奪迺別  
號之為儀禮其所以號為儀禮者以鄭君釋威儀三千  
曲禮三千為即十七篇之禮也則儀禮之名必出於鄭  
君之後可知矣鄭小同處魏末其撰鄭志引十七篇文  
亦不云儀禮至晉元帝時荀崧上疏請置鄭儀禮博士  
當時已盛稱儀禮故疏有是名則儀禮之名記於鹵誓  
亦可知矣或者又引隋志載一字石經有儀禮九卷隸  
釋載熹平石經有儀禮殘碑以為儀禮之名雖不出於  
康成而實始於東漢此語亦未之深攷隋志一字石經  
七種三字石經二種其論曰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云  
魏大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洪适隸釋鑒漢魏之字  
法詳公羊之題名公羊傳題名有堂谿典馬日碑等援  
水經以駁范書據范書儒林傳熹平四季詔諸儒正定  
以相參攷則熹平石經刻為三體石經據水經注光利  
六季太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  
篆隸三字石經則三體石經刻為三體而熹平所刻實  
一字石經也又攷魏志劉劭傳表注引衛恒四體書勢  
敘曰正始中太三字石經近儒皆從其說山臧玉林全謝  
轉失邯鄲法與水經注合

禮六

三

竹垞翁覃溪以為一字石經熹平所大然石經之見於  
馬樞東晉同以為一字石經熹平所大然石經之見於  
范書者據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云經據蔡邕張馴  
傳又云六經及讀盧植傳云始太太學石經以正云經  
文字植上書曰臣少從馬融受古學謂古禮頗知今之禮  
記謂十特多同穴願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  
禮記失尋庶裁定聖典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  
迺知熹平時蔡邕所大實祇云經後從盧植所請蔡大  
禮記合之為六經隋志以為七經則誤也其續蔡在光  
和六季當如水經注所云盧植奏請之時適有南夷之  
徵靈帝卒從其請太之本傳不言畧也海儒誤以禮記  
為四十九篇戴記且謂盧植所請卒不太與陸戴所記  
不合其六經之禮為禮記當從盧植傳所言陸機洛陽記  
載延之鹵征記以熹平石經為禮記與盧植傳合但  
植所奏請禮記非四十九篇之戴記迺漢魏所傳十七  
篇之禮記觀隸釋所載殘碑自知十七篇之禮記為今  
文其古文在中祕植以今文多舛誤必以古文相校迺  
尋其實此與儒林傳言康成習小戴禮此小戴禮亦指  
謂小戴記也故其下文又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  
言注小戴四十九篇禮記順者同一意故云願詣東觀攷禮記古文科斗也鹵  
誓以來禮記之名為四十九篇之專傳十七篇別號儀  
禮熹平石經之禮記亦遂改從當時之號此隋志所以

禮六

四



有儀禮九卷之目也一字石經之儀禮必非漢人舊題  
可以洛陽記函征記爲佐證而斷之以盧植傳盧植奏  
請某大禮記非四十九篇之禮記可以詩鄭箋爾雅郭  
注引禮記爲佐證而斷之以本傳上下文然則禮疏引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異文以爲周禮之異名七儀禮  
之別名又其說若何曰此大謬也經禮者曲禮之綱曲  
禮者經禮之目周官詳官制不足當禮經之綱禮經記  
大經不可爲周官之目經禮三百必非周官之三百六  
十屬曲禮三千必非禮經之十七篇鄭君此注將備多  
以爲非矣東漢以來傳周官爲周禮儒者猶菲薄其名

禮六

五

鹵習以來傳十七篇爲儀禮學者習焉而不以爲非回  
惑孰甚焉

大射儀

記曰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  
必先行鄉飲酒禮鄉飲射爲一類燕大射爲一類鄉  
飲鄉射篇名皆稱禮燕亦名禮大射獨以儀名注家區  
別言之尠當竊謂古人道合內外學澈表裏禮與儀一  
也自春秋之季有是儀非禮之辨而儀始輕大射儀先  
後鄭注本傳大射禮說詳後人以經文首言大射之儀  
遂以儀名其篇而經首言儀亦自有故鄉飲以禮與賢

燕以禮樂賓其志於主於歡以將厚意故謂之禮鄉射  
爲卿大夫相與習射之禮志在射略於樂鄭注已并略  
於禮亦以歡爲主也大射迺天子諸侯用之以擇士其  
儀甚嚴擇士者何監觀其儀之比禮樂否也其容體比  
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昇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  
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昇與於祭與射者有榮  
辱之感觀射者寓黜陟之權是以禮樂御臣下非徒將  
其厚意也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比禮比樂斯爲可象之儀矣燕以酒醴相款謂之禮  
大射以禮樂相御謂之儀故篇中於飲酒之事仍以禮

禮六

六

言如主人獻公曰公祭如賓禮主人獻諸公卿曰如獻  
卿之禮此禮之同於燕也於射事特以儀言如誘射曰  
降如升射之儀三射曰其它如初儀此大射所以名儀  
也朝事亦以觀威儀大戴朝事篇鄭注佗朝事儀其監  
朝儀之吏周官謂之司儀小雅采芣之詩曰君子來朝  
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鄭箋云諸侯來朝王使  
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  
也於威儀觀禍福左傳言之甚備此朝事所以名儀也  
大射之名儀與朝事之名儀正同其志皆在於觀儀而  
朝事觀其容體比於禮射則并觀其節之比乎樂斯異



百近人以賈公彥敖繼公諸說之難通遂謂禮儀同義豈其然與禮與儀渾言之可從同析言之自有別也周官注故書書或

漢杜子春鄭仲師康成注周官多引故書某爲某又別其文曰故書某或爲某省其文又曰書或爲某重案其文又曰故書或爲某欲自證成其說則要曰書亦或爲某書或即故書或故書或迺故書之異讀字而非今文今文鄭注鄉師均人小祝謂之今書與書或爲故書異文例自不同未可提也然攷漢書志傳隋經籍志釋文敘錄周官不出於魯淹中上其書者山巖李氏奏其書

禮六

七

者河閒獻王藏諸祕府而僞爲故書者祇此一本無別出不然冬官一篇何獻王未之尋而咸俄空焉補之以考工記哉然則注家引故書而有書或之本何也曰故書者祕府所藏之古文舊說是也書或者先師所傳之隸古定如聘禮注古文資化齋而外府司農注云齋或爲資今禮家定是也故書文字奇古義亦難曉漢諸儒以隸定之所讀不能無異故注錄故書祇一字無異文而書或每有兩字然見此存隸古定時先師之異讀非關當世傳寫之流失也段懋堂謂鄭君所見故書非真祕府所藏亦據傳寫之本斯言失之誣周官故書爲向

歆父子所校歆一傳於杜子春賈徽再傳於鄭眾賈逵杜鄭所注之本悉從故書元文故注中祇出故書或爲書亦或爲之字不云故書爲某

今本固有脫字說詳禮故

誤文悉於注中定之不易經字康成親見杜鄭故書注其學出於馬融融亦謂東觀校理祕書則鄭注所引故書自同祕府藏本可知也若當世傳寫之本此鄭注所謂今書非特迥異故書亦且有異故書或之隸古定而謂鄭據賈本以爲故物可乎然漢儒攷定故書惟取形近之字以通隸古非懸度其義取他字以易之而故書書或之字往往字義遠殊者何也蓋以隸定古必取形

禮六

八

近之字此大較也而古書多段借以隸古定之又以段借通之其字遂遠矣鄭注十七篇禮經亦有古文某或爲某之文此猶周官注之有故書或也士器禮鬯用組注云鬯古文皆化指周官弁師鄭司農注引化指用組讀如脣同蓋古文鬯本化指從木故仲師以爲指柏之檜字康成以文義定之爲鬯髮之指其字從手以隸古定指指字形本近以段借通之一化指通脣一化鬯通鬯其形斯遠矣

其字俱從會者指指字皆從會古周官鬯鬯樂師附附市之異焉馬人暮屋或爲謨當依段校



此皆取形近字以定之肆師故書洳為位族師故書鬴為步之類在古文為通用而隸定則以文義別之者也典瑞珍書亦或為鎮馬質綱書亦或為亢之類在古文用正字而隸定又以段借通之者也杜鄭用隸古所定為說康成從古文皆如是則以故書言之隸定所讀不能無舛失於其間總之先師以隸定古其功不可沒其讀亦可姑存故禮經注兼采古文或周官注詳錄故書或非以其古未遠大有異於今書也與

月令

月令一篇載記於周書後人又踵而增修之在周秦間

禮六

九

已不止一本故月令之外有周書月令明堂月令諸目蔡邕以月令為周公所作其言雖難盡據而漢魯恭上疏曰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已則月令為周世之書非確有明徵與而鄭君禮記目錄則謂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者鈔合之注中又每彈擊其文以為不合周法夫小戴記四十九篇其不合周法者豈止一月令哉鄭注彌縫經記往往以其言之不合周法者為夏殷異代禮而分解之而旁通之何月令獨有苛議哉或鄭君所謂不合周法者有二端一曰官名一

曰時事其疑官名之本於秦制者莫如太尉注曰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有之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攷秦漢之太尉主兵月令之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行廢出祿職如周之冢宰唐虞謂之百揆故尚書中候曰舜為太尉此雖據後名以書考非唐虞之實號而太尉為冢宰之別稱與秦漢之太尉迥別可知矣如因其官名之偶同而遂以為秦書其篇內又稱內宰為奄尹酒人為大酋豈秦亦有奄尹大酋之官乎其疑時事之同乎秦制者莫如季秋之月受朔日孟冬之月暨龜筮注曰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

禮六

十

及卿遂之官受朔日攷周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不言時月先鄭以為十二月朔布告天下本不經見鄭邇據先鄭之言遂疑月令於季秋頒朔為秦之十二月夫歲終頒朔其勢不能畢達四方周之頒朔亦斷不在十二月又何疑於月令之季秋受朔日為秦之歲終乎注又曰周禮龜人上春暨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太史暨龜與周異矣夫暨龜之不同由取龜之有先後也周禮凡取龜以秋時暨龜以上春月令季夏暨龜孟冬暨龜此與飭國典之有先後正同注以飭國典在季冬為因於夏殷安知此暨龜在孟冬不因夏殷而用秦



制乎并謂登龜在季夏為誤解周官乎仲春之月始雨水注云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如泥於此月令直漢人佗并不尋謂之秦代書矣可乎哉至注中疑其言之不合周法引傳記之文以直決其失者亦大都於義可通無容索疵其引祭統之文以正月令者如孟夏之封諸侯孟秋之母封諸侯以為與秋嘗出田邑相違孟夏之斷薄刑決小臯以為宜在大秋後夫封諸侯之宜在夏白虎通義淮南子時則訓詳言其義御覽引京房占易云夏至商王景風用事人君當嚴有德封有功與月令之文亦合祭統於嘗也出田邑上文明言古者其非周

禮六

士

禮甚明鄭必據祭統以疑月令王肅他聖證論又本月令以非祭統均不如東哲又經總論以為三代異制其言之可通矣王肅東哲兩說俱見通典斷薄刑決小臯出輕繫互文見義斷之決之者所以出之也注謂出輕繫從寬斷薄刑決小臯所以寬之也此與草艾則墨在大秋後義不相妨要不必執彼以議此也其引左氏內外傳以正月令者如仲夏之大雩帝以為宜在大秋後義義不始涸以為宜在九月末天梔見攷舊說龍謂角亢見謂見於東方據月令文季春之月昏七星中則角亢已見於東方矣本不待四月詩小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

也三月心星且見何況角亢安見龍見之定在四月乎如謂龍見為蒼龍七宿不止角亢而蒼龍七宿之均見惟仲夏有然亦安見月令之文有不合於左傳乎如謂左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皆據孟月為文而雩祭山川其正月在孟夏大雩及上帝又在仲夏於禮亦未嘗不可通也周語天梔見而水涸水涸而成梁水涸成梁在九月其始涸自在八月始之云者明涸自此始原不謂八月水涸也其引緯文以正月令者如日長至日短至之禁止聲色以為冬夏至人主及羣臣從八能之士佗樂又曰禁止之非其道夫冬夏至致天神地示人鬼之

禮六

主

用盛樂見於周官固不必援緯以為據但周官之用盛樂以致物月令之禁止聲色以養生言各有當亦無容執彼以議此也至車服之異不過於迎氣日服之以應方色本非四時常制此則注以為取於殷時而有變易亦不以非為非孫氏平津館文稿有王制月令非秦漢人撰之辨允僂精覈惜其語之不詳讀者猶有惑焉今特條舉注語更為辨而正之如此

今月令

漢代之月令不止一書有周書月令馬融論語注引春官大司馬之書有大戴所引明堂月令有小戴所傳之



月令及鄭注所引之今月令又有呂不韋所分十二紀及淮南子所著時則訓鄭注引今月令凡十七條其與呂覽文同者僅孟夏王瓜生無休於都季秋挾矢以獵孟冬固封疆四條其餘文無一合孔疏以今月令為呂氏春秋固不足信矣近陶孝廉心雲又據淫雨蚤降鄭注引今月令眾雨命漁師伐蛟鄭注引今月令榜人說文靈字舫字下並引明堂月令曰靈雨曰舫人以爲今月令卽明堂月令然以眾靈舫舫之偶近遂定今月令爲明堂月令此李孝臣之見也而祭法鄭注引明堂月令曰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云云其文全同於戴記

禮六

圭

則戴記之月令亦卽明堂月令矣又如汪容甫之說矣以汪容甫之說徵李孝臣之見則鄭注引今月令不幾以明堂月令證明堂月令乎夫以戴記之月令謂之明堂月令蔡邕牛宏輩固有其說矣戴記之月令卽明堂月令其說始於蔡邕隋書牛宏傳同近見桂未谷晚學集力以明堂月令爲主是說然於蔡牛二氏外實無確據卽今月令未之得聞也明堂月令者月令之屬於明堂古記者也今月令者月令之頒諸漢代者也戴記之月令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見鄭目錄漢月令之見於史者鹵漢魏相始奏其書東漢侯霸又建其令並見本傳後漢明帝紀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祀明堂詔驃騎將

軍三公曰其班時令注云謂月令也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季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大冬常讀五時皆其證也鹽鐵論引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蛉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驅腰以順天令桂未谷以爲卽漢月令自後有梁月令有唐月令皆增改原書以爲當代時令非權輿於漢與鄭注祭法曰明堂月令所以別今月令也注月令引今月令所以別明堂月令也凡鄭注中所引今皆指漢明堂月令出古記安昇謂之今

明堂月令

今月令非明堂月令予旣已言之矣而明堂月令爲何書未質言也陶孝廉心雲作蔡氏月令章句疏證謂鄭

禮六

圭

注所引今月令十八條與他書引明堂月令文同者大半是今月令卽明堂月令之證與予意不相合旣而王理庵以桂未谷明堂月令攷示心雲心雲又以示予予喜其以今月令爲漢時令書與予所見符而以戴記之月令當明堂月令別八證以辨之又惜其月令之源委及鄭蔡異同尋失之故猶未瞭然也攷明堂月令詳記明堂之事其言曰明堂高三丈東面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云云文見禮玉藻明堂位疏引又經異義又曰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云云文見大戴盛德篇而小戴月令專爲時令而作於明堂祇有



天子凡一語是兩書之體例未必盡同也鄭駁異義謂盛德記明堂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并疑明堂月令非古書其他禮記目錄云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注中刺語尤多而蔡伯喈明堂月令論曰月令文義渙遠空周公之所著也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弟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又作月令答問曰子幼讀記以為月令

禮六

主

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襍錄並行鄭蔡所見之不同如此弟據鄭目錄載記月令劉向別錄屬之明堂會易攷漢志云禮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明堂會易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班志此言本於劉歆七略云七十子後學者謂七十子之徒故劉向別錄以為六國時人所引則明堂會易諸書非秦漢人作可知也漢志又曰禮古經出魯淹中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會易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及字承上多字為文皆今文家后蒼等所未見則明堂會易諸書亦出

於淹中可知也釋文敘錄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則明堂月令戴記月令皆出古文亦可知也後漢魯恭傳曰月令周世所造此言最為駁實則以為呂不韋作春秋時所記此鄭之失也盛德所記及異義所引明堂月令文並不見於小戴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注引周書月令燹火之文亦不見於戴記則以為戴記月令即明堂月令且謂之出周書此蔡氏之失也漢代經記多今古文之別即如三日粵朏文出周書月令漢律歷志引此語以為古文月令篇今本他月采誤田學紀聞有校語明堂月令漢時亦有古文有今文說文解字引經傳從古文見許

禮六

主

君自敘其引明堂月令字多與戴記異亦用古文也鄭君所見後題之禮記月令為今文其文一同於戴記自無異可證鄭君不信其書遂并明堂月令而疑之而棄之故注中引證異文不及其書而於今月令轉多今月令者大都用明堂月令之文也漢書魏相傳云相表采易會易及明堂月令奏之相所表奏者即今月令也今月令之文採用明堂月令故諸書所引明堂月令文多同於今月令而今月令之所採用又有易會易諸書此今月令所以有異於明堂月令而不可以為一書也復作是篇以答心雲未知以予言為然否



樂記

漢劉向校書中祕於王禹樂記二十四卷外尋古樂記

二十三篇著於別錄樂本第一樂論第二樂施第三樂

言第四樂禮第五史記正義引樂情第六樂化第七樂象

第八史記正義引寶牟賈弟九禮疏史正義引師乙弟十

篇末有子貢問樂魏文侯弟十一樂奏弟十二樂器弟

十三樂化弟十四意始弟十五臧庸堂云意為音之偽樂穆弟十

六說律弟十七季札弟十八樂道弟十九樂義弟二十

昭本弟二十一招頌弟二十二寶公弟二十三小戴作

記斷取十一篇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

合為一篇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

情有樂化有樂象有寶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

此略有分焉司馬氏作樂書亦采取此記篇次與別錄

既異與戴記亦復不同史記正義據樂記校史記壹守

皇侃之說謂史記篇次顛倒以褚先生升降故亂也近

臧庸堂據鄭目錄校樂記謂今本不同者疏家亂之諸

說皆非也別錄之次劉氏所定也戴記之次戴氏所定

也樂書之次褚氏所定也戴褚定於再劉定於後故樂

記樂書之次不及別錄為善而別錄之先此十一篇寶

牟賈師乙魏文侯三篇不與季札同類相次者亦以此

為記與史之所錄也至樂記樂書一篇之中章節有異

者正當據史樂書以定樂記篇目不尋據皇侃所定樂

記篇目以疑樂書此張氏之陋也鄭注禮記一依經文

而目錄之次從劉氏別錄其意以禮記之篇次為未善

而又不欲輒更故於目錄見其意非疏家敢亂其書此

臧氏之失也熊安生云十一篇鄭可具詳依別錄十一

篇有寶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有魏文侯迺

次寶牟賈師乙為末則是今之樂記十一篇之次與別

錄不同推此而言其樂本以下亦稜亂故鄭略有分別

孔疏從皇侃所定篇目云熊氏此說不與皇氏同又云

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鄭目錄十一篇略有分別仔

細不可悉知皇侃之異孔疏言之不詳今不能定其是

非其云樂本以下亦稜亂故鄭略有分別此說未是目

錄云略有分焉謂記者雖合十一篇為一篇而每篇仍

略有分別未嘗稜亂其文非鄭自分之也故目錄但記

篇次之先後無分別語注中亦無一語及篇目孔疏沿

熊謬謂鄭目錄十一篇略有分別既有分別又何仔細

不可悉知耶既有分別又何皇侃敢異說耶總之熊氏

之說固不可信即皇氏所定篇目亦難盡據自章首至

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止皇氏以為樂本章玩章內



分三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以下言人心感樂樂聲從心而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以下言樂感人心心隨樂聲而變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以下言聖人制禮樂以感人心而人心遂感於聖人之禮樂皇氏以此章為樂本是已樂者為同禮者為異至則此所與民同也止皇氏以為樂論章玩本文宜為樂施章章內分二節云如此則民治行矣如此則樂達矣如此則禮行矣明禮樂之化不同道在分而施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以下又明禮樂之情同道在合以施末言禮樂之施於金石截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云云結明樂施篇之

禮六

九

意也王者功成化樂至故聖人曰禮樂云止皇氏以為樂禮章亦是章內分二節其惟聖人乎以上明惟聖人能化禮樂以下明禮樂法天地之自然而天地亦應之末言故聖人曰禮樂云結明樂禮篇之意也管者舜化五絃之琴至故先王著其教焉止皇氏以為樂施章亦非此當為樂論章篇內尚論大章咸池韶夏殷周之樂故曰樂論其章當以哀樂相分皆以禮終句止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卅一字宜屬下章史記於皆以禮終下接樂也者施也章此卅一字連下夫民有血氣心知之心性為文漢書禮樂志引用樂記與史記同此可正皇氏

分定篇章之誤而張氏史正義反議樂書不次慎矣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至是以君子賤之也止皇氏以為樂言章亦是章首曰故先王著其教焉教即言皇氏割此屬上章樂言之篇義不可見章內言王者化樂以化民反復以明之凡姦聲感人至所以贈諸侯也止皇氏以為樂象章亦是但此章當以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句止樂也者施也以下當與下合為一章史記可證張氏之言不足據也章內分三節首言逆氣成象順氣成象明樂象之篇義也次言順逆之成象皆出於自然故曰樂不可以偽為末言樂象之有其本故曰君子動

禮六

三

其本樂其象申明不可偽為之意樂也者施也至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止皇氏以為樂情章亦是章內又言情首明樂之生生於情禮之始始於情故結之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次言禮樂順天地之情不在末節申明再意魏文侯及賓牟賈篇章本明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禮樂可謂盛矣皇氏以為樂化章亦是末為師乙篇章亦明然則皇氏所定篇章之誤在樂論樂施兩章樂論當化樂施樂施當化樂論所分章節之誤在樂論樂象兩章樂論之末當為樂言之首樂象之末當為樂情之首以記言之樂本第一樂施第二樂禮



第三樂論第四樂言第五樂象第六樂情第七魏文侯  
第八賓牟賈第九樂化第十師乙第十一以樂書言之  
樂本第一樂施第二樂禮第三樂論第四皆與記同樂  
情第五樂言第六樂象第七樂化第八皆與記異魏文  
侯第九賓牟賈第十師乙第十一師乙之後又采取師  
涓奏琴師曠奏琴之文蓋卽古記之樂奏篇第十二別  
錄於十一篇後次以樂奏蓋以此臧氏以太史公曰以  
下爲古樂義篇文未識別錄篇弟之意後見丁儉卿書  
所定篇章亦未

服問

禮六

三

凡大功以上麻帶有本者可變三季既練期既葬之葛  
小功以下麻斷本不變此器服之通例也而降服傷小  
功五月亦有變葛之例卽注器服傷小功章澡麻帶經  
云澡者治去草垢不絕其本也小記云下殯小功帶澡  
麻不絕其本則傷小功之麻有變道亦從有本變葛之  
例也服問篇云三季之器既練矣有期之器既葬矣則  
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說詳器服  
禮故中有大功之  
器亦如之此記變葛之正例也又云小功無變也麻之  
有本者變三季之葛又云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  
小功不易器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總之麻

禮六

三

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  
此又反復申明小功以下麻斷本無變葛之例也又云  
傷長中變三季之葛終傷之月算而反三季之葛是非  
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殯則否此又上殯總小功文  
以見小功之有變葛者惟長中之殯服爲然也鄭注云  
謂大功之親爲殯在總小功者也所以變三季之葛者  
正親親也鄭知此爲總小功之服者以其文承上總小  
功言知之也云大功之親者以其服爲長中之殯知之  
也長中殯之降在小功者惟大功之親故云然凡變服  
必麻葛相等茲三季之葛與小功之麻大小不等而爲  
之變服者鄭注所謂正親親是也凡變服必麻之有本  
小功之麻已斷其本而尋以變服者以傷小功之親麻  
帶不斷本與成人小功服有異也鄭注小記下殯小功  
帶澡麻不絕本以爲齊衰之親以下殯小功之文決之  
茲長中殯變三季之葛又以爲大功之親以長中殯之  
文決之義皆精審無可易也庾蔚之不察上下文義反  
駁鄭注以爲此論期殯之大功加鄭說總小功麻既斷  
本又與三季之葛大小絕殊安尋相變殊不恩成人小  
功之服麻斷其本卽於上節麻之有本者已明著之殯  
服小功麻不斷本鄭注於器服小功章亦明言之自魏



習以後論喪服者於成人小功與殯小功其麻有斷本不斲本之別全不體會反以麻既斲本駁鄭注非特與喪服殯小功章之鄭注相違并小記下殯小功澡麻不絕其本之文亦忘之矣孔冲遠作記疏惑於庾說不能疏通鄭義又謂下殯小功麻不絕本長中殯之小功其麻絕本於殯小功章之麻帶分作二服義既不通而鄭注以此為總小功之經空為庾氏所駁矣且鄭注云為殯在總小功者此通本章長中下三殯言之小功指長中殯總指末句下殯下殯在總則否則變三季之葛者明指長中兩殯孔疏并謂殯在總麻亦尋易三季之葛經指全失注義亦違此大惑也再作喪服通故於此語勇不詳讀者疑焉故復作此以辨之

禮六

章

喪大記

小戴禮之弟十五曰喪服小記弟二十二曰喪大記皆為禮經喪服記而作喪大記立題曰喪服大記其弟十六曰大傳又與喪服小記相發明故小戴別其後禮經喪服之記亦有傳此傳之所以次記也亦立題曰喪服大傳自漢初題篇篇篇喪服字劉子政別錄遂隸大傳屬通論失小戴意鄭康成又以弟十六之大傳與弟十七之少儀相比破少為小以與大傳相對要失戴意大記

禮六

西

大傳皆述禮經喪服之大義以補古初記傳之闕畧間有辭意不同者學者各述所聞師傳有異故也鄭禮記注文多舛謬而喪大記尤甚近時刻本之誤脫而已正於阮氏校勘記者無論矣其有孔氏作疏字已衍謬而阮氏未舉正如君葬用輅四綽二碑大夫葬用輅二綽二碑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注云大夫廢輅此言輅非也輅皆當為載以輅車之輅臂之誤也輅字或作輅是以文誤為國輅車輅車也尊卑之塗也案注破輅為輅文破大夫廢輅謂大夫葬用輅輅字誤也若君葬固用輅矣義不尋破輅君之輅輅葬皆用輅大夫廢輅而用輅鄭注上節君殯云天子之殯殯棺以龍輅諸侯輅不畫龍大夫之殯廢輅葬如殯禮故此注據檀弓廢輅之文以破大夫之輅當為輅非并君葬用輅亦成之注文輅皆當為載以輅車之輅皆字衍孔疏以為二輅皆當為輅是注本衍謬已久矣鄭既破大夫用輅為輅字又破士之國車亦為輅車是大夫士之葬車無甚區別故又合而申之曰輅車輅車無尊卑之塗也孔疏依熊氏本無尊卑之無字又誤也注意亦莫之明矣皇侃義疏云天子諸侯以下載輅車者皆用輅其尊卑之異在飾飾謂輅也輅本有飾其畫龍者曰龍輅其不畫者曰



輅車是皇氏所見之本正化輅當爲載以輅車之輅輅車輅車無尊卑之變尙未衍譌也既練冠望室節注祥踰月而可化樂孔疏又依皇本不如從定本化禋踰月禮弓云是月禋徒月樂其明證也飾車節注齊象車蓋縫合襍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一作具絡其上及芻孔疏以瓜穰分限大說皇本又化瓜分云形如虎掌之爪義尋兩通此皆鄭注之衍譌錯異見於孔氏化疏以弄而阮氏之所未校勘者

坊記

漢藝文志子思子二十三篇其書久逸明人采本按輯

禮六

章

於既亡之後所錄之文多非其舊其采錄於小戴記者舊唐書載沈約之言曰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諸子思子王伯厚藝文攷證亦引沈言夫子思子化中庸史有明文文選注引子思子民以君爲心二句及詩云管吾有先正四句今皆見緇衣篇則緇衣出子思子可信且小戴輯記以坊記廁中庸表記緇衣廁中庸後與大戴類敘曾子十篇正同坊記表記緇衣皆以子言之發端其文法尤相類則休文之言益信子言之者子思子自明化書之指趣也下又歷稱子云引用古書兼及春秋論語則亦子思子之言可知也又引君陳曰爾

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迺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此君陳誠寮屬之言也臣下有嘉謀嘉猷公卿聽之於九室而內其言於君人君聽之於路寢而宣其言於外此與人爲善之意也而臣下無專命之道君以爲可則行君以爲否則止故曰女迺順之於外然則此謀此猷非我后之德終莫之行此推其順之之意而言也君陳以此言誠寮屬當在朝九室時參見禮說公朝篇僞古文以此爲康王語則失辭矣康王豈悅嬪臣者哉此節善則稱君下節善則稱親子思子爲臣子言之泰誓君陳皆臣子自誠之辭可比類

禮六

章

而知讀坊記文舊出古文之僞可決矣

表記

小戴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四篇類聚其文皆取諸子思子坊記緇衣皆云發端者子言之自明化書之大意表記又隨文別表子言之凡八見延引皇侃說以爲篇內宜分八章子言之皆是發端記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子言之下更開廣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稱子曰皇說似已而實未盡然篇名表記者所以表明夫子還言之指趣而類記之也鄭目錄訓爲儀表本失名篇之義凡曰子言之者皆子思之言表明其指趣



之所在非發端之定嗣也篇內引子曰以中庸論顏子之服善答子路之問強斷為夫子之言坊記之子云引及春秋論語當為子思已說故特答子云以別之子曰子云未可提也篇內宜分為七章其引子曰四十有四皆先以子言之表明其指趣內有子言之曰則申明上意故又以曰字別之辨則先下已意以明大指而後類記還言此又云類記還言後復斷以已意其體例雖殊其表明指趣一也首章子言之歸乎明言行之道在敬思歸乎者蓋子思困于宋佗中庸歸于魯佗表記也弟二章子言之仁義制報利言仁義之道宜兼盡不可

禮六

三

厚薄亏一偏弟三章子言之仁有數又分言仁道之取數多所謂容辭德行皆是弟四章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又分言義在各盡其事無論賢賤弟五章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又分言仁之難盡者以尊親文質不能無所偏毗復以已意斷之曰後世有佗虞帝不可及明仁義兼盡斯為無敝以結弟一章意弟六章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獻其身又以言行之見于君臣僚友間者博陳其義以結首章之意弟七章子言之管三代明王事天地用卜筮以應首章事鬼神擇日月之餘意而首曰莊敬曰毋瀆終曰威敬曰不瀆尤一意

之自相起結也延家泥于子言之為發端嗣遂亏弟又章析而為二語意不了且失增曰字之意又不知弟六章廣明言行之交接而以為明事君之道後人又泥其說欲于君子不以辭盡人之上改子曰為子言之繩地紕繆更失經意

周官賈疏有圖

初讀毛詩正義至鄺風疏注旄于首之義有曰別圖於後週知孔疏之有圖及讀臯崇義三禮圖目錄謂周官疏特圖大琮又知賈疏亦有圖賈公彥周官疏新舊唐書杜著錄傳五十卷今通行本止四十二卷檢其疏文

禮六

美

首尾完具則所少八卷非其圖與抑攷之臯氏為鍾注凡言閒者亦為從篆以介之疏云即所圖是也注數外二鉅外一疏云據上所圖數外有統閒於是知賈疏之圖附入本文與孔疏附圖卷後不同又攷之匠人九夫為井疏云此圖略舉一成於一角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此與臯氏所謂賈疏特圖大琮無好者欲明諸琮皆無好一意於是又知賈疏之圖尋其體要與孔疏載旃物圖又載旗旗圖其縣簡亦不同則周官賈疏之圖必大有可觀焉魯阮文達佗十三經校勘記按羅宋元舊槧不為不富而北宋本詩疏周官疏之有圖者曾未一



見校語中亦未一及近之讀注疏者告以孔賈疏中有圖其不以爲怪誕者幾希宋元間有毛詩纂圖重言重意互注一書又有周禮纂圖互注重言重意一書朱竹垞以爲元人所輯陳仲魚跋一則曰經生帖括之書再則槧寶過拱璧然讀仲魚跋一則曰經生帖括之書再則曰宋人書塾課讀之本其書之陋可知也能尋孔賈有圖疏本則周禮纂圖毛詩纂圖二書詎不同諸康瓠也與

三禮圖

古三禮圖之著名者七家今惟高崇義書獨傳而鄭君

禮六

手

康成阮氏士信之遺說尋傳於今者亦賴高書之存實學士儼序其書云博采舊圖凡尋六本實原於梁鄭阮張夏侯諸家之言而非出於臆說高書之善盡斯數言其本六而家又者撰禮圖有兩梁氏一爲梁正一爲不知名位之梁氏也宋史高崇義傳載張昭駁義曰四部書目有三禮圖七二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弟十後題云鄭氏又併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齊代圖記更加詳議阮圖三卷刪爲二卷是其證也鄭君康成三禮圖范書鄭記杜

不言其書唐史承節撰鄭君碑銘歷敘所著書亦不及禮圖時人疑禮圖非康成作故云不知鄭氏名位嘗讀魏書李謐傳謐論明堂制度引鄭元禮圖云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則舊所傳鄭氏三禮圖爲康成作在北魏時已云然矣高氏之言曰鄭注三禮意有未盡故別作音圖增成注義梁氏之言曰阮士信受學穎川蔡母君魏志裴注云謐字士信受學蔡母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魏志裴注云阮謐禮圖并載秦漢以來輿服與鄭君之文多違錯是則阮氏之說別有師承鄭氏禮圖卽不出於康成而義必宗注無或差忒也據梁正言阮圖三卷

禮六

手

據張昭言十卷以後題曰鄭氏亦似三卷而隋志著錄三禮圖九卷鄭元後漢侍中阮諶等撰其書更多三卷似不盡屬鄭阮元文有後人增益其間矣張昭所謂不知名位之梁氏始其人與當時禮家輯舊圖或以梁氏爲圖亦曰梁鄭阮則所謂不知名位之梁氏似漢代人攷漢禮家之傳梁氏者絕罕唐初諸儒亦未有引用其說蓋周隋唐初鄭阮二圖皆亡隋志無其書孔賈伯義疏所引三禮圖卽此九卷之本而疏中或傳阮諶禮圖或傳鄭元禮圖尙尋別白言之疏家引阮圖甚多其引鄭圖者如左傳襄十一年疏引鄭大鍾磬大磬皆特縣非編縣鄭元禮圖如此是也卒九卷之本鄭阮圖各分別可識也高氏禮圖於鄭阮時又有夏侯伏朗三禮圖十卷刪爲二卷是其證也鄭君康成三禮圖范書鄭記杜



二卷見舊唐經籍志別行又有張鑑三禮圖見新唐書  
文志梁正三禮圖見崇文總目其書凡九卷蓋梁隋志  
所錄之本而增損之者也宋初所行者據張昭言實止  
夏侯伏朗張鑑梁正三本昭云四部書目有三禮圖十  
二卷此夏侯伏朗本也又云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  
氏鄭氏此張鑑本也又云厥後有梁正者集持代圖記  
更加詳議論阮湛之紕繆兼三卷刪爲二卷此梁正本  
也宋藝文志載不知何者三禮圖十二卷疑卽夏侯伏  
朗本其書本非伏朗但張彥遠云隋開皇二十季赦有  
司擬三禮圖左武侯執旗侍官夏侯伏朗畫是其證也

禮六

三

賈儼序荀氏書云博采六本此亦張大言之耳所引鄭  
阮舊說亦取於三家書中所采非見其元書也近馬竹  
吾輯鄭阮三禮圖見義疏類書引禮圖及荀書引舊圖  
者俱入之亦未必鄭阮之說其明引鄭君禮圖者凡四  
事阮氏禮圖者凡十七事其凡引鄭阮禮圖者凡二事  
今又補鄭禮圖一事阮禮圖二事

受業施世杰  
次甲 全校







# 魯禮禘祫 義疏證

卷緒己卯年

## 自序

周姬東亡禮樂壞缺政起破術鬱爲煙塵漢除挾書彬彬文學  
窺刊摺逸經始萌芽高堂所傳士禮十七天子諸侯是推是致  
禘祫鉅細年歲疏數淆於羣言莫衷壹是鄭君憫禮家之聚訟  
求古義以折衷酌斟麟經之文裨補虎觀之議以爲周禮在魯  
著於太史之書魯王禮也昭茲明堂之位成王秬鬯之賜公旦  
黼黻之華義例可推梗概斯具迺自王肅發難掇逸禮之辭趙  
匡憑臆訾小戴之記謂禘非就廟斯審諦之義乖謂禘止始祖  
斯配天之制失末師昧古曲學吹聲橫暴先儒傳會無據不知  
隆周上儀當元聖而不具舍魯何適歎幽厲之已傷矧在煨燼  
之後掇拾之餘宛轉求通勢非獲已鄭君準況之旨猶倉等推

魯禮禘祫義疏證序

致之意也曲臺傳記推士以及天子禮堂定制由侯以溯王朝  
且有賜祭明文褒譏特筆什一千百粗存端倪夏時坤乾差足  
比擬若夫禘大於祫祫卽是禘劉歆之所根據杜預之所引援  
斯皆左氏之文大異公羊之義古今各有家法師說豈必盡同  
且繹杜孔申左之言亦有常事不書之說是則僖文以下必非  
禘祫久疏卽以例推亦非強合若謂鄭爲傳會豈嘗別有據依  
工訶古人求異而已茲據雅雨玉函所輯兼采袁鈞黃奭之長  
訂正異文疏通大義犧尊籩豆想魯邦之載嘗駟馬高門懷鄭  
鄉之絕業敢謂能扶微學庶不沒其苦心競傳其聞者可毋爭  
論矣光緒戊戌季冬月善化皮錫瑞







字

神祭各就其廟

1

\_\_\_\_\_

太祖故爲大主

議  
日  
所  
始

四、

哲唯未毀之主



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  
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禘以禘唯爲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  
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爲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於  
武宮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名也鄭斯失矣  
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錫瑞謂王  
肅之說不足難鄭肅云如鄭言各於其廟無以異四時常祀  
不得謂之殷祭不知鄭明言禘大於四時小於禘及毀廟  
四時祭豈有及毀廟之禮及毀廟卽爲殷祭豈必昭穆皆列  
乃爲殷乎肅又引鄭說而駁鄭謂鄭誤據左傳不知鄭論禘  
禮非據左氏乃據春秋經與公羊傳春秋經大禘稱大事禘  
稱有事且直云禘于某公公羊言合食惟大禘然則有事於  
某公必非合食故鄭以爲禘各就於其廟通典引逸禮韓詩  
內傳與公羊傳義同鄭君所次主位是后稷廟中后稷尸一  
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  
尸一昭尸共一韓詩內傳所言太祖蓋謂后稷廟也陳壽祺  
曰春秋唯大禘稱大事禘稱有事又直云禘於某公公羊言  
合食惟大禘曾子問言無虛主唯禘祭詩言禘惟頌文武周  
禮酒正醴備五齊禘惟四齊則禘大禘小禘兼毀廟未毀廟  
禘不得總稱昭穆矣

其五齋自醴齊而下四齋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

魯禮諦給義疏證

五

所加之明水元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裸  
罇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犧罇再獻用兩象罇其迎尸出在堂  
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於室中之左右也合樂  
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中每廟各一日繹祭  
則同一日通典吉禮篇禘祫上錫瑞案通典引昭尸共一下卽  
接其五齊至同一日蓋蒙上皆禘祫志文故下卽接  
議曰云云引申鄭義玉函本引至昭尸共一止蓋疑其四齊以  
下非禘祫志文也袁本亦不載惟黃奭本載之茲據通典補入  
疏證曰通典注云故大司樂云黃鍾爲宮以下等樂云若九  
變人鬼可得而禮矣鄭元云人鬼謂后稷也迭奏是樂以致  
其神禮之以玉然後合樂而祭焉則不據文武也司尊彝云  
春祠夏禘祫祫用雞彝鳥彝以禘在夏故也又注朝踐云謂后  
稷以下昭穆昭西面穆東面文王以下穆主在西東面武王  
以下昭主在東西面也又注合樂時云凡祭之禮質明行祿  
謂之晨祿次朝踐次乃饋熟以下是每廟各行上禮以其禮  
煩難可一日而畢又乖朝踐之義又注釋祭云以其禮略故  
可同日而畢錫瑞案杜氏申鄭甚晰惟止用四齊四代之樂  
猶未詳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日泛齊二日醴齊三日盎

齊四曰經齊力曰沈齊鄭注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  
而翁翁然恩白色如今鄧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  
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益以下  
不清鄭謂禘小於禘故止四齊無泛齊也大司樂以樂舞教  
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注此周所存  
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  
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  
彈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  
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  
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  
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  
鄭謂禘小於禘樂止四代蓋止磬夏濩武無雲門大卷大咸  
也鄭君所云差降略見於郊特牲正義引皇氏說曰鄭注周  
禮云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圖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  
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  
齊以獻是爲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  
飲王酌盎齊以獻是爲三獻也宗伯次酌醒齊以獻是爲四  
獻也次酌食之醴齊以獻是爲五獻也又次宗伯  
酌饋食之醒齊以獻是爲六獻也次諸臣爲賓長酌泛齊以  
獻是爲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  
耐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

六

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已王朝踐獻以醴齊宗伯亞獻以盎齊次饋孰王獻以饋齊宗伯又獻以沈齊尸食訖王獻以朝踐之醴齊宗伯獻以饋孰之沈齊諸臣爲賓長亦獻以沈齊不入正數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但二齊醴盎而已諸臣終獻亦用盎齊從此以上皆皇氏所說又禮述故元酒在室醴醖在戶菜醖在室澄酒在下正義曰熊氏崔氏並云此據禘祭用四齊不用泛齊也又曰其用酒之法崔氏云周禮大禘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醴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醴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醖在戶菜醖在室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饋食王酌醴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禘禮也魯及王者之後大禘所用與王禘之禮同若禘與王四時同用三酒亦同於王侯伯子男禘皆用二齊醴盎而已案皇氏崔氏之說皆足以發明鄭義



禮書七十一楊復儀禮圖解錫瑞案此

疏證曰楊復引鄭氏禘祫志云云曰賈公彥曰禘祫十有二獻  
禘九獻此蓋注疏家弱于禘祫之說然也錫瑞案五齋  
四齋六代四代之樂已見前楊氏不信禘祫之說故引  
鄭氏禘祫志而不用其義宋人言禘祫從王肅趙匡而不從鄭  
謂禘祫但為宗廟大祭無圖丘方澤之禘此與鄭異者一王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為禘此與鄭異者二王  
禘與郊祭義亦不同亦名禘此與鄭異者三鄭以祖為祭之最大者  
不信鄭義給大禘小此異鄭義者四鄭以祖配為祭之最大者  
皆不與不信鄭義給大禘小此異鄭義者四鄭以祖配為祭之最大者  
小為不與不信鄭義給大禘小此異鄭義者四鄭以祖配為祭之最大者  
禘用四代之樂鄭所推次皆彼所不信矣馬國翰玉函山房  
輯本序乃謂趙匡宗鄭說宋儒第知說出趙氏無推本於康  
成者不知鄭謂以祖配帝趙謂以祖配祖相去千里豈可併  
為一談

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據詩元鳥疏禮王制疏引此  
閔二年五月而吉禘王制疏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

魯禮禘祫義疏證

七

心懼於難王制疏時上無此字殺上無使賊不得時葬葬則去

首經於門外乃入據禮王制疏元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

練然免喪又速元鳥疏脫此十四字至二年春其間有閔二十一月禘

除喪王制疏止有二以下八字夏四月則禘既禘元鳥疏無又即以五月

禘於其廟元鳥疏無此三字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

歲也王制疏無識其速經獨言吉禘于莊公王制疏無此句閔公之服

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禘云吉禘譏其無恩也元鳥疏

禘其五字四月給五月禘不譏禘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

既葬經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給不譏五月即禘比

月而為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禮王

疏證曰鄭君識速之義見於三傳而公羊傳尤詳閔二年傳  
日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

魯禮禘祫義疏證

八

魯禮禘祫義疏證

魯禮禘祫義疏證

魯禮禘祫義疏證

魯禮禘祫義疏證

魯禮禘祫義疏證

魯禮禘祫義疏證

魯禮禘祫義疏證

魯禮禘祫義疏證

魯禮禘祫義疏證



文  
僖公八年春當禘以正月會王人于禚故七月而禘禮記

疏證曰鄭云僖二年禘三年禘六年禘皆不見於春秋經及  
三傳蓋鄭君據禮例推得之八年因禘事致哀姜用左氏義  
左氏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薨于  
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此鄭義所本若公羊以夫  
人爲齊媵穀梁以夫人爲成風皆非鄭義杜預注左氏經曰  
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  
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信公疑其  
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正義曰此致致哀姜也  
哀姜薨已多年非復新死而於今始致者傳發凡例夫人不  
薨於寢則不致哀姜例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喪畢之日不  
作禘祭之禮以致之既不爲哀姜作喪畢禘祭其禘自從閔  
公數之二年除閔喪爲禘至五年復禘今八年復禘姜死以  
來已歷三禘今因禘祭果復行之三年一禘禘自是常不爲  
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於常禮故史官書之若其  
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爲用致夫人而書之耳據此則  
左氏家亦有常事不書之義與公羊同惟杜預解禘與鄭君  
異杜以爲禘禘是一三年一禘別無禘祭故謂僖二年禘五  
年復禘八年復禘二年五年禘皆以常事不書惟八年禘致  
哀姜異常禮故書鄭則以爲僖二年禘明年禘此後五年再  
股祭六年禘八年禘其二年禘三年禘六年禘皆以常事不

魯禮禘禘義疏證

書惟八年禘致哀姜故譏焉而書鄭解禘始從公羊致哀姜從左氏公羊左氏之說雖異以爲常事不書則同蓋皆以爲僖八年前有大祭足徵鄭所推非虛矣禮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鄭注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正義引鄭答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於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禮不合譏而書之者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獻子既七月而禘非時失禮春秋之例非時祭者皆書於經以示譏據此則鄭以公會王人故七月而禘雖非時不合譏今識之者爲致哀姜志

與答趙商義同也

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據元鳥疏王制疏無其字冬字文二年秋八月裕僖薨至此而除王制疏文上多至字無裕以下七字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閏除喪不禫故明月卽裕王制疏無從閏除喪不禫故七字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王制疏無

信公作於安公  
 不判名句  
 以其逆祀故特譏之  
 元鳥疏無此八  
 疏論曰鄭云從閔除喪不禫者上云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  
 於禮少四月又不禫此文二年秋八月距僖公之薨亦二十  
 一月蓋從閔公故事除喪不禫亦少四月正與閔公同也云  
 不刺有恩者不知鄭義所據疑亦出於公羊公羊文二年傳  
 曰作倍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  
 而後不能也解詁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  
 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  
 月也鄭云有恩或指欲久喪三十六月言之云特譏逆祀者  
 見於二傳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也其  
 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也其  
 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  
 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禩而後祖也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  
 事也著祫躋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于大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左氏傳亦曰逆  
 祀也是三傳義同公羊解詁曰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  
 年禘數之知爲大祫疏云春秋說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爾雅云禘大祭也孫氏云禘五年大祭也然則三年一祫五  
 年一禘禮如然也案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從此以後三  
 年一祫數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  
 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若  
 魯禮禘祫義疏證

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公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年正當合禘故知此年大事爲禘矣是以注云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禘也若然從僖八年禘數之則十一年禘十三年禘隨次而下至僖二十三年并爲禘禘何得下傳云五年而再殷祭者蓋爲其初時三年作禘五年作禘大判言之得言五年而再殷祭其間三五參差隨次而下何妨或有同年時乎知非禘與禘相因而數爲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禘十一年禘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公二年禘亦相當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陳立公羊義疏曰按舊疏前一說太數後一說太疏均與五年再殷祭之說不合且何氏第二云從僖八年禘數之並未言禘禘是年並舉何所憑而知十一年禘也錫瑞案舊說卽合亦非鄭義何鄭雖同云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而其義不同何注閔二年傳云禘禘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鄭則以爲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不蒙先君禘禘數之然則文二年本當禘雖少四月有恩不刺以其逆祀故譏之耳



三年禘於羣廟五年上多亦  
已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  
本故略之言有事耳以上據元鳥疏王

疏證曰鄭云宣二年禘於羣廟六年禘於大廟不見於春秋經傳皆  
出於左氏杜預注之云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者義蓋  
得常不書禘爲祭之日仲遂卒不言禘而略言有事者禘事  
注疏與鄭義合故知鄭義出左氏傳也

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據元鳥疏王制疏無公十  
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禘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

志八月歸不及禘王制疏作十三年平冬公如晉明據元鳥疏  
昭疏作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

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  
魯禮禘祫義疏證

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以上據

王制疏無傳曰至此則作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  
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也又曾子問疏引禘於武公昭二十三年  
齊歸堯十五年禘于襄公也又曾子問疏引禘於武公昭二十三年  
給之十五年禘于襄公也又曾子問疏引禘於武公昭二十三年  
下袁本黃本皆據魏志禮志於魯莊公上增春秋字詩禮疏皆無之玉  
黃本亦引之錫瑞謂魏志禮志於魯莊公上增春秋字詩禮疏皆無之玉  
文非禘祫志之文也通典引禮志於魯莊公上增春秋字詩禮疏皆無之玉  
引鄭志相合玉通典又據魏志禮志於魯莊公上增春秋字詩禮疏皆無之玉  
茲特辨正於魯莊公上刪春秋二字於玉通典本所引未後一條  
法載

疏證曰鄭云昭二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禘十四年禘十五  
年禘及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不見  
於春秋經皆鄭以禮例推得之云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  
年傳將禘於襄公皆引左氏傳文左氏正義曰釋例曰三十五  
之禘自國之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記仲  
遂叔弓之非常也是言叔弓之卒非常故書之也釋例又云仲

魯禮禘祫義疏證

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常仍計除喪即吉  
見莊公之速而後行禘於羣廟五年上多亦  
公之費則禘於羣廟五年上多亦  
年也若計齊禘於羣廟五年上多亦  
宮時之爲也祭禘於羣廟五年上多亦  
傳曰將禘於羣廟五年上多亦  
復禘耳禘於羣廟五年上多亦  
也錫瑞案杜預注左氏正義三年一禘別無禘祭其意所推年數  
自與鄭義不合杜預注左氏正義三年一禘別無禘祭其意所推年數  
者通典引禮志於魯莊公上增春秋字詩禮疏皆無之玉  
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禘於羣廟五年上多亦  
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  
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  
下禘祫明之數若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  
皆於禮難明者若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  
以不識爲是亦宜有善之文與但如事書之當春秋經無議文得合  
禮則善遠禮則說鄭云竊念春秋與案趙商所引與禘祫志文同  
魯禮禘祫義疏證

作禘祫志本以爲得禮則善遠禮則說鄭云竊念春秋與案趙商所引與禘祫志文同  
善而鄭以所議所善皆於禮難明是鄭不以以此爲全無議文  
書有事爲叔弓卒起也

十一年齊歸堯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  
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爲此祭故不用常月禮王

疏證曰王制鄭注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正義曰云祭以首時  
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  
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於大廟周六月是夏  
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議其用七月明當  
用六月是也魯以孟夏爲祭禘王禮也則天子亦然按春秋  
桓八年正月己卯祭禘於羣廟五月丁丑祭禘於羣廟五月  
四年八月乙亥祭禘於羣廟五月丁丑祭禘於羣廟五月  
二月禘於武宮爲公會王人于泚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  
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案孔疏申  
甚義

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



年再禘詩閔宮疏袁氏攷證曰禘下本無也字從元鳥疏補  
黃本皆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三本皆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知氏說亦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其說亦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下句亦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亦誤作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茲據注疏從王本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疏證曰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數定以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左氏說亦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疏以爲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與春秋說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鄭君崇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年一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然猶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元成等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與未毀廟之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魯禮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之正禮也御覽五百二十八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  
三年一禘也御覽五百二十八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  
者取禘也御覽五百二十八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  
一禘也御覽五百二十八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  
未出禘也御覽五百二十八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  
何氏公羊解而巳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禘故三年一禘  
者漢書羊公羊解而巳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禘故三年一禘  
百二十八年禘也御覽五百二十八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  
晉博士徐廣引義成傳春秋左氏傳曰歲時及郊宗廟則禘  
石室許慎說文曰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廟及郊宗  
以致新死者也通典又引袁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廟及郊宗  
以爲三年終禘也春秋公羊說定國語之文鄭具列今古文兩家說  
出於春秋左氏說實即國語之文鄭具列今古文兩家說  
於前而從今春秋公羊說定國語之文鄭具列今古文兩家說  
賈服古文不合也

學者競傳其間是用訓詁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書  
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  
而述焉從其禘禘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

三年之喪畢則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有禘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禘在六年明矣明堂  
位曰禘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疏引明堂以下末七字作以  
其相推況可知也疏引明堂以下末七字作以  
疏證曰禘元鳥疏不引或云以下十六字錫瑞案雅雨堂本疏補  
也閔宮疏袁氏攷證曰禘下本無也字從元鳥疏補  
無禘事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先有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之但爲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年而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也皆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在除喪之年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故又考校之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謂文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魯禮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不言大事宣八年之經是也周禮大宗伯鄭注云魯禮三  
年一禘也御覽五百二十八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  
再殷祭而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以爲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秋爲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於大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爲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公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無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則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是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添前爲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故云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羊傳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八年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五年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之中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好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二年禘祭者何知四月吉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



